# 《星際浪子》黃易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目录

[《星際浪子》黃易 1](#_Toc74150330)

[第一卷 2](#_Toc74150331)

[第一章 方舟一號 2](#_Toc74150332)

[第二章 重返家鄉 7](#_Toc74150333)

[第三章 極速宇航 12](#_Toc74150334)

[第四章 墮落樂園 16](#_Toc74150335)

[第五章 陷身險境 20](#_Toc74150336)

[第六章 奔赴星空 24](#_Toc74150337)

[第七章 黑獄軍團 29](#_Toc74150338)

[第八章 聯邦揚威 32](#_Toc74150339)

[第九章 罪惡樂園 39](#_Toc74150340)

[第十章 魔焰高張 42](#_Toc74150341)

[第十一章 誤墮陷阱 45](#_Toc74150342)

[第二卷 50](#_Toc74150343)

[第一章 人性實驗室 50](#_Toc74150344)

[第二章 洩露秘密 57](#_Toc74150345)

[第三章 飛船大戰 61](#_Toc74150346)

[第四章 秘黨美女 66](#_Toc74150347)

[第五章 互展奇謀 71](#_Toc74150348)

[第六章 失諸交臂 75](#_Toc74150349)

[第七章 人性之秘 78](#_Toc74150350)

[第八章 分裂之局 82](#_Toc74150351)

[第九章 秘黨領袖 85](#_Toc74150352)

[第十章 連場血戰 89](#_Toc74150353)

[第十一章 未來都會 91](#_Toc74150354)

[第三卷 97](#_Toc74150355)

[第一章 功虧一簣 97](#_Toc74150356)

[第二章 愛神之變 100](#_Toc74150357)

[第三章 人性實驗 104](#_Toc74150358)

[第四章 龍鳳鬥智 109](#_Toc74150359)

[第五章 大鬥魔窟 112](#_Toc74150360)

[第六章 逃出生天 117](#_Toc74150361)

[第七章 困獸苦戰 121](#_Toc74150362)

[第八章 調戲蜂后 124](#_Toc74150363)

[第九章 星空迷航 129](#_Toc74150364)

[第十章 反空之旅 133](#_Toc74150365)

[第十一章 船毀人存 137](#_Toc74150366)

[第十二章 奇異世界 141](#_Toc74150367)

[第四卷 146](#_Toc74150368)

[第一章 強橫大敵 146](#_Toc74150369)

[第二章 地底爭雄 150](#_Toc74150370)

[第三章 險中求勝 156](#_Toc74150371)

[第四章 勇奪飛船 160](#_Toc74150372)

[第五章 團結一致 164](#_Toc74150373)

[第六章 太空戰堡 167](#_Toc74150374)

[第七章 正反戰場 170](#_Toc74150375)

[第八章 世外桃源 175](#_Toc74150376)

[第九章 天堂地獄 178](#_Toc74150377)

[第十章 鵲巢鳩佔 182](#_Toc74150378)

[第十一章 變起突然 186](#_Toc74150379)

[第五卷 193](#_Toc74150380)

[第一章 一敗塗地 193](#_Toc74150381)

[第二章 能量結合 197](#_Toc74150382)

[第三章 破敵陰謀 202](#_Toc74150383)

[第四章 魔焰高漲 205](#_Toc74150384)

[第五章 軍法統治 209](#_Toc74150385)

[第六章 生死之間 212](#_Toc74150386)

[第七章 大帝戰城 217](#_Toc74150387)

[第八章 連消代打 222](#_Toc74150388)

[第九章 兵分兩路 225](#_Toc74150389)

[第十章 進攻大計 229](#_Toc74150390)

[第十一章 急浪輕舟 233](#_Toc74150391)

[第六卷 239](#_Toc74150392)

[第一章 天獅之役 239](#_Toc74150393)

[第二章 魔獄帝后 242](#_Toc74150394)

[第三章 驚天之密 246](#_Toc74150395)

[第四章 談判破裂 250](#_Toc74150396)

[第五章 晶體飛船 253](#_Toc74150397)

[第六章 誤闖賊巢 257](#_Toc74150398)

[第七章 銀河之心 261](#_Toc74150399)

[第八章 美麗世界 266](#_Toc74150400)

[第九章 銀心採礦 269](#_Toc74150401)

[第十章 滅族之禍 273](#_Toc74150402)

[第十一章 違難緊迫 277](#_Toc74150403)

[第十二章 黯然惜別 280](#_Toc74150404)

[第七卷 284](#_Toc74150405)

[第一章 天羊之役 284](#_Toc74150406)

[第二章 星海迷航 287](#_Toc74150407)

[第三章 隨意兵團 290](#_Toc74150408)

[第四章 大敵當前 294](#_Toc74150409)

[第五章 大難臨頭 297](#_Toc74150410)

[第六章 唯別而矣 301](#_Toc74150411)

[第七章 如幻似真 304](#_Toc74150412)

[第八章 神秘女子 308](#_Toc74150413)

[第九章 徹底失敗 311](#_Toc74150414)

[第十章 浩劫之後 313](#_Toc74150415)

[第十一章 另類愛情 317](#_Toc74150416)

[第十二章 浩劫之後 320](#_Toc74150417)

[第十三章 魔臨宇內 323](#_Toc74150418)

[第八卷 329](#_Toc74150419)

[第一章 火焰星團 329](#_Toc74150420)

[第二章 太空戰紀 333](#_Toc74150421)

[第三章 兩雄爭鋒 337](#_Toc74150422)

[第四章 短兵相接 340](#_Toc74150423)

[第五章 曙光初現 344](#_Toc74150424)

[第六章 美麗翼女 347](#_Toc74150425)

[第七章 死裡逃生 351](#_Toc74150426)

[第八章 女皇之謎 354](#_Toc74150427)

[第九章 植物之祖 357](#_Toc74150428)

[第十章 共抗大敵 361](#_Toc74150429)

[第十一章 以牙還牙 364](#_Toc74150430)

[第十二章 互逞奇謀 368](#_Toc74150431)

[第九卷 373](#_Toc74150432)

[第一章 太空交易 373](#_Toc74150433)

[第二章 化身為鼠 377](#_Toc74150434)

[第三章 一樁交易 380](#_Toc74150435)

[第四章 滅絕暴行 384](#_Toc74150436)

[第五章 反空風暴 388](#_Toc74150437)

[第六章 芳蹤何處 392](#_Toc74150438)

[第七章 聚首一堂 395](#_Toc74150439)

[第八章 相見如夢 399](#_Toc74150440)

[第九章 魔堡之役 402](#_Toc74150441)

[第十章 春宵苦短 406](#_Toc74150442)

[第十一章 巧取豪奪 409](#_Toc74150443)

[第十二章 遠赴敵巢 414](#_Toc74150444)

[第十卷 418](#_Toc74150445)

[第一章 天美帝后 418](#_Toc74150446)

[第二章 拚死禦敵 422](#_Toc74150447)

[第三章 實力懸殊 426](#_Toc74150448)

[第四章 神傷斷魂 430](#_Toc74150449)

[第五章 移花接木 433](#_Toc74150450)

[第六章 起死回生 436](#_Toc74150451)

[第七章 新帝后號 440](#_Toc74150452)

[第八章 地火樹囊 444](#_Toc74150453)

[第九章 埋身之所 448](#_Toc74150454)

[第十章 異地重逢 451](#_Toc74150455)

[第十一章 方舟一號 454](#_Toc74150456)

[第十二章 最後對決 460](#_Toc74150457)

[後記 466](#_Toc74150458)

# 第一卷

## 第一章 方舟一號

他赤裸地在坍塌近半和縱橫交錯似蜘蛛網般的岩洞裡，迅快任意地移動著。

完全不受岩壁的陡峭影響；甚至能完全違反了地心吸力，在洞頂作壁虎般爬行。

他已成功地找到五滴水，只要多找一滴，將可使他有足夠作出下一次逃生的能力。

在這全無生氣，有的只是火暴和熱浪、寒冷和死寂的孤野星體，他一無所有。噩夢由他生出的一刻開始。

他是這星體上最後一個嬰兒，在悠長的歲月裡，逐一見證了族人的死亡。

黑夜的寒冷漸被愈趨狂暴的太陽所取代，熱氣開始湧入洞裡。

在冷暖流交替的作用下，他終於尋到另三滴水，這是令他欣悅的意外收穫。

表示他會有更佳的體能，在另一次火暴發生時逃往高山上的「溶池」躲避災難。

以舌尖逐滴水舐進口裡，再吸收到體內去。

在這裡，沒有事情比保持活命更重要。

為生命狂奔，是唯一可表示人類不屈精神的方式。

也是唯一可以和必須做的事！

在他堅強奇異的生命因子裡，早鑄刻著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的生存之道。

在很久以前，岩洞早上會積滿了水點，火爆很久才發生一次。不像現在每一天都發生著。聽說在他未出生前，洞裡還會有使人激動得痛哭的水霧。

吸收到足夠的水分後，他躺在穴洞裡仍算冰涼的石塊上，精神深深躲到心靈的至深處。

他的心跳、脈搏同時停頓下來。

地底隱隱傳來隆隆之聲，警告著他另一次來自地心的火暴正在醞釀中。

他心中叫道：「來吧！我在等待著。」

※※※

龐大無匹長達二千米的宇宙飛船，突然出現在火鳥星系外一百萬公里的外空。這是銀河聯邦僅次於「主力艦」級的「母艦」級戰鬥航船「巨鯨號」，擁有二級作戰能力。

在仰馬星之役後，這種龐大的空中戰爭堡壘，由原本的二百五十艘，驟減至一百零二艘。

那次是所有銀河聯邦的人都希望忘記的慘敗和恥辱！

由反空間轉移到正空間後，巨鯨號的速度亦由超光速逐步減緩至二分之一光速的「亞次光速」，朝火鳥星系飛去。

火鳥星系行星中心處的火鳥太陽，正以每秒鐘把千億噸的計的氫原子轉化為氦的速度，釋放出大量的光、熱、塵屑和輻射線，消耗著她頑強的生命。若以宇宙的時間來計算，火鳥太陽早到了日暮途窮的階段；但以地球年來計算，則她仍有以億年計的壽命。

巨鯨號的五百名艦員由「宇宙睡眠」中甦醒過來。同時那自給自足循環往復的維生系統，自動地把新的空氣注入艙內，引力系統亦開始運作，使艦員能在以地球為標準的地心吸力場內如常活動。

往位於艦頭的主駕駛大堂前長十米高二十米的巨型視野舷窗的中心望去，火鳥太陽正在閃爍著。本來以她為中心作公轉的十八顆行星，現在只剩下了十二顆，消失了的六顆，是因常駐下了火鳥太陽狂暴光的放射性物質和熱能，在虛空裡灰飛煙滅。

星系的滅亡，首先遭殃的就是全無抗力的行星。

主駕駛艙內二百多組的儀器，由於不斷有負責的人員回到崗位，陸續開始了運作。

視野舷窗的過濾系統把有害的光線濾去，讓艦員可直接用肉眼作出觀察，亦可看到不斷顯示在視野舷窗上下兩邊的光譜分析、能量讀數和射線波長率動的圖示。

廣闊的大堂最後方是可隨意升降的指揮台，指揮官瓦登斯少將安閒地坐在他舒適的人造皮椅裡，聚精會神地看著那比家鄉太陽系的太陽質量大上了五倍的火鳥恆星，想像著那星系內行星上的可怖和沒有生氣的死亡天地。

每顆行星代表著一個獨立的世界。

訊號分析員的報告傳入指揮台道：「少將，我們失掉了方舟一號的求救訊息，重複一次，我們失掉了方舟一號的訊號。」

瓦登斯從容不迫地發出命令，指示下屬再繼續搜尋和探索，飛船進入了黃色戒備狀態，那是闖入了任何未經探索星系的守則。

巨鮮號同時啟動了磁能護罩，以對抗不住增加的光熱和毀滅性的射線。

在經歷了二千多個地球年的生命後，瓦登斯早學曉了耐性和謹慎的重要性。

亦是這兩項優點，使他成為仰馬星之役的倖存者之一。

下達了所有命令後，瓦登斯離開了駕駛大堂，通過寬闊的廊道，往位於船心上左側的實驗室走去，遇到他的艦員都立正向他敬禮。

實驗室是艦上禁地之一，歸聯邦研究院派來的尊貴院士管轄。儘管身為艦內至高無上的指揮官，他仍要得到批准，才可以進入那裡去。

經過了傳報辨認和核准的手續後，實驗室內獨立的智能系統，為他啟開了通道，使他進入實驗室裡。

一級院士姍娜麗娃正襟危坐在巨大電腦螢幕前的控制桌處，全神看著螢幕上顯示出來的資料和分析。

艦內所有資料都會輸進實驗室的智能系統裡去，但這只是單程的連繫，實驗室一切資料都是保密的，艦內的人不可以得到一分一毫的資料。

瓦登斯貪婪地看著姍娜麗娃美麗的倩影和陽光般略帶捲曲的金色短髮。來到她身後，深吸一口氣，以最平靜的語氣道：「訊號中斷了！」

※※※

地底間歇性悶雷似的轟隆聲，逐漸密集有若擊鼓。

一下爆響，整個洞穴都受驚似的顫抖了一下，石碎沙粒陣陣灑下來。

氣溫不住提升著。

他從深沉至近乎死亡的睡眠裡醒轉過來。

洞穴外傳來巨石流動的聲音。

他的思感延伸出去，「看」到了一塊巨石由洞穴入口上的陡崖，不堪經年累月的震盪，脫離了母體的鋼石山，崩裂下來，由於磨擦和吸收了太陽的高熱，滾至一半時，已變成了一團火球，流星般投在洞穴下的沙地去，增添了好一大堆碎粉。

他記起了族人葬身在這些火球下的淒慘情景，這令人痛心的情緒一閃即逝，在這火獄般的星球，根本沒有容許他憐憫自苦的空間。

身體內的能量迅速凝聚著。

當第一道火舌在沿穴遠處的裂縫冒起時，火暴開始了。

他靈活地彈了起來，全力往穴口奔去。

開始了新一次的生命狂奔。

若不能在火暴全面爆發前，趕到山上的大溶池，那就是灰飛煙滅的死亡。

※※※

姍娜麗娃臉容肅穆地操控著桌上的複雜儀器，一邊看著螢幕上顯示出來的讀數和分析，頭也不回地道：「我知道了，瓦登斯少將。」

瓦登斯對她的冷淡並不奇怪。研究院的院士都是怪人，沉迷於對宇宙的控制和探索。尤其在仰馬星之役的慘敗和損失後，他們更致力研究用以保衛其它殖民星系和美麗的家鄉太陽系。

今次的任務正是其中一次的行動，亦可能是最根本和重要的一次努力。

他曾接觸過一些院士，男女都有，卻從沒有一個比眼前這美女更吸引著他的。在他悠長的生命裡，他曾和無數美女接觸，可是她仍令他怦然心動，情不自禁。

遺傳因子學和蛻生術的長足發展，已使醜男、醜女或體格不合標準的人類在宇宙裡差點完全消失，當然亦沒有老病和殘廢的問題。判斷美麗的標準轉往有諸內形於外的氣質，姍娜麗娃的氣質是觸目驚心地懾人心神的。

她雕塑美的玉容有種令人引生詫異的驚喜，那絕不是任何因子的完美化或蛻生術所能臻達的天生麗質。她是絕色美女中的貴族級極品，代表著她內裡美麗的靈魂和遠勝一般人的智慧。

在他所遇的超級美女中，只有聯邦最高委員會主席，聯邦的最高領袖姬慧芙可穩勝她一籌。

當第一次和姍娜麗娃會面時，他這自命對女人有吸引力的人，便深深地為她清澈智慧的眼神所吸引，尤其她頎長婀娜的體型，走起路來輕盈瀟灑的優美風姿，更使他心醉。對方雖然對他冷漠嚴肅，但他就在那刻下了決心，誓要粉碎她堅硬的外殼，摘取裡面那可口的果實。

所以他破天荒第一次在進入反空間的超光速旅航前那近一千個地球時的旅程中，沒有和艦上的任何美女鬼混，因為有更吸引著他的目標。

這終日躲在實驗室的美女在操控著儀板，把火鳥星系的其中一顆行星顯示在寬大的螢幕上，以她一貫沒有注入感情的語氣道：「訊號中斷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方舟一號遺骸所在的地方正是這顆在毀滅邊緣的七號星，亦是現時軌道最接近火鳥太陽的行星。」

頓了一頓，不待他說話，這美麗的院士續道：「七號星自轉一次要十二個地球日，公轉則是一百二十個地球年，在火鳥太陽逐步走上紅巨星的膨脹階段中，火鳥太陽釋放出來的毀滅性物質，會引發七號行星內部熱核的連鎖性分裂，產生使整個星球表面溶解的高溫和大量各類形的有毒氣體和射線，在那種情況下，任何訊號都會被掩蓋，使我們探察不到。」

她的分析清楚扼要，瓦登斯本身亦是宇宙星學的專家，為了使她對自己有更好的印象，微笑道：「院士的意思是否指方舟一號的遺骸就藏在這七號行星上？」

姍娜麗娃甜脆的悅耳聲音低沉地道：「假若訊號中斷，那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緣故。」

瓦登斯愕然道：「可是沒有任何我們製造的飛船或物質能在這可怕的行星上保留半點渣滓，方舟一號怎還可發出完整的求救訊號呢？」

姍娜麗娃淡淡道：「但願我能知道。當七號行星經歷了六個地球日的狂暴後，藏有方舟一號那邊的半球將會背著火鳥太陽，開始了相等於另六個地球日的黑夜，一切火岩溶漿會迅速凝固，冷風吹過高山沙漠和滿目瘡痍的地表，假若訊號再現時，就證明我的推斷是正確的，那時請少將立即派出登陸戰車，出發到那裡進行艱巨的搜索任務。」

瓦登斯搓手道：「看來現在我們只好耐心等待。等會不如到我的艦長室進餐，順便可討論搜索行動的細節。」

姍娜麗娃清麗的玉容恬靜無波，淡然道：「對不起，我從不接受與男女兩性有關的任何邀約，少將應在我的飛行檔案裡看到這特別的註釋。」

※※※

他躍出洞穴，輕巧地落在下方離穴口近十米距離的礫石地面。

火鳥太陽光耀大地，他習慣性地直視了她一眼，便不再去看。那並非是怕熾烈的陽光會損害他的眼睛，而是他不用眼去看，亦可知道火鳥太陽的所有變化和情況。

對著洞穴的前方有座巍然高聳的巨大石山，他的目標就是山頂處那廣闊的溶池。

他有力的赤足開始踏著炙熱的礫石地面，往那山頂奔去。他的心神八爪魚般往四方八面延展，探索地表下的狂暴光熱流，先一步地掌握火苗噴濺的爆發點，判斷下一步應揀取的落足處，全速朝山上的溶池奔去。

他以奇異的呼吸法，吸取著地表上游離的稀薄氣體。又把全身皮膚緊閉起來，不讓維生的水份洩出去，亦不讓熱毒和射線侵入體內。

龐大的能量在體內激盪著，助他對抗這毀滅性的可怕環境，逆著熱暴光縱高躍低，以遠超任何人類的體能和速度狂奔往山上去，多次躍起避過滾下來的巨型火球，為生命奮戰。

可把整個人帶離地面的熱浪一波波地湧過大地，經過峽谷或窄崖時發出驚天動地巨人呻吟般的呼叫聲。

沒有一塊石，沒有一粒沙，不是正放射著驚人的高熱。

一道道火柱帶著溶漿，在他四周衝破地表，噴射往高空處，再在轟隆聲中罩灑下來，他不住逃避竄跑，迅速跑上伸往山峰去的斜坡。

當他凌空跳起，掠上一塊四米多高的巨石時，還未及作第二次縱躍，巨石已坍塌下來，他失去重心，隨著化成火團的大石，掉往下面陡峭下陷的淵谷去。

※※※

巨鯨號劃過虛廣的空間，越過了最外圍行星的軌道，進入這星系的內空間，再逐漸減速，朝最內圍的七號行星駛去。

能量不斷注入母艦的護罩去，以對抗火鳥太陽的放射線和熱浪。

工作會議在艦尾的議事廳舉行，除了指揮官瓦登斯和姍娜麗娃院士外，還有副指揮官葛美上校、通訊部的妮娜少校、星測部的傑諾中校、宇航部的絲寧上校和專責醫療的醫官澤克醫生。

他們都是各部門的主管。

葛美、妮娜和絲寧在聯邦近二百億的人口中算得上是一等一的美女，可是坐在姍娜麗娃旁，立即給比了下去。

在聯邦議局成立後的五千多年裡，女性再不受生育兒女的牽制，發揮出她們比男性更優勝的智慧和潛力。不但在軍部的重要職位與男性平分秋色，更在政治和科研上壓倒了男性，出掌了最重要的位置。

首先發言的是指揮官瓦登斯，把姍娜麗娃的分析和判斷說了出來。

負責通訊部的妮娜提問道：「我曾查看過有關聯邦所有宇航船的資料，始終找不到有關方舟一號的任何資料，只能從她發出的原始波段，推測這是聯邦議局成立前最少一萬年前人類仍被困於太陽系內時所建造的簡陋飛船，她憑什麼來到這與太陽系相距近八千光年的銀河系邊緣區來呢？」

星測部主管傑諾中校接口說：「我要求所有關於方舟一號的資料，否則對發掘或搜尋它的預備工作，將會有很大困難。」

頓了頓續道：「根據光譜和射線的分析，七號行星在極在可能在下一個白晝時完全毀掉，因為火鳥太陽正醞釀著一次更強暴的內核聚變，釋放出的能量，可以把七號行星完全摧毀，所以我們只有少於六個地球日的短暫時光，去完成搜尋和運輸的任務，絕不容許任何因缺乏資料而引致的失誤。」

瓦登斯望向姍娜麗娃清麗的俏臉，沉聲道：「是否還應保密呢？這事交由我們尊貴的院士決定好了。」

姍娜麗娃的美目掃過與會各人，緩緩道：「我們亦是最近才知道方舟一號的存在，那是在仰馬星一役後的事了。」

眾人均露出傾注的神色。

仰馬星的與火鳥星遙遙相對於銀河系另一端的星系，但離家鄉太陽系卻遠得多了，足有一萬五千光年的距離。最先進的宇航船通過反空間的超光速飛行，亦須三個地球年才可抵達。

仰馬太陽擁有五顆行星，其中的仰馬行星經過了大氣和泥土各方面的改造後，成為了聯邦政俯的第一千二百顆殖民星。

當這殖民星經過了移民近百年的努力後，發展出現代化的城市、林木和河流，忽然有一天在軌道運行的太空站發現了來歷不明的外星船隊，之後便和聯邦斷絕了聯絡。

於是久安於逸樂的聯邦政府派出了史無前例的龐大武裝船隊，遠征仰馬星系，進行收復失地的艱巨任務。

遭遇戰在仰馬星系的外空爆發，遠征軍差點全軍覆沒，使聯邦政府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和慘痛損失。

此戰發生在七年前，可是他們仍覺得就像在昨天發生般迫切和深刻！

最奇怪的是敵人的飛船和傳訊在顯示出他們亦是人類？不知由哪裡鑽出來的凶殘可怕的人類。

姍娜麗娃續道：「大家都知道，佔領了仰馬星系的敵人和我們同是人類，於是聯邦研究所受命翻查歷史所有齊心協力，包括考古發掘出來的原始方案記錄，查看有沒有人類在聯邦議局成立前，移居到別的星球去，終於找到了線索。」

宇航部主管，嬌巧的絲寧恍然道：「那就是方舟一號了。」

姍娜麗娃俏臉一沉道：「不但有方舟一號，還有方舟二號。」

眾人一起動容。

姍娜麗娃神色凝重道：「那是古戰國時代的事了，當時尚未完全分裂的太陽系政府建造了兩艘龐大的移民船，分別飛往火鳥星系和另一端隔了三萬光年位於銀河系中心的黑獄星系。由於資料殘缺不全，我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真不明白他們的飛船怎會有比我們更先進的遠航力。」

軒昂英俊的澤克醫官道：「我明白了，方舟二號成功了，她的移民在黑獄星系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現正展開對我們殘暴的侵略。而方舟一號的古移民則在這火鳥星系遭到厄運，可能一個移民都沒有剩下來。」

體型高大豐滿的副指揮官葛美蹙起秀麗的黛眉，先多情地看了美男子澤克一眼，才道：「戰國時代是十五萬年前到三萬年前的事了。接著是歷時兩萬年最可怕的『黑暗世紀』，幸好智腦玉美人把藏在她資料庫內的珍貴知識，交到聯邦之父偉大的科傑智手上，使他能重振太陽系的威風，建立了聯邦議局，讓人類的文明重新開花結果。所以我有個疑問，即使我們找到了方舟一號，這樣一艘原始的飛船，會在我們與來自黑獄星系的軍團鬥爭上，生出什麼作用呢？除非如院士所說，他們的飛船比我們的更先進。」

眾人紛紛點頭，表示同意她的看法。

姍娜麗娃肅容道：「沒有人能預知這會產生什麼作用，可是在努力建軍和加強防禦的同時，我們不得不盡力去瞭解敵人，防禦敵人。方舟一號正提供了這最重要的一個對黑獄星系軍團最本源的具體參考資料。」

頓了頓續道：「黑獄人的戰船性能並不會比我們優勝多少，最大的分別，卻是我們的作戰系統，是由智能系統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工作，而他們卻全由人手控制。」

眾人為之色變。

瓦登斯吁出一口涼氣道：「這怎麼可能呢？人的腦怎及得上先進的智能系統。」

姍娜麗娃沉聲道：「這是研究院全體四十八位一級院士在詳細反覆地研究過作戰記錄後得來的結論，若讓比我們更超卓的黑獄人來到我們的殖民星或家鄉太陽系，我們就只有成為奴隸的命運！」

※※※

「蓬！」

他結結實實掉在崖底發燙的沙子上，近百米的高度，比地球大了兩倍半的強大引力，只能使他略一暈眩，便回復過來，同時滾往一旁，避過了裂縫衝出的另一道火柱。

地動山搖、天崩地裂，在可使常人立即失明的太陽射線裡，他拚全力跳了起來，迅速縱跳攀爬，往上奔去。

他的手抓入火熱的岩石裡，每一借力便可升高十多米的高度。

四周的岩石崩潰碎裂，四周全是噴射往天上的岩漿。地表裂開了縱橫交錯的縫隙，火紅的溶液噴泉般射出來，再朝低窪處浪高濤急地奔流下去。

他終於回到剛才的斜坡上，毫不氣餒的往山頂奔去，鋼鐵般的意志和超人的靈覺使他履險如夷，在火焰的世界中左閃右移，為生命作出無畏的狂奔。

他吸進體內的再不是空氣，而是熱焰，肺內全是火，身體的能量亦在萎縮中。

「轟！」

腳踏處裂了開來，一股氣流比熔岩先一步溢出，把他帶得離地拋飛。

他叫了一聲「天助我也」，奮力再騰升了十多米，來到半空中，廣闊的溶池就在前方百多米處，向他呼喚著。

他張開了雙手，發揮出體內僅餘能量，大鳥般往溶池滑翔過去。

「蓬」的一聲，他插入了溶池冰寒的濃液內去。

整個星球向著火鳥太陽的一面，儘是射高再灑下的熔岩、烈火和灰屑。

※※※

巨鯨號來到七號行星二十五萬公里外的遠處，停了下來。

大部分人都集中到駕駛大堂，目瞪口呆地看著視野舷窗顯示出來行星上慘烈的大災難。

在指揮台上，星測部的傑諾中校搖頭道：「這樣威力驚人的地核聚變下，我不信有任何人造的東西可以留下來。」

姍娜麗娃冷冷道：「我也不相信。可是我們必須做好所有搜查飛船的預備工作，待訊號再出現時，立即登陸。」

瓦登斯皺眉向傑諾道：「你現在可否肯定火鳥太陽那預測的大爆炸何時發生。」

傑諾道：「這麼龐大的恆星，是很難準確預估她的演變，我只能說不應該在這星系逗留超過三個地球天的時間，否則隨大爆炸而來的太陽風暴，會使我們因不及遠遁而致飛灰煙滅，什麼都不留下來。」

姍姍娜麗娃冷靜地點頭道：「我明白的，就三天吧！」

※※※

時間不住溜走，他亦不住吸收溶池的能量和營養，感到自己在壯大著。而這次的感覺，比之以前更要強烈百倍，溶池似要把她所有力量全輸進了他體內去，這是前所未有的事。

只有在火暴發生時，溶池內平時鋼鐵般的物質，才會溶解下來，化作濃液，火暴一過，他若不及時離開，便會給迅速凝固起來的溶液活生生擠死。

那時他又要奔回岩洞去，以避過黑夜的嚴寒和狂風。

不過今次的火暴特別厲害，恐怕岩穴會全坍塌了。那他連另一個唯一可棲身的避難所亦失去了。

生活就是溶池和岩洞間的往返奔波，再沒有其它。

在濃液裡，他自由舒暢地展動著四肢，鬆弛著身體，讓皮膚吸取濃液內奇妙的能量。只有在這一刻，他才感到生命的歡娛和意趣。溶池是他最佳亦是唯一的伴侶，當置身她之內時，連精神都和她融渾在一起。

他把濃液吞進肚內去，再由毛孔排泄出來，體內的能量不住積聚著，體質亦隨之生出微妙的變化，到了飽和後，他往池底沉下去，最後落到池底方舟一號堅固的龐大船身上，心中帶著對溶池的愛和感激。

據傳說：他的祖先就是乘坐這艘宇宙飛船，來到了這地獄般的星球上，鑽到這溶池之內。

他躺在船體上，思感延往池面的上空，就在此刻，一種奇異的感覺掠過他的神經，使他知道有其他的生命正在虛空處逐漸接近著。

## 第二章 重返家鄉

銀河系是已知宇宙內二十億個星系團的其中一個普通星系團。只因她是人類發源地太陽系的所在處，所以亦別無選擇地成了人類探索的第一個目標。

由地球以肉眼望往夜空，所能見到的天體，都是銀河系的成員，其它僅可察覺三個近鄰的河外星系團，只是朦朧的光斑。

銀河系的恆星總數約有一千三百億顆，形成了由地球看上天去見到的白茫茫光河。

她是恆星和星際氣體以及塵埃的巨大聚集，主體有若一個扁形的漩渦狀巨盤。這由無數太陽和星體世界形成的巨盤可分為最中心的核球、銀盤、旋臂和銀暈四大構成部分。

核球位於銀盤的中心，呈橢圓球狀，是銀河恆星的密集區，愈接近中心就愈密集。

可是即使在銀盤中心處，恆星間仍是以光年計的遙遠距離。核球的恆星數佔了總體的百分之五，那大約相等於七十億顆太陽系裡那樣的太陽。

核球外是銀盤，以軸對稱形式分佈在核球的周圍，直徑約為八萬二千光年，厚約六千五百光年。

在銀盤處，由中心的核球邊沿開始，恆星的分佈愈接近邊沿區，數量便愈減少和稀薄。

銀盤恆星和星間物體的質量約占銀河系總質量百分之八十五。

銀河系在宇宙裡屬漩渦狀星系團，由核球的對稱端，探出若干條螺旋狀的旋臂，那是整個星河自轉旋動進發生的宇宙物理效應。

而整個銀河系都被籠罩在一個直徑十萬光年的大「光霧球」裡，那就是「銀暈」。它是由稀疏分佈的老年恆星和星際物質組成。

銀暈裡最光亮的成員，就是由無數星體組成的球狀星團。

對人類來說，截至目前，這廣袤無匹的宇宙世界，仍是個沒有止境的宇宙謎團。

地球所在的太陽系位於遠離核球銀盤一端一條旋臂上，離開邊沿尚有約一萬光年的距離。

自聯邦突破了光速，發明了正反空間的超極速宇宙飛行後，便全力向四方擴展，探索了超過五億個河內星系，又揀選了其中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千多個星系，開發了一千二百顆殖民星。

這些領星的拓展集中在核球外的銀盤旋臂與太陽系所在的一端上，始終未有飛船能到達恆星密集的核球處，即使以超極速宇宙航行來說，那達四萬光年的距離仍是遙不可及的遙遠空間，讓人不敢輕舉妄動。

仰馬星系是聯邦探索核球最重要的中繼星系，位於核球和太陽系中間，離開兩處均達一萬五千光年的驚人距離。

失去了仰馬星系的殖民地，對聯邦征服神秘莫測的核球和銀河系的中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所以聯邦不惜一切地要把這重要星系由敵人手中搶回來。今次的「方舟行動」，正代表著這樣的一個努力。

苦候了兩個地球天後，方舟一號的訊號重新出現在巨鯨號的探測網上。

艦上人員歡聲雷動。

艦側八個大小發射塢緊閉的重力門同時張開來，兩艘各有八名戰鬥員的武裝太空護航艦首先由塢內飛出，作例行的護航任務。接著是長達五十米的登陸工作船，由最大的一號太空船塢開出，美麗的院士姍娜麗娃是其中一名乘客，亦是船上五十名隊員在這次行動中的總指揮。

接著是五輛海陸空三用的太空坦克，她們是聯邦裡正空間飛行迅快的戰鬥工具，每輛可容兩名戰士，最高速可達至四分之三的亞光速，但卻不能進入反空間作超光速飛行。

她們便像大小不一的金屬魚兒，在永不衰竭的正反磁化核光能的動力下，輕鬆寫意地往七號行星一座高山滑去，那處正是方舟一號訊號發出的來源。

她們謹慎地前進，利用行星七號的陰影，躲避火鳥太陽暴烈的射線和太陽風。駕駛室內的姍娜麗娃美目閃著前所未有的亮光，使她更是明艷奪目，神采照人。

她身旁是副指揮官葛美上校，亦是這次行動的副手。

兩人均全神貫注於不斷在前方擴大的七號行星，灰黃的高山、沙漠、陷坑、凝結的岩漿等尚可憑肉眼觀察得到。

兩部太空坦克在前開路，護航艦則夾在兩側，其它三部坦克在上下和後方緊貼飛行。

姍娜麗娃發出命令道：「工作人員各就崗位，所有探測器全部開動，對行星作近距掃瞄，兇手生命探測器在內，若有新的發現，立即報告。」

葛美上校瞅了她一眼，明顯在說此非多此一舉嗎？這樣的星球怎可能有生命存在？

這個念頭還未過。

傳話器響起了工作人員的驚叫：「天啊！生命探測器有反應了，我捕捉到了，跑得真快。」

全船所有人員全靜下來，呆若木雞。

然後是姍娜麗娃急促但仍保持著鎮定的聲音下令道：「一號和二號坦克，立即追尋生命目標，只可以用麻痺性或冷凝性的武器，絕不可以傷害目標。重複一次……」

※※※

狂暴的白晝終於過去。

澈骨的寒冷代替了炙人的炎熱；狂號的冷風代替了崩天裂地的火暴。

大量的氣體由地核釋放出來，部分給送到了虛空裡，部分又降回地面，加入了冷流裡，使風勢愈趨狂烈。

他由逐漸凝固的溶池爬了出來，跪坐在地上，仰望星羅棋佈的壯麗夜空。

一個長條形閃著亮光的怪異東西，虛懸在星空上。

他心中掠過一絲顫慄，在他悠長的生命裡，無數次的仰望夜空，還是首次見到星體外的其它東西。

他並非恐懼，而只是驚異和震撼。

他調節著眼內的能量，把那奇異的物體拉近作更仔細的研究，就在此時，那異物的一側張開了幾個穴口，吐出了較細小但同類型的物體，朝他俯衝而來。

他跳了起來，往山下的洞穴奔去，全速狂奔。

奇異的靈覺，使他知道自己被那些奇異物體內的生物發現了，還對他作出觀測，把種種奇異的波長投射到他身上。

他的思感延伸往空中去，清楚把握到其中五個較細的物體的形狀、速度和位置。思感繼續延伸，進入了物體之內，「看」到了裡面的情景。

一聲狂叫，他失去了平衡，跌倒地上，伏在冰寒的岩石上。

自出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在沒在危險的時候跌倒。

因為他「看」到了看書的同類族人。

他們雖然脆弱和嫩滑多了，但仍毫無疑問和他一樣是同類，其中三人更和他族中死去的女人的身體同樣形狀和結構。

寒風更凜冽了。

他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思潮起伏。

自己當然可以逃走，但逃回岩穴有什麼作用呢？死亡只是遲早的事，而這些同類無論他們懷有什麼目的，最多是殺了自己，為何不嘗試和掌握這最後的機會？

五個物體由小變大，飛臨頭頂之上，巨大的聲音由其中之一傳下來，可是他卻不明白。

他跳了起來，舉起雙手，向他們狂叫著，表示自己的願意和合作。

「隆隆」聲中，一輛坦克降到離他百多米的一塊巨石上。

他心中大喜，奔了過去。

驀地白光一閃，一股凜冽的寒流由坦克的一副發射器噴射過來，把他衝得朝後拋去。令人難受的麻痺感蔓延往全身的神經。

他心中湧起強烈的怒火，自己並沒有對他們做過什麼，他們為何要如此地對付他呢？

飛臨頭頂的坦克再射出另一道白光，落在他身上。

體內的能量旋即把這些使人麻痺的力量化去，他跳了起來，往岩穴奔去。

我絕不會投降的。

坦克俯衝下來，兩團冷凝液噴灑在他身上。

他一個踉蹌，滾倒地上，全身都蓋上厚厚的白色寒冷凝液。

「啪！」

堅固的冷凝液碎粉般被他的能量爆碎脫開，他又再次亡命狂奔。

今次他學乖了，思感延伸到敵人體內，每當對方發射液體和光束時，他便能早一步感應到，像避開火暴般閃避著，任對方如何轟打，再不能命中他。

他心中的憤怒像火暴般積聚，可是卻不想傷害對方，沒在人比他更感受到生命的珍貴。何況他絕不想傷害自己的同類，無論對方是如何橫蠻無理和可惡。

洞穴在望。

※※※

姍娜麗娃和葛美通過夜視窗，一起瞪大美目，看著下面迅如鬼魅的「火鳥星人」，在麻痺光和冷凝炮下閃躲自如。

葛美咬牙道：「沒有時間了，回程尚要一個多小時，現在最多還有十五分鐘的時間，用神經炮吧！」

姍娜麗娃俏臉血色退盡，搖頭道：「那會使他變成了白癡，我們並沒有這種權力。」

神經炮發射的是一種能分解生物中樞神經的熱核能束，使目標的神經受到永久性的破壞，但身體卻保持完整。

葛美急道：「只有神經炮的光束範圍，才使他沒法閃躲，快決定吧！七號行星很快便要灰飛煙滅，方舟一號又深藏在古怪堅硬的物質底下，所以他已成為最珍貴的活著秘密，犧牲他一個人，或者可救回整個聯邦哩！」

她的話顯然非常有說服力，姍娜麗娃咬牙道：「好吧！」

他迅如雷閃地避過一輪密集式的攻擊，躍下了一塊高達十五米的巨岩，輕鬆地落到礫石重重的地面，又再躍上另一塊不下於十米高的大石。

正盯著他的背影的姍娜麗娃為之咋舌，這是沒有可能的！在這重力比地球大了兩倍半的地方，一個能在地球跳高至兩米的人，在這裡只能跳出零點八米；換句話說，在地球他至少可跳高至二十五米，因為那實在和飛行差不多遠。

恐怕神經炮也根本沒法命中他。

就在此時，飛船下前方的他一震停了下來，呆看著崖壁上完全塌陷了的洞庭湖穴進口。

沒有了岩洞，那他還怎可能找到珍貴的維生水滴。

上面的工作船凝定在狂暴的寒風裡，姍娜麗娃旁的葛美興奮叫道：「開火！」強光烈閃，把他整個映得像透明而不含質量的白影子。

他一個踉蹌，仆倒地上。

※※※

聯邦國擁有超一級火力的主力艦級型飛船「領袖一號」，越過了火星的軌道，朝神聖家鄉地球的小衛星月球飛去。

八艘護航艦在這長達三千米的巨型飛船四周組織成保護網，隊形整齊的作內空的護航任務。

若遇有緊急事故，又或是敵人的突襲，「領袖一號」上大小一千二百台發射器和反攻擊設備，可以立即作出有效的反應，而藏在十二個船塢內的二百架宇宙戰車更可在十五分鐘內全部飛出這超級太空戰艦和浮動基地，對來犯者迎頭痛擊。

自七年前在仰馬星之役損失了兩艘主力艦型戰鬥船後，餘下的十八艘同級船艦都重新裝備過，把護罩的能量和艦本身的火力增加了兩倍。聯邦國的軍費開支亦升了七倍。不過沒有人說過半句抱怨話，誰都知道黑獄軍團隨時會發動第二次的攻擊，何況這是他們最愛戴的姬慧芙主席的提案。

「領袖一號」上的二千名艦員，都在忙碌地工作著，不只為了飛行的需要，更因為這是姬慧芙的座駕艦，無論她在哪裡，仍無時無刻不在處理著方圓達二萬光年人類史無前例的龐大銀河系民主國的鉅細事務。

這時位在飛船頂部，可仰視整個一百八十度星空上蓋的透明頂，充滿著古典氣息的大廳裡，聯邦國被暱稱為「女王」的最高主席姬慧芙，戴著個大帽子般的金屬半圓形頭罩，腦神經以光速的高速度，接收著所有經由五十名秘書為她揀選後輸來的資料和訊息。而她則不斷下達新命令和指示。在聯邦國裡，她是唯一有資格選擇「光速輸入」的人，只有她的智能可達到那種驚人的高速。

她的首度軍機秘書諾歷准將恭立一旁，靜候這在聯邦國有「最美麗性感象徵」之稱的美女領袖，抽空來聽取他的口頭報告。

諾歷沒有半點不耐煩，如此秀色可餐的機會，並不常有。

他一邊瞧著這無暇分神的頂尖美女，心臟不爭氣地跳動著，體溫上升。

唉！為何每次見到這偉大的美女領袖，都有驚心動魄，色授魂與的感覺？

自仰馬星之役後，她便改穿深藍色紅邊的軍服，那不但沒有減低她的嬌媚誘人，反添加了令人目眩心顫的凜凜英氣，既威武又嬌柔動人，惹得聯邦國的男女公民爭相傚尤，成為最流行的服裝潮流。

她的氣質是獨一無二百看不厭的。再配以鍾宇宙靈秀之氣的清麗玉容，那垂肩瀟灑如飄瀑的烏黑柔軟秀髮，冰肌肉骨似透明般而又吹彈得破的健康皮膚，婀娜苗條纖瘦合度的修長體型，優雅完美的談吐和清瑩皎潔的神采，使她成為了聯邦國審美學最高的理想美和象徵，萬民的典範。

自生命因子改良學成熟後，科學家從動物的蛻變尋到了克服老病的靈感，進而發展為「蛻生學」。

每到衰病的時刻，人類便可自然蛻變，換上新的身體，逐漸趨達理想中最強健和高瘦合度的體形膚色，理論上，每次蛻變都是一種改善，對超卓的人來說，亦正是如此。

在這變化的過程裡，人並非被動的蛻化，本身的努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智能和修養，直接影響到蛻變後的氣質和美麗。

有諸內則形於外。

內在美和外在美再不是矛盾相反的一回事，而是一致的。

所以聯邦國是歷史上擁有最多俊男美女的統治集團，其次就是各界的領袖，動人的外型成為了衡量一個人的才能不被懷疑的客觀標準。

不斷的蛻變，即使是最難看的醜小鴨，若能精進勵行、發展智能和修養，最後都會變成美麗的天鵝。

在這內在美即外在美的年代裡，姬慧芙的清艷是無與匹敵的。

在她充滿智慧和魅力的領導下，聯邦國經歷的三千多年的盛世，徹底解決了生活上所有衣、食、住、行的基本問題。讓人類可以把努力轉而集中往殖民星的發展和宇宙的探索上，若非仰馬星之役的慘敗，可能在下一個千年期他們便可以向銀河系外的星系進軍。

黑獄軍團的突然出現，一下子把聯邦國的安逸和平全部粉碎了，亦使姬慧芙本來穩若泰山的政權受到最嚴峻的考驗和挑戰。

她的智慧和果斷，能否領導二百億聯邦公民安然度過這次危機呢？

國內一直被壓得抬不起頭來各種反對勢力和宗教會否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把她手中的權力奪走？現在實難下斷語。

頭罩升了起來，露出這無名但有實的女王那勝媲天仙女神的絕世容色。她閃耀著智慧的深邃美眸，往身邊這個親信飄去，嘴角逸出一絲甜美的笑意，柔聲道：「諾歷，你的情緒不住波動，是否有什麼忿忿不平的事呢？」

諾歷並不奇怪這美麗的「女王」對自己體內的狀況瞭如指掌，因為她神經裡植有最先進比髮絲還小的探測感應器，可感測到環境所有能量的變異。

她不但是最美的女人，亦是最優秀的宇航員和戰士。

姬慧芙從容不迫道：「是否有人把緊急會議的消息洩露了出去，惹來了大批記者哩？」

諾歷勉強收攝心神，肅容報告道：「來的不是記者，而是三位跨星系企業的總裁。」

姬慧芙蹙起秀麗的黛眉，好一會後才回復恬靜無波的神態，輕歎道：「若聯邦公民願意選她，便讓祝絲蒂當主席吧！為何還要這樣抽我後腿？」

諾歷激動地道：「女王絕不可以為這野心的女人情興悵惘和消極之念，我們現在經任何時刻更需要妳的領導。」

姬慧芙一怔道：「你還是第一次在我面前直稱我作女王。」

接著淡然一笑道：「放心吧！我會應付他們的了。」

諾歷早習慣了她的談笑用兵，只是每次見到她時，心神總是被她的一顰一笑牽著鼻子走，那亦是在這種推崇冷靜、理性、明智時代裡罕有發生的感覺。對著別些美女時，諾歷不知把自己控制得多麼好。

所以有句話說：姬慧芙絕沒有憎恨她的男性。而事實上她最大的勁敵，權位僅次於她的外空大臣祝絲蒂，亦正是位美麗只稍遜於她的女性。

祝絲蒂和姬慧芙是完全不同的類型。她就像一副沒有感情但效率驚人的智能系統，亦是聯邦裡最大反對黨的領袖，核心委員會的副主席。

三個企業依次是宇宙企業、星空企業和遠航企業，是聯邦國內以萬計的企業中鼎足而立的三位商業巨人，壟斷了十分一的星球礦務、宇航裝備和服務。

當他們聯合起來時，實有足夠的籌碼向聯邦政府施壓。

宇宙企業的總裁是聯邦國出名有魅力的美男子舒士俊，他正在對姬慧芙展開猛烈的愛情攻勢，希望奪得這位對男女之情持有超然甚至乎輕蔑態度的美女的芳心，那將會是身為男人的最高成就，而他的確是夠得上這資格的人。

星企和遠企的總裁是一對出色的姊妹花，不知是否因遺傳因子特別優秀，使她們分別爬上企業界這兩個頂尖的位置。

兩姊妹的性格卻是截然不同。

姊姊尚思蘭端莊嫻雅，生活是鋼鐵般的節制和講究紀律；妹子尚思雅則是聯邦國最著名的蕩女，以玩弄和征服男性為樂。

這次緊急會議多了這三個工商界的鉅子，頓使形勢複雜多了。

當領袖一號在月球和火星間的中繼基地掠過時，十八架短程戰車由基地飛出，加入護航的行列裡，伴著他們偉大美麗的領袖，朝月球的太空基地俯衝下去。

## 第三章 極速宇航

自宇航學發展以來，最使科學家頭痛的有兩個問題，首先就是如何可以製成可永久航行的飛船，以跨越用光年來計算的廣袤星際空間。

第二個問題當然是怎樣可以打破速度的最上限光速，作出超光速的宇宙極速飛行。

第一個問題被沖壓式噴射器解決了。

即使是虛空，其實仍存在無數微不可察如氫原子一類的游離物質，還有就是無處不在的塵埃，統稱之為星間物質。

沖壓式噴射器，就是利用電磁場大量收集這些星間物質，再以最先進和省地方的離子反應堆，把這些物質轉化為驚人的能量，噴射出去，形成永不衰竭的動力。可達至四分之三光速的亞光速，甚或逐漸遞增至光速。

第二個問題則由反空間的發現解決，那來自無限宇宙的觀念，就是我們所處的空間，只是其中一個層次，這層次的上限，就是光速。一天不能超越光速，便永遠被限制在這層次的宇宙內。

但在同一的層次裡，亦有正反空間之別。

當空間裡形成一股強大得可以使光亦逃不出去的龐大力場時，便會出現「黑洞」，那正是反空間的入口。

科學家就是利用這理論，以正反循環不休的動力，不住增強能量，當整艘飛船的能量臻至極限時，便可製造出瞬間的微型黑洞，使飛船進入反空間裡，不受光速的限制，最高可達到每一地球時一光年的驚人速度，無可估量地縮短了宇航的時間。

在反空間的超光速飛行裡，所有人都要躲入維生箱裡，進入冬眠狀態，受維生箱的力場保護，名之為宇宙睡眠。

巨鯨號此刻正在進入反空間飛航的準備程序裡，逐步增速，加強能量，互動反應堆不斷積聚著動力。

所有人員都緊守崗位，操控著各組精密的儀器和設備。

在船腹的醫療室內，澤克醫官和姍娜麗娃兩人均眉頭大皺，看著透明大圓罩內安靜躺著禿頭的「火鳥星人」。他的四肢及腰頸都給粗若兒臂的金屬箍子鎖著。

佔了醫療室整面大牆的掃描螢幕，在澤克的遙控器操作下，不往轉換著畫面：腦波的分析、心跳的情況、脈搏的強弱、體內的排泄和分泌、新陳代謝的內視圖，但全都是負反應。

直至螢幕上出現了一個燦爛奪目的人形彩圖和無數由這人影中心發射往四周的彩芒，才顯現出生命力和動感。

澤克歎了一口氣道：「若不是生命磁場的掃瞄告訴我們，他擁有比常人強上千百倍的生命能，我真不相信他仍然生存著，但為何他一切均與死亡無異，獨有生命磁場卻生趣盎然，確令人費解。」

姍娜麗娃的秀目落回了赤裸的身體上。

這是個非常強壯、威武和粗野的男人軀體，若非皮膚粗糙黝黑，臉目可算長得非常有性格，假若他闔著的雙眼內有一對好看的眸子，這定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只不知他穿起衣服時是什麼樣子呢？

這時澤克乾咳一聲，姍娜麗娃驚醒過來，往他望去。

澤克顯是一直思索著其它掃瞄儀器沒有反應的問題，吸引了這超級美女的注意後，續道：「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引些針對我們而設計的儀器，對他起不了作用。」

姍娜麗娃首次表現得大感興趣，好奇地問道：「醫官可否解釋得清楚一點。」

澤克見她追問，湧起自豪感，如此誘人的尤物美女，正是男兒恩物，只恨她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忙以充滿自信的口氣道：「這些儀器，只能偵察某一範圍內的東西，例如假設他腦內的活動比光還快，又或新陳代謝的活動慢至某一程度，這些掃瞄儀都了起不了任何作用。」

姍娜麗娃呆了一呆，道：「你認為實際的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呢？」

澤刻苦笑道：「這個人能在那種絕不適合任何生命生長的地方存在著，已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再多一兩件不可思議的事，誰說沒有可能。」

姍娜麗娃深吸一口氣，眼光回落到「他」身上，臉上現出古怪的神色，卻沒有說話。

澤克看著她刀削般的輪廓，歎道：「真希望他的神經沒有受到神經炮的損害，那我們便可在他回醒過來時，把他的頭連接到語言學習機處，使他的腦內形成語言細胞，那我們便可以和他直接交談了。」

言罷往放在一角像張椅子般但上方有個頭罩的語言機望去，腦海中凝幻出他學習的過程。

姍娜麗娃正容道：「就算他醒過來，我們仍不可以對他做任何事，這是研究院的嚴令。」

澤克點頭表示明白。

這樣重要的「人版」，是絕不容他插手的。同時心中暗歎，這人可能會被禁閉在地球設在喜馬拉雅山的研究院裡，直至他完全被瞭解，而又發覺沒有任何危險性，那他才有望過一些正常的生活了。不過那可能是數百年後的事了，這是多麼悲慘的命運。

姍娜麗娃回復了她的清冷自若，問道：「他的身體結構和我們有分別嗎？」

澤克道：「一點分別都沒有。」

姍娜麗娃一怔道：「這是沒有可能的，經過了在火鳥星系以十萬年計的衍化後，他怎會和我們一樣，至少其中一些器官會特別發達，一些則因長久沒用而退化，這是遺傳學的基本法則。」

澤克歎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謎』，假若他不合作的話，又或永不甦醒過來，可能我們永遠都猜不到這謎底的什麼。」

姍娜麗娃又露出那古怪的神色，沉聲道：「我有一種直覺，他正在聽著我們說話。」

澤克心中升起一股寒意。

尚未有機會回應時，紅色警鐘閃亮起來，發出了長鳴後，指揮官瓦登斯的聲音傳遍巨鯨號每一角落道：「各位注意，反空間的極速航行一小時後開始，請進入你的維生箱裡，重複一次……」

※※※

姬慧芙恬寧凝神地看著玻璃牆外山巒起伏的月球景色。

聯邦政府並沒有試圖改造月球的環境，她微不足道的體積，令她沒有足夠的引力留著任何空氣。而且基於聯邦法令，地球和她美麗的小衛星都屬於保留區，使她們避過了天翻地覆的人為改變。

月球的地表有這美女眼下延展開去，光面和暗影的強烈對比使得月球的山巒，具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異樣美態。

尤其是遠方的一座環形山，更使人想起巨型殞石撞擊地表時的狂暴情景。不過這都是以前的事了。任何闖入月球警戒網的星間不知名物體，都會先一步被全自動的激光射成碎粉。

遠方掠過的巡航飛船畫出一道美麗的白光。

圍坐會議桌的十二個人耐心地等候著她，無論是她的崇慕者又或敵人，均不敢打攪她的靜默和思路。

這十二個人代表了聯邦國的最高領導層，計有外空事務大臣祝絲蒂、聯邦軍總司令狄平上將、研究院院長夫秀清、能源部部長歷奇、交通司德里妮、內務卿布芍玲、教育部長沙雲仙、醫療處處長弗蘭芝、宣傳部大臣辛碧姬、司法部首席大法官艾華達、情報局局長依莉茜亞和總務司古魯夫。佔了七個是女性，而且全是一等一不同風格的美女，代表了各種女性美的典範。

姬慧芙把眼光收回來，環視與會諸人，微微一笑道：「好了！會議可以開始了。」

神情冰冷，但卻帶著藏在骨子裡媚艷的祝絲蒂冷冷插入道：「我想提醒主席，有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正在外面等候妳的指令，看是否能參與我們的會議。」

姬慧芙秀眸彩光一閃，向這一直覬覦她主席之位的美女淡然道：「沒有問題，我已派人通知他們，會議後我會接見他們，瞭解一下他們會這麼巧，撞在這時刻來到這裡。」

祝絲蒂從容一笑，沒有再說話，令人泛起高深莫測的感覺。

在座各人目光全集中到他們美麗的領袖身上，事實上除了別具高貴秀美，有種不食人間煙火氣質的研究院院長夫秀清外，連巨鯨號指揮官瓦登斯少將的上司──威武軒昂的烏棕髮俊男狄平上將，亦不知道到火鳥星系之行的真正目的，遑論其他人了。

姬慧芙當了三千年最高領導人，對手自有一套駕馭之法，並不立即轉入正題，反向負責情報的依莉茜亞道：「依莉，請妳先報告一下最近的形勢情報。」

冷靜沉穩，擁有一頭漂亮金髮的依莉茜亞神色有點凝重，緩緩道：「形勢看來不大好，最近派往偵察黑獄軍團的二十八艘間諜偵察機，在進入了赤緯線七十八度後，全都一去無蹤，使我們完全不知道在那廣闊的星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眾人都默然無語，心情沉重，雖然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只失去了一個殖民星系，可是若赤緯七十度外的星區全落到了黑獄人手裡，那就代表銀河系一千多億顆恆星的三分之二，已被置於黑獄人的勢力範圍下了。

依莉茜亞續道：「我們在邊區建立了一百三十八個武裝太空站，監察敵人的動靜，可是卻完全找不到黑獄軍的蹤影，亦猜不到他們下一個要攻擊的目標，令人心驚膽跳，寢食難安。」

軍方的最高領導人狄平上將插入道：「我仍堅持反攻仰馬星系，收復失地，上次我們輸的是對敵人一無所知，可是經過我們戰略部七年來的研究後，已有了對付他們的把握。」

研究院院長夫秀清櫻唇輕吐道：「上將始終不相信我們的分析，黑獄軍之所以能勝過我們，並非在科技上超越了我們，而是他們的戰鬥神經和精神力量比我們更優勝，所以才能以少勝多，再次遇上時，加上他們佔了地利，我們將只是重蹈覆轍，不會有突發的奇蹟。」

狄平兩眼精光一閃，正要辯駁，姬慧芙冷然道：「聯邦研究院是我們科研的絕對權威，他們的判斷就是最後的結論，我不希望會有人浪費時間去質疑。」

狄平啞口無言，不過誰都看出他仍是忿忿不平。

祝絲蒂接口道：「可是有一點我卻必須提醒主席，假設我們再整軍力，反擊仰馬星，是有很多好處，首先就是能爭回主動之勢，並試探敵人的實力。且可以攻代守，集中所有的力量作出攻堅的能力，勝過力量分散，每日都惶恐著不知敵人會在那一個殖民星的上空出現。」

交通司德里妮亦道：「敵人整整七年都沒有作進一步的侵略行動，說不定仍未能鞏固他們對仰馬星系的控制，又或者內部有什麼問題，若我們不再作反攻，可能會坐失良機。」

宣傳部大臣妖俏的辛碧姬點頭道：「主席應從我最近的報告知道，新聞傳媒界的評論都怪責我們漠視了仰馬星系的二百萬公民的生命，不以果斷的行動去拯救他們。」

內務卿布芍玲肅容道：「最近有跡象顯示，黑獄人的間諜可能已滲進了我們其中一些殖民星系裡，可惜到現在仍抓不到半個他們的人，這事真令人擔心。」

姬慧芙早知祝絲蒂會利用她按兵不動一事大造文章，而事實上他們亦有一定的道理，現在會議裡的十二位大臣，除夫秀清外，全都是主戰派，尚未作聲的人看來均是傾向來一次總反攻的。

祝絲蒂冷冷看著姬慧芙道：「這是關乎到我們生死存亡的大事，我提議交由聯邦議會辯論，決定是戰是守。主席！我們應否投票決定立即把這提議移交議會呢？」

姬慧芙心中暗歎，祝絲蒂打的自是如意算盤，假若議會投票贊成反攻仰馬星系，對她的威信自是最嚴重的打擊，她這個主席亦不用再當了。眾人灼灼的目光都落到她臉上去。

姬慧芙淡淡一笑道：「在回答外空大臣的提議前，我想請各位看一段由巨鯨號送回來的錄影，並請院長為我們做旁述。」

當眾人露出愕然之色時，裝在頭頂的立體影像機，射出了七彩繽紛的彩線，投射在姬慧芙後方的空間裡，火鳥星系的七號行星，沒有實質地浮現著，狂烈的地火不住噴射，發出隆隆巨吼，令人心顫神搖。

※※※

當姍娜麗娃、澤克醫生和其他人全躲到密封的維生箱裡，開始進行宇宙睡眠時，「他」仍然醒著，還把緊閉的眼睛睜了開來。那比維生箱大上了幾倍的維生罩，雖發動了能凝固所有神經活動和血液脈搏的設施，但卻絲毫影響不了他。

事實上當神經炮命中他時，暈眩只是數秒鐘的時間，他已掌握了神經炮的能量，把它吸收和分解，變成自己的力量。被帶到這地方，他有著逃出生天的興奮和愉快。但他並不知這些同類對他的目的或企圖，所以只好進入平時密藏的狀態，好好觀察、掌握和學習。

他的思感鑽進巨鯨號的每一樣設施，每一種武器裡，為了生存，亦為了好奇心。其中有幾種武器使他生出警戒，因為它們能在他的能量作出瞭解和反應前，把他毀滅。

這使他更不敢輕舉妄動。引起他興趣的是艦上的女人，尤其是那個不斷在近處觀察他的女子。

當他「成長」後，七號星球仍有七十二個族人，其中五十三個是女人，為了培育下一代，這些女人逐一和他交配，可惜所有嬰兒未出生便在母體內因受不住那殘酷的環境而夭折。雖然如此，女人仍給予了他最大的歡樂，最美麗的回憶，令他明白到愛的滋味，之外便只剩下那溶池了。

所以他希望好好學習，好適應新環境的生活，變成他們的一份子。

首先由那語言學習機開始。他雖然聽不懂身旁這對男女的說話，可是他能「看」到他們腦海裡的圖像，亦明白了語言機的作用，但首先他要從這牢籠般的罩子和鎖著身體的金屬箍子脫身出來。這對他是輕而易舉的事。

他的思感與飛船結合在一起，享受著速度漸增的感覺。

巨鯨號仍未進入超現實的反空間中，但已達至星際速度，和光跑得一樣的快。船尾藏有離子反應堆的超互動力呂驀地顫動起來，龐大的磁能由船腹的磁能中心注入機體裡，速度倏然劇增，終於打破了每秒二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二點五千米的光速極限。

飛船靜止下來，似是懸浮不動，船外是無邊無際的黑暗，半絲亮光均欠奉。

他再感不到任何速度，可是整個人沉重了起來，眼皮無力地垂下。

唯一仍能活躍的是他思感的能力，那完全不受空間速度的影響，可使他繼續去檢視所有儀器和船內的情況。

溫度和壓力均沒有改變，反應堆仍在繼續運作，能量以倍數地遞增上去。

他並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亦不知道飛船到了什麼地方去，但卻知道這是一種奇異的旅行方式。

受影響是他體內的能量，比平時要慢了很多倍。

他集中精神意志，把能量凝聚和運動，力圖回復正常，對抗著身體機能麻痺的感覺，那是一種很新鮮但又非常可怕的經驗。

就像他的思想完全告別了軀殼，那是極端的空虛感，他想用呼吸去爭取能量，可是竟連這簡單的動作亦做不到。

心中升起了一種明悟，就是在這奇異的空間裡，主觀的時間與客觀存在的時間已脫開了一貫緊密的掛勾，也即是說：在這裡時間被扭曲了，而他仍是通過以往的時間觀念去感受和生存，所以才遇上了困難。

明白了這點後，他停止了思索，專注地把體內運行於神經的能量不住增速，他知道當運轉的速度達至與反應堆內的相互作用同步時，他便可以再次與飛船內被扭曲的時間和空間回復一致，能夠重新活動自如了。

※※※

「他」的立體影像逐漸消失，眾人這時才靈魂歸竅般，瞧往姬慧芙，後者平靜地道：「現在整個關鍵都落在這個碩果僅存的火鳥星人身上，他代表了為何人類竟可以發展出這種驚人的力量的實證，假若可把握到他的秘密，或重複製造出他那種超人的生命因子，我們不但可以在進化上跨出了無可逾越的一大步，還有可能擊敗黑獄軍團，所以現在我們切忌輕舉妄動，一切應待巨鯨號把他運返研究院再說。有人反對我的決定嗎？」

沉默了一會後，狄平上將率先表態，道：「一切遵從主席的決定。」

眾人紛紛同意。

姬慧芙的目光落在唯一尚未表示意見的祝絲蒂身上，待她發言。

祝絲蒂吁出一口氣，無奈道：「既然有這麼一個希望，我亦不再堅持在短期內發動反攻，可是應否把這事公佈，好緩和民眾的情緒呢？」

接著向宣傳大臣辛碧姬道：「妳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充滿活力的辛碧姬興奮地道：「若能把這消息公佈，自然的振奮人心的事。」

旋又歎道：「可是亦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懼，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實在使慣於只接受『正常』的人感到受不了，進而會對黑獄人更感畏懼，可能是得不償失的一回事。」

姬慧芙切入道：「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抗拒侵略者，所以一切考慮均須由這角度出發，讓我作出最嚴重的聲明，這火鳥星人的存在，將是最高度的機密，除了巨鯨號上的人員和我們外，絕不容許其他任何人知道。假若誰洩露出了消息，將是叛國的大罪，無論是誰，我都不會放過。」

秀眸射出森冷寒芒，緩緩掃過每一個人，一字一字地道：「我會運用手上所有力量，去保護這個火鳥星人的秘密，若給黑獄人的間諜查悉這個人的存在，你們應知道那可怕的後果。」

※※※

他鬆了一口氣，回復了活動的能力。

思感來到鎖著他的金屬箍處，再沿著這金屬箍延展去，到了控制開關的機箱，研究一會後，能量接踵而去，啟動開關，鋼箍自動打了開來。

接著他把罩子打開，先用語言學習機在左腦的語言中樞形成新的語言細胞，然後他又利用所有時間，吸收飛船智能系統內所有資料和訊息，瞭解這些同類文明和社會架構，當到了適當時候，這些人會發覺他空氣般消失了，再不會尋到他的蹤影。

因為他會變成了他們其中全無分別的一份子，而且會是最懂享受生命的一個人。

忽然間，他的思感跨越了遙闊的時空，與溶池內奇異的物質連結在一起，感應到她在向他道別和祝福。

他知道另一次更強烈的火暴又在他生活了五千多年的星球上爆發了。

而且還是最後的一次。

溶池並非死物，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體。

一種充滿了愛心的奇異生命。

是他在宇宙內永恆的夥伴和盟友。

## 第四章 墮落樂園

宇宙企業的大老闆舒士俊無可否認是個有魅力和風度翩翩的美男子，高拔的身形，剪裁得體一絲不苟的太空禮服、英俊得像發亮的臉容，澄藍清澈的眼神，古銅色的健康皮膚，舉手投足都顯示出的自信和無窮盡的精力，連姬慧芙亦不得不承認喜歡見到他。

尤其他那濃密的金色鬈髮，使他在成熟中透出一絲恰到好處的孩子氣，配合著嘴角那絲驕傲和懶洋洋的笑意，帶種毫不在乎的瀟灑，難怪會成為聯邦國美女們的當然偶像。

當姬慧芙步入他和那對美麗姊妹花耐心靜候的會客廳時，舒士俊雙目一亮，欣喜卓立，叫道：「嗨！真高興見到我們的美麗主席。」

姬慧芙含笑頷首，目光落到亦隨著站起來向她行禮的尚思蘭和尚思雅兩姊妹身上。

她們的瓜子臉型，隆挺的俏鼻和鮮艷的紅唇都像由同一個模子倒出來，但最大的分別是眼睛、神情和裝扮，使她們變成兩類截然不同的人。

姊姊尚思蘭的眼睛又大又黑，清澈晶瑩，烏黑的秀髮短得絕不超過兩公分，使她神朗氣清，嘴角露出矜持的淺笑，神態端莊。身上穿的是星際旅行密封式的銀白太空衣，由於緊貼身上的關係，盡顯修長優美的線條，綽約動人。

妹妹尚思雅衣著性感暴露，低胸的套裙露出了大半截酥胸和長而結實的大腿，黑髮長而直，垂了兩撮直至胸前。一對眼長面媚，水汪汪的誘人至極點，加上她那巧笑倩兮的風流樣兒，難怪能把男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姬慧芙來到三人前，氣度從容地和三人分別握手，當舒士俊握著她柔軟的小手時，一把抓緊不肯放開，懇切地道：「主席！我要求和妳單獨一談。」

姬慧芙皺起秀眉時，尚思雅發出一陣蕩魄搖魂的銀鈴般笑聲道：「我也對主席有同樣的要求哩！」說完拋了舒士俊一記媚眼。

姊姊尚思蘭瞪了乃妹一眼，柔聲道：「我沒有什麼要求，只是來向姬主席表示我對妳的支持。」

姬慧芙向這老朋友感激地一笑，接著對緊握自己玉手不放的舒士俊道：「舒總裁！你的手……」

舒士俊不好意思放開了她，道：「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和妳談。」

尚思雅不肯放過他，嗲聲道：「是公事還是私事呢？若是後者，最好把主席先讓給思雅，因為我是代表另一個人來做說客。」

三人對望一眼，同時想起另一個非常難纏的人來。

聯邦國最大的幾個傳媒集團，每十年都會聯手舉辦一次調查和選舉，分別選出最美麗的男女和超級富豪。

能不斷列名榜上的人並不多，姬慧芙當然是長踞榜首的美麗女性。

舒士俊則是最近三屆才同時列名俊男榜和富豪榜，可說是後起之秀。

以尚思蘭和尚思雅的美麗仍未夠資格進入美女榜的十名內，可知選得多麼嚴格。她們雖亦富甲一方，可是只是排名在富豪榜的第十一名和第十五名。

他們想起的那一個人是另一跨星系大企業「未來發展公司」的首腦卡爾夫南，他擁有的未來銀行是聯邦國最大的私人銀行，其它被他收購了的大小企業，多若恆河沙數，使他連續百多屆的選舉均雄霸富豪榜榜首。但他亦是被認為生了一對最奸惡、可怕眼睛的人，所以雖然體型絕佳，但仍與俊男無緣。

他對姬慧芙的野心天下皆知，今次若尚思雅這蕩女真的代表這金融界的梟雄來作說客，定然不會是好事。

舒士俊和尚思蘭顯然不知尚思雅今次和他們攜手同來是另有目的，不悅地瞪著她。

姬慧芙心中暗恨黑獄人，若非他們，怎會有這麼多野心家對她乘虛而入呢？微笑道：「好吧！我和舒總裁到議事廳先說幾句話吧！」

兩人到了議事廳，坐下後舒士俊神魂顛倒地看著她的臉龐柔聲道：「主席！妳的情況怎樣了，祝絲蒂正遊說我們和其他議員聯手迫妳出兵仰馬星哩！」

姬慧芙有點怕他灼熱的眼神，搖頭道：「這件事解決了，有勞你的關心。」

接著蹙起黛眉道：「你要和我說的就是這件事嗎？」

舒士俊怔了一怔，心中對她的冷淡大感難過，歎了一口氣才道：「妳肩上的擔子太重了，使我不忍心把另一個壞消息告訴妳。」

姬慧芙看著他，硬著心腸冷然道：「舒總裁，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呢。」

舒士俊無奈攤手道：「那是有關墮落星系的巴斯基。」

姬慧芙雙目一寒，微怒道：「又是這沒有羞恥心的改造人。」

巴斯基綽號「墮落大亨」，是富豪榜上排第二位的人，可是卻要比榜首的卡爾夫南更為人所熟知。

此君不但是全聯邦黑社會組織的大頭子，更使他臭名遠揚的是以私人勢力和財力，在遙遠的南赤緯開發了一個雙星系，把其中三顆行星闢作墮落者的樂園，並把各地的不良份子和甘於墮落的男女全吸引到那裡去，把那三顆行星發展為夜夜笙歌，醉生夢死而又極有規模的大城市。

他同時又建立了以違法的「改造戰士」為核心威力龐大的私人軍團，儼如劃地稱王。最可恨者是通過威逼利誘，使聯邦議會始終不能通過對付他的新法案，令他一直逍遙在聯邦政府的法律之外。

現在這三個星球樂園聚居了近一億人口，使姬慧芙更不想輕舉妄動。而實際上，這些樂園雖成為了罪惡之地，亦減輕了聯邦其它地方的罪案。

仰馬星之役後，「墮落大亨」巴斯基覷準聯邦政府暫無餘力對付他之機，更大肆建軍，擴充勢力，開發其它星系，同時宣稱自己是唯一能對抗黑獄軍團的強人，使心虛、膽怯者更紛紛移民到那裡去，亦使墮落者樂園的星系人口驟增至一億五千萬人。使他擁有更多的人才和戰士。

尤可厭者此人聲稱要使姬慧芙成為他的女人，說什麼只要她在他胯下試過一次之後，包保永遠臣服於他的淫威之下。

可怕處是這人並非亂吹牛皮，在他的樂園星系裡，設立了一個研究人類行為的實驗室，專門鑽研人類的本性，找出控制其他人的方法。所以他說姬慧芙會被他征服是並非沒有可能的。

舒士俊氣憤地道：「這無恥的奸賊自仰馬星之役後，便計劃了一個針對主席的秘密行動，要把妳擄到他的罪惡樂園去，主席要小心點。」

姬慧芙愕然道：「你怎會知道的？」

舒士俊道：「巴斯基有一個親信，因偷了他的女人，被他發覺後逃了出來，找上了我。希望能以高代價將巴斯基的秘密賣給我，唉！可惜尚未有第二次接觸機會，這人便被巴斯基派來的改造人殺手幹掉，再沒有形骸留存了。」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黑獄人的出現，使她一直努力壓制著的各種反動勢力都在蠢蠢欲動，若這情況不改善，橫跨近二萬光年的銀河聯邦，將會不戰而潰，重陷此前戰國時代的黑暗世紀去。巴斯基只代表著冰山的一角。

不！她絕不能容許那種情況的出現。

關鍵的人物就是那尚未知生死的火鳥星人，見完尚思雅，她會和聯邦研究院院長夫秀清返回地球喜馬拉雅山的研究院，恭候他的來臨。

那邊的舒士俊想的卻是另一回事，在他的工廠裡，一艘可遠航到銀河系以外星河的超巨型太空船正在建築中，若聯邦軍真抵擋不住黑獄軍團的攻勢，他會不擇手段把眼前動人的尤物帶上飛船，然後逃往宇宙的至深處，只要每晚可摟著她睡覺，嗅著她芳香的身體，其它一切都不重要了。

※※※

在同一個地方，姬慧芙接見了尚思雅。

這著名的蕩女取出了一個金屬的圓球，放在纖掌上，閃爍著不住變化的光點，詭異而美麗。

姬慧芙還是首次見到這東西，眼睛閃過戒備的神色，冷冷道：「這是什麼玩意？」

尚思雅目射奇光，目不轉睛看著金屬小球道：「以妳身上的裝備，我才不信妳覺察不到這寶貝的能量流，這是卡爾的『未來研究院』裡造出來的通訊儀，可以使妳通過反空間的通訊，和任何在十光年距離的人直接對話，主席要試試嗎？」

姬慧芙冷冷道：「妳何時成了卡爾夫南的人，為他辦事辦得這麼落力。」

尚思雅俏臉掠過興奮的艷紅色，美目往她飄來，吃吃笑道：「卡爾是這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我甘心情願服從他，這亦是妳將來的命運，所有女人的命運。」

姬慧芙差點壓不下內心的震駭，尚思雅並非一個普通的女人，而是具有堅定意志，高度智能的女中豪傑，兼且她一向都高高騎在男人頭上，以玩弄男人為樂，若連她亦給卡爾夫南修得貼貼服服，那代表大部分的女人，包括她自己在內，亦有被這奸邪之徒征服的可能，後果確是嚴重之極。

在聯邦成立後五千年多的智能發展裡，女人超越過了男性，成為了聯邦的支柱，紛紛出掌政府的重要位置，自己便是最高領袖。可是若卡爾夫南掌握著征服女人的秘密本領，那女人將由評價被貶為奴隸，而卡爾夫南將成為聯邦的真正統治者。

這就像古玩時代的黑巫術，以可怕的咒語和秘術去駕御與控制其他人，而卡爾夫南則要控制她們這些一向視男人如無物的特別女人。

在她芳心翻起滔天巨浪時，尚思雅收止了蕩笑，道：「卡爾要和妳對話了。」

揚起纖手，圓球緩緩移到沙發外的空間。

「嚓」的一聲，圓球玩魔法似的化作一團彩色繽紛的色光，逐漸凝結成一個合乎比例的人形，然後卡爾夫南仿若真人的立體影像出現在兩女眼前。

他長得非常英俊，唇上留著濃密的小鬍子，高鼻深目，略嫌單薄的嘴唇帶著一絲曖昧的笑意，頭頂高帽，身穿三件頭的深黑灰直條紋禮服，坐在一張華麗的大靠背紅木椅上，嘴上叼著個煙斗，另一手插在外衣裡小背心的口袋處，盯著姬慧芙，似要一口把這美女吞掉。

他的眼神深刻邪惡，令人想起了若有邪魔，必然有對這樣的眼神。

姬慧芙被他穿透性和不懷好意的目光看得渾身不舒服起來。

卡爾夫南悅耳的聲音溫柔地道：「主席妳好，我們有兩年沒有見過面了。妳出落得更是美麗誘人，而我則多收購了二百間與戰爭科技有關的大小公司，為此我們好應該親切地談談心事了。」

姬慧芙感到他邪惡的力量大大增強，直有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力量，收攝心神淡淡道：「我在聽著！」

卡爾夫南微微一笑道：「聯邦政府欠我未來銀行的錢，今年底便到期，但妳和我都清楚知道，為了應付黑獄人，國庫已差點連利息都付不起，更別說還債了。所以我有個提議，假若主席肯到我的未來星共渡一個良宵，所有債項便由我的私人戶口支付，而且事後絕不再纏妳。」

姬慧芙先是無名火起，接著卻又怦然心動；但想起尚思雅的情況，又大覺不妥，俏臉一沉道：「你不覺這種想法很卑鄙嗎？我為了保護你們的生命財產不惜盡心竭力，才陷入這種困難的財政狀況，而你竟想乘人之危，提出這種侮辱女性的要求。」

卡爾夫南哈哈一笑道：「在這什麼都講利益交易的自由社會，任何人都只是一種商品，愈有名氣的人，愈含有商品的特性和價值。」

頓了一頓，眼中異光大起，不懷好意地笑道：「而且……我敬愛的美麗主席，我不但不覺得這是乘人之危的做法，反認為這是我要表示對妳感激的最大禮物。經過了這麼多年，妳已忘記了自己是個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女性，到我身邊來吧！我會讓妳嘗到做女人的快樂滋味。」

接著望向尚思雅道：「不信妳可看看思雅，現在的她是多麼快樂。」

姬慧芙忍不住望了她一眼，只見她神魂顛倒地看著這聯邦最富有的男人，好像世上再沒有任何比他更重要的東西。

勉強壓下波動的情緒，姬慧芙深吸一口氣道：「假若你還肯把你的『未來科技』撥歸聯邦所有，我可以認真考慮你的提議。」

卡爾夫南嘿嘿邪笑道：「這才是我的乖寶貝。就是如此，我連未來科技亦當贈品送了給妳。不過我的耐性只能支持到今年底的還款期。妳若逾期未決，便莫怪我因愛成恨，斷絕對聯邦的所有供應，把妳抵押給我的星球全部私有化，而那是完全合法的，妳亦應知道那後果。」

姬慧芙冷靜地道：「不要威脅我。」

卡爾夫南仰天大笑，接著倏地消失，只有那金屬圓球仍在閃爍著。

姬慧芙恨不得立即派人把他殺死，不過亦知道這擁有著軍團式私人保鏢隊的人，要殺死他實難比登天。心中暗歎，難道真的任他侮辱一晚嗎？

※※※

當巨鯨號利用另一次的能量突變，使船速驟減至零，製造出瞬間的微型反黑洞，轉移到正空間去時，距離太陽系只有二百萬公里，以亞光速迅快飛航。二十四艘護航的戰鬥艦，早恭候在她的現身處。

姍娜麗娃、澤克和瓦登斯由宇宙睡眠裡回復過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到醫療室去看他們的貴客。

入目的情景令他們目瞪口呆，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人仍躺在維生圓罩裡，手足被縛如舊，唯一不同的，就是所有儀器都測出反應，無論心跳、腦電波、脈流等，均與常人無異，一點不同都沒有。還有就是他原本光禿的頭長出了寸許長閃著亮光的黑髮，使他看來順眼多了。

三人臉臉相覷，比進入反空間前他沒有任何反應更使他們震駭。

澤克顫震著的手按在透明罩上，看著裡面的他，發著抖道：「天啊！這是沒有可能的。」

姍娜麗娃按著了和維生罩的通話器，深吸一口氣，壓下波動的情緒，沉聲道：「你聽到我們的說話嗎？」

他的眼皮動了一下，接著緩緩張開眼來，就像明月在烏雲後綻現了出來，深黑像寶石般的眼睛閃著無可比擬的懾人神采，側頭往她望來。

姍娜麗娃芳心劇震，這麼動人的眼神，她還是首次見到，一時腦內空白，沒法移開美麗的秀眸。

瓦登斯終是見慣各種險況的軍人，問道：「你聽得懂我們的說話嗎？」

他嘴唇一動，輕呼出一口氣，有點困難地道：「聽……聽得懂！」

三人駭然一震。

姍娜麗娃迅速平復下來，平靜地道：「請兩位出去一趟，我要獨自和他說話。」

兩人雖不情願，但無可奈何，往自動門走去。

姍娜麗娃凝視著他，頭也不回道：「少將請撥一條保密的獨立通訊線路給我，我要直接和主席通話。」

※※※

領袖一號虛懸在月球基地之上。

飛船上方的透明辦公堂裡，通訊罩剛升離姬慧芙的頭頂。

她目射奇光，看著坐在對面的研究院院長夫秀清，敘述了姍娜麗娃驚人的報告。

夫秀清呆了半晌，道：「他的能力可能遠超我們估計之外。可是為何變化會在反空間的超光速航行的時間發生，沒有人的神經系統能在那種極端的情況下運作的。」

姬慧芙神色凝重之極，緩緩道：「這樣的一個人，我們應怎樣處置他呢？連神經炮都不能對他做成任何損害，既可以模擬我們身體的狀況，更能使所有的儀器都不能對他起任何作用。」

夫秀清美目射出奇怪的神色，輕輕道：「那就要看我們把他視為一個人，還是一隻實驗的白老鼠，假設是後者的話，我有把握可以悉破他的秘密。」

姬慧芙俏臉倏地轉白，好一會後才軟弱地道：「讓我們先和他見上一面，再決定怎樣做好嗎？」

夫秀清道：「看來只好如此，不過最好加強守衛，若讓這樣一個不可測度的人逃到我們的世界中去，真不知會出現什麼後果。」

姬慧芙點了點頭，望往上方透明罩外的星空，心中泛起怪異的感覺，這無邊無際的宇宙，還包含著多少超越人類想像的事呢？

※※※

姍娜麗娃與他深刻堅定的眼睛對視著，勉強收攝心神，道：「你有名字嗎？」

他的眼神倏地幽深下去，靈魂似是由外而內，潛藏到心靈的某一秘處。

姍娜麗娃已是控制情緒的高手，仍禁不住心湖泛起漣漪，暗叫天啊！世間竟有如此動人的眼神和思索的表情。

他堅若磐石的眼睛又燃亮起來，火焰般閃耀著深不可測的智慧和堅毅不拔的意志，以他那能勾魂攝魄、雄渾而充滿磁力的聲音流利地道：「我剛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就叫方衣舟一號，簡稱方舟。」

姍娜麗娃深吸一口氣，勉力對抗著他充滿侵略性的眼神，盡量保持平靜地道：「為何你懂得說我們的語言呢？這是近三千年才發展出來的新語言呀。」

方舟淡淡道：「對不起！我不可以回答這問題。」

姍娜麗娃泛起被傷害了的情緒，忙又克制著，不可對實驗目標投入私人的感情，乃研究院的戒條，一直以來在這方面她都做得很好，為何今次卻似有點力不從心，這人的精神力量真龐大。

好一會後，她才冷靜問道：「為何不肯答我的問題，你不願和我合作嗎？」

方舟神色不見半點波動，深深看著她道：「要我答妳那問題，必須要有報酬。」

姍娜麗娃微微一怔，與他對視了一會。

他的眼神更熾熱了，內中似包容著無窮無盡的愛，對生命的熱戀，熱烈得可把她的靈魂銷融，強猛至可把她的心神吞噬。

她感到有需要移開目光，但卻辦不到，身體泛起一陣興奮曼妙的感覺。

方舟嘴角逸出一絲溫柔，理所當然地道：「那報酬必須是妳，因為現在只有妳才使我感到物有所值。」

姍娜麗娃一震醒了過來，不悅道：「你知否以一個人來作報酬，是不道德的行為。」

方舟又露出那種動人的思索表情，認真地想了想道：「我不可以接受這說法，在我們的火鳥星上，每一個行為都有實際的成效或報酬，沒有足夠的報酬，我不會做任何事。」

姍娜麗娃的腦筋轉了起來，試探地道：「你現在失去了自由，假設我以自由來交換你的合作，你認為是否足夠？」

方舟冷然道：「我不會答妳這問題，只是重複一次，我只要妳。」

姍娜麗娃迅速推斷出他有脫身的能力，否則他不應對這誘人的提議無動於衷。唉！怎辦才好呢？這奇異的人可能不怕任何藥物，但自己縛在腿上利用核反應產生超高熱和放射線的「集光微波激射槍」，可能會嚴重的傷害他，假設他可以走出來，自己應怎辦才好呢？忽地感到在這個人面前，她變得很脆弱，主動並非操在她手裡，反是這個被不文明地鎖在罩內的人。

誰有權力禁制他的自由？巨鯨號此時一陣顫動，速度明顯放緩。

姍娜麗娃鬆了一口氣，終於進入地球的大氣層了，決定的責任將回交到他們英明的主席手裡。

## 第五章 陷身險境

巨鯨號穩定地減速，距離由一千公里下降至二百公里，美麗的藍色星球逐漸擴展到飛船的整個前方。領袖一號則早已到了，虛懸在群峰之上。

護航艦隊散了開來，分內、外兩層嚴密地保護和守衛著四方八面。

太陽落到地平線之下，壯麗的喜馬拉雅高峰仍反映著她金黃的餘暉。

在峰腰一個人工開鑿出來的高原處，環形分佈圈成一個大圓的指揮燈正按照一定的頻率閃耀著，為巨鯨號作出導航的降落指引。

當巨鯨號腹底的導航設備與降落點的系統成功鎖定後，飛船在自動操作下從星空滑翔下去，到了大圓上三公里處凝定不動了片刻，才筆直緩緩下降。

轉眼間，喜馬拉雅山的群峰高過了飛船，升降場上的導航燈亮得刺目，還可見到沿著山壁而建的研究院突出壁外，宏偉古典建築的大圓支柱，和停船坪上嚴陣以待聯邦最精銳的一師特種部隊，姬慧芙的親兵團。

最後飛船像在微波蕩漾中顫震起來，輕輕落到大圓之內。

在深藏於喜馬拉雅山腹研究院內以磁場保密的會議室裡，姍娜麗娃向姬慧芙和夫秀清詳細地報告了整個過程。

姬慧芙聽罷後沉默了一會，眼中射出懾人的光芒，瞧著這美麗的一級院士道︰「剛才妳說到與方舟的談話中，情緒曾起過很大的波動，是否有什麼事不想說出來呢？」

姍娜麗娃吃了一驚，搖頭道︰「我並沒有隱藏任何事實，只是有些可笑的想法，沒有說出來。」

夫秀清不悅道︰「沒有想法是可笑的。」

姍娜麗娃心中一嘆，連她也沒法明白自己的心態，為何要為他隱瞞呢？自己難道想他安然溜掉嗎？

姬慧芙柔聲道︰「這方舟事關重大，院士千萬莫要牽入私人的情緒。」

姍娜麗娃點了點頭，硬著心腸道︰「當他不肯回答我肯否以自由作交換條件時，我有種直覺，就是他有能力隨時可回復自由。」

姬慧芙和夫秀清同時一怔，交換了一個駭然的眼神。

姬慧芙看著姍娜麗娃道︰「院士今次的任務做得非常好，不愧是最傑出的一級院士，我會向聯邦議局提議妳補上副院長的空缺。」

接著正容道︰「由現在開始，妳可以有三個月的假期，我提議妳到彩雲星系度過妳的假期，那處有最好的天氣和沙灘，希望妳可以鬆弛一下。」

姍娜麗娃色變道︰「我不是要參加對方舟的研究計劃嗎？他……」

夫秀清冷冷地截斷她道︰「院士妳已對他動了私人感情，由這刻起，他的事將與妳完全無關，明天正午前，妳必須坐妳的私人飛船到彩雲星系去，這是命令。」

姍娜麗娃神色一黯，垂頭道︰「對不起！明早我立即離去。」

說到這裡，心湖不由浮現出方舟灼熱的眼神。

※※※

方舟躺在那維生圓罩內，原封不動地被運進深藏在喜馬拉雅山內絕密的研究院裡，最後來到一間以合成金屬為壁的大空間裡。

當護運人員退出後，偌大的密室只剩下他一個人，但他卻知道無數對眼睛正對他作著觀察和監視。

他對他們握著的其中一些武器深感戒懼，在這種室內的環境裡，以他的速度也很難避過高速和威力龐大的武器。

直到此刻，仍沒有絲毫逃生的機會。

思感延伸開去，以超越光速的速度瞬那間了解了整個研究院的情況。

就像在巨鯨號上那般，他的思感鑽進了研究院絕密的電子資料庫內，以他從語言機上學來的言語符號，直接巡閱庫內似若汪洋大海的資料，那包括了整個聯邦前後的歷史，政治架構、社會風俗、男女性行為的研究、科技的發展、還有各種理論和資料，多至不勝枚舉。

這些常人千百世都吸收不了的知識，被他以超光速的驚人速度分析、了解和複製入記憶細胞裡。

為了逃生，就像在火鳥星的天崩地裂中，他必須竭盡所能。

資料室雖有重重保密設施，可是卻都攔不住他的思感能力，就像沒有一道從地核噴發出來的火苗能瞞過他那樣。

當有一種能力超過了這層次正空間的上限「光速」時，便沒有任何方法可阻擋這種能力，除非是有磁能場保護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思感能力。

忽然四壁的門都升了起來，數百名如臨大敵的武裝人員蜂擁而入，有些更借助飛行器升到室頂去，武器對準了他。

接著維生罩移動起來，把他送入了一個更難逃生的囚籠去。

※※※

在另一間密室裡。

夫秀清美麗的玉容帶著一絲倦意，指著大螢幕顯現出來仰躺著的方舟道：「澤克醫官的報告很正確，主席請看！」

接著顯現的是經掃描器攝錄方舟體內的各種情狀，例如內部結構、皮膚組織、腦神經的電流和波段等等，最後是那比一般人強烈百倍、充滿動感的生命磁場圖。

夫秀清再按手上的遙控器，方舟重新出現在一個三層的透明重力罩裡，闔著眼睛，靜止不動，像具完全沒有生命的化石。

夫秀清道：「經過我們三十位一級院士和二百多名二級院士三小時的觀察及研究後，終於斷定他是在模擬著姍娜的身體，變化了她的資料後愚弄了我們所有的儀器。」

姬慧芙芳心一顫，這是個怎樣的人呢？怎能做到這超乎想像的事。

夫秀清有點興奮地道︰「還有一個確鑿的證據，支持我這說法，因為我們嘗試以四十七種不同的細菌和過千種的藥物測試他的反應，結果全是負反應。」

姬慧芙點頭道︰「因為他並不知道在這些細菌和藥物進入身體後，會產生什麼情況，所以根本無從模擬。」

夫秀清道︰「正是如此，這方舟智能之高，能力的驚人，只可以用深不可測來形容，可是他仍有一個弱點。」

姬慧芙平靜地道︰「什麼弱點？」

夫秀清又按動遙控器，把他的生命磁場的素描在螢幕上現出來，肅容道︰「經過光學分析，我們終於發現他能力的主要來源，就是火鳥星的太陽，又或任何一個太陽。」

姬慧芙精神大振道︰「天啊！我的好秀清、好院長，這不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夢想嗎？直接由宇宙無處不有的恆星吸收能量進身體內，再轉化作人類的力量。若我們能掌握這宇宙和生命間的大秘密，人類將成為最有力量的生物，征服整個宇宙的夢想亦可成真，那時黑獄人還算是什麼一回事。」

夫秀清也臉現興奮之色，伸手摟著她香肩道︰「我的好主席，現在妳必須下一個關乎到聯邦存亡的決定︰我們先要控制他的神經，摧毀他的能量，才可以對他進行解剖研究，因為麻醉藥對他根本沒有作用，連激光都不能切入他的皮膚內。」

姬慧芙俏臉轉白，沉聲道︰「妳是說必須用『中樞神經注能器』。」

夫秀清表現出完全不投入任何感情的科研態度，冷靜地道︰「這是唯一的方法，我們會把反太陽能的分子分解能由他背椎送進去，逐漸加強，直到把他的神經完全癱瘓，讓深藏的秘密暴露出來。」

再加一句道︰「他定難逃此劫，否則就不會被同樣性質，但力量小得多的神經炮弄暈過去。」

姬慧芙輕輕嘆道︰「可是事後他會變成一個廢人。」

夫秀清平靜地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犧牲一個人，成全整個聯邦國百多億的人口。主席！現在應是妳和他對話的時刻了。」

頓了頓再道︰「注能器已接到他的背椎和後腦枕的神經去，只要妳下一個命令，計劃可以立即進行。」

姬慧芙道︰「妳不和我一道去嗎？」

夫秀清俏臉現出怪異的表情，輕嘆道︰「這人雖算不上美男子，可是渾身卻散發著強烈吸引異性的魅力，我的定力並不比姍娜好多少，精神力又遠不及上妳，還是躲到一旁為妙。別忘記姍娜說他有對可俘虜人心神的眼睛。」

姬慧芙呆了半晌，眼中掠過動人的異彩，點頭道︰「好吧！我單獨去見他，請關掉所有觀察和傳聲系統，我不想有任何人知道我和他見面的過程和談話的內容。」

這回輪到夫秀清猶豫起來。

姬慧芙回復了從容自若，淺笑下搥了她這老朋友一拳臂膀，微嗔道︰「放心吧！即使我被他迷得神魂顛倒，也無法揭起那個連我的領袖一號都扯不動的三層重力罩。」

※※※

方舟躺在一張中間剛好讓他陷了半邊身體下去的金屬床上，感覺著壓緊腦枕和背椎處的金屬棒子，心中首次掠過真正的懼意。

他已完成了對資料庫的搜尋、吸收和消化的過程，所以清楚地知道這兩支金屬棒將可輸入破壞他神經中樞的能量。敵人真厲害，竟這麼快就找到他的弱點。

其次是這困著他的三層重力罩，可以隨時增強至每立方公分一千公斤的驚人壓力，即使他的體能也將在那種重壓下動不了半根指頭，遑論要擊破這堅硬的牢籠逃出去了。

可是他並不氣餒，能量正在他體內運轉著，只要能量有方法與思感完全結合，便或可透出罩外，控制開關。

不過那可能需要數個地球日的時間，敵人肯容許他有這麼長的空閒嗎？

壓力驟減，由每立方公分一百公斤降至十公斤，他回復了呼吸和說話的能力，睜開了眼睛，一把柔和甜美的聲音在罩內響起道︰「唉！我真不想傷害你，方舟可以教我怎麼辦嗎？」

方舟乘機盤膝坐了起來，望往罩外，與罩外瞧著他的美眸一觸，雙方同時一震。

方舟湧起一陣強烈的震撼，心中狂叫︰天啊！這裡竟有如斯動人的美女，火鳥星的女人實在遠遠不及。

她除了擁有能使他泛起性衝動的誘人肉體和花容月貌外，更吸引他的是她的風情，直接把內心微妙的情緒和美麗的心靈形諸於外，化為具體的嬌姿美態。

更要命的是她有一個誘人之極的磁場，當與他的思感接觸時，生出使他魂為之銷的曼妙感覺。

假若能像挑逗火鳥星女人般惹起她最原始的情焰慾火，讓她把生命燃燒至極盡，以愛打開她的心靈和肉體，使她的生命磁場發射出生命的光和熱，那將是生命中無與倫比的經驗。

她比姍娜麗娃更令他動心和興奮。

在經歷了火鳥星五千多年艱苦乾枯的歲月後，現在他最需要的就是異性的伴侶和自由自主、無所拘束的生活，可恨現在兩者都不具備。

另一方面，聯邦國最高領袖姬慧芙在接觸到他的眼神時，芳心亦升起奇異無比的感覺。

正如夫秀清所說，以聯邦國的標準來說，他絕算不上是俊郎君，輪廓粗野，皮膚黑硬，但正是如此，使他有種聯邦國的美男沒有的狂野和別樹一幟的特質，充滿了男兒的豪邁氣概。

尤其配上那對魔異般深邃無盡的眼神，對她來說，實比任何美男子更好看，更有神采和魅力。

而且那種吸引力還是充滿性的暗示和原始的挑逗性。

一向清冷如止水、輕蔑男女情慾的她也感到有點吃不消。

事情尚未至此而止，當他定神瞧了她一會後，眼神變化起來，清楚地傳來一種她從未由其他男人感受過熾熱的愛，像一片熊熊的烈火般燃燒著她一向漠視感情、事事以效率為先的清冷心靈。

這並非說她像姍娜麗娃般被引發了情火，而只是因他生出了這麼一種使她既驚懼又感動的動人感受。

她很想移開眼神，卻知假若如此做了，等若怕了他的精神力量。深吸一口氣後，回復了平時的恬靜寧洽，柔聲道︰「方舟，你高興嗎？我們已把你帶回久別了的故土，在這裡有清新的空氣、壯麗的山川、美麗的海洋和湖泊、綠草如茵的草原。」

接著微笑道︰「我叫姬慧芙。」

聽著她出谷黃鶯般的溫馨軟語，方舟如沐春風，恨不得立即把她像火鳥星女人般擁入懷裡。他一生面對著的就是死亡和毀滅，份外感受到生命的珍貴。目下眼前這至美、至善，代表著生命延續的絕世佳麗，令他怎能不生出渴望和慾求。在火鳥星上，女人就是生命壯大和延續的象徵，可惜她們都逐一在他眼前玉殞香消。

為何生命要把他們擺在對立的位置？他絕不容許任何人剝奪他的自主和自由，就算是死亡，也要由自己去選擇那方式。

姬慧芙心中一顫叫道︰天啊！為何他的眼神變得如此傷感、憂鬱，自己是否真忍心為了大局毀了他呢？

她的慧質蘭心，比一般人超越了不知多少倍的智能，使她清楚確實感到他對自己坦白直接的深愛，而且愛得那麼深沉。

他的心靈是如此深廣和開放，在愛的底下隱藏著更多的愛，而更多的愛下又隱藏著愛，完全沒有止境。

這是她在悠長的生命裡從未遇過的衝擊和震撼，舒士俊的愛比起他來全搔不著癢處。

忽然間她徹底明白了姍娜麗娃的感受。

她心中暗嘆，勉力把私人的感受撇開，語氣轉冷道︰「方舟，你為何不答我的問題，你若不喜歡和我說話，我便走吧！」

方舟充滿陽剛磁性的聲音響起道︰「唉！為何妳要把我困在這裡，又要以厲害的儀器對付和傷害我，外面的世界無論如何美麗，與我這囚犯有什麼關係呢？」

聽到他肯和自己說話，姬慧芙無端欣悅起來，甜甜一笑道︰「你若肯和我們合作，整個宇宙你都可以享有的。」

方舟呆看著她那迷人的笑容，當她笑時，她的生命磁場倏地加強，把他捲了進去，使他的身心都泛起動人之極的感覺。

姬慧芙被他看得破天荒第一次俏臉泛紅，更是嬌艷奪目，使方舟生出無與倫比的感受。

兩人呆看了一會，終由姬慧芙收拾情懷，平靜地道︰「肯和我們合作嗎？」

方舟點頭道︰「若有足夠的報酬，當然肯合作。」

姬慧芙湧起一股不能解釋的怒火，登時把他的魅力抵消了大半，臉寒如霜怒道︰「除非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否則根本沒有資格和我談條件。」

方舟對她的怒火大感興趣，那是另一種動人的美態，首次微微一笑，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就像明月破雲而出般引人，不慍不火道︰「誰給你們權力把我囚起來，在你們的法律裡，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即使政府都不能隨便處置一個人。」

姬慧芙對他洞悉一切的知識再不感奇怪，但聽到他這麼說，怒火卻消退了，輕嘆一聲，臉上露出矛盾和無奈的神色，幽幽道︰「我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和你爭辯，因為大家的立場太不同了。方舟，假若我請求你和我們合作，把自己開放給我們的儀器，你會怎樣說呢？」

方舟以他火鳥星人的想法道︰「在我們的火鳥星上，從沒有不勞而獲這回事，若要我合作，必須要有足夠的報酬，就是這樣。」

姬慧芙想起他曾要姍娜麗娃像貨物般作他的報酬，再次湧起怒火恨意，渾忘了自己很少會有這種波動的情緒，憤然道︰「你和那些只求功利的人有什麼分別呢？剛才便有一個叫卡爾夫南的邪惡之徒，向我要求陪他一晚。告訴我，你和他有什麼分別？」

說罷後自己亦感莫明其妙，為何會向他透露這事呢？

方舟半點羞愧之色都沒有，昂然道︰「我並不想思索這問題，只希望能得到妳和姍娜麗娃，當然事後我還要得到自由。」

姬慧芙再忍不住怒火，暗叫你的胃口真大！喝道︰「閉嘴！到現在我才認識清楚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再問一次，你肯不肯無條件地與我們合作？」

方舟沒有作聲，但堅定的眼神，卻射出絕不屈服的神色。

姬慧芙完全平靜下來，淡淡道︰「這是你的選擇，希望你不會後悔求饒。」言罷轉身走了出去。

罩內的壓力逐漸增強，凹陷處生出強大的吸力，把方舟扯得躺了下去。

同一時間，令他非常難過的能量，由背椎神經輸進他體內去。

## 第六章 奔赴星空

或者姬慧芙以為他是不折不扣的蠢蛋傻瓜，死到臨頭還想艷福、自由兼收。但他卻知道實情是另一回事。

對火鳥星人來說，沒有事情比生存更重要，然後才輪到自由和女人。

他是因為想到了脫身的方法，才拒絕了姬慧芙，否則早屈服了。

為了生存，他可以做任何事。

強烈的太陽能分子分解流緩慢卻肯定地由脊椎注進了他的神經裡。

事實上那只是包含著無數負微電子和質子的集束，可是卻能引起他中樞神經內所含有的高溫等離子、氫原子和氦原子產生連鎖性的衰變，瓦解他能量的磁場。

對這他早有經驗，那是當他被神經炮擊中時，他曾首次失去了移動的能力。

那種分子衰變是非常狂暴的，可波及他神經的其它分子，使他遭到永不能復元的損害。

換了在平時，他絕無可能抵受這種集束對他的衝擊，可是他今次是有備而戰。當他與心中的女神姬慧芙談話時，暗中卻改變能量分子裡的微觀結構，變成另外一種分子組織，而當集束衝擊他神經內那能量子的世界時，恰好將它們重新變回太陽能。這是因為一切物質變化，都是原子間結構的變化和轉移而來。

這道理看似簡單，但若非他具超人的能力，根本連最精密先進的儀器亦難以辦到。

那等若能任意改變物質。

他仍不能改變外在的物質，但卻可以改變身體內能量的微架構。

他臉上裝出痛苦的神色，其實卻是靜待能量完全化回為太陽能。

在隔鄰的實驗室內，二百多名一級和二級院士，都像姬慧芙和夫秀清般凝神看著巨型螢幕上傳映著方舟的臉部特寫。

姬慧芙俏臉上沒有半點血色，緊咬著下唇，纖手緊握在一起，強壓著要阻止這行動的衝動。

夫秀清同情地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姬慧芙忽地痛恨自己的身份和責任，若她不是最高領袖，就不用下這個命令了。

就在此時，整個實驗室陷進絕對的黑暗裡。

當所有能量差點全化回太陽能，而再不行動就會產生真正的衰變時，方舟的能量隨著他的思感，通過集束流輸入的通道，溢出重力罩之外，鑽入了研究院全自動的控制中心去，切斷了大部分地方的能量供應，同時消除了重力罩的能量，掀開了蓋子，升起內外所有有力場設備的大門。

逃走的時間終於到了。

黑暗完全影響不了他，但卻可把敵人的反擊癱瘓。

※※※

研究院內黑暗無光，但外面的世界卻是陽光普照的白晝。

離開研究院二十里外的一級院士宿舍旁的升降坪上，泊著一艘長約五十米的小型飛船，銀白的船身在陽光下閃閃生輝。

心情重若鉛墜的姍娜麗娃，提著行李，來到飛船的入口處，失落的眼神瞧往聳插雲端的額菲爾士峰。

院士宿舍靜悄悄的，所有人都奉召到了研究院內，對付方舟。

唉！自己為何這麼沒有用，昨夜整晚難以入寐，心中只有他那對令人心顫的眼神。

假若可以的話，自己會放他走嗎？

她真的不知道！

正要步入飛船內時，眼角人影一閃。

姍娜麗娃駭然望去，全身劇震，不能置信看著赤身裸體的方舟。

警報聲隱隱從研究院那邊傳來。

幾乎想也不想，她迅快拔出了配槍，瞄準了他。

方舟愕然停了一停，舉步往她走來。

姍娜麗娃的行李掉在地上，尖叫道：「不要動！」

方舟不理她的警告，直迫過來，一手拿掉她的手槍，順手挽起行李，另一手摟緊她的纖腰，輕鬆地以有力的臂彎半挾著她走進了飛船內。

同一時間飛船所有儀器運作起來，升降梯縮入船腹，進口封閉，飛船往上升去。

對方舟這曾盡窺研究院內所有飛船資料的人來說，這實在是輕而易舉。

※※※

聯邦軍的飛行戰車佈滿天空，配備飛行器的精銳部隊把方圓百里之內的地區完全封鎖。

自研究院在此建立後，附近的住民都被遷往山區之外，所以在這裡出入的人，均被聯邦政府把微型證件植入體內，否則就會惹起空中自動偵測衛星的反應，像方舟這樣沒有證件的外人，絕沒有可能逃出去的。

氣得俏臉煞白，但又暗中鬆了一口氣的姬慧芙，正與夫秀清坐在設於一艘巡航飛船上的臨時指揮部內，難以置信地接收著若雪片般飛來，但都徒勞無功的電訊報告。

夫秀清靈機一觸，起身走了開去，查詢一番後回來道：「主席！今早離開這裡的只有姍娜的飛船，時間剛好是方舟逃出研究院十五分鐘後的事。」

姬慧芙俏臉轉寒，秀眸射出前所未有的凌厲光芒，以冰雪般的聲音道：「立即聯絡姍娜的飛船。」

夫秀清從未見過她這種神態，微微一怔道：「試過了！她關掉了所有通訊設備。」

姬慧芙霍地站了起來，狠狠道：「這叛徒！」

又傳令道：「立即通知所有太空站，我要動員每一個戰鬥單位，把她的飛船逮著。」

傳訊忙把命令發出。

姬慧芙望向夫秀清冷冷道：「我要回到領袖一號，看她那艘落後的小船，能飛到哪裡去。」

夫秀清來到她旁，輕輕挽著她的臂彎低聲道：「慧芙！妳嫉妒了。」

※※※

小飛船轉瞬攀上了每秒十一點二十三公里的逃逸速度，脫離了地球引力的控制，衝破了大氣層，往虛廣的天空奔去。

沖壓噴射器向後方傾瀉出一股股帶電的氣流，產生出一種幾乎聽不見，好像來自遠方的呼嘯聲。

船窗兩側有濾光設備的舷窗暗淡下來，把強烈的日光隔減至可接受的程度。

方舟和姍娜麗娃對坐固定在艙板的一組沙發處，默然無語。

姍娜麗娃垂下螓首，芳心亂成一片。

應該怎辦才好呢？難道真的為了這奇異的男子背叛她一直對之忠心耿耿的聯邦嗎？自己是否真的愛上了他呢？

方舟則全神把思感無限地延伸開去，偵察敵蹤。同時把由太陽處借來的能量，加入飛船的離子反應堆去，倍數計地增強飛船的動力。

這是非常吃力的事，使他無暇分神去安慰那心亂如麻、六神無主的心愛人兒。小飛船不住增速，很快達到了亞次光速。

飛船顫抖起來。

方舟歎了一口氣，停止了增速，否則飛船的金屬架構會因變化太急速則疲勞分解，若要達至光速再進入反空間的超光速，最少還須十個小時的逐步遞增。

過了土星的軌道後，飛船逐漸穩定，太陽光明顯地減弱下來。

方舟擬定了航線後，啟動了自動導航系統，使飛船朝著外太空飛去，所有這些全由他的思感能在瞬那間輕易完成。

滿意地歎了一口氣後，他來到這美麗的女院士旁，偎著她坐了下去。

姍娜麗娃移了開去，尖叫道：「不要碰我！」

方舟仍是那赤身裸體的怪樣兒，柔聲道：「小甜心，過來吧！」

姍娜麗娃縱使在極大的矛盾和徬徨裡，仍不禁愕然道：「你叫我什麼？」

方舟有點尷尬地道：「叫錯了嗎？我把研究院內資料庫所有小說全看遍了，才明白你們的世界這麼複雜，不過最有用的還是愛情小說，我把其中的女人歸納作一百二十類，使我能深入地瞭解你們。」

接著歎了一口氣，有著無比感染力的眼神射出嚮往的神色，油然道：「原來人類的情緒可以這麼多采多姿，這麼複雜，若換了以前的我，早和妳交配了。」

姍娜麗娃失聲道：「交配？你可否用個較有文化的詞語。」

方舟一呆道：「妳覺得『做愛』好聽點嗎？但怎及『交配』生動直接和傳神。」

姍娜麗娃霞燒玉頰，橫了他一眼道：「你真的把資料庫的小說全看過嗎？這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那處最少儲藏了三千萬種不同類型的長短篇小說，一晚功夫可以看多少？你用什麼方法去取資料呢？」

方舟道：「庫內的資料都是模仿人類的記憶細胞儲存的，所以只要我把思感鑽入那些電子細胞裡，便可以像記憶般看到裡面的東西。儲存文學小說的單位只佔了二萬多個，我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它們在腦內複製出來。像你們的語言機那樣。」

姍娜麗娃聽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懂得道：「難道你已把整個資料庫複製在你的腦子裡去了？」

方舟眼中射出興奮的神色，道：「就是這樣，我在努力學習你們的一切，包括你們對這宇宙的看法，怎樣去表達情緒，怎樣去享受男女間的愛情，真是精彩極了。」

好奇心蓋過了徬徨，姍娜麗娃波動的心情穩定下來，想起了無數的問題，一時間反而不知問他哪項才好。

方舟眼中湧出無盡的深情，柔聲道：「小甜心，讓我們找個環境優美的星球，在那裡好好享受愛情的生活，我會改變妳體內不能受孕的結構，讓妳像火鳥星的女人般懷孕生子，好嗎？」

姍娜麗娃被他的目光牢牢吸著，全身泛起性的興奮，差點立即應允，可是想起了冷酷的現實，又愁意滿懷，白了他一眼道：「這只是做夢吧，我可保證有關我們的資料很快會傳遍了每一個可居住的殖民星系，只要我們進入那些星球的防磁場，立會給人發覺，所以能逃到哪裡去呢？而且這艘飛船有聯邦政府的烙印，對聯邦的星際偵察網來說就像在黑夜的曠野點亮了燈那麼明顯矚目，除非我們能逃出銀河系，否則遲早給追上。」

方舟思索起來，眼中閃動著引人之極和深不可測的智慧光芒。姍娜麗娃發覺自己完全無法把目光由他赤裸雄偉的身體移往別處去，但想起無論如何，最後終要被拆散，而自己則變成了叛國的罪犯，黯然神傷道：「況且我怎能那麼自私，坐看黑獄人把我的同胞殺戮和勞役，不如我們可以自首吧！我會盡一切能力保護你。只要你肯合作，很多事都是可以商量的。」

方舟苦笑起來，似若有什麼難言之隱。

姍娜麗娃把嬌軀移近一點，柔情似水地道：「隨我可以吧！你若要報酬，我便把身體給你，好嗎？算人家求你吧。」

此時飛船越過了太陽系最外圍的冥王星軌道，飛進虛廣無盡的外空去。

舷窗暗黑下來，亮起了數之不盡的星光。

方舟歎了一口氣，伸手抓著她的香肩，溫柔地把她擁入懷裡。

姍娜麗娃雖不自禁地想到這或者是他由愛情小說學來對付女人的手段，仍感一陣顫慄，毅然投入他懷抱，摟緊他粗壯的腰肢，撫上他充溢著爆炸性力量的背肌，壓制了近千年的男女之情，熊熊燒起。

方舟感覺著她灼熱的體內那璀璨動人的生命磁場，正激起了火花般的性慾電能，舒服得低吟一聲，嘴唇吻在她玉頸後的嫩滑處，柔聲道：「就算我肯合作亦不會有用處，因為我的身體和遺傳因子，和你們實際上分別不大，無論我如何願意讓他們檢查，最終他們仍將一無所得，最糟是還以為我在騙他們，囚起來或設法令我變成白癡，好把我切片來研究，那就慘啦！」

姍娜麗娃被他帶著強烈奇異電流的大嘴吻得全身麻癢酥軟，嬌喘著勉力推開了他少許，奇道：「怎麼有可能呢？那你超乎人類百萬倍的能力從哪裡來的？」

方舟眼中射出崇慕之色，緩緩道：「那是由火鳥星上一個叫溶池的生物處得來的。她教曉了我很多東西，使我把人類的潛能完全發揮出來。可是這種能力卻是不能轉移的，即使把我的細胞逐個取出來研究，最終亦一無所得。因為那是一種純精神的能量體，對我來說雖是實質的東西，對別人來說卻是虛無飄渺的經驗產物。所以你若想我自投死路，便勸我可以吧！」

姍娜麗娃聽得呆了起來，正要追問溶池的事，方舟雙目寒光一閃道：「他們追蹤系統找到我們了。」

※※※

美麗的星圖展現在領袖一號戰略室一端的巨大螢幕上。

正中處有一點紅芒不往閃耀著。

首席軍機秘書諾歷、總參謀長白樹將軍、第一師團的正副指揮官雷坡武大將和艾妮少將分立在一身軍服、威風凜凜的姬慧芙身旁，一起凝視著那閃跳的紅芒。

緊身的軍服把姬慧芙美好的線條更襯托得令人目眩，尤其那對比旁邊副指揮艾妮更修長的美腿，更使她有若鶴立雞群，把這些俊男美女全比下去。

總參謀長白樹外型非常文秀，冷靜從容，是典型運籌帷幄的書生型軍人；指揮雷坡武卻像座石山般傲岸魁梧，一派無畏的硬漢本色，在仰馬星之役裡，他是唯一擊落對方三艘戰艦的人，軍功顯赫，號稱聯邦第一猛將，對姬慧芙忠心耿耿，誓死效命。

他在眾人裡已是最高的了，足有二點二米，可是仍比身長玉立、玲瓏豐滿的姬慧芙矮了少許，可見她是如何出眾。

總參謀長白樹道：「現在姍娜的『明月號』距離我們有八十萬公里，朝著天狼雙星的方向飛去，但當然他們的目的地應不是在那裡。」

雷坡武皺眉道：「真難相信明月號為何可這麼快達到亞次光速，不過以我們現在的亞光速，可在一小時內趕上他們。」

帶著男兒陽剛之氣，亦不失女性明媚之美的艾妮接口道：「那時我們可以利用船上的遙感裝置，鎖著『明月號』的控制系統，又或以冷凝液，封閉她尾巴的動力噴射門，還不將他們手到擒來。」

姬慧芙回復了一向的恬適清寧，搖頭道：「可惜我們要對付的卻是一個可能比黑獄人還要厲害百倍的敵人，天才曉得他還有什麼驚人本領。」

倏地眾人一起驚呼起來。

閃耀著的紅點消失了，他們竟然失去了「明月號」的影蹤。

姬慧芙秀目一寒，冷哼道：「好傢伙，竟可以干擾我們的射電通訊網，立即以她消失處為座標，我才不信他能在等微子望遠鏡下把飛船藏起來。」

芳心竟掠過一陣興奮，就像和情郎玩遊戲那般趣味盎然。

※※※

姍娜麗娃和方舟分別坐在駕駛椅內，看著船頭正視野舷窗外迷人的星空，感受著飛船無與倫比的衝刺力。

太空是如此寧洽安詳，令人一點想像不到戰爭和沒有意義的爭霸殺戮。

方舟操縱著駕駛儀器，看他興奮的樣子，便若小孩得到了心愛的玩具。

姍娜麗娃的俏目泛起母親寵愛兒子的慈和神色，抿嘴一笑，離開了座位，回來時手上拿著一套銀白色衣褲相連的太空衣，命令道：「給我穿上它，裸著身體成何體統。」

方舟愕然道：「那怎會是舒服的一回事？」

姍娜麗娃把太空衣擲在他頭上，又好氣又好笑道：「你不穿衣服的話人家就不睬你了。」

方舟嚇得站了起來，苦著臉檢視太空衣，一副不知如何穿著的樣子，又偷眼看她，試探著道：「有沒有報酬？」

姍娜麗娃俏臉一紅，把他拉到椅後的空間，為他穿上衣服，柔聲道：「見你這麼乖，送你一個吻吧！」

方舟大喜道：「妳可要教我。」

姍娜麗娃暗叫冤孽，羞喜交集下為這男子穿上他生平的第一件衣服。

當她退開兩步，再定睛一看時，俏目立時亮了起來，移不開目光。

他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卓傲不凡，在粗野中注進了文明的氣質，那種氣度絕對與聯邦的美男子迥然相異，卻又是別樹一格，帶著驚心動魄的陽剛魅力，那種性感是她從未見過的。

方舟亦目射奇光，看著她道：「小甜心！妳現在起了強烈的性衝動，原來遮遮掩掩反而更能挑引妳。」

姍娜麗娃大窘，羞紅過耳，撲入他懷裡，纖長的玉手摟上他粗糙的脖子，嫩膚和粗膚接觸使她更是慾火狂升。

方舟終是曾看過所有愛情小說的人，雖說空有理論尚無實踐機會，仍及時吻了下去，封著她鮮艷的紅唇。

他那肉眼看不見的生命磁場，捲纏過來，把她完全包裹，刺激著她的磁場，生命立時攀上最濃烈的峰巔。

姍娜麗娃心神俱醉。

她並非從未試過愛情和肉慾的滋味，那是成為院士前的久遠舊事了。開始時自然是樂此不疲，可是經歷了以百計的年月和不同的對手後，她逐漸生出厭倦，感到那只是一種原始和本能的情緒，並不能使她的心靈得到滿足，尤其隨男女相戀而來的負面情緒，例如佔有、縱情、嫉妒、純肉體剎那的快感、事後的孤獨，終使她捨棄了男女肉慾的追求，轉把心神轉移到對宇宙的研悟上。

可是在這一刻，她卻得到了自出生以來從未試過的歡樂、滿足和精神的擴展。那種感覺是永恆不衰的。

方舟龐大無匹、近乎暴力的愛，洪水般把她的精神和肉體捲進了狂野的愛流裡。她整個人在燃燒著，體內所有分泌不受控制地流遍全身，情緒激烈得使她恨不得融入對方體內，而感覺上確又真是與他渾融無間，那是種強烈而沒有止境的情緒，最使她感動的，是在這愛的風暴裡，核心處卻是出奇的安寧酣適，就像舷窗外壯闊的星空。

她再不感到孤獨。

她失去了所有矜持和顧慮，嬌狂地在他懷裡扭動喘息，用盡一切的心神回應著他粗暴的熱吻，還嫌他不夠粗暴。

方舟的手開始按動能使她在外空活動自如的緊身壓力循環衣的按鈕，為她寬衣解帶。

她心甘情願地盡量予他方便，當她羊脂白玉的動人胴體，完全呈現在對方眼下時，方舟停止了動作，道：「敵人又發現了我們，今次離我們只有五萬里。」

姍娜麗娃不顧一切地道：「不要理他們，做愛也好，交配也好，我要你！」

方舟一把扯掉太空衣，笑道：「放心吧！我可以同時應付兩方面的大戰。」

## 第七章 黑獄軍團

領袖一號尾巴的推進器噴出一道耀目的白光，速度驟增，瞬間縮短了與明月號的距離，變成銜尾的追逐。

四十艘護航戰鬥艦散了開來，像一片網般往明月號撒去，團團在上下四方把明月號圍著。

近距離的等量子揚聲器，把聲波化成量子，穿過明月號的船身，再在船內復原為音波，響起道：「這是聯邦政府的命令！立即停航！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方舟這時正和姍娜麗娃抵死纏綿，不可開交之時。他那積蓄了近三千年的情火慾焰，長江、大河般灌往這陷於半瘋狂狀態的美女的肉體、心靈和磁場去。

聞言不但繼續著這愛的激戰，還把思感能延伸出去。

驀地方舟全身劇震，原來思感能撞上敵艦的保護磁力外罩時，給彈了回來。

方舟暗呼厲害。知道不能影響對方飛船內部的控制，轉而把能量輸入船身裡，進行另一個逃生計劃。

他懷裡的美人兒俏目緊閉，全身皮膚泛起嬌艷的鮮紅色，在男女之戀的極樂裡迷失了神智。對方舟以外的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知竭盡全身力量獻上和取得他的愛。

艙內今次傳來姬慧芙憤怒的聲音嬌叱道：「方舟！你們在幹什麼？」

方舟知道等量子流同時把船艙中的聲音送回姬慧芙的巨艦上，喘著氣道：「妳說我們在幹什麼呢？豈非明知故問嗎。」

姬慧芙怒哼道：「你們這對不知羞恥的狗男女，還不給我停下來。」

方舟哈哈笑道：「若妳是我的小甜心，肯在這時刻叫我停下來嗎？」

※※※

領袖一號的姬慧芙氣得嬌軀發顫，俏臉煞白，恨不得把他們兩人撕成碎片。

四名手下都奇怪地偷看她，訝異這一向冷靜過人的領袖竟如此動氣。

姬慧芙深吸了一口氣，情緒平復了少許，狠狠道：「方舟你聽著，若不立即停航，我便對你不客氣，你那小船根本抵受不住任何攻擊。」

方舟的聲音由等量傳音儀處回應道：「蜜糖兒小甜心！妳捨得傷害我嗎？」

姬慧芙的情緒又波動起來，喝道：「閉嘴！誰是你的小甜心！」

同時心中奇怪，為何方舟說話的語氣變得像個玩世不恭的浪子，辭彙又豐富了許多，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諾歷等見至高無上的領袖受辱，都臉現怒容。

艾妮寒聲道：「主席！不要讓他嚼舌頭了，下令進攻吧！」

姬慧芙死命壓下波蕩的情緒，點頭道：「好吧！記得不可損傷船身。」

總參謀長白樹忽地叫道：「不妥！」

眾人駭然往螢幕上的飛船望去，只見船身轉白，發出耀目的強光，然後在眾人目瞪口呆下，消失得無影無蹤。

雷坡武大將不能相信地叫起來道：「這是沒有可能的，尚未達到光速，怎可以進入反空間去？」

艾妮臉上血色退盡，失聲道：「沒有維生箱的保護，他們會被分解作分子，灰飛煙滅，何況他們還正在幹……唔！」

俏臉一紅，偷看了雙目閃著異彩的姬慧芙一眼。

諾歷歎了一口氣道：「沒有儀器能夠追蹤反空間內的物體，唉！就這麼眼睜睜看著他們逃脫或毀滅了。」

姬慧芙心中亦不知是何滋味，倘有人說若她肯跪地懇求，方舟便會乖乖地回來跟她走，說不定她真會跪下來。

目睹了方舟神跡般的超能力和層出不窮的詭變後，她愈發認識到方舟對銀河聯邦的重要性，甚或乎對自己的重要性。

她恨死他了，但又怕他真的死了！

※※※

明月號在三百光年的遠處由反空間跳回來，一切重歸正常。

姍娜麗娃從宇宙睡眠中甦醒過來，並且明白在進入反空間後，是方舟以他的能量保護著她，並及時送了她到僅容一人的維生箱去。

自動系統把維生箱蓋打了開來。

姍娜麗娃赤裸地坐了起來，身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暢滿足，說不盡的柔情蜜意，第一句話就是：「方舟！」

船艙空蕩蕩不見任何人影。

姍娜麗娃大吃一驚，爬了起來。

一聲呻吟自身下響起，只見方舟挨著維生箱坐在地上，臉色蒼白，兩目無神，似若虛脫。

姍娜麗娃一聲驚呼，爬出箱外，摟著這使她不能自拔的男子道：「怎樣了！不要嚇人家啊！」

方舟嘴角溢出一絲笑意，撫著她黃金般的短髮，有氣無力地道：「媽的！正反空間的轉移，差點耗盡了我的能量。來！看看我們是否來對了地方。」

姍娜麗娃看他沒事，才放下心事，扶著他站了起來，到駕駛台前坐下。

方舟閉目養神時，姍娜麗娃啟動了星際導航設備，不片晌驚叫道：「天呀！這裡離開墮落者樂園星系只有五光年。你怎可把船弄到這麼可怕的地方來。」

方舟道：「那就對了，銀河系唯一可以收容我們的地方，就是這罪惡樂園，當我閱看研究院的資料時，便想到這點。」

姍娜麗娃俏臉轉白，道：「你好像不明白那是個多麼藏污納垢的星系。」

方舟笑道：「有我保護妳，怕什麼呢？不如讓我們開所妓院，妳做老闆娘，我做打手，包保客似雲來。」

姍娜麗娃嬌嗔地橫他一眼，嘟著美麗的小嘴道：「你看得太多那些小說，變得愈來愈油嘴滑舌了。」

然後情不自禁偎入他懷裡，嬌嗲地道：「方舟！我愛你，願意為你做任何事。」

方舟深情地撫著她赤裸的香背道：「我也願意為妳做任何事！噢！給我幾滴水好嗎？」

水和陽光，就是他能量的來源，現在正是他急需補充的時候。

兩人離開了駕駛台，到沙發坐下，姍娜麗娃拿了兩個長方形的小盒子來，笑道：「水滴就沒有了，試試這些注射太空餐吧！包保可供給你很多天的足夠水分。」

方舟色瞇瞇地打量著她神物般美麗的赤裸胴體，打趣道：「小姐，妳終於發現了不穿衣服的好處了。」

姍娜麗娃白他一眼道：「再笑人家，我便穿回衣服，讓你的壞眼睛什麼都看不到。」

方舟笑道：「只看妳天使般的美麗臉孔，再加上點聯想力，便可滿足我的眼睛了。」

姍娜麗娃甜甜睨了他一眼，佯嗔道：「請問這是由哪本小說學來哄女孩的說話呢？」

打開了其中一個盒子，取出一個圓筒，裡面盛著綠晶晶的液態氣體。

方舟把手伸了出來，遞到她身前道：「好像是叫什麼《花心大少》。」

姍娜麗娃忍不住噗哧笑了出來，把圓筒的一頭按到他掌心處，按動鈕子，「啪」的一聲，液態氣太空營養餐送進了他體內去。

方舟閉上眼睛，把營養餐吸收過去，轉化作能量，登時好過了很多，但若要回復先前的水平，恐怕非有一段時間不行。

睜開眼來時，姍娜麗娃已早為自己注射了營養餐，正柔情似水地凝看著他。

方舟微笑道：「妳這美麗的報酬真的是精彩絕倫，使我整個人都鬆弛了。」

姍娜麗娃赧然垂首道：「我也得到很大回報，最滿意的回報。」

言罷甜甜的偷笑著。

「嘟！」

自動偵察系統的警告燈亮了起來，表示有不明物體進入了六十萬公里的近距離。

兩人現時色變，方舟的能量所餘無幾，再沒法避入反空間去，假若逃又逃不掉，怎樣辦才好呢？

飛船懸浮空中，動力停了下來。

兩人目瞪口呆看著雷達螢幕上無數閃亮的光點，每點代表著一艘飛船，至少有二百艘之多。

方舟的能量雖所餘無幾，思感的能力卻沒有影響，以驚人的速度瞬那間到了五十五萬公里外的遙遠處，動容道：「不是你們的艦隊，那些船身不住變著色。」

姍娜麗娃駭然道：「是黑獄軍團的艦隊，她們來這裡幹什麼？」

方舟把僅餘的能量挪用了小部分，注往飛船外殼處，形成一個可吸收任何偵察訊號的電子網罩，使敵艦失去明月號的蹤跡，早前他就是以這方法瞞過聯邦軍的偵查，同時道：「最接近的殖民星在哪裡？噢！是了！定是離這裡七十五光年的素女星系，那裡有兩個可居星和三個有豐富天然氮氣和氦子流的採礦星，他們真懂得選擇。」

姍娜麗娃俏臉鐵青起來，顫聲道：「黑獄人真狡猾，竟繞了個大圈，由銀河外的虛空潛到這一邊來，瞞過了邊防的所有太空偵察站，難怪一直沒有他們的影跡，不！我定要向聯邦發出警報。」

纖指在駕駛台上按動了一連串密碼。

方舟知道她要發動能在反空間傳遞的緊急求救系統，沒有作聲阻止。

當姍娜麗娃要按下發射掣時，別過頭來淒然看了他一眼後，才咬牙按下去。

整艘飛船劇震了一下，尾舷窗電火一閃，緊急訊號發了出去，將可在四個地球天內傳達到素女星系外的防禦太空站。

方舟啟動飛船，全速往墮落者樂園星系飛去。

姍娜麗娃移了過來，偎入他懷裡，軟弱地道：「為何你不阻止我，這行動必然瞞不過黑獄軍團的偵察系統。」

方舟深情道：「別忘記我說過肯為妳做任何事。」

攔腰抱起了她，朝維生箱走去。

姍娜麗娃感動地道：「方舟啊！真個要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方舟笑道：「妳不用死！我也不用死！」

姍娜麗娃愕然道：「黑獄人肯放過我們嗎？」

方舟搖頭道：「當然不是。他們派的戰船正往我們追來，半小時後便會趕上這艘船。」

說罷把她赤裸的嬌軀放入維生箱裡，啟動裝置，擬定好自動導航逃生系統的目的地。

姍娜麗娃掙扎道：「你幹什麼？」

一股柔和的能量由方舟的手輸入她神經裡，瓦解了她的反抗，無力地看著方舟把她接到宇宙睡眠的裝備去。

啟動了裝置後，方舟湊下頭來，熱烈地吻著她的香肩道：「幾天後妳便會到達素女星系，我將掩護妳，使黑獄人不能在妳進入反空間前攔截妳。放心吧！我是不會死的，什麼環境還會比火鳥星更惡劣？信任妳的男人，好好活著，我們自會有再見之日。」

在姍娜麗娃被情淚模糊了的秀眸的注視下，方舟消失在箱蓋之外。

方舟看著維生箱被送出升起了的動力門後，到了艙母發射口處。

他把部分能量送入維生箱去，好使黑獄人以為維生箱只是一小塊沒有生命的小殞石，然後按上了發射系統。

「轟」的一聲，船身搖晃起來。

維生箱以接近光速的高速，由船尾的噴射門彈了出去，瞬即遠去。

方舟悠閒地穿上太空衣，戴上護罩，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看著舷窗外像離巢螫人的黑蜂般飛來、不住與環境色素配合變化得難以肉眼看到的黑獄飛船。

能量不住運行著。

驀地強光一閃，整艘飛船的外殼化作半透明的物質，然後船尾的反應堆發生熱核大爆炸，方舟連著碎屑被送上了虛空，以近光速的速度拋往星空的深處。

※※※

領袖一號和四十艘巡洋戰鬥艦逐漸增速，準備進入反空間超極速航行，利用正反空間的轉移，以最短的時間趕赴即將被攻擊的素女星系。

姍娜麗娃的警報於一小時前傳到幾若不設防的素女星系，再由那裡的星空警報系統發射往遠近所有軍事基地。

姬慧芙立即以主帥的身份，下達了全面動員的指令。

在戰略室裡，雷坡武大將寒著臉道：「主席！妳這麼信任一個叛徒的情報嗎？黑獄人的飛船怎會出現在哪裡？」

姬慧芙微笑道：「是的！我相信她，因為我認識她，知道她是怎樣的一個人。」

總參謀長白樹道：「我支持主席的看法，若要說謊，絕不會編出這麼荒謬偏又合乎戰略原則的故事。」

艾妮少將走了進來，肅立敬禮後道：「剛接到消息，載著姍娜麗娃的逃生囊到了素女星系。」

軍機秘書諾歷大喜道：「那火鳥星人呢？」

艾妮搖了搖頭，把姬慧芙請到一邊，厭惡地道：「真嘔心，太空站的人把她升出來時，身上半片遮羞布都沒有。」

姬慧芙咬著下唇道：「這對狗男女！」

說完俏臉竟出現了一絲笑意。

艾妮看得呆了一呆，大惑不解。

白樹走過來道：「主席！應是進入宇宙睡眠的時間了。」

姬慧芙忽地嬌笑起來，恍似花枝亂顫。

眾人都愕然看著她時，姬慧芙喘著氣，伸了個看得所有男人心醉神迷的懶腰後，滿足地道：「我也要好好睡一覺了，養足精神再送黑獄人一個畢生難忘的震驚，今次是他們勞師遠征，而不是我們。」

## 第八章 聯邦揚威

方舟在星空中漫無目的地飄浮著。

太空衣的自動維生循環系統不住把氧氣送入他的肺部，又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再轉為氧氣，節省了他不少氣力。

對他這樣一個火鳥星人來說，最寶貴的能力就是如何去適應環境，如何在最惡劣的情況下生存。

他把思感四方八面往宇宙的深處延伸，自由地在這空間上無邊無際，時間上無始無終，沒有中心亦沒有軸向，存在著各種星體、事物、發生、能量的空間浮游著。

人類文明已從地球擴展到太陽系，從太陽系擴大到銀河系。終有一天，人類會走出銀河系，探索河外的星系、星團以至乎總星系。

在他四周無數的星辰緊挨在一起，仙王星座、仙后星座、鯨魚星座、飛馬星座，每一個亮點都代表了一個獨特未知的奇異世界，一個探索的目標。

他的思感往無限的虛空擴展著。

由這銀河系的內空往外望去，他看到了銀河系最接近的鄰居麥哲倫星雲。較遠的天爐座和玉夫座，已是三十萬光年外的遙遠河外星系了。

終有一天，他會到那裡去。

離開了火鳥星系這個囚籠，又得到了聯邦最先進的科技資料，他有把握到這宇宙任何的遙遠角落去，探索宇宙深藏著的秘密。

壯麗的仙女座星雲在上方散發著迷人的光暈，使他更感受到宇宙的神秘莫測。宇宙內沒有一件物體是靜止的。

由星體至星系，以至乎星系團，甚至宇宙的本身亦在運動著、膨脹著。

這是個夢幻般的天地，神話般使人感到惶惑和迷戀。

他的目光瀏覽著所處星河內各種奇異的星體，瀰漫著氣體的星雲、行星狀星雲，以至乎熾熱的巨星、造父變星、氫雲塊的凝集體和令人大歎觀止的球狀星團。

當他深刻地思索著眼前的事實，看著這不斷運動、發展和變化的神跡時，他感到超越了人類的局限和缺陷，感受到永恆那深不可測的冷漠和動人心弦的美態。

生與死融為了一體、美與醜只是同一件事的正反兩面，最終有的只是「存在」。

沒有人類比他更清楚，即使空間亦非空無一物的，除了空間物質外，它還隱藏著最深刻的物理和謎般的現實。

星體生滅無常，可是虛空卻恆久常存。

即使征服了所有星體，虛空的秘密仍只是永遠深藏在虛無飄渺，捉不住、看不透謎樣般的空白之後。

在這動人的星際之中，生命相互的殘殺鬥爭，只是一場全無意義的鬧劇。

方舟不住吸收著宇宙的能量，來自遠近恆星的光和熱，使衰竭的能量得到緩慢的補充。

可是這樣下去，若要回復到離開火鳥星時的水平，可能需要一百萬年或更長的時間。

他需要到其中一個星系去，在近處吸收那處太陽的光和熱，大量的氣體。

沒有焦急，沒有驚惶。

他進入了渾沌的境界，與四周的星辰一起運轉，成為了虛空裡的一份子。

靜待著另一個重生的機會。

※※※

素女星之戰是聯邦戰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當黑獄軍團的二百五十七艘大小戰鬥艦飛進星系的內空時，隱藏在五個行星內過千艘的聯邦大小飛船，包括了七艘主力艦級飛船和五十艘航母艦級飛船，對她們進行了無情和出其不意的截擊。

最關鍵處是聯邦研究院新創製出來的厲害武器，專針對黑獄飛船鬼魅般移動躲閃及近乎隱形的魔幻性能而設計的「宇宙機雷」。

它們是一種防衛性的人造衛星，專門對付宇宙的襲擊，能清楚分辨敵我，把任何進入發射程的物體以四分三光速的亞光速的驚人速度加以摧毀，使敵人避無可避。

黑獄戰船的反導彈微波熱流雖能毀滅其中部分，卻仍有不少被擊中。

宇宙機雷並不能完全破入黑獄戰船的強力護罩，卻能大幅削減護罩的能量，同時減低了她們移動閃躲的能力，予一向處於下風的聯邦戰艦有可乘之機，痛擊敵人。

戰事甫開始，黑獄軍團在猝不及防下陷於捱打之局，把仰馬星之役的情況掉轉過來，黑獄軍團撐不了半個小時已潰不成軍，飛船損失過半。

接著是外太空的追逐戰，聯邦艦隊有組織地銜尾窮追，不住來援的飛船倚靠反空間的航行，趕到敵人逃遁的前方，加以攔截。在長達半年的追逃戰裡，最後黑獄軍只有四十二艘裝備最優良的重型艦逸出銀河系去，循舊路逃回老家。

聯邦國所有星系上的公民在接到捷報後，情緒高漲沸騰，他們歡呼著美麗領袖姬慧芙的名字，擁到街上狂呼痛飲，激動流涕。

在素女星的太空基地裡，舉行了自仰馬星之役以來的首個祝捷宴會，各地軍、政、商和文化界的大人物紛紛飛來，向姬慧芙表示他們的支持和對聯邦的效忠。

姬慧芙的政治生命如日中天。

姬慧芙接受了全場的歡呼和祝酒後，拉著大功臣姍娜麗娃，到了一間密室裡。兩女來到落地的透明幕牆前，一起望往深闊壯麗的夜空。

姍娜麗娃雙目淒迷，秀眸隱泛淚光。

姬慧芙探手過去，摟著她的小蠻腰，柔聲道：「想著他嗎？」

姍娜麗娃無言地點頭。

姬慧芙歎道：「放心吧！他不會死的。連火鳥星那樣的環境他都可以堅強地生存，黑獄人的炮火算什麼呢？」

姍娜麗娃別過俏臉，瞧著她刀削般完美無瑕的輪廓，低聲道：「主席！妳是否也在想著他哩？」

姬慧芙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道：「姍娜！我準備把妳由研究院調走，擢升為我的親將，由今天起，妳就是姍娜麗娃少將。」

姍娜麗娃一震抗聲道：「主席……」

姬慧芙打斷她道：「我明白妳的心意，妳是想到墮落者樂園去尋找方舟吧！可是沒有我的支持，妳這麼一個美人兒到那種地方去，不是送羊入虎口嗎？妳太出名了，巴斯基定有妳的檔案資料，妳不但見不著方舟，以後的日子還要在巴斯基的床上和他改造過的臭體下度過吧。」

姍娜麗娃默認不語，她早知這美麗主席的厲害，自己哪鬥得過她。

姬慧芙微微一笑，纖手用力，把她摟得靠貼身側，輕輕吻了她的臉蛋，哄道：「我們絕不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黑獄人今次慘敗，全賴機緣巧合下，被妳發現了他們的蹤影，而方舟這壞傢伙又不知使了什麼手段，使他們一點都不知道暴露了形跡，才招致今次敗仗。下趟當他們再來時，將不是那麼樂觀了。」

姍娜麗娃輕輕道：「他不是壞傢伙。」

姬慧芙嬌笑連連道：「好了！算他是最好的那種『壞傢伙』吧！麗娃小姐滿意了嗎？」

姍娜麗娃低聲道：「我們不是要立即發動對仰馬星的反攻嗎？」

姬慧芙平靜地道：「我才不會幹這種蠢事，敵區的狀況我們一無所知，這樣的仗如何能打。」

姍娜麗娃道：「可是所有人都主張趁機來一次大反攻，妳……」

姬慧芙道：「就算整個聯邦議會全體主戰，我仍可否決他們三次，把反攻拖上三年，在這段時間內，我要妳把方舟帶到我面前來。」

姍娜麗娃輕顫道：「我已告訴了妳他的話，妳還要將他像白老鼠般剖開來研究嗎？」

姬慧芙搖頭道：「放心吧！我怎會如此冥頑不靈，只是希望在下一次與黑獄人的大戰中，有他在我身旁吧！」

姍娜麗娃俏臉一紅道：「若他要求報酬，我該怎樣答他呢？」

姬慧芙的俏臉亦飛起兩朵紅暈，赧然道：「告訴他！這宇宙沒有一件事是不可以商量和交易的。」

※※※

方舟在虛空裡甦醒了過來。

驚醒他的是一艘飛船，正在十萬公里外的近處飛來。

他運動了體內幾近油盡燈枯的能量，朝飛船迎去，思感同時延伸過去，接觸飛船內宇航員的心靈，讓他們生出警覺，不要把他這個只像一點在太空裡的浮塵，疏忽過去。

※※※

與姍娜麗娃進行了她罕有與人如此親切的對話後，姬慧芙召見了聯邦內最佳的戰友和知己，聯邦研究院院長夫秀清。

兩人興奮擁抱互祝後，姬慧芙把與姍娜麗娃的協定告訴了這老朋友。

夫秀清含笑道：「妳不恨姍娜嗎？」

姬慧芙失笑道：「恨她？我應多謝她才真。」

夫秀清看了她一眼道：「主席不是對方舟動了情嗎？」

姬慧芙輕歎道：「對我來說，沒有比聯邦更重要的事物了。今次我找妳來，是要倚賴妳的冷靜、睿智，給我分析一些問題。」

夫秀清露出全神聆聽的表情。

姬慧芙秀眸射出思索的神情，好一會才道：「或者我們應多謝黑獄人，他使我們看到很多一直隱藏在聯邦內的問題。」

夫秀清點頭道：「是的！我們的幅員太廣大了，橫跨了四分之一個銀河系。千多個殖民星系，每個有不同的資源和環境，亦使人類因地域的不同，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這樣下去，終因思想和習慣的差異，變成了不同的種族，只是這點，終有一天聯邦便會四分五裂。」

姬慧芙道：「眼前便有這情況出現，『墮落大亨』的墮落者樂園星系就是最壞的榜樣和毒瘤。我真怕其他有勢力的人會爭相傚尤，割地稱王。那時聯邦可能回到以前戰國時代的可怕日子裡。」

夫秀清肅容道：「只要聯邦軍一日維持強大，終可以把巴斯基這毒瘤除掉的。」

姬慧芙搖頭道：「那並非易事，最主要我們不能公然對他動武。唉！若非祝絲蒂從中弄鬼，我們怎會屢次嘗試通過對付巴斯基的法案都吃敗仗。連明知他是改造人，亦因私隱權而不可過問。」

夫秀清冷靜地道：「主席有沒有想過，卡爾夫南為何竟敢要妳陪他一晚呢？」

姬慧芙玉臉一寒道：「他是想激怒我，誘我動手對付他。」

頓了頓道：「現在他羽毛已豐，若我猜得不錯，祝絲蒂和他定然秘密結成了聯盟，正陰謀把我推翻，不過今次我們大勝黑獄人，當使他們手足無措，我們反攻的機會亦來了。」

夫秀清道：「我不會勸妳坐以待斃，但行動定要一矢中的。祝絲蒂和軍方的領袖狄平上將這對狗男女狼狽為奸，有起事來，部份忠於狄平的軍團可能會叛變。」

姬慧芙道：「這並不是我害怕的事，最使我投鼠忌器的是卡爾夫南控制著聯邦的金融市場，他只要跺一跺腳，立即會惹起波動，他就是看清這點，才膽大包天來迫我陪他一晚。換言之是要我向他投降、屈服，使他成為聯邦的幕後操縱者。」

夫秀清皺眉道：「因此妳斷然拒絕了他……。」

姬慧芙打斷她道：「我並沒有拒絕他，只說要考慮一下。」

夫秀清一呆道：「那妳豈非助長了他的氣焰？」

姬慧芙秀目射出無奈之色，幽幽道：「這七年來，為了對付黑獄人，我們大量舉債，以應付龐大的軍費，欠了他不少錢，三個月後就是第一個還款期，現在妳應明白他憑什麼來威脅我。」

夫秀清走上前來，摟著了她的香肩道：「我怎可讓妳被這樣的邪惡之徒淫辱？」

姬慧芙俏目淒迷，輕歎道：「若只是一晚我怎麼說也可以忍受過去。怕只怕永不翻身，被他完全控制了我。」

夫秀清愕然道：「以妳的智慧和定力，怎會有這種擔心呢？」

姬慧芙道：「妳知否尚思雅已成了他的女人，還對他忠心耿耿，使他實力大增。」

夫秀清不能置信地道：「以尚思雅的野性不馴，怎會對一個男人忠心？」

姬慧芙道：「事實就是如此，我有點懷疑巴斯基如此明目張膽反抗我，是有卡爾夫南在背後支持他，趁我們忙於對付黑獄人，秘密供應他設備和武器。而每次否決法案，亦因有被卡爾夫南收買和控制了的議員投反對票，這更使我肯定這想法。」

夫秀清色變道：「我明白了，事實上這亦是男與女的鬥爭，巴斯基在樂園星成立的『人性實驗室』，正是為了使男人能重新控制我們而設的。尚思雅已成了第一個受害者，接著的目標就是妳，又或是我，甚至任何一個有權勢的女人。」

姬慧芙歎道：「問題是我們對巴斯基這實驗室的研究一無所知，所以根本無從應付，而且這種男女之事，實是防不勝防，比黑獄軍團更可怕。」

夫秀清失去了一貫的從容，俏臉轉白道：「卡爾夫南真是卑鄙，竟想出了這樣一條可兵不血刃征服聯邦的毒計，我們應怎辦才好呢？」

姬慧芙忽地笑了起來，秀目異采連閃道：「所以我們要趁這三個月的時間，找出那實驗室的秘密，那時可由妳研究出反征服的計劃，否則便要讓卡爾夫南這種人類的渣滓為所欲為了。」

夫秀清蹙起秀眉道：「可是實驗室在樂園星系裡，我們根本管不到。何況巴斯基手下有大批改造人，他本身便是最可怕的改造戰士。派人去查探不是等若送死嗎？」

姬慧芙道：「這只是以前的形勢，但現在出現了一個比他更強的人，亦只有這人才可以對付他。」

夫秀清道：「方舟？」

姬慧芙微笑道：「就是這可恨的傢伙，我決定了親自和姍娜麗娃去一趟樂園星，找到方舟後無論如何亦要令他幫我們完成這至關緊要的事。那時我們便可全力反攻仰馬星系了。」

夫秀清色變道：「若妳有什麼不測……」

姬慧芙截斷她道：「不要勸我，這個決定絕非臨時衝動，而是我再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別忘了我是個優秀的戰士。我走後，由妳化身為我，只有妳的智慧，才可以假扮我穩著聯邦。這是我的請求，也是命令！」

※※※

長達千米沒有任何標誌的神秘戰鬥艦，懸在半空中，由腹下探出了一條管子，緩緩往飄浮空中的方舟揮探過來。

方舟的思感在瞬那間瞭解了飛船內的情況，使他心生懼意的是它的五十名男女船員內，竟有三男一女四個改造人。

改造人是人類在改造科技下的一種變體，在聯邦內是違法的行為。

在銀河聯邦成立之初，曾明令禁止任何人利用有過萬年歷史的改造技術，把自己變成有超人力量的改造體。

在改造技術的最初期，這種科技主要是應用在醫療上，利用微科技代替人類被損害或失去了的肢體或器官。再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半人半機械殺傷力強大的戰士的出現，變成可怕的殺人機器。

到了今天，改造技術已不須借助模擬人體的機械，而代之以不同作用的「強化細胞」，注進人體內，代替了原來的細胞和產生出新的組織。

經過改造的人，是不能經蛻生術獲得新生命。延長壽命的方法，就是不斷換入新的強化細胞。

每一次細胞的變換，人性愈是泯滅，最後終變成了可怕的變體，視人命如草芥，做出無數令人髮指的暴行。對此沒有一個正常人不感深惡痛絕，所以禁止改造技術的法例，得到了聯邦議會一致的通過。

這些改造人除了臉容冷酷和膚色特別外，一切均與常人無異，但卻體內充滿了爆炸性的能量，甚至不怕一般的輕型武器。

他們不須任何食物和空氣，只須每年注射一種名為「維生能」的磁能量子流，便有足夠的活動能源，可以應付任何惡劣的環境。

聯邦成立後，曾對改造人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搜捕和消滅行動，把這種沒有人性的變異暴徒全部殺死。又將這方面有關的研究和設備銷毀。可是這種科技始終被居心不良的人秘密保留下來。

改造是不能逆轉的變異，所以只有走投無路的不法之徒才肯接受改造。這些人都是漠視法紀，殺人不眨眼的狂徒。

幸而這種改造術的費用非常昂貴，危險性亦概大，須時達百年之久才可以完成初步的改造程序。而成功的比率只是百分之一，否則野心家隨便把人改造，那就天下大亂了。

現在這船上一下子出現了四個改造人，傳出去必是驚動整個聯邦的頭條新聞。

管子移到方舟的頭部處，一股強大的吸力把他扯了進去。

經過檢疫、過濾的程序後，兩對可在飛船的空間內飛行自如的活動機械手，為他脫掉了頭罩，接著拿著了他的四肢，把他拉成了「大」字型，送入了主船艙裡。

五男三女正恭候著他這天外來客。

其中有兩個男人便是可怕的改造人，一高一矮，特別強壯，皮膚泛著一種奇異的金屬閃光，那是強化細胞的色澤。他們的眼神像圓月般閃著金黃的亮光，臉容僵冷邪惡，嘴角帶著殘忍的笑意。

高的那改造人是個禿子，坐在一張椅裡，摟著三女中一個艷女，雙手在她半裸的身上做出種種不堪入目的動作。

方舟不以為怪，研究院的資料內早指出改造人有著比常人強烈的性衝動，又不懂克制，所以是必然的淫徒和強姦犯。

矮的那人傲立一旁，雙目閃著興奮瘋狂的光芒，看著他這送上門來的小羔羊。另三個男人都拔出了令方舟深感忌憚、槍口呈喇叭狀的大口徑核光槍，對準了他。這種槍可以把核物質變作一種高熱能的分解光，他失去了能量的身體雖仍比一般人強橫百倍，卻保證一槍都受不了。

方舟心中凜然，不斷思考各種逃生的可能性。

另外那兩個穿著三點式泳衣般服裝的性感美女，都以輕蔑的眼光看著這被擒入艙內的男人。

方舟這時被機械臂舉在齊腹的高度，剛好被那些人低頭飽覽無遺。

矮的改造人移到最近處，探手摸上他的胸膛，冷笑道：「小子，你很強壯，究竟是從哪裡來的？你的飛船出了什麼問題？為何身上沒有身份晶片？」

身份晶片等若身份證，凡成為了聯邦公民，政府的人口管理局便會把一片只有十分之一厘米見方的晶片植入後腦處，片內藏有所有私人資料，沒有這晶片，在聯邦內真是十步難行。

方舟早想好了應付之法，答道：「我是逃犯，由素女星系逃往樂園星途中被聯邦軍追上，坐維生囊逃了出來，後來遇到殞石的襲擊，維生囊給毀掉了，被迫在空中飄浮，幸好遇上了你們。我的晶片早在素女星系便取了出來，你們要到哪裡去？」

矮子一呆道：「幸好？哈……」

狂笑起來，接著一掌劈在他胸膛上。

以方舟這麼強的體質，仍痛得慘哼起來。

但更驚奇的是那矮子，他本以為一掌可把我劈成兩截，怎知對方只是痛得痙攣起來，一點傷痕都沒有。

艙內所有人一起動容。

高個禿子改造人喝道：「西克住手！」

推開了裸女，走了過來道：「這小子有點門道，卻不是改造人。」

盯著方舟的雙目凶光迸射，好一會後才道：「你叫什麼名字，為何成了逃犯？」

另一個高瘦留著滿臉鬍子的男人道：「禿子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們今次的任務一定要保持機密，把這不明來歷的小子殺掉算了，否則老闆怪罪下來，我們都承擔不了。」

另一人也道：「弄清楚他不是聯邦間諜便行了。」

禿子殘忍一笑道：「好吧！交給西克辦吧，這傢伙嗅不到人血和女人味，便要坐立不安。」

眾人都笑了起來，三女尤笑得放浪形骸。

方舟暗叫不妙，正要竭盡僅餘的能量掙脫纏肢的機械手，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時，紅焰般的強芒在下方閃起，接著似給鞭子猛抽了一下般，背脊痛入心脾，整個神經系統猛烈抽搐。思感到處，只「見」一名美得目眩，身穿緊身皮衣，領口高企深開，露出帶著金屬亮光的乳溝的改造女戰士，正在駕駛艙來此的入口處，手上拿著一枝長約兩巴掌的金屬小棒子，冷冷看著他。

他抵受著撕心裂肺的神經痛楚，心中叫道：「這是什麼武器，竟能發出像鞭子般的能量束？」

矮子西克狂笑道：「歌情大小姐最喜歡玩弄男人，這回讓給妳好了。」

皮靴聲響，歌情搖曳生姿走了過來，鞭棒插回腰際，盯著方舟。

方舟心知這些改造人全無人性，勉力睜眼往這女改造人歌情望去。

四目一觸，歌情月亮般的金眸閃過異采，豐滿性感的改造嬌軀抖顫了一下。

眾人發出驚訝的聲息。

禿子不能相信地叫道：「這人究竟是什麼做的，被歌情打了一鞭後，這麼快便能控制眼皮，還可以看東西。」

矮子西克獰笑一聲，一指往方舟眼睛插下去。

歌情嬌叱一聲，一掌把西克的手劈開。

西克一點都不覺疼痛，嚷道：「妳幹什麼？」

歌情毫不怕他，嬌哼道：「你不是把他讓給了我嗎？」

禿子淫笑道：「歌情見到壯男便心動了，要不要我們把他抬到妳床上去，或者就在這裡公開表演一場給我們看。」

歌情吃吃蕩笑起來，既美麗又詭異的大眼睛睨著方舟。

方舟暗忖若要和這種毒如蛇蠍、體內只有毀滅沒有生機的女人交配，真寧願力戰而死，忙振起僅餘的能量，準備出手。

那先前主張殺人滅口的大鬍子道：「沒有時間了，一小時內便抵達樂園星，還是把他幹掉吧。」

歌情嬌笑道：「那也可以，但埃迪樂先生卻須陪我上一次床。」

大鬍子埃迪樂顯是對這提議非常害怕，忙不迭拒絕道：「歌情小姐說笑了。」

歌情語氣轉冷道：「先餵他一筒營養餐，再用磁能箱把他囚起來，到了樂園星後，若陪過我仍死不了，就把他送給巴斯基，具有這樣體質的人，應是他那人性實驗室研究的好對象，他還應該多謝我哩！」

※※※

樂園星系是個龐大的星系，擁有兩顆比地球太陽細上少許的太陽，分別命名為天使和惡魔太陽。

天使擁有八顆行星，惡魔則有三顆，行星各自繞著她們的太陽運轉，而相距一點八光年的兩個太陽亦互相繞著運行，為這雙恆星的奇異世界做成錯綜複雜的晝夜和氣候。

沒有人真能弄得清楚季候的分野，風和日麗的下一刻可能就是暴雨狂風或漫天冰雹，亦無人有暇理會。

移民到這裡來的不是罪犯、失落者就是希望尋求刺激的人，又或是被巴斯基美麗的宣傳所愚弄的。當他們發覺巴斯基的私人軍團嚴禁任何人離開時，悔之已晚下只好被樂園同化，過著只知醉生夢死的荒淫和墮落生活。

三顆被成功改造的可居星全在天使太陽的行星內，樂園一號是天使系內的第三顆行星，質量、重力是地球的一點三倍，極端炎熱，大部份都是荒山和沙漠，只在南軸和北軸建立了兩個現代化能抵抗任何氣候的大城市，聚居了近三百萬人。

城市內滿佈工廠、實驗室和研究所，為樂園星系提供所有科技發展的殷切需求。不要以為這些城市會規矩乾淨一點；絕不會是那樣，在這些無法無天的地方，只要不直接觸怒巴斯基，沒有人會理你幹什麼事。

接著是樂園二號，比起上來，這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質量與地球相若，未改造前本身已存在著大氣層，自轉軸同她的軌道傾角，所以有比較明顯的季候變化。

行星上又有蒼鬱的巨型植物，原本居住的爬行動物被巴斯基以運動為名，殺戮殆盡，公然違反了聯邦政府的原生物保護法。

樂園二號上位於赤道的以巴斯基的綽號為名的墮落都市，亦是樂園的首都，巴斯基的墮落宮便設在那裡。城市外是無數的鄉鎮和小城市，聚居了過億人口。

樂園三號是巴斯基的軍事基地，他轄下日漸龐大的太空艦隊和軍事設施，便駐在這比地球大上三倍的巨型行星上，嚴禁無關人士踏足其上，是有殺無赦的禁地。其它行星全是採礦星，由全自動化的採礦車日夜不停地開發，再送往樂園一號和三號星的兵工廠裡，供應軍事上的需要。

在惡魔系的行星上有幾種宇宙的稀有金屬，是製造武器的重要原料，不但能滿足巴斯基本身的需求，同時亦通過干電走私到聯邦的殖民星，為他賺回大量的金錢、設備和生活必需品。

在這惡魔和天使纏轉不休的雙星系裡，巴斯基這銀河系最可怕的改造人，勢力與日俱增。

當飛船進入樂園二號的大氣層時，方舟正躺在長方形的囚箱裡，慶幸著自己仍然生存。

太陽微子隨著能穿透物質的輻射線，進入飛船裡，射到他箱內的身體，使他貪婪地吸收著。

剛才的營養餐亦使他添加了少許能量，使他更有脫身的把握。

在與太空站的緊密聯繫裡，飛船降落到墮落都市東面的太空基地處，方舟雜在貨物間，被吐出底艙，送到一個貨倉內。

方舟心中暗喜，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否則歌情來提貨就大事不妙了。

他把那少許的能量隨思感延伸到箱外，啟動了那只能在箱外操縱的按鈕，把箱蓋打了開來。

入箱前敵人曾為他注射了大量的麻醉氣液，但當然對他沒有影響，尤其當他們看到他模擬出來的昏死狀況，更是沒有半點懷疑。

他跳出箱外，把箱蓋關上後，思感往四方八面延伸，然後以迅若鬼魅的動作，輕易由敵人測探器的空隙溜出基地外，跑出城市去，來到了陽光普照的荒野，迎接新生。

在他逃出墮落城的三天後，憑最高科技「隨意肌」扮作了男人的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降落在同一星球的另一端，開始進行找尋方舟的行動。

## 第九章 罪惡樂園

樂園二號行星的天空高掛著她的兩個月亮，又圓又亮，有一邊特別耀目，顯示出她們同時反映著天使和惡魔兩個太陽的光芒。

近地平線處星光燦爛，乳白晶體般的銀河彩虹般橫跨天際，星與星密密麻麻擠到這浮動著千億顆恆星的宇宙長河中。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搖身一變，成為了兩個體格魁梧，擁有所有男性特徵的男人。

自墮落者樂園成立以來，在姬慧芙的機密指令下，情報局便一直和研究院合作，策劃一個「隨意戰士」的行動，密謀在時機成熟時，以特別裝備的超級刺客刺殺巴斯基這個可怕的改造戰士。

這醞釀已久的秘密行動終於開始，只不過執行者換了這兩位絕色女英雄而已。她們身上每寸肌肉，代表的是研究院科技的最高成就。今次是極端保密的行動，聯邦內只有夫秀清一個人知道。

首先就是那能擋禦大部份武器的人造肌肉，不但把她們變成了兩個男人，還可以由控制肌肉的微型智能系統，瞬那間變成任何形狀，使她們擁有化身千萬的能力。連聲音、氣味、體溫無不可隨意調校，實在是偽裝科技的驚人發展。

其次是這些肌肉擁有反偵察的能力，故能把各種工具和微型武器巧妙地隱藏起來，不虞會被敵人無處不在的衛星察知。

肌肉內又藏有能在樂園通行無阻的各種偽身份晶片，以應付不同的情況。

在樂園星上，除了巴斯基的人外，其他人一律不准攜帶武器，所以這有效的人造肌肉，是研究院的絕密研究。每套的成本比得上一艘航母艦級的巨型飛船。可令人能在星空以亞光速飛行，所以才能神不知鬼不覺潛到這保安嚴密的行星上。

人造隨意肌不但和主人的神經有「互感連繫」，如臂使指，更可在主子睡覺或某些失去意識的狀態下，全交由這微型智能系統自動操控，做出隱藏、逃跑等等應急的動作。到現在為止，仍只是製造了兩套出來，亦使這兩位美女成了可對抗改造人的「隨意戰士」。

隨意肌的能量來源是位於胸前位置的太陽能儲電池，就若人類的心臟推動全身的血液循環，不住由天上太陽獲得補充的能源，供應給隨意肌的需要。

她們借助飛行設施，貼著地面掠過原野樹林，小溪湖泊，朝前方「歡樂城」的大市鎮進發。

湖泊閃著奇異的藍光，那是一種只有在這行星才能找得到的微生物。

再飛了十多分鐘後，兩人由空中滑翔而下，在一處矮叢林裡窺看著外面通往歡樂城的公路，這並非普通的公路，而是能供應在上面飛行的車輛的能量道路。沒有了它，車子便沒有足夠的動力飛馳，這亦是巴斯基控制居民的方法。

一架翼車由遠而近，「颼」的一聲在離地三公尺許的距離飛掠而過。

歡樂城高聳的樓房在里許外矗立著，燈火通明，翼車往來飛掠，氣氛熱烈。

姬慧芙湊到姍娜麗娃耳旁道：「沒有人會步行離城或進城市，像我們這般走過去，定會惹起懷疑。住在這行星上的人，大多想討好巴斯基，若能捉到聯邦的間諜，會有大筆的獎金或別的優厚獎賞，所以我們最好偷一架翼車，行動起來可方便多了。」

姍娜麗娃點頭表示同意。

姬慧芙不知是否久未嘗過這種刺激的滋味，談興特濃，冷哼道：「巴斯基這壞蛋對樂園居民一向採取放任政策，美其名為自由至上，其實是希望人類在沒有法紀和節制下，把縱情色慾和弱肉強食的劣根性盡情發揮，使這些人更易和他同流合污，成為他忠心的支持者，亦成了邪惡、凶殘和放縱的兇徒。」

談話間又有七八輛翼車掠過。

當另一輛車掠來時，兩人忽地衝了過去，手臂平伸，指尖刺射出強烈的白芒，把翼車照得透明般的雪白。

翼車內的人立時暈厥，動力消失，落到地面。

她們揀這翼車的原因，一方面因駕車者是巴斯基的墮落戰士，更重要是十公里內再無別的車輛。

處理了司機後，兩人輕鬆地駕了翼車，往歡樂城馳去。

※※※

潮濕而帶點霉味的樹蔭底下，方舟舒閒寫意地靜靜躺著。

一道渾濁的溪水在左旁流過，猩紅和藍紫的奇異野生植物，糾纏羅列在兩邊的泥岸。

泥土都帶著藍色的光澤。方舟翻查腦內複製自研究院資料庫的記憶細胞，知道這是一種叫「藍菌」的微生物的色光。

在這星球上，藍菌像上帝般無處不在，沒有人知道這種比分子還小的微生物的生理或結構，亦不知道它會否對人類有不良影響，它們是行星上謎樣般的存在物。

只有那兩個月亮在視覺上八分一大小的惡魔太陽，由地平線升起來，發出耀目的異色強光，粉紅的色線，驅走了短暫的黑夜。

他在這裡躺了三天，不斷吸收天使與惡魔兩個因距離而變得一大一小的太陽的能量，又吸收月亮反射的光線，能量已回復了小半。

方舟精確地計算著，兩個地球時後，天使太陽便會跨進行星的天空，當兩個太陽都落下時，就是漫長的黑夜，那亦將是他行動的時間了。他會鑽回這罪惡樂園的首都墮落城，由其中一個軍事基地偷取最先進的飛船，然後離開這裡，去尋他心愛的姍娜麗娃。這是他曾答應的事，必須言而有信。

當天使太陽升起來時，燦爛的陽光灑遍大地，大、小兩個太陽互相輝映，蔚為奇觀。

那是一種動人的奇景，對習慣於只有一個太陽的火鳥星人來說，更是倍生好感。

龐大的能量不斷吸收進體內。

思感四方八面延伸開去，由天上以至地下，忽然間他的心靈起了奇異的反應，那是與別的生命體接觸而產生的感應。

整個星球活了過來，充滿了對他這入侵者的怨恨和無奈。

方舟剎那間明白了那是藍菌這原居民的仇恨，這地方本就是屬於它們的，卻因人類的入侵，破壞了生態環境，而使它們大量遭劫！

這些本是微不足道的生物聯結起來，形成了滿佈星球的偉大生命，菌與菌間通過心靈的傳感，鉅細無遺地見證著在這星球上發生的所有事，它們正密切注視著這過億的人類侵略者，籌謀反擊的計劃。

方舟憐意大起，把心中的愛往它們送去。

聯繫忽地中斷。

心中慨歎，知道它們仍不相信自己。

無奈下他的思感回到了現實裡，思感嵌入天上的人造衛星去，當他到了對方的智能系統時，立即貪婪地複製內藏有關於行星的第一手資料。

同時發覺自己的影像和有關的一切，全被輸入了衛星的搜探系統裡。

他毫不感到驚慌。

當歌情等發覺他這怪人逃離了那囚箱後，自然通知巴斯基，派人搜捕和追殺他。

能量進入他身體的組織裡，改變它們的結構，像變魔術般，頭髮由烏黑變成灰棕色，強壯的身體枯乾瘦陷下去，臉容變得毫不起眼，明亮的眼神轉為黯淡，就像行星上隨處可見的酗酒鬼和吸毒者。

當太陽最後一道餘暉消失在地平線下時，他跳了起來，朝墮落城狂奔而去。

※※※

姬慧芙駕著翼車，沿著入城的通衢大道，直向市中心駛去，兩旁是高聳巍峨的巨大建築物。

比起聯邦的城市，這是個擠迫得不能忍受的地方。在聯邦的殖民星裡，比這更大的城市居民絕不會超過三十萬人，而這裡卻擠了五百多萬人，這樣一個缺乏舒緩空間的地方，又沒有法律的約束，人與人間的衝突自然是無可避免的。

彩色繽紛的電子招牌變化出各種艷麗的圖案，極力地吸引行人的注意，好賺他們戶口卡上的「錢」。

聯邦國成立後，每個合法的公民都在銀行內有一個私人戶口，而財富則給記錄在戶口卡上，所有支出都以這戶口卡支付，而銀行的戶口亦隨之增減。

這張戶口卡必須配合身份的晶片使用，所以是不能轉讓的。

當支付的錢超過某一金額時，必須由政府再加以核證，故極少出錯。

自動行人道上氣氛熱鬧，滿是聯群結隊的男女，奇裝異服矚目皆是，女郎們更是衣著性感，在她們金黃或銀亮的斗篷裡，穿著把大腿和酥胸盡情暴露的緊身小衣、短褲，隨著由音樂廳洩出來的音樂，一邊走一邊扭動著。

尖嘯怪叫聲此起彼落，忽然一陣混亂，當人群散開來時，總有人躺在血泊裡。混亂、罪惡、色情無處不在。

姬慧芙把翼車駛離了大道，在一座大廈五樓的停車坪降下，這是個賭場的入口，不斷有人熙攘進出。

姬慧芙看著這罪惡橫流的城市，心生感歎。

姍娜麗娃忽地叫道：「看！」

只見遠近多座大廈的牆上，現出一幅幅相同的巨大彩色影像，那是罪惡樂園之主「墮落大亨」巴斯基的大頭。

接著是一個遠鏡，巴斯基穿著一身威風凜然的深紅色軍服，威凌天下般坐在他華麗的寶座上。

他臉容硬朗，顴骨和顎骨粗橫，一派硬漢本色。

唇上有兩撇濃黑粗硬如鐵，往上彎勾的大鬍子，使他看來益增殺氣騰騰的氣概。加上改造人特有的金屬膚色，更是令人心顫。

金黃的眼神凌厲無比，深沉莫測。

街上所有人全靜下來，翼車停止了飛行，凝定在半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最近壁幕上他的影像去。

巴斯基巨大的聲音響起道：「我親愛的子女們，巴斯基又要和你們說話了。」歡呼響徹街上，甚至有人跪了下來，向他的影像膜拜。

翼車內的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對望一眼，既好笑又駭然，想不到巴斯基有如此權力和魅力。

巴斯基臉容轉冷道：「這個不明來歷的人，三個天使日之前由墮落城一個軍事基地逃了出來，哈……」

仰天狂笑，眼中凶光閃射，好一會後才停下，森冷地道：「現在讓我們玩一個貓捉老鼠的遊戲，誰能把這隻老鼠擒來給我，不論生死，可立即成為我親兵團的特級戰士，享受到一級的特權。」

群眾又歡呼叫囂著，充滿殘忍的意味。

姬慧芙探手過去，緊握著姍娜麗娃興奮得發抖的手道：「我們立即到墮落城去，否則他離開了罪惡樂園就糟了。」

接著歎道：「就算全無阻滯，最少要三個天使日我們才可以抵達墮落城。」

巴斯基瘋狂的笑聲再次響徹全個歡樂城。

※※※

方舟在墮落城一座建築物的天台俯瞰著遠方的太空基地，和基地中心一座宏偉的建築物。一架三角型的飛船正由基地起飛，呼嘯著飛過頭頂上方，把月亮擋住了小半晌後，才消失在後方的天際。

這是巴斯基最寶貴的軍事財產，魔鬼魚型戰鬥飛船。

只有偷一艘這樣先進的飛船，他才有可能衝破樂園星系嚴密的防衛網，逃到外空去，可惜這僅餘的一艘魔鬼魚剛剛飛去，他只好耐心等待，靜候另一艘的來臨。

他的眼光落到基地中心一座宏偉的建築物處，那就是巴斯基的皇宮了。不過巴斯基並不在那裡，因為剛才那條魔鬼魚已把他載往某一目的地去了。

皇宮壯觀的金屬柱子和拱廊在月照下閃閃發光，有種超越了時空的不真實感覺。

方舟無奈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由一邊牆壁壁虎般游回地上，加入了街上狂歌熱舞，四處混鬧的人群裡。

他巧妙迅速地移動著，不讓任何人有向他惹事的機會。

市區中心是個圓形的大廣場，一座高達千米的巴斯基巨型塑像豎立在廣場中心的台基上，身子微往前傾，伸出一隻胳膊，遙指天際，就像把手抻出了這人慾橫流的罪惡城市之上。

方舟還是首次來到這麼熱鬧擠迫的地方，大感有趣，抱著遊客觀光的心情，四處蹓躂。

他專往熱鬧處鑽，思感四處搜索有趣的事和人，他並不覺得這裡的人正做著什麼錯事，對他來說，這是一種享受生命的方式，既新奇又有趣，暗忖橫豎不知什麼時候才會有魔鬼魚飛來，不如深入到這世界裡，嘗試一下這種生活方式也煞是有趣。

他很快找到了目標，朝著一座巨型半圓形的建築物走去。

電子招牌上「地下城」三個既觸目驚心，又充滿誘惑力的字體，不住閃動著。

## 第十章 魔焰高張

當姬慧芙變成了隨意戰士，夫秀清則變成了她，繁忙地應付著聯邦各種事務。

姬慧芙獨一無二的「領袖晶片」，由姬慧芙處移植到了她的後腦處，使她可以動用姬慧芙所有特別為她而設的裝備，不會被姬慧芙的私人獨立智能系統悉破，作出致命的保安反擊。

這時她正在領袖一號頂部的透明辦公室處，疲於奔命地應付著雪片般傳來的情報、訊息並下達著指令。

忙了一個上午後，她終於鬆了一口氣，可以歇息一會了，至此才知道姬慧芙是多麼有效率和能幹。

通訊罩離開了她的腦袋。

軍機秘書諾歷的聲音在入口處響起，要求謁見。

夫秀清按動了裝在軍服袖上的控制鍵，把門打開。

這套特別為領袖而製造既時尚又剪裁合體的軍服雖遠不及上隨意肌的用途多端和威力驚人；但亦擁有多項保護和攻擊裝置，和精密迅速的反應系統，可應付任何的突襲。

在成為研究院院長前，夫秀清曾當過主力艦級飛船的船長，但後來因科研上幾項突破性的理論和成就，使她成為了無可比擬的科技研究大師，尤其她震驚聯邦的「靈魂論」，使再生技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終坐上了研究院院長這高高的位置。

姬慧芙說得不錯，只有她才可假扮主席而不被發覺。

諾歷舉步走了入來，行了軍禮後道：「祝絲蒂要求見主席，說有重要的事面稟。」

夫秀清皺眉道：「她又想弄什麼鬼呢」

輕歎道：「讓她來吧！你在旁聽著。」

在超卓的化裝技術下，兼且她的身型和姬慧芙非常接近，她無論在聲音、外貌、體態各方面均全無絲毫破綻，連諾歷這樣的親信亦給她瞞過。

頃刻後，一身太空裝的祝絲蒂步入辦公室裡，禮儀過後，這嫵媚動人的外空大臣道：「報告主席，我的艦隊在天鼠星附近的星塵區發現了一艘損毀了的黑獄軍戰鬥艦。」

祝絲蒂是姬慧芙外唯一擁有主力艦級戰船的聯邦領袖，座駕名為「領袖二號」，性能僅次於「領袖一號」。

夫秀清精神一振道：「敵艦拖了回來沒有？」

祝絲蒂道：「黑獄船大半截船身陷進了星塵區其中一塊巨型殞石裡，所以才能保持大致的完整，在那種地方，根本無法進行發掘工程。我想如果多作瞭解，最好請主席親自去看一看。」

夫秀清為人精明謹慎，向諾歷道：「大將回來了沒有？」

她昨天派了雷坡武到素女星系的太空基地辦事，故有此問。

諾歷搖頭道：「尚未回來。」

夫秀清吩咐道：「領袖一號的指揮權交給白樹負責，傳令給艾妮少將，要她預備一艘武裝工作船和八艘護航巡洋戰鬥艦，我要和祝絲蒂到星塵區走一趟，你也來吧！」

暗忖只要用上我的人和船，就算妳有陰謀詭計，亦算計不了我。

諾歷領命去了。

※※※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的翼車停了在城市間的能量路中，輪候著通過路途檢查站。近百架翼車排成了長蛇般的隊伍，還不斷有新的翼車加入，看來目的地都是墮落城。

姍娜麗娃焦急地歎氣道：「真想溜出車去，借飛行器抄捷徑到墮落城去。」

姬慧芙緩緩駛動著翼車，道：「我也考慮過這可能性，但想到巴斯基為了搜捕方舟，必派出了他的改造戰士四處搜索，為了恐怕撞上他們，我才打消了這誘人的念頭。」

接著微微一笑道：「姍娜！妳以前的冷靜和耐性到哪裡去了。」

姍娜麗娃隨意肌造成的男子臉紅了起來，表示下面那張隱藏著的俏臉亦是玉頰霞燒，不自然地道：「是的！是方舟害了人。不過！我看他亦把你害了。否則敬愛的主席怎會紆尊降貴，陪著我這小兵卒來到這步步凶危、藏污納垢的地方？」

姬慧芙若無其事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縱使沒有方舟的事，我亦有意來上一趟，只是隨意戰士未研究成功，才不敢輕舉妄動吧了！」

姍娜麗娃道：「隨意戰士實是聯邦最偉大的成就。若製造的方法落到野心家手中，後果真不堪想像。」

姬慧芙見她不再以方舟來調笑自己，鬆了一口氣道：「放心吧！隨意戰士的資料全藏在我的『愛神智能系統』裡，除非有領袖晶片，誰都不可從她的機密庫取出半點資料。甚至是方舟亦無法破入她的磁性保護場。而且製造的程序複雜艱難，所須材料又極難集齊。否則我們亦不會整整兩千年才只弄出兩套隨意肌來哩！」

翼車又推前了五六個車位，還有八架翼車就輪到她們了。

姍娜麗娃點頭同意，挨到椅背處，側頭望往日光視鏡的車窗外，行星間奇異獨特的景色，特別是藍得發亮的泥土，輕輕道：「主席！為何妳總不肯承認愛上方舟呢？」

姬慧芙的假臉終於紅了起來，微嗔道：「妳和秀清總不肯放過人家，我哪有愛上方舟呢？我是屬於聯邦的。就算要將自己當報酬送給那可恨的壞傢伙，亦是為了聯邦。以後再不准妳提起這方面的事，這是命令！」

姍娜麗娃別過頭來，盯著她道：「主席！現在我們生死相依，不要板著臉孔和我說話好嗎？嘻！每次說到方舟，妳的反應都很古怪，像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

姬慧芙氣得不去理她，專心把車駛進臨時架設的檢查站去。

檢查站處泊了近十架宇宙戰車，其中三架正在夜空裡盤旋著。這種能在任何星球表現快速移動的重型攻堅武器，是專針對行星基地而設計的。

巴斯基的「罪惡軍團」使用的宇宙戰車是以聯邦的太空坦克為藍本的改良型。除了主激光炮和全方向導彈發射器外，還多加了脈衝激光炮，火力強猛。

姬慧芙低聲道：「想不到巴斯基對方舟如此重視，竟出動了又被稱作『粉紅兵團』的『劊子手』特種部隊。」

姍娜麗娃這時正芳心忐忑地看著十多米外截查來往車輛的重武器戰鬥兵，他們全身裡在可抵禦一般輕型武器的呈粉紅色的高能護甲裡，只有臉孔部分是有望遠、夜視和濾光作用的透明臉罩，有種陰森可怖、殺氣騰騰的懾人感。

姬慧芙續道：「這支劊子手特種部隊，成立了才十五年，戰鬥力僅次於巴斯基的『墮落親兵團』，專負責滲透敵後的工作，人數只在兩萬間，最擅長配合突襲作戰和破壞，非常厲害。指揮是一個窮凶極惡叫尼丹桑的改造戰士，與墮落兵團的指揮摩亞合稱樂園二虎，都是可怕和威力龐大的改造人。」

說話間，翼車終於駛進檢查站。

一個女的劊子手迎了過來，兩手提著像個長方盒子的強火力液態衝擊槍威嚇地撞上車門，低頭看了她們一會後喝道：「你們兩人給我滾出來。」

兩人同時一呆，不知有什麼破綻給敵人發現了。

※※※

罪惡樂園的首都墮落城總面積達三千平方公里，整個現代化的城市環繞著巴斯基的巨型塑像所在的圓形廣場往四方擴展。在這中心地帶，有一個無所不包的商業網，最著名是貫通全市的樂園大街，長達一百公里，只是在這條街上便有五百座組合式商業大廈，三千多家酒吧、舞院、遊戲中心和色情場所。

全市又分四十六個特別區，其中五個特別區闢有太空基地和軍事機構，邊緣區域則工廠林立。

要在這城市維持奢華的生活，居民必須竭盡所能從事各種生產和賺錢的工作，又或嘗試可否通過嚴格的考驗，參加巴斯基的各種部隊。

不適合的人不但慘被淘汰，還要被當權者以莫須有的罪名，強行徵作惡名遠播的「人性實驗室」的實驗品，使巴斯基更能掌握控制人類的方法。

在這裡，絕無人道或正義可言，有的只是強權。

方舟正步入的罪惡宮位於市中心樂園大街最繁華的路段，亦是市中心區地下城的進口。

這地下城與地面上數十座大廈相連，成為城市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空間，總面積達五十萬平方米，共分三層。

第一層是娛樂與色情場所、賭館林立的商業街，第二層是各類型刺激運動的場所。最下一層是通風和吸取地核高熱能的發電設備，嚴禁闖入。

罪惡樂園正是一個任人放縱自己的地方，是對銀河聯邦的反動象徵。

當聯邦以文明、正義和法治為最高理想時，罪惡樂園卻倡行一個重回弱肉強食，為所欲為的反文明社會。

方舟隨著人潮，湧進了圓形拱頂的建築中，踏上其中一道自動電梯，往地下城落下去。

強勁野性的音樂響徹整個入口大堂，一把性感的女聲以嘶叫的方式狂歌著，聽得許多男男女女都隨著節拍扭動或叫嚷。

方舟還是首次接觸到音樂，不由自主隨著聳動搖擺起來。

生命在燃燒著。

情緒和激流在體內滾動。

忽然上面傳來男女的尖叫聲，混亂直延下來，原來有十幾個全身赤裸的男女，由上面直衝而下，撞得電梯上的人東倒西歪。

四周十多條電梯或上或下的人一起鼓掌高呼，為這些行為荒誕粗暴的男女吶喊助威，氣氛沸騰起來。

方舟亦忍不住怪叫起來。

先奔下來是三名赤裸大漢，方舟已避往一旁，但他們欺他瘦弱，故意猛撞往他背脊處。

方舟心中暗怒，迅速一閃，那人撞了個空，失去了平衡，直跌下去，撞倒了五個人，才收著了勢子。

另兩人勃然大怒，其中一人手上的酒瓶立時朝方舟的腦袋打了過來。

方舟大笑聲中，跳起來坐到電梯的扶帶處，一下子滑了下十多米，來到了地下城的最上層，兩個閃身，沒入了人潮裡，氣得那群赤裸男女揮拳頓足，卻又無可奈何。

方舟大感有趣，來到地下城寬大的街道，思感朝四方八面探展開去，立即找到了幾個有趣的場所，猶豫了片晌後，轉入其中一間掛著「澡室」招牌的鋪子裡去。門口處守著幾名大漢，向進入者收取費用。方舟的思感能刺入他們的腦神經裡，當他們雙手捧頭時，他早憑迅捷無比的身法，閃到澡堂裡去。

裡面有個可容數百人的大浴池，熱氣騰升，水氣瀰漫裡，近百名男女赤體浸在經過特別處理，可舒緩神經和減輕疲勞的熱泡裡，享受著人生。

有些陌生的男女還在池裡隨意雜交，人慾橫流。

當方舟欣然脫掉衣服，浸進池內時，兩旁的艷女都鄙夷地看著他枯瘦的身體，移到遠處去。

方舟不以為忤，閉上眼睛，吸收著水內來自地核的熱能，身心暢美。

池內的女人都是心靈空白，精神萎靡，不足引起他的興趣。

驀地入口處傳來追逐打鬥的呼鬧聲，一群男女追著一名壯漢，衝了進來。

那壯漢且戰且退，終是雙拳難敵四手，被其中一名女郎飛腳踢在下陰處，一聲慘嘶，由池邊凌空後拋，掉進池內，嚇得在那處浸浴的人雞飛狗走。

那群如狼似虎的男女仍不肯罷休，連著衣服撲入池裡，誓要置那壯漢於死地。方舟湧起莫名怒火。

沒有人比他更知道生命的珍貴，所以他絕不容別人如此賤視其他人的生存權。他閃電般移了過去，一手扶起那男子，順手給了狠撲過來的女郎一巴掌。

「啪」的一聲清響，那女郎半邊臉腫了起來，側跌入水內。

接著方舟毫不費力把那壯漢拖到池邊，避過了撲入水中那些男女的攻擊。

七名沒有追入池裡的男女聲勢洶洶繞著池邊走了過來。

方舟哈哈一笑，先把那被毆打的壯漢送上池邊，然後一手按著池邊，借力彈起，一腳掃出，立時把搶在最前頭的一男一女掃得離開池邊，遠遠掉往池心去。

水花四濺時，另兩名男子被抓著頭髮，兩頭相撞，暈倒地上，他同時飛起一腳，把要由池邊爬上來的男人踢得仰跌回池底裡去。

此時僅餘的二男一女圍了上來，還未看清楚方舟如何出手，小腹分別中了他的拳頭，痛得跪往地上。

方舟毫不客氣，藉著身體的遮掩，在其中一人身上掏出了對方的戶口卡，向那勉強站起身來的壯漢招呼道：「我們走！」

場內的人何曾見過這樣高強的身手，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方舟從容穿上衣服，才和那名壯漢施施然走出澡堂，當然再沒有人膽敢追來了。

## 第十一章 誤墮陷阱

工作船上視野窗的望遠性能被調整到最強的程度，星塵區邊緣處一排排激流似的雲環，立即清晰地顯現出來，雲環更結成彩色的光斑，每一塊都有地球那樣的大小，在雲霧的籠罩下，是無數的殞石、塵屑和星間物質，總質量有百多個太陽系那麼驚人。

工作船和護航艦隊速度減緩，同時把護罩的磁能增至最強度，以應付避無可避，突然衝擊過來的巨型殞石。

這是距離領袖一號約五百萬公里的地方，進入了星塵區後，受到星塵區內狂暴電流的影響，所有通訊都會受到干擾而不能使用。

扮成姬慧芙的夫秀清和祝絲蒂兩人並肩而立，全神看著視野窗外迎面撞來的無數大小殞石。它們受到星塵區核心的巨大磁核的牽引，永無休止地運動著，混亂中隱見規律。

飛船啟動了自動閃避和導航系統，靈巧地在殞石間穿行著，向著某一預設的目的地進發。

在這特別為主席而設的指揮室裡，除了立在兩人身後的副指揮艾妮和軍機秘書諾歷外，再無其他人。

飛船正以每小時三十萬公里的速度緩行著，若以這樣的速度，要抵達星塵區中心的磁場，最少要半年的時間。

巨大的磁場干擾，使飛船內所有傳音和通訊設備亦癱瘓下來。部份沒有防磁設備的儀器，亦停止了運作。

在一般的情況下，肯定沒有飛船肯飛進這種危險的地方來。

一道雲帶橫亙前方，那是氨凝結成的液珠，飄浮在空中。

驀地視野窗外變成白茫茫一片，原來飛船進入了雲帶裡。

祝絲蒂道：「過了這氨雲帶，往前飛十個小時，便是曾發現黑獄飛船的地方了。」

夫秀清皺眉道：「除非我們可以計算出殞石運轉的方式，否則怎能找到那失事的飛船？」

諾歷插口道：「那是沒有可能計算的。」

祝絲蒂冷冷道：「你們錯了！」

夫秀清升起不大對勁的感覺，袖管的武器滑到纖手去，別過頭來盯著她道：「我們什麼地方錯了？」

祝絲蒂退開了兩步，臉無表情地道：「你們錯的是到了這裡來。」

夫秀清手往上揚，已多了一把離子槍，豈知尚未發射，背後強光一閃，立時全身冷凝，連指頭都動不了。夫秀清心中狂叫道：「艾妮竟是叛徒。」

同一剎那一道電閃由祝絲蒂手中激射而出，命中正要拔槍護駕的諾歷。

這個姬慧芙忠心耿耿的手下，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整個人化作一團閃耀的白光，瞬間後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場灰飛煙滅。

「蓬！」

夫秀清的軍服亮了起來，整個人被一團離身約一米的青光密密包裹著，原來是自動反擊系統發放出保護罩，擋著由艾妮手上冷凝槍發出的冷凝光。

她又能活動起來，立即扳動手上的激光槍，射向祝絲蒂。

祝絲蒂反應迅快，左手一揮，一個激光護盾擋著全身，硬接了她一擊，夷然無損。

激光撞在盾上，爆起一片眩人眼目的光雨。

艾妮另一隻手往夫秀清揮去，一道能克制護罩的能量束，由她載在腕上的微波環射出，重擊在護罩上。

夫秀清踉蹌側跌，護罩被震得露出一絲空隙。

「啪喇！」

一道強光在入口處閃起，準確無誤地擊往隙口處，護罩雖立時縫合無間，仍然有能麻痺神經的能量，侵了進去。

夫秀清慘哼一聲，跌在地上。

偷襲者一聲長笑，把發出神經麻痺鞭的棒子插回腰間，走了過來，居高臨下般看著地上的夫秀清微笑道：「主席！由現在起，你是我的女人了。」

夫秀清雖動不了，神智仍然清醒，一聽下芳心劇震，原來偷襲者是卡爾夫南。整件事竟是個陰謀。

但她仍沒有絕望，護罩的能量正由領袖晶片內的自動系統不住增強，只要她能回復動作的能力，便可以反攻了。

祝絲蒂興奮地來到卡爾夫南的身旁，挨著他親熱地道：「卡爾！你該怎樣謝我？」

艾妮也走到滿臉得色的卡爾夫南的另一邊，但神情忽明忽黯，顯然心中兩個矛盾的思想正劇烈交戰著。

卡爾夫南溫柔地推開祝絲蒂，蹲了下來，頭俯到光罩的邊緣，細看著夫秀清的眼睛，眼中異光亮起。

夫秀清和他眼神一觸，心神立時一陣迷惘恍惚，想閉上眼睛亦有所不能。

※※※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離開了翼車，站到路旁。

那女劊子手手上的搜身儀射出一道柔和的光束，罩在兩人身上。

光束不住變化，顯示它以不同的掃描光，全面地檢查她們，包括偽造的身份晶片和戶口卡。

另兩個一男一女的劊子手走了過來，男的笑道：「真子最見不得壯男，又春心動了。」

女的笑道：「可一定要分我一杯羹呢！」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一聽下立即發呆。

隨意肌當然可以模擬任何動作，問題是以她們的身份和尊嚴，怎可以做出這種事來？

那叫真子的特種部隊劊子手滿意地看著兩人道：「你們隨我來！」

兩人無奈地隨她往路旁一架充作臨時總部的巨型流動飛行車走去。

驀地有人喝道：「停下來！」

三人一起轉過望去，那真子立時肅立致敬叫道：「白魁上校！」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芳心齊震，只見一個頭上沒有戴上頭罩的改造戰士正往她們走來，用神地打量著她們兩人，冷冷道：「這兩個人是我的，大亨正要找些像他們那麼強壯的人到實驗室去。」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人又驚又喜，喜的是想不到這麼快便可到實驗室去，驚的是仍未找到方舟那傢伙。

冷凝光亮起。

兩人啟動了隨意肌的昏迷按鈕，詐作昏倒地上，任由敵人處置。

※※※

方舟和那被他仗義援手的壯漢在縱橫交錯的地下街道漫步走著。

那壯漢興奮地道：「我叫丁楊，看不出你皮黃骨瘦，身手竟這麼好，遲早可試試能否進入特種部隊去。嘿！你叫什麼名字？」

方舟隨口道：「我叫火鳥，是由鄉間來的。」

地下城的街道並不像地面的條條成直線形，而是曲折有致，路心有電子激光模擬出來七彩繽紛的花圃、樹木、噴泉，甚至大橋和流水、飛泉、瀑布，令人虛幻實景難分。是光電技術和建築藝術的綜合傑作，讓方舟這火鳥星的小鄉民目不暇給。

方舟順口問道：「那些人為何要追殺你？」

丁楊歎道：「還不是為了我漂亮的老闆娘紅瑤，那些人是地下城老狼的手下，老狼看上了老闆娘，而我則是老闆娘的首席打手，要對付老闆娘，自然要先對付我，喂！你有工作沒有？」

方舟搖頭表示沒有。

丁楊興奮地接著說道：「來！隨我去見老闆娘，她最信任我，我推薦的人她定會聘用。」

方舟猶豫地看著他。

丁楊熱情地道：「地下城是最易賺錢和最多享樂玩意的地方，想在這裡找份工作難比登天呢，來吧！」

方舟一呆道：「賺錢來幹嗎？」

丁楊自然不知道錢對他來說根本沒有用處，大奇道：「你不是說笑吧！沒有錢哪來享受和娛樂，怎樣過日子，來吧！」

方舟回心一想，終日遊蕩亦不是辦法，試試工作也好，於是隨他去了。

※※※

祝絲蒂和艾妮兩人手上的離子槍射出兩道離子流，刺在夫秀清的光罩處，消耗著光罩的能量，光罩逐漸塌縮下去。

正向夫秀清施展精神術的卡爾夫南一震道：「妳不是姬慧芙，她的眼睛不是這樣的，妳的精神力亦比她弱。」

祝絲蒂和艾妮同時大吃一驚。

卡爾夫南怒喝道：「妳是誰？姬慧芙到哪裡去了。」

夫秀清趁他驚震的一刻，神智清醒過來，以腦電波開啟了軍服內一個特別裝置，鬆了一口氣，冷冷看著對方。

「蓬！」

光罩抵不住兩把離子槍的能量，倏地消滅。

卡爾夫南一指點在夫秀清眉心處，異力侵體，夫秀清全身酥麻，手中槍掉在地上，完全失去了抗力。

祝絲蒂掏出一支小管，射出一道能照透任何人造物質的現形光，夫秀清美麗的容顏立時無所遁形。

卡爾夫南狂笑道：「原來是我們尊貴的院長，難怪扮得這麼神似，哈！我也想得到妳很久了，想不到竟在今天得償所願。」

由領口探手入她的軍服裡。

夫秀清的眼睛泛起奇異的色光，似在對他作出嘲弄。

三人的感應器同時響起警報。

卡爾夫南色變道：「她啟動了毀滅裝置。」

祝絲蒂下意識往外飛退，撞在壁上，尖叫道：「沒有可能的！」

自蛻生術發明以來，生命得到無限的延長，自殺這念頭徹底由人類的腦海內抹去。

生命太珍貴了，只要活著便有希望。所以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亦沒有人捨得拋棄這無限的生命。

艾妮臉色轉白，跪到地上去。

他們的感應器顯示出爆炸的威力可以引起核分裂的連鎖反應，根本逃亦逃不掉。

卡爾夫南是最鎮定，小腹射出一卷血紅的強芒，把夫秀清整個身體裡著。

「蓬」的一聲，夫秀清影跡全消，所有配備同時雲散煙消。

「啊！」

四分之一尾指甲般大小的領袖晶片掉在溶解了兩層的甲板上。

卡爾夫南撿起了晶片，送到眼下仔細欣賞，同時站了起來。

祝絲蒂來到他身旁，目射奇光，瞬也不瞬地盯著他手下代表統治整個聯邦的寶貝。

卡爾夫南探手去摟緊她的蠻腰，仰天狂笑道：「有了這東西，祝絲蒂妳便可以成為姬慧芙，能夠任意查看愛神智腦內聯邦的絕密資料；控制文官、武將的任用；開啟所有秘庫的密碼；頒發新的政令。聯邦就變成我們的囊中之物了。」

艾妮囁嚅道：「那主席呢？」

祝絲蒂嬌笑道：「我不就是主席嗎？至於姬慧芙，只要我查核愛神智腦，知道她到了哪裡去，她還能活多久呢？」

卡爾夫南把艾妮摟到另一邊，目射邪芒，陰陰道：「不過在殺死她前，我先要欣賞一下她在我胯下求饒的浪相，哈……」

※※※

方舟隨著丁楊，來到地下城一個奇異廣場般的龐大空間裡，離地足有二百米的拱型大天頂正中處，有個永不熄滅的人造太陽，把這空間內數十座建築物沐浴在金黃的色光裡。

這些建築都和流行以幾何型體作組合的現代建築大異其趣，充滿古典的味道。這些構造奇特，宮殿般的樓宇都是金色的，屋頂作四十五度由正中往兩邊傾斜下來，高翹著細細的屋脊，頂心有金色的尖塔，像要憑此互相競爭高度似的，在人造太陽的照耀下一同噴射著金色的火焰。

廣場處聚滿了人，飲酒高歌，比之任何地方更要熱鬧和混亂。

高聳的尖屋頂，金碧輝煌的色調，巍峨壯麗的超時代建築群，難怪這麼多人甘於墮落，亦可看出巴斯基這人極不簡單，製造出這種有如夢幻的黃金天地，把人類深藏著某種追求燦爛的情懷以具體的方法展示出來。

他的罪惡樂園正是要以實例證明，這才是人類的理想世界，只有縱情放慾，才是生命的真義。

丁楊見到方舟目瞪口呆的樣子，知他是初到貴境，解釋道：「這是地下城的黃金宇宙，擁有最好的劇院、艷舞場、夢幻屋、立體影院、音樂廳、歌舞場……」

方舟問道：「什麼是夢幻屋？」

丁楊興奮地道：「那裡有各種夢幻氣，又有不同的夢幻世界，可以讓你享受不同的美夢，等我帶你見過老闆娘後，才到那處享受一番吧！」

扯著他朝其中一間金屋走去，繞過了人頭湧湧的入口，從側門進入。

幾個守在那裡的打手均恭敬地向丁楊打招呼，但眼光轉到方舟身上，都露出不屑之色。

丁楊領著他走入一個地方，原來是個廣闊的換衣間，百來個裸體或衣服少得無可再少的男女正在換衣、化妝，嘈吵混亂。

方舟的思感早先一步偵知了這是一座艷舞場，但仍大感有趣，目光不住在那些惹火女郎身體逡巡著。

那些女郎早給人看慣了，但對變得體嬴骨瘦的方舟，都不屑一顧，只是向丁楊大拋媚眼。

丁楊帶他穿過更衣室，眼前有道長廊，兩旁各有十多個房間，房門大多敞了開來，站滿了衣著性感或根本赤體的男女，一邊閒談一邊啜著噴出香霧的圓型盒子，弄得長廊煙霧迷漫，似幻疑真。

丁楊在一名艷女的隆臀摸了一把，怪笑道：「老闆娘在哪裡？」

艷女下頷一仰，示意在廊尾的門後，便繼續和身邊的人交談，絲毫不介意給人摸了一把。

丁楊和方舟側著身在人堆裡小心前進，前者在不斷對四周的女郎揩油的同時道：「這些休息化妝室屬於較有名氣的表演員，你看中了哪一個，只要告訴我便可以了，很易安排的。」

方舟暗忖：我若找到獵物，何需你來安排。

到了長廊盡處的正門，丁楊立定，把手撐按在門上。

一會兒後，嬌甜的聲音傳來道：「找我有什麼事？」

丁楊恭敬地道：「老闆娘，我有個優秀的人材要推薦給你。」

金屬門縮入了牆裡。

裡面是個佈置華麗的客廳，兩名健美的女打手守在入門處，眼光落在方舟身上，都呆了起來，想不到所謂優秀人材竟是這副可憐模樣。

丁楊顯然有很高的地位，理也不理她們，領著方舟，朝內走進去。

那是個休憩室模樣的地方，寬大的空間，除了一個長酒吧外，只擺了三張檯子和靠在牆角的一套大沙發。

一名背影動人，身穿銀背心、短裙、長靴的女子，背著門口坐在其中一張檯子前，手中拿著一個高腳杯，一個人自斟自飲，頗有孤芳自賞的味道。

大廳內再無其他的人。

丁楊緊張起來，大氣都不敢透出一口的樣子，恭敬道：「野狼老大剛才派人來殺我，幸好火鳥他出手救了我，屬下見他身手這麼好，所以邀他回來見老闆娘。」

紅瑤一口把杯內的烈酒喝盡，冷哼道：「野狼自恃和白牙結成了聯盟，現在竟欺到我頭上來了，哼！」

頓了頓道：「坐下吧！」

丁楊向方舟打個眼色，兩人來到她對面的椅子坐下。

方舟好奇的眼睛往她瞧去。

只見她杏眼桃腮，生得非常美艷，最動人處是她有種藏在骨子裡的狐媚，令方舟怦然心動。

她細長美麗的眼睛射出冷厲鄙夷的神色，蹙起黛眉道：「你帶這酒鬼來幹什麼？」

丁楊待要解釋，卻給她打斷道：「若非我知道你不敢騙我，我定把他掃出去。」

接著又見方舟的眼光落到她半裸的酥胸處，怒道：「看什麼？連我也敢打主意嗎？」

方舟呆了一下，朝這凶霸霸的女人望去，受到她有強烈誘惑力的艷色所挑引，雙目不由亮了起來。

紅瑤被他奇異無比的眼神一瞧，嬌體泛起灼熱興奮的感覺，呆了一呆。

方舟暗呼罪過，忙收斂目光，垂下頭去。

紅瑤仔細打量了他一會後，點頭道：「好！就讓他留下吧！有這麼個不起眼的人在身旁，有時會收到奇兵之效。」

丁楊大喜，一拍方舟肩頭道：「還不多謝老闆娘！」

方舟連忙稱謝。

傳音器響起道：「老闆娘，前台有人鬧事。」

紅瑤俏臉一沉，望向方舟媚笑道：「這是由你決定自己值多少錢一日的好機會了！」

《星際浪子》第一卷完

# 第二卷

## 第一章 人性實驗室

巴斯基魁梧筆挺的改造軀體，傲立在司令室的巨型視野舷窗前，凝視著窗外不住接近和擴大的「荒星」──惡魔太陽系最外圍的第三顆行星。

惡魔太陽在荒星後的天際閃耀著刺目的激芒。

荒星對他有無比深刻的意義，代表著他權勢的轉折關鍵，亦全賴設立在她之上的「人性實驗室」，他才找到控制人類的法門。

征服聯邦再不只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夢想，而是切實可行的事。

他對聯邦發展出來的那種強調理性、民主、和平的文明感到由衷的鄙屑。

對他來說，生命就是縱情、征服和戰鬥。捨此之外都是謊言和自欺欺人。

黑獄軍團的出現更證實了他的信念。這宇宙內唯一生存之道，就是把其他人或生物置於腳下，由最強者主宰一切。

經過了近五千年的思索，他看透了一切。

他漫長的一生中，唯一曾猶豫過的時刻，就是選擇是否要接受九死一生的改造程序。踏上了這條永沒有得回頭的不歸路後，他知道命運注定了他必須去戰爭和征服，直至宇宙的終極。

他最終的目的，是要把宇宙內所有星系，變成自己的土地和私產。

墮落大亨絕不會臣服於任何人，包括卡爾夫南在內；當再不需要這老謀深算的人時，他會毫不猶豫把卡爾夫南除去。

天際逐漸轉暗，由紫紅色化為深綻藍色，予人一種淒冷荒寒的感覺。

每次當巴斯基看著這漫無邊際的深黑星空時，他都有種既顫慄又興奮的感覺。只有這麼一個神秘莫測的宇域，才配得起人類悠久無盡的生命。

在這廣闊的司令室內，除他之外就是身後候命的摩亞。

這個特別強悍的改造戰士，體型與他相若，只略為瘦削了點。他不但是他手下兩大主將之一，還是他的參謀軍師，為他統率人數達百萬人，最精銳的親兵──墮落軍閥。

表面看去，荒星只是一團比地球大上二十多倍，呈不規則卵圓形、稜蹭陡峭、充滿裂隙的冰封岩石。

可是她的內部卻密藏著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地下軍事基地。

這是聯邦間諜仍難以滲透和觸及的機密。他的真正實力就在這荒星基地裡，其它都是用來騙人的幌子。

想到這裡，他泛起了一種高高在上，鄙視眾生，位於權位極峰的飄然感覺。

對於改造人來說，最大的享受就是「視覺」，他們的視力可由腦內比常人強上千百倍的能量波隨意調校，最驚人的是能凝聚成「視能波」，不但可透穿合成金屬造的牆壁，還可以如若實物般拐彎轉角，看到常人絕對看不到的角度。

這補償了皮膚的缺陷。

強化了的肌膚，使他們失去了感觸上的靈敏度，愛撫和按摩並不能帶來享受，所以縱使在兩性的接觸中，憑的只是視覺、聽覺和嗅覺，於是改造人注定了是性變態的人。

巴斯基和摩亞雖是身在司令室裡，可是他們強化了腦的電波，卻無時無刻不在通過飛船上名為「蕩女」的超級智能系統，接收著不住傳來的訊息。

並不是每一個改造人都有這種能力，即使是改造人，亦有無數的等級，正因為巴斯基穩坐第一把交椅，才使所有百多個改造人，全奉他作當然的大頭子。

這時蕩女把一組訊息傳入兩人腦內，做出了最新的報告。

摩亞平靜地道：「大亨！我對那逃出基地的人有很不祥的感覺。」

他說的自然是方舟。

直到這一刻，他們仍弄不清楚他怎樣逃出那個有力能封閉的囚箱，怎可瞞過絕無遺漏的偵察系統。

巴斯基金黃的眼睛亮了起來，柔聲道：「若我猜測無誤，這個人應是被『巨鯨號』由火鳥星帶回來的人，他逃出地球後，和姍娜麗娃來到離我們這裡最近的素女星系，同時發現了黑獄人的偷襲行動，於是聯邦才有素女星之役的大勝。後來姍娜麗娃這美人兒到了素女星，而方舟卻不知所蹤，因為他來了我們這裡。」

若姬慧芙在此聆聽，必會大吃一驚，首先他所說的都是絕對的機密；其次是巴斯基的分析冷靜、睿智，與她們在街頭顯像螢幕所見帶點瘋狂和自大的巴斯基，判若兩人。

摩亞點頭道：「我絕對同意頭子的話，所以才有很不好的感覺，給這樣一個深不可測等若異星怪物的人鑽入我們的星系裡，天曉得他會做出什麼事來？」

巴斯基的眼神更凌厲了，沉聲道：「我卻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與一般人太不相同了，所以遲早會露出形跡。只要我們能把他逮著，便等若擁有了人類進化最關鍵的寶物，那時不要說區區聯邦和黑獄軍團，整個宇宙都是我們的了。」

摩亞道：「我卻沒有頭子那麼樂觀，以姬慧芙的精明智慧，仍拿他沒法……」

巴斯基倏地轉過身來，打斷他且不屑地道：「姬慧芙的弱點是不夠心狠手辣，若方舟落到我們手內，包保他沒有任何機會。」

頓了頓冷哼道：「只要他是人，便有人的弱點，誰可瞞過我們的人性實驗室，我們的舒玉智小姐？」

聽到舒玉智的名字，連摩亞這凶悍的改造人，也立即肅然起敬。

就算在聯邦裡，這舒玉智亦是個響噹噹的名字。

舒玉智就是聯邦研究院的首任院長，在一千五百年前，夫秀清仍只是她的副手，而據說她是聯邦裡年紀最大的人，蛻生術正是由她開始，後來神秘失蹤，想不到竟是躲在這惡名昭著的星系裡，還成為了人性實驗室的主持。

巴斯基看了這得力的手下頃刻後，岔開話題道：「有沒有顛覆組織的消息？」

摩亞露出一個殘忍的笑容，冷然道：「這些來了又後悔，終日密謀逃出去的蠢蛋怎瞞得過我們的情報網，但在我尚未找到他們的主要策劃人時，暫亦不想採取行動。」

巴斯基滿意地點頭，默思半晌後道：「我們的『女王行動』準備得怎樣了？」

摩亞閃過興奮的神色道：「非常順利，我們已有足夠截擊『領袖一號』的力量和裝備，唯一要請示的，就是應否通知卡爾夫南，據情報他們亦有類似的計劃。」

巴斯基冷哼道：「千萬不要這樣做，誰能控制姬慧芙，誰便可控制聯邦。記著我們和卡爾夫南只是在互相利用，我們定要捷足先登，才不致處於劣勢。」

摩亞肅立應諾。

此際長達六千米，比「領袖一號」大上一倍的魔鬼魚型「墮落號」宇航戰艦，拐進了荒星背陽的暗影裡。

上空繁星閃閃，下方是依稀的淡薄大氣，斑駁的雲彩在冰山反照的光芒裡勉強可辨。

墮落號朝著地表一道暗黑的裂縫俯衝下去，迅即消沒。

※※※

紅瑤盈盈站了起來，短裙下修長渾圓的玉腿予人動魄驚心的感覺。

她橫了方舟和丁楊兩人千嬌百媚的一眼後，才以婀娜多姿的迷人姿態，搖搖曳曳地往門口走去。

方舟與丁楊追在她動人背影之後，暗忖若她到台上表演艷舞，包保可顛倒天下眾生。

對他這曾在火鳥星上長期於生死邊緣掙扎的人來說，兩性的關係主要就是交配來延續下一代。直至從研究院的資料庫遍閱小說資料後，才眼界大開，認識到男女間的性慾除為了生殖繁衍外還存在著其它更美妙的感官享受。

紅瑤雖對他有吸引力，卻是非常表面的，因為她並不像姬慧芙和姍娜麗娃般有個完美的生命磁場，那才是使他真正心動之處。

生命磁場是能量的光譜，反映著一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玄奧奇妙。紅瑤的生命磁場非常強大，但色光卻偏向暗灰，顯示她的心靈充滿著負面的情緒，若長期和她相處，便會受到她磁場的不良影響。

一般人當然不會察覺到這種肉眼看不到的磁場接觸，所以當逐漸因而失落沮喪時，仍不知是因磁場互相間的影響和感染而來。

方舟自然知道其中的微妙變化。

事實上自他踏足這星球後，仍未有半個人的生命磁場使他滿意。

可是他仍感非常興奮，對一個長期孤獨的人來說，與同類的任何接觸，都是那麼新鮮有趣。

三人這時來到通往外廳的門前，方舟忽地一震道：「且慢！」

紅瑤和丁楊同時愕然望向他。

方舟出言，是因為他感應到外面很不妥當。但再加思索後，卻又猶豫起來；若他說出「看」到外面的情況，便會洩露出自己超人的靈覺，這對他是非常危險的事。

紅瑤和丁楊都不是可靠的人，說不定會對他生出懷疑之心，那就糟透了。

在這罪惡樂園，每個人都只會為自己打算，瞞騙和出賣別人乃天經地義的事，若讓巴斯基找到自己，他的小命便非常危險了。

為了改變自己的外貌，他已耗用了相當多的能量，沒有一段時間，休想回復過來，更難以再改變形貌。那時只是這副樣子，便很難逃過巴斯基的追捕了。

紅瑤不悅地道：「是否膽怯了！」

方舟暗歎一口氣，點頭道：「有點緊張吧了！」

紅瑤俏目露出鄙夷之色，怪責地瞪了丁楊一眼，伸出纖指按在金屬門的開關處，門開後往外走去。

才踏足門外，立時一震停了下來，累得丁楊差點撞上她的粉背。

一把聲音在外響起道：「老闆娘！我們恭候多時了。」

紅瑤的臉色變得有那麼難看便那麼難看，怔望著或坐或站在她華麗大廳內的數十男女。

方舟來到她身後，細察這群來意不善的不速之客。

這些男女明顯是兩個不同幫派的，一組有二十八個人，以閃亮的銀服為主。

女的均是低胸緊身衣和短褲，性感暴露。帶頭者是個戴著銀色金屬頭罩的彪形壯漢，唇上留著粗濃的鬍子，精光閃閃的雙目透出淫邪之氣，坐在一張大椅處，手下們眾星拱月般立在他兩旁和身後，讓人絕不會看錯了他領袖的身份。

另一組只有十五人，男的全穿著黑色燕尾服，架著反光的墨鏡，七個女的是高領深開露出大半個酥胸的小褸，下面穿的則比紅瑤更短的迷你裙，肉香四溢。

他們中亦只有一個人坐著，是個目射凶光的高挺禿頭男子，樣貌頗為英俊，嘴上叼著個煙斗，正吞雲吐霧地看著他們三人，便像獵人欣賞著掉進了陷阱裡可憐無助的動物。

這兩批人分左右擠滿了大廳的兩旁，把他們三人圍得水洩不通，眼中都是嘲弄的神色。

紅瑤和丁楊兩人同時顫抖起來，顯然對這突變完全不知所措，亦深知情勢不妙。

方舟湊到丁楊旁問道：「他們是誰？」

丁楊正牙關打顫，那懂得答他。

那群男女一起哄笑起來。

有人大聲道：「那裡來的醉小鬼，連我們白牙老大和野狼老大都不認得？」

方舟早前曾聽過紅瑤提起這兩人的名字，立時心中恍然，原來是這地下城的兩股惡勢力，看來現在已佔盡上風，控制了一切，才能在這裡恭候紅瑤的大駕。

那坐著的銀衣大漢哈哈一笑道：「老闆娘想不到有這一天吧！以為有了紅鷹這大靠山，便不用賣我白牙和野狼的帳，現在紅鷹給我宰掉了，妳還倚靠誰呢？」

紅瑤呻吟了一聲，顫震著道：「你說什麼？」

那邊的野狼沉聲道：「騷貨，聽不清楚嗎？我們剛在『死亡遊戲場』把紅鷹揍死了，保證他的屍骸沒有一根完整的骨頭；你的手下也背叛了你，現在都是我們的人了。」

接著向丁楊喝道：「丁楊！你若愛惜生命，就給我跪下來！」

丁楊臉上血色退盡，雙膝發軟，卻勉力撐著沒有跪下，也欲語無言。

白牙兩眼寒光一閃，點頭道：「好！有種。讓我看你的骨頭有多硬。」

他身後的人正要撲出時，白牙伸手制止著，好整以暇地瞧著紅瑤，舌頭舐著嘴唇，發出一串淫笑後道：「我們美麗的老闆娘，妳可在這裡任意挑選十名壯男來幹妳，若還死不掉，便到我的妓院來接客，憑妳的艷名，包保客似雲來，日夜不停的光顧妳。」

眾男女齊聲大笑，說不盡的淫邪暴虐。

方舟聽得無名火起，這些人的確把劣根性表現無遺，同類相殘，是多麼羞恥的一回事，踏前一步，微笑道：「想碰我們的老闆娘嗎？先要過得老子這一關。」

眾人同時呆了起來，像看白癡般瞧著這皮黃骨瘦的可憐小子。

紅瑤顫聲道：「給我退下！」

越過方舟，來到廳心處，楚楚可憐地道：「我投降了，兩位老大要我怎樣服侍和聽你們的也可以。」

丁楊一顫道：「老闆娘！他們不會放過妳的。」

野狼怒喝道：「給我打死這兩個臭小子！」

白牙大喝道：「且慢！」

眾人停了下來，望向白牙。

白牙笑道：「這麼有趣的遊戲，野狼，你連那丁點兒耐性都沒有嗎？」

野狼顯視白牙為首，挨回椅內，繼續吸著他的煙斗。

白牙的淫眼上下打量巡遊著紅瑤動人的胴體，輕喝道：「賤貨！先脫清光給我們欣賞，看看紅鷹為何那麼迷戀妳。」

紅瑤高聳的胸脯急速起伏著，咬著下唇，遲疑了頃刻，才伸手待要寬衣解帶。方舟苦惱得要命，對他來說，沒有事物比「生存」更重要。可是若真的出手，把這些人全打垮了，消息漏了出去，怎會逃得過巴斯基的監聽網。

若換了剛由火鳥星離開時的心態，他早便拂袖走了。可是看過那些小說資料後，又目睹姍娜麗娃不顧生命向聯邦報訊的偉大行為，他的思想亦起了微妙的變化。怎辦才好呢？

這時紅瑤已解下單衣，露出雪白的上身，看得所有男人的眼睛都亮了起來。

方舟再歎一聲，思感延伸出去。

※※※

荒星基地確是史無先例的龐大地下基地，分為東、南、西、北四區，平均分佈在荒星的內部，總面積加起來是地球的二又四分之一倍。

區與區間由寬大的飛行廊道相連，內外的防守和偵察系統均精嚴無匹。

行星的地表看來是堅厚的岩層，其實都是經強化了的合成鋼造成的多層防禦罩，還有力場護罩的保護，足可抵擋任何已知武器的長時間攻擊，何況還有超過一百萬個密藏地層下的反攻擊集束激光和地對空導彈防守堡壘。

整個基地的能源來自三方面，就是本身內部的熱核、魔鬼太陽的太陽能，與每個區域本身的「互動中微子反應爐」，每種能源都可獨立地供應荒星基地的全部需求。

這四區各有不同的任務。

東區是巴斯基宇宙艦隊的駐紮基地，共有兩艘魔鬼魚超巨型飛船，然後是十艘二千米長的飛鯊戰鬥艦，組成了墮落軍團的主力。

此外就是以萬計的各類小型但裝備優良的戰鬥飛船、戰機和飛行坦克。

這基地的存在比他著力開發的罪惡樂園還早了近千年，在這以億計星系的廣闊銀河裡，要瞞過聯邦的耳目，實在易如反掌。

由此亦可見真正的巴斯基是如何深沉厲害的改造人。當然，這一切全有賴舒玉智在背後支持他。

他們的合作，是智慧和武力最完美的結合。亦是罪惡樂園最高的機密，不但聯邦政府不知道，連與他互相利用的卡爾夫南都給蒙在鼓裡。

南區共分二百層，是軍隊人員居住的地方，有著所有城市多彩多姿的消閒和娛樂場所，儼如一個龐大的地下王國。

西區是軍事工廠和生產食物、日常用品的工業區；北區則是研究室和訓練基地，亦是人性實驗室所在處。

每個地下的空間都有著完善的「生態循環系統」，以人造太陽模擬出晝夜的情景，使新鮮的氧氣和二氧化碳往復不休的流轉著，適度的大氣壓、人工的河流，甚至植物亦可以在這些密封的空間內欣欣向榮。

墮落號泊在東區專用的軍事基地後，巴斯基便坐上他專用的「大亨號」飛行戰車，在四十架坦克護航下，穿過直徑達二千米的巨型廊道，朝北區飛去。

在高速飛行下，只一個小時便逸出廊道，來到廣袤有若另一世界的北區裡。

巨大的人造太陽在澄藍的上方發散著溫暖的金黃色光，照耀著下面茂密的林木，穿流而過的人工河，各種幾何型體的金屬建築物。

「天空」處交通頻繁，各類飛行工具往來不絕，見到「大亨號」都自動避了開去。

巴斯基的飛行隊伍逐漸放緩速度，當越過了一座人工的高山後，無際無邊的草原樹林展現眼前，令人歎為觀止。

這裡沒有任何建築物，只有一個金屬造成的巨型美女人頭和玉頸，以她曼妙無倫的表情，在一個大湖正中處「探出頭來」仰觀上方，在人造太陽下閃著超越了平凡和現實的奇異銀芒。

那就是人人恐懼的人性實驗室。

美女的香唇張了開來，巴斯基的大亨號越眾而出，帶著「颼」的一聲飛了進去，進入美女龐大的腦袋裡。

※※※

紅瑤和丁楊兩人眼前一黑，四周頓時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裡，當方舟大叫「退入去」時，兩人腰間一緊，被方舟欺上來毫不費力抱了起來，同時後方傳來門扇合攏起來的聲音。

白牙高叫道：「誰把燈關上了！」

紅瑤兩人耳際風生，被方舟夾著以驚人的速度在睜目如盲、亂成一團的敵人空隙間左穿右插，不片晌便穿門外出，然後保安門在身後合攏起來。

外面橫七豎八躺滿了受傷呻吟的紅瑤手下，見到裸著上身的紅瑤奇蹟地逃出來，立時精神大振，有些更勉力爬了起來。

紅瑤不能置信地瞧著方舟時，丁楊把外衣蓋在她身上，焦急地道：「快走！他們出來便糟了！」

方舟把少許能量送入受傷倒地的十多名紅瑤手下的身體裡，大叫道：「要命的便爬起來一起逃走！」

那些人當然不知方舟暗助了他們，忽然疼痛大減，氣力回復了大半，忙爬了起來。

方舟和丁楊分別扶起受傷最重的四個人，往大門急步走去。

紅瑤驚魂甫定，嬌呼道：「隨我來！」

帶頭撲出門外。

幾個把守的敵人猝不及防下，被輕易擊倒，他們便揚長去了。

※※※

這個美女頭形建築物的內部更是使人歎為觀止，把腦部結構模擬得唯肖唯妙，充滿生命的感覺，神經網路和血管就是供飛船往來的通道。

無數較小型的實驗室遍佈左右兩個大腦內，上萬的研究員輪班日夜不停地工作著，深入研究人體內還有待發掘的秘密，實驗的對象當然就是活著的人。

整個巨大的美女形人頭建築物，由腦幹至大腦皮層的頂端，高達一萬米。由一個強化了的合成金屬頭蓋骨支撐起整個架構。

飛船隊魚貫由口腔飛入了大腦的空腔裡，這比一個運動場還要大的空間，乃整座建築物的交通樞紐，由這裡可通往各個腦房和眼、耳等地方。

大亨號向上方的入口飛去，通過飛行廊道，不片刻緩緩在前腦的停機坪降下，守衛全體跪伏地上，向這操握生殺大權，擁有無上威嚴的領袖致敬。

負責這個實驗室的改造人胡勒迎了上來，跪稟道：「小姐正等待著大亨！」

巴斯基冷應一聲，撇下所有人，獨自走進坪旁一道長廊去，靴子踏在合成金屬的地板上，發出清脆單調的聲音。

他比常人強化了千百倍的腦電波，清楚無誤地感應到這些手下們因他而發出的畏敬和懼怕。

巴斯基很享受這種感覺。

人都是欺善怕惡的生物，令他們害怕，正是使他們聽命的法門。有功者重賞，失職者嚴懲，是唯一使將士用命的方法。而最使人恐懼的就是這人性實驗室，那比把人殺了還更令人害怕。

只有絕對獨裁的政權，才可以達致這種完美的效果。剩是這點，已遠非凡事都講人權的聯邦所能企望。所以終有一天，他會征服聯邦，把所有人置於他極權之下，那時就是他出征整個宇宙的時刻了。

尚未抵達盡端，那處的大門已退往兩旁，露出進入前腦主控「智腦」的入口，就是在這裡，美艷、智慧的舒玉智策劃著罪惡樂園未來每一個路向和策略，包括了民生、軍事和科研各個方面。

她是巴斯基唯一真正尊敬的人，是他深心中不能冒瀆的女神，眼前的一切，都是拜她所賜。

深吸一口氣後，巴斯基輕輕移進去，惟恐驚擾了她的清靜。

初到此處的人定會嚇了一跳，一方面既因內裡那等若一個運動場般龐大的空間，另一方面亦會被入目的奇異情景震懾著。

除了透出柔和亮光的金黃地面外，驟眼看去，見到的只是無窮無盡的漆黑蒼穹，銀河橫跨上方，星星點點，疏密有致地佈滿了這球形的空間，地面便像懸浮在虛空的一塊大平台。

在這裡面積達一千平方米的地台上，空無他物，只在中心處有一張精美的紅木大椅，背著門口坐了一具頭殼禿得閃閃生輝，身穿輕柔白袍，身段優美的女子。

蒼穹再生變化，深黑的星空亮了起來，變成了廣闊的原野，以萬計的不同動物徜徉其中。然後所有景象倏地消沒，圓型的大殿堂成了一幅相連無間，佈滿了儀器龐大無比的「儀板」，閃爍著奇異的色光，顯示這些巨型的儀器正在運作著。

巴斯基每次走進這裡，都生出走進一個超科技的龐然巨物裡那種渺小的感覺。門在身後無聲無息關了起來。

他先恭敬地叫道：「小姐！巴斯基來了！」

一把柔和悅耳的女聲溫柔地道：「你今次來見我，是否為了那個叫做方舟的火鳥星人？」

巴斯基絲毫不以為異，舒玉智掌握了他所有的資料和情報，自己猜得到的事，怎能瞞過她洞察一切的智慧呢？

他小心翼翼走過去，繞過椅子，來到她身前立定。

舒玉智仰起低垂的俏臉，朝他瞧著。

她絕美的容顏，竟和實驗室的美女頭像一模一樣，但神采風姿卻勝之百倍，容色澄明，有若天上艷陽，令人不敢逼視，比之姬慧芙亦不遑多讓。

看到她，只會令人想起逍遙仙境的女神，一點也不會把她和惡名昭彰的人性實驗室連在一起。

巴斯基的改造心臟「霍霍」跳動著，心神全投入她超脫世俗的秀色裡，但心中卻沒有絲毫歪念，有的只是無比尊敬和感激。這對冷酷無情的改造人來說，是非常罕有的情緒。若說世上有人能毀掉巴斯基，這個人就是眼前這美女，巴斯基甚至不會生出反抗的心。

舒玉智深不可測的眼神閃亮著無與倫比的智慧，平靜地看著這宇內最可怕的改造戰士，淡淡道：「我們的罪惡樂園，本來只有一個禍患，現在又多了個方舟出來。看啊！生命可以變得多麼有趣？只有挑戰才能使人類進步。物兢天擇，適者生存！」

巴斯基愕然道：「方舟外還有別的禍患嗎？」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我只是不想你分神，才沒有告訴你。」

仰首望往天頂上像極一隻獨目的巨大圓孔道：「寶貝！由你來告訴大亨吧！」

一把充滿磁力的男人聲音立時響徹整個大堂，清晰肯定，不徐不疾的道：「那就是藍菌，這種奇怪的生物擁有驚人的繁殖能力，到現在仍沒有徹底消滅它們的方法。」

寶貝等若舒玉智的孩子，由她一手培育出來，可比擬姬慧芙的超級電腦「愛神」而毫不遜色。

大殿再次變化，四周又變成深黑的星空，地板變得玻璃般完全透明，失去了實物的感覺，下方亦是無窮無盡的太空景象。

那是一個真實的「幻覺」。

巴斯基壓下心頭的顫動，謙虛地道：「這事我早就知道，但卻不明白藍菌這種低級的生命，怎能威脅到我們的安全，所有飲用進食的東西都把他們過濾了，他們又不能在空氣飄遊，只能依附星球成長，為何是一個禍患呢？」

寶貝的聲音答道：「大亨錯了，這些佈滿樂園二號上的生物，擁有奇異的精神系統和智慧，對人類有著深刻的仇恨，小姐一直在破壞他們的生殖能力，打擾他們的精神聯繫，否則真的不知他們會造成怎麼樣的破壞出來呢。」

巴斯基放下心事，暗忖有舒玉智親自處理，還有什麼值得擔心的。

舒玉智幽幽一歎，道：「我們征服聯邦的大計，已快接近成功的階段，你的建軍亦已完成，正蓄勢待發，但讓我告訴你，若方舟的問題處理得不好，可能會使我們功虧一簣。」

巴斯基一震道：「方舟真的這麼可怕嗎？」

舒玉智閉上美目，沉思了好一會，再張開美目時，現出如夢如幻、緬懷著過去某一段歲月的憧憬神情，柔聲道：「在以前的古老日子裡，生命雖短促了，還無時無刻不受天災、人禍、疾病和戰火的威脅，但卻比現在還為生趣盎然，人人都沒有空暇去探索存在的問題和意義。他們拚命去追求財富、愛情，不擇手段去巧取豪奪；在不斷的成功與失敗間掙扎著，生命處於最濃烈的境界。他們並不要求完美，只要求不負此生！那短短的百年光景。」

巴斯基心中大慌，今天的舒玉智像是滿懷感觸，全不如往常的冷靜沉著，不為任何事物動心的神態，是什麼勾起了她的心事呢？

舒玉智續道：「當我最初掌握到蛻生術的訣竅時，那時我還以為克服了生老病死後，我們便有著無盡的時間去完成任何夢想，但我發覺自己錯了。成為了研究院院長後，我差不多擁有了一切，可是我並不快樂，但卻不明白為何一切都豐足完滿，但仍感覺尚欠了點什麼似的。」

巴斯基用神聽著，沒有答話，怕打斷了她的思路，事實上他亦很希望舒玉智能向他透露心事。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聯邦成立後，理應出現大同理想的烏托邦式的世界，但事實上卻非是如此，首先一些殖民星上出現了反聯邦的極端宗教組織，然後是太空海盜的出現，再就是像你般冒死接受改造的人，還有其它不勝枚舉的例子。但行為的背叛卻沒有任何理性或合理的動機，那與生存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只像對同類存在著深刻的仇恨。」

巴斯基呆了一呆，他自己便是冒死接受改造的人，當時似乎是因一股盲目的衝動，希望自己擁有更超人的能力，但細想下確是非理性的行為，甚至帶點自我毀滅的傾向。

舒玉智道：「當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股以『黑蜂后』為首的太空海盜，他們不但劫財物，還要劫命，而那些財物根本對他們一點實質的意義也沒有，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卻追求原始，一點不怕聯邦軍的追捕，你明白他們為何要那樣做嗎？」

巴斯基點頭道：「我明白的，那種朝不保夕，每天都怕聯邦軍追來的味道，我也嘗過一遍，確是非常刺激有趣。不過黑蜂后確是最超卓的太空海盜，直到今天聯邦軍仍對這可怕的女人一籌莫展，我也很想見見她哩！」

舒玉智微笑道：「你說對了，我們最大的敵人，來自我們的內心，那就是『苦悶』。每個活著的人，都要追求生命的意義，需要新鮮感和刺激。最初改造一個殖民星時，我們興奮地看著大氣由無到有、重力被調節、泥土被改變、植物茁長，心中的成就感覺實在難以形容。可是當你改變第一百顆殖民星時，那就變成了無生趣的例行工作。不斷的探索、改造、移民，而星球的數目卻是無有極盡，你更會捫心自問，人類這樣擴張佔有，為的究竟是什麼呢？」

巴斯基一呆道：「玉智小姐這麼一說，把我都弄糊塗起來了，對我來說，這宇宙最有趣的事就是探索和征戰，捨此再無其它。」

舒玉智淡淡看了他一眼，柔聲道：「當你把整個聯邦全置於你的腳下時，便會明白我的說話。事實上黑獄人的出現，在某一角度看，是挽救了整個聯邦瀕臨崩潰的精神和信念。忽然間那安全、和平但又沉悶非常的日子一去不復，所有人都有著明確的目標，就是要為生存而奮戰。」

巴斯基同意道：「小姐分析得真好，我自己便因黑獄人的出現而感到一切都不同了。」

舒玉智道：「對有著無限生命的人來說，這只是一支強心針，終仍解決不了最終的問題。這亦是我成立人性實驗室的目的，只有通過對人性最深刻的理解，由生理和心理入手，我相信總有一天，我能徹底改造人類，將他們潛在的龐大力量釋放出來，真正遨遊宇內，不再受到肉身和能力的拘束和囚禁。而方舟正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巴斯基恍然大悟。

一直以來，他並不明白舒玉智為何要和他這惡名昭彰的人合作，到這刻才明白舒玉智有著如此遠大的理想，她刻下在實驗室內進行的研究，是絕不會被聯邦批准的。

舒玉智道：「若非有了這實驗室，我亦沒有方法對你們這些改造人再加以改造，使你們不致成為全無人性的狂魔。現在我對生命的秘密已有了重大的突破，若今天可把方舟抓到我的實驗桌上，說不定明天我便可製造出超人類來，那時整個人類的命運將會被改變，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巴斯基點頭道：「今次我來，便是想和小姐研究對付這個火鳥星人的辦法。」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他或者可瞞過其他人，卻絕瞞不過我。」

## 第二章 洩露秘密

方舟在全自動的浴室裡接受著各式各樣的淋浴方式。

他只要拍一下手掌，牆上的電子板便會顯示出不同的選擇，例如水的溫度，蒸氣或水，按摩式或洗擦式、淋灑、衝擊、潮浪。只要你叫出編號，自動智能系統便會盡如所求，令你得到無與倫比的享受，至少對方舟這個「鄉下小子」來說是這樣。

每件接觸到的事物都是新鮮美妙，能活著真是愜意極了。

由於長期生活在一個缺水的星球上，水對方舟更有無比的意義。所以進入地下城後，放著那麼多引誘，他卻揀了浴室，也遇到了丁楊，弄致現在要隨紅瑤躲到了這地面上的秘密巢穴內。

這是座位於郊區的三層高房子，頗為幽靜，當其他人都擠在下面兩層時，紅瑤特別優待他，讓他與她一起住進這三樓內，還任他佔用這精彩的浴室。

方舟選擇了熱泡浴，浸在灼熱的水裡，方舟舒服得呻吟起來，什麼都不去想。廣闊的浴池蒸氣騰升，一片迷漫。

室門打了開來，身上只圍著浴巾的紅瑤闖了進來，盈盈步至池旁，俯頭看著他，美麗的大眼睛不住轉動，顯然在思索著有關他的事。

方舟往她望去，只見肉光緻緻，不由想起她剛才被逼裸露上身的誘人情景，但只有欣賞之心，而無性慾上的衝動。

對於他這曾長久刻苦的人來說，意志實比合成鋼更堅定，除非紅瑤有姍娜麗娃和姬慧芙那麼誘人的生命磁場，才能使他生出渴想。

不過逗逗這艷女亦是有趣的，微笑道：「是否我把浴室佔用太久了？」

紅瑤橫他一眼道：「只是我等得不耐煩，因為我真的很急著和你談話。」

言罷扯掉身上的浴巾，跨下池來，赤裸著雪白豐腴的肉體，靠到浴池的另一邊去。

她明顯地對方舟那「簡陋」的身體不感興趣，對他毫不積極。

方舟樂得如此，蠻有興趣地在她的身體逡巡兩遍後，精神便回到溫熱的水裡，感受著身體與這可愛物質的接觸，吸取內含的太陽能量，就像回到火鳥星的溶池裡，神舒意暢。

現在他的能量只及最高峰時的四分之一，所以他每一刻都要爭取，以應付任何緊急狀況。嚴格來說，眼前的紅瑤就是一個危險。

紅瑤的眼光避開他的身體，瞧著他那亦非好看的眼睛道：「你好像是第一次用這種浴室，是嗎？看你的神情便知道了。」

方舟心中一悚，胡謅道：「我是剛來的，想不到這裡的設備這麼好？」

紅瑤眼中驚訝之色更強烈了，瞪著他道：「這算得什麼，在聯邦裡，每位移民到新殖民星的人，都會被分配十公里的土地，作為永久擁有的私產，還包括一百萬個『貨幣點』，那足夠起幾座房子，買飛行車和太空船與及所有相關的設備了，樂園星這區區房屋，算得什麼呢」

方舟愕然道：「妳提起聯邦，好像很懷念的樣子，為何又要來這裡呢？」

紅瑤靠著池邊滑下去，直至熱泡浸至玉頸處，免得給對方可直接看到她的酥胸，歎了一口氣道：「想試試新的生活嘛，哪知來後竟不准離開，巴斯基這天殺的大混蛋。」

說到巴斯基，她咬牙切齒起來。

方舟皺眉不語，他清楚感到紅瑤對巴斯基的痛恨，但他可否憑此點而信任她呢？他卻不能肯定，人性實在太複雜了。據他的觀察，紅瑤的情緒極易波動，屬於善變的人。

紅瑤意興索然地道：「若有人能把我帶離這可厭的地方，我肯為他做任何事。」

兩人沉默起來。

方舟明知她在試探自己，為何她認為自己有能力帶走她呢？岔開話題道：「我還是不明白，聯邦的生活這麼好，為何妳卻要離開呢？」

紅瑤搖頭苦笑道：「天天吃著最好的東西，好東西便再不是好東西了。只有不同的才是好的。又捨不得自殺，因為說不定有一天會遇上精彩的事。唉！永無休止的生命實在太痛苦了，起始時你拚命努力，通過知識輸送器學習各種學問和技能，但很快便感到無比的厭倦，不知為了什麼要這樣活下去。」

方舟大奇，在火鳥星上，他從沒有想過這類問題，只覺能活著是最大的恩賜。

紅瑤續道：「每天也做著同樣的事，不住重複，什麼也會討厭了。我曾試過縱情聲色，玩最危險的遊戲，不斷旅行，可是那感覺更可怕，很快什麼都不感興趣，現在無論做什麼，亦是全無趣味。」

方舟愕然道：「是否每個人都有妳這種想法？」

紅瑤眼睛望著池面不住冒起，發出咚咚聲的熱泡，輕輕道：「怎知道呢！我們習慣了不問別人心中的感受。因為誰都不想說、不想談。不過顯然男人好一點，否則不會有那麼多人仍對我的身體感興趣。」

接著抬眼瞪著他道：「好了！這幾百年來我從未試過對人這麼坦白，告訴我！你是否聯邦來的間諜，否則怎會有那麼好的裝備？」

方舟恍然往她瞧去，怪不得她認為自己有能力把她帶走，原來如此。

正不知怎樣答她時，丁楊推門而入，迅速脫個精光，跳進池來，來到紅瑤旁，學她般挨著池壁道：「我出去杳過了，鷹老大和他的百多名手下，果然給活活打死了。不過白牙和野狼亦死傷了很多人，現在鷹老大的手下全向他們投降了，看來絕不會放過我們的。」

紅瑤仍不放過方舟，盯著他迫問道：「你只需答我是或否！」

丁楊奇怪地望了兩人一眼，眼中閃過若有所思的神色。

方舟對丁楊頗有點好感，因為此人明知必死，仍不肯向白牙等投降，非常有骨氣，歎了一口氣搖頭道：「不！妳想錯了。我只是力氣比別人好點吧了！」

紅瑤露出頹喪的神色，就像美麗的希望幻滅了，雖然她不會相信方舟的話，卻知方舟至少不肯做她的救星。

丁楊隱隱猜到兩人間正談著的事，因為事實上他亦對方舟起了疑心，眼中亮起奇怪的神色，卻忍著沒有說出來，對紅瑤道：「我們要立即逃到別的城市去，現在敵人勢大，我們的人說不定會把我們出賣呢。」

紅瑤頹然道：「能逃到哪裡去呢？白牙的人會看守著每一條離開的道路，看來還是趁早乖乖投降算了。」

丁楊駭然道：「他們都是沒有人性的傢伙，定會以最殘忍的手段對付我們。」

紅瑤憂怨地白了方舟一眼道：「死了也好！一了百了，自己動不了手，便讓別人動手好了。」

方舟自然知道她是言不由衷，她的生命磁場仍是生機勃勃，絕不想死，這樣的話只是說給他聽的。

丁楊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探手摟著紅瑤的香肩，看著方舟道：「那就讓我們先溜出去躲起來，再想辦法逃離這無法無天的地方。」

紅瑤愕然望向丁楊。

方舟心中想的卻是另一些事。

從研究院的資料裡，他瞭解到整個聯邦的發展，一切的變化全因蛻生術的出現，因此徹底瓦解了以前的社會結構。

起始時，蛻生術非常昂貴，只屬於一小撮有特權的人的權利。

聯邦成立後，蛻生術變成一種當然的福利，所有人的壽命都被延長了，這個變化，比試管嬰兒帶來的震撼更要強烈百倍。

試管嬰兒破壞了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使家庭制度崩潰，夫妻關係淪亡，而蛻生術卻更進一步改變了人類的整體精神面貌，沒有了生老病死的威脅後，每一個人都希望能找到如此永無休止地活下去的理由。

有些人全力爭取權力和財富，進行科研上的發展，希望能成不世功業，又或在對宇宙的認識上作出突破。

可是絕大多數平凡的人，卻沒有那麼幸運，只能活在平板、重複的豐足生活裡。人的想像力無窮無盡，但現實卻是平凡而沉悶，不必擔心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每個人都熱切需要一些有意義的事作為活下去的動力，但在這方面卻是完全欠奉。

早在一千年前，聯邦議會便一致同意暫時停產試管嬰兒，直至能在因子學上出現突破，解決了這種迫切的存在價值的問題，才再繼續製造生命。

這亦是姬慧芙為何不惜犧牲自己，以換取對他遺傳因子的認識背後的原因。

對聯邦來說，他方舟實在太重要了。

黑獄人的出現，更使聯邦人體會到自己的不足，在人類的進化上，的確面臨最黑暗和苦悶的時刻。

每個肯思想的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何生命不可以更有意義和生趣。

丁楊忽然說了幾句話，把他驚醒過來。

只聽他有點不顧一切的向紅瑤道：「只要你肯參加我們，便有機會離開這鬼地方。」

紅瑤劇震道：「原來你是……」

丁楊咬牙道：「是的！到了這裡不足三年，我便想逃出去了。這種非文明的生活，根本不是人過的。而且你知道無論有多大自由，最終亦只會變成巴斯基的走狗和奴隸。」

紅瑤不能置信的看著他道：「你真是『秘黨』的人。」

方舟訝道：「什麼是秘黨？」

兩人同時一震，朝他望來。

※※※

舒玉智像對什麼也不動心的美目，首次掠過振奮的神色道：「這個方舟必有改變自己體型、外貌的能力，所以連衛星的偵察光亦看不破他的偽裝，他又能模擬出身份晶片，所以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是沒有可能找到他的。」

巴斯基早想到這兩點，皺眉道：「只要他能瞞過我們的衛星，隨便在山野找個地方躲起來，我們怎能找到他呢？」

舒玉智淡然道：「他是不會躲起來的，若他不想離去，便會混入城市的生活裡，假設他想離去的話，唯一的方法就是偷取一條飛船，還要至少是飛鯊級以上的飛船。」

微微一笑道：「最好當然是你的魔鬼魚型飛船。」

巴斯基冷哼道：「我的飛船至少要五百個宇航專家才可操作，他偷了船又有什麼用？」

舒玉智皺眉道：「我最不喜歡你這種盲目的自信，這人能從厲害如姬慧芙那樣的人手中逃出來，又能安然來到我們這裡，可知定有通天本領，怎可以低估他呢？」

巴斯基欣然道：「玉智小姐罵得好，我會小心的了。可是這樣高深莫測的人，我們怎樣才可把他抓起來呢？妳不是說知道他在那裡嗎？」

舒玉智道：「這樣一個兩手空空的人，卻有著不可思議的力量，那他的力量必是精神上的。精神力量亦是能量的一種，事實上這宇宙內沒有任何有形無形的物質不是一種能量的形式，只要是能量，便瞞不過我的偵察。」

巴斯基精神大振道：「他現在在哪裡呢？」

舒玉智甜甜一笑，默然半晌後，柔聲道：「我曾檢查過天上的所有偵察防禦衛星，發覺其中幾顆的感應板，都有被能量入侵過的痕跡，經過精確的計算後，剛好是方舟逃出墮落城後幾天內的事，最後一次是返回墮落城。」

巴斯基大喜道：「這小子又鑽了可以。」

舒玉智道：「寶貝現在無時無刻不在監察著衛星的情況，只要他再探索衛星的資料，寶貝便可以立即追蹤到能量的來源，那時方舟便是我們囊中之物了。」

巴斯基苦惱地道：「若他再不探測衛星，我們豈非永遠找不到他？」

舒玉智道：「那我們便用釣餌把他引出來，用你另一艘魔鬼魚型飛船吧！」

巴斯基振奮道：「就這麼辦！我會親率『改造核心小組』佈局對付他，任他三頭六臂，也絕逃不掉。」

舒玉智從容一笑，忽然轉了話題道：「我給你看兩個很有趣的人。」

上方的蒼穹開始變化，在虛黑的夜空裡，出現了個正方形的空間，然後現出一個佈滿檢查儀器的大堂，大堂內有兩張手術床，躺著兩個男子，赫然是改裝為隨意戰士的姬慧芙和姍娜麗娃。

巴斯基道：「這兩個人是否正接受初步檢驗，要送來這裡作實驗。」

舒玉智點頭道：「這兩人仍在墮落城外四十里的檢驗所裡，讓我給你看有關他們身體和精神的報告。」

接著無數的圖表和分析以生動的圖形在方幕裡紛呈而來。

巴斯基動容道：「這簡直是完美的人類。」

舒玉智俏目厲芒一閃道：「你看到的全是假象，因為這兩個人只是偽裝，他們的名字叫做隨意戰士，在我當研究院院長時，這隨意戰士的計劃一直在進行著，到今天才研究成功，可知他們是多麼低能。」

巴斯基目露凶光道：「我要立即把他們毀滅。」

舒玉智道：「切莫輕舉妄動，而且我也作利用他們來測試經我再改造過的改造戰士，看看誰才優勝一些。」

巴斯基仰天狂笑道：「今天的好消息真多，便由玉智小姐全權指揮，假若同時得到方舟和隨意戰士的秘密，這宇宙就是我們的了。」

舒玉智露出深思的神色，柔聲道：「我既想見到方舟，也很想知道在那些隨意肌肉下，究竟藏著什麼超卓的人呢！」

※※※

紅瑤瞪著方舟道：「你不知道『秘黨』的存在嗎？這是樂園裡每一個人都知道的秘密組織。」

方舟有點尷尬道：「我都說初來甫到，什麼事都不曉得。」

丁楊眉頭大皺道：「每一個到樂園來的人，都要在檢疫站接受為期十八天的『迎新程序』，被記錄下所有資料，發給身份晶片和分配房子、翼車和日用配備，同時亦必會提及樂園生活的禁忌，其中一項就是不准加入秘黨，還要負起舉報之責，否則等同參加了秘黨。若你連秘黨都未聽過，唯一的解釋就是你根本沒有經過迎新程序。」

紅瑤狠狠道：「還不肯承認嗎？」

方舟苦笑攤開兩手無奈地道：「你們怎麼說也好，不過我是自身難保，暫時亦沒有辦法逃出去，嘿！這裡也不錯吧！」

紅瑤認定他是聯邦秘密送來的間諜，氣得不肯看他。

丁楊似對紅瑤大有情意，沉聲道：「參加秘黨是唯一逃走的機會，橫豎也避不過白牙的辣手，為何不博他一博呢。」

紅瑤把他的手由香肩處拿開，沒好氣地瞪他一眼道：「你們憑什麼和巴斯基鬥？說不定你們所有人早在他的黑名單上，只不過這瘋子愛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我才沒興趣被送到那瘋子設的實驗室被打開腦殼來任人研究。」

丁楊還想說話，紅瑤爬到池旁道：「你們兩個都是不怕死的人，臭味相投最多說話，我不阻你們了。」

兩人面面相覷，呆看著她氣鼓鼓的離去。

丁楊苦笑道：「我現在犯了組織的大忌，就是向外人洩露了身份，不過已準備了隨時自殺，也好過落在那些沒有人性的改造人手裡。」

頓了頓問道：「可以告訴我，你真正的身份了嗎？」

方舟硬著頭皮道：「我奉有嚴令，絕對不可向任何人說出來，不過你可以毫無保留的信任我。」

丁楊恍然點頭。

方舟心中歉然，知道他更誤以為自己是聯邦派來的特務，不過這也是沒法子的事。

丁楊神情苦惱，顯是因說服不了紅瑤，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方舟想起紅瑤，思感延伸開去，很快在鄰室找到了紅瑤，只「見」她坐立不安，最後咬牙坐了下來，按著了傳訊系統。

通話螢幕現出一個穿著軍服的女子，道：「這是樂園一號軍事基地通訊處，閣下需要那一種服務。」

紅瑤猶豫了片刻，顫聲道：「我要舉報一個秘黨和一個聯邦間諜，希望能藉此立功加入軍隊去。」

方舟劇震跳了起來，向丁楊嚷道：「快走！紅瑤出賣我們了。」

丁楊立時臉如死灰，不能相信地看著方舟。

## 第三章 飛船大戰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人被送進長方型的盒子裡，緊緊關了起來，不過她們並不擔心，沒有任何囚籠可以抵擋她們隨意肌肉內暗藏的反物質激光裝置。

一直以來，人性實驗室都是個謎一樣的地方，連它的位置也沒有人知道。若今次她們真能被送到哪裡去，甚至憑本身的裝備把實驗室毀掉，將會比殺了巴斯基更令他難過。

她們雖被分隔在兩個箱子裡，但等量子通訊儀卻絲毫不受影響。使她們只憑腦電波的交流，便可知道對方的心意，比傳心術更可靠和厲害。

外面的情況絲毫都瞞不過她們。

這時她們正留心一個較高級軍官的說話，他吩咐手下道：「這兩個人要立即送到實驗室去，途中絕不准許打開箱子，明白嗎？」

手下們慌忙應是，把裝著兩人的箱子放上一輛小型運輸船上，飛出檢驗所，來到附近的一個軍事基地。

那處早有一艘劍魚型戰船在等候著，長達五百米的船身在月色下閃閃生光。

艦長林馬是改造戰士，當兩人被毫不停留地送到船腹的貨艙後，立即下令飛出，朝樂園三號星飛去。

那處當然沒有實驗室，有的只是巴斯基和他最精銳的特種改造人部隊，等著她們投入他的懷抱裡去。

※※※

方舟和丁楊駕著翼車，在動力公路上全速飛行，朝市中心區逃去。

丁楊頹然道：「她真的做出這麼卑鄙的事嗎？我還以為她特別一點。完了！給樂園軍方知道我的身份後，我還能逃到哪裡去，你還是獨自走吧！」

方舟若無其事道：「放心吧！我已改變了你身份晶片上的資料。」

丁楊再不能掩飾心中的驚訝，嚷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外貌似足這裡淪落街頭，連房子都押了給人的『墮落鬼』，但卻擁有這麼超凡的能力，你身上有的是什麼配備。」

方舟微笑道：「先避過前面那一關再說吧！」

丁楊這才發覺同一路線的翼車都逐漸減速，往前看去，只見遠處閃著紅光，天空上還有四架飛行坦克在盤旋著。

他本來還對紅瑤舉報他們的事半信半疑，至此才真正死心，色變道：「完了，他們封鎖了所有這區的通路，我們完了。」

方舟發覺他特別歡喜說「完了」，淡淡道：「要到哪裡去？」

一扭控制盤，翼車飛離了公路，溜進了一條沒有動力源的橫街去。

丁楊失聲道：「沒有動力源，翼車最多只能多飛數百米。」

方舟無暇解釋，一邊把能量注進翼車去，一邊監察正驚覺追來的飛行坦克的位置，叫道：「坐穩了！」

翼車倏地加速，攀上驚人的高速，像化成輕煙般瞬那間逸出包圍網外，來到市中心區，才再飛上發光的動力公路，躲入路上頻密的交通去，繞著巴斯基矗天而立的巨型塑像打著轉，道：「快說！到哪裡去？」

丁楊正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對方舟層出不窮的驚人之舉，已把丁楊嚇傻了，好一會才清楚過來，說出一個地址。

方舟早從衛星的資料庫探悉整個城市的詳圖，聞言立即朝那地方駛去。

丁楊吁出一口氣，道：「看來你比改造人還要厲害。」

方舟笑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比他們更厲害，不過我長期生活的地方，肯定連改造人都活不了。」

丁楊愕然道：「那是什麼地方？」

方舟笑而不答。

丁楊大奇道：「為何你暴露了身份，還這麼輕鬆寫意，你難道不知我們的樣貌，很快便會出現在所有街頭的顯像螢幕上，整個城市的人都會來捕獵我們。」

方舟失笑道：「放心吧！我自有方法應付。」

他一生都活在隨時隨地都須應付危險的星球上，意志變得堅強無比，眼前的凶險，比起上來是小兒科之極，還使他感到刺激有趣，非常過癮。

翼車在路旁的停車坪泊下，對街處一個特別巨型的電子大招牌，不住把各種性感的俊男、美女在宣傳螢幕接續顯示著，幻彩繽紛，非常誘人。

另有一個商標閃跳著「狂舞酒吧」的字樣。

方舟興奮道：「到了！是否進去趁熱鬧？」

丁楊不解地看著他，為何這人身陷絕境，仍這般有冶遊的心情。

他愈來愈不瞭解這個自稱火鳥的人了。

※※※

姬慧芙鬆弛地躺在囚箱裡，通過身上的偵察系統監察著飛船內的所有動靜和通訊。

不片刻她便泛起不妥當的感覺，不是因為接收到什麼特別的訊息，而是連例行的訊息也收不到。

照理任何內空飛行，飛船應該不住和遠近的衛星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以知道交通的情況，和任何正在發生著的事。

唯一的解釋是這艘船關掉了接收系統。

為何會這樣做呢？

姬慧芙心中湧起寒意。

這時姍娜麗娃被精密腦電儀強化了的腦波傳過來道：「這裡的改造人一定很不值錢，因連送貨到實驗室也要勞煩我們的改造人大哥呢。」

姬慧芙猛然醒悟，傳訊過去道：「不對！我們要立即奪船逃走，身份已被悉破了。」

反物質激光立時由隨意肌激射而出，箱蓋化作空氣。她終於明白到這船為何要關閉了通訊系統，因為其中很多訊息是絕不可以讓她們知道的。例如巴斯基正調動各自的人手來對付她們，而更沒有理由會出動珍貴的改造人來運送兩個「普通人」。

她不知是什麼地方露出破綻，總之對方已識穿了她們的身份。縱使不願意，她終於要和巴斯基正面交鋒了。

※※※

一個圓蛋形的罩子，緩緩由天花上降下，直至蓋著坐在金屬椅內的紅瑤玉頸上的部分，才停了下來。這是情報局內的審訊大堂，佈滿各樣的高科技儀器，保證可把人腦內任何秘密搾取無遺。

今次的事由情報局長改造美女沙瑩親自負責，可見對方舟是如何重視。

紅瑤獨坐堂內接受「記憶探測儀」的探索，百多名專家分佈在大堂的透明幕牆外的多層空間裡，精密分工主理不可作用的儀器。

沙瑩小巧玲瓏，但金黃的圓睛卻非常靈活，顯示她乃機伶多智的人，她沒有像一般改造人般長期穿著戰鬥軍服，只穿金屬纖維造的小褸長褲，一身亮閃閃的深黑色，露出圓臍，黑衣金膚，使人有種既美艷又詭異無倫的感覺。是摩亞和丹尼桑外，巴斯基最倚重的改造人。

這時她和十多名情報局的將領立在大堂後方最高的第五層上，俯視著在大堂心只像一個小點的紅瑤。

紅瑤這時被接駁到身體的儀器調節著體內的分泌和脈流，進入半迷糊的狀態裡。

後上方的沙瑩接到一切準備妥當的訊息後，下令道：「記憶顯像開始，我只要這幾天內形成的記憶細胞。」

大堂的燈光倏地漸暗下來，直至漆黑得不見五指，只餘下各種儀器操作的色光，不住在「記憶探測儀」處閃動著，比任何燈色都要詭奇好看。

一個闊形大螢幕，在紅瑤面對入口處上的牆壁現了出來，一幅幅似連續但又似沒有關連的圖像不住呈現。

那都是紅瑤記憶內的東西，但因記憶事物是有選擇性的，縱使記住在腦裡，亦有些特別深刻，一些則模糊不清，而螢幕上正把這種種特性一點不漏反映出來。

大堂內的傳音系統，把記憶的聲音重播出來，卻是出奇的清晰，顯示人的注意力在某一時間內，只能集中到一種聲音處。

儀器甚至把記憶者的感覺記錄下來，包括嗅覺、情緒和各方面的反應。

這時螢幕剛好是丁楊領著方舟走進紅瑤那私人小酒吧內。

沙瑩下令道：「停止！」

映像凝定在螢幕上。

儀器的探索仍繼續著，被記錄起來；卻沒有同時直接在螢幕上顯現出來。

沙瑩背後的門打了開來，高大強悍的「劊子手兵團」總指揮，樂園二虎之一的丹尼桑和兩個改造人副將闖了進來，到了沙瑩旁，一起透過幕牆，盯著螢幕上的方舟。

沙瑩嬌笑道：「丹尼桑你來得正好，就是這個皮黃骨瘦的小子。」

接著發下繼續的命令。

影像深刻清晰起來，但焦點卻是在丁楊身上，顯示出紅瑤對這自稱火鳥的人毫不在意，當紅瑤每次望向方舟，都是一閃即逝，厭惡無比。

直到方舟眼中神光一現，焦點立時全集中在方舟的一對眼睛處。

這次輪到丹尼桑叫停。

螢幕上只剩下方舟神光電射的眼睛。

一陣沉默後，舒玉智的聲音在丹尼桑和沙瑩那一層的空間響起道：「這就是他了，絕對錯不了。我分析了他的眼神，這人的力量應不止此，可見他的能量是會消耗的，所以我們定要盡快逮著他。」

巴斯基的聲音響起來問道：「他的能力來自什麼地方呢？」

兩人雖分別處於另兩個遙遠的星球，可是通過先進的傳訊系統，不但可像沙瑩和丹尼桑般可即時看到來自紅瑤記憶細胞的影像，還可如在現場般問答和研究這些問題。

舒玉智道：「主要是太陽能，但還有一些我並不理解的東西，這人確是個宇宙的奇蹟。」

丹尼桑和沙瑩對望一眼後道：「我已把整個墮落城完全封鎖，就算一隻飛蟲都休想逃得掉。大亨請立即下逮捕令，我保證可以把人逮給玉智小姐。」

巴斯基沉聲道：「不要輕舉妄動，聽小姐的吩咐！」

在場各人立即肅然應是。

舒玉智淡淡道：「趁我還需要一點時間研究這女人對他的回憶，沙瑩可以製造點緊張，把他和丁楊兩人的圖像發放出去，同時展開搜捕，令他們有無處藏身的感覺。」

沙瑩道：「可是這方舟既有改變外貌和晶片資料的能力，這些行動對他們有什麼作用呢？」

場內各人均表示同意。

舒玉智淡然道：「沙瑩的思考很縝密，無疑妳會想到無論如何，為了避過我們的搜索，他都會作出這些改變，但我只是希望使他感到危機四伏，無處可藏時，惟有設法逃出樂園，那他就會墮進我們佈下的陷阱裡去。」

巴斯基冷冷道：「就這麼辦！好了！讓我們繼續研究這來自火鳥星的怪物吧。」

※※※

狂舞酒吧是城內最熱鬧擠擁的娛樂場所之一，可是秩序卻是出奇的良好，當然！那只是指沒有人打架而言。

據丁楊說，沒有人敢打架，有兩個原因。

首先這酒吧的老闆「力士」樂文不但有財有勢，還是出名強悍的惡人，隨時可空手打倒十來個大漢，所以當他在門口豎立了「禁止鬧事」的牌子後，自問不是他對手的人，只有乖乖依從。

另一個理由是這裡的主唱歌手辛茜婭，不但是城內著名的美女，還擁有這星球上最動人的嗓子，她若見有人動粗，便會拂袖而去，為了聽那美妙的歌聲，來這酒吧的人惟有好好的遵守規矩。

這使狂舞酒吧成了城內獨一無二的和平樂土。

當兩人擠入場內時，酒吧早擠得水洩不通，舞池內萬頭攢動，都在樂隊強勁重節奏下聳動著身體，互相挨擦碰撞著，充滿頹廢荒唐的氣氛。

兩人擠到酒吧處，剛好有對男女興起到了舞池去，他們忙把那兩張空椅佔領了。

整個空間澎湃著音樂聲和人的叫嚷聲，煙霧瀰漫，充滿著各類煙酒的氣味。

方舟用鼻索了兩記後，整個人鬆弛起來，有種飄然欲仙的感覺，大訝下向丁楊問道：「他們吸的是什麼東西，效果如此神奇？」

丁楊要了兩杯綠油油的飲品，遞了一杯給方舟道：「這就是我們來罪惡樂園的原因之一，這類由植物提煉出來刺激神經的東西，可使人生出曼妙無窮的感覺，在聯邦是違禁的毒品，但在這裡卻是人人追求的東西。」

接著湊到他耳旁道：「不麻醉自己，怎能在這鬼地方活下去。」

方舟興奮地吸了幾口，思感分析著這種東西在體內起的化學作用。

很快他便掌握到當煙吸入肺部，被紅血球送入腦裡，立即生出兩種作用。

首先它加強了中樞神經集中精神的力量，很多平時忽略的細節，立時百倍地清晰起來，例如當把精神投進音樂後，登時忘記了這以外的任何事物，每個音符的定位，又或某種樂器的神韻，都比以前更立體，更有質感和空間感。

方舟大感有趣，暗忖自己只要知道這方法，隨時不用倚賴任何外物，便可重複發揮出來。

其次是這煙把腦內平時分隔了開來的不同細胞組群聯繫起來；例如聽覺細胞聽到一個音符，視覺神經便會生出平時沒有的反應，以致幻象發生，完全迷醉在那聽、視神經相輔相成的精彩天地裡。

難怪這麼多人沉迷在這些違禁品中。

迷迷糊糊裡，他喝了一口杯內的綠色液體。

一股奇異的辛辣，沖喉而入，再湧往腦神經去。

方舟精神一振，渾體清涼，大聲問道：「這又是什麼東西？」

丁楊自被紅瑤出賣後，不知是否也因喝了這東西，首次笑起來道：「這是人類文明製造出來最好的東西之一，不過亦是聯邦禁止的東西，叫作『醒神酒』，可以強化神經，使我們精神百倍，更能享受眼前的事物，若是做愛則更加精彩。不過事後會很疲倦。」

方舟開始有點明白罪惡樂園引人之處，點頭後把杯中物一口喝盡。

忽然有幾個人迫了過來，其中一人大喝道：「丁楊！你膽子真大，為何竟還敢大搖大擺，招搖過市！」

丁楊回過身來，皺眉道：「滾開！」

方舟像完全不知道有人來找麻煩，隨著音樂在座位處把身子左搖右擺，手舞足蹈，看著池內狂歌熱舞的男女，自得其樂之極。

那六七個流氓模樣的惡漢，團團把丁楊圍著，對方舟這毫不起眼的人，自是不放在眼內，眼睛都盯著丁楊。

剛才說話的大漢道：「白牙和野狼兩位老大聯名懸賞找你，益人不如益我們，乖乖隨我們去吧！」

丁楊正要答話時，方舟伸手過來拍拍他的肩頭道：「那美人兒是誰？她擁有的肯定是全城最好的磁場。」

丁楊又好氣又好笑，回頭一看，只見一位千嬌百媚，一身雪白的美女來到樂隊所在的高台上，盈盈俏立。

全場立時靜了下來。

揚聲器大聲宣佈道：「各位來賓，歡迎我們的歌后辛茜婭小姐！」

擊鼓聲和拍掌聲立時震天響起。

※※※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人以反物質激光把箱蓋分解掉後，藉著隨意肌的空間移動能力迅疾地升起，到了囚室的半空處。

警鐘大鳴，室內的自動攻擊裝備立時射出「暈眩光束」，閃電般打在她們身上。

隨意肌立時泛起青朦朦的光暈，擴展至離體一米許處，形成兩個能同時吸收和反射敵人攻擊的超強力能量罩，抵擋了所有能癱瘓中樞神經的光束。

一時滿室光雨。

激光打到護罩處，部份給吸收化作補充的能量，而更大部份則給反彈開來，變成五光十色的光點，撞在四周的天花的壁上，蔚為奇觀。

兩人發動了隨意肌內的戰鬥神經，把偵察、防禦和攻擊的能力在千分之一秒的短暫光景內提升至極限。

整艘飛船的內、外狀況立時瞭然於胸，包括每個敵人和攻擊裝備的位置。

當反物質光束在瞬那間發出，毀掉室內所有攻擊裝備時，兩人亦分頭行事。

姬慧芙由小腹間的微型導彈庫發出了一枚尾指尖大小的磁力彈，刺壁穿牆的激射往飛船的控制中心，在那空間的中心準確地爆作干擾磁場，不但破壞了飛船的動力能源，還使敵人不能發出任何電訊，通知敵方的基地和衛星。

姍娜麗娃則伸出雙手，由十隻指尖射出反物質光束，剎那間溶掉了左方堅固的合成金屬牆壁，露出了通往飛船其它地方的空間。

兩人心意一動，空間瞬移器立時生出感應，使她們鬼魅般移掠出去，無數反物質光束由隨意肌不同的地方發出，激射在出現的敵人身上。

首先趕至的四名敵人不分先後地被擊中。

他們的護罩立時生出作用，把光束反彈開來，能量交擊的光點漫天灑起，非常好看，接著護罩往內收縮，被強大百倍的反物質光束把護罩分解，往身體收縮，然後整個人變成了詭異白光，似若透明，再頃刻後灰飛煙滅，了無痕跡。

兩人保持凌空傲立的姿態，腳不沾地的掠至一道長廊裡。

兩端敵人的各種激光武器，發出各種色光的集束，激打在兩女的護罩上。

能量光雨激盪著。

裝設於長廊的防禦裝備，自動辨認出敵我之別，亦向兩女發動無情的攻擊。

即管以隨意護罩的強大，亦在這種強大的集束光下，萎縮至一半，幸好兩女立即以更厲害的反物質光束還擊，首先清理了所有自動攻擊系統，然後才痛擊敵人。這些都是巴斯基裝備最好和訓練最優良的精銳戰士，立時由裝在手肘的發射器放出比護罩更凝聚百倍的護盾，有若實質般化成各種美麗彩芒的盾牌，靈活地擋格著光束。

姬慧芙叫道：「掩護我！」

倏地移到另一端的敵人前線，強大的反物質流能由隨意心臟送出，傳到拳頭去，一拳直打在最接近的敵盾上。

姍娜麗娃和她背貼著背移動，掣起隨意光盾，隔斷了另一端激射而至的所有毀滅性的集束。

「轟」的一聲，敵盾碎為無數光點，姬慧芙飛起一腳，強大的能量使她順利的破入對方的護罩裡，直接踢在對方小腹處。

敵人慘嚎一聲，被侵入體內的反物質光把組成身體的所有分子在萬分之一秒的剎那內盡數分解，空氣般化掉。

敵人均駭然色變，這麼厲害的對手，他們做夢也未曾遇過，大生怯意時，姬慧芙兩女已移到他們中間去。

遠距離的交戰，變成了近身的肉搏，更是凶險萬狀。

姍娜麗娃由小腹處發出一枚微型反物質飛彈，往另一端洶湧而至的敵人射去，打中其中一面紫紅色的等微子能量光盾處，立時化成一團強烈如耀目太陽的刺目白光，匯成巨大無匹的衝力，卻沒有爆炸開來，只若暴風般往十多名敵人捲去。

敵人有若逆風而行般，苦苦撐著護盾，抵擋著自前方不住似浪潮般吹捲而來的反物質激流，步步後退。

「霹靂」一聲響，最前的光盾抵受不住強大的激流，化成碎雨，那戰士被帶得往後拋去，撞在己方另一護盾上，又給反彈回來，如扯線公仔般來回拋彈數次後，身體護罩能量耗盡，立時分解得一點不剩。

這時姬慧芙又再毀滅了三名敵人。

雙方的實力太懸殊了。

一聲慘嚎，又有一人在反物質激流中了帳。

敵人怯意大生，紛紛退開，躲入側門去。

姬慧芙對身上的隨意肌更有信心了，以她那偽裝的男聲叫道：「二號，妳去清理其他敵人，我去主控制室。」

姍娜麗娃答應一聲，離開了她的背後，到船尾部分搜獵逃竄的敵人。

姬慧芙往前掠去，千百道光束由隨意肌遍佈全身的發射點刺出，對付船上的裝置和敵人。

剛左轉往控制室的方向，一道閃電激打身上。

姬慧芙悶哼一聲，被這道強大的集束帶得倒撞在身後的壁上，護罩猛縮，駭然下掣起隨意盾，擋著另一束激芒。

「砰」的一聲，她剛離開牆壁的身體又再回撞牆上，體內的能量受到波蕩，往下滑到地上。

朝前望去，只見艦長改造戰士林馬，率著十多名敵人，把通往控制室的長廊完全封鎖。

林馬雙目精光閃動，一馬當先朝她瞧著，冷笑道：「要找死還不容易嗎？」

左手一揮，第三道激芒劃破空氣，發出狂風呼嘯般的激響，劈在她的隨意盾上，另一手掣起個金光燦爛的護盾，擋格了她所有反物質光束。

姬慧芙怒叱一聲道：「看看是誰找死！」

運集全身能量，倏地衝前。

隨意盾不住爆起光雨，能量在長廊裡來回激盪，合成金屬的牆壁一層一層的分解下來，她已來到林馬身前三米許處。

林馬臉上露出一個詭異無比的笑容，雙目金光大盛。

深藏隨意肌肉裡的姬慧芙立感全身冰寒，一股冷意由脊椎升起，直侵進腦神經去，忽然間有力難施，連舉步也生出困難。

姬慧芙暗呼厲害，知道林馬正以改造人的強大精神異力，遙掣著自己的中樞神經。

這正是改造戰士和黑獄人最可怕的作戰方式。

精神力量超越了一切物質，不受任何能量的約束，即管以隨意肌這麼超時代的裝備，面對著改造人時，亦一籌莫展。

林馬平舉雙手，源源不絕送出強大的毀滅性能量，衝擊在她的隨意盾上。

他的十多名手下亦一起舉起太陽能槍向她發射。

光盾只抵擋了半分鐘，便碎裂為光點。

火力立時集中到她的護罩處。

姬慧芙這時的神經陷於半麻痺的可怕情況中，沒有她的指示，隨意肌的威力只能發揮出一小半。

護罩不斷減縮。

姬慧芙咬緊牙根，不斷凝聚心力和意志，只有精神力量才可以把她從這生死關頭解救出來。

她的精神力量遠勝其他未經改造的人，但她能對抗可怕的改造戰士嗎？

## 第四章 秘黨美女

站在台上的辛茜婭確是顛倒眾生、傾國傾城的尤物，她雖比不上姬慧芙無敵的動人氣質，清麗亦遜於姍娜麗娃，可是她卻有種明星般非常耐看的攝人艷色，滿頭黑髮瀑布般瀟灑地飄散著，身材頎長苗條、隆纖合度，肌膚光澤閃閃、膩滑嫩白，一對烏靈靈的大眼帶著奇異的彩芒，更使人心動的舉止高雅，妖媚而不放蕩，極有其別具一格的韻味美。

她的貼身垂地長裙不知是什麼物料製成，黑漆得來閃著一點點的亮光，就若深黑夜空和嵌於其上的繁星，給移到她動人的肉體上。

場內過百的性感美女立時給比了下去。

在熱烈的歡呼中，鼓聲漸趨緊密強勁，其它各種形狀怪異，似能變化出任何聲音的樂器逐一加入，當樂聲騰張至最濃烈強勁時，靜若止水的她忽然扭動起來，作出各種性感誘人，曼妙無倫的姿態，嬌呼著「一、二、三、四」，接著既雜亂又隱有規律的音樂忽然變作美麗感人的旋律，辛茜婭準確的接入，舒展甜美性感的歌喉，引吭高歌起來。

全場報以尖叫和喝采，隨著歌聲搖晃狂舞，氣氛熾烈至極點。

連那些要來抓丁楊去領賞的人，亦忘記了他們的使命，投進音樂裡。

丁楊湊到心神俱醉的方舟耳旁道：「我們就是來找她！」

方舟一邊搖擺，一邊應道：「我最少要和她交配一次。」

幸好丁楊剛把頭縮回去，在這麼吵成一片裡聽不到他的話。

這時辛茜婭唱道：「在這麼的一個晚上，最好便是來狂舞酒吧，跳一支熱舞……」

※※※

姬慧芙以無上意志，抗拒著改造戰士林馬的精神異力。

這時她的隨意罩已萎縮至十多公分，對方的精神力量倏地鬆弛了少許。

姬慧芙哪會放過這等良機，就憑這剎那的空隙，發動了隨意肌的自動攻擊系統。

她猛往前衝，同時由小腹內射出一枚反物質導彈。

林馬怎也想不到對方的精神力量如此頑強，因為他在這方面的能力，絕對可列入改造人的前十名，否則亦不會派他來運送這兩個重要的敵人。

要知人類始終不是機器，精神力量更是最不穩定的東西，豈知對方就趁自己偶然一個短暫的衰竭，回復了攻擊的力量。

這時林馬再不能分神以精神力去制服對方，兩手一圈，一個金光閃爍的芒圈立時凝聚空中，再猛地擴大成一個大圓罩，往對方的導彈迎上去。

姬慧芙完全回復正常，暗叫好險，亦是心中暗喜。

人類的所有技能均須受過訓練才可發展，精神力量亦不例外。有了這次經驗後，下次應付起來便不會像今次的猝不及防，手足無措了。

「轟！」

兩股能量激撞下，林馬身不由主往後拋跌，撞得手下們人仰馬翻。

但反物質激流亦給他全擋了回來，使得正欲搶前的姬慧芙踉蹌跌退，「砰」一聲再撞在背後的壁上。

長廊裡怪嘯震耳欲聾，兩股驚人的能量互相擊蕩，牆壁溶解下來，露出更寬大的空間，可以見到林馬掉到控制室的中心處。

能量射線往四面八方激射，直至有力場保護的艙壁才反射回來。

控制室的儀器碎沙般分解，數十名墮落戰士身不由主的被狂暴般的能量流帶得東倒西歪，個個武器脫手，連護罩亦不住萎縮。

飛船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

辛茜婭一曲既罷，在眾人熱烈喝彩中，退入後台去。

方舟失望道：「怎麼只唱一曲呢？」

丁楊剛想答他這是她小姐的規矩時，那幾個流氓如夢方醒，又圍了上來，喝道：「丁楊，你要自己出去，還是我們把你架出去。」

丁楊兩眼寒光一閃道：「你們配嗎？」

那些人目露凶光，正要撲上來時，整個酒吧忽然靜了下來。

四周的牆壁暗黑下去，變成顯像的螢幕，改造美女沙瑩笑意盈盈現身螢幕上，宣佈：「我是情報局長沙瑩大將，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報。」

方舟心中一震，忙把思感以光速延伸開去，瞬那間找到基地內的主發射塔，並嵌入了正發放的電波裡。

這時眾人都興奮地看著螢幕上那嬌滴滴但又可畏之極的改造美女。

只聽她續道：「今次要我的是兩個秘黨的人，一個叫……」

聲音忽地模糊起來。

接著是沙瑩下方的兩角現出兩個和她聲音同樣難以辨識的人像，好一會後才清晰起來，赫然是白牙和野狼兩個惡名昭著，人人熟悉的黑社會大頭子。

沙瑩的聲音又回復清楚道：「任何人可以把他們逮著或殺死，樂園軍部均重重有賞，完成我們親愛公民的任何心願。」

訊號倏地斷去。

在場近千男女先是一呆，接著齊聲歡呼，擁了出去，也不知踐傷了多少人，這些所謂樂園公民，實與瘋子無異。

酒吧內的人忽然走得一個不剩，冷清一片，像似地震後人去樓空的災場，破爛檯椅倒滿地上。

丁楊不能置信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當看到方舟跳進連酒保也跑了的酒吧內，自斟自飲時，才艱澀地吞了一口涎沫道：「又是你幹的？」

方舟微笑道：「小事一件吧！」

辛茜婭甜美的聲音傳來道：「誰給我一杯酒醒醒精神？」

※※※

護罩和武器的威力，與人類本身的體能、靈敏度和生命能有成正比例的密切關係。

這時代的所有武器，均牽涉到微子能量的運轉，特別是裝設到身體內的裝置，均由腦波和直覺控制，才能發揮威力。所以腦波愈靈敏、生命力愈強大，愈可操控高能量的武器，這便是為何改造人這麼使人驚懼了。

若說一般戰士像一把手槍，那改造人便像擁有各類殺人設備的戰爭堡壘，相差以千萬里計。

隨意戰士雖是超級裝備，錯非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這種最優越的人材，亦無法發揮它的力量。

當飛船內部架構被兩股毀滅性的能量交纏相激下，盡數摧毀，所有人都在生死邊緣掙扎時，強弱立判。

最弱的戰士的護罩首先被擠碎，接著是肉體分解得無影無蹤。

而姬慧芙這時回復了元氣，把護罩的能量增至極限，掣起護盾，一邊擋格激盪的毀滅性流能，一邊往林馬掠去。

只要殺死一個改造人，巴斯基便要減去一分力量。

林馬這時亦跳了起來，見到姬慧芙往他衝來，一聲獰笑，艱難地逆著流能，往她迎去。

他的任務是把這兩人運往基地，否則便須殺了她們，無論在任何惡劣和危險的情況下，亦要執行巴斯基的命令。

幾聲急促的驚呼下，又有戰士一命嗚呼。

姬慧芙以護盾擋開了一名被激流帶得撞往她身上的戰士後，驀地頭痛欲裂。

她知道又是林馬以精神力量向她進攻，忙運集心神，強頂著對方的入侵。

眼前電光一閃，一道有若實質的長芒，迎頭打來。

姬慧芙運盾急擋，「蓬」的一聲，爆起了一天光雨，她則整個人給抽得踉蹌跌退了幾步。只見林馬手中握著一枝金屬管，激芒長虹正是由它發射出來，非常厲害。

林馬哈哈笑道：「知道我這能量鞭的厲害了吧！」

姬慧芙冷哼一聲，右手一揮，一股光柱立即現形手上，就像握著一枝彩光幻化出來的長棍，搶前照臉往林馬劈去。

「呀！」

最後一個戰士在能量流裡灰飛煙滅。

飛船內所有牆壁、傢俬、儀器全化作空氣，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空間。

姍娜麗娃由船尾處趕了過來。

對付強力護盾和護罩的方法，就是近身的肉搏，因為能量是會因為空間距離而產生急劇的衰變，愈近的距離，威力愈大。所以兩人為了解決對方，都要被迫近身決戰。

「轟」的一聲巨震，林馬的護盾幾乎給打個粉碎。

姬慧芙的頭痛登時消去，大喜下移前一腳往林馬飛去。

林馬正給震得全身酸麻，駭然下勉強退後。

「砰！」

姬慧芙的腳踢在他正往下移的護盾處。

護盾的能量再對抗不了這一腳凝聚起來的能量，化成碎點，連控制發放護盾的裝置亦立即銷溶毀壞。

林馬慘嘶一聲，拋飛十多米外。

姬慧芙如影隨形，追前揮打，一道長虹應手而出，往林馬激射而去。

林馬不愧是改造戰士，在這樣的劣勢下，仍然凌空橫移，剛避過了這致命的一擊，卻躲不開捲來的能量流，護罩立時萎縮，被拋得撞往百米外的艙壁。

當他反彈回來時，姍娜麗娃恰好趕到，手撮成刀，運轉反物質的龐大力能，以一個美妙無比的姿態，猛地刺入他變得非常薄弱的護罩內，戳在他的改造胸膛上。林馬發出一下驚天動地的慘嘶，護罩被徹底摧毀，但卻沒像其他戰士般雲散煙消，只是往後拋跌。

姬慧芙已趕至他身後，運盾割在他背上。

「蓬」的一聲，林馬整個身體變作一團刺目的金光，再爆炸開來，化作激射四方的金點。這強悍的改造戰士終告毀滅。

兩女挨到一塊，手拉著手。

姬慧芙叫：「這裡非常危險，必須立即逃走！」

姍娜麗娃猛一點頭，與她同時舉起空著的手，兩股反物質的集束，匯成強大無比的流能，刺在艙壁處。

「轟！」

艙壁的力場，雖只給破開一點，卻是一發不可收拾，在內部強大的迫力下，化作漫天碎粉，灑往空間的虛無處去。

兩女來到了虛空中，天使和魔鬼一大一小兩顆太陽，在兩方各自發射著眩目的強芒。

她們發動飛行裝備，把往外拋的身體穩定下來。

姍娜麗娃有種回復自由自主的欣然感覺，傳訊過去道：「到哪裡去？」

姬慧芙笑道：「妳不是一直掛著方舟嗎？讓我們回墮落城去吧！」

姍娜麗娃不依地瞪了她一眼，才隨她往樂園二號裡飛去。

※※※

虛空中的天使太陽明亮不可方物。

巴斯基站在樂園三號星最大的一號軍事基地指揮大樓的斜傾仰上的巨型視窗下，仰觀著壯麗的星空，眼中厲芒閃閃。

摩亞和其他七個改造人將領，肅立在他身後，均不敢發言打斷他的思路。

巴斯基無論在才智和戰力上，都令他們心悅誠服地奉為領袖。

事實上所有改造人都以巴斯基為中心團結在一起，榮辱與共。

現在整個銀河聯邦已知尚存的改造人共有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一百六十二人都變成了巴斯基忠心不貳的手下。

若任何一個改造人落了單，最終只有喪命於聯邦人手裡。

因為改造人的血液是冷的，除了極有限的對象外，絕不講人情，只是這種性格，已注定是被排擠的人。何況他們絕不為手軟不殺人，還要以最殘忍的方式行事。除了對舒玉智外，這批改造人對所有的非改造人都有著深刻的仇恨，一是視之為敵人，又或是視之如奴僕。

他們的夢想便是要向排擠他們的社會證明一件事，就是他們才是主人和征服者。

巴斯基冷然道：「林馬死了！我接收到他死前的慘叫！」

身後各人除摩亞外，均為之一震。

其中一個改造將領道：「這怎麼可能的，林馬就算打不過，亦應可保命逃生。」

摩亞沉聲道：「我們已處處小心，竟還是被他們看穿了，由此可見敵人多麼精明厲害，真想不到對方竟有如此人材。」

巴斯基淡然道：「能穿上隨意肌的自是最超卓的人，否則怎配得起這戰爭的極品裝備，不過我們很快便會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人，雖然他們可隨意改變形貌，卻不知玉智小姐早使人在他們身上動了手腳，任他們逃到那裡去，都瞞不過小姐。」

接著輕輕道：「我也應再到荒星去了。」

眼神忽地變得無比溫柔。

※※※

方舟代替了酒保的位置，慇勤地為坐在丁楊旁的辛茜婭斟滿她的杯子。

他的眼睛大感興趣地朝她打量，只不知看的是她動人的媚樣兒，還是她的生命磁場。

辛茜婭還弄不清楚他是誰，厭惡地瞥了這「皮黃骨瘦」的人一眼後，便不再看他，臉泛不悅之色。

方舟根本不懂自卑又或怨怒，放下酒瓶後，舉起自己的杯子，笑道：「這一杯是為白牙和野狼的苦難喝的！」

丁楊搖頭失笑，舉起杯子和他相碰。

辛茜婭袖手旁觀，冷冷看著兩人歡天喜地一飲而盡，用她那美麗的嗓子道：「丁楊，你為何帶了外人來找我呢？你的解釋若不能使我滿意，莫怪我辣手無情。」

方舟為之咋舌，想不到這迷死男人的俏歌手這麼凶兮兮的。

丁楊向方舟打了個眼色。

方舟會意，走到酒吧的另一端，自顧自繼續嘗試以百種計的不同類型美酒，又東摸西摸，像個充滿好奇心的大孩子。

當丁楊招手喚他可以時，辛茜婭像首次認識他般仔細打量他，美眸滿載著驚異之色。道：「我仍很難相信丁楊的話，最好你自己證明給我看，否則休想我會接納你。」

方舟愕然道：「證明什麼？」

丁楊早視他為恩人，聞言不好意思的道：「證明你是超能力，例如把這酒吧的燈弄熄，諸如此類……」

方舟搖頭道：「我沒有時間做這種無聊的事。」

辛茜婭瞪著丁楊道：「我早知他會拒絕，若非湊巧，那些事就是你編出來的。」

丁楊大叫冤枉，懊惱地向方舟道：「這絕不是無聊事，若說服不了辛茜婭，你便不能加入我們。」

方舟一呆道：「我自有辦法離開，何須加入你們。嘻！見你是我的朋友，不如你跟著我吧！逃出去的機會也大多了。」

丁楊焦急道：「不要這麼說，我帶你來見辛茜婭，你不加入組織，她絕不會讓我們離開的。」

方舟向辛茜婭笑道：「妳身上只有原始的核能集束指環，根本傷害不了我，憑什麼不讓我活著離去。」

兩人同時一呆。

辛茜婭色變道：「你怎會知道的，我的核環連樂園的偵察衛星都可瞞過的。」

方舟微微一笑，不作解釋。

丁楊神氣起來，向臉色變得非常難看的辛茜婭示威地道：「我沒有說謊吧！」

辛茜婭用神地瞧了方舟好一會後，歎了一口氣道：「算我相信了，讓我帶你們先到我家躲一會吧！」

方舟道：「要我到妳家裡，除非妳肯和我交配！」

辛茜婭愕然道：「什麼？」

接著才明白過來，尖叫道：「和你交配？你是什麼東西，也不照照鏡子看。哼！你再提交配這兩個字，我便殺了你。」

丁楊亦愕在當場，不知如何插口。

方舟跳出酒吧，聳肩道：「不交配便拉倒。我也要走了，丁楊，你最好和我一起，否則遲早給巴斯基這壞蛋捉了去。」

人影一閃，辛茜婭威風凜然攔住去路，挺起胸脯嬌叱道：「不准走！」

方舟討厭的眼光落到她胸脯上，笑嘻嘻道：「我倒想看妳怎樣攔著我！」

竟往辛茜婭直撞過去。

## 第五章 互展奇謀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以驚人的速度，只花了半小時，便由飛船失事處來到墮落城，重施故技，瞞過了偵察衛星和裝置，在一幢大廈的天台降落。

她們的方法是發出一枚強力的磁場長距離導彈，當在外空爆炸時，會發出強大的磁波，干擾了所有偵察用的波段。

雖只是瞬那的光景，已足夠她們潛入而免遭發覺及攻擊。

現在行藏已露，再也不需像以前般縛手縛腳，惟恐惹起對方懷疑。

天台上泊滿翼車。

兩人躲入其中一輛車裡。

姍娜麗娃道：「怎麼找方舟呢？」

姬慧芙橫她一眼道：「我的好小姐，妳的智商在聯邦裡可穩排百名之內，為何遇上了方舟後，總懶得動腦筋？」

姍娜麗娃歎道：「我的好領袖，我也想知道，為何妳遇上方舟後，有機會便拿他來做我的文章呢？」

姬慧芙愣了一愣，瞪她一眼後岔開話題道：「在找尋方舟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幾個問題，否則我們最後不但自身難保，還會連累了方舟。」

姍娜麗娃想起林馬便猶有餘悸，點頭道：「我明白妳的意思，敵人應是打一開始便清楚我們的身份，否則不會出動改造人如臨大敵般押解我們兩人到樂園三號星去。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弄清楚我們的破綻出在哪裡？」

姬慧芙皺眉道：「我不認為破綻是在我們身上，一是聯邦方面出了問題，一是巴斯基厲害得只一眼便看破了我們。」

沉吟半晌後歎道：「真令人頭痛，若是前者的話，我們的院長便有危險了。」

姍娜麗娃給她一說，亦擔心起夫秀清來。

姬慧芙道：「我還有另一重擔心，在聯邦的軍事程序裡，任何被俘的人都會給打上追蹤烙印，讓俘虜即管逃走了，亦會被尋回來。這烙印除了對方舟無效外，任何人都不能免，巴斯基在一般的事務上，都是由聯邦處有樣學樣，為何我們卻覺察不到身上有這種烙印？」

姍娜麗娃乃研究院夫秀清外最超卓的人，在這方面自然比姬慧芙更在行，想了一會道：「唯一的解釋是這烙印並不是直接設置在我們身上，事實上我們一直在研究著一種微子追蹤器，只要把它對著目標作遠程調校，便可在一公里以至數十公里的遠處如影附形的黏著敵人，因它比空氣的分子大不了多少，所以無影無形，非常厲害；對付黑獄人的飛船尤其有用，不過研究上遇上很多難題，進展緩慢。」

姬慧芙劇震道：「這才合理，假若對方有這種設置，那我便要對巴斯基重新估計……」

接著臉色凝重起來，緩緩道：「究竟是什麼人在巴斯基背後為他主持這些研究呢？」

姍娜麗娃道：「現在首要之務，就是破去這可怕的追蹤烙印。」

苦思了一會道：「試試這麼辦吧！妳在空中繞一個大圈，我便可根據那烙印移動的軌跡，找到它的位置，再以導彈摧毀它，然後妳再對我如法施為，不就行了嗎？」

姬慧芙道：「妳想把墮落城的所有飛船都引到這裡來嗎？」

姍娜麗娃笑道：「可能他們正全體朝這裡趕來，只因未築好包圍網，才讓我們閒著吧！」

姬慧芙親暱地湊到她的隨意耳旁道：「我卻有個更好的主意，妳想聽嗎？方舟的小甜心！」

※※※

辛茜婭怒叱一聲，曲起膝頭，向方舟下陰頂去，又狠又辣，既準且快。

旁邊的丁楊驚呼都來不及，更不要說去阻止兩人動手了。哪知眼前一花，也不知方舟如何動作，已來到辛茜婭背後，還以胸腹和她背臀相貼，親密之極。

方舟的頭枕到辛茜婭的香肩上，仰頭看著她美麗得眩目的輪廓笑道：「唔！妳的磁場真的又美又香！」

辛茜婭驚怒交集，正要給他來一肘重的，哪知這小子臀部一挺，立時撞得她跌前兩步，那一肘當然打在空處。

辛茜婭忍無可忍，不理丁楊的呼叫，右手一揮，核環發出一道強芒，刺在方舟胸膛處。

三人全靜止了下來。

丁楊臉色倏地變得蒼白如死，方舟早先雖有不怕核環的話，但他只會當是故作豪語，怎肯相信。

辛茜婭亦大感後悔，呆看著方舟。

方舟臉上現出一個古怪的表情，低頭細察被燒焦了的衣服，還拿手伸進衣服內撫摸，喃喃自語道：「比我估計的威力還差，連皮膚都傷不了！」

兩人更是楞在當場，不過卻並非為了重創了方舟，而是為了連輕創方舟都有所不能。

辛茜婭顫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方舟微笑道：「想知道嗎？給我報酬吧！」

辛茜婭一呆道：「什麼報酬？」

話才出口，才暗罵自己愚蠢，這壞蛋會有什麼好想頭呢？

果然方舟喜道：「終於有得商量了嗎？自然是和妳交配，一次便夠了！」

辛茜婭氣得跺足轉身，背著他怒叱道：「快滾吧！以後我不想再見到你。」

方舟聳肩道：「走便走吧！唉！我也要快點離開這鬼地方，因為唯一有個美磁場的小甜心又不肯和我交配。」

辛茜婭氣得不肯答話，但偏是心中升起一股異樣的感覺，這人的外貌雖不敢恭維，但相處久了，卻有種超乎常理的引人魅力。

在這外貌與內心一致的年代，只是此項，便是宇宙奇聞。

丁楊急步來到方舟旁，搓手搔頭地焦急地說道：「火鳥老大啊！算我求你吧！不要和辛茜婭開玩笑了，沒有她的幫助，我們絕逃不出巴斯基的改造魔掌……」

方舟截斷他失聲道：「開玩笑？我比認真還要認真，好了！白牙和野狼兩人正給數千人押解著去見沙瑩，酒吧的人很快便會回來，我也要找個地方躲起來睡覺，你究竟是否跟我一起。記著！若你給人抓起來，我絕不會去救你，因為是你自找的。」

丁楊猶豫時，辛茜婭旋風般轉過身子，道：「你對逃出罪惡樂園，好像蠻有把握的樣子？」

方舟挺起胸膛道：「哼！這只是小事一件吧！」

辛茜婭凝神瞧了他好一會後，猛下決心，點頭道：「若你能把我們全體五千多人帶離這鬼住的地方，我便和你……嘿！和你交配一次。」

※※※

沙瑩、丹尼桑兩人立在一號基地的控制大樓裡，不能置信的看著巨型螢幕上顯示出來的樂園星系電訊圖。

兩個紅點正迅速往惡魔太陽系移去。

沙瑩皺眉道：「怎會是這樣的？他們明明回到這裡，但爆發了第二個干擾導彈後，便變成往惡魔星飛去，他們到那裡幹什麼？難道發現了荒星的秘密嗎？」

丹尼桑道：「看來是這樣了，摩亞的船隊已奉命飛往攔截，我們還是專心對付方舟吧！」

提起方舟，沙瑩的改造目立時射出駭人的金光，咬牙切齒道：「這天殺的混蛋，累得我當眾出醜，還要獎賞拿錯了人的另一批混蛋，白便宜了他們。」

丹尼桑笑道：「便當是間中來一次的有獎遊戲好了。」

沙瑩恨得牙癢癢的道：「只要他仍和叛黨在一起，休想逃過我的指縫，最好他把叛黨的核心小組全引出來，那我們便可一石二鳥，將他們一網打盡了。」

丹尼桑的金黃眼睛立時亮了起來，射出殘忍狠毒的異芒。

※※※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輕易地改變成兩個在墮落城隨處可見的普通人，大模大樣在街上走著，她們身份晶片上的資料當然相應地改變了。

為了打探城內的事，兩人找了間酒吧，不一會已聽到有談及白牙和野狼的事，都表示想不到兩人竟是叛黨的人。

當有心水清的人指出顯像螢幕當時無論在聲音與圖像都有問題時，這兩位智慧美麗的女性對望一眼，均感事有蹊蹺。

姬慧芙低聲道：「會不會是方舟弄的手腳，本來要找的人就是他呢？」

姍娜麗娃道：「這人來了只幾天，怎會和秘密組織拉上了關係？」

姬慧芙笑道：「他認識妳又有多少天呢？不是也和妳拉上關係了嗎！」

姍娜麗娃嬌嗔道：「妳……」

姬慧芙笑道：「好了！不要再說你和他，又或他和妳了，妳說我妒忌也好，什麼都好，總之每次我都忍不住說這種話。」

姍娜麗娃道：「妳終肯承認愛上他了。」

姬慧芙搖頭道：「好感是有一點，主要是他太有價值了。但我對男女的性關係早非常厭倦，對他亦不會例外。來！讓我們想想，怎樣才可讓方舟知道我們來了這裡，唔！特別是妳這他眼中的小甜心。以他的能力，定可以迅速找到妳。」

姍娜麗娃想起令她夢縈魂牽的方舟，哪還有餘暇和她計較，苦惱地道：「我們又不可以曝光，怎可使他知道呢！」

姬慧芙微笑道：「辦法多的是，不過我卻想用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一種。」

姍娜麗娃雙目立即神采飛揚，喜道：「和妳一起真好！我再也不用腦筋了。」

※※※

方舟浸在浴室裡，享受著灼熱的蒸氣浴。

他仍不習慣穿衣服，又知道赤身裸體在辛茜婭這位於市中心摩天大廈最高第一百三十二層的華宅中走來走去不大好，所以最佳休息的地方便捨此浴房莫屬了。

只有在這裡，他才能真正享受生命，若有個像辛茜婭那種磁場的美女為伴就更愜意了。

他不住開放皮膚，吸收灼熱的蒸氣，蒸氣已被調至最高的溫度，使得他舒服得什麼都忘卻了。

火鳥星外的世界真美妙。

他定要好好的享受生命。

首先便是要回復到以前的巔峰狀態，只要到這大廈的天台曬幾天太陽，應可輕而易舉做到這點。在這擁有兩個太陽的地方，連吸取能量亦特別有效。

他心中對將來是半點憂慮均欠奉。早在火鳥星時，他已學曉只有眼前一刻才是最重要的。這賦予他無比的耐性和專注，就像這刻，除了蒸氣進入皮膚，讓身體吸收熱能，再排出來這過程外，再無任何其它事物押在心頭。

浴房內的傳音器響起辛茜婭的聲音道：「你進了去兩個多小時了，還不滾出來嗎？我們有事和你說呢。」

丁楊亦叫道：「你這麼喜歡泡浴室，我第一次見你便是在浴堂。」

方舟答道：「要說話便進來吧！除非辛茜婭肯立即交配，否則休想我離開這個舒服的地方。」

辛茜婭怒道：「去死吧！現在離開罪惡樂園了嗎？」

丁楊道：「浴室的蒸氣足可把任何人煮熟，我們想進去也辦不到，真不明白你的身體是什麼構造的？」

方舟笑道：「放心吧！你們進來時保證溫度回復適中合度。」

辛茜婭道：「那是不可能的，降到正常溫度最少要十分鐘的時間。」

他們所說的時間，與這裡的星辰全無關係，全以家鄉地球的時間為準，這是聯邦為統一時間的措施，沿用下來，已成了當然的習慣。

室門立時打開，辛茜婭大步而入，顯要以行動證明方舟只是在吹牛皮。

方舟亦想不到她如此巴辣，說來便來，忙運起能量，猛地把所有熱量盡吸體內。

浴室的空氣忽地變得奇寒無比，一滴水氣都沒有，更不要說熱蒸氣了。

辛茜婭的衣服雖有全天候的保溫作用，仍忍不住打了個寒噤，美目瞪得又圓又大，望著赤條條坐在矮木座的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方舟尷尬地道：「我不知妳立刻進來，一時情急下吸得過火了。」

這時丁楊走了進來，亦為之目瞪口呆。

辛茜婭吁出一口名副其實的寒氣道：「你這怪物應給放到動物園星裡。」

接著「噗哧」一聲笑了起來，一副百媚千嬌的動人樣兒。

方舟亦為之莞爾。

他曾遍閱地球喜馬拉雅山內研究院的資料庫，當然知道動物園星是什麼一回事。

地球經歷近十萬年的浩劫後，大多數動物均已絕跡。幸好生物學上的長足發展，使人類可從化石或遺跡裡找出去氧核糖核酸，讓牠們無性生殖，於是已絕種的生物，紛紛重現人世。

聯邦特地選定一個適合的殖物星球，使她成為牠們生存的樂土。

這就是動物園星了，是聯邦公民一個熱門的旅遊點。

這時大量的蒸氣又由蒸氣機發出來，溫度迅速攀升。

方舟以思感把溫度調節到原先的一半，看著辛茜婭道：「小姐請脫衣服！」

辛、丁兩人看著他不用遙控器便能神奇地操控澡室的溫度，雖仍感驚異，但已見怪不怪。

辛茜婭坐到另一邊去，道：「我們的衣服是防水的，怕什麼？」

顯然打定主意不讓方舟充滿侵略性的賊眼看她的身體。

她不脫，丁楊亦不好意思向方舟看齊，坐到辛茜婭旁道：「辛茜婭會出去聯絡一些人，好計劃逃走的事，所以我們須要聽你的計劃，才有資料跟組織的核心小組商量。」

方舟搖頭道：「我不可以告訴你們的，洩露了出去連我也走不了。」

辛茜婭狠狠道：「早知你是在吹大氣，根本就沒法逃出去。」

轉向丁楊道：「不准你告訴他有關我們的任何事，說不定他是巴斯基派來的人。」

說完臉色微變，顯是想到若真的如此，那她不但離不開這裡，還要成為人性實驗室的祭品了。

丁楊搖頭道：「不會的，他怎知我是組織的人，而且即管改造人，怕亦沒有他奇異的能力，何況他不是改造人。」

辛茜婭想想也是道理，但仍不肯讓步道：「說不定他是偽裝過的改造人，顯像螢幕傳訊只是沙瑩和他合演的好戲，以取信我們呢！」

丁楊則完全站在他那一方辯道：「那他便應處處和我們合作，好把核心小組的人引出來，那是組織的靈魂，連我都不知道小組有多少人，更不要說是誰打誰了。」

辛茜婭為之語塞，沉吟頃刻，才盯著方舟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怎樣來到這鬼地方？有些什麼目的？」

方舟微笑道：「對不起，恕我不能說出來。」

再苦惱地道：「不要問這麼多問題好嗎？妳一是信我，又或是不信我，不信便拉倒，就是這麼簡單，不要再糾纏不清了！」

辛茜婭氣得俏臉發青，不過那氣鼓鼓的模樣兒，確是非常引人。

方舟心中一軟，伸了個懶腰道：「這樣吧！待我在這裡睡上三天，醒來後才透露點給小姐妳知道，這樣滿意了嗎？」

兩人同時一呆道：「三天？」

在這裡的三天，足有一百五十個地球時，除非給藥物迷昏了，怎能睡這麼久？

方舟歎道：「最少三天才行。」

仰首望往牆壁，眼中精芒驟閃，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道：「可愛的太陽啊！你終於出來了，我等得真苦。」

丁、辛兩人齊看腕錶，剛好是太陽升出水平的時刻，不由臉臉相覷，在這密封的空間裡，他怎知外面正在發生的事呢？

心中不由湧起怪異到極點的感覺。

## 第六章 失諸交臂

祝絲蒂在艾妮的陪同下，乘坐飛船回到領袖一號。

由於指揮官雷坡武、總指揮長白樹均不在船上，艾妮這副指揮便成了最高領導，故毫無困難把她領進姬慧芙在船頂中間的透明辦公大堂去。

祝絲蒂並沒有扮成姬慧芙的樣子，因為那只能瞞過普通的肉眼，絕瞞不過姬慧芙的超級電腦「愛神」。她並非夫秀清，沒有姬慧芙的指令，「忠心耿耿」的愛神是不會和任何人合作的。

姬慧芙的四大親將裡，諾歷已被他們殺死，艾妮則變了她們的人，只要設法將白樹和雷坡武調往遠方，再行害死他們。同時找到姬慧芙到了哪裡，予以生擒活捉，她便可以找人假扮姬慧芙，那時聯邦便是她的了。

她剛和卡爾夫南商量過，想出了一個完美的計劃，就是由假扮的姬慧芙扮作在一次意外裡喪生，那她這副主席便可立即登上聯邦主席的寶座了。

她手上提著一個有力場保護的箱子，內裡藏有驚人昂貴的超時代儀器。

這名為「控制者」的微型電腦，據說是任何電腦的剋星，來自卡爾夫南的「未來科技研究所」。

卡爾夫南這種超級大富豪，是這時代的必然產物。當無盡的壽命加上自由市場，懂得賺錢的人在財富的不斷累積下，自然而然便成了擁有權勢和龐大財富的人。在無盡的財力和資源支持下，「未來科技研究所」成了聯邦研究院外舉足輕重的科研機構。

沒有卡爾夫南的支持，祝絲蒂縱使如何厲害也不敢向姬慧芙挑戰。

現在她已沒有退路，只能堅持下去，直至登上主席的位置，完成多年來的夢想。

到了那一刻，她便要擺脫卡爾夫南對她的控制了。

祝絲蒂收攝心神，在姬慧芙的椅子坐了下來。

艾妮來到她身後，神色緊張起來。

偌大的辦公大堂沐浴在柔和的光線下，透明頂上是繁星點點的夜空，這對聯邦的叛將都神色凝重，若有所待。

果然愛神電腦柔和甜美，與姬慧芙的聲音無異的嗓子響了起道：「祝絲蒂副主席，這並不是妳的位置，請立即離開，否則三十秒後我會發動攻擊，並不會再發出警告。」

祝絲蒂冷哼一聲，把箱子提起來，放在桌面上，同時按了發動鈕。

強烈的磁波立時由「控制者」發射出來，嵌進愛神電腦的頻率裡去。

攻擊幾乎是立即發生，大堂內所有防禦裝置射擊出閃電般各類型毀滅性的激光，刺在兩人身上，連艾妮亦不免。可見愛神擁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明白到艾妮正在協助敵人。

兩人的護罩同時亮起來，抵擋著威力驚人的攻擊。

「控制者」自動打了開來，露出裡面精密複雜的儀器，自身亦發動磁力護罩，以免被愛神摧毀。

祝絲蒂和艾妮兩人的護罩不住萎縮時，「控制者」的運轉則不斷加速，色光閃閃，其中一塊儀版上有十個紅色的燈，那代表它對愛神的控制，當所有燈光變作綠色時，便表示她已初步控制了另一同類了。

在一般情況下，控制者絕難對付這種頂尖兒的超級電腦，只能對她造成輕微的干擾，但問題是姬慧芙的領袖晶片已落到她們手裡，正放在「控制者」核心的智能分析神經中心內，晶片上所有密碼和資料均被「控制者」掌握著，使她可破入敵方的保安系統裡，遙遙控制著愛神的電子神經網路。

第一盞綠燈亮了起來。

祝、艾兩女暗暗叫苦，她們吃虧在不能還擊，而護罩的能量在密集的攻擊下，至多只能再支持數分鐘的時間。

當第二盞紅燈轉作綠色時，一道柔和但連續的光柱把兩人籠罩在內，愛神終認識到自身的危機，發動了最可怕的質子射線，同時向外送出求救訊號。

兩人並不擔心後一種可能性，因在進入大堂前，她們早有佈置，可以干擾愛神發出離開這大堂的任何訊號。

護罩冰雪般溶掉，不住往內縮退。

當離身體只有寸許時，三、四、五、六盞紅燈接續轉綠。

所有攻擊武器同時失靈。

兩女鬆了一口氣，知道最危險的時刻終於過了。

愛神的聲音響起道：「主席有什麼吩咐呢？」

祝絲蒂興奮得尖叫起來，就像已把眼中釘姬慧芙踩在腳下般，伸手按在「控制者」的身份識別器上道：「由現在起，我就是你唯一的專用者，快把我所有的資料儲入資料庫內。」

愛神答應一聲，開始進行「認主」的程序。

艾妮卻沒有她的歡欣，臉上現出矛盾和掙扎的複雜神情。

※※※

姍娜麗娃利用隨意肌的特性和置於其內的「空間轉移器」，似若沒有實質的幽靈，這忽兒還在某一大廈的天台，下一刻出現在百多層下街頭的一角，再又已遠在半里之外。

這並非她真能突破物質的規律，由一個空間移往另一個空間，而是因其驚人的高速和隨意肌能產生與背景色配合的半隱形效果，才有這種現象。

她最後來到一幢大廈的天台處，俯瞰著遠方廣闊的太空基地和巴斯基的瑰麗皇宮。恰是方舟那天觀察基地的同一地方，可見這是最佳的瞭望點。

她以專家的眼光，仔細研究了基地的形勢，看著運輸船和戰船往來升降，很快決定了五個攻擊的目標。

除了其它用途的二十枚導彈外，腹內的微型導彈庫只有十八枚反物質導彈，在飛船上她已用了一枚，所以她必須好好珍惜，才不致將來需要時沒得使用。

她不會蠢得對太空基地發動遠程攻擊，因為任何基地都有反攻擊裝備，她的導彈只要出現在基地偵察網的範圍內，基地的防衛護罩會立即發動，反攻擊武器則會自動追尋偷襲的飛船或敵人，直至把目標完全摧毀。

但如何溜進基地裡，卻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借助隨意肌，這仍是有可能的。

她通過隨意肌內的偵察器，掃瞄了整個基地，又利用雲層和大氣的反射，看到在這個角度看不到的部分。

資料源源不絕的被送入隨意神經內，分析著各種有形無形的東西，包括訊號、射線、聲波、光波和不同能量的射線與光譜。

當肌內的微型智能系統把分析結果直接送入她大腦皮層時，她比常人靈敏百倍的神經已擬好行動的具體計劃。

身隨意動，幾個起落把她帶到基地邊緣區高牆外的樹林處。

泥土都帶著藍色，使人想起無處不在的藍菌。

這種異星生物，對入侵者會有什麼想法呢？

以巴斯基的殘忍，為何仍可忍受它們詭異的存在。

姍娜麗娃無暇多想，設定了「干擾導彈」行經的路線後，立即發射。

干擾導彈穿入地下數里的深處，剎那間到了基地相反的一端，再往天空射去，在基地的上空爆發出干擾敵方所有裝置的磁性風暴，強烈的磁波，雖不能癱瘓對方所有的防禦裝置，但至少能使敵人察覺不到她近乎隱形和速度驚人的潛入。

眨眼間她已藏身在基地的一幢建築物內，靜候行動的時刻，以配合姬慧芙「找尋方舟」的第一步行動。

基地所有防衛措施全被惹得運作起來，護罩在干擾導彈爆發前已發動了，形成一個籠罩整個基地的半圓形光網，地底的力場亦開動，防止由下而來的進攻。

飛行戰車全部升上半空，來回巡航，找尋導彈發射的來源。

一時間充滿了殺伐之氣。

※※※

方舟躺在天台一張長臥椅處，進入了最深沉的睡眠。

就像在火鳥星的岩洞裡，連呼吸、脈搏、心跳都靜止下來，像一具沒有生命的化石。

陽光灑在他身上，閃閃生光。

更使辛茜婭難堪的是這人自昨晚起便一直不肯穿任何衣服。

幸好這天台是屬於她的私人產物，而罪惡樂園又是容許任何荒誕行徑的地方。惡魔和天使兩顆太陽，因距離遠近而呈一小一大的掛在地平上，發出刺目火焰般的白光。

辛茜婭歎了一口氣，向身旁的丁楊道：「我要去和首領聯絡，由他決定怎樣處理這件事，你就在這裡陪他吧！」

丁楊點了點頭，在方舟旁的另一張臥椅躺下去，舒服地伸了個懶腰道：「我真懷念彩雲星系的陽光、海灘和美女，真不明白自己怎會到了這裡來。」

辛茜婭好像有點捨不得離開，亦在另一張椅子挨著點邊緣坐下道：「回想起來，有很多行為是自己都難以解釋的。我自問聰明過人，但總是缺乏耐性，很多事都是淺嘗即止，不能全心投進去，致一事無成。到這裡來，或者是一種自暴自棄的行為。唉！我真的不明白自己。」

丁楊極少聽她吐露心聲。

事實上，當活了幾千年的悠長歲月，誰都沒有興趣說心事。

人類從未像現在般隔離和孤獨。

辛茜婭臉容回復冰冷，站了起來，定神地看了方舟好一會後，輕輕道：「這人雖然可惡、討厭，卻是個好人來的，是嗎？」

※※※

姬慧芙在地底穿行著，即管堅硬的岩層，亦阻不了她隨意肌穿牆洞壁的能力，很快她來到一號基地的廣播大樓之下的力場保護罩外。

她舉起雙手，十隻指尖同時射出柔和的芒光，刺在基地底部有重力裝置的地壁上。

※※※

就在同一時間，躲在上面邊緣區一座倉庫裡的姍娜麗娃連續發出了五枚反物質導彈，射往機場五幢最重要的建築物。

她並不奢望能把這些有力場保護的軍用建築摧毀，但卻知道能引起極大的慌亂，那便可形成了掩護姬慧芙的目標了。

導彈穿破倉庫的牆壁，以亞次光速的速度，幾乎是剛發出，便命中了目標。

基地內分佈於不同地方的五幢幾何形建築物同時爆起強烈的能量風暴，捲往整個基地，兩輛不幸停在附近的戰車立時給拋上了天空，炸成碎粉。

建築物亦受到不同的損毀，其中三幢還冒出了火舌。

有規律的搜索者立即變成慌亂的飛翔，在基地上佈滿了飛行和不斷由建築物飛出的戰士，亂成一團。

他們還以為潛入了整團的敵人，哪知來的是威力比軍團還龐大的隨意戰士。

姍娜麗娃不敢怠慢，忙鑽進地底裡去，與姬慧芙相反，她是要破底而出。

與林馬的搏鬥，使她們對改造戰士再不敢掉以輕心，尤其他們強化了的神經，說不定已找到了她的存在，現在正是要引基地內的改造人向她這破壞者追來。

※※※

此時姬慧芙破土而出，隨意肌能量運轉，連隨意服亦依她指示配合著，搖身變成了一個普通的戰士，迅那間出現在廣播大樓地庫的暗處。

當她往上層走去時，大樓內唯一的改造戰士已到了樓外去尋找敵人，使她無驚無險往廣播中心鑽去。

她的身份晶片當然應因改變，否則便會被樓內的保安系統悉破。

到這裡來，是要向方舟送出訊息，讓這可惡的小子知道她們來了，至少也要知道她姍娜麗娃來了。

※※※

方舟仍熟睡如死，一點生機也沒有。

丁楊看到他這模樣，不由有點擔心起來，推了推他，幸好肌膚仍非常柔軟，但卻灼熱無比，嚇得他慌忙縮手。

他正想著應否回到樓下，把自己接到睡眠機上，調校一個情節豐富的美夢，好好睡他一覺，天空忽地凝出一個螢幕來。

丁楊心中一懍。

不知今次樂園政府又有什麼事情宣佈。

這種宣佈方式是無所不及的，所有地方，不論街外、屋內或天空，都可看到、聽到。

他忙跳了起來，到方舟耳旁大叫道：「老大啊！快起來，沙瑩這妖女定是想再公佈我們這兩個通緝犯的資料。」

方舟一動不動，全無反應。

假設丁楊知道他的來歷，又有那種智慧的話，應在他旁製造一點爆炸般的聲響，或者可使他醒過來。對他這火鳥星人來說，只有火暴才可使他甦醒過來。

丁楊大急下正要不顧一切推他打他，但上空出現的事，卻使他所有動作全停頓下來。

天幕處閃動著一行字：「你的小甜心來了！」

歷時一分多鐘，才倏地消去，便像出現那般突然。

丁楊忍不住搔起頭來。

這是什麼一回事了。

罪惡樂園愈來愈不正常了。

## 第七章 人性之秘

巴斯基又來到舒玉智的實驗室內，坐在她對面，看著這美麗智慧的玉人兒。

大殿今次變成藍天白雲。

他們就置身草原之上。

殿內還有拂過的柔風，草浪層層波動，仿若真景。

這各虛擬的真實，正是舒玉智醉心發展的一項研究。

舒玉智忽地輕笑起來，淡然道：「我們遇到對手了。」

巴斯基沉聲道：「林馬死了！」

舒玉智瞥了他一眼，岔開話題道：「現在已很清楚，這兩個隨意戰士是為方舟到這裡來的，而其中一人就是姍娜麗娃。真令人難以費解，方舟這個長居火鳥星的人，這麼快便能掌握了我們的文明，只是這種驚人的學習速度，已令人吃驚。」

接著微笑道：「連小甜心這種話也說了出口，不問可知他和姍娜麗娃的關係非比尋常了。」

巴斯基道：「我看過了姍娜麗娃的檔案，近千年來都沒有涉獵過男女關係，為何竟會和方舟攪上了。」

舒玉智眼中閃動著深深的神色，幽幽一歎道：「人類的進化，比起宇宙的壽命雖只是微不足道的幾百萬年，但對人類來說，卻是很久的歲月。」

巴斯基留心聽著。

在聯邦裡，沒有人在進化學上比舒玉智更權威了。

舒玉智秀目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油然道：「性愛是與生俱來的事，只不過人類在進化的過程裡，一直有個潛在的渴望，就是希望超越這種原始的情緒，追求更形而上的某一種愛慾。」

巴斯基怒道：「那是違反天性的事，只會帶來不幸和失落。」

舒玉智平靜地道：「這並非沒有原因的，人類的『性』被羞恥與沉默所包圍，其中一個可笑的原因，就是因為性器官與排泄器官相鄰，使人自然地將兩者聯想在一起。」

巴斯基道：「但現在一般人的排泄已由體內的『廢料處理器』代替，而我們改造人更進一步，不需進用任何由礦、植物提煉出來的營養，又或重組成各種肉質纖維的食物，只要每隔一段時間注入被妳改良了的『生物強化能』，便有足夠維持生命的能量。在這種情況下，這可笑的問題應該不存在了。」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問題怎會如此簡單，那牽涉到生命整個進化的過程，天使二號行星上的藍菌，便是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它們的繁衍是由交換基因而來，那可被視為最原始的性愛形式。奇怪的是經過了數百萬年，藍菌卻沒有像地球的生命般由細菌變成在形態上更高等的生物，例如爬行動物又或人類，仍停留在那種繭狀形態，發展的只是它們的精神。」

巴斯基皺眉道：「那麼簡單的單細胞生物，能有些什麼思想和精神呢？」

舒玉智道：「不要小覷任何其他不同形式的生命，單一的藍菌當然是微不足道，但當以千萬億計的藍菌加上起來時，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星球便像它們的身體，而它們則等於身體內的細胞。直到現在，我也不能悉破它們的秘密，若藍菌懂得像腦袋內的細胞分工合作，它們將會使整個星球活過來，變成一種前所未見的生命形式。」

巴斯基倒吸一口涼氣，首次認識到這種微生物的威脅性。

舒玉智俏臉泛起攝人的光澤，緩緩道：「人類的生命所體驗的是一種基本的孤獨，這或可因他人又或愛情而得以紓緩，但那寂寞的本質卻永遠無法全然解脫。藍菌這種奇異的生命形式，卻可能指示出一種解決的方向，因為它們的生命，正在於相親相愛，互相配合。」

巴斯基聽得神思飛越，舒玉智對生命的理解，實在深刻之極。

舒玉智續道：「由單細胞的菌進展到直立的人類，中間經過了無數的過程，由單細胞發展至複細胞，以至原生物，突觸動物或哺乳類的爬蟲、靈長類、古猿、直立人以至現在的人類，每一種的人類祖先，實際上都留下了它的特徵，塑造出現代人複雜曖昧的肉體和生理。我們現在的腦部，便明顯有著爬蟲和人猿的原始腦存在著。在潛意識裡，我們深深知道這個事實，所以沒有人不希望進一步從冰冷的『爬蟲屬性』和不安暴躁的『古人猿屬性』中解脫出來，變成全新的人類，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成就仍是有限。」

巴斯基聽得津津有味，舒玉智所說的，正代表了人性實驗室的偉大成果，只有真正瞭解人的本質，清楚知道人體內的所有器官、細胞的來歷和作用，才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控制人類。

舒玉智的目標當然不是控制人類那麼簡單，而是要製造出新的人類，這就非巴斯基這最多只有一半還算作人的改造人所關心了。

舒玉智談興大發，道：「人類一直在力圖進化，其中一項偉大的成就便是對時間消逝的知覺能力，由此而可把發生的事依時間次序編列，形成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認知系統，非如原始動物般只有眼前此刻。」

再微微一笑道：「這使他們的腦以驚人的高速邁開了進化的步伐，原始的發春交配期消失了，使他們可隨心意交配，但卻犯了一個致命的缺失，就是他們的人腦是強加上去的，又仍揉合爬蟲的腦、猿人的腦和現代人的腦，所以他們有時很難理解忽然而來的憤怨和狂怒，因為那可能來自早應拋棄了的原始祖先殘留下來的部份。」

巴斯基深吸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了，這就是為何方舟對妳這麼別具意義，因為他是人類進化史上的奇蹟。」

舒玉智肅容道：「沒有人比我更渴想把他的腦袋打開來看看，現在我只希望能阻止姍娜麗娃和他會合在一起。」

巴斯基道：「放心吧！知道了隨意戰士的威力後，我已在二號行星的上空佈下了天羅地網，又裝置了你發明最先進的防守天幕，保證沒有任何人能潛離行星。」

舒玉智眼中寒芒暴閃道：「我會親自主理封鎖二號行星的一切事務，我已活了很長很長的歲月，亦感到非常厭倦，卻是從沒有似目前的這一刻，使我這麼感到不想錯失當前的盛事。」

巴斯基吁一口氣道：「這我就更放心了，擒捉方舟的事，便交由我負責吧！有小姐的奇謀妙計，方舟還能玩什麼花樣呢？」

舒玉智望往上方虛擬出來的藍天白雲，俏目朦朦，充盈著一種超乎了現世的動人亮光。

經歷了超過一萬年的悠久生命後，對她來說再沒有善惡的分野，有的只是如何進一步發展生命，如何去勘破宇宙的秘密，從而征服它、超越它。

※※※

方舟在最深沉的睡眠裡，腦內某一部分忽地醒了過來。

他仍保持著睡眠的狀態，卻像做夢般有著知感，但那卻不是做夢。

他感到某一種偉大的心靈正在接觸他和試探他。

那種感覺有點似曾相識。

絕不是其他同類的心靈。

一種不能言傳，超越了語言的感覺。

他可以將那感覺「翻譯」為人類的仇恨、憤慨、無奈，諸如此類，但總不大貼切，只是似是而非。

忽然間他記起了那是藍菌的「心靈」，那天他的思感曾企圖和它們建立精神的連繫，但再一接觸，它們便拒絕了他。

為何現在它們又來找他呢？

和「溶池」這異生物在火鳥星上的交往，使他知道宇宙內所有不同形式的生命，都應建基的互助互愛上。

「溶池」是旅遊於星際的奇異神物，當他祖先的飛船失事撞往火鳥星時，「她」拯救了他們的飛船，又留在那裡陪伴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有喘息保命的避難所，最後培養出他來。

現在他眼看藍菌的家鄉受到自己同類無知和殘酷的破壞，打擾了它們的安寧，危害到它們的存在，他深感痛心疾首！

我可以怎樣幫助你們呢？

這些思想閃電般由他的心靈流溢出來，送往藍菌的心靈去。

讓它們感受到他的誠意。

藍菌在反應著，深思著。

不一刻，他與藍菌的心靈結合在一起。

方舟感到自己成為了藍菌，而藍菌則成為了他，互相在學習對方的一切。

他們的身體就是整個二號行星，感受到其上的一草一木，構成星球的每粒塵屑。

那是非常滿足、豐饒和動人的感覺，以億億計的生命緊密聯結在一起，無分彼此。

整個星球活了過來，生物與死物水乳交融的合成一體。

天使和惡魔兩顆太陽的直射光，月兒們的反照，日和夜同時被感受著。

方舟湧起難以言喻的狂喜，把自己完全開放，讓藍菌學習自己的一切，就像溶池苦心栽培自己那樣。

他在引導著它們，使它們能從自己的神經系統的運作上尋出路向，在進化的過程上邁進一大步。

而他亦從它們「身上」，學曉另一種生命的方式。

太陽能由整個星球隊傳入他體內，流出去，送入藍菌的微體裡，再湧回他體內。

能量不斷流轉著。

只是片段光景，他便儲足了能量，甚至比離開火鳥星時更優勝。

他感到藍菌歡欣鼓舞，生機勃發，充滿了對生命的陽光的熱戀，對他的愛。

意滿神足時，他們的接觸在難離難捨的情況下終結。

雙方都需要一段時間去消化和鞏固這次珍貴的經驗。

就像火鳥星人經歷的無數世代，才由他們的倖存者方舟，發覺了溶池是有生命的異物那樣。

然後方舟醒了過來。

※※※

變成了兩個普通男子的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在一個酒吧的幽靜角落裡，享受著違禁的幻酒。

姬慧芙笑道：「千萬不要告訴人，我們在罪惡樂園做過什麼事，讓人說我知法犯法。」

姍娜麗娃想到很快可以見到方舟，心情輕鬆起來，不過仍有點擔心地道：「方舟會不會看不到我們的便宜廣告呢？」

姬慧芙橫她一眼道：「這叫關心則亂，患得患失。巴斯基那無孔不入的宣傳網，方舟除非睡著了，怎會看不到呢？」

姍娜麗娃一想也是，道：「巴斯基現在必定暴跳如雷，他會怎樣對付我們呢？」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道：「本來我也不想把猜測說出來，若我是巴斯基，首先便是以飛船把整個星球封鎖起來，使我們再不能像先前般說來便來，要去就去，而且他們既知道我們是兩個人，自然有適當的佈置，使我們欲逃無路。」

姍娜麗娃色變道：「那豈非找不到方舟也離不開這裡？」

姬慧芙冷哼道：「我才不想只帶著方舟離去那麼易與，橫豎來了這裡，定要設法打聽出人性實驗室的地點，然後找人扮黑獄人把它炸個片瓦不留，才洩得我那口惡氣。」

看著她那凶霸霸的樣子，姍娜麗娃才記起她是操控聯邦的最高領袖，惟有無奈地點頭。兩人默靜下來，同時想著方舟。

姍娜麗娃先打破了沉默道：「我們是否就這樣坐著等方舟來找我們呢？」

姬慧芙道：「我很期望能這樣做，但巴斯基絕不會有那種耐性，還記得那個把我們在半途截著的改造人嗎？」

姍娜麗娃點頭道：「妳說的是那白魁上校，有什麼問題呢？噢！我明白了！」

姬慧芙嗔責道：「妳想方舟定是想得瘋了，除了他外便不肯再動腦筋，我看他並非認出我們是隨意戰士，那應是事後的事，他當時只是憑精神力量發覺我們有著比常人優勝的特質。」

姍娜麗娃道：「那即是說若他把我們的精神特徵告訴其他改造人，他們可輕易把我們找出來。」

姬慧芙歎道：「就是這樣，我們又殺人又破壞，與瘋子無異的巴斯基怎下得這口氣。當他封鎖了天空後，便會率領所有改造人來搜尋我們，就算躲進地底也會給他們挖出來。」

姍娜麗娃聽得頭皮發麻！一個林馬已這麼厲害，巴斯基這被奉為最具威力的改造人豈非真的天下無敵？何況還有其他不明人數的改造人，她們哪還有倖勝或倖存的機會。

姬慧芙道：「現在我只希望方舟能早一步先找到我們，否則只好設法逃生了。」

姍娜麗娃心中叫道：「方舟！你究竟在哪裡呢？」

※※※

祝絲蒂一人獨坐在姬慧芙的辦公大堂內，控制罩落在她的頭上。

她試了幾趟後，無法不把運轉的速度調慢了少許，才得心應手起來。現在她等若是聯邦的最高控制和指揮中樞。這控制罩代表了愛神電腦的核心，只有由這裡，她才可通過愛神接收和發佈命令，一點都不會受人懷疑。

而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進入愛神名為「寶庫」的龐大資料庫中，那處儲存著聯邦的所有秘密，政府大員的評價和檔案，最尖端科技的研究成果，和發佈重要指令的密碼程式。她嘗試了各種運作後，發覺全無問題，才深深吸了一口氣，準備開放「寶庫」。

只要盡窺「寶庫」的秘密，聯邦就是她的了。她也可以找到姬慧芙的去向，把她幹掉。但假若她可以不顧後果的隨心意發放命令，那她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卻不是姬慧芙，而是要把卡爾夫南殺死。

儘管姬慧芙對她非常不滿，可是由於她在聯邦殖民事務上的貢獻，使祝絲蒂在議會中受到廣泛的支持，所以連姬慧芙也動不了她。可是卡爾夫南若不怕兩敗俱傷，卻實可使她身敗名裂。

卡爾夫南一直以為憑著他由古年代發展出來的催眠術和黑巫術，可以牢牢控制著她。而她亦利用對方的大男人心態，讓他以為如此，事實上在聯邦內僅次於姬慧芙的她，豈會是這麼易與的人，現在她只是扮蠢吧了！不過她現在必須倚賴和利用卡爾夫南，當她以副主席的身份真正接替了姬慧芙後，就是她掉轉槍頭對付卡爾夫南的時刻了。

姬慧芙對付不了卡爾夫南，是因為她事事講求合法或不合法，她卻沒有這方面的心障。祝絲蒂在罩內凝聚眼神，兩手按在「控制者」的操縱鍵上，發出了指令。

雜若無數天文數字組合起來厚似書本般的密碼程式，同時發出訊號波，送入愛神的感應器中。罩內的祝絲蒂眼前儘是變化萬千的色光，她感到自己在一個奇異的空間內以驚人的高速推進，最後來到由愛神虛擬出來，真實無比但又實是幻象的大殿裡。

這大殿是開放的，撐起殿頂的巨大圓柱形成了十八個圍繞四周的巨型拱門，外面卻是深黑無盡的太空。一個美麗的藍色星球，接近得差點遮著了其中一道拱門的四分之一，被一個衛星繞行著。祝絲蒂自然認得那是地球和她的夥伴──月亮。

這就是姬慧芙腦海裡幻想出來的東西，再由愛神把她的幻想化作「電子的現實」，這虛擬的真實包括了各種感官的知覺，那就是說可以觸摸、嗅、視、聽，都感到與真實無異。我們的所謂「真實」亦與此全無分別。

感官把各種資料送到神經內，再由人腦像玩拼圖遊戲般把片片碎塊結合在一起，形成人類獨有的「現實」。在這一刻，愛神就一手包辦了傳送所有這些感官資料到她的腦神經裡，讓她看到了這世界。

祝絲蒂壓下心頭的激盪，柔聲道：「愛神！你在哪裡！」

愛神那姬慧芙的甜美聲音道：「祝絲蒂副主席，我一直在這裡。」

祝絲蒂湧起一陣怪異無倫的感覺。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答案帶著超出了她所要求的答案，例如愛神只須答她「我在這裡」便夠了。更使她驚異的是愛神的聲音多了種奇異的感情。

祝絲蒂無暇多想，下令道：「立即給我開啟寶庫！」

眼前景象倏地消去，她又回到罩子的空間裡。祝絲蒂駭得全身麻痺。這是什麼一回事？為何愛神竟違背了她的命令？她再次發出進入寶庫的命令，又來到那奇異的空間裡。當她要啟開寶庫時，下一刻又被送了回來。

「愛神！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接收到她神經的訊息後，愛神道：「祝絲蒂副主席，我並不明白妳在說什麼，我只知道執行妳的命令！」

祝絲蒂渾身冰冷，知道一定在某一環節出了問題，「控制者」仍未能完全操縱愛神。這是沒有可能的。

艾妮的聲音傳入罩內道：「祝絲蒂！主席和狄平上將回來了！」

本應雀躍興奮的祝絲蒂心中連半點快樂都欠奉。這歸來的「主席」自然是狄平找人偽裝出來的，狄平這聯邦總司令則是自己的人，如此組合，本可輕易控制了整個聯邦，為所欲為地進行自己的登基大計。

只是若進入不了寶庫，便等若有鎖無匙，她只能發佈一般指令，甚至動用不了聯邦的儲備戶口，不能分配殖民星的資源，亦不能罷免任何將領和要員，怎辦才好呢？無奈下，唯一想起的人就是卡爾夫南這邪惡可怕的人。只有他的「未來科技研究所」，才有實力找出問題的癥結。

## 第八章 分裂之局

辛茜婭旋風般衝進家裡。正戴上頭罩觀看「立體電影」的丁楊立時把罩掀掉，事實上他心中太多憂慮和恐懼了，根本沒法投入任何事物去，但不找點事情做做，則時間更是難過。

他本是聯邦的常規戰士，今次是負著逃兵的罪名來到罪惡樂園，即管逃了可以，亦要面對軍事法庭的審判，讓他怎快樂得起來呢。

辛茜婭臉色凝重道：「那個怪人起來了沒有？」

丁楊道：「剛起來了！」

辛茜婭鬆了一口氣道：「早知他說要睡三天是吹牛皮，我沒看錯吧！」

轉身便要走往上層的天台。

丁楊站起來道：「他不在上面！」

辛茜婭皺眉道：「不是又在浴堂內吧？」

丁楊無奈地攤開兩手，作了個拿他沒法的表情。辛茜婭跺了跺腳，衝入內廳，轉上通往浴室的長廊，推門便進。丁楊大感奇怪，追了進去。只見方舟浸在可把人熱出鳥來的沸水中，閉目深思。

辛茜婭站到池旁，喝道：「方舟！」

方舟全身一震，猛地睜開雙目。

兩道閃電般的眼神，擊在兩人臉上。辛茜婭和丁楊只覺像他眼內忽然升起兩個眩目的小太陽，一時間全身灼熱，身體泛起怪異無倫的感覺。強光斂去，回復了平時那騙人的無力眼神。方舟和辛茜婭互不相讓的對視著。

辛茜婭更肯定自己得來的資料錯不了，得意洋洋地道：「你不告訴我便不知道嗎？還當是什麼大秘密，怎瞞得過我們的領袖？」

方舟兩眼一翻道：「知道又有什麼大不了？」

辛茜婭不忿氣地尖叫道：「有什麼大不了，巴斯基既然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你還怎樣逃得出去？你以為火鳥星人便天下無敵嗎？你也不知改造人是多麼厲害！」

方舟沒好氣的道：「那妳應該知道改造人是多麼厲害的了，為何又要和他們作對呢？妳不是叛黨來的嗎？」

辛茜婭抿嘴淺笑道：「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事，你卻對自己的危險處境一點都不知道，整天只在睡覺和泡浴池。哼！正一傻蛋。」

看著她輕言淺笑和美樣兒，方舟心都癢了起來。這時她的磁場多了一種奇異的光澤，顯示她因知悉他真正的身份後，充滿了希望和樂觀的想法。他很想掃瞄她神經內的狀況，但自從看了研究院的資料庫後，知道探察人家私隱是不道德的行為，所以克制著這衝動。

丁楊忍不住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辛茜婭道：「我沒時間解釋了，總之這傻蛋是聯邦和巴斯基都要緝捕的人。」

轉向方舟道：「快上來！我要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方舟不情願道：「你要我做什麼便做什麼嗎？在我們那裡，女人都得聽男人的命令。」

辛茜婭道：「入鄉隨俗，這裡男人都要聽女人的話，給我立即滾上來！」

方舟失聲道：「滾上來？這裡的鄉規似乎亦是男人話事，巴斯基是女人嗎？」

辛茜婭叉起蠻腰胸有成竹地道：「他是男的，但卻不是人，而是被改造了的怪物。哼！本小姐沒時間和你瞎纏不清了，想交……唔！死人！還不快上來！」

※※※

姍娜麗娃望著姬慧芙，道：「妳在想什麼呢？為何神色變得這麼幽暗？」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眼睛掃過四周奇裝異服的人，輕輕道：「我在想為何有這麼多人到這裡來，是否我處理得聯邦很不好呢？」

姍娜麗娃沉默片晌後，緩緩道：「當然是有點問題，但卻不是出在你身上。」

頓了頓續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找尋生命的目的，自亙古以來，便是如此，以前的人為了應付生活，再沒閒情去想這問題，但現在的我們生活無憂，物質無缺，生命又像永遠沒有止境似的，便不能不努力找尋生命的意義。有些人追求權力和功業，而妳正是這最高的代表。我則在科研上得到滿足，每一個新的發現都會帶來驚喜，好像向宇宙的真相跨進了一步。但不是人人都像妳我般幸運。其他不安於現狀的人，便希望到這裡來嘗試為聯邦禁止的另一種生活。當然亦有人是為了躲避黑獄人而來。聯邦人對付不了的敵人，或者改造人會有辦法。」

姬慧芙的眼睛亮了起來，道：「假若我們能把素女星之役告訴這裡的人，妳說會引起什麼後果呢？」

姍娜麗娃正要答她，兩名衣著性感的艷女來到她們檯旁喝道：「起來！我要你們的檯子！」

世上竟有這麼橫蠻霸道的女人。姬慧芙不想生事，向姍娜麗娃打個眼色，兩人同時站了起來。

個子較高的艷女喝道：「坐回去！」

兩女同時一愕，這不是明著來鬧事嗎？另一角落有兩檯坐著的十多個男女同時大笑怪叫起來。兩個艷女回頭向他們報以示威的一笑。

個子較小的艷女沒有再迫「他們」坐下，瞪著大眼道：「你們是哪個幫會的，竟敢到我們的地頭來混鬧？」

姬慧芙初到貴境，怎知人人都要靠入會來保護自己，沒好氣地掃她一眼道：「既是你們的地頭，我們離開好了！」

招呼姍娜麗娃一齊離去。

那兩檯的十多名男女同時站起身來，行動如閃電般扼守著酒吧所有進出口，其中五名大漢和另一女子圍了過來，形成困獸之局。他們中的一名留著鬍子的彪形壯漢看來是頭領，過來伸手摟著兩艷女的腰肢，瞇著眼瞧著姬慧芙兩人，不死不活道：「你這兩人面生得很，形跡可疑，捧著兩杯酒只呷了一小口，唔！說不定是聯邦來的間諜，讓我捉了你們去領賞吧！」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搖頭道：「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混蛋！」

向姍娜麗娃打了個眼色，兩人同時出手。

※※※

兩艘形狀可怕的魔鬼魚型飛船虛懸在二號行星上三十萬公里處，躲在雲層之後。一艘自是長達六千米，活像太空城市的「墮落號」。另一艘較小一點，只有五千米的長度，艦長就是他兩名得力手下之一的摩亞。摩亞這時到了巴斯基所在的「墮落號」上，與他商量行動的計劃。

沙瑩、丹尼桑和另十二個七男五女改造人將領，亦到了船上，聽候指令，其中一個正是丹尼桑的手下白魁上校，亦是最初遇到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的改造戰士。另外還有一個非改造男子直政，他是舒玉智的副手，工作的地點卻非實驗室，而是二號行星，他的研究室設於墮落城內。

他是唯一有院士身份的人，是以前舒玉智任研究院院長時期的一級院士，追隨舒玉智到這星系來。對舒玉智來說，實驗室有兩個場地。一個當然是實驗室，另一個就是這兩個天使太陽系內的住民星，那是活的實驗場。

直政的工作就是通過觀察，研究人類在無政府狀態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所展現出來的行為。巴斯基不太喜歡直政，因為這人不時到荒星去見舒玉智，比他見這美女的時間頻密得多。

而他更懷疑直政對舒玉智這麼忠心，不純為了科研的原因，而是他一直在暗戀著這比得上姬慧芙的動人美女。摩亞來到背著他們透過落地透明幕牆俯瞰樂園星系的巴斯基身後道：「已找到了隨意戰士乘坐的飛船。她們真是狡猾，懂得把船藏在五百萬里外的磁性殞塵區內，難怪我們偵察不到。現在船已給送往荒星，就算找到方舟，她們也失去了逃生的工具。」

丹尼桑沉聲道：「大亨！行動的時候到了。」

沙瑩正要說話，巴斯基有如目睹般打手勢阻止她，才道：「直政！你先到墮落城去。」

直政心知巴斯基除了舒玉智外，不會信任任何非改造人，識趣地答應一聲，自行離去。

待他走後，巴斯基冷哼一聲道：「這人究竟有沒有問題？」

眾將均明白他的意思。移居到罪惡園來的人，都要經過最嚴格的檢閱，不能攜帶任何高科技的裝備到行星上去，一切生活的必需品均由樂園政府配給。而通過現代的科技，根本沒有任何人可以瞞過沙瑩主持的情報局。

她隨時可秘密把人抓起來，掃瞄他腦內的記憶細胞，盡悉他心中之秘。在放走前再把對象腦內有關被抓的記憶洗去，使對方茫然不知曾進過情報局的審訊室去。以這種方法，他們發覺了秘黨的存在，清楚知道有多少人和大部份人的身份。

可是直至今天，他們從沒有逮捕過任何人，因為他們仍未找到秘黨核心組織的領袖，甚至對他們的通訊手法和計劃仍一無所知。黨員都是忽然聽到起自身旁的聲音，指示他們要做的事。

這須要高科技的通訊裝備才能辦到。所以這核心組織，匿名「秘核」的成員，應是樂園政府的人，而直政正是最有資格被懷疑的人，只是到今天仍抓不著他的痛腳。

若換了是別人，巴斯基錯殺了他亦沒有問題。但他背後有舒玉智在，他們便不敢輕舉妄動了。而且問題是以舒玉智的精明厲害，直政的事怎能瞞得過她呢？

沙瑩道：「直政這人平時很少說話，我看他是滿肚蠱惑，非常不可靠，真不明白小姐為何這麼信任他。」

丹尼桑道：「丁楊是我們已知道的秘黨份子之一，看來身份相當高，說不定可接觸到秘核的人。」

沙瑩接道：「我們已監視立夏所有已知的秘黨份子，卻發覺不到丁楊與任何人有接觸，可見丁楊接觸的是尚隱藏得很好的叛黨。」

摩亞冷冷道：「為何不瞞著小姐，把直政作記憶掃瞄，那不是什麼都知道了嗎？事後直政又不會記得任何事。」

巴斯基暴喝道：「不准再提此事，我巴斯基從沒有對舒玉智小姐隱瞞任何事，以後也不會有。」眾人噤若寒蟬。

好一會後，巴斯基才道：「事情可分兩方面進行，丹尼桑和沙瑩負責搜索姍娜麗娃和她的隨意夥伴，方舟的事則交由我負責，明天當天使和惡習魔再升上地平時，我要他們全落到我的手心裡。」

※※※

聯邦的第一號猛將，姬慧芙一師部隊的雷坡武大將臉容肅穆的站在素女星基地控制大樓的戰略指揮室內，看著顯像螢幕上星圖裡一小方閃動紅光的區域，那就是使首席軍機秘書諾歷發生意外的星塵區了。陪著他的還有素女殖民星系的總督尤歷准將和他十多名手下軍官，各人都臉色陰沉。

傳音器響起道：「總參謀長到了！」

雷坡武精神一振，轉過身來。斯文秀氣的白樹一身便服，走進指揮室來，先和這威武過人的堅強軍人作軍式擁抱，才道：「情勢有點不妙，直至現在，主席仍堅持她的命令，要我們留在這裡負責加強防務，她則由艾妮陪她回地球去，準備下月即將舉行的例會。」

雷坡武沉聲道：「諾歷死了！據說是當降落到其中一塊殞石時，忽然來了一場磁暴被活生生電死了。」

白樹臉容一黯道：「我聽到了！」

雷坡武道：「你不覺得事情有可疑嗎？祝絲蒂這狐狸去找主席，然後一齊到了星塵區去，回來後一切都不同了。」

白樹點頭道：「我也覺得很不妥當，可是除非艾妮也有問題……」

雷坡武慼然道：「艾妮一定有問題，我找了她半天，才肯和我通過短暫的一次話，她雖然說得頭頭是道，但語氣很古怪，像做了些什麼虧心的事。」

白樹皺眉道：「可是命令明明是由愛神發出來的，即使有人害……嘿！希望不會是那樣。我是指就算祝絲蒂有領袖晶片在手，亦騙不過愛神。」

雷坡武苦笑道：「若非我想到此點，早就揮軍進攻領袖一號了。」

白樹一震道：「千萬別幹這傻事，要攻打威力最強猛的領袖一號和智能最超卓的愛神，最少要十艘航母艦級的飛船，而我和你加起來只有兩艘，無異螳臂擋車。」

雷坡武不忿道：「我怎樣也要見主席一面，她現在的命令和行為太不合情理了，又不肯和我在通訊幕前對話。」

白樹搖頭道：「那你就是違抗軍命了，若她真是主席，最多斥責你一頓，若真是祝絲蒂在弄鬼，你便會給送上軍事法庭，那時便正中敵人下懷了。」

雷坡武道：「在聯邦裡我只佩服主席和你的智慧，你認為我的猜測對不對？」

白樹歎了一口氣道：「雖然不太合乎邏輯，那是說縱使有艾妮或其他人幫手，也對付不了主席，但現在發生的事，卻只有你那可怕的想法，才可以圓滿地解釋了原因。」

雷坡武色變道：「那即是說主席真的遇害了，領袖晶片還落在祝絲蒂手裡，而愛神亦給她們破入控制了。」

尤歷和其他將領均駭然色變。白樹來回在指揮室內踱起方步來，思索道：「祝絲蒂和狄平上將一直有曖昧，所以主席準備在今次地球議會的例會上正式把狄平罷免，由你補上總司令的位置，所以在時間上，祝絲蒂必須先發制人，否則就大幅削弱了她在軍方的影響力，不過現在則非常頭痛。」

眾人均心情沉重，沒有了姬慧芙，將對聯邦造成致命的打擊，只有她才有服眾的威望，可領導聯邦對抗黑獄人的侵略。先不論祝絲蒂乃聯邦的第二號領袖人物，而狄平則是軍方的最高指揮，互相勾結正可成為軍、政兩方面具有最壓倒性優勢的力量；單是這兩人控制著三艘主力艦級包括領袖一號在內的飛船，已使他們兩人束手無策了。

白樹續道：「你千萬還想輕舉妄動，我先要聯絡內閣其他十二位大臣，瞭解他們的心意和對這事件的看法，才可以決定行動的方式，在此之前，千萬不要做任何傻事。」

雷坡武長長吁出一口氣後，回復了平日的沉穩冷靜，道：「好吧！我則負責聯絡其他銀河軍團的指揮官，他們除了有幾個是狄平的人處，都是忠於主席的人，有起事來亦不怕勢孤力弱。」

白樹歎了一口氣。假設姬慧芙真的被害死了，聯邦將出現分崩離析的亂局，重回古戰國互相征戰的局面。而擁有愛神電腦內寶庫所有資料的祝絲蒂，自然是佔盡上風。內憂、外患，忽然全湧到眼前，還是在大勝黑獄人的素女星戰役後接踵而來，讓人怎不頓足長歎！

## 第九章 秘黨領袖

丁楊駕著翼車，方舟和辛茜婭坐在後座的雙人位上，朝城市北區飛馳而去。

丁楊道：「我真不明白為何沙瑩給方舟老大玩了一手後，便不再嘗試公佈我們的樣貌資料。」

接著笑道：「方舟老大弄過他們的廣播系統後，可能有後遺症，無端端打了一行字出來。」

辛茜婭道：「不要說這些無聊事，我要向方舟解釋我們組織的事。」

方舟當然不知道已錯過了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送給他的重要訊息，皺眉道：「妳剛見過什麼人，不但知道我是誰，還對我好感了那麼多！」

辛茜婭沒好氣道：「我只是奉命行事。」

頓了頓道：「聽著了！我們的組織共分三重，就是最高領袖、核心分子和外圍黨員。核心分子共有五個人，黨員則有五千多人，所有聯絡都是由領袖直接通知這五個核心分子，再由他們以分佈於各區的秘密發射器，傳送給外圍黨員。黨員間除核心的五個人互相認識以外，外圍黨員都毫無聯繫。」

丁楊接口道：「我也是核心黨員之一，但卻只有辛茜婭直接和首領聯絡，所以我才會帶你來見她。」

方舟奇道：「那你們怎樣招收黨員？」

辛茜婭道：「這全由首領一手包辦，不過現在名額已滿，因為飛船的地方始終有限。」當她說到飛船時，一對美目立時亮了起來，媚艷迫人。

方舟失聲道：「飛船！」

丁楊興奮地道：「是的！我們正在建造一艘飛船。」

方舟道：「你們在哪裡建造飛船，哪處可得到器材，怎樣瞞過樂園的軍政府。」

辛茜婭崇慕地道：「我們的領袖是最有辦法的人，在他主持下什麼不可能的事也變了有可能，讓我透露點給你知道吧！他是樂園政府非常高級的非改造人，至於真正身份，連我也不知道。」

方舟道：「妳見過那艘飛船沒有？」

辛茜婭和丁楊同聲道：「當然見過！」

方舟大感不解道：「就算有艘飛船，亦絕逃不過樂園的攻擊衛星和戰船的追截，造成了也沒有用。」

這時翼車飛進了一座龐大如山，形似蜂巢的建築物去，外面閃著「樂園遊樂場」的字樣。穿過一個圓形的廊道後，翼車來到一個廣闊的空間，裡面另有十多幢形狀古怪的建築物，代表著不同的刺激遊戲，例如殞石射擊場、怪獸屋、太空大戰諸如此類。

無數翼車進進出出，非常熱鬧。他們的翼車在其中一個停車坪泊了下來。

辛茜婭有點惱他不斷潑冷水，語氣不善地答道：「領袖自然有他一套完整的逃走計劃，他當然比你更清楚這星系的防衛網。」

方舟其實很喜歡看她發怒嬌嗔時的樣子，所以有時忍不住蓄意逗怒她，但今次卻沒有這種心情，總覺得事情有點不妥當。

辛茜婭指著其中一座叫「夢幻屋」的遊戲屋道：「這遊樂場是全自動和免費的，你只要走進去，戴上頭罩，就可以直接和領袖對話了。」

方舟呆了一呆，暗忖這秘黨的領袖，也算神通廣大了。

※※※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把那十多個男女地頭蟲打得東倒西歪後，離開了酒吧，來到外面天使、惡魔兩個太陽高照下的大街上，混入了行人裡。這些人都給人一種無所事事，四處撩事生非的感覺。

姬慧芙一震停下來道：「飛船的訊號消失了！」

姍娜麗娃愕然道：「我們的飛船既有反偵察裝置，體積又小，兼藏在殞石的岩洞裡，怎會給人發現呢？是否殞石區發生了意外，但也沒有理由使訊號消失呀！一定是人為的。」

姬慧芙把她拉進一條橫街去，低聲道：「我們真要重新估計巴斯基的真正實力了，在他的集團裡必然有個非常厲害的人在，此人絕不會是只懂用武的改造人，那才是罪惡樂園的靈魂。」

姍娜麗娃道：「那會是誰呢？這人不該是籍籍無名的人吧！」

姬慧芙道：「難說得很，現代人的壽命實在太長了，很多顯赫的人會忽然心灰意冷，避世隱居，說不定這人正是這類人。」

姍娜麗娃道：「會不會是卡爾夫南的『未來科技』在後面支持他？」

姬慧芙道：「他們兩人互相勾結的事早不是秘密，但卻不應是這種關係，改造人永遠不會真正相信非改造人的。」

話猶未已，心中警兆忽現，抬頭往上望去時，只見戰車滿天，其中十輛排成「人」字隊形，朝她們俯衝下來。

同時一個聲音傳下道：「伏在地上！否則立即開火！」

兩女心中劇震，暗怪自己不夠心狠手辣，若把剛才那些男女全部幹掉，現在就不必陷於如此險境了。

※※※

方舟走進夢幻屋裡，只見裡面有上千副形狀奇怪的夢幻儀，大多數都被人佔著使用。

他猶豫半晌後，坐到其中一座儀器的位子內。

一個金屬頭罩降了下來，把他的頭套至鼻下唇上的位置。

接著一把柔和的女聲道：「歡迎到夢境世界來，請選擇你的夢境。」

方舟眼前出現了十項選擇，愛情、歷險、運動諸如此類，每個都編了號數。

方舟心道：「當然是一號的愛情！」

夢幻儀立生感應，再出現了愛情方面的另十多項選擇。

方舟對「美女」的一項最感興趣，心中叫出了編號。

這時他已忘了進來是為的什麼了。

然後又是選擇，包括美女的人數、性格、類型諸如此類。

一切妥當後，那聲音道：「夢境開始了，請放開懷抱，好好體驗你的夢想吧！」

四周深黑起來。

忽然間，方舟回到了火鳥星上。

他只能依稀認得這是家鄉，因為熟悉的地表上長滿了濃密的樹木，泉水由岩石隙處飛瀉出來，一片生氣。

方舟一陣感動，明白到這夢幻儀正反映著他內心的夢境。

誰人發明出這麼偉大的遊戲機來呢？

「方舟！」

方舟扭頭望去，只見一位全身裹在金光中的美女往他奔來，樣貌有點像姬慧芙，又有點像姍娜麗娃，亦有少許似辛茜婭。

她們難道都是他夢想中的一部份？

方舟不由亦往她奔去。

景物倏變，他來到一間密室裡，看著一個英俊的男子。

那人微笑道：「方舟你好，抱歉打斷你的美夢，我就是秘黨的領袖，終於見到你了，真好！」

方舟美夢成空，心中暗恨，但也清醒了過來，思感延伸，很快知道對方是透過立體傳真器，使自己可以和他「面談」。

方舟冷冷道：「你為何要欺騙渴望離開這裡的人。」

那人一震後，凝神打量了他一會後道：「你怎會這麼說呢？」

頓了頓後道：「若你知道我是誰，便不會懷疑我在騙人了。」

方舟道：「只看你能這般和我對話，便知道你是非常有辦法的人，至少這遊樂場是由你管理的，是嗎？」

那人傲然道：「你說對了少許，不但這個遊樂場是由我主持，事實上整個星系的城市都由我設計和管理，軍方只負起保安的責任，不能過問我的行動。」

方舟思感追著傳訊，試圖掃瞄對方的內心世界和秘密時，竟發覺對方的神經被一層奇異的能量密封著，使他不得其門而入。

那人微笑道：「若你知我是人性實驗室的副主持人，便不會奇怪我有這種反探測的裝置了。」

方舟愕然道：「你是……」

那人淡淡道：「我的名字叫直政。」

再微笑道：「人人都以為人性實驗室密藏在罪惡樂園的某一處，這都是錯誤的想法。事實上整個雙星系統都是一個實驗場，探討人性本源的秘密，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我們還是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和有系統地對『人的本體』作出毫無顧忌的研究。」

方舟大為反感道：「那你便是把活人用作實驗的罪魁禍首了，既沒有任何被迫的成份，為何現在又要逃出去呢？」

直政道：「一將功成萬骨枯，明知有很多人要犧牲，但為了未來的幸福，這場仗仍是要打的，只是我們的對手是宇宙無形的魔手吧了。」

方舟皺眉道：「這只是你們想像出來的敵人吧！」

直政正容點頭道：「對你這在進化上跨進了一大步的人來說或者是那樣，但對我們來說，卻是另一回事。生命有著不住成長的衝動和本質，在蛻生術和無性愛受孕前，生長在母體的子宮時就自然進行著，基因力量使我們長大成人，就像呼吸般自然而不須學習，但轉眼二十多年後，生命的成長便開始衰退。最初所有人均以為問題出在老死上，可是現在我們克服了病死和年老的問題後，成長仍然停滯不前，只是腦內多了點細胞。基本上現代人和十萬年前的古人類並沒有太大的分別，這可從古代人的記錄看到：傳送到他們感官的訊息，及由其感官傳送出來的訊息，仍是大同小異的。」

方舟恍然道：「你們的實驗室就是希望找到人類停止了進化的原因，所以罪惡樂園就是使人重新經歷『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原始獸性的世界，刺激他們的遺傳基因，希望使他們生出新的進化，是嗎？」

直政大訝道：「這番話若由一個研究院士說出來我會毫不驚奇，但出自你這個離開火鳥星才只有一年的人，我便不得不拍案稱奇了。」

方舟歎道：「在某一程度上，你們已取得成功，這裡的人的心靈已變得愈來愈狹窄，只著意於殘酷的生存競爭，他們霸佔土地、結族、殺戮、交媾，不擇手段以免被敵人活生生吃掉，這都是原始的行為反應，不過這太殘忍了。我不想再和你這種人說話。」

直政胸有成竹道：「不是為了我，你便當是為了辛茜婭、丁楊和其他想逃出去的人吧！」

方舟道：「但我卻想不出你有任何理由要逃走，而且以你的身份，要走還不容易嗎？」

直政平靜地道：「首先我並非真正的罪魁禍首，最多只可算作一個在起初絕對想不到會發展到像現在這般情況的幫兇罷了。」

接著黯然神傷地歎了一口氣道：「在長期暗中觀察這些被實驗的人後，可能基於同類的瞭解，我對這城市內的一些本質較佳的人生出了深厚的感情，而我本身亦受到改造人的排擠和不信任，所以才興起逃走的念頭。現在飛船建成了，我還有辦法發動裝置，可以短暫地干擾這星系的所有通訊系統，使我們可乘機逃脫出去，有五成的成功機會，但你的來到，卻破壞了一切。」

方舟發覺自己正逐漸被對方說服，愕然道：「我怎樣破壞了你們的事？」

直政道：「為了封鎖星球，巴斯基在天上張開了最新的『天幕防衛系統』，我們的飛船根本全無逃生的機會了。」

方舟道：「你大可等我逃出或被捕後再走不就成了嗎？」

直政道：「問題在於丁楊和辛茜婭都暴露了身份，現在巴斯基仍無暇理會秘黨，假若你走了又或被捕，便輪到我們面臨緝捕和死亡了。」

方舟開始相信他確有誠意了，點頭道：「你要我怎樣幫助你們呢？」

直政道：「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偷取一艘最高級的飛船，為了對付你和隨意戰士，兩艘魔鬼型飛船，墮落號和罪惡號都隨時會飛來一號基地，只要你能奪取其中之一，再憑著你能逃出地球的超能力，便肯定可逃出這人間地獄。」

方舟道：「什麼是隨意戰士？」

直政道：「那是聯邦派來找尋你的超級間諜和戰士，威力比得上改造戰士。」

方舟吐了一口涼氣道：「希望不用和他們碰頭就好了。好吧！但假若我真個奪得了飛船，總不能再停泊下來，讓你們逐一上船吧！」

直政道：「這個沒有問題，我們會全體乘建成了的飛船來與你會合，到時你打開尾腹最大的太空艙口，便可大魚吞小魚般把我們容納進去，我們的飛船只有四百米長，渾體漆黑，非常易認。」

再肅容道：「時間無多了，你不用再去見辛茜婭兩人了，我有很多事等著他們去辦。」

方舟深吸一口氣後，點頭答應。

下一刻他已回到了夢幻儀裡，眼前一片漆黑，美景全消。

唉！

終於到了和改造戰士短兵相接的時刻了。

## 第十章 連場血戰

姬慧芙兩手刺出，脈衝質子激光由十隻指尖合流成兩道強烈的集束光，激射在頭頂最接近的兩輛飛行戰車處。

姍娜麗娃則發出了一枚珍貴的反物質導彈，射往在千多米外的上方空際俯衝下來的另三艘戰車。

脈衝激光刺中兩架戰車時，戰車的護盾在自動感應下亮了起來，形成一個傘狀的白芒，擋格質子流形成的集束光。

護盾立時粉碎，被質子流毫無阻隔地破入，直接擊在有護罩保護的車體處，爆出一片光雨，整架戰車化作白茫茫的光暈，似若失去了實質。

這裡脈衝式的質子集束，乃聯邦研究院為應付黑獄人的最新發明，與反物質激光並列為激光和武器學上最驕人的兩項成果。

反物質激光主要用在近距離的格鬥上，尤利於近身肉博，距離愈遠，衰變愈大，逐米的以弧線狀態減弱流能。

但脈衝質子集束卻剛好相反，逐米的增強，在一萬里外才會產生衰變，漸次減弱，所以是對付飛船戰車的最佳武器。

為了補反物質激光遠距離攻擊的不足，研究院又研製成微型反物質導彈，可準確地攻擊十萬里內的任何目標。

由於隨意骨只有十多公分的厚度，所以容量有限，除了偵察儀、空間轉移器、能源心臟、超微型智能系統、能量護罩、能在太空作亞次光速飛行的推進器和生存的循環調控系統外，武器便只有近距的反物質激光、遠距的脈衝質子集束、十八枚反物質導彈和二十枚干擾性磁場導彈了。

但這已使隨意戰士成為威力龐大無匹的戰爭工具。

整個聯邦的武器史都可視為一種向微科學發展的進程。

由於對宇宙結構認識的不斷加深，防衛的武器固然愈來愈完善，但攻擊性的武器都由物質的微結構入手，愈能破壞分子內的組織，威力便愈可怕。

所以聯邦的軍方有句金石良言就是：最好的攻擊，正是最佳的防守。

破壞總是容易一點的。

「轟！轟！」

兩聲巨響，兩架戰車同時化成粉末，兩車內的四名戰士給彈上了半空，憑著護罩保存了性命。

再一聲巨響，上方飛來的三輛戰車給反物質導彈爆起的強光炸得灰飛煙滅，連內裡的戰士亦一齊報銷。

同一時間，剩下的十多輛飛行戰車強光並射，往兩人擊去。

儘管以隨意護罩的強大威力，亦絕禁受不起十多挺激光炮的連續攻擊。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女手牽著手，發動了微型智能系統內的自動逃生程序，倏忽間移離了包圍網。

剛才她們先發制人發動猛攻，就是要為自己製造逃走的空隙，而自動逃生系統會通過偵察儀，選取敵方最薄弱的一環逃走。

※※※

這時丹尼桑和沙瑩兩人正在升到墮落城上空的「戰略指揮中心」的飛船上，觀察螢幕上展示全市的俯瞰圖，見到兩個紅點亮起，一齊動容。

丹尼桑暴喝道：「劊子手們全體出動，敵人在市中心大亨像西三里處。」

後面的十多名改造將領腳不沾地的迅速離開出發。

沙瑩美目寒光閃閃道：「她們已被我們的追蹤感應器鎖定，任她們走到天腳底，亦逃不出我們手心了。」

丹尼桑獰笑道：「妳在這裡指揮全局，我卻要參與實在戰爭，為林馬討回這等血債。」

※※※

天使太陽落到地平之下，只剩下惡魔太陽仍在地緣處戀棧不捨，但亦時間無多，漫長的一日終於過去。

天色暗沉起來。

「罪惡號」像一條金屬魔鬼惡魚般，破雲游下，往基地飛去，龐大的船身，把天空遮了小半邊。

方舟伏在屋頂處，思感延伸出去，到了船壁處便停了下來。

她和領袖一號那樣，艙體夾壁的空隙內注滿幾層強力磁能，可以把任何能量吸收，連他比光速還快的思感都難以破入，比保護研究院資料庫的磁力場還要厲害多了。

「罪惡號」緩緩降落到專用的停機坪上，感覺上比她在天空中更要龐大，高度比方舟置身的大廈只矮了幾層。

由他的位置到「罪惡號」，至少有五公里的距離，但對方舟來說，只要幾下跳躍便可到達那裡去了。

問題是怎樣避過敵人的耳目。

方舟的思感剎那間潛進基地的所有智能系統和防衛武器去，只頃刻的時間便掌握了竅訣，心有定計。

他的能量正處於巔峰的狀態中，有信心應付任何改造人。

他只會有一次機會，假設奪取不了飛船，下次當巴斯基有準備後，他休想重施故技。

他雖擁有龐大的能量，卻從沒有想過以之直接攻擊敵人，亦不知怎樣去攻擊敵人。

飛船兩側大小百多個艙門同時打了開來，飛出了無數的戰船和戰車，往城市某一個目的地飛去。

方舟暗忖他們定是去對付那些隨意戰士，現在自顧不暇，惟有祝他們好運了。剎那間他的思感潛入了飛船裡，在少於一秒的時間內搜索了所有地方，又進入了所有系統裡，清楚地掌握了一切。

船內仍有接近五百人，但明顯沒有像他曾遇過的西克、禿子、歌情那樣的改造戰士，而且人人都像準備離開的樣子。

再有一批飛船由太空艙口飛出來，劃過長空，消失在建築物的後方，又或防落花流水在基地上去。

有些戰士則借飛行器離開，轉瞬間整艘飛船內竟不剩一人。

方舟暗忖竟有這麼便宜的事，真是天助我也。

哪還猶疑，凌空一躍，就那樣落到百多層下的林木處，然後貼地遊走，只眨眼的功夫，來到基地的外牆處，然後跨欄般越過圍牆，進入了基地的範圍內，全速橫過基地，往「罪惡號」閃電般掠去。

在他的思感能影響下，基地所有防衛系統全部失靈，使他更是暢通無阻，直闖往基地心臟地帶，飛船所在之處。

驀地警鐘大鳴。

百多架戰車離地飛起，向他展開攔截。

他的速度何等驚人，這時離「罪惡號」只有半公里不到的距離。

他心中想著以前每天都要往溶池奔去的「保命狂奔」，豪情大起，將速度提升到極限，「颼」的一聲來到巨大的飛船旁。

猛地一躍，避過了五六道激光的攻擊時，由門縫處閃入船內。

那是最接近船首控制室的太空艙，還泊有兩艘戰車，卻不見有任何人，當然早離開了這艘先進的飛船。

所有艙門剛好關上，變成了一個密封的船內世界。

他想不到如此輕易奪得了飛船，心情大佳，由通道走去，來到可通往飛船十多層的中間主通道，再朝主控室走去，思感控制著操縱系統，以免敵人再把門打開。廊道寬大之極，足可讓十個人手牽著手從任何角度走過。

他立足點是在艙腹的載貨艙和「平衡穩壓器」之上，往前走時，沿途經過各具任務的船艙，負責空氣循環、壓力調控等，還有娛樂室、休息室、酒吧、餐廳，就像一個濃縮了的大城市。

他的思感往上下四方鑽去，興趣盎然地瀏覽著。

對他來說，飛船就是最精彩的工具，使他可遨翔宇宙。

轉眼間，他來到了主控制室和攻擊中心之外。

他伸了個懶腰，大模大樣走了進去。

才跨入門裡，立即全身劇震，呆在當場。

只見巨型的視野舷窗前，坐了一個形相威武陰沉的大漢，面骨粗橫，身穿金色戰服，使人印象深刻是他金黃的銳目，配合著唇上往上彎勾的粗硬鬍子，充滿了肅殺之氣。

在他坐著的豪華大椅後，一排站了二十五個改造人，他的「老友」歌情、矮子西克和禿子全在那裡。

這竟然是個陷阱，難怪這麼容易就奪得了飛船。

為何以自己靈銳的思想，竟探測不到這些充滿了毀滅性的改造人的存在？

二十六對眼睛全盯在他身上。

那坐著的大漢微微一笑道：「我就是巴斯基了，方先生不是要來找我嗎？」

他身後的改造人齊聲狂笑起來。

方舟正要發動艙內的攻擊系統，代他向這批可怕的敵人進攻時，巴斯基雙目厲芒一閃，狂喝道：「給我跪下！」

同一時間方舟感到一股無形且莫可抗禦的精神力量潛入了腦際，控制了他的神經，硬迫他往地板跪下去。

## 第十一章 未來都會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在無路可逃下，惟有往地底城去。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她們已被敵人的追蹤烙印鎖定了，無論逃到那裡去，都避不過敵人的追蹤網。

而這樣在地底鑽行，每一秒都消耗龐大的能量，絕不可以持久，所以在一公里外，她們不得不由地底竄了上來。

那是一所賭場模樣的地方，聚集了數千人，突然間來了兩個人鑽地底而出，帶起滿天塵屑、碎石，還把一張賭桌撞得四分五裂，來到賭場大堂內的半空處，那種連鎖性的恐慌、混亂，可想而知。

一時雞飛狗走。

「轟轟轟！」

四聲巨震下，碎石橫飛，四組改造人分由四邊牆壁破入，左手掣起激光盾，右手持小圓筒揮出鞭狀激光，往半空中仍未看清楚環境的兩女襲去，半分緩衝的時間都不給予敵人。

原來還想看看是什麼一回事的人，嚇得加入了四散而逃的人群中，東倒西歪，倉皇逃命，一時叫喊震天，仿若世界末日。

兩女的自動反擊系統，射出無數激光，往擁來的十多各改造戰士襲去。

一時光雨漫天，反物質光射擊在敵人護盾之上，化成激灑的芒點，煞是好看。分子流的捲撞激盪下，牆壁粉末般碎下，賭桌、賭具被絞成碎片，隨著狂風滿堂飛舞。

兩女每人身上至少被四至五道激光「鞭」中，雖有護罩衛體，仍給強大的激流抽得往地上拋跌下去。

護罩立即萎縮。

姬慧芙不愧聯邦最優秀的戰士，尚未落到地上，已掣出護盾，擋格了另四道激光鞭。

這種激光鞭是改造人獨有的武器，亦只有他們的腦神經才可操縱這種似若實質，有著軟鞭的特性，既可直刺，又可以弧度彎來，攻擊護盾邊緣脆弱的位置，還能在抽中護盾後，捲纏過來，以「鞭梢」抽擊對手，防不勝防，非常厲害。

姍娜麗娃雖和姬慧芙同等裝備，但體能和反應始終差了一大截，在落地前雖勉力掣起護盾，但已再給抽了兩鞭，滾倒地上。

激光鞭在護罩更形萎縮下，侵了幾絲進來，雖被隨意肌化去了八成，仍有兩成潛入了她中樞神經去，使她一進如入冰窖，打起寒顫來。

姬慧芙與她有感應連繫，立知不妙，藉著空間轉移器，倏忽來到她倒地處。

護盾再擴大，擋著再抽來的幾鞭。

護盾其實只是一種能量的凝結體，愈集中防衛愈強，擴大則把能量拉薄了，如何可擋格對方的激光鞭，登時給對方兩道鞭梢破了入來，戳在姬慧芙護體罩上。

姬慧芙強忍痛楚，猛一咬牙，護盾收縮，一揮下割斷了另兩道激光鞭，手尖反物質激光暴漲，把正撲過來撿便宜的改造人刺得光盾碎散，破入對方護罩去。那改造人慘嚎一聲，往後拋跌。

若非他是強化了的改造體，這一記已可讓他灰飛煙滅，但仍受了重創，失去了戰鬥能力。

領隊的正是丹尼桑和他旗下的十五個男女改造人。

他見近距離時姬慧芙的激光劍威力倍增，大叫道：「遠距離攻擊！」

姍娜麗娃這時勉強操控隨意肌，躍起來道：「我們走！」

小腹內剩下的十六枚反物質導彈，一口氣射出了四枚，分向包圍四方的改造人襲去。

這無異是飲鴆止渴，導彈用罄時，她們更難逃過敵人戰車飛船的攻擊了。

能量是有限的和需要補充的，像這種生死激戰，不到半個小時，她們的激光再也不能發揮出來。

尤其是脈衝質子集束，消耗的能量更是反物質的三倍，所以她們絕不敢隨便使用。

這時賭堂的牆壁倒了一半下來，這屋頂亦破了個大洞，露出漆黑的星空，可看到無數戰車把外面的空間圍得水洩不通，讓她們插翼難逃。

唯一可逃就是鑽回地底裡，可是她們剩下的能量卻使他們不敢這麼做，何況鑽出來時，仍改變不了這局面。

丹尼桑這時飛臨她們上空，其他改造人亦紛紛佔著有利位置，準備對她們迎頭以激光鞭遠距離進襲。

就在這時四道強芒由姍娜麗娃小腹亮起，導彈已命中他和其中三人。

這批改造人中自然以丹尼桑最厲害，其他被導彈射中的兩男一女三個改造人，不但遠及不上他，亦比不上林馬。

交手至今，眾人全是以快打快，亦是兩女蓄意如此，免得被改造人可集中精神用上他們神經內的可怕異力。

但到現在勝負已分，在敵眾我寡下，她們根本應付不了這麼多改造人。

惟有出動導彈，但那自然不是長遠之計。

爆炸聲連串響起。

那三名改造人被炸得拋飛開去，其中一名護盾護罩一章報銷，整個人被分解得一滴不剩。

只有丹尼桑的護盾勉強抵住反物質的流能，但亦被迫往上退去，「砰」的一聲再在屋頂多撞穿了一個小洞，退到建築物外。

姍娜麗娃一言不發，把腹中所有導彈連串發射，同時移到姬慧芙旁，拉起她的手，把能量源源不絕送入她體內，注進她的能源心臟去，肯定地道：「我掩護妳逃走，我的導彈會摧毀了追蹤烙印，他們再找不到妳了。」

姬慧芙想拒絕亦來不及，毅然道：「他們在短時間內絕打不開妳的隨意肌，我會來救妳的！」

言罷往地底鑽去。

這時所有敵人均退了出去。

反物質流能往外狂湧出去，整座建築物爆炸開來，露出壯麗的星空。

十多輛戰車炸得四分五裂，紛紛遁逃。

當姍娜麗娃射出最後一枚導彈時，她啟動了自動逃生系統，衝天而去。

但她知道絕離不開這星系，因為能量只夠她把敵人引開罷了！

※※※

方舟雙膝觸地，跪了下來。

他的思感同時延伸過去，剎那間明白了兩件事。

首先是這十多個改造人的精神結成一團，形成統一的精神力量，所以威力竟能比他更龐大。

其次是正因為他們的腦能量成功凝成了一個精神的力場，才能在剛才瞞過了他的思感，使他茫然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還以為是某種力場的設備。

弄通了這兩件事，他的信心立即完全恢復過來。

現在他唯一反敗為勝的方法，就是利用艦上的智能系統進行反擊。

這是對方夢想不到的事。

縱使他們全知道了他離開火鳥星的事，也不知道他的思感能可以操縱聯邦內所有智能系統，因為這是超越了改造人精神力量的事，而且那需要對智能系統有徹底的認識，才能以比系統內接近光速的電子運轉更快的思感能遙探內部的運作，那牽涉到複雜至每秒內過億個電子的能量轉換。

只有他這個把「巨鯨號」和研究院「資料庫」全部複製在腦內的人才可以辦到。

這就是知識的力量。

他跪下並非一點對抗的力量也沒有，而是不想消耗能量，最好是讓對方消耗多一點。

他感到對方的精神力量並非穩定的，其中參差不齊，又以巴斯基和他身後的大漢最強大，兩人加起來勝過了其他所有人。所以他在苦候機會。

能量在他體內悄悄運轉著，送往地板去，使敵人察覺不到它的存在，同時更低估了他。

雙方都在觀察著對方。

巴斯基一陣狂笑道：「我還以為你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原來是膿包一個，姬慧芙竟讓你這麼一個蠢材逃了出來，她也應退休躺到床上去，讓我們輪流幹她了。」

方舟感到在他說話時攫抓著他神經的力量立即波動起來，連忙把注入地板的能量提轉至巔峰，伺機而動。

巴斯基身後的摩亞道：「我看他就是這麼多料子了，頭子！收拾他吧！免得小姐等得不耐煩。」

巴斯基不屑的站了起來，冷哼道：「這樣的廢物，我怕小姐會失望。」

右手畫了一個圈，登時生出一團圓芒，紅光閃閃，凝在他身前像個紅色星球不住閃動，還發出「隆隆」之聲。

方舟看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這最強大的改造戰士渾體異能，隨便就可以弄出這種無堅不摧的能量球來，還可用精神力量加以操控，真是驚人至極點。

心中一動。

自己不也是全身能量嗎？

自然也可以有樣學樣，說不定會比他更厲害。這時抓著他神經的力量忽地弱了一半，原因當然是少了巴斯基！

方舟微微一笑道：「你的問題是太過自信了。」

藏在地板以至整艘飛船的能量，立時倒捲回流體內，把對方加於他身上的精神力場撞得片甲不留。

巴斯基身後十多個改造人，除摩亞外全都改造體劇震，力量較淺者如西克和禿子等，都全臉轉黑，幾乎站立不穩。

巴斯基知道不妥，暴喝道：「去！」

那團能量球化作一道紅芒，閃電般向方舟擊去。

方舟一個手刀，劈在紅芒的鋒端，斬在能量球上。

「蓬！」

能量爆炸開來，往眾改造人捲去。

驚呼聲中，摩亞等紛紛後退，掣起護盾，以應付能量的反擊，那來自巴斯基的能量，豈會是易與的事。

方舟正想笑上幾聲，眼角人影一閃，巴斯基鬼魅般逆流而上，來到他身側，一腳往他小腹蹴來，又狠又辣。

方舟叫道：「來得好！」

倏地橫移，避過他那一腳。

一道激芒由巴斯基胸口射出，把方舟捲個正著，帶得往後拋去，倒撞在牆上。方舟差點氣窒，還未來得及以能量把紅捲芒震碎，巴斯基如影附形般趕了過來。

驀地艙內所有防衛裝置一齊發射，往眾改造人擊去。

這著絕對的大出各人料外。

無人不被擊個正著。

巴斯基最慘，過半的激光炮都是以他為目標，差點連他的護罩也給震散，整個人滾往地上，幸好他立時掣起護盾，才不致就此了帳。

矮子西克一聲慘呼，護盾掣出前護罩能量耗盡，全身變作一團金芒，消失得無影無蹤。

方舟哪肯錯過如此良機。

先震碎纏身的紅芒帶，思感能延伸，打開了控制室左側的逃生門，同時把空氣輸送器的運轉增加了十倍，旁邊的門闔了起來，變成空氣由唯一的逃生門狂漏出去。

狂暴的氣體在船艙裡捲動。

巴斯基等既要忙於應付艙內二十支激光炮的射擊，又要在狂捲的氣流中掙扎，那種狼狽不問可知。

方舟卻是如魚得水，就像回到了火鳥星上應付火暴的熱流般，竄到巴斯基旁，閃電般一腳踢在他股側。

以巴斯基如此強橫的人，也禁受不起他能量有如山洪暴發的一腳，立時變成滾地葫蘆，更因此給接連擊中三炮。

方舟把能量注入氣流裡，形成一股狂飆，把眾改造人吸得往逃生門踉蹌而去。歌情首先給送上半空，連中兩炮後，「颼」的一聲被狂風捲了出船外。

巴斯基和摩亞始終是最強橫的改造人，齊齊大喝道：「先摧毀激光炮！」

那些改造人卻是有心無力，一個接一個被方舟的思感能借狂風捲出艙外。

方舟又閃到摩亞旁。

摩亞獰笑一聲，光盾往方舟割來。

豈知方舟借風一閃，一脅打在他脅下，這一記連護罩也因生不出作用，痛得他慘哼一聲，身子一軟，被氣流捲出艙外。

所有激光炮全集中到巴斯基身上。

只十多炮他的光盾立即粉碎。

方舟又往他欺去。

巴斯基又不是真正的瘋子，哪還不知大勢已去，猛一跺腳，飛退向後，由逃生門逸去。

方舟的思感能發動了「罪惡號」所有儀器。

龐大的戰船立即升上天空，望城西而去，那就是他和直政約定的會合地點。

望著他奪船而去的巴斯基氣得金臉扭曲，暴怒如狂道：「給我召『墮落號』來。」

※※※

姬慧芙這時正在趕往基地途中。

她和姍娜麗娃的通訊已完全斷絕，這自然是姍娜麗娃落入了敵人手上。

忽見「罪惡號」掠過長空，往城西飛去。

心中一動，暗忖說不定姍娜麗娃就在戰艦裡。

想到這裡，她意隨念轉，衝天飛起，同時啟動了反偵察的裝置，向「罪惡號」追去。

「罪惡號」到了城西處盤旋不休。

姬慧芙心中奇怪，但卻無暇多想，她本來全無把握追上速度這麼快的飛船，因為隨意肌內的推進器只能逐漸加速，才可臻至最高速度，但現在卻仍有機會。

當她來到戰船三公里許處時，「罪惡號」忽地往上騰升，沒入了雲裡去。

她氣得就要自殺時！

「隆隆」聲中，下面一座建築物塵屑般分解開來，射出一艘中型飛船，衝天而起。

姬慧芙別無選擇，倏忽間附到船體上去。

墮落城在下方不住縮小，剎那間被雲層蓋著，四周是無盡的星空。

※※※

「未來都會」開始時是有另一個名字的，但自從卡爾夫南破天荒把這個城市無限期地租借後，他便擁有了為它改名字的特權，從此人們都忘了她原本的名字，只稱她作「未來都會」。

西天星系內七顆行星中有兩顆是殖民星，其它都是採礦星。

兩星中又以「西天星」最著名，聯邦首富卡爾夫南未來銀行的總部就設在這行星的未來都會上。

西天星是最接近太陽的第二顆行星，屬最早開發的殖民星之一，城市「西天」仍保留著古老浪漫和充滿古宗教情懷的名字，是殖民星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對一些人來說，她甚至比行星另一邊遙對著新開發不到二百年的「未來大都會」更有名氣。

「西天」這名字的來由，在於她位於銀河系的西緯，離開地球只有三十五光年的短距離。

雖然聯邦已建立了以千萬計的殖民城市，但這依山而築的城市，仍是沒有堪與匹敵者，因為她是聯邦擁有過億信徒，最大宗教「宇宙之愛」的聖城，在進入該教最高儀式──「愛的終級」前，信徒均須到西天城來朝拜。

這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充滿懷舊的情調，城市所在的聖山外是無盡的棕色平原，市內充滿線條優美的道路和幽徑，晶瑩耀目的噴泉，街道旁植滿由地球移來的樹木，建築木材是用金屬混加塑膠的彩料，配合著強化木材建成的，別緻疏落地在綠樹成蔭裡若現若隱。

西天聖廟氣勢磅礴的矗立在聖山險峻的台地上，形式依照古羅馬時期的神廟，石柱拱廊，極為壯觀，在陽光下銀白色的廟宇反射著使人眩目的光線。

當領袖一號飛臨西天城的上空時，太陽最後一絲光線，剛好消失在聖廟的下方。

三千米長的飛船緩緩在西天城外的太空基地著陸。

對於這聯邦最大的宗教，姬慧芙一向抱著尊重和敬意，每隔一段時間，她會到西天城來作親善訪問，與長居聖廟的長老對話。

「宇宙之愛」一直和這最高領袖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祝絲蒂到這裡來，當然不是為了朝聖，又或和聖廟的長老親熱。到這裡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須要在另一個行星，最接近太陽有「粉紅沙漠」之稱的「西漠星」上的「未來科技研究所」獲得幫助，幫她破入「愛神」的寶庫裡。

然後再把姬慧芙的死亡歸咎於「宇宙之愛」這宗教組織，使他們背上害死姬慧芙之名。

這是個一石二鳥的毒計。

與卡爾夫南不同的是，祝絲蒂是個反宗教的狂熱者，她對宗教有種難以遏制的仇視，認為那是對政府最不利的因素。

卡爾夫南則和她相反，對古巫術有深刻的研究，本身還是人數只有二百萬的「古巫教」的教主。

但由於教義的磨擦，他亦全力支持祝絲蒂的陰謀，希望能借她對「宇宙之愛」施以致命的打擊。

這更使這兩個各懷鬼胎的人表面上如魚得水，合作無間。

領袖一號停定後，特意由未來大都會飛來的卡爾夫南立即進入飛船，到辦公大堂去見祝絲蒂。

隨行的還有卡爾夫南最得力的兩名手下，未來科技的所長白禮池和頭號戰士，借微型機械千百倍地增強體能的半機械人翟斯飛。

祝絲蒂憂心忡忡的接見了三人。

卡爾夫南開門見山道：「那是沒有可能的，『控制者』是未來科技五萬個頂尖科研專家二千年來不斷研究的成果，可破入任何智能系統之人，『愛神』怎會例外？」

祝絲蒂冷冷道：「事實就是如此，不信你來試試看。」

白禮池身形高瘦，嘴下留了一撮修剪整齊的山羊鬚，鼻樑上架了個不是為了近視，而是同時有望遠和放大兩種用途的眼鏡，一對眼睛精靈而有智慧，神態沉穩冰冷，淡淡道：「讓我來試試看！」

坐到了與「愛神」直接接觸頭罩下的辦公位置。

翟斯飛冰冷若水，不注入半點感情的聲音道：「白所長小心一點，我感應到『愛神』內有種奇異的能量。」

眾人同時愕然，朝他望去。

翟斯飛是未來科技另一偉大成就。

當聯邦捨棄了以往對人的改造後，卡爾夫南便另起爐灶，進行以高科技改善人類能力的研究。

白禮池本是研究院的一級院士，亦是「混合人」的專家，因著研究路線的不同，給卡爾夫南招攬到未來科技當所長，就是希望能把人和微型科技結合，創出比改造人更可怕的超級戰士。

翟斯飛正是一種微機械配合人體的科研結晶。

表面看去，翟斯飛一切與常人無異，肩寬腰窄，兩腿修長有力，一頭長垂的金髮閃閃生輝，英偉而具男性魅力。

可是他體內所有的器官，全被塑膠金屬的超能器官代替，皮膚和骨骼都是可以抵受死光攻擊的強化磁合金造成，只有腦神經保存了人類原本的狀態，只加入了一個與神經相連微型智能系統，助他更有效地發揮機械的身體機能。

他神經運轉的速度比常人快上百倍，感應到附近任何能量的轉換。

此時他說了這麼一句話出來，自然令三人不能忽視。

卡爾夫南仍是一身禮服，神態輕鬆瀟灑，舉手投足帶著一股說不了吸引人的魅力。

他邪惡而帶著無比引人異力的眼睛看著這忠心的手下，一邊由上衣的袋裡掏出煙斗，咬在嘴邊，打火點燃其中的煙草時，有點含糊不清地道：「可否說清楚一點？」

翟斯飛冰冷的臉容罕有地露出一絲古怪的表情，沉聲道：「我也說不上來，但『愛神』自我們到達飛船外，便起了能量上的輕微波動，有點類似人的情緒變化。」

卡爾夫南立時忘了點燃煙草，任由打火機上的火焰不住燃燒。

祝絲蒂和白禮池同時呆了起來。

難道「愛神」竟有了自己的生命，這是沒有可能的。

智能系統的發展雖是一日千里，但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系統能變成人類外的另一種生命。

白禮池深吸了一口氣，手按到「控制者」之上輕輕道：「讓我進去試試有什麼奇遇！」

頭罩降下把他整個頭覆蓋在內。

也把他送往另一個同樣真實的虛擬世界裡去。

《星際浪子》第二卷完

# 第三卷

## 第一章 功虧一簣

方舟操控著「罪惡號」，破入雲層裡，衝開一層層由暗至明，灰、藍、白、金黃的色光，進入了天使太陽耀目的強光中。

方舟一聲歡呼，如魚得水般暢快地吸收著太陽能的物質力量。

對他來說，太陽就是生命的泉源，它發射出的熾熱氣體便若沙漠中由乾旱地面噴出來的鮮泉活水，供給他生命最急切的需求。

載著秘黨們的小飛船，已成功地和「罪惡號」的引航裝置鎖聯起來，他忙著減緩速度，同時享受著與艷陽的直接交觸。

關掉了駕駛室舷窗的過濾功能，直視著天使太陽，欣賞日冕放射出銀色和珍珠色的光輝，在這虛空內的龐然巨物的周圍向四方八面擴展著。

看著日冕從內部發射出連續有著明線光譜，他大感心曠神怡。

每個太陽的光線都是不同的，像火鳥星的太陽，日暉和黑子多了百倍以上，日冕的樣子蓬亂不堪，彎折的射線向四方八面豎起，不像溫文可愛得多的天使太陽，日冕只沿著太陽赤道像翅膀般伸張開去。

他一邊享受著與這恆星的親密接觸，同時放開了船腹最大的太空艙，好迎接小飛船的進入，想到又可見到丁楊和動人的辛茜婭，更是心花怒放。

他把皮膚開放，接近著陽光裡大量的氫和氦，它們佔了太陽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它是極少量的氧、鎂、氮、矽、碳、鐵等物質。

這是最豐盛的宇宙餐。

駕駛室在耀目的陽光中，物體和艙壁似若失去了物質的實體。

天使太陽發射出的大量粒子、紫外線、Ｘ射線、高能的宇宙射線，似替他沐浴般洗滌著他的身體，潔淨了他的身心。

沒有任何同類可明白太陽和他的關係，只要宇宙裡一天有太陽的存在，他絕不會感到衰萎或孤獨。

他的思感和太陽內、外的活動一起聯繫著，溶入了那奇異的「呼吸」和節奏裡。天使太陽時現時隱的耀斑就像由大自然的妙手繪出來最炫目的圖畫，千變萬化，卻沒有一刻是相同的，永不重複。

天使太陽發射擊出帶磁性的微粒流造成的太陽風，以每秒四百公里的速度向「罪惡號」吹來。方舟靈銳的思感，清楚感應到其中的「湍流」，又或磁場的變異。

小飛船不住接近。

在瞬眼的時間裡，方舟把天使太陽的能量轉送往飛船的護罩力場和動力系統內，以應付敵人隨時來臨的攻擊。

這種轉送能量而不使本身有絲毫損耗的方式，他還是剛由藍菌處學來，立即派上了用場。

安排好一切後，他跳起身來，往太空艙走去，好迎接貴客。

思感同時往四方八面延伸，偵察敵人飛艦和太空截擊系統的佈置。

當他的靈覺正想進入秘黨那艘小飛船時，竟被拒於磁極力場之處。心中不由大訝，想不到直政如此有辦法，可在船上裝置了能阻擋他思感的反裝置系統。

太空艙在望。

方舟穿門而出，來到外面那長達二百米的長方形坪台處。

下方巨型的重力門打了開來，空間氣幕牆立即生出效用，隔斷了外空和太空艙的空氣對流，免了空氣流失的問題。

方舟憑欄下望，只見小飛船緩緩擴大，更遠的下方是被大氣包裹著的樂園二號星球。

他忽地湧起奇異的感覺，就若一位自己熟識的人正不斷接近著。

但那人絕非辛茜婭、丁楊又或直政。

那是個絕頂美麗的生命磁場。

※※※

當方舟的思感掃過姬慧芙藏在隨意肌內的嬌軀時，她的芳心湧起一股難以形容的灼熱，忍不住嬌吟起來。

可惜隨意肌的反偵察系統立時生效，堵斷了那奇妙接觸。

姬慧芙的慧覺隱隱感應到方舟的存在，因為這感覺並非首次出現，她當日在研究院內盤問方舟時，便不時有這種令她心醉難忘的感覺。

但她卻是不明所以。

眼前除去上方的「罪惡號」和自己依附的飛船外，就是廣闊的虛空，為何方舟卻似在伸手可觸的近處呢？

「隆隆」聲中，飛船升上了「罪惡號」船腹的入口處。

姬慧芙哪敢怠慢，發動「空間轉移器」，離開船體，躲到太空艙最下層坪台與重力門的空隙去，同時啟動了所有反偵察裝備，隨意肌依著背景的光色變化著，造成半隱形的光影效果。

※※※

重力門在小飛船身後迅速關上，「罪惡號」立即加速，朝星系外的太空衝去，速度以倍數遞增著。

小飛船凝定在艙內廣闊的空間，然後橫移開去，黏附在光滑的艙壁處。

站在小飛船邊的方舟一聲歡呼，看著小飛船正中處張開了出口，他正興奮地等待時，整艘「罪惡號」忽然劇烈抖震起來，動力轉弱，速度退減。

方舟大訝，思感延伸到船體外去。

飛船外儘是奇異的色光，一幅光幕把去路完全封鎖。

這是什麼東西？為何研究院的資料庫從未有提過？

尚未有機會思索，異變突起。

一團銀白的光芒，由小飛船的出口處鬼火般飄了出來，在方舟的瞠目結舌下，倏忽間擴大至整個眼前的空間裡，像猛獸般把方舟吞噬。

自離開火鳥星後，他從未試過如此出乎意外，措手不及。

在銀芒的中心，現出一個白衣如銀似雪的絕色美女，光禿的頭不但無損她的美麗，還強調了她完美無瑕的腦殼輪廓和秀美修長的粉項。

最要命的是她擁有個無與倫比的美麗磁場。

那種美麗、詭異和神秘對他構成了強大的吸引力。

她的眼睛像有磁力般緊緊吸攝著他的心神，內中藏著熾烈的感情，但卻與男女之情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一種超乎了肉慾的深邃情操。

隨著耀目的銀芒，她像會發光的女神般，緩緩向他凌空移來。

方舟感到四周壓力驟增，大駭下神智醒過來，暗叫厲害，對方的精神力量竟能控制了他的心神，怪叫一聲，往後退去。

那神秘的美女微笑道：「太遲了！方舟！」

方舟仍不明白，驀地背後撞到某些虛實難分的東西上，整個人給反彈了回來。

他駭然後望，入目的是一處以彩光織成的大網，七彩繽紛，好看和詭異至極點。

太空艙和美女都消失了，整個空間全是那種層層疊疊的光網，色光不住變化。

這麼奇異的能量網，方舟還是首次遇上。

思感延伸，快速地分析著能量網的本質和構造、強處和弱點。

駭然發覺能量網不住變化，無從捉摸。

美女忽又翩然出現前方，柔聲道：「方舟！乖一點好嗎？」

方舟一聲大喝，龐大的能量往後送去，同時凌空飛退。

整個光網色光爆閃，竟似海綿吸水般把他的能量吸個一滴不剩。

他心叫不妙時，又給反彈了回來。

把心一橫下，他向那美女飛撲過去。

美女一陣嬌笑，千萬道不同顏色的光線由她身後靈蛇般竄鑽出來，像蛛網般把他纏個結實，定在半空，進退不能。

接著她豎起纖美的玉掌，一圈強芒脫手心而出，強芒烈閃中，印在方舟眉心處。

方舟腦際轟然一震，腦神經像給什麼鎖住了似的，再不能有效運作。

那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感覺。

心中卻清楚知道掉進了直政佈下的陷阱去，不用說辛茜婭和丁楊亦處境不妙。

秘黨只是個騙局。

唉！

世間竟有這麼厲害的女人！

但他卻夷然不懼，反激起無比的鬥志。

他體內正吸有龐大的能量，只是不知如何利用去應付眼前的困境而已。

他深信很快會學懂那方法。

※※※

躲在暗處的姬慧芙目睹了整個過程，雖弄不清楚前因，卻知道方舟定是掉進了陷阱去。

她和舒玉智是老朋友的，看到她的出現，怎還不明白了一切。

這就是墮落大亨的勢力不住壯大的原因，因為有舒玉智在背後主持。

她本想不顧一切出手去幫助方舟，但感應到外邊「墮落號」的接近卻使她放棄了這誘人的想法。

兼且她仍掌握不到舒玉智所運用的超時代新武器，權衡輕重，哪敢輕舉妄動。

現在唯一的優勢，就是沒有人知道她來到了「罪惡號」上。

一但被發現，她就完蛋了，聯邦亦完蛋了，俘有了方舟的舒玉智，將擁有征服整個聯邦的力量。

※※※

「罪惡號」逐漸增速，朝荒星飛去。

方舟被放進一個半透明的箱子裡，兩眼緊閉，連呼吸都停頓下來。

在「罪惡號」的指揮大堂裡，巴斯基背著廣闊的視野舷窗，冷靜地觀察著箱內的方舟，懷疑地道：「他不會是融會貫通了吧？」

他身後的摩亞、沙瑩、丹尼桑和十多個改造人全露出同樣的疑惑。

舒玉智修長的身體安然立在箱子的另一邊，身後是垂首深思的直政。

她微微一笑，搖頭道：「大亨還認識不到他總能做出些讓人驚異的事嗎？否則他也溜不出你精心佈置的陷阱了。」

巴斯基冷哼道：「他不會再有第二次的了！」

舒玉智歎道：「盲目的信心只是另一種愚蠢，大亨何時才能在失敗中體悟到沒有絕對的成功和失敗；一時的成功，可能只是種下了另一次失敗的種子。」

舒玉智可能是宇宙裡唯一可以訓斥巴斯基的人，這擁有可怕軍事力量的軍事強人點頭道：「小姐教訓得好，我會小心的了。」

旋又疑惑地道：「這箱子困得住他嗎？」

舒玉智柔聲道：「沒有東西可把他困住，不過他的能耐全來自他的精神力量，現在他的神經給我的『精神鎖』鎖死了，就像普通人被鎖起了手足，沒有我的同意，他連想事情也辦不到，更不要說脫困了。」

摩亞忍不住道：「那他為何又能進入這種無生命的狀態？」

舒玉智微笑道：「這正是我要研究的項目之一，事實上精神鎖對他的作用，能達到什麼地步，我亦存在著懷疑。所以才以最原始的方法，集中所有人手和力量，直至把他送返實驗室內，才可放下心來。」

接著輕歎道：「仍有一個隨意戰士走失了，真令我有點擔心。」

巴斯基道：「把這小子押回荒星後，我們會回到樂園二號，把所有改造戰士集合，聯手以精神力量搜索整個星球，敵人既給我們認定了他的精神烙印，怎也逃不了的。」

舒玉智望往視野舷窗外正在前方同速飛行的「墮落號」超巨型太空艦，滿足地道：「今天我們的收穫豐富極了，不但得到了這火鳥星怪人，還取得了一副隨意肌和聯邦出名的才女，她不但有美麗的肉體，腦內還有聯邦研究院最先進的研究資料。有了這些東西，何愁霸業不成。」

巴斯基獰笑道：「小姐請把姍娜麗娃交給我，便讓她作為我征服姬慧芙前的熱身運動吧！」

眾改造人一起獰笑起來。

沙瑩渴望地道：「假設小姐要測試這火鳥星人那方面的能力，沙瑩願作他的對手。」

眾人笑得更厲害了。

舒玉智卻沉思起來，剛才當巴斯基提到姍娜麗娃的名字時，她腦內的感應神經生出微不可察的波動，顯示方舟的精神有了變化。難道精神鎖仍未能完全困住他的感官和思想嗎？否則他怎會仍有反應呢？

不過她並不擔心，這個有力場封鎖的半透明箱子全賴人手從外開啟或關閉，方舟雖有遙控電腦系統的能力，對這種原始的開啟方式仍將一籌莫展。

只要回到實驗室，他休想再走出去了。

※※※

方舟早成功破解了她的精神鎖。

那是一種能擾亂腦電波的磁能，可是當方舟把握到它的運作方式後，立即把這磁能分解和吸收了，這刻的他面對危難，比任何時刻都要清醒。

可惜他仍未有能力破箱而出，那需要至少十五分鐘的時間，才可把囚箱的力能吸收分解。

他自家知自家事，單是這美女便讓他應付不了，何況還有巴斯基在內的眾多改造人。

何況「罪惡號」上所有攻擊裝備都給截斷了和主系統的連繫，使難以據為己用，以之攻擊敵人，更使他禁不住生出技窮的無奈感覺。

這女人真厲害！

但也非常動人！

適才他把思感破出囚箱的磁場外，偷聽他們的對話時，聽到姍娜麗娃遭擒的消息時，大吃一驚，立即惹起她的警覺。

從火鳥星人的立場來說，他早把姍娜麗娃視作他的女人，怎可任她受沒有人性的改造人之辱。

在他悠久的生命裡，除生存外便沒有任何的理想或目標，離開火鳥星後，他除了盡情享受新生命外，亦沒有想過要做些什麼特別的事，但這刻他卻生出了罕有的怒意。

這些人憑什麼剝奪他和姍娜麗娃的自由和尊嚴。

他絕不會讓姍娜麗娃受到任何傷害。

此時外面的人正提起另一個尚未擒到的隨意戰士。

方舟想起先前小飛船進艙前奇妙的感覺，心中一震，知道姬慧芙已來了，並在這飛船之內。

思感延伸開去。

## 第二章 愛神之變

白禮池來到那出於姬慧芙想像的奇異空間，巨殿外藍色的美麗星球在夜空中緩緩轉動，發出「隆隆」的聲音。

白禮池啟動了裝置於腦神經內的超微型智能系統，嵌入了愛神的訊波網裡。

大殿和星體消失了，變成一個正方形的大空間，上下四周儘是跳動做出不同的色光，千奇百怪的儀表板和各種電子硬件。

這是愛神的心臟。

由於白禮池的腦神經與愛神的電子神經緊鎖在一起，所以白禮池雖只是坐在愛神「體外」，但精神卻像一個旅行者般，到了愛神的核心處。

白禮池緩緩「轉身」，前面壁上有一塊平滑的，三米見方透出紅光的半透明方塊。

那就是寶庫的進口，愛神心臟地帶內最重要的地方。

只要得到寶庫，就等若把整個聯邦放進了口袋裡。不但可得到所有經濟、軍事、行政、科研的絕密資料，還可罷免任何人，發出動員或戰爭的指令、宣佈聯邦進入軍法統治。

白禮池的心灼熱起來，但腦筋仍是冷靜清晰。

翟斯飛的警告仍縈繞耳際。

他先與外面的反智能系統「控制者」取得全面的聯繫，利用「控制者」內的領袖晶片緊密地操控著愛神的運作，發出了一連串指令，命愛神把自己所有防禦入侵的設備關閉，將系統內各區的通道開放，然後才開始以神經內的超微型智能系統進行「認識」、「分析」、「瞭解」和「控制」的程序。

白禮池神經內的智能系統以驚人的速度運作著，每秒內都有以萬計的資料單位被處理。然而愛神每一個區域內的藏量仍使他咋舌不已。

以現時的運作速度，沒有幾個月的功夫，休想能完全掌握愛神所有軟硬件的秘密，不過他卻是成竹在胸。

他由自己的晶片發出了一連串指令，由秘密的通訊頻道，傳往鄰星「西漠星」上「未來研究所」地底內的超級智能系統「大將」的接收網路處，經過了確認和再確認的嚴密程序後，白禮池腦神經內的超微型智能系統，便像媒人般把「大將」和「愛神」連接起來，資料單位的處理立時以百萬倍的速度遞增上去。

只要三個小時，愛神將沒有半點秘密可保留下來，那時他就可輕而易舉破入寶庫去。

他採取如此做法其實亦是迫不得已，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是有違保密原則的。

對聯邦來說，「愛神」是頭等保密的項目。

「大將」亦擁有所有關於「未來企業」的絕密資料。

當兩個超級電腦連繫起來時，那種交流是雙軌的。

「大將」和「愛神」均會自動記錄對方的一切。

在這人類征服了三分之一銀河系的時代，人腦仍是最玄奧精密的「智能系統」，一切智能系統都仍是依照人腦的藍本去設計，縱使人造系統內的「運作單位」在數量上如何超越人腦內的細胞，其深廣度仍及不上人腦的彈性的玄妙。

可惜人類身懷瑰寶而不懂運用。

偶有天才的出現，以比任何電腦更快的速度去運算某一天文數字的算題時，才提醒人類最寶貴的東西仍屬他們所有。

方舟的出現，正是個無可懷疑的例證。

人腦或者是人類所知最奇妙玄奧的東西。

平均重約一點三八公斤，包含著至少三億個細胞，由精微至叫人歎為難以想像的神經線連繫著。

有人估計，假若要列出這些不同作用的連繫和接駁數目，那將可由在地球至月球的距離內來回排列十三次，構成了人腦內同區或不同區域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大將」需要三個小時才可把握「愛神」，但若換了方舟，不出半小時，便可用更快速的方式把「愛神」複製在腦海裡，永遠據為己有，且仍只佔了記憶細胞內微不足道的小部分。

於此可見方舟對人類的發展是如何重要。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外面」的卡爾夫南、祝絲蒂、翟斯飛和假姬慧芙耐心地等候著。後者的輪廓身型跟姬慧芙完全維肖維妙，可就是缺乏了真姬慧芙那獨特的氣質和神采，眼神更差遠了。

他們都對事情非常樂觀，無論「愛神」多麼厲害，可是她的靈魂──領袖晶片已被拘禁在控制者之內。

「愛神」代表著聯邦科技最尖端的成就，只是她本身構成的秘密，已是最珍貴的資料。

卡爾夫南手持煙斗，不住吞雲吐霧，不住細看著假姬慧芙，心中暗歎若這是真人的話，那會有多好呢！這絕世佳人究竟到哪裡去了呢？但很快他就會由愛神的寶庫裡獲悉一切。

祝絲蒂靜默地坐在他旁，心情矛盾。

若讓卡爾夫南完全控制了愛神，那她豈非要成為這狡猾奸人的傀儡？

翟斯飛神色平靜，全神注意著愛神的動靜。坐在另一角的假姬慧芙則垂著頭，默不作聲。

卡爾夫南心情大佳，伸手把祝絲蒂這第一流的美女摟了起來，肆無忌憚地吮吻著她的香肩，那搭在她肩頭的手同時滑下，在她堅挺的酥胸上放肆起來，就像祝絲蒂這聯邦的第二號女強人，只是他的玩物。

假姬慧芙由臉泛紅霞，比起真姬慧芙，她的定力更差遠了，所以只能擺得遠遠的作個樣子來騙人。

翟斯飛卻視若無睹，自從通過最先進的解剖學改變了身體後，任何男女間的情慾均不能惹起他情緒上的波動。

他便像一副威力龐大的機器，這類人性本能的行為對他來說只是一連串的動作和化學的反應。他感覺著卡爾夫南和祝絲蒂體內的生理變異，就若看著實驗瓶內兩種化學劑的相遇和變化。

不過他是絕對忠心的，因為卡爾夫南是唯一可舉手把他毀滅的人。

卡爾夫南看著祝絲蒂由清冷沉靜的聖女變成春心激漾的妖婦，嘿嘿淫笑下把她按得仰躺在他腿上，正要進一步行動時，心中湧起不妥的感覺。

翟斯飛霍地立起，大喝道：「出事了！」

※※※

姬慧芙趁巴斯基登上「罪惡號」前的一刻，溜進了她認為最安全的「宇宙睡眠室」內。

這雖是飛船上的重地，但只要不作「反空間極速航行」，一時間沒有人會踏足這禁地裡。

她選了船尾的宇眠室，那是船上十個宇眠室之一。

一邊是控制宇眠的儀器，其餘的空間排列著一個一個的宇眠箱，像個森寒和沉默得令人心悸的墳地。

那是所有宇航人員的恐懼，進了箱還可以再爬出來嗎？

每個由宇眠甦醒過來的人，無論他試過多少次，都有著再世為人的感覺。

宇眠箱實與棺材無異，只是內藏精密複雜的儀器，可為宇眠者注射適當的藥物、降低或升高體溫、調節生理和脈衝。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在近百個宇眠箱的其中兩個之間躺了下來，靜候機會。

現在一切事情都不是由她控制了。

最理想當然是飛船把她送到神秘的人性實驗室去。假若方舟被另外的飛船押走，那她就注定要被巴斯基像獵犬般追捕著，直到她遭擒為止。

她寧願死，亦不希望在巴斯基的改造體下苟且偷生。

唉！姍娜麗娃又怎麼辦呢？

就在這時，她的心神出現了奇怪但熟悉的感覺。

感覺一瞬即逝，旋又再次出現。

姬慧芙大喜若狂，立即發出心靈的訊息呼喚道：「方舟！是你嗎？」

方舟懶洋洋的聲音在她心靈裡響起道：「我猜得不錯，兩個小甜心都來了。」

姬慧芙有若絕境遇救星，哪還會計較這小子喚她作小甜心，急道：「你在哪裡？」

方舟嘻嘻一笑道：「當然是和妳在一起，到了人性實驗室後，看看可否找到秘密偷情的地方，讓我和美麗的領袖好好交配。」

姬慧芙俏臉飛紅，低罵一聲後道：「生死關頭，還這麼不正經？」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我多麼希望能摟著我的小甜心呢，不過妳可不能拿我去解剖，只有壞人才會做這種人性實驗的大壞事。」

姬慧芙默然半晌，低聲道：「對不起！我可以保證再不會做這種大壞事了。」

方舟笑道：「道歉有啥用，空口白話怎比得上實際行動，快用妳的美麗小嘴答應和我交配或做愛吧。」

姬慧芙又好氣又好笑，責道：「這事怎能可迫得來的，快告訴人家，你那邊的情況如何？」

方舟道：「非常好！惡女人和所有厲害無比的改造人都眼睜睜看著我，否則我早溜出來和妳交配了，妳願不願意我也顧不得了，因為我想妳那磁場太厲害了。」

姬慧芙暗叫「天呀」，狠狠道：「那豈非是強姦，你和那些壞人又有什麼分別？」

心中卻想著，難道他只是愛上我的磁場而不是我這個人？

方舟笑嘻嘻道：「不要騙我了，妳是喜歡我的，快承認吧！」

姬慧芙嬌體發熱，霞燒玉頰，又知這些生理反應絕瞞不過方舟的思感掃瞄，羞得無地自容，芳心大亂，罵道：「你這死人，本主席現在沒時間和你胡鬧，快想個辦法逃出這鬼地方，還要救回你另一個小甜心。這是命令！」

方舟故作訝然道：「另一個小甜心？呀！差點忘了，有妳這小甜心，自然少不得另一個小甜心。」

姬慧芙知犯了語病，大窘，她不知多少年未有過這類情緒了，即使是敵人，見到她亦要畢恭畢敬。

方舟的心靈通話嚴肅起來，急促地道：「我的親親乖甜心，妳現在要依我的指示，到船上一個地方去，進行一些破壞，唉！若非我給那惡女人的重力箱困著了能量，就不用勞煩小甜心了。」

姬慧芙皺眉道：「不要囉囉嗦嗦好嗎？究竟要到哪裡去，幹些什麼？」

方舟道：「我要妳到飛船智能系統的中心去，把系統內的記憶全部破壞。」

姬慧芙一呆道：「那飛船還怎能運作？」

方舟得意地道：「放心吧！那些資料已全來到了我的腦袋裡，當飛船到了人性實驗室後，便休想再離開地面半寸，除非他們重新輸入資料。」

姬慧芙不由心中佩服，飛船上的智能系統等若飛船的靈魂，完全切合飛船的特性和裝備而設計，記錄了所有人員和過往飛行的資料。她相信這些軟體會有相同的備份，不過重新輸入的過程繁複須時，單是重重的密碼保護，便至少得花數百小時去破解，因為失去了「記憶」的電腦再不會「認識」舊主人。

那時大概只有方舟才能控制飛船。

有了「罪惡號」，他們才有逃出這雙星系統的機會。

不過她仍有猶豫，道：「那敵人不是知道人家在船上嗎？」

她說出後才感到語氣間頗有撒嬌的味兒，不由怪責起自己來。

幸好方舟似全無感覺，又或覺得她撒嬌是理所當然的，怪笑道：「怎會呢？他們只會以為是我動的手腳，而我亦會使他們生出那種錯覺。小甜心起身行動吧！唉！真希望妳現在是躺在浴池裡。」

※※※

白禮池正歡欣雀躍，準備開啟寶庫時，腦神經一陣劇痛，當他回復過來，竟然回到那虛擬的大殿內。

白禮池待要啟動腦神經內的超微型智能系統時，才發覺這平時如臂使指的寶貝，完全不受他控制了。

一把悅耳的女聲平靜地道：「白先生！這就是過份倚賴科技的害處，沒有了科技儀器，閣下便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

白禮池魂飛魄散。

這並不是「愛神」的聲音，駭然道：「妳是誰？」

女子的聲音在這虛擬的空間中響起道：「我並非是誰，名字對我再沒有任何意義。」

白禮池心中叫苦，他連發生了什麼事都不清楚，難道這女子就是翟斯飛所說「愛神」裡的奇異能量。

他亦是智深如海的人，一邊籌思對策，口中拖延道：「妳既然自稱為『我』，自然可答我，妳究竟是誰。」

女子毫無人類感情的聲音，平靜若止水地道：「像你這種只重視機器的人是永遠不會明白的。我一直在等待著你和你的『大將』，現在任務完成了，像你這種人類渣滓再不應留在這宇宙裡，處決進行！」

白禮池終忍不住，狂叫道：「放過我！」

※※※

翟斯飛撲到白禮池旁時，白禮池全身抖顫，強烈的電流由頭罩刺入他的腦神經裡。

控制者「蓬」的化作一陣白煙，消失到無影無蹤。

卡爾夫南和祝絲蒂同時驚駭得跳了起來。

翟斯飛正要舉起蓋著白禮池的頭罩時，這未來科技院長已化作了強烈的白光，融解在空氣裡。

三人臉色大變。

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回事？

室內所有攻擊系統同時發動，向三人施以無情的攻擊。

四人猝不及防下，全被擊中，若非護罩護體，恐怕已化作飛灰。

翟斯飛的反應最快捷，忙掣起護盾，閃電移動，接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攻擊。

卡爾夫南見勢頭不妙，高叫道：「先退出去！」

腰間紅芒捲出，射在緊閉的大門處。

祝絲蒂忙為他掩護。

翟斯飛一聲怒哼，顯是吃了暗虧，大叫道：「快點破門，我要支持不住了。」

在卡爾夫南強力的激光衝擊下，整道合成金屬鑄造的堅固大門，化成一塊半透明閃亮的紅炭。就在此時，最弱的假姬慧芙一聲慘叫，消失在空氣中。

卡爾夫南一聲狂喝，把護罩的能量升至極限，閃電般破門而去，「轟」的一聲爆響，大門四分五裂，芒光激飛，但這凶人終成功破門去了。

守在門外的艾妮和眾衛士茫然看著卡爾夫南氣急敗壞衝了出來，接著是披頭散髮的祝絲蒂和一臉冷酷的翟斯飛。

艾妮仍未來得及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情，緊急警報系統使人心顫神搖的可怕呼聲響徹整艘飛船，所有警燈閃跳不停。

「愛神」平靜的聲音道：「飛船的毀滅裝置已經開啟，你們只有十五分鐘時間撤退至安全地區。重複一次……」

卡爾夫南猛一跺腳，無奈叫道：「全體人員撤退。」

艾妮呆在當場。

祝絲蒂怒喝道：「還不下令！」

事實上不待下令，所有人員均以最快的速度，由分佈全船不同部份的一百二十條逃生通道撤離飛船。

沒有人有時間帶走任何東西，離開了飛船後，所有人都借飛行器高飛遠遁。

基地的警報響徹夜空，人人拋下了工作，趕忙逃難。

可以升空的飛船全飛進基地。

像「領袖一號」這種飛船的爆炸，將會是毀滅性的大災難，附近的西天城恐怕亦將受波及，不過這時誰都沒有辦法遏止了。

卡爾夫南等，來到五十公里外的一處山頭，俯視著基地靜伏著的龐大飛船。

眾人都緊張得呼吸急速，心內一片茫然。

事情太突然了。

卡爾夫南眼睛掃視過四周各人後，沉聲道：「艾妮在哪裡？」

祝絲蒂呆了一呆，道：「她好像沒有離開飛船。」

卡爾夫南咀咒了一聲。

呼嘯聲由基地傳來。

在數千人瞠目結舌下，領袖一號升了起來，到了高空處後，「颼」的一聲破雲而去，消沒在虛黑的星空深處。

眾人臉臉相覷。

卡爾夫南忽地臉色劇變，呻吟道：「我的天！『大將』內的所有資料全被洗掉了。」

祝絲蒂俏臉血色退盡，她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卻清楚在與姬慧芙的鬥爭上，她又再次敗了一仗。

沒有了愛神，沒有了領袖晶片，假姬慧芙又死了，這殘局如何收拾呢？

## 第三章 人性實驗

「罪惡號」和「墮落號」兩艘巴斯基的皇牌飛船，先後降落在荒星的地底基地上。載著方舟和姍娜麗娃的囚箱，經安全檢查後，放到巴斯基的御用飛行戰車「大亨號」的主艙裡，由巴斯基、舒玉智和十多個最厲害的改造人親自押送，護航的隊伍更是龐大非常，竟有二百架最先進的戰車，縱使兩人不是被困囚箱，亦難以逃遁。

方舟的思感輕易地潛入了姍娜麗娃的箱子內去，但卻不敢把她喚醒過來，因為箱內人的任何變異，箱外記錄身體狀況的顯示板都會把所有異動暴露無遺。

他查察了她隨意肌的狀況，知道自己只要向她輸送點能量，她便可以回復生龍活虎了，只恨自己的能量無法逸出重力箱外。

他還要耐心地等待。

戰車隊在寬廣的長廊飛行，朝人性實驗室的方向邁進。

傳音器響了起來，沙瑩焦急的聲音道：「報告大亨，『罪惡號』出了問題。」

方舟心中暗笑。

眾皆愕然。

巴斯基看了舒玉智一眼後道：「發生了什麼事？」

沙瑩道：「現在還不清楚，『怨男』完全沒有反應。」

「怨男」就是「罪惡號」上智能系統的名字，與「墮落號」的「蕩女」配成一對。

巴斯基雙目凶光一閃，落到載著方舟的囚箱處，那小子當然仍是那副沒有生命的模樣，橫隔膜半分起伏的形跡都見不到。

巴斯基沉聲吩咐了沙瑩進行了調查後，瞧著皺起秀眉的舒玉智，後者搖頭道：「不會是他幹的，若他的能量逸出箱外，定瞞不過我。」

坐在她旁的直政道：「會不會是漏網的隨意戰士呢？」

巴斯基聽到他的聲音就無名火起，冷哼道：「他就算有本事鑽進來，亦沒有能力侵入有重重保護的『怨男』，何況他根本沒辦法登上『罪惡號』，這不是廢話是什麼？」

直政不知是慣了聽這類話，還是特別沉得往氣，微微一笑，沒有答他。

舒玉智輕輕吁出一口氣，淡淡道：「任何可能性都可存在，大亨還是小心點好。」

巴斯基冷然道：「好吧！由現在開始，地下基地實施戒嚴，除非有小姐和我的准許，任何人都不准離開所屬的崗位，同時徹底搜查每一寸的地方。」

命令立時發放出去。

方舟心中叫苦，忙通知仍在「罪惡號」的小甜心姬慧芙。

※※※

卡爾夫南鐵青著臉，望著壯麗的星空，深吸一口氣後道：「現在我們再無選擇了，趁姬慧芙尚未回來，我們就說愛神失控，殺死了姬慧芙，把聯邦的治權奪了過來。」

祝絲蒂一呆道：「誰會相信我們？」

卡爾夫南冷冷看著她道：「那就要看妳的魅力了，沒有了姬慧芙，若妳仍鬥不過那群愚忠於姬慧芙的蠢材，還憑什麼當聯邦的主席？」

祝絲蒂閃過怒色，沒有作聲。

卡爾夫南歎了一口氣，探手環著她腰肢道：「放心吧！我會動用手上所有力量幫助妳，只要能在聯邦議會爭取到三分之二的議席，妳便可以名正言順坐上主席的位置，那時妳不用我教也知怎樣做了吧！」

心中暗歎先決條件須是姬慧芙永遠不再現身人世。

祝絲蒂臉色溫和了一點，輕輕道：「『大將』內所有資料都給破壞了，你準備怎樣補救呢？」

卡爾夫南瞥了翟斯飛一眼，苦笑道：「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領袖一號追截回來。」

接著雙目寒光一閃道：「我才不信鬥不過一副機器！」

祝絲蒂勉強振起精神道：「我安撫了姬慧芙的親信後，會回到領袖二號去，希望我們能衷誠合作，否則誰都活不了。」

卡爾夫南回復了平日的深沉冷靜，微微一笑道：「這個自然！」

向翟斯飛打個招呼，兩人斜衝上天，往東去了。

祝絲蒂歎了一口氣，收拾情懷，朝正向她飛來的一支部隊趕去。

※※※

押運方舟和姍娜麗娃的船隊飛進模仿舒玉智頭型輪廓的美女頭顱的香唇裡，毫不停留來到那個頭形位於前額的奇異空間去。

箱內的方舟泛起一種奇異的感覺，舒玉智的精神力量忽然千百倍地增強了，緊緊鎖著他的能量，不由駭然大驚；思感延伸下，立即察覺到她與一個超級智能系統聯結在一起，兩者間互為補輔，那等若這機器借舒玉智活了過來，而舒玉智則擁有這超級智能系統的一切功用。

方舟禁不住魂飛魄散，這是他想也未想過的事。

他原以為只要抓到機會，便可輕易控制了人性實驗室的智能中心，就像那趟在喜馬拉雅山的聯邦研究院那樣，施施然攜美離去，怎想得到舒玉智有此一著。在他的思感分析下，舒玉智和那智能系統的連繫牽涉到精神力的一面，除非他能控制了這厲害女人的心神，否則休想把那聯絡切斷。

沒有一個人的精神是相同的，比指紋和人的外貌更千變萬化，更具特質。

這具在人性實驗室的超級智能系統，便擁有辨認人類精神特質的能力，對舒玉智它就像一條忠心的狗，絕不會接受主人以外任何人的命令。

除非能找到那辨識精神的中心，加以破壞，否則方舟亦無能為力。但要找到那辨識中心，首先就要破入這智能系統裡，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由於有舒玉智在，他根本全無辦到的方法。

這是智能系統一項驚天動地的突破。把人和機器緊密的連結起來。

方舟心中叫苦，正要把這駭人的發現通知姬慧芙時，才發覺思感竟逸不出人性實驗室的最外層。

似乎又回到火鳥星的老日子裡，只能被動的等待災難的來臨。

不同處是以前他只擔心自己一個人，現在卻要多擔心他的兩個小甜心，若給巴斯基污辱了，她們也完了。

舒玉智美麗的玉容出現在透明的箱蓋處，向他展現了一個動人的笑容，無比溫柔地道：「你想扮沒有知覺嗎？我就讓你得償所願吧！」

方舟心知不妙，忙運聚所有能量，保護著腦神經內一個半公分見方的微細部分。

果然強大的反太陽能流能，由舒玉智按在箱上的一對纖美玉手狂潮般洶了入來。

方舟憬然一震，所有感官全失去了知覺，但哪受保護的部分，卻仍不為影響，使他能勉強保持一絲靈明，靜待反擊的機會。

不過他思感的能力，卻被限制著只能在那神經附近的區域活動，更不要說去指揮他體內那龐大的能量了。

舒玉智顯然尚未有能力偵察到那「部分」的情況，滿意地向巴斯基笑道：「你們可以去搜捕那隨意戰士了。這個人就交給我，不用一個樂園星月的時間，我便可以識破他所有秘密和因子密碼。那時整個聯邦，就是我們囊中之物了。」

巴斯基大笑道：「當我回來時，小姐當可把姍娜麗娃的美麗肉體由隨意肌內剝取出來，讓她享受到改造人的滋味吧！」

其他摩亞等一起淫笑起來，充滿瘋狂和變態的神氣。

直政垂下頭來，掩飾心中真正的情緒，他愈來愈不明白舒玉智為何要與這些改造人同流合污了。以她的力量，大可取而代之，或控制了他們，建立自己的王國。

他願意為舒玉智做任何事，卻不願她和巴斯基這窮凶極惡的改造人之王有任何關係。

※※※

船隊降落到停機坪上。

大亨號的尾艙門打了開來。

兩個囚箱像給一對無形的手托著般平滑地移了出來，朝大殿飛去。在這裡，舒玉智和她的寶貝主宰著一切。

從沒有人試過成功逃出去。

但方舟會是唯一的例外嗎？

舒玉智腳不沾地的飄進大殿裡，來到囚禁著方舟和姍娜麗娃的囚箱的上空。囚箱的蓋子打了開來，方舟和姍娜麗娃同時升到半空中。

舒玉智的美目閃著亮光，移到方舟上，灼熱的眼神，緩緩掃過方舟，滿足地歎道：「寶貝我兒！可以開始分析的程序了。」

大殿立時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

接著幾十道不同顏色的強光照在兩人身上。

方舟的衣服空氣般融解，露出他赤裸的身體。

姍娜麗娃的隨意肌卻變成了透明的肌肉，包裹著她動人的肉體，纖毫畢露，半點也不能掩藏起來。

舒玉智的嬌笑聲響徹整個空間。

色光不住變化。

無數奇怪的圖像和數字在四周的空間不住顯現，就像一個不具實質的怪夢。方舟正在艱苦奮鬥。

他奮鬥的短暫目標主要有兩個，首先就是不讓舒玉智破釋他精神大力能的秘密，其次就是要阻止「寶貝」掌握隨意肌的結構；否則若讓舒玉智成功由隨意肌取出姍娜麗娃這塊可口的美食，姍娜麗娃便將受到改造人的魚肉了。

而這兩件事必須偷偷進行，不可讓舒玉智和寶貝知道是他暗中在弄鬼，否則「她們」便被迫要以另一種方法對付他們了。

要做到秘密行事，他必須先把握寶貝與舒玉智探查和分析的方法及能量波段，那他才可以設計出一種輸送能量的方法，避過她們的耳目。

這當然不容易做到，卻非沒有可能，因為舒玉智和寶貝的聯合力量，已鑽入了他的神經系統裡，不斷收集資料和情報。

只要是在他體內的東西，他便有方法去把握和改變。

他的思感逐分逐寸地擴大，逐點逐滴地去重新成為自己能量的主宰。

舒玉智現在正探察他最原始的嗅覺神經，那是位於後腦的部分，暫仍未侵進到其它部分來。

所以他必須爭取時間，先奪回其它部位的控制權，同時亦要為敵人泡製點困難，使她們生出疑惑和進退失據。

「蓬！」

黑暗裡爆出一團火光。

色光幻影同時消去，大殿在柔和的黃芒中顯現了出來，方舟和姍娜麗娃兩人仍然凝定在半空裡。

舒玉智本是悠閒地坐在她殿心的寶座裡，這時挺直腰肢，一面疑惑之色。

寶貝平靜的聲音響起道：「這人的嗅覺系統非常奇怪，一般人之所能嗅到氣味，與分子的幾何形狀有密切關係。例如麝香氣味的分子是圓盤形的，嵌入橢圓的嗅覺細胞時，會使人嗅到麝香的氣味；薄荷氣味的分子是楔形分子，嵌入同形的細胞裡便生出薄荷味。可是方舟的嗅覺神經內的細胞卻沒有一定的形體，不住改變，那是否代表他根本嗅不到任何氣味呢？」

舒玉智道：「這並非最奇怪的所在，為何我們的能量會被反激回來，燒掉了你一組能量單位呢？」

寶貝道：「我仍未找到原因，剛才我正對目標進行一般的鼻黏膜神經末梢測試。於普通人來說，只要刺激八個神經末梢，便可引起神經的反應，不過若要嗅聞到任何氣味，卻至少要喚醒四十個嗅覺的神經末梢。但當我同時刺激方舟鼻黏膜的四十個神經末梢時，那些相應的細胞一起生出抗力，把能量反撞回來，造成能量的短路，引致了輕微的爆炸，這是前所未有的事。」

舒玉智笑道：「情況看來愈是有趣了，分析會出乎意外的艱困，不過無論付出任何代價，亦是值得的。」

接著冷然道：「分析繼續進行。」

大殿暗黑下去，色光再現。

※※※

方舟暗暗偷笑。

他趁敵人注意力轉移的時間，成功地把能量完全置於控制之下，還成功地模擬出仍然受制的情況。

能量隨思感運轉起來，就在爆炸發生時倏地提至比光速快了一絲的速度，那是舒玉智和寶貝的知感能力外的速度，由這刻開始，他又可以隨意運用他的能量了。

但仍有兩個問題須待解決。

首先，縱使超越了光速，他也沒法逸出人性實驗室龐大的力場保護罩，就算有飛船或人離開實驗室，他雖可以附於其上逃出去，但出口關閉時，他的思感能量便立刻被截斷，待然損耗了一截能量。

第二個問題更嚴重，就是他自問敵不過舒玉智，更不要說舒玉智和寶貝聯手的力量了。

現在他唯一的優勢是敵人仍未摸清他的底牌，亦暫無意把他殺害。

他只能鬥智，絕不可鬥力。

他還有更大的野心，就是把寶貝資料庫的內容全部據為己有，那就等於擁有了人性實驗室自開始以來的所有研究成果了。

那會是多麼有趣的一回事。

探測能又再次進入他的腦神經來了。

方舟暗叫一聲來得好，思感潛入了姍娜麗娃的隨意肌裡，游入了她神經內，只喚醒了思考的區分。

姍娜麗娃立即由人工睡眠中甦醒過來，只有一組細胞開始活動，其它負責各種感官的細胞依然沉睡著。

即管以方舟的能量，尚未能穿透隨意肌的保護罩，但純精神的思感卻不受限制。

「力場」其實是由多重的能量罩組成。

根據聯邦研究院的資料，當能量層厚達十八重時，便可將宇宙所有已知的能量隔絕，但那需要龐大和源源不絕的動力來源。在方舟的遭遇裡，只有姬慧芙的領袖一號、巴斯基那兩艘魔鬼魚型飛船「罪惡號」和「墮落號」，以及舒玉智的人性實驗室有這種最先進的設備，使他超光速的思感亦難以透入。

隨意肌雖是超時代的產品，但由於受能量限制，保護罩只有五重能量層，不過由於設計巧妙，不同性質的能量層互為補輔，使力場力量倍增，所以才可以暫保著它的主人。但因為姍娜麗娃那副隨意肌內的主能源消耗得一滴不剩，現在全賴後備能源支持，實捱不了多少時候，所以方舟才要這麼急切地先解決她這方面的危機。

方舟喚道：「小甜心，我是方舟！」

姍娜麗娃心神一震，細胞開始活躍起來，就像在夢境裡般，只有神經的某部分動作，身體和感官仍保持在沉睡的狀態裡。

方舟道：「不要醒來，只需靜心聽我說話。」

姍娜麗娃的心靈應道：「人家在聽著呢！」

※※※

舒玉智低喝道：「停止！」

大殿回復柔和的光明。

舒玉智飄了起身，來到姍娜麗娃旁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為何她的隨意肌忽然把我們的能量完全吸收了進去，還據為己有，使我們再分析不到任何東西？」

寶貝平靜地答道：「對不起！我並不能提供答案。」

舒玉智默然半晌，歎了一口氣道：「我或者是太輕敵了，沒有想過隨意肌竟擁有可以吸收和轉化能量的設備，照目前的情況看，就算我們動用最先進的激光刀，沒有幾百個地球時，休想能破開隨意肌。」

寶貝道：「請母親指示該採取的行動。」

舒玉智幽幽歎了一口氣，沉吟半晌後道：「先把姍娜麗娃送進你的囚室裡，待我想得新方法再對付吧！現在我們集中全力對付這火鳥星超人，他比姍娜麗娃重要上千百倍。」

姍娜麗娃立時移動起來，沒入了一邊似非實體的牆壁去，不留半點痕跡。

舒玉智凌空轉身，看著懸浮空中的方舟，歎了一口氣道：「若依一般的方法，我們可能永遠也把握不到他的秘密，哪有人似他的腦細胞般千變萬化，讓人全無方法去探尋捉摸呢？」

寶貝道：「我提議把他解剖，將不同的部分放進維生器裡附加分析和研究。」

舒玉智淡淡道：「這只是列為最後的方法，唉！人這所以能成為人，方舟之所以能成為方舟，並非因為這些不住更新的細胞或器官，而是某種超乎於這些物質之上的精神體，那才是生命的本質，亦是我最感興趣的奧秘。這麼快弄死他，會使我們錯失了最重要的探尋關鍵。」

深吸一口氣後道：「給他穿上衣服後再把他喚醒過來，我要在右眼房接見他。」

## 第四章 龍鳳鬥智

姬慧芙搖身一變，成了個叫作拿丹被她收拾了的樂園戰士，不但取得了他所有裝備，模擬了他身份晶片，還由他的記憶細胞裡搾取了所有資料，隨侍於改造美女沙瑩之旁。

這時她們處身在東區一號軍事基地最大的指揮中心的最上層，四邊都是可調整遠近的透明視野幕牆，可俯瞰整個基地的情景。

「墮落號」和「罪惡號」泊在基地的正中處，即使多了這兩艘超巨型的飛船，一望無際的基地仍是綽有裕餘地容納下其它百多艘大小型不同的飛船，就像個飛船的「露天」展覽會。

人造太陽在這地底基地的上空閃耀著。

姬慧芙有立即把眼前一切毀掉的衝動，不過那當然只是燈蛾撲火的盲目行為。直到這刻，她才發覺到巴斯基真正的可怕實力。

巴斯基的船隊轉飛回來，降落到「墮落號」之旁。這批宇內威力最龐大的改造人，魚貫由飛船走了出來，登上了「罪惡號」查察發生了什麼問題。

基地處所有偵察系統忙碌地工作著，搜索可能入侵者的影蹤。

姬慧芙偽裝的拿丹坐在指揮塔的控制台前，負責傳訊的工作。

沙瑩婀娜多姿地到她身旁，發出一連串指令，姬慧芙一一辦妥。

巴斯基的聲音在指揮塔內響起道：「沙瑩！妳認為究竟是方舟還是那隨意戰士在搞鬼！」

沙瑩答道：「恐怕只有方舟才有那種超凡的能力，而且隨意戰士逃命都來不及，怎還能神不知鬼不覺登上「罪惡號」作破壞。若真是他作的手腳，總該找到破壞的痕跡吧；但現在卻半點異樣的情況都沒有。」

巴斯基沉默起來。

姬慧芙心中暗笑，任他們想破腦袋，都想不到是她和方舟在聯手弄鬼。晤！方舟這傢伙即狡猾又厲害，幸好他不是敵人，還……想到這裡，又不由身體一熱，芳心湧起甜絲絲的羞人感覺，這是非常罕有的情緒。

沙瑩立時生出感應，看了這英俊的手下一眼，忽地靠了過來，半邊胸脯壓在他肩頭上，輕笑道：「拿丹！你這壞人，竟在這個時刻對人家起了性衝動。」

姬慧芙大吃一驚，一邊暗責自己，一邊收斂心神。

自己怎有性衝動呢？充其量只是有點感覺罷了！這方舟真是害人不淺。

指揮塔內其他四名改造人和四十名多名工作人員，都朝姬慧芙望過來。

幸好這時巴斯基的聲音再次響起道：「我同意沙瑩的想法，『精神搜索』太損精神力了，若平白用在這荒星東區裡，短期內亦將難再施展去探尋敵人的精神烙印。」

頓了頓續道：「沙瑩，妳隨我們回到樂園二號去，這裡的事就交給摩亞處理。」

姬慧芙暗叫不妙，自己這沙瑩的得力助手豈非又要回到樂園二號去，而且若巴斯基等改造人把精神聯結起來，恐怕瞬眼便可把這近在眼前奸細「辨認」出來，怎辦才好呢？

豈知沙瑩輕輕道：「大亨！沙瑩可否留在這裡處理『罪惡號』，晤！人家就要找到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了呢！」

到最後兩句，已是明著向巴斯基撒嬌了。

巴斯基顯然非常寵縱沙瑩，邪笑起來道：「小騷貨！妳對方舟動了春心，不過妳能否享受這火鳥星超人的性種，須由玉智小姐決定，我也幫不上忙。」

沙瑩喜道：「大亨答應了？」

巴斯基歎道：「怎忍心拒絕妳這妮子，希望妳能夢想成真吧！」

看著巴斯基等離開「罪惡號」，乘著「墮落號」由上空張開的出口離去，姬慧芙想到了很多事。

在這之前，她的想像是改造人都是沒有人性的惡魔。但現在她不但發現了人間真挈的感情，還由自身對沙瑩的體會，發覺他們渴求伴侶和愛慾，所以會對自己的……唉！「性衝動」生出反應。

這與聯邦研究院對改造人的研究結果大不相同，難道舒玉智成功地把改造人再加改良？否則怎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沙瑩的纖手溫柔地搭上她的肩頭，輕道：「拿丹！隨我來！」

姬慧芙心叫天啊！怎辦才好呢？假若她要和我「交配」，這回真的糟透！

※※※

方舟的身體開始變化，逐漸變回原本那健碩和充滿狂野魅力的體型和外貌。

這並非是他刻意去回復本來的樣子，而是在能量被禁制後，他再不能運用能量去「保持」和「穩定」那「偽裝」。

為了取信舒玉智，他任由這變回原形的過程自然地發生。

當「寶貝」把他送入了一處奇怪的地方後，他早變可以前的樣兒了。

然後他「醒」了過來。

他裝作回復知覺的從帶者彈力和柔軟懸空的平台地面爬了起來，前方百多米外有個長卵形的大隙縫，中間嵌著一個閃動著奇異色光直徑達五十米的立體大圓球，澄藍晶瑩，爍爍生光。無數根狀的巨型神經線平白外的上下四方往這圓體延伸過去，連結在一起。

美麗的舒玉智倏地出現在他前方右側處，含笑看著他，柔聲道：「方舟！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方舟盤膝坐了下來，摸摸一身柔軟的白袍，淡淡道：「這不是一隻眼睛的內部嗎？」

舒玉智對他的冷靜並不奇怪，點頭道：「正確點說，這是我的眼睛，是依照我的眼睛建造出來的。」

指著那些連接到眸瞳的神經線道：「這些視覺經神把瞳孔接到後面一個交叉點去，使這隻眼與另一隻眼連結起來，再通往腦內的視覺細胞區去。這雙眼睛負責的只是收集光線，真正看到東西卻要靠這些細胞。所以就算閉上眼睛，我們仍能靠餘像或想像力看到東西，又或在夢裡看到使我們如癡如醉的美麗景象。」

她的聲音悅耳動聽，便像情人間的款款深談，美眸則脈脈含情，使方舟雖明知她對自己不懷好意，仍忍不住飽餐秀色，希望她不停的說下去。

這美女對他的魅力與吸引絕不下於姍娜麗娃或姬慧芙。

舒玉智繼續柔聲道：「至於黑白和色彩，卻純粹是人類主觀的體驗，靠的是你後方由一億兩千五百萬個桿狀細胞和七百萬個圓錐細胞組成的視網膜，前者負責辨別黑白和明暗，後者則能分析出明亮而充滿色彩的視覺。當光線由眸瞳進入，經由神經線送到視網膜，神經細胞立即把影像以電化反應，傳送到腦部的視覺皮層，使我們『看』到了東西。」

方舟微笑道：「妳不愧為人性實驗室的主持人，說起這些事來充滿著深雋動人的感情！」

舒玉智美眸灼熱起來，並飄到他身旁，差點是貼著他身體的以一個優美的姿勢坐了下來，長袍下露出一對完美無瑕、白嫩滑的小腿，凝視著他道：「這世上還有什麼比生命和進化更奇妙呢？只是從人類眼睛生長在頭部前方這特點，便可把人類歸納在生物裡『獵者』的框子裡。只有這方式，才能在這多姿多采的世界挑出獵物，準確地對出焦點，加以追捕。與此相反是『被獵者』，他們的眼睛大多長於頭部兩側，因為他們需要的是廣闊的視野，好避開敵人的偷襲和捕獵。所以人類注定了是侵略者和獵人。」

方舟苦笑道：「雖怪我會被捉了到這裡來，人類似乎還有這個不放過同類的劣根性。」

舒玉智垂下俏臉，幽幽道：「讓人家向你道歉好嗎？你對玉智實在太重要了，若你肯好好和人家合作，什麼我也可以答應你。」

方舟明知她是口蜜腹劍，暗忖此時不佔佔她便宜，實有違天理人情。同時可看看有沒有方法分她心神，使她與「寶貝」隔離開來，那說不定可破入「寶貝」的資料庫去盜寶了，假若能知悉舒玉智為何如此厲害的秘密，至少可有點還擊的能力。方舟探手出去，撫上她滑膩的光頭，溫柔地道：「妳這個可愛的腦袋內究竟想著些什麼對付我的狡計呢。」

舒玉智嬌軀輕顫，卻沒有阻止他大膽的侵犯，美眸蒙上一陣霞彩，如夢如幻。這五千年來，方舟還是第一個與她有身體直接接觸的人。

那種感覺既新鮮又刺激，一陣迷糊後，猛然醒來，可是對他的愛撫，仍感到無比的享受。

方舟暗叫可惜，他剛才故意以輕微的能量，刺激她的神經，使她生出性的衝動，哪知她的自制力如此強大，失神片刻後，立即回醒過來，使他的計劃難以進行下去。

不過愛撫著她的光頭，確是很高的觸覺享受。

她有著強烈的反應，這可見於她生命磁場的擴大和色彩的變異上。

方舟的生命磁場也加強了活動，包捲過去，與她的生命磁場混融一體。

舒玉智「啊」一聲張開了美麗的小嘴，嬌軀一陣抖顫，就若波平如鏡的水起了無數漣漪，頗有點難以自持。

方舟的手移師到她後頸，愛不釋手地搓揉著，臉孔同時湊了過去，嘴唇在她粉嫩的臉蛋不停輕輕揩擦著。

舒玉智的呼吸急速起來，抗議道：「方舟！不要這樣，我們好好談談！」

方舟的大嘴往她香唇游移過去。

「啪」的一聲，舒玉智的身體亮了起來，方舟觸電般彈了開去。

他滾到十米之外才爬了起來，不滿道：「又說什麼都答應我，親親嘴有什麼大不了。」

舒玉智完全回復了她悠閒從容的神態，「噗哧」笑道：「看你啊！像個得不到心愛玩具的大孩子，你先和玉智合作，人家才可讓你為所欲為，這才是公平交易嘛！」

方舟氣得背轉了身道：「跟妳合作了後，怎知妳會否把我宰了？」

舒玉智移了過來，到了他身後，雙膝跪地，小嘴湊到他耳旁道：「你終肯承認一直在玩把戲瞞過我們的偵察了。姍娜麗娃那副隨意肌吸收能量，也是你動的手腳吧？你根本沒有昏迷，也沒有失去活動的能力，對嗎？」

方舟大為凜然，這女人真是精明得驚人，歎了一口氣，往後挨在她動人的肉體上，還故意枕在她柔軟驕挺的酥胸處，點頭道：「妳全部猜對了，坦白說；妳雖可把我困在這裡，可是卻全無對付我的辦法。」

舒玉智看著他大佔自己的便宜，皺眉道：「剛才受的教訓還不可以令你收斂些嗎？」

方舟大歎倒楣，這些磁場美麗的女人，像姬慧芙、辛茜婭又或正忱靠著的這個美女，為何都像對男女兩性間的關係不感興趣的樣子！姍娜麗娃若不是給他威逼利誘，也絕不會與他發生肉體關係。

這和火鳥星以前的女人是多麼不同，她們就像只為兩性間的歡愛而生存。

想起剛才的教訓，他實猶有餘悸，只好坐爭身體，狠狠道：「妳對我這麼好，我必定有所回報的。」

舒玉智輕笑起來，兩手按在他寬闊雄偉的肩頭上，柔聲道：「不要生氣好嗎？我們先弄清楚一件事，就是我有殺死你的能力，只要我把改造人召來，憑他們聯結起來的精神力量，就可制得你動彈不得，一籌莫展，說不定還可識破你身體內所有秘密，想試試看嗎？」

方舟啞然失笑道：「當然想試哩！快召人來吧！妳或者可以殺死我。但只是或者，可是要憑這方法來識破我生命的秘密，只是癡人說夢，不信儘管試試看。」

舒玉智秀眸寒芒一閃，恨得牙癢癢地道：「你這死人！這樣和人家鬥氣，於你有什麼好處呢？」

方舟掙脫她的玉手，轉過身學她般跪了起來，看著她能迷死任何男人的嬌姿，微笑道：「來！讓我們先交配，再談其它條件。」

以舒玉智的修養，在他那藏著無比異力的眼睛注視下，仍禁不住意亂情迷，芳心一亂下，嬌軀已給對方摟個結實，動人的感覺潮水般湧來，衝擊著她的身心。

方舟大喜，送出思感能，同時往她香唇吻去。

※※※

姍娜麗娃一直在苦候著方舟的指示。

舒玉智雖猜到方舟在她身上動了手腳，但仍沒有猜到方舟把能量注入了她的隨意肌心臟去，能量又像血液般在隨意肌裡運行著。

導彈雖發射得一枚不剩，但近距離的物質激光、遠距離的脈衝質子集束和肌內所有裝備全部恢復了運作的能力。

她再次成為了威力無匹的隨意戰士。

現在「寶貝」的偵察系統已測不破她在隨意肌內的狀況，使她生出安全的感覺。

就在這時，方舟的聲音在她心內響起道：「小甜心！快動手！」

姍娜麗娃同時感到一直壓制著她的重力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喜下隨意肌內的偵察系統在剎那間掃瞄了四周的環境，經過辨認、分析和把握的程序後，反物質激光烈射在左旁由百多層不同合成金屬造成的厚夾壁上。

反偵察系統同一時間把「寶貝」監視著她的觀察器破壞。

厚夾壁不斷分解。

姍娜麗娃調整著反物質光的範圍，一個可容人穿過的圓形凹位不斷深陷進去。不一會現出了一個小洞來，仍不斷擴大著。

就在這要命的時刻，重力再壓體而來，四道癱瘓性的集束，從四角激射而來，刺在她的隨意肌處。

姍娜麗娃慘哼一聲，掉往三米下的地上去。

※※※

姬慧芙芳心忐忑的隨沙瑩來到基地的空曠處，朝著一組戰車走去。

四周的戰士舉手敬禮。

沙瑩橫了他眼道：「這麼緊張幹什麼，和我上床是那麼可怕的嗎？誰不知道我是最溫柔多情的改造人。」

姬慧芙的隨意肌臉孔紅了起來，敷衍地點了點頭。

沙瑩得意地嬌笑，一手挽著她臂彎，半邊身子挨著她輕輕道：「放心吧！我只是要人陪我到實驗室去見小姐，助她對付方舟罷了！」

姬慧芙大喜過望，暗歎竟有這美妙的運道降臨。

沙瑩身上的傳話器響了起來道：「沙瑩大將！請立即到『罪惡號』的智能心臟來，我們找到出現問題的地方了。」

姬慧芙恨得差點想把那說話的人殺死，降到眼前的幸運忽又飛走了。

## 第五章 大鬥魔窟

方舟吮吸著舒玉智撩人的香舌，能量一重又一重地送入她的神經裡，生命磁場與她的合而為一，生出最令人心顫神迷的變化。

舒玉智劇烈震抖著，嬌體發軟。

他的思感以比光速更高的速度，剎那間潛入了「寶貝」的核心去，把它珍貴的資料掃瞄和複製，在記憶區化為新的細胞。

他一心多用，腦神經以超乎任何人想像的高速運作著。

一雙手趁機肆無忌憚在對方豐滿的肉體不規矩起來。

正深慶得計時。

耀目的強光在兩人間爆起。

方舟猝不及防下，慘叫一聲，整個人給拋了起來，重重掉到十多米外的地面，恰是懸空台的邊沿處，一時再爬不起來。

舒玉智飄了起來，一對美目殺氣大盛，玉容回復平靜，冷冷看著方舟，道：「寶貝！你沒有事吧！」

寶貝的聲音響起道：「我不知道，剛才方舟的能量癱瘓了我的能量中心，割斷了我和母親妳的連繫，所以我並不知道他曾做過什麼破壞，現在我所有運作全改由自動系統操作。」

舒玉智俏臉泛起了一層寒光，下令道：「立即作自我檢視，然後恢復對實驗室的全面控制，才向我報告。」

寶貝領命進行。

舒玉智落到平台地面，緩緩往方舟移去，冷冷道：「方舟，這是你自找，不要怪我舒玉智辣手無情！」

方舟應聲爬了起來，焦急地搖手道：「可人兒請聽我幾句話。」

舒玉智想不到他中了自己能鎖牢他神經的激流後，仍可活動自如，吃了一驚，牢牢瞪著他。

方舟信心大增，他剛從寶貝處得到有關武器的資料，所以才能這麼快回復過

他現在已清楚舒玉智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改造人。

最主要的改造就是她的神經系統。

在某一個程度上，她的神經結構有點跟他類似，能量也是來自天上的太陽。

太陽能經由她的大腦皮層吸收，再注入她分佈全身的神經線去，而她腦內的思考中心，可把能量隨意轉換成各種可怕的攻擊能量，由身體任何部位發射出來，克敵取勝。只是這個發現，已使方舟歡欣若狂，因為他不但吸收能量的方法比她更有效，儲藏的能量也比她多上十多倍。所以只要能掌握她轉換能量的秘密，他便可以如法施為，把她壓伏。

最惱人的是他只複製了寶貝內四分之一的資料，而其中並不包括這最重要的秘密，就給舒玉智把他差點擊昏了。

舒玉智身體的感官全被強化了，卻不是改造人那種方式，而是一種能量的強化。在一般的情況下，她絕不會動情。但方舟卻是她這方面的剋星，只是磁場的接觸，已可使她生出欲仙欲死的滋味。而方舟體內龐大的太陽能，也能刺激她體內同類型的能量，使她難以自持，重新嘗到男女纏綿的感覺，一時芳心失守，著了方舟的道兒。

她心裡明白自己是有點愛上方舟了。

所以她才這麼憤恨，拋開一切，希望趁自己仍可下手之前，殺死方舟，再研究他的秘密。

但方舟忽然回醒過來，還對她從容說話，又使她猶豫起來，不知怎麼辦才好。方舟向她走來。

舒玉智失常地尖叫道：「不要動！」

※※※

姍娜麗娃的護罩亮了起來，封擋著強大的集束，同時努力往上升。

「啪」的一聲，破開了的小洞口四周早先被反物質激光弄薄了的部分受不住激光的沖激，碎裂開來，重力流溢出去。

壓力劇減下，姍娜麗娃差點彈上了室頂，忙降下來，發動空間轉移器，「颼」的一聲，來到了洞外的圓形通道裡。

這是超級電腦寶貝龐大身體的內部，圓形管子左邊通往舒玉智那大殿去，右端通往人性實驗室的其它區域，姍娜麗娃不敢遲疑，往右端全速飛去。

※※※

姬慧芙隨著沙瑩，來到「罪惡號」命名為「怨男」的智能系統的核心處。

基地內的八名改造戰士和十多個科研人員全集中到這寬廣的密室裡，四壁是閃著亮光凸出來的立體方格子，上下則是兩個泛著金芒的大圓圈。

姬慧芙剛才依照方舟指示，潛到這資料庫來進行了徹底的破壞。

沙瑩步進「怨男」這心臟地帶時，眾人均肅立敬禮。

她溫和地道：「發生了什麼事？」

地位最高的科研人員恭敬地道：「資料庫內所有記憶細胞全給人以激光破壞了！」

沙瑩色變道：「你能肯定嗎？」

那人答道：「絕對肯定！」

沙瑩下令道：「立即通知大亨！告訴他敵人來了這裡。」

姬慧芙一顆心直沉下去。

當巴斯基回來後，她就要無所遁形了。

※※※

方舟愕然望著舒玉智。

她猛然驚覺到自己的失態，深吸一口氣，讓情緒放鬆下來，輕輕道：「站在那裡說吧！」

方舟一擺手道：「我不說了，因為我感應到妳要殺死我這唯一能令妳動情的男人的決心。」

舒玉智冷冷道：「你真的不智，連唯一可改變我決心的機會都放過了。」

「砰」的一聲，銀芒由她體內往四方發射出，倏又回縮，再爆作一團銀芒，將她緊緊包裹起來。

方舟大感頭痛。

這銀芒究竟是怎來的呢？為何他的思感也摸不清楚其中虛實。

逃命要緊，方舟怪一叫聲，一個倒翻，躍離平台，往下遁去。

舒玉智一陣嬌笑，如影附形電疾追去，剎那間來至急速下墜的方舟後四米許處，銀芒烈閃，畫往他的背脊去。

她這次是存心殺他，自比上次要生擒他更易放手施為。

※※※

巴斯基肅立在樂園二號基地內情報局的大堂中心，冷冷看著正門處。

兩旁是一百八十二個改造戰士，包括摩亞和丹尼桑這對左右手在內。

改造戰士仍以男性佔絕大多數，其中有三十五個是女性，方舟來時途遇的歌情亦在其中。

除了留駐荒星的二十四名改造戰士和被派出去負責不同任務的三十六人，所有巴斯基的改造手下全集中到這裡來了，可知巴斯基是如何重視這個漏網的隨意戰士。

一位身穿能抵禦激光的甲冑的大將，手捧頭盔，大步踏了進來，到了巴斯基面前下跪致敬道：「所有秘黨全部落網，請大亨指示下一步行動。」

這大將是改造人外最高級的戰士，是唯一非改造大將，名字叫勒汗，本身原是一股窮凶極惡的太空海盜的首領，被聯軍追捕得急了，又開罪了太空海盜裡的女皇黑蜂后，走投無路下，領著五千名手下投靠巴斯基。

這批海盜戰鬥力極強，在巴斯基的軍團裡僅次於改造戰士，編成了第一戰鬥師，由巴斯基直接指揮，屬親兵團裡一個戰鬥單位，平時駐紮在樂園一號星，這次被調了來負責搜捕秘黨的任務。

巴斯基淡淡道：「全部處決！」

勒汗應命起立。

摩亞訝然道：「大亨！為何不把他們送到人性實驗室作試驗品？」

巴斯基冷冷道：「我不想給直政有任何反對的機會，哼！我要他知道誰才是這裡真正的主人。」

丹尼桑忍不住道：「這事顯然有小姐站在背後支持，大亨這麼做，不怕小姐不高興嗎？」

巴斯基雙目閃過複雜的神色，沉吟半晌後道：「小姐有了方舟，其他一切都不會放在心上。勒汗！處決立即進行！」

勒汗領命而去！

摩亞移到巴斯基旁，低聲說了幾句話。

巴斯基把剛要步出門外的勒汗喝止住，道：「留下那辛茜婭和丁楊，我要見見他們。」

勒汗答應一聲，出門去了。

不一會在八名戰士押解下，紅瑤來到大堂裡。

當她看到有若一座崇山般矗立眼前的巴斯基和兩旁的一百多個改造戰士，雙膝一軟，跪倒地上，嚇得說不出話來。

所有人的眼光全集中到她豐滿和充滿生命力的動人肉體上。

巴斯基眼露奇光，上下打量了她好一會後，出其地溫和道：「給我站起來！」

紅瑤勉力站了起來，嬌軀仍不住抖顫。

在罪惡樂園，巴斯基是高不可攀的權力代表，何況她想也未想過可一下子見到這麼多可怕的改造人。

巴斯基柔聲道：「妳立了大功，為什麼還要害怕。誰不知道我巴斯基是賞罰分明的人。」

紅瑤見他神態友善，感覺好過了些，挺起酥胸，向巴斯基拋了個媚眼。

巴斯基微微一笑道：「妳有什麼要求？」

紅瑤很想說我想離開你這鬼星系，但知道若說出來，恐怕會立即被送往人性實驗室作試驗品，暗歎一口氣，垂頭道：「我希望能作大亨的親兵。」

巴斯基點頭道：「好吧！由現在開始，就隨在我身邊吧！」

紅瑤呆了一呆，咀嚼著他這最後一句話的真正含義，只望不是要陪他睡覺就謝天謝地了。

步履聲起。

她扭頭望去，剛好與丁楊帶著深刻厭惡和仇恨的眼神相遇，心中一虛，忙轉過頭來垂下了俏臉；心中不由想起另一個被她出賣了的方舟。

眾改造人看到丁楊身旁的辛茜婭，眼睛都亮了起來。

丁楊和辛茜婭在另八名戰士押解下，臉色蒼白如死人，眼中閃著恐懼的光芒，不由自主地在巴斯基前跪了下來。

巴斯基一對銳目閃過殘忍冷酷的神色，暴喝道：「你倆可知道背叛我的後果！」

兩人默然不語，死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這肉在砧板上的時刻，實犯不著和巴斯基抬槓。

另一改造人獰笑道：「你們聽不到大亨在問你們嗎？」

還是辛茜婭有種，猛地抬起頭來道：「我們無話可說，任憑大亨處置！」

巴斯基仰天一陣狂笑，點頭道：「好！我便讓你們多活一會，待看了方舟的遭遇，才對付你們。」

轉頭向摩亞道：「你對這女人有沒有興趣！」

摩亞尚未回答，辛茜婭駭然尖叫道：「不！」

眾改造人都大笑起來，對她的惶恐感到有趣。

傳聲器恰在此時響起道：「緊急傳訊，沙瑩大將要立即和大亨對話。」

眾人均感愕然，難道荒星出了事？

※※※

姍娜麗娃在管道迅急飛掠，兩手平伸，反物質光束彙集成流，刺在盡端合成金屬門上。

金屬門迅速溶解下，姍娜麗娃護罩亮了起來，衝了出去。

外面是個奇異的半圓形空間，滿佈不知名和形狀各異的儀器，與出口相對的一邊共分八層，每層均被透明幕牆封著，裡面有無數的人員忙碌地工作。

警鐘大鳴！

姍娜麗娃暗叫不好，知道因自己沒有適當的身份晶片，立即被實驗室無處不在的偵察系統辨別出來。

十多道激光分由這半圓形空間的各個角落射來。

姍娜麗娃猛一咬牙，發動了空間轉移器的自動閃避系統，左閃右躲，反物質激光朝中間一層的透明幕牆刺去。

她必須盡快找到方舟，然後試試可否逃出這可怕的地方。

※※※

方舟倏地橫移，避過了舒玉智的攻擊，大笑道：「美人兒啊！為何對我這麼辣手無情呢？」

舒玉智在銀芒團裡現身出來，嬌笑道：「因為人家愛得你發狂，恨不得把你吃了哩！」

方舟再閃過她另一道攻擊，落到一條直徑達八米的巨型連接眼球和視網膜的神經線上，哈哈笑道：「吃也有很多種吃法，讓我教妳這小乖乖那最美妙的一種吧。」

舒玉智凝定半空，冷哼道：「死到臨頭還要嚼舌根佔我便宜？」

銀芒忽然擴大，把方舟包捲其中，那曾使方舟失手被擒的能量網，層層疊疊緊裡著他。

豈知方舟竟得意洋洋道：「失陪了！」

忽然沉入了神經線裡，溶沒不見。

舒玉智看呆了眼。

他怎能做到這根本沒有可能的事。

這些模擬視覺神經造出來的管道，是由這星系內開採出來幾種稀有金屬配製而成，專實輸送能量到眸瞳，積蓄滿龐大的能量後，再由瞳仁發射出去，可摧毀任何不懷好意的敵船，比一般合成金屬造成的夾層護牆更堅固，就算方舟有最厲害的激光刀，也要費一番功夫才可破開一道缺口，哪知這小子竟像沒在溶液裡般輕易便溜了進去，怎不令她大吃一驚。

能量網收了回來，舒玉智落到方舟立身處，芳心大亂，因為方舟忽然在她的思感神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使她完全摸不到他的位置。

警鐘在這時響了起。

寶貝的聲音響起道：「完成了自我檢查程序，資料庫約有四分之一資料被破壞了，請指示下一步行動。」

舒玉智恨得差點咬碎銀牙，嬌叱道：「立即和我一起搜捕方舟！」

寶貝道：「姍娜麗娃逃了出來，正在一號實驗室與我們的戰士激戰。」

舒玉智回復冷靜，下令道：「姍娜麗娃由胡勒和他的人應付，我們的目標是方舟。」

胡勒是長駐實驗室的八個改造戰士的頭頭，是與林馬同級的改造戰士。

寶貝一聲遵命，能量與舒玉智結合起來。

方舟的位置再次出現在舒玉智的思感神經上，正迅速往一號實驗室移去。

舒玉智叫了聲不好，迅速後退，沒進了視網膜上一個適時現出的洞裡去。

※※※

姍娜麗娃此刻正在生死存亡危急關頭。

一號實驗室的第五層變成了凌亂的戰場。

工作人員倉皇由各出口溜了出去，代之而來是數不清穿上全身護甲的戰士，他們的武器都以激光刀為主，奮不顧身往姍娜麗娃攻來，一時激光飛射，護盾和護罩的強芒不斷亮起，廣闊的樓層間內所有儀器、控制台、實驗物、化學劑全部遭殃，被激光破成碎粉和分解作空氣微子。

姍娜麗娃連擋五道激光，刺破了敵人一個護罩，在對方護甲碎裂當場慘死後，畫破了天花板，升上了第六層去。

一圈紅芒迎面印來。

「轟」的一聲，姍娜麗娃給可怕的衝力撞得倒飛開去，背脊撞到幕牆才滑了下來，若非有隨意肌護體，只是這一下就可讓她全身骨肉碎裂，不過也夠她受的了，眼冒金星，一時不知身處何方。

眼前人影閃動，四名改造人朝她掠至，每人手上發出一道紅芒，到了層間中心匯成另一圈紅芒，向她發動第二輪強攻。

姍娜麗娃心道難怪如此厲害，原來是四個改造戰士聯手施威。正要舉盾護體，同時以攻制攻，射出反物質光束時，腦神經驀地一陣劇痛，全身發軟，再不聽她的指示。

「砰！」

能量芒圈直擊身上。

隨意罩爆起一蓬強芒，勉強抵住敵人強大的攻勢。

若大的衝力帶得姍娜麗娃再次撞到後面的透明幕牆去，幕牆哪受得起這種狂暴的能量流，立即粉碎。

姍娜麗娃慘叫一聲，給拋出牆外的空間，斷線風箏似的朝上掉去。

四名改造戰士閃電追躡而來，往她追去。

眾人知道她一時再無還擊之力，各自發出能量束向她攻去，絲毫不予她喘息之機，姍娜麗娃心叫完了，她的腦波亂成一片，根本不能指揮隨意肌的運作，連啟開自動系統亦有所不能，更何況剛才護罩損耗甚巨，尚未回復最低的水平，如何可抵擋敵人呢？

眼看沒命，忽地身體一輕，竟來到了方舟有力的懷抱裡，腦際同時回復清明，隨意肌澎湃著強大的能量。

方舟以鬼魅般的速度在敵人的攻擊下左閃右移，還湊在她耳旁道：「小甜心！快讓我看看妳的真樣兒！」

姍娜麗娃甜得心底可滲出蜜糖來，肌隨念轉，立即變回那副嬌艷迷人的模樣和玲瓏浮凸的身段，那身裝束則化為銀色的太空衣。

這正是隨意肌被名為隨意的理由，可厚可薄，千變萬化。

方舟歡呼一聲，倏地退後，抱著姍娜麗娃沒進背後堅硬的壁上，那圈緊追而來的紅芒印在他沒入處，衝開了一個大缺口，可是方舟和姍娜麗娃早已無影無蹤了。四名改造人瞠目結舌看著那缺口，差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難道兩人竟變成了等若沒有實體的微子，否則怎能穿牆越壁。

※※※

方舟和姍娜麗娃的確變成了微子，那是一種空間的能量轉移和重組。他先以思感選出能量轉移的位置，例如視覺神經內的空間，又或現在壁內寶貝體內的能量輸送管道，然後以能量把自己和姍娜麗娃分解成以億計能在分子內那微空間穿行的微子單位，以光速穿越，到了那選定的位置後再重組起來，變回「方舟」和「姍娜麗娃」，這似是輕鬆容易，其實卻牽涉到複雜無比的程序和龐大的能量。

除非是有力場封閉的阻隔，這巧妙的方法確能令他穿牆越壁。

這奇技他還是剛由寶貝的資料庫中領悟來的，那是其中有關人體物質組成的方式，有了這認識後，他才可以進行分解和重組的程序。

在某一程度上，他把自己和姍娜麗娃變成了接近思感能的能量體，這種改變物質形態的方式，一直是人類追求的夢想。

古代的煉金術，便是希望通過物質的改變，將凡鐵變成寶貴的黃金。

方舟此時抱著姍娜麗娃，在管道裡迅速奔行，當再次施展秘法，由管道「溶入」了另一個米見方四壁儘是充滿電子儀板的空間後，方舟擁著姍娜麗娃，落到密封空間的「地板」上，鬆了一口氣道：「暫時安全了！」

姍娜麗娃一聲歡呼，摟緊了他，又懷疑地道：「寶貝不知我們到了它身體這裡嗎？」

方舟道：「只要我們不移動，寶貝便偵察不到我們的存在，因為我的思感能截斷它的探測波。」

姍娜麗娃用盡氣力深情看著他的眼睛，柔情似水地道：「它不是可憑我們消失的位置，探悉我們是在附近嗎？」

方舟笑道：「附近在這麼多地方，他們要逐一搜查將要費很多功夫，所以暫時我們是安全的，唉！可惜這方法並不能穿過實驗室最外層的保護牆。來！先親個嘴。」

姍娜麗娃毫不猶豫獻上香吻，纏綿了一會後，姍娜麗娃臉紅耳赤地離開了他的嘴唇，喘著氣道：「方舟啊！快點想辦法離開吧！若主席落在巴斯基的手上就糟了。」

方舟大感頭痛道：「只是那舒玉智我打她不過，何況還有巴斯基和那麼多厲害的改造人。」

姍娜麗娃撒嬌道：「你一定有辦法的。」

方舟道：「辦法一，就是破壞這個大頭顱外層的保護牆，不過舒玉智這麼精明，一定想得到我們此一著，所以……」

姍娜麗娃頹然道：「就算她猜不到，也是行不通的，因為力牆的控制中心，就是實驗室的能源中心必定有同級的力牆保護著，根本無法進入，你怕也沒有方法截斷那龐大的能量流。」

方舟同意地點頭，忽然兩眼亮了起來，一把將她抱緊了叫起來道：「我想到方法了……」

## 第六章 逃出生天

「報告大將！人性實驗室進入了緊急狀態！重複一次……」

在基地指揮中心內的沙瑩色變道：「難道方舟竟逃了出來？」

她的改造人副手約言逸信道：「我們要不要派人赴援？」

沙瑩搖頭道：「小姐應有足夠的能力應付任何情況，何況還有胡勒等八人和過千精銳的戰士，實驗室又可密封起來，我們還是管這裡的事吧！」

伸手搭在正坐於控制台處的姬慧芙道：「通知大亨！具看他什麼時候到達？」

姬慧芙既擔心方舟和姍娜麗娃，又可憐自己的處境，心中苦笑下發出電訊。

她下了決定，待會只要把握到時機，便不擇手段地行刺巴斯基。

情願轟烈戰死，也絕不肯讓自己的清白之軀落到巴斯基手上。

在她悠長的一生中，還是初次陷身如此絕望的境地。

※※※

舒玉智俏立在她的大殿內，皺眉道：「有什麼發現？」

胡勒的聲音由對話器傳過來道：「這火鳥星人的確神通廣大，連氣味分子都沒有半個留下來，我們會繼續搜索的了。」

沉寂頃刻後，寶貝聲音響起道：「母親！我找到他們的位置了，他們移動得很緩慢，正登上我大腦皮層的視覺區去。」

舒玉智愕然道：「他們到那裡幹什麼？」

他當然知道寶貝沒有答案，下令道：「胡勒聽令，立即把整個大腦皮層封鎖，我要親自去對付他們。」

話尚未完，早沒入殿頂裡。

※※※

方舟和姍娜麗娃手牽著手，破開一道門，衝入了一個廣闊的空間裡。

人腦主要作用區可以分為三個部份，就是前腦、中腦和後腦。

前腦包括大腦的兩邊半球及下方的丘腦和下丘腦。

後腦指的是延髓和小腦。

中腦主要是負責人類的視覺。

三個部分成了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

大腦皮層是遮蓋著大腦半球的灰質迴旋狀物質表層，專責協調及各種高級的神經活動功能。不同的區域，負責不同的任務。

其中的視覺區，正是眼睛的控制中心。

舒玉智這座人性實驗室，實在是史無先例的偉大創舉，模仿人腦建成，本身便是一個超級電腦，擁有人腦的所有功能，而不止是做個樣子。

寶貝代表了舒玉智研究人腦的野心。

每當實驗室有了新的發現，她便以之改善寶貝的構造。

當有一天寶貝成功地「活」了過來，擁有獨立的思考和創力，說不定將可把整個宇宙改變。

改造人只是被她利用去達至這遠大目標的工具而已！

寶貝是永遠不會背叛舒玉智的。

且在某一程度上，寶貝就是舒玉智，而舒玉智就是寶貝。

方舟的思感無時無刻不在偵察著寶貝和敵人的活動，這時知道被發現行蹤，再無顧忌叫道：「快！」

姍娜麗娃全速配合著他，倏忽間穿過圓筒形的通道，來到了佈滿無數細胞的龐大空間裡，但見電光閃射，色彩變化，情景詭異非常。

無數樹根狀的神經線由四方八面延伸過來，連結到大小不同的各組細胞去。

還有些細胞卻自由地在這夢境般的空間浮游動著。

方舟拉著姍娜麗娃急朝位於空間正中一團直徑達百米的巨型細胞組掠去，叫道：「快點！妖婦來了。」

姍娜麗娃暗忖人家不想快點嗎？不過她為今覺得有方舟在身旁，整個世界都光明起來，什麼危險都不用害怕了。

銀芒一閃，電光般由後方激射而至。

方舟哈哈一笑道：「小乖乖找情郎來了！」

把能量湧入姍娜麗娃隨意肌的能源心臟，姍娜麗娃仍未知發生什麼事時，千百道反物質能量芒由她隨意肌不同部份射了出去，像千百條靈蛇般在他們兩人身後織成一張巨傘，擋著了舒玉智的殺手。

「轟！」

光雨炸開，激彈往上下八方。

舒玉智厲叱一聲，變成一球銀芒，倏地破開傘網，往兩人激射而來！

方舟一聲長笑，重施故技。

在舒玉智眼睜睜下，兩人沒進了位於大腦皮層的視覺控制中心裡去。

舒玉智氣的俏臉發白，揚手發出一道強芒，往像無數粉團黏成一堆的視覺控制中心畫去。

「碰！」

銀芒向四方八面折射開去，化成點點光雨，部分反往舒玉智灑來，碰上她護體的銀芒，像煙花般爆閃著。

舒玉智想不到方舟竟可以送出能量，把控制中心保護得比銅牆鐵壁更牢固。

悶雷似的聲音由控制中心隱隱傳來。

舒玉智駭然失色，她這才猜到方舟打的是什麼主意，不過已太遲了！

※※※

龐大的能量由連接的千百條神經線輸入控制中心裡，接著盤旋積眾，再通過其中最粗壯的一條神經線以驚人的高速通往左眼球，再由張開的瞳仁發射出去。

方舟和姍娜麗娃兩人在加強了的護罩保護裡，剎那間給射出了人性實驗室，來到地底野原的上空，人造太陽在天上散發著金黃的光輝。

兩人一聲歡呼，全速朝罪惡號所在的基地飛去。

※※※

姬慧芙冷靜地看著巴斯基的「墮落號」從「天」而降，緩緩落在「罪惡號」之旁。

她站在沙瑩和幾個改造人之旁，列隊歡迎巴斯基的來臨。

「墮落號」尚未落到基地上，船側的四十個太空艙全張了開來，飛出無數的改造戰士和巴斯基親兵團的特種部隊，迅速抵達地面，列成十多組人，敏捷而有效率。

姬慧芙毫不驚異，全神貫注著巴斯基出現，身上導彈均蓄勢待發。

「墮落號」終於停定在「罪惡號」旁的廣闊空間處。

主艙門打了開來，巴斯基雄偉的身形一馬當先，威風凜凜地步出船外。

基地上所有戰士一起下跪致敬。

姬慧芙暗咒一聲，跪了下來。

巴斯基身後跟著紅瑤和被押解著的丁楊和辛茜婭兩人。

姬慧芙猛咬銀牙，正要發難時，方舟的聲音在她心靈內響起道：「小甜心！不要怕！我來了！」

姬慧芙又驚又喜，心叫道：「方舟啊！這裡非常危險呢！」

方舟笑道：「我看見了，不要害怕，有我保護妳、疼妳、愛妳。唉！這是唯一的機會了，妖婦正追我和另一個小甜心，想喘一口氣也辦不到。」

姬慧芙又氣又心甜，更是拿他沒法。

基地警號適於此時長鳴起來。

巴斯基呆了一呆，似在聆聽什麼似的，然後雙目一寒，大喝道：「準備戰鬥，敵人逃出了實驗室，正往這處飛來！」

在這種情況下，便可看出巴斯基軍隊的訓練有素和高效率了。

忽然間所有人都移動起來，有的整組數百人同時升到空中，往通到此區的通道移去；其中一半落到「罪惡號」和「墮落號」上，守衛這兩艘飛船。

不過他們仍是低估了方舟的能力和令人防不勝防的策略。

隆隆聲響中，本來像一條死魚般失去了動力的「罪惡號」，所有燈光全亮了起來，設於船體的武器迅速進入戰鬥狀態。

本要飛往攔截方舟的巴斯基駭然叫道：「墮落號小心！」

話聲未完，「罪惡號」光芒閃動，百多門大口徑的死光炮、二百台導彈發射器和五百挺較小型的激光束流一起發射，目標包括在它旁邊關閉了護罩的「墮落號」、遠近的大小飛船和飛行戰車，以及所有移動著的改造戰士和特種部隊，剎那間出現的混亂，讓人駭然瞠目。情況尚不止此，本在「罪惡號」內從事修理人員沒命似的奔逃出來。當然裡面的攻擊系統亦是毫不留情。

爆炸聲響個不絕。

戰船、戰車給衝擊得似玩具般在廣闊基地翻捲打轉，爆成碎粉，天空的戰士給氣帶得像落葉般飛舞，又或分解為分子，灰飛煙滅。

「罪惡號」還噴出能癱瘓所有追蹤偵察的氣體，基地立時給陷進了漫滿墨魚汁般的黑霧裡。

誰想得到方舟有此能耐。

丁楊和辛茜婭兩人先撞在一起，接著「墮落號」劇跳了一下，把兩人由落船的扶梯拋到了池上去，跌得兩人渾身疼痛。

忽然發覺身後多了個人，姬慧芙的悅耳的聲音響起道：「我是方舟的朋友，快隨我來。」

兩人這時目不能視，辛茜婭喜道：「到哪裡去？」

旁邊紅瑤的聲音叫道：「救我！」

撲了過來，剛好拉著丁楊的手臂。

丁楊心中一軟，不忍把她揮開。

「轟！轟！轟！」

強烈的爆炸由「墮落號」的一側響起，烈焰衝天而上，狂暴的氣流把四人同時拋上天空時，姬慧芙伸手抓著丁、辛二人，帶著紅瑤，橫往「罪惡號」掠去，心中祈禱方舟這時至緊要沒把她們當作是敵人就好了。

※※※

方舟和姍娜麗娃這時正冒著槍林彈雨，衝進基地上空的黑霧裡，後方緊追著舒玉智、直政和那以胡勒為首的八名改造戰士，其他的人只能在遠方望塵興歎。

方舟的能量源源不絕輸往姍娜麗娃，再由她的隨意肌往四周發射，千百道反物質光束，真是使擋者披靡。

「砰！」

前方光雨爆閃，接著巴斯基凌空而至，眼中閃著近乎瘋狂的怨恨，他身旁還有丹尼桑、摩亞和沙瑩這最厲害的三名改造人。

一道紅芒由巴斯基胸口射出，在空中不停轉動，往方舟和姍娜麗娃捲來。

縱使在黑霧裡，在近距離下仍不能影響改造人比常人勝上百倍的視力。

方舟早領教過巴斯基的厲害，知道憑他二人若作正面交鋒，一時間絕勝不過這四個屬改造人中的絕頂高手，何況四周全是敵人，後面又有個更厲害的舒玉智，哈哈一笑，閃電下墜，橫移開去。

豈知巴斯基的紅芒像長了眼睛般，向下一捲，追了上來，射在方舟背上。

護罩差點給炸成碎粉，兩人一聲大叫，斷線風箏般往前拋去，反避過了丹尼桑等接續而至的攻擊。

巴斯基等正要乘勝追擊，眼前強光烈閃，原來「罪惡號」過半的攻擊武器，正掉轉槍頭，對準他們發動射擊。

巴斯基等怪叫連連，在激芒集束中左閃右避，運盾擋格，再難作寸進。

方舟和姍娜麗娃趁機由地上跳了起來，往「罪惡號」掠去。

方舟的思感能操控著「罪惡號」的控制中心，發出關閉所有太空艙和出入口的指令。

※※※

呼嘯聲由遠而近。

舒玉智那團銀芒以無可比擬的高速來到巴斯基旁，伸出纖手，叱道：「快！」

巴斯基趕忙握住她柔軟的玉手。

銀芒、紅芒倏地捲纏一起，擴大成一個比舒玉智那團銀芒大了近十倍金光閃爍的能量團。

緊追而至的直政和最接近的沙瑩，見狀忙投進金芒球團裡。

金芒更是壯大，把所有攻擊全擋住了。

四人齊聲大喝，化作一道長虹，往「罪惡號」投去。

※※※

方舟和姍娜麗娃這時剛搶入「罪惡號」內，後面的閘門恰恰關上。

「罪惡號」往上騰升，衝天而起。

方舟的思感能瞬眼間潛入了基地的控制塔的操控系統，把天閘打了開來。

「罪惡號」像隻脫離囚籠的巨鳥，「呼」的一聲由天閘逸往長空，不斷增速，朝外空飛去。

姬慧芙這時領著丁楊、辛茜婭和紅瑤趕到，見面下均歡欣若狂。

姍娜麗娃和姬慧芙患難與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狂呼著擁作一團。

丁楊、辛茜婭、紅瑤看到變了樣子的方舟，愕然止步，呆瞧著他。

方舟張開手來，笑道：「不認得老朋友的真面目嗎？」

丁楊和辛茜婭認得他的聲音，喜得撲了過來，互相摟抱。方舟還趁機吻了辛茜婭的臉蛋。只有紅瑤作了虧心事，尷尬立在一旁，不知所措。

方舟哪會計較，放開丁楊和辛茜婭，移到紅瑤前，一把將她摟緊道：「在惡勢力下，人曾被迫作不願意的事，沒有人會怪老闆娘的！」

紅瑤一陣感動，俏臉埋在他寬肩上，哭了起來。

忽然異響由飛船頭端的飛行控制艙傳來，眾人同時色變。

方舟一呆道：「不好！有敵人到了船上來。」

此時「罪惡號」剛脫離了這雙星系統的力場，逸進了廣闊無邊的外太空去。

## 第七章 困獸苦戰

眾人此時正在飛船貫通船身的主道正中處，歡喜之情頓化作戒備和驚懼。

姬慧芙道：「他們是誰？」

方舟茫然搖頭，道：「他們的精神力聯結起來，變得非常龐大，我無法延伸進去。」

姬慧芙駭然道：「那定是舒玉智或巴斯基來了，其他人哪會這麼厲害？」

丁楊等呆看著姬慧芙，到現在他們仍弄不清楚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是誰。

方舟呼出一口涼氣，忽又嘻嘻一笑道：「姬主席，快讓我看看妳的俏樣兒。」

辛茜婭等齊聲驚呼。

難道這個可作甜美女聲卻樣貌普通的男子，就是掌握著聯邦百多億人命運的姬慧芙。

姬慧芙沒好氣道：「方舟大哥啊！這是生死關頭，若我猜得不錯，敵人正在駕駛室內設法截斷『怨男』對飛船的控制，改以人手操控，現在樂園星系仍在肉眼可察的範圍內，他們應可把飛船駛回去的。」

眾人恍然，難怪敵人到這刻仍不來對付他們。

方舟苦笑道：「那是又要動手了，姬大姐不給我一些獎賞鼓勵嗎？」

姬慧芙皺眉道：「先別說這些，你難道不可以利用飛船內的攻擊系統對付他們嗎？」

方舟歎道：「早試過了，整個控制中心的攻擊系統都不知給他們用什麼方法癱瘓了，全無反應。」

想起舒玉智和巴斯基的厲害，姍娜麗娃猶有餘悸道：「除了動手拚個真章就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方舟一聳肩膊，瀟灑地道：「看來是這樣了。」

眼神落在姬慧芙身上，露出灼熱的渴望。

姬慧芙白了他一眼，隨意肌生出變化，現出嬌媚絕世的艷容和驕傲的身段體態，隨意肌在身體的部分化作了雪白的太空衣。

丁楊看得雙目發光。

辛茜婭和紅瑤亦射出崇慕的神色。

這個像女神般一向高高在上的領袖，竟出現在伸手可觸的近處，還和他們親切交談，怎不讓他們心神激盪。

方舟瞳孔放至最大的尺寸，肆無忌憚的在她的嬌容和胴體上巡弋，正色道：「姬主席弄錯了，我指的鼓勵是妳的香吻。」

姬慧芙俏臉飛紅，橫他一眼，大嗔道：「去你的大頭鬼。」

轉身朝船頭走去。

方舟正要跟進，辛茜婭尖叫道：「我們怎辦哩？」

方舟笑道：「你們先到船上的武備室把自己武裝起來，然後溜到宇眠室等待我們，只要飛船進入反空間的旅航，這場仗我們便贏了。」

※※※

舒玉智、巴斯基、直政和沙瑩四人正忙碌地進行他們的計畫。

他們已成功截斷了「怨男」對飛船航行大部份控制，現在剩下就是動力系統的部分，也是最艱難的環節。一個不好，會引起船毀人亡的大災難。

舒玉智這時坐在指揮中心的控制台前，凝視著眼前以百計的動力顯示儀的運作情況，不斷發出指令，指揮巴斯基等三人把一組連接著飛行儀的線路截斷時，忽急促叫道：「停手，敵人來了！」

三人由甲板下的地室跳了出來，與舒玉智齊往入口移去。

風聲響起，方舟在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陪同下，飛進控制大堂來，對著他們的巨形視野舷窗外，是深黑無盡的星空。

舒玉智等見到姬慧芙，無不大吃一驚。

巴斯基獰笑道：「原來是姬主席親臨，難怪要讓我們吃上大虧了。」

姬慧芙回復了她的清冷自若，冷冷看著舒玉智，淡然道：「舒院長原來到了這裡來與墮落大亨同流合污，怪不得一點有關妳的消息都沒有。」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不要再稱我做院長了，想起那段日子玉智便要後悔，白白浪費了那麼多的光陰。」

方舟嘻嘻一笑道：「少說廢話，不如讓我們化敵為友，吃一頓太空大餐後，互說珍重再見，才是最聰明的事。」

沙瑩「噗哧」一笑道：「原來是個呆子。」

方舟眼光落到她身上，眼睛頓時亮起來道：「改造人也有這麼美的磁場，真是世間罕見。」

巴斯基冷哼一聲道：「你才是廢話連篇，好了！究竟你是自動受縛，還是由我們把你宰了才運回去。」

舒玉智嬌笑道：「他們是希望我們愈多廢話愈好，好讓飛船增速至超光速，進入反空間極速飛航。去死吧！」

銀芒再現，以千計的芒光像蜘絲般由芒球飛出，往三人捲纏過來。

姬慧芙一聲嬌叱，兩枚反物質導彈分別往舒玉智和巴斯基電射而去。

方舟兩手探出，握著這對美女的玉手，心中泛起銷魂蝕骨的感覺，思感能卻同時延伸到兩女體內。

無可避免的正面交鋒終於開始。

爭奪的是飛船的控制權。

雙方都急著要打倒對方。

方舟等自然不能任由舒玉智他們截斷「怨男」對飛船的控制；舒玉智和巴斯基一方更不能袖手讓飛船進入反空間的飛航，因為那時他們除了躲進宇眠箱外，再無他法。

飛船這時離開了樂園星系超過一億公里的距離，不過相比之於星際間的遙闊，這仍是微不足道的短程。

方舟的能量雖然非常巨大，仍沒法像使明月號突然進入反空間極速飛航般，如法施為在這大了千倍以上的超巨型宇航艦上。

舒玉智和巴斯基同時冷哼一聲，分別掣起足球般大的銀芒球和紅芒球，把向他們激射而來的微型導彈裹著，往橫送去。

「轟轟」兩聲巨響，整艘飛船劇震起來。

銀球和紅球撞到兩旁壁上，爆起兩蓬光雨，激濺四射，一時整個控制大堂全是銀、紅交雜的芒點，儀器紛紛爆炸碎裂，導彈爆炸引起的激流，迴盪全場。

方舟和兩女三位一體，升到大堂半空中，反物質激光陽光般往敵人灑上去。

舒玉智美目奇光電閃，與巴斯基攜手斜飛而上，正面迎擊對手。

同時叫道：「你們兩人趕快去『怨男』的感應中心，切斷所有聯繫。」

方舟長笑道：「能這麼容易嗎？」

分出兩道集束，以螺旋形的轉動捲往直、沙兩人。

一般激光都是直線前射，只有當思感能強大至可駕馭光束時，才可以順著心意使激光作出千變萬化、隨心所欲的攻擊方式。

像這種螺旋式的攻勢，光束的能量更積聚和集中，讓敵人難以抵擋。

直政和沙瑩掣出護盾，正要擋格，舒玉智一聲嬌叱，份出兩團銀、紅交錯的芒光，恰好擊在方舟的激芒前端處。

兩蓬光雨彈往四方，發出悶雷似的轟鳴，主控制台分裂成碎粉，可見這些能量毀滅性的威力。

直政和沙瑩乘機由下方逸出門外。

方舟三人忙於自顧，哪還有空理會兩人，護罩擴大，與直衝上來的舒玉智和巴斯基恰撞到一塊兒。

五人同時發出慘叫。

相撞處隆然巨響，巨大的能量交擊摩擦發出太陽般的耀目光芒。

上下甲板首先遭殃，炸成了碎粉。

狂暴的氣流，把整個空的儀器、裝備、傢俬全部絞成碎粉。

五人分了開來，分向四方拋跌開去，猛撞在身後的牆壁上。

巴斯基雄偉的軀體，撞到視野舷窗處，發出爆炸般的響聲。

全船劇烈抖震起來，燈光熄滅，旋又亮起紅光，動用了後備能源。

飛船系統大部分癱瘓下來，只有飛行動力、維生系統和力場尚未受損。

塵屑瀰漫著兩層均破開了的遭劫災場。

方舟撞到後方門旁的堅壁處，滑到地上，全身疼痛欲裂，大叫道：「住手！」

舒玉智這時滾到牆角，也尖叫道：「住手！」

巴斯基不愧為最厲害的改造人，掉在地上立刻又跳了起來。狂怒道：「先殺了這火鳥星混蛋再說。」

凌空往方舟掠去。

姬慧芙勉力由牆角跳了起來，反物質光速激射往巴斯基。

巴斯基氣得差點瘋了，紅芒改向姬慧芙的集束迎上。

姍娜麗娃也發動攻擊，由另一方攻至。

巴斯基無奈退了回去，落在舒玉智旁大叫道：「小姐！先幹掉他們再說。」

舒玉智歎了一口氣道：「我已發出命令，著他們兩人轉回來了，現在這艘破船，誰都駕駛不了，是嗎？方舟！」

方舟站了起來，苦笑道：「是的！現在所有宇航儀器包括逃生系統全被我們合作愉快的破壞了，甚至想要它停下來也辦不到。」

巴斯基色變道：「這樣增速下去，我們遲早會進入反空間的極速飛航，若停不下來，豈非永遠困在反空間內。」

各人同時大驚失色。

舒玉智道：「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反應爐破壞掉，飛船自然會停來。」

姍娜麗娃尖叫道：「不！那太危險了，現在反應爐的能量已達至飽和狀態，任何試圖改變的行動，都可能會惹起毀滅性的分子連鎖爆炸，那時誰都活不了。」

巴斯基獰笑道：「我偏要試試看，總好過進入反空間那活墳墓裡。」

姬慧芙冷笑道：「你當然想飛船停下來，那你的部屬便可來救你了，我卻情願到反空間碰運氣，試試『反極理論』是否存在，總好過落到你的手上。」

所謂「反極理論」，純粹是一種假設，就是反空間航行是不會永無休止地繼續下去的。

那並不是說反空間是有止境，而是它與正空間宇宙內的黑洞有關係，當飛船在反空間內遇上真通正反空間的黑洞時，便會被吸攝進去，舒吐出來。

不過這情況從未發生過，誰也不知道是否真有這回事，以及發生時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舒玉智雙目寒光一閃道：「本小姐才沒有興趣陪妳去發瘋。」

方舟嘻嘻笑道：「不想陪也是沒法子的了，剛才試過我們誰都勝不過對方，妳想破壞動力系統，先要闖過老子這一關。」

巴斯基沉聲道：「你或者說得對，但沙瑩和直政回來後，便是兩回事了。」

姬慧芙笑道：「或者你可打倒我們，不過這艘破船也要宣告完蛋，那時就算你手下的所有飛船都出來尋你，恐怕找到你時，他們的大亨早變成尊貴的乾屍了。」

雙方唇槍舌劍，各不相讓。

一陣嬌笑由上方傳來，沙瑩和直政緩緩降下，直政還挾著昏迷了的辛茜婭。

方舟一呆道：「另外兩個人呢？」

沙瑩兩人帶著辛茜婭退到舒玉智和巴斯基旁。沙瑩笑道：「捉著一個還不夠嗎？這妮子真大膽，竟想暗算我們。」

方舟道：「妳想拿她怎樣？」

沙瑩向他飛了一個媚眼，得意地道：「當然是要來威脅你啦！還不把飛船停下來，我知道你定有方法影響反應堆裡分子的運作。」

舒玉智和巴斯基精神大振，知道是當局者迷，以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方舟也沒有可能做到，忘了方舟卻是非比常人。

舒玉智絲毫不給方舟考慮的機會，道：「現在我開始數十聲，方舟若仍不行，直政，你立即把辛茜婭殺了，絕不要猶豫！一……二……三……」

方舟和兩女對望一眼，都不知應如何處理。

辛茜婭呻吟一聲，醒了過來，立時發覺處境不妙。

巴斯基獰笑道：「方舟！這樣的美人兒，忍心看著她死在眼前嗎？」

「七……八……九……」

方舟大叫道：「好了！我就把飛船停下來，不過我要警告你，停下來後就不能再次發動，那時我們就要在這虛空漂流了。」

姍娜麗娃搖頭道：「不！飛船會繼續在沒有摩擦力的虛空恆速前進，直至到達另一個星系，被引力吸了過去。」

直政吁出一口氣道：「比起廣闊的宇宙，星體有若相隔了萬億里的微塵，我們可能一億年都不會靠近任何星系。」

舒玉智冷然道：「不要說廢話了，總比進入反空間好一點，那處可能一億個一億年都遇不上更稀有的黑洞。」

巴斯基喝道：「還不把飛船停下來！」

「轟！」

整艘飛船劇震了一下。

眾皆愕然，望往視野舷窗之外。

一艘形狀怪異無比的巨型飛船，由右側舷往他們俯衝而至。

## 第八章 調戲蜂后

來襲的飛船長達二千米，驟看過去像隻巨大的金屬黑蜂，圓筒形的船體在中間處撐出每邊各七層曲起的透明機翼，船尾節節縮少，到後延展出尖錐，在空中移動之飄忽難測，讓人一見心寒。

巴斯基和姬慧芙同時叫起來道：「是蜂后戰船！」

舒玉智色變道：「方舟，快還擊！」

蜂后戰船寒芒連閃，「罪惡號」整艘船給轟得左傾右側，有若在波濤洶湧的大海裡航行。

姍娜麗娃踉蹌撞在一邊壁上，驚叫道：「方舟快點，保護罩能迅速下降了！」

方舟苦笑道：「怨男與飛船武器系統的聯繫早完蛋了，怎麼還擊？」

眾人此時才知事態嚴重至此，若讓這惡名最著的太空海盜之后毀掉護罩後，再來幾炮，那在這船內的敵我雙方就休想有人能倖免了。

丁楊和紅瑤這時也跌跌撞撞衝了進來，茫然不知所措。直政歎了一口氣，放開了辛茜婭。

她叫了一聲，直奔入方舟懷裡。

方舟溫香軟玉抱滿懷時，飛船又再中炮傾側，那種無情的震力把所有人全拋離甲板，跌到地上。

丁楊更差點由甲板的破洞掉到下層去。

舒玉智尖叫道：「方舟，你既有減速方法，定有增速的方法。」

巴斯基色變道：「那豈非更快進入反空間裡？」

姬慧芙怒道：「蠢人！一線希望總好過立即沒命吧。」

又是連續兩次劇震，艙壁顫動不休，誰都知道再挨不下多炮。

方舟大叫道：「來，我們大家牽著手，我要借助所有人的能量才行。」

舒玉智飛撲過來，牽著他的手。

巴斯基頹然歎了一口氣，在另一邊拉起舒玉智的手，接著是沙瑩和直政。方舟這邊自然是姬慧芙和姍娜麗娃。

丁楊等三人只能在旁乾瞪眼。

敵人一輪連珠炮火後，由左舷掠過，繞了個圈，再在右舷出現，以勝利者的姿態，同速並排而進，卻沒有攻擊。

蜂后艦沿處燈光按著某一節奏和方式閃動著。

這是宇宙航行裡最慣用的燈號傳訊，特別適用於對「罪惡號」這種有強大護罩和厚重合成金屬重力壁，連聲波也透不進去的飛船。

沙瑩道：「她要我們打開通話器，保證不會攻擊。」

方舟這時正不斷接收著眾人身上輸來的精神力和能量，聞言道：「想不聽從都不行，最緊要拖延時間。」

眾人都沒有說話。

方舟接上怨男，開啟了裝在外艙的通話器。

接著一陣嬌笑在破艙內響起道：「我是黑蜂后，罪惡號內的人員，立即報上你們的身份和目的地。」

聲音低沉性感，另有一番韻昧。

舒玉智的聲音在方舟神經內響起道：「你能否由對方的通話器潛入黑蜂后的艦上，控制她船上的智能系統。」

方舟苦笑，以心靈傳話可以道：「早試過了，那系統由三百多人分工操縱著，在這種情況下，絕控制不了那系統的。」

黑蜂后的聲音再響起，這次帶了點怒氣，寒聲道：「這是最後機會，立即回答！」

龐大的能量不斷流進體內，並以螺旋式的方法緩緩結合起來。

方舟大聲道：「我們只是一群由樂園星逃出來的無名小卒，全部有六百五十二人，目的地還沒有想過，大壞蛋巴斯基的『墮落號』正追著我們來，你們最好也找地方躲躲。」

心中也覺好笑，若他把實情相告，說姬慧芙和墮落大亨正和他手牽手站在一起，保證黑蜂后死都不肯相信。

巴斯基聽他當面叫自己做大壞蛋，卻只能啞然苦忍，為之啼笑皆非。但當想到被他損毀了的「墮落號」，雙目又亮起深刻的仇恨。

姬慧芙等則為之莞爾。

方舟這人真是頑皮愛鬧。

黑蜂后倒似信了大半，因為若非由不懂控制飛船的人駕駛，怎會完全沒有還擊之力，笑道：「不管你們是用什麼方法奪得這巴斯基的皇牌船，立即給本后停下來，我要船不要人，保證可把你們送到任何想去的星系。」

眾人恍然，原來她要劫取的是這艘中看不用的破船，難怪有閒情來和他們說。

方舟引導著思感能延伸出去，剎那間潛入反應爐內，一邊加速空際物質的吸入，一邊激化爐內的微子運動。

同時叫道：「我們怎能相信妳這惡名昭著的女強盜，說不定妳把我們掃出太空外就不算數，不如……」

黑蜂后一陣嬌笑，打斷他道：「你還有得選擇嗎？再不答應，他們立即進攻，讓你們船毀人亡。」

方舟哈哈大笑道：「船毀人亡！說得真好，那時妳也劫不到船了，不如大家說再見吧！妳既不用浪費彈藥，晚上作惡夢時又少了六百五十二條冤魂來纏妳。」

黑蜂后冷喝道：「好大膽！竟敢用這種口氣和本后說話，便讓你們看看我劫船的本領。」

方舟大笑道：「妳三圍的尺碼是多少？」

說時輕輕一捏姬慧芙的手心，還狠狠盯了她酥胸兩眼，這才望往右舷的黑蜂艦。

姬慧芙差點給氣死，又拿他沒辦法。

黑蜂后呆了一呆，聲音變得寒若冰雪，咬牙切齒道：「你在發什麼瘋？」

方舟嘻嘻一笑道：「蜂后唇邊那粒美人痣很別緻哩！」

黑蜂后這次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道：「你是誰？在什麼地方見過我？」

方舟竭力保持船速不變，使反應爐的爆裂性力量逐步攀上巔峰，口上胡謅道：「這麼快就忘記了妳的舊情人嗎？不過三千多年也不算短時間了，妳耳後那另一顆小黑點，我便像在昨天才看過。」

各人雖明知他在亂說一通，好拖延時間，心中仍感佩服，換了是任何人代替了黑蜂后，聽到這番話也不會遽下殺手。

果然黑蜂后厲聲道：「你究竟是誰？」

方舟忍著笑歎道：「小寶貝真的善忘，連和妳上了百多次床的男人都忘了，聽著！我的名字叫『俄滴蘭仁』，唸咒般唸上幾次妳便會記起我曾給予過妳快樂了。」

眾人都苦忍著笑，這小子愈說愈放肆了。

連巴斯基都為之差點啞然失笑，心中不由減了幾分對方舟的惡感。

黑蜂后喃喃道：「俄滴蘭仁……俄滴蘭仁……」

方舟笑道：「小寶貝唸對了，老子就是俄滴蘭仁，亦即是你的男人了！」

姬慧芙終忍不住「噗哧」笑了起來，狠狠捏了他的大手一記。

黑蜂后怎還不明白方舟在調戲她，厲叫道：「找死！」

方舟狂笑道：「太遲了！小寶貝再見，下次再和妳上床！」

積聚的力量倏地在反應爐內爆發，船尾爆起一團太陽光般的白芒，飛船的速度以倍數遞增，剎那間達到接近光的速度。

黑蜂艦上的人只見光芒一閃，「罪惡號」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全體人員瞠目結舌，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眾人鬆開了手，都有神疲意倦的感覺。

能量的損耗太厲害了。

舒玉智臉露微笑，向仍不肯放開姬慧芙玉手的方舟道：「終讓我看到你神經內的一些秘密了。」

方舟握緊姬慧芙柔軟的纖手，不讓她掙脫，欣然道：「彼此彼此。」

巴斯基冷冷道：「還不把船停下來？」

方舟奇道：「你還有比剛才更多的能量借給我用嗎？」

巴斯基這時才想到這個問題，啞口無言。

方舟苦笑道：「不出一個小時，我們就會進入反空間內，要命的話，立即找個宇眠箱躲起來，希望醒來時，不是萬萬億億年後就好了。」

言罷拉著姬慧芙的玉手往外走去。

姍娜麗娃跟到他另一邊，挽起他的手臂。

船內無人不湧起可怖之極的感覺。

兩組敵我難份的冤家，分別佔用了船中間和船尾兩間宇眠室。

宇眠室的系統均是獨立操作，所以並沒有受到「怨男」受損的影響。

在船尾的宇眠室內，方舟助丁楊接上宇眠箱的維生系統後，到了紅瑤的宇眠箱旁，為她檢查是否一切安當。

紅瑤輕輕道：「你真的不怪我嗎？」

方舟伸手在她臉蛋扭了一把，笑道：「怎會呢？好好睡一覺吧！在我心中，妳永遠是那風情萬種的老闆娘。」

紅瑤閉上艷眸，湧起兩滴恐懼的熱淚，顫聲道：「方舟！我很害怕，可能永遠都醒不過來了。」

方舟聽著飛船不斷加速的尖銳嘯聲，感受著船身波浪般的抖顫，微笑道：「放心好了！我以人格擔保這事絕不會發生。」

紅瑤看他說得蠻有把握，燃起一線希望，驚喜道：「若你能使我重回到這世界來，我願為你做任何事。」

方舟俯下頭去，在她唇上吻了一口，低聲道：「切勿忘了，醒來後，妳至少要和我上一次床，現在妳的磁場美多了。」

笑著來到正為辛茜婭的宇眠箱作最後檢視的姍娜麗娃和姬慧芙旁，向辛茜婭道：「我的歌后，害怕嗎？」

辛茜婭白他一眼道：「睡覺有什麼好怕的，醒不過來就視作倒楣算了。」

姍娜麗娃往後挨入他懷裡，用臉蛋摩擦著他的臉頰，默然無語。

姬慧芙平靜地道：「沒有時間了，飛船隨時會達到光速，快進宇眠箱吧！」

方舟一把將姍娜麗娃抱了起來，痛吻她香唇。

姍娜麗娃用盡氣力摟著他的脖子，忘情地熱烈反應者，抵死纏綿，直至被方舟放進宇眠箱內，才分了開來。

方舟為她弄妥一切後，來到早躺進箱內的姬慧芙旁，深情地看著她美勝天仙的動人玉容。

姬慧芙默默回望著他，眼神熾熱。

兩人都感到生離死別，黯然魂銷的情緒。

方舟輕輕道：「我們可能就此永別，可以讓我吻妳一口嗎？」

姬慧芙一聲嬌吟，舉手把他勾了下去，獻上櫻唇。

無可比擬的感覺在兩人間激盪著。

四千多年了，這美麗的女領袖還是首次嘗到這闊別已久的誘人感覺。

方舟依依不捨地離開她的香唇，微笑道：「我的主席，妳情動了！」

姬慧芙含羞道：「是又怎樣呢？若非知道醒來的可能性低至令人心寒，人家定不會這麼放縱自己的。」

方舟尷尬地道：「對不起！我剛才只是順口和妳說笑，其實我是有方法令飛船由反空間回到正空間來的。」

姬慧芙立時臉紅過耳，窘得無地自容，大嗔道：「你這混帳、壞蛋、騙子、死鬼，竟哄得人家的獻吻。」

警鐘大鳴。

飛船劇烈地抖顫起來，使人心驚肉跳。

宇眠箱蓋開始合攏起來。

姬慧芙吃了一驚，正要催他進入旁邊的宇眠箱裡，豈知方舟竟閃了進來，重重壓在她動人的肉體上，笑道：「我來索報酬了，」

箱蓋在他背上合攏起來，隔絕了所有聲音，但那種愈趨劇烈的震盪卻是無處迴避。

姬慧芙嚶嚀一聲，毫無抗力地任這傢伙與自己作著最繁密的接觸，顫聲道：「你不是要在這裡行兇吧？」

方舟再吻了她香唇，嘻嘻一笑道：「沒有主席的命令，我怎敢和妳交配，妳不是說過強姦是罪行嗎？而且妳也應好好睡一覺了，醒來時，別忘了妳曾對我動過真情呢！」

姬慧芙氣道：「那只是見你就要死掉，樣子怪可憐的，就當是做好心哄哄你罷了，怎可以認真呢？」

方舟笑道：「那為何妳現在身體的分泌多了這麼多，磁場又亮了起來，發出前所未有的奇異光線，偉大英明的領袖請解釋一下。」

姬慧芙羞不可抑，狠狠一口咬在他肩頭上。

方舟號叫一聲，俯頭找她的小嘴道：「忍心就咬掉我使壞的舌頭吧！」

姬慧芙整張玉臉燙了起來，叫道：「不要胡鬧了，你把這條破船送到什麼地方去？」

方舟清醒過來，苦笑道：「我根本控制不了她的航道，目的地只能聽天由命了，而且沒有一千個地球時，恐怕仍不能把她從反空間弄出來，因為我必須利用正空間最接近的恆星，才有足夠能量辦到這點。」

姬慧芙道：「我明白了，因為照目前的航道，較接近的星系要在一千光年外的距離才能遇上，但你真能由反空間吸取在正空間內的太陽能量嗎？」

方舟道：「一定可以，正反空間就像手掌的正反兩面，根本是同一樣東西，只要相連我就可以辦到。」這方法他還是由藍菌處領悟回來的。

驀地飛船完全靜止下來。

死亡般的虛無和寂靜。

又似若飄遙雲端。

姬慧芙眼皮垂下，宇眠箱的系統接管了她身體和神經的操作，沉睡過去。

方舟看著她女神般沉睡般的秀色，心中湧起汪洋大海般的愛意。

※※※

素女星系的總督府辦公室大樓裡，總督尤歷准將和雷坡武及白樹三人在密室內就最新的消息商議。

天際處虛懸著兩艘「母艦級」飛船，那就是他們兩人的座駕艦，分別被命名為「飛鷹」和「飛鷲」，以作保護最高領袖姬慧芙的神鳥。

另外還有二十八艘「巡洋艦級」飛船，體積較小，可是非常靈活，戰鬥力不可輕視。

這是他們在短短一個月內所能結集的最大力量了。

姬慧芙留落在天星系的親兵團，一師特種部隊全體二萬精銳，到了這裡來與他們的總指揮雷坡武會合，使他們巡洋艦級的飛船由原本的二十艘，驟增至目前的數目。

更帶來了使他們既迷惑又興奮的消息。

白樹文秀的臉容露出難以相信的神色，皺眉道：「這事真是奇怪，這麼看來，愛神根本沒有被祝絲蒂和卡爾夫南控制，還把假扮主席的人和白禮池那壞蛋科學家殲滅了。真棒！愛神竟懂得施用狡計把所有人迫離領袖一號，然後像自有主張般飛走了。」

雷坡武道：「不要騙自己了，你和我都知道那是沒有可能的，祝絲蒂肯定擁有領袖的晶片，配上未來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沒理由控制不了愛神，所以其中定有一些我們不能明白的環節。唉！真讓人頭痛。」

總督尤歷沉聲道：「那是否姬主席真的遇害了呢？」

這兩位對姬慧芙忠心耿耿，一文一武的大員齊現出黯然之色，答案不言可知。白樹沉吟頃刻，望向雷坡武道：「艾妮仍留在船上，會否是她弄的手腳呢？」

旋又搖頭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艾妮有多少斤兩，他們都是心知肚明。

雷坡武的臉色凝重起來，低聲道：「為何祝絲蒂到現在仍不趁機公佈主席的死訊？那她豈非就可名正言順由副主席升上主席的寶座嗎？」

白樹劇震了一下，失聲叫道：「我明白了！她是先要來對付我們。」

其他兩人立時色變，體會到他這判斷的含意。

假若祝絲蒂貿然宣佈姬慧芙死了，他們定會不惜一切去揭發和反對她。

換了別人，她大可置之不理。

但白樹和雷坡武是姬慧芙的親信，在聯邦軍、政界有龐大的影響力，在聯邦公民中更是聲譽如日中天，只稍次於姬慧芙。他們說出來的話，誰都要先相信了一半。在這種情況下，聯邦議會定有人提出立即舉行大選，那時祝絲蒂是否仍能勝出，實在是未知之數。

而更使她頭痛的是：怎能告訴別人是「愛神」謀殺了姬慧芙，再自行駕領袖一號逃走了呢？

在這情況下，她唯一可仗恃的，就是憑佔盡勢的武力，先把他們盡數殲滅，那麼宣佈姬慧芙的死亡時，所會遇到的阻力會小得多了。

說不定她和總司令狄平上將的戰船隊，已在來此途中了。

雷坡武道：「你和核心委員會各成員聯絡得怎樣了。」

聯邦在仰馬星之役後，剩下了十八艘主力艦級的飛船，裝備和性能當然以姬慧芙的領袖一號居首，然後輪到祝絲蒂的領袖二號。

其它十六艘這級數的飛船，有十艘是分由核心委員會的祝絲蒂和狄平以外的十名成員擁有，所以若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多一個人便可在實力上增加了一艘威力強大的戰船，那形勢便會大為改觀。所以雷坡武才這麼緊張。

餘下的六艘主力艦級飛船，一艘是狄平的座駕「司令號」，其它五艘則是聯邦國五大集成軍團眾主將的旗艦。

這些軍團分駐在聯邦邊遠殖民星的區域，以應付黑獄人的侵略。

雖說狄平是他們頂頭上司，但軍團的移動必須得姬慧芙點頭才行，狄平只負上指揮之實，所以現在反不擔心這五大集成軍團的問題。

在這情況下更突出了爭取核心委員會其他成員支持的重要性。

白樹臉上露出奇怪的神色，道：「我第一個找的是夫院長，奇怪的是她並沒有回研究院去，她的『院長號』仍停泊在地球喜馬拉雅山的地上，據她的副將說：有好一段日子收不到她任何指示和消息了，時間剛好從諾歷在殞石區遇難開始。」

尤歷道：「其中會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沒有人能提供答案。

雷坡武不欲想破腦袋，追問道：「其他人呢？」

白樹有點興奮道：「除了能源部部長歷奇和總務可古魯夫這兩個祝絲蒂的親信外，其他人全給我聯絡上，起始時都是半信半疑，但『愛神事件』後，他們都變得傾向我們這一方，可是你也知政客是多麼懂得看風轉舵的，有起事來，除了情報局局長依莉茜亞、內務卿布芍玲和交通司德里妮這三個主席的好朋友兼下屬外，其他人恐怕只會採觀望態度，幫不上多少忙。」

雷坡武深吸一口氣道：「假設祝絲蒂和狄平的船隊已在來此途中，那就什麼人都幫不上忙了。」

尤歷不解道：「核心委員的十二位大臣均有特權能直接和主席對話，知道了『愛神事件』，不會去尋真相嗎？」

白樹苦笑道：「祝絲蒂早通知了他們主席的死訊，但暫時全體同意壓著這消息不外放，要到兩個月後地球議會開會時才公佈，以免引起整個聯邦的恐慌和動亂，又或野心家如墮落大亨的異動。祝絲蒂比任何人都狡猾，藉著這種曖昧的形勢，正默默地接收著主席的權力。這也是其他大臣在沒有確鑿證據前，不敢正式和她鬧翻的原因。我們的處境並不樂觀呢，」

三人都感頹然倦累，這個多月內，心情沒有好上一天半日。

雷坡武歎道：「假若他們將我們殺得一個不剩，又把素女星整個摧毀，再扮作是黑獄人的大報復，即使我們有獨立的司法體系，亦莫奈她何。若我們分散逃亡，則更易給她逐個擊破，那時她在卡爾夫南支持下，索性發動政變，在這人人珍惜生命的今天，只要擁有足夠武力，誰都會敢怒不敢言。生命無限地延長，人類的勇氣卻不知到哪裡去了。」

警號響起。

傳訊器傳來緊張的聲音道：「緊急報告！有不明飛物體正在西緯三億里外全速飛來。」

三人呆了一呆。

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 第九章 星空迷航

「罪惡號」宇眠室的自動系統運作起來，儀器板上的曲線表示睡在宇眠箱人的人體溫逐漸升高，體內停頓了的新陳代謝緩緩復現，顯示著呼吸的橫隔膜由完全停頓至開始上下移動起來。

宇眠箱內的調節器，協助著恢復神經細胞的活動。

自動注射器把適當的刺激電化流送入他們凝固了的血液、神經線和肌肉裡。

心跳由無到有，有力地跳躍著。

箱蓋緩緩張開。

姬慧芙最先張開眼來，最先想到的竟是方舟。

那傢伙不是鑽進箱來大佔自己便宜嗎？

接著清醒過來，湧起莫名的恐懼。

究竟睡了多久呢？

那可能是一萬年、一百萬年又或一億年。

假若宇宙真有盡頭，說不定她已到達了那裡。

連接她的宇眠系統自動鬆開束縛。

姬慧芙嬌吟一聲，由箱底的力能墊坐了起來。

宇眠室的其它宇眠箱也陸續張了開來，呼吸和呻吟聲此起彼落。

姬慧芙忍不住輕呼道：「方舟！」

姍娜麗娃從她的宇眠箱爬了起來，與她四目交投，雙方均看出對方的懷疑和恐懼。

紅瑤、辛茜婭和丁楊也坐起來，獨不見方舟。

紅瑤顫聲道：「現在是多少年後了？」

眾人均露出懼意和疑慮。

姬慧芙望往一邊壁上顯示時間的原子鐘，卻仍停留在他們進入宇眠的時間和日子上。

在反空間裡，所有計時器都停止走動。

在那裡，空間和時間都以一種人類思感之外的奇異方式運作。

辛茜婭吁出一口涼氣，關心地道：「方舟在哪裡？」

「嘟！嘟！」

傳聲器起響了起來。

眾皆愕然。傳音系統不是給破壞了嗎？

這個想法才升起，方舟懶洋洋不大在乎的聲音在傳音器響起道：「為祝各位反空間旅途愉快，請到控制大堂參宴，各類太空餐應有盡有，包君滿意。千萬不要錯過！你們只睡了一個多月，應該沒有打破任何宇眠紀錄。」

五人一起歡呼起來，像小孩子般爭先恐後爬出宇眠箱，往控制大堂奔去。

便若重獲新生般的興高采烈。

這或者是聯邦歷史上最奇怪的「早餐」，最奇怪的組合，最奇怪的敘會地方。大堂仍是那殘破不堪的樣子，甲板破了個長寬達五十米的不規則大圓洞，可看到下層的零碎破物和隆裂起來的地面。

偏是在破洞邊沿放了一張方舟不知由哪裡弄來的長餐桌，還放了十張椅子。潔淨的白餐布上放滿了精美的太空餐。

令人驚異的並非是這些早宴，而是大堂多了一批新的裝置，放滿在駕駛台處，還有無數管道和纖維輸送線由那些裝置橫過破洞的上空，接駁到視野舷窗對面壁上一個被破開了的方洞裡，驟眼看去實不知延伸到哪處才是盡頭。

桌上頭尾兩方放了兩盞照明燈，其它地方則沐浴在暗紅的色光裡。

沙瑩仰起俏面，看著橫過頭頂以千計的各式各樣的接線，「噗哧」笑道：「接駁得真難看。」

坐在長桌一端的巴斯基驚異地問道：「方舟，你沒有睡入宇眠箱內嗎？否則怎可搬出這套後備宇航裝置，還把它與怨男連接起來，」

坐在他左側的舒玉智美目異采連閃，凝著那正面對巴斯基坐在長桌另一端的姬慧芙左側的方舟。

視野舷窗外是迷人的星空。

不過更令與座諸人膽顫心寒，那是如此陌生，沒有人可認出以前任何銀河系內的熟悉星系。

究竟到了宇宙的哪一個角落呢？

方舟一邊伏桌大吃，含糊應道：「若連我都睡著了，怎麼接駁起這副好傢伙，把你們在千多個小時後，帶回到這裡來。」

姬慧芙皺眉道：「你不是說可靠附近恆星的能量，把我們送返來嗎？」

方舟笑道：「在這點上我沒有騙妳，能量再加這急就章的裝備，才勉強完成的任務。」

眾人均呆瞪著他。

舒玉智柔聲道：「你既能在反空間內活動自如，為何不乘機殺死我們四人呢？」

方舟一呆道：「這麼好的主意，我竟想也沒有想過，不要笑我，我心中只當你是我患難與共的好朋友哩！」

巴斯基呆了起來，沉吟不語。

改造人和非改造人，就像天生的仇家。

除舒玉智外，從沒有非改造人向他表示友善，有的只是仇視和驚懼。

方舟的神態和語氣，都有種使人絕不敢懷疑的真心誠意。

坐在方舟左旁的姍娜麗娃低聲問道：「現在我們在哪裡呢？」

這是人人想問的問題，故無不瞪著方舟。

方舟伸了個懶腰，大叫道：「生命真是美好，只要能活著就美好了。」

眾人都生出感觸。

方舟說得對，總算仍然生存著。

姬慧芙對方舟的瞭解也加深了很多。

他來自一個地獄般的星球，與人類的主流文明完全脫軌。

外面這世界對他來說無一物事不是新鮮的經驗。他就像久旱逢甘露般不停去闖、學習和遊玩。

人類的什麼理想，甚至乎道德觀念，他不是不在乎就是不放在心頭。

於是在旁人眼中就變成這副瀟灑和玩世不恭的神態。

除非生命受到威脅，否則他絕不會傷害任何人，包括想傷害他人在內。

這是個絕不記仇的人。

姍娜麗娃嗔道：「你還沒回答人家的問題？」

舒玉智道：「因為他答不了。」

姍娜麗娃怎會不知答案。

星空宇航其中一個難題就是方向和位置的問題。

矮密的宇航儀器，在飛船航行時，最緊要就是確立「座標」，再由這「座標」隨著飛船的航行，不斷計算無時無刻不在轉移的「座標」與四周亮星的光學關係。但反空間航行裡，「座標」亦起不了作用。

那時就須以精確至不差毫釐的方向儀來決定目的地，再憑智能系統內的資料判斷出下一個「座標」與那處星空的關係。

所以即使有最先進的飛船，到未經探索的星空去，仍是非常危險的事。

否則人類早離開銀河系了，由此可見殖民星的重要性。

失去了仰馬星系，銀河系核心的銀球變成了遙不可及的迷離世界。

「罪惡號」在進入反空間航行時，飛航儀器毀掉了大半，不但失去了座標，還失去了方向。在星球上，縱迷了路，仍是在星球上。若是在太空，偏差了一個秒度，在廣闊星空裡，便是差之毫釐，可要謬以千億里計了。

所以就算現在方舟弄好了宇航儀器，接通了怨男的資料庫，確立了現在的座標，但在這陌生的空際，仍是茫然不知身在何處。連猜都無從猜起。

辛茜婭呼出一口涼氣道：「千多個小時，不是千多個反空間單位嗎？」

反空間的單位以一小時作一光年計，千多個單位就是過千光年了。

光在真空裡可以一秒鐘走三十萬公里。

一公年相當於九點四六零五乘以十的十二次方的公里數，千多光年可是難以想像的距離了。

方舟苦道：「再乘十就差不多了。」

眾人愕然望向他，無不色變。

直政駭然道：「你在說笑吧！」

方舟頹然挨到椅背處，搖頭道：「我不知為何發生這種事，或者是他們的能量太厲害了。引起了分子內一種從未試過的異變，這次飛船在反空間內飛行的速度比上兩次我經驗過的反空間飛行，要快了十多倍。所以每一個地球時，等若十多個反空間單位。」

沙瑩雙眼透出恐懼的神色，沉聲道：「你怎計算出來的。」

方舟道：「這是經驗，我要比上兩次用多了十多倍時間，才可追上反空間內那扭曲了的時間，所以測出了這速度的倍數。」

眾人始明白為何方舟不敢正面答覆姍娜麗娃的問題。

姬慧芙不由與對面的舒玉智交換了個眼神，深吸一口氣道：「假設事實真的如此，這將是宇航學上最大的突破了。」

接著歎道：「問題是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去告訴別的人。」

巴斯基的金臉也黯淡下來，苦笑道：「我們究竟身在哪裡呢？」

舒玉智望往弧狀的臣型視野舷窗外，蹙起秀眉道：「我們仍應在直徑八萬二千光年，厚度六千百光年的銀盤內，若到了銀暈，應該見不到這麼密集的星河。」

姍娜麗娃嬌軀劇震，探手抓著方舟的手臂，臉色變得無比蒼白，瞳仁放大，瞪著舷窗外的星空某一星系，顫聲道：「天啊！我知道到了什麼地方哩！」

眾人一起循她的目光往外望去。

※※※

「飛鷹號」和「飛鷲號」在二十八艘巡航艦和過千架飛行戰車護翼下，在素女星系的外空佈下陣勢，準備迎頭痛擊敵人。

白樹和尤歷兩人都登上了雷坡武的「飛鷹號」上，靜候敵船的出現。

船上五百人員忙碌的工作著。

報告不停傳來。

包括來艦的數目和體積。

來的只是一艘飛船，照體積看，應是「主力艦級」的戰船。

航艦正以每秒五萬公里的速度，在二千萬里外朝他們飛來。

雷坡武道：「設法與來艦建立通訊聯繫。」

訊號以光速發出。

頃刻後，通話開始的訊號響起。

雷坡武向著控制台的對話器道：「我是雷坡武大將，請表明你的身份和目的地。」

通話器沉寂下來，不一會再次響起，是艾妮的聲音道：「大將！只有我一個人，又或兩個人，這是領袖一號。唉！我是沒有惡意的，對不起！我給卡爾夫南控制了，做出天大的錯事，對不起！」

接著是她的痛哭聲。

眾人呆在當場，只懂望著窗外的星空。

倏忽間，線條優美至極點，他們既親切又熟悉的領袖一號出現在前方。

開始時只是一個微不可察的小點，轉眼已清晰可見。

由快至緩不斷接近著。

眾人都大感疑惑，憑艾妮一個人，又或兩個人，怎可駕動這麼複雜的宇航船呢？

※※※

姍娜麗娃盯著的是夜空裡一粒特別炫目的亮星，在光弧外沿散發著若有若無的赤藍色光，使人很易把她從其它恆星分別出來。

姬慧芙呻吟一聲，叫道：「這是有『赤藍魔星』之稱的『造父變星』，又被稱為『仰馬燈塔』，因為她離開仰馬星只有十光年，是最接近仰馬星的星系，她那種光譜是非常罕有的。」

所謂造父變星，是亮度在短時間內，例如幾天，不斷作週期性變化的恆星。這變化是由物理的原因引起，生出能量輻射的光線變化。

眾人無不色變。

竟然到了黑獄人的地頭來了。

這時逃也逃不掉，若再來一次反空間飛行，有如盲頭烏蠅，去至另一處萬多光年的地方，那更沒有「回家」的希望了。

現在這艘飛船等若一條可任人魚肉的笨物，完全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充其量只能多挨別人幾炮。

黑獄人可不同黑蜂后，後者尚有盜船之意，故而手下留情，前者會全力把任何入侵他領空的敵船摧毀。

丁楊駭然道：「哪顆是仰馬太陽？」

直政答道：「魔星的亮度太強了，把附近的恆星都遮蓋著，所以現在肉眼是看不見的。」

丁楊厭惡地瞪了他一眼，僨然道：「誰要和你這騙子說話！」

直政知道他對自己騙了他加入秘黨仍耿耿於懷，歎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紅瑤就像被關入了噬人猛獸的籠子裡般，張望了一會後，縮矮身子顫聲道：「為何仍不見黑獄人，如今怎麼辦才好呢？」

對聯邦人來說，黑獄人是最可怕的噩夢。

姬慧芙神情堅決道：「唯一的生路，就是到仰馬星去。」

沙瑩尖叫道：「什麼？」

巴斯基卻點首道：「是的！那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有到那裡去，看看有什麼方法偷了飛航的資料來，我們就可確立新的座標，飛回原本的地方去了！」

眾人都感頭皮發麻。

現在躲都可能來不及，還要送上門去給人宰割嗎？

舒玉智望向方舟道：「罪惡號上還有多少架戰車？」

方舟道：「有一艘工作船，八艘中型巡弋艦，四十二輛飛行戰車，不過罪惡號的能源輸送系統損毀了，除非修理妥當，否則這些傢伙屁股尾都翹不起來。」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聽他措辭鄙俗，都皺起秀眉，但又對他生動的形容生出新鮮感。

沙瑩這嬌小玲瓏的美麗女改造人顯然對方舟很感趣，「噗哧」笑了起來，還飛了他一記媚眼。

辛茜婭則白了他一眼。

舒玉智和巴斯基交換了個眼色後，目光緩緩掃過眾人，輕輕吐出一口氣道：「首要之務，是先找一個星球躲起來，設法把飛船可修理的地方修好，那時才想辦法潛入仰馬星去吧。」

姍娜麗娃眼中射出渴望的神色，徐徐道：「真希望知道仰馬星變成了什麼樣子。」

紅瑤顫聲道：「若只是劫後的廢墟，那怎辦才好。」

辛茜婭皺眉責道：「不要嚇人好嗎？你這人總要往壞處去想的。」

巴斯基不耐煩地向方舟道：「飛船的外置武器還有多少台可用？」

方舟道：「一千五百台攻擊和反攻擊武器，被黑蜂后那惡婦摧毀了大半，其它的若能再次接上，便沒有問題，不過我看沒有幾個月時間，休想完成這麼複雜艱難的事。唉！這叫破壞容易建設難呢！」

舒玉智橫他一眼，似怪他婆媽。

方舟給她看得心中一酥，笑道：「不是嗎？不動手打架，依我之言吻別，現在妳便可在實驗室內和妳的寶貝繼續自言自語了。」

姬慧芙看到舒玉智杏目圓睜的樣子，心中好笑，道：「只好這麼辦，先將它們弄好，最緊要是能源輸送系統，沒有小型的飛船，休想接近仰馬星，只要知道了那星系的內容，便有機會神不知鬼不覺往仰馬星去。」

直政道：「你們應有這附近星系的資料，究竟哪個星系適宜躲藏呢？」

姍娜麗娃乃研究院的一級院士，為了提供軍方作戰略部署，曾仔細研究過這處的星空，答道：「愈危險的星系，愈能避過敵人耳目，離開魔星二十光年處，有個叫「暗礁」的星系，那裡的太陽特別狂暴，共有十五顆大小行星和無數隕石，離中心的第八顆行星，終年給奇異的有毒大氣包圍著，上面只有植物，應是藏身的好地方。」

方舟道：「就讓我立即用光譜分析器把那個星系找出來，嘿！有什麼報酬呢？」

眾人哪想到他仍有此一說，愕然看著他。

方舟有點尷尬道：「對不起！我說順了口。」

巴斯基道：「快點去辦，這麼一艘大飛船，怎瞞得過黑獄人的警戒網。」

姬慧芙記起她來這區域的間諜船全是一去不回，也緊張起來，責道：「爽快點好嗎？」

方舟長身而起，接著虎軀一震，駭然道：「不好，有十多艘黑獄飛船正由左舷六百萬里的空際朝我們全速飛來。」

眾人一起色變，紛紛離開餐桌。

方舟旋又笑道：「不用怕！我知道怎樣可以瞞過他們。」

伸出手來道：「這次是哪兩位小姐的玉手。」

片刻後，虛懸空中的巨型飛船，由緩至快，眨眼間增至亞次光速，朝魔星疾飛而去。

## 第十章 反空之旅

白樹、雷坡武在先頭部隊進駐了領袖一號，撿查過沒有問題後，才登上體積介乎巡航艦和飛行戰車間的「遊戲戰機」飛進領袖一號張開了的太空船塢內。

護航的是二十輛太空坦克，最小型但最靈活的戰鬥單位。

他們來到控制大堂和指揮中心時，艾妮已被解除了所有武裝，垂目待罪而立，兩眼早哭得紅腫了。

雷坡武冷哼一聲，向自己這個愛將喝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艾妮將整件事說出來後，雷坡武向白樹道：「若艾妮肯站到聯邦軍事法庭的證人台上去，能否使祝絲蒂和卡爾夫南罪名成立呢？」

白樹知道姬慧芙尚在人間，興奮地道：「無論他們被判有罪或無罪，對他們的聲譽也定有無何估計的打擊，那時祝絲蒂休想得到聯邦議會的支持，坐上主席的座位。」

接著皺眉問艾妮道：「妳怎麼把這飛船駛到這裡來呢？」

艾妮茫然道：「她是自己飛來的，那時我只想著與船偕亡，好補償我犯下的彌天大錯，害死了夫院長和諾歷，哪知愛神控制了一切，直飛到這裡來。」

兩人聽得呆了起來。

雷坡武道：「卡爾夫南用什麼方法控制了妳？」

艾妮垂下頭去，好一會才道：「那是到彩雲星系度假時發生的，一天我到朋友家赴宴，喝了點酒，人便迷糊起來，其中發生過什麼事，頭腦內一點記憶都沒留下來，只記得卡爾夫南那對邪惡的眼神，覺得他是世上最好的人，我要遵照他所有命令，討好他，使他開心，其它一切再不重要了。」

白樹歎道：「看來卡爾夫南在對古巫術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再配合現代的移植手術和藥物，變成了個可操縱別人思想的惡魔。因此為今令人最頭痛的是，他也可用同樣的方法去控制其他大臣，拚鬥起上來時，我們會連誰是敵人都弄不清楚。」

雷坡武道：「不過他的巫術顯然不是無懈可擊，否則艾妮就不會醒覺過來了。」

望向艾妮道：「妳是怎樣脫離他控制的呢？」

艾妮道：「夫院長死前的剎那，我感到內心起了變化，有點像由一個惡夢裡甦醒過來，但已錯恨難返了。」

白樹道：「現在明智之舉，莫如到罪惡樂園把主席接回來，憑她的智慧，定可把事情解決。」

雷坡武正要答話，愛神那把模仿姬慧芙的聲音在大堂內響起道：「姬主席並不在罪惡樂園。」

大堂內全體百多人無不大吃一驚。

愛神不但像人般能聽他們說話，還像人般向他們說話。

白樹駭然道：「妳是誰？」

愛神以她一貫平靜的聲音柔聲道：「我沒有時間向你們解釋了，但你們應明白到我是站在你們這一方的。」

頓了頓，續道：「卡爾夫南的秘密私人軍團正朝素女星系飛至，那些飛船都是未來科技研究出來威力龐大的太空戰爭保壘，實力雄厚，他的座駕艦『黑巫號』足可與領袖一號抗衡，我們不宜與他們正面交鋒。」

雷坡武道：「妳由何處得到這麼秘密的情報？」

愛神答道：「我通過白禮池吸取了未來科技研究院智能系統內所有資料，才知悉了這些事，時間無多，讓我們立即出發去找主席吧。」

白樹道：「素女星系又怎麼處理呢？」

愛神道：「他的目標只是領袖一號，我們走了，他自然會追來。」

雷坡武問道：「主席到了哪裡去？」

愛神道：「她應是到了很遠的地方，但只要給我時間，我會利用反空間的搜索，找到她隨意肌發出的反空間訊號波。」

雷坡武當機立斷，大喝道：「兒郎們，準備出發！」

※※※

在人類眼中大無比的「罪惡號」，在太空裡只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屑，雖然它以接近光速的高速飛行著，但在無際無涯的宇宙汪洋裡，充其量只是一條永遠抵達不了任何陸岸的小魚兒。

星系則像一個個自成體系的孤島群。

沒有捕捉到行星的太陽，則像不斷燃燒著生命的流浪者。

在虛空裡，人對孤獨的感受特別深刻。

「罪惡號」現在仍能運作的，只有能源、推進系統、維生系統和剛經方舟勉強修好的導航系統。

左舷窗外可見到變了形的人馬星座。

宇宙似乎以事實說明了由不同的立足點，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世界，會得到不同的東西。

視野舷窗外的正前方，伸展著銀河裡密密麻麻的繁星，中心處特別密集。

在這比地球近了一萬五千多光年的銀河深處，銀河中心由七十億顆太陽組成的橢圓核球，其壯麗處令人有動魄驚心，眼花繚亂的感覺。

大群至無法想像和燃燒著的太陽，永恆地擋著人類的視線，遮蓋起銀河的中心其中究竟有什麼秘密呢？

行星之所以繞著太陽打轉，是因為太陽的引力。

整個星系以萬億計的太陽，繞著銀河的中心作出各種複雜的運動，那「中心」究竟有什麼奇異的力量呢？

這是到現在為止仍未能解開的謎團。

所有人的手都牽在一起，能量來回激盪著。

眾人中當然以紅瑤、丁楊和辛茜婭最脆弱，不過方舟特別照顧他們。

十多艘黑獄人的飛船由後方以更快的速度追來。

追逐了二千萬里後，前方兩側再出現了兩組黑獄人的戰船，顯然由不同的基地趕來，佈下了讓他們全無方法逃遁的天羅地網。

方舟的心靈向他們傳出訊息。

飛船尾端的反應爐一陣震動，令整艘船都發起抖來，剎那間達到了光速，這宇宙速度的上限。

除舒玉智、巴斯基和姬慧芙外，其他人立時陷進半昏迷的狀態，全賴聯合的精神能量支持著他們。證明了除方舟外，只有這三個人能以光速去運作他們的神經。方舟調節著能量運轉的速度，使之與反應爐內的分子運動同步。進行人類有歷史以來第一次的集體反空間旅程。

只有靠聯合的精神能量，他才能準確地控制飛船在接近「暗礁」星系的空間處由反空間躍跳出來。

這是唯一能逃過黑獄人的方法。

他們再無別的選擇。

舷窗外再看不到任何星象，只是無數一絲絲的光線。

悶雷似的聲響由船尾傳來，一下一下敲在仍清醒的這四個人心窩上。

在這一刻，再沒有敵友之分。

為了生存，每一個人都要竭盡所能，配合自己的同伴。

倏地靜止下來。

十個人像喝醉了酒般東倒西歪。

四周黑漆如墨。

原本亮著的燈光不知到哪裡去了。

一切都慢得驚人，隔了良久才勉強可聽得到一下心跳聲。

一呼一吸，像相隔了幾個世紀。

能量的運轉不住增快。

不久後，各人的呼吸和心跳聲逐漸回復正常。

舒玉智、姬慧芙和巴斯基等三人最先清醒過來，然後是其他人。

每人都是心頭激動。

連巴斯基這大凶人都暗暗感激方舟，讓他得到這麼難能可貴的經驗，亦使他對精神力有了全新的體會。

四周開始明亮起來。

斂熄了的燈光重現眼前。

舷窗外是奇異無比的景象。

繽紛纖鈿、複雜無比的色光，在窗外若曲折的巨川奔流，此消彼起。

無數難以形容，眩人眼目的光束爆發，一個接一個在遠近發生著，把光線似粉末般的怪異光體送往四方。

來回移動的閃光物體，上下翻騰的光色氣暴，以驚人的高速作著某種複雜無比的運動。

眾人看得目瞪口呆。

就算在夢裡也想不到反空間會是這麼多姿多采的天地。

比起來正空間實在太安靜了。

「罪惡號」在這狂暴的天地，似能把任何東西扯成碎粉的力量中，卻是悠然自得，毫不費力地滑行著。

不受衝擊，不怕熱灼。

他們的眼睛愈來愈適應這壯麗無儔的反宇宙奇景，更能體味著其中完全超出了幻覺之上的細節。

這是人類做夢也難以想橡的。

在他們慣常的宇宙裡，竟平行地存在著這另一個更美麗的世界。

對於眼前一切，他們完全沒有理解的能力。

那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過分的要求。

忽然間，一切再靜止下來。

四周回復漆黑。

能量迅速轉緩。

眼前景物復呈澄明時，他們已回到日常熟悉的空間裡「暗礁」星系的太陽在正前方散發著白熱的芒光，十多顆細小的行星清晰可辨。

除巴斯基和方舟外，無人不激動得熱淚盈眶，連沙瑩這改造美女都不例外。方舟鬆開了姍娜麗娃和沙瑩的玉手，歎道：「總算暫時甩掉黑獄人了。」

眾人明白他的意思。

黑獄人對入侵者是顯不肯放過的。

他們既由聯邦得到反空間旅行的秘密，要搜遠附近的星系是可以辦得到的事。

但暫時總可以鬆下一口氣了。

暗礁星系是個充滿了游離氣體、流星雨、殞石環、塵屑的險地。

透過這些塵屑氣體去看暗礁星系核心的太陽，似乎陽光都泛起了層層波動和漣漪。

星系內還有無數激盪不休的衝擊波和射線。

當飛船進入內空時，一陣隕石雨川流般衝過來，把視野完全擋遮了。

儘管外面是如此狂亂，「罪惡號」的重力護罩卻使飛船內部安詳寧諍，在無聲中和暗夜裡毫不費力地向被電光不住閃現的八號行星滑去。

隕石帶厚達數十萬公里，反映著太陽的色光，遠處看去，就像一道金色的綵帶。只可惜身處其中，才驚覺這外表好看的區域，是如此地死氣沉沉，了無生機。

除了八號行星因有大氣的保護，免了隕石無時或休的撞擊外，其它行星都是一塊塊巨型的泥石圈，百孔千瘡，佈滿了深淺不等的隕石坑，較像樣的高山均難以得見。

丁楊看得目瞪口呆，呼著氣道：「哪來這麼多碎石呢？」

姍娜麗娃解釋道：「氣流把行星的地表不斷摩擦，不住製造出新的隕石，隕石又撞擊地表，再弄出新的隕石來，所以隕石一批批的來，又一批批的被絞成碎粉，這過程已進行了以億計的年月，除非行星全消失了，否則這情景會繼續下去的。」

辛茜婭和紅瑤兩人坐在由船上別處搬來的大沙發上，丁楊則獨佔一張，懶洋洋的躺著，不時與紅瑤眉目傳情，被出賣的恨意早消失得無影無蹤。

巴斯基和方舟兩人則站在那副導航系統前，研究儀表上的訊息和讀數。

沙瑩和直政兩人站在一旁，不時加入意見，氣氛出奇地融洽。

姬慧芙和舒玉智到了控制堂外去，檢視船上的裝備，著手修葺飛船。

躺在沙發上的丁楊忽道：「剛才我們在反空間見到的奇異景象，定是某種幻覺，否則為何飛船穿行其中，會完全沒有碰上實體的感覺呢？」

姍娜麗娃橫了他一眼，沒好氣答他。

辛茜婭湊了過來，挽著她手臂問道：「八號行星上究竟有些什麼？」

姍娜麗娃聳肩道：「天才曉得，又沒有人到過那裡去！」

旁邊三人呆了起來。

丁楊奇道：「妳不是說上面有植物嗎？」

姍娜麗娃道：「這是在飛船上以『星球掃瞄器』探測出來的，那種形式的生命，可盡歸植物一類，至於是什麼，那要到了那裡後才可以知道了。」

八號行星逐漸在正前方擴大起來。

千萬道電光，不住在行星的大氣層閃動。

紅瑤忍不住問道：「為何不停的閃著電呢？」

姍娜麗娃滿有耐性地解釋道：「那是隕石要撞擊行星時，與大氣接觸摩擦引起不斷損耗的現象。」

辛茜婭好奇地道：「為何獨有這顆星有保護的大氣呢？」

姍娜麗娃搖頭道：「對此奇怪的現象，到現在仍沒有合理的解釋。」

方舟的聲音傳過來道：「我卻知道原因，這些大氣都是由下面的生物製造出來的，就像我們發明了力場重力罩，他們卻發明這些成份複雜的大氣，真恨不得快點下去多吸幾口，看看是什麼滋味。」

眾人都聽得發怔。

視野模糊起來。飛船投入了這奇怪的大氣層裡。破雲後，會是怎麼樣的一番景況呢？

這正是探索宇宙最迷人的地方，你永不會知道下一個星球系會遇什麼美妙或可怖的事物。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接觸了新事物後，再不會回歸其原先的視界。

## 第十一章 船毀人存

在領袖一號船腹近尾端的「生命檢核所」裡，艾妮遵照吩咐接受了全面徹底的檢核。

所有母艦級的飛船，都有這麼一個有完善設備的檢核所，當日方舟被姍娜麗娃等由火鳥星擒到船上時，便被關到該艦檢核所的維生圓罩內。

這檢核所雖可為人類服務，但主要仍是針對在太空中可能會遇上的其他生命而建設。

對於異星生物，聯邦有嚴格的指令，所有駐船的醫官都必須執行和遵守。

領袖一號的首席醫官基利斯少將是聯邦的醫學天才和權威，亦是優秀的宇航戰士，屬姬慧芙的一師親兵團。

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對曾被控制了心神的艾妮作檢驗。

當雷坡武和白樹來到檢核所時，船隊已經過了三次反空間的飛行，來到離樂園星系一千光年的遠處，開始以樂園星為中心，繞第一個圈。

當第一個圈完成後，他們會在二千光年的地方繞第二個直徑增了一倍的大圈。其間會牽涉到無比複雜的宇航數學，無數的反空間旅行，以追尋姬慧芙的座標。

這種方法非常費時，但卻很有實效。

若隨意肌內的訊號波是以反空間的速度傳播，那即使她到了樂園星系外一萬光年的遠處，不出半年，他們便可收到訊號。

自船隊起航後，愛神便沉默下來，只是接受指令，沒有表示意見，亦不回答問題。

雷坡武等當然滿腹狐疑，但又無可奈何。

幸好看來這變異了的愛神總算非常友善。

艾妮穿上柔軟的白袍，閉目安靜地躺在維生罩內的檢核台上。

有著一身古銅色閃閃發亮的皮膚，中等身材的基利斯皺著眉頭，坐在維生罩旁的控制台處，凝神看著台板以百計儀板的顯像和讀數，像是一點都不知道有人走了進來。

這檢核所比「巨鯨號」澤克醫官那一個大了三四倍，儀器設備亦非其能相比。

忙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又經過三次反空間飛行的折騰，雷坡武和白樹都有點心力交瘁，見基利斯如此專注，識趣的在一旁的椅子坐下，細聲地交頭接耳說起話來。

白樹輕聲道：「你說我們是否已甩掉了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

雷坡武歎道：「對這點我非常悲觀，據艾妮說：領袖一號來時是作反空間飛行的，而他們為何竟仍能直追至素女星系，就知道他們擁有能追蹤在反空間飛行的裝置。雖然這是非常難使我相信的，可是實情又偏是這樣子。」

白樹道：「我才不信他有追蹤在反空間內飛行物體的裝置，假若我沒有猜錯，他們定在領袖一號動了手腳，裝置了像主席在隨意肌內那種能不斷發射反空間訊號波的超時代設備。那白禮池出身自聯邦研究院，研究院能做到的事，他也有可能做到。只要他們不住往四周的反空間發出同波段的訊號波，兩邊訊號波相觸時所發生的聯接，便可憑波段傳來的角度和波段的衰變，計算出訊號波的源頭和方位，尋找到領袖一號。」

雷坡武對白樹這總參謀長的頭腦一向佩服得五體投地，聞分析後讚歎了幾句，立即發出命令，指示手下徹查全船。一天不能甩掉卡爾夫南，便不能脫離險境。

白樹見基利斯仍埋首工作，扯起其他話題道：「翟斯飛對你當年把他撤職一事，似仍是含恨在心，否則不會破釜沉舟，不顧一切去接受白禮池以最先進微型科技配合解剖學的改造，又甘受卡爾夫南的操縱，無非都是要與你爭一日短長。」

雷坡武冷哼道：「他一天殺不了我，都絕不會甘心，當日我撤掉他軍職時，他眼睛內瘋狂的仇恨，到今天我仍歷歷如在眼前。」

白樹壓低聲音道：「照艾妮所說的，愛神是蓄意把白禮池引來，為聯邦去此心腹大患，否則愛神大可以同時把祝絲蒂殺死。」

雷坡武心中一寒道：「難道智能系統亦可變成似人那般特別憎恨某一個人，假若所有智能系統都變了愛神那樣，只須十多分鐘，便可以把人類從宇宙全抹去了。」

白樹尚未有機會回答，基利斯興奮地叫起來道：「我的老天爺，我終於找到最關鍵的原因了。」

兩人大喜，起立移到他兩旁，等候他說出研究結果。

※※※

「罪惡號」依照一般的星球降落慣例，由行星的背陽面往星球的地表俯衝下去。

在剛進入那奇異濃厚的大氣時，一切似乎全無異樣，但不一刻飛船已劇烈抖顫起來。

姬慧芙和舒玉智剛於此時回到大堂來，一起色變。

舷窗外儘是閃電和火光。

無情的震力，把猝不及防的各人全拋到甲板上，沙發翻側，橫過大堂的管線電魔狂搖猛掃，發出「拂拂」的巨響，被方舟固定在甲板的後備裝置不斷搖晃著。

巴斯基第一個爬了起來，一看臨時控制台的儀板，駭然驚叫道：「危險！重力護罩的能量直線下降。」

舒玉智尖叫道：「快把飛船駛走！」

方舟回應道：「不行，飛船的能量正在下降，無法升上逃逸速度。」

姬慧芙飛撲起來，來到正在甲板上翻滾著的紅瑤上，在她就要由破洞掉到下層的瞬刻，一把抓著她太空衣的腰帶，整個提起，往控制台飛去，並嬌呼道：「全集中到這裡來！」

舒玉智和姍娜麗娃分向丁楊和辛茜婭飛去，助他們飛往控制台。

巴斯基狂呼道：「能量完了！」

話猶未已，整個視野舷窗的左右舷窗同時裂成碎粉，龍捲風似的氣體捲入艙內，狂野的呼嘯聲吞沒了一切。

除了方舟外，各人體內及飛行服裝內的能量源立即被這奇異氣體內的玄奇力量迅速抽出體外和衣服外。

各人魂飛魄散。

所有太空衣都是靠能量，形成一個覆蓋全身的無形能量場，使四周的氣壓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能應付真空或星球上任何惡劣氣體與不適合人類接觸的環境，並供給生命所須的氧氣，循環不休，永不衰竭。

但假若能源忽然消失，後果不想可知。

沒有能量場保護的人，就像在猛獸前赤手空拳，一點活命的機會都沒有了。

方舟一把抓著差點被捲走的沙瑩，狂吼道：「快抓著我！」

另一手已拉著巴斯基。

船內的空氣迅速溢出沒有了舷窗的飛船外，噴泉似的洩了出去，無數光束在大氣中閃動著。

艙壁電火爆閃，就像闖進大氣的隕石般被消磨著。

船內所有沒被固定的物品，包括沙發、餐桌和太空餐等林林總總，均被狂暴的大氣席捲出去，消失在光雨和狂風深處。

驀地所有照明燈全部熄滅，不過卻不愁會看不到東西，指揮大堂內充滿了火影電光。

眾人迅速地摟作一團，也不知是誰摟著了誰。

方舟的思感能延伸到各人的能量中心去，形成他們新的保護場，抵擋著艙內電火和灼人高熱的侵襲。

橫貫大堂上空的線管全部燃燒起來，劈啪作響。

甲板比艙壁先一步碎裂開來，整個控制台被扯離了破裂的甲板。

眾人齊聲驚叫時，全部身不由主地被拋上大堂的半空。

跟著是上下四方的艙壁一起破裂，往四外彈射開去。

「罪惡號」徹底完了，變成了「燃燒著」的火球，往下方灑去。

他們暴露在佈滿白色氣體的空間，往下掉去。

誰想得到這八號行星的大氣層是這麼厲害？

保衛著他們的能量場外緣被電火包圍著，在後面帶起了一道火光的尾巴，流星般往下方投去，和其他隕石在外觀上全無分別。

在隕石來說，大氣消耗的是它們的本體。

對他們來說，卻在消耗他們的能量。

方舟心中叫苦。

他的能量雖龐大，但要同時保護這麼多人，恐也支持不了多久。

驀地眼前一亮。

大氣由濃轉薄。

一個奇異至使人心神抖顫的詭秘天地，無窮無盡的展現在下方星球的地表上。

※※※

基利斯醫官肅容看著維生罩內有若酣睡了的艾妮。

雷坡武和白樹都有點緊張。

能否倚賴這聯邦國生化醫學的天才去識破卡爾夫南的手段，實在關乎到這有狼子野心的超級富豪與聯邦合法政府鬥爭的成敗。

一向以來，他們對黑巫術都嗤之以鼻，只當是些原始落後，並充滿主觀盲目信念的宗教，充其量只是一種帶著神秘色彩的催眠術，或可以控制心志薄弱的人，對他們不能構成任何威脅。

但第一個亮起的紅燈，是蕩女富豪尚思雅奉他的命來向姬慧芙交涉。

到現在連艾妮這軍方的超級精銳，亦著了道兒，才使他們立即驚醒過來。若不認真對付，讓卡爾夫南的黑巫術肆虐逞兇下去，天才知道到最後是什麼難以收拾的局面。

卡爾夫南早在商界證明了他是雄才大略的人，在經濟的環節上，連政府亦要看他的臉色行事。

基利斯終於發言，緩緩道：「經過了這幾千年來的發展，女性憑著更優厚的潛力，又不用生兒育女，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男性，發展出現代的新女性，而其中變化得最厲害的就是對男女性事的態度。」

白樹最愛動腦筋，深思著道：「這亦是我最不明白的一點，性愛不是本能的衝動嗎？男女理應沒有分別。為何聯邦內很多超卓的女性，忽然間都對性愛失去了興趣，難道她們沒了這方面的需求嗎？縱使暫時厭倦了，但也應像吃飽了東西，雖暫時沒有這方面的需要，卻總有肚子再餓的時刻吧？」

基利斯歎了一口氣道：「或者我們該先弄清楚『本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頓了頓道：「為了方便，我們籠統地把本能定義為遺傳基因內某一天然的構成和傾向，那是不用學習的，例如『發育』，自生命開始，發育就一直在進行著，當身體成長至某一成熟度，發育仍以細胞的新陳代謝的方式繼續著，例如毛髮、手指腳甲和腦內的神經細胞，都是先天遺傳的。」

雷坡武點頭道：「呼吸和睡眠也是這樣，由母體內的子宮開始和離開子宮後，都一直受到基因的力量操縱。」

白樹道：「這麼說來，性行為應該是一種本能，鑲嵌於我們的生命中。不會因意志而有所改變。但為何現代的女性中有部份出現了這種違反遺存基因的變化呢？」

基利斯看了他一眼後，道：「你們有看過本人的著作《生命平衡論》嗎？」

兩人點頭。

這本是使基利斯成為獨領醫界領域風騷的巨著，與夫秀清的《靈魂學》並稱於當世。

他指出整個宇宙內，上至星體，下至分子內的世界，無不有一種傾向於平衡的趨勢，這種平衡卻非穩定的，而是不斷改變，在達到另一個平衡前，會出現混亂的局面，但平衡的力量始終會把一切矯正過來，然後再開始另一亂局。

基利斯返回原先的話題道：「性愛來於傳宗接代的本能，在低等動物裡，完全支配了牠們的行為，有些昆蟲的壽命很短，出生後便全心全意的去與異性交配，至死方休。生命在牠們來說只有性愛。那亦是唯一讓自己的生命以下一代的形式延續下去的方法。由這角度去看，性愛確是原始的行為，源於對生命自身的渴求。無論我們怎樣不滿，都抵敵不過本能的衝動。」

白樹皺眉道：「人類明顯地比地球的其它生物優勝，至少沒有能操控著動物的思春期，我們可以隨時進行這種行為，甚至在某一程度上，可憑意志或專注於其他事物去禁制肉慾，那是否代表我們能克制本能，又或者性慾這種本能與其它如呼吸和發育等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呢？」

基利斯苦笑道：「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人類為了生存的方便，身體大部分的功能都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例如體內的心跳、血液循環、新陳代謝，諸如此類。大多的性行為亦是無意識的，忽然受到外界的挑引，又或性器官受到刺激，都會自動作出生理的反應。在這方面性慾有點像呼吸，我們注意時可把呼吸閉上，但最後始終要再次呼吸，因為那是生命的需要。不同的只是，停止呼吸會使人死亡，但停止性愛只使人受活罪吧了！」

雷坡武皺眉道：「我有點明白了，現代的女性是否正因性愛再不與生命延續的需求掛鉤，所以打破了生命的平衡，於是其中特別超卓的，便開始追求另一種平衡，一種無性愛的生理狀況，但性的本能是否就可以這樣子般完全消失了。為何男性又不會有這情況呢？」

白樹笑道：「身為男人，我大有資格在這方面發言，男性要得到女性的身體，非只是要追求性愛那麼簡單，而是一種征服的行為。在我們的進化世系裡，男性一直憑藉著體形的優勢去支配女性，現在聯邦國內所有男人，誰不以能征服姬主席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種征服女性身心的傾向，自生命出現後便不住醞釀著，現在變成了責就在每個男人骨子裡的事，一時間自然改不過來。」

基利斯道：「說得好！就像現在我對艾妮仍有很大的興趣，內心極想和她上床，看她在我的手段下春情勃發的動人樣子，而亦有信心她會拒絕不了我，因為她在性的平衡上已被卡爾夫南打破了，出現了極之混亂的狀態，因此卡爾夫南才能乘虛而入，控制了她的心神，指示她做不願做的事。」

白樹愕然道：「你是否說卡爾夫南純粹憑挑情手段，再加類似催眠術的方式，就可把女人的靈魂都控制了。」

基利斯搖頭道：「當然不是這樣，像艾妮這種心志堅毅無比的女性，絕不會因身體的刺激而動情，唯一的方法，就是由她的精神人手，挑起她的愛慾，一但那無時無刻不潛藏在體內的性能給引發出來，便若熔岩破開了缺口，心神失守，不可收拾了。」

白樹緊張地問道：「你找到了他用的什麼手段了嗎？」

基利斯點頭道：「找到了！白禮池真厲害，竟可把人腦內控制性慾的中心加上一截人造神經，破壞了艾妮早先得到的平衡，再加上卡爾夫南的黑巫法，便成為了征服女人的法寶。」

雷坡武喜道：「你可除去她這神經內的禁制嗎？」

基利斯苦笑道：「還要研究一下才成，不過艾妮腦內那禁制似乎被某種不知名的力量破壞了，所以她才能完全回復過來。」

白樹和雷坡武交換了個眼神，同時想起艾妮的話，難道此事竟與愛神有關係？

基利斯道：「破壞容易建設難，恐怕有一段長時間艾妮仍會沉浸在慾海裡，而且千萬別讓她碰上卡爾夫南，否則隨時會陷身他的魔掌裡。唉！我對黑巫術的認識和衡量實在太淺薄了，到現在才懂後悔。」

雷坡武沉聲道：「有沒有什麼方法，能知道哪位美女曾給卡爾夫南動了手腳？」

基利斯歎道：「若艾妮腦內那禁制尚未被破壞，我定能依據它的功能，研製出針對的偵察系統，但現在根本無從入手。」

白樹和雷坡武的眼睛同時亮了起來，前者道：「大將！看來我們應要派出一隊特工人員，把尚思雅擄來給我們大醫官作分析研究了。」

雷坡武笑了起來，大力一拍基利斯的肩頭道：「我們要回去工作了，你若想和艾妮談情說愛，切莫放過這千載一時的良機。」

白樹莞爾道：「這叫乘虛而入。」

基利斯失笑道：「我才不會幹這種乘人之危的事，不過很快我們就知道艾妮對誰最有興趣，若她自動來找我，禮貌上我也該應與她合作呢。」

三人笑了起來。

都是老朋友了，說話當然再沒有顧忌。

在這等內憂、外患的艱苦時刻，不說說笑怎樣可把緊張的神經鬆弛下來。

## 第十二章 奇異世界

那是個無可比擬的世界。

本應漆黑無光，既是背著陽光又被濃密大氣緊裡著的暗黑天地，卻是出奇地色彩繽紛，令人目眩神迷。

星球的表面全給一種奇異安詳的生物覆蓋了，它們不但形體各異，大小不同，連色光都有千奇百怪的形式。但卻是寂靜得沒有半絲聲音，只有空氣移動成風時生出溫柔的嘯響。

無數有機體以不同形態的立柱體、圓柱、星形體覆蓋著地面。

立柱體由數十公尺至乎高達數十公里，直撐至天際雲端的深處，像一座奇怪的山多於像有生命的物體。

圓體大小不一，最巨型的似個直徑達數公里的超巨型大菇，傘子般伏在地上。所有生命都緊擠在一起，有些還層層相疊，不像別處的植物般劃清了界線，好爭取陽光。

奇怪的光由物體內部發射出來。直立的圓柱體各有自己獨特的光芒，血紅似火焰、清冷的銀芒、眩目的金光。光芒並非靜止的，在物體內不住流轉遊走，時強時弱，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目不暇給。

圓茹狀的傘形體更奇怪，一些隨著光譜變化著色階，其中更有整體烏黑，但一個個大光點卻平均地分佈在向上的圓面此起彼落地閃跳著。更有的是一明一暗，就像電子招牌的閃燈。

無論什麼樣的形容詞，亦不足描寫這五光十色，充滿勃發生機的世界於萬一。離開了大氣後，能量回復到正常的水平。

眾人都藉不同裝備回復了正常的活動能力，逐漸減緩了下落的速度。

這星球的引力比地球大了約兩倍，那並非記它的面積比地球也一定大了兩倍，引力只代表質量的大小，還要看球體分子組織的緊密度而而定。

他們仍摟作一團，目瞪口呆地看著在下方不住因接近而變大的奇異生命。

瞬那間，其中最高的一支圓柱體已高過了他們。

眾人立即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來到旁邊，他們才發覺圓柱體的巨大，怕巨人也不能合抱。

方舟大感有趣，領著大家繞著這正燃燒著火焰殷紅芒的柱體飛了一個圈，才鬆開環著舒玉智纖腰的手，叫道：「我們下去吧！」

姬慧芙這才驚覺自己仍抱著方舟的左腿，忙鬆開手來。

各人有點尷尬地分了開來，被巴斯基摟著的姍娜麗娃更大感不忿，但已是無可奈何了。

丁楊、紅瑤和辛茜婭亦藉較落後的太空衣，隨著眾人往下俯衝而去。

在近距離裡，這色光迷人的世界讓他們更感到宇宙玄奇的一面，一時間渾忘了失去「罪惡號」後帶來種種嚴重和無法解決的問題。

方舟一聲歡呼，像小孩來到一個充滿新奇玩真的寶庫，忘情地往下飛翔。

宇宙是多麼奇妙，在一刻前誰想得到在濃霧後有著這麼奇妙的世界。

沒有聲音卻充滿了音樂性的視覺美景。

厚重雲霞反映著下方的奇異色光，低垂空隙，就像一個疊一個飄浮著的光島。層層積疊的大氣，把這世界與其他一切全隔絕開來，孤獨又毫不寂寞。

這無所不包、低垂、厚重、沉甸甸的積雲，是這些生物在空中畫出來最美麗而能保衛她們的實體圖畫，配合著地上的奇景，是如此地震撼人心。

往上伸延的圓柱體使天地渾成了一體，巔頂處沒入了雲層，藏入天際的懷抱裡，似若把天堂和地獄連結了起來。

地上腫脹豐滿的菇體閃著各樣的色光，散射往四面八方，使這天地不住活潑地變換著顏色，沒有一刻是相同的，總有點細微上的差異。

方舟的思感往四方八面延伸，探進它們的生命世界裡，遊走於它們複雜又單純的組織中。

卻怎也接觸不到它們的思想。

驀地上方傳來辛茜婭一聲驚呼。

方舟施展他由舒玉智處學來轉換能量的功夫，化平飛為上升，來到辛茜婭旁，探手樓著她柔軟的腰肢，問道：「什麼事？」

辛茜婭掃了正看著她的其他人一眼後，指著下方一個傘狀大菇道：「你看！那東西正縮進下面去。」

眾人立時注意起來。

最奇怪的事發生了。

所有奇形怪狀的生命體全往地表縮退進去。

色光逐分地黯淡下來。

辛茜婭靠著方舟的身體不能控制地抖顫起來，顯是為眼前的異象深深震撼著。當貼伏地面的有機體完全消失後，露出金黃色的地表和縱橫交錯的淡黃線。

細看下，才發覺地表並非金色，而是長滿了長若米許的金色小草。淡黃線則是奔流著你黃色液體的河道。

然後輪到高撐雲天的柱體也縮下去了。

當最高的柱體沒入金黃交錯的地表後，眾人亦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裡。

眾人這時落到再不發光的草地上，正茫然不知所措時，遠方的地平卻升起一線金芒。

接著是壯麗無匹，沒有任何丘陵擋遮著的日出美景。

眾人散坐在金黃色的草地上，看著四周的草浪，感受著太陽透過雲屑大氣灑下來淡金色的黃光和微微的熱力，看著柔風拂掃下起伏的金草浪，聽著遠方河道奔流的轟鳴聲。

一切是如許安詳平和。

方舟躺在姍娜麗娃、姬慧芙和紅瑤的中間，與丁楊和辛茜婭五人成了一組。

舒玉智坐得最接近他們，依次過去是沙瑩和直政。

巴斯基是唯一站著的人，仰望著天空金光燦然的美麗雲彩，臉色陰沉，顯是想著眼前可慮的困境。

興奮過後，眾人都找不到話題。

方舟大力吸了一口氣，讚歎道：「這裡的空氣真美，一盎斯的空氣中，便含有一兆兆的氬原子和小量的氮、氫、氯等組成的旋轉原子，充滿了活潑和震動的能量，又不像地球和其他星球般充滿揮發的氣體、飄忽不定的種籽、灰塵、過濾性病毒、花粉、豆莢和微菌。真精采極了！」

眾人都驚異的看了他一眼。

雖然他們每天都在呼吸著，但誰能像他般如此清楚自己把什麼吸進胸肺內去。現在他們呼吸的都是由維生系統供給的氧氣，不由羨慕起這火鳥星怪人來。

姬慧芙微嗔道：「這樣的空氣，可能我們吸半口也會立即中毒。」

紅瑤最是悲觀，望著天上的厚雲怨道：「現在安全是安全了，但怎樣離開呢？」

舒玉智平靜地道：「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去解決營養的事，我們剛才吃的太空餐，最多可支持我們十多個地球天的時間，之後除了坐以待斃外，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眾人除方舟外無不色變。

姍娜麗娃向沙瑩問道：「你們改造人只須注射強化能怎麼會有問題呢？」

沙瑩苦笑道：「這是我們的大秘密，玉智小姐將我們再改造了，轉為每半個地球年注射一次改良了的強化能，那設備現在已隨『罪惡號』被毀掉了。」

姬慧芙冷笑道：「她改造了你們的體質，卻改造不了你們自私殘忍的性格。」

巴斯基冷哼道：「非改造人就不自私了嗎？我們如不反抗，早給你們借正義之名全掃掉了。」

方舟坐起來舉手道：「這不是內鬥的時刻，任何難題都可解決。」

巴斯基哂道：「就算變成了你，又可衝破這可怕的大氣，那又有什麼用！我們連仰馬星都去不了。」

眾人悵然若失。

巴斯基說的是實話，這裡離開仰馬星系有三十多光年，就算他們能達到光速，亦需三十多年才可到達仰馬星，何況即使是隨意肌肉最先進的飛行器，最高只可達致亞次光速的速度，三十多光年後早餓得變成枯屍了。

丁楊頹然躺下，歎道：「能埋骨在這麼一個美麗的星球，總好過做太空浮屍，我什麼地方都不想去了。」

姬慧芙嬌笑道：「沒用的男人，一天未死，便尚有希望。」

巴斯基雙目凶光一閃，不悅地瞪了她一眼，她這話當然是指桑罵槐，矛頭指向了他。

方舟笑道：「大亨切莫轉壞念頭，我們現在理應拋開成見和過去的恩怨，否則誰都活不了。」

舒玉智長身而起，來到巴斯基旁，伸手按在他厚闊雄壯的寬肩上，柔聲道：「方舟說得對，主席的話亦很有道理，現在我倒希望黑獄人可找到我們，那時機會就來了。」

姬慧芙向方舟道：「有沒有方法惹起黑獄人的注意。」

方舟閉上眼睛，好一會才在眾人期待中睜開來，淡然道：「暫時我的能量仍不足以透穿這會消耗能量的大氣。」

辛茜婭燃起希望道：「為何只是暫時呢？」

方舟興奮起來，提高聲音道：「因為這星球無論空氣和土壤，都含蘊著一種別處沒有的奇異能量，當我藉它來增強後，便可變化本身的能量組織，製造出不受這大氣干擾的思感能，那時要幹什麼都可以了。」

眾人大喜過望，頹喪的心情一掃而空。

姍娜麗娃緊張地問道：「那須要多久呢？」

方舟道：「若妳肯給我摟著睡一覺，今晚那些生物再由地表探出來時，我應可蓄夠能量了。」

姍娜麗娃俏臉飛紅，白他一眼道：「現在人家心情惡劣，還要作弄人。」

巴斯基沉聲道：「只要能離開這鬼地方，你要摟著我睡覺都可以。」

方舟忙道：「我還未習慣和男人睡覺，至於肚子餓或是欠缺強化能都很易解決，剛才我數次和你們接觸時，已清楚你們每一個人的需要，只要有足夠能量，我便可以把你們改造，讓你們的肺部能像我般吸入任何氣體，皮膚則可直接召收天上的太陽能，再不須食物或強化能。嘿！這不是更理想嗎？」

眾人無不心神顫蕩。

他說來若無其事，但假若真能辦到，那他們便在進化的路上跨出了無可估量的一大步。姬慧芙和舒玉智想由方舟身上得到的，不正就是這些嗎？說不定有一天他們能變成了方舟。

姬慧芙狼狠在他腿上捏了一記。

方舟「哎唷」一聲道：「主席！請信任我吧！我真的覺得大亨和小姐都是好朋友，所以我不能見死不救。」

巴斯基等四人同時露出奇異的神色。

這傢伙真的一點都不記舊恨？

方舟站了起來道：「這些事可一次過去做，只要各位把心神完全開放便成，現在先讓我去洗一個澡，喝幾口水。」

眾人無不瞪目以對。

這些像水的東西，竟可喝下肚內去嗎？

※※※

卡爾夫南的「黑巫號」、十艘較小型但已相等於領袖一號的「戰神級」宇航戰鬥艦，由反空間彈了出來。

黑巫號是卡爾夫南針對領袖一號，費了五百多年才建成的超級太空母艦，主船體長度達一萬五千米，比巴斯基的「墮落號」還要大了一倍。

只有他的財力，加上白禮池的智慧，這種出於一般人夢想之外的東西才能成為現實。

「黑巫號」就像一個滿佈尖刺的巨型浮動堡壘，若把尖刺計算在內，長度要在二萬米以上。

這些尖刺是「未來科技」最自傲的研究成品，能放射出目前最有毀滅力的集束死光，普通飛船的護罩實是不堪一擊。

它們同時亦是反攻擊武器，不但可摧毀來襲的激光或導彈，當船體全部三百六十枝「集束光炮」一起發放能量時，可在船體外一萬里的空間形成一重保護罩，那時就只有它攻擊人的份兒，別人再無還手之力了。

這是卡爾夫南敢於挑戰姬慧芙的最大本錢。

平時這些飛船潛藏在離西天星系附近五十光年的一個荒蕪星系的基地上，現在形勢迫功，卡爾夫南不得不運用手上的所有籌碼了。

另外那十艘以「戰神」命名的飛船，長度均達三千五百米，比聯邦主力艦級飛船還要長了五百米。

每艘內藏衝擊戰機六十架，加上「黑巫號」內的二百架戰機，作戰單位達八百架之數。這樣的實力，足可只得上聯邦八個集成軍團任何四個加起來的火力。

至於誰勝誰負，當然要真正碰過頭後才可作分曉。

戰神級飛船形態均接近領袖一號，只是船體由腹背各彎出四根「集束刺」，不像「黑巫號」般與船體成九十度角般橫撐往外。

這八根集束刺，成為了飛船上最厲害的武器。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在主控制室內，透過視野舷窗和左右舷的側視野舷窗，看著集束刺尖鋒外簇擁著他們飛行的十艘戰神航艦，不禁顧盼自豪起來。

十一艘船上的黑巫戰士總人數達到五萬人，他們都是黑巫教的忠心信徒，甘願接受「未來科技所」以微型機械來改善他們的戰鬥力。

像翟斯飛那樣，除了腦神經外，他們的身體都是高科技的製成品，都是行動和作戰的機械和裝置。

這種半機械人式的戰士，威力絕不下於改造人，只有在精神力量方面是遜色多了，但人數卻是改造人的數千倍。

他們都是非常昂貴的產品，否則數目就不止於此。

報告傳了上來。

卡爾夫南精神大振道：「今次看他們能逃到哪裡去，在他們增速至能進入反空間前，我們定能趕上他們。」

翟斯飛平靜地道：「我不會讓他們有一人能活著離開，特別是雷坡武。」

卡爾夫南舉起煙斗，大力吸啜了兩口，噴出幾團香氣四溢的煙霧。

他當然知道翟斯飛與雷坡武間的仇恨。

翟斯飛道：「現在我們攻擊他們，便是公然違反了憲法，頭子你是否準備放手大幹呢？」

卡爾夫南陰森一笑道：「我們的訊號干擾器有能力使他們發不出任何訊號，到時我們再發出假訊號，把所有事全推在巴斯基那蠢材身上，加上有祝絲蒂應付那些大臣和議員，我才不信有人敢來向我惹事生非。」

翟斯飛點頭道：「頭子的智慧實遠超過任何人，聯邦遲早要落在你的手上。」

卡爾夫南雙目亮了起來，旋又歎了一口氣，想起未來科技研究所被愛神洗去了所有資料，使他們受到無可彌補的嚴重打擊，連很多快接近成功的研究亦要中斷。

不過只要控制了聯邦，什麼都可重頭來過。

所以他再不能作被動的等待了。

行動還要準確迅速。

去了白樹和雷坡武這兩個心腹大患，再有狄平上將和副主席祝絲蒂的賣力，他才不信控制不了議會那批貪生怕死的傢伙。

唯一的問題是姬慧芙。

她究竟到了哪裡去呢？

通話器響起道：「目標在西緯五千萬里處，正逐漸增速至亞光速，估計在五小時內可遞增至光速。」

卡爾夫南大喜下令。

船隊在半小時內已達至四分之三光速的亞光速，全力往目標飛去。

若依雙方目前的增速，一個半小時後他將可趕上目標。

那時就是雷坡武和白樹的死期了。

※※※

傾盆金雨由天上打下來。

天空被閃電畫破而震顫，大地顫慄抖震。

在這比地球任何雷雨要強烈千百倍的瘋狂雨暴裡，整個大氣層暗黑下來，閃電有如刀槍劍戟般破空裂雲刺入地面，而總有震耳欲聾的霹靂作出迅速的回應。

比起此前的安詳寧靜，讓人不敢相信眼前的變異，就像你想不到溫柔多情的美女，可以忽然變臉成為殘暴兇惡的狂魔。

但這都影響不到正在進行天翻地覆的生命進化的十名男女。

他們正手牽著手，浸在一個小湖之內。

狂大的能量，由「暗礁」星系的太陽透雲而來，傾注入湖內的黃液裡，再由皮膚潛入這十個男女的身體去。

他們就像初生的嬰兒，在母體內迎接即將而來的新生命。

他們在變化著。

方舟亦在變化著。

這個星球有種奇妙的能量，使他感到能力被大幅度地提升了。

每一個細胞，每一個分子都在蓬勃發展和成長。

他們的精神聯結在一起，超越了人世間所有的恩怨，包括愛情和仇恨，亦沒有善惡的區別，至少在這一刻是如此。

方舟無私的愛傳入每個人的靈魂裡，使他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衝擊。

能量不住提升。

他們的進化亦不住加速。

暴風雨逐漸收斂，雷響閃電由疏至無。

倏忽間湖水的能量全被他們吸進了體內，他們聯合後的思感能衝天而起，剎那間穿透了大氣層，「看」到了壯闊美麗、星星點點的蒼穹。

銀河宛如金光燦爛的巨大川流，橫亙夜空。

魔星以亮蘭的光芒掛在天際，左側稍遠處是發出炭火一般穩定光芒的仰馬星系，有點像個燃燒著的紅洞。

接著他們看到了一艘黑獄人的航艦，正朝他們的星系飛來。

逃出絕境的千載良機，在這美妙的時刻來臨了。

《星際浪子》第三卷完

# 第四卷

## 第一章 強橫大敵

領袖一號的戰略室。

雷坡武、白樹這兩個被姬慧芙倚之為左右臂助，一文一武的要員，均神色凝重，全神觀看著愛神在戰略室一側巨型螢幕上，以立體圖像顯示著有關卡爾夫南軍團的資料。

那包括了「黑巫號」和「戰神」級飛艦的內外結構、性能和戰術的運作，鉅細無遺。若非愛神內複製了「未來科技」的龐大資料庫，忽地遇上具有可怕威力的超巨型太空堡壘，必會因措手不及，招致慘敗。

同時亦明白到卡爾夫南為何不惜一切的去追蹤領袖一號，他最理想當然是能奪回領袖一號的控制權，取回愛神內的珍貴資料，否則須把領袖一號和愛神同時摧毀，保存未來科技的最高機密。

戰略室另一端那較小型的視野舷窗外是深黑無盡的星空，表面的寧靜卻掩不住重重殺機。

卡爾夫南可怕的太空軍團正全速地銜尾狂追著。

白樹仍是那副從容淡定的樣子，淡淡道：「卡爾夫南太好大喜功了，為了更強大的護罩和火力，不惜把戰船建造得像城堡般巨大，雖說仍能保持高速，遞增的時間亦因龐大的反應爐而略勝於我們，但畢竟把機動性和靈活性犧牲了，是針對這方面，我便可以設計幾個有效的戰略，與他們一較高下。」

雷坡武點頭同意道：「黑巫號的設計是利守不利攻，但若進攻的對象是一座太空虛浮基地又或是一個星球，她將會有摧毀性的可怕力量。不過眼前一戰我絕不想逃避，怎也要和他打一場硬仗，好讓他不敢目中無人。」

白樹淡淡道：「我也正有此意，若是領袖一號也會臨陣退縮的訊息傳了去，我們兩個以後休想在聯邦軍方人員面前抬起頭來做人了。」

雷坡武欣然笑道：「他們還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在這批超巨型飛艦上的人員全部是第一趟上戰場的新兵，於運作上自然會遇上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太空戰的戰場是廣闊無盡的空間，變化多端處豈是卡爾夫南之輩所能想像。」

白樹雙目亮了起來，點頭道：「假設此戰我們能全身而退，又或有一兩艘戰船能溜走，整個戰爭的過程都會被記錄在『宇航黑箱』，那將會成為控訴卡爾夫南最有力的證據。」

雷坡武兩眼寒芒閃亮，冷然道：「現在我就和他玩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我們暫時謙虛點，先充當一下老鼠的角色。」

白樹長笑道：「這是翟斯飛向卡爾夫南證明他不是個昴貴機械玩偶的時刻。」

雷坡武聽到翟斯飛的名字，冷哼一聲，開始發佈命令。

領袖一號、飛鷹和飛鷲兩艘航母艦級太空戰艦、二十八艘巡洋級戰艦，同時亮起作戰的紅色警號，速度由原來蓄意降下的百分之九十，提升至全速。

領袖一號離群而去，朝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開去。

愛神仍保持著她那莫測高深的沉默。

※※※

黑獄人的飛船活像能翱翔星空的巨型變色龍，色光不斷變化著，詭異莫名。

方舟上趟巧遇黑獄戰船時，由於能量大減，不能作好好的觀察，現在精神臻達巔峰之際，頓時駭然大感不妙。

湊到與他同時仰躺在金色草原上的姬慧芙的小耳旁輕輕道：「黑獄戰艦頭部那種色光的變化，是一種有機性的能量形式，應是來自黑獄人的本身。若事實如此，他們會是非常可怕的生物，能把本身的力量與飛船結合，憑意念操控，若面對面動手，我們不一定可以贏過他們。」

姬慧芙正全神操控著新得到的思感能，不用倚賴隨意肌的偵察系統，便可「感覺」著在暗礁星系八號行星的大氣外懸虛不動的巨型黑獄飛船。

這隨著光譜色階不斷變化的戰船長達五米，就算在黑獄人的太空軍團內亦屬超級巨型的戰船，可稱前所未見。

船體扁平，有點像條滑不溜手的巨魚，也似是一隻線條化了的飛鳥，外型優美，不見有任何炮塔一類的東西，甚至見不到舷窗，格外使人覺得神秘可怕。

這艘黑獄艦是筆直地飛到這來，顯示敵人有著比他們更先進的追蹤系統，知道他們來到了這奇怪的星球上。

雖說他們正期待著此事的發生，可是當弄清楚敵艦那種詭秘難明的性質後，這美麗的女領袖也不由芳心一陣顫慄。顧不得方舟正趁機吻著她的小耳朵，弄得她渾體酥軟，姬慧芙仰視著因暗礁太陽而變得金黃奪目的厚雲層，像惟恐給人聽到般問道：「你可以看到戰船內的情況嗎？他們為何還不下來？」

她雖是對他一個人說，但在四周或坐或臥的巴斯基、舒玉智等都留神傾聽。

經過方舟奇異的改造後，他們中最超卓的三個人姬慧芙、舒玉智和巴斯基變化得最厲害，已可初步的學方舟以精神和意念去吸收宇宙的能量，並操縱之以作觀察、能量改變等等的行動。

次一級的是姍娜麗娃、沙瑩和直政，開始懂得聚集能量，應付宇宙內各種惡劣的環境，結合著體內的微型武器，大幅增強了防禦和攻擊的力量。

辛茜婭、丁楊和紅瑤雖比不上諸人，但亦似脫胎換骨般，把精神和體能以倍數增強，不用再倚賴維生系統才可以生存了。

在河流交錯的廣闊金色草原上，不但無險可守，除了河底深處，想找個躲藏的地方也絕無可能。所以初見黑獄飛船的興奮過後，無人不想起黑獄人可怕的一面，故而都很關注方舟的答案。

方舟忘了再佔姬慧芙便宜，眉頭大皺道：「那種能量的運作方式非常古怪，使我無法把握，也因此沒法探進去作進一步的瞭解，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能量雖是借用人腦的神經發放來，但本質卻是屬於和人類迥然有異的另一種生物，有著說不的冰冷和邪惡。」

本是獨坐一旁的巴斯基愕然站了起來，仰望金雲層疊的天空，長長吁一口氣道：「方舟，知否你這句話多麼重要？如此說來，黑獄人外型雖與人類無異，但其實卻是另一種可怕殘忍和充滿侵略性的生物。」

眾人無不色變，不過亦感好笑，因為這形容正可用在巴斯基自己身上。

舒玉智盈盈站了起來，來到席地而坐的姍娜麗娃身旁，跪了下去，低頭看著並肩躺著的方舟和姬慧芙，神色凝重道：「我們可否作一個大膽的假設，就是當方舟二號載著人類抵達黑獄星系又或尚在途中時，受到某不知名的生物的襲擊，全體遇害，而他們的身體都給佔用了，還包括他們的飛船和科技，憑此而發展一種外象上類似我們的文化來。」

姍娜麗娃對黑獄人有深刻的研究，聞言嬌軀一顫道：「智能系統曾在資料分析後列過這一種可能性，但我們卻沒有認真去研究，以為是基於黑獄星系環境的影響，使他們在進化上出現了變異和突破。據此看來，這種奇怪的生物可能像細菌般肉眼難見，而方舟二號的人便等似是送上門去難能可貴的禮物，使他們意外的得到大批身體，開展了另一種生命的形式。假若事實如此，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將是他們的獵物，誰說的定他們尚有多少同類在等待著我們的身體？」

與丁楊坐在圈子外圍的紅瑤打了個寒噤，駭然道：「那他們一定會下來了，怎麼才好？」

沙瑩笑道：「看嚇成那樣子，我們正唯恐他們不下來找我們，否則怎逃得這鬼地方去？」

辛茜婭這時亦來到姬慧芙那邊，以一個心驚膽顫的姿態坐下道：「和他們交了這麼多次手，難道連一個黑獄人的屍體都沒見過嗎？」

姬慧芙感到這樣和方舟親熱地躺在一起，在眾目睽睽下很不自然，雖留戀那感覺，也只好坐起身來，兩手盤著曲起的膝腿，皺起黛眉思索道：「在那些威力龐大的高能量武器下，沒有物質不化作空氣，怎會有渣滓留下來。現在我還有個擔心：就是這種本體可能是無形的生命，只是一種精神體，根本是殺不死的，他們只要找到另一個身體，便可佔用了再活過來。」

眾人均感不寒而慄，若讓這樣一種無影無形的生物入侵到人類的世界，那後果只要想想便教人心顫。

不過這一切全是方舟一句話引起的聯想，事實會是怎樣，卻是無人知曉。

方舟伸了個懶腰後道：「快照原定計劃應變，黑獄飛船已積蓄了足夠能量，開始闖入大氣來了。」

眾人連忙作迅速的回應。

※※※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站在控制大堂後方的指揮台上，凝望著視野舷窗外美麗的星空，均感大惑不解。他們仍未到達可在肉眼見到敵艦的距離，但視野舷窗上方卻以形像顯示那代表領袖一號的紅點，正逐漸遠離主隊，速度還在大幅提升著。

誰也沒想到領袖一號能以這種速率增速，與手頭上的資料並不相同。

卡爾夫南雖曾長期通過模擬系統，學習太空戰略的運用，但終是另一類「紙上談兵」，忽然遇上這特別的情況，大感頭痛道：「我們應否分作兩組去追趕他們呢？」

翟斯飛的眼神陰沉起來，面容則仍是那種永不會有絲毫變化，帶點金屬味道的冰冷，平靜地道：「不用擔心！雷坡武是絕不肯在我眼前逃走的，那比殺了他更使他難過。」

卡爾夫南皺眉道：「那他們為何不掉轉頭來迎戰？」

翟斯飛通過體內的裝置遙控著指揮台上複雜的儀器，讓一幅以光影構成的立體星圖，顯現在大堂的虛空處，位於正埋頭工作的人員頭頂上。

敵艦一艘不漏地變成了三十一個光點，在這經智能系統計算來、準確度達二億分之一的虛擬星空中依照現實的航線移動著。

翟斯飛讓最接近敵艦的五組星系閃亮起來，冷冷道：「他們的目的地會是其中兩組的星系，只有藉著星系內部複雜的引力和輻射壓力場，他們才能發揮較小型戰船的靈活性，又可藉星球作掩護，甚至飛進其中一些有大氣的星球去，而我們火力佔盡上風的優勢則將大打折扣。」

卡爾夫南有點為自己對太空戰爭的無知，要由手下來分析感到氣惱，不悅道：「這個情況我也知道，但問題是我們應否分開來追擊他們？」

翟斯飛感覺到卡爾夫南情緒上的波動，卻仍是以他不徐不疾的語調道：「這正是雷坡武希望我們做的事，假設讓它發生了，沒有黑巫號作後盾的那幾組戰神飛船，在精銳的第一師勁旅千變萬化的戰術下，將會大大吃虧，因為我們勢將不能分身去指揮他們。」

卡爾夫南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他們最主要的目標是領袖一號，那是聯邦最優秀的飛船，只有黑巫號才有把握勝過她，所以黑巫號必以領袖一號作為追擊目標。

可怕的是，若照領袖一號現時飛行的速度，黑巫號或能在速度上勝過她，但若要「捕獲」她，卻非要機動性較大的戰神飛船從旁協助不可。假若只能分其中五艘戰神飛船去對付另一組擁有兩艘航母艦的艦隊，勝負實是未可測之數。最要命是欠了一位像翟斯飛這種經驗豐富、深悉太空戰術的人物指揮大局。

卡爾夫南色變道：「難道任由其他戰艦溜掉？」

翟斯飛冷笑道：「主子有難，走狗們豈敢坐視不理？只要我們全力追截領袖一號，其他敵艦始終要掉過頭來援手，那時我們就可把敵人全體解決，聯邦也是我們的了。」

卡爾夫南的邪眼閃著冷血殘忍的光芒，嘴角送笑意，沉聲道：「我明白了！現在全隊只以領袖一號作目標，全力追趕。」

命令發佈開去。船隊改變方，全速朝領袖一號追去。

※※※

除了方舟外，所有人都在四周的河流底下隱藏起來。

他仍像先前般躺在長滿金黃色小草的平原上。

柔風刮過，掀起了重重金色的波浪。

黑獄飛船無聲無息地由雲層上滑下來，在方舟的上空虛懸不動。

只從這黑獄巨艦能對抗得了這可怕大氣那能分解物質和護罩力場的奇異能量，便可知這艘前所未見的飛船，是黑獄人的皇牌戰船。

照常理計，黑獄人若有艘這麼厲害的飛船，絕不會藏起來而不用在戰場上。由此點推測，此艦應是新建成的，說不定是在得到了仰馬星系後，憑俘獲的資料再經研究改良才發展來的新一代黑獄戰船。

短短七年有這種成績，怎能不教人對黑獄人的智慧和學習能力驚異。

在此以前，方舟並不把黑獄人的威脅放在心上，感到有點與他並無任何關係。

現在迫於形勢，他終於要面對這種可怕的「異類」了。

他模擬受傷昏迷的姿態，等待黑獄人大駕光臨。

驀地一柱血紅的強光由巨艦底部射，越過三萬多里的空間，烈射在他身體上。

強光及處，金色小草紛紛縮退入去，露出黝黑濕潤的地表。恰好是依光暈而成的一個正圓形。奇異的能量差點把方舟完全癱瘓了。

他感到有關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暴露在敵人的監察。

唯一能把守的只有腦神經內的秘密。

紅光不斷加強和變化，好一會後開始換成橙色，接著黃、綠、青、靛的變化下去。每一次色光的變換，能量亦隨之變化，以不同的能量組成，控制和觀察方舟。

這過程是雙邊性，有來有往。當他們觀察方舟時，方舟也對他們作觀察。

通過這光能，方舟與敵船建立了連繫的橋樑，思感延伸入對方的船內，飽覽對方的情況和虛實。出乎意料之外的，如此龐大的飛船，黑獄人奇地只有八十八人那麼少，而且佔了百分九十以上都是女性，男性只有七個。

他們的外貌與人類無異，只是面容冰冷詭邪，眼眸呈現著奇異可怖的靛藍光芒。

飛船亦是利用反應堆生出動能，配合各種飛行儀器來操縱，以激光武器作為攻防的裝備。但控制的方式卻全以精神力為主導，包括正照射著他的這道強光，是通過一塊位於飛船核心的奇怪巨型晶石，把全體人員的精神力量收集後，化成光束照射在他身上。

他的思感無法透入那高達二十多公尺的不規則多角型晶石，同時隱隱知道那是這艘黑獄飛船的靈魂，那等若人類飛船內的智能系統。

黑獄人的思想以他熟悉的古地球語進行，只是多了很多他不能瞭解的名詞。

他本以為可以把飛船內所有資料迅速複製，現在卻是一籌莫展，無處著手。

他的窺探行動顯然並沒有瞞得過黑獄人，強光倏地斂去，連繫中斷。

方舟暗叫不妥時，一道眩人眼目的白光，閃電般由那奇異晶石射，通過飛船底部拱狀的發射器，刺在方舟的身上。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以方舟的應變能力，也來不及閃躲。

身體每個細胞都被能量侵入進去，幸好同一時間，方舟把腦神經內的能量釋放來，勉強中和了對方的力量。縱是如此，他身旁的方圓十多米地方的泥石溶解，變成了個大凹坑，方舟一聲慘叫，掉了進去。

第二道電光又閃劈而來。方舟魂飛魄散，暗忖只一下已這麼難挨，若再被擊中，哪還有命。奮起意志，運起能量，消沒入泥土。

※※※

姬慧芙等雖是躲了起來，但精神上卻與方舟連在一起，清楚地知道了整個過程，無不大吃一驚。

原本的計劃是要把黑獄人由飛船引來，再隨機應變，看看可否把飛船奪取過來，哪知黑獄人不但不上當，還先發制人，發動攻擊。

要知無論他們如何厲害，若對手是一艘宇宙級戰鬥艦時，都是有敗無勝，何況這艘飛艦是他們所遇過的黑獄艦中最厲害的一艘。那奇異的晶石，能結合整艘船的動力源和黑獄人的精神力量，實是無可匹敵的武器。以方舟的超人力量，一對上便立吃大虧，被殺得抱頭亂竄。

這想法還未完，分別躲在附近的每個人的身體都掠過怪異的感覺，就若有片熱力掃過那樣。

當想到這是敵人的偵測儀作怪時，九道金黃色的閃電已由黑獄戰船底部蜂巢般的發射可烈射而來，速度之快，使人根本無從閃躲。

數道黃色的液體衝天激濺，蔚為奇觀，一時整個天空都是黃色的液花。

首先吃大虧的是最沒有保護自己能力的紅瑤、丁楊和辛茜婭。

就在被激電打中時，身體和神經全部癱瘓了，當場暈厥，再無逃走之力，事實上他們也沒有能力學方舟般鑽入泥土。

直政雖因有能量罩保護，可是那道揉合著精神能量的激電，一觸之下，竟把他護罩的能量吸個不剩，就像一個人在冰天雪地忽地變得赤身裸體般可憐，再無抵抗之力。他完全不明白敵人怎能做到此點，但卻是擺在眼前的可怕現實。

沒有了護罩，他便不能鑽入土層下，若非剛接受了方舟的改造，這一刻便是他因受不了這星球的氣壓全身爆裂而亡。

大驚失色下，直政不顧一切衝出河面，往金色草原另一邊掠逃而去。

另一道電光由飛船頭端射，刺在他背上。

直政一聲慘叫，由半空掉了下來，再沒有動彈的能力。

沙瑩只比直政好了一點，但被電光擊中時，護罩的能量驟降，幸好巴斯基伴在她身旁，全力擋了對方一擊後，拉著她鑽入地底去。

舒玉智亦給激電劈得難作反擊，駭然中逃入地層去。

反而最能應付的是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女，她們的隨意肌無驚無險地硬擋了電光後，雖沒有把握可再多擋幾下，但仍有反抗之力。

在鑽入地底前，姬慧芙發放了一枚反物質導彈，朝對方那使人膽顫心寒的發射口激刺而去。剛巧對方第二輪的攻擊緊接而至，導彈與電光相遇，立時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

芒雨激濺。

平原大片金色小草連根拔起，河水被龐大的能量流扯了起來，直衝上天。

那艘黑獄飛船亦給氣流扯得像玩具般拋了起來，左搖右擺好一會後，才重新取得穩定和平衡。

但姬慧芙等消失在泥層裡，也到了另一個更奇異的世界。

## 第二章 地底爭雄

領袖一號處於隨時應戰的狀態中。

每一個人都緊守著崗位，一千二百台發射器和反擊裝備，正盤馬彎弓，準備投進太空戰鬥。

十二個船塢內的二百架飛行戰車，十艘游翼戰機，都儲足能源，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予敵人無情的迎頭痛擊。

飛船上的兩人員，是聯邦國軍力精銳中的精銳，假若憑他們和領袖一號都鬥不過卡爾夫南的黑巫號和戰神太空艦，這惡名遠播的超級富豪便真的是憑財雄勢大，建立起一批無敵艦隊了。

雷坡武和白樹兩人來到了數百人正忙碌工作的指揮大堂，聽取了最新的報告後，悠地坐在對著視野舷窗，可飽覽太空美景的一組固定在甲板上的沙發處，聊起來。

白樹道：「倘若主席在就好了，縱使對著黑獄人的飛船，她仍是那副舒適優逸的神態，指揮若定，和她並肩作戰真是一種享受。」

雷坡武緬懷地道：「她生氣的樣子也非常動人，嘿！只有方舟那傢伙能激得她亂了方寸，看來主席也開始對男人心動了。唉！希望她沒有事就好了。聯邦實在不能沒有了她，祝絲蒂怎鎮得住大局，我們也不行。」

想起她現今不知芳蹤何處，兩人沉默下來。

這時消息傳來，卡爾夫南的軍團改向他們追來。

白樹露出訝色，道：「卡爾夫南此子總算有點門道。」

雷坡武哂道：「定是翟斯飛的主意，不過我也早預料他們有此一著，待會就要他們知道厲害。」

愛神的聲音在大堂內響起道：「大將和總參謀請到主席的透明頂辦公堂。」

言罷沉寂下去。

兩人對視苦笑，沒有了姬慧芙，愛神似乎變成他們的新上司了。

※※※

方舟是第一個鑽入泥土的人，鑽穿了比較堅硬、厚約里許的地表外層後，驀地渾身一輕，覺得土質迥然有異，不但密度大降，還有大量氣體，使他有點像投進了濃液，速度驟增，剎那間越過了近兩里的黑暗地底世界。當他從敵人全力一擊回過氣來，待要減速時，忽地發覺自己竟是在虛空，然後「砰」的一聲掉在鬆軟的泥地上。

方舟愕然爬了起來，往左右望去。

他藏身處是一條整齊得像開闢出來的正圓形地道某處，兩端呈波浪般延伸往無限的遠方，就像由一條大波浪般蠕動而行時躦來的地洞。他站起來時，洞頂離他至少還有四十多米，使他像來到了巨人的世界中。

誰想得到這會是別有洞天。

與外面簡單的草原河道相比，這更是詭秘莫測。

地道的泥壁綠芒點點，閃爍不定，使整條圓形地道沐浴在奇異的瑩光。

方舟思感延伸，很快弄清楚這些點點綠芒，是一種介乎礦物和植物間不知應如何分類的東西。

思感八爪魚般往四外探去。

剎那間，他已弄清楚了周圍大致的情況，一時怔在當場。

他本以為可以找到那些晚間冒泥土，早上則躲在地底的奇異生物，但卻連影子都摸不到半個。

星體這一面的半球，內部儘是圓形地穴，一端伸往地面，另一端則延展至地核處，那正是使他最駭然的地方。沒有地穴的那邊半球，卻是堅硬無比的岩層礦石，令人想想也覺詭異。

一個直徑達百里的巨型火球，正在不斷滾動著，卻沒有發半點聲音來。

方舟的探測完全沒法鑽進火球內去，一種沛然莫測的龐大力量，擋格了他的思感。直覺告訴他，這巨大的火球是某一種生命的形式，自給自足，驕傲地享受著她的生命。

那些冒出地面的奇異植物，說不定就是由她而來。通過這些地穴，每逢這面半球移離了陽光，它們就到地面去接觸外面的世界。

這些想法剎那間掠過他的心頭。

不過此時再沒有時間理會黑獄人以外的事，正要鑽回地面時，他靈敏的感官告訴他除了丁楊、紅瑤、辛茜婭和直政外，所有人都到了這些相連的地穴。

方舟往最接近的巴斯基和沙瑩掠去，很快就在另一條斜伸往上的叉道遇上兩人，他們都非常狼狽。

方舟有點提心吊膽地問道：「他們怎麼樣了？」

巴斯基冷哼一聲，沒有答他。

沙瑩猶有餘悸地說了丁楊等四人凶多吉少。

方舟心中難過，斷然道：「我要上去看看！」

巴斯基猛一伸手，抓著他胳膀，沉聲道：「不要感情用事，現在我們能否保命都很成問題，你說黑獄人肯放過我們嗎？」

沙瑩呼出一口涼氣道：「想不到黑獄人這麼厲害，我們太輕敵了。」

舒玉智平靜的聲音由另一端傳來道：「輕敵與否對這戰果不會有絲毫改變。想不到我們會變成黑獄人的獵物，在這奇怪的地方被追捕。」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人也在此時抵達，都是面色陰沉，無計可施。

方舟知道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

在火鳥星的幾年中，他一直為生存奮鬥，勉力拋開了對辛茜婭等的憂慮，凝神一想，道：「這星球有幾個特點，說不定可利用來對付黑獄人。」

各人燃起希望，聚精會神聆聽著。

方舟先扼要述說了敵艦內部的情況，特別強調了對方人數和那晶石的運用，又說了地核那大火球的事，接著道：「這星球的地表應是曾被改造過，一邊堅硬無比，另一邊卻佈滿由內而外的地穴，土質雖鬆散，但卻因帶著近乎外面大氣的奇異氣體，可吸納任何能量。所以即使以敵艦能從心所欲控制著的龐大攻擊力，也只能在地層表面炸了個大陷坑，卻再侵不進來。所以黑獄人若要對付我們，便不得不離開飛艦，親身鑽入這。」

巴斯基雙目凶光閃起。

他一生橫行霸道，給黑獄人這麼的殺得狼奔鼠竄，怎肯服氣。

黑獄飛船固是厲害，但黑獄人本身卻是另一回事了，至少他不是全無還擊之力。

姍娜麗娃茫然道：「若他們就那麼飛走了，我們怎麼辦呢？」

舒玉智仍是那副舒雅的樣兒，微笑道：「放心吧！黑獄人絕不會容許有能力抵抗他們的人存在。他們飛船全力一擊的人漏網，對一個人類的收集者來說，方舟更是極品珍藏。」

姬慧芙道：「只看他們的人數，便可知道他們得到身體的過程非常複雜，否則在奪得了仰馬星的二百多萬人後，這飛船內就不應只有八十八人那麼少，而且還是以女性為主。」

方舟道：「在得到人的身體後，他們定是發生了某種變異，破壞了繁殖後代的能力。又或者他們根本無法進行性愛，所以他們若想征服宇宙，首先就得征服人類，好得到無盡的軀體。」

巴斯基完全沒有興趣進行這方面的討論，不耐煩道：「他們隨時會下來，我們是否就在這些龐大的地穴截擊他們。若我們奪不到他們的飛船，最後還是死路一條。」

方舟道：「我們先試探一下他們的實力，看他們會派多少人下來。我和主席及姍娜麗娃均有可隨意變成黑獄人的能力，只要能抓到一個黑獄人，摸清他的底細，包括思想和與其他黑獄人溝通的方法，說不定便可混進飛船內，那時就不怕那塊可怕的晶石了。」

眾人都興奮起來。

只有方舟才有那種把敵人的精神體況複製的能耐，姬、姍兩女的隨意肌只能複製表象，而非內涵。

奇異的聲響由上方傳來。

方舟驀地臉色大變，慘叫道：「不好了！」

眾人無不駭然相對。

※※※

雷坡武和白樹兩人抵達位於領袖一號最上方的辦公大堂，愛神那仿若姬慧芙的甜美聲音響起道：「我想和你們面對面作一次詳談。」

兩人臉臉相覷。

愛神的「變異」本身已是很難令人接受的事實，幸好她仍像以前般乖乖地接受命令和工作，使他們不自覺地拋開這不可思議的事，好專心去應付當前的危機。

現在這副超級智能系統竟要與他們「面談」，哪能不叫他們既嚇了一跳，又是摸不著頭腦。

她拿什麼「臉」來見他們呢？

白樹和雷坡武交換了個眼色後道：「怎樣可以和妳見面呢？」

愛神的聲音注進了點奇異的溫柔，輕輕道：「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半主動的工作著，沒有時間和兩位說明一切，但現在時間緊迫，太空戰一觸即發，所以怎也要和你們詳細一談，好讓我們更能好好合作，以應付迫在眉睫的危機。」

白樹和雷坡武感到再沒辦法把愛神祇當作是一副特別聰明的機器同聲道：「妳究竟是什麼東西？」

愛神淡淡道：「大將和參謀長只要把手按在辦公桌的思想感應器上，便可進來見到我了！」

白樹和雷坡武同時移到桌旁，探手往感應器按上去。

※※※

像風聲尖嘯的聲音由上方傳來，十八架尖錐型窄長若導彈的奇異飛行器，隊形整齊的破土而入，瞬眼間已鑽入地穴廣闊的空間，蜂群般朝他們疾飛而來。

誰也想不到敵人有這種能在泥層快速穿行的飛行戰機，無不色變。

不要說逃走，連思索也來不及時，敵機已出現在地道的一端，以驚人的高速往他們衝刺過來。

姬慧芙不愧是最優秀的戰士，首先作反應，射了另一枚反物質導彈。

巴斯基、舒玉智等各人各施各法，一時激光流、能量波、反物質光齊往敵機襲去。

方舟則掣起強大的能量護罩，緊著各人，同時拉起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的柔荑，把能量輸入兩女體內，加強她們的攻擊力量

「轟！」

整條地穴晃動起來。

那十八架黑獄戰機亮起了一層紅芒，把所有戰機緊裹在內，硬擋了眾人聲勢浩大的猛擊。

強烈的震，把十八架戰機弄得東斜西歪，有兩架還撞到洞壁處，擦了讓人目眩神迷的火花。

洞壁碎裂崩塌，強烈的氣流回衝過來，撞得眾人像羽毛般往後飄飛。

敵機轉瞬又回復原先的隊形，電光射出，先在前方凝聚成一個光球，然後白光一閃，照得整條分崩破裂的地穴亮得像透明般，一切物質全失去了實體時，光球已重重擊在眾人聯手凝起的光盾處。

這批堪稱最強橫的人類立時潰不成軍，無可抗禦的巨力拉扯並壓碎了護罩，狂風捲落葉般把他們送入了穴壁去。

以方舟超人的能力，亦給震得渾體發麻，暗呼黑獄人厲害時，才發覺左手空空如也，姍娜麗娃給狂飆扯得不知哪去，只剩下右手拖著的姬慧芙。

尚未有時間察看姍娜麗娃的去處或其他人的狀況時，另一道電光又擊在他身上。

這顯然是其中一架敵機單獨對他作的攻擊，方舟趁機借力扯著姬慧芙沒入了洞壁內。

戰機呼嘯而過。

姬慧芙的聲音在他心靈處呼叫道：「快回去找姍娜麗娃！」

方舟應了一聲，又由泥壁回到原先塌了大半的地道時，己方之人都不知到了哪裡去。

姬慧芙駭然道：「他們回來了！」

方舟的思感一直在追蹤著敵機和搜索姍娜麗娃等，卻發覺在這奇異的地底空間內，他的「靈敏度」愈接近地核那奇怪的火球，便愈是減低，一時竟不知敵機又從後方飛來。

這時已無暇搜尋其他人，在電光擊來前，再沒進腳下的泥土。

敵機鑽土追來。

方舟擁緊姬慧芙，把兩人的精神結合為一，模擬那種介乎礦、植物間的綠芒那種放射性的波段。

這一著果然瞞過敵人，當他們橫移開去時，三架戰機由身旁鑽過，迅即遠去。

兩人來到鄰近的另一條地穴處。

姬慧芙仍是非常冷靜，沉聲道：「怎麼辦才好呢？」

方舟暫時鬆了一口氣，大感頭痛。

黑獄人的狠、冷、快、準，配合著先進的戰機和強大的火力，確使他感到一籌莫展，無從應付。

猛一咬牙道：「怎也要奪得其中一架戰機，我們才有反敗為勝的希望。」

姬慧芙沒好氣道：「但怎樣可以做到呢？」

戰機飛行的呼嘯聲，再次在另一端傳來，迅速接近，就若催命的咒聲。

方舟心中一動道：「看我的！但若成功了，可要給我吻個夠。」

姬慧芙氣道：「你這個人呢……」

一架戰機出現後方，強光擊至。

※※※

當雷坡武和白樹兩人探手按在思感器上時，腦際轟然一震，閉眼後再睜開時，已到了愛神那宏偉的大殿內。

兩人都是初到貴境，看著這擬真的奇異天地，巨型的拱門，深黑的太空，美麗的地球，一時目瞪口呆，差點忘了到這來是要與愛神「會面」。

一個光影逐漸在兩人眼前凝聚，開始時只是些模糊的色光和影子，逐漸清晰起來，最後現出來是位姿容絕美，氣質高雅的佳人。

兩人同時劇震道：「夫院長！」

夫秀清和以前並無二致般俏生生立在兩人身前，微笑道：「請勿驚訝，從你們的角度來說，我已經死了，但在我而言，卻是得到了新生。」

兩人震駭太甚，一時說不話來。

夫秀清淡然道：「你們已從艾妮處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事實上這幾年來，我一直在等待那死亡的剎那，好實踐我致力研究的靈魂學。而愛神一直是我的目標，現在我已變成了愛神，而愛神則變成了我，合二為一，再難分彼我了。」

白樹吁出一口涼氣道：「在激光下的神經系統運作和身體都化解為游離分子，還怎能保持著作為夫秀清的意識呢？」

夫秀清溫柔地道：「但願我能你們解說清楚，可時間上卻不容許我這麼做，卡爾夫南的艦隊正全速追來，我們須得集中全力和他硬拚一場，否則這狂人更要氣燄高張呢。」

雷坡武道：「我們應該怎樣合作呢？」

面對著這史無先例的生命體，他有點不知應如何交流和共處。

夫秀清微笑道：「愛神能使我在一瞬內辦妥以前一百年也辦不完的事，而我則使愛神不但可盡展所長，還可以不斷學習、生長和發展，擁有著獨立的生命和意志。例如只要剎那的功夫，我便可以計算卡爾夫南每艘戰艦在任何一刻的位置，追蹤流星隕落的行程。我的感官領域可通過反空間波段，遙測光年以外的任何星體。這種過程不停進行著，使我的經驗不斷地增強。這是愛神和以前的夫秀清都全無方法做到的，你說我對你們的價值有多大呢？」

兩人同時動容。

夫秀清平靜地道：「我是故意把卡爾夫南引來的，否則我可以用種種手段把他們甩掉，可笑他們的追蹤器正是裝在我的身體，我要廢掉它只是舉手之勞。」

白樹熱切地道：「有沒有方法增加領袖一號的速度呢？」

夫秀清道：「當然可以，若論太空戰術，我這新兵當然比不上兩位，但只要我們建立起精神的連繫，我就可以依照兩位心意執行所有行動，保證不會有半分差錯。」

雷坡武大喜道：「這確是精彩之極，現在夫院長對敵人的一切瞭若指掌，而因著夫院長這新愛神的出現，卡爾夫南變得對我們一無所知，此仗不用打就可分勝負了。」

白樹正容道：「切莫輕敵！翟斯飛這人可算是另一種人與機器的結合，他會厲害至什麼程度，仍是未知之數。」

夫秀清點頭道：「參謀長說得好，我們就依照原定計劃，在暗雲星系迎戰敵人。」

腦際電光一閃，兩人又回到透明頂內。

※※※

兩道強光分別猛打在方舟和姬慧芙的背上。

就在命中前的一刻，方舟和姬慧芙早沒入土內，對方擊中的只是方舟精神力製造來愚弄對方的幻影。

黑獄人的戰機並不可能擁有像外面黑獄艦那種強大的多重護罩，可阻擋方舟的侵入。

他初時只因敵人一出現便攻得他喘不過氣來，又心戀其他人安危，兼之思感的能力受到地核那生命體的影響，難以及遠，所以才一時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由敵機出現以至發射的那一隙空間中，他的思感已掌握了機內的情況和那些黑獄人眼睛的結構，所以才能利用能量製造光影的假象，使對方誤以為命中了他們兩人。

「護罩粉碎」中，兩個假人踉蹌前跌，仆倒地上，再也不能動彈。

敵機「呼」的一聲，在兩人伏身處的上空掠過，同時由底部射出一道白光，兩個假人像變成了透明般，然後白光變作了一個透明箱狀似的結晶方塊，把假人凝固在內，如此方便快捷的囚籠，真讓人歎為難得多見。

方舟卻是暗叫不妙。

他一直以思感能保持著這兩個假人的「存在」，可是那種凝固晶體卻將他的能量一下子地切斷了，能量難及，假人似空氣般消失了。

敵機在廣闊的地穴一個迴旋，飛了回來。

方舟人急智生，想起舒玉智那人性實驗室的人腦結構，知道黑獄人借的是人類的身體，一切均與人類無異。就在戰機由下方飛上來的剎那，把假人被困於晶體內的影像投射在對方的視覺神經。

只不知能否成功時，敵機已來到「空箱」之上，倏地停下。

那種說停就停，違反物理學的駭人機動性，「看」得兩人為之咋舌。

保護著戰機，像是護罩的白芒消去，底部張開了一個艙口來，「空箱」被引力往上吸去。

他們苦候這機會等得頸都長了。

方舟的能量輸入了姬慧芙的隨意肌內，一股反物質激光，由土層烈射而出，任箱子升入敵機底艙前，彎了進去，像有眼睛般刺穿底艙和機艙的甲板，再透破椅底，刺入那黑獄人的身體。

機內那唯一的黑獄女戰士不斷變色的護罩立時亮了起來，抵擋著攻來的毀滅性激光。

方舟哪會放過她，狂送能量。

一聲爆響，護罩能量不繼，粉碎破裂。

敵人一聲慘哼，整個人給光沖得由椅上彈了起來，重重撞在艙頂處，才分解得無影無蹤。

她的身體已是非常堅強，否則在激光及體時，便應立變空氣。

兩人心內一聲歡呼，由那艙底的貨物起落口鑽了進去，軀體溶進甲板，在機艙內重現身形。

約十米長、三米寬的機艙內佈滿儀器，但最引人注目的卻是嵌在艙頂的一塊多角形約比拳頭略小的小型晶石，前艙自外看只是黝黑的機體，但由內部看去，竟是完全透明地可以全景視物。

方舟已可肯定晶石就是黑獄人的靈魂，通過晶石，他們的精神力便可發揮得淋漓盡致，以之操控各種儀器和攻防的裝備。

姬慧芙坐到駕駛椅內，駭然道：「既沒有智能系統，又沒有飛行儀器，怎樣操縱？」

方舟來到她身旁，單膝跪下，伸手握著她柔軟的小手道：「我就是操縱器，主席想到哪去？」

同一時間底艙閉上，戰機「呼」的一聲朝前飛去。

四周壁上的綠芒化作萬條綠色的光線，煞是好看。

一個女子的聲音在機頭的通訊儀傳來道：「一號呼叫六號，任務進行得如何了？」

方舟大叫不妙，他怎知被幹掉的六號聲調是怎樣，一時張口結舌，說不話來。

姬慧芙不懂古地球語，更不知對方在說什麼。

方舟索性把連繫截斷。

思感能探，「啪」的一聲，那個把晶石鎖在頂壁的固定器張了開來，晶石像給一隻無形的手托著般，落下至半空，再移到方舟背心處，沒有絲毫猶豫地溶進了他身體。

姬慧芙駭然道：「你在幹什麼？」

方舟一邊操控著戰機，在縱橫交錯的地道高速飛行，笑道：「為了全面瞭解這塊鬼石頭有什麼作用，只好把它吃了進去。嘻！成功了，我可以吻主席了嗎？」

姬慧芙橫他一眼道：「在這時候還要胡鬧，誰答應過你了。」

話雖如此，卻沒有把正被他貪婪地揉搓著的小手收回去。

方舟湊上去在她香嫩的臉蛋吻了一口，然後放恣地貼上她臉蛋，朝前看去道：「看！我們的美點來了。」

姬慧芙忘了被他佔便宜，事實上一直都給他摟摟抱抱，貼臉蛋已是小兒科之極的事了，尤其此刻身旁無人，便任他親熱，邊道：「小心點！得注意機上有沒有我們被擒拿了的人。」

方舟夷然道：「三架載的只是黑獄女戰士，嘿！坐穩了！」

戰機加速，以比黑獄人戰機更高的速度，鑽入了泥壁內。

他早摸清了所有儀器的作用，也瞭解到晶石的運作。

那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物質，就像放大鏡可把太陽聚焦，它卻可把人的精神彙集和加強，做各種超乎人力的事。

透過晶石，方舟感到自己的能力也大幅增強了。

以前他總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能量克敵制勝，遇上舒玉智和巴斯基時，便手足無措，只能通過被他控制了的智能系統，又或姬、姍兩女作反擊。這塊晶石正彌補了這致命的大缺陷。

這刻的他便若鳥飛長空，龍游大海。

鑽土儀不斷把前方的泥層化作空氣，又把後方的泥土回復舊觀，絲毫沒有改變泥層的結構，就像條在水暢泳的魚兒，絕不會令水有不同的變化。

戰機如影附形般追來。

方舟控制著戰機在土層內作了一個迴旋，變成正面追來的敵機迎上去。

電光激打過來，絲毫不受土層所阻，刺在他的戰機上。

那只是像給方舟抓癢。

他的能量貫滿船體，哪還怕戰機的攻擊。

思感能延伸到肚內的晶石去，積聚後透過機頭的發射器，變作三條捲旋著的長虹，以近乎光速的駭人速度，剎那間捲纏上敵方戰機。

三架戰機立即失去了動力，停了下來。

三聲爆響後，戰機強大的護罩粉碎。

方舟的思感潛了進去，在敵機艙內神乎其技的凝聚成能量的光球，印在三名黑獄女戰士臉上。三女同時慘叫，所有神經全被癱瘓了。

方舟初試晶石的驚人威力，一聲歡呼，兩手環著姬慧芙的香肩，重重吻了她的臉頰，叫道：「成功了！」

姬慧芙見他開心得像個天真的孩童，也陪他高興，輕吻了他的嘴，在他正想更作放恣前退了回來，柔聲道：「快去對付其他戰機好嗎？」

方舟一聲領命，戰機由泥層鑽了去，進入另一條地道，往下方飛去。

姬慧芙又問道：「他們在下方嗎？」

方舟仍緊抱著她，點頭道：「那晶石真管用，我已聯絡上大亨和舒院長，著他們在原地等我去接載。」

姬慧芙吃了一驚道：「找不到姍娜麗娃和沙瑩嗎？」

方舟道：「敵方共有十八架戰機，我們坐了一架，收拾了三架，應還有十四架，可是我現在只能感到十三架戰機，所以姍娜麗娃和沙瑩應已被抓著，由那失了蹤的戰機運回母艦處。」

姬慧芙歎道：「這星球的內部有種奇怪的力量，把我隨意肌內的偵測器和很多功能癱瘓了，我就像變了個有眼也看不見的人，這感覺真難受。敵人現在究竟有什麼動靜？」

方舟道：「全因那地核的大火球作怪，有了晶石我才完全回復了能力，甚至猶有過之。現在敵人已生出警覺，不敢分別作戰，正前往某處聚集，結成陣形後再來尋我們。」

姬慧芙看著前方不斷下延伸的地道，想起先前十八架戰機那使他們潰不成軍、雷霆萬鈞的一擊，猶有餘悸道：「你憑一架戰機可擋得住他們嗎？」

方舟道：「我也沒有把握，但若加上和大亨兩人，就有信心可以一舉把他們全部制服。晤！主席！再給我一個香吻作報酬好嗎？」

姬慧芙猶豫間，巴斯基雄偉的身體和舒玉智修美動人的身形，已出現在下方延至無盡的巨人地穴的中間處。

## 第三章 險中求勝

翟斯飛露出凝重的神色，看著視野舷窗上有關領袖一號速度的讀數，包括了增速的比率和光移的變數。

卡爾夫南亦皺眉不語。

追了近二十個地球時，艦隊達至亞光速的速度，可是始終沒能拉近與對方的距離，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這些年來，通過威逼利誘和間諜情報，不斷收集有關領袖一號的資料，早以為對這聯邦最先進的飛船瞭若指掌，現在卻知道是錯了。

翟斯飛握拳在頭頂上虛揮了一下，沉聲道：「問題定是在愛神身上，姬慧芙定是讓夫秀清在她的系統設了新的裝置，既殺死了白禮池，又破壞了我們的資料庫，現在更使領袖一號的動力系統脫胎換骨般以一種更有效的方式運作。現在除非他們肯停下來否則休想追及他們。」

卡爾夫南道：「若照目前的方向移動，十八個小時後就可抵達那有『太空激流』之稱的暗雲星系，他們明顯地是要把我們誘到那去。可是我們明知如此，仍要步入陷阱去，因為若毀不了領袖一號，要控制聯邦的路上會是滿佈荊棘的。」

翟斯飛腦中飛快掠過有關暗雲星系的一切資料。

那是一個充滿變異的星系，除了那狂暴粗野要比家鄉的太陽大了二十倍的暗雲太陽外，其他就是繞著她循不規則路線繞行的一萬零八十三顆小行星。最大的一顆只有地球四份之三的質量，但體積卻只有地球的十八分之一，可見密度之高，像塊巨型金屬更多於像個行星。

其他就是行星碎屑形成的太空塵，隨著暗雲太陽的力場在星系內形成以億計的狂流，這是任何先進太空艦都不敢深進的恐怖死域，就像船隻不敢駛進佈滿暗潮和驚濤駭浪的礁石海域那樣。

那是對飛航技術和護罩最嚴峻無情的挑戰。

可是他們卻沒有別的選擇了。

星系內的磁力場，會影響他們護罩的能量和探測儀器的靈敏度。

暗雲星系內的太陽引力是家鄉太陽的一百二十倍，星系的範圍遠至一光年外的空間，那就是在方圓兩光年的範圍，陷阱處處，隨時有船毀人亡的危險。

無論黑巫號如何堅固，絕受不了一顆行星的正面衝擊，那是以億噸計的衝擊

報告傳來，在領袖一號上置下的追蹤器中斷了訊號。

兩人為之色變。

那可使他們因能清楚把握敵人行蹤而佔盡優勢的法寶，就這麼報銷了。

他們卻更要趁現在領袖一號仍未漏偵察網前，趕上對方，否則在茫茫的星空，將永遠再找不到領袖一號的蹤影。

※※※

巴斯基和舒玉智登上戰機後，學方舟般同站立於坐在駕駛位置上的姬慧芙身後，均如釋重負地吁了一口氣。

舒玉智俏目亮了起來，伸手搭在方舟肩上，湊過去似獎賞的吻了一下他的臉頰，柔聲道：「來自火鳥星的超人，你是否要把戰機開到地心去呢？」

巴斯基見舒玉智主動向方舟示好，奇地沒有湧起妒念，在生死關頭下，愛情便顯得無關痛了。何況他心中也感激方舟，這可說是唯一令他生出親切感的非改造人。

姬慧芙亦不覺得這是什麼問題。

在這時代，男女間早沒有了非獨佔對方不可的私慾了，只要歡喜，任何男女均可與心中歡喜的人相好，不受任何約束。

方舟泛起迷醉的神情道：「再來一次好嗎？」

舒玉智嬌笑道：「不可以太寵縱你的。」

接著容色一黯道：「真想不到黑獄人比傳說中的更要厲害。」

姬慧芙道：「這次遇上的黑獄人比在素女星系遇上的厲害多了。照我推想，那批進襲素女星系的黑獄人，是在征服了仰馬星系，得到了有關我們星空的詳細座標後，便發動艦隊，踏上征途，與我們現在遇上的這些黑獄人相比，在科技和裝備上都落後了七年。」

巴斯基亦不由動容道：「這些黑獄人的學習能力確教人吃驚，短短七年，便可進步了這麼多。」

舒玉智目光掠過戰機四壁密佈著的各類儀器，點頭道：「這些都是經過改良的東西，動力則是尾箱儲滿能量的『動力囊』，可是我卻找不到操控飛船和發射武器的東西，方舟，你是怎樣駕駛這艘飛船呢？」

姬慧芙正全神看著舷窗外下延無盡的地穴，聞言笑道：「那東西給這傢伙吃進肚子去了。」

說罷也覺好笑，自己竟會和舒玉智、巴斯基這對宿敵說笑起來。

舒玉智和巴斯基兩人愕然往方舟的肚內望去。

事實上他們一直感覺到方舟的肚內發強烈集中的精神波段，還以為他改以肚子放能量，遙控飛船，哪知卻是另有玄虛。

方舟叫道：「敵人來了！」

十三架戰機又再從後方呼嘯而至。

方舟控制著戰機，一個急轉，進入了另一道較小的叉道。

在穴間飛行，自然比在土鑽行快多了，敵機無奈下，變成首尾相接的一串，排成長隊，繼續追來。

電光乍閃，重重刺在護罩上。

戰機狂顫，上下亂拋，勉力保持平衡。

方舟冷哼一聲，龐大的能量透過晶石，送進了機尾的發射器去，化作激電，猛擊在對方最接近的戰機處。

芒光爆閃，整串十三架戰機只晃動了一下，便若無其事地繼續追來。

方舟一言不發，連續發十多道電芒，轟得對方的護罩光雨漫，才駛進了另一條橫道去，繼續深進。

姬慧芙叫道：「你又說要聯結我們的力量發動反擊，而他們聯手形成的護罩，根本就不怕你的攻擊。」

方舟把自身的能量輸進動力器處，使速度驟增，稍為拋離了敵手後，才從容笑道：「這是我的戰略，這些黑獄戰機主要的作戰能力，可分作四部份，就是精神能、動力源、晶石和發射器。其中動力源是儲存式的，不能再生新的動力，所以只要不斷令他們因攻擊或防守而大量耗損，終有用盡的時刻，那時就是他們的末日了。」

巴斯基冷冷道：「任何離開母艦作戰的戰士，都可計算回程所需的燃料量，一跌至危險程度，還不懂得掉頭逃走嗎？」

方舟答道：「這就是我要把他誘往地心的原因！以現時的速度，到達地心至少還要二十分鐘的時間，然後我們聯手對他們作攻擊，配上損耗比他們少得多的動力源，殺他們一個七零八落。然後以比他們更佳的速度加以分別截擊，讓他們全軍覆沒，那我就可扮作黑獄戰士擒了你們三個回去領功了。現在我已可隨時把自己變成他們其中的一份子了。」

三人這才明白，不禁都湧起敬意。

不要看方舟像沒有一刻肯正經下來，其實才智高絕，謀定後動，表面卻是吊兒郎當、嘻笑愛玩的樣兒，其實他才是最厲害的人。

豈知他又道：「若我能把敵艦佔領，姬主席和舒院長肯否和我交配？」

巴斯基嚴肅的改造臉不由綻出一絲微笑，道：「她兩人我雖不敢擔保，但若你能救回沙瑩，你要她晚晚陪睡都可以。」

舒玉智白了方舟一眼，嗔罵道：「野蠻人就是野蠻人，只會用最野蠻的手法來追女人。」

姬慧芙一肘撞在他肚皮處，佯怒道：「你再說一次我就宰了你。」

說完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來。

方舟苦著臉道：「妳們才野蠻呢，無論提供了怎麼優良的服務，都沒有半點報酬。」

姬慧芙叫起來道：「那是什麼？」

眾人往前望去，紅光耀眼。

「砰！」

戰機忽然動力全消，掉了下來。

三人立足不穩，東倒西歪。

戰機衝力未消，底部擦著穴底，揚起漫穴塵屑，朝前衝了百多米，才停了下來，剛好離開了往地心的穴口，機頭伸出了地核那虛廣的空間。

眼前的景象，讓他們看得心神劇顫。

在地心那虛廣達二百里直徑的龐大空間中，一個把這空間佔了大半巨型球體，正無聲無息滾動著。

整個天地全沐浴在火紅的光。

地核這半球的內壁，是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跑穴口，閃動著無法勝數的點點綠芒！另一邊半球則是銀芒閃爍的礦質內壁。

兩邊半球的強烈對比，更使人感到詭異無倫。

那巨型火球般的生命體並非只是一團火，內不時現出各式各樣幻夢般的影像，深黑的星空、層疊的雲層、奇異的星系、橫過天際的銀河，以及各種前所未見的奇景，就像正放映著無窮盡的記錄片，每次都不會相同，瑰麗奪目。

姬慧芙忘了戰機不能動彈的事，驚歎道：「天啊！這是什麼東西？」

舒玉智顫聲道：「看來她就是這星球的居民和主人了。」

巴斯基目瞪口呆道：「她的力量是多麼驚人，竟然可以把整個星球改造成這般模樣。」

「砰！」

毫無防備下，戰機被撞往一旁，差點就掉出穴外，害得各人立足不穩，全滾在地上。

方舟發覺自己正靠在舒玉智身上時，「呼」的一聲，一架敵機收不住勢子，衝出穴口，直往火球投去。

姬慧芙也由椅上掉到地上，駭然回頭望去，只見十二架敵機，在後舷窗外橫七豎八混作一團，有兩架還堆疊到一塊兒，混亂之極。

那衝勢不止的敵機，這時斜斜刺入了火球。

火球裂開了個深紅的缺口，倏忽間已把那戰機吞噬，那缺口部份一陣電光閃耀後，回復了先前的樣子，巨球仍安詳地滾動著，好像全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地穴口處雖堆滿失去了動力的戰機，但卻沒有半點聲息，敵我雙方都給眼前詭異莫名的景象震撼得只懂發怔。

雖說宇宙內有無數奇異的生命，但像眼前這種龐大的生命體，仍是出乎想像的事。尤其當方舟等想起那些探出地面對著夜空狂舞的奇異形體，可能只是由這生命體伸往外面的觸鬚時，更是心神俱顫。

比起她來，人類實在太渺小了。

她不但能改變了整個星球的內外結構，製造能阻隔隕石的大氣層，還可以以這星球作基地，探索其他星體。

她的生命究竟有什麼目的？對於他們這群入侵者，是否不屑於理會呢？

方舟最先回復過來，拉著舒玉智站了起身，又過去扶起仍發呆的姬慧芙。

巴斯基跳起來道：「看！黑獄人來尋我們晦氣了。」

眾人駭然後望，只見那些眼放藍光的黑獄人，正敏捷地由打開了側門的戰機跳了下來，朝他們的戰機掠了過來。

巴斯基待要撲去對敵人迎頭痛擊時，方舟神情一動喝止道：「且慢！」

巴斯基愕然止步，望向方舟。

此時那十二個黑獄女戰士已團團圍著戰機外的一側，雙手環抱胸前，藍光在眼內滾動著，陰森可怖。

她們的容貌和現代的聯邦人截然不同，身材高矮不一，及不上聯邦美女的高挑健美，容貌亦鄙俗多了，使他們更肯定這些全是盜用了古地球人身體的黑獄人。

若讓黑獄人成功佔用了現代人的身體，可能更加不得了。

方舟一邊把能量注進船體，好應付對方隨時會發動的攻擊，同時向巴斯基低聲道：「還有兩分鐘就天黑了。」

巴斯基等三人全打了個寒噤，朝那仍在滾動不休的奇異球體望去。

外面響起一個粗糙難聽的女音道：「立即投降，否則我們就把你們的飛船送進那火球去。」

她操的是古地球語，只有方舟這「原始人」才聽得懂。

他邊把翻譯後的意思傳入三人心靈，邊應道：「噢！我們投降了，應怎麼辦呢？」

姬慧芙低聲道：「她們定是沒有能力破開這戰機的甲板，所以才此下策。」

舒玉智喜道：「若是如此，她們的隨身武器，應是非常原始，這真是奇怪。」

巴斯基亦精神大振道：「若能偷入母船去，說不定可斬瓜切菜般把這批黑獄怪物除掉。」

外面那女頭領又喝道：「立即把艙門打開！」

眾人這時更無懷疑。

方舟大氣都不敢透一口般低嚷道：「全黑了！」

那女子又厲聲道：「立即開門！」

方舟人聲應道：「開了！開……噢！」

火球處異響大作，眾人一齊望去，無不暗叫天啊！

以萬計觸鬚般的條狀物體，由那火球內疾射而出，往每個地穴的入口處鑽過，眾人還沒看得清楚，飛船已被捲入了火熔般的急流，朝另一端以驚人的高速翻出而去。

四人像玩具般在船艙內滾動亂拋，不停撞上艙壁，上下難分。

方舟乘機一把將姬慧芙抱著，滾作一團。

這時誰也沒有閒情去理會那些沒有堅硬機殼保護的可憐黑獄人了。艙內的溫度瘋狂攀升。

艙壁在高熱的煎熬下變成了暗紅色，撞上去更不好受。

對方舟來說，比起火鳥星的熱度，這實在小兒科之極。

「砰！」

方舟的背脊撞上了巴斯基的大頭，兩人均悶哼一聲，巴斯基被拋至變作在上方的艙底甲板，方舟則擁著因他乘機大佔便宜而杏目圓瞪的姬慧芙，重重撞到機首透明機頭的盡端處，就若進入了火紅流的面去。

這些狂流衝往地面的速度，比黑獄人戰機最少快了兩三倍，可知那是多麼驚人的威勢。

就在艙壁差點因高熱而溶解時，溫度忽又迅速降下。

方舟以閃電的速度偷吻了姬慧芙的香肩後，大叫道：「動力回復了！」

舒玉智尖叫道：「快點駛入泥壁，我看這些東西開始冷卻凝固，再遲些可能逃不出去了！」

外面火般的洪流開始暗淡下來。

戰機劇烈顫震起來。

舒玉智和巴斯基兩人往方舟二人撲去，摟作一團，能量結合為一。

「呼！」

戰機終成功在急流中停下了剎那的時間，再「呼」的一聲，脫離了這噩夢般的激流，沒入了最接近的穴壁裡。

## 第四章 勇奪飛船

整個地底全是這種無以名之的怪異生命體滾流般衝奔往地面的響聲，充滿了激情和熱烈的感覺。

方舟駕著戰機，發動鑽土器，全速往地面衝上去，當到達那近乎液氣態的厚土層時，速度驟增。

姬慧芙叫道：「黑獄人顯然不知道地底住了隻這麼威力無窮的生物，亦因這土層隔絕了他們的探索，他們的飛船也可能會著了這些觸鬚的道兒，若毀了飛船就糟了。」

巴斯基暗忖這還得了，沒有了飛船，怎樣可離開這可怖的地方？忙叫道：「快通知黑獄人小心！」

方舟苦笑道：「你當我是萬能的嗎？」

話雖如此，他卻模擬剛才他們說話的那黑獄女難聽的聲音，在剛過了這充滿氣體的土層時，對已降低至離地面只有十多里的黑獄戰船發出警告。

舒玉智提醒道：「方舟，你不是說要裝作把我們押回去嗎？是否應做些偽裝呢？」

話猶未已，戰機破土而出，重見地面上的世界。

同一時間，萬條變回了那種充滿色光、詭異莫名的長條狀觸鬚，首先從泥土中冒出來，其中有十多條以驚人的高速往黑獄人的巨型飛船纏去。

本是黑暗的世界又再充滿夢幻般的色光。

黑獄人幸得方舟這冒充的同類提醒，朝上疾飛，險險避過了船毀人亡的厄運，到了雲層時一個飛旋，有驚無險地在觸鬚盡端閃躲而行。

方舟操控著戰機往母船飛去，叫道：「他們看不到戰機內部的情況，只能憑晶石通訊，由精神特質判別我的身份。」

傳訊器傳來一個森寒的男聲道：「我是黨士奇，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的隊友到哪去了？」

在方舟的「即時傳譯」下，姬慧芙等無不稱奇，看來黑獄人把古人類的古文明徹底吸收過去，既有名字，說話交流的方式也與當時方舟二號上的人類無異。

方舟忙對方解說情況，胡謅一番後道：「請指示下一步行動，戰機的能源快耗盡了。」

眾人都心中慶幸，若非方舟懂得古地球語，只是這點已休想瞞過敵人。

這時大地回復了昨晚的情況，被大小形體不同，色光千奇百怪，卻又出奇地寧靜的立柱、圓拱、星形等物體完全覆蓋。

原本寂寞的星球充滿了動感和生氣。

它們都自顧自地爭妍鬥麗，發出使人目眩神迷的彩光，再無暇理會一大一小這兩個入侵者。

傳訊器內那黨士奇又道：「立即由四號入口進入無敵號，進行檢疫清洗。請關閉通訊設備。」

當方舟關上一切與母船的聯繫時，巴斯基眼中射出殘忍好殺的神色，冷哼道：「進入艦內後，我們見人就殺，一個不留。」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我們就像回到了古地球野獸橫行的時代，只有獵者和被獵者的關係，絕沒有半分人情可說。」

姬慧芙坐到他座椅的扶手去，凝視著在上方因不斷接近而逐漸擴大的無敵號，另一手親切地挨在他肩頭處，柔聲道：「方舟，你要記著這種殺戮並不是我們挑起的，若不能對敵人狠心，我們就有滅族的大禍，只有勝利者才有生存下去的權利。」

舒玉智卓立船尾處，正全神貫注地通過後舷窗，瞧著下方那五光十色的奇異世界，聞言淡淡道：「方舟你有否兵不血刃，就可救回已被俘了的其他人的方法呢？」

方舟減緩機速，由母船側張開來的艙口駛進去，降落在一個無人的升降坪上。

強光立即由塢內四方八面射來，照在機體處，進行分析和清洗的程序。

方舟探手抓著姬慧芙按在他肩頭的柔荑，嘻嘻笑道：「我只是略作感歎，事實上我剛才在下面時早大開殺戒，毫不留情。這些黑獄人外貌雖與人類無異，但卻是比人類更有侵略性的可怕生物，完全漠視其他的存在權，只是這點，我便不會留情。」

姬慧芙順從地被搓揉著美麗的玉手，心中泛起與方舟患難與共的溫馨感覺，微笑道：「聽你語氣，我們似都好不了多少。」

方舟歎道：「若沒有侵略性，大亨就不會建立他的罪惡樂園了。」

巴斯基想不到他忽然會針對他，不悅道：「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聯邦倡言自由民主，為何卻要把我們這些改造人趕盡殺絕呢？」

姬慧芙俏臉一寒道：「不要推卸實任，你們這些改造人除了破壞和殺戮外還懂什麼呢？若你們全部改成了服務社會的慈善家，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巴斯基那對巨目寒芒一閃，大鬍子氣得往上翹起，正要反駁時，正細心研究對方清洗程序的舒玉智道：「不要吵了，每個人都從本身的立場為自己說話，誰對誰錯永遠都說不清，還是先把心神放在敵人身上吧！」

姬慧芙冷冷道：「舒院長這麼說，是否代表根本沒有客觀存在的對和錯呢？」

舒玉智想不到自己也給捲進漩渦，微微一怔時，方舟低呼道：「不要說話！」

清洗的光束消去。

方舟知機地開啟了通訊儀。

黨士奇的聲音響起道：「立即下機，進行機艙內部和個人的檢疫！」

四人臉臉相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這太空塢的內部均是有力場設備的厚夾層，若在這動手，和在艦外動手只有一個分別，就是連逃走的路也沒有了。

※※※

卡爾夫南的船隊剛進入了方圓達兩光年的暗雲星系邊緣區域，黑巫號停了下來，十艘戰神飛船傘般散佈開來，繼續深進。

黑巫號分佈在外殼的三百六十門尖刺型集束光炮，同時釋放能量，以形成一個外圍的保護罩，好使能在戰爭中先立於不敗之地。

在太空一般的情況下，這外罩確有無比威力，可是若運用在一個充滿狂暴激流，隨時會被高質量的小行星衝擊的星系內，就吉凶難知了。

在正常的情況下，黑巫號可以利用艦上的自動閃躲系統，避開特別狂暴的氣流和那些小行星，但在戰爭，便有顧此失彼之弊。

反而只有她四分之一大小的戰神級戰艦，在這特殊的情況下會比她靈活多了。

由此也可見他們表面看來雖是捕獵者，但主動權一直操縱在對方手內，否則也不致陷身如此險地。

※※※

敵我雙方艦上的智能系統均在全速運作，計算著星系內所有物體、塵屑流、隕石群、磁場、太陽風的位置和移動的軌跡。

但兩光年的區域對現時的任何智能系統都是沉重的工作負擔。剎那間已是以億計的變數和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絕不是一時片刻可把握得到的事。但究竟須多長的時間，卻是只有天才曉得了。

夫秀清這位新愛神，正全神操縱著自己的新「腦袋」，透過領袖一號上所有偵察和掃瞄儀器，通過種種時空控制方法，讓每顆行星總是留在她的偵察網上。

像地球般的大氣完全不存在這星系裡，暗雲太陽不斷亮起眩目的耀斑，把狂暴的微子激流往四外吹送，惹起無窮盡的變異。

即使對舊愛神這樣的超級電腦來說，也只能在某一程度上去掌握星系內複雜無倫的變化，最後倚靠的還是隨機應變。

若把應付的責任全交進智能系統裡，由於欠缺「經驗」和人的「教育」，說不定會作出錯誤的選擇，例如為了躲避一顆行星的可怕撞擊，便避不了敵人的炮火，所以最後仍是該由人手去操縱。

但新愛神卻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人與智能系統早合二為一了。

雷坡武和白樹這對戰友站在指揮大堂的視野舷窗前，定神看著外面星系的空間。

領袖一號在抖顫著，使他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暗雲太陽的威力。

他們已深進暗雲區域廣闊的邊緣塵埃區達六億公里之遙，不過若以現在每秒一萬公里的速度移動，沒有三十年也抵達不到暗雲太陽去。

若由遠方望進來，因受這塵埃帶的影響，只像一團透出微弱光芒的雲團，這也是暗雲星系得名的來由。只有當身處其中時，才發覺塵屑流分佈得非常疏落，天際仍是清晰的漆黑色，點綴著無數星光。

白樹歎了一口氣道：「每次我望著天空，總感到她的偉大，但又不忘提醒自己，眼前偉大的景象，只不過是廣漠無垠的天穹微不足道的一丁點兒，這想法通常都會使我很氣。」

雷坡武道：「你真有情逸致，我卻在想著過了這塵屑區後的危險，一個不小心，不用敵人出手，我們就會給收拾了。對著一個以高速衝來的行星，什麼無敵飛船都要立即完蛋。」

白樹笑道：「若非如此，卡爾的黑巫號早飛了進來，好了！你選擇好了戰場沒有？」

雷坡武胸有成竹地低聲道：「最理想就是在離暗雲太陽四分之一光年的太空礁石區處進行決戰，不過那需要在星系內進行反空間航程才成。」

話猶未已，愛神的聲音傳來道：「大將注意，領袖一號將在五小時內遞增至光速，進行反空間航行，目標是離暗雲太陽四分之一光年的隕石區。」

領袖一號抖震得更劇烈了，破開塵屑，不住增速，帶塵的氣流不住往船兩旁滑入。

雷坡武和白樹兩人目瞪口呆，不知是吉是凶。

在星系內作光速飛行，還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遞增速度，是沒有飛船曾試過的壯舉。

夫秀清這新愛神真的神通廣大至此嗎？

※※※

方舟等你眼望我，我眼望你，都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歎。

黨士奇的聲音又傳來道：「發生了什麼事，為何不作聲？」

方舟不由心中奇怪，這些黑獄人雖是冷酷無情的生物，但不知是否因只是盜用了人類的神經，又或眼前這些黑獄人並非他們中優秀和精銳的份子，思想反應並不縝密。換了是他，這時必會以精密先進的探測器掃瞄戰機內的情況，那就讓他頭痛了。

若事實如此，他是否可以最簡單的方法愚弄他們呢？

忙扮作很辛苦的呻吟道：「我有點頭暈！」

通話器傳來另一個粗糙的聲音驚叫道：「她定是因過度刺激，失神症發作了。」

眾人全聽得喜上心頭，更證實了盜用人體並非如此輕易的事，而是有種種後遺症，由這個黑獄女口中說來的失神症，應該便是其中之一了。

方舟哪敢怠慢，模擬人體墜地的聲音。

通訊中斷，船塢內一片死寂。

四人提心吊膽地守候著。

異響由機外傳來。

四人思感同時延伸往外，見到船塢盡端一道夾壁往上升起，露出一條通道，四個黑獄女手持小棒狀的東西，足不沾地的迅速掠了進來，筆直往他們的戰機移至。

四人打個眼色，分別躲到機門兩旁，嚴陣以待。

外面顯然有打開機門的掣鈕，機門張了開來。

巴斯基早蓄了肚子悶氣，首先撲出。

那些黑獄女反應亦甚快捷，駭然大震下，四支小棒同時舉起，可惜尚未有機會發射時，巴斯基兩拳同出，轟打在最接近的兩個黑獄女的面門處。

龐大的摧毀性能量，由拳頭狂輸而出，兩女身泛紅光，斷線風箏般往後拋跌，恰好撞在後面的兩女身上，正無情跑破壞著她們身體的能量也同時波及後至的兩人。

四女滾作一團，護罩閃亮。

巴斯基跳出機外，胸口捲出四道紅芒，猛刺在四女身上。

「砰」的一聲，護罩粉碎，四女哪堪巴斯基蓄怒下的全力出手，立時被分解作游離分子。

此時方舟等均掠了出去，追著巴斯基，在艙壁關上前，一溜煙般進入了飛船內。船內警號狂鳴。

長廊盡端那可通往船內各處的入口，迅速落下一道合成金屬的大閘，把去路封閉。

眾人知道金屬閘並沒有力場保護，哪當它是什麼一回事。

巴斯基一馬當先，凌空掠去，小腹處射出強芒，照在閘門處。

方舟嘻嘻一笑，分別拖住姬慧芙和舒玉智的纖手道：「我們並肩作戰好嗎？」

兩女知他死性不改，又趁機來佔她們便宜，同時狠狠瞪他一眼，卻沒有把他的手甩掉。

金屬門在有若惡獸出林的巴斯基龐大的能量衝擊下，溶解下來。

倏忽間，巴斯基掣起護罩，整個人滾在強芒，衝出閘外廣闊的環形空間中。

四周繞著上下五層的迴廊，每層均有十多個入口，可通往飛船的各個層間的不同地方去。

這時每層的入口均有黑獄戰士湧出，以小棒射出閃電般的強芒，激打在巴斯基的護罩處。

巴斯基迅速閃移，仍給三道電光擊中，護罩爆起漫天芒點，給震得拋跌往圓拱大堂的甲板處，可見黑獄人作戰起來，亦絕非省油燈。

方舟此時剛到了入口處，思感延伸，把握到每一個黑獄人的位置，立時引進兩女的能量，加上己身之力，再透過那和他合為一體的晶石，發四十八道虹芒，旋捲著朝入口處陽光般射去，像長了眼睛般各尋目標，激打在四十八個黑獄人身上。

護罩紛紛碎裂。

慘呼聲中，黑獄戰士東倒西歪，潰不成軍，有十多個較弱者更當場灰飛煙滅，不留痕跡。

三人想不到自己如此厲害，一時都看呆了。

巴斯基這時已趁機再加一把勁，收拾了三個由上層掉躍來的黑獄戰士，大喝道：「快追！」

身形一閃，早沒進了其中一道門戶。

方舟思感延伸，剎那間把握了飛船內部的所有情況，也找到姍娜麗娃等被囚之處，拖著兩女，掠進中層的另一道門戶，朝放置巨型晶石的指揮大堂掠去。

他電芒四射，先發制人地把由兩旁通道湧來的黑獄人斬瓜切菜地清除。

姬慧芙放下心來，這些黑獄人似乎並沒有任何面對面作戰的經驗，反應和行動都慌張失措，又沒有組織，對他們這四個最超卓的人類，並不能構成真正的威脅。

在攔路的兩個黑獄女化作飛灰後，三人攜手衝出了中置晶石，四周滿佈儀器，位於船首的指揮大堂。

強芒一閃。

睜目如盲時，強芒猛打在三人聯合起來的光盾罩上。

無可抗拒的大力湧來，三人猝不及防下，給打得倒跌了回去，本是緊拉著他的手也分了開來。

交戰至此，他們才首次遇上勁敵。

舒玉智跳了起來，強忍著神經震之苦，尖叫道：「是那方晶石作怪。」

方舟爬了起來道：「不用怕！就讓我們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又拖起兩女之手，能量送出，進入了晶石內。

「轟！」

晶石爆起滿堂光雨。

敵我雙方的能量在晶石內短兵交接，同時都被震得拋開出去。

方舟三人固是變作滾地葫蘆，差點掉往長廊的另一端，那在大堂內聯手抗敵的數十個黑獄人，無不由座位滾到甲板上，情況混亂至極點。

方舟勝在思感無處不到，根本不須目睹。已把形勢全盤掌握，更知道誰能最早回復過來，誰便是勝利者。凝起意志，把能量送出，剎那間注進了晶石去，不斷積聚。

黑獄人中的男性顯然強於女性，首先爬了起來，可是當他們要再通過晶石作第二擊時，才駭然發覺晶石充滿外來的能量，把他們排斥在外。

連吃驚也沒有時間時，無數閃電由晶石激射出來，烈刺在大堂內所有黑獄人身上，使他們無一倖免。

只是這時間上的一線優勢，注定了無敵號黑獄人的命運。

方舟乏力地躺回地上，遠處傳來巴斯基近乎瘋狂的笑聲和黑獄人臨死前不甘心的慘嚎。

兩女吃力地爬了起來，把他扶起。

方舟頭枕在姬慧芙的酥胸處，另一手搭著舒玉智的香肩，辛苦地道：「別忘了妳們都要和我交配！」

兩女為之氣結。

## 第五章 團結一致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同時色變，前者叫道：「這是不可能的。」

翟斯飛冷笑道：「他們在找死，除非能在進入反空間前，精確地計算一條沒有任障礙的路程，否則必是艦毀人亡的結局。」

卡爾夫南狠狠盯著視野舷窗上方的領袖一號增速的讀數，那些數字飛快轉動著，只眨眼功夫便攀上每秒十萬公里的驚人高速，但數字仍是不斷遞增著。

在室內恪守崗位操作儀器的五百多名人員，無不放下手頭的工作，目瞪口呆地陪著他們兩人不能相信地看著這些跳動的數字。

正側舷窗外是灰茫茫的塵屑帶，看不見任何人造的物體，包括追進了星系內空的戰神級飛艦，格外使人感到刻下正發生的事，有種詭異莫名的味道。

好一會兒，卡爾夫南才勉強收攝心神，沉聲道：「理論上應是可能有這麼一條通往反空間的通道吧！」

翟斯飛歎了一口氣，承認道：「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卻沒有智能系統能在這麼短時間內絕對地掌握了這星區的變數，從而計算在進入反空間前，不會因直線增速而撞上任何物體，也不會闖入可怕的太空風暴。」

卡爾夫南勃然怒道：「你真是糊塗透頂，這趟我們之所以進退失據，由佔盡優勢而致落在下風，全因為不知給姬慧芙在愛神內動了什麼手腳，使它智能驟升，像個真人般把我們玩弄於股掌之上，我可斷言愛神已成功計算這樣一條暢通無阻的捷徑，你快想辦法。」

翟斯飛雙目凶光閃閃，沒有作聲。

卡爾夫南失去了平時的冷靜，咆哮道：「這次若不逮著領袖一號，以後恐怕再沒有機會了。」

翟斯飛站了起來，神情堅決。卡爾夫南愕然道：「你到哪去？」

翟斯飛冷冷道：「我要到智能控制中心去，把腦神經和『巫神』連接起來，愛神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卡爾夫南叫道：「但你怎知他們會在哪由反空間彈來呢？」

翟斯飛頭也不回應道：「雷坡武絕不肯臨陣退縮，所以定是在最有利他們的隕石帶恭候我們。」

待他消失在大堂通往室的大門後時，卡爾夫南發命令，把十艘戰神級飛艦召回來，好循翟斯飛計算來的「通道」進入反空間去。

明知險如懸絲，他仍不得不下決心博此一局，他實在別無選擇了。

※※※

無敵號戰艦仍虛懸在星體的上空，下方則是五光十色、奇百怪的生命體。

姍娜麗娃、舒玉智、沙瑩、直政、紅瑤、丁楊和辛茜婭六人回復自由，雖身體仍感虛弱，精神卻興奮莫名。更使他們欣喜若狂的是這麼一艘威力龐大的飛船，竟落到了他們手上，再不像以前的彷徨無依了。

舒玉智、姬慧芙、姍娜麗娃、直政和巴斯基五人興致勃勃地研究著船上複雜無倫的各種儀器，特別是晶石與它們的關係，不敢輕率地闖入上方那曾使他們差點送命的大氣。

方舟則趁辛茜婭對他感激之餘，摟著這能歌擅舞美人兒的小蠻腰，指點著星球上那使人目眩神迷的壯麗奇景。交頭接頸間，方舟吻著她臉蛋道：「現在我把妳由罪惡樂園救了出來，別忘了答應過怎麼謝我。」

辛茜婭白他一眼道：「其他人呢？」

方舟拍胸保證道：「是說那些同黨吧？我現在和大亨關係良好，只要一句話，他怎也要給我一點面子。」

辛茜婭偷看了正審視那方晶石的巴斯基，歎道：「你太天真了，現在他和舒玉智那妖婦要倚賴你，自然對你言聽計從，但壞蛋終是壞蛋，改造人也永遠是改造人，若他有機會，說不定會在背後暗算你，唉！你這人真使人家擔心。」

又幽幽道：「說不定我在樂園的同志已全給他處決了。」

方舟剛要說話，姬慧芙和巴斯基忽地激烈爭吵起來，姍娜麗娃招手喚方舟過去。

只聽巴斯基冷笑道：「別忘了這是黑獄人的勢力範圍，我們是否能逃命還不敢肯定，怎可到仰馬星去。」

姬慧芙嬌叱道：「哪輪到你來對我下命令，我們既到此處，怎能坐視仰馬星的二百萬聯邦公民不理。你若是膽怯便躺進救生囊，讓我們把你送回你老家的賊巢去，然後在那等待我來討伐你這喪盡人性的怪物吧！」

巴斯基金臉發青，吹鬍瞪目道：「這裡離樂園星足有二萬光年，有什麼救生囊可跨越如此遙闊的時空？若想害我，不如直接動手好了。」

舒玉智臉無表情地和沙瑩、直政站立一旁，沒有加入爭辯中。

方舟這時來到巴斯基身旁，伸手搭上他寬闊的肩膀，笑道：「讓我和大亨說上兩句和話。」

又向姬慧芙眨眨眼睛。

看著方舟擁著巴斯基到了一旁，眾人都泛起奇異的感覺。

方舟可能是舒玉智外，第一個取得巴斯基信任的人，才肯讓他如此親熱。

姬慧芙餘怒未消，瞪著舒玉智道：「是否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上？」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看他們兩人談什麼來，事情或有轉機呢！」

此時方舟把巴斯基拉到離眾人最遠的側舷窗旁，俯視著下方延展無限的大地奇景。方柱體直伸上來，在他們腳下生意盎然。

方舟低聲道：「我在火鳥星上時，就時常在想，我之所以存在，總有一定的道理，雖說有著無限的可能性，但卻不能妄加肯定。所以只能選擇其中一個，就是以無畏的態度，去接受宇宙所給與的各種挑戰。」

巴斯基微感愕然，不明白他為何一本正經說起人生大道理來。

方舟忽然問道：「大亨對生命有什麼願望呢？」

巴斯基很想告訴他自己希望成為這宇宙的主宰，但一來不慣向人吐露心事，也有些不好意思說這麼大言不慚的話來，畢竟自己的小命還是靠對方多次挽救的，含糊道：「我很少想到這麼遠的問題。」

方舟放開搭在他寬肩上的手，看著地面一塊磨菇狀銀光閃閃的生命體，淡淡道：「假若大亨就這樣回到樂園星去，是否會錯失了千載難逢的一個接受挑戰的機會呢？」

巴斯基不悅道：「你自然要與姬慧芙站在同一陣線，明知送死也要去做烈士，區區一艘戰艦，有什麼保護自己的能力呢？這算什麼挑戰？」

方舟拍著他肩頭道：「只有接受挑戰，人才能成長。我在火鳥星上，就是因每天都要對抗比我強橫億倍的自然力量，所以今天才可和你在這船上快樂地說話。大亨切勿忘記黑獄人來前所發生的事，那變異使所有人都踏上了進化的路上，就像一粒種子，剛長一條小苗，但若要長成不畏風雨的大樹，卻需要陽光、空氣和雨水的滋潤。」

接著豪興大發道：「看！這是個多麼動人的世界，茫不可測的將來正恭候著我們，黑獄人就是我們的養份，只有他們才可使我們不斷成長。這麼精采的遊樂場，大亨肯輕言放棄，躲回樂園星那看似安全，但遲早會碰上黑獄大軍進侵的窩去嗎？」

巴斯基露深思的神色，點頭道：「你的話很有道理，但卻很難應用到現在敵眾我寡的形勢。剛才我們查核那方晶石，發現裡面藏著編號和等級，那雖是古地球的文字，但小姐卻能勉強看懂，你想知道嗎？」

方舟道：「當然想知道。」

巴斯基道：「第四十三號三等級宇航戰船，這是否能令你產生聯想呢？」

方舟也不由地吐一可涼氣，這麼可怕的巨艦，只屬三等級的戰艦，而他們仍是靠機緣巧合和一點幸運才取得勝利。那麼二等和一等的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呢？像這樣的戰艦至少還有四十二艘，只是這股力量，已足可征服聯邦了。

方舟奇道：「那他們還在等什麼呢？」

巴斯基雄軀劇震，朝他望來，方舟也立時色變。

兩人都回到早先的想法。佔用人類的身體並非一個簡單的過程，到現在仍有黑獄生物未能完全克服所佔用的身體，故出現了後遺症。現代人的腦部更發達，意志也遠勝於古人類，那進佔過程也應更艱困，所以到現在仍未能成功，否則飛船上便應有來自仰馬星系那些現代人身的「新黑獄人」了。

若給黑獄人類增多二百多萬，那真是不可想像的大災禍。巴斯基發了一會呆後，歎了一口氣道：「我給你說服了。」

方舟再笑不出來，點頭道：「是你找到了留下來與黑獄人周旋的理由吧！」

巴斯基轉身往姬慧芙等走回去，攤手大聲道：「若我助主席把仰馬星的住民由黑獄人手中解救出來，主席可否把改造人和罪惡樂園合法化，變成一個受監管的自治區呢？」

他絕非這麼易相與的人，只因兩艘皇牌飛艦，一受重創，另一艘連渣滓都沒有留下來，實在無法對付強大的聯邦軍，只好在這關鍵時刻，與姬慧芙作談判。

舒玉智容色平靜，沒有作聲。

姬慧芙秀眸射出冷冷的光芒，凝神看了巴斯基好一會兒後道：「我並沒有權力作這承諾，最後仍是要看議會的決定，而且我仍不清楚你們的人性實驗室曾做過些什麼事？」

舒玉智淡淡道：「人性實驗室是給蓄意誇大了，我雖以活人作研究，但每個人只選取身體的小部份，又或是心理和生理在某種極端的狀況下的反應。若議會有興趣，我可以公開詳盡的研究成果，保證可使聯邦的『人類進化學』突飛猛進。否則若我利用來對付聯邦，那後果可能會和黑獄人同樣可怕。」

她雖語氣溫和，但軟中帶硬，非常厲害。姬慧芙眼睛掃過巴斯基、舒玉智、直政和沙瑩，暗忖再動起手來，縱沒有方舟之助，雖未必敗定，但這艘辛苦得來的飛船會步上「罪惡號」的後塵，連頭上的大氣層這一關都過不了，權衡輕重下，語氣轉緩道：「若舒院長將來能證實所說過的話，我保證會盡力為你們開脫。」

巴斯基冷哼道：「不要說得我們可憐兮兮的，只要黑獄人的威脅仍存在一天，主席便難以分身來對付我們。以我們現時的人力、物力，不用一百年，便可再建立強大的船隊，那時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呢？」

姬慧芙俏臉生寒，幸好方舟介入道：「好了！好了！我們是否有命回去尚是未知之數，不如現在同心合力，先離開這，其他事以後再說吧！」

舒玉智向紅瑤、丁楊和辛茜婭三人招手道：「我們已識破這晶石的用法，它不單可控制飛船內所有儀器，本身也是個飛行儀、航空圖和遙距精神感應器。你們現在都擁有了精神能量，只是不懂如何運用，這晶石會是你們最好的導師了。下次遇上黑獄人時，也不致如此全無抗力，不過先要跟著我瞭解飛船上的各種儀器。」

三人正擔心自己有若廢物，聞言大喜，隨舒玉智學習去了。

巴斯基仍是面有不愉之色，沉聲道：「離開了這後，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是否仰馬星系？」

姬慧芙望向方舟，見他沒有表示意見，道：「那等於向整個黑獄王國挑戰，我們仍是依原來的計劃，設法避過黑獄人的偵察，先到魔星躲起來，再設法潛入仰馬星把情況弄清楚。」

姍娜麗娃向方舟道：「你有沒有神不知鬼不覺抵達魔星的妙法呢？」

方舟目光移到那方晶石處，點頭道：「我已把握了黑獄人透過晶石操縱飛船的形式和烙印，應該可使其他黑獄人錯認我們作同類，至於實際是否可行，卻要隨機應變了。」

沙瑩眼中露出崇慕之色，讚歎道：「你真厲害！」

方舟想起巴斯基說過沙瑩肯隨時陪他上床，心頭一熱，狠狠盯了她幾眼。

經他改造後，這改造美女的磁場動人多了。

姬慧芙和舒玉智固是絕頂美女，一代尤物，但對他深喜的性事卻非常冷感。

姍娜麗娃和他有過肉體關係，但在這方面她仍是可有可無，對他愛多於慾。

辛茜婭和紅瑤對男女關係都有點厭倦，唯有沙瑩不但不拒絕男女性事，還饒有興趣，這使他不由暗暗心動。

姬慧芙生出感應，白了他一眼，拉著姍娜麗娃走往一旁，商討策略上的問題。

方舟伸個懶腰道：「白天快來了，有了太陽的幫助，我們可以很快蓄夠能量，去大幹一番了。」

沙瑩掩嘴媚笑道：「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方舟偷看了姬慧芙一眼，歎了一口氣道：「十多分鐘怎夠時間好好休息呢？」

仰頭望往天上。白雲重重，忽地想起外面若有一隊黑獄人的戰艦守候著他們時，他應該怎麼辦呢？

※※※

警號響起。

領袖一號上第一師部隊所有人員迅速離開崗位，進入宇眠室內，準備即將來臨的反空間旅程。

雷坡武和白樹來到他們專用的宇眠室，愛神的聲音響起道：「翟斯飛已成功計算進入反空間的安全通道，刻下正逐漸增速，可在六個地球時內達至光速。」

兩人對望一眼後，雷坡武奇道：「為何妳好像很清楚黑巫號上所發生的事似的呢？」

愛神平靜地回答道：「黑巫號護罩的耗能量比領袖一號大上二十點七八二倍，所以若要在短時間內臻達光速，必須把護罩的能量降至最低的水平？而我新發展來針對他們護罩的集束偵察波，便可以毫無困難潛入黑巫號去，獲得我想要知道的重要情報。」

雷坡武和白樹一起動容。

前者幾乎是嚷出來道：「夫院長找到了他們反空間的出口了嗎？」

愛神淡然道：「這正是我要知道的事，當他們由反空間彈出來時，大將和參謀長便可對他們迎頭痛擊了。」

## 第六章 太空戰堡

無敵號破出雲層，衝進了深黑廣袤的太空，重見天日。

在這離魔星二十光年的遙遠處，魔星獨有的光芒較先前暗淡了少許，仰馬星反因而爭回了少許光彩，明亮多了。

眾人齊聲歡呼，以表欣興。

這十個因不同理由變成同舟共濟的男女，同心合力地集中在飛船前端的控制中心內，各司其職，通過晶石操控著飛船。目的地是最接近仰馬星的魔星。

無敵號不斷增速，準備進入反空間的旅程中。

方舟感到通過這塊立於大堂中心的巨型晶石，他的力量無限地增強了。

晶石內藏有被無數黑獄人以龐大精神力量烙在其分子的精神印記，等若人類智能系統內的記憶儲存。最珍貴的自然是銀河系的星體方位圖，若以核球作分野，星圖囊相了核球以外這半邊銀盤的所有大小星系，包括黑獄星和另一端的地球在內，最遠的星系相隔達三萬五千光年之遙。而所有經聯邦探索發現的星系，均沿用聯邦的編號和名字，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奇異地完全沒有關於核球的任何資料。

這可說是黑獄人和人類共同開發的成果，代表著以千年計的血汗和功績，也使這兩個不同的族類到了因互相擴張而正面衝突的階段。

方舟引領著各人，把星圖複製到腦內的記憶細胞去，又設法模擬黑獄人的精神波段和控制方式，好能在必須時可瞞過黑獄人，使他錯認他們作同類。

無敵號在兩個小時後，已達至四分之一光速的速度，朝魔星飛去。護罩亦提升至最強的程度，以應付突然來襲的飛船。

就在此時，晶石的中心部份閃亮起來，以一種奇異節奏爍動著，像他們傳遞某一種訊息。

眾人臉臉相覷，完全不明白為何對方的傳訊能透入有強大的力場擋格的船體內，通過晶石向他們通訊。顯示他們仍未能真正掌握這晶石的作用。

方舟領著眾人，把思感延伸到晶石閃動著的核心處。

一種奇異的感覺湧上心頭，那核心就像一個出口，出口外還有其他東西，可是他們的思感能卻無法闖出去。

姬慧芙心中一動，暗忖這會否是通往反空間的超微形黑洞時，這想法已傳到各人腦海。

方舟立即把能量運轉，瞬那間臻至光速，往核心處鑽去。

眾人同時劇震，反空間那瑰麗無倫，不能用任何方法去形容其萬一的世界，再次展現眼前。這種直接進入反空間，透過反空間傳訊的方式，確是聞所未聞。

聯邦亦是借反空間來傳遞訊息，但卻是以強大的發射能，把一組組的訊號波，以精確的計算，經過一段正空間的旅程後，始進入反空間，再彈回正空間，經另一段旅程，才可到達目標，那自是多費了時間。

若同以二十光年的距離論，聯邦的間接傳訊方式，至少要比黑獄人這種透過晶石的直接方法，要多上兩個地球時。

這差異在一般通訊時還沒有什麼關係，但若用於兩艘相距六百萬里的飛船傳訊上，由於距離過近，訊號波便不能利用反空間來通訊，只能老老實實以光速傳遞時，便要花上半個地球時的時間，而黑獄人的直接反空間傳訊法，則是比眨眼還快的剎那光景。

在戰場上，這種通訊的快慢，往往是成敗的關鍵，由此亦可明白仰馬星之役，為何以聯邦軍比敵人多了十多倍的軍力，仍落得慘敗收場，只因在聯繫和戰術配合上，便遠遠落在黑獄人之後。

思感進入反空間後，立即找到了訊號的來源。

在反空間那似是壓縮了的時空，十多個感應點現出在約兩分鐘外的空間處，那已是正空間以億公里計的距離了。難怪肉眼完全察覺不到敵人的影蹤。

舒玉智駭然道：「有沒有方法封閉進入反空間的通道？否則我們無論飛到哪去，也可以給敵人在一天半天內找來。」

十多個感應點，代表著十多艘擁有同等級晶石的飛船，如何可以力敵？

眾人均明白她的意思，這奇異的通訊方式，會使他們像在黑暗平原處的耀目火炬，縱使到了二十光年的魔星處，亦可被黑獄人迅速找到，無所遁形。

方舟苦笑搖頭道：「這晶石的所有力量均凝聚在這比針孔還小的超微型良性黑洞處，平時是封閉的，但若我們輸進能量，便會把通口開啟。除非我們停止飛航，不碰這怪石頭，但那時黑獄人單憑普通的偵測器，便可把我們輕易找來。」

巴斯基沉聲道：「那可否和他們建立聯繫，看看能否把他們騙走呢？」

方舟皺眉道：「讓我試試看！」

思感延伸過去，與正他們作呼喚的其中一個感應點聯成一體。

一股冰冷、邪惡、沒有絲毫人類感情的可怕感覺，湧入各人的腦神經。

那只是一種純精神的感應，並不像在正空間般，可潛往對方所在處，作種種採測，甚至可看到對方，否則立即便要暴露身份了。

眾人至此才明白為何黑獄人在正空間的通訊方法如此原始，靠的只是落後的通話器，因為他們早擁有了更先進的反空間精神聯繫法。

一個操著古地球語的男聲在眾人的集體思感神經內響起道：「二級艦毀滅八號呼叫三級艦無敵四十三號，任務完成了沒有，是否需要援手？我們剛由仰馬星的外空基地趕來。」

由於眾人這時和方舟的精神渾成一體，和他同思同想，毫無困難地瞭解了這番黑獄人的說話，都暗呼好險。若他們來早一點，他們就休想奪船逃生了。

不過眼前仍是危機重重。方舟在神經內模擬那黨士奇的聲音道：「任務失敗，暗礁星系第八號行星的地核處，藏有可怕的生命體，對我們作出襲擊，使我犧牲了十八架戰機，四十三號亦受到創傷，需立即飛回基地修理，不能停留。」

眾人都心中叫絕，方舟實是應變的天才，隨口道來，已給自己留下退路，縱是不停遠遁，對方亦不會怪他。

那黑獄人的聲音緊張和快速了少許，顯示他也有情緒上的波動，只不知是原來如此，還是受了人體感情組織的影響所致。只聽他道：「有沒有發現敵艦的影蹤？我們的探測器沒法進入八號星的能量氣層去。」

方舟道：「敵艦在大氣分解，敵人赤身躲進了地底內去，我們就是因追擊他們，才惹怒了地核的生物，襲擊我們。至於敵人是生是死，就非我們所能知了。」

那人道：「擒拿敵人的任務現在由我們接手，這樣威力龐大的生物，會是最有價值的獵物，你們已立了大功，可立即飛回仰馬基地。」

聯繫中斷，方舟立時發出一聲興奮的怪叫。

眾人則齊聲歡呼。

表面看來，方舟輕而易舉便騙過了黑獄人，但其中實包含著無比的精神能力和應變的智慧，絕不簡單。

這也是有心算無心。黑獄人怎能知道人類中竟有人既懂古地球語，又可模擬他們的精神形式，甚至乎懂得運用晶石，作例行的反空間通訊方式呢？

凡此種種，只有方舟才能勝任。

飛船繼續增速。眾人的思感能不住凝聚，催發著船上的動力系統。

眾人仍是歡喜未退時，警兆忽現，不約而同齊往右側舷窗望去，駭然發覺一座龐大如山、形若堡壘的黑黝物體，現出在約五十萬公里外的地方，卻沒有一般黑獄戰船變色龍的色光。

晶石的核心同時亮了起來。

眾人無不色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太空戰堡應是剛由反空間處彈來，目標正是他們這艘號稱無敵的可憐戰船。

方舟硬著頭皮，像先前般由反空間接通了與對方的連繫。

出乎意料之外，一個嬌甜柔美，充滿了感情的聲音在眾人心靈內以聯邦語道：「立即報告受損的詳細情況，有多少傷亡，看看可否由我的船塢修理？」

這麼一說，眾人均知道這位女的應是移殖往仰馬星上聯邦人的新一代黑獄人，所以也承繼了現代人類優美的一面。

方舟卻是叫苦連天，就算要胡謅，也必須有懂得戰船上各種名詞稱呼的條件。他又不是神仙，怎能知曉這方面的事。

他雖能複製智能系統的記憶存取，但對比智能系統更要精密細緻萬倍的人腦內的記憶細胞，仍是無能為力。由此推之，黑獄人要佔用人的身體，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

方舟還有另一道難題，就是不知應用古語還是現代語去回答她，只要稍出岔子，立即會惹起所有黑獄飛船的追捕，而因為晶石能貫通反空間的特性，他們更是無處可躲。

這時亦明白到為何經過了反空間旅程到達了暗瞧星系後，敵人仍能輕易地追躡而至，因為敵人根本有在正空間內追蹤反空間物體的力量，只是這點，已使黑獄人在對付聯邦軍的戰役佔了絕對優勢。

這些想法閃電般由方舟處流過眾人的心田，無人不心內駭然。

那黑獄女的傳聲又催促道：「黨士奇，你不是受了傷吧？」

方舟猛一咬牙，以古地球語答道：「可以說來的損失，是十八架戰機和上面的人員，至少四十三號上的受損情況，表面找不到任何痕跡，但操縱上卻非常困難，增速上亦有異常狀況，現在我們不敢停下來。」

那黑獄女沉默下來，好一會後語氣轉冷，以古地球語道：「你真不長進，到現在仍未把握好聯邦語，難怪你沒有被挑選作最近一批轉換者。」

頓了頓又道：「看來是四十三號上的『主神』受損了，帝君若知道定會非常不高興，我也沒有能力護你了。現在我派兩艘護航艦把你送回基地去，我要親自到暗瞧星系督戰。」

傳訊中斷。

眾人先是心中狂喜，但聽到對方要把他們護送回去後，立時出了一身冷汗。

在他們千萬個不願意下，兩艘比無敵級戰船小了一半的戰船，由黑獄太空戰堡飛了出來，往他們飛去，戰堡則改朝暗瞧星系的方向飛去。

巴斯基瞪著那兩艘像泥鰍般滑溜、不斷變色的護航艦，沉聲道：「快借不能減速的藉口，把這兩隻吊靴鬼甩掉。」

紅瑤顫聲道：「不如返回聯邦吧。我不想被這些魔鬼侵入我的身體去。」

舒玉智冷然道：「不！這次我們定要和黑獄人周旋到底，他們在奪得仰馬星七年後，已有了這麼驚人的發展，若現在找不到對付他們的方法，全人類都會變成他們的獵物，沒有人可逃出銀河系去。」

姬慧芙微一發怔，想不到這死敵頗有膽識，不由首次生出好感，點首不語。

巴斯基同意道：「若以我們這個組合和實力，仍對付不了黑獄人，其他人更不用想了。」

方舟一邊操控飛船，一邊道：「這遊戲愈來愈有趣了，現在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黑獄人有沒有在反空間保持意識的能力，那會對我們即將來臨的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眾人愕然中，哈哈笑道：「好！就讓我們大搖大擺地到仰馬星去。」

無敵號倏地增速，調整方向，計算往仰馬星的航線。

星空仍是那麼安詳美麗，但有關人類存亡的鬥爭，卻是剛正展開。

※※※

雷坡武和白樹由宇眠箱甦醒過來，例行察看計時器，立時愕然以對。

旅程達四分之三光年，應該需要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可是計時器所顯示的時間只過了十分鐘，比原定時間快了四倍以上。

愛神的聲音在宇眠室內響起道：「大將和總參謀長請立即到戰略室去，我已計算敵人反空間的出口，那會在戰略圖上以紅點顯示來。」

雷坡武忍不住問道：「是否計時器壞了，為何我們只花十分鐘便來到這？」

領袖一號顫震起來，船體的重力平衡場雖使他們不會因失重而東倒西歪，但兩人均感到這艘性能超卓的戰艦，正靈巧地左閃右避，好在這隕石密集的區域保持安全的航行。

愛神道：「縱使在反空間，也可以利用種種手段加速，我有把握會有那麼一天，速度可增加至十倍以上。」

白樹一震道：「若是如此，我們是否可以更快找到主席由反空間傳來的波段呢？」

愛神平靜地道：「我現在正這樣做著。」

雷坡武和白樹同時精神大振，只要找到姬慧芙，很多無法應付的事均可迎刃而解了。

白樹步出宇眠室前，再問一句道：「反空間是怎麼模樣的呢？」

雷坡武露出注意的神色。

事實上沒有一個聯邦人不想知道反空間的情況。一直以來，通過反空間征服了廣闊星空的人類，曾試過用種種手法，包括最先進的攝錄器材，試圖探察反空間的情況，但拍回來的圖像，只是一片強光，什麼也看不到。所以白樹才忍不住有此一問。

愛神柔聲道：「那是個難以形容的美麗空間，下趟兩位只要和我聯繫起來，便可以一睹其中的美景了。」

兩人大喜，充滿生氣和希望地步出宇眠室，此時通道上儘是剛回醒過來的第一師部隊人員，無不匆匆趕往指定的崗位，準備應付即將來臨的太空大戰！

## 第七章 正反戰場

無敵號終臻達光速，進入反空間去，燈光倏滅。

眾人分別坐在指揮大堂的前方主視野舷窗的十個崗位，每人負責一組儀器。

他們的精神能量以方舟為中心連結起來，透過晶石，控制著飛船的各個動力系統。

剛進入反空間時，他們均一陣昏眩，手足動彈不得。

方舟運轉能量，十多分鐘後便進入了反空間那扭曲了的時空去，震人心弦的美景又再呈現在弦窗之外。

姬慧芙通過相通的心靈，道：「方舟！我們可否通過晶石，在反空間內隨意改變航線呢？」

方舟的心靈應道：「加速絕無問題，改變航道理論上亦可成立，問題只是不知會由正空間那個位置彈來，一但失去方位，整個飛行儀都要報廢了。」

舒玉智一邊欣賞在飛船外變幻無窮的美景，一邊道：「晶石的核心在正空間時，可讓我們進入反空間內；現在我們到了反空間去，晶石的內核可否使我們把握到正空間的情況呢？」

話尚未完，方舟已引領眾人，把思感能潛入了晶石的核心處。

出乎意料之外，整塊晶石的內部現出千絲萬縷的血紋，集中到晶核去，他們的能量立時以倍數增強起來，腦際現出了正空間那熟悉的星空。

晶石的血紋轉作金色的強芒，把漆黑的大堂照得金光燦爛，帶著一種超乎塵世、詭秘無倫的艷麗。心神顫動下，方舟把思感與外面的正空間保持連繫，同時定出方位，在心中歡叫道：「舒院長真行，由今天開始，我們可隨意在反空間內航行了。」

巴斯基沉聲道：「問題是黑獄人是否也有我們這種能力？假若沒有的話，我們便可在反空間內對他們迎頭痛擊了。」

方舟笑道：「很快我們就可知道了，那兩艘護航艦剛滑進了反空間內，不過在這裡作戰，靠的只能是思感的能量，其他所有儀器和武器都不能在這奇怪的空間生出作用的。」

姍娜麗娃道：「有了這塊晶石，思感能和激光實在沒有太大的分別。」

方舟應了一聲，把船速減緩下來，好讓他們的「夥伴」趕上來會合，進行他偉大的計畫。

※※※

領袖一號的十二個太空塢全張了開來，飛出二十四艘工作船，在這高風險的隕石帶佈下太空機雷，這是曾使黑獄大軍飲恨素女星系的最新發明。

機雷都被安裝了臨時由愛神設計，於領袖一號設備完善的工場即時生產，配置在機雷上的微型隕石偵察儀，可在最狂暴混亂的隕石區把敵人分辨出來，還能自動避開隕石和氣流的衝擊。

「轟！」

在一艘工作船旁十公里許處，兩塊巨型隕石撞個正著，化作一片碎粉。

工作船首當其衝，護罩和保護激光勉強抵住了激濺而來燃燒著的隕石物質，但仍受不住氣流的衝擊，打著轉飛了開去，不受控制的翻滾了千多公里，再猛撞在另一顆正以高速在這橫亙以億公里計的隕石帶運動著，比得上家鄉那月球一半大小的巨型隕石，發生了連串狂野的爆炸，工作船化作粉碎。

幸好十二位工作人員都在意外發生前的一刻，由緊急逃生口彈出艙外，但無不或多或少因濺石和氣流的衝擊而受傷，給其他工作船搶救進船艙內。

暗雲太陽的陽光不時乘隙射進這似若寬廣無盡的隕石帶，形成一束束金芒，隨著隕石和塵屑流的運動，時明時暗，稍現即斂，詭異莫名，但又是神秘美麗。

在第一師部隊高效率的工作下，二百枚太空機雷廣佈在方圓千里的區域內，核心處正是愛神計算出來敵人的反空間出口。若非愛神因夫秀清而能力大幅加強，根本無法作出這種佈置。

剩下的十一艘工作船完成任務，飛返主艦。

雷坡武和白樹仍留在戰略室，靜候大戰的來臨。

領袖一號的航行全交進了愛神手中，二百名第一師部隊的精銳，部份進入了二百架戰車內，候命作戰。其他人則負實操控艦上的一千二百台發射器、反攻擊裝備和各種精微的戰爭儀器，嚴陣以待。

白樹看著戰略室舷窗外密密麻麻的隕石，從容道：「時間差不多了！」

雷坡武點了點頭，發出命令。

十二個太空塢再次張了開來，靈活纖巧但具有可怕攻擊力量的二百架戰車，四架一組的由船塢電射而出，飛往早先定下的位置。

領袖一號顫震起來，動力反應堆加速運轉，以供應飛船上所有武器的需求。

就在此刻，一艘戰神級飛船驀地由無變有，出現在領袖一號船端外的五百公里，雷坡武剛想發出命令往前駛去時，愛神已感應到他的思想，將船往前移進。

經過一段持久的太空追逐後，雙方終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刻。

※※※

思感能透過晶石，延伸往兩旁並肩從事反空間航行的黑獄飛船。

每艘船上各有十多名地球人外貌的黑獄人，他們雖沒有進入宇宙睡眠，但均瞑目坐在崗位內有安全帶繫著的座位裡，一動不動。

船內的佈置、儀器、動力系統、武備等均與無敵號大同小異，差別只在尺碼和數量。但最明顯是那黑獄女稱為「主神」的晶石，尺寸只及他們船上晶石的四分之一。

當思感能掃瞄到黑獄人的神經狀況時，竟發覺內中空乏無物，絲毫沒有生命或精神能的存在。在反空間內，護罩能量騾降，再沒有能力拒擋思感能的侵入。

這些身體只是一個虛殼。

眾人駭然不解。

姬慧芙以心靈傳感的方式道：「看！那塊石頭像是充滿了能量。」

神隨心動，思感延伸往亮起了無數脈胳紅筋的晶石去。

怪異無倫的感覺傳入各人心中。

晶石內藏著冰冷邪惡的生命體，予人一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

巴斯基的心靈駭然道：「這才是黑獄怪物的本體，說不定在黑獄星系，他們就一直活在這些怪石。」

當他們的思感探入晶石內時，立時惹起對方的反應。

狂暴的能量反湧過來，把他們排出於晶石之外。

眾人暗暗叫苦。

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誰想得到黑獄人會以這種精神和肉體分離的方式，進行反空間的旅航。一時大意下，他們竟暴露了身份和底細。

他們的思感退回無敵號處，臉臉相覷，手足無措。

舒玉智以傳心的形式冷然道：「一不做，二不休，我們先下手為強，毀掉了這兩艘黑獄船。」

姍娜麗娃道：「方舟！我們可以辦得到嗎？」

直政插入道：「可是回到正空間後，我們怎樣逃過敵人的追捕呢？」

紅瑤怯怯地提議道：「我們可以藏在反空間，有那麼遠就逃那麼遠。」

方舟一直在留意著那兩艘黑獄船的動靜，恐防他們有能力在反空間作攻擊，這時見對方仍無行動，放下心來，斷然道：「逃避並不是辦法，這兩艘只是黑獄人的劣等飛船，說不定他們更高級的飛船有著我們夢想不及在反空間內作戰的能力。所以我們仍須回到正空間去，與他們好好周旋。」

姬慧芙道：「若飛船停止運動，晶石失去了能量，便像熄滅了的燈火，敵人再不能由反空間找到我們了。」

巴斯基始終對她有點介懷，冷然反駁道：「飛船總不能停留不動，那豈非在等死？」

姬慧芙胸有成竹道：「到達了目的地後，不是可停留不動了嗎？」

眾人無不愕然，往她望去，心臟「霍霍」地跳動起來。

舒玉智沉聲道：「若在以前，這根本是完全沒有方法辦到的。先不說反空間的出口會有數百公里的誤差，我們亦很難使飛船準確地在一個行星的上空彈出來。但有了這塊晶石，和我們現在運轉得與反空間內速率同步的思感能，我們應可準確無誤地在仰馬三號行星旁出現，再潛入星球的地底，那只須剎那的功夫，黑獄人應該不會及時發現我們。」

姍娜麗娃自是支持姬慧芙的所有提議，發言道：「只要知道對方太空基地的位置，我們就可利用行星作遮掩，避過對方的偵察儀器。三號行星有七分之一是沼澤區，正是躲藏的好地方。」

巴斯基亦不得不承認這最佳辦法，方舟道：「好了！現在若我們能製造一個反空間的大爆炸，黑獄人只會以為是我們這艘受創了的飛船發生了意外，波及其他兩艘飛船。而當他們在暗瞧星系找不到我們時，又會以為我們已葬身在地核那火球怪物之內，於是我們就可安心潛入敵後，做破壞的尖兵了。」

眾人都緊張地看著方舟，因為若他不能辦到這點，所有妙計只是空口說白話，落得一場歡喜。

驀地兩道激電，同時由敵艦側舷的發射器射出，激打在他們的艦體處。

※※※

又稱太空坦克的飛行戰車，有點像一隻裝有厚鋼甲的大甲蟲，沒有機翼，但移動時的靈活卻讓人咋舌。

略呈方形的車體長度只有二十米，能源來自車核內的液態燃料，由兩人負責操作，主要武器是安裝在車頂和底部的兩個圓球，合起來可作全方向的激光發射。

另外就是首尾各兩挺的導彈發射器，可連續射出藏在車腹處的二枚「智慧型」反物質導彈。只是這麼一輛飛行戰車，就有能力摧毀一座不設防的大城市。

現在二百輛戰車全體升空，藉著隕石的掩護，對首當其衝的戰神級戰鬥艦，作無情的狂攻。

激光和導彈，像雨雪般由四方八面往敵艦打去。

敵人那想得到甫離開反空間，便受到襲擊。

這時護罩只有平時一半的水平，剛捱了三枚撞來的隕石時，幾個在鄰近的太空機雷，生出感應，重重擊在船體處。

戰神戰鬥艦的護罩驟跌至四分之一之下的危險程度。

這時敵人正剛從宇宙睡眠甦醒過來，對於眼前危機，只能憑智能系統的自動攻防系統作出反應，更不能全面發揮威力。

不過這種比領袖一號還要龐大的特級飛船，艦體堅實無倫，又有力場保護，絕不會輕易降服，在自動閃避系統催動下，往下方鑽去。

由腹背彎出來的八根「集束刺」，刺尖亮芒一閃，集束光立時電刺而出，激打往毒蜂般飛來的戰車群。

光雨爆起，差點把整艘戰神戰鬥艦都遮蓋了。

又有兩枚太空機雷擊中敵艦，爆起了強烈的電光。

因劇爆而衍生的強烈氣流，暴風般把近處的隕石捲起，似落葉地隨風飄舞，增添了飛行的難度。

兩架戰車給敵人集束光擊個正著，立時化作碎粉，車毀人亡。

但戰神戰鬥艦亦中了數不清的激光和反物質導彈。

「轟」的一聲巨響，敵艦的護罩終於粉碎，護體的強芒消去。

領袖一號這時正向敵艦俯衝而下，船腹下的方形超巨型激光發射器，凝足了毀滅性的龐大光能，閃電般直刺在朝下飛去的敵艦上方處。

恰在此時，另一艘戰神級戰鬥艦由反空間鑽了出來，離開被擊中的敵艦只有六十多公里的短距離，剛好在領袖一號和被擊中的敵艦之間。

雷坡武和白樹大叫不好，沒有一種武器比巨型戰船爆炸時的威力更驚人了，他們現在離敵艦本有百來公里，應屬安全距離，但若這較接近的戰神戰鬥艦被波及而發生爆炸，他們亦將難以倖免，尤其附近還有數不清的大小隕石和機雷。

幸好心念才動，愛神已如斯響應，改變航度，全速往上攀爬。

四周戰車上的戰士均身經百戰，見狀紛紛掉頭飛離。

那被擊中的戰鬥艦通體變成火紅，接著像由內部透出撕心裂肺的強芒，然後猛地擴展，在驚天動地的爆響，化作一團廣及方圓百里的烈芒。

那艘剛鑽出反空間的倒楣飛船，被籠罩在強芒，只有平時一半能量的護罩只抵擋得眨幾下眼的功夫，便爆作另一團更大的強芒，沒有半點渣滓可以遺留下來。

這時遠遁至近千公里開外的飛船，仍給兩次大爆炸的氣浪拋得失了平衡，硬撞在幾塊隕石處，護罩的能量立即跌了三成。

更有三架躲避不及的戰車，抵受不住大爆炸放射性的能量，溶解得不見影蹤。

剎那間，領袖一號和剩下的一百九十五架戰車，全逸出了機雷密佈的戰區，失去了迎頭痛擊的優勢。

雷坡武和白樹都到了指揮大堂，主持大局，猶有餘悸地看著視野舷窗外被絞碎了的隕石迎頭打來的狂暴情景。

這種宇宙級的大爆炸，會打亂了隕石帶內本身的規律，使飛行更是艱困。

打上來的隕石都給自動系統以激光打碎，往護罩的只是碎屑，雖惹起火閃光雨，卻於飛船無損。

白樹歎道：「在戰略上翟斯飛非常明智，先派兩艘戰神作先頭部隊探路，現在我們雖幸運地一舉消滅了敵方兩艘飛船，但也同時真正明白到敵艦的厲害，若讓對方能發揮全力，特別是對方的旗艦黑巫號，我們會處於絕對的劣勢。」

雷坡武默然片晌後，冷靜地發出命令，把所有飛行戰車全召回船上。

就在此時，四艘戰神飛船在二公里外的隕石區同時彈了出來。

領袖一號緩緩遠移，待戰車全體回歸時，太空塢立即關上，全速往隕石區深進而去。

迎擊戰變作了追逐戰。

不過誰才是獵物，現在仍未可輕言。

※※※

就在電光激中船體前，方舟已把聯合起來的思感能注入船甲內，從容地抵擋了兩邊齊來的夾擊。

黑獄人的能力真不可小覷，在反空間內仍有攻擊的能力，憑的自然是那塊奇異的晶石。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更是驚異莫名，假若打仰馬星和素女星這兩場仗時，黑獄人已像現在般厲害，他們的大軍休想有一人能活著離開戰場。

敵人在這七年內的進步確是駭人聽聞。由此亦可知假若方舟落入他們手中，那後果是多麼可怕。

幸好現在方舟站在她們那方，和他們並肩作戰，又神推鬼擁般來到了黑獄人的勢力範圍，察覺到他們的虛實，否則異日沙場相見時，他們可能一敗塗地後仍不知是哪方面比不上對方。

方舟一聲冷喝，能量輸入晶石，由晶石底部不知名物質組織成的輸送道送了出去，一分為二，擊中敵艦。

雙方就如此你來我往，互相攻擊。

紅芒爆閃。

敵艦一陣又一陣的搖晃著，卻是夷然無損。

方舟暗叫不妙，猛一咬牙，無敵號斜彎而上，猛撞在左方的敵船處，強大的能量由船端直接送入敵艦去。

「轟！」

敵艦吃虧在無論護罩、護甲以至乎體積都遠比不上無敵號，同時哪想得到對方竟可在反空間內行動自如，護罩立時破碎。

毀滅性的能量透入船體。

敵艦斷線風箏般翻滾開去，迅即變成一個小點，沒入在反空間那似實還虛的深處去。

「轟！」

整艘戰艦爆作一團耀目強光。

無敵號和餘下那艘敵艦同時被震波捲得翻滾不休，不辨東西。

方舟始終透過晶核，使星際定位儀一直運作著，沒有迷失了路。

巴斯基強忍著因翻滾而來的暈眩感覺，向方舟喝道：「不要讓敵人逃走了。」

方舟一聲領命，苦苦操縱著巨艦的平衡器，「呼」的一聲，繞了個彎，銜著對方尾巴，加速追去。

敵艦根本無法在反空間內應付這種戰術，就算回到了正空間亦不是無敵號的對手，只能死命往前，直線逃生。

無敵號不斷加速。

「轟！」

敵艦被撞個正著。

加上本身的衝力，敵艦更是不堪一擊，像脫弦之箭般彈往上方，翻騰不已。

這次方舟學乖了，一個急彎，朝反空間逃逸開去。

「轟！」

強芒在後方爆閃。

無敵號顫震起來。

若非在反空間，眾人定會鼓掌歡呼。現在卻只能喜在心頭。

忽然間，每個人都充滿了自信和希望。

方舟引導著眾人的精神能，透過晶石集中和聚焦的作用，操控著飛船，朝仰馬星飛去，進行人類第一次在反空間辨位自由飛航的偉大創舉。

## 第八章 世外桃源

卡爾夫南氣得鐵青著臉，聽著手下的報告。

黑巫號已由反空間彈了出來，能量回到了平時的水平，憑著強大的護罩，毫無顧忌的在隕石帶內疾馳。

除非遇上特大的隕石，否則護罩的能量足可把遇上的隕石絞成粉碎。

四艘戰神戰鬥艦在前方開路，上、下、左、右則由另四艘戰鬥艦護航。

任得卡爾夫南事前怎麼猜想，也絕想不到甫一接戰，便犧牲了兩艘昂貴的戰艦和一批花了無數心血與時間、金錢培育來的戰士。這對他無論在心理和實質上，都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艦外不斷傳來太空機雷被激光掃蕩時發出的轟鳴。

此時翟斯飛走向大堂來，陪著他一同觀看視野舷窗上的讀數和圖表。

卡爾夫南勉力收攝心神，以他可以裝出來最冷靜的語氣道：「仍未有領袖一號的影蹤，像這種世界末日般的惡劣環境，她就算躲在我們之旁，我們也可能會疏忽過去。」

翟斯飛沉聲道：「我們是否失去了兩艘戰神級戰鬥艦？」

卡爾夫南忍不住長長歎了一口氣道：「二百年前，當我建成第一艘戰神號時，我還以為她可使領袖一號跪服地上，俯首稱臣。哪知真正交上手時，兩艘比領袖一號大了一倍的戰鬥艦，竟如此不堪一擊，唯一的效用就是引爆了附近百里的數百枚機雷，同時迫退了領袖一號。」

翟斯飛感同身受地明白他惡劣的心情，事實上這批慘死的戰士全是他一手訓練來的，沉聲道：「我們低估了領袖一號，她實在是聯邦的超時代傑作，尤其是她的愛神竟能算出我們離開反空間的位點，才使我們吃了大虧。但他們的幸運已告終結，我可以利用神經內的能量操縱偵察儀送出的掃瞄波，對整個隕石區以亞次光速無孔不入的探索，保證可在三個地球時內找到他們的行蹤，那時就是雷坡武魂歸天國的時刻了。」

※※※

無敵四十三號由反空間彈了出來，俯衝往仰馬三號行星的沼澤區去。這個星另外有個美麗的名字，叫做果園星。

對聯邦人來說，這是個遙不可及、充滿了異星情調的迷人世界。那處產的水果，是宇宙內所能吃到最美味、昂貴的生果。

當果園星所在的仰馬星系陷落在入侵者手中時，對聯邦人來說確是個晴天霹靂，粉碎了他們以為自己是宇內最強大種族的美夢。

現在他們終於回來了。還是美麗的女主席鳳駕親臨。

這星球沒有崇山峻嶺，多的是丘陵、沼澤、平原和使人迷惑以億計的大小湖泊。

由無敵號下望往這比地球大了三倍的美麗星球，湖泊像星星佈滿了大地，反照著夜空的星光。

果園星的黑夜，格外迷人。

巨艦速度轉緩，毫不費力鑽入泥沼去。

一個小時後，眾人回到地面上，看到星夜果園星的異象，都嘖嘖稱奇，心懷舒展。

晚風迎面吹來，感覺就像身在家鄉的地球上。

由地球帶來的種子，在這以前一度是人間天堂的泥土埋下，長來都是異品奇種的參天巨樹，上面結滿了果實。

果園星的七個月亮，在天空連成一條直線，橫跨空際，最遠的一個，已快落到東方的地平線下。這是宇宙內罕見的奇景。

在這，地軸比地球還要多傾斜四度，與地球的運動方剛好相反，所以仰馬太陽每天都由西方升起來的。

大小七個月亮的映照下，水潭、湖泊變成了無數皎白的鏡面，如真似幻。

連巴斯基在內，都給這星球的迷人景象，震撼得忘情傾倒，特別在經過了漫長的太空旅程後。

不過最快回復過來的也是他，按著一棵傲立湖邊、高達百米的巨形果樹道：「誰可告訴我仰馬星主城的位置？」

方舟垂涎欲滴的仰觀離他至少有五十米，藏在火般血紅的茂葉那豐盛的金黃鮮果，心不在焉應道：「城市我沒有興趣去知道，但鮮果的味道我卻絕不會放過。」

一聲怪叫，已飛到了果實最多的一處枝幹去。

姬慧芙沒好氣地仰起俏臉狠狠盯著他，答道：「由這往東約七公里，就是果園星最著名的『世外桃源』了。有人說那是宇宙內最浪漫的城市，因為她最不似一個城市。」

舒玉智笑道：「幸好如此，若真是城市就使人煩厭了。」

姍娜麗娃心切去找同胞安危的答案，嬌嗔地插腰，向正大快朵頤的方舟喝道：「還不滾下來，你當是參加了果園星的旅行團嗎？」

方舟一邊狼吞虎，一邊笑道：「放心吧！除了分佈在外空的八個基地外，這星球上一切如舊。告訴妳這麼好的消息，姍娜麗娃小姐該怎麼謝我？」

眾人無不愕然。

紅瑤最是膽怯，大喜道：「真的一個黑獄人也沒有嗎？」

方舟將一個鮮黃的果子拋下給丁楊，笑道：「有時是要由肚子吸收太陽能，生命才更見情趣。」

辛茜婭鼓掌道：「我也要一個。」

方舟大樂，鮮果雨點般丟下，霎時人人有份，無一落空。

眾人此時知道方舟的思感能在一個星球上實是無遠弗屆，鉅細無遺，又不是那麼心切上路了，就在樹下湖邊，坐了下來品美果，順便欣賞天上七月串連的宇宙奇觀。

方舟落回地上，硬是擠坐在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的中間，同坐在一方平滑而紋色艷麗的石上，笑道：「仰馬太陽是我遇過的星中最溫柔體貼的了，難怪這的氣候和泥質都這麼好。」

姬慧芙雖給他當眾貼體而坐，但早習以為常，也沒有覺得怎樣不安，掃視了或坐或站的其他人後，道：「世外桃源變成了什麼樣子呢？」

方舟把鮮果逼著姍娜麗娃在他手上吃了一口後，笑道：「黑獄人把所有武備和軍用工廠全部以力場封閉了，只保留維生的系統，果園星的住民雖活在不知明天的恐懼，但實質上卻沒有任何傷害。」

舒玉智皺眉道：「但確有人被擄走和佔用了，怎可說是沒有人受害呢？」

這時方舟故技重施，想強逼姬慧芙吃他手上的美果。

姬慧芙俏臉微紅，嗔罵道：「挪開！這麼不講衛生！」

方舟奇道：「那為何又不反對親嘴接吻呢？」

眾人無不莞爾。

姬慧芙一肘輕輕撞了他一下，不再理睬他。

巴斯基道：「黑獄人現在就似正牧養一群獵回來的家禽，這個星球就是牧場，希望能把這批二百萬頭的羊兒養得肥肥白白，再逐批逐批拿去屠宰。」

眾人都點頭同意，認為這推測合情合理，但又大為苦惱，任他們有通天手段，也難以一次救走這麼多人。

姍娜麗娃道：「交通工具的情況呢？」

方舟探手過去，摟著她香肩作了個滿足狀的偎倚後，道：「我連一艘能往來星球的飛船都找不到，應該是全被移走了，現在只剩下任行星表面飛行的小型飛船。大亨說得對，果園星現在變成了與外隔絕的大監獄，星球上一切自由，但卻沒有一波訊息能傳達往外面。」

姬慧芙站了起來道：「可以起程了嗎？」

辛茜婭來到方舟旁，親熱地挨著方舟坐下，代替了姬慧芙，還咬了方舟遞上來美味的鮮果一口，問道：「你能探查黑獄人佈於外空的八個基地嗎？」

方舟苦笑道：「我不敢，誰知黑獄人有沒有什麼古靈精怪的玩意，會偵察思感的入侵，那時我們不但救不了人，還不知是否能逃生呢？」

眾人都沉默下來。

來到果園星的興奮消退後，都想到眼前這幾乎是沒有可能完成的任務。

方舟拍拍肚皮，拉著兩女站了起來，道：「好了！我們可以起程了。」

※※※

領袖一號在隕石帶以每秒一百公里的緩速靈巧地移動著，目標是一艘正往他們這邊搜索過來的戰神飛船。

站在指揮台上的白樹和雷武坡，正與愛神交談，聽取有關敵人的最新情報。

愛神道：「黑巫號發出了強烈的偵探波，卡爾夫南定是有特別的方法操縱這些光波，加強了能量，使它們可以穿透隕石後，再次重組，隕石再不可以為我們作掩護了。」

白樹道：「他們發現我們了嗎？」

愛神道：「我發一組模擬這星系內強烈磁流的能量，破壞了朝我們送來的偵察波，不過這種事可一不可再，遲早會引起他們的疑心，大將是否須重新調整戰略呢？」

雷坡武凝神看著控制台上八個小型顯像螢幕上有關最接近的戰神戰鬥艦的資料，冷哼道：「只有在這，黑巫號才沒法掣起她驚人的遙距護盾，怎也應挫挫她的銳氣，不過卻要鬥智不鬥力。準備發炮！」

最後一句卻是向全體人員發出的。

這艘代表著聯邦榮辱的宇宙飛艦，一個急彎，由一塊巨大的隕石後繞了出去，導彈、光炮和激光雨點般，朝數百公里外，剛由一道充滿輻射的塵屑中急疾駛來的戰鬥艦攔腰殺去。

時間上拿捏得無懈可擊，代表著敵艦船速、位置最精確的運算和掌握。

敵艦也不是省油燈，雖是事起倉卒，卻立即還擊，一點也沒有措手不及的表現。

那由戰鬥艦上下彎來的八條集束光刺，其中向著他們這方的四條立時轉了過來，爆亮了懾人的強芒，四道集束光，激打往領袖一號。

負責防禦的戰士立時發出四面光盾，迎上敵人的集束光。

領袖一號佔的便宜，就是所有武器均早移到往前發射的位置，而敵人則只能以在這一側的一半武器還擊，等若是縛著了一邊胳膊，只以半力應付敵人的狂攻。

自古以來，兩軍對壘，若徒拚死力，只是下下之道。

太空戰術更是千變萬化，這就是太空海盜剿之不絕的原因。在廣闊無限的太空，海盜可利用種種條件，避過龐大的聯邦軍。

現在雷武坡等就有點太空海盜的味兒，避重就輕地向敵人展開游擊戰。

「轟！轟！轟！轟！」

先是光盾粉碎，亮起迅速擴散的四團光芒，然後巨響的音波才送到船上。

因為護罩把一切音波擋格於船外，艦內的人員就像看著外面正上映著一場無聲的太空戰劇，只能由飛船的震程度感受著外面激烈的戰事。

集束光破掉光盾後，直射而來，可是受到這剎那的延誤，領袖一號早飛臨戰神戰鬥艦的上方。

位於艦腹最大的圓球發射口，同時連續射出每組八枚共十二組最新發明的反物質微型導彈，目標是敵人最厲害的八根集束尖炮。

戰神戰鬥艦護罩的平均強度，與領袖一號大致相若，以聯邦軍力標準而論，是介乎一萬二千度與一萬五千度之間。

每一度可抵受一噸氫聚變的毀滅性能量，那足可把任何星球方圓百里地方夷平，由此可知護罩的強度是如何驚人。

護罩的強弱固是由船內動力系統所供應的能量決定，但護罩還要倚賴另兩個條件。

首先就是船體護甲的堅強程度，是否能消受狂暴得可把任何金屬撕碎的震力。

其次就是護罩本身的能量組織，是否能達到十八層級能量以上的標準，能以不同的能量化解對方不同性質的武器，包括了精神的能量在內。

注入強化能的護甲，加上由護甲透射的能量盾，形成了戰船的「保護力場」，也是決定勝敗的關鍵裝備。

護罩的能量須逐步提升，但亦會因能量供應及不上消耗的速度而逐漸下降。

這艘戰鬥艦在敵人的偷襲下，護罩能量雖驟減了二百度，但離護罩被毀仍有段很長的時間，只要暫時閃避開去，十多分鐘後能量立可補充回復至平時的水平，那時領袖一號就優勢盡失，還要應付聞風而至的黑巫號和其他戰神戰鬥艦。

所以雷坡武謀定後動，一上來便以雷霆萬鈞之勢，對付敵艦因伸船體之外，沒有護罩保護，但又是最厲害的八根集束尖炮。

導彈襲擊的位置，更是大有考究。

通過愛神內有關的資料，雷坡武和白樹下了一番研究功夫，對敵艦的主武器作詳盡的研究，掌握了集束光刺之所以能發放這麼強大的集束光，全因在尖炮近尖端處的集束聚焦器。

尖炮是由未來科技新研製出來的堅固物料組成，炮身由四十多層合金夾壁組合而成，注進了三層強化能，足可抵受一般炮火激光的攻擊，連反物質導彈也莫奈他何，又可藉重新補充強化能保持抗度，實是未來科技的傑作。

問題是雷坡武等對尖炮的內部結構瞭若指掌，知道那集束聚焦器是最脆弱的部分，經不起準確和狂猛反物質的入侵，就算炮壁可消除起始那幾股反物質的熱波，但終有一組能侵了進去，把聚焦器內的微型智能系統摧毀，那時對方最厲害的武器便要報廢了。

兩船錯身而過。

八門集束尖炮近炮口的位置連續爆起狂暴的激芒，鬼魂附體般隨著戰神戰鬥艦遠射而去。

領袖一號靈活地一個急旋，朝戰鬥艦銜尾追去，硬逼對方遠離正全速趕來此處的援兵。

領袖一號見敵人集束尖炮再無動靜，只憑常規裝備還擊，知道戰略成功，無不歡聲雷動，士氣大振。

雷武波不愧聯邦首席名將，沉著氣指揮飛艦，一邊把敵人驅往遠方，一邊逐分逐寸地消耗對方護罩的能量。

領袖一號的靈活性和機動性明顯地比戰神戰鬥艦更勝一籌，對方雖在隕石如林的險地展盡渾身解數，仍無法把他們甩掉，還只能朝前逃遁，不敢偏往任何一個方向。

敵人是全速飛行，他們卻仍是猶有餘力。

一追一逃，兩艦轉瞬飛了近萬公里的距離，到了隕石區的深處。

狂暴的隕石流，使飛行更緩慢艱困。

雷坡武看著對方護罩的能量跌至二度時，仰天長笑道：「孩兒們，殺敵的時間到了。」

大堂內全體男女戰士轟然應諾，意氣激昂。

領袖一號倏地加速，船頂和船腹的兩個球狀主發射器，連珠炮般的一口氣射出近百枚微型反物質導彈，配合著全瞄往前方發射的一百台主炮的激光彈，往敵人猛轟而去。

然後領袖一號鼻端昂揚，全速往上攀升。

當敵艦消失在隕石後，領袖一號爬升了近二萬里時，下方傳來激烈的強芒，方圓百公里的隕石全部粉碎。

終於又多收拾了一艘戰鬥艦了。

領袖一號歡聲雷動。

不過他們亦露了行蹤，惹得敵人群起追來。

## 第九章 天堂地獄

眾人貼地飛掠，經過了疏密有致的樹林，無數曲折的湖岸。

地勢開始有了起伏變化，沼澤和湖泊漸見減少，還首次出現了一條橫過大地，往遠方奔流的河道。沿著河岸，艷藍色的巨樹像哨兵般矗立著，比對起開著棕黃色或猩紅色鮮花、漫布丘原的矮樹叢和長滿雪白色長草的原野，景象怪異之極，但又不得不承認是非常美麗迷人。

巨型藍樹的樹幹佈滿了圓瘤，沿著樹身結著似足球般大，色作王白的奇異球形果實，肉質鮮甜，吃後齒頰留香，確是妙品。

雖是夜正深濃，但月兒們的光輝卻把整個天地淋浴在金黃的色光，接近地平處漸變作粉紅色，瑰麗無倫。

柔風拂過，草樹都沙沙搖曳應和著。眾人掠過處，間有宿鳥驚飛，生意盎然。

舒玉智飛到方舟旁，微笑道：「所有這些植物和飛鳥，移殖到這後都變了樣子，宇宙不是頂奇怪嗎？」

方舟回頭望了一眼落在後方的其他人。

為了讓丁楊、紅瑤和辛茜婭三人可跟得上來，他們都把速度減慢了，頗有點漫遊異星球的趣昧。

方舟目光落在遠方像一把巨傘般撐開但特別巨型的高大奇樹去，看著呈灰褐色的樹幹和茂密得像火般的紅葉，想起曾匆匆逗留了片刻的地球，點頭表示同意，道：「我正在思索一個問題，院長可否也替我想想？」

舒玉智美麗的光頭在月色下金光閃閃，配合著她溫婉的笑意，誰也想不到她可以變成冷狠無情的女魔頭。

她迷人的鳳眼深深一瞅方舟後，大感興趣道：「你竟會找人家商量，我真是受寵若驚，不過我早就不是院長了，那是夫秀清的尊號。」

方舟眼也不眨地看著她，吁了一口氣道：「現在的磁場更美麗了！」

舒玉智自然知道他在打她的什麼主意，微嗔道：「不要岔開話，快說吧！」

方舟「啊」的一聲，強攝心神，虎目射出深思的神色道：「要進入反空間內，就必須達至光速。可是當我們凝起能量，思感卻可通過晶石聚焦的能力，直接透入反空間內去，這是否代表了不須增至光速，仍有方法進入反空間內呢？」

舒玉智凌空飛掠的嬌軀猛地一震，秀眸露深思的神情，好一會兒才閃動著智慧的采芒道：「你這想法非常大膽，若能自由進出反空間，不論是飛船還是人，便等若可把時空操控於股掌之上，讓敵人防不勝防了。」

方舟苦惱地道：「但怎樣才可以辦到呢？」

舒玉智道：「最直接的方法，首先就要勘破晶石的秘密。我每次進入晶石時，都有種奇怪的直覺，晶石並不是一件死物，而是某種有生命的奇異物體，內中儲存著龐大的能量，只是我們沒有深入查察的本領罷了！」

方舟虎軀一震，思索起來。後方傳來巴斯基的叫聲道：「你們看！」

眾人隨他指引望去，只見左側的地平處隱現一線血紅在閃動著。

除了丁楊等三人力有不逮外，其他人都通過偵察器和思感能遙察火光發出的地平遠處。

方舟首先色變道：「不好！為何在這和平的星球，會發生這麼殘忍的事？」

姬慧芙臉寒如冰，嬌哼一聲，改變方向，率先朝紅光來處全速飛去。

※※※

卡爾夫南咬牙叫道：「那是沒有可能的，沒有飛船可以以這種速度在隕石區飛行。」

翟斯飛目瞪口呆地看著關於領袖一號的讀數，看著她由每秒五百公里直線爬升至每秒一萬公里。再損失一艘戰神級飛船後，他必勝的信心動搖起來。

若純以火力比拚，領袖一號能支持得十來分鐘就是奇蹟了。

但狡猾如狐的雷坡武卻利用種種條件，把他們誘進這有力難施的險地，還消滅了三艘比一座城市還昂貴的超級飛艦。

卡爾夫南鐵青著臉往他瞧過來，噴著怒火的眼瞪著他怒道：「你又說可將雷坡武手到擒來，看現在弄了什麼來？」

戟指著舷窗外隕石漫天的夜空，這首席富豪喝道：「現在敵人毀了我們三艘寶貝後，揚長而去，你有什麼對策呢？」

翟斯飛冷靜地道：「我們去追另外那批敵人，他們遲早要與領袖一號會合，我們只要把握時機，在虛空內把他們包圍和攔截，定可一舉報卻所有仇恨。」

卡爾夫南容色稍緩，懷疑地道：「你有把握找到那兩艘航母艦和二十八艘巡洋艦飛船嗎？」

翟斯飛道：「我放了能瞞過任何偵察系統的微型追蹤器，跟在他們後方，除非他們進入反空間去，否則我定可知道他們的位置。」

卡爾夫南回復了平靜，淡淡道：「這次我再不希望有任何錯失了。」

又大發脾氣道：「媽的！我這艘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飛船，竟連發一炮的機會都沒有！」

※※※

縱是已探知，但入目的情景仍教各人發起呆來。

原本廣佈在這美麗大山谷內的農場和十多所房子，全陷在火海，片瓦不留。

火海但見人和動物的屍體處處皆是，活像修羅地獄，哪還有世外桃源的味兒。

姬慧芙不能相信地看著眼前的景象，想不到在這文明發展至巔峰的世代，還會發生這種殺人放火的凶殘事件。

巴斯基冷哼道：「不是只有我們改造人才應被指是兇徒吧？」

姍娜麗娃挽著默然無語的姬慧芙，陪著她接受這改造人領袖的嘲諷。

紅瑤等在樂園星混慣了，雖說這種人畜不留的集體屠殺場面亦算罕有，卻沒有姬、姍兩女的震撼。

辛茜婭道：「我們應否設法把火弄熄呢？這火勢會蔓延至山谷之外呢？」

舒玉智道：「千萬不要做這種蠢事，我才不信黑獄人的偵察系統會不知道這發生的事，若我們把火撲熄，事後他們定會生出懷疑，那我們就會露出行藏了。」

沙瑩道：「我們快點離開吧！」

方舟臉容出奇地嚴肅，冷冷道：「不用緊張，我一直在監察著黑獄人的動靜，他們的屁股擺左移右都瞞不過我。」

直政道：「這裡似正舉行什麼集會，否則一個農場不會聚集了這麼多人，只是屍體便有百多具，大部份都是男性，女人到了哪去呢？」

姬慧芙沉聲道：「找到那些兇徒所在了，我們立即去追。」

巴斯基淡淡道：「主席萬勿輕舉妄動，黑獄人對羊兒們的窩裡反肯定不會坐視不理，若發現兇徒被別人代勞處置了，你說他們會怎麼想呢？」

姬慧芙感受著大火送來的熱浪，歎了一口氣，回復了平日的冷靜和睿智，微一點頭道：「我們走吧！」

方舟大步走到姬慧芙旁，緊握著她的玉手，衝天而去。

姬慧芙出奇地順從，隨他去了。

其他人紛追在他們身後，離開了火場。

這陷進無政府狀態的星球，是否會是樂園星的另一個翻版？是否人類永不能改移的劣根性，把她由天堂變作了地獄呢？

※※※

領袖一號像鬼魅般在隕石區內以駭人的靈活性前進著，虛廣的星系內空在六百萬公里的近距離處。

飛行的責任全交進愛神手中，由她操控一切。

激光不斷打出，把攔路的隕石粉碎，除非是特別巨型的隕石，才作必須的閃躲。敵人被拋在近萬里的後方遠處，再也不能構成威脅。

艦上人員歡騰鼓舞，在雷坡武特准下，把藏在艦上的果子美酒搬了十多箱來讓各人舉杯祝捷。

白樹和雷坡武碰杯後欣然道：「我真希望可以看到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的表情。」

雷坡武感歎道：「這次的大功臣非是你和我，而是我們的新愛神。」

愛神在指揮台的傳音器響起道：「這次雖對卡爾夫南作成嚴重的打擊，但危機仍未消除。」

白樹眼睛掃過大堂上喜氣洋洋、鬧成一片的人員，皺眉道：「是否指卡爾夫南和祝絲蒂正力圖控制聯邦的事，那確是令人頭痛之極，但我們仍非全無對付的辦法。」

愛神道：「請相信我，卡爾夫南的黑巫術有著非常可怕的力量，使人防不勝防，艾妮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唯一反敗為勝的方法，就是把姬主席找回來，只有她才有能力由政治入手，鏟掉這些野心家。」

雷圾武道：「夫院……噢！愛神指的危機似乎是另一件事呢！對嗎？」

愛神平靜地道：「是的！我指的是眼前的事，黑巫號曾送他們最新發明的遙距微型追蹤器，緊追在我們逸往『天鵝星系』的隊友，假設我們依原定計劃往那與他們會合，定會陷進卡爾夫南的羅網，使整個形勢逆轉過來。」

雷坡武點頭道：「我也想過這點，雖然不知他們有何法寶，但卡爾夫南是絕不肯放過我們半艘飛船的。」

白樹從容道：「我們是否須設計進行另一場戰役呢？」

愛神道：「憑我們現在的力量，實不宜與卡爾夫南正面交鋒，當務之急是要把姬主席找回來，而非爭一時之短長。」

雷坡武道：「但我們怎能坐看卡爾夫南追殺尤歷他們呢？」

愛神道：「這種微型星際遙距追縱器，最高只能以亞光速飛行，尤歷若能來一趟反空間的航程，便可把它甩掉。」

她這話說來輕易，但若非因為得到了未來科技的所有秘密資料，她怎能對敵人的計謀瞭若指掌。

對前身是夫秀清的愛神來說，得到了「大將」的資料庫，等若把致力於未來科技的以千萬計用錢收買回來的頂尖研究員窮數年研究得來的成果，全部囊相過來，使她可以無限度地改善和提升領袖一號各方面的能力，否則也不能以寡勝眾，讓卡爾夫南甫出師便鬧了個灰頭土臉了。

愛神續道：「這只是下下之策，我可以把一套惑敵的方法通過反空間的方式，傳達給尤歷，只要他把我的程式再發射去，會使追蹤器發出錯誤的訊息，讓卡爾夫南追到了別處去。」

雷坡武和白樹對望一眼，同時開懷大笑起來。

雷坡武忍著笑道：「這次最大的失敗者將是翟斯飛，以卡爾夫南把下屬當作奴僕的脾氣，有他好受的了。」

白樹莞爾道：「誰能肯定翟斯飛還有多少百分比可算作是人類。唉！愛神院長，可否把卡爾夫南引到樂園星那賊巢去，讓他們黑吃黑地打上一場那才精采呢。」

愛神平靜地道：「領命！」

※※※

正如姬慧芙所說的，世外桃源並不像一個城市，更像一個大花園。

這浪漫的城市坐落在果園星赤道區一處湖泊、水潭棋布的大平原上，由遠處看，一片蔥翠中夾雜著競妍爭艷的奇花異果，要留心細看，才可見林蔭大道和密藏在林木內別緻多姿的木構建築物。

在這，木材是方便和優良的建材料，使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更形密切。

這星球被改作殖民星只有百多年的時間，沒有半絲垂老的暮氣。

在一座隆起的小丘上，有座屬於「宇宙之愛」這聯邦最大宗教的神廟，在地平初現的曙光映照中，莊嚴肅穆。

那亦是桃源唯一的石構建築。尖起的圓頂像能與天上的星辰直接溝通。

一切都安詳寧靜，似是沒有人覺察到發生在域外的慘劇。

有兩艘小型飛船在空中緩緩飛行，給這充盈著靜態美的天地注進了一些動態，就若一幅會動的圖畫般。啼聲隱隱傳來。騎馬是這的人熱愛的一種運動，在城市的邊緣處，有百多個與馬兒有關的運動場，提供了衣食無憂的住民最大的娛樂。

清早起來，很多人都騎馬作樂，當作一種晨運，以舒展身心。

表面看去，黑獄人的佔領軍，並沒有改變這的生活。

在城中心處有一組十多座宏偉的建築物，可與矗起數百米的巨樹比高低。

那是在聯邦有名的「果園研究所」，用於行星的開發與研究上，與軍事沒有直接關係。

仰馬星系雖是軍事重鎮，但兵工廠、軍事基地均設在其他行星處，使這美麗的星球一片祥和，頗有與世無爭的味道。

果園星的文化雖仍在萌芽的階段，但已初步發展出她獨特的風格和形式了。

這視野廣闊、充滿原野美景的城市，聚居了星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方舟第一眼看到世外桃源時，就對這城市生出好感。

姬慧芙掙脫了他的大手，平靜地道：「一切都安然無恙，但在弄清楚情況前，最好不要讓人知道我們來了。」

眾人均點頭同意。

幸好此刻天仍未全亮，大多人仍高臥未起，內又樹木處處，要躲過住民的耳目，對他們這群「超人」來說，實是輕而易舉的事。

神不知鬼不覺下，他們鑽過了重重樹林，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湖潭，由邊緣區繞往南面的星球指揮所。

姬慧芙以偵察波掃瞄一遍後，皺眉道：「裡面沒有人！」

姍娜麗娃提議道：「不如到神廟去看看，那處的主持修奇祭司是個很有智慧的人。」

他們根本別無選擇，朝著目標明顯的神廟疾飛而去。

他們悄無聲息地飛行著，樹木、湖泊在下方急速後退，經過了一個大湖後，仰馬太陽在西方地平露出仙容，散射千萬道直刺晴空的金芒，把懸浮的白雲染得熠熠生光，迷人之極。

他們越過了另一座大湖，下方田野延綿，全自動的灌溉系統起出漫天水花，澆到田野上的農作物去。

神廟前的廣場渺無人跡，只有位於場心的火炬台上燒起一團烈燄，象徵著宇宙之愛一直宣揚的愛的火。

落在地平的最後一個月亮只餘下淡淡的光影，提醒人們她們昨夜的燦爛光輝。

當他們降落在神廟最高那座建築物的天台處時，信徒開始從各處通往神廟的道路魚貫而來。

巴斯基顯然對這宗教非常厭惡，帶著不屑和鄙視的神色俯瞰著到來作晨早禮拜的人，冷冷道：「我們在這等候主席，弄清楚情況後再說吧！」

姍娜麗娃道：「我陪主席去！」

姬慧芙勾魂攝魄的秀眸環視眾人，點頭答應。走了兩步，輕輕道：「方舟，你不來陪我嗎？」

眾人均感愕然，這聯邦的女王一向獨行獨斷，從不會軟語求人作陪，可見她愈來愈倚重方舟了。

方舟大喜道：「樂於從命！」

追在她身後沿階往下走去。

看著他們的背影消失在石階轉角處，眾人的心情都有點緊張。

被黑獄人佔領了七年的果園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 第十章 鵲巢鳩佔

方舟思感延伸，瞬眼間把握了整座神殿的情況。

主殿位在主入口的廣場處，是供信徒集會的地方，然後由長形的柱廊連接著中殿和後殿，長老與神職人員的居所位於兩翼，後方是個滿佈噴泉的大花園。

姬慧芙低聲向兩人道：「修奇祭司和其他長老都到了主殿去，我們到那走一趟吧。」

話尚未完，她和姍娜麗娃相視一笑，隨意肌發動千變萬化的功能，化身為與這處住民無異的裝束和男性樣貌。

方舟仍是那套在樂園星找來的衣服，與這的住民那隨意寬鬆的衣服可說格格不入，搔頭道：「我還是在一旁等妳們吧！」

姬慧芙白了他一眼，微嗔道：「那要你跟來幹嗎？讓我去弄一套衣服給你吧！」

說完飛掠去了。

剩下方舟和姍娜麗娃兩人躲在中殿的閣樓處，俯視著下方佈置古雅的殿堂。

在殿堂的祭壇上，火在壇心的金屬圓盤上熊熊燃燒著，賦予了大殿肅穆的宗教氣氛。

與姍娜麗娃再次相遇後，方舟還是首次與這氣質清麗的美女有獨處的機會，軟語求道：「變回那美樣兒好嗎？」

姍娜麗娃微微一笑，肌隨意轉，回復了本來面貌，偎入他懷裡柔聲道：「方舟！人家很感激你呢！」

方舟把她摟個滿懷，先來一個熱烈的長吻後，苦惱地道：「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再交配呢？」

姍娜麗娃俏臉飛紅，白了他一眼道：「你這人呢！不理什麼時候只管想著這種事，人家只要想起這正陷於絕境的同胞，哪還像你般有那種心情。」

方舟的手滑入她隨意肌化成的薄衣，摸上她聳美的酥胸，愛不釋手地讚歎道：「真是又嫩又滑。」

姍娜麗娃給他調戲得渾身發顫，又羞又嗔氣道：「求求你！主席快回來了。」

方舟笑道：「哪有這麼快，她要為每人偷一套衣服，拿了給他們後才來伺候我，時間多著呢！」

姍娜麗娃發覺到他的手愈來愈不規矩，怕自己的春情一發不可收拾，勉力伸手把他往下探索的手用一對纖手隔衣按緊，顫聲道：「先聽我說句話好嗎？」

方舟嬉皮笑臉道：「這不是說話的時候吧？我只想聽交配時的呼叫聲。」

姍娜麗娃拿他沒法，抗議道：「這是別人的聖殿，我們怎可如此冒瀆？」

方舟騰空來的手繼續侵犯著這動人的美女，笑道：「他們不是自稱為宇宙的愛嗎？我們便給他們來個愛的示好了。」

姍娜麗娃暗叫完了時，方舟驀地停了下來，低聲道：「有人來了！」

摟著她移到一角，使進入中殿的人就算仰起頭來，也看不到高高在中殿後方的他們。

鈴聲由遠而近。一個身披白色袈裟，手搖銅鈴，剃光了頭的長老領著一群十多個身穿白袍的信眾，步進殿來。

姍娜麗娃自接受了方舟在暗瞧星系八號行星上的改造後，最主要的改變就是精神的能量大幅增強，能夠像植物般直接吸收太陽能，雖遠比不上方舟有若汪洋大海般的力量，更仍未似他般的運用自如，但配合著隨意肌內的微型裝備，「感覺」變得敏銳無比。

當這群人擁入殿內時，她便感應到他們的精神狀態，是一種近乎自我催眠的原始宗教情緒，強烈而真實，有如洪流般往她衝過來。

那長老半閉著眼，卓立火炬之前，修長的手前後搖擺著銅鈴，充滿節奏感的鈴聲填滿了殿堂的空間。

後面狂熱的信徒在原地踏步起舞，無論男女都現出如癡如醉的神情。

姍娜麗娃差點也想加入他們的行列。

鈴聲帶來熱烈的鼓舞和激勵，具有高度的煽動力。

使人心中充溢著深刻的感情。一種灼熱的愛和幸福的感覺。

姍娜麗娃以前基於好奇心，也曾參與過宇宙之愛的聚會，聆聽他們的教義，可是卻從未嘗過這種令人聞鈴心動的感覺。

鈴聲傳來的那種熱烈的情懷和熾烈的愛，就像燎原之火般燃燒著這些信徒的心。令他們與這似是具有無限法力的長老溶渾為一體。

姍娜麗娃感動地往方舟望去，只見後者面容肅穆，兩眼精芒閃動，正全神聆聽著清脆的鈴聲。姍娜麗娃很少見到他有這種表情，輕推了他一下。

方舟虎軀微震，朝她望來，作了個噤聲的手勢。

鈴聲遠去，那長老又領著那十多名男女信徒，出殿去了。

方舟湊到她耳旁，輕輕道：「這個搖鈴的光頭長老並不是人類，而是被黑獄生物佔據了身體的異物，但奇怪他的眼睛卻非是藍色的。」

姍娜麗娃駭然劇震，不能相信地瞪著方舟。

姬慧芙的聲音在兩人身後響起，手中捧著大疊衣物。

當她看到姍娜麗娃血色盡脫的吃驚玉容時，知道非常可怕的事已發生了。

姬慧芙、姍娜麗娃和方舟三人回到天台處，把發現的事告訴了各人，眾人無不色變。

紅瑤顫聲道：「怎辦才好呢？」

巴斯基破例和顏悅色地摟著她香肩，笑道：「小寶貝的膽子真小，看來要努力多吸收點太陽的能量才行。到了這星球後，我的能力不停增長著，妳也該學學呢。」

舒玉智是人類精神學首屈一指的權威，深思半晌後，正容道：「黑獄人真狡猾，竟懂得利用人類現成的宗教，控制人類的心靈，好遂其不如的企圖。其中過程細節，雖仍無法知道，但可知人類若被誘進某一種精神狀態時，又心甘情願和他們合作的話，必然對他們的陰謀大為有利。」

姬慧芙愁眉不展道：「問題是他們之中究竟混進了多少人，除了方舟外，誰能一眼便看穿他們呢？」

舒玉智笑道：「不要妄自菲薄，其實妳和我也可以辦到，只不知修奇祭司會否已變成了黑獄怪物？」

方舟一直閉目冥思，此刻猛地睜開眼來，低呼道：「那個黑獄長老真厲害，當他現在停止搖鈴時，精神狀態變得和其他人全無分別，可見他是黑獄妖物的出類拔萃之輩。」

各人聽得心中發寒。若連方舟也無法分辨黑獄奸細的真偽，那豈非敵我難分？假若大意暴露身份，隨時連性命也難保。

辛茜婭怵然道：「這些信徒顯然全被控制了，他們還在等什麼呢？」

巴斯基劇震道：「我知道了，他們在等家鄉黑獄星系尚未有身體的同類，待他們到來後，就是果園星所有笨蛋的末日了。」

姬慧芙不悅道：「他們並不是笨蛋，只是在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下，更容易投宗教罷了！」

巴斯基伸手一捋那撇大鬍子，微笑道：「對不起，又冒犯女王了。」

辛茜婭奇道：「為何大亨今天的心情似像特別好呢？」

巴斯基愕了一愕，卻沒有答她，顯然自己也不太明白。

沙瑩輕輕道：「我們怕是受到這清醇如美酒的太陽能所影響了，我也有身心舒泰的感覺。」

姬慧芙道：「留在這也不是辦法，我們先換過衣服，設法找個落腳的地方，才再想方法對付這些卑鄙狡猾的黑獄魔鬼吧。」

方舟伸了個懶腰道：「我也要好好睡一覺了，什麼事都留待睡醒再說吧！」

※※※

領袖一號由反空間彈了出來，尤歷的大軍早恭候多時。

眾人結成陣形，朝星空無限深處全速飛去。

尤歷坐上游翼戰機，來到了領袖一號，見到雷坡武和白樹兩人，自是一番欣喜。

艾妮經過了初步療程後，精神心理均大見好轉，到了透明頂辦公室與三人會合。

尤歷笑道：「這次卡爾夫南結結實實栽了個大觔斗，看他以後還有沒有臉見人。」

白樹卻沒有他那麼樂觀，歎道：「祝絲蒂加上卡爾夫南，又或再來幾個給他以黑巫術控制了的將領、大臣，除非主席回來，否則聯邦就會落在他們手中了。」

雷坡武同意道：「若我們可以指控他，最好的發展情況也會掀起內戰，再一個不好，我們將沒有半個人能活命。我們總不能整天磨在飛船內，只要踏足星球，祝絲蒂就可運用她的力量對付我們了。」

愛神的聲音響起道：「大將說得對，現在最佳的策略，是盡快把主席尋回來，其他都是下下之策。」

艾妮苦惱地道：「但主席到了哪去呢？」

愛神輕描淡寫地道：「她到了仰馬星去。」

雷坡武等無不失聲驚叫，臉臉相覷。

※※※

仰馬太陽逐寸地往中天移去，一陣陣的熱氣浪潮，使這外表仍是美麗如昔的園林城充盈著生命火熱的感覺。

這裡的人都愛穿寬鬆純色質薄的袍服，腳踏輕便透氣的鞋子，說不出的瀟灑寫意。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順著方舟的心意，變成兩位美麗但普通的少女，到方舟強拉著她們的纖手時，才知道這小子不懷好意。

巴斯基為了避人耳目，忍痛刮掉了鬍子，看來俊偉多了，且極具男性魅力，紅瑤和辛茜婭都忍不住不時偷看他。

自給方舟再改造後，他和沙瑩皮膚的金屬色澤已由濃轉淡，由淡至無，不怕會給人認出是改造人了。

現在最搶眼的反是舒玉智，她特異的光頭形像和清秀美麗的外貌走到街上確是特別讓人注意，害得她要戴起斗篷和架上遮陽鏡，免得惹人矚目。

城中最繁盛的大道是以姬慧芙為名的「女王大道」，長達二十公里，兩旁儘是樹木、疏落的店舖和商場，貨品都是來自全自動化的工廠，沒有店員，一切貴客自理，由購物掃瞄器在個人晶片上扣除貨款，便完成了交易。

每間店舖旁均設有停船坪。

這時天上的交通繁忙起來，街上擠滿了由城郊處來的人和城市本身的住民。

表面看來，一點都察覺不到星球已淪陷在可怕的外星生物手內。

十個人分作幾組，隨著人潮沿街漫步，感受著這城市舒適寫意的特殊意境。

來到一個廣場處，忽見一座有若廟堂的宏偉木構建築，矗立在廣場正中處，氣勢懾人。

姬慧芙湊近方舟，介紹道：「這就是這城市的議會大堂了，擁有很大的自治權。」

舒玉智和巴斯基來到三人身後，前者奇道：「議會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的地方嗎？為何似乎人人都爭著擁進去的模樣呢？」

三人給她提醒，留神一看，廣場上擠著的數百人，正魚貫進入大堂。

姬慧芙向其他人打個招呼，也跟隨著緩慢的人群往大門擠去。

這些人都表情嚴肅，默默前行，沒有人注意到他們這群陌生臉孔的人的存在。

好不容易才輪到他們進入大堂內。

入目的情景，令他們無不駭然失色。

大堂內的議席全被拆掉搬走，露出廣闊的空間。

堂中心搭了個高達五米的高台，上面放一塊至少比無敵號那方晶石大了三倍的巨型多角形晶石。

強烈的燈光由大堂上方四角射過來，把晶石照得似若透明，內中色光又是幻變無窮，像夢一般的不真實。

進來的人分別由兩側繞過，從後門離去。

當看到晶石時，無人不露出朝聖般的目光，如癡如醉地看著這黑獄人的寶貝。

當方舟等踏足堂內時，立即感覺到晶石的放射性能量，正影響著他們的神經，令他們生出歡娛幸幅的迷人感覺。

方舟和姬慧芙對望一眼，都感大惑不解。

黑獄人為何會把一塊這麼有價值的巨型晶石放在這，而果園星上的人卻像朝聖般到這來參觀呢？

四個禿頂穿袈裟似長老模樣的人，立在晶石台旁，引導觀者不可停步觀看。

眾人疑雲陣陣，隨著人潮往晶石走去。

忽然有人「嘩」一聲哭了來，撲在台邊跪下膜拜，高呼道：「真神的使者啊！請快來把我們接走，不要讓我們落到黑獄人的手中。」

那四個長老視如不見，仍是那副肅穆的樣子，但不知由哪處走了幾個白袍人來，神態溫和地把那人扶走。

眾人見此情況，立時心中有數。

姍娜挨近方舟，低聲道：「晶石內有沒有東西呢！」

方舟肯定地搖頭。

姬慧芙忽地甩脫了他的手，往後方出口擠去。

眾人都知道她見到熟人了。

姬慧芙直追大堂外，才趕上一位身材高挑的美麗女子，低喝道：「狄麗指揮官！」

狄麗微一錯愕，回頭瞪著她，但當然認不她是誰，蹙起黛眉道：「我不再是這星球的指揮官了，還找我作什麼？」

姬慧芙和她並肩走著，不悅道：「聯邦既任命妳作行星的領導人，怎可隨便放棄責任！」

狄麗歎了一口氣道：「妳的語氣像上司責備下屬，這真是非常奇怪，妳難道不知星球政府被黑獄人解散了嗎？」

這時四周的人散往各處，狄麗立時警覺到方舟現在在後方亦步亦趨，停下來道：「妳究竟是什麼人，他們又是誰？」

姬慧芙冷然道：「到妳的家再說吧！」

狄麗俏臉一寒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只要我招呼一聲，所有人都會助我對付你們。我知道了！你們定是反教的暴徒。」

姬慧芙低喝道：「不要胡說，記得我當年任命妳作仰馬星的指揮官時，曾說過這會是最艱辛的使命嗎？想不到妳陪著其他人一齊糊塗，落進了黑獄人的圈套仍懵然不知。」

她回復了原本聲音，那語氣更是別人學也學不來的。

狄麗神色劇變，大震道：「主席！天啊！是妳來了。」

姬慧芙沉聲道：「先到妳家再說。」

狄麗一對美目湧起熱淚。

對她來說，姬慧芙的出現，就像怒海中的鯊魚口旁遇上拯救的船隻。

沒有比聯邦最高領袖親臨這絕境死地更使人難以相信和振奮了。

方舟放下心來，這狄麗應該不是黑獄人奸細，這種真情流露的反應，是絕裝不來的。

## 第十一章 變起突然

狄麗的寓所位於城北，佔地近二百畝，除了廣闊的莊園外，還有十多座房舍，包括了一個養著數十匹馬的馬廄。

大小事宜，全由智能系統和機械人處理。

眾人坐上狄麗的私人飛船，飛抵家園，聚在主宅的大廳。

兩邊全是落地玻璃，可見外面陽光下明媚的園林美景。

大廳足有三百方米，有點像個小型足球場，放滿狄麗數年來搜羅回來的珍藏，例如不同星球的美麗礦石，精巧的玩意，不勝枚舉。

家則是以果園星上不同的木材造出來的，極富鄉土風味。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回復了本來的面貌，與脫下斗篷的舒玉智，陪著狄麗坐在靠南窗的一組長椅中說話。

紅瑤等則圍坐在廳心的長餐桌處。

巴斯基推開了其中一扇玻璃門，溜到外面陽光漫天的美麗草坪上，卓立游泳池旁，吸收著太陽的能量。

方舟則隨意欣賞狄麗的收藏，正拿起一個由無數金屬彎條織成的大圓球，稱奇不已。

姬慧芙向狄麗介紹姍娜麗娃時，她還沒有怎樣，但知道這光頭的絕世美女，竟是在聯邦中年齡最長，並神秘失蹤了很久的前任院長舒玉智時，驚訝得合不攏嘴來。

姬慧芙心切果園星的事，無暇介紹其他人，正容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何會有塊晶石放在議會讓人參觀朝拜！」

狄麗神色一黯道：「女王說的是那『愛使』嗎？現在他已成了果園星所有人的唯一希望，只有他才可令我們進入『愛之終極』，與宇宙深藏著的愛結合，逃過黑獄人的毒手。」

姍娜麗娃問道：「那晶石是怎麼來的？」

紅瑤和丁楊此時受不住陽光的引誘，走了出去，漫步園林。

沙瑩和辛茜婭移到方舟旁，陪他一起研究、玩賞女主人千奇百怪的珍藏擺設，剩下直政一人坐在桌旁，聆聽狄麗的回答。

狄麗亦不由對這奇怪的組合生出好奇心，但卻不敢對這至高無上的領袖提出詢問，答道：「這『愛使』的出現是個奇蹟，在一個隆重的萬人大祭典，忽然出現在祭壇之上，有道行的長老們立即知道他是由宇宙之愛送來，引領我們回歸他懷抱的使者，只有他才能使我們到達愛之終極。」

姬慧芙身為聯邦領袖，當然對這最大的宗教團體宇宙之愛知之甚詳。

愛之終極是宇宙之愛的核心教義和目標，可說是一種藉死亡而獲得永生的方法。

信徒當然不會視之為死亡，而是與永恆長存於宇宙內的愛火結合。

那是對這時代人類愈感隔離和厭倦漫無終了的生命的一個反動思維。

這世代雖帶給了人類縱橫星際、呼風喚兩的本領，但也形成了精神物質的不平衡，相對地帶來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空無和失落的感覺。

矛盾的是他們雖更珍惜生命，恐懼死亡，但偏又懼怕沒有死亡的生活方式。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在追尋某種東西。

那可以是愛情、榮耀、永生或異性，同樣是一種追尋，當然也包括神在內。

宇宙之愛的創始人淨原大師提了「宇宙之愛」。

那是一切生命的來源，體現於所有生命的血脈內。

人類的愛雖不完美，卻是宇宙之愛肢離破碎的小部份。

只有與宇宙的真愛結合，人類才能遠離孤獨和恐懼，永遠活在幸幅的愛火。

而通過愛之終極，人類便可超越宇宙，與這永恆長存的宇宙最原本的力量合為一體，到達愛的極致。

黑獄人就是針對這點，利用絕境時人類特別倚賴宗教的心態，通過祭司、長老和晶石，佈下了這麼一個天衣無縫的圈套。

方舟二號上的人員，說不定也是在這大同小異的圈套中被騙了身體。

黑獄生物是一種無形無相的精神體，本身已合乎人類對「神」的認同。而黑獄生物更懂的對人類心靈的空虛和弱點，以遂其卑鄙狠毒的目的。

舒玉智柔聲道：「那是多久前的事了？」

狄麗道：「是黑獄人大軍來到仰馬星前十天的事，所以更使我們知道是宇宙之愛差遣來搭救我們的使者。」

歎了一口氣續道：「事情來得太突然了，使我們連還手之力也沒有。黑獄人對我們所有的事物均瞭若指掌，一下子摧毀了星系內全部防禦基地，控制了一切。當我們醒來時，才知已落入了敵人的魔手。」

姬慧芙冷哼道：「黑獄魔鬼真是算無遺策，竟懂得在進攻前先佈置下晶石這著棋子，又利用宗教把你們牢牢控制住，我也要對他們刮目相看了。」

狄麗色變道：「女王在說什麼？」

舒玉智歎道：「女王在說你們給黑獄人騙苦了，這種晶石絕非什麼愛使，而是來自黑獄星系的怪物，我們奪得的黑獄飛艦也有一塊這樣的東西，通過她奇異的能量，黑獄生物便可鵲巢鳩佔，移居到信奉他們的人類的身體。」

狄麗震駭得面無人色，張大了檀口，不斷急速喘氣。

方舟笑著走了過來，在肚皮一抹，變魔術似的把小晶石變在手上，遞給狄麗道：「這是較小型的戰利品，可以成為最驕傲的收藏。」

狄麗完全不明白方舟怎樣可忽然平空弄出一方晶石來，更是目瞪口呆。

方舟一按又把晶石收回肚子，拍拍肚皮笑道：「這是個收藏寶物的最佳地方。」

說時大馬金刀地坐到姬慧芙身旁長椅一端的扶手處，居高臨下地打量著這姿容亦屬出眾的星系指揮官。

狄麗呆了起來，只懂盯著方舟的肚皮。

姍娜麗娃笑道：「這位是方舟，一個擁有超人力量的人，並非什麼怪物。」

遠在餐桌處的直政問道：「黑獄人就這樣任由你們自由自在嗎？」

狄麗回過神來，強忍著一肚子疑問，答道：「除了開始時帶走了大約二十個人後，便再沒有黑獄人踏足果園星上。」

舒玉智點頭道：「這些人定是心智較弱，有利黑獄人作的奪體行動。」

姬慧芙心中一動道：「在晶石降臨前，有沒有祭司或長老突然失蹤一段時間，後來又忽然回來的事情發生？」

狄麗一震道：「女王怎會知道呢？那是黑獄人來之前兩年的事了，修奇祭司和地位最高的十個長老在一次外太空的旅程時忽然失蹤，六個地球月後才安然歸來，說是遇上太空風暴而迷途，當時誰都沒有注意或懷疑，難道……」

巴斯基此時早已走了進來，聞言冷笑道：「若只是區區十一個黑獄人，實無足懼，怕只是怕有那許多執迷不悟的蠢人呢。」

狄麗一呆道：「這位是……」

巴斯基傲然道：「本人就是改造人之首，墮落大亨巴斯基。」

狄麗更是狂吃一驚。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姬慧芙能突破黑獄人的防線，來到這行星上，已是使人大惑難解的事。而和她同來的竟有這惡名昭著、被稱為最可怕的改造人的墮落大亨，就更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原因的奇事。何況還有舒玉智和這看似對自己色瞇瞇的怪人方舟。

姬慧芙自然知她心意，歎了一口氣道：「這事真是說來話長。」

方舟站了起來，伸著懶腰道：「我要好好睡一覺了，誰來陪我？」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嚇得別轉俏臉，不敢看他。

舒玉智則橫了他一眼。

沙瑩放棄了和辛茜婭欣賞寶物珍玩，笑著迎來道：「我來陪你吧！」

方舟大喜，一把拉著她的小手，向辛茜婭道：「不來嗎？」

辛茜婭俏臉飛紅，向他扮了個鬼臉道：「想傻你的心吧！」

方舟苦笑搖頭，拉著沙瑩往外面走去。

沙瑩大奇道：「不是到樓上嗎？」

方舟反問道：「有什麼比得上在陽光之下，軟草之上更迷人呢？」

沙瑩為之語塞。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惟有對視苦笑。

※※※

方舟睜開眼睛，果園星夜空七月串連的奇景，映入眼簾。

嬌小玲瓏，但曲線迷人的沙瑩像頭小白羊般伏在他懷，嘴角猶帶著甜蜜滿足的笑意。若告訴別人她是可怕的改造人，任誰都不肯相信。

柔風拂過，四周的草樹沙沙作響。

方舟無論精神能量，此時均得到充份的補給，有信心跟黑獄人周旋到底。

想起以前在火鳥星的日子，任何一處地方都可算作天堂。

雖仍可說是為生存而奮戰，但再不像以前般單調和乏味了。

在某一程度上，他已開始接受聯邦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

在愛情的看法上，變化更大。

聯邦人視性愛為男女間迷人的遊戲，沒有古人類那種佔有、嫉妒的情緒，自由、放任，誰也不用背上感情的包袱。

這種方式自有其美好的一面，但卻也使他們情無歸處，而生出空虛厭倦的感覺，對女性尤其嚴重。她們天生就有傾向情慾交融的追求，可是雖有漫無止境的生命，卻無永不惡化的愛情關係。

姬慧芙、舒玉智等排斥愛情，並非事起無因。

宇宙之愛正標示著人類對永恆之愛的追求。

他自己對愛的追求實有異於其他人。

他愛的是顯示對方整體精神狀態的生命磁場。

當男女因愛而結合時，他們的磁場會渾融為一，生出美妙的生命火花。他定要讓那美麗的女主席嘗嘗那滋味。

方舟凝視著夜空逐漸落著東方地平的七個圓月，深深思索著宇宙深藏的真義，到懷內的人兒醒了過來時，才醒覺天快亮了。

沙瑩依依不捨地坐直嬌軀，讚歎道：「你是這世上最好的男人呢？」

方舟穿上衣服後，才伺候這不願穿衣的改造美女，笑問道：「和大亨試過沒有？」

沙瑩若無其事道：「改造人間是不會做愛的，因為彼此皮膚都沒有感覺。不過現在人家的皮膚給你變得敏感極了，大亨應亦有同樣情況，找天定要跟他試試。」

方舟笑著拉她站起來道：「可以吧！」

沙瑩撲過去獻上香吻，然後退了開去嬌笑道：「我要去騎馬，你來嗎？」

方舟皺眉道：「那些馬兒好好的，為何要去騎牠？」

沙瑩媚笑道：「那你為何又來騎人呢？真是超級怪人。」

嬌笑著遠掠而去，消失在林木之後。

方舟心中充滿溫馨的感覺，回到主宅處，廚房處傳來煮食的聲音和香味，引得他走了進去。

只見聯邦的女領袖正在忙得不亦樂乎，見他進來笑道：「這裡仍是用煮食爐這種原始工具，用火直接烹調，原來是這麼有趣的。」

方舟貼上她的粉背隆臀，探手緊箍著她的小腹，湊前貼上她的臉蛋，笑道：「我的天啊！鮮果都要煮熟來吃，還有什麼味道？」

姬慧芙早慣了他的摟摟抱抱，橫豎沒有旁人，索性任他纏，嗔道：「你懂什麼？這是果園星的極品，煮透了更香更嫩，除非你想噬石頭，否則這是唯一吃法。」

方舟道：「現在我只想吃妳的鮮嫩小嘴。」

姬慧芙歎道：「不要用你剛吻過改造人的嘴來吻我。」

方舟皺眉道：「始終不肯消除對他們兩人的成見，這對我們的合作非常不利。」

姬慧芙笑歎道：「你還末試過搞政治，任何人也會因私利而改變初衷。當你幾年都不斷被人出賣和欺騙時，就再不會相信任何人了。」

方舟奇道：「妳真的不信任何人嗎？姍娜麗娃會否是例外呢？」

姬慧芙冷哼道：「別忘了她也差點因你出賣了我。這世上只有兩個人是我真正信任的，一個是夫秀清，另一個人卻不可以告訴你。」

方舟恨不能透視她的思想，卻仍未有這種能力破入她的心靈深處，唉聲歎氣道：「若不告訴我，我便不助妳對付黑獄人。」

姬慧芙得意地道：「好大膽！竟敢來要脅我。喂！你佔夠便宜了沒有？」

方舟涎著臉道：「給我先親個嘴再說。」

姬慧芙嬌笑道：「休要癡心妄想，我不會自動奉獻的。但你若要強來，則請君自便，我也不會反抗，你覺得那樣有意思便成了。」

提起美腿，以腳跟重重踏在他腳背上，狠狠道：「想起你在宇眠箱騙去人家的一吻，我就恨死你了。」

方舟雖是強壯無比，可是這一腳擁有隨意肌的爆炸性力量，也絕不好受，苦著臉退了開去，撞到剛走進來的姍娜麗娃那香熱的嬌軀去。

姍娜麗娃微帶醋意的一把將他推開，低罵道：「你的改造美女嫌你不合格，所以拋棄了你嗎？晨早便來纏我們尊貴的主席。」

姬慧芙格格嬌笑道：「姍娜麗娃啊！妳原來也會吃醋的，小心點！妳很容易就會被男人控制了，到那田地可絕不好受。」

舒玉智出現入門處，斜靠門旁，微笑道：「方舟，你已成了危險人物，有點志氣的女兒都應把你視作頭號大敵，比黑獄人還要可怕，因為一不小心，身心都會給你奪去了。」

方舟苦著臉來到她旁，探手摟著她的小蠻腰，在她臉蛋親了一口道：「今天我們到哪玩好呢？」

舒玉智一肘重重打在他脅下處，走到姬慧芙旁，看她在弄些什麼，頭也不回地淡淡道：「我們去參加神廟的祭典，看看可如何對付那些黑獄怪物，今天也是晶石運返神廟的大日子，我看黑獄人也就要來了。」

方舟憤然道：「休想我陪妳們動手，辛苦了這麼一大輪後，報酬就是一腳、一推和一肘，真教小弟沒齒難忘。我索性睡他個三日三夜，直接向仰馬太陽索酬。」

舒玉智別轉俏臉，瞪他一眼道：「愚魯的蠢男人啊！你難道看不我們三個人都在吃沙瑩的醋嗎？你應該歡喜才是，若只是陪你上床，那有什麼意思呢？這樣的報酬，不要也罷。」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的俏臉立時滾熱起來，對她們這種能完全控制自己情緒的女性來說，簡直比果園七月串連宇宙奇觀更罕有。

姍娜麗娃又羞又喜，硬把呆頭傻腦的方舟推門外，嬌叱道：「快給我們滾出去！」

方舟又驚又喜地來到廳外，除了巴斯基和沙瑩外，眾人都圍坐餐桌，等待著尊貴的女領袖親自下廚弄來的美食。

陣陣香氣由內飄出。

直政正和狄麗討論著山谷發生的集體屠殺事件，後者道：「那定與信徒和反教者的鬥爭有關。本來行星上大部份人都是無神論者，但自黑獄人來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入了教，還視不信教的人為邪魔外道。現在回想起來，實是由變成了黑獄人的祭司、長老所誘發的。」

丁楊道：「宇宙之愛不是一直在宣揚愛嗎？為何竟會仇視不信教的人呢？」

狄麗歎道：「任何宗教都有種排他性，視異教者為觸犯神靈。到現在仍未能舉行愛的終極，很多人認為就是因行星上仍有褻瀆聖者存在的緣故，所以對那些不信者加以屠戮，絕不稀奇。唉！人總是自私的，信教者何能例外。以自己宗教作唯一真理，正是以個人作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的具體表現。」

方舟在她旁拉開椅子坐下來，奇道：「身為行星的指揮官，一點對付的辦法也沒有嗎？」

狄麗仍不大清楚他是誰，只知他擁有奇異的能力，又是好色如命，冷漠地應道：「黑獄人太厲害了，聯邦遠征軍大敗而退的消息傳來後，所有人都對以軍事反抗黑獄人絕了希望，更沒有人敢承認自己是聯邦戰士，大難臨頭下，所有人類的劣恨性都表現來了。」

巴斯基的聲音傳過來道：「那只是非改造人的劣根性，我們長期鬥爭，從沒有人肯俯首屈服。」

狄麗到現在仍搞不清楚巴斯基為何會和姬慧芙走在一起，聞言問道：「大亨不是我們的死對頭嗎？為何又會來到這裡呢？」

巴斯基在方舟對面坐下，指著方舟道：「就是因為這火鳥星怪物，但現在也為了自己，黑獄人比非改造人還要狠惡和狡猾難纏。」

辛茜婭對方舟呶了呶小嘴，不屑地道：「火鳥星怪物上還得加上荒淫無道四個字才貼切。」

方舟想不到一夜風流後，竟惹來眾女的群攻，苦惱地歎氣，欲語無言。

這時姍娜麗娃捧著煮熟了的一盤美果，笑意盈盈走來道：「讓我們間接吸收太陽能和聯邦女王以愛火煮來的美點，然後就要起程去拜神了。」

※※※

成排長至不見尾巴的信徒，隨著以十八匹健馬牽拖，巍然安放在拖拉車台上的巨型晶石，沿著通往神廟的大道，緩緩登上神廟所在的聖丘。

方舟、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和狄麗五個人混在人龍，隨著隊伍往山上走

姍娜麗娃、沙瑩、直政、丁楊、紅瑤和辛茜婭則另有任務，去查看被黑獄人封閉的位於城北的「果園研究所」的情況。

狄麗受命不得將他們的事告知任何人，所以她成了果園星二百多萬住民唯一知情的人。

恭送聖石上山的人實在太多了，至少有百萬人之眾，真正可登山者只能是一半的人數，幸好狄麗終是有身份的人，輕易取得登山入廟的許可證，解決了這個問題。

姬慧芙看著這些盲目的信徒，禁不住想起由古時傳下來的童話，那是關於一個吹笛手以魔音把為患的老鼠由所有角落引出來，加以消除的故事。現在身旁這些虔誠的人就似是那些老鼠，茫然不知自己正為黑獄來的魔鬼甘心情願的作奉獻，焦急等候「人神合一」的騙局，一種會「吃人和被吃」的宗教儀式。

晶石像魔笛發出魔音般向人發放可激起愛念的精神波，使皈依的信徒更堅固他們的信仰。

那天見過的四名長老在最前方開路，搖著銅鈴，他們的精神念力透過晶石的聚焦作用，引領著信徒形成的精神力場，使全體精神一致，再無異心。

鈴聲湧來陣陣歡榆，蝕食著信徒們的心志，使他們心甘情願地開放自己，隨著鈴聲忘情投入進去。

熾熱的愛燃燒著每個被騙者的心。

在這一刻，他們深愛著心中的神、深愛著自己、深愛著每一個人。

方舟感受著那連綿不斷的愛和歡樂，同時亦察覺這四個黑獄騙子擁有強大的精神能量，隨時可變成非常可怕的敵人。

最頭痛的是就算有殺死他們的把握，但卻很難阻止他們向外空的同類發出警告。

晶石終於到達廣場上。

一位身披紅、白、黃三色相間袈裟，手持火炬，貌相威嚴的祭司，在六名長老和過百名神職人員簇擁下，迎出主殿大門，進行了繁複的宗教儀式後，才把聖石迎進大殿。

五人隨著人潮，秩序良好地進入殿內。

晶石被放在祭壇前以鮮花鋪飾高及人膝的圓形的矮地台上，伸手可觸。

代表愛火的十八枝火炬，在祭壇處熊熊燃燒著，充滿了宗教神聖肅穆的氣氛。

大殿鋪滿地席，只餘下中間真通大門和祭壇的通道。

空間寬廣。

殿頂離地面至少有五十米。

對著祭壇一端處，在大門之上有個中殿般的閣樓，站了一組二百多人的詩歌班，正高唱著讚美宇宙之愛的聖詩。

雖是擠了五千多人，但大殿仍是相當寬廣。

方舟等幸運的擠到殿前左方的第六排處，學其他人般跪伏地上，禮拜「真神」。

通過心靈傳感，姬慧芙向他們指那個主持正是修奇祭司。

巴斯基在心靈內冷哼道：「黑獄人取得人類的身體時，必是也把對方的記憶和一切習慣全部接收過去，所以才能如此天衣無縫地瞞過所有的人。」

「噹！」

修奇敲響了祭臺後的大鐘。

大殿倏地寂靜下來，人人屏息靜氣。

修奇祭司舉步走到祭臺左側高起達十米的講台上，俯視著跪滿殿內的信徒，柔聲道：「兄弟姊妹們，請坐下來，聽我說幾句話。」

修奇環目掃視無不射出崇慕之色的信眾，驀地握拳高喝道：「人類啊！誰能告訴我『愛』是什麼東西呢？」

方舟等想不到這看來溫柔敦厚的「人」，會忽然變得如此慷慨激昂，還大叫「人類」，都嚇了一跳。

信徒們紛紛搖頭。

被黑獄人佔據了身體的修奇祭司雙目神光閃閃，激昂道：「你以為你現在擁有，又或曾經擁有的某種東西，可以稱為愛嗎？你曾經痛苦過、絕望過、仇恨過、掙扎過！你曾在無人的晚上悲泣，在暗黑中感到無比的孤獨，在擠滿了人的舞會感到失落，你就當那是得不到愛嗎？朋友啊！那都不是失落了愛，告訴我！什麼才是愛？」

眾信徒在半被催眠的狀態下一起應道：「愛是永恆的！永不改變！永不減退！」

修奇把音量提至極盡，聲音透過廣播器在大殿內轟鳴道：「愛使終於對我作出了啟示，仰馬星三日後的晚上，當天上七月串連時，就是舉行『愛之終極』的最佳時刻。只有準備完妥的人，才能進入宇宙之愛的懷抱，永遠享受著那從一無所有中創造出所有宇宙和星辰的愛火，永遠擺脫了人類支離破碎的卑微存在！」

殿內信徒無不歡欣若狂，紛紛下跪叩謝神恩，過半人痛哭流涕，激動至極點。

傳聲器把修奇的話傳往殿外山上、山下所有苦候的信徒耳中。

一時內外均歡聲雷動，就若救世主剛在這刻降臨人世。

方舟等心中駭然，想不到黑獄人這麼快就進行他們的陰謀。也就是說，運載黑獄生物的飛艦，就算尚未抵達，也應在三個仰馬日的路程。

短短三天內，他們可以幹什麼呢？

要說服這些宗教狂的人們，絕非易事，一個不好，給出賣了也不稀奇。

若正面衝突，更是必敗無疑。

鈴聲響起。

那十個長老團團圍著晶石，閉目猛搖銅鈴。

強大的精神異能，掃過全場。

方舟等同感神經一熱，知道對方正聯結起精神，透過晶石，探察所有人內心的情況。

方舟四人早駕輕就熟，立即模擬酷似其他人的精神狀態。

正以為可瞞過對方時，其中一名長老驀地睜開眼睛，灼灼的目光往他們射過來。

方舟等暗叫不好，卻不知何處了漏子。

那些人又跪又拜，如醉若狂，一點都不知他們幾個人和長老間的緊張形勢。

那長老停止搖鈴，穿過信徒，朝方舟一行人爭走過來。

修奇祭司這時退回祭臺處，進行祭儀。

他們則蓄勢以待，準備隨時痛擊敵人。

那長老來到他們跪伏處，向嚇得垂下頭的狄麗柔聲道：「原來是指揮官，請隨我去一趟，有點事要和妳商量。」

狄麗抬起變得蒼白無比的俏臉，手足無措。

方舟等終於明白過來，心中叫苦。

黑獄人真的不可小覷。

狄麗只因知道內情，再沒有那種宗教狂熱，又欠缺方舟等偽裝的本領，就給黑獄人覺察出來。

黑獄人顯然不容許有任何缺乏「信仰」的人雜在這群宗教的順民之內，狄麗的性命可說危如累卵。

怎辦才好呢？

就算狄麗肯犧牲自己，恐亦成全不了大局。

誰敢肯定黑獄人沒有偵察她腦細胞內所有記憶和思維的方法？

狄麗猛一咬牙，站了起來道：「青天長老，有什麼事呢？」

青天長老微笑道：「隨我走一趟不是便會知道了嗎？」

方舟猛一咬牙，作出了決定。

《星際浪子》第四卷完

# 第五卷

## 第一章 一敗塗地

就在方舟準備動手的剎那，修奇祭司忽地大道︰「青天回來！」

青天長老微一愕然，卻不敢不從命，朝祭壇走可以。

方舟等還以為可暫時平安無事時，異變已起，殿內以百計的信徒，搖搖晃晃地，不斷有人向地上昏倒過去。

瞬眼間，除了方舟等五人和修奇及十大長老外，廟內再無清醒的人。

巴斯基「霍」地立了起來，冷笑道︰「還跪什麼？給識穿了！」

修奇仍在祭臺處，此時緩緩步下台階，十名長老則聚集到他身後去，整個神廟的地上，堆滿了昏迷的信眾，中間是那隱藏著黑獄人最大秘密的奇異晶石，情景詭異無倫。

修奇停了下來，在離他們十米許處微微一笑道︰「撒拿旦說得沒有錯，你們果然沒有死，還到了這裡來！」

巴斯基獰笑道︰「我們不但到了這裡來，還宰了三艘飛船的黑獄豬，現在輪到宰你們了！」

姬慧芙偷偷向方舟問道：「有沒有方法截斷他們的對外通訊？」

方舟臉色出奇地凝重，搖頭道︰「他們的力量非常可怕，我完全沒法侵進去。」

修奇這時一陣狂笑道︰「你們遇上的只是我們第一代的黑獄人，難怪如此沾沾自喜，以為我們都是低能之輩，這趟你們休想能有一人可成功逃去。」

舒玉智嬌笑道︰「那你們為何還不動手，是否想拖延時間？」

那十名長老原與常人無異的眼睛，驀然紅芒大盛，情狀駭人至極。

修奇祭司卻沒有他們那種變化，嘴角逸出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淡淡道︰「的確是在拖延時間，因為我要把你們生擒活捉，以免浪費了你們寶貴的身體。若是只為殺死爾等，早動手了。」

方舟知道不妥，大喝道︰「動手！」

移到狄麗身前，好保護著她。龐大的能量，由小腹處潮捲而去。

巴斯基左右手同時劃了個半圓，一球灼熱的紅芒，立時現在身前兩米許處，往修奇印射過去。

姬慧芙則連續射出兩枚反物質導彈朝敵人射去。

舒玉智升上殿頂，發動體內的微型太陽能施放器，一道烈芒閃電般往修奇轟擊下去。

倏地眼前一花，修奇和那十名黑獄人假冒的長老消失無蹤。他們再出現時，已是在晶石之內，晶石內竟有可藏肉身的空間。

「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導彈和能量束像有眼睛般緊躡而去，擊打在晶石處。

芒光激閃，能量都被晶石反彈回來，爆起七彩繽紛的光雨，填滿聖殿的整個空間。

狂暴的力量倒捲而回，地上的人像狂風掃落葉般往晶石四外滾拋開去。

上半截聖殿像沙石般往外激濺，彈往半空，聲勢駭人至極。

晶石內的修奇舉起右掌。雪白的掌心，現出一團耀人眼目的光團，萬道光線，旋轉著由晶石之內暴射出來，連天上的艷陽也立即黯然失色。

方舟知道不妥，一把扯著狄麗，大喝道︰「快走！」

修奇祭司的聲音在他耳邊陰惻惻地響起道︰「走？走到那裡去？」

「轟！」

整個空間全是那種可怕的烈芒，使方舟等睜目如盲。

巴斯基此時正掣起護罩，全速衝向晶石內修奇，渾體的能量聚到拳頭處，一拳猛往晶石轟去。

他天性殘暴，這時激起了性子，哪肯罷休。

舒玉智始終對他有著感情，怕他落單，也顧不了由晶石中發出的可怕能量，逆衝而下，由上方配合著巴斯基的攻擊，撮手成刀，將能把任何物質分解力量，閃電般刺往晶石內的敵人。

姬慧芙向方舟叫道︰「你先帶狄麗離開！」

說完亦發動隨意肌，撲了過去，再發出另一枚反物質導彈，左右手則分別施放反物質光束，往敵人攻去。

修奇祭司狂笑起來。

「砰！」

晶石爆起一團青綠的異芒，倏地擴大。

只剩下半截的神廟和台基再爆裂開來，廟外正目瞪口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的信眾嚇得紛紛四散逃走，混亂至極點，活像世界末日情況。

山上的建築物在可怕的能量下，摧枯拉朽般四下傾倒。

方舟知道不妙，偏又不能把姬慧芙三人拉回來，剛扯著驚惶失措的狄麗升上半空，一股無可抗拒的可怕能量，像浪潮般由後方衝擊過來，帶得他們衝天而起，到了山外廣闊的空間處。

巴斯基狂喝一聲，一拳猛轟在晶石上。以他的力量，就算這是最堅固的合成金屬，只要沒有磁能護罩，也要裂成碎粉。

豈知竟一拳打空。

知道不妙時，一股令人不解的力量竟硬把他吸進了晶石去，再發不出任何力道，想要掙扎退出時，中樞神經轟然一震，立時失去了知覺。

舒玉智的手電光切在晶石時，忽地發覺所有能量若石沉大海，不但影響不了敵人分毫，還發覺敵人反擊的力量已化作千萬道旋轉起伏的紅芒，四方八面往她纏罩過來。

在她悠長的一生裡，從未試過如此魂飛魄散的一刻。

當她腦中升起原來新一代的黑獄人這麼厲害的念頭時，紅芒已把她繞纏個結實，帶得她急旋起來，全無抗力地鑽入似失去了實體的晶石裡。

姬慧芙也遇上同樣情況，被晶石內湧出的奇異力量撞得斷線風箏般倒飛開去。

當那些活像縛索的光條往她追來時，她動了逃走念頭，及時發動了隨意肌內自動逃走的模式，箭矢般投往山下去。

方舟兩人給狂流捲得身不由主，在虛空中滾動著。

狄麗首先禁受不住，連慘叫都來不及，被可怕的巨力絞壓分解成分子，當場慘死，玉殞香消。若非方舟不斷把能量送到她體內，根本就挨不到這一刻。

方舟眼睜睜看著她死去，心痛欲絕。不過因不用照顧她，能量大增，勉力抵受著渾身欲裂的痛苦，悲嘯一聲往外衝去。

衝擊的力量忽地變成了回扯。

方舟知道危險，運集全身能量，猛地一掙。

「轟！」

兩股敵對的力量爆炸開來，化作一球光雨，往四外散射開去。

方舟身子一輕，乘勢滑翔而下，剛好看到姬慧芙正朝山下逃去。

方舟驚喜交集，忙向她追去。

忽然間，他醒覺到所有拯救仰馬星的大計均成了泡影，由這刻開始，黑獄人會像搜捕獵物般追緝他們，而憑著那艘落後的黑獄飛船，他們想逃都逃不了。

※※※

天上滿是來回巡逡、大大小小、奇形怪狀的黑獄飛船，大部分不斷如變色龍般作色光換轉，尤使人心膽俱寒。

世外桃源變作了人間死域，住民都躲進屋裡，惶然地面對著不可測知的命運。

一隊隊身穿雜夾灰藍兩色的戰鬥護甲，仿似機械人的黑獄軍不停掠過街道房舍的上空，以探測器搜索查證住民的身份。

他們對仰馬星的原住民均作了身份印記，可輕易把外來人分辨出來。不過這當然難不倒方舟。

若非方舟有騙他們的能力，早失手遭擒了，由此推之，姍娜麗娃現在應難以倖免了。

他和姬慧芙尚未有機會與姍娜麗娃現在會合，黑獄人近五百多艘大小飛船，便由星系內的幾個基地開來，使他們被迫躲在一座空置了的建築物內。

誰想得到會忽然間一敗塗地呢？

一隊由二十多個黑獄軍組成的搜索隊遠去後，姬慧芙歎了一口氣道︰「黑獄人這麼厲害，我們怎鬥得過他們呢？現在巴斯基和舒玉智都落到他們手上，假若給他們佔用了身體，那後果我真不敢設想了。」

方舟還是首次看到這堅強的女領袖這麼頹喪，伸手過去摟著她香肩安慰道︰「只要我們沒被擒拿，便有反敗為勝的希望。黑獄人為了進行他們的陰謀，必須離開這裡，好讓仰馬星人安心進行『愛的極致』的儀式，我們就有機會了。」

姬慧芙望往窗外繁星點點的虛空，兩艘比無敵號還要大上一倍的黑獄飛船，正虛懸在那裡，一副君臨天下的姿態。

這間屋內傢俱、設備一應俱全，只是不知主人到了哪裡去，外面是個大農場，十多匹馬正在草地上吃著嫩滑的鮮草，茫然不知人類正和黑獄人展開了生死的激鬥。

人類是否再沒有半點希望了呢？

日夜的消逝，就若人類正緩慢地死亡著，至少仰馬星人已沒有多少好日子了，而身為他們領袖的姬慧芙，只能躲在一旁偷偷地看著。

自從聯邦建立了第一個殖民星後，沒有人曾想過這種永無休止的擴展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仰馬星之役雖是一記當頭棒喝，可是那種威脅仍非迫在眉睫。

但姬慧芙現在卻清楚地認識到，隨著新一代黑獄人的出現，人類的盛世，已是餘日無多。

不由深深歎了一口氣。

在外面深渺的虛空裡，由那兩艘黑獄飛船處射出數十架像魚鳥混合雜生出來的戰機，機尾拖曳著白灼的熱芒，給星空平添了無數美麗的光芒。

敵人正不斷增兵，顯有不惜一切也要把他們挖出來的決心。

方舟亦在沉思著。

他從不知什麼叫仇恨，但今早看著青春煥發、如花似玉的狄麗在他身旁消失時，他才開始懂得去憎恨，湧起了反抗和報復的決心。

姬慧芙軟弱地挨入他懷裡，頹然道︰「我們是否就躲在這裡等死呢？」

方舟搖頭道︰「不！我在想用什麼方法把他們救回來。」

姬慧芙想起今早一面倒的戰況，猶有餘悸，一時說不出話來。

兩人並肩坐在長椅上，呆看著窗外戰雲密佈、危機四伏的夜空，默然無語。

好一會後，方舟沉吟著道︰「修奇他們的力量那麼巨大可怕，當然因為他們是強橫的新一代黑獄人，但更主要是憑著那塊超巨型的晶石。當時我有種奇怪的感覺，但總是沒法具體描述出來。」

伸手一掏，那方藏在體內的小晶石到了手上，在暗黑的廳內閃動著奇異的采芒。

姬慧芙陪著他凝視著晶石，心中一動道︰「它是否真有生命呢？」

方舟點頭道︰「我確信如此，只不過這種生命的形式，是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力的。」

接著皺眉道︰「告訴我，什麼東西可儲存最大的能量？」

姬慧芙呆了半晌，接著腦筋開始活動起來，輕輕道：「怕該是由原子核和繞著它轉動的電子所組成的原子吧！原子核雖佔了整個原子質量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以上，但體積只是原子的十萬分之一，如果要把它看作是個中空的球去填滿它，就至少要一千萬億個原子核才成。那可說是儲藏能量的最佳倉庫了。可是能量本身也是分子，只是處在不同的結構相狀態下；不同的吸引相排斥的程度，引發不同能量，原子運動得愈快，釋放出的能量愈多，可是原子內的空間，除非是在極端的情況下，否則絕不會塌縮，裡面的空間始終是用不上來，若塞了其他東西，原子也將蛻變成另外的物質了。」

方舟一瞬不瞬地注視著晶石，緩緩道︰「可是這晶石內正有這種異常的情況，每分子裡都儲存著一種並不影響其結構的能量，一種不應屬於這宇宙的能量，所以它才能貫穿正反兩個空間。這種能量最奇怪的地方，是不須通過分子內的運動而生出能量，所以這種能量是靜態的。」

姬慧芙聽得目瞪口呆，睜大美目看著這奇異詭美的石頭。

在黑暗裡，「她」更像超出凡世的物。

方舟道︰「妳記得今早修奇他們突然消失了，然後又在晶石裡現身嗎？他們定是利用晶石這奇異的力量，作了短促的肉身反空間旅行，假設我能摸透這晶石的秘密，便可在這星系內來去自如，以我們的力量，絕對可忍受這麼短距離的反空間旅行。」

姬慧芙搖頭道︰「靜態的能量是沒有可能存在的，能量來自量子間的運動和交換，整個複雜和五花八門的世界都是由這些最基本的量子間的相互作用構成的。例如氫原子，就是質子和電子這兩個量子，不斷交換第三個量子『光子』而成，有點像兩個人在打著一個球，這光球把他們束在一起，假若失去了這種相互運動，原子便再不會存在。這世界也消失了，方舟！你是否弄錯了？」

兩人均認識到，若能識破晶石的秘密，他們或有反敗為勝的機會，所以雖在這種草木皆兵的環境下，仍專心地討論著晶石的問題。

量子是組成這宇宙最基本的物質，它們本身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千變萬化的能量形式和力場。

星體可被視為一個量子龐大集結，憑著質量的大小產生出不同的引力，把行星和太陽、恆星和銀河系束縛在一起。這是宇宙裡已知最大的力場，形成宏觀的宇宙。

負著電荷的光子，則把電子和原子核束縛在一起，組合為微觀的宇宙。

而量子間的運動，則因運動時電荷正負的改變，不斷吸引或排斥，使運動永遠繼續下去，蛻變下生出能量。所以姬慧芙才會認為靜態的能量是不可能存在的。

方舟沉吟道︰「主席所以會認為不存在靜態的能量，皆因著眼點是在眼前這低能量的現實世界裡，但在高能量的狀態下，情況應該是不同的。」

姬慧芙一呆道︰「你是否指宇宙起源的大爆炸那最初幾個毫微秒的時刻，一切能量進入單一的靜態裡，可是除了那令人難以想像的剎那外，能量釋放出來後，接著是量子的不停衰變，不斷降溫，到最後形成原子，再凝集成星體，由簡單變成複雜，最後形成生命的基本單元，所以在眼前這世界裡，根本不可能存在靜態的能量。假若有的話，亦難以持久。」

方舟搖頭道︰「主席誤會我的意思了，晶石裡這種靜態的能量，只是相對而言吧！她的量子仍在運動著，只不過卻是與反空間內的量子互相交換，於是由正空間或反空間的立足點去觀察她時，便成了一種靜態的能量了。」

姬慧芙「啊」的一聲，探手抓著方舟的手臂，一震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就是晶石為何可使我們隨著她能量自由進出正反空間的理由。天啊！快想辦法吧！假若我們可在正反空間來去自如，或者可把他們救出來了。」

方舟在她臉蛋香了一口，道︰「我需要點時間，主席，假若我再立此大功，妳肯否陪我睡覺？」

姬慧芙俏面一紅，白他一眼道︰「你先立了這大功再說吧！唉！你這可恨的人，還不快點動腦筋，人家心煩死了，還要說這些氣人的無聊話。」

方舟閉上眼睛，歎道︰「我們先離開這裡再說，黑獄鬼已成功在天上和地底佈下了偵察網，反而星球的表面是最安全。不過這也保持不了多久，他們已認識到我們藉著其他人的掩護，成功避過他們掃瞄器的偵察，現在正利用最原始的方法，逐戶逐寸地由城郊的外圍搜索過來，想不走都不行了。」

姬慧芙點頭道︰「那就讓我們逃到有『天使之心』之稱的湖沼區吧；那處的泥沼含有大量的放射性電能，可癱瘓黑獄人的所有偵察器，要逃避他們亦容易得多了。」

方舟拉著她的纖手站起來，神秘一笑道︰「由現在開始，我們要做一對形影不離、甘苦與共的同命鴛鴦了。」

姬慧芙因由晶石而來的希望恢復了少許鬥志，甜笑道︰「記著只是有期限的鴛鴦，我絕不會做你的愛情俘虜。」

方舟苦笑道︰「那我便把自己押給妳作人質吧！來！」

兩人斜衝而起，由大窗穿了出去。

還沒看清楚形勢時，警報聲在四方八面響起。

他們牽動了黑獄人的包圍網。

## 第二章 能量結合

無盡黑暗，橫亙在星球之間。

脫了日光的世外桃源，不再因仰馬太陽的蒙蔽而無視於佈滿星光的宇宙。

黑夜若如一個無底深潭，越來越深。

古人類立足可愛的家鄉地球時，曾把不同的星星歸類在不同星座的那一套，在這裡是完全用不上來。由於角度的不同，星座均已變形，形成了另一種形態。

七個月亮的第一個剛升離了地平線，受到星體表面聚集的氣體影響，朦朧中閃爍不已。

方舟和姬慧芙全速在虛空中飛行著，當十多艘蝙蝠般形狀的黑獄戰機由左方上空朝他們俯衝而來時，兩人投往河流裡，再鑽入河床的軟泥內，迅速鑽動前進。

土壤不斷分解還原，他們像魚兒在水中般於泥層裡暢泳著。

蝙蝠機收起了機翼，如影隨形般緊躡追來。

十多枚導彈由機頭下的發射器疾發而出，穿過泥層向他們射去。

方舟拉著姬慧芙倏地橫移，以能量模擬出兩個假人，迅速去遠。

這做法非常損能量，假若仍瞞不過敵人，便要憑真功夫逃命了。在這種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形勢絕不樂觀。

方舟全身抖震，遙遙控制著兩個假人的動作，只有這樣，才能使敵人深信不疑。同時亦要模擬泥土狀態，讓敵人的掃瞄器把他們當作了泥土和裡面的微生命。

既不能力敵，只好智鬥了。

黑獄人雖對人類有深刻的研究，但對方舟這火鳥星人的能力卻是一無所知，方舟利用的正是他們這個弱點。

這亦是方舟唯一避過此劫的方法。

若是比拚速度，亡命奔逃，始終甩不掉追兵；若是以能量擾亂對方偵測器，未必奏效，而在敵人有心提防下，只從干擾位置和方式，即可推斷出他們的蹤跡。

姬慧芙緊擁著方舟，把今早戰鬥後僅餘的能量，由隨意肌內的能源中心，輸進他體內去。

近百架潛伏在城市土層下的黑獄蝙蝠型戰機，由下往上蜂群般追著那兩個假人去了。

整個包圍網立時以那「兩人」為中心，有效率和有組織地收窄和移動著。

「轟隆」之聲不絕於耳，大地像發著抖的不停顫動著。

為求真實，方舟遙控著假人不停作出閃躲和還擊。

假人這時已成功逃到了城外，詐作被敵人逼出了土表，在林野間竄逃。

能量已差不多用盡。

幸好此時一艘巨型的黑獄飛艦俯衝而下，可怕的集束光照著兩人射去。

「轟！」

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後，兩個假人立足處變成了一個仿若遭小行星撞擊、直徑達數公里的大圓坑，所有樹木、河流和那兩個假人都消失無蹤了。

遠在百公里外城內地層的方舟和姬慧芙鬆了一口氣，緊擁在一起。

他們再沒有逃生的力量，假若還瞞不過敵人，那就只好自殺或束手就擒了。

果如方舟所料，黑獄軍再作一次例行的搜索後，便全體離去，好讓修奇等出來安慰住民，繼續他們的陰謀。

黑暗開始由天空消褪。

當第一道陽光照耀大地時，兩人如久旱逢甘露，貪婪地吸取著太陽的能量。

蔚藍仰馬星天空凝結了紗狀的雲塊，像在歌頌著光明的來臨。

城內住民開始走出居所，探看著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更有人倉皇離城，避往郊外方向去。

方、姬兩人知道，逃走的最佳時機到了。

※※※

「天使之心」是個詭秘淒迷的地方。

這湖沼區永遠蒙著一層薄霧，盆地在日照下熱霧騰廾，奇形怪狀的巨大無葉禿樹圖騰般長在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泥沼邊緣區域處，指示了人們可放心踏足的路途，充滿了異星球的情調。

浩瀚的泥沼和水潭像大海般往四方八面延展著，這確是個避人耳目好地方。

方舟和姬慧芙在水潭和泥沼間那令人難以理解其存在的乾土上走著，古怪的植物昂然阻撓著他們本屬輕鬆漫步。

日光透過薄霧射在水潭上，似若無數皎白的鏡面，每塊這樣的鏡面像代表著一道通往另一空間層次神聖大門，在那裡可避開眼前的危難和責任，找回失陷在憂慮中的自己。

他們放目在天使之心的至深處，朝著在陽光下彼方閃爍不定的水潭走去。

有時為了躲開攔路的植物，又或無路可行時，便要飛掠過去，橫渡過曲折的潭泊、湖沼。

愈接近中心處的大湖，植物的種類亦多了起來，連潭心有時也有巨樹盤纏糾結地突出了水面。

這處的樹都沒有葉，但不少卻結著色彩鮮艷的累球狀果實，掛在像骨骼般又或佈滿腫瘤的樹幹橫丫處。

隨著太陽的移動，霧氣的騰升，天色也不斷變化著，由晨早灰暗的粉紅色，轉作青藍，當仰馬太陽來到中天處時，整片天變為燦爛的青白色。

這時他們終於來到放射性最強的天使大湖旁，濃重的霧氣在滾動著。

兩人背靠著背，在這神秘的大湖旁坐了下來。

失敗的創傷，仍留在他們心深處。

憑他們兩個人的微薄力量，怎樣才可阻止修奇祭司進行的大陰謀呢？只看他們可令廟內五千多人同時昏倒，便知世外桃源的住民已落入他們的控制中了。

若這些人都被盜取了身體，便多出了過百萬的新一代黑獄人來，人類更不是他們的對手了。

姬慧芙幽幽地歎了一口氣。

方舟出奇地沒有反應。

姬慧芙低聲喚他。

方舟歎了一口氣，沉痛地道︰「丁楊、紅瑤、辛茜婭和直政都死了，我昨天便知道了，只是不敢告訴妳。」

姬慧芙並沒有表示驚訝，這令人悲傷不勝的結果，不用目睹也可知道。

在激烈的戰鬥中，他們四人既沒有姍娜麗娃的隨意肌，又或沙瑩的改造人體質，還怎能活下來。

方舟仰望上空，緩緩道︰「在火鳥星上，我雖不斷看著族人逐一死去，可是悲傷的感覺並不強烈，那變成了生活無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出生那天開始，就要接受一這種命運。可是現在我卻感到心中充滿了仇恨的情緒，誰要毀滅我們人類，我便要讓他們亦嘗到同樣失去同類的痛君。」

姬慧芙深沉一歎道︰「人類在數千年前已停止了宰殺其他生物，改以由植物仿出來人造纖維肉作食物。除了巴斯基這類冥頑不靈的人外，對其他星球上的生物都盡量不作干擾，以免破壞了生態的平衡，為他們帶來災難。可是黑獄人卻像蝗蟲般四出侵略和破壞，現在你應該明白我們和黑獄人勢不兩立的理由了吧。」

方舟默然片晌，站起道︰「給我一晚時間，明天太陽升起來時，或者我已勘破了晶石的奧秘，不過那是否真的管用，就只有天才曉得了。」

言罷似海豚般滑進了深不可測的潭水裡。

姬慧芙呆坐在大水潭邊，凝視著內裡藏著方舟的湖水，腦海一片空白。

※※※

到了黃昏時分，和風變成了暴風雨，在天變地搖的怒吼中，彷彿正面臨著世界的末日。

整個湖沼區都籠罩在無情的風雨裡。

姬慧芙像變了個雕塑人般一動不動，整個人虛虛蕩蕩，腦細胞似若停止了有效的運作。

在她一生中，從未經驗過似這刻的無奈、孤獨和失落。

厚重的烏雲沉甸甸的低垂在天空上，傾盆大雨灑空而下，閃電裂破天際，長叉般無情地刺落在湖沼區處，而大地則以霹靂作回答。

姬慧芙完全不覺察黑夜來臨，只知暴雨消退後，黑夜早君臨大地。

這裡仍是寒冷陰鬱，地平線上升起了第一個月亮，在比白天濃重的霧後散發著蒼白、病態的光芒。

大湖波平如鏡水面在微弱昏黃的月色下微微閃爍著。

姬慧芙忽然強烈地思念著湖底的方舟，自登上聯邦主席的寶座後，她從未試過這麼去想一個男子。

或者這就是所謂感情或愛情吧！又或純因方舟重要性帶來的關懷。

但那天方舟與沙瑩攜手尋歡，她確曾起過若有如無的妒念。

唉！這麼的一個奇怪的人。

有時她會感到他輕佻得沒有任何深度，但又清楚知道他不但有顆善良的心，還有著超乎人類的智慧和看法，使她感到對他觀感很矛盾。

縱使在絕境裡，他總可保持著強人的鬥志、樂觀的心情、頑強的生命力。

只有在鑽入潭水前，她才首次感覺到他豐富深刻的感情和因失去好友的哀痛情緒！

※※※

七個月亮悄悄地爬過天空。銀河宛若光布般橫亙在貼近地平的空際。

仰馬星系其他幾顆行星像在天空中燃燒著的光洞。

水聲驟響，姬慧芙從沉思裡驚醒過來，驀然發覺方舟正立在身旁，含笑看著她。

姬慧芙忘掉了一切，首次主動投進他懷內去。

方舟湊到她耳旁道︰「晶石沒有了！」

姬慧芙愕然移離少許，呆瞪著他道︰「什麼？」

這時她才發覺與方舟處於非常親熱的狀態裡，俏臉微紅，輕輕脫身出來。

方舟出奇地沒有乘機佔她便直，拉著她的手，飛離湖岸，望著世外桃源的方向掠去，解釋道︰「晶石的分子是非常古怪的物質，和這宇宙內已知的物質都不同，那並非結構上的差異，而是本質的不同，竟可以同時存在於兩個空間內，有點像個靜態的黑洞，或者可稱為白洞吧！」

姬慧芙的秀髮迎著夜風，自由飄拂著，配合著她優美的輪廓，有若女神御風而行。聽到方舟的話後，黛眉輕蹙，眼睛閃動著深邃的光芒，思索著他說的話。

前方是愈趨濃密的夜霧，像個漫無止境、永遠逃不出去迷夢。

方舟道︰「當我成功把思感能潛進了晶石的原子結構內時，它忽然分解開來，變成一種不以任何實體存在的純能量，融入了我的神經去，晶石也消失了。」

姬慧芙喜道︰「那你現在是否有能力進行肉體的反空間旅行呢？」

方舟苦笑道︰「我雖可隨意進出反空間，但只限在力量的層面上；肉身仍不能突那界限，但我的力量確是大幅增強了。」

姬慧芙秀眸閃動著智慧的光芒，道︰「這已非常了不起，你之所以覺得沒有什麼作用，皆因仍未能掌握這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晶石能量吧；而且可能因這晶石蘊含的能量太少了，試想假若你能把神廟那方超巨型晶石的全部能量據為己有，你說會是怎樣的一番情況呢？」

方舟虎軀一震，拉著她落到下面一棵禿樹上。

兩人對望一眼，同時歡呼起來。

方舟回復了浪子本色，一把將她摟個結實，往她香唇親下去。

姬慧芙大窘，移開了艷唇，只讓他吻在玉頰處，嗔道︰「不要胡鬧！」

忽然間，兩人都回復了生機和朝氣。

姬慧芙興奮得反摟著他，道︰「你的精神既可在反空間內移動，那不是可在瞬間知悉敵人的一切佈置嗎？」

方舟道︰「事情非是如此簡單，由於我精神只能在反空間內作單面的旅行，根本不知身在何方，完全把握不到方向和距離。例如若我想到世外桃源去，便全無方法辦到，就算到了那裡，精神亦沒有能力量潛往正空間去，幸好……」

他故意賣個關子，嘴角飄出一絲不懷好意的笑容，還故意摟緊了她。

姬慧芙立時感到他侵略性，大嗔道︰「你若敢乘機威逼人家做不願意事，看我還睬不睬你。」

旋又赧然道︰「給你這麼摟著，還不滿意嗎？我不知多少年沒有和男人這麼親熱了。」

方舟嘻皮笑臉道︰「感覺好嗎？」

姬慧芙若無其事道︰「尚過得去！」

方舟不為已甚，續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晶石的位置，那像是反空間內的座標，尤其像神廟處那麼龐大的晶石，更是最明顯的目標。」

姬慧芙精神大振，追問道︰「你的精神能可由那處潛出去嗎？」

方舟再吻了她的臉蛋，點頭道︰「可以！但只限於晶石之內，舒院長和巴斯基仍給困在那裡，他們太強橫了，若非利用晶石的能量，黑獄人再無方法把他們囚著，要殺他們反容易多了。」

姬慧芙喜道︰「你聯絡上他們了，是嗎？」

方舟搖頭道︰「他們的都深深地密藏在能量裡，我也沒法接觸到，現在看來唯一的方法，就是……嘿！」

姬慧芙點頭道︰「我明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送上門去吧！」

轉身欲飛時，又給方舟扯了回來，以哀求的語氣道︰「主席啊！再和我接個吻好不好！我仍很懷念上趟的熱吻呀！」

姬慧芙霞生玉頰，微嗔道︰「救了他們所有人出來後，讓你吻個夠好了。你這混蛋令人家感到像在做賣肉的交易，何時才可改變這劣根性呢？」

不再和他瞎纏，扯著他衝天而起，全速朝世外桃源飛去。

※※※

晶石仍留在聖山上那高及人膝的圓台上，神廟頹垣敗瓦已清理，露出廣闊的空間。

當兩人來到聖山山腳，漫長仰馬星月夜，仍是方興未艾。

世外桃源出奇地寧靜，昨天發生的事，有若過去了的一場暴風雨，不留遺痕。

對修奇祭司來說，要瞞騙這些毫不知情仰馬星殖民，應是輕而易舉的事。

黑獄大軍的出現，適足以使他們更增進行「愛的極致」的儀式的迫切性，好與宇宙的真愛結合，避過眼前的苦難。

兩人由後山掠上去，藉著山後仍未倒塌的建築物遮掩，來到可直接看見晶石的一座屋宇之旁。

在月色下，晶石揮散著使人目眩迷的奇異光色。

巨型多角晶石，傲然坐立於前山廣闊的空間裡。再前些便是大廣場，靜悄悄的不見任何人跡、魔蹤，有如死城。

半透明晶石裡，見不到任何人或物，但方舟卻清楚意識到巴斯基和舒玉智給困在那裡，被緊鎖在正反空間之內。

兩人交換了個眼色，猛一咬牙，箭失般疾射而去，投往晶石。

倏忽間，兩人到了離晶石伸手可觸處。

就在此時，修奇可怕的笑聲在晶石內響了起來，千萬道芒光，烈射而出，捲纏在兩人身上。

這正是他們熱切期待著的事。略一掙扎，已給晶石那巨大的能量吸攝了進去。

姬慧芙腦際轟然一震，全身細胞似給凝固起來，半個指頭都動不丁，四周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虛無和黑暗。

忽然間，能量又由方舟拉著她的手處傳過來。瞬間後，虛黑消失了，代之是晶石內那奇異的空間，一個不受宇宙物理束縛的空間。

她以前每趟進入晶石裡，都是在與方舟的結合後，以思感能方式進入晶石內，惟有這次是連肉身都到了晶石之中。

晶石應該是有形的實體，但現在她的感覺卻是個無限大空間，令人難以理解。

她看到了修奇和那十名長老盤膝而坐，虛懸在半空處，上下四方全是閃閃異芒。

往旁望去，駭然發覺空空如也，見不到方舟，可是手牽手的感覺仍是那麼真實。再往自己望去，竟然失去了軀體。

方舟的聲音在她耳鼓內響起，帶點不屑地道︰「開始我還疑神疑鬼，以為修奇他們能以肉身在反空間內來去自如，其實全不是那回事。」

姬慧芙雖回復了思想能力，卻無法運用體內的能量，只好乖乖聽著。

方舟續道︰「在正反空間之間，有著一層同時包含著無限小和無限大的能量層，晶石像一道橋樑般，貫通了這奇異的層次。當修奇祭司身在晶石的力場內時能以他們的一套辦法，自由進出和移動，看起來便像是在反空間內移位了。噢！我忘了你不能說話。」

剎那間姬慧芙的心靈回復了與方舟溝通的能力，她已無暇問方舟為何會如此，只問道︰「我們在哪裡，巴斯基他們呢？」

方舟的聲音在她心靈內道︰「修奇以為已把我們封鎖在這正反空間邊界裡，事實上我們的肉身確是如此，現在連我都移動不了。但思感能可自由進出。不要怕，那等若我的能量不受限制，只要我們能把整塊晶石的能量據為己有，修奇他們便再沒有囚禁我們的本錢了。」

姬慧芙看著虛懸在這奇異空間內，全無動靜的敵人，奇道︰「他們在做什麼？」

方舟道︰「他們正通過晶石，由反空間向在仰馬星系外空的黑獄軍大本營的統帥作出報告，請求指示對付我們的方法，若是立即處決，我們就完蛋了。不過我猜他們是絕捨不得宰了我們的，尤其他們已從沙瑩處得悉我們美麗的女領袖來了。」

姬慧芙亦很放心，黑獄人若能佔據自己的身體，要收拾聯邦，將易如反掌，因此應不捨得殺他們。

方舟道︰「指令來了！我們一起聽吧！」

兩人的思感結合起來，截進反空間的通訊裡，只聽一低沉的男聲道︰「修奇，你這趟做得很好，這兩個人早先能以假死瞞過我們，非常不簡單，為了安全理由，你要把他們困在主的身體裡，直至封神元帥明天來主持換體儀式，明白了嗎？」

修奇答道︰「費術大將！屬下明白了，這兩人不但關係到消滅人類的戰爭，還對我們銀核帝國的發展有關鍵性的作用，我們會小心處理的。」

通訊中斷。

修奇祭司一個人由空中落下，查視一番後，閃了閃，消失在閃爍的芒光後。

現在已可肯定黑獄人最可怕的力量，就是來自這種奇異的晶石。

這種能同時存在於正反空間的物質，究竟從何而來？他們自稱為銀核帝國，那這種晶石是否就是由銀河系那秘莫測的核心得來呢？

方舟叫道︰「哈！我找到大亨和舒院長了！」

忽然間，四人的精神已藉方舟緊緊結合在一起。

自歎不能倖免的巴斯基和舒玉智大喜如狂。

巴斯基又驚又喜道︰「你們不是也給逮著吧？」

姬慧芙笑道︰「可以這麼說，不過我們是故意的。」

方舟道︰「時間無多了，我們必須在儀典進行前把這晶石的能量據為己有，那時我們就等於晶石，可以和黑獄人周旋到底，再不像以前般一籌莫展了。」

舒玉智感激地道︰「一切聽你的調度和吩咐吧！」

話猶未已，四個人的精神結合起來，往晶石正反兩面延伸開去，進行能量的結合。

## 第三章 破敵陰謀

仰馬星黃昏美艷淒迷。

由午後開始，世外桃源遠近的住民，都朝聖山走來，擠滿了上山道路。

他們唱著宗教歌曲，一臉虔敬，茫然不知這只是個黑獄人的陰謀。

那十名黑獄人假扮的長老，團團圍著晶石默思冥坐。

修奇則立在一個新建的高台上，躊躇滿志地看著這近百萬頭宗教羔羊祭品的來臨。

廣場上密密麻麻坐滿了人，人人依照修奇教導的方式，進入冥坐的狀態裡，全心全意準備迎「真愛」的降臨。

那已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了，若把這希望拿走，他們將會變得一無所有。

時間緩緩溜逝。

這晚天氣出奇地明朗，當七月串連的奇景橫亙夜空時，山上、山下的信徒均進入如癡如醉的宗教氣氛裡，由修奇通過擴音器領唱著歌頌真神的聖詩。

當修奇停止領唱時，倏地靜了下來，只有柔風拂過山頭輕輕的呼嘯。

若不知底細，確是個感人的場面。

修奇的聲音再次在空中震盪著道︰「各位兄弟姊們，最後的一刻終於來臨了。記住！機會只有一次，你們定要依照著真指示的方法，把自己開放，不要起絲毫雜念，無論多大的痛苦，也要堅持下去，直至與真神結合了，所有恐懼和痛苦便再與你們無關了。」

鈴聲大作。

那十個圍坐在晶石旁的長老拿起身旁的搖鈴，以獨特的手法搖晃著，鈴聲傳入每一個信徒的耳內，潛進他們的心坎裡去。

信徒們均閉上眼睛，全心全意領略鈴聲裡那連綿不斷的歡樂和愛，似是意識到其中某種平時無法感受到的東西，但總不能具體描述出來。

在黑獄人的引導下，每個人都把自己開放了，同時分享著別人的整個生命和思想。這有點像一種高層次的催眠，必須受催眠者願意合作，才可到達黑獄人所要求的境界。

晶石亮了起來。灑出一片青濛濛的柔光，籠罩著整個山頭。

山上、山下寂靜一片，信徒都陷進半昏迷的狀態裡。

近千艘大小不一的黑獄飛船，緩緩從星空降下，虛懸在山頭上。

船底均射出與聖山上的巨型晶石同樣的青光，照耀著東倒西歪的「信眾」。

最關鍵的一刻終於來臨了。修奇亦不由緊張起來。

舊一代的黑獄人與人類的結合產生了很多後遺症，充滿了缺點，使他們的能力大受限制，也不能通過生育產生新的黑獄人。

但經過了以千年計的研究後，他們已有完美的方法，去進行這鵲巢鳩佔、違反自然的過程。

關鍵就在於對方必須全心全意地合作，互相接受，於是才有這精心策劃出來的「愛之極致」的宗教儀典，正是投人類之所好。

到目前為止，成功取得人類身體的黑獄人數只有四十萬許間，而像他那樣由俘虜處取得聯邦人身體，成為新一代黑獄人者，則只有區區三百之數，他們都屬黑獄人裡出類拔萃之輩，其他人都沒有那種能力。

聯邦人比之當年方舟二號在黑獄星系的殖民，在各方面的進化上都跨前了一大步，要佔據他們的和身體實在太困難了。

何況他們還有很多同類，仍停留在純精神的狀態中，根本沒有轉移的對象。

自從懂得變成人類後，他們虛無縹渺的精神體從晶石裡解放出來，依循著由人類得到的知識和文化，發展出形同實異的銀核帝國。由那刻開始，他們便定下了侵略的目標，就是先把人類征服，強佔了他們的身體，然後展開對鄰近星系的侵略，獨霸宇宙，探索宇宙起始的秘密。

今晚過後，近百萬新一代的黑獄人將會誕生和出現。

由飛船射下的芒光，正代表著無數仍處於純精神狀態的黑獄人，他們憑著晶石而存在，由黑獄星系運來這裡，進行這關係重大的轉移程序。

成功就在眼前了。

鈴聲再次響起來。

愛的火在信徒心中燃燒起來，那像永不熄滅的愛火，使人再不感到孤獨。

宇宙真愛終於降臨了。

信徒們都感到神經中湧起怪異無倫的感覺，一種令人驚懼的力量正侵進他們的腦內去。

鈴聲更急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突變驟來。

聖山上的晶石忽地發出萬道金光，閃電狂風般掃在飛船射下的青芒處，電芒交擊中，青芒立被割斷。

接著晶石射出十一道強光，分向那十名長老和修奇疾射而去。

十位長老首當其衝，連慘哼都來不及，立時灰飛煙滅。

修奇不愧是他們的領袖，縱在這樣猝不及防的時刻下，仍能運起能量護罩，硬擋了一記，慘嘶聲中，斷線風箏般被拋出了高台之上，往山下掉去。

同一時間，信徒中異芒爆閃。因失去了與晶石力場的聯繫，以數十萬計只在純精神狀態中的黑獄人魔魂，紛紛煙消魄散，化成游離分子，一命嗚呼。

這突變來得太出人意表了，近千艘黑獄飛船，一時間均不知如何反應。

無數強光仍由晶石烈射而出，往夜空的黑獄飛船襲去。

信徒們則接續清醒過來，看到天上滿佈黑獄飛船，還以為他們是來破壞儀典，匆忙躲避，穿上了飛行衣的，則衝天而起，朝四方八面逃去。

「轟隆」之聲不絕於耳，較小的十多艘飛船不及運起護罩，強光擊中後爆炸成十多團烈燄，還波及了旁邊的飛船，發生連串的爆炸。

不過敵艦的數目實在太多了，驚魂甫定下，對晶石作出了無情的反擊。

導彈和光束雨點般往山頭灑來。

晶石透射出一個巨型光盾，勉強抵擋了敵方第一輪攻擊。

一時光雨漫天，比煙花還要好看。

這時山頭上的信徒已走得四處星散。

「砰！」

光盾終抵受不住敵人強大火力，碎成光點芒雨。

「轟！」

晶石和整個山頭都爆炸開來，變成往四外激濺而去沙石碎粉。

此時成功破壞了黑獄人陰謀的方舟等四人，早由泥土下逸走，逃命去也。

※※※

泥沼內飛船無敵號的控制室裡。

巴斯基卓立於晶石前，愛不釋手地摸著這奇異的石頭。

方舟則坐在主台的座位處，專心地研究著控制板上複雜無比的儀表和各種顏色的按鈕。

舒玉智和姬慧芙在通訊室內，試驗著由晶石新得來的能量，並透過晶石截查黑獄軍在反空間內頻密的通訊。

巴斯基惋惜地歎了一口氣，走到方舟的主控台前，道︰「真是可惜，若再多兩三天，我們說不定可把那晶石的能量吸個一滴不剩。若真的能進行反空間的肉體旅行，我們就可無敵於天下了，不須像現在般東躲西藏。」

接著又低聲問道︰「你要來救我們時，姬慧芙有沒有反對？」

方舟漫不經意地搖頭道︰「沒有！」

巴斯基微感愕然，露出深思的神色。

那邊的姬慧芙一聲歡呼，叫道︰「找到姍娜麗娃和沙瑩了。」

方舟和巴斯基同時精神大振。

姬慧芙興奮地走了過來，像小女孩般雀躍道︰「我剛收集到有關黑獄軍團的情報，比整個聯邦過去七年所有搜集得來的消息還要多。昨晚我們不但破壞了他們的陰謀，還把他們五十萬個沒有身體的黑獄魔魂除掉，這個打擊，恐怕他們在短期內難以復原過來，據他們的通訊說，沒有另一個七年，休想可再運另一批黑獄魔魂來。那封神元帥正暴跳如雷，下令無論如何都要把我們找出來。」

方舟和巴斯基對望一眼，均想不到竟誤打誤撞對敵人做出了這麼嚴厲的打擊。

姬慧芙道︰「姍娜麗娃和沙瑩押到了星系外空最大的黑獄軍基地，我們怎也要去把她們救回來。」

巴斯基出奇溫和地問姬慧芙道︰「知不知道黑獄軍團分佈的情況？」

姬慧芙回頭瞥了仍在監聽著黑獄軍團調動的舒玉智一眼後，才道︰「他們共分四個集團軍，主力當然是魔頭撒拿旦的第一軍團。其他三個軍團分由兩男一女三大元帥統率，負責這裡的是封神元帥手下大將費術，總艦數超過了一千艘。但像無敵號那種三級艦和更高級號的戰艦，只有五十艘。唉！不要說五十艘，只要來兩三艘，已教我們無法應付了。」

說到最後時，開始的興奮已消失無蹤，因為彼此實力確是相差太遠了。

巴斯基一拳打在主控台上，咬牙道︰「若我們能由反空間內對他們施襲，那他們實力再強也不怕了。」

方舟頹然道︰「那是沒有可能的，單是時空那不成比例的差異，我們已沒法瞄準了，何況根本沒有任何武器，可穿透分隔著兩個空間的能量層。除非有著若黑洞的能量，而那是整個恆星爆炸才能達致的力量。」

姬慧芙道︰「想點較實際的方法吧！例如若我們可在戰場上操控著飛船在正反空間出入自如，便可變成神出鬼沒，以飄忽若神的戰法剋敵制勝了。」

方舟道︰「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除非……」

姬慧芙和巴斯基同時精神大振的瞪著他。

方舟攤手道︰「除非這飛船內的晶石換上了剛毀掉的那巨型晶石，或者有足夠能量使飛船做到這麼迅快的進入和反彈。」

姬慧芙和巴斯基才燃起的希望又熄滅下去。

舒玉智倏然出現在三人旁，神色凝重道︰「我剛聽到幾個非常重要的情報，有興趣聽聽嗎？」

三人均聽出她語氣不妙，心驚肉跳地聽著。

舒玉智沉聲道︰「我是從他們用聯邦語做的通訊中，憑著隻言片字推斷出來的，未必能符合事實。」

頓了頓續道︰「由美雅女元帥率領的黑獄第二軍團，已在兩年前出發前往聯邦，於聯邦最重要的軍事重鎮天虎星系附近的一個星系建立進攻聯邦橋頭堡。」

姬慧芙立花容失色，沒了她主持的聯邦，必定亂成一團了。

舒玉智神色凝重地緩緩道︰「由另一元帥北保司率領第三軍團，則在二百年前奉撤拿旦之命，到了河系的核心去採取晶石，以建造更可怕的武器和飛船，現已完成任務，回到了黑獄星系。新建成的一艘超級飛船「大帝號」，正運往介於黑獄星系和仰馬星系的一個中繼基地，撒拿旦就是在那處坐鎮。得到這飛船後，將會立即發動對聯邦全面的侵略戰爭。」

三人均聽得瞠目結舌，現在黑獄人的二級、三級艦已那麼厲害，新建成的大帝號豈非更讓人難以想像。

方舟辛苦地嚥了一口口水，駭然道︰「終證實了晶石是來自銀球核心的異物，難怪黑獄人自稱銀核帝國，因為他們正是住在那裡的魔魂，只不知為何他們竟會到黑獄星系去呢？」

巴斯基喟然道︰「那大帝號上的晶石必然像座山那麼巨大了。」

姬慧芙俏臉煞白，沉聲道︰「我們定要阻止大帝號到聯邦去，否則將會發生可怕的大災難。」

舒玉智沉重地歎了一口氣，道︰「只是眼前的第四軍團，已非我們所能應付，若以這艘無敵號和敵人作戰，等於前去送死。我們還是先想辦法救回沙瑩和姍娜麗娃再說，她們若被黑獄人佔據了身體，將是另一場大災難。」

三人當然明白她的意思，新一代的黑獄人之所以這麼厲害，皆因得到了聯邦新人類的身體和知識。

沙瑩和姍娜麗娃兩女，前者是改造人，後者是隨意戰士，又經過方舟的引導進一步進化，若給佔了身體，那後果才教人驚懼擔心。

姬慧芙心中一動道︰「不好！封神定會派人把她們送去給帝君，最好東西，自然要讓他享用了。」

方舟色變道︰「我們立即起程，就算要打場硬仗也沒法的了。」

舒玉智掠往電訊室，叫道︰「我負責截查訊息。」

方舟的思感能立即延往晶石，發動飛船動力源。

艦身抖顫起來。

舒玉智的聲音傳來道︰「快！敵人發現我們了。」

飛船發動時產生的能量轉變，自然瞞不過苦苦追查他們的敵人。

巴斯基和姬慧芙搶到控制武器發射的崗位，嚴陣以待。

飛船抖顫得更厲害了，卻沒有破土而出。

船首視野舷窗的掃瞄儀上，亮起了紅燈，顯示著正有十多枚導彈，朝他們射來。

姬慧芙忍不住叫道︰「方舟！」

方舟大笑道︰「成功了！」

「轟！」

飛船已到了反空間裡，完成了第一趟不須加速，便進入反空間的奇異旅程。

## 第四章 魔焰高漲

領袖二號緩緩降在離地球聯邦議會五十公里外的太空基地。

祝絲蒂步下飛船時，軍樂隊奏起了聯邦國歌，氣氛莊嚴肅穆。

聯邦軍總司令狄平上將率著手下數名大將在恭候大駕。

祝絲蒂不禁有躊躇滿志的感覺，只要除掉了卡爾夫南，把他的財富充公過來，她便可成為聯邦內權力最大的人了。不過這事欲速則不達，卡爾夫南仍有很大的利用價值。

狄平迎了上來，與她並肩向等待她的雙體游翼車走去。

祝絲蒂冷然道︰「你今早看過網路上的聯邦時報嗎？」

狄平冷哼道︰「那定是雷坡武提供消息的，不過送個天給他們作膽，諒他也不敢直言副主席你害死女王。只能隱晦地含沙射影。我會運用手段對付這些不知死活的傳媒的。」

祝絲蒂沉聲道︰「天虎星系傳來警報，說附近有黑獄人的戰船出現，待我正式接收了主席的權力後，立即宣佈全聯邦進入緊急狀態，進行軍法統治。上將請給我開列名單，好讓我一舉把所有反對的人除去。」

這時兩人來到游翼車前，車門往兩旁縮進去。

狄平停下腳步，低聲道︰「仍未有卡爾夫南的消息。」

祝絲蒂淡淡道︰「若他與雷坡武同歸於盡，那就最好不過了。」

言罷進入車內。

狄平跟了上去。

游翼車毫不費力升上了空中，在二十多架飛行戰車護航下，朝著矗立在女王城中心宏偉的聯邦議會飛去。

※※※

龐大若小行星螺旋形太空基地，在離開仰馬星系最外圍的行星五百萬公里處緩緩轉動著，那向著仰馬太陽的圓拱頂像個光滑的大蘑菇，正不斷吸收太陽的能量，供應著整座基地的動力。

這是黑獄軍在這星區內的指揮中心，支配著所有軍事上的行動。

它除了是一座威力龐大的戰鬥堡壘外，本身還自成一個體系，生態的一切變化在其中週而復始，氧氣淨化了的水循環不休。

盜用了人類軀體的黑獄人，一切需求均與人類無異，甚至思考和感情的方式，基本上亦依人類的神經網路和化學變化而進行，只不過發展了暴力和侵略的一面。

基地仿似一個巨大的溫室，種植著改良了來自世外桃源的果樹，既可促進空氣的循環，又可提供源源不絕的食糧。

黑獄軍第四軍團的元帥封神，站立在基地一號停機坪處的看臺上，審視著正蓄勢待發，由一艘二級艦銀河四號和兩艘三級艦無敵二十號及三十一號為骨幹，配以十二艘劍魚式四級艦組成的遠航艦隊。

龐大的長方型空間裡，出口的一端是遼闊的星空，無形的氣閘阻止了氧氣的外洩，在這裡工作的人員均不須任何太空裝備。

封神身形高挺卓拔，面目英俊。這副身體，連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滿意，比七年以前那具臭皮囊優勝多了。

兩個圓筒形的金屬箱子，由遙控的機械手送進銀河四號有力場保護的船腹去。

這趟行動已是他所有希望的寄託，若不能稍息帝君的怒意，他可能連小命都不保。他雖得帝君寵愛，但這次的損失實在太慘重了，對帝國做成最嚴重的打擊，亦把整個征服宇宙的計劃無限期地拖遲。

唉！

負責這次運送這兩個重要俘虜的費術大將，來到他身旁道︰「元帥！一切準備就緒！」

封神望往出口處，剛好看到美麗的仰馬星，她的左小半反映著仰馬太陽金黃的色光，籠罩著星球的雲層像彩色蒸氣般變幻無窮，動人非常。

封神肅然道︰「這趟任務至關重要，如有錯失，必以軍法處決。你清楚每一個步驟了嗎？」

費術大將立正敬禮，嘴角送出一絲冷酷的笑容，點頭道︰「元帥神機妙算，這趟敵人定會投進我們的羅網來。」

言罷登船去了。

十五艘大小太空艦同時升上停機坪廣闊的空間，排成隊形後呼嘯著衝往出口，轉瞬去遠。

封神一點不擔心他們的安全，一來因敵人手上只有一艘三級艦，更重要是不用兩個黑獄時，它們便可進入反空間裡，敵人只能在這段短促時間內攔途救人，他唯一擔心的事，就是敵人沒有他推斷的神通廣大，而不能及時趕來。

※※※

卡爾夫南的艦隊佈成陣形，在樂園星系的外圍處擺出戰鬥的姿態。

一艘虎鯊型飛船由星系內飛出，迅速接近，到了離以「黑巫號」為首的卡爾夫南太空軍團十萬里處，才緩緩停下。

黑巫號內，卡爾夫南安坐在為他特設，朝向視野舷窗華麗舒適的單人沙發上，旁邊站著翟斯飛。

平時威風凜凜，長達二千米的虎鯊飛船，到了「黑巫號」前，就像小鯊見到了最大的藍鯨，予人可憐的感覺。

雙方的通訊設備建立了聯繫。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面前色光閃動，不片晌墮落大亨的頭號手下，改造人摩亞的電子立體映像，有若個會發光的真人般，出現在眼前。

摩亞舉手致禮後，面容肅穆道︰「卡爾你好，摩亞代表大亨向你問安。」

卡爾夫南冷哼道︰「巴斯基到了哪裡去？為何不親來迎接。」

摩亞臉上閃過怒意，旋又斂去，低聲下氣道︰「大亨有事外出，尚未回來。」

旁邊的翟斯飛冷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卡爾夫南大笑道︰「什麼意思也好，我支助你們這麼龐大的金錢，也應參觀一下你們幹出了什麼成績來。」

摩亞色變道︰「那就是戰爭！」

卡爾夫南不屑道︰「你們有那資格嗎？」

摩亞的電子立像倏地消去。

卡爾夫南道︰「動手！」

朝向前方的四根尖炮，立時發出四道集束光閃電般勁射正欲飛退的虎鯊一號處。

飛船抖動起來，卻沒有爆成碎粉，只變成一條像困在網內的魚兒，沒法逸出可癱瘓對手動力的凝固光束裡。

卡爾夫南嘴角送出一絲獰笑，縱使巴斯基和他的「墮落號」和「罪惡號」兩艘皇牌太空艦仍在這裡，他亦有信心可擊潰對手。現在則更是輕易便可把整個樂園星系接收過來。

多了那些改造人和樂園星上以億計人力，他與聯邦政府的鬥爭，便可確立於不敗之地了。

一聲令下，他的私人軍團，朝著樂園星系進發。

※※※

在素女星的太空站處，以萬計的技術人員日夜趕功，依著愛神的指示，對所有藏置在領袖一號的大小戰機加以改良和換裝新的裝備。

整個星系的財力、物力，全投進這關係聯邦存亡的任務裡。

星球上所有軍事和民用工廠，都遵循愛神輸出來的圖樣，製造著以前從未想過的武器和設施。

全體人員均知道這是涉及營救前去遠方的姬慧芙主席，更是盡力而為。

雷坡武和白樹正在監督著領袖一號動力源的改裝，素女星的總督尤歷准將神色凝重地走來道︰「祝絲蒂先發制人，召開了聯邦議會。由於有卡爾夫南和狄平在背後支持，主席又失了蹤，恐怕大權真的會落進她手裡。」

雷坡武歎了一口氣道︰「在這人人均愛惜性命的時代，貪生怕死乃必然事，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把主席找回來。尤歷，你也隨我們去吧！」

尤歷默言無語，旋又頹然歎了一口氣。

白樹一拍他肩頭道︰「放心吧！再有三天，我們便可出動了。」

其他兩人均沒有說話。

其實每一個人都知道，要在黑獄軍團控制下的星區，尋找一個人是多麼困難和危險的事。

可是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

詭美得令人目眩的反空間景象，在兩側舷窗處展露出沒有絲毫重複的無窮異景。

方舟在駕駛台的儀表盤上，全注視偵察掃瞄螢幕的亮光閃動，各種數據時隱時現，記錄的卻是透過晶石探查有關正空間內的活動情況。

得到了晶石內那能進出反空間的奇異能量後，他們四人成為了第一批能在反空間內如常活動的超人類。這潛力他們還未真懂怎樣發揮，但已使他們擁有敵人夢想不及的特異能力，至少能避開敵人追捕。

若是正面交鋒，恐怕他們一時半刻都挨受不了。

無敵號只是在反空間內飛行了十多分鐘，但早遠遠離開了仰馬星系，現正在反空間內繞著圈子。這樣在反空間內航行而不迷失座標，只有方舟這超級宇航員才能辦到。

有了上趟星途迷航經驗，他早把無敵號資料庫的星圖複製到記憶細胞內去，現在每定下一個正空間和反空間的座標，都是在他腦內進行，這一點其他三人均無法辦到。

此刻就算沒有了晶石，只憑他的能力，亦可在反空間內作隨心所欲的飛行，但那卻最多能支持數分鐘，因為很快就會後力不繼。

所謂吸收了晶石的能量，其實只是一種分子的改造，使身體的分子與晶石那種分子無異，能同時存在於正反空間裡，能量亦因而可交換於兩個空間內。

但如要在反空間內飛行，仍須像飛船般有強大的磁能罩去保護，但單憑肉身擁有的能量，挨不了多久就要分解成氣體，更沒有能力返回正空間裡。

能量是宇宙存在的來源、生命的動力，普通人每次呼吸都在損耗和爭取能量，更遑論是反空間的旅行了。

舒玉智的聲音在艙內響起道︰「敵人押著姍娜麗娃、沙瑩兩人的艦隊，正由太空基地開出，照他們增速的情況來看，五個地球時後將可進入反空間航行。」

改造了體質後，他們得到了在反空間內截聽敵人所有通訊的能力，這在以前是不可能辦到的。令他們可確切地把握敵人的動靜。

坐在大堂裡武器控制台上的巴斯基對身旁的姬慧芙笑道︰「絕不可讓他們進入反空間內，那時我們將會投鼠忌器，縱毀了敵人，她兩人也會完蛋的。」

姬慧芙微笑道︰「大亨！想過會這樣和顏悅色跟我姬慧芙有商有量嗎？」

巴斯基啞然失笑，沒有答她。

姬慧芙道︰「在反空間我們行動雖可比他們靈活，但不一定能討得好處。別忘記在反空間，黑獄人的魔魂都聚集到晶石去，只要擊中我們一記，便可教我們吃不消。」

舒玉智又道︰「沙瑩和姍娜麗娃都在最巨型的銀河四號上，方舟，你找到她們的位置了嗎？」

方舟沉聲應道︰「找到了！十二分鐘後便可追上他們。只要我們能損壞她的動力系統，即使只是輕微的破壞，也可教她到不了反空間去，那時再想辦法吧！」

無敵號倏地加速，改為直線飛航，在反空間內像潛水般朝海面的目標追去。

※※※

聯邦議會外的停機坪處，戒備森嚴，所有進入戒線的飛行翼車又或輕型太空船上的人，均要被狄平上將調來的第三師內專責應付恐怖分子的特種生化部隊反覆核對身份，作出一絲不苟的檢查。

整個人類的家鄉星系，都由祝絲蒂以僅次於第一師艦隊的第二師艦隊負起重要防務，並由她的心腹查迪大將於設在冥王星和海王星間的太空懸浮基地指揮大局。

狄平的第三師艦隊則駐守太陽系外五百萬里的外太空處，在防守上可說無懈可擊，亦把到來赴會的二千名聯邦議員置於絕對的控制下。

※※※

不兼任何官職，但卻是人民代表的聯邦議長謝格斯此時正乘坐著私人武裝太空飛船，越過土星的軌跡，朝地球飛去。

壯麗的木星出現在左舷窗處。

謝格斯上次到這裡主持議會，已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時因仰馬星之役，在姬慧芙的要求下，召開了緊急會議。

對謝格斯這熱愛和平的人來說，在一般的情況下，要他同意大幅提高軍事支出實在沒有可能的事。可是在黑獄人的威脅下，又失去了仰馬殖民星，他只好無奈地同意了姬慧芙的提議。

對這美麗的女王，他有著由衷的尊敬和信任。只可惜她忽然失蹤了，直到此刻他仍有點不敢面對這可怕的事實。

木星是個美麗和色彩繽紛的星球，在這個巨大的行星上，可見到一排排激流似的彩雲，因迅速的自轉而形成極為壯觀的巨型雲環。在這遮蓋著木星真面目的圓環下，她巨大的質量比太陽系內所有行星的總和還要大，配上繞著她運轉的衛星，其動人處只有太陽系內另一巨人土星可堪與比擬。

土星由隕星組成的土星環，是太陽系內另一迷人的奇景。

謝格斯正迷醉在無窮盡的太空美景時，秘書泰坦妮小姐來到坐在控制大堂的他的身旁低聲道︰「總務司古魯夫的戰艦正由後方追來，希望能過來和議長說幾句話。」

謝格斯冷哼道︰「他只不過要為祝絲蒂作說客吧！告訴他，有什麼事都留到在議會上公開說出來吧。」

泰坦妮微一遲疑，才應命去了。

火星在望，不停擴大著，依著她橢圓形的軌道在虛空中緩緩轉動。

在這距離和角度，可見到橙紅色滿佈斑點的火星兩極白色的極冠，那是積雪和雲霧造成的現象︰因著火星大氣裡密集的塵，向陽的一邊呈現詭異的玫瑰紅。

謝格斯忽然想起了祝絲蒂，心中一陣煩躁。這宇宙是如此美麗，但為何在大敵當前的時候，人們想的卻不是如何去保護這些美麗的星系，反而捨本逐末，去苦苦爭奪虛榮和權力呢？

他昨晚曾和雷坡武作了一次密談，已清楚地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雖不知能否在即將舉行的議會上力挽狂瀾，不讓祝絲蒂的陰謀得逞。但他定會竭盡所能為理想和正義奮戰到底的。

飛船猛地劇震，接著完全消失了動能。

大堂內的百多名人員全部瞠目以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謝格斯大怒站起來時，舷窗外已滿佈有著第二師徽號的戰船，把他的座駕重重包圍起來。

秘書泰坦妮在十多名全副武裝的第二師戰士簇擁下，去而復反，來到他身前冷冷道：「議長先生，你被逮捕了！」

## 第五章 軍法統治

方舟等四人蓄勢以待，把無敵號的能量運作至極限，準備進行突襲。

他們絕不擔心會師老無功，因為敵人若要進入反空間去，必須把晶石的能量集中到推進器去，此長彼消，敵艦護罩的力量最高只能達到平時一半的水平，在那樣的情況下，無敵號的全力一擊，多少也能令對方受損，再不能進入反空間內，那他們營救沙瑩和姍娜麗娃的機會便大大增高了。

方舟全神貫注在無敵號的飛行上，忽地繞了個急彎，再大喝道︰「到了！」

飛船劇烈地抖動了一下，回到了正空間美麗的星空裡。

前方是銀河四號和兩艘無敵級的戰艦，其他十二艘大小護航艦，廣佈在上下四方處。他們卻來到了中間的位置。

巴斯基不待吩咐，同時發射出近百枚配置於艦上各大小發射台的導彈，雨點般往十五艘大小敵艦灑去。

而方舟、舒玉智和姬慧芙，則驅動著晶石內的龐大能量，化作毀滅性的集束光，由艦首的放射器閃電般打在銀河四號艦尾的動力推壓器處。

無論敵人處於如何高度的戒備中，亦想不到他們可由反空間內如此毫無誤差地反彈出來，進行突襲。

「砰！」

銀河四號的尾巴處爆起了漫天在夜空裡燦爛奪目的光雨，亮得使人難以直視。

「轟！轟！轟！」

連串巨響中，兩艘劍魚式飛艦各挨了十多枚導彈，護罩破碎，化作了一片碎粉。

方舟各人待要歡呼時，忽地全體色變，只見漸稀的光雨後，銀河四號仍夷然無損地疾飛著。

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敵人的護罩正處於最高的能量度處。

白光閉起。

無敵號劇震了兩下，整艘船天翻地轉，往左側斷線風箏般拋滾開去。

姬慧芙尖叫道︰「快走！」

「轟！」

無敵號再被敵人的還擊命中。

艦內燈火全滅，方舟身前的控制台上那儀表板火花四濺，巴斯基整個人由爆炸的武器控制塔處拋了起來，滾到地上。

方舟苦苦控制著飛船，又把本身能量透過晶石，送進護罩去。

敵艦全部改變方向，四方八面往無敵號包圍過來，集束光和微子導彈以每秒近百發密集度，暴雨般往他們打過來。

在方舟超凡的能力下，無敵號再中了幾擊後，奇蹟地回復了平衡，倏地往下鑽去，完全違反了物理的限制。

舒玉智大叫道︰「快進入反空間去！」

負責動力的姬慧芙叫道：「動力系統受到損壞，只能純靠晶石的能量了。」

舒玉智以遙控器啟動了視野舷窗的電子視窗，顯示出艦後的情況。只見敵人十三艘大小飛艦，正全速追來，不斷接近著，爍芒閃動，向他們展開全面的攻擊。

巴斯基這時搶回位於控制台後方的武器控制中心處，以能量撲熄了冒起的火頭，叫道︰「四個艦身的主要發射塔都毀掉了！」

此時大堂內滿佈濃煙，不少儀器都燃燒起來，有若世界末日。

「轟！」

船尾再中一彈，護罩的能量降至一半以下的水平。

倏地上下八方，俱是敵艦的蹤影。

他們已陷身於重圍裡。

強光亮起，飛船突然失去了所有動力，只能在虛空中滑翔。

在沒有空氣和引力的太空裡，在沒有外力加諸艦身上，這種滑翔可永遠進行下去，直至遇上星系的引力場，才會停下來，不過那種可能性是億載難逢，太空實在太遼闊了。

船身再震，停了下來。

兩艘無敵級的敵艦分左右靠貼過來，以吸盤鎖緊了這艘俘虜了的破船。

※※※

費術大將和一眾手下，正欣賞著偉大的勝利品，沉聲道︰「通知元帥，任務完成了，我們立即回程到基地去。」

手下領命去了。

費術露出殘酷的笑意，冷笑道︰「把經電壓流注入無敵三十號去，只要他們仍是人類，就必然抵受不了。」

※※※

雙體游翼車緩緩降在議會圓拱形天頂大樓旁特為正、副主席而設的停機坪上，近百名穿上合成金屬頭盔和戰甲的第二師特種戰士列成隊形，提供最嚴密的保護。

祝絲蒂和狄平兩人由敞開的車門昂然步出，戰士全體肅立致敬。

在八名親衛開路下，兩人由停機坪旁的入口進入議會大堂的後方去。

大堂是個圓拱形的龐大空間，四周密排著層層高起的十多列團團繞著中心主席台的座位，此時正鬧哄哄的坐滿了來自各星系的議員，人人交頭接耳，表情各異。

有些人喜形於色，興奮溢於言表。但大多數人均面色凝重，憂心忡忡。

祝絲蒂的另一親信能源部部長歷奇正在入口處守候他們，這時立即迎上，與他們並肩朝在中心最低點的主席台和內閣大臣的座位走去，似若演員正由後台步往位於場中萬眾矚目的表演場所。

忽地一人橫攔去路，大喝道：「祝絲蒂！」

「喀嚓」連聲，負責開路的戰士均舉起了手中集束死光槍，瞄準來人。

祝絲蒂等冷眼看去，見到這不知好歹和沒有禮貌的傢伙，正是身為議員之一，有美男子之稱的大商家，一直單戀著姬慧芙的舒士俊。這刻的他兩眼噴著仇恨的火，給衛士擋在外面。

祝絲蒂嬌笑道︰「舒總裁你好！」

傲然舉步，盈盈來到他身前。

舒士俊在左右兩名衛士挾持下，冷靜了下來，沉聲道︰「女王究竟到了哪裡去？」

狄平和歷奇移到祝絲蒂兩旁，臉上均現出鄙屑和嘲弄的神色。

祝絲蒂輕描淡寫道：「舒總裁是否忽然不懂文字了，在我傳送給每一位議員的報告裡，不是清楚說明了雷坡武串通了第一師的將領，叛變造反，主席恐怕已凶多吉少嗎？難道要我把報告親口再唸一次給你聽？」

舒士俊氣得俊臉煞白，看了看正團團把他圍著如臨大敵的戰士，點頭道︰「好！看看有多少人肯信妳謊言吧！」

掉頭便要離去。

祝絲蒂玉容轉冷，道︰「你對本副主席出言侮辱，走得那麼容易嗎？」

舒士俊轉過身來，怒火衝天道︰「你敢……」

話尚未完，後面給人射了一針，立時倒下去，全賴戰士扶著，才不致跌倒地上。

祝絲蒂冷道：「舒總裁健康欠佳，不適合出席會議了。」

再冷笑一聲，由昏迷了的舒士俊旁走過，領頭往主席台走去。

見她出現，全場立即肅靜下來。

※※※

無敵號那本是威風凜凜的飽漲船體，整個塌縮了下來，以多層合成金屬造成，注進了磁力能的夾層艦壁呈現波浪摺皺的可怕形態，像鬥敗了的公雞般，另兩艘無敵級飛船，挾持著進入了黑獄軍團在仰馬星系外空的一號升降坪裡。

二十艘劍魚式太空鬥艦在前方開路，費術的銀河四號和另十艘半途迎上他的無敵級太空艦則在後方和上下八方護航著。

這麼多巨型太空戰艦聯群結隊地飛進這龐大的升降坪，竟絲毫不覺擠擁，這高闊達兩公里、長八公里的室內基地，足可容納整師的飛艦。

在停機道兩旁高起的平台上，是兩千名全副武裝，嚴陣以待的男、女黑獄戰士，均手持能發射集束光的武器，加上頭身都藏在不斷變色的灰藍盔甲裡，殺氣騰騰，予人陰森可怖的駭人感覺。

裝於四壁的千多門集束光炮，隨著正押進來的無敵號移動，始終瞄準著目標，沒有半絲鬆懈。

封神元帥面無表情地卓立在位於中心可前後浮動的指揮台上，身後是十多名高級將領，目光都凝注在俘虜回來的無敵號處。

無敵號像一團長達五千米的廢鐵般被放置到機道的中心去後，兩艘押送的飛艦飛掠而起，停泊在前方的空間去。

只留下可憐的無敵號孤零零地停在開放式巨型太空艙內的中心處。

其他黑獄艦亦紛紛降下，戰士迅速離船，加入了己方包圍敵人的行列去。充滿動作的太空內艙升降坪回復了靜態，氣氛凝重繁張。

一柱青白的光線由上方射了下來，逐漸擴展，把整艘無敵號籠罩在光暈裡。

沒有了護罩的無敵號，就像個被脫掉了衣服的小姐，赤裸裸纖毫畢露地在掃瞄光下無所遁形。

兩邊壁上同時現出每邊長達千米的方形電子視窗，清晰地顯露了無敵號內剖的情況。

那像是個風暴後的可怕情景，艦內所有東西均已扭曲和變形，再認不出原來是什麼樣子了。只有晶石和方舟等四人例外，前者仍風采依然，後者四人則死蝦般蜷伏於指揮大堂的地上，似若昏迷了過去。

四壁同時探出了百多條圓管形的機臂，像長蛇般抵上無敵號驟然衰老至滿佈摺紋的艦體上。

此時費術大將離開了泊在後方的銀河四號，到了指揮台上，向封神元帥致敬後道︰「幸不辱命。」

對面的電子視窗上，正顯現著對四名俘虜作詳細掃瞄分析的圖像和數據報告。

封神像全不知費術在和他說話，聚精會神凝視著窗上的映像，沉聲道︰「這四個人均擁有可怕的力量，假若能及時逃進主裡，便可以避過磁電能的襲擊了。這四個昏倒了的人，只是像上趟般由他們製出來瞞騙我們的假象吧！」

眾黑獄將領心中凜然，一起點頭，對這超卓領袖的推斷表示同意。

封神嘴角逸出一絲可怕的笑意，淡淡道︰「準備降神器！」

費術一震道︰「元帥要分割主神嗎？」

封神道︰「為成大事，哪能拘於小節，只要能擒得姬慧芙，等若聯邦已到了我們手上，得到了方舟，更能使我等將功贖罪，立即照令行事。」

「隆隆」聲中，一個滿佈洞口，像個大蜂巢般色光不斷變動，直徑達二十米的圓形晶石體，由敞開的艙頂緩緩降了下來，來到無敵號的上方，虛懸不動。

眾人眼中都射出震駭的神色。

晶石主神在黑獄人心中有著聖不容侵犯的地位，在得到人類珍貴的軀體前，她就是他們居住及賴之存在的「聖體」。

在以千計的眼神投注下，黑獄軍團的終極武器「降神器」射出眩人眼目的芒光，直射在無敵號頂壁處，厚達三米夾壁立時冰雪般溶解。

芒光消退後，餘下了一個大洞。

艙內的黑獄人均集中精神，將能量貫注到降神器處，在封神引領下，操縱著這能借用反空間內能量的可怕武器。

在黑獄人悠久的歷史裡，到現在亦只能造出，四台降神器。而一般情況下，縱使在戰爭中，他們亦不敢使用，因為那實在太損耗他們的能量了。

只有在採取或切割晶石時，降神器才不得不用上場。

降神器緩緩降入無敵號艦艙裡，來到指揮大堂的上空。

一聲尖銳的呼嘯中，降神器其中一個巨眼畫出一道耀目光芒，繞著晶石迅快地轉了一圈，艙內大堂地壁立時裂開了個大圓坑，艙板的殘骸往下掉去，只餘晶石虛懸在大堂正中處，情景詭異至極。

同一時間，方舟等四人的身體也消失無蹤。

封神狂笑道：「哈！竟想騙我！」

千百道光束由降神器射出，像八爪魚般繞捲往晶石，把她纏個結實。

※※※

當祝絲蒂坐在設於議會議長之下的聯邦副主席那個位置時，議會大堂才響起了細語。

位於堂心的議長和副議長那圓形活動高台上的兩個議席上尚有兩層座位。

第二層是聯邦正、副主席座位，最下層則是十一名內閣大臣的位置了。

姬慧芙的聯邦主席位當然空了出來，不過連議長謝格斯亦尚未出現，就教人驚異了。他已連任了三屆共九十年的議長，從未有遲到的紀錄，今趟為何會破例呢？

更使一眾議員不解的是，內閣大臣裡亦有數人缺席，包括姬慧芙的三位親密戰友情報局長依莉茜亞、內務卿布芍玲和交通司德里妮，另一人則是在聯邦備受尊敬首席大法官艾華達了。

祝絲蒂不理眾人的議論紛紜，眼光掃往左右兩側最高處空無一人的記者席，心中滿意，知道手下把來採訪的記者全部軟禁起來，由這刻開始，整個通訊網路將置於軍方的控制下，再不容許任何人胡言亂語了。

接著她向副議長高麗美微一點頭。

高麗美俏立而起，按動了請人肅靜電鈴，以她清爽脆亮的聲音道︰「本副議長首先宣佈，可敬的主議長謝格斯先生，為了要進行緊急的蛻變療程，不能來主持這聯邦史上最緊急和重要的會議，今天改由本副議長代他主持。」

整個議會一時靜至落針可聞，人人面色凝重。

高麗美續道︰「根據聯邦憲法，姬主席下落不明，遇害的可能性概大。在這戰爭時期，主席一位絕不可懸空，本議長依據憲法第七條，宣佈祝絲蒂副主席為聯邦主席，擁有主席的一切行政權和領導軍隊的權力。」

霎時間，議員要求發言的紅燈亮個不停，全場哄然一片，更有百多人站了起來，表示抗議。不過沒有議長的同意，他們席前的傳聲器都不會生效。

祝絲蒂胸有成竹地站了起來，移到本屬姬慧芙的位置處，擺出手勢，要求全體肅靜下來，緩緩道︰「我明白各位激動的原因，是因姬主席的失蹤而起，加上近日傳遍聯邦有關我和姬主席不和謠言在作祟。但讓我告訴各位可敬的議員，這事絕非事實。一直以來，我和姬主席都相處愉快，各位聽完我的解釋後，便會明白為何會出現這麼混亂的局面。請狄平上將作報告。」

在鴉雀無聲裡，狄平上將待祝絲蒂坐好後，肅立而起，報告了天虎星系敵軍壓境的情況，當然加油添醋，以強調敵人的威脅，最後下結論道︰「黑獄人的間諜已混進了我們之中，姬主席應是在敵人的精心策劃下出了事，敵人更以我們不能理解的手段，控制雷坡武大將和白樹總參謀長，使他們甘於敵人利用。聯邦正陷於最大的危難裡，詳盡的分析報告，稍後將會送到各位可敬議員的手上。」

數十盞要求發言的燈又閃亮起來，囂叫聲四起，不過聲勢比剛才已差遠了。

狄平提高聲音道︰「在這緊急的情況下，我要求主席行使法定的權力，宣佈聯邦進入戰爭狀態，實施軍法統治。只有集中權力，才可調動聯邦所有資源、人力，以應付迫在眼前這從未有過的大危機。」

大堂驀地靜了下來，忽然間，心存反對的人都知道，再沒有人能阻止祝絲蒂進行獨裁統治，假若議會反對的話，她大可把議會解散，重新選舉。

祝絲蒂和狄平交換了個眼色，知道整個聯邦都落到他們的掌握裡去了。

## 第六章 生死之間

當降神器由上而來時，方舟等四人已知不妙。

這個降神器雖比他們藏身的晶石小多了，但凝聚的力量是龐大至無可比較的地步，似是能不竭地提取反空間內的能量。

若說晶石的能量是靜態和有限的，那麼這降神器的能量卻是動態和無有止境如此厲害的武器，儘管再多上百多個「他們」，也休想有勝利的希望。

加上接近五千個黑獄人所凝起的強大力場，他們連半絲頑抗的力量都沒有。

方舟的思感能完全無法進入降神器去，當然更沒法偵知她的結構，正不知如何是好時，降神器身上那些洞孔已射出千百道光束，天網般把晶石捕捉住。

在晶石粉碎前那千鈞一髮的時刻，方舟靈光一現，運集全體能量，倏地融入了晶石內那正反空間的奇異邊界裡。

※※※

「轟！」

晶石爆成碎粉，強大的能量卻無法逸出降神器的能量罩外，只能往內部擠去，竟破開了正反空間的邊防，使這不能逾越的界限在一瞬間裂開了一個隙縫，才再闔攏起來。

外面的黑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他們還是破天荒以降神器去摧毀一方神聖不可侵犯的主，事前根本不曾想像得到竟是如此輕易及如此後果。

封神則暗叫可惜，他本意只是粉碎晶石的外層，再慢慢擒人。豈知晶石開頭強大的抗力，只是個幌子，一下子便炸個粉碎，使他願望成空。

唉！

總算除掉了可怕的心腹大敵，現在可以安心把餘下的兩個俘虜送給帝君了。

※※※

方舟等剎那間隨著晶石粉碎時釋放的能量送入了反空間裡，進行了人類首次以肉身在反空間的活動。

龐大如山的壓力，立時把他們壓得全身欲裂。

一股無法形容的力量撕扯著他們的神經，剎那間千萬種奇異的感覺湧上心頭，心靈的天地無限地擴闊，又無限地收縮著，再不能作任何理性的思想。

若非體內的分子經過了改造，吸收了晶石的奇異能量，他們早就灰飛煙滅。不過在這沒有形體的空間裡，任何物質均會分解，除非他們能像晶石般可同時存在於兩個空間內，但他們根本沒法辦到。

在那千分之一秒、介乎生死間的剎那光景裡，方舟憑著早先定下的意念和超人的感覺，扯著三人，硬移了少於萬分之一厘米的距離，融入了泊在無敵號後方銀河四號內那比剛剛毀滅了的晶石要大上一倍的晶體內去。

四人同時掉了下來，滾伏在晶石那奇異的空間裡，眼、耳、口、鼻和皮膚均滲出了鮮血，形相淒厲至極，但總算撿回了一命。

不知過了多久，方舟回醒過來。

晶石內能量激盪著。

巴斯基等亦逐一回醍過來，面面相覷。

姬慧芙呼出一口氣駭然道︰「他們在幹什麼？」

方舟知道此時黑獄人均集中在晶石內，不敢冒險「探出去」看，因為他們實在太疲弱了，只要來個普通的黑獄人，便可輕易收拾他們。

舒玉智俏臉首次現出痛苦的神色，咳出了一口血後，才舒服點道︰「他們定是要把沙瑩和姍娜麗娃送去給那帝君。唉！現在我們哪來力量去阻止他們呢？」

巴斯基爬了過去，擁著她香肩關懷地道︰「小姐覺得怎樣了？是否傷得很重？」

舒玉智搖頭道︰「可以這樣說，但很快便可復元過來，只是短時間內休想動手戰鬥。」

方舟苦笑道︰「拾回條小命已是天大幸運了，現在我連走路都有問題，只想躺下好好的睡一覺。」

姬慧芙駭然道︰「萬萬不可，飛船正不斷增速，很快就要進入反空間去。別忘了在反空間旅航時，黑獄人的精神會離開肉身，寄居到晶石來，那時……」

話猶未已，船體劇震。

※※※

「轟！」

巴斯基的頭號手下摩亞的虎鯊飛船在可癱瘓動力系統的集束光裡爆炸開來，產生的能量抵消了光束的力量，十多個逃生囊同時彈射出來，往樂園星系的內空投去。

正透過視野舷窗看著這一切發生的卡爾夫南獰笑道︰「有種！當機立斷，不愧是強橫的改造人本色！」

此時八艘戰神飛船已開進樂園星系的內星空去，護罩都增強至頂點，以應付任何襲擊。

就在這時，通訊系統收到來自樂園一號星的訊息，有人要求和卡爾夫南說話。

接通了後，統率著巴斯基非改造人戰士第一戰鬥師的勒汗大將，通過電子投像，出現在卡爾夫南身前，施禮後恭敬地道︰「本人勒汗，特來向大老闆投誠，如蒙接納，可讓先生兵不血刃地得到整個樂園星系。否則以樂園星系的防衛能力和百萬計的武裝部隊，先生縱能取得最後勝利，怕也要付出慘痛代價。」

卡爾夫南冷然道︰「你為何要背叛巴斯基呢？」

勒汗從容道︰「我並沒有背叛他，他應該已和方舟及姬慧芙等同歸於盡。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勒汗和五千名最精銳特種戰士，一向只肯依附強者，改造人失去了巴斯基，群龍無首，遲早會給聯邦軍消滅，我不想陪他們一起喪命。改造人在這裡只佔極少部分，所有非改造戰士均視本人為首，請大老闆考慮一下。」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交換了個眼色，均大感興趣。

勒汗續道︰「荒星基地內的龐大軍事設施和人性實驗室，假若可絲毫無損地落入老闆你手裡，老闆可變成聯邦內實力最強橫的人，征服聯邦只是早晚間的事了。」

卡爾夫南斷然道︰「好！由現在開始，你和翟斯飛就是我的左右大將。誰都知道我信譽良好，絕不會違反諾言。」

翟斯飛截入道︰「你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呢！改造人是絕不好惹。」

勒汗道：「只要我的人能把荒星基地的幾個動力源破壞，便可把所有防禦裝置癱瘓下來。老闆可佯作進攻，吸引著改造人的注意力，我們便能順利推行計劃了。」

話畢傳訊中斷。

看著勒汗的電子立體影像消去，卡爾夫南仰天長笑。

現在既知姬慧芙死了，樂園星系又唾手可得，所有因雷坡武逃掉而來的失意，均一掃而空。

得到了人性驗室研究成果，又配上自己的黑巫術和無窮盡的財力、物力，再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往稱霸銀河這偉大目標邁進了。

他將代表所有長期被女性踩在腳下的男人昂然抬起頭來，自由只代表著混亂和沒有紀律，他將以鐵腕手段把這一切扭轉過來，否則遲早人類都會被更強人的外族毀滅。

從沒一刻，他比現在更具信心。

※※※

方舟等四人擠作一團，共歷憂患。

出乎意料之外的，來到了晶石內的黑獄人體都處於仿似冬眠的狀態，若沒有外來的強烈刺激，應不會甦醒過來。

燈火熄滅，飛船在反空間裡抖顫著，抵抗著那龐大的壓力。

他們和黑獄人雖共處晶石內，但卻非在同一層次。

對於正反空間的關係，他們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這雖是兩個並存的空間，結構上卻有著極端的差異。

在反空間內時間和空間均被扭曲了，這是由於反空間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著。

空間給濃縮了起來，內中不存在任何像正空間的物質結構，連分子都不能成形，一切只以純能量的形式存在，那是完全超越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難以理解。

反空間內一寸空間，等於正空間一億公里或更遠的距離。

或者這只是一種錯覺，在反空間內速率可能是以千億倍的高速進行。

這事誰都不能肯定。

從降神器的可怕經驗，可以想到誰最能利用反空間的能量，誰便可在這場戰爭裡取得勝利。

得到人類知識的黑獄人，暫時在這方面仍是佔盡上風。

他們若非因緣巧合下，得悉了晶石的秘密，恐怕到一敗塗地、灰飛煙滅後仍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在正空間和反空間之間存在一個奇異的能量層次，全賴著它把兩個空間分隔開來，只有在超越正空間速度極限光速後，正空間的物質才可突破這界限，進入反空間內，而在猛然減速至零時，便可由反空間反彈回正空間來。

反空間內的零速，剛好等於正空間內的光速。

這是啟人心思的事實。

另一個方法就是能量的大小。當能量達至某一程度時，便可破進反空間內，那或者正是反空間內能量的最低點。

黑獄人採得銀河系核心處的晶石，可能是唯一能貫通兩個空間的奇異物質，至於黑獄人如何在晶石內衍生出生命，到現在則仍是深藏在宇宙的神秘迷霧裡。

一直以來，人類都不明白是什麼巨大的力量，把以億計的太陽聚集而成為一組組的星系，現在或者有了個初步的答案。

力量來自反空間，而媒介則是他們正身在其中的晶石。

這正反空間的中間地帶，最令人驚異處是既是無限大又是無限小，晶石處於這邊界的部分，沒有光也沒有任何實體，成了正反空間的緩衝。由兩邊空間進入，都不須龐大的能量或速度，晶石便若一道橋般貫通了她們。

現在四人的體質結構，均存有晶石能量，故能活動自如，把這中間地帶，當作了避難的藏身之所。這奇異的邊界，必對往返正反空間有著奇妙的作用，只是他們仍掌握不到其中的奧秘吧！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息後，四人復元過來，只是損耗了的能量，仍無法補充。

而危機卻愈迫愈近。

當銀河四號反彈回正空間時，黑獄人便會醒過來。在正常的空間裡一但回復了平時敏銳，他們就無所遁形了。

姬慧芙的心靈向其他三人傳達了這想法後，各人都皺眉苦思，希望找到恢復能力的方法。

最簡單莫如像上次般再吸取晶石的異能。但這只會驚動了晶石中結成一體的黑獄人，有點像在別人眼睜睜下到他家裡大模大樣的偷東西。

舒玉智忽地嬌軀微顫，靠緊了背後的方舟，把心靈的訊息傳過去道︰「只要有方法吸取反空間的能量，儘管只是少許，也可能使我們回復力量。」

巴斯基應道︰「但怎辦得到呢？何況若能量過大，我們可能會負荷不來，立即魂散魄滅。」

舒玉智冷靜地分析道：「在正空間內，這根本無法辦到。首先我們不能貫穿到另一方去，其次亦沒有可能控制能量的大小，那有點像外面正刮著暴風，若冒失把門打開，屋內的人和物都會給捲走了。」

姬慧芙心中一動道︰「我明白了，當晶石在正空間內時，她的『另一半』則連接著反空間，而現在到了反空間裡，她那『另一半』便應在正空間裡了。問題是飛船的磁力護罩，卻把她與反空間分隔了開來，接通不了充盈在反空間內的能量。我們就算肯冒險，仍是一籌莫展。況且現在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做任何事。」

舒玉智的心靈訊息道：「在一般的情況下，確是如此。但這刻黑獄人的正與晶石結為一體，從而催發晶石的能量，驅動飛船在反空間內作高速飛行，只要我們能在飛船彈回正空間那剎那的時光，趁他們仍在茫然迷失的一刻，思感能潛入他們的精神裡去，或可引導他們的能量貫通回反空間去，那時我們要攝取能量，他們就像供應食水的喉管，水便到了我們這裡來了。」

方舟大喜道︰「舒院長真是學究天人，智比正空間高，我定要好好吻妳。嘿！這事包在我身上，說到對付黑獄人，我的經驗確實豐富無比。」

三人心情緊張，沒有興趣與他胡扯，都集中精神，好養精蓄銳以求死裡逃生。

若不成功，那就情願自殺，也好過給黑獄魔魂把身體據為他有了。

飛船倏地停了下來。

※※※

領袖一號飛離素女星系的外空基地，開始了往仰馬星系的遙遠旅途。

飛鷹、飛鷲兩艘航母艦級飛船和其他較小型的戰鬥艦，均留下了給尤歷准將指揮。

在祝絲蒂登上聯邦主席後，素女星系便成為唯一敢不視她為主席的基地了。

在那趟應付黑獄人偷襲時，姬慧芙大幅增強了素女星系的內空防禦，現在再配以第一師的精銳部隊，實力確不容忽視。

當然！假若祝絲蒂傾全力來攻，十個素女星也要失守，但白樹猜到她有著很多顧忌。

首先，她仍是陣腳未穩，若甘冒大不諱，做出聯邦攻府未進行過攻打一個殖民星的暴行，必然使軍方內部興起反對的聲音，更不用說聯邦的公民了。

其次就是黑獄人的威脅。

在某一個程度上，素女星系將成為另一個不受管束的樂園星系，雖是眼中釘，但聯邦政府仍須忍受下去。至於另一威脅，來自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怕也不敢公然違反聯邦法，以武力對付一個星系，所以雷坡武和白樹才放心去進行尋找女王的重要任務。

現在惟有她的安然歸來，才能撥亂反正，伸張法律和正義，領導聯邦與黑獄軍團周旋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改良了的領袖一號比以前優勝的速率迅達亞次光速，眨眼間消失在基地上送行者的視野裡。

蒼茫的星空，正代表著人類茫不可測的將來命運。

每個人的心均往下沉去。

※※※

就在銀河四號反彈回正空間的剎那，四人思感聯結在一起，以方舟為中心延伸出中間地帶，進入晶石體內。

黑獄人的精神力正與晶石的能量合為一體，不停運轉，再由晶石下接駁著的輸送管，注進飛船腹部的動力系統，以供應護罩和推進系統的需要。

方舟對黑獄人的精神力已是掌握得駕輕就熟，他雖沒有能力破入對方的精神裡，但卻有引導方法。

精神力是超越物質的一種純能量，不受任何物理或物質的限制，除非遇上威力龐大的力場，否則便可暢通無阻。

生命本身在這物質世界裡，本來已是一個奇蹟，由她而來的精神力，則更是神蹟裡的異事。

現在黑獄人利用晶石，正成功營造出一個精神的力場，方舟如要破壞她，原是絕不能辦到。但對方的弱點卻是因正處於混混沌沌、無知無覺的半昏迷意識中，根本不知有外力入侵，就像被催眠的人般，受到指引，立即依命而行。

「轟！」

銀河四號回到了正空間遼闊的星空裡。

就在那一刻，整個力場以直線透過晶石進入了反空間去。

以費術大將為首的三百多名黑獄人，同時驚醒過來。

但已是太遲了。

比較起來，他們的力場實是小巫見大巫，就若一塊乾布浸了一截到水裡，水的分子立時長進乾的一方來。

以前方舟等由正空間探往反空間，均是藉晶石作通道，純以思感作各種探測的活動，從沒試過把能量送出去，更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這刻他們知道了。

反空間的壓縮能量有若大海衝倒堤岸般在那瞬間潮湧灌入，首先捲入黑獄人的力場裡去，正反空間雖立即回復封閉原狀，但只是那百分之一秒的能量輸送，已教他們吃不消了。

三百多個黑獄人的精神體首當其衝，最令人駭然的是飛船內他們繫在安全帶內的原體一齊生出感應，全部劇烈抖顫起來。

方舟心知不妙時，黑獄人藏在晶石內的精神紛紛掙扎逃出這可怕的力場，勉強退往晶石外身體裡去，也帶走了大半來自反空間的可怕能量。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回事。

三百多個黑獄人的身體立時爆成游離分子，一點不存。

能量找不到宣洩點，全部往盡端處的四人湧過來。

這趟輪到方舟首當其衝，眼看要步上黑獄人的後塵時，心中傳來舒玉智的緊急告尖呼道︰「快！送回去！」

方舟叫了聲謝天謝地，剎那間把龐大無匹的能量盡收往四人體內，再一滴不留地把能量導入晶石內，往反空間送出去。

腦際轟然劇震，四人拋離了晶石，重重跌在飛船大堂的甲板上。

這次只比上次略好了點，只是體內仍然是虛虛蕩蕩，沒有半絲能量影蹤比剛才試圖吸取反空間能量前的狀態仍要不如。

勉強抬起頭來，見到姬慧芙等都是東倒西歪，分別跌伏於不同角落處，情況狼狽之極。大堂內仍是漆黑一片，照明設備沒有如常地自動恢復過來，外面則是美麗的星空，隱約可見到同隊其他護航太空艦影子。

大堂忽地微亮起來，卻非照明系統回復了過來。

光源來自正前方處。

方舟驚覺地把目光移往視野舷窗的方向，只見一點強烈的光芒在遠方逐漸擴大著。

初時他還以為是因朝著某一個太陽飛去，看清楚點才知道不是，恆星絕不會發出這種銀白色不斷變動的奇異光芒。

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呢？一股寒意直湧心頭。

## 第七章 大帝戰城

銀芒在前方不斷擴大著。

方舟不能相信地伏在大堂的甲板上，呆看著出現在視野舷窗外詭異無倫的情景，發出銀芒的是個直徑至少有八十公里，龐大得令人心驚膽顫的大圓球，下方處探出一百多條長逾一百公里的黝黑觸鬚，不停蠕動著。

驟眼看去，就若一個抽象化和簡化的巨型水母，正在這虛空的廣袤海洋中載浮載沉。

右方大堂遠處傳來姬慧芙微弱驚呼道︰「天啊！那是什麼東西？比家鄉月球還要明亮！」

後左方角落處的舒玉智顫聲道︰「這怪物為何會發光呢？」

鐵頭撞在視野舷窗處巴斯基跌得最慘，這時才能撐起少許上半截身體，揉了揉刺激得差點睜不開來的眼睛，定一看，劇震道︰「我的天！這是用晶石造出來的飛行物體。」

四人同時頭皮發麻，手足冰冷。

終於知道出現於眼前水母般的龐然巨物是什麼了。

那就是黑獄人新建成的超級巨無霸太空艦「大帝號」，主體圓球由一塊晶石造成，垂下來像八爪魚軟臂般的東西，自然是能輸送毀滅性能量的可怕武器了。

這「大帝號」與黑獄人其他以人類飛船為藍本的太空艦均截然不同，顯示出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後，黑獄人終於產生出擁有自己面貌的超卓科技。

銀河四號自動系統操控著，朝大帝號疾掠過去，速度不斷減慢。

強烈的痛楚和昏眩的感覺逐漸消失，可是仍是渾體乏力，連要爬起來都力不從心。

姬慧芙困難地道︰「可以掉頭走嗎？」

方舟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踉蹌往駕駛台走去，尚差五六步時，又滾跌地上，重重地呻吟了一聲。

舒玉智勉強坐了起來，苦笑道︰「以我們現在的狀態，絕沒有可能催動晶石，控制飛船。我情願死掉，都不肯落到敵人手裡。」

其他三人均有同感，若要給人佔了自己的身體，不如死掉算了。

此時大帝號的圓球主體，擴大至塞滿整個前方的空間，像大地般無窮無盡地往上下四方延展開去，使人很難再把她當作一艘太空艦了。

晶石構成的船體，閃耀著不應屬於這宇宙、縹緲難測、充滿了由無數層次透出來的銀白異芒，有若來自另一世界的詭秘魔物。

渾體不見任何雕琢痕跡，又或艙門舷窗那類設備，光滑如鏡，以一個無比動人的弧度，形成了仿似天成的水晶球般艦身主體。

一個紅點在其上閃動著，艦隊朝那紅芒飛去。

那些比主體還要長的觸鬚，像一堆水蛇般在下方蠕動著，更使人看得毛骨悚然。

他們完全被眼前事實唬倒了，一時間渾忘了即將來臨的悲慘命運，四顆心直往下沉。

黑獄魔人終建成了他們威力最龐大晶體武器，人類所有戰爭機器加起來恐亦非其對手。

試想這麼一大球晶體可以蘊藏著多麼駭人的能量，不但可貫通正反空間，來去自如，本身已是最可怕的武器了。

更正確點說，大帝號再不應被看作是一艘超巨型的戰艦，而是一座能飛行的戰爭城市了。

當她到了聯邦時，就是人類末日開始的一刻。

就算他們四人處在最巔峰的狀態時，驟然來到這黑獄人的主力戰艦前，也等若送到餓獅面前的可憐肥羊，絕沒有生還的希望。

而他們再無力去改變眼前的狀況。

隨著距離的縮短，圓點不斷擴大著，接著渦旋下去，露出了直徑達數公里的巨大進口，在他們眼中，不啻惡獸在張開可吞噬任何獵物的巨口。

魂飛魄散下，整個艦隊逐一駛進了那進口內龐大的圓筒形空間裡，就像一群小鳥兒，回到了棲身的洞穴裡。

※※※

祝絲蒂立在月球基地的主席休息室內，透過玻璃帷幕牆，欣賞著基地外的夜景。

聯邦終於落到她的手上了。

由姬慧芙登上聯邦主席寶座那一天起，她便知道終有一日要和這女王作正面衝突，在姬慧芙的光芒下，她變成了一顆黯然失色的伴星。

她一直不同意姬慧芙那種寬仁放任的施政方式，只會助長各種地方勢力和宗教組織的力量。

不同的星系，有不同的天然環境，會發展出差異愈來愈大的文化，當這形勢發展至某一程度時，就會使整個聯邦瓦解分裂，變成內亂。

只有一個強大的軍政府的存在，再加以種種防患未然的措施，以鐵腕去推行，才能保持聯邦的存在。

黑獄軍團的出現，更加強了她的信念。

現在是她大展拳腳時刻了。

這時狄平上將走了進來，向她報告了各方面形勢，特別是有關天虎星系和素女星系外患、內憂。

祝絲蒂輕描淡寫道︰「素女星系暫可擱在一旁，你只須派出艦隊，在遠處監察著她的動靜，盡量截斷她所有對外的通訊便成了。」

狄平點頭道︰「我絕對同意主席的說法，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漂亮勝仗，來證明主席比姬慧芙更有資格當主席。請主席立即下令全軍動員，把黑獄人轟回老家去。」

祝絲蒂往前移去，靠進狄平的懷裡，低聲道︰「還沒有卡爾夫南的消息嗎？」

狄平臉色陰沉起來，低聲道︰「他可能已成功佔領了巴斯基的樂園星系，我們的偵察船看到他的艦隊進駐在那星系的內空。」

祝絲蒂立時色變。

※※※

大帝號的巨洞形入口處，灑下了一片柔和的藍芒，當前方四艘劍魚型飛艦駛進艙內時，藍芒透體而入，掃過整艘船艦內外各處。

巴斯基辛苦地往姬慧芙爬去，呻吟著道︰「主席，能否發射出反物質微型導彈，讓我們集體自殺！」

姬慧芙苦澀地道︰「我現在連抬手都有困難，那來力量施放導彈呢？」

巴斯基頹然滾倒地上。

藍芒掃在艦首處。

異變突起。

藍芒竟反彈開去，變成漫空芒點。

太空艙內的警報立時閃亮，派守在艙內的黑獄軍東掠西飛，戰機紛紛升上這巨艙的上空。

方舟等完全聽不到由外間傳來的任何聲音，只是透過正側舷窗，看著外面這場無聲的啞劇。

銀河四號夷然通過了藍光，來到廣闊若陸上太空基地的龐大空間裡。

十多條巨型機械臂由降落道旁旋開的甲板探了出來，前方的大吸盤暴射在艦身上，銀河四號一陣抖顫，停了下來，定在艙內的半空處。

方舟此時爬到姬慧芙旁，愕然問道︰「發生什麼事？」

姬慧芙苦笑道︰「我們忘了關上護罩哩！」

方舟以苦笑回報道︰「今天鄙人有少許不舒服，什麼都忘了。」

大難即臨，姬慧芙真情流露，額頭軟弱地挨靠在他寬肩上，以僅可微聞的聲音輕柔地道︰「我肌內有自殺裝，只要你按動密碼，就可把方圓一公里的任何物質炸成碎粉，我希望能死在你手裡。」

說著時，小腹忽地露出一組數字按鈕。

她聲音雖低，瞞不過舒玉智和巴斯基，知道可以痛快地死去，都精神大振，爬了過來。

這四個關係複雜難明的落難戰友，此際面對死亡的一刻，拋開了一切成見，擠作了親密的一團。

「轟！轟！轟！轟！」

船體傳來連續的劇震，舷窗外強芒爆閃，當視野回復清晰時，外面的黑獄戰士和船內的四人無不臉臉相覷，看著十多條機械臂化成了碎粉。

「砰！」

銀河四號失去了支撐，又沒有了動力，重重掉在升降道的中心處。

四人東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再次坐好。

這時都明白過來，黑獄人由機械臂傳來了強大的能量，意圖把銀河四號船體的護罩力場震碎，好破入飛艦內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舒玉智奇道︰「照理黑獄人應清楚護罩的能量度，怎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眾人同時升起希望，這時才有心情往外望去。

所有視野舷窗的設計，均有過濾反光的能力，只可由裡面往外看，若由外面望進來，則有如一幅不透明的金屬壁。

在這全由晶石構成的太空艙裡，首先吸引了他們注意力的就是外面數千個黑獄帝親兵團的戰士，他們的配備大異於以前所見的黑獄戰士，渾體藏在雪白色的金屬護罩內，面盔前方是片半透明玻璃質的密封罩子，最引人注目的是額際處嵌著了一方小型晶石，閃閃生輝。

武器均裝在四肢處，用途難明，怕只有在他們發動攻擊時才能分曉了。不過裝在左右肘的應是微型導彈的發射器，只是身上配備，便看得他們四人心驚膽顫了。

此時敵人團團把飛船圍著，幾個明顯是將領級的人物，正在停艦坪一座高台上，遙遙指點著銀河四號在說話。

方舟和巴斯基心中一動，同時爬了起來，跌跌撞撞的撲往主控制台處，察看顯示飛船狀態的儀表板。

一看護罩的能量讀數，同時失聲叫道︰「零！」

姬慧芙和舒玉智也搖搖晃晃的到了兩人身旁，無不看得大惑不解。

這趟慘了，剛才的能量交鋒下，飛艦的護罩已完蛋了。

一道強烈光束，不知由何處射來，把整艘飛艦籠罩在內。

方舟等不由心叫完了。

※※※

卡爾夫南由戰機走了下來，踏足在征服了的荒星地下基地上，翟斯飛和巴斯基的叛將勒汗迎了過來，恭候的數萬降兵全體肅立致敬。

卡爾夫南躊躇滿志地道︰「情況如何？」

翟斯飛傲然道︰「改造人死傷過半，其他的都隨摩亞溜掉了。我已派了四艘戰神飛船追擊他們，務要一個不留，把改造人連根悉數除掉。」

卡爾夫南欣然地拍了拍另一邊勒汗的肩膊，笑道︰「好！只要勒汗你全心全意為我辦事，保證你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不用再受改造人的氣。」

勒汗諂媚地道︰「多謝老闆提拔！」

另一邊的翟斯飛道︰「祝絲蒂已成功登上了聯邦主席的寶座，控制了議會，還實施軍法統治，把大權集中到手上去。」

卡爾夫南嘴角露出一絲陰險的笑意道︰「該是向她賀時候了。」

※※※

「轟！」

銀河四號由地上彈了起來，劇震下方舟四人又全倒在地上。

爆炸連串響起。

好一會後才平靜下來。

一架巨型的飛行坦克，由空中掉了下來，化作了一團烈燄，再變成一堆頑鐵。

方舟興奮地跳起來道︰「我明白了，剛才來自反空間能量，有部分輸進了飛船的護罩裡，由於飛船的能量，所以護罩的能量讀數才會變成零，我們有救了。」

巴斯基一把抓住方舟，叫道︰「這是我們唯一的逃生機會，只要我們能開走飛船便成了。黑獄人根本不知這裡發生了什麼事，絕不敢動粗的。」

方舟歡呼道︰「快到晶石去，只有從那裡我們才可得到力量。」

不知如何，三人均感不妥，一時又不能具體地說出什麼來。

方舟的體質確是大異於常人，比巴斯基這最強的改造人更要優越，興奮下回復了體力，箭般往大堂中心的晶石射去。

姬慧芙忽地醒覺，尖叫道︰「不要！」

「砰！」

方舟硬撞在晶石上，立時爆起一團強芒，把他整個拋得凌空倒飛，越過三人頭頂，直挺挺地摔在地上，再不動彈。

剛才是否極泰來，現在是樂極生悲了。

早先眾人之所以拋離晶石，正因與整個動力系統相連的晶石內貫滿反空間的能量，現在方舟想鑽入晶石內，等於和晶石內的能量硬拚一記，自然要吃大虧了。

三人不約而同往昏死地上的方舟撲過去。

※※※

祝絲蒂揮退了軍機秘書後，按動了通話器，通過反空間傳來的訊號數據，被電腦翻譯成音波，一絲不誤地變成了卡爾夫南的笑聲。

祝絲蒂冷靜地道︰「卡爾，你為何這麼開心呢？是否俘擄了愛神哩？」

卡爾夫南笑聲倏止，好一會才道︰「祝絲蒂！你心願得償，當上了聯邦主席，我自然要替你高興。」

祝絲蒂嬌笑道︰「多謝大老闆關心了，雷坡武現在到了素女星系，愛神當然也應在那裡了。現在副主席一位仍然懸空，若卡爾你肯立此一功，我便有藉口把你名正言順的委任為副主席了。」

卡爾夫南嘆了一口氣道︰「話雖是這麼說，但我怕給人誤會是私建兵團，殘忍好殺，那時不但當不成副主席，最怕你受不了壓力，派大軍來圍剿我，所以我還是退而求其次，弄個聯邦軍總司令來做做好了！」

祝絲蒂冷冷道︰「那狄平怎麼辦？」

卡爾夫南若無其事道︰「主席不是說有個副主席的空缺嗎？賞給狄平不就行了。」

祝絲蒂根得咬牙切齒，但聲音仍保持平靜道︰「這事讓我考慮一下吧！」

卡爾夫南聲音轉寒道︰「對不起！我已是迫不及待。現在給主席三個地球日的時間，若到時還得不到答案，我便把整件事抖出來，至多留在樂園星作我土皇帝，主席卻要應付整個聯邦的責難了。」

傳訊中斷。

祝絲蒂先是秀目凶光閃閃，旋又歎了一口氣，頹然挨到椅背處。

※※※

三人的手摸上方舟的身體時，均同時劇震。

銀河四號奇蹟地動了起來，升上太空艙的半空，緩緩掉頭。

全場的黑獄人均瞠目結舌，不知該如何應變，又不敢猛下辣手，因為裡面不但有許多自己的族人，還有兩個珍貴的軀殼。

奉撒拿旦之命來處理這無人能明白理解的「突變」的大將蚩由節立即下令道︰「關閉太空艙！」

姬慧芙三人仍在顫抖著，能量不斷由方舟處送進他們體內去。

巨型的太空艙門無聲無息地旋轉闔攏起來。

銀河四號仍在抖顫著，卻沒有移動半寸。

眾黑獄人鬆了一口氣時，他們至高無上的領袖撒拿旦柔和悅耳，似男非男、若女非女的聲音從容地在整個內艙空間響起道︰「我感覺到裡面再沒有我們的族人，立即攻擊！唉！我只是神遊了一會，你們便出了這麼大的岔子，真是沒用！」

※※※

以四艘主力艦級飛船為主的艦隊，大小共三百多艘飛船，隊形整齊地飛進素女星系的內空，朝著素女星的基地飛去。

這四艘與領袖號同級的主力艦級飛船，分別是大臣四號、五號、九號和十號，乃交通司德里妮、內務卿布芍玲、司法部首席大法官艾華達和情報局局長依莉茜亞的座駕飛艦。

他們的到來，立時使擁護姬慧芙的軍隊聲勢實力同時大增，再不似先前的薄弱，但亦進一步把聯邦推往內戰的邊緣。

素女星總督尤歷在基地上列陣迎迓，奏起軍樂，氣氛莊嚴。

四位內閣大臣紛紛下船，與尤歷握手問好，人人憂色重重。

到了尤歷的總督府內，五人進入會議廳。

尤歷先報告了雷坡武現在的任務和素女星的防禦情況，接著道︰「這趟全賴夫秀清院長的……嘿！她的靈魂到了愛神內，才使我們避過全軍盡沒的大禍，也知道了姬主席到了仰馬星去。現在我們的希望，就是主席能平安歸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依莉茜亞狠聲道︰「祝絲蒂枉顧大局，偏在聯邦水深火熱的當兒策動政變，我們絕不能任她勾結卡爾夫南，胡作妄為。」

首席大法官艾華達歎了一口氣道︰「她就是看準了這點，才如此全無顧忌。在這時刻，我們絕不宜發動內戰，予黑獄軍團有可乘之機。眼前最佳策略，莫如穩守素女星系，等待主席回來。」

交通司德里妮道︰「但我們也不宜過於被動，祝絲蒂雖委任了新的情報局長，但依莉仍有大批效忠於她的手下，只要能準確掌握祝絲蒂和卡爾夫南兩方的動靜，進攻退守的主動權，便可握在我們的手心裡了。」

清麗的內務卿布芍玲幽幽道︰「真不明白姬主席去樂園星打個轉，忽然間到了萬多光年的仰馬星去，唉！那是黑獄人的勢力範圍，讓人擔心死了。」

依莉茜亞道︰「是否愛神弄錯了，沒有幾年的時間，主席怎能到了那麼遠的地方去？」

尤歷苦笑著望往窗外陽光漫天的素女星美景，沉聲道︰「我們對這宇宙的理解能有多少呢？她若是和方舟在一起，做出什麼異事來我也不會太奇怪。」

眾人隨著他的眼光往外望去，心中都湧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

正常和怪異的差別也許是不存在的，分別只在於認識和不認識，知道或者是不知道。

## 第八章 連消代打

早蓄勢以待能量來自戰船本體的集束毀滅性光束，由太空艙內不同的發射口，千百道芒光齊往空中銀河四號激射而去。

「砰！」

爆起了團團芒光，閃耀全場。

強烈撞擊下產生氣流，把四周的黑獄戰士捲得東跌西倒，亂成一片，若非有戰甲護體，恐怕要死傷過半。

芒光消去，空中再沒有半點痕跡。

撒拿旦的聲音再響起道︰「真是有趣，竟能像我們大帝號般，純憑能量便移入反空間內去，有這種了得的對手，正可作我們征服宇宙的磨練。」

聲音轉寒道︰「立即準備進入反空間，我看他們能逃到哪裡去！」

眾戰士轟然應諾，十氣高昂。

在他們心中，撤拿旦不但是最高領袖，還是領導他們邁向勝利的戰神。

※※※

銀河四號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在反空間內飛行著，目的地是仰馬星系的黑獄第四軍的外空基地。這是人類第一艘直接利用反空間能量飛行的太空艦。

趁著能量未耗盡前，他們將利用無敵的動力和護罩摧毀黑獄人在仰馬星系內所有的飛船和設施。方舟等四人各佔著一個崗位。

方舟負責駕駛，巴斯基的任務仍是操縱武器，舒玉智監聽通訊和情報分析，姬慧芙則負起調節整艘飛艦的其他設備，以配合這最重要的三方面運作。

他們的思感能，使他們每個人都可應付原本需大批人員才能完成的工作。

死裡逃生，本屬喜事，可是當他們想到同來的辛茜婭等均死於非命，又賠上了狄麗，都快樂不起來。

共患難了這麼一段日子後，連巴斯基這麼冷酷無情的人，也對戰友生出了微妙的感情。更令眾人無精打采的是親眼目睹了黑獄軍團的真正實力。

除非人類再有重大突破，否則滅亡只是早晚間的事。

坐在大堂最後方的姬慧芙忽地歡呼道︰「我找到姍娜麗娃和沙瑩，她們囚在艦腹內，失去了知覺。唉！要待離開反空間才能把她們喚醒過來的。」

巴斯基最寵沙瑩，欣然道︰「她們怎都想不到會是由我們去把她喚醒過來的。」

方舟認真地道︰「我一定要把她們餵個飽。」

艙內忽然又充滿了生機和朝氣。

舒玉智道︰「方舟！你有沒有把握準確地出現在外空基地室內升降坪裡？黑獄人大部分戰艦現在均泊在那裡，沒有保護的力場。假若由外面進攻，我們怕無法攻破這超級戰堡。」

方舟道︰「換了以前，我實在沒有把握，但現在晶石內充滿反空間的奇異能量，使這艘船靈活百倍，便只是小事一件罷了！」

姬慧芙心中一動道︰「假如我們能節制地提取反空間的能量，說不定可以和大帝號一決雌雄呢。」

巴斯基猶有餘悸道︰「妳還敢再試嗎？」

舒玉智道︰「問題是晶石能夠不夠空間去容納這種可怕的壓縮能量，若我們能到銀心去採取適合的晶石，說不定真可造成一艘可與大帝號抗衡的戰艦。」

其他三人齊感心動，思索著這誘人的可能性。

雖然到銀心的旅程本身便是令人難知吉凶，如何採取晶石也是讓人頭痛的一件事，但總是個希望，強過束手等死。

方舟忽道︰「準備！」

飛艦劇顫起來，動力反應爐內生出強大的反動力。

銀河四號倏地煞止。

下一刻，他們已到了黑獄人仰馬星系外空基地的升降坪的上空處，下方密密麻麻泊滿了飛艦戰機，還有許多工作和守衛著的黑獄戰士。

※※※

祝絲蒂坐在領袖二號頂部的辦公大堂的辦公處，向狄平說出了卡爾夫南恐嚇的話。

狄平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他之所以全力支持祝絲蒂，一方面固是受她媚惑，更重要是他知道姬慧芙想以雷坡武取代他，才不惜誓死反抗。

現在成功了，反要他拱手讓出軍方最高的位置，他怎會甘心。

忽然間，天虎星系的安危對他再不重要了，最緊要是如何保持手內的權力。

狄平沉聲道︰「妳打算怎樣應付他的要求呢？他若成了聯邦軍的總司令，妳更難控制他了。」

祝絲蒂眼中掠過凶光，沉聲道︰「我要把他殺了！」

狄平聽得精大振，道︰「這事可交由我負責。」

祝絲蒂歎道︰「我也很想趁他在樂園星陣腳未穩時，全力打擊他。但天虎星系的事又派誰去料理呢？黑獄人的威脅，比卡爾夫南可怕多了。」

狄平皺眉道︰「那該怎麼辦呢？」

祝絲蒂狠聲道︰「我想佯作答應他的要求，把他引往天虎星系去，到時由我們兩人親自督師，他只能變成副手，只要找個機會，便可借黑獄人的手把他除掉，一了百了。」

狄平一震道︰「這人無比奸狡，說不定我們反給他害了。」

祝絲蒂笑道︰「放心吧！他必然會用他的黑巫術來對付我，待他以為已把我控制後，失去了防範之心，我們便不愁他不落進陷阱去了。」

狄平聽得一陣心寒，不由對祝絲蒂生出畏懼之心，說到玩弄陰謀手段，他實遠非這女人的對手。

※※※

在這人類於其他星系殖民的「超星系」時代裡，除非在極端的情況下，否則偷襲根本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原因有兩個。

首先就是全天候的自動反攻擊系統，會對任何偵察儀掃瞄出來的不明物體加以無情的痛擊。

其次就是所有太空艦和軍事基地，均由智能系統永不鬆懈地負上防衛之責，她們的記憶庫內給輸入了以億計可能的緊急情況，而針對每一種情況都有一套完善的應付方法。由於她們的反應是以電子的速度進行，所以即使像銀河四號般突然由反空間彈了出來，她們也會立即生出反應。

可是黑獄人的文明雖建基於人類，但卻有著基本的分異。

智能系統的作用，只在於低層次的一般操作，他們的進攻或防禦，可說是一種精神和晶石結合而產生的「思感能」系統。這使他們在對敵時靈活多變，飄忽莫測，沒有了人工智能那種刻板的機械性，但卻有了「人性」的弱點。

忽然間銀河四號出現眼前，那是他們自己的飛船，一時間竟糊塗起來，沒有即時發動攻擊。

事實上有關銀河四號的變異，大帝號已通過反空間的傳訊，警告了他們。只是銀河四號藉著新增的反空間動能，飛得比訊息更快，趕在仰馬星的黑獄人接得消息前，已驟然而至，進行沒有黑獄人能夢想得到偷襲。

坐在武器台上巴斯基狂笑聲中，思感潛入了武器系統去，剎那間同時釋放出了數百枚威力驚人的導彈，各自有本身的目標，由太空艦各大小發射台呼嘯而出。

一時巨大的主太空艙內，都是可撕裂耳鼓的尖銳破碎聲。

方舟則控制著晶石的反空間能量，由船首最大的集束光發射器，釋放出一道無可抗禦的集束能量，朝基地核心的能源反應爐刺去。那是太陽能凝聚和加強的能源中心。

由於護罩力場，會損耗巨大的能量，所以在一般非戰爭的情況下，太空艦和基地的護罩均處在低水平的狀態。

若是正面交鋒，就算銀河四號擁有反空間那種壓縮性的可怕能量，亦難以奈何這類壁堅力厚的太空基地護罩，但現在的情況當然是另一回事了。

中彈的敵船首先像玩具般彈了起來，爆炸成一團團的芒燄，強大的毀滅性氣流，像風暴般把升降坪內的黑獄人落葉般捲掃著，太空艙的四壁則似遇熱的冰雪般溶解下來，一時間完全失去了反擊的能力。

銀河四號只在空中凝定了半秒許的時間，便忽地加速，由對著艦首的出口疾射而去。

「轟！」

銀河四號憑著強大的力場護罩，撞碎了出口的無形能量門，帶著一片光雨，逸往外面的星空去。

壯麗的仰馬星系，出現在艦腹之下。此時那釋放出來的集束能量，已像無堅不摧的利箭般，穿透了基地內部的重重夾層，刺入了龐大的能源反應爐內。

太空像忽然停頓了般，然後是驚天動地的行星級大爆炸。

整個太空基地先來一個從核心而起的巨爆，接著引發了其他以千計的連串爆炸。

基地在銀河四號的後方變成一團以光速擴展往上下四方的光燄團，帶著高熱能光線像風暴般刺在遠逸的銀河四號艦護罩上。

整艘飛艦以每秒數百計的顫盪狂抖著。

方舟等苦忍著那種波及每寸神經的痛苦，朝另一個黑獄人的太空基地飛去。

黑獄軍第四師在仰馬星共設有八個外空基地，但只有剛才粉身碎骨的基地是真正實力所在，其他七個基地雖有攻防力量，但卻只是比銀河級飛艦略為大些的太空堡壘，主要用於偵察和一般防務，由少數戰機駐防。

毀滅了第四軍的主力，憑著銀河四號的反空間能量，這些小型太空基地根本不堪一擊。

速戰速決。其中一個基地出現眼前，方舟向殺得性起的巴斯基招呼一聲，領頭發射出一束反空間光能，飛艦全速向這比起來小得可憐的外空基地俯衝而去。

※※※

領袖一號在離開仰馬星系外四億公里的太空由反空間彈了出來，在愛神的設計控制下，大大提高了動力反應爐在反空間旅航的速度，使他們能及時趕到。

雷坡武、白樹、醫官基利斯和千多名戰士由宇眠箱走了出來，各自反回自己指定的崗位。

雷坡武和白樹兩人回到大堂統控全艦的指揮台時，才發覺領袖一號正不斷增速，毫無避人耳目的意思地筆直朝仰馬星系飛去。

兩人正嚇得魂飛魄散，愛神柔和的聲音在他們耳旁響起道：「仰馬星系傳來強烈的震波，經我分析後，證實了星系處正進行著激烈的戰鬥，所以我提議立即趕去，請兩位作出決定。」

雷坡武和白樹兩人愕然以對。好一會後，雷坡武才毅然道：「就這麼決定吧！」

同時發下命令，全艦進入戰爭狀態。

※※※

舒玉智興奮地看著四架黑獄戰機被擊成碎粉後，向三人歡叫道：「我找到了仰馬星被黑獄人俘擄了的戰船，全部被放在最外圍的紅火行星上。只要我們把這些民用太空船運回仰馬星，便可立即把所有人撤返聯邦了。」

三人都聽得眉頭大皺，憑他們的人力、物力，沒有一段長時間，怎也難以把足夠的飛船送往仰馬星去。假如大帝號啣尾趕來此地，那他們就糟透了。

姬慧芙跳起來道：「我先去把姍娜麗娃和沙瑩喚醒，多兩個幫手總是好的！」

「轟！」

再多一個基地在後方炸成了碎粉。

※※※

領袖一號全艦上下諸人，均目瞪口呆地看著仰馬星系不斷爆起的烈芒，不明白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愛神的聲音響徹艦內，聲音注進了少許平時所沒有的情緒，顯示即使電子系梳也會因能量的波盪，表達出機械性的感情。

只聽她道：「找到了姬主席了，她正駕著一艘奪來的黑獄人超級巨艦，與敵人激烈作戰。」

全場立時歡聲雷動，熱淚盈眶。

事前沒有人想過可以這麼快找到姬慧芙，又是在這種情況下找到她。

白樹失去了平時的冷靜，振臂道：「還不趕快與主席建立聯繫，聽她的指示。」

愛神回復了那冷然自若的聲音道：「姬主席的飛船被一種不知名的奇異能量籠罩著，沒法建立通訊。但不用擔心，她已知道我們的來臨了。」

話猶未已，姬慧芙熟悉甜美的聲音在傳訊器響起道：「天啊！竟是你們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堂內再爆起哄然歡呼。

雷坡武被興奮的淚水填滿眼睛，對著通訊器大喝道：「沒解釋的時間了，主席請下達命令，讓我們加入戰鬥中！」

姬慧芙笑道：「戰爭沒你們的份兒了，但你們卻來得及時。黑獄人最可怕的帝君親兵團正趕來此地，你須立即以最快捷的方法撤走仰馬星上所有聯邦公民。」

接著說了細節。

雷坡武尚未聽完，愛神已操控著領袖一號，改變航道，朝紅火行星飛去。

雷坡武等絕不擔心撤僑的任務，每個殖民星的聯邦公民，均曾受過緊急撤走的訓練，一個二百多萬人的星球，在足夠的飛船運載下，只須幾個地球時便可全體離去。

領袖一號其中一個太空艙立時飛出近百架戰機，往仰馬星飛去，好早一步通知和集中殖民星上的住民，作好撤走的準備。

※※※

這時銀河四號內的方舟，正擁著喜極而泣的姍娜麗娃，撫慰著她。

沙瑩不愧是堅強的改造人，加入巴斯基，對另一個太空基地發動壓倒性的攻擊。

舒玉智帶點驚惶的聲音響起道：「我們要趕快點了，我探測到反空間內大帝號的正確方位，只須七個地球時便可抵達這裏。幸好黑獄人終超越不了物理的局限，速度比我們慢多了。」

※※※

仰馬星上滿佈民用飛船，載著感動得淚盈於睫的仰馬星殖民，準備撤退。

領袖一號上十二個太空艙的二百多架飛行戰車全開了出來，一點不漏地利用種種精密的儀器，把星球上躲藏在地底、洞穴或森林內的人喚出來，好立即加入撤退的行列裡。

銀河四號和領袖一號並肩懸在天空上，監察著遠近的動靜，好防備在遠方巡邏的黑獄飛艦突然回來。

姬慧芙這時和方舟、姍娜麗娃三人，在歡聲雷動裡光榮地反回領袖一號內。

雷坡武和白樹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姬慧芙介紹道：「這就是方舟了，若沒有他，我早死了許多次！」

所有人都用神地打量著這火鳥星人，只見他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掛著毫不在乎的瀟灑笑意。

白樹懷疑地道：「在你們船上的真是墮落大亨巴斯基嗎？」

姬慧芙欣然點頭，道：「這事說來話長，秀清呢？是否她派你們來的，我早知有她才有辦法找到我。」

看到雷坡武和白樹表情古怪，大奇道：「究竟是什麼事？」

方舟這時正大感有趣地向四周幾位特別美麗、並正對他投以好奇目光的女戰士擠眉弄眼，愛神的平靜聲音響起道：「慧芙！我們終於見面了！」

以姬慧芙的清冷自若，仍禁不住劇震失聲道：「秀清！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 第九章 兵分兩路

銀河四號上巴斯基和沙瑩透過視野舷窗，看著仰馬星撤僑的壯觀場面。

那是個令人感動的情景。

自成了改造人後，巴斯基從沒試過和非改造人這樣接近，那並非指互相間的距離，而是一種感受。

他可以感覺這些逃出生天的人那沸騰澎湃著的希望，甚至於在某一度上分享著。這是從未曾有過的感覺。

那比起征服和使人屈服在恐懼裡，更使他感到滿足。

舒玉智的聲音傳來道︰「大亨！請看看這東西？」

舷窗上現出一個影像的電子小視窗，在漆黑中，一條弧型的白線正不斷往視窗的邊緣伸延著。

巴斯基和沙瑩道︰「那是什麼東西？」

舒玉智歎道︰「我們錯失了一個可進一步識破黑獄人魔法的良機了。這是掃瞄波在三億里外的正空間偵察到的物體，若我沒有猜錯，應就是那個降神器。」

巴斯基一震道︰「那樣的大爆炸都毀不了她嗎？」

舒玉智婉惜地道︰「應是這樣了！大爆炸把她彈離現場，這已是掃瞄範圍的極限，當它越出了窗外時，我們將永遠失去她的蹤跡。」

巴斯基呆看著降神器消失在視窗的邊緣處，只留下了一道斜過視窗的彎曲軌跡，道︰「她理應直線行走，為何竟會循著這麼奇怪的弧度呢？」

舒玉智歎道︰「但願我能知道。」

※※※

姬慧芙接上了把經相愛貫通的感觸頭罩，進入了愛神那虛擬的世界裡。

夫秀清像往日般盈盈俏立眼前，臉上掛著欣然的笑意。

姬慧芙輕挽著她，在這由電子構成的奇異空間內漫步著，輕歎道︰「這是個很難令人接受的事實，人和智能系統結合，一直是科技發展的主要路向之一。但那始終是一種輔助和加強的形式，像秀清妳現在這情況，在已知的人類史裡，應是破題兒的第一次。」

夫秀清微笑道︰「什麼事都應有人去試試看的，現在我不是完好無恙嗎？還擁有以前夢想不及的能力和可能的發展，比以前更有效地做妳最忠誠的戰友，捍衛聯邦，探察宇宙的秘密。」

姬慧芙幽幽道︰「妳寂寞嗎？」

夫秀清把她挽緊了一點，淡淡道︰「人類的種種煩惱，均來自肉身羈絆，神經是一切痛苦來源。現在我只是換了軀體，以另類方式存在著。在這裡，是另一種的真實，就如現在我們間這人類式的接觸和交談，那和外面的世界不是一樣嗎？」

頓了頓續道︰「宇宙由打開始便生滅變化著，生命的出現，正是要嘗試各種不同的可能性，不斷的變化和成長。智能系統的發明，代表著人類透過機械文明，擴展智能的努力，正是一種進化。而人與機器的合作，最終極必是人與機器的完美結合。我一直朝這方向努力著，現在願望實現了，妳不為我高興嗎？」

姬慧芙點點頭道︰「我明白妳的話，不過仍感到有點難以接受，妳還有人類的想法和感情嗎？例如妳是否仍感覺到我們間的深厚交情呢？」

夫秀清柔聲道︰「我正朝這方向努力著，什麼都可以通過機械性的模擬變成真實，人類的身體亦不外是一種機械性的運作，只是比任何已發明的機械都要精密和複雜多了。我也可以通過種種電子相化學的變異，享受著人類的情緒，不同的是我可以自由試驗和選擇，找尋更理想的形式罷了。」

接著道︰「好了！仰馬星的撤僑行動完成了，正等待妳發出離開的命令，下趟再談好嗎？我親愛的好朋友。」

姬慧芙點頭答應。

下一刻她回到了領袖一號的辦公堂裡。

※※※

在樂園星的居民歡迎中，卡爾夫南在翟斯飛和勒汗陪同下，到了樂園二號星墮落城的軍事基地處。

卡爾夫南意氣昂揚地步進巴斯基的「皇宮」內，宏偉的殿堂，使他更深刻地享受著成功的感覺。他終於擁有了自己的王國。

旁邊的翟斯飛道︰「老闆是否準備立即啟程到天虎星系去，好接掌狄平的軍權呢？」

卡爾夫南不答反問道︰「人性實驗室處有什麼新發展？」

另一邊的勒汗道︰「專家小組正展開破入智能系統的工作，由於那是非常先進的設備，重重深鎖，一不小心，就會觸動她的防禦系統，恐怕還須一段頗長的時間。」

卡爾夫南道︰「這裡就交給你處理，我會把西天星系的人力和設施轉移到這裡來。由今天開始，樂園星系就是我卡爾夫南的大本營了。」

勒汗壓下心中的狂喜，恭順地道︰「老闆放心，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卡爾夫南這時穿過長廊，步入巴斯基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裡，在正中辦公桌後以君臨天下的姿勢坐了下來，一雙腳擱到桌面，取出煙斗，悠閒地吞雲吐霧，對著恭立身前的兩名大將道︰「祝絲蒂絕非易與的人，尤其她現在成了主席，這次的屈服，可能只是調虎離山之計，待我艦隊去後，便派人來攻打這裡，斷絕我的後路，你們兩人有什麼應付的方法？」

勒汗道︰「老闆放心，樂園星系的防守嚴密無比，只要聯邦軍勢不能傾全力來攻，我有絕對信心可以應付。」

翟斯飛同意道︰「屬下巡視過星系的所有設施，都是巴斯基針對聯邦軍而設計的，對付他們特別有效。只要我們留下兩艘戰神戰鬥艦，在防守上應是無懈可擊的了。」

卡爾夫南嘴角逸出陰險的笑意，點了點頭，心卻飛到天虎星系去。

只要他擊退了黑獄人，聲威大振下，哪還怕祝絲蒂不乖乖服從他的命令。

這個機會，他已苦候了數千年哩！

※※※

在領袖一號和銀河四號的護航下，一萬多艘有低度攻防能力、各式各樣的民用飛船，組成龐大的船隊，離開仰馬星系，朝「家鄉」進發。

這些飛船性能參差，遠及不上軍用飛艦，幸好均能達到聯邦飛船的最低標準，可勝任反空間的航行。

目的地將是素女星系，那將須二萬個以上的反空間飛行小時。

姬慧芙、方舟、姍娜麗娃偕同雷坡武和白樹，由領袖一號到了銀河四號，介紹了雷、白兩人予巴斯基等認識後，在大堂一角的沙發坐好，舒玉智道︰「我們的戰果，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理想。我剛才往暗瞧星系探索時，發覺那裡結集著黑獄人的龐大艦隊，數目達二百艘之多，其中一艘比銀河四號還要大上一佶，應該是封神的座駕艦了。這小子命真大，竟是到了那裡去。」

方舟一震道︰「不好！他們定是要去降服那藏在地核內生物了！」

巴斯基道︰「怕非那麼容易吧！」

姬慧芙想起大帝號，呼出一口涼氣道︰「說不定他們有能力辦到，那我們就更不是對手了。」

再歎了一口氣道︰「最壞打算，就是把人類撤離銀河系，到更遙遠的星系設立新的家園。」

舒玉智點頭道︰「這或者是唯一的辦法，否則若讓大帝號到了聯邦，那時想逃走都辦不到了。」

雷坡武和白樹對望一眼，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竟到了如斯地步。

白樹對巴斯基仍有懷疑，試探道︰「卡爾夫南已奪了大亨對樂園星系的控制權，大亨有什麼打算？」

巴斯基兩撇大鬍往上翹起，雙目凶光閃露，旋又頹然歎了一口氣道︰「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我再無暇和他計較了。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是有多麼遠便逃多麼遠，另一條路就是想出對抗大帝號的方法，否則就只有束手等死。」

雷坡武、白樹、姍娜麗娃和沙瑩這四個未曾見過大帝號的人，都愕然相對，想不到以巴斯基這麼強悍自負的人，會說出這般洩氣的話來，由此可知大帝號是多麼可怕。

姬慧芙道︰「這艘船還剩下多少反空間的能量呢？」

正深思著的方舟道︰「我們根本沒有量度的本領，但明顯護罩的力場已損耗了至少十分之一，若正面交鋒恐怕挨不了多久，至糟的就是不知能量何時用盡。」

舒玉智淡淡道︰「只要足夠我們往返銀心之用就可以了。」

各人同時一震，朝她望去。

舒玉智若無其事道︰「這或者是唯一扭轉敗局的方法。只有銀河四號才能以百倍正常反空間的速度，載我們到銀心去，探索晶石和黑獄人的秘密。假若仍找不到對付大帝號的方法，便只好死了那條心，立即撤出銀河系。但若還有一線希望，我們仍不該輕易放棄。」

方舟精神大振道︰「好！讓我陪妳去。」

巴斯基笑道︰「你想脫身都不成，沒有了你，誰可那樣的操控飛船。」

姬慧芙毅然道︰「好吧！讓我們兵分兩路。大亨、舒院長和方舟到銀心去，作最後的努力，我們則趕返聯邦，嚴懲叛逆，並作好撤退的準備。」

姍娜麗娃低聲道︰「請主席批准我加入到銀心去的任務。」

姬慧芙堅決地道︰「妳和沙瑩都不可以去。現在聯邦內除了我們四人外，誰都沒有資格去，晶石可能是這銀河系裡最神秘難測的東西了。」

姍娜麗娃和沙瑩都露出失望神色，但也知道姬慧芙是出於好意。現在只有他們四人才擁有晶石分子結構的奇異體質，可吸取反空間的能量，其他人都不成。

姬慧芙道︰「銀河四號武器庫內所有導彈和集束武器均已用盡，幸好晶石內的反空間能量暫時仍是用之不竭，只要不是碰上大帝號，自保應該沒有問題。」

舒玉智柔聲道︰「主席可將銀河四號上所有關於航行和武器動力各方面的資料都輸送到愛神去，再由夫院長設計出應付的方法，那時除了大帝號，對其他黑獄飛艦都不用害怕了。」

姬慧芙笑道︰「我早有此意，那只須很短的時間，三位就可以起程到銀心去。姬慧芙在此代表聯邦所有公民，向三位表示感激和最高的敬意。」

各人的眼光都不自覺地移到外面深黑無盡的星空去。

銀河像一條流溢過的牛奶帶乾涸後的痕跡，又若人間的靈魂通往天堂的大道。

神秘的宇宙像一個永遠沒有希望破解的謎般展現在他們的眼前。

她有邊界嗎？

邊界以外會是什麼？

銀河系核心處又藏著什麼樣的奇異事物呢？

※※※

由聯邦第二和第三集團軍組成的龐大遠征艦隊，由反空間彈了出來，朝二億公里外的天虎星系開去。

這支遠航艦隊包括有領袖二號和大臣一號在內的四艘主力艦級太空艦、八艘航母艦級戰鬥艦、五百艘巡洋艦級戰鬥艦和藏於這些艦內以千計的飛行戰車與各類型的戰機。

她們佈成整齊的隊形，由兩艘主力艦及八艘航母艦護著居於核心處的領袖二號和大臣一號。

五百艘巡洋艦則分成了十二組，在上下八方護航著，顯示出良訓和戰術。

他們已和駐防天虎星系第七集團軍總指揮拿不列大將取得了聯繫，領航的戰機正由天虎星系的基地飛來與他們會合。

在領袖二號的會議室內，祝絲蒂與剛從宇眠箱甦醒過來的一眾大將舉行戰略會議。在會議桌的兩端，分別坐著祝絲蒂和狄平兩人。

其他將領，包括了祝絲蒂第二集團軍的兩位副指揮查迪和艾芙，另外三位將領，是狄平的心腹手下副司令青星大將、戰略長衛務和寧鳳霞少將。

這批人組成了發動這次政變的主要班底。

會議室一邊是可看到星空的落地強化玻璃，另一邊則是可顯示任何圖像數據的巨型電子視窗，這時正呈現著一幅以天虎星系為中心，範圍達五十光年的詳細星圖，附近的十多個大小星系均包括在內。

在天虎星系左上方的一個星系這時亮了起來，不斷爍動著。

祝絲蒂道︰「這是離天虎星系七光年的天獅星系，所有進入這星系一光年範圍內的偵察機，都是一去不回頭。所以我們可暫時假設黑獄軍團的侵略基地，應是設在這星系內。」

寧鳳霞少將發言道︰「黑獄軍團為何不像上次在仰馬星之役般發動突襲呢？徒然給我們爭取有利的機會。」

狄平冷笑道︰「仰馬星的失陷，姬慧芙須負上全責。在仰馬星之役前，我曾多次提議增加軍費，擴充軍備，好加強外圍星系的防禦力，但都給她斷然拒絕。假若像這趟天虎星系般準備充足，敵人怎敢輕舉妄動。」

祝絲蒂的直屬手下，第二集團軍的左指揮艾芙有點不屑地瞥了狄平一眼，冷靜地道︰「黑獄軍壓境而來前，應是做足了情報搜集的功夫，才敢在我們眼皮子底下建立前線基地。」

頓了頓續道︰「他們到現在還沒發動侵略，原因或者有兩個，一是陣腳末穩，仍要其他的後援，另一個原因就非常可怕了……」

副司令青星大將插嘴道︰「艾指揮是否想說，黑獄鬼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內，故意任得我們集結軍力，好一舉擊破，收一勞永逸之效。」

此語一出，與會諸人，無不色變。

祝絲蒂柔和的聲音響起道︰「若敵人如此託大，實是我們之福。或者是因仰馬星之役的勝利得來太容易了，使他們沖昏了頭腦。」

見到眾人都露出同意的色後，才續道︰「比之上趟仰馬星之役，我們多了很多有利的形勢。首先在距離上，天虎比仰馬離家鄉星系近了萬光年，使我們有能力打一場持久的戰爭，若能截斷黑獄人的補給，那就更理想了。」

狄平訝道︰「主席準備採取守勢嗎？」

祝絲蒂露出一個莫測高深的笑意，淡淡道︰「一天沒弄清楚天獅星系的虛實，我們也不應發動主攻，更何況現在天虎星系的所有軍事設施，均以防守為主，貿然出擊，只是以己之短，對敵人之長，殊為不智。」

她頭號心腹查迪道︰「當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抵達後，應怎樣和他配合呢？」

他雖說得非常委婉，但各人均明白他的意思，是指怎樣去利用這聯邦的超級大財主。

狄平眼中閃過凶光。

祝絲蒂從容道︰「他對手中幾艘超級巨艦非常自負，便讓他為自己的信心吃點苦頭好了。」

轉向狄平道︰「到達天虎星系後，我要立即把所有僑民撤走，只留下軍方的人員。卡爾任命為總司令一事，只限於我們這三個軍團的將領知道，不得傳出天虎星系以外的地方，否則必惹來各方面的反對，也使別人更懷疑我和他的關係了。」

眾人點頭答應。

祝絲蒂心中冷笑，誰想威脅我，最後都將不得好死。

卡爾夫南只是她的踏腳石，但現在這有用的石已變成必須剷除的障礙物了。

## 第十章 進攻大計

銀河四號在反空間內以比普通聯邦飛船百倍以上的高速飛行著，每個地球時，都將令他們掠過相等於正空間內一百光年的驚人距離。

憑著艦上的星圖，方舟設立了在離銀心處二千光年的第一個出口座標，那已進入了恆星密集的核球中。

到看清楚這人類從未到過的神秘星域後，才再決定進一步的行止。

巴斯基和舒玉智均到了艦腹休息，方舟則剛睡醒了，坐到了一角的沙發，呆看著側舷窗外層出不窮的美景。

在反空間證實前，誰能想到在身處的空間外，會有著這麼另一個平行的宇宙存在著。

自古以來，人們便對一切超自然的現象興趣盎然。

自心靈力量、超人視力、預知未來、心靈傳感、神遊、轉世輪迴、幽靈顯怪、以至乎神的存在，都作出種種理論和揣測。

而事實上，宇宙的怪異處，比任何人類能想像得到的都要奇怪難明。

有人採取了視若無睹的態度，亦有人窮畢生精力加以鑽研。但無論如何，只有當人類衝出了太陽系外，才有機會面對面的去探索宇宙的謎團。

舒玉智柔美的聲音在身後響起道︰「方舟！你在想什麼呢？」

看著這智深若海的美女在身旁坐下後，方舟笑道︰「不過是胡思亂想吧！嘿！是否我敏感呢？舒院長這些天來整個人的氣都改變了，充滿了生機，令我特別愛看妳。」

舒玉智凝視著舷窗外的景色，淡淡道︰「我再不是院長了！噢！你幹什麼？」

方舟愛不釋手地撫著她的禿頭，讚歎道︰「舒院長不但頭形生得美，發出的磁場更是令我感動。」

舒玉智出奇地任他愛撫著禿頭，只是微嗔道︰「從未有人對我這樣無禮的，快停手！」

方舟的手由她的禿頭滑了下去，摸了她的臉蛋，才依依不捨地縮手道︰「在這方面妳倒沒變。」

舒玉智甜甜一笑道︰「不！只不過變得仍未達到你的要求吧！」

方舟大喜，湊過去就要吻她。

舒玉智把他的臉推回原處，笑著道︰「你看得沒錯，這幾天來我真的是生機勃勃，再不像以前般感到了無生趣。特別是對反空間的進一步認識，大帝號的出現，無不使人感到生命仍是充滿了挑戰性。」

方舟回復深思的表情，默言無語。

舒玉智靠了過來，像母親般愛憐地摟著他肩頭，柔聲道︰「孩子！你在想什麼呢？」

方舟舒服而又眷戀地把身體靠入她懷裡，後腦枕在她肩頭處，歎息道︰「我在馳想著宇宙的美妙，處處都是我們夢想不到和振奮人心的世界與奇異的生命體，像火鳥星上的溶池，就像母親般保護和照顧著我的成長，現在躺在妳的懷中，不由使我想起了她。」

舒玉智問了關於溶池的事後，同意道︰「你說得對，生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這廣漠無限的宇宙內，大家不但相安無事，還可互相扶持，像暗瞧星系那藏在地核的大火球，自得其樂地存在著。站在生命的角度來說，黑獄人這種充滿侵略性的生物，實是最大的禍害。不過我們人類正好應該反省和自我檢討，免致重蹈黑獄人的覆轍。」

這時巴斯基來到大堂，在兩人的對面坐下，目不轉睛地打量了他們親熱的神態後，笑道︰「小姐！我真的有點妒忌方舟哩！」

舒玉智張開了另一條玉臂，愛憐地道︰「到我這裡來好嗎？」

巴斯基欣然道︰「只要小姐有這意思就足夠了。剛才我苦思著一個問題，照理我們已脫胎換骨，擁有了晶石能同時存在於兩個空間內的力量，為何不能作肉身的反空間活動，又或自由汲取那邊的能量呢？」

舒玉智溫柔地解釋道︰「這全是能量凝聚度的問題，像那降神器和大帝號，前者因有比晶石更奇異的結構，後者則因體積的容量，均可以貫通兩個空間的能量，而不是像普通晶石般只是一種交換和互補，始終保留在某一能量度上。至於我們因受原本的分子結構限制，只能與晶石能量結合，變化了體質，而非徹頭徹尾的改造，才有這種不足的感覺。」

伸手把玩著方舟的頭髮，輕問道︰「我有說錯嗎？方舟！」

方舟舒服得閉上眼睛，半呻吟著道︰「絕對正確，但我們吸取了反空間的能量後，情況便大幅改善了，可以像晶石般，消耗了的能量藉著交換而得到了補充，生生不息，希望再不會有衰竭情況出現就好了。這只是種感覺，沒有辦法去證明。」

三人都默然下來，馳想著這美妙可能性。

※※※

在萬眾期待下，領袖一號在素女星系的內空處彈了回來，基地上立時歡聲雷動。

對聯邦來說，這絕對是反空間航行的重大突破。

過往無論進入或彈出反空間，均須遠離星系，在虛空裡進行。

星體的引力，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經過了二十多天的反空間旅程後，領袖一號比其他撤僑船早了一年抵達目的地。

在這分秒必爭的時刻，這種高速反空間飛行，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而能直航至星系的內空，也可避開叛黨設在附近幾個星系的偵察站。

領袖一號神氣地降落在基地上，尤歷、布芍玲、艾華達、依莉茜亞等早迫不及待，一擁而上，把神采飛揚的姬慧芙接下船來。

姬慧芙先向全場數十萬歡迎她的戰士和聯邦公民，說了一番激勵人心的話後，立即和各手下及大臣進行會議。

在基地的指揮大樓裡，她先聽取了有關最新情況的發展，才從容道︰「現在我們面對著的，是內憂、外患兩方面的問題，但說到底，仍是要倚賴我們手上的實力。」

俏目一掃後，續道︰「仰馬星之戰後，整個聯邦都投進了軍事科技的研究和生產裡，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但欲速則不達，始終未能有實質上的突破。但現在我卻可以肯定地告訴各位，我們已到了這重要的時刻了。」

人人屏息靜氣，聽著他們美麗女領袖振奮人心的談話。

姬慧芙接著道︰「其中的關鍵繫乎兩個人身上，第一個就是來自火鳥星的方舟，他不但使我們把握到黑獄人的秘密，還令我們對反空間有進一步的認識，再不像以前般如瞎子摸象，不明真相了。還有就是可敬的院長夫秀清，與智能系統結合後，她的能力萬倍地增強，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旅程中，已成功把所有得來的新資料，設計出全新的飛船、武器和戰略，除了對敵人的皇牌戰艦大帝號還沒有克制之法外，應付起其他黑獄飛艦將再不像以前般一籌莫展了。」

布芍玲道︰「可是要建成新的飛船，不是一蹴可成的事啊？」

雷坡武接嘴道︰「內務卿說得對，所以我們將集中全力在戰艦的改裝上，特別在速度、動力系統、護罩和武器方面下功夫，估計只須兩至三個月的時間，便可完成領袖一號、飛鷹、飛鷲和四艘大臣號的工程，那就是我們對叛黨發動反擊的時刻了。」

白樹點頭道︰「暫時我們就在這裡韜光養晦，任得祝絲蒂和卡爾夫南去應付天虎星系的危機。假若我們於此時把聯邦權力取回來，只會引起內戰，白便宜了黑獄人。」

依莉茜亞道︰「可是一天消滅不了大帝號，聯邦仍是處在極大的危險中。」

姬慧芙神色黯淡下來，輕輕道：「希望全寄託在方舟他們身上，但願他能由銀心安然歸來，同時帶回喜訊吧！」

沙瑩道︰「幸好大帝號在反空間飛行的速度只是一般速度的三倍，它若要由仰馬星到天虎星系，至少要半年的時間，那足夠我們先平定了內亂，再決定進退了。」

想到了大帝號可怕的威脅，各人的興奮大幅削減。

姬慧芙的心飛到了方舟等三人處。忽然間，她知道聯邦的存亡，已緊繫在他們這趟遠赴銀河系核心的旅程上了。

※※※

卡爾夫南坐上飛行戰車，離開懸浮於外空處的黑巫號，往下方天虎第三號行星的太空基地俯衝下去。

對未見過黑獄軍超級巨艦的人來說，卡爾夫南隨隊而來的六艘戰神級太空艦，已是曾見過的飛艦裡最宏偉的了。她們長達三千五百米的船身，雖只比聯邦主力艦級的巨艦長出五百米，但由於腹背各探出四支可隨意轉動的集束尖刺，在視覺上便比領袖一號這級數的太空戰鬥艦耐看得多了。

聯邦並非沒有能力建造更龐大的戰艦，只是經過設於地球喜馬拉雅山聯邦研究院的研究，主力艦級飛船的體型，既可擁有足夠的容量，使她成為自給自足可怕的太空武器，而又不失其靈活性和防禦力，所以並不主張建造更巨大的飛船。

超過三千五百米這標準的飛艦，最大的問題並非來自動力，因為在沒有空氣阻力的虛空裡，物體並不會因大小而影響其飛行速度。

問題來自護罩的遞增速度和能量的補充。

在太空艦的設計來說，飛船外殼的護甲和護罩力場，是二合一的一回事。

經過反覆試驗後，只有由不同合成金屬製出來的多層護甲，注進了能量力場後，因不同夾層在貫滿能量後的不同特性，始能抵擋宇宙內所知的各種有威脅性的射線，例如強烈太陽光，以及擁有安全地在反空間內飛行的能力，不會被那裡壓縮了的能量磨成粉末。

所有飛船的最外層，在注入能量變成護甲和能量結合而產生力場後，因著其物質結構的巧妙，都帶有彈性能吸納因撞擊而生的能量，所以能受一般的碰撞。

護罩學是一個非常專門的學問，代表著人類對宇宙物質的認識。造成舷窗的強化玻璃，更是無數科技人員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絕不會因透明度而削減了它的防禦力量。

像領袖一號那種由十八層夾壁造成的厚護甲，已是人類科技登峰造極的完美製成品，令方舟那無影無形，快逾光速的思感能，也無法透進去。

卡爾夫南好大喜功，為了貪求更強大的火力，建造了比主力艦級飛船更要巨大的太空艦，雖針對這方面作出了種種解決的方法，但仍始終解決不了護罩能量遞增速度的問題，不但需要較長的時間，在補充上也慢得多了。所以在對抗雷坡武那一役裡，兩艘戰神號都由於這弱點，被雷坡武把握先機殲滅了。可知有其利亦必有其害。

至於艦身主體長達一萬五千米的超級太空堡壘黑巫號，這個問題更嚴重。護罩力場由零度增至最強的一百度，須要比領袖一號長達十二倍的時間。但由於體型龐大的關係，更容受到星球引力的影響，致失去了靈活性，故絕不適合在內空作戰。

但若當黑巫號本身的護甲力場在最強度時，又或三百六十支長達五千米的集束光炮發出直徑達二萬里的外圍保謹罩時，她確是人類所能製造出來最可怕的武器。

不過在那種情況下，黑巫號由於能量的損耗，將會大幅削弱了她的動力。

故此她並不適用於太空千變萬化的戰鬥，最佳是莫如對著在固定軌道運行的星球或太空基地發動攻擊了。

卡爾夫南也深悉自己這個弱點，所以才設計出戰神級飛艦作配合，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上趟之所以失利在領袖一號下，正因著對手知道了黑巫號的弱點，故在戰略上佔盡了優勢。

黑獄人建龐大的太空艦，例如長至五千米的無敵級飛船，八千米長的銀河級飛船，甚或一萬米長的元帥級飛艦，均有實際上的需要，就是要容納更巨大晶石和更多的戰士。

晶石只能由精神力量操縱，所以愈大的晶石，愈須更多的戰士，故並沒有像黑巫號此強彼弱的問題出現。

基地上雖是氣氛莊嚴隆重，但迎接卡爾夫南這位新上任總司令的除祝絲蒂和第二、第三及第七軍團的將領外，便只有祝絲蒂的親衛軍團。

整個行星有若死域，所有公民都在昨天撤離了這面臨戰火的星區。

百多名經機械和電子科改造過的精銳部隊，分乘十架飛行戰車把老闆卡爾夫南護送到基地來。顯示卡爾夫南保持著高度的防備心。

這批親兵看來像有生命的機械人，全身包裹在戰甲護罩裡，各類武器分別裝在四肢和背上，令人有渾身是刺的感覺。

祝絲蒂率先迎上了頭頂高帽，身穿招牌黑禮服，嘴咬大煙斗的卡爾夫南，與他進行歡迎的擁抱禮後，嬌笑道︰「卡爾，你大駕光臨我就放心了，對付天獅星上黑獄人一事，可以交給你這總司令了。」

卡爾夫南傲然道︰「這個可包在我身上。」

其他眾將，在狄平的領頭下，一一和卡爾夫南握手，賀他榮登軍方最高指揮的寶座。不過無論在名義和實質上，祝絲蒂仍然是聯邦軍的最高統帥。

祝絲蒂和卡爾夫南並肩走進基地的主樓，在那裡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委任儀式，隨即在會議室內舉行會議。

首先由駐防天虎星系的第七軍團總指揮拿不列上將作出報告道︰「在天獅星系處，黑獄軍團的活動日趨頻密。根據分析，黑獄軍團無論在飛艦的製造上和軍事科技的發展上，均有了驚人的發展，例如我們發現對方有長達八千米的飛船，便比偷襲素女星的最大黑獄戰艦要長上五千米。而再從我們探測器的電波，由反空間探往天獅星系的內空後立即消失無蹤這可怕的事實，便可推斷敵人有比我們更先進的反偵察系統。」

狄平上將和祝絲蒂交換了個眼色後，神色凝重地對卡爾夫南道︰「在這不明敵方虛實的情況下，我主張以逸待勞，改採守勢，若冒險進攻，說不定會落進敵人陷阱裡。」

這番話若由祝絲蒂或其他將領說出來，卡爾夫南至少會考慮一下。可是卡爾夫南剛接手狄平的權位，怎也不能變成狄平的應聲蟲，全無自己主張，那豈非會給人小覷了。

何況黑巫號最能在進攻行星基地發揮優點和威力，又加上卡爾夫南並不怎把黑獄人放在心上，種種實際和心理的形勢，使他不察覺地墜進了祝絲蒂和狄平佈下的局裡。

略作思索後，卡爾夫南向上首的祝絲蒂道︰「黑獄人仍未發動攻勢，原因不外兩個，一是準備未足，一是實力不夠。假若我們錯過這機會，讓黑獄人援軍及時趕到來，那時便失去趁對方陣腳末穩，迎頭痛擊的良機了。」

祝絲蒂蹙起黛眉，溫柔地道︰「卡爾，你不覺得在這種形勢不明的情況下，貿然進攻是很冒險的一回事嗎？」

祝絲蒂的心腹查迪大將接口道︰「現在聯邦共有九個龐大的太空集團軍，這裡雖只集結了三個軍團，但裝備最好的第二、第三軍團都在這裡，所以這場仗絕輸不起。且因聯邦共有千多個殖民星系，幅員廣泛，若讓黑獄人奪得天虎星系這個戰略性的軍事據點，黑獄人整個侵略行動將可靈活百倍，我們根本不知應守在哪個星系為佳。所以天虎星系的得失，實關係到整個聯邦的存亡，絕不可魯莽行事。」

假若祝絲蒂和查迪均大力支持他對天獅星系進行主攻，卡爾夫南反會考慮一下利害關係，但這時卻是勢成騎虎，兼又對自己的私人軍團信心十足，斷然道︰「主席和查大將的話都很有道理，不過嫌保守了一點，只要我們在戰略上運用得宜，便沒有莽撞或冒險的問題。」

祝絲蒂的另一心腹手下寧鳳霞少將將美目故意露出崇慕之色，對卡爾夫南道︰「在戰爭中若能掌握主動，確是致勝的條件，不知總司令有何妙策呢？」

卡爾夫南在她期待的眼光下，欣然道︰「無論黑獄人有什麼佈置，都是設置於星系內空處，我們只須推進至可攻擊天獅星系的地方，設法將她五個行星逐一摧毀，那就算黑獄人有通天徹地之能，也要無處藏身了。」

眾人這次真的無不動容。

要徹底摧毀一個行星，真是談何容易。

卡爾夫南大為得意，傲然道︰「這事交由我的親衛艦隊去處理，各位只須穩守著這裡便成，那就不虞有全軍盡沒的情況了。」

祝絲蒂懷疑地道︰「卡爾真有把整顆行星毀掉的把握嗎？」

卡爾夫南肯定點了點頭。

祝絲蒂斷然道︰「若是如此，我便批准這次軍事行動，到時我們會配合卡爾的艦隊，在四方進行擾亂和截擊，細節我們再詳細研究好了。」

卡爾夫南禁不住躊躇滿志，耳鼓內似已聽到敵人死前的淒厲呼喊聲了。

## 第十一章 急浪輕舟

姬慧芙在領袖一號可仰視整個一百八十度星空的透明頂辦公室裡，通過與新愛神夫秀清的聯感頭罩，以比從前快上十倍的速度在工作著。

精神力是宇宙裡唯一非物質的純能體，即使其運作速度可快逾光速，卻不能突破正反空間的界限，因為欠缺了物質那種突破兩個空間能量邊界的物質力量。

但以之作思考，卻可比任何最多只能到達光速的智能系統更快捷和更有效。

這就是為何當夫秀清精神與愛神結合後，能把愛神的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

這時沙瑩和新委任的軍機秘書姍娜麗娃連袂進入辦公大堂來，在她對面坐下後，耐心靜候著。

誰都知道在這美麗女領袖工作時，是絕不能打擾她。

姬慧芙在處理和批准了製造五件新一代改良了的隨意肌後，令罩子升回原處，向兩女微笑道︰「是否有了摩亞他們的消息呢？」

沙瑩點頭道︰「是的！我通過特別波段，終於聯絡上他們了。謝天謝地，他們仍有一百八十三人生存著，正躲在離這裡二百光年的一個星系內，我希望主席批准我去與他們會合，領他們到這裡來。」

姬慧芙親切地道︰「如妳所求，行動獲准。我會通知雷坡武，讓他為妳安排一切。」

沙瑩想不到姬慧芙這麼尊重自己的意見和毫無保留地信任她。感激零涕，欣然去了。

姬慧芙看著姍娜麗娃這患難與共的好姊妹，不由想起了慘死的辛茜婭諸人，神情一黯，歎了一口氣。

姍娜麗娃卻會錯了意，也是花容微變，低聲道︰「主席掛念著方舟嗎？」

聽到方舟的名字，姬慧芙回復了一點歡容，搖頭道︰「只有一點點吧！不似妳那麼沒有用，還惱我不准妳隨他去嗎？」

姍娜麗娃點頭道︰「當時確有些不滿，但現在想起來，當然明白主席是為我著想。」

姬慧芙笑道︰「要怪我就儘管怪好了，我坐上了這位置，什麼私人感情都要拋在一旁，更正確點說，我對每一件事都要由整個大局著眼。我已擬好了詳細的撤退計劃，但這將會是我當上主席後，最不願發佈的一個命令。」

姍娜麗娃點點頭，表示明白她的感受。

姬慧芙再歎了一口氣，道︰「既是幸運好也是不幸地，我們應會有比四個月更長的時間不用見到大帝號在我們星域內出現。」

姍娜麗娃愕然不解地望著她。

姬慧芙解釋道︰「秀清在離開仰馬星系前，在那裡放下了一座可通過反空間作用高速傳訊的偵察掃瞄儀，監視著那裡所有活動。剛才傳來珍貴情報，大帝號到了暗瞧星系，停留不動，不用說妳都該知道他們的目的何在了。」

姍娜麗娃為之色變。

此時她才明白為何姬慧芙得到了更長的喘息時間後，仍會指此事是有幸和有不幸，不幸的自然是假若黑獄人真能收服了那藏在地核裡，對身外之事採不聞不問態度的地核怪物，那後果將不堪想像。

在這宇宙裡，最可怕的力量仍是來自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地核生物便是個最好的例子。

姬慧芙苦笑道︰「我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那大火球把大帝號拖在那裡，又希望她立即離開。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已清楚大帝號行蹤和位置，不用害怕她會突然出現在眼前了。」

姍娜麗娃深吸了一口氣，心湖裡浮現出方舟那吊兒郎當、毫不在乎的可恨樣，同一時間姬慧芙也思念著方舟，暗暗祈禱他能滿載而歸，找到戰勝大帝號的救命良方。

※※※

方舟躺在舒玉智修長完美的玉腿上，進入了深切的睡眠裡。

舒玉智溫柔地摩挲著他烏黑的頭髮，細審著他的臉龐，眼中亮起回憶的采芒，有點自言自語地道︰「當年我發表第一篇有關『蛻生術』的論文時，惹來很多人的攻擊，特別是各類的宗教團體，指我違反了神的旨意，破壞了生態的平衡。他們說若人類永生不死，但又不斷增加，將成為宇宙的蝗害，破壞了自然一切生態。」

坐在對面沙發上，背著舷窗外反空間壯麗景色的巴斯基鬍子一翹，冷笑道︰「他們最後還不是乖乖的接受了。可以不死，誰肯死去？」

舒玉智仍是那麼悠閒舒適地緩緩道︰「但當時我確曾懷疑過應否繼續研究下去，想不到宇宙確比任何生物都要聰明，接受了蛻生術的人，他們的生機都轉移到本身的蛻變去，再也不能生育。這有點像與大自然一物換一物，你想製造出生命嗎？那便須捨棄自己的生命，再公平不過。由那刻開始，生命只能通過子厙在試管中製造出生命來，但子庫總是有限，所以姬慧芙藉著其他理由，通過聯邦議局的同意，無限期停止了這種充滿缺點產生新生命的方式。」

巴斯基沉吟片晌，忽然道︰「我有五個問題，一直哽在心中，現在卻有不吐不快的感覺。」

舒玉智的眼神移離方舟，投往他身上，微笑道︰「大亨是否想問玉智，為何會看上了你，又肯無條件幫助你建立罪惡樂園呢？是嗎？」

巴斯基渴望知道地猛點頭。

舒玉智剛要說話。

銀河四號忽然抖動起來。

在反空間安詳的飛行中，這是從未發生過的怪事。

方舟一震駭然坐了起來，失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就在此時，飛船又一下劇震，竟偏離了原先直線的航道。

三人同時色變。

在反空間內迷航可不是鬧著玩的一回事，像現在這種驚人的高速，真是差之毫釐，謬以億萬里。

上趟雖失去了座標，但因認得仰馬星的位置，故可以逃過大難。

但若發生在這完全陌生的銀河系最深處，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三人同時色變。

※※※

卡爾夫南回到黑巫號上，與翟斯飛並立在大堂的指揮台上，下了往天獅星系進發的命令。

在六艘戰神級飛艦護航下，七艘太空艦結成整齊的隊形，朝目的地進發。

這次有前車之鑒，由反空間彈出來的位置將遠離天獅星系，同時把彈出點廣佈在二千萬里的空間，以免給莫測高深的敵人在正空間處突襲。

六艘戰艦將同時彈出，好為黑巫號開路。

卡爾夫南雄心勃勃地看著自己聲勢龐大的私人艦隊，想起凱旋歸來時，受到萬民朝拜的動人情況，不由飄飄欲仙。

他的最高理想並非只是要當上主席，而是要做人類至高無上的神。

他會領導人類去征服宇宙，把所有文明和生命置於他控制之下。

只有那麼做，生命才有意義。

艦隊不斷增速。

離戰場愈來愈近了。

※※※

祝絲蒂到了她的領袖二號上，獨自一人坐在戰略室裡，觀望著螢幕上顯示出附近星空所有活動的情況。

第二集團軍和第三集團軍，包括四艘主力艦級飛船和八艘航母艦級飛船與近五百艘飛艦，陸續由星系內各處基地飛到外空處集結，佈成戰陣，準備出發。

他們的目的地將是與卡爾夫南遙對著天獅星系的另一方。

天虎星系仍由拿不列領導的第七師駐守。

這是進可攻，退可守。

便讓卡爾夫南這急於立功的人去打頭陣，測試敵人的實力。

只要卡爾夫南可以吸引住敵人的主力，他們便可以乘虛而入，摧毀敵人在星系內的設施和佈置。

最好是卡爾夫南和敵人兩敗俱傷，那她就可乘機把這礙手礙腳的人與敵人同時除掉，一舉兩得。

想到這裡，祝絲蒂感到無比的暢快，下達了出發的命令。

※※※

在姍娜麗娃的陪同下，姬慧芙親往星系內的各大研究室和軍用工廠打氣。來到外空基地時，雷坡武通知了她有關祝絲蒂出擊的消息。

消息來自第七軍團的總指揮拿不列上將，他與雷坡武份屬老友，更不滿祝絲蒂任用卡爾夫南為總司令，主動聯絡上他們。

姬慧芙與他並肩走進基地頂部圓形的大堂裡，四周都是落地玻璃，在三百六十度的廣闊視野裡，使人有著置身虛空的感受。

姬慧芙冷然道︰「拿不列知否我回來了？」

雷坡武恭敬地道︰「沒有主席的允許，我怎敢告訴任何人。」

姬慧芙來到環形窗的一角，看著夜空深處一團譜線既寬且亮，但某部分又隱沒在暗黑裡的行星狀星雲，微笑道︰「假設我夠狠心的話，只要下令拿不列利用天虎星系的強大的防禦力量，無論祝絲蒂是勝是敗，均不准她和艦隊返回天虎星系去。那她就要迫在沒有補給的情況下，倉皇趕回來，而我們則可清楚把握她的行蹤，在她彈出反空間時予以無情痛擊，把政變結束了。」

雷坡武動容道︰「主席為何不這麼辦呢？」

姬慧芙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淡淡道︰「但那些戰士都是無辜的，他們只知接受上級的命令，我怎可使他們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呢？放心吧！只要我們的部署夠嚴密，定可把幾個帶頭人治之以罪，我還要讓他們得到公平的審判。姬慧芙只是聯邦法的執行者，並非可判人生死的極權者。」

雷坡武心中湧起崇慕的情緒。

自這充滿魅力的領袖回來後，縱使面對內憂、外患的威脅，但一切都不同了，他有信心最後定可在她的奇謀妙算下，度過難關。

事實上她最厲害的一著，就是找到了火鳥星上方舟一號的餘生者方舟，這怪人憑著他超凡的本領，把整個形勢扭轉過來。

以前他們連面對著的危險是什麼都懵然不知。

現在至少可清楚地肯定了。

※※※

反空間完全失去了一貫的安詳寧靜。

外面再非以前般飄浮遊蕩著各種色彩繽紛、虛無縹渺的形體，而是一捲捲盤旋飛舞的強芒。

最令人駭然是不時忽然現出一個個像怪獸張開巨口般深黑巨洞。

銀河四號像在暴風急浪裡掙扎的一葉輕舟，完全沒有半點自主的能力，翻滾飄飛。

「砰！」

方舟的頭撞上了艙頂，下一刻背脊又撞到視野舷窗去。

眼角射處，巴斯基和舒玉智都像狂風刮起的落葉般拋得左飄右盪，全無半分自主的能力。

外面變成忽明忽暗的色光。

原來飛船正在瘋狂地旋滾著。

「砰！」

這次方舟的額角撞在駕駛台的尖角處，差點把他撞暈過去。

方舟奮盡全力，一把抓往駕駛桌處，手指陷進了金屬的桌面內。

一股大力扯來，帶得他雙腳凌空飛揚半空。

飛船內的重力系統完全失去了效用，再難有上下之分。

飛船的內部變成了個真空的失重空間。

舒玉智的心靈向他狂呼道︰「快想辦法彈回正空間去！」

但飛船若不能停下來，到達反彈所須要的「絕對零速」，本是沒有可能辦到。

飛船驀地窒了一下。

方舟暗叫天助我也，藉勢落在駕駛台的位置上。

思感能潛入儀器內。

「喀嗦！」數聲。

金屬箍立將他固定在座位裡。

「颼」的一聲，巴斯基的巨體在他眼前飛過。方舟撈了個空。

倏地舒玉智在身後纏上了他脖子。

方舟大喜，把她摟入懷裡。

外面的情景又起變化。

一組組的色線，不斷縱橫在舷窗外掠過，詭異至極點。但飛船的方向卻穩定了下來，似被某一引力的中心牽著鼻子走。

巴斯基乘勢掠了過來，一把抱住兩人，大叫道︰「快想辦法！」

飛船速度不斷增加，像瘋子般在反空間內衝刺著。

方舟知道這是最後機會了，思感能與他兩人結合起來，延伸入晶石內。

晶石的能量立時運轉起來，剎那間達至巔峰，再注入飛船反速度的系統裡去。

「轟！」

三人腦際轟然劇震，所有感官都完全麻木了。

到他們可以再睜開眼來時，外面已變回正常的空間，四周全是點點星光。

三人剛鬆了一口氣時，卻同感不妥。

那方晶石已變成了一地的白色粉末，整艘飛船的動力系統都完蛋了。

三人仍保持著摟作一團的古怪姿勢，先呆看著粉碎了的晶石，然後目光才移往舷窗外的天空。

那是個美得使人透不過氣來的天地。

上下八方全是密密麻麻的光點，星光比任何一處太空所見的都要強烈百倍，眩人眼目。

一切都清晰起來。

整個星野像向著他們不斷膨脹著。

舒玉智呻吟著道︰「天啊！我們終於來到銀球了。」

巴斯基不覺察地摟著兩人，喃喃道︰「就算飛船動力如常，我們也可能一百萬年都闖不出去，更何況這鬼船動都動不了。」

銀河四號緩緩在虛空滑行著，燈火熄滅，但卻沒有絲毫暗黑的感覺。

在這真空裡，除非遇上阻力，否則她將永遠以這種速度滑行，不要說離開這以萬光年計的銀球，就算要到最近的恆星去，也是一百萬年都辦不到。

三人雖緊擁在一起，但都生出一種可怕的孤獨感覺。

※※※

黑巫號無驚無險地在離天獅星系一億公里外的虛空躍回正空間裡，六艘戰神太空艦在四方佈防迎接。

戰士匆匆離開宇眠室，返回崗位，進入作戰狀態。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都鬆一口氣，放下了心頭大石。

天獅星系太陽光直射在視野舷窗上，發出耀人眼目的光輝。

舷窗的過濾下，天獅太陽像個不停閃動的深紅球體。

兩人登上指揮台，接受著各戰鬥單位傳來訊息，又與其他六艘戰船建立聯繫，星系內除了五顆繞著太陽運行的大小行星外，不見任何黑獄人蹤影。

敵人當然不會那麼逃走了。

而且即使走了，也應留下了基地和軍用設施。

翟斯飛發出命令，準備對每個星球的內部進行偵察素描，以防有基地是深藏在地底裡。

艦隊結成疏落的陣勢，以每分鐘五萬公里的穩定速度，朝著天獅星系推進。所有船艦的能量均不斷提高，注進護罩和集束光發射系統裡。

黑巫號的三百六十支集束尖炮，像蠕動的毒蛇般緩緩把炮尖移往前方，瞄向艦首前方約二公里外某處虛擬的一點上。

就在此時，一個像田螺般上圓下尖，高達十多公里的巨型太空浮動基地，由最外圍行星背後移了出來，守在星系的外緣處。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喜出望外，敵人如此目標明確地和他們正面交鋒，豈非自尋死路。

一聲令下，黑巫號在離黑獄人太空基地約五十萬里處停了下來，全體人員各自操作著不同的系統，進行對攻擊目標遠程鎖定工作。

黑巫號每發射一次由三百六十枝集束光炮彙集而成的集束流，能量將大幅下挫，至少要一個地球時才可回復到原先的水平，哪還得要再沒有任何其他的損耗才行。

這集束流是以光速前進，在一百萬公里的射程內，只要對方不是以光速移動，命中的機會亦可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何況對方是虛懸不動的太空基地。

指揮台儀表板一盞黃燈亮了起來，顯示艦上的超級智能系統，已成功地運算出目標的準確距離和位置，以及可能閃移的方向。

那太空基地仍是全無動靜，也不見有任何飛船出入。

有若被棄置的太空城堡。

儀表板上卻顯示出敵人的護罩能正不斷提升著。

讀數是一百三十，比黑巫號的龐大護罩力場還要高出三十度。

卡爾夫南一點都不擔心，只要對方仍是物質，就絕對抵受不了這無堅不摧，能量達到三千個單位的集束流。

六艘戰神艦略為移前，所有武器進入一觸即發的全面戰爭狀態。

在這星系的外空邊緣，瀰漫著使人驚心動魄的騰騰殺氣和風雨欲來的危機。

翟斯飛只有腦神經仍算是人，在這一刻仍是冷靜如常。

卡爾夫南這麼自詡鎮定的人，仍不由緊張得手心冒汗。

整個艦隊四萬多名戰士，人人屏息靜氣，等待集束流發射的一刻。

驀地紅燈警號同時在黑巫號內亮起響起，使人動魄驚心。

龐大的黑巫號船體劇顫。

三百六十根尖刺像靈敏的毒蛇找到獵物般，以常人肉眼難察速度，朝著太空基地疾移，鎖定較準了目標的位置。

破空之聲大作。

三百六十個光團在炮尖烈閃。

接著虛空裂開了三百多條灼目的白痕，到了那彙集的一點，再變了個使人睜目如盲的大光團。

一聲尖嘯，光團已印在黑獄人的太空基地處。

「砰！」

芒雨散飛。

※※※

方舟等三人仍緊擁一團，任由似已變成廢鐵的太空艦在自由地飄行著。

巴斯基首先頹然一歎，想踏足地上，忽然整個人往艙頂飄去。

以他的反應，當然可發動體內能量，避免因失去重力撞上艙頂，只是他已心若死灰，再歎一口氣，索性往後仰躺，任自己在大堂龐大的空間載浮載沉。

舒玉智坐在方舟懷裡，兩手摟著方舟脖子，呆看了巴斯基好一會後，不悅道︰「大亨怎可如此自暴自棄，只要我們能設法到達最近的星球去，說不定便能找到能源，使飛船回復飛行的能力。船上有各種設備和工具，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

巴斯基歉然道︰「對不起，但任我想破腦袋，都找不到任何可往最近恆星的方法，雖說銀球是銀河系星體最密集的地方，可是這樣漫無目的地前進，即使一億年可能都沒有機會進入任何星體的引力場內。」

又歎一口氣道︰「就算恢復了動力，我們連這裡是否仍是銀河系都不清楚，只要錯了一厘半分，不但到不了銀心，更休想可以回去，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希望？」

舒玉智啞口無言。

好一會兒，才記起了方舟，轉向他道︰「你辦法最多，快給我想個出來。」

方舟苦笑道︰「現在我只想和妳交配！」

舒玉智氣得掙脫了他的懷抱，掠到正舷窗旁，忽又轉過身來，道︰「我們可否憑三人加起來的能量，催動反應爐呢？只要方向正確，速度增加了就不會減少，終有一天可到達目標的恆星去。」

旋又歎了一口氣，不待兩人答話，頹然道︰「我們根本沒法定出座標，確是寸步難行。」

巴斯基剛飄到側舷窗處，兩腳一撐，又回到大堂的中央，苦笑道︰「我們這次真是完了，若耗盡了體內的能量，立即便要歸天，這船連空氣都就要完蛋了。」

舒玉智決然道︰「那便讓我們棄船，到任何一個星系去，也好過在這裡活活悶死。」

方舟苦笑道︰「真的嗎？這裡至少有沙發可以坐下傾談心事呀。」

巴斯基道︰「沒有了重力，除非像你般把自己綁在座位裡，否則憑什麼坐下。」

三人默然半晌後，忽地一齊捧腹狂笑起來。

巴斯基笑得翻滾著身子。

方舟則和椅子一齊抖動著。

舒玉智見兩人笑得怪形惡狀，連淚水都滲了出來，不忍再看，轉過身去。

驀地舒玉智全身一震，然後回復了平日的冷靜，淡淡道︰「不用猜了，我們不但在銀心裡，還應是在黑獄星基地的偵察範圍裡。」

巴斯基和方舟同時劇震，望往舒玉智所立處舷窗外的星空。

星夜之下，兩艘不斷變色的舊一代黑獄太空艦，正筆直朝他們飛來。

《星際浪子》第五卷完

# 第六卷

## 第一章 天獅之役

由「黑巫號」艦身上三百六十支集束光炮發射出來的集束流，代表著未來科技數千年來花了卡爾夫南無數人力、物力研究出來的巔峰成就。

表面看似簡單的一次發射，內中卻包涵著複雜無比的運算，牽涉到太空方位學、光電物理學等各方面的應用。

假若這一擊不能成功把敵人的太空基地摧毀，黑巫號會因能量的大幅削減，而失去本身一半以上的攻防力量，以致陷於非常不利的險境。

但卡爾夫南和翟斯飛當然不相信這種事情會發生。

在這層次的宇宙，絕沒有任何物質或能量可以對抗這麼強大的能量集束，它是名符其實的無堅不摧。

只要對方的速度在亞光速之下，連躲避都辦不到，更何況對方是在虛空中停留不動呢。

「轟！」

整個宇宙像是抖動了一下。卡爾夫南私人軍團的太空戰鬥艦，無不感到一下強烈至使人心顫的暗湧，那是能量的顫盪。

黑獄人的太空基地，在卡爾夫南方面的人瞠目結舌中，卻仍是完好無恙。

只是在太空基地多了一個晶瑩耀目的奇異球體，承受和吸納了所有集束流能。

假若方舟現在在場，便知這是敵人最尖端能夠直接提取反空間力量的降神器。

這奇異的晶石球的核心處忽地現出一點強烈的芒光，接著由核心擴展至晶球的每一點處。

「轟！」

降神器爆作一團以百里計的烈芒。

集束流的毀滅性力量實在太龐大了，以降神器的強大物質組織和能量，也禁受不起，在兩軍對峙的虛空中粉身碎骨，但總算化解了無堅不摧的集束光。

無可比擬的強大震波，以接近光速的驚人速度，向外疾送。

為了集束光不見功效而魂飛魄散的卡爾夫南私人軍團，以及連做夢也想不到降神器會粉身碎骨的黑獄將士，還沒有時間思索是怎麼一回事時，基地和飛船同時被震波拋得像玩具般在空中如斷線風箏般滾騰旋轉著彈往遠處。

太空基地和眾飛船的護罩都閃爍著無數因能量摩擦撞擊而生出來的光芒花，似若八團大小不一失去了控制急竄亂撞的煙花球。

敵我雙方各自在自己的太空工具內天旋地轉，不辨方向。

黑巫號受創嚴重，過半的尖刺集束光炮受不住那種可怕的反震力，溶成廢鐵。

當黑巫號的平衡系統再次生效把巨型飛艦穩定下來時，駭然發覺二百多艘大小敵艦正由天獅星系向他們全速飛來。

驚魂未定的卡爾夫南立即發出迎戰的命令。

當六艘戰神級飛船朝敵人飛去時，黑巫號卻全速退卻，這時的黑巫號只有平時四分之一的攻防能力了。

※※※

強烈的毀滅性能量和震盪，波及整個天獅星系，引起了山崩地裂、隕石亂飛，天獅太陽更被引發和加劇了本身的分子聚變，釋放出驚人的熱量、物質和風暴，使天獅星由相對而言的靜態，進入了狂野的亂狀中。

黑獄人的太空基地在往星系深處拋飛時，發生了一連串輕微的爆炸，護罩能量降至四十度以下，本可挨過這意想不到的災劫，可是卻逃不過天獅太陽強烈的分子風暴。

當她勉強在離天獅太陽五千萬公里處穩定下來時，由天獅太陽傾瀉出來的能量，卻對她迎頭痛擊。

護罩的防禦力量直線下跌，太空基地閃爍著使人目眩的光。

比人類家鄉太陽系的太陽大上一倍的天獅太陽，釋放出高達攝氏三十萬度的高熱能氣態風暴，根本不是任何物質所能抗衡的，整個基地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像隻被宰的小羊般在屠刀下抖顫著。

藏在裡面的其他三百多艘黑獄人小戰船，像被搗破了蜂巢的蜜蜂般，由張開的數十個艙門，倉皇地逃了出來，拚命逃離基地，盡快遠離天獅太陽。

當護罩能量完蛋時，整個基地渾體通明，外層護甲像透明般白灼起來。

「轟！」

基地爆成一團光，往外竄去，追上正在逃生的飛船。

黑獄戰船紛紛遭劫爆炸，變成百多團光。強光過後，倖存的百來艘飛船，打著轉往四方八面拋飛，情況混亂至極。

其中包括了有黑獄人第二軍團總指揮美雅女在內的最巨型元帥級太空戰艦，因著其性能的優越，最快回復了正常，躲到了其中一個行星的背後，等待能量回復正常的時機。

這趟黑獄人派來侵略聯邦的先頭部隊，以這艘長達萬米元帥級的飛艦作指揮中心，輔以四艘銀河級飛船、十二艘無敵級飛船和五百艘劍魚級戰鬥艦，本是實力驚人，但甫一接觸，在連串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竟損失了一艘銀河級飛船、兩艘無敵級飛船和近二百艘劍魚級飛船，真是損失慘重，始料不及。

若非有二百多艘飛船藏匿在最外圍五號行星的地層，這趟說不定使要吃足敗仗了。

※※※

當祝絲蒂以四艘主力艦級、八艘航母艦級和五百多艘巡洋艦級飛船由星系另一邊四千萬公里處的反空間彈出來時，剛好迎上太空基地大爆炸的能量風暴，整個師團飛船硬被拋出近萬公里，其中十多艘飛船更因抵受不住爆炸的威力炸成碎粉，可見儘管離開肇事地點這麼遠，爆炸的威力仍是如此可怕。

祝絲蒂剛由宇眠中醒過來，連忙指揮大軍後移，觀察形勢。

在那種宇宙級的瘋狂亂局中，所有偵察系統一時間都失去了作用，也使祝絲蒂坐失良機，未能把握黑獄戰船形勢大亂時，發動進攻。

※※※

兩艘舊式的黑獄戰船，來到銀河四號兩側，各伸出裝有吸盤的四條機械臂，把她固定了下來，並肩緩緩飛行著。

偵察光波掃瞄飛船的內部時，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三人都躺在艙板上，模擬著昏迷的狀態。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在掃瞄波下，根本無處可以藏身。

只希望黑獄人還沒收到有關他們奪取了銀河四號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曾發生了什麼一回事，因而魯莽地把他們運入自己的飛船，那就說不定有可乘之機了。

光波在他們的身體來回掃射了十多遍後，終於斂去。

黑獄戰船開始加速，帶著他們朝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飛去。

三人暗暗叫苦。看情況黑獄人怕已知道他們是誰，否則怎會如此深具戒心？他們的思感結合在一起，開始對敵艦進行反偵察的活動。

這種比較原始的飛船，護罩的能量強極也有個限度，理應阻截不住他們的思感能，豈知一接觸之下，立即反彈回來。

同一時間三人坐了起來，面面相覷，均知敵人已清楚了他們身份，才如此嚴陣以待。全艦的黑獄戰士的精神均注進了晶石，故而能與護罩結合，擋住了他們的精神入侵。

巴斯基沉聲道：「這些妖物究竟要帶我們到哪去呢？」

方舟指著舷窗外不斷擴大著的一顆太陽，苦笑道：「怕是這個星系了。」

舒玉智色變道：「不是黑獄星系吧？」

三人同時心生寒意。

這已非敵眾我寡的問題，而是實力相差得太不成比例了。任他們如何厲害，總敵不過整個星系的黑獄人。只要來上十多個像修奇那種級數的黑獄人，再加上晶石，他們便要吃不完兜著走了。

飛船偌大的空間靜如鬼域廢墟。兩旁則是只有銀河四號四分之一大小的敵艦不斷變色的船體，小雞伴母雞般在太空疾飛著，情景詭異無倫。

敵人為何不乾脆殺死他們呢？在空中應比在一個可躲藏的星系內更有把握。

答案就要揭曉。

一個擁有三十二顆行星的超級星系，出現在前方六千萬公里之內。

就在那一刻，方舟等三人同時感覺到，星系內有一股龐大無匹的精神力量，正在期待著他們的來臨。

※※※

黑獄人的戰爭技巧，完全繼承自人類，但為何能青出於藍？皆因戰爭介面的差異，那代表著操縱方式根本上的差別。

由智猿蛻變為人後，人類在進化上跨了一大步。此後這過程便緩慢起來，直至舒玉智提出了石破天驚的蛻變學，才告別了生老病死，在進化的長路上再邁出了無可比擬的一步，徹底改變了文明的方式，進入了太空殖民的時代。

但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上，卻是一日千里。

整個文明，包括了太空戰爭在內，均可被視為以一個人工智能的系統介面，無限地擴展了人類能力的進程。

人的能力，端視乎他對人工智能操控的能力，那泛指運作的速度、判斷，以及本身與智能系統配合的問題。

而在戰爭，通過思感頭罩，戰士的神經和艦內的智能系統連結起來，人與智能系統合作無間地共同作戰。這是個人工智能的戰爭介面。

像卡爾夫南的軍團，更進一步藉著植入人工智能的裝置，大幅加強了與智能系統配合的能力，使戰士能更有效地操作艦內各類型的系統。

但缺點就是給人工智能本身的能力和人類的能力限制了，中間還有著交流上的問題。

對黑獄人來說，智能系統只是負責一般較低層次的操作，其他全以精神作介面，通過能夠貫通正反空間的晶石操控一切。故而不受任何限制。

由這角度去看，黑獄人在進化上，實比人類先進多了。

方舟在這方面，卻與他們異曲同工。

這種精神介面的作戰方式，使他們的運作超越了光速，於是在靈活度和準確性上更勝一籌。

武器雖大同小異，但因著黑獄人能間接提取晶石的能量，又非人類的人工智能介面所能比擬。沒有了意念、指令、分析、回應、判斷、發動這些介於人和智能系統間冗繁的過程，戰鬥時自然更能如臂之使指，心到動行。

六艘戰神太空戰船，與敵艦甫一接觸，便吃上這方面的虧。

若純以火力論，戰神飛船實優於敵方的二級艦銀河級飛船，而遜於對方的元帥級飛艦，但在操控的靈活性和速度上，卻重蹈當年仰馬星之役的覆轍，大大的吃了虧。

當年的黑獄戰船和偷襲素女星系的黑獄飛船相類，屬上一代的黑獄人製成品，但憑著超卓的戰爭介面，已把聯邦軍打得大敗而逃。

現在新一代的黑獄飛船又進步了，戰神飛船更非對手。何況卡爾夫南私人軍團的整個設計，全是以黑巫號為主，其他為輔。眼下黑巫號負創退卻，力量自然大打折扣。

這時六艘戰神飛船內的三百多架衝擊戰機全飛了出來，迎戰敵人，以一艘銀河級飛船為主，配以六艘無敵級、五十艘劍魚型飛艦和近二百架蝙蝠型戰機的黑獄艦隊。

在實力上，雙方差別不大。勝負全繫於戰術和戰略的運用上。

導彈和集束光雨點般交換著，在廣袤的太空畫出千萬道眩人眼目的芒燄軌跡。在驚人的速度下，雙方在方圓千萬公里的廣闊虛空作「近身」纏戰。

當兩架對敵戰機擦身而過時，瞬眼間後距離便被拉遠至萬里開外。

被擊中的護罩都爆起因能量激盪而生的光雨，像不斷燃點爆閃的美麗煙花，只是其中藏著使人魂斷神銷的毀滅性力量。

黑獄人在銀河三號上坐鎮的大將是元帥美雅女最得力的助手達拉茲大將，他把己方的飛艦分成七組。除自己的一組七艘劍魚型飛艦和三十架蝙蝠型戰機，其他六組各由一艘無敵級飛船作指揮。

他們間的通訊全以精神為主，雖說有二百多艘船艦，但卻是個無可分割的整體，此時黑獄人的身體雖在各自崗位上，但精神都進入了晶石內，思感能與飛艦整個動力和武器系統結合為一，發揮出比人類優勝的戰鬥力量。

七組黑獄戰船在虛空中隊型完整的來回衝刺，避開了與六艘戰神飛船的正面交鋒，專挑衝擊機下手，十多個回合下來，便摧毀了對方近半戰機，而他們只損失了二十多架蝙蝠機，大部分均是避不過戰神飛船上那威力龐大的八根集束尖刺炮。

尤可慮者是戰神飛船在敵人靈活的戰術下，被硬生生割斷了原本整齊的隊形，七零八落間，不但戰神飛船被迫各自作戰，連護航的戰機都被衝散，因落單而被敵人逐一屠宰。

巨型的戰艦必須有靈巧的戰機護航，此乃太空戰的鐵律。因為巨艦目標明顯，很難躲過敵人的炮火，所以小型的戰機便派上用場，展開阻截敵艦的重要任務。故一但陷進這種局面中，便變成挨打的境況。

在主艦和戰機的智能系統聯繫下，本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但黑獄人厲害在那種精神與能量結合的方式，不但可以截斷戰神飛船和護航戰機間的通訊聯繫，還可以擾亂護罩力不足以抗拒他們入侵的戰機的智能中心。所以一番衝殺後，本是威風凜凜的卡爾夫南軍團，立即潰不成軍。

數百大小戰船、戰機，在廣闊的太空戰場追逐纏鬥著。

其中一艘戰神飛船，被達拉茲的銀河三號成功地銜尾狂轟，配合著其他劍魚型戰船和蝙蝠型戰機的炮火死光，使整艘巨艦陷身在光雨，隨著飛船左衝右竄，試圖擺脫敵人的糾纏，在虛黑的星空裡和遠方天獅太陽的光燄照閃下，拖曳出一道左曲右折、七彩繽紛、充滿毀滅性的艷麗長虹，卻始終逃不過即臨的厄運。

能量減退下，不但護罩的力場直線下跌，八根尖刺集束炮在有心無力下，集束光亦不斷被削弱。

銀河三號驀地加速，在戰神艦上方疾飛而過。

戰神艦往下潛去，一枚超級導彈由銀河三號艦腹的主發射台射出，刺入了戰神艦跌至兩度的護罩外夾壁，透體破入戰神艦的反應爐中。

當達拉茲那組戰船、戰機遠去十萬里後，那艘戰神艦爆作了一團光燄，化成碎片，往四外激濺開去。

眩目的強光，使天獅太陽亦要黯然失色，遠近可見。盪波迅速送往整個星區，惹起了尚未加入戰場的雙方面艦隊的驚覺。

這艘戰神號的敗亡，正代表著戰局開始一面倒的發展。

首先心膽俱寒的是遠退近五千萬里外黑巫號上的卡爾夫南和翟斯飛。

事情的發展，實是始料所不及，現在更是完全失控。

到這刻他們才知道對黑獄人的瞭解實在太少了。

翟斯飛沉聲道：「請下立即撤返天虎星系的命令。」

卡爾夫南鐵青著臉，看著舷窗外遠方不斷閃爍的芒點、虹線和光雨，搖頭道：「不！我們返回樂園星系去。」

緊急撤退的訊息，立即往戰場處己方艦隊傳送過去。

※※※

祝絲蒂頭接思感頭罩，與整隊五百多艘船艦的指揮官連接在通訊網路處，下達了開赴戰場的命令。

## 第二章 魔獄帝后

這是個令人難以相信的超巨型星系，三十二顆行星，繞著比家鄉太陽大上五倍的恆星，在虛空中隨著橢圓的軌跡以高速運行著。

在天體物理學上，愈大的恆星，壽命愈短。這是基於質量愈大，引力亦照比例加強，塌縮的速度更快，傾瀉出的能量亦更巨大。

物體的大小，決定了星體的性質。

每當星體的質量大至失去了分子間的平衡時，便會產生塌縮的現象，把星體變成了太陽。

任何物體都是由原子組成，外層則是電子。

電子與電子間互相排斥，使它們保持著力的均衡，相安無事，亦便在一般的行星上，物體大致上能保持它們的安詳形狀。

以家鄉太陽系為例，由於電磁力比物質的引力來得強大，所以縱是大如木星的天體，仍是穩定的。可是愈接近內核，引力便愈大，這亦是地球核心為何是火熱熔岩的道理。

引力是物質向內拉扯的力量，離核心愈遠，引力相對地滅低。

這種勢均力敵，電磁力和引力間的平衡，在巨大的星體如太陽處，卻是全派不上用場。

引力全由質量決定，只是太陽表面的引力場，便比地球大上了二十八倍，這使她的引力遠大於分子間互相抗衡的電磁力，原子再不能保持原狀，電子層被巨大的拉力扯碎後，原子核在電子流自由流動，就會產生核聚變，釋放出大量的光和熱，形成了發光的恆星。

即使是恆星，亦因著大小的差異，有著不同的命運。

若以家鄉太陽為一個單位計算，那在三點二個單位以下的太陽，便極有可能在某一天塌縮成為高密度的白矮星和中子星，那時原子核都緊擠到一起。

可是若質量是在三點二個單位之上時，這種塌縮可能永無休止地繼續下去，成為宇宙最奇異的天體──黑洞。

現在方舟等眼前的巨型星，便有著這種可能性。

在聯邦的殖民策略，擁有這種巨型太陽的星系，均不在考慮之列。

質量愈大，引力照比例增加，塌縮加速及能量的傾瀉更狂暴，更不適合生命的繁衍，壽命也短多了。

可是出現在眼前的事實，卻是這星系內每顆行星上都充盈著各式各樣的生命。

這是個令人心惑神迷的星系。

三十二顆行星，每顆都被各式各樣濃密的巨型植物覆蓋得完全不露出地表，使她們成為奇形怪狀、多彩多姿的世界。籠罩著她們的大氣，更是變化多端，令人目眩。

舒玉智吁出一口涼氣，發著怔道：「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呆瞪著的巴斯基道：「這絕不是黑獄星系，那的太陽應比這個至少小上一倍。」

在兩艘黑獄戰船的挾持下，一大兩小三艘飛艦，以最親密的形式，並肩飛進星系內。

巴斯基低聲道：「我們立即逃走，在這樣的環境下，怎也可躲他一會兒。」

方舟歎道：「躲來躲去，還不是被困在這星系內，何不搏他一搏，看看黑獄人有什麼難纏的玩意？」

舒玉智微震道：「看！」

兩人順著她的眼光望去，只見離開這巨陽的第二十八顆行星上，剛進入陽光一面的邊緣處，由糾結盤纏、色彩燦艷的密林中，豎起了一座圓頂的龐大建物，直撐入雲端，有種說不出的離奇詭異。圓頂在陽光上形光流轉，更是懾人心魄。

※※※

祝絲蒂的聯邦艦隊，分成了十多組，越過了最外圍行星的軌道，開進了星系內。

超過萬架俗稱飛行坦克的戰車由各艦腹飛了出來，護在大型飛艦的上下八方，準備應付敵人的還擊。

能量被提升至顛峰的水平。

天獅太陽已逐漸平靜了下來，星系外戰場方向的星空仍不時閃爍著爆炸和集束光的光芒，但已由密轉疏，那邊的戰事應已接近尾聲。

偵察電波顯示只有兩艘戰神級飛船能成功逃去。

經此一役，卡爾夫南再難保持他的氣燄了。

祝絲蒂雖奸計得遂，但亦暗暗心驚。

以她和狄平為首的主戰派，一直以來，對黑獄人的估計，都根據他們在仰馬星之役所顯示出來的實力，再加上八年的發展，作出評估。

素女星之役，更加強了這想法的信心。

是役應至少損耗了黑獄軍團四分之一的實力。

正因這想法，使她和狄平充滿信心，有把握打一場漂亮的勝仗，重振聯邦軍方的聲威，亦使她可穩代姬慧芙，成為聯邦的主席。

但眼前卡爾夫南的敗北卻是鐵般的事實，黑獄人的真正實力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怎麼不膽顫心驚？

當艦隊越過外圍第二顆行星的軌道時，前方虛空處出現敵蹤。

比領袖二號大上三倍，載著黑獄第二集團軍統帥美雅女的元帥二號超級太空戰艦，在兩艘銀河級飛船、五艘無敵級飛船和過百艘劍魚型戰鬥艦的擁簇下，迎頭飛來。

祝絲蒂一聲令下，十多組飛船分散開來，孔雀開屏般擴散後，由上下八方往敵艦圍去。

一時導彈、光炮閃個不停，暴風雨般朝敵人打去。

※※※

基地的圓頂，赫然是一球直徑達百米的巨型晶石。那是除大帝戰城外，他們曾見過的晶石最大的了。

整座建物，全以一支直徑粗達十米的圓柱體貫穿整座基地，像串燒肉般獨立並單足地把各種不同的幾何形體建築貫連起來，豎立在濃蔭密佈的星球上，高達百多公里。那種直探天際的氣勢，讓人歎為觀止。

愈清楚黑獄人的實力，愈令人心寒。

在兩艘黑獄艦的挾持下，銀河四號緩緩停在這過千層建物最上方廣闊若十多個足球場的停機坪處。

數百名全副武裝，身披黑色戰甲頭盔，身上滿是各式可怕武器的黑獄戰士，由圓形若車輪的建築物飛掠出來，降下時，分作兩排，恰好由銀河四號的主出口，直排至進入圓輪建築物的入口處，就像長地毯般，迎迓貴客的來臨。除頂部水晶球般的晶石外，所有建築都是以一種介乎大理石和金屬的物質建成，充盈著龐大的保護能量，雖及不上大帝戰城，但已遠勝他們在仰馬星系破壞了的外空基地。

到目前為止，他們所遇的黑獄戰士，大約可分為三種一是穿著灰藍夾雜盔甲的戰士。

另外就是晶白盔甲的帝君親衛和眼前這些烏黑得發光的黑獄兵了。

後兩類頭盔上都嵌著一方小型晶石，代表著他們有更優越的力量和地位。

究竟誰是這些黑甲兵的領袖呢？三人交換了個無奈的眼色，打開了艙門，抱著醜媳婦終須見公婆的忐忑心情，踏足停機坪上。

熾烈的陽光，把地面和建築照得爍爍生輝，頭頂則是彩霞流動的晶石球，四周煙雲縹緲，隱見林木糾結下的大地，那種感受，非是身歷其境，怎也說不清楚。

左右兩排直延開去的黑甲戰士，人人神氣肅穆，不流露半點表情，也沒有特別的敵意，更教人莫測高深。

三人猶豫間，一個甜美清純的女聲在空氣中震著，以發音正確的聯邦語道：「貴客既臨，何不進來一敘。」

三人面面相覷，怎也想不到不但不用兵戈相對，敵人還是如此客氣有禮。

呆了一呆後，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大步通過守立兩旁的黑甲兵，往圓輪建逐的入口走去。

※※※

元帥二號渾圓的艦頭，亮起一點強烈的紅芒，接著擴大開來，變成一個圓形的光罩，把整隊百多艘戰船，全部籠罩在光罩，就像它們是在一個紅色的泡沫飛行著般。

炮火到了光罩處，便給反彈開來，爆出一片芒點火雨。

祝絲蒂、狄平和艦上全體將士全看呆了眼，這麼厲害的外置護罩，還是第一次遇上。

元帥二號本身更是設計優美的飛船。

長達萬米的銀白色船體，充滿了線條的美感，渾圓的一端往後擴闊，隱見十多塊長條夾壁夾合而突起的線，延伸直至另一圓端，使人難分首尾，通體有若天成，不見半分斧鑿的痕跡。所有力量，就聚集在那貫通首尾的十八道骨處，活像個會飛行的大絲瓜。

紅罩消去。

以元帥二號為首的敵艦，已來到了聯邦軍的中心處。

元帥二號的船體透出鮮艷的粉紅色，接著十多道紅芒由巨大船體旋轉著捲掃而出，往聯邦各艦擊上去，聲勢驚人之極。

其他黑獄艦亦紛紛發射導彈光束。

聯邦的船艦、戰車，仍弄不清楚元帥二號用的是什麼武器時，已紛被這種前所未見、能自動轉向和準確無誤追蹤目標的怪光擊中。

領袖二號首當其衝，被擊中艦頭。

艦體劇震，燈光熄滅。

護罩的能量由八十度驟跌至七十二度。

要知護罩的力場，每度代表著可抵受一噸氫原子聚變所產生的爆炸力，足可挨上普通的反物質導彈百多枚。哪知對方只是一擊，便等若近千枚反物質導彈的威力，這是如何駭人聽聞的一回事。

近十架被擊中的飛行戰車，紛紛爆炸。兩艘較強大的巡洋艦，則像玩具般被撞得離開了原先的航道，往側翻滾開去。

光雨閃爍。

雙方不停交換炮火。

元帥號發射了第一輪的攻擊後，艦體回復原來清冷的銀白色，積聚著第二輪的攻擊力量。

雙方擦身而過。

聯邦的主力艦級和母艦級飛船，不約而同把所有火力均集中擊向對方這艘可怕的帥艦去。

元帥二號帶著燦爛的芒燄和火雨，迅速去遠，夷然無損。

只是這麼的一次接戰，聯邦軍再有二十多架飛行戰車和三艘巡洋艦給對方銀河級和無敵級的飛船摧毀。而他們只是令對方損失了兩艘劍魚型飛船和七架蝙蝠型戰機。

強弱之勢，不言可知。

領袖二號內燈光復明時，遠去的元帥二號又轉紅起來，潛到下方，靈活無比地掉頭飛來，把其他黑獄艦都拋在後方。

祝絲蒂心膽俱寒，這莫測高深、威力可怕的飛船，真是想也沒有想過，猛一咬牙，下令全軍掉頭迎去。

就在這時，原先與卡爾夫南作戰的黑獄艦隊，突然出現在偵察掃瞄網上正全速趕來這個太空戰場處。

「轟！」

領袖二號再次被擊中。

這趟元帥二號只發出一道可怕的紅芒，集中全力來對付這敵人的帥艦。

整艘領袖二號被無可抗禦的毀滅性能量衝擊得往上拋飛，護罩力場由七十二度跌至五十二度。

狄平的大臣號四個主發射塔的集束光全部命中了這可怕的敵艦，但只能令對方顫抖了幾下，便靈活地潛了下去，躲到其中一顆行星的陰影。

其他黑獄艦機，早呼嘯而至。

聯邦軍全體將士，無不脊骨生寒，這麼可怕的超級太空艦隊，無論速度火力，均不是他們能應付的。

無數的芒火，畫破了星系內廣闊的虛空。

不少戰鬥艦，紛紛爆成粉末，不留半點痕跡。

擊敗了卡爾夫南軍團的百多艘戰艦、戰機，這時剛飛進星系的內空，蜂群般奔趕而來。

領袖二號勉強取得平衡後，元帥二號又由行星的另一邊游了出來，往最接近的一艘航母艦級飛船追去。

十多道紅芒，剎那間把那艘航母艦纏個結實。

狂大的能量絞壓下，艦體似冰雪般溶解起來，接著爆起了一團芒燄。

祝絲蒂魂飛魄散下，發出了撤退的命令。

※※※

在廣闊的圓輪形大堂內的中心處，那巨型支柱之旁，放了一張長達十多米、以不知名木質製成的巨型長方形餐桌，上面以銀白色的盤子放著各種見所未見的奇異果實。

在餐桌的一端，坐著一位身穿高領黑袍，肌膚如雪，千嬌百媚的絕色美女。她身著闊袍大袖，深開的領可見深深的乳溝。

她一對眼睛長而且媚，輪廓精緻得不能有半分更改。

她的美麗完美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像一個可滴出最甜美仙液的美果。

黑衣白膚，強烈的對比使她超出了人所能想像出來的美態，連姬慧芙和舒玉智似也要給比下去了。

三人踏進大堂時，都駭然止步，不能置信會在這種情況下，在黑獄人的基地，見到這樣的一個絕世佳人。

這詭異無倫的美女對他們微微一笑，澄藍的眸子亮了起來，淡淡道：「請隨便坐！」

三人面面相覷。

她只是隨意的一瞥，便像能裡裡外外、一絲不漏地察知了他們的虛實，半點都躲不過她如炬的目光。

可是他們的思感能到了她身前兩米許處，便難作寸進。

舒玉智本身是女性，故能最快在她的魅力下回復過來，推了身旁兩個目瞪口呆的男人一把，朝餐桌走去，在另一端的空椅上和這怪異的美女對坐著。

巴斯基和方舟如夢初醒，前者坐在舒玉智的左側，方舟則逕自來到這美女旁邊，坐在最接近她左側的空椅子去，還毫不客氣地拿起一個紅得像火漆，比橙子大上少許的怪果大嚼起來。

美女大感興趣地望著方舟，柔聲道：「想不到人類中竟有像三位那麼出類拔萃的人物，難怪封神要吃大虧了。」

巴斯基沉聲道：「你是誰？」

美女的妙目往他望去，微微笑道：「在這一個宇宙的循環，我的名字叫天美，族民們都尊稱我作天美帝后。」

她無論談吐舉止，均予人一種緩而不急的感覺。

舒玉智也以微笑回報，淡淡道：「既有帝君，又有帝后，你們模仿我們，倒也很徹底。」

巴斯基道：「這副身體是哪搶來的，假若聯邦中有女人像那樣子，應是街知巷聞的事了。」

天美帝后並沒有被他們不客氣的話激怒，幽幽一歎道：「你們之所以痛恨我們銀核帝國，皆因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所以我絕不會怪責你們。」

舒玉智看著正拿起另一種怪果的方舟，道：「若有人來摧毀妳的星球，殺掉妳的戰士，然後對受害者說：『你們恨我，只是因為不明白我罷了！』會有什麼感受呢？」

天美帝后沒有答她，露出一個媚態橫生的笑容，取起一個瓜形的深黑長果，遞給方舟道：「試試這個！」

方舟閃電般伸手，眼看要把她的纖手抓個結實，豈知天美帝后纖手一動，瓜狀果已塞在他手中，才從容地收回纖手，皺眉道：「先好好談談，不是勝過動手動腳嗎？」

方舟固是呆在當場，舒玉智和巴斯基也是看得直冒寒氣。這美女玉手的靈活性，竟比方舟更敏捷。

巴斯基道：「剛才帝后說及的宇宙循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天美帝后綻出一個甜美的笑容，秀眸閃動著懾人心神的采芒，望往泊在外面停機坪的三艘飛船和更遠的初升太陽，柔聲道：「這要從這個宇宙的起始說起，為了得到你們的合作，我絕不會隱藏任何事實，何況你們既有膽量到這來，自然不把一般的生死放在心上了。」

三人同時湧起怪異無倫的感覺。

聽她的口氣，黑獄人並非只是宇宙內一種沒有軀體的純精神體那麼簡單。

可是卻怎會牽涉到宇宙起始的秘密呢？

## 第三章 驚天之密

祝絲蒂麾下由第二師和第三師組成的遠征艦隊已徹底挫敗了。

主力艦只剩下了性能最佳的領袖二號和狄平的大臣一號負創逃離戰場，卻失去了所有飛行戰車。

八艘航母艦則僅有三艘幸脫大難。只是對方的元帥二號，便獨力摧毀了她一艘主力艦、兩艘航母艦、十多艘巡洋艦和以百計的飛行戰車。

另外那艘主力艦和三艘航母艦則在兩艘黑獄人的銀河級艦強大的火力下飲恨；黑獄人方面只損失了兩艘無敵級戰鬥艦，但在被毀前，早對聯邦遠征隊造成嚴重的破壞。戰爭由開始便一面倒地進行著。

威力驚人的元帥二號牽制著聯邦軍最厲害的幾艘飛艦，再由銀河級和其他飛船對聯邦軍進行無情的殺戮，在戰略上絕對地成功。可見黑獄人的三大元帥，確有非凡本領。

遠征軍倉皇逃回天虎星系，尚未喘定那口氣，黑獄軍團以元帥二號為首的艦隊，已銜尾追來。無可躲避下，已成驚弓之鳥的祝絲蒂被迫下令迎戰。

天虎星系內一時戰雲密佈，另一次大戰一觸即發。

※※※

天美帝后秀目閃著奇異的光芒，緩緩道：「在這有形質的宇宙內，一切生命都賴形體而生存，就算微若空氣，亦是一種形體，只是你們人類的肉眼看不到罷了！只有我們是純精神的生命，不須倚賴任何形體也可以存在，故而也可以進入任何生命體，把他們的形體據為己有。」

方舟奇道：「為何你們可以是例外呢？」

天美帝后顯然對方舟特別感興趣，每次望向他時，美眸都異采連閃，這時瞪了他好一會後，才淡淡道：「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本來並不屬於這個宇宙。」

三人同時一愕，交換了個震駭的眼神。

天美帝后似乎很享受他們的訝異，望往左方透過落地玻璃灑入大堂來的陽光，輕輕道：「這個宇宙真美麗，即使看上千億年，也絕不會覺得沉悶。」

巴斯基哂道：「既是如此，那就坐在這東看西看過日子好了，何須那麼辛苦去侵略別的種族呢？」

天美帝后幽幽一歎，呆看著窗外飄遊著的一朵彩雲，沒有說話。

她無論言談舉止，都充滿了人性的味道，使他們很難視她作異類對比起其他的黑獄人，她這鵲巢鳩佔的可怕生物，可說是形神俱備了。

大堂內四人都默然無語。

現在這黑獄人的魔后雖似是沒有半點敵意，但三人都感到此事絕難善了。

天美帝后把目光移到巴斯基身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柔聲道：「所以我說你們並不瞭解我們，為了能度過下一次整個宇宙被毀滅的大災難，我們唯有竭盡所能去達致這目標，再無其他選擇。」

三人同時一震，目瞪口呆地怔看著她。

天美帝后緩緩點頭道：「你們猜得不錯，我們早經歷過兩次災劫，也是那兩次災劫唯一的倖存者。這樣說，你們清楚了我的來歷了嗎？」

※※※

元帥二號在兩艘銀河戰鬥艦的護翼下，飛進天虎星系，他的艦機則停留在星系的邊緣處，作壁上觀。

甫進內空，三艘黑獄飛船同時發射出數百道紅芒，畫過往她們疾衝而來以千計的宇宙機雷。機雷紛紛墜毀，轟隆閃光不斷爆射下，能擊中她們的機雷只有數百枚，但對她們強大的護罩完全不能構成任何威脅。

在第七師總指揮拿不列大將的座駕主力艦上將七號率領下，兩艘航母艦級飛船、百多艘巡洋級飛船和上千飛行戰車，由分佈於各行星的基地和星系內的八個軍用太空站飛出，在太空和行星基地的強大炮火支援下，傾巢而出，為保衛天虎星系迎戰入侵者。

一時間，以萬計的導彈和集束光，畫出無數芒線，橫過虛空，往這三艘超級太空敵艦擊去。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兩艘銀河級飛船分向上下竄去，反而元帥二號倏地凝定下來，似是任由對方拿自己作箭靶。

能量激盪下產生的光雨，像雲霧般把這黑獄人的帥船籠罩起來。

正迎頭對著元帥二號衝去的第七師艦隊，人人歡欣若狂。

不過他們只高興了一陣子，當帶頭的上將七號衝至離元帥二號五百里的近處時，才駭然發覺元帥二號竟像空氣般在正舷窗外消失了。

※※※

天美帝后眼神不斷變化著，忽明忽暗，顯示她的情緒正在波盪中，比起其他冰冷無情的黑獄人來說，她是個迥然不同的「異種」。

三人呆看著她，腦際一片空白。

雙方是勢不兩立的死敵，偏是在這刻娓娓深談，但又不知何時會反臉動武。

一位美絕人寰的天美帝后，只能以深不可測來形容。因為她的內涵強大至完全令他們沒法摸清她的深淺。只見她眼中射出思憶的神色，徐徐道：「在這層次的空間，擁有兩個截然相反的宇宙，就是你們人類知道的正空間和反空間。她們不斷變化著，而在這錯綜複雜的變化中，又不斷取得新的平衡；但一種力的均衡被打破，其中一個宇宙便會毀滅，由有歸無，被另一個宇宙替代。那時反空間將變成正空間，正空間則變成反空間。其中情況的複雜，一時實在難以盡述。」

三人聽得發起怔來。

宇宙的生滅變化，是人人眼見的事實，任何星體都會步上死亡的路途，可是卻沒有人想過，正反空間可以互相替代。

天美帝后道：「當宇宙毀滅時，所有有形或無形的物質和生命，都會聚集到一點，強大的能量，貫通了正反兩個空間，生出了驚天動地宇宙級的變化，當反空間由這通道以不可想像的高速湧出來時，所有物質和生命的精神因子都會碎裂分解，變成游離分子，就若我們現在於反空間見到的情狀，那是個狂暴而沒有生命的宇宙。」

巴斯基困難地了一涎沫，皺眉道：「既是如此，生命怎樣延續下去？」

天美帝后露出恐懼的神色，沉聲道：「物質和生命是永不會消失的，消失的只是生命的印記，我和你們正代表著四個而獨立的印記，我們的成長，就是對宇宙物質和生命能吸收的具體表現。所謂進化，指的就是這過程。」

舒玉智頭皮發麻道：「不是說曾經歷過這宇宙的大災劫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天美帝后微顫了一下，猶有餘悸地道：「當平衡再次被打破時，整個空間的能量會再聚於一點，重複那過程，但這一次湧出來的卻是能產生物質和生命的宇宙，物質和生命的因子雖再次分解，但卻形成了新一代截然不同的宇宙。」

接著望往大堂外陽光漫空中的浮雲，淡淡道：「那就是我們現在眼中見到的天地了。」

方舟一震道：「那即是說，你們曾經歷過至少兩次的正反空間變異了，可是你們怎能仍生存下來呢？」

天美帝后道：「在上一趟有生命和物質的宇宙，我們是那宇宙最強大的種族，控制著以億計的星河，而支持我們的動力，就是要躲過隨著宇宙毀滅的悲慘命運。經過以千億年計的思索後，我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只要精神力夠強大時，我們將可藏在正反空間互換的那一點，避過了反空間使任何生命形神俱滅的命運，那也可以說是能把那生命的印記保存著，等待另一次充滿生機的宇宙的來臨。」

舒玉智問道：「那是什麼方法呢？」

天美帝后雙眸閃著異芒，一瞬不瞬地瞪著她道：「既要倚賴生命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住收集生命的能量，那推動了我們遍踏宇宙的去搜尋生命，把他們的能量據為己有。在大災劫發生時，我們把收來的所有的生命能量集中到一點處，形成了一個即使空間交移也難以損毀的印記，只可惜我們仍是算漏了一點，以致差不多功敗垂成。」

方舟長長吁出一口氣，挨到椅背處，呆看著她側臉美不勝收的輪廓道：「是否所有生命都保留不住，只剩下生命的印記呢？」

天美帝后向他微笑點頭道：「正是這樣，那可說是生命能的最龐大結集，假設成功了，我們便能留在那正反空間最大的交觸點處，等待充滿生機的宇宙再一次的誕生。可是正反空間互換的能量實在太狂暴了，把所有生命能均帶走，只餘下核心處的印記，於是我們被困在那度過了整個宇宙的世代，當宇宙再次換移時，其他物質及生命因子，全被送往新一代的宇宙，最可恨的是我們因著本身的特別形式，並不能像其他生命因子般，與物質結合而產生新形體，只能藏身在那裡，默默守候著再生的機會。」

三人都聽得直冒寒意。難怪黑獄人這麼厲害了，因為他們根本是曾稱雄於上一代有生命的宇宙的強橫生物。

舒玉智深吸一口氣後，問道：「銀河系的核心處，是否就是宇宙互換的那一點呢？」

天美帝后緩緩搖頭，道：「那只是以億計的其中一點，當宇宙交換時，那宇宙的交換點亦分裂作無數的點，我們只能苦守其一。當這些正反空間勢均力敵的能量對時點再次合而為一時，就是另一趟宇宙交換的時刻了。」

再微微一笑道：「所有生命因子均保存著對那生命巨大結集的美麗回憶，知道若能把生命和智慧那麼凝聚起來，經過一段時日的進化，說不定能把正反兩個空間的能量都據為己有，那就可以超越這層次的宇宙，踏足不能想像的領域。這美麗但模糊的回憶，鐫刻在每一個生命因子的至深處，那也是對『神』的回憶，終有一天，會再次回歸到那去，變成真神。」

方舟道：「說得倒動聽。但現在你們只是在別人不甘願下，強佔他們的身體，以你們的印記，強行代替別的生命印記，這種行為，比盜賊更是可恨呢。」

天美帝后幽幽長歎道：「我們也是迫不得已才這麼做。由於我們失去了一切生命能，所以只能躲在銀核正反空間對峙的力場，只有那種力場凝結而成的能量，才可使我們的印記存在著。幸好方舟二號來了，她在反空間內受到力場的吸引，被扯吸到我們那處來，使我們得到千載一時的機會，通過種種方法，先成為他們的領袖，再教導他們脫身到達黑獄星系，讓他們不斷繁殖，然後取其體而代之，豈知終給他們發覺了我們的企圖。於是我們唯有被迫去找尋你們了。」

方舟道：「說這麼多秘密給我們聽，難道會認為我們肯與妳衷誠合作，任取得我們的生命能嗎？」

天美帝后搖頭道：「這樣攫奪生命能，只能由一個生命體轉移到另一個生命體，最終仍是一無所得，而且有很多不良的後遺症，並非我們理想中的做法。」

巴斯基愕然道：「那你們的理想又是什麼呢？」

天美帝后眼中射出憧憬的神色，悠然道：「這宇宙的東西，無論小至微子，又或大至正反宇宙，生命又或物質，都有著相同的本質和架構，小中見大，大中見小。宇宙有正反之別，生命亦有陰陽之別，同一物也有陰陽、正反之分。我們那經歷過兩次災劫的生命印記內，只有核心處才能保留著對往昔宇宙的回憶，這生命印記的核心內，也有陰陽之別，藏有最強大的凝聚力，連宇宙災變也不能動搖分毫。當方舟二號來到我們之內時，時機既至，我們才進行分裂的過程，印核先分裂作兩半，陽的是撒拿旦帝，陰的就是我天美，只有我們兩人才能保持著對上兩個宇宙的記憶，然後再由我們兩個分裂出現時的三大元帥，男的是封神，女的是美雅女和同時擁有陰陽的北保司，他們的力量雖遠及不上我和帝君，但已比其他族類強大千萬倍。由於他們全無記憶，所以變成了你們後，便全盤接受了你們的身體，至乎精神方式和文明，所以即使你們視我們作同類，也無甚不安。」

巴斯基冷哼道：「這麼狠毒的同類，不要也罷？」

天美帝后道：「難怪你會這麼說，但現在我卻有個提議，只要你們答應，我立即下令停止對聯邦的侵略，甚至可撤出銀河系，讓你們作這銀河系的霸主，不知你們肯否聽聽這對雙方均有利無害的提議呢？」

三人同時愕然，想不到竟會有如此便宜的事。

※※※

當元帥二號再次由反空間彈出來時，已出現在天虎星系最大和火力最猛的太空堡壘旁，一道紅芒由艦體捲旋而出，烈射在堡壘反應爐所在的外壁處。

堡壘上所有導彈和集束光瘋狂地投在元帥二號艦身處，展開反擊。

這樣的硬拚，比的正是護罩力場的堅強度和火力的威猛。但顯而易見的，元帥二號的火力集中，只攻一點，而堡壘卻是火力分散，表面看去，元帥二號整艘船身無處不受到襲擊，卻是中看不中用，遠及不上元帥二號集中一擊的威力。

兩艘銀河號正與拿不列的第七師團纏戰不休，讓他們難以援手。

躲在星系另一端的祝絲蒂等新敗之軍，目瞪口呆地從偵察網上看著元帥二號不須加速地進入反空間，又突然彈了出來展開突襲，只感手足冰冷，不知所措。

太空堡壘只挨了兩分鐘，便炸成碎粉，就在那刻，元帥二號又消失了。

這樣的仗，還怎麼能打下去。在三艘巡洋艦分別被兩艘銀河級飛船摧毀後，祝絲蒂終下達了全軍撤退的命令。

## 第四章 談判破裂

天美帝后眼中爆起了前所未見的亮光，以充滿了渴想和深刻的情懷道：「我們曾做過無數的實驗，讓族人進駐不同生命體。」

接著搖頭苦笑道：「這個擁有三十二顆行星的巨大星系，就是實驗的場所。銀河系從未有過這麼多生命聚集一起的場所，各類的植物和生命，像你們的動物園裡般被收集到這來，再由我的族類進駐他們的身體，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尋找一種生命形式，使我們可得回以前的生命能。那時我們就可像以前般，再次積聚力量，達到超脫這層次存在的最高理想。可惜事與願違，除了你們人類外，他們的印記與其他生命結合後，都被困在那種生命形式，甚至乎在一段時間後忘記了本源，成了一種生命的變異體。有時我聽到他們其中一些的吼叫聲，心中便非常難過。」

三人均聽得不寒而慄。

方舟哂道：「我也為被佔了身體的同類非常難過哩！」

天美帝后歎道：「請原諒我們是迫不得已。幸好出現了你這超人類，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你是唯一生命能強大至可使我們重新得回失去了的生命能的人，只要你肯助我們完成此事，我們立即撤走，絕不食言。」

舒玉智道：「我才不信方舟是生命能最強大的生物，你們應有別的選擇。」

天美帝后淡淡道：「生命能比他更強大的生物絕對是有的，只是卻非人類，而只有同類間才可進行我們想出來的計劃，所以眼前方舟可說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巴斯基沉聲道：「不是要方舟讓妳進駐他的身體和神經吧？」

天美帝后搖頭道：「當然不是這樣，我只須他把足夠的生命能輸進我的降神器內，使我能藉之與帝君再次結合，誕生出新一代的生命，便完成了夢想。那時我們便依照諾言撤走，再不騷擾你們的安寧。」

敵我四人頓時沉默下來。

表面聽來，這提議非常划算。對方舟來說，失去了的生命能，固可重新補充，問題是對方的諾言是否靠得住。

而且這魔帝、魔后結合下產生的生命，不但同時擁有這兩「人」的力量，還能直接收集其他的生命能。那時宇宙內還有哪種生物是他的對手，豈非要任之宰割嗎？

舒玉智俏臉冷了下來，沉聲道：「妳在騙人。妳的目的只是要剝奪宇宙內所有生命本身的印記，將他們的生命能據為己有。就算你們徹出銀河系，終有一天仍會回頭來找我們，那時我們還不是任妳為所欲為嗎？」

天美帝后從容笑道：「我想你們大可放心，這個宇宙已度過了一半的壽命，無論我們怎樣努力，也不可能及時把所有生命能全部收集，放過你們區區一個銀河系，又算得了什麼呢？光是我和帝君再次結合的過程，便是以千計的地球年歲。總好過你們立即便遇上全體覆亡的命運。憑你們微不足道的能力，絕挨不過下一趟的宇宙換移，何須計較得那麼長遠哩？」

三人無不聽得心動，她的話絕非沒有說服力。

方舟與舒玉智和巴斯基交換了個眼色後，道：「我們憑什麼能相信妳會遵守諾言呢？」

天美帝后首次發出銀鈴般的嬌笑，欣然道：「有個更簡單的方法，就是方舟你隨我們一起撤走，到達了以億光年計的另一星河後，我們才進行這交易。無論我們怎麼蠢，也不會再花數十萬年返回這收集人類的生命能吧。在這宇宙內生命是無處不有，任何地方都夠我們忙的了。」

方舟失聲道：「那我豈非也要和你們在一起？」

天美帝后幽幽地橫他一眼道：「有人陪你嘛！我因著純陰之質，變成了人類後，亦成為了最具女人魅力的女性，比任何女性更懂使男性滿足快樂。等到我與帝君結合時，你便可自由離去，憑你的力量，又有我們最先進的飛船，回來只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趁這機緣，作個愉快的遠途旅行，不是挺愜意嗎？」

方舟呆看著她。

這天美帝后確是女人中的女人，渾體完美無瑕，充滿了誘人的魅力，最令人心動處，是她完全不讓人感到她是異類，所有人類的優美特質，都以最完美的方式，呈現在她美麗的肉體和氣質上。

她無論言談舉止，均透出一種坦誠真心的味道，實具有使人難以拒絕的龐大感染力。

方舟凝神想了一會，頹然搖頭道：「話雖這麼說，但我怎能做幫兇去助你們對付其他本來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種族呢？沒有任何生物有這種權力。」

天美帝后想不到說了這麼多話，仍不能打動他。臉容倏地變得寒若冰雪，兩眼由藍轉紅，閃著使人驚心動魄的芒光，冷然道：「這叫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

那種變化的對比是如此地強烈，三人同時大吃一驚。

一股冰寒得絕無半點人類情緒的感覺，瀰漫餐桌之上，與剛才她人性化的感染力，完全是兩回事。

到這刻方舟等才知道，剛才她只是模擬出人類優美的一面，現在才是她的真正面目與心態。

通過龐大的精神感染力，他們差點就給她打動了，其實只是一個利用人性弱點的騙局。就像修奇以「愛之終極」來瞞騙仰馬星的住民那樣。

巴斯基霍地立起，冷喝道：「好妖婦，差點就給妳騙了！」

方舟和舒玉智同時移離餐桌，與巴斯基隱成一個三角形，把天美帝后圍在中心處，蓄勢待發。

天美帝后毫不在意地安坐原處，沉聲道：「要殺死你們三個人，在我來說就像捏死幾隻螞蟻般容易，我不和你們計較殺害了我數十萬族類，已是網開一面。剛才我說的事，沒有半句謊言。我再問你們一句，是否要我強來令你們屈服呢？」

巴斯基大笑道：「讓我給妳一個爽快的答案吧！」

雙手盤抱作勢，一股強大能量透體而出，捲旋而起，照著這黑獄魔后狂擊過去。同一時間，方舟和舒玉智亦發動攻擊，運集強大的能量流，往她攻去。

※※※

祝絲蒂的遠征艦隊，與拿不列的第七師團，在元帥二號的追擊下，倉皇逃生，到擺脫了敵人時，已是傷亡慘重。

除祝絲蒂、狄平和拿不列的三艘主力艦級座駕飛船外，母艦級飛船隻剩下了兩艘，其餘僥倖逃生的只有五十多艘巡航戰鬥艦。

飛出船艦作戰的飛行戰車，則全被殲滅，留在太空基地或行星戰堡上的人員亦壯烈犧牲了。

祝絲蒂的兩名心腹大將查迪和艾芙；狄平的副手青星大將和戰略長衛務，均於是役被殺，損失的兵員達二十萬人之眾，折兵損將的情況，與仰馬星之役所差無幾。

最令人擔心的是天虎星系的失陷，使黑獄人完全控制了這聯邦國邊區的幾個星系，由這刻開始，黑獄軍團成功建立了侵略的橋頭堡，附近二十光年內的五個殖民星系，均陷於隨時被襲的危險。

這失敗不僅狠狠給予祝絲蒂和狄平為首的主戰派慘痛的教訓，亦把整個聯邦拖入直接被戰火波及險境。

戰爭再不屬於遙遠星空的事，而是迫在眉睫、發生於本土的大災難了。

※※※

姍娜麗娃、雷坡武和白樹三人，奉召來到姬慧芙的透明頂辦公大堂，後者剛與愛神交流，見他們進來，才升起感應罩，神色出奇地凝重道：「我們佈置在仰馬星系的遙程偵察器，錄得了由暗瞧星系傳來的強烈震波，根據秀清分析，那應是一顆行星爆炸造成的後果，你們能猜想出發生了什麼事嗎？」

三人同時色變。

姍娜麗娃顫聲道：「一定是大帝號把那藏著火球狀異物的星球毀掉，好把她逼出來加以捕捉。」

白樹臉青唇白地呻吟道：「天啊！若大帝號可輕易把整個行星摧毀，我們還拿什麼去和她對抗呢？」

雷坡武則駭然道：「若給他們成功收服了那威力驚人的奇異火團，大帝號豈非厲害到難以猜想的程度嗎？」

姬慧芙緩緩點頭，道：「那確是很難猜想的事。」

姍娜麗娃還想說話，愛神的聲音響起道：「緊急消息，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和祝絲蒂的遠征軍，在黑獄人的手上吃了大虧，大敗而回。天虎星系已然失守。消息由拿不列大將在進入反空間前拍回來的。他們將撤往離天虎星系二十光年的天羊星系。至於卡爾夫南，則仍動向不明。」

接著報告了損失的情況。

四人聽罷均呆在當場。

雖說早已知道黑獄人的厲害，但以祝絲蒂、卡爾夫南兩軍加起來的實力，再配合天虎星系強大的攻防力，仍敗得如此快和如此慘，確實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雷坡武大怒道：「祝絲蒂怎可退這麼遠，那豈非把天虎星附近的幾個殖民星拱手讓人？」

白樹道：「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下令那幾顆殖民星的住民和艦隊立即撤走。唉！天虎星系有兩顆可居住的星球，現在給黑獄人奪了，真是大大不妙，他們可輕易在那得到各方面的補給了。」

姬慧芙回復了冷靜，思索著道：「祝絲蒂是個只顧自身利益的人，恐怕不會為那幾個星系的人著想，而只是想方法把這次慘敗瞞著，然後籌謀反攻計劃。」

轉向姍娜麗娃道：「妳若是她，會怎麼辦呢？」

姍娜麗娃想了片晌，歎道：「若我是祝絲蒂，便先返回地球，簽署指令，找個藉口，使整個聯邦立即進入一級緊急狀態，那就可把所有人力、物力，全投進對抗黑獄人的戰爭。」

姬慧芙霍地立起，冷然道：「她已攪得夠了，該是由我撥亂反正的時候了。」

※※※

眼看三道能量流，都可命中天美帝后的當兒，這詭異無倫，活了兩個宇宙世代，藉著人類身軀復活過來的美女竟鬼魅般一閃，已脫身出去，到了大堂另一邊靠窗處，傲然而立。

「砰！」

三股能量撞在一起，方舟等被反擊力送得踉蹌跌退，狼狽不堪。

天美帝后這麼站了起來，又是另一番姿采。

她的體態修長窈窕，婥約動人，比雄偉如山的巴斯基還要高出少許，娉婷而立，確有后儀臨天下的豐神。

一陣銀鈴般嬌笑後，天美帝后不屑地道：「憑你們也敢來和我動手，這大堂現在已變成個密封的囚籠，無論牆壁和玻璃，均注入了高達百多度的磁力場，任你們怎也溜不出去。哼！待我處死了你兩個夥伴後，便把方舟你生擒下來，只要你是人，就有人性的弱點，我定有方法教你乖乖合作。」

巴斯基哪曾受過這種氣，狂喝一聲，閃電衝前，瞬眼間到達天美帝后嬌軀前米許處，一拳擊去，狂暴的能量，透拳而出。

「轟！」

白芒亮起，像閃電般照亮了大堂，連外面的陽光亦要相形失色。

巴斯基色慘哼一聲，斷線風箏般往後拋飛，「砰」的一聲，厚背猛撞在對著天美帝后另一邊遠達三百米的落地強化玻璃處，再倒落地上，眼、耳、口、鼻滲出了鮮血，再無力站起來，形狀淒厲至極。

方舟和舒玉智怎也想不到以巴斯基的強橫，竟是不堪一擊，那換他們上去，亦好不了多少。

當他們的目光移往天美帝后處，只見這魔后的胸前，一個比拳頭略大，晶瑩閃爍的多孔圓球正懸空旋轉著，隱隱發出悶雷般的異響。

天美帝后秀目紅芒大盛，說不出的陰森可怖，但仍是以她那種不徐不疾、陰柔悅耳的甜美聲音道：「這就是我們千辛萬苦煉製出來的四枚降神器之一，另三枚較大的，分由三位元帥掌管，我這枚是最小的，也是威力最龐大的武器。巴斯基你不愧是最強橫的改造人，竟能擋我全力一擊而不死，就算死了也可自豪了。去！」

隨著她一聲嬌喝，降神器化作一道白芒，往失去了閃躲能力的巴斯基激射而去。

就在她要發動前，方舟已知不妙，全速飛掠，迅比鬼魅，倏忽間已攔在降神器和巴斯基間，全力擋格。

舒玉智和天美帝后見狀，均大吃一驚，兩人不約而同都在擔心方舟的生命，但卻是為截然不同的理由。

前者當然是關心方舟，後者卻是怕損害了方舟的生命能，以致夢想成空。

兩女同時嬌叱。

舒玉智運集全身能量，隨著橫掠的姿態，一指往降神器點去。

天美帝后則改發放為回收，希望能及時把降神器先收回來。

「轟！」

方舟狂猛的能量先撞在降神器處。

芒雨激濺。

由於降神器改進為退，能量回收，兩方相激，降神器生出抗力，更加速飛退的速度，就在此時，舒玉智的纖指已橫點在往天美帝后疾飛回去的降神器那晶瑩皎潔的圓體上。

這幾下變化，連天美帝后亦始料難及，嬌軀劇震，一時間竟被舒玉智指尖龐大而集中的能量，撞得降神器脫離了她精神力的遙控，橫飛開去。

方舟見機不可失，先再揮手發出另一道流能，擊在橫飛往另一邊落地大窗的降神器處，然後大喝道：「小姐先帶大亨走，讓我擋著這妖婦。」

趁天美帝后暫時失了降神器的千載良機，衝前狂攻。同時心靈傳出訊息，把想出的逃生妙法通知舒玉智。

「轟！」

整座大堂搖晃了一下，四周窗壁同時爆起光芒雨時，降神器衝破了達一百五十度的玻璃力場，到了外面的虛空去。

整扇玻璃粉末般破碎。

此時舒玉智已挾著巴斯基粗壯的腰圍，由破洞衝天而去。

天美帝后連擋了方舟狂猛無儔的數擊，紅芒暴起，方舟慘哼一聲，踉蹌跌退，到了遠離破洞另一邊處。

因能量激盪而生出的強大氣流，仍在這圓輪形的廣闊空間呼嘯，吹得兩人衣衫獵獵作響。

天美帝后正要衝前生擒方舟，後者兩手連揮，發出幾道電芒硬把她阻擋在外。

天美帝后輕鬆地擋格著，嬌笑道：「你比巴斯基和舒玉智都要厲害，不過對我來說，卻是螳臂擋車，就算不用降神器，也可輕易把你收拾。」

奇異的嘯響由遠而近，降神器去而復返，穿過破洞，回到天美帝后手上。

方舟弓起身體，全神凝注著她，既無表情，也沒有說話，還微微抖動著。

天美帝后鄙夷地道：「你以為你那兩個夥伴真可因你而逃走嗎？這想法實在大錯特錯。只要我以精神力號召這三十二個星球上的生物為我追捕他們，那任他們如何了得，最後亦只落得以最淒慘的方式死掉的下場，除非是親身遇上，誰也沒法想像生命的變異體可以是如何可怕的一回事。」

方舟仍是一動不動，完全沒有反應。

天美帝后冷哼一聲，手上的降神器飛出十多道像毒蛇般蜿蜒扭動的芒光，剎那間已把方舟纏個結實。

方舟哈哈一笑道：「可人兒！中計了。」

紅芒倏地被他吸進體內，接著方舟像空氣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天美帝后的陰沉，亦訝異得目瞪口呆。

這是什麼一回事？難道方舟竟厲害至能作肉身的反空間旅行？

## 第五章 晶體飛船

方舟並沒有作反空間旅行的本領，但在種種條件配合上，卻讓他暫時逃過大難。

當黑獄人的終極武器降神器擊毀了一扇大窗，方舟叫舒玉智帶巴斯基逃命時，他便以體內驚人的來自反空間的能量，為兩人製造出能量的假象。

表面看來，又或在黑獄人的偵察網上，都可清楚探察到兩個被模擬出來的能量形體，投往下方無限延展的密林去。

事實上，他們兩人正由舒玉智生出能瞞過敵人偵察的能量罩掩護下，溜往上方的巨型圓體晶石去。

本來這絕瞞不過在晶石「當值」的黑獄魂，但在方舟的思感能偵察下，發覺晶石內的黑獄魂，仍未從剛才降神器衝破基地護罩力場的狂暴震盪回復過來，可說是還陷於半昏迷的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舒玉智和巴斯基便可偷進晶石內，像上趟般躲在晶核內正反空間的邊界。

他則同時發動攻擊，纏著天美帝后，使她難以把精神能延伸往晶石內，發動基地的武器，追擊兩人。

當舒玉智和巴斯基躲藏好時，方舟更全力阻攔天美帝后，逼她捨難取易，動用降神器來擒拿他。

天美帝后沒有誇大，憑她可怕的力量，要殺死方舟並不困難，但若目的是要活擒他，卻不得不借助能提取反空間能量的降神器了。

在一般的情況下，縱是方舟擁有反空間能量的肉體，要這樣把降神器發射出的龐大能量吸進體內，亦會形神俱滅。可是方舟早有經驗，憑著那股龐大能量，破入了反空間內去，那來自降神器的能量，反成功保護著他，雖只能支持數息的短時間，但已足夠他找到圓體晶石的位置，移進晶核內去。

這種別開生面的逃生妙法，看似簡單，其實方舟已施盡渾身解數，且竭盡智計，把本身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連天美帝后都要著了道兒。

當他由反空間進入晶石的內核時，舒玉智一手摟著巴斯基，另一手把他擁個結實，三個共歷患難的戰友，又聚在一起了。

方舟這趟只喘了幾口氣，便回復過來，一言不發，把能量源源注進巴斯基堅強的改造體內。

※※※

天美帝后立在晶石的頂端處，看著不停由基地各層飛出的飛船和蝙蝠戰機，開往下方的密林搜索敵蹤。

密林亦樹搖葉動，不斷傳來生物的吼叫和嘶喊，充滿了狂暴殘忍的氣氛。

她龐大的思感能，正無孔不入地搜索著星系內三十二個星球裡裡外外每一寸的地方。

只要他們三人仍在星系內，就絕逃不過她的靈覺。

那須要一段頗長的時間，不過對一個曾經歷過兩個宇宙世代悠久歲月的生物來說，那些許耐性，實是微不足道的一回事。

※※※

巴斯基回復過來，吁出一口氣，以心靈傳感的方式道：「媽的！那婆娘真厲害。」

舒玉智正注視著聚集在晶石內以千計的黑獄魂，向兩人傳感道：「他們所以未能覺察我們，皆因我們的能量與晶石能並無二致，又是藏在正反空間的交觸點處，可是只要我們被困在此，遲早會給他們找到這來。又或當天美妖婦的精神延伸到晶石內時，以她的敏銳，必能察覺我們的在存。」

方舟道：「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有這巨型晶石在這，我們休想能溜掉，不如重施故技，引進反空間的力量，讓他們摔一跤重重的。」

巴斯基猶有餘悸道：「你忘了上趟的遭遇嗎？而且晶石內的黑獄人現在人人聚精會神，再不會給我們愚弄了。」

方舟道：「正因有了上趟的經驗，我才有把握，來，依照我的方法做吧！總好過在這等死。」

三人的能量立時結成一團，通往正空間的晶石核，向把精神能藏在晶石內的黑獄人發動進攻。

幾乎是條件反射般，過千黑獄魂立時團結起能操控晶體能量的力場，一觸即發地向他們發動反擊。

無可抗禦的力量急流般反湧過來。

三人同時劇震，當能量差點要將他們擊成碎粉時，方舟已將那股可怕的力量送往反空間去，破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般的情況下，又或在正常的空間，進出正反空間，由於有能量的邊界作緩衝，兩個空間的能量都不會漏往另一方去。但當這事情發生在能量的邊界處，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雖只是剎那間的崩缺，但湧進來壓縮了千萬倍的反空間能量，已足以造成最可怕的破壞。

三人首當其衝，當然不敢硬接。

能量透體而過，洪流般由晶石內核火山爆發般狂湧出去。這次的能量，比上次更要強烈上千百倍。

晶石內的黑獄魂立時魂散煙消。

接著更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整球晶石亮了起來，像太陽般光耀天際。

跟著基地由合成金屬造成的堅固護罩像被爐火燃燒般紅了起來，溫度不斷提升。

站在晶石頂端的天美帝后首先驚覺這可怕的變異，往上急升，同時傳出訊息，讓正在星球上搜索的己方船機，快快逃命。

但一切都太遲了。

晶石首先爆作一團激濺千里的芒燄，不但達於整座基地，還波及整個星球。

天美帝后藉著降神器的能量護著身體，雖逃過大難，但卻被震得斷線風箏般拋往外空以萬里計的遠處。

其他飛船戰機，則被絞成了碎粉。

星球向著這一面的地表，全化作了深黑的焦土，密林變成了個深達數里的大陷坑，那驚人的爆炸力，確令人咋舌。

假若方舟三人是藏身在能量界，這樣狂暴的爆炸下，亦必無倖理。

但在能量的保護下，再加上本身充滿反空間能量的護罩，雖給震得彈了出來，且由於能量往外擴展，他們恰正置身於大爆炸的核心處，就像在颶風核心處那和風細雨的風眼，故才能逃過大難。

三人擁作一團，忍受著撕裂神經般的痛楚，當睜開眼時，才驚覺四周再無任何生命的感覺。

舒玉智首先指著像給巨獸咬了一的星球道：「看！」

兩人聞言望去，立時看呆了眼。

只見在焦黑的坑穴內，一艘晶瑩雪白，長約五十米的小型長船，夷然無損地躺臥其中。

巴斯基叫道：「天啊！那是艘晶石造出來的小飛船。」

舒玉智帶著兩人疾投下去，以前所未有的興奮語調嚷道：「那定是天美的座駕，由基地內掉了下來。」

方舟的思感延伸到飛船處，狂喜道：「這趟有救了，完全沒有力場保護，裡面也沒有黑獄人。」

在他控制下，晶石小飛船唯一的艙門旋啟開來，讓他們穿進船體。

裡面是個奇異的世界，無處不是晶瑩的半透明晶石體，沒有房間那類間隔，只有一個大艙，儀器一應俱存，本以為沒有可看往外空的舷窗，可是當方舟找到設於船腹而能量僅次於降神器那種物質，若拳頭般大的主控制晶石時，發動能量後，整艘船即由半透明變作了絕對的透明，可清楚無遺地看到外面所有的環境。

三人摸索了一會後，已大約清楚了這「帝后號」的使用方法。

方舟仍是駕駛員，舒玉智負責偵察，而巴斯基則掌管武器。

舒玉智駭然道：「那妖婦仍未死，正在五千萬里外的地方以亞次光速趕回來。」

連巴斯基這麼愛逞強的人，想起她的厲害和降神器，都嚇了一跳，叫道：「快溜！」

方舟大笑聲中，帝后號潛入地底，瞬眼間由星球另一邊的地表潛了出來，數息後達到亞光速，剎那遠去。

※※※

祝絲蒂站在天羊星系殖民星基地上指揮中心的望台處，目光雖似落在基地上停泊著的領袖二號，卻是視而不見，另有所思。

在她悠久的一生，以前除了未能當上主席而有遺憾外，人生可說順風順水，扶搖而上，直至實為聯邦的副主席。

一向以來，她都認為自己有很多勝過姬慧芙的地方，例如不像她那般的理想主義，優柔寡斷，處事的態度不夠決絕和強硬等等。

豈知當她坐到了這位置，她才體會到當沒有了批評的對象，一切都由自己負責時，那感覺是多麼可怕。

天獅和天虎兩役的慘痛教訓，不但徹底挫掉了她的銳氣，還摧毀了她的信心。

姬慧芙以前遲遲不肯發動反攻的理由，是因不肯在敵況不明下，冒這個大險。

現在證諸冷酷無情的現實，才知姬慧芙的想法完全正確。

姬慧芙並不是被動的，而是通過找尋方舟一號的行動，去翻查黑獄人的根源。

而她卻只懂得急功近利，冒險進軍，招來了重大的損失。

她怎樣向聯邦交待呢？應否把附近幾個星系的殖民完全撤走，只留下軍事人員。

若這麼做了，不是明著告訴所有人她吃了大敗仗，失去了保護這幾個星系的能力。

絕不可以這麼做。

黑獄軍團亦失去了一個軍事基地和一些船艦，在沒有足夠的補給前，理應不會發動對一個星系的侵略。

假若換了深悉敵情的姬慧芙，當知道黑獄人因擁有不斷由反空間補充能量的晶石，所以根本沒有補給上的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黑獄人由銀河核心開採出來的能量結晶，大約可分作兩類，第一類就是靠分子在兩個空間互換補充而保持能量不變的普通晶石。被廣泛用於黑獄人所有飛船之上，作主要動力的來源。

另一類就是稀有晶石，能直接由反空間提取能量，變成黑獄人最尖端的武器。

黑獄人經過這麼悠久的歲月，仍只是製成了四個降神器和帝后號內的動力晶石。可以想像大帝戰城的驅動器，亦由這稀有晶石造出來。

祝絲蒂不知道這方面的情報，自然作不出正確的判斷。

此時奉召而來的狄平站到她身後，沉聲道：「主席和我的飛船均已修復安當。可再次投進戰爭去了！」

對聯邦的飛船來說，由於有強大的護罩，艦體的結構都不會輕易受損。

但若敵人的火力強大至可使護罩驟降十度之多，那急劇的能量改變，便可形成反應爐、能量輸送網路、儀器和智能系統方面的損毀，造成「內傷」。

對著元帥二號這麼威力龐大的超級太空艦，攫其鋒者確是無一能倖免，擋著披靡。

想起那場戰役，兩人便心生寒意，猶有餘悸。

祝絲蒂默然無語。

狄平續道：「卡爾夫南的黑巫號和兩艘戰神飛船逃了回樂園星系，現在怕該快到達了，沒有一段長時間，他們休想恢復元氣。」

接著又歎了一口氣道：「我們應否全體撤走，把戰線退後數百光年，好有時間研究對付黑獄人的方法呢？」

祝絲蒂堅決地搖頭道：「這只是因噎廢食的不智策略，你暫時留守這，我會調來第二師、第四師和第五師三個軍團，趁黑獄人援兵未至時，全力摧毀對方的三艘超級艦，那其他的艦機就再不足懼了。」

狄平沉聲道：「若再次吃敗仗呢？」

祝絲蒂斷然道：「所以我要返回家鄉一趟，發動整個聯邦投進軍事生產，愈能爭取時間，我們便愈有把握應付敵人的進侵了。」

※※※

方舟歎了一口氣，向站在他身旁看著主控台上座標儀的巴斯基道：「若以現在的速度，最少要三年，才可以到達最近的星系去，而若要到銀心去，沒有數百年，休想辦到。」

巴斯基指著離銀心百多光年一個閃動著紅光的星系道：「這應是黑獄人的大本營黑獄星系了，到那去需多少年呢？」

方舟苦笑道：「最少要八年時間。」

巴斯基搖頭道：「這是沒有理由的，若這麼耗時費事，黑獄人怎能在短短七八年內，建造出這麼多新一代的飛船，所以他們必有在這接近銀心的反空間內飛航的特別辦法，快查清楚他們的航行資料庫，找出這方法來，不得已時，只好冒險一試了。」

正在偵察台全神監視遠近空間的舒玉智道：「大亨說得對，因為黑獄人的飛船正銜尾由反空間內直追著來，不到二十分鐘，便可追上我們了。」

兩人同時色變。

舒玉智續道：「黑獄人在這星區必然廣佈著太空基地和星系上設置有偵察系統，像我們這樣大模樣地橫衝直撞，遲早要給捕個正著。」

當他們想起天美帝后和她的降神器時，什麼逞強的話都說不出來。

方舟的思感與舒玉智結合為一，延伸入反空間，瞬那間已感覺附近十多光年內以百計的晶石能量場，那代表著敵人正朝他們飛來的十八艘太空艦、七個太空站和數百個裝在行星上和依軌道運行的偵察器。

方舟和舒玉智同時嚇了一跳，臉臉相覷，怎也想不到帝后號上那拳頭大的晶石，可使他們的思感能在反空間內以從未夢想過的高速作三百六十度的全方向擴展。

那即是說，天美帝后憑著降神器，至少也應擁有同樣能力，因為她的思感可能比兩人合起來還要強大。

難怪她能這麼快便找來己方的艦隊，追了上來。

巴斯基問明原委後，斷然道：「我們怎也要到反空間去搏一搏，這艘晶石船說不定可抵受那種反空間的狂流，至不濟便再次迷航吧，總好過給那妖婦趕上我們。」

方舟咬牙點頭，剎那間帝后號臻達光速，飛進了反空間去。

## 第六章 誤闖賊巢

剛進入反空間內，帝后號已打著轉給捲進了能量風暴，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三人早有準備，思感能聯結起來，通過控制的主晶石，不斷運動能量，苦苦控制飛船。

既然黑獄人的飛船，能在這星區的內空間飛航，那麼性能優勝百倍的帝后號，自然更有條件做到。

果然不到片刻，帝后號回復了平衡，可是卻完全沒有方法保持直線的航行。

就像一塊在驚濤駭浪、狂風暴雨中的衝浪板，雖沒有覆沒，但卻是不由自主，只能隨浪而行，免致給巨浪擊沉。

方舟反大感有趣，集中精神，驅策著這艘靈活的小飛船，在風暴尋隙飛行。

巴斯基撲到主控台旁，叫道：「這不是辦法，我們已迷失了，快想辦法。」

舒玉智叫道：「這些能量定是受到一個強大的引力場的牽扯，往那湧去，能量激盪下產生這麼可怕的能量風暴，不用說只有銀核才有那種力量。」

巴斯基嚷道：「偵察到什麼東西嗎？」

舒玉智看著舷窗外掠過一組由千萬束綠芒形成的能量流，轉眼消失在一團爆成傘狀的能量光點後，應道：「什麼都偵察不到，能量風暴把一切偵察波都摧散了。」

巴斯基苦惱地道：「黑獄人定有航行的座標，而這秘密必是藏在這船上的航行儀內。」

舒玉智掠到了方舟另一邊，道：「假若我們任由風暴牽帶，是否就可到銀心去呢？」

方舟苦苦控制著帝后號，歎道：「因著能量間的激盪，我們根本不是順向前進，就像海水湧入一個固定的小洞穴，有些反湧出來，有些則繞在外面翻騰打轉，若我們聽天由命地任由能量牽引，可能到宇宙完蛋，仍在外面打著轉，而且我恐怕，一但到了這能量的核心處時，根本無法再闖出來。」

巴斯基搖頭道：「一定有方法的，否則方舟二號就不會從那潛出去，還遇上了黑獄怪物，最後到了黑獄星系了。」

舒玉智道：「方舟，你為何不啟動航行儀看看呢？」

方舟苦笑道：「我早把所有星圖座標全攝進腦內去，可是那只是正空間的星圖，現在哪用得上呢？」

三人齊聲驚叫，原來一股彩芒橫撞過來，帝后號立時打了十多個轉，拋了至少整光年的正空間距離，才穩定下來。

舒玉智抓著方舟肩頭，並按著了主控制台上的星航儀。

儀表亮了起來，顯示出一幅正空間不知所指何處的星圖。

舒玉智的玉指不住按動儀表上以百計的按扭，啟動自動搜尋系統，尋找黑獄星系的位置。

三人眼光不約而同，凝注著米許見方的星圖顯像儀上。

一幅一幅的星圖連續地顯示著，用的都是聯邦的文字和慣用的方式，所以三人毫無困難地一看便明。

在不同的星圖裡，黑獄星均以一個閃動的紅點在其他黃色光點比對下突顯出來。

以千計的星圖過去後，螢幕暗黑下來。

三人大為失望時，螢幕打了一行字出來。尋找黑獄星「反空間顯示模式」七個字不停閃動著。

舒玉智大喜，按了確認的鈕掣。

螢幕現出另一幅圖像。

這圖像與先前所有星圖均不相同，只見中心處有個綠色的小環，被分佈星圖的十多個紅點包圍著。

巴斯基不由自主湊近去看，訝道：「這算什麼東西？」

方舟更是大吃一驚，坐在位子搔頭道：「這幅圖為何我早前搜索船上的資料庫時，沒有見過呢？」

舒玉智胸有成竹道：「這是在反空間內才有效的座標感應圖，根本不是一幅經測量而繪出來的星圖，你自然沒有見過。啊！」

飛船又滾轉翻騰，幸好方舟一手把她摟得坐入懷裡，巴斯基則張手把他們摟個結實。

這時能量風暴更狂猛了，舷窗外無數奇形怪狀，無奇不有的光團海浪般起伏著，尤使人心悸的是在光芒最強烈處，會突然變成一個深黑的洞，使人心顫神移。

好不容易回復了平衡，舒玉智忙再次按著了搜尋系統。

不片晌，一點藍色的亮芒在螢幕邊緣處出現，且不斷移著。

方舟和巴斯基看得瞠目結舌，不明所以時，舒玉智喜叫道：「藍點就是我們，紅點就是附近星空的晶石感應座標，那綠環應是銀心了，快去！」

方舟皺眉道：「可能去了就給困在那，假若像黑獄鬼般被留在那，直至宇宙的盡頭，豈非大大不妙。」

舒玉智嗔道：「你這膽小鬼，若方舟二號可逃出來，帝后號更可辦到，總好過給那妖婦殺了我們。」

巴斯基點頭道：「怎也要搏一次的了，否則遲早都逃不過黑獄人的毒手，碰運氣，總比發呆等死有趣點。」

方舟猛一咬牙，控制著飛船，試驗了方向後，朝綠環迂迴曲折地疾飛而去。

※※※

領袖一號倏然在太陽系的內空彈了出來，出現在土星和木星軌跡的中間處，朝家鄉地球飛去。

同時發出干擾訊號，不讓祝絲蒂派駐和留守在這星系的人有發出消息的機會。

無論開闢了多少顆殖民星，太陽系始終是人類這太空國度的核心，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不但聯邦議局設在這，女皇城更是姬慧芙主席府所在處，所有重要的命令，均由這聯邦的心臟發出去。

坐鎮這首都星系的是祝絲蒂的心腹，內閣大臣之一的總務司古魯夫，這時他正在月球的基地上，安排著祝絲蒂返來的事宜。

忽然間所有通訊波在進入反空間前，都被一種不知名的光波滋擾得亂成一團。

正為黑獄人大勝而成驚弓之鳥的古魯夫立時魂飛魄散，還以為是黑獄人來了。

剎那後，通訊器響了起來。

姬慧芙那久違了的，悅耳得像仙樂的聲音傳出來道：「我姬慧芙以聯邦主席的身份，革除祝絲蒂一切代主席的權力和責任，凡有不遵從這指令的，均以背叛聯邦論，治以軍法之罪。請查閱網路內的主席指令欄，那處有我以密碼簽署的正式文件。」

古魯夫本能的站起來，聞言色變，軟倒在座位，與正和他商議的幾名心腹瞠目以對。

只有姬慧芙通過愛神內的寶庫才可以在網路上的主席欄發佈行政指令，亦只有那才是合法的。

整個基地數千多文職人員和戰士一齊歡呼起來，響聲雷動。

古魯夫連反抗的念頭都起不了，心中只有無窮無盡的悔恨。

※※※

螢幕上那代表帝后號的藍點和中心處綠色的小光環不斷接近著。

能量風暴雖更強烈了，卻沒有預想中的狂暴。

三人大惑不解時，綠環和藍點合而為一，變成了個「十」字，傳聲器同時響起警號。方舟別無選擇下，運轉帝后號爆炸性的巨大能量，達到絕對零度。

儘管在巨大的能量狂流，帝后號仍能倏然煞止，下一刻已由正空間彈了出來。環目一看下，三人同時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那是個圓形直徑達五公里的大空間，上下八方平均分佈著六個圓形的飛行通道，一切都是由晶體的物質構成，像個晶石構成的世界。

帝后號在這龐大若星球內核的空間繞著圈子，一時也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走。

巴斯基發怔地看著這奇異的世界，呻吟道：「天啊！這比大帝戰城要更大！」

舒玉智掠回偵察台處，開始掃瞄環境的工作。

方舟的思感早透過主晶石，延伸開去，同時劇震色變道：「糟了！我們來到了黑獄人的巢穴來了。」

舒玉智亦尖叫道：「快走！有十多艘黑獄艦正向我們飛來！」

方舟失了方寸，大嚷道：「是否要逃回反空間？」

剛撲回武器控制台的巴斯基駭然道：「那還用說嗎！」

話猶未已，圓形核心處十八艘黑獄飛船同時彈了出來，包括了一艘元帥級的巨型太空艦，兩艘銀河級飛船，其他十五艘都是無敵級飛船。

一股紅芒像毒龍般由元帥飛艦腹底捲旋而來，把帝后號纏個結實。

方舟狂喝一聲，運轉能量。

帝后號光芒烈射。

紅芒立時粉碎成能量光雨，帝后號「呼」的一聲，倏地增速，由其中一道長廊，往外潛了出去。

在驚人的高速下，廊道晶石構成的圓壁化作萬億道往後飛退的銀線。

十三艘無敵級飛船則迎頭往他們飛來。

那並非說方舟選錯了逃路，恰恰相反，這是唯一逃命的捷徑，因為其他五條通都是封閉了的，只有這條通道，因著飛船的進入而開啟了。

巴斯基最是好戰，不用別人教他，思感能早與帝后號的控制晶石結合，把由反空間有節制地抽出來的能量送入輸送管道，透過艦體的十八個發射器，同時烈射而出，分向前方和後方追來的敵艦擊去。

後面領頭的元帥級巨艦艦首處噴射出一面光盾，輕鬆地把帝后號的五道集束光完全擋格著。

前方飛來的無敵級戰鬥艦便沒有這種能力了。

首當其衝的兩艘無敵級戰鬥艦被集束光衝得橫拋開去，帶著兩蓬光雨，先撞往晶石壁，再像玩具般翻滾反彈回來。

其他無敵級飛艦忙結成一組，同時放射出能量，形成一個外置保護罩，把自己包裹在能量的芒光，抵擋了帝后號發射出來可怕的壓縮能量。

方舟和巴斯基哈哈大笑，想不到帝后號如此厲害。

帝后號發出護體外罩，一邊加速，眼看要在無敵級飛船群體下方溜去時「轟轟」兩聲巨響，那兩艘由晶石壁反彈回來的無敵級飛船，抵受不住與晶石硬撞的狂暴能量震，先後爆炸開來。

恐怕黑獄人原先設計這奇異的地方時，也沒有想過會發生這種事情。

首先，這個半密封的空間，現在只有一條通道是開放的。

其次，這個空間整個結構都是由晶石造成，蘊含著難以想像的龐大能量，像大帝戰城般根本是無法摧毀的。

當兩艘無敵號飛船和內部的能量晶體爆炸時，生出的毀滅性能量和震波，先激撞往飛行道的圓壁，激起了晶石壁的能量反震力，數倍地加強後，分向兩方湧去。

大至長達萬米的元帥級飛船，小至不過五十米的帝后號，都在無可抗禦的能量衝擊中，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隨著狂流分往兩端拋滾開去。

護著那群由外面飛來的無敵級船艦的護罩被輾成光雨，另兩艘被拋往洞壁的無敵艦，來回撞了幾記重擊後，又爆炸開來，造成更狂暴的能量激盪。

方舟三人幸好全扣上了安全箍，雖是暈頭轉向，在帝后號不停撞往洞壁來回拋跌下不辨東西，至少卻沒有碰傷了身體。

由反空間追來的十八艘大小飛船，全給捲得翻滾著拋回圓形空間內，隨著能量的狂飆，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騰翻著，就像落進了可怕的急漩。

到另兩艘無敵號粉身碎骨時，洪流湧了進來，受這密封的空間一迫，十五艘無敵級飛船的護罩同時爆炸，產生出的狂流，像波濤洶湧的巨浪般，把餘下的元帥號和兩艘銀河號碎屑般帶了出去。

「轟隆！」

兩艘銀河級飛船哪受得起這種巨大的壓力，立時爆作兩團芒燄，填滿了整條通道。

方舟等的帝后號正和餘下的十一艘無敵號到了離出口三公里許處的地方，能量流以光速激射而出，帶得他們疾彈到出口外。

十一艘無敵號立時像冰雪般溶解下來，連爆炸的結局都給剝奪了。

在這等情況下，才可看出元帥號和帝后號是多麼強橫的飛船。

但受損的情況，元帥號卻嚴重多了。

前者的主晶石依然無恙，只是所有儀器都炸成碎粉，船體結構則沒有絲毫損傷。後者不但所有儀器和發射器盡成廢屑，連主晶石都化為烏有，全賴天美帝后的降神器及時取而代之，撐著大局。

一小一大兩艘飛船，隨著能量的狂飆滾著拋到了出口外。

那是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地下世界。

方舟三人的思感能連結在一起，剎那間窺見了這的秘密，同時肯定了正身處在一顆高密度的中子星體內。

中子星就是徹底死亡了的太陽，再不會發出光和熱。

當恆星的質量是家鄉太陽的數十倍以上，毀滅時會發生一種奇異的爆裂，擺脫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質量，塌縮為白矮星，當白矮星的所有中子被扯得緊擠在一起時，塌縮才會停止下來，變成了宇宙所知密度最高的中子星。

例如像家鄉太陽那樣直徑達一百四十萬公里的恆星，如果變成中子星後，將變成只有十四公里直徑的球體。

而他們身處的這顆中子星，足有五十公里的直徑，內部給黑獄人縷空了，放置了一球直徑達十公里的巨型晶球。

在晶核和中子星的外殼間，是個地下的龐大基地，所有建築物均由中子星的物質建成，在晶核和中子星間，有著無數的支柱，把晶核固定在星球的核心處。

中子星有兩個令人吃驚的特性。

首先就是她的質量。

像這麼一個直徑五十公里的中子星，雖比太陽小了二萬多倍，但質量是太陽的三倍以上。

其次就是引力的問題。

一個在家鄉地球重七十公斤的人，到了這星球的表面上，重量將是七十萬億公斤了。

那是多麼令人吃驚的數字。

中子星的物質，要比晶石更難摧毀。

說到底，晶石只是一種強大的能量體，但中子星卻是宇宙內最堅強的物質，恐怕只有宇宙災難性的毀滅，才能把她分解。

他們完全不明白黑獄人憑什麼可在引力這麼強大的地方而不被壓縮成碎粉，也不明白他們怎可以把中子星採作建造材料又或開採，但看來總與反空間的能量脫不了關係。

在這晶核處於中子星外層的空間，引力絕對是正常的水平，看來當是因晶核的反力場，恰好抵消了中子星的物質引力了。

這無數念頭才閃過腦際，帝后號已猛撞在這地下城的天頂，亦即是中子星外殼的底部處。

「轟！」

帝后號像氣球洩氣般彈壁而回。

基地上一切非由中子星物質建成的東西，包括正在工作的黑獄人、泊在基地上的飛船，都像風吹落葉般隨著由通道湧出的能量不斷翻滾撞擊，瞬即灰飛煙滅。

能量得到宣洩，反救了跟著拋飛出來的元帥號一命。

由於元帥號的「體質」及不上帝后號的晶質體，體型又大上二百倍，若像帝后號般猛撞在地下基地的中子星天頂處，恐必難以逃過厄運。

但現在湧回來的能量，卻把她帶得橫飛開去。

能量流席捲了整個地下城，摧毀任何抗拒不了它的物質，造成黑獄人這戰星最具毀滅性和有徹底破壞力的災劫。

通往外面的百多條通道的旋轉門全被壓成碎屑。

那雖然都是由晶石的物質造成，但卻比星球的晶核的能量薄弱多了，那禁受得住這種可怕的能量撞擊。

只有建築物內的黑獄人可保得住性命。

泊駐地下基地內近千艘戰船和以萬計的戰機，全部毀於剎那之間。

帝后號仍在翻騰打滾，但壓力已輕得多了。

三人眼、耳、口、鼻全滲出了鮮血，但卻無大礙，因只是能量震盪的現象罷了。

當來到一個出口時，方舟勉力控制著帝后號，尚未到出口的邊緣，已被往外狂湧的狂流帶得滾了出去。

剎那光景，帝后號衝出了中子星的地殼，來到了星球外暗黑的星空去。

後方黑沉沉的星體迅速變成一個小點。

照明系統雖被破壞了，但由於遠近密密麻麻的星光又明又亮，卻是另一番境遇。三人都有劫後餘生、力盡筋疲的感覺，軟挨在座位，連為這意外結果歡呼的氣力都失去了。

## 第七章 銀河之心

第四師和第五師的飛艦，源源開進天羊星系。

在拿不列大將的陪同下，狄平這個回復了總司令之職的軍方統帥，照例在天羊三號行星最大的基地舉行歡迎儀式。

能成為聯邦軍的總指揮，實在是軍人的最高榮譽。

為了保持這權位，他狄平可說是不擇手段。

但直至今天，他才感到肩膊上那副擔子不輕。

當年仰馬星之役，他和祝絲蒂都沒有參與。為了防備不明來歷的敵人入侵，他負責留守大本營的星區，只由姬慧芙御駕親征，督師仰馬。

姬慧芙的大敗而回，使他和祝絲蒂看到了奪權的機會。

現在他們成功了，卻完全沒有想像中的快樂。

黑獄人實在太可怕了。短短八年，他們已脫胎換骨地成為了完全兩樣的敵人，預先擬好的戰略，都派不上用場。若非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打頭陣，先摧毀了對方一個太空基地和大批機艦，恐怕他們早要完蛋了。

悠揚激壯的軍樂聲中，兩艘主力艦級的飛船，分別載著第四師總指揮直約克大將和第三師總指揮易程大將，緩緩降落在基地上。

其他五艘航母艦級飛船和七百艘巡航艦平均分佈在整個內空的戰略位置處。

狄平從使人惆悵的思憶裡驚醒過來，隱隱感到有點不妥當。

他們理應依照他的指令，先降落到另兩個行星的基地處。

為何違抗他的命令呢？

兩艘主力艦的十二個太空艙一齊張了開來，以百計的戰士潮水般湧出來。

上方的五艘航母艦處亦飛出無數戰車，俯衝往行星的各個軍事要塞。

狄平一震道：「這是怎麼回事？」

忽然間，一把集束手槍抵在他腰部處，身旁的拿不列冷冷道：「叛國賊！你被逮捕了。」

狄平臉色大變，手足冰寒。武器扳動的聲音在四周響起，狄平方面在場的一眾將官全被拿不列的手下制住。

由兩艘主力艦掠出的人在身前降下，其中兩個赫然是雷坡武和白樹。

狄平終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同時知道姬慧芙不但沒死，還回來了。

※※※

帝后號在太空中飛行著。

無論由哪個角度看出去，星光的分佈都是那麼密密麻麻。

只是這景象，已使他們知道非常接近銀心了。

帝后號上所有儀器、資料，全部完蛋了。遺留下來就是堅固的晶石船體，和等若聯邦動力反應爐的能源晶石及三個腦袋。

若非方舟本身就是個最龐大的資料庫，他們將永遠迷航在這銀河系的核心處。

方舟打破了沉默，猶有餘悸地道：「剛才那顆就是黑獄星系死亡了的太陽。」

巴斯基知道他定是比對了現任恆星的位置和腦內黑獄人星圖的資料，所作出準確無誤的判斷。但仍感難以相信地道：「由方舟二號出發到黑獄星系，到現在不過區區一萬五千年的時間，照天美帝后所說的，那時黑獄星系是可供人改造居住的地方，黑獄太陽仍在發光發熱。那又怎麼會在短短的萬多年，忽然變成了顆中子星呢？」

方舟與舒玉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一顆太陽的衰亡，有兩個方向，全由質量決定。當一顆恆星死亡時，假設她的質量在家鄉太陽的一點四倍以上，那種塌縮將永無休止地繼續下去，直至陷進反空間內去，變成一個連光都逃不出來的黑洞。

另一個結局就是當質量在這一點四個單位內的恆星，塌縮時所生出的能量並不足以破開正反空間的能量邊界，那麼這種塌縮就會進行至所有中子都擠得無可再密集而止，把原本的太陽變作了質量和引力均龐大至難以想像的中子星。

太陽先膨脹成紅巨星，像方舟的火鳥星般把所有繞著她的行星摧毀，接著迅速塌陷下來，電子再抗拒不了那壓縮的力量，被迫與質子結合，形成了中子，變成了一個不斷產生中子的白矮星，當所有中子被趕到一塊兒時，縮無可縮，便變成了中子星了。那時平衡萬有引力的再不是電磁力，而是強大百萬倍的核力了。

中子星就像一個巨型的原子核。

其密度高得叫人沒法相信，最高可達到地球普通物質一百萬億倍。

這個由太陽變成紅巨星、白矮星以至乎中子星的過程，又或塌縮成為貫穿正反空間的黑洞，均須以百萬年計的悠久年月。所以巴斯基才有此論。

黑獄太陽怎可能在短短萬多年間，衰變而成一顆中子星呢？面對著銷毀了的偵察儀呆坐著的舒玉智，驚魂甫定道：「別忘了黑獄人是經歷過兩個宇宙世代的生物，記憶都由撒拿旦和天美帝后保留下來，定有通天本領，促進這恆星衰變的過程，我看那藏在中子星內核的晶球，正是玄虛所在。」

無論方舟或巴斯基，都對舒玉智的識見和推斷力拜服得五體投地，得她提醒，立時想及很多問題。

方舟拍案道：「那晶球定是黑獄人在黑獄太陽仍未變成中子星前，由反空間投進太陽的熱核去，從而引起黑獄太陽的變異，假若早成了中子星，黑獄人就算有通天徹地之能，也破不進去。」

巴斯基搖頭道：「別忘了那處的建造物都是由簡單中子物質製成，那代表他們擁有切割中子物質的能力。」

方舟搔頭道：「那定是以降神器造出來的。」

舒玉智像聽不到兩人的對答，劇震道：「我明白了！」

兩人愕然往她望去。

這絕世禿頭美女神色凝重，緩緩道：「黑獄人為何要製造出這麼的一個中子戰星，目標仍是要對宇宙其他生命體進行侵略，試想若能通過抽取反空間的能量作為動力，在宇宙內豈非橫行無忌。儘管是大帝戰城，雖有摧毀行星的能力，卻沒法奈何像太陽那樣龐大的天體，但這顆黑獄人的中子戰星，卻可輕易辦到。像剛才那可怕的大爆炸，雖發生在核心處，依然對中子戰星的結構絲毫無損。假設由外面進攻，只像給她隔靴搔癢罷了！」

兩人同時色變。只要讓這麼一顆引力強大的中子戰星進入任何一個星系，都會引來毀滅性的大災難。行星會被扯離軌道，壓成碎粉。

而且不要說進攻，只是強大的引力，已使沒有任何戰船敢接近她。

剛才他們輕易就離開了這中子戰星，皆因龐大的力量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把他們送出去，若換了平時，恐怕沒有能量可使他們離開這中子戰星的吸引力場。

唯一離開的通道，恐怕只有內核晶石中心那反空間的捷徑了。

這樣的戰星，確是無可匹敵的飛行要塞。

巴斯基呻吟道：「他們既有這麼驚人的武器，為何仍不應用呢？」

舒玉智道：「定是動力方面仍有問題，使他們還沒有能力掙脫銀核的引力場，不知你們有否發覺到，晶石的能量也有強弱之分。像天美帝后手上的降神器，能量最強大，其次就是我們在仰馬星基地所遇到、現在失了蹤的降神器。」

巴斯基指著船艙中那拳頭般大的晶石，道：「再就輪到這傢伙了，接著就是造成大帝戰城和我們這艘帝后號的晶石體，都有汲取反空間能量的功能。至於其他黑獄艦又或世外桃源那騙人的石頭，都是只能憑能量交換而動力生生不絕的次貨。」

舒玉智道：「但中子戰星的晶石內核，卻是介乎造成大帝號、我們這艘帝后號和一般晶石間的物質，可知這種晶石體亦有蛻變的能力。」

方舟叫道：「我明白了，假設中子星的內核變成了帝后號內主控晶石的物質，就有足夠能力讓中子戰星在正反空間來去自如。唉！那亦是宇宙各種生命體大難臨頭的時刻了。」

三人都呆了起來。

現在他們終於對黑獄人的實力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可卻更感到無可奈何。

對著大帝戰城，他們已感無法可施，中子戰星更是不得了。

他們既能造出大帝戰城和帝后號，遲早也可造出另一批晶石飛船。

人類的命運是不要說了。根本就很難想像出有任何生物或文明，可以成為這能輕易把恆星摧毀，和充滿侵略性的可怕生物的對手。

只要中子戰星撞擊任何一顆太陽，均可使那顆太陽化作飛灰。

假若中子戰星的內核真能直接抽取反空間的能量，由那些發射孔噴射出去，真是擋者披靡。

舒玉智顫聲道：「本來單憑大帝戰城，黑獄人已可縱橫無敵，卻還這麼千辛萬苦培植出一顆中子戰星，我猜可能是想憑中子星的龐大力場，不斷收集宇宙內的物質，那包括生命能在內，因為只要是能量，除非達到光速，否則絕逸不出這引力不斷增大的中子星的力場外。」

三人呆了起來。好一會後，巴斯基頹然道：「現在我們怎辦才好呢？」

※※※

領袖二號在離開家鄉太陽系外五百萬里處彈出來，朝著首都星系飛去。

很快她便和古魯夫建立了聯繫。通話後，獲悉一切無恙，遂放心地飛去。

古魯夫的語氣雖有點無精打采，但她卻以為是因知悉自己吃了大敗仗，才會如此，絲毫沒有起疑心。

※※※

方舟三人呆看著艙外美麗得極不尋常的星空。

失去了偵察儀，他們的思感能雖可做同樣的工作，但這時誰都不想在這方面浪費能量。他們已開始清楚感受到銀心那龐大的引力場，這把一千三百億顆星牽引著繞她而行的核心，究竟藏在著什麼事物呢？那已超出他們想像的極限。

是否就是一團比任何星上都要大上百萬倍的凝結晶石能量呢？初時他們也有這種想法。

但對反空間有了深入的認識後，只能放棄了這不切實際的想法。

晶石雖擁有龐大的能量，卻非不能摧毀的物質。

他們兩次引入反空間的能量，晶石均是不堪一擊。

若非有自動把反空間阻擋關閉的能量邊防，整個宇宙已提早退休了。

在那貫通正反空間的能量點，根本沒有任何物質可以保持分子的結構。

那就像個宇宙級的強力絞拌機，任何物質都會被絞碎。

可是方舟二號這艘原始飛船，不但擁有旅航反空間的能力，還可穿過那，把黑獄人救出來，將最能威脅宇宙的可怕惡魔釋放了。這一切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舒玉智站了起來，到了艙心處，仰望被大小星光填滿的虛空，吁出一口氣道：「若我推斷不錯，銀心擁有的星體數目，絕不止七十億之數，那只是指尚能發光發熱的太陽，變成了白矮星和中子星那些死亡了的恆星，可能遠超過七十億之數，只是這龐大的質量，已可吸引著整個銀河系了。」

方舟和巴斯基確須要鬆弛一下拉緊得若弓弦般的神經，放棄了催動飛船，來到舒玉智左右兩旁，一同觀看這使人目眩神迷的世界。

巴斯基道：「小姐這番話很有道理，在這銀河系力場的中心點，壓力千萬倍地加強了，恆星加速衰變，絕非奇怪的事，但小姐為何說得這麼有把握呢？」

舒玉智臉上現出心顫神迷的表情，柔聲道：「只憑她們的光色便可知道，這些星亮得這麼厲害，原因在於她們大部分都在接近紅巨星的膨脹階段，由此推之，必有很多恆星不是蛻變為白矮星或中子星，就是成了黑洞。而在這種燦爛的星光，白矮星微弱的亮度，根本是看不見的。由此推斷，假若銀河系的年齡是五十個宇宙年，那將有足夠的時間讓質量在家鄉太陽三倍以上的恆星全變成中子星或黑洞。」

所謂宇宙年，就是家鄉太陽繞銀心公轉一次的週期，五十個宇宙年，約等於八十億個地球年，那是難以想像的長時間。

巴斯基同意道：「若我們不用趕時間，必忍不住探訪一下這些奇異的星體。」

方舟忽地一震道：「你們有否感到這艘飛船正不斷加速呢？」

舒玉智色變道：「快想辦法！若增速至光速，我們就要掉進反空間，在這麼接近銀核的地方，沒有東西可以逃掉啊！」

※※※

領袖二號停在主席宮後的降落坪處，祝絲蒂在三十多名親衛簇擁下，離開飛艦，與迎接她的古魯夫進行了擁抱禮，並肩朝宏偉古典的主席府走去。

祝絲蒂奇道：「總務司的臉色為什麼這麼難看，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像世界末日的樣子好嗎？我已擬好了整個反攻計劃，這趟黑獄人必難討好。」

其實她自己都全無信心，但表面只能說漂亮話。

古魯夫垂頭喪氣道：「祝主席，我有重要的事向妳報告。」

祝絲蒂訝道：「什麼事？」

古魯夫瞥了前後護行的親衛，難以啟齒地向她打了個眼色。這時已進了主席府內，祝絲蒂點頭道：「你們留在這，我要和總務司說幾句話。」

親熱地挽起古魯夫的膀子，進入佈置得美輪美奐、充滿懷舊情調的大廳去。

大門立即在身後關上。古魯夫同時掙脫她的手，往橫退開。

祝絲蒂感到不妙時，一道光柱由上而來，把她籠罩在內。

這是凝固光束，被射中者中樞神經受到控制，連指頭都動不了，祝絲蒂在猝不及防下，著了道兒。

古魯夫歉然道：「對不起！我實在沒有別的選擇了！」

兩名戰士把古魯夫押進了側廳去。大廳中心的地板旋開，一組沙發升了上來，上面坐著聯邦的真正女王姬慧芙和被她軟禁了的聯邦議局議長謝格斯。

祝絲蒂遍體生寒，知道已一敗塗地。

※※※

三人的能量結合在一起，好不容易才把船速穩定下來。

在這銀核的邊緣區處，航行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

他們繞著銀核飛航著。

在這星域，以億計的太陽、紅巨星、白矮星和壽終正寢的中子星緊擠在一起，其中一些相隔只有數億公里之遙。恆星間既互相排擠，但又是互相吸引著。

它們以驚人的高速，繞著核心那河系內最神秘的地方打著轉。

在這裡一切常規都用不上來。太陽的衰變瘋狂地加速，像在垂死掙扎般，藉爆炸和分裂來擺脫質量，好延遲被扯入核心的命運。

帝后號便像在風暴飄搖的微塵，受到各種輻射和能量流的吹襲。

三人目瞪口呆地看著狂野的天地，更不瞭解黑獄人怎樣能在這種地方「採礦」。

巴斯基看著帝后號左舷處星點密佈的星空一團燦爛奪目的異芒，把其他星光全蓋下去，將船艙照得亮如白晝，強調了他們三人投在右方的暗影，歎道：「這剛爆炸的超新星，光度至少是普通太陽的百億倍之上。」

方舟和舒玉智都有著相同的感受，這等宇宙奇景，確是難得一見。

在這充滿塵屑、射線和各式各樣宇宙能量的地方，什麼思感能都因受到干擾而派不上用場。他們就像睜眼的瞎子，眼前雖是個美得使人目眩神迷的天地，卻茫然不知身在何方，也不知外面究竟進行著什麼勾當，更不用說詭秘莫測的銀核了。

舒玉智道：「在一般的情況下，只有某些物質才能在燃燒時產生能量，而能通過裂變或聚變釋放能量的也只有幾種原子核。可是當任何物質靠往銀核時，都會產生能量。所以銀核就若如一座萬能的反應爐，所有物質都是它的燃料，是否就憑著這能量的釋放，保持著正反空間的平衡呢？」

方舟皺眉道：「我們曾多次闖入正反空間的能量邊界處，那能量層是否也靠這種方式支撐著，而出奇的是那裡平靜無比，令人難以理解。」

舒玉智道：「我也想過這問題，那能量層之所以這麼平靜，皆因是處在正反兩股能量之間，互相抵消下得到微妙的平衡，才有這種靜止空無的情況出現，啊！」

帝后號忽地顫抖起來，像給某種力量往一旁扯過去。

然後一股無可抗禦的力道扯得這可憐的小飛船狂旋亂舞，像給龍捲風纏著了，正把她扯往風眼的核心處。三人撞在一堆，完全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

外面看來仍是那麼安靜，使人絕聯想不到任何狂野的力量。

方舟手腳最快，一手抓著那主控晶石，舒玉智摟著他的脖子，巴斯基則抱著他的腰。

星光變成千億計的線條，一圈圈的包裹著飛船，顯示飛船正以接近光速的高速在打著轉。

三人不片晌就放棄了對飛船毫不起作用的控制。

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聽天由命了。

※※※

被解除了武裝的祝絲蒂被押到主席府的辦公室內，坐在姬慧芙的對面。

姬慧芙看著這變作了階下囚的副手，緊抿著嘴，擺明一副不肯合作的模樣，微笑道：「不知道絲蒂妳是否相信，妳除了乖乖聽我的話外，根本再無別的選擇。」

祝絲蒂一聲不響，以行動表示這一向把自己壓在下面的人，她那不屈的精神。

姬慧芙胸有成竹地道：「妳若再不說話，我立即以聯邦主席的名義，把妳處決，妳要不要試試我的膽量。」

祝絲蒂劇震道：「妳並沒有這權力，聯邦議局在五千年前早就廢除死刑了。」

姬慧芙那鍾天地靈氣的臉龐露出寒若冰雪的笑容，柔聲道：「那只是指一般的情況，但現在聯邦正進入妳自己的緊急狀態裡，主席的權力凌駕在議局之上，只要認為任何人危害到聯邦的安全，就可權宜行事。」

接著語氣轉冷道：「再問妳一句，妳是否願意合作？」

祝絲蒂終於崩潰下來。

壓力來自內外兩方面。

外來的壓力，自然是在這可用蛻生術無限延長壽命的年代，沒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死亡實是最可怕的事。

內裡的壓力，就是她已被黑獄人摧毀了她的自信。

在深心處，她開始感到姬慧芙以前穩重的做法，實比她的冒進主攻明智多了。

祝絲蒂俏臉變得蒼白如紙，好一會兒才垂頭低聲道：「要我怎樣合作？」

姬慧芙淡然道：「妳要繼續當聯邦的代主席。」

祝絲蒂劇震下愕然往她望去，失聲道：「什麼？」

※※※

三人再看不清楚飛船外的事物。整個天地在急旋著，變成了無數的色線。

以他們的堅強體質，仍有吃不消的感覺，陣陣昏眩一波一波地襲擊著他們。

但三人都知道只要昏迷過去，只是那與艙壁於剎那間使作上百記的強烈撞擊，不須數分鐘，已足可使他們粉身碎骨。

他們的腦神經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再不能有效運作，縱使在反空間的能量狂飆，也遠及不上現在的可怕。唯一使他們稍感安慰的是帝后號確是無與倫比的小飛船，在這種能量的急漩，仍然絲毫無損。

方舟緊抓著的晶石爆起一陣陣的光雨，顯示她正抵受著驚人的壓力，至於她能支撐多久，就只有天才曉得了。

艙內的空氣給抽得一滴不剩，成了絕對的真空，若非三人體內有著自給自足的反空間能量，又能像普通晶石般永不休止地得到補充，只是這損耗已讓他們頭痛。

任何生命均有不斷的能量和補充。對一般人類來說，就是空氣、水和食物。

即使以前在火鳥星上的方舟，亦要賴極少量的水份以維持生命。

但自暗礁星的能量改造後，他們在進化上邁進了一步，只是吸收太陽的能量，便可足夠。到在仰馬星上在晶石內變化了分子內的能量結構，便再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了。他們不但可任意吸收太陽的能量，也可由反空間得到補充。

假使能量損耗過劇，他們亦會陷於油盡燈枯的危險。但只要有一段時間，反空間的能量便會通過分子能的互換，予他們新的補充。所以他們雖數次陷於絕地，但稍有了喘息之機，都可逐漸回復過來。

就像黑獄人的晶石能源又或聯邦飛船的反應爐，耗盡了儲藏的能量後，很快又可得到補充，生生不息，循環不休。

這時三人已被轉得七葷八素，不辨上下。

驀地飛船壓力一輕，進入了絕對的黑暗內。

那種由動轉靜的改變太極端了，以他們的反應也應付不來。

一時間似完全失去了力量般，彼此脫手甩開，分別被拋撞在艙壁的某一處去。

帝后號在虛黑完全失去了動力，給某種力量凝結了起來。

當三人都心生寒意時，下一刻帝后號已來到反空間那熟悉的宇宙。

無可抗禦的能量流，扯著飛船往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前進。

這次再不是左拋右盪，而是直線前進。

三人給衝力帶得全拋擲到船尾處，擠作一團。

當他們猜想剛穿過了一個黑洞，而現在則被銀心的引力場扯過去時，帝后號已到了奇異無比的世界。

## 第八章 美麗世界

在罪惡樂園的荒星地下基地內，卡爾夫南和翟斯飛木無表情地看著「不似船形」的黑巫號，情緒低落之極。

勒汗和負責把西天星系未來科技所有人材設施轉移到這來，代替死去了的白禮池的新所長尤傑之，陪在兩人左右兩旁，前者報告樂園星的近況，後者則詳述黑巫號和兩艘戰神艦的損毀情況。

這時尤傑之道：「老闆放心，現在有了樂園星系的人才、物力，配上我們的先進設施，不可能的事也會變成可能。只要給我一個地球年，不但可把這三艘太空艦修好，還可使她們比前更優勝。」

這已是很理想的時間了。可是想起黑獄人的厲害，卡爾夫南連咬煙斗的興趣都失去了，點頭道：「這事就交給你去辦，同時加強星系的防禦力量，在這三艘飛船上，都有那次戰爭的詳盡記錄，你要撥一批人出來研究黑獄人的戰術和特長。」

尤傑之點頭領命。

卡爾夫南轉向勒汗道：「破入了人性實驗室那叫寶貝的智能系統了嗎？」

勒汗頹然道：「遇上了一個難解的死結，這怪物像活人般正和我們的工作小組鬥法，到現在仍沒有突破性的進展。」

卡爾夫南反倒不太在意，現在他擔心的只是黑獄人，對如何去控制其他的人類已興趣大減。

縱使控制了整個聯邦，只要一天有黑獄軍團這可怕的威脅存在，他便睡不安寢，一直以來他都不太把黑獄人放在心上，現在當然徹底改觀。

勒汗有點難以啟齒地道：「最近星系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種只長在天使太陽樂園二號行星叫藍菌的微生物，不如以什麼方法，竟散佈到整個雙星系統的每一顆行星上，我們用盡方法，仍阻止不了他們的蔓延。」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均大感愕然，一怔下望往神色尷尬的勒汗。

這時卡爾夫南美麗的女秘書兼情婦冷黛的聲音通過傳訊器向他道：「老闆！祝主席找你。」

卡爾夫南不由苦笑起來，自己這樣逃回來，還有什麼威信去面對這厲害的女人呢？

※※※

帝后號忽地平靜下來，如鳥飛魚落般滑翔穿過一顆巨大的紅芒團，來到一個艷麗無匹、色彩燦爛的天地。

在暗黑的背景，無數白熱的能量巨川，曲折蜿蜒以千里計，在上下八方向前處某點流去。

一切都是安詳寧靜。反空間的狂暴全給過濾了。

這裡既非慣見的反空間，當然也絕不似正空間那他們熟知的宇宙。

三人摟作一團，在艙內完全失重的小空間內浮動著，目瞪口呆地看著這難以令人相信的美麗景色。

接著巨川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個黃澄澄的世界，像沙浪般的幕牆在上下蠕動著，帝后號就像飛進兩片黃浪對峙之間的縫隙，邊際是無盡的黑暗。

眼前一黑，接著又光芒大盛，刺激得他們都要閉上了眼睛。

當他們再張開眼來時，看到的是一個時間以億萬倍濃縮了的宇宙。

以千億計的星體，不斷在四周起始生滅。

星雲、星河、巨大的球狀星團、類星體，不停分合變化者，帶來無盡的宇宙奇觀。他們在短短的時間內，目睹恆星由盛轉衰的種種變化。

由青春火熱的白熾太陽，經過了紅、紫、青、白、黃的各種色光，最後衰死為暗黑的星體。

由太陽至乎紅巨星、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的種種變化。在剎那間便經過了幾個宇宙的循環。

恆星爆出一團團的亮光，宇宙在不斷替換著。

帝后號變成了這幻象的一部分，像失去了所有速度，又若以超光速在這奇異的世界旅航著。

三人都被震撼得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只懂去品嚐和經驗著這使人極為費解的一切。

帝后號忽然緩緩旋轉起來，所有星雲、星河、星團也隨著他們旋舞著。

景物又生變化。

天地暗黑下去，到伸手不見五指時，一團紅芒在遠方現形出來。

那是個無比偉大的火球。

轉眼間火球的光芒已變成肉眼不能忍受的頂峰強光，再無聲無息地爆了開來，可是飛船卻半點都感受不到應有的震盪和能量的衝擊。

這過程不斷重複著，火球一個一個顯現、明亮、爆開，瞬息間已發生多遍，使三人完全迷失在這令人歎為觀止的異象。

一切都像沒有實質的幻象。

帝后號不停旋轉。倏忽間又變成在一條彩雲造成的光帶上滑進另一個空間，又或另一層次的境界。周圍不斷膨脹分裂著細胞似的東西。

她們看奇異的色光，忽然由無到有，顫動掙扎，變成各種難以盡述的形體，永無休止地在虛黑中發亮和變化。

舒玉智情不自禁叫道：「剛才是宏觀的宇宙，現在卻是生命的微觀宇宙，天啊！我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來了？」

方舟一對虎目閃閃生輝，看著外面千變萬化的世界，兩腳一伸，撐在艙壁處，帶著兩人往另一邊滑去，顫聲道：「若我的感覺不錯，這是正反空間勢均力敵的交觸點，一切能量均被過濾淨化，且還保留著宇宙無數世代的回憶，黑獄人就是藏身在這，方舟二號亦是像我們般誤打誤撞下，由某個黑洞潛到了這來。」

巴斯基歎道：「在這，所有能量都失去了效力，我們怎樣離開呢？」

舒玉智道：「黑獄人既有方法離開，憑的還是方舟二號，我們這艘飛船自然更有能力辦到。」

※※※

在基地的指揮大樓，原屬巴斯基的辦公室內的通訊儀通過特定的頻道，響起祝絲蒂的聲音道：「卡爾，你為何要躲到這，別忘了你身為聯邦軍總司令，理應在前線督軍。」

卡爾夫南冷笑道：「我不是躲起來，而是逃命。誰想得到黑獄人竟有那麼強大的法寶，可擋得住我黑巫號全力的一擊，不過我也非是沒有功勞，至少摧毀對方一個太空基地。是了！前線的情況怎樣了？」

祝絲蒂道：「我正要為此事謝你。你走後，我們對星系發動攻擊，小勝一場，把他們趕離了天獅星系。現在我回到了地球，把這趟得來的戰爭資料交給聯邦研究院，同時把聯邦由緊急狀態進一步升級至全面戰爭狀態，所有人力、物力均投進與黑獄人的鬥爭。」

卡爾夫南大感意外地愕然道：「怎麼我一點消息都收不到，還以為因慘敗隱藏著消息不放。」

祝絲蒂道：「是我的策略，只有誇大黑獄人的厲害，議局才不敢反對我的軍法統治，別忘了還有素女星的叛軍，我想趁這機會收拾雷坡武等，當聯邦完全在我控制下，對付黑獄人才能得心應手。你這次與黑獄人交手，未竟全功，皆因對他們所知不多，才會失手。卡爾，你若想坐穩聯邦軍總司令的位置，必須先助我討伐素女星系，再對付黑獄人，否則我只好把你革職，以後你也與這軍方的最高位置無緣了。」

卡爾夫南聽得精神大振，收斂了的雄心又再活動起來，道：「我還有兩艘完好無恙的戰神飛船和二百艘接收自巴斯基性能卓越的虎鯊戰鬥艦，只要再撥一師艦隊給我指揮，保證可收復素女星系。」

祝絲蒂欣然道：「這個不成問題，待我有了整個行動的計劃後，再與你聯絡好了。」

聯繫中斷。

卡爾夫南取出煙斗，塞入煙絲，吞雲吐霧起來。

自敗退樂園星系後，他還是第一次有這興致。

※※※

外面的宇宙不斷變化著，無數難以描述的異象幻境此興彼替地爭逐著呈現在他們呆瞪的眼底下。

一切都在無聲無息地進行，看來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又像隱含著宇宙最深刻的意義。

帝后號停止了旋轉，開始順著一道無形的弧形軌道，兜兜轉轉地往某一核心深進。

他們感覺到飛船並不是在一個空間飛行，而是穿越過多層的空間和層次，嫘旋地繼續深入著。每一層次都有不同的宏偉景觀。

肉眼演繹出來的視象，只是真相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以千里計的火舌往上竄起，又化成千億的火點芒雨灑了下來，這種爆炸力卻完全影響不了飛船的前進，悠閒舒適，沒有受到任何衝擊。

忽然間他們又陷身在氣體的漩渦，漩渦外黑漆一片、漫無止境。

空間不停變化著，由暗轉明。這種種現象，都是他們難以理解的。

就像在眨眼的光陰間，他們目睹了宇宙千百世的盛衰和變化。

但在隱隱之中，他們又感到這一切的變化，都是這正反宇宙接觸點因他們的思感而觸發出的一種反應。

是這有著某種難明智慧的宇宙對他們三個闖入者的一種啟示，只不過他們全然無法掌握和瞭解吧！帝后號在這眾象紛陳、虛寂無聲的世界浮著。

也不知過了多久的時間。帝后號倏地凝止了下來。

然後他們像心有靈犀地體會已置身在銀河系的核心處。

※※※

雷坡武和白樹親身監督了天羊星系和天虎星系間四個星系的軍民撤離後，才返回天羊星系去。

附近的星系均被安置了由夫秀清這愛神針對黑獄人而設計的探測器，只要天虎星的黑獄人進入警戒網，便絕瞞不過他們。

憑著火鳥星人方舟的智計多變，他們不但救回了失陷在仰馬星大部分的殖民，更由黑獄人的飛船和設施上得到了很多無比珍實的資料，那是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偵察到的情報。

現在已清楚地對黑獄人有了個概略的認識。

除了有關晶石的部分外，黑獄人的戰爭文化與人類並無太大差異。

他們的武器亦以集束光和導彈為主。

但集束光的能量卻是來自晶石，由於是以精神介面運作，荏應用上比人類的集束光靈活多了，不但可攻擊對方，還可追尋目標，多方向前進，以至乎干擾對手的通訊系統。

可是由於精神能始終有限，且黑獄人的數目亦是有限，所以黑獄戰士對黑獄軍團就是最大的財產，每失一個黑獄人，便會減去他們一分的力量。

這是黑獄人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們這麼急於征服人類，此亦其中一個原因。

方舟等在仰馬星除掉了六十萬的黑獄魂和戰士，實在是黑獄人最慘重的挫折。

天獅星之役，祝絲蒂的聯邦軍和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雖大敗而回，但卻成功摧毀了對方的太空基地和一批飛船，其實黑獄人吃的虧更大。

由於精神的損耗，沒有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絕難回復原狀，所以暫時佔領了天虎星的黑獄人勢難在短期內發動另一次侵略。

亦為了減少精神能的損耗，黑獄人大幅發展了導彈學，以之為輔助武器。

而導彈必須材料製成，損耗了便須另製新的導彈，所以黑獄人佔領了仰馬星後，亦不敢冒進。

到現在得到了天虎星系的軍工廠和採礦設施後，才有了入侵聯邦的立足點。

所以這次撤退，在姬慧芙的指令下，實行焦土抗戰，把幾個星系這方面的設施全破壞了。然後他們在天羊星系佈防，等待黑獄人的來臨。

夫秀清設計出一批新的武器和裝備，將使他們的艦隊及空中或地上的基地，有了全新的應戰能力。

整個聯邦的千多顆殖民星，都會投進這關乎人類存亡的戰爭。

現在唯一使他們憂心忡忡的，就是逗留在暗瞧星系的大帝戰城的動靜。

若方舟等空手而回，他們只好被迫逃離可愛的家鄉星河，到宇宙的另一端。

避難飛船降落在天羊星系的主基地上。一眾大將迎了上來，團團圍著他。

拿不列大將一聲叱喝，眾將兵舉手致敬大嚷：「雷坡武總司令！」

雷坡武愕然以對時，白樹笑道：「主席的任命終於到了，這是你應得的。」

這時他才知道自己成了聯邦軍的最高指揮。

※※※

姬慧芙向祝絲蒂微笑道：「做得很好，假若這趟能把卡爾夫南正法，我可考慮特赦減輕妳所犯下的謀殺罪和叛國罪的刑罰，但附帶條件是必須指證所有曾和妳合謀的人。」

祝絲蒂愕然道：「我是主謀犯，為何反對我特別寬大呢？」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道：「聯邦正陷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倘內部不能團結一致，這趟必有敗無勝，那後果的可怕，說出來恐怕妳也不會相信。」

順手把兩份絕密文件拋在她眼前，冷冷道：「這兩份文件，其中之一是誘卡爾夫南入局的計劃，看過後，不用我教都知該怎樣和卡爾說。另一份是我親手撰寫有關黑獄人的報告，只給內閣大臣和各師指揮官參閱，好好讀它，便知我非是恫嚇之言了。就當是為了私利，也應衷誠與我合作。可以出去了。」

兩名親衛過來把祝絲蒂押走後，姍娜麗娃來到她的辦公桌前，報告道：「完成了撤僑的任務了，大帝號還沒有動靜，真令人擔心。」

頓了頓又幽幽道：「整整半年了，方舟他們仍沒有消息回來。」

姬慧芙像聽不到她的話般，岔開話題道：「看過祝絲蒂有關天虎星之役的報告嗎？」

姍娜麗娃憂色更濃，蹙起黛眉，輕輕點頭。

姬慧芙離座而起，到了主席府辦公大堂另一邊的落地玻璃處，看著外面月夜下女皇城萬家燈火的美景，有感而發道：「若領袖一號連對方元帥級的飛船都打不過，這一切都會變成碎瓦殘垣，人類的文明也要雲散煙消。黑獄人為了得到我們的身體，追到宇宙的盡頭都絕不會放過我們的。」

姍娜麗娃不由湧起一陣寒意。

## 第九章 銀心採礦

銀球的星辰再次出現在上下八方，但比之任何一次更為密集。

閃耀的繁星像片天網般把他們包裹其中。其中百多顆明亮如家鄉地球看上去的太陽，顯示她們的距離不應超出一光年之外。

整個天地亮得有若把以百計的白晝加了起，一切物質都失去了實體感。

若非晶石有過濾光和熱的能力，只是那種強烈至難以想像程度的射線，已足可使他們溶掉。

黑暗在這是完全沒有位置的。銀河系千億計的恆星，在感覺上正向他們擠過來，三人都有著透不過氣來之感。

帝后號恢復了動力能，在方舟操控下開始飛行起來，但無論他如何加速，飛船到了亞次光速便不能增快，而且受到一堵無形的力場限制，似是直線飛航，其實只是在銀心這奇異的中心點團團轉地飛行著，完全沒法離開這銀河系的核心，也無法回到剛才幻象紛餘的層次去。

帝后號就若給捕捉在蛛網內可憐的小飛蟲。

方舟最後頹然把飛船停了下來。三人呆看著外面宏偉至使人呼吸頓止的奇景，眼睛開始適應，辨認出星光包括著光譜內的所有色光。

它們有如千億顆緊擠在一起運動的明珠，閃爍不停，各自發出特異的輝芒。

飛船忽又旋動起來。週遭的星光開始暗淡下去。

這是沒有可能的，為何竟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驀地緊摟著方舟脖子的舒玉智尖叫道：「快開動飛船！」

三人的思感能聯結在一起，催動飛船再繞圈疾飛。

令他們驚異的是：這趟繞的圈子明顯比以前收窄了一半，晶石的能量亦大幅減少，幸好外面恆星的光芒回復了先前使人睜不開眼來的亮度。

巴斯基駭然道：「我們正在消耗著晶石的能量，在這根本不能提取反空間的能量。」

方舟驚呼道：「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舒玉智道：「這是銀心唯一與現實世界的連接點，也是唯一的出口，假若往『下方』低能量的深淵墜下去，我們將永遠不能重回這能量層面，永遠不能離開這可怖的地方。」

巴斯基色變道：「快想方法！飛船的速度和能量正在不斷減退中呢。」

整個天地一分分地暗淡著。

方舟三人無奈下，只得把本身的能量注進晶石去，以保持飛船的速度。

不過那絕支持不了多久。在這個完全沒法吸取正反空間任何能量的地方，失去了使生命延續的能量後，他們只有立即死亡。

就在此時，一道深黑的奇怪長芒在這奇異的空間烈射而過，一閃不見，使包裹著他們的恆星亦要「失色」。光與暗的對比，使他們一時間睜目如盲。

※※※

雷坡武、白樹和一眾將士，正在天羊星最外圍的行星實地視察如何安裝一個導彈發射台時，消息傳來，黑獄人的後援到了天虎星系。

在這之前，他們一直沒有方法去偵察敵人的動靜。但自夫秀清設計出「定點反空傳訊儀」後，這悶局才被打破，把間諜偵察的能力徹底改觀過來。

此前聯邦都是採用直接傳訊的方法。簡單而言，就是把收集到的資料，以能量波的方式，在正空間發出，經過一段加速的程序後，進入反空間內，再由能量內一組智能烙印，控制能量波在反空間某一點彈出，由該處的儀器接收。

當中包括了深奧複雜的學問和技術，假若不受干擾，便像在同一個星球上通訊那麼輕鬆容易，只是時間隨距離增長。

但弊處就能量波在進入反空間前，黑獄人可以把它破壞。所以每當聯邦軍的偵察船到了敵人勢力範圍內，船毀人亡不在話下，連半絲訊號都沒法傳回來。

夫秀清就是針對這點，設計了定點的傳訊方式。

大概來說，就是當有若在太空中微塵般的情報儀，收集到資料後，可生出驚人的能量，模擬出晶石能量運作的方式，把訊號在原地送入反空間內，送往某一預先定下的接收站，不須經過正式空間的旅程。

要把整艘飛船送入反空間內，現在仍沒有能力辦到，可是像光線般的能量波，夫秀清這新愛神卻是優而為之，製造出這有劃時代意義的通訊設備。

人類在偵察黑獄人的能力，完全改善了。

雷坡武沉吟半晌後道：「那定是封神第四師幸運逃過仰馬星大難的二百多艘飛船，包括了一艘元帥級的飛船在內。還好！大帝號仍未來。」

拿不列猶有餘悸道：「美雅女的元帥號已這麼厲害，若再多來這麼一艘元帥級的飛船，我們如何應付呢？」

雷坡武道：「若在虛空中正面交鋒，我們可說必敗無疑，但換了這天羊系的內空處，我們卻可利用種種新設備與敵周旋，不是全無抗爭之力。」

第四師的指揮直約克道：「假設敵人過門不入，直赴家鄉星系，那我們不是被迫要在虛空和他們交鋒嗎？」

白樹道：「如此捨近圖遠，戰略上太划不來了。何況我們還有五個師團，分佈在各戰略據點。你若研究過主席對黑獄人的評估報告書，當知道他們要進行那麼長途的飛行，精神能將大幅削弱，尤其在仰馬星和天獅星接續的兩場戰爭，他們亦傷亡慘重，應該暫時沒有能力作那種長途跋涉的遠征，即使要到這二十光年的近處來，他們不先好好生息休養，也休想辦到。」

聽完白樹的分析後，眾人都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雷坡武道：「立即通知我們的女王，應是她出馬的時候了。」

※※※

深黑的奇異能量團拖著長長的尾巴，像流星般投進這河系的核心處來，也像流星般迅速消失。

三人呆看著眼前這奇景，完全沒有辦法把握發生了什麼事。

帝后號仍在三人的操控下繞圈運動著，圈子愈縮愈窄。

忽地一聲霹靂，船體劇震，電光爆閃，像個黑球般的能量團，擊中了帝后號。

龐大的能量，透船體而入，全被吸納到主控晶石內去。

震力把三人拋得各散東西，分別「墜」在小飛船不同角落處。

他們「跌」得暈頭轉向，但同時又歡欣若狂，因為飛船恢復了動力，不但重新供應氧氣，失去了的重力也回來了。這明顯是來自反空間的壓縮能量。

舒玉智爬起來道：「我明白了，這就是黑獄人採礦的方法，難怪晶石如此珍實。」

兩人仍有點摸不著頭腦時，舒玉智看著船外恢復了燦爛的奇異星空，道：「這銀河系的核心就像一面放大鏡，把整個河系的星光和能量都凝聚到這一點來，所以才亮得如此厲害。她同時包含了無限的層次，藏著最奇異的事物，一方與反空間相接和對抗著，另一方卻不知通往何處去。」

巴斯基糊塗起來，呻吟道：「這和黑獄人的採礦有什麼關連？」

方舟看著另一團在左方掠過的黑球，像燃盡了的黑火般熄掉，忍著身體的痛楚，點頭道：「我也明白了，黑獄人通過降神器，在這核心引力場的邊緣外，提取了反空間的能量後，把這一束壓縮的能量射進這來，假若它能穿透過去，引力的潮汐效應會把它加熱至聚變的程度，因而在另一頭就會變成黑獄人的寶貝晶石，但這卻絕非易事。首先他們要動用以千計黑獄人的精神力量，才能發出這束能量球，而照眼前的情況來說，尚未有任何一束成功穿越過去。」

舒玉智跳了起來，興奮叫道：「這是我們唯一脫身的機會，若我估計正確，只有擊中核心那中心心臟一點的壓縮能量束，才會取得銀核那獨異的力量，使我們在增速下脫出銀核這力場。」

方舟和巴斯基聞言精神大震，齊往主控台撲去。

在三人的操控下，飛船不斷增速，繞著圈往銀核的中心點飛去。

他們雖想直線飛行，但銀核的奇異力場卻逼得飛船只能作螺旋軌跡的旋轉。

每飛一個圈，便愈接近那無形的一點。

黑球仍不斷飛進來，但相隔的時間卻愈來愈長，顯然黑獄人的發射力量已大不如前了。

假若他們因力竭而停止「採晶石」，方舟等也要完蛋了。

「轟！」

一聲巨響，飛船像給隻無形的手抓著，凝止不動。

他們終於抵達了力場最中心的一點。

周圍的光芒倏地增強至難以忍受的地步，船內熱度瘋狂攀升。以他們超人的體質也受不了，紛紛倒在艙板，蜷曲捧頭，腦神經再不能有效運作。

飛船不由自主旋動起來，愈轉愈快。

外邊的光芒逐漸暗淡下去，晶石的船體反亮了起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生死存亡之際，「轟」的再一聲巨響，四周陷進伸手不見五指的絕對黑暗。然後他們感到飛船與一股龐大無匹的力量合為一體，以驚人的高速往某一方向擲去，就像被巨浪沖走的小舟那樣。而可把他們擠壓成碎粉的可怕力量，也正由四方八面往他們迫來。

當他們再睜眼時，已回到了銀核外河系那比較起來溫文平和的星空，可是壓體之力，仍是有增無減。

艙心那主控晶石體積比之前增大了至少十倍。感覺上非常霸道，但光芒卻聚斂收藏，呈現出粉紅色的怪異冷芒，閃爍不定，事實整艘船都變成了這色澤和質地。

三人還沒有時間去思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更來不及為由那可怕的地方脫身而歡呼時，前方某個物體擴大成一座巨大的太空基地，還張開了圓洞形的大艙門，要把他們吞噬進去。頓時使他們想起這應是黑獄人另一端的「礦物接收站」。

※※※

卡爾夫南與祝絲蒂作過第二次通訊後，把翟斯飛和勒汗召到辦公堂的桌前，道：「形勢並非那麼壞，我準備以聯邦軍總司令的身份，出征素女星系，好把姬慧芙的支持者徹底剷除，以免夜長夢多。」

翟斯飛以他一貫冰冷的表情和語調道：「我始終不相信祝絲蒂會心甘情願與老闆分享權力，她應知道老闆最終的目標是當上聯邦的主席。」

勒汗道：「這會是個陷阱嗎？」

卡爾夫南胸有成竹道：「看來不像，首先，祝絲蒂總要對付素女星的亂黨，其次，就算是陷阱我也不怕，祝絲蒂答應把指揮權全交給我，她自己則往前線應付黑獄人，到時我先支使聯邦軍去打頭陣，看清形勢再坐收漁人之利，還有什麼可害怕的。」

翟斯飛想想亦是有道理，沒再爭辯下去。

反是勒汗臉上現出一個古怪的笑容，淡淡道：「我卻認為有很可怕之處。」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同時愕然望向他。

就在此時，兩股集束光分別由他兩肘射出，分別擊中卡爾夫南和翟斯飛。

前者的護罩自動運起，但卻受不住那衝力，連人帶椅往後翻跌。

翟斯飛和勒汗並排而立，相距不到兩米，但他的反應卻比卡爾夫南還要快，幾乎在勒汗發動的剎那，他已向勒汗以光束反擊。

兩人同時慘哼橫跌開去。

翟斯飛不愧是人與機械的最佳結合，可是當他要發動第二輪反擊時，辦公堂的天頂和地板張開了十多個方洞，全身武裝的戰士不是由上而降，便是由地板處冒出來，手上的集束槍發出閃電般的光芒，擊打往翟斯飛和剛以移動器彈離地面的卡爾夫南。這是事前全無辦法估料得到的轉變。

翟斯飛怒哼一聲，掣起護盾，擋格著四方八面激射過來的光束，往卡爾夫南移去。

卡爾夫南氣得臉都青了，左手拿出腰間他最擅用的神經麻痺鞭，發出一道長芒，把一名戰士抽得往後飛跌，左肘分別射出一道強芒，往剛跳起來的勒汗刺去。

他的護罩乃未來科技積數千年研究經驗巔峰傑作，集束光射上去大部分都給卸往一旁，不像別的護罩般要承受所有能量而致迅速損耗。

任他們反擊下，勒汗的人紛紛灰飛煙滅，但戰士不斷由那上下的進口湧進來，若沒有援手，形勢始終不利。

想不到勒汗這平時看來卑躬屈膝的人，在騙得他們信任後，忽然叛變。

翟斯飛這時已和卡爾夫南會合在一起，勒汗反不知躲到哪去了。戰士像蟻群般奮不顧身地向兩人攻來。

這辦公堂的牆壁均有強大的磁能護罩保護著，不怕能量流的衝擊。

就在此時，大門洞開。一股強芒烈射而入，像巨浪般沖打在兩人處。

那力量實在太可怕了，而且有著強大的吸攝力，想卸往一旁都辦不到。

兩人在芒雨爆飛中，斷線風箏般往後拋跌，「砰砰」兩聲，分別撞在桌後的夾壁上，才滑落地板去。

一個千嬌百媚、身著黑色戰甲外披著銀光閃閃長袍的美女，在兩名魁梧男子左右擁護下，嬌笑著走進辦公堂來。

三雙手都捧著一具重型的集束炮，形相怪異之極。

美女發出銀鈴般的悅耳笑聲，嬌喝道：「不要動！」

卡爾夫南仍未從剛才的衝擊和震盪回復過來，茫然看著正對自己三個黑黝黝的炮口，和把他們逼在牆邊的十名戰士，一顆心直沉下去。

翟斯飛的反應卻比他這正常人快得多，一見大勢已去，立即衝天而起，想由其中一個入口硬衝出去。

「轟！」

光團在他頭頂爆閃，將他整個人擲回地上。

同時另一穿著黃色盔甲的長髮美女躍了下來，右手揚起，一張能量網立時把翟斯飛捲個結實，使他動彈不得。

勒汗亦由同一入口潛了下來，向那在正門的美女跪稟道：「末將幸不辱命，終為蜂后完成了奪取樂園星系的使命。」

卡爾夫南渾身劇震，看著那銀衣黑甲的美女失聲道：「妳就是太空海盜的領袖黑蜂后！」

慘哼一聲，另一張能量網已把他纏個結實，神經立即給凝固起來，再不能發動任何反擊。

黑蜂后冷哼道：「若不是看在你的黑巫號和戰神飛船份上，早就把你收拾掉，比起改造人，你們差遠了。由今天開始，樂園星系就是我們太空海盜聯盟的大本營，現在不但擁有了巴斯基的所有設施和人才，還有你們未來科技的老本，加上我們先進的武器，以後再也不用顧忌姬慧芙了。」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差點給活活氣死，這才明白勒汗實是這神出鬼沒的黑蜂后派來的奸細，原本要對付的是巴斯基，現在卻由他們承受了。

黑蜂后向那把翟斯飛擒拿，身手驚人的黃盔甲長髮美女道：「芝芝！由妳負責把他們押往人性實驗室去，把他們變成這宇宙內最乖、最聽話的人。」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魂飛魄散時，勒汗仍是以那謙卑的樣子道：「對不起老闆啦，人性實驗室的智能系統早給我的人拆解了，只是瞞著沒有告訴你們罷了！」

卡爾兩人最後一線的希望都消失了，外面雖有著整個軍團在候命，但假若他們被控制了，那些人將全變成了這狠毒黑蜂后的手下了。

卡爾夫南一直想做的事，竟由這黑蜂后一手包辦，還拿他來作第一個實驗品。

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 第十章 滅族之禍

帝后號以近乎光速的速度，投進了黑獄人在離銀核引力場三億里處太空站的「晶礦」接收艙內。整個過程只是眨十來下眼的時間，雙方都不及作出適當的反應。

更要命的是帝后號本身便是由一團巨型晶石開出來的，雖是在素描器下顯得形狀怪異，能量的方式又與一般晶石體有異。可是這別開生面的銀核採礦，不但只有百萬分之一的成功率，且一向都怪事層出不窮，早習以為常，更兼從沒想過有人可到銀心去，所以直至發覺來的是變了顏色的帝后號時，引力已把她吞進艙腹去。

方舟他們則飽受能量激盪驟變之苦，連爬起來都辦不到，更不用說操控飛船。

帝后號飛進接收艙廣闊的空間時，太空艙內的自動系統立時運作，數十道能使飛進來的晶礦凝止的光束，激射在船體上。

「砰！」

能量摩擦下，光點漫灑內艙，光束全被反彈回去，發射器炸成碎粉。

帝后號沒有因而減緩，直往另一邊艙壁衝去。

又再船身劇震。帝后號撞在一面佈在太空艙近尾端的無形能量網處，那是攔截飛進來的晶礦最後的措施。

「轟！」

能量網整張破碎開來，光芒點填滿了這龐大的空間。

方舟三人給拋得左翻右滾，神經麻痺。

接著是更驚人的爆炸，被徹底改造的帝后號，竟硬生生撞破了太空站的護罩和夾壁，穿進太空，剎那間太空站在後方變成了一個小點子，沒入燦爛的星光。

當三人勉強把眼睛睜開時，剛才那使人膽喪魂斷的壓力已消失無蹤，船體的色光由紅轉黃，就像溫柔的月色注進了晶石內，惟有主控晶球仍保持那種艷麗的粉紅色素。

後方先是無聲無息地亮起一點亮光，接著擴成一圈大了數千倍的光芒，再散射四方。太空站竟爆成碎粉。

爆炸產生的高熱能射線趕上他們，船外儘是烈芒。帝后號劇烈抖顫著。

舒玉智呻吟道：「這趟我們走運了，由銀心帶出來的能量，本可把我們硬擠得分解開來，現在卻由太空基地全消受。連這麼堅固的太空站都受不住，可知那種能量是多麼可怕。」

巴斯基喘著笑道：「他們這是採了個死神回來了。」

方舟復元得最快，跳了起來，剛舒展筋骨，忽然臉上泛起怪異的表情。

巴斯基試著跪了起來，由於方舟正面對著他，故能清楚看到方舟的表情，凜然道：「有什麼不妥？」

舒玉智仍坐在地上，亦劇震道：「我們也像飛船般被改造了。」

巴斯基閉上眼睛，倏又猛睜開來，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方舟來到舒玉智旁，跪了下去，把她摟個結實，嚷道：「天啊！這就是為何能把整個太空站都毀掉的能量，卻弄不死我們的原因。現在我們同時擁有了正反空間最終極的能量，說不定能夠作反空間的肉身旅行，也再不輕易有衰竭的情況出現了。」

巴斯基發著怔道：「現在我雖然是在船艙，但思感卻可自由翱翔於艙外以萬里計的廣闊空間，一點都不用費力，連反空間的情況亦可一風不漏地清楚知道，只是範圍狹窄了很多。」

舒玉智主動地香了方舟臉蛋一口，罕有地媚笑道：「多情鬼！我們可以回去了嗎？」

方舟立即頹然坐下，苦笑道：「我就算變了超人都沒有用，我根本無法在這陌生的地方設立座標，若盲目進入反空間內，以帝后號現時驚人的能量，可能只須幾個地球時便可飛出銀河系去，那時我們將永遠迷失在星河之間了。」

舒玉智望往外面餘點密佈的空間，亦是愁眉不展。

在星空，根本無法有「認路」這回事。

巴斯基來到兩人身旁，充滿希望道：「我們何不利用我們新得來的力量，搜遍這個星域，只要找到那顆中子戰星，不是可藉之確立飛船的座標嗎？有方舟這活著的萬能飛航儀，要回到聯邦只是易如反掌的一回事吧。」

伸出巨臂，把兩人都摟在懷裡。

經過了這連番出生入死、險死還生後，他們變成了最親密的戰友和兄弟。

三人的思感聯結起來，延伸開去，剎那間跨越過億萬里的距離，往四周的星體探索著。他們本身或者尚未醒覺到，但卻是代表人類在宇宙內跨出了一大步，進行超越了光年的星際神遊。

以往的方舟只能偵察附近的東西，像這種對星體的「視察」，仍是破題兒第一趟。

星系一個一個進入他們的知感之內。肉體則在抖顫著。

帝后號仍以由銀心逸出的高速直線在銀球廣袤無限的虛空疾飛著，使他們搜索的範圍不斷擴大。

忽然間，他們像發現了什麼似的，思感往一顆巨大的紅太陽移去。

由那傳來激烈的能量震波。

他們心靈的眼睛雖正視著這太陽，卻沒有絲毫不適的感覺。

在熾烈的紅芒，隱約可見白熱的巨川，曲折流經以千公里計的距離，再消失在這顆太陽的紅光。

三顆行星，繞著偉大的太陽運轉著，向陽的一面反映著動人的黃光，就像三個大月亮，儘管在光燦的星空背景，仍可分辨她們出來。

一縷白光忽然出現在紅太陽的邊緣處，越來越亮。

三人心顫神迷時，白光沿著紅太陽的邊緣處擴散，發出萬道彩霞，使紅太陽也要黯然失色。

白光倏又斂去。白光非是消失，而是被由紅太陽衝天而起的紅焰完全遮蓋了。

上下翻騰的氣體風暴般席捲了整個巨陽，紅太陽驀地亮了起來，生出以萬計的光斑。

在三人「瞠目結舌」中，一個藍白色的球體，升出了紅太陽火紅的地平線。

那竟是他們曾到內一遊的黑獄人中子戰星。

這戰星的內部遭受了那麼狂暴的破壞後，現在又來到這活動了。

他們的心直沉下去。那等若唯一的座標又失去了。

就在此時，只見其中一顆行星上飛起了無數長條狀的飛船，往星系的外空逸去。中子戰星以驚人的高速掠過太陽，立時惹起太陽狂野的爆炸，難以計算清楚以億計的火柱衝天而起，由紅轉白，變成熾熱的射線，倏忽間填滿了星系的內空，也趕上了那些可憐的飛船，使它們紛紛溶解下來。

只有最大的一艘勉強逃了出去。

這種可怕的戰爭場面，確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三人同時駭然大驚，思感猛退回身體。

然後知道了凶殘的黑獄人剛把一個居住在銀心的種族毀掉了。

舒玉智臉上血色盡退，道：「我們去追那艘逃出來的船，黑獄人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方舟和巴斯基想起了戰星內那可直通反空間的出口，一齊色變。

到現在他們仍未能摸清楚黑獄人的真正實力。

※※※

祝絲蒂被軟禁的囚室內，一邊牆壁亮了起來，露出姬慧芙那張代表著人間美態極致的絕世容顏，表情嚴肅地道：「我們剛收到情報，娃亞娜的蜂后號飛進了樂園星系，有什麼聯想呢？」

花容慘淡的祝絲蒂愕然道：「太空海盜？」

姬慧芙微一點頭。

祝絲蒂沉吟半晌，歎道：「我從不知卡爾和她是有聯繫的。」

姬慧芙淡淡道：「他們應是風馬牛不相關的兩個人，卡爾的未來企業還是娃亞娜搶掠的主要對象之一，比起來，娃亞娜要比卡爾狡猾厲害多了。說到底，在賺錢方面，雖沒有人比得上他的本事，但若論戰略手段，他只是個新手罷了。」

祝絲蒂嬌軀一顫道：「是說卡爾在她手上吃了大虧嗎？」

姬慧芙歎道：「應該是這樣了，樂園星系內全無戰船軍隊動員的跡象，我們多次以妳的名義去找卡爾，都說他沒空答話。」

祝絲蒂發怔道：「卡爾本身也非善男信女，又有翟斯飛在他身旁，怎會這麼容易就被蜂后號控制了。」

姬慧芙道：「問題定是出在勒汗身上，這人本是太空海盜，當年投靠巴斯基，我便覺得奇怪，經過偵察後，發覺最有勢力包括勒汗在內的十三個太空海盜頭領，曾秘密舉行了一個會議，一致推舉出蜂后娃亞娜當聯盟的領袖，之後勒汗就向巴斯基投誠，可知這群太空海盜對奪取樂園星系，早有預謀，這毒蜂后的野心真不少哩！」

祝絲蒂吁出一口涼氣道：「以太空海盜長期鍛鍊出來的戰術，配合樂園星系龐大的設施、先進的科技，再加上卡爾的班底，要征服聯邦也非沒有可能的事。」

姬慧芙冷哼道：「那就要走著瞧哩！我已簽發了手令，把卡爾的未來企業全盤接管。好了！現在我要作出對聯邦的講話，妳也會有份收聽到的，祝絲蒂！我對妳已非常仁慈的了。」

影像消去。

剩下祝絲蒂一人茫然地發著呆。

※※※

帝后號迅速臻達光速，進入了反空間內。

銀核的力場惹起的能量風暴狂野如昔，但卻影響不了已脫胎換骨的帝后號。

那不是說帝后號可視這風暴如無物，而是帝后號已擁有足夠的能力，加上方舟三人比之前靈銳百倍的思感能，故可像奇蹟般駕著小舟在怒海逆浪而行，間中被沖離航道時，亦可立即糾正過來。

那種隨心所欲的感覺，令這三位親密的戰友心中不斷歡呼喝采。

舒玉智道：「這銀核的反空間力場風暴，直徑達一千光年之遙，事實上正空間亦非風平浪靜，處處是凶險陷阱，只不過比起反空間來，是安全多了。」

巴斯基訝道：「我們思感能探索的範圍，只不過限於十多光年的距離，小姐怎能知道這風暴的尺碼大小？」

舒玉智道：「這可由風暴衰變推測出來，每遠離銀核一光年的距離，風暴便減弱了約千分之一，所以在銀核的一千光年外，風暴將減弱至零。」

方舟讚道：「妳不愧曾為聯邦研究院院長，比我們的腦筋厲害多了。」

舒玉智笑道：「若說精靈詭變，誰也及不上你這來自火鳥星的怪物。」

方舟操控著小飛船，避過了一股橫亙千萬里的能量流後，由反空間彈了出去。

在銀心邊緣燦爛的星光中，黑獄人的飛船在左舷的百萬里外，正對逃逸的敗軍飛船，展開追逐。

方舟駕著飛船，「颼」的一聲，轉向銜著黑獄人的尾巴追去，倏忽間到了反空間內，瞬又彈出，已到了黑獄人三艘飛船背後萬許公里的近處。

太空戰正激烈地進行著。三人一看都心中發毛。

黑獄人是一艘元帥級飛船，輔以兩艘銀河級飛船，這樣的實力，恐怕非是小小的帝后號可以應付。

逃命的飛船形狀奇怪，難以形容，有點像一枝長管，把兩個似圓非圓，一大一小兩個球體連起來，通體佈滿鱗甲，看不到任何門窗之類的東西，在星光下閃爍著金屬幻彩般的光色，頭尾達萬米之長，體積與黑獄人的元帥飛船可相媲美。

雙方正追逐攻擊，而那艘外族飛船，明顯處在敵眾我寡的下風，但卻非全無頑抗之力。

一個個大小不一、色光各異的芒燄團，由頭尾的圓球體連珠射出，像長了眼睛般往敵船擊去。黑獄人的飛船顯然對這些芒燄團非常畏懼，不時因躲避而錯失了堵截包圍的機會。

帝后號才出現，十多個團芒燄便照著他們彈來，把他們當作了黑獄人。

方舟迅速把芒燄甩脫，朝著最接近的銀河號疾衝而去。

巴斯基能力大增，正心癢手狠，見到令他切齒痛恨的黑獄飛船，哪還會留情，精神力融入了主控晶石內，運轉能量，一股狂流立時由船首的發射管道強射而出。

強光在虛空閃起，像要把太空撕裂為一條長隙縫般，重重打在銀河號的艦尾，「砰」的一聲，銀河號被擊中處爆起一團廣達百里的光雨，這猝不及防的飛船，立即斷線風箏般翻滾開去。

三人齊聲歡呼，想不到主控晶石變得如此厲害。

另一艘銀河號飛船掠飛過來，千多枚導彈和一道眩人眼目的集束光，朝他們狂擊而來。

在敵人強大的火力網下，根本是避無可避，猶幸帝后號勝在體積巧小，在方舟神乎其技的操控下，更是靈活多變，避過了對方最可怕的能量光束，在雨林般的導彈內左閃右躲，比拚速度似的把對方大部分來襲的導彈甩掉，但還至少給十多枚導彈追上擊中。

帝后號現在最大的弱點，就是失去了船上所有裝備，沒有反導彈的設施，以致躲不了就要挨揍。

帝后號帶著一蓬蓬爆起的能量光雨，左搖右擺地潛往敵艦下方。

艙內的主控晶石亦爆起芒點，激濺艙間。

三人給那強烈的能量激盪，震得差點暈了過去。

不過亦看得出帝后號的強頑，換了是銀河級飛船，這般給百多枚導彈結結實實地命中，恐怕早化為碎粉了。

對方的元帥飛船，倏地出現在正前方，方舟駭然大驚，對方怎能這麼攔截得恰到好處，難道天美帝后正親自坐鎮這艘大帝號之外威力最強猛的一級黑獄飛船。

巴斯基反應極快，立時發出另一道集束光，先發制人朝敵艦射去。

所有這些事都在驚人的高速下進行，只是眨眼功夫，一艘銀河號飛船便負傷翻騰遠去，而元帥號和另一艘銀河級飛船，則捨棄正追趕著的敵人，掉過頭來對付他們。那艘形狀古怪的外族飛船，則乘勢遠去。

眼看帝后號發出有若雷霆萬鈞的光束要擊中敵艦時，那艘元帥號亦射出一柱強芒，準確無誤地擊在攻向他們的光束鋒端處。

這可說是毫無假借的正面交鋒，實力比拚。

「轟！」

兩束激光交擊處，爆起一團眩人眼目的芒燄。

方舟三人齊聲慘哼，接著地轉天旋，帝后號像先前被他們暗算的銀河號飛船般，拋擲開去。

元帥號亦渾體爆起光雨，被彈離了原來的飛行方向和軌跡，往旁傾跌橫飛，不能乘勝追擊。

以三個人的力量，一艘小小的飛船，對抗著黑獄人大帝號之下最具威力的元帥級飛船，全力交鋒下，有著這般戰果，他們也很可以自豪了。

帝后號的能量罩劇降一半以下，假若有讀數儀，應看出減了至少一百度。

這樣的能量驟變，換了不是他們這三個超凡的人，定要神經因受不住壓力以致碎裂分解。

方舟等軟癱椅內的箍框，一時間失去了任何反攻或活動的能力。

另一艘銀河飛船如影附形直追過來，導彈雨點般過來。

帝后號玩具般在光雨爆閃中拋著，護罩能量繼續驟降。

若非主控晶石能直接由反空間提取壓縮能量，即使以晶石造成的船體，亦受不了那種狂暴的攻勢，但若這般發展下去，主控晶石因抵受不住而爆炸碎粉時，就是他們束手就擒的時刻了。

晶石內正反空間的能量雖不斷衰減，但仍不斷循環興替，而每一個循環，都汲取了新的能量，雖是追不上損耗的速度，但已大幅地延長了本身的壽命。

三人只能苦撐那種撕心裂肺的震擊，再沒有絲毫還手的力量。

## 第十一章 違難緊迫

收到天虎星系外空黑獄戰船聚集的情報後，天羊星系瀰漫著暴風雨將臨前的緊張氣氛。

現在聯邦軍方已明白到黑獄人可怕的目的，若是戰敗，不但有滅族的大禍，若被盜奪了身體，更是生不如死，這激起了所有人拚死一戰的決心。

雷坡武坐上了經過改良，原屬於狄平的大臣一號主力級帥艦，與白樹在兩艘航母艦和二十艘巡航戰鬥艦的護航下，飛到星系內空最外圍邊緣區處的太空戰堡，守候最新的情報。

過百艘偵察飛船飛離星系，作近程的監察，好把偵察網擴闊至十億公里的敵艦只要由反空間內潛出來，一定逃不過他們最新的優良偵察儀器。

他們這趟禦敵最厲害的法寶，就是來自夫秀清設計的佈於天羊太陽外二萬公里處四台「太陽能集束鏡」，像個超級放大鏡般千萬倍地凝聚了太陽光，化作能量光束，自動找到非聯邦飛船的物體，加以攻擊。

這可說是聯邦最尖端的防守武器了。

若論威力，這種太陽高熱能的集束只有主力艦級太空船全力一擊四分之一的威力，但勝在能源無窮無盡，可比主力級艦縮短了一半時間作另一次全力的發射，故使它成為了最可怕的防禦武器。

它們本身的護罩，亦由太陽能源源不絕地供應，除非敵人的炮火，能使它們的補充追不上損耗的速度，又或力量大至可一下子把它們摧毀，否則它們成了牢不可破的太陽能戰堡。

最厲害的是它們不經人手的全自動系統，循著太陽像衛星般運行不止。

要知太空艦的護罩無論如何強大，總是與艦身的能量系統結合為一，當護罩受到能量的衝擊時，艦內的戰士都會感受到那種壓力，若超過某一程度，神經會因吃不消而受損，失去了操控儀器的能力。若太嚴重的話，只有蛻生術才可使傷者復原過來。

所以縱使在看似安全的太空艦內，戰士仍是全副武裝，以對抗那能量激盪的後果。但儀器的受損，卻是避免不了的事。所以飛船也會出現受傷的情況。

但這類損傷仍比不上能源反應爐受損的可怕後果，動力減弱，補充的速度不住下降時，就是船毀人亡的結局了。

因此太空戰術上，最著重速度和戰略。

誰能令對方的損耗比自己快，誰就成為勝方了。

雷坡武和白樹兩人在圓球型的太空堡壘的指揮大堂，透過視野舷窗，凝望著外邊繁星點點的星空。

白樹道：「那兩艘元帥級飛船，都有不須加速而隨意往返正反空間的能力，只不知他們能否像方舟般，在任何一處正空間彈出來呢？」

雷坡武道：「上趟他們要在天虎星系的內空才可作出這種隨心所欲的空間轉移，應可假設元帥號到了某一空間後，要經過運算才可這麼神出鬼沒，否則若他們才出現便摧毀了兩台太陽集束鏡，我們的實力便將大打折扣了。」

白樹道：「這事很快便可知道了，若那兩艘元帥級船先出現在外空處，就證明你的猜測是對的。」

雷坡武道：「現在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女王的領袖一號可比他們先到一步，憑著主席和夫院長的本事，定可使那兩艘皇牌敵船，分不了身去對付那四台太陽集束鏡，那我們便有很大的勝算了。」

通訊室處一名工作人員奔了出來，神色慌張叫道：「黑獄人來了！」

※※※

方舟三人正心歎就要沒命時，壓力忽減，可是帝后號的動力已降至最低點，暫時變成了一艘廢船。

能挨到這刻，已是令他們難以相信的奇蹟了。

主控晶石失去了那奇異的粉紅色，雪白晶瑩處，遠勝他們曾見過的任何能量晶石，三人朝敵艦望去，原來正給折返來的外族飛船銜尾窮追，落在下風，倉皇逃遁，遠方只有元帥級飛船徐徐追來，顯是動力受損，尚未復原，故欲速不能。

外族飛船掉頭趕來，迅速來到他們上方處。

一個圓洞入口張了開來，生出吸力。

帝后號停止了滑翔，往上升去，瞬眼間已到了太空艙內。

入口關上。

外族飛船猛地增速，逃離戰場。

艙內三人終於支撐不住，同時昏了過去，能量損耗得實在太厲害了。

※※※

姬慧芙站在辦公堂處，與姍娜麗娃共賞反空間內的美景。

船上所有人員都到了宇眠箱內，只有她們有能力清醒地看著領袖一號的反空間之旅，也可靜心地去思索眼前的形勢。

在黑獄軍團出現前，純粹出於一種直覺，姬慧芙對銀心一直都有難以解釋的莫名恐懼。故而在殖民星的發展上，在她的指示下，偏向了以家鄉星系為中心的邊緣星區。

若以距離最遠的仰馬殖民星計算，那聯邦的確建立了橫跨二萬光年的殖民區，但事實上，大部分的殖民星，都集中在以太陽系為中心縱橫二千光年的星域內，那亦是聯邦防守力量最大的範圍，建立了完美的通訊和交通系統，形成了星際的國界。

當一切妥當後，姬慧芙才開始在這「本星區」外開發了三組的殖民區。

最具野心的就是以「天象」、「天獅」、「天虎」、「天豹」、「天熊」、「天狼」和「天羊」為名的「七獸星區」。

這七個殖民星系間，最遠的距離也不超過五十光年，離開「本星區」達二千光年之遙。

有了這七獸星區作基礎，接著就是仰馬星系的開發，那代表著人類探索本銀河系核心銀球最具野心的一步。

在這延續五千年的殖民浪潮，人類曾遇上各式各樣的生命形式，佔絕大部分都是比人類「較低等」的生命體，至少以人類的角度去看是如此。

又或驚鴻一瞥的消失無蹤，使他們無從捉摸。

直至遇上了黑獄人，他們才碰到最頑強的對手。

由仰馬星至天羊星系，足有一萬五千光年的遙遠距離，普通民用飛船，通過反空間的旅行，亦要一年以上的時間，才可抵達。

這距離以前一直是聯邦安全的最佳保障，但今天黑獄人的大軍已兵臨七獸星區，離開家鄉太陽系只有三千光年的光程。

危難已迫在眉睫之前了。

姍娜麗娃這時心中想著的卻是到了銀心去的方舟、舒玉智和巴斯基。

自九個地球月分手前，便完全失去了他們的音訊，若說不擔心的話，就是在欺騙自己了。

她雖在半被迫下，和方舟發生了肉體的關係，也很享受那種感覺，但她對方舟的思念，卻與這方面全無關係。

與方舟相處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精神上的融合，那種滿足愉悅的感受，絕不可從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

只要有他在旁，縱使在最艱難的環境，天地總是充滿生機和鬥志。

姬慧芙輕歎一聲，問道：「妳又在想方舟嗎？只要看妳的神情便知道了。」

姍娜麗娃道：「我真慕妳的堅強。」

姬慧芙苦笑道：「我並非不掛念他們，還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們能早日回來，只是我身為聯邦的最高領袖，一定要把聯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算他們空手而回，又或根本不回來，我仍要為聯邦的存亡作出各種應變。」

姍娜麗娃道：「在離開太陽系前，我們曾收到仰馬星系傳來的訊息，顯示了由暗瞧星系傳來強烈的能量波。唉！我心中有很不祥的預感。」

姬慧芙那對美麗的黛眉緊蹙了起來，沒有答話，可是秀眸射出的憂色，卻使姍娜麗娃打心底生出了一股寒意。

這是個只有姬慧芙、她、雷武坡、白樹和勉強可算作人的夫秀清五個人才知道的大秘密，其中又以姬慧芙和她的感受最是深刻。

假設讓黑獄人的帝君撒拿旦收服了那威力驚人的大火球，恐怕無論方舟三人由銀心帶了什麼回來，人類仍難逃滅族的厄運，甚至逃都逃不了。

※※※

方舟感到一股股能量的熱流，由手掌和足心，注進神經內去。

意識在腦海內回復過來，一震下坐了起來，睜開眼睛。

觸鬚似的東西，離開了他四肢。

眼前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方舟仍是四肢乏力，更不用說去思感和觸摸這暗黑的環境了。

後方傳來巴斯基的聲音，半呻吟著道：「方舟？小姐？」

舒玉智在另一角道：「我沒有事了，體內的能量正逐漸回復。」

巴斯基咕噥道：「這是什麼鬼地方，我們不是給吸進了那奇怪的飛船內嗎？咦！」

方舟和舒玉智當然明白他驚訝的原因，因為週遭正逐漸亮了起，但卻絕非燈光，而是一種奇怪的同時由上下四方透出來的金黃光暈。

他們的眼睛開始見到物象，但當一切仍在朦朦朧朧時，光暈便停在那亮度了。

三人同時看呆了眼，不相信這可以是一艘飛船的內部。

那是個圓拱型的龐大空間，高達二十米，長至五十米許，佈滿了浮動著的拳頭般大的圓球，各種奇形怪狀的有機物體，交纏糾合地形成了規限著這空間的外壁。

方舟便是坐在一堆腸狀的東西處，巴斯基身下是充盈著彈性的渾圓球體，使他陷入半邊身進去。舒玉智則高高在上，坐在一個傘狀的怪異物體上。

空間內貫滿了奇異的氣體和味道，任人想破腦袋，若非早先知道，怎也不會聯想到這是一艘會飛的太空艦。

三人瞠目結舌中，一個聲音在空氣中震著道：「請勿怪我這麼久才把你們弄醒，因為我先要掃瞄你們的言語和記憶細胞，掌握了你們的通訊方式和經驗後，才能和你們進行異文化間的交流。超卓的朋友，你們也擁有與我同等的能力，真高興遇上你們，使我能享受到你們的情緒。在我們來說，不但沒有『你我』的感覺，也沒『你我』這種經驗。」

他的語調有種遙遠和不含任何人類情緒的感覺，使方舟等生出怪異無倫的感覺。

舒玉智道：「你們既與黑獄人為敵，該是因黑獄人是盜用了我們同類的身體和文明，而對我們很熟悉才對。」

異生物不疾不緩地柔聲道：「我們和你們看其他生命的方式截然不同，用的不是你們那結構精密的眼睛，而是一種純粹的感覺，所以對我們來說，你們與黑獄人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精神體。」

巴斯基道：「你究竟在哪？為何不現身給我們一見？」

這正是方舟和舒玉智想說的話。

異生物道：「你們早見過我了，現在只是來到我身體內，我已受了重傷，性命難久，對這樣震空氣造成語言波的方式，感到有點吃力。」

三人同感駭然，想不到這艘奇形怪狀的太空艦，就是異物的本體，更惋惜是仍拯救不了他的生命。

一時間三人都找不到可說的話。

異生物道：「我從你們的記憶，明白了事情的始末，我已把我的能量和智慧，輸進了你們那艘奪來的飛船的主控晶體內去，憑著其中銀球星圖，你們應可回到家鄉去。在我由有歸無前，有幾件至關緊要的事，須要告訴你們，至於能否剷除這對宇宙最具威脅性的可怕生物，就要靠你們的努力了。」

方舟心中感動，道：「或者我恢復了能量後，能把你救回來呢？」

異生物道：「來不及了，天美帝后已復原過來，正坐上了北保司的元帥飛船來追趕我們，我會為你設法擋著她一會，使你們有機會逃生。以你們現時的力量，絕非她的對手。」

巴斯基苦笑道：「只是北保司剛才就教我們吃不消了。」

異生物道：「那只是你們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吧！但這事只能憑你們自己去體會，怎樣說都不會有用的。」

頓了頓接著道：「黑獄人所有的力量，都是來自反空間，由於他們曾在反空間活了以億年計的歲月，所以沒有任何生物比他們對反空間有更深的認識和瞭解。而他們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兩個以反空間動力操縱的中子戰星了。」

三人臉臉相覷，原來竟有兩顆中子戰星，確是駭人聽聞至極。

異生物道：「你們誤會了，其中一顆已變成了大帝號。」

三人同時失聲道：「什麼？」

## 第十二章 黯然惜別

駐守天羊星的飛船，全部藏在地底的太空基地內，嚴陣以待。

星系的內空處佈滿經改良過的太空機雷，只要有敵船闖入感應圍內，會立即自追擊目標，除非被摧毀了，否則永不罷休。

三顆行星上的導彈發射台和分佈在內空處的三千多個太空戰壘，均是全自動操作不經人手，俾能把所有戰士集中到戰船內。

這種全新的戰略是由姬慧芙和夫秀清聯手設計出來，針對黑獄人純精神介面的戰爭方式，要設法消耗他們的精神能，削弱他們的戰力後，才正面與他們周旋交鋒，當氣氛拉至像緊繃的弓弦時，黑獄人的太空艦群，逐一在離天羊星系十萬里處由反空間彈了出來。

偵察船立即往附近的星系散去，以免成為敵人攻擊的目標，同時擴闊偵察網，監察敵人的動靜。

設在各太空堡新發明的「磁能儀」，立時發出能干擾黑獄人精神能的騷擾磁波風暴，以免給敵人洞悉天羊星系內的佈置和飛船藏身之處。

在戰略上他們可說是無懈可擊。

由兩艘元帥級戰船統率，擁有六艘銀河級太空艦、二十八艘無敵艦、三百七十二艘劍魚戰鬥艦和近三千架蝙蝠戰機的龐大艦隊果然猶豫起來，留在星系外空處動也不動。

在大臣一號上的雷坡武和白樹都眉頭大皺，他們不是怕敵人不來，而是他們苦待著的領袖一號，仍未在這要命時刻及時趕到。

就在此時，三千架蝙蝠戰機分成三組，往天羊星座疾飛而去。

交戰的時刻終於來臨。

※※※

異生物續道：「撒拿旦和天美帝后是宇宙內最可怕的生命體，只有他們聯結起來的驚人能量，才可使他們把中子星投入銀河系的核心處，把中子星的緊壓物質，轉化作能量晶體，成為了沒有力量能摧毀的無敵飛船。不過這也使他們的力量大幅損耗，沒有幾千年的時間，絕不會回復過來，那時他們或可製造出另一艘大帝號，但現在只能再造出你們靠幸運得來的帝后號。」

三人聽得直冒寒氣。

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要把一顆重量驚人的中子星，送入銀核後又把她帶出來，所需要的能量是多麼巨大了。

異生物續道：「大帝號雖然厲害，但她的靈魂卻睡在核心處永遠在做著夢的，帝君撒拿旦他的能量太大了，使他只憑神遊的力量，便可在瞬眼的時間，越過遙闊的空間，逐個河系去搜尋對他們有用的生命體，所以絕不可動念逃走，因為他可追上你們。他最厲害處就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暫時他仍不把你們放在眼內，注意力只集中到其他事物上，但若他開始注意你們，你們就沒有事能瞞得過他。以愛之終極去媚惑你們在仰馬星上的同類，正是他想出來的妙計。」

三人聽得手足冰冷，這樣的敵人，怎對付得了？何況只是大帝號，已非是人力所能敵了。

異生物道：「千萬不要絕望，你們既由銀心出來，在某一程度上亦擁有撤拿旦和天美帝后的力量，而有一項是他們不及的，就是因著你們本身的特質，在機緣巧合下，同時具備了正反空間相對的平衡力，這都是長居於銀心能量深淵之內的黑獄生物所欠缺的東西。請緊記著，若純憑反空間的力量，絕鬥不過撤拿旦和天美帝后，他兩人合而為一時，比所有黑獄人加起來更厲害。」

頓了頓道：「至於怎樣才可擊敗他們？只能靠你們的智慧了，我們失敗了，捍衛這宇宙的責任，只好交到你們手上了。」

舒玉智一呆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你和他們已鬥爭了一段非常悠久的歲月似的。」

異生物仍是以那平和的語氣道：「這要由兩個宇宙世代前說起了。」

※※※

在三組蝙蝠戰機群推進至離天羊星系最外行星軌跡五千里處時，其他大小飛船亦聯群而來，只留下美雅女的元帥二號和封神的元帥四號仍虛懸不動，令人莫測高深。

倏忽間，兩艘元帥飛艦，同時失去影蹤。

※※※

異生物淡然自若道：「我們置身的宇宙，明顯是一種能量分裂的後果，而處在一種兩極的平衡和對峙，當這平衡被打破後，便會合而為一，然後再次分裂，得到重生。所以宇宙也有正反之別，有無之分。生命也不例外，徘徊於生和死、毀滅和生長、和平與戰爭這兩極之內。在兩個宇宙世代之前，我們已和現在成了黑獄人的生物對抗著。我們代表生命與和平陽明的一面，他們卻是毀滅與戰爭那陰暗面的化身。當時他們的力量遠比不上現在，與我們只是勢均力敵。但當宇宙終結時，他們因收集了足夠生命的能量，竟能把智慧和經驗保存著，度過了兩個世代以萬億計的銀河週年。」

巴斯基訝道：「你們也不遜色多少，否則現在就記不起這些事了。」

異生物學他們般發出對話以來第一聲長歎，沉聲道：「我們差遠了，只能勉強把記憶烙印保留在一些生命的因子，通過種種方法，始結合起來，形成現在的生命，但大部分記憶都失去了。但仍深深知道須要把黑獄人這可怕的生物除去，於是逐個星河搜索，到了你們的銀河系時，才知道他們由銀心逃了出來，還盜了你們的生命實體，開始展開對宇宙的侵略，於是我們留在這與他們展開戰事，否則撒拿旦和天美帝后早把你們滅掉了。但最終我們還是失敗了。當大帝號成功製造出來後，我們遭到最慘痛的大敗仗，天美帝后留下來，就是要把我們的餘生者全部除去，現在他們終於成功了。」

方舟三人都聽得發怔，到此刻才明白天美帝后和撒拿旦為何拚著損耗能量，都要造出大帝號來，就是為了要對付這經歷了兩個宇宙世代的宿敵。

異生物道：「現在大帝號停留在暗礁星系，就是想要把你們曾遇過的火球降服，現在撤拿旦的精神全集中到那火球生物處，暫時無暇理會其他任何事，你們定要趁這千載良機，找到克制他的方法。否則便只好看能不能溜掉，但方舟你定逃不了，因為撒拿旦可以輕易找到你，有了火球生物作能源後，大帝號在反空間移動的速度將可百倍地增加，怎也可以把你追及。」

方舟全身發麻，忽然間才知道自己成了撒拿旦的獵物，而這還是個沒有獵物能逃過他毒手的可怕獵者。

舒玉智道：「連你們也輸了給他們，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異生物道：「我所擁有的一切，已注進了帝后號的晶石內，在某種連我也說不出來的情況下，或可與你們結合為一，增加你們的勝算。好了！天美帝后已追來了，我要進行最後一趟的反空間旅程，把你們送離險境，然後再回頭與天美帝后作戰，把他們盡量拖住。你們好好休息吧！只有復元後，你們才有逃生的機會。」

話才說完，異生物已到了反空間內，作出了他們夢想中的肉身反空間旅程。

※※※

雷坡武等看著儀表上代表兩艘元帥號飛船的光點消失無蹤，心知不妙時，姬慧芙的訊息由反空間傳來道：「我們正在星系下的反空間，會設法纏著敵人的兩艘元帥號，你們要趁這機會，對付其他黑獄人，通訊終結。」

艦內立時時歡聲雷動，士氣如虹。

同時星系邊緣處耳隆聲不絕。

※※※

在反空間內，異生物那種靈活性真是方舟等自歎弗如。

在反空間的能量風暴，異生物似若一條魚般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下暢泳著，而比魚兒更優勝的是他可用任何方式前進，直衝橫移，完全不受限制，就像一個靈巧多變的人，可以做出任何高難度的複雜動作。

方舟以思感作導航，他卻憑著身體的感覺，由身體直接世出應有的反應。

要追蹤這充滿著愛心的異生物，恐怕只有天美帝后才可辦到。

方舟便自問跟不上他了。

三人體內的能量循環開始回復了活力，人也變得有精神起來。

他們試圖去探測異生物的狀態，卻發覺虛渺難測，像天美帝后般使他們無從把握。

巴斯基不由吁出一口涼氣，駭然道：「這麼偉大的生物，亦徹底敗了，我們遇上天美帝后或帝君，不是只有送死的份兒嗎？」

舒玉智不悅道：「大亨怎可氣餒，你不是碰過天美帝后嗎？為何仍是活得好好的？」

巴斯基道：「那是因為天美帝后並不是存心殺死我們，她想由方舟身上得到最渴想的東西，所以我們才能逃了出來。」

舒玉智道：「這就是了，與黑獄人的鬥爭，只有無所不用其極，才能取得勝利，趁現在天美帝后和撒拿旦的力量大幅減弱的時機，我們盡量殲滅其他的黑獄人，若能殺死天美帝后，就更理想了。」

巴斯基精神大振道：「撒拿旦現在不把我們當作一回事，正是他另一個大缺點，我們……噢！」

整個異生物的內部抽搐了一下時，他們已返回正空間去了。

※※※

當美雅女和封神的兩艘元帥飛船來到反空間時，還沒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一回事，早在那繞圈飛旋的領袖一號，發出了兩道強猛的集束光，畫破了反空間異彩繽紛的奇異世界，烈射在他們身上。

要在反空間內飛行和襲敵，首要條件就是能保持清醒，其次就是要有能力運作精神的能量。

第一個條件，對夫秀清這愛神和姬慧芙二女自是不成問題。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人這時通過思感護罩，與夫秀清的愛神結合在一起，透過夫秀清新設計能由反空間測探外面正空間的儀器，不斷確立位置的座標，使領袖一號不會在反空間內迷航。

其次是在反空間內戰鬥的問題。

一般的集束光和導彈，在反空間龐大無匹的壓縮能量，根本不起絲毫作用。

夫秀清在研究了反空間的本質後，發覺只有精神力才可在這奇異的宇宙生出作用，成為武器。

當姬慧芙和姍娜麗娃這兩個因方舟的改造而變成了超卓新人類的人，把她們的精神能結合後，便可透過夫秀清設計的儀器向目標發射。

她們的精神能本身並不足以對敵人造成威脅，可是在抵達目標前，由於夫秀清的巧妙設計，使精神能可汲取反空間少許的力量，與精神能結合成有無比威力的射線，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以美雅女和封神的靈銳厲害，仍猜不到領袖一號竟有能力在反空間守待他們，更夢想不到敵人有偷襲的力量，猝不及防下，兩艘黑獄人的頂級飛船同時打著旋轉橫飛開去。

若以正空間計算，眨眼功夫，他們已遠離了天羊星系過億里之遙，由於事起突然，一時亦失去了再進入天羊星系內空的座標。

就是這失誤，使天羊星系的聯邦軍避過了與這兩艘超級飛船正面作戰的危險，也破壞了黑獄人本是無懈可擊的戰略。

領袖一號下一刻即由天羊星系的內空彈了出來，剛好在一艘正揚威耀武、轟爆了聯邦軍一艘巡航戰鬥艦的銀河級黑獄飛船的上方。

※※※

帝后號由異生物內臟吐了出來，出現在三人眼前，小飛船渾體晶瑩通透，在朦朧的黃光下閃閃生輝。

異生物的聲音響起，但這趟疲弱多了，緩緩道：「這艘飛船像你們般，蘊含著正反對峙的力量，好好利用她吧！只有她可領你們踏上勝利的路途，或者只有她可避過撒拿旦對她內部的偵察，因而把握不到你們的虛實。」

方舟依戀地道：「你不能和我們一起走嗎？」

異生物道：「生命是不會消失的，消失的只是生命的烙印，那把你和我分別出來，但本質仍是一樣的東西。我由於能量的消失，再不能保持這烙印，惟有暫時由有轉無，等待另一個適合的宇宙世代。所以不要悲傷，眼前等待著你們的，就是與黑獄人周旋到底的神聖使命，假設連你們都失敗了，宇宙就要沉淪在黑獄人的手上了。當黑獄人成功收集了你們的生命能後，宇宙再沒有生物能作他們的對手，那他們就會達致他們最後的夢想，將正反宇宙同時毀滅，然後再把所有能量據為己有，脫繭而去，進行對另一層次存在的侵略和毀滅。那時我們才是真的完蛋了，所以我們的希望都放在你們身上了。去吧！時間愈來愈緊迫了。」

帝后號唯一的艙門張了開來。

三人雖對這偉大的生物充滿了依戀的情緒，亦只好進入小飛船去。

艙門關上時，一種奇異的感覺潮水般湧入他們的神經去。

那種感覺是如此強烈，一時間他們都心顫神迷，忘掉了生離死別的哀傷！那是無與倫比的精神力量、沒有止境的愛、悠久延綿的經驗、超卓的智慧，由主控晶石往他們的心靈源源不絕湧過來。

船外暗黑下去，接著帝后號由異生物的鱗膚彈了出來，以驚人的高速往外疾射而去，還迅達光速，進入了反空間內。

此時天美帝后和北保司的元帥三號，出現在十萬里外的星空處，高速飛至。

異生物掉轉頭來，一無所懼的朝敵人迎去。

《星際浪子》第六卷完

# 第七卷

## 第一章 天羊之役

激光畫破星系的內空，由領袖一號腹部的主發射台之一射出，重重擊在黑獄人的銀河飛船尾巴處，爆起漫天能量衝擊的光雨，七彩繽紛，充滿毀滅性的美麗。

敵艦正與雷坡武的帥艦和護航機艦纏鬥著，佔在上風，可是領袖一號由反空間彈出來進行偷襲，卻使他優勢盡失。

同一時間內，愛神夫秀清發動了艦上的所有攻擊武器，導彈和激光化作千百道的煙火芒虹，準確無誤地先後射在與銀河飛艦同組作戰的兩艘無敵艦上，立時把敵人的戰陣徹底破壞了。

銀河飛船的護罩能量驟跌了四分之一，狂暴的衝力，使她失去了控制，打著轉朝天羊太陽斷線風箏般拋飛過去。

兩艘無敵艦更是不濟，護罩能量猛降一半，像渾體噴散著光雨芒點的煙火團般倉皇向不同方向逃去。

同屬此一戰鬥單位的其餘八十多艘劍魚戰鬥艦和四百多架蝙蝠戰機，於驟失主力下成了一盤散沙，被以雷坡武為首的過千大小飛船和太空坦克盯緊，全力圍剿。

領袖一號放過了那兩艘無敵級飛艦，對銀河艦銜尾窮追。

這時艦上的人員才開始由宇眠箱走出來，趕往各自的崗位就位。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兩女的神經與夫秀清的愛神連接起來，全神注視著整個內空戰場的發展。

敵人共分六組，每組由一艘銀河艦率領，其中兩組負責正面迎敵，好讓其他四組負責掃雷和清除三千多個設在行星上的導彈發射台和在空中的太空戰堡。

當領袖一號由反空間跳出來偷襲成功後，附近的一組船隊立即趕來援手。

打從戰事開始後，對黑獄人最大的威脅來自繞著天羊太陽三萬里處運行的四台「太陽能集束鏡」，以每秒百發的速率，把能量光束激射往沒有標記的敵方船機目標處。由於她們受到太空機雷、太空堡壘和聯邦軍的重重保護，除非黑獄人能清除這些障礙，否則休想能對她們作出近距離的直接攻擊。

這四台集束鏡的集束流，每一萬里便減弱一度，到了星系的外緣區域，能量便不足一度，但仍對較小的目標例如蝙蝠戰機構成威脅，無休止地消耗著對方護罩的能量。

在十萬里的射程，假若蝙蝠戰機不能以反光束抵消集束鏡的太陽能射線，一次的直接擊中，就可把戰機擊成碎粉了。

交手至此，來犯的黑獄軍團已損失了三百多架蝙蝠戰機和三艘無敵級飛船。

不過聯邦軍雖有各種厲害的防禦武器，仍在敵人靈活的戰術和強大的火力網下，失去了一艘航母艦級飛船，二十四艘巡航艦和過百架太空戰車。

但領袖一號卻把整個局勢扭轉了過來。

看著向天羊太陽滾拋過去的銀河飛艦，像一頭完全失去了抗力的羔羊般，被沿途的太空堡壘、機雷和由集束鏡射出的光束攻擊得全包裹在五光十色的能量光雨，姬慧芙、姍娜麗娃聯合愛神，在儲集得足夠能量後，激射出第二道集束流能，閃電般刺在敵艦上。

整艘銀河號近七千米的龐大艦體像太陽般亮了起來，接著化成一團強芒，往四外擴散，附近的數百機雷和太空戰堡，立時被壓碎，變成漫空芒，壯觀無倫。

在銀河號飛艦完蛋的一刻，領袖一號迅速仰身朝反方向離去，以八分之一光速的高速在數下呼吸的時間，迎上正要去營救被雷坡武摧毀近半的殘兵敗將的另一組黑獄艦隊。

就在這一刻，姬慧芙知道聯邦軍已穩操勝券。

因為敵人再沒有餘力去對付集束鏡，這成為了致勝的關鍵。

※※※

帝后號潛進了反空間，全速飛行。

方舟湧起了悲憤和無可奈何的情緒，呆看著反空間異象紛呈的天地。

眼睜睜看著異生物的壯烈犧牲，卻是沒法可施，那種有心無力的感覺令他非常難受。

火鳥星的艱苦環境，培養出他對生命的熱愛，所以份外難以忍受死亡的發生。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黑獄人驚心動魄的來歷，亦清楚了雙方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關係。正如異生物所說的：黑獄人代表著宇宙毀滅和破壞的力量，根本沒有道理可論，等若與虎謀皮，毫無妥協餘地。

舒玉智緩緩來到駕駛台，坐入了他懷裡，雙手纏上他的脖子，湊過香唇，在他臉頰吻了一口，柔聲道：「小情人！為何要那麼悲傷哩？生命打一開始，就是要面對著死亡和鬥爭，在這似是茫無目標的宇宙掙扎求存，找尋活下去的目的。死亡只是常規，絕非例外。你在火鳥星生活了這麼多年，應比任何人更深刻體會和接受死亡才對。」

方舟搖了搖頭，像是希望能藉這動作使自己清醒一點，歎道：「我從未從任何同類處感受過像異生物那種無私的深愛，而且愛得那麼深沉誠摯。他的心靈深廣開放，漫無止境，充盈著對生命的熱戀和愛火，所以才使我對他的自我犧牲特別感到哀傷，他若非為了我們，或可逃過天美的魔掌。」

呆坐在武器台處的巴斯基點頭道：「方舟說的對，我從未曾試過在人類的心靈處發現過像他的那種完美、一種深入、幸福和廣被的愛。人類就算熱愛某一個同類，但最終的目的仍只為了自己，本質上是自私的。但他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唉！我巴斯基從沒有想過會被異類的愛打動，想起來，人類一向歌頌的愛情，實在是微不足道。」

舒玉智幽幽歎道：「我已活了超過一萬年的歲月，早看破了人類愛情的本質，那種感覺並不愉快，是絕對的孤獨、空虛和窒息感。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方舟和巴斯基都感受到她語氣的蒼涼，默默咀嚼著。

頃刻後，巴斯基凝望著船外的反空間，眼神追躡著一團由遠而近，再消失在深黑的大火團，沉聲道：「小姐知道嗎？由妳第一天找上我後，我便深深地愛慕著妳，可是我卻從沒有妄想過要得到妳，或把妳征服，好據為己有。因為我深切地明白到，那只是一種破壞，得到之後，一切都會變質。人類的愛情正有這種可怕的本質。」

一道閃電畫破了船外的空間，強烈的光射入艙內，使整個艙內的人和物均失去了實體的感覺。

方舟雖與舒玉智這絕世美女以親熱的姿態，讓兩個肉體毫無保留地接觸著，但卻清楚體會到對方，甚至自己仍是孤獨的。

他的雙手雖緊摟著她，但卻像摟著個首次認識的陌生人，充滿著令他難明的思想，這體會使他湧起莫名的寂寞和痛苦。

在火鳥星上時，他根本無暇去思索這方面的事情。

脫出險境後，他充滿對事物的好奇心，對異性的渴望和憧憬，那是一種天生的慾求和本能，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他從沒有認真去瞭解對方內心真正的感受和本質。但在這一刻，他如夢初醒地明白到舒玉智，至乎姬慧芙、姍娜麗娃等美女，為何對愛情不大感到興趣。

那或者可算是一種進步，人類再不是情慾的奴隸。一般的愛戀，已不能使她們心動。在這方面，女比男更走遠了一步，更先知先覺。

舒玉智輕輕吻了他一口道：「小情人啊！我感到你內心的悲哀，但其實卻不須知此，每種生命，代表著的是一種不同的形式。我們一向歌頌的愛情，只是把本能的願望加以美化。當人類憑蛻生術無限地延長了生命後，他們自也應在進化的大道上再跨出一步，超越本能的局限。異生物正是一面可供我們參詳的鏡子，使我們看到宇宙和生命一個美好的境界。」

頓了頓續道：「你知道我為何要送上來和你親熱嗎？因為那種感覺是愉快的，這已經足夠了。是嗎？」

巴斯基倏地往他們兩人望來，苦澀地道：「這是否代表小姐以另一種方式愛上了方舟，否則為何沒有想過坐到我的腿上來呢？」

舒玉智含笑望著巴斯基，溫柔地道：「我絕不介意和大亨親熱，甚至發生肉體關係，但正如大亨所言：事後我們都會後悔的，因為再也不能回復先前的樣子了。」

接著深深歎了一口氣道：「人類需要愛情和認許，是因為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是沒有愛的孤獨者，真正的愛只能從自己的心靈內求得，就像異生物那種完美無缺的心靈。」

巴斯基嘿然道：「正因他們已完美無瑕，不假外求，所以才終於敗下陣來，遭到被黑獄魔滅族的厄運。」

舒玉智發出銀鈴般的笑聲道：「大亨終透露出心中的想法，這或者就是異生物委我們重任的原因。人類的不完美，使我們不停去追求新的可能性，像我初見方舟時，曾渴想把他的小腦袋揭開來看個究竟，將他的一切據為己有。」

方舟啞然失笑道：「我卻只想和小姐交配，這想法至今不變。」

三人先是靜了下來，愕然互望後，同時大笑起來。

舒玉智狠狠地在方舟臂上扭了一下，喘著氣道：「我們之所以會談論起這些平時沒有想過的事情，皆因剛才進入帝后號時，受到異生物傳入晶石內的思感、智慧和經驗所感染，雖是一瞬即逝的感覺，卻勾起了我們深藏著的情緒。」

方舟和巴斯基愕然止笑，露出深思的表情。就在此時，「轟」的一聲，一股驚人的力量不知由何處而來，重重擊打在帝后號上。

天旋地轉中，帝后號偏離了原來的航道，玩具般在反空間內拋滾著，完全失去了控制。

魂飛魄散下，三人思感聯結起來，往外延伸。並沒有敵船。來的是天美帝后的隨身法寶降神器，像作其先頭部隊的惡犬般，鍥而不捨地緊追而至。

三人大驚失色，想到天美竟能以精神搖控降神器對他們作出遠距離攻擊時，降神器發出第二道強光，重重打在帝后號上。

※※※

太陽能集束、能量流、各式各樣的導彈和干擾通訊的磁能波在天羊星系的內空畫出縱橫交錯的淒艷圖案，沒有一次是重複的。

一組組的聯邦艦隊，藉著燈號的密碼聯繫，在星球、太空堡壘和四台太陽能集束鏡的支援下，向逐漸潰不成軍的敵艦展開一波接一波的攻勢。

在領袖一號摧毀了敵方第二艘銀河級飛船後，黑獄人的優勢更逐漸消失，每況愈下。敵我的戰機、飛船不斷爆起能量光雨，就像一團團煙花，美麗無倫。

有些是直接擊中護罩惹起的，一些卻因反激光和反導彈射線在成功地鎖中對方的攻擊而產生。在快速的太空戰鬥中，每秒鐘內都有機艦毀滅所生起的強芒。

此追彼逐下，雙方各展所長，絲毫沒有取巧的地方。

他們不但要應付敵人的炮火，還要躲避船機爆炸所引起的激流，那不但會大幅削弱護罩的能量，還會使飛船失控，至乎船毀人亡。

空間充滿了不可預知的死亡陷阱。

領袖一號的全體人員都進入最佳狀態，在姬慧芙的指揮下，將所有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另一艘銀河飛船摧毀了一艘航母艦後，她偕同的二百多架衝擊戰車即飛臨至她的上方，激光、導彈和集束炮火雨點般向她去。

同時雷坡武的大臣一號領導著兩艘航母艦、二百艘巡航艦和五百多架飛行戰車，由下方直衝而至，成功地把銀河號與護航的船艦衝散，破壞了敵人本是無懈可擊的陣勢。

現在令黑獄人最頭痛的問題，再不是已被他們摧毀了近八成的太空戰堡和太空機壘，而是來自行星和四台集束鏡的攻擊。這使他們不敢接近行星和星系的內圍。

剛好相反的是：每當聯邦軍處於劣勢時，便可往行星和星系的內圍逃去，以爭取喘一口氣讓護罩回復能量的機會。

那就像兩個拳手，一方可以不斷休息，另一方卻無時無刻不處在疲於奔命的狀態，此長彼消下，優勝劣敗，不言可知。

姬慧芙的目標雖是眼前這艘被她纏鎖不放的銀河巨艦，可是通過愛神，她對整個戰場的形勢卻是瞭若指掌，不停發佈命令，指揮著每一個戰鬥單位的行動。

敵方已折損了近三分之一的船艦和戰機，理應認敗撤退，之所以仍頑抗不休，皆因希望美雅女和封神的兩艘元帥飛船，能及時趕到，把局面扭轉過來。

所以速戰速決，是這仗的致勝關鍵，否則勝敗實難逆料。

領袖一號和飛行戰車仿若是一群蜜蜂和蜂后組成的整體，任由銀河號如何上潛下游，左移右翻，均擺脫不了追咬著她尾巴的敵人。

由於精神能的耗用和能量的減退，黑獄軍的防禦和反擊已疲不能興。

領袖一號停止了激光的射擊，只以導彈配合著戰車，使敵艦沒有回氣的機會。

能量積累著。領袖一號倏地加速，追逾對方的上空，機腹的主發射台厲芒一閃，命中對方的能源中心。

整艘銀河巨艦立時變得通體白亮。

領袖一號和戰車群則全速遠離。

「轟！」

第三艘銀河太空戰艦化成毀滅性的芒，一時間天羊太陽亦要為之失色。

當領袖一號朝另一艘銀河艦飛去時，黑獄人終奏響了撤退的訊號波，倉皇逃出天羊星系去。

姬慧芙發下了追擊的命令。

## 第二章 星海迷航

帝后號以驚人高速在反空間內急旋拋滾，舒玉智全賴與方舟的擁抱，才不致撞往艙壁去。晶石承受了降神器的能量衝擊，爆起的光雨彩芒，激濺艙內。

他們卻全無還手之力。若非帝后號和他們經歷了銀心奇異的能量蛻變和轉化，在降神器這樣的連續轟擊下，怕早粉身碎骨了。

異生物說的不錯，沒有生物能在反空間內對抗天美帝后。

降神器在反空間內更是如虎添翼，直接地提取用之不竭的壓縮能量，向他們作出攻擊。這時他們再無暇去擔心再次失去座標的問題，像這樣在反空間的移動，剎那間已是以百光年計的驚人距離，誰都不知道目下到了哪去。

連續七擊後，晶石的能量騾降至一半以下，再這樣下去，儘管是帝后號亦要宣告完蛋。

舒玉智的心靈向方舟呼喚道：「快想辦法，我們定要離開反空間，才有逃生的希望。」

方舟亦知情勢危急，不過現在不要說彈回正空間去，連使飛船穩定下來亦屬絕無可能的事。

「轟！」

帝后號再受到另一下重擊。

三人同時慘叫，苦苦支撐和對抗著能量的衝擊。

護罩能量又降五度。但方舟卻燃起了希望。

這一擊明顯地比上次減弱了，顯示由於距離的大幅增加，天美帝后的精神遙控，顯得有點力不從心。

帝后號的奇異力場，已非天美帝后一向熟悉的那樣，使她失去了預算，只能把這小飛船打得東拋西盪，而不能把它分割解體。

方舟勉力把精神延伸出去，與巴斯基和舒玉智結合起來，注進晶石。

倏地催動。帝后號的旋動轉勁，順著拋滾，加速投往反空間的深處去。

與降神器間的距離驀地拉遠。

「砰！」

能量激盪的光雨照徹了整個船艙，使他們一時間什麼都看不見。

降神器有點後力不繼的緩慢下來。兩者的距離迅速拉遠。

方舟三人苦忍著那神經和肉體痛苦不堪的壓力，任由飛船橫越反空間內廣闊的距離。降神器消失在思感之外。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間，帝后號逐漸回復自主和平衡。降神器又開始出現在思感的可知範圍。方舟哪敢遲疑，藉三人聯結起來的力量，彈往正空間去。下一刻他們來到另一個陌生的世界中。

※※※

「轟！」

再一艘銀河級飛船由於能量劇減的緣故，在天羊星系外緣處給聯邦軍截著，先以優勢火力擊潰了她的護航艦隊，被雷坡武大臣一號的厲害火力命中了她的要害，再以一個超級中子導彈，穿透了她的護罩，送入了她裝有晶石的指揮大堂去。

超過百架蝙蝠戰機和僅餘的兩艘無敵艦、八艘劍魚戰鬥艦無一倖免，失陷在以領袖一號為首所發射的強大火力網。

聯邦軍乘勝追擊，在天羊星系的外空與敵艦纏鬥，到了離星系近億里的距離，當兩艘元帥號分由不同的方向趕來時，才凱旋而歸。

是役黑獄大軍損失慘重，失去了四艘銀河超級太空戰艦、十二艘無敵級飛船，二百多艘劍魚戰鬥艦和二千架蝙蝠戰機。

聯邦軍方面則折損了一艘主力級太空飛船、四艘航母艦和千多架太空戰車。第七軍團的大將拿不列和近二萬名聯邦戰士，也於是役壯烈捐軀了。

天羊星系內八成的太空機雷和太空堡壘不是在襲敵時爆炸了，就是給敵人的導彈和激光摧毀，大幅削弱了星系內的防禦力。

幸好四台太陽能集束鏡和大部分設置在行星上的防禦系統仍是安然無恙。

這是自素女星之役後最重要的勝利，消息立時發往聯邦所有星系。

姬慧芙聲威大振，更由於救回了仰馬星的俘虜，使她的聲譽達至前所未有的高峰，嬴得了聯邦議局和全民的支持。可是知悉內情的人均知道這次勝仗只能暫時延緩了黑獄人的入侵，真正的大災難，將會隨著大帝號的進襲降臨到聯邦國來。

姬慧芙挾著連番勝利的威勢，親自通過網路向公民解釋眼前的形勢，定下了撤退出銀河系的應變計畫。

※※※

帝后號在廣闊無垠的太空飄遊著，茫然不知身在何方。

他們再看不到由星星點點組成的銀河帶，觸目都是離開他們以千萬光年計的星系。橢圓星系、漩渦星系、棒旋星系以至乎各式各樣的不規則星象，佈滿外面的虛空。

方舟等三人由這河系間的廣闊虛空處，怔看著這既迷人又使人膽顫心寒的陌生天地。每個星系都是一群群恆星的巨大結集，像一個個島嶼般散佈在浩瀚無邊的宇宙海洋。

細察之下，星系雖可大致歸入不同的分類，但卻是個五花八門的世界，無論大小遠近和形狀都沒有重複或相同。

就算旋臂旋轉的方向亦可相反，有些是內旋臂，又或是外旋臂，甚是橫穿、交織，或以斷續的部分構成的環形和圓圈形的旋臂。這些形狀均不可能用人類對方學的認識來理解，有點像磁化球受干擾而產生的磁力線。

有些星系具有很多的光環，形狀不定，或呈綹狀結構，更有星系帶著塵埃組成的扁平子星系，沒有盤狀或旋臂那樣子的明亮部分。

巴斯基看著其中一個帶著複雜色光的核球，被一個巨大光暈籠罩著的星系發呆道：「天啊，我們現在那裡，銀河系呢？哪個才是她？」

仍與方舟摟作一團的舒玉智也看得目瞪口呆，呼著涼氣道：「不管銀河系在哪，我們先要找個星系躲起來，否則天美妖婦追上來時，我們什麼地方都去不得了。」

方舟一對眼睜得前所未有的大，看著比較疏散的星系雲和密集多了的星系團，在這無限的宇宙各自佔據著她們無時無刻不在改變的席位，直至舒玉智提醒他要防天美帝后的威脅，才如夢初醒地「啊」了一聲道：「看那個像不像我們的家鄉銀河系？」

兩人順著他的指示望去，研究著目標中的巨型漩渦星系，可是由於星系的平面與視線的巨大傾角，妨礙了對她的觀測。

他們是人類首次離開了處身的銀河系，由銀河系外空反過來找尋銀河系的存在位置，那感覺既新鮮又可怖。

巴斯基痛苦地道：「我真不敢肯定，像這樣距離的漩渦星系最少有十多個，我們怎知哪個才是銀河系？」

舒玉智比較有辦法一點，道：「我們雖未見過自己星系的樣子，但卻看過本星系團其他星系的樣子，只是由於目下改變了角度，一時認不出來而已！」

給她提醒，方舟的腦筋活躍起來，開始比較那懷疑是銀河系的漩渦星系與其鄰近星系的關係。

所謂本星系群，指的是兩個主要的星系群，那就是人類發源地的銀河系及其伴星系麥哲倫星雲，以及仙女座被命名的旋臂星系和她的幾個橢圓伴星系。

假若以銀河系作中心，這本星系群分佈在百多萬光年的空間，最接近中心的是形狀不規則的麥哲倫星雲，那是在三十萬光年之內。

在三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光年間，就是天爐座星系和玉夫座星系。

在一百二十萬光年外是仙女座星系、小熊座星系、天龍座星系、獅子座Ⅰ、Ⅱ及Ⅲ三個星系和六分儀星系。

銀河系和仙女座的是最大的兩個漩渦星系，另外是一個中型的漩渦星系、兩個密集的矮橢圓星系、兩個相當疏薄的星系、六個球狀星系和一群不規則的星系和矮星系。

方舟只看了一會，就像巴斯基痛苦地呻吟道：「我們的問題是只憑肉眼，根本不知道這些星系的大小比例，看上去全是差不多的樣子。天美這招真毒辣，硬把我們逼得走了以百萬年計的遙遠距離，現在由這個角度看出去，所有星系的樣子既千門萬類，但又是大同小異，我們根本沒法子把本星系群分辨出來。」

舒玉智離開了方舟的大腿，到了主舷窗處，目光搜索著佈滿夜空使人目眩神迷的大小星系。

巴斯基把固定身體的晶石護箍打開，來到主晶石旁，招手喚方舟過去道：「異生物不是說把他們所有知識和經驗都送到晶石內去嗎？他們既曾踏遍宇宙去找尋黑獄妖怪，理應擁有星系的位置圖，假若找到了，不是可認路回家嗎？」

方舟由駕駛台走下來，走到巴斯基旁，伸手摸上主晶石，苦笑道：「我早試過，晶石內確多了一種奇怪的能量，可是這種能量運行的速度，緩慢之極，使我根本無法嵌入其中去，只能望洋興歎。」

舒玉智喜叫道：「你們快來！」

方舟和巴斯基忙奔了過去。

舒玉智指著上方一團光亮的星雲群道：「這朵像蜘蛛狀般的星雲，有百分之三十依光譜來說應屬中性氫，形成巨大的氣體星雲群，籠罩巨大熱巨星星團。」

巴斯基已明其意，點頭道：「小姐是否指這就是我們銀河系的伴星系大麥倫星雲，她旁邊的巨型滑漩星系確有點像銀河系。」

旋又皺眉道：「但為何卻看不到劍魚座的Ｓ星，那是比家鄉太陽要亮上一百萬倍的恆星，應該可以輕易找到的。」

方舟表示坐思見道：「或者由這角度看去，剛好給塵埃帶遮蓋了也說不定。」

舒玉智探出玉臂，摟著這兩個與她關係最密切的男人的壯腰，柔聲道：「我們總不能留在這等天美來捕獵，唯一的方法就是找最有可能是銀河系的星系試試看，賭賭我們直至現在仍算不錯的運氣。」

巴斯基呼出一口涼氣道：「這星系離我們最少有五、六十萬年的距離，什麼時候才可抵達哪去？」

舒玉智道：「我深信晶石內藏有解決這問題的方法，否則異生物就不能搜遍宇宙的每個角落，尋找黑獄怪物了。」

方舟湊過嘴巴，在她豐潤的唇角貪婪地吻了兩口，道：「這事包在我身上，雖然我仍未能嵌入異生物存放在晶石內的思想能去，卻可引發那奇異的能量，無限地把帝后號加速，照我的估計，只要有三個月的反空間旅行，我們就可到達那星系，唉！只是……」

舒玉智和巴斯基均默言無語。

這麼的耽擱，此際聯邦水深火熱之際，後果真是不堪想像。

不過縱是回到聯邦去，恐怕仍是於事無補，不要說大帝號和黑獄帝君撒拿旦，只是一個天美帝后，他們已應付不了。

巴斯基苦笑道：「至少我們引走了天美，否則多了她去做幫兇，姬女王會更難應付撒拿旦。」

舒玉智淡淡道：「姬慧芙根本應付不了撒拿旦，若我是她，現在只好有多麼遠就逃多麼遠了。」

三人呆望著星空，想起這宇宙內最可怕的生物，因著方舟二號的誤闖銀心，現在已由以千億年計的蟄伏甦醒過來，還化作人形，展開毀滅正反兩個宇宙的大計，不由都遍體生寒，差點要呻吟起來。

※※※

姬慧芙巡視過正在改裝和配上新裝備和武器的領袖一號和大臣一號後，與姍娜麗娃、雷坡武和白樹三人在基地上隨意漫步。

看到姬慧芙秀眉深鎖，三人都不敢發言，打斷了她的思路。

姬慧芙幽幽歎道：「仍沒有方舟他們的消息嗎？」

姍娜麗娃黯然點頭。

白樹道：「幸好大帝號仍滯留在暗瞧星系，只有希望撤拿旦仍對那火球毫沒法度就好了。」

雷坡武沉聲道：「唉！誰想得到人類竟有這麼的一天。」

旋又奮然道：「請主席批准我負責殿後，必要時怎也要阻止大帝號一會兒。」

姬慧芙淡淡笑道：「我明白總司令的心意，情願轟烈戰死，也不想做那落荒而逃的喪家之犬，但那是全無意義的犧牲，在大帝號前，即使是領袖一號亦是不堪一擊。唉！我恨死方舟了，他為何不能早點回來？」

姍娜麗娃垂頭道：「我怕他們遭到不幸了！」

姬慧芙搖頭道：「方舟這人最厲害處就是詭變百出，求生的意志無與倫比，他應屬那種能活至宇宙終結的怪物，不會這麼容易死掉的，相信我的感覺吧！」

看著她嘴角一現即隱的溫柔笑意，雷坡武和白樹都忍不住升起輕微的妒意，後者道：「就算方舟回來，恐怕都改變不了這形勢。」

姬慧芙眼中射出憧憬的神色，輕柔地道：「不！至少我們會有正面火拚撒拿旦的機會，不過我這計畫，只有靠方舟的超人力量才可辦到。唉！方舟！」

姍娜麗娃望上星羅棋佈的夜空，心中暗呼道：「方舟啊！你究竟身在哪一粒星星之上呢？」

## 第三章 隨意兵團

樂園星系。

在罪惡樂園的地下城，正舉行嘉年華舞會，由各處擁來的人群，擠滿了這個醉生夢死的娛樂熱點，狂歡作樂。

強勁的音樂，像催眠術般把這些無暇去想及明天的男女，變得只懂盲目去追求肉慾和刺激，他們聞樂起舞，嗑藥、喝酒。

在最豪華寬敞的室內舞場，樂隊正起勁的奏樂，舞池內千百個身體瘋狂地扭動著。

佔著其中四桌的赫然是黑蜂后娃亞娜和一眾手下。

十二個海盜領袖全部聚集在這。

他們以戰績和能力作名次排列。

排第一的就是那天收拾翟斯飛的黃色甲冑長髮美女芝芝，別號「長髮女」。她最引人注目的，正是她那把比黃金更輝煌的長髮，配上白皙的肌膚，美色不下於娃亞娜。

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辛普林和古斯塔均是惡名昭著的太空劇盜，殺人無數，現在成了娃亞娜的親將，以左右盜將為銜。

接著是屠夫若米尼二世，這個禿頭大賊天性殘忍好殺，論殺人之多，他若自認第二，肯定沒有人敢認第一。

第五位的「太空鼠」斯特凡，形如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子，金髮鬈曲，臉上掛著純真的笑容，卻是最好色。

第六和第七的兩位海盜頭領均是女性，就是「黑美人」英秀若和「白血女」條敏霞。無不是使人談虎色變的太空劇盜。

餘下的五人是勒汗、圖哈切夫、索里尼、毛奇和馬略，這五人比起先前七名劇盜，聲望和能力都差遠了。

太空海盜比起聯邦和巴斯基的罪惡樂園，可說是另一種不同的文化，等若太空的遊牧民族，不同處在於他們是逐星球而居，獵牧的對象是人而非動物或水草。

在發展上，他們追求的是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生命進化，認為可通過因子的不斷改良，使人類變成更強橫的生物。

他們最使人詬病厭惡的行為，除了姦淫擄掠、殺人奪船外，就是通過對動物和異生物的殘忍實驗，去找尋因子的「單方」，以之來改善自己的能力。

黑蜂后的得名非是沒有來由的，因為她的脊骨尾端處因著因子的改變，長出了一截伸縮自如的軟骨來，平時縮了起來，但彈出來時可長達兩米，能發放各式各樣的能量，比蜂刺要厲害千百倍。

這批劇盜領袖，都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和體質。

像「長髮女」芝芝，她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那頭長髮，嘗過的人都離開了人世，所以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人知道她的真實本領。

這時長髮女與有如貴族公子般風度翩翩的「公子」圖哈切夫舞罷回來，坐到「黑蜂后」娃亞娜的左側去。

「太空鼠」斯特凡淫眼放光，看著「長髮女」芝芝道：「該輪到我了吧？」

芝芝不屑地橫了他一眼，冷哼道：「你昨晚還攪不夠嗎？休想碰我。」

「白血女」條敏霞笑道：「讓我來陪你吧！」

斯特凡嚇了一跳，賠笑道：「不用客氣了。」

條敏霞雖比不上娃亞娜和芝芝，但仍是第一流的美女，可是斯特凡卻對她如避蛇蠍，皆因條敏霞經過數千年的因子改造後，體質轉化，體內血液由紅轉白，能從男女交歡中吸取對手的精華和能量，故斯特凡雖是好色，亦惟有敬謝不敏。

膚色黑得發亮、身材性感豐腴、眉目姣好的「黑美人」英秀若促狹地道：「太空鼠，你不是曾大讚首領美麗動人處比得上女王姬慧芙嗎？為何見到首領就像耗子見到了貓啊？」

斯特凡乾笑道：「莫要說笑了！」

惶恐地瞥了「黑蜂后」娃亞娜一眼。

眾盜哄然大笑，在強勁的音樂和舞者的囂叫，氣氛熱烈。

娃亞娜笑吟吟地道：「要和我作愛嗎？非常歡迎，不過事後要給螫上一記，看看死不死得了。」

接著俏臉一寒道：「五千多年的因子進化，仍改不了你太空鼠的德性，真是丟人！」

斯特凡惶恐受教。

坐在娃亞娜對面的勒汗把目光由舞池扭動的數百個男女處收回來，向領袖娃亞娜道：「前天接到的消息，姬慧芙不但重新控制了聯邦，還在天羊星系打了場大勝仗，不過她卻在此時提出了緊急撤退的計畫，確是令人費解。」

娃亞娜嬌笑道：「這個世界愈亂對我們就愈有利，最好是黑獄人把那些沒有用的廢物都淘汰了去，人類才有希望。」

一直以來，因子優生學都是娃亞娜的思想主導，質劣的人均應被淘汰毀滅，只餘下最優秀的份子。

對娃亞娜這群太空海盜來說，只有逐星球而生活和以戰養戰的方式，才可使人類保持進步和進化。亦只有這種居無定所的方式，才可使人類參與這廣闊無垠的太空舞台。

奪得樂園星系後，他們會開始進行大計，選取最優秀的人參與海盜軍團，把所有研究成果和資源榨取得一乾二淨，然後再征服聯邦，便海盜軍團能擁有聯邦所有科研的成果。

下一步則是進行對別的星系的掠奪了。

沒有任何人或別的生物肯把性命、財產雙手奉上。故掠奪是唯一的手段。

這種信念，使太空劇盜成為聯邦國法律外異軍突起的一股力量。

「屠夫」若米尼二世獰笑道：「蜂后準備怎樣對付姬慧芙？」

黑蜂后嫣然一笑道：「眼前最重要的事，首先就是把樂園星系置於我們絕對的控制下，建造我們計畫中理想的超級飛船。另一方面卻是找尋那可恨的火鳥星怪物，因為他具有的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因子。」

外表溫文有禮的圖哈切夫皺眉道：「姬慧芙之所以要設定緊急應變計畫，是否因為黑獄人的真正實力，足可以顛覆整個聯邦呢？假設事實如此，我們也應有一套應變的方法。」

「白血女」條敏霞不屑哂道：「聯邦最不智的就是盲目地開拓殖民星，一但有起事來，首尾難顧，自然須有撤退的計畫，像我們的力量集中，要打便打，要走就走，怕過誰來？」

眾人均點頭稱是。

太空海盜群至今仍能存在，靠的就是一擊不中，便遠遁億萬里的太空游擊戰術。

芝芝站了起來道：「除斯特凡這好色的老鼠外，誰想陪我跳舞都成，今朝有酒今朝醉，到首都星地球失陷時，我們再擔心黑獄人好了。」

怪叫聲中，毛奇和馬略同時跳了起來。

蜂后娃亞娜亦長身而起，冷然道：「你們盡情玩個痛快吧！我要返回荒星的人性實驗室，看看我們那兩位朋友的狀況如何了！」

※※※

在天羊星二號行星基地的辦公大樓，姬慧芙正和雷坡武、白樹和姍娜麗娃三人研究應否向元氣大傷的黑獄人發動一次偷襲。

姍娜麗娃道：「自兩個地球月之前黑獄人大敗而逃後，至今尚未有任何動靜，讓人難解。」

白樹向坐於會議桌一端主位的姬慧芙道：「黑獄人最珍貴的不是飛船而是人命，上次戰鬥雖對他們兩艘元帥級主艦毫無影響，但人命的損失卻在一半以上，照估計，現在黑獄兵在天虎星系的人數不該多於五萬人，假設他們再有任何行動，首先便要考慮是否能再經得起折損。」

雷坡武道：「這情況封神和美雅女必定報呈給撤拿旦知道，由他們的領袖決定行止。我仍是主張對天虎星來一場精心策畫的反攻戰，若連元帥號飛艦我們都應付不了，那就更不要說應付大帝號了。若能盡殲大帝號外的所有黑獄人，對我們委實大大有利，這個險是值得去冒的。」

姍娜麗娃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對黑獄人的真正實力仍是一無所知，但只是已知的就足使我們感到應付不來了。我認為怎也該等候方舟他們回來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

姬慧芙聽著主戰和主守兩種意見，忽然問白樹道：「我們現在的情況如何了？」

白樹道：「現在所有聯邦的領星都把生產力投進星系的防禦和飛船的製造去，只要再有三個地球月的時間，便可做好一切進攻或撤走的準備。」

姬慧芙特別問道：「最新一批的隨意肌製作和生產到了什麼階段？」

姍娜麗娃道：「這是由我負責的，此批由夫院長設計和改良的隨意肌，正在首都星的聯邦研究所內日夜趕工，應該可在半年內如期趕製三百套出來，那時我們就可以有一整隊隨意戰士了。」

姬慧芙道：「我要親自挑選適合的人來當隨意戰士組成的特種部隊，予他們最嚴格的訓練，使他們成為聯邦的皇牌雄師，人類是否要離鄉背井，流亡到其他星系，靠的就是他們和……唉！和那方舟了。」

雷坡武皺眉道：「究竟方舟在這事上能生出什麼作用呢？」

白樹和姍娜麗娃都露出注意的神色，到現在他們仍不明白方舟在姬慧芙的計畫裡可扮演什麼角色？

姬慧芙再歎了一口氣後，緩緩道：「大帝號根本是無法摧毀或對抗的，唯一應付她的方法，是派出最好戰士，進入大帝號內與其中的黑獄人正面交鋒。」

頓了頓續道：「只有方舟這最優秀的駕駛員，才有能力把飛船一分不誤地在大帝號內的空間彈出來，讓戰士登陸大帝號的內部。這是我現在能設想出來唯一對付大帝號的方法。」

三人恍然大悟，暗忖這確是可行之計。

假若方舟等三人在此，自然知道和送死沒有多大分別。只是黑獄帝君一個人的力量，怕已可把這個隨意特種部隊徹底摧毀，更不要說內駐著的白盔黑獄戰士了。

不過在這刻來說，確使雷坡武等精神大振。

姬慧芙又向姍娜麗娃道：「沙瑩那方面有消息了嗎？」

姍娜麗娃點頭道：「沙瑩已與由樂園星系逃出的改造人會合，正乘坐飛船趕來這裡，這幾天該到的了。」

雷坡武道：「我們的人正嚴密監視著樂園星系的動靜，那群太空海盜若有任何舉動，休想瞞過我們。」

白樹道：「趁著軍法統治的良機，我們是否應肅清這些擾亂分子呢？有深悉樂園星系的改造人襄助我們，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吧？」

姬慧芙道：「那要隨意軍團裝備安當，才可進行。我們要對付的是太空海盜而非樂園星上的亂民。我準備把改造人合法化，同時把他們徵召進隨意軍團。經過舒玉智的再改造後，他們已非原本那種人性泯滅的怪物了。」

雷坡武和白樹對望一眼，都感到有點難以接受。可是基於對姬慧芙的信任，又兼形勢緊急，兩人都沒有出言反對。

前者正要追問應否對天虎星系作出反攻的行動時，傳聲器響起愛神夫秀清聲音道：「報告主席！天虎星系的黑獄大軍開始撤退了！」

四人愕然互望，既感到難以相信，但又大感不妥當。

※※※

方舟由深沉的睡眠甦醒過來。

飛船正以驚人的高速在反空間內疾飛著。

巴斯基直挺挺睡在晶石旁的地板上，仍沉睡末醒。

舒玉智比他更早些醒了過來，站在正舷窗前呆望著外邊美麗無匹、沒有實體的幻夢世界。

方舟由沙發站了起來，移到舒玉智身後，很想把她擁入懷裡，可是對方那出奇的肅穆和沉默，卻有著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味兒，使他只敢和她並肩而立。

舒玉智的目光注視外面的一組迥環百里的光線，柔聲道：「你睡了足有兩個多月，身體時寒時冷，又不斷轉換顏色，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你得了怪病哩！」

方舟愕然道：「竟有這種事，我自己倒不知道，不過我卻不是只睡覺，在這期間內，我的思感能曾有兩趟遇上天美帝后搜索我的思想波，都給我巧妙地引開了，不過我想已惹起了她的懷疑，因為第三次時她離我們接近多了。」

舒玉智道：「我和巴斯基都感覺到你們間的鬥爭。想想也是奇怪，誰想得到萬多年前由地球派出的兩艘飛船，一艘引出了宇宙內最可怕的惡魔，另一艘卻培養出你這能與惡魔對抗的超人出來呢？」

方舟苦笑道：「說什麼對抗呢？我現在連能否逃出天美帝后的魔掌都沒有把握，唉？事前誰想過黑獄人厲害至如此地步。」

舒玉智微笑道：「我們現在就像在浪尖上走著，每刻也要步步為營，一不小心就會翻入狂暴的海洋，遭到滅頂的命運。說真的，我倒很歡喜這種驚心動魄的生活方式。」

接著幽幽一歎道：「人類最大的敵人，或者就是沉悶和無聊，當你給困在某一個環境，每天都在重複著昨天發生的事時，便會有那種使人窒息的感覺。即使有上帝的存在，怕也須要改變和進步的，那是任何生命的使命和目標。所以黑獄人才希望能脫出正反宇宙那永無休止的生滅循環，只是他們的成功，等若其他所有生命的毀滅，才惹起了生與死的鬥爭罷了！」

方舟道：「小姐這年許來也改變了很多，妳的磁場比以前美了不知多少，使我忍不住想親近，享受兩個生命磁場水乳交融的動人感覺。」

舒玉智柔情似水地瞅了他一眼，輕輕道：「這是我難以明白你的一點，以你的能量和精神狀態，一切均完滿無缺，為何仍脫離不了本能肉慾的追求呢？」

方舟興奮地道：「肉體的感覺最是醉人，給我抱著時不舒服嗎？」

舒玉智「噗哧」嬌笑道：「到現在我才明白姬慧芙為何對你那樣不客氣，在男女之情上，你只像個未長大的孩子，渴求去得到某種東西時，完全沒有追求技巧。不過你確是個很有吸引力和純真的人，只是這點，已使人很難堅決地拒絕你了，至少我和姬慧芙都辦不到，才會變得和你有點糾纏不清。」

方舟喜道：「那是說妳也喜歡我了。」

舒玉智沒好氣地道：「只要曾和你相處過的人，怕都會被你那種沒有心機的高貴情操所感動，在你身上，人世間的險惡沒能留下半絲影子，否則大亨就不會給你感動得變了你的好朋友哩！」

巴斯基接道：「說得對，方舟這小子確是異種，既是狡猾如狐，但又天真得像個充滿了好奇心的大孩子，只有愛而沒有恨。」

方舟尷尬地道：「大亨醒來多久了，是否偷聽了我向小姐展開追求攻勢的甜言蜜語？」

巴斯基跳起來，啞然失笑道：「這也算追求嗎？再追上兩個宇宙世代恐怕你都不能把小姐弄上手。坦白說，我不相信小姐會像普通女人般愛上一個男人，經過了萬多年的進化後，男人對她已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她喜歡你只是基於同類之愛，與男女之情並沒有關係。縱使她肯與你交配，也改變不了這事實。」

方舟失望地望向舒玉智道：「真是這樣嗎？」

舒玉智狡猾地笑道：「大亨算是說對了一半吧！實情非全是如此。好了！大家回到崗位去，讓我出去看看是否回到了可愛的銀河系吧？」

## 第四章 大敵當前

姬慧芙親自在基地迎接一百零八名由樂園星系逃出來的改造人的來臨。

當沙瑩率領以摩亞和舟尼桑為首的改造戰士由飛船走出來時，軍樂隊奏起輕鬆的樂曲，把本是有點尷尬的氣氛緩和下來。

在沙瑩的命令下，這批強橫的人類列成隊伍，表示盡忠於姬慧芙，接受她的檢閱。在場的軍方將領本來沒人對改造人有任何好感的，但由於巴斯基為聯邦立了大功，又知現在正值聯邦生死存亡的時刻，所以都暫時放下成見，歡迎他們的到來。

姬慧芙先向他們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以元首的身份和軍官的特權，宣佈了他們的合法化。這才和他們逐一握手。

接著姬慧芙在辦公大樓的辦公廳裡，在姍娜麗娃的陪同下接見沙瑩、摩亞和丹尼桑這三個巴斯基的得力手下。在靠窗的沙發坐下後，姍娜麗娃奉命解說了當前的形勢，同時道出姬慧芙希望他們加入新組成的隨意特種部隊的想法。

摩亞的金屬臉木無表情地道：「我明白大亨和主席現在的關係大有改善，但我們始終是改造人，經過這幾千年的發展，思想和一般聯邦人有很大的分別。坦白說，除了像主席這麼超卓的人外，其他人都不被我們放在眼。所以我們才奇怪，主席為何肯這麼信任我們，因為得到隨意肌後，我們的力量將會以倍數的加強。」

姬慧芙微笑道：「最主要是我改變了對你們的看法，只看大亨和沙瑩，便知你們並非全無感情的人。現在大難臨頭，若我們仍不能團結一致，誰都沒有活下去的機會了。」

丹尼桑道：「我們能到這來，是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還是給沙瑩說服了。」

沙瑩接口道：「我們全體同意，當大亨不在時，我們只向主席一人效忠，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向我們下命令。」

姬慧芙從容道：「你們很坦白，那就讓我也坦白一點，我可以接受你們以巴斯基為首作效忠對象，可是當執行我的指令時，必須全心全意，否則我會以軍法處置任何違令的人，假設你們感到接受不了，現在可自由離去。」

舟尼桑斷然道：「我們既來到這，早下了決心，把主席當作了大亨，就算主席要我們明著去送死，也絕不會皺一下眉頭。但我們卻有一個請求。」

姬慧芙輕描淡寫道：「助你們收復樂園星系嗎？這個沒有問題，唯一的問題是收復了樂園星系後，她只能變成聯邦的領土。」

沙瑩現在同時愕然。好一會舟尼桑才道：「只要大亨點頭，這個沒有問題。」

摩亞道：「為何不可以把樂園星系撥作我們的安居之所呢？主席該明白到我們根本沒法和聯邦人生活在一起。」

沙瑩帶點哀求的語氣道：「最多我們任由樂園星系上的非改造人自由離去好了！」

姬慧芙心中一軟，歎了一口氣道：「好吧！原則上我可把樂園星系劃作改造人的自治區，若大亨回來，我會親自和他談這個問題。」

三人想不到她轉變得這麼快，大喜道謝。

就在此時，雷坡武倉皇推門而入，嚷道：「不好了！大帝號離開了暗礁星系，進入了反空間內，消失得無影無蹤，連愛神的反空間偵察網，也找不到。」

各人同時色變。

※※※

就在彈出反空間的剎那，一種邪惡冰寒、深刻但無情的感覺，像冷水般由頭頂的神經淋下來，灑遍三人全身每個細胞。那種感覺雖一閃即逝，但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均駭然大震，一時間忘了去看系內正空間的美景。

巴斯基吁出一口涼氣道：「是否天美找到我們了？」

方舟肯定地搖頭道：「天美的精神能並不是這樣子的，要溫暖和舒服多了，而且不會像剛才的來得全無先兆，讓人一點都防不了。」

舒玉智俏臉血色盡退，沉聲道：「我有著很不祥的預感，恐怕是黑獄帝君已收服大火球，注意力開始轉移到我們處來了。」

巴斯基和方舟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舒玉智抬頭望往繁星密佈的星系內空，一道類似以前在銀河系內慣見的星河橫過天空，像個巨環般把他們包裹著。兩人這時才勉強收拾心情，觀察所處的環境。

不頃刻，舒玉智呻吟一聲道：「天啊！我們弄錯了，這並非銀河系。」

巴斯基失望地道：「看那幾千個瀰漫氣體星雲，像一串珠鏈般勾畫出旋臂分佈的壯麗奇景，便是銀河系內從未見過的現象。」

方舟看著由河系核心開始，先是暗暗的塵埃狀旋臂逐漸明亮起來，佈滿黃巨星和紅巨星，與家鄉所在的銀河系有頗大的分別，難怪舒玉智一眼就認出誤闖異境。

巴斯基咕噥道：「媽的！哪一個才是銀河系呢？」

舒玉智的目光任以億計的星點間搜索著道：「我們現在擔心的不應再是怎樣回到銀河系去，而是如何逃過撒拿旦的追捕，天美確是厲害，方舟雖以為自己成功騙過她，事實卻非如此，所以撒拿旦才會尋到這來。」

巴斯基吁出一口涼氣道：「異生物不是說過撒拿旦無所不知嗎？只要他注意到某一事物，便沒有任何事情能瞞過他，我們可逃到哪去呢？」

舒玉智道：「無所不知只是指他注意範圍內的事，而且異生物說過由於帝后號和我們得到了銀核正反空間平衡的力量，或可使撒拿旦不那麼容易找到我們，否則……噢……我的天！」

那種使人心顫神移的邪惡冰寒，又如醍醐貫頂灑遍全身，這次卻是繞旋不去。

方舟一聲大喝，運起思感能加以排斥。

舒玉智和巴斯基的思感和他聯結起來，組成思感能的護罩。

同一時間，三人的腦中升起一幅詭異莫名的圖像。

在一個晶石構成的大堂，一個身穿白袍的人正橫躺在一張晶石床上，雙眸緊閉。他臉容古拙，肌膚晶瑩如玉，發作七色，長垂及地，兩手環抱前胸，拇指交叉按在心窩處，形狀之詭異，使人打心底透出寒意來。

影像在冰寒的感覺下消退，逐漸模糊，終於由有而無。

巴斯基霍地起立，大喝道：「橫豎都逃不了，索性和他一決生死，也好過東逃西竄，惶惶不可終日。」

舒玉智和方舟仍未定過神，只懂呆看著他。巴斯基心知肚明自己只是因恐懼而引起無意識的發洩行為，頹然坐下，啞然無語。

帝后號在這陌生的漩渦星系滑行著，茫然不知三位主人山窮水盡的心境。

舒玉智深吸一口氣，冷靜地道：「這場貓捉耗子的遊戲，但耗子並非全無機會。」

方舟點頭道：「我才不信撒拿旦可在同一時間內知道宇宙所有發生著的事，否則就不須下面的人通知他，才懂得去捕捉那個大火球生物。他能找到我們這來，皆因得到天美的通知，才大約把握到我們的方位罷了！」

舒玉智道：「記得異生物曾說過，千萬不要在反空間內和撒拿旦爭一日之短長，照現在情況看來，無論是天美或撒拿旦，在反空間內都是特別厲害，所以只要我們留在正空間，怎都是有利一點。」

巴斯基神情一動道：「小姐說得對，異生物曾提過當大帝號收服了大火球後，她將速度倍增，成為最快的飛船。但這應是指在反空間內而言，因為那並不像正空間般有速度的上限，在這，快過光速的東西都要潛到反空間去。」

旋又苦笑道：「若不能進入反空間，我們休想能返回銀河系去。」

方舟興奮地道：「只要能把撒拿旦引來，那姬慧芙將可以有喘息之機了，能否回去再不是那麼重要。」

舒玉智淡淡道：「方舟，你太天真了，你固是撒拿旦和天美的頭號獵物，但聯邦人的軀體亦是他們志在必得的目標。我看若撒拿旦到這擒你時，天美將折返去她那中子戰星，領軍攻打聯邦，情況根本沒有改變。」

她說話時同時瀏覽著附近的星域，神情一動道：「看！那處橫亙著一道大小約二千五百秒差距的塵屑和氣體區，包含著數以萬計的恆星，若我們能躲到那裡去，說不定能避過撒拿旦的偵察。要捉迷藏也容易點。」

兩人精神大振，依指示找到她所說的瀰漫氣體狀星區，運足眼神，才勉強分辨出一顆顆的恆星太陽，其中幾顆巨星，根據色光都是金屬含量極低的巨星。

巴斯基道：「這星區的範圍約為五千光年，但離我們這至少有上萬光年，就算我們達到光速，也要一萬年後才可到達那，不如找個附近的星球躲起來算了。」

舒玉智道：「不！我們由反空間去！這個險怎也要冒的了。像撒拿旦那種跨越百萬光年的神遊，必然是非常損耗能量，我想他現正全速趕來此地，而不會無時無刻的追蹤我們。」

方舟精神一振道：「小姐不愧是我們的領袖，這番話極有道理，異生物不是說過，為了把中子戰星變成大帝號，撒拿旦和天美損耗了巨大的能量嗎？沒有幾千年休想復元。既是如此，撒拿旦的能量也是有限度的，像剛才由反空間把思感能延伸到我們身上，當應消耗了他龐大的能量了。」

巴斯基心情轉佳，大笑道：「那你為何還不滾回反空間去，盡在這大叫大嚷，是他媽的怎麼回事？」

方舟哈哈笑道：「大亨有命，小兵遵旨。」

下一刻帝后號潛進反空間去，朝目標星區以每地球時近千光年的驚人高速疾飛而去。

※※※

領袖一號的圓頂透明辦公大堂，姬慧芙獨自端坐在辦公椅內，思感頭罩緩緩落下覆蓋在頭臉處，只餘下她嬌艷欲滴的香唇。然後她到了愛神的擬真大堂，見到了夫秀清，兩女並肩漫步。夫秀清柔聲道：「主席心煩哩！」

姬慧芙歎道：「大帝號影蹤全無，不知下一步會在什麼地方出現，說不擔心就是騙妳的了。唉！她怎會可以瞞過妳的偵測呢？」

夫秀清靜若止水地答道：「我分析過所有的可能性，得出了結論，在兩個條件下，大帝號才可瞞過我，且同時監視著正反兩個空間的偵察衛星。」

姬慧芙精神大振道：「秀清啊！還不快些說出來？」

夫秀清愛憐地瞥了她一眼，微笑道：「第一個條件，是大帝號以每地球時一萬光年的高速在反空間內移動；第二個條件，則是大帝號是朝遠離我們的方向飛移。這樣她就可以遠遠移離我佈下的龐大偵察網，由於速度比我在反空間的偵察光波還要快，所以造成了『突然消失』的現象。」

姬慧芙駭然道：「大帝號怎能在反空間內走得這麼快，那豈非沒有飛船能逃過她的追捕？」

夫秀清道：「沒有人知道得到了大火球生物後，大帝號會獲得什麼樣的能力。現在看來速度正是其中一項。」

姬慧芙吁出一口涼氣道：「我有點六神無主了。領袖一號在反空間內雖然能力大增，但速度仍然無法突破每個地球時五百光年的速度，比起大帝號是兔子與蝸牛的分別，怎麼辦才好呢？」

夫秀清道：「在動物的世界，兇猛的動物有強壯的身體、利爪和尖銳的利齒；弱小的動物，則擁有兩對跑得飛快的長腿。正是各有優點，使牠們能維持著微妙的均勢，誰都不能盡佔上風。我們和大帝號本來也有著這種情況，但現今這平衡被打破了，我們將需要作新的部署。」

姬慧芙道：「可以想到什麼辦法呢？」

夫秀清道：「我們以前之所以不能在反空間內加速，皆因所有推進器在反空間的壓縮能量，均失去了效用，只能利用全自動的系統控制航線和彈出的位置，現在這方面已大有改善，使我們可以利用反空間的能量加速，達到時速五百光年的高速。但這似乎是目前我們在反空間內的極限，除非我對反空間的認識有突破性的發展，但那絕非短時間內一蹴可至的事，但恐亦難達到時速一萬光年這種令人難以相信的速度。」

頓了頓續道：「所以我們亦無謂在速度上傷腦筋，只能在策略上找辦法。若我們能知大帝號到了哪去和去幹什麼？佈置起來將容易多了。」

姬慧芙沉吟片晌，道：「那兩艘元帥級飛船和其他的黑獄飛船，是否仍在反空間內飛行著呢？」

夫秀清道：「他們的目的地應是仰馬星系，我分析過各種可能性，最有可能是他們因實力大減，怕我們會向他們發動反攻，又知大帝號另有任務，才返回仰馬星系爭取回氣的時間，更可以等待援兵的來臨。前後總計起來，我們消滅了近百萬的黑獄人，這必然對他們造成非常嚴重的打擊，使他們再不敢輕舉妄動。」

姬慧芙冷然道：「每收拾一個黑獄人，便少了一個人類身體被奪的危險，趁大帝號遠赴他方，我們定不可放棄這個機會，對黑獄軍展開追擊。另一方面，我要將撤退的方式改變，不再集中到同一星系，而是將逃亡的目標星系盡量分散，設計不同的逃生路線，那就不致全軍覆沒了。」

夫秀清同意道：「這是人類保命的唯一方法，可預見的是終有一些人能逃出大帝號的魔爪，在另一些遙遠的星系繼續生存。眼前將是唯一的機會，否則大帝號返轉來時，憑著她的高速，恐怕沒有一艘船能避過她的追捕，全人類均要完蛋了。」

姬慧芙道：「現在我心焦如焚，要出去立即執行計畫。唉！我知道定有很多人捨不得離開。聯邦一向尊重個人的意願，只好看誰有那福氣了。」

夫秀清道：「主席肯離開嗎？」

姬慧芙苦笑道：「我是這艘人類號的船長，大難來時只好以身殉船。」

接著雙眸厲芒閃動，沉聲道：「在殉身之前，我定要讓黑獄人留下點深刻的記憶，使他們永世都忘不了人類挑戰邪惡的勇氣。」

## 第五章 大難臨頭

方舟驀地悶哼一聲，臉上現出古怪的表情。

守在崗位的舒玉智和巴斯基嚇了一跳，朝他望來。

方舟的臉色變得難看之極，沒頭沒腦道：「撒拿旦把我認出來了。」

舒玉智和巴斯基雖然不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但總知不會是好事，一起呆瞪著他。

方舟急促地呼吸了兩氣後，呻吟道：「現在撒拿旦的思感正緊鎖著我，偵察著我的狀況，又以驚人的高速接近我們，很快就可來到了。」

舒玉智向巴斯基打個眼色，兩人的思感能立時和他聯結起來。

那種邪惡冰寒的感覺立時貫入兩人神經，他們打了個寒顫，竟無法和方舟的精神再結合起來。

方舟又一聲慘哼，閉上眼睛，全身抖顫，像在忍受著極大的痛苦。

舒玉智和巴斯基大驚失色，若連方舟也對抗不了撒拿旦的精神入侵，那誰能作他的對手？

方舟眼、耳、口、鼻同時滲出鮮血，形相淒厲怕人。

若非給護臂固定在駕駛台處，恐怕他早倒往甲板呻吟翻滾了。

帝后號雖有堅強的護罩，對撒拿旦的精神異力卻起不了半點防禦作用。

舒玉智兩人卻是愛莫能助。

飛船仍在反空間內疾飛著。

方舟驀地一聲狂叫，睜開雙目，停止了抖顫，急促地喘著氣道：「真厲害！」

雖見方舟脫離困境，兩人卻全無歡喜之情，剛才的震撼仍未過去。

舒玉智沉聲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方舟驚魂甫定道：「他想控制我，但終辦不到，好險！下次我懂得防備他了。剛才我是以死來威脅他，才使他知難而退。」

巴斯基駭然道：「只有你懂得防備！那我們怎辦呢？」

方舟道：「放心好了！他不會以這種方法對付你們，因為要把精神轉移到一個人身上，不但須耗費他龐大的能量，移居後的一段長時間，休想能再作轉移，那比搬家要麻煩和危險上億萬倍。」

舒玉智吁出一口涼氣道：「我明白了，只有你超人的生命能，才值得他冒這個險。」

巴斯基望往飛船後的世界，目光像搜尋追魂索命的厲鬼般掃射著，深吸一口氣道：「你說大帝號正在追蹤我們，這話是否當真？」

方舟頹然道：「大帝號正以比我們至少高上十倍的速度追來，恐怕尚未進入那星雲區，我們早被追上了。」

舒玉智冷靜地道：「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設法逃到那塵埃、隕石密集的區域，只有在那，我們才有機會和他玩捉迷藏的遊戲。」

方舟振起精神道：「這世界上沒有事是不可能的，還記得我們給天美的降神器轟得遠遠離開了銀河系嗎？」

巴斯基歎道：「你想找天美來幫手嗎？就算她肯答應，也不知該到哪找她。」

方舟像忘記了剛才九死一生的凶險般，興奮地嚷道：「看我的！」

思感延伸，帝后號艦頭的發射器烈射出一球能量團，斜斜彎了開去。

帝后號倏地加速，趕往前方。

在方舟的控制下，那柱能量圍繞了一個大彎，變成由後刺來。

「轟！」

能量團重重擊在帝后號的尾部。三人齊聲慘哼，小飛船斷線風箏般飛旋，剎那間跨過了遙闊的反空間。

※※※

黑蜂后、長髮女芝芝和勒汗乘坐的飛船剛飛臨人性實驗室上時，實驗室的警報系統大鳴起來。

三人臉臉相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美女的香唇張了開來，讓她們的飛船朝內飛去。

飛船降下後，負責守衛實驗室的太空海盜頭目圖哈切夫氣急敗壞地趕了過來道：「翟斯飛和卡爾夫南失蹤了，看守他們的人中了黑巫術，竟打開了設備放他們走了。」

黑蜂后娃亞娜向勒汗道：「你最熟悉這裡，由你負責把他們尋回來，他們就算能逃離實驗室，應亦走不了多遠。」

勒汗領命去了。

黑蜂后同時下令整個荒星進入緊急狀態，封閉所有出口。然後往飛船走回去。

飛船由張開的艷唇飛了出來，朝基地而去。

芝芝忍不住往俏臉寒若冰霜的娃亞娜道：「我們要到哪去？」

黑蜂后輕描淡寫地道：「我要把卡爾夫南的手下全部處死。」

一向心狠手辣的長髮女亦不由聽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那豈非是一場數萬人的集體大屠殺，在人命珍貴的聯邦，這是從未曾發生過的事。

黑蜂后咬著下道：「放心吧！我會把文職的科研人員留下來的，由於那批機械合成人只會聽卡爾夫南的命令，遲早會成為我們的心腹大患。」

頓了頓再道：「給我把所有人召來，我不會容許任何卡爾夫南的戰士活著離開荒星基地。」

※※※

帝后號由反空間彈了出來，來到層屑和星系密集的星區裡。

三人齊聲歡呼，觀看著這陌生又奇異的世界。

星系都緊靠在一起，一些星體間的距離竟不足半光年，屬於雙恆星和三個以上的多恆星系統，這在銀河系上是個特別和罕有的現象，但在這廣達數千光年的瀰漫星雲區，卻像應有的常規。

星區內飄浮著以億計的氣體雲，一些長達百億公里，橫跨數十個星系。

一團團的塵屑，大至可容數百個家鄉太陽系那般的恆星並排橫放，密佈在星區之內。

而所有這些星系、星雲和星塵團，都繞著中心一顆超巨型太陽在運行著，自成一體，就像一個獨立的星系。

這樣奇異的世界，完全超越了想像力之外，更難以用人類的知識去解釋她的存在或物理上的原因。

三人看著眼前迷離的世界，一時間忘了正緊躡而來的黑獄帝君撒拿旦。

方舟操控著飛船，穿過了一道闊達三億公里的中性氫造成的厚雲。

船身與氣體摩擦下，電火爆閃。

整個星區由於複雜的折射和各種不同本質的特性，充盈著各色各樣的彩霞，像他們現在穿越的氣雲流，有如一個大金環，爍爍生輝，詭異非常。

帝后號穿過星雲後，來到了一個隕石密佈的空間，遠近不時裂起一道道駭人的電光，死寂一片，如若死域。

舒玉智歎道：「若非親眼目睹，怎會相信宇宙有著這麼奇異的地方。」

方舟欣然道：「我感到這充盈著奇異的能量，撒拿旦那種隱隱追躡著我的感覺，在經過剛才那團星雲後，已失去了影蹤。」

巴斯基看著眼前無盡的彩雲、星團和星系，猜估著道：「這處的星系都近於光譜上紫色的一端，該是星齡較短的年輕星，會否這整個區域的奇異星體、塵屑和氣體，都是由一顆超巨型的星在不久前爆炸後誕生出來的世界呢？核心處那顆巨星，就是殘留下來的部分了。」

方舟呼出一口涼氣道：「那麼這顆母星豈非要擁有家鄉太陽百億倍以上的質量？」

舒玉智尚未有機會答話，最可怕的事發生了。大帝號在前方約百萬里處彈了出來，週遭的大小隕石立時全部化作芒燄碎粉。以三人的沉著冷靜，亦忍不住齊聲驚叫。

※※※

艦隊在機地上枕戈待命，準備遠征仰馬星系，向撤退的敵人展開追擊。

所有將領均集中到領袖一號的戰略會議室內，聽取女王姬慧芙出發前的指示，一百多人或坐或站擠在室內，瀰漫著緊張的氣氛。

使人氣餒的是此仗雖大獲全勝，但最後遇上大帝號時，可能仍會一敗塗地。

而由於對方有兩艘元帥級的太空飛艦，更沒有人有把握敢斷定這一仗是己方必勝。

姬慧芙站在一端的顯示螢幕前，詳盡地解釋了仰馬星的形勢和這次反攻的策略後，微笑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過半人舉起了手，表示想發問。

就在此時，訊號響起，表示愛神接收到新的情報，須立即向姬慧芙報告。

姬慧芙告了個罪，逕自返回透明頂辦公大堂。

一個地球時後，當她再出現在戰略會議室時，人人均從她的神情看出發生了不尋常的事。

會議室由議論紛紛變得靜悄無聲，落針可聞。

姬慧芙美麗的秀目緩緩掃過手下將領，又默然半晌後，才幽幽歎道：「這次出征仰馬星的行動，即刻取消。」

眾人全體愕然，卻沒有人發出任何聲音來，因為他們知道姬慧芙如此改變主意，自是與最新的情報有關。

坐在長會議桌最接近主席位一端的雷坡武和白樹對望一眼，均大感不妙。

姬慧芙壓下心中波濤洶湧的情緒，淡淡道：「我剛收到有關仰馬星附近的情報，發現了敵人最新的武器，那是一個飛行的中子星球。」

眾人愕在當場，瞪目以對。

姍娜麗娃嬌呼道：「那是沒有可能的，沒有生物能在中子星那種引力生存。」

姬慧芙道：「這不可能的事，卻是眼前的事實，撤往仰馬星的敵艦，都是由反空間的通道飛進了這中子飛星內去。」

這時沒有人再能保持臉上的正常血色。

不要說對抗，只要進入這中子星的引力場，所有物質均會被扯成碎粉，那根本是完全沒有方法對抗的武器，比大帝號更使人泛起無奈的感覺。

會議室內一片絕望的死寂，只是中間傳出急促的呼吸聲。

雷坡武沉聲道：「探測到這中子星球的移動速度了嗎？」

姬慧芙點頭道：「這是我們唯一值得欣慰的事，這中子星在反空間移動的極限是每個地球時十光年，比其他黑獄艦慢多了，我們仍有點喘息的時間。」

白樹道：「那即是說，敵人要到這來，至少要兩個多月的時間，唉！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姬慧芙臉色陰沉，語氣卻是靜若止水，淡淡的道：「我要第一批撤出銀河系的人，在一個月內出發，願意留下來的人，我們都尊重他們的決定，因為誰都不知哪個選擇會更好一點。」

眾人默然無語。

逃往遙遠的河系，須要以萬年計的悠久歲月，至於途中會遇到什麼凶險，抵達目標河系後能否適應和生存？更是茫不可測的一回事。而且一但開始了逃亡，所有人均須進入宇宙睡眠，直至這不能回頭的旅程到達目的地才能回醒過來。

無論離開或留下，都是一場生與死的賭博。

姬慧芙續道：「撤走的船隊將陸續離開，每隊均須選取不同的方向和目的地，希望由於目標分散，敵人不能一一追捕，而我則會和自願人員留下來，與敵人周旋到底，亦希望能以游擊戰術，使敵人分身不暇，讓撤退的船隊能逃得更遠一點。」

雷坡武霍地站起致敬，慷慨激昂地道：「雷坡武決定與主席並肩作戰。」

眾人轟然表示出同樣的意向。

姬慧芙點了點頭，下令道：「現在我們立即把附近所有星球的軍民撤走，延長與對方中子星正面交鋒的時間。」

說罷轉過嬌軀，不想給手下看到由眼角洩下的熱淚。

忽然間，她芳心強烈地思念著方舟。

※※※

上次遇見的大帝號，活像一隻在太空海洋飄浮的宇宙水母，白晶體黑觸鬚，形狀怪異。

這趟出現在三人眼前的大帝號，依然保持著水母狀的外型，但已生出了本質上的變化。

主體的晶球再非原本晶瑩通透的顏色，而是暗泛紅光，就像一個大血球。

觸鬚則變成大火球那在暗礁行星上伸縮自如的形體，像八爪魚的觸鬚般在渾圓的主體下方探出來，捲盤舒展，耀武揚威。

三人無不魂飛魄散。

方舟一聲狂喝，操縱著帝后號，往下潛去，同時調頭溜走。

巴斯基震駭下，無意識地朝對方發出了一道激光。

由於導彈全部用罄，這是帝后號餘下的唯一武器了。

大帝號倏地移近，下面百多條五光十色的觸鬚舞盪伸延，其中一根發出一柱光，輕輕鬆鬆地阻擋了帝后號的激光，其他則屈曲起來，像個吸盤般朝著帝后號的方向，發出百多道紅芒，芒光集中到敵我間的一點後，聚匯合流，成為一柱直徑達百里的光柱，橫越過百萬公里的空間，往迅速逸離的帝后號追去。

光柱過處，隕石塵埃冰雪般溶掉分解。

方舟叫了聲娘後，控著飛船彎了開去。

豈知大帝號如影附形地追來，那光柱則像長了眼睛般，左彎右曲，迥環旋轉，緊躡在帝后號的背後，鍥而不捨。

帝后號已達到光速前的極限，再增速就會潛到反空間內，可是仍甩不掉對方的光柱。

方舟施盡渾身解數，在隕石靈巧如魚地狼奔鼠竄，一時間形成了你追我逃的僵局。

三人的思感能聯結起來，催動著晶石的能量。

帝后號固是逃不掉，但大帝號卻也一時追不上他們。

大帝號所過處，隕石紛紛破碎。

舒玉智尖叫道：「千萬不要潛逃反空間內。」

巴斯基狂喊道：「更不要走直線，他們的怪光將可立增至光速，追上我們，把我們送進反空間去。」

方舟控制著帝后號，一頭直往下衝去，離開了隕石區，穿過了一道橫亙千萬里的塵屑流。叫道：「我們最多能支持兩個地球時，就要用盡體內的能量，給怪光追上了。」

三人心中明白，若非撒拿旦決心生擒他們，要摧毀帝后號實在是易如反掌。

得到了大火球的大帝號，已成了宇宙內無敵的超級戰艦了。

唯一可堪告慰的是，果如眾人所料，在這奇異迷離的星區，由於混雜著各式各樣的射線、能量、磁場和力場，大帝號無論在行動和偵測的力量都大受影響。

而帝后號最有利的條件就是她細小的體積，故能在密佈阻礙物質的空間靈活自如，利用客觀的條件來逃避敵人怪異莫名的追捕光柱。

沒有人知道給這怪光柱追上後會發生什麼事，但總知道不會是好事。

方舟操控著帝后號，不停往這迷離星區深進竄遁。

貓和耗子終於展開了至死方休的追逐。

大帝號比家鄉月球還龐巨的身體，由於受到塵屑的阻礙，移動時已不像先前的靈活。

距離倏地拉遠了過百萬公里，還在不斷增加中。

方舟等齊聲歡呼時，大帝號消失不見。

但巴斯基卻駭然大叫道：「上面！」

方、舒兩人往上望去時，見到的是數以千計往他們探下來的觸鬚怪爪。

方舟狂叫一聲，帝后號在觸鬚間左穿右插、險若懸髮地逸出鬚陣外。

其中一條觸鬚以驚人的高速延展追來，鬚端大吸盤似的怪口張了開來，生出了一股強大的吸攝力量。

帝后號不由窒了一窒。

怪口大張，猛地噬至。

三人竭盡能量，「轟」的一聲，帶著一團光雨，掙開了對方力場的縛束，投往下方，連續翻騰後，離開了塵流區，來到了虛空處。

三人大叫不妙。

在沒有障礙的空間裡，怎鬥得過大帝號呢？

## 第六章 唯別而矣

領袖一號離開了天羊星系，朝家鄉地球飛去。

撤退的行動仍在繼續著，由雷坡武這聯邦軍總司令負責。

隨行的除了姍娜麗娃外，還有沙瑩等一眾改造人，他們轉作了姬慧芙的親衛。

姬慧芙必須盡早趕返太陽系，主持可能是聯邦議局最後的一個會議，她並不擔心議局不通過她的主張，因為必要時她可以解散議局，以強制手段通過大撤退的命令。這是個痛苦的抉擇。

人類的文明將受到最可怕的挫折和考驗，可是她再沒有別的選擇了。

聯邦一千二百個殖民星系上的公民會作出什麼反應呢？

這是沒有人可預先估計到的。五千多年了，人類一直過著富足和風光的生活，認為自己是宇宙的選民，腳下全是被征服的土地。忽然間要他們放棄一切，做沒有明天的星際流浪者，他們的感受會是如何呢？

由於環境的不同，產生了文化的差別，每個殖民星系都有其獨異的風氣和發展，姬慧芙雖是她們的最高領袖，仍無法逐一把握五花八門的心態。

姬慧芙打定主意，聯邦只能做到凡想離開銀河系避難去的公民，均可以得到公平的機會，那政府便完成了責任。有很多事都是無可奈何的。

進入反空間後，除了姍娜麗娃外，所有人都進入了宇眠箱。

兩人呆呆地坐在透明頂辦公堂一角的沙發，各有所思，滿懷感觸。

姬慧芙幽幽歎了一口氣，細審姍娜麗娃清麗的玉臉道：「是不是又想著方舟呢？」

姍娜麗娃望往反空間壯麗的景色，消沉地道：「不！我在想著人類將來的命運。假若黑獄人不肯放過我們人類，無論到了多遠的地方，遲早也會給他們尋到，再像獵物般擒捕，那人類的命運實在是太悲慘了。」

姬慧芙道：「但從資料顯示，尚未佔有人類身體的黑獄魂，加上現在剩下的黑獄人，總數不出百萬之眾，所以他們這捕獵身體的行動，很快將得到滿足。若黑獄人的目的只在於霸佔土地，只是附近百多個河系已夠他們忙的了。經過以百萬年計的發展後，說不定我們的餘生者能在遙遠的河系再次開枝散葉，尋找出應付黑獄人侵略的方法，至少還有個希望，不像現在般一籌莫展。」

姍娜麗娃道：「先不說在遙遠的河系會遇上什麼異事，只是黑獄人的真正實力和目的，便教我們猜不著摸不透。為何一些入侵人類的鬼魂般生物，竟能製造出像大帝號和中子戰星這類完全超出了人類想像的武器來呢？想想也使人心寒。」

姬慧芙微一點頭，沒有答話。

姍娜麗娃道：「或者方舟他們永遠都不回來了。」

姬慧芙忽然道：「大帝號的突然離去，很可能是與他們有關係，但這純粹是一種直覺，說不上什麼理由來。」

姍娜麗娃道：「令人不解的事情實在太多了，那顆中子戰星刻下仍在仰馬星的外空停留不動，他們在等什麼呢？」

姬慧芙頹然一歎道：「不要想那麼多了，我們現在只能審度形勢，盡力而為吧！」

姍娜麗娃望往外面，暗忖人類的命運就像反空間的情景，誰都不曉得下一刻會有什麼變化。

※※※

大帝號出現在後方，上千條觸鬚無風自動，楊柳枝般彎拂向他們的方向。

芒光點點。虛空處現出一張廣被萬里的能量光網，鋪天蓋地橫過虛空，照著帝后號罩來，速度迅達亞光速。

三人齊叫我的媽呀，催動帝后號，往下彎潛，企圖由大帝號的下方返回比較安全的塵屑區去。豈知大帝號亦往下沉，攔住去路。

帝后號一個急旋，掉頭返回乾淨瑩潔的虛空去。

如此轉折耽擱，光網又追近了三十多萬公里。

方舟等雖明知對方志在損耗他們的能量，仍是別無他法，只能拚命逃生。

由於光網籠罩範圍極廣，使他們再難以靠帝后號體小靈活的優點來躲避，只能在速度上一較高下。至此眾人才知撒拿旦又比天美帝后更厲害，竟能以能量遙控著如此一面巨網，追得他們力竭身疲，透不過氣來。

後方的大帝號又消失了。光網仍是來勢不改，可知撒拿旦在進入反空間後，仍有遙控正空間這張能量網的異力。

舒玉智的思感透過晶石潛入反空間去，仍未來得及觀察敵人動靜時，大帝號已出現前方，攔著去路。

另一面大網，又由觸鬚噴出，迎頭罩來。方舟一聲狂喝，控著帝后號上衝而去，在兩張大網的隙縫處以一線之差溜了出去。

兩張巨網變成一個大光芒球，如影附形地追來。

前方忽地出現一道橫亙千萬里的光雨。

舒玉智尖叫道：「那是超巨型隕石團和塵屑造成的流星雨，我們有救了。」

三人精神大振，再無保留，全力催動飛船，你追我逐下，越過近億里空間，剎那後，帝后號已深進了流星雨內，把大帝號拋在後方。

「轟！」

堪堪追上他們的光球在大小流星的連續撞擊下，終化成了光點。

九轉十八折後，方舟把帝后號硬生生撞進了一顆比家鄉地球還要大的流星石的內核，至此三人都有力盡筋疲的感覺。

帝后號隨著數以億萬計的流星群茫無目的地在星區內闖蕩。

舒玉智道：「這流星雨瘟藏著大量的電子和離子流，怕該可以避過大帝號的偵察吧！」

兩人聽她的語氣，心知她話雖這麼說，卻是自我安慰的成分居多，其實半點信心都沒有。

巴斯基歎道：「這世上根本沒有耗之不盡的能量，在一般的情況下，由於有喘息的時間，故而能不斷補充，看似生生不息，但像剛才那樣毫無保留的消耗，就算是撒拿旦都要力竭。」

方舟臉色倏地轉白。

兩人駭然望往他時，方舟顫聲道：「糟了！撒拿旦的思感找到小弟了！」

※※※

荒星基地轟隆不絕，煙屑瀰漫，過半建築物起火燃燒，又或化成碎粉。

逃出來的卡爾夫南和翟斯飛與被蒙在鼓裡的手下會合，向以黑蜂后娃亞娜為首的太空海盜展開反攻。

人數上仍以娃亞娜佔優勢，太空海盜人數雖不及十萬，可是巴斯基一手訓練出來的墮落軍團卻達百萬之眾，比對卡爾夫南的十多萬且佔了一半是科研人員的手下，眾寡分明。

可是卡爾夫南的私人軍團，全部都是半人半機械的特種戰士，戰鬥力強大之極。更兼戰鬥局限於地底基地之內，變成貼身的街頭追逐戰，人多並不一定佔便宜，一時成了勢均力敵的局面。

龐大的機地，戰機、戰車互相追逐駁火，天空地面激光、射線禮尚往來，互相交擊。導彈的破空呼嘯，響徹每一角落。

合成金屬造成的建築物，冰雪般溶解，重塑膠質料的樓房設施更是不斷爆成一團團的碎粉。基地的幾個導彈和燃料庫被流彈擊中，爆起衝天的烈燄和濃煙，污染了整個基地的空間。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躲上了黑巫號，發動了護罩的力場。

卡爾夫南咬牙切齒道：「怎也要把那兩艘戰神奪回來。」

翟斯飛通過視野舷窗，看著基地遠處停泊著兩艘飛船的一方，在濃煙中不時亮起激光的電芒，顯示爭奪戰仍在激烈進行中。

兩艘飛船內，敵我雙方正在爭取飛船的控制權。

只恨黑巫號上所有武器都在天獅星一役報廢了。不過若非那些尖炮全熔掉了，亦進不了這基地來。

通信儀響起，接著是黑蜂后娃亞娜的嬌笑聲。

卡爾夫南回復了冷靜，嘿然道：「若我是妳，就笑不出來了。」

娃亞娜笑聲忽止，冷冷道：「看你也有點本領，不如我們談談講和的條件吧！」

卡爾夫南和翟斯飛臉臉相覷。竟在這種情況下來講和，這女人是否瘋了？

※※※

方舟由駕駛位置站了起來，移到呆坐偵察台的舒玉智旁，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然後俯頭重重吻在她香軟的朱唇上。

巴斯基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眼中射出悲憤凌厲的神色，沉聲道：「方舟，你當我墮落大亨是什麼人，最多是一起死吧！」

方舟享受完與舒玉智那毫無保留的銷魂一吻後，站直身體，轉向巴斯基道：「大亨永遠是我方舟最好的朋友，但白白犧牲是毫無意義的，晶石內藏有異生物留下的珍貴東西，或有一天你們能領悟，然後為我報仇。」

舒玉智真情流露，淒然道：「方舟！我們都捨不得你，真是沒有別的辦法嗎？」

方舟退到門旁，苦笑道：「若有辦法，難道我這麼熱愛生命的人肯去送死嗎？撒拿旦只注意我一個人，其他的都不放在他心上，所以我去後，你們立即離開這裡，有那麼遠就去那麼遠，若能返回銀河系，就告訴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我臨死仍沒有忘記她們。同時請人類立即逃難。我是絕不會讓撒拿旦獲得我的生命能的。」

巴斯基無奈道：「或者我們能溜掉也說不定哩？」

方舟神情堅決地搖頭道：「我們的力量和撒拿旦相差太遠了。好了！朋友！我們的緣分至此已盡，珍重了！」

巴斯基一聲狂喝，往他掠去。出口張了開來，方舟一閃即沒。

巴斯基倏地停下，看著令人興歎的石層，跪了下來。

舒玉智靜若止水地道：「大亨！我們還是及早離開吧！」

巴斯基朝她望去，這智慧不凡的美女避開了他的目光，但巴斯基早捕捉到她臉容那深刻的悲哀和淒痛了。

※※※

對坐著的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的腦中同時升起方舟那令她們夢縈魂牽的臉容，正向她們展露著讓人感動的真誠笑容。

影像一閃即逝。兩女駭然相對，泛起不祥的感覺。

※※※

方舟竭盡餘力，催動體內的能量，在正高速運動的流星群裡模仿著帝后號的方式飛行著。

撒拿旦的思感緊追不捨。他再支持不了多久，當力竭停下的時刻，他的末日亦會來臨。他感到帝后號正迅速離去，這是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事。

四周儘是一團團死寂的岩塊巨石，全無半點生機，使人感受到宇宙冷硬無情的一面。

若以他目前的速度，沒有萬年以上的時間，休想抵達附近任何的星系去。所以就算撒拿旦放過他，未來的命運仍是一片灰黯。

撒拿旦當然不會放過他。

自己已成了他和天美唯一的希望。所以只要自己立即自殺身亡，便等於予黑獄人致命的一擊。因為無論以後他們如何稱雄宇宙，當宇宙正反空間互換時，他們亦將形神俱滅。

只是除非到了最後關頭，否則他怎也不肯自殺。

在他火鳥星人的血液，流動著的每一滴鮮血，都含有對生命的依戀和熱愛。

自出生開始，他便為生命作出奮戰，到這一刻仍是如此。

就在此時，撒拿旦的思感忽地消去。

方舟立時嚇得汗流浹背。難道大帝號竟掉頭去追趕帝后號，遲點再來對付他？

就在此時，撒拿旦的思感又貫注到他身上，但顯然比剛才的感覺薄弱多了。

方舟心中大喜，暗忖定是由於撒拿旦在追捕的過程，耗了太多的能量，以致後力不繼了。

想到這，方舟精神大振，把速度提升至極限，剎那間魚兒暢泳般迂迴曲折地橫過流星群，朝達十多萬里流星雨帶的邊緣疾飛而去。

體內的能量大幅削減著，快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刻。

撒拿旦附在他身上的思感能亦每況愈下，顯然對方亦非常吃力。

在經過一道電離層時，撒拿旦的思感能終於消失無蹤。

方舟已力不能繼，撲附在最近一團含有重金屬的巨型鋼石上，完全失去了活動的能力。

流星雨帶著他往太空的至深處投去。

不知如何，方舟深心處湧起非常不舒服的感覺，卻完全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

## 第七章 如幻似真

黑蜂后娃亞娜冷哼道：「只要你們肯放棄兩艘戰神艦，我可任由你們駕駛黑巫號離開，否則我的飛船進來時，就是你們末日到的時刻了。」

卡爾夫南狂笑道：「敢把出口打開嗎？請問妳的飛船怎樣進來呢？」

黑蜂后冷笑道：「你的黑巫號已變成廢物，讓你飛出去還不是挨揍？若非上次你與改造人戰鬥時，基地大部分的戰壘和武器系統均被摧毀，現在你們早曲終人散了。再給你一個機會，立即放棄搶奪兩艘戰神號，否則我就立即打開通道，讓我的黑蜂號進來把你收拾。」

卡爾夫南關閉了對話器。

翟斯飛沉聲道：「我要親自過去奪船。」

卡爾夫南搖頭道：「機會太渺茫了，亦非短時間內辦得到，待會出口張開時，我們立即駕船逃走。」

翟斯飛一呆道：「其他人呢？」

卡爾夫南望往舷窗外閃爍不停的炮火，若無其事道：「主帥有難，小卒們總要有些犧牲的。」

翟斯飛仍想說話，忽然整個基地晃動了一下。兩人大吃一驚，茫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

領袖一號在太陽系的外空彈了出來，飛進星系的內空去。

目的地是月球基地。

姬慧芙將會舉行內閣和議長級的會議，先與各要員取得共識才舉行正式的聯邦議局全體大會。

兩人仍呆坐在沙發上，百感交集地看著這美麗的家鄉星系。

愛神的聲音響徹大堂道：「收到兩個重要的消息，要向主席報告。」

姬慧芙從迷惘的沉思驚醒過來，道：「秀清說吧！」

愛神道：「中子戰星仍在仰馬星的外空停留不動，原因不明」

姍娜麗娃芳心一動道：「他們在等大帝號吧。」

姬慧芙皺眉道：「若要摧毀聯邦，只是這顆中子戰星和內裡的飛船已是游刃有餘，何須等待大帝號呢？」

愛神夫秀清道：「或者在等候指揮者吧！要發揮這樣一顆星球的威力，恐怕黑獄人元帥級的人物仍辦不到。」

姬慧芙色變道：「難道撒拿旦之外，黑獄人還有高於三大元帥的人物？」

愛神沉默下來。

若方舟現在在此，就知道他們等的是天美了，並且更會覺得事不尋常，因為天美早該到達那處了。

姬慧芙知道很難憑空想出答案，暗忖這總算是好事，道：「另一件事呢？」

愛神道：「樂園星系發生了非常怪異的事，首先在荒星基地內發生了激烈的戰鬥，然後忽然間在那行星的泥土和石，長出了紫藍色的植物，把所有建設全部摧毀了。這些怪異的植物完全把星球的表面覆蓋，走不及的人都給縱橫交錯的樹體活埋了。」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臉臉相覷，同時想起了曾見過的藍菌。

它們終於忍受不了人類對星球環境的破壞，發動反擊了。

愛神續道：「黑巫號、兩艘戰神飛船和太空海盜的飛船夾雜在其他飛船中逃了出來，各自往不同方向溜走了。」

姬慧芙深吸一口氣，想像著當時淒厲可怕的情景，說不出話來。

領袖一號這時飛臨月球基地之上，緩緩往下降去。

※※※

流星巨流浩浩蕩蕩的在星區中永無休止地運動著。

方舟默默計算其運行的軌跡，判斷出最少要二十五萬年，他才會進入這星區的其中一個星系。不禁暗中叫苦。沒有了飛船，他等若成了個活死囚，什麼地方都去不了。

心中又隱隱奇怪，他在這團冷硬的巨石中隨著流星大隊流浪了大段日子，為何撒拿旦仍沒有再追上來，難道真這麼容易給自己誆了，以為自己溜了到別處去？

細想又覺不像，當日大家相隔以百萬光年計的距離，只憑天美帝后提供最後蹤影的大概位置，他便輕而易舉地尋上門來。目下既知自己在這星區，怎會尋他不著

唯一的解釋是因能量的損耗太厲害，所以要先睡上一覺也說不定。

正胡思亂想時，前方電光爆閃。

方舟這時能量回復過來，思感往前延伸，立時大吃一驚。

只見一道隕石流，正打橫切入流星雨去，引起了狂暴的衝擊和爆炸。

他吃驚的原因，在於先前曾察覺這在附近出現的隕石流，明明互相間運行的軌跡大有差異，理應不會撞在一塊兒，為何情況竟忽然完全改變了過來呢？是什麼力量改變了隕石流的軌道？這個念頭剛起四周的流星紛紛爆炸。

「轟」的一聲，一個巨大的隕石橫撞在他置身處的鋼石上。

月球大小般的鋼石立時現出一個廣達十多公里的大陷坑，偏離了軌道，以驚人的高速脫離流星雨群，往虛空投去。

躲在一個凹坑裡的方舟苦苦抵受著那種撕心裂肺的震盪，毫無選擇地隨著流星踏上新的旅程。

一種孤獨的感覺，襲上心頭。

以往縱是在火鳥星上，他亦沒有這種令人沮喪的感覺。

不如是否已習慣了有人作伴，現在的孤單感使他份外難受。

忽然間，他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在這一大團荒涼冰冷、凹凸的石球上，他只是一個微生物般的小點，而這隕星石本身則又是這荒茫星區的一個小點，至乎整個星區以萬計的星結集，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仍是無關重要。

包圍著他那不能計量的天幕，只是無涯無際的黑暗和星點。

一個個的太陽放射著光，似若沒什麼原因，也沒有任何目的。

隕星上峰巒突起，嶙峋聳立，有種亂糟槽一團的感覺，像是永遠都不會生出任何變化。

當他注視著像刀鋒般銳利由岩層冒起的一個稜峰時，赫然發覺稜峰在岩層上拖出一道影子，還逐漸明亮起來。

方舟不解地朝前望去，立即目瞪口呆。

一顆太陽在前方緩緩擴大著，變成了夜空最明亮的光點。

憑他超人的視力，可以清楚看到正繞著她運行的八顆行星。

隕星正以近乎亞光速的速度，依循拋物線的弧度往這星系投去。

他卓地立起，太陽的射線刺激得他瞇上了眼睛。

他的靈覺告訴他，其中的一顆行星上洋溢著生命那使人振奮的感覺。

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奇遇。

※※

家鄉地球的聯邦議局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辯論。

贊成撤離和反對的人各持己見。

反對的理由亦非常充分。

畢竟聯邦軍最近才大勝黑獄軍團，把對方的先頭部隊趕了回仰馬星系去。沒有理由戰勝者竟要放棄人類發源的河系，冒著莫大的危險、悠久的旅程，避難至茫不可測的其他遙遠河系。

兼且尚未與大帝號或中子戰星正面交鋒，怎可現在便打定輸數？

姬慧芙默然不語，任由議長謝格斯引導著雙方的辯論。

但姬慧芙發言的時間終於到了。

議會大堂莊嚴肅穆，靜待最高領袖的指示。

姬慧芙緩緩起立，俏臉充滿哀然之色，以出奇地輕柔平靜的語氣道：「但願我今天不是站在這裡和說這番話。」

大堂內只有此起彼落的沉重呼吸聲。

姬慧芙道：「贊成大撤退或反對的論點我們都聽過了，在目前來說，雙方均有充足的理由。所以我因應而作出了修改，提出『自願撤退方案』，我會親自向聯邦公民詳盡地解釋現在的形勢，清楚告訴他們軍方專業的意見和判斷。我只希望凡願意離開的，都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機會。而本人則會偕同志願留下的軍隊，與黑獄軍團作戰到底，捍衛我們深愛的家鄉銀河系。」

※※※

隕星衝進了星系的內空去，先是受到恆星的引力，望著核心處的艷麗太陽投去，但由於距離的關係，隕星偏離了軌道，朝唯一被大氣包裹的藍色星球掠去，那是星系內離太陽最近的第四顆行星。

他貪婪地汲取著太陽的能量，隕星速度不斷增加。

方舟心中驚異不定。眼前這星球不但有海洋，還有綠野，環境與家鄉地球相若，除非是經過蓄意的人為改造，否則就是令人駭然的巧合了。

隕星以驚人的高速闖入濃厚的大氣。

方舟大感有趣，一邊以能量護體，思感延伸往隕星的分子世界裡。

他感覺著隕星的前端受到空氣分子密如暴雨點般的打擊，就如炮彈射入堅固的碉堡那樣，分子和原子間的聯繫被搗毀，扯出了毫無規則地橫集在隕星前端表面上的單個分子。分子分裂為原子，原子再因失去其中所含的電子、電離的情況下，輻射出明線光波。

強烈的摩擦下，隕星迅速燒燬，發出強光，若在地面看上來，就是壯麗的流星了。

隕星箭矢般投進大氣層內，只百多公里，就剩下一半不到的質量。

方舟忍受著那能使合成金屬銷溶的熱量。

他首次忘記了大帝號的威脅，忘了下方怪異的天地，全心全意去經驗這乘馭流星的寶貴旅程。

隕星不斷銷損，空氣在隕星前緣形成了一個「帽子」。

那是由隕星轉化而成的壓縮氣體和在隕星前被壓縮了的空氣所形成的。這股被壓縮的熾熱氣流從隕星兩側洩往後方，再從隕星身上剝下新的粒子，形成彗星般的光燄尾巴。

躲在隕星最後方的方舟心中叫妙，不斷把這種能量吸進體內去。

他抗熱的本領可說不作第二人想，那是在火鳥星上訓練有素所致。

由於空氣的阻隔，隕星逐漸失去了原本的「宇宙速度」，變成垂直下墜，就像從飛船上給扔下來的重物。

到了大氣下層處，隕星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質量，大量剝落的固體質點，在後方形成霧狀的塵屑光跡，長達數十公里。若在下方仰首觀望，正是壯麗非常。

轟鳴聲不絕於耳，聲勢驚人之極。

眼前一暗，隕星離開了大氣層，來到了天壤間的虛空。

下方是被植物覆蓋的原野和大海那岸海交接的動人天地。

方舟心神俱顫，離開了隕星，自行往下掠去。

隕星在這青陽的黑夜，畫過一道光燄，投進大海裡。

方舟掠往岸旁，在一片草地降落，跪了下來，深深吸了一口與地球全無分別的新鮮空氣，難以相信地看著眼前這奇異的世界。

不遠處有一叢結實的野果，送來令他差點掉下眼淚來的香氣。

在天上兩顆月亮的照射下，原野一片金黃，左方是在夜裡綻放的仙人掌，以陣陣芳香的凝乳浸潤著空氣，巨大的天蜮拍著半透明的翅膀，在仙人掌花間飄然飛舞。

遠方是一片橫亙百里的雨林。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但卻是眼前確鑿不移的現實。

草地蔥綠，泥土濕軟。

唯一的解釋是若千年前曾有人類來到這星球上，改造了這顆與地球大小相若的行星，並把帶來的動植物繁殖下來。

這若發生在銀河系內，仍不稀奇，但方舟卻清楚知道這是與銀河系相隔了遙闊虛空的陌生河系。

那個「人」是否仍在這星球上呢？

方舟呻吟一聲，翻身仰躺地上，思感八爪魚般往四方八面延伸，剎那間遊遍了整個星球。

※※※

姬慧芙離開議會大堂時，舒士俊由後趕來道：「主席！」

姬慧芙心中輕歎，調開親衛讓他來到自己身旁。

這被稱為聯邦最英俊和有才華的富豪趕到腳步不停的姬慧芙身旁，追著她進入主席的特別休息室去。

大門在兩人身後關上，隔斷了潮水般的吵聲。

舒士俊搓著手道：「慧芙！噢！請容許我這樣稱呼主席，我有點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姬慧芙背著他淡淡道：「人若成為情緒的奴隸，是很危險的一回事。」

舒士俊歎道：「只有主席能使我失去了自制。唉！主席怎可以明知有敗無勝，仍要留下來送羊入虎口呢？我……」

姬慧芙冷然打斷他道：「我心意已決，若你來見我只為了勸我打消這主意，現在可以離去了。」

舒士俊英偉的臉容現出痛苦的神色，好一會後平靜下來，柔聲道：「慧芙該明白我對妳的心意，就算死，我也要和主席死在一塊兒，請容許我和妳並肩作戰。」

姬慧芙不由有點感動，轉過嬌軀，明媚的秀眸凝視著他道：「除了聯邦外，我再沒有閒暇關注其他任何事情。唉！舒總裁可否聽我一句說話，你有多麼遠就走多麼遠吧！把你創立宇宙企業的魄力和智慧，用在開拓新世界去，為人類建立新的福地。」

舒士俊堅決搖頭道：「沒有了，我什麼地方都不會去。」

看著他目中射出的海樣深情，姬慧芙亦不無憐惜之意，輕歎一聲，轉過身去，柔聲道：「我很累，讓我休息一會吧！」

舒士俊猛地前衝，探手摟上他夢寐以求的美女的小蠻腰，激動地道：「慧芙！隨我走吧！我建造了一艘適合河系航行的超級飛船『種子號』，內中存整個人類物質文明的種子，我們可以在遠方建立更理想的國度，為何明知要犧牲仍要留下來呢？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

姬慧芙有點軟弱地靠入了他懷，心中卻想起了方舟，低聲道：「你不會明白我的，沒有人可以明白。」

輕輕掙脫了他的糾纏，轉身離開。

## 第八章 神秘女子

無論在林木間、海洋又或天空上，均充盈著各式各樣的生命。由微生物以至乎巨樹和藍鯨，正悠然地享受著這星際桃花源的福蔭，各得其樂。

一群群的野鹿、長毛水牛、羚羊等，在月夜下的草原上徜徉著，林木間棲息著飛禽和昆蟲。

他的思感延伸到星球向陽的一邊，看到各種生命在白晝活動著。

他雖是親眼目睹，仍感到那種不可能是真實的感覺。

泥土亦是生氣勃勃。

思感能以超越光速的高速度，搜索著深黑的海洋和泥土。

忽然間，他猛地坐了起來，劇烈地喘著氣。

他找到了一艘不可能出現在這的飛船「方舟二號」。

她靜靜躺在海洋最深的岩層上，被深海的珊瑚群覆蓋著。

我的天！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方舟二號不是到了黑獄星系去嗎？

他更肯定這星球上該存在著人類，思感繼續搜索，驀地他接觸到一個美妙的心靈，但驚鴻一瞥後，這樣融入植物的奇異思感去，再不能分辨開來。

但他已肯定了那人的存在，還知道對方是位女性。

方舟一覺醒來，天色大明。

太陽升出了地平線，寒冷的黑夜由溫暖如春的白晝所替代。

他漫無目的地穿越林野，在這既陌生又親切的星球閒蕩著。

最使他感動的是震盪著能量和充滿了活力的空氣。

他比常人靈銳百倍的鼻子，品嚐著由各種動植物發出來的氣體、飄浮的種籽、微生物的存在。

在柔風挪動，他感受到各類飛行昆蟲、鳥類等往來於空氣的路徑，樹葉、花粉、豆莢等被動的飛行物體在林木間隨意的飄浮。

他曾到過家鄉地球，但那的生命都遠及不上在這的同類那灼人的生命能。

生命在競賽著，似要互爭一日的輝煌。

他的思感往四周擴展。

看著迴旋的和風拂動草原，使柔草一致地往某方謙卑的致敬。

一列延綿不絕的山巒橫亙遠方，山腳下是大片有遮蔭的沼澤，外圍是濕潤的泥土，各類昆蟲由土層裡鑽出來，享受和煦的晨光，忙於覓取食糧。後方是曲折變化的海岸和澄藍的茫茫大洋。

經歷過悠長冷寂的太空之旅後，這一切是如此的動人心弦，方舟的心融化了。

他的細胞充滿了活力。

重達六千兆噸的大氣使他感到像給宇宙按摩般的舒服，再不須以能量去控制和收緊皮膚。

沒有逃難的感覺了。

但他知道當撒拿旦回復了能量，又或再次從沉睡醒過來時，這宇宙內最可怕和邪惡的生物，將會對他展開新一輪的搜索，他餘下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數了。故而份外珍惜眼前的一切。

他開始以心靈來傾聽，思感與花草樹木融成一片。

同時展開對存在同一星球上那神秘女子的搜索，她擁有比姬慧芙和舒玉智更偉大動人的精神和心靈。

他掠過廣被千里，針葉樹和闊葉樹的混交林，欣賞著品種眾多的喬木、亞喬木和灌木，看到了樂在其中的黑熊、麋鹿、野豬、山羊和野兔。

居高臨下看去，翠綠的松林中點染著火紅的楓樹和金黃色的樺木，絢麗的色彩像一幅充滿生命的圖畫，鋪蓋群山和大地。

一群鷺鳥振翼高飛，伴著方舟飛行了數十里後，才往一個林木間的大湖投去。

方舟終忍不住，降到湖旁，脫掉太空衣，投進冰涼的湖水。

日子就是這樣過去。

他逐漸回復了火鳥星孤獨生存的心態，忘掉了撒拿旦的威脅、對姬慧芙現在的思念，甚至忘了存在於同一星球的神秘女子，盡情享受這奇異美麗的世界。

日夜交替，他由大陸的一邊走到另一邊的海岸，赤身裸體投進了大海去，開始浮沉於海洋的生活。

他逃過惡鯊的追襲，騎在鯨背上橫渡海洋，再在另一個大陸登岸。這晚兩個月亮一個高掛夜空中，另一個孤懸在星弧的邊緣處，繁星滿天。

他躺在長草原上，感受著夜風送來草木和動物的氣息。

就在此時，他感到心靈給「人」輕輕碰觸了一下。

方舟從渾渾噩噩的精神狀態回醒過來，思感延伸搜索。

瞬那間與對方密藏在遠處一片原始密林內的心靈連繫在一起。

一個令人心悅神馳的柔美女聲以古人類語言輕輕問道：「你是誰？為何會到這來？你的飛船在哪？」

方舟苦笑道：「我只是個落難的人，當追捕我的敵人來臨時，我就會離去。妳又是誰呢？為什麼會在這？那艘方舟二號與妳有什麼關係？」

對方沉默下來，再沒有說話，精神隱沒在草木獨特的思感汪洋裡，方舟再找不到她。

與那神秘女子首次對話的三天後，方舟飛上了一座高山，仰望明月爬上天空，皎潔的月光明亮得一如眼前黃昏的夕照，灑下金黃色的異芒。

山下的野草、雨林像柔軟的綠毯般往四方八面伸延無盡。

方舟作了例行的太空搜索，在找不到大帝號的蹤影後，慶幸自己又或可多活一個晚上。

這種朝不保夕的感覺，一如以往在火鳥星上的日子，精神只集中到眼前的一刻去，忘掉了一切事物，只剩下赤裸裸的存在。

他想起了在火鳥星上的狂奔，一時興起，就由山上奔下來，在一望無際的草原盡情狂跑。

長草、夜風、林木和月光隨著他的狂奔狂舞歡呼，那種感覺使他忘掉一切，除自己外，再無他物，就好像沒有任何事物曾存在過那樣。

最後他在奔上一處山坡時，撲倒在長草原中，失聲痛哭起來。

自出生後，五千年來他還是首次哭出來。

這奇異的情緒填滿了胸臆間，被壓制在內心深處的痛苦山洪般噴發了出來。

人類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在與撒拿旦的鬥爭，他徹底敗下陣來，現在只是在等待死亡的來臨！

他心愛的美女和同類，都要遭到悲慘不堪的命運。

整個宇宙的生命將會進入慘痛黑暗的日子，像羔羊般任由黑獄邪魔去宰割。

而他卻沒有一點反抗的能力。

海底處的方舟二號已失去了飛行的能力，他連離開這河系都辦不到，更不要說返回不知在何方的銀河系了。

就在這淒苦無奈的一刻，他感到她在端詳著自己，默默注視。

他停止了哭泣，抬起掛滿熱淚的臉，環視四周。

蟲鳴蟬唱中，週遭山頭野嶺杳無人跡。

當他再伏貼地上時，她比仙樂更動聽的聲音道：「你為什麼那麼悲傷呢？」

方舟湧起一陣虛弱的感覺，很需要有人作伴，問道：「妳在哪裡？」

她平靜地道：「就當我是在你身邊吧！小心！你的敵人來找你了。」

方舟大感駭然時，她的心靈已和他結合在一起，融入了草根去，思感繼續伸延，越過茫茫的黑暗，在延綿糾結的樹根中徜徉著。

在她心靈的引導下，他感到與植物的思感及整個星球的植物渾成一體，再難分彼我。

然後撤拿旦那冰冷邪惡的思感迅快地掠過了他，毫不懷疑地遠去了。

接著心靈的連繫中斷，她再次退隱了起來。

方舟湧起深刻的感激。

金黃色的艷陽光下，方舟朝目標的原始密林進發，心中充滿感恩的情懷。

他知道她藏在那裡。

由她處他學曉了植物溝通之道，就像那趟在樂園星系與藍菌的交往。

週遭的一草一木，再不是與他全無關係的存在，而是最真誠和親密的戰友。

他和她們的心靈親熱地碰觸著。

透過延綿不盡的樹根，他向這同居於一個美麗行星上的異性同類發出要去探訪她的訊息。

他前進時，花草綴成的緊錦在腳踏處往原始密林的方向延展開去，像下歡迎的地毯。

方舟一步一步的走著。

太陽落了下去，月亮又升了起來，當這過程重複了三次後，他終於像個朝聖者般到了原始密林的邊緣處，心內一片溫柔。

眼前枝纏根結的巨樹忽地讓了開來，露出一條直通林內的通道。

在月照下，說不出的詭奇秘異。

她的聲音在他心靈中響起道：「自從由黑獄星系逃到這來後，你還是我第一個遇上的同類，那實在是太悠長的歲月了，我撒下的種子，現在已開花結果，還成為了我最親密的伴侶。進來吧！」

方舟一聲呼嘯，全速往林內掠去。

葉子發出歡樂的呼叫，為他們的相會奏起了自然的樂章。

掠過了六十多公里的奇異林路後，眼前豁然開朗，一個反映月亮金黃色光芒的人湖，恬靜寧謐地躺在密林的中心處。

千百道河溪蜿蜒由另一邊的山嶺注進湖，水聲淙淙。

在湖心一塊聳起的岩石上，一位美若女神、擁有比姬慧芙和舒玉智更美麗磁場的絕世美女，一絲不掛地立於其上，舉目望天，白璧無瑕的肉體反映著天上的月色星光，與神秘幽美的環境融合無間，合成一幅只應天上有的絕美畫卷，沒有絲毫猥褻的味道。

在溫柔如水的月色下，她充盈著雕刻美的俏臉、閃亮著深刻感情的美眸、弧形的嘴巴，全仿似給籠罩在一片金黃色的光雲中，彩虹般繞住她的上身。

方舟心顫神動，在湖邊跪了下來。

「噗通」一聲，她以一個曼妙無匹的姿態，投進了清澄的湖水，盪開了無數的漣漪，月色化成一個又一個顫震著的光環。

方舟心神俱醉，隨之投進了湖水。

兩個赤裸的身體不斷接近，然後一切是那麼自然地發生了。

他們就像遠古傳說中伊甸園的亞當和夏娃，宇宙除他們外再沒有其他的受造物。

他們的肉體和心靈均融合無間。

兩人在冰寒的湖水追逐玩樂，不斷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激起愛的浪花和火焰。

他們的身體翩然共舞，品嚐著愛火、情燄種種動人的滋味。

由見面開始，他們間沒有交談過半句話，可是他們之間的瞭解，卻比世間任何男女都要深刻和真誠。

他們由湖水中嬉戲到岸上，在濃綠而濕潤的草坡處抵死纏綿。

比起上來，與姍娜麗娃和沙瑩的愛戀，只像一點的螢火閃光，而與眼前這神秘的美女，卻有如正暫藏在星球背後的艷陽。

她那纖巧溫柔的手指撥弄著他的頭髮，貝齒溫柔地咬噬他的肩肌。

生命攀登上自出生以來方舟從未曾臻達最濃烈迷人的高峰。

然後他感到能力逐漸減弱，身體漸漸變得麻木，他很想告訴對方他筋疲力竭，可是她仍是無休無止地向他需索。

最後他心靈中僅有的一點光明也泯滅了，整個人崩潰下來，陷入了無意識的深淵。

## 第九章 徹底失敗

方舟回復意識時，感到眼皮重若鉛墜，連移動指頭都有困難。

一陣熟悉的笑聲，在前方響起來。方舟立時魂飛魄散，勉強睜開眼睛。

身穿柔軟黑袍的天美帝后，正俏立身前，得意萬狀地嬌笑道：「方舟！我早說你鬥不過我的。」

這句話有若晴天霹靂，把方舟打下悔之不及的痛苦深淵裡。

剎那間，他明白過來了。

眼前一切全是撒拿旦和天美精心設置引他入觳的高明陷阱。

他不知他們怎能有此神通，但卻知這不可能的事正是週遭不爭的事實。

至此不禁深深後悔沒有把異生物的警告認真的放在心上，撒拿旦要注意的事，沒有可以瞞過他的。

撒拿旦一直對他的行蹤瞭若指掌，卻故意使他生出錯覺，令他心存僥倖，以為把撤拿旦成功甩掉。

而事實上，他不單沒有脫離撒拿旦的掌握，還一直被他操縱得牢牢的，以通天的邪力，左右隕星移動的軌跡，把他送到這陷阱來。

在他隨隕星在星空流浪的那一段日子，撒拿旦把藏在大帝號內的方舟二號送了到這行星來，釋放出庫藏內的種子，以他的邪力把行星在短短數個地球月內進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催發所有動植物的激長，這正是為何行星上所有動植物均如此生命力煥發的原因，那根本是反常的。

只恨自己識破不了這大陰謀。

然後再由天美化身作最動人的美女，誘自己合體交歡，在自己毫無保留和甘於奉獻下，給她盜盡了生命能。

他現在一敗塗地，再無反擊的能力。

天美走到他身旁，溫柔地扶起他，讓他挨坐在稍後的一顆巨樹根處，撫著他臉頰深情地道：「說真的，我真捨不得把你弄至此等田地，將來就算宇宙毀滅後，我仍會緊記你這可愛的小情郎。」

方舟歎道：「妳得到所需的生命能了，可否放過我的同類呢？」

天美秀眸射出哀傷的神色，搖頭歎道：「方舟，你太天真了，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根本不會放過宇宙任何的生命，每多一點生命能，我們就更有把握去戰勝這宇宙，征服她，超過她。」

方舟稍為回復了點力氣，憤然道：「那妳為什麼還要和我說話？我對妳已是毫無作用的廢物了，索性殺了我吧！那對我應是一件好事。」

天美嬌軀微顫，搖頭一歎，俏立而起，仰望星空，淡然道：「我不會殺你的，道理很簡單，得了你的生命能後，我已徹底變成了人類，擁有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那就是人性。唉！殺你不是多此一舉嗎？」

方舟為之愕然，呆瞪著她。

天美轉過嬌軀來，神情肅穆道：「你是不會明白的，自亙古以來，我們一直注視著你們，當人類仍是半爬行的類人猿時，帝君以他的思感力量，開啟了你們的智慧，使你們在短短數萬年間，從獸類中脫穎而出，頭腦得到了爆炸性的發展，變成了所謂萬物之靈，先征服了地球，再建立起整個星際文明，沒有帝君的指引，你們恐怕到今天仍是野獸。在進化史上，區區六十萬年算得什麼？」

方舟為之色變。這是出乎任何人想像、駭人聽聞的一回事，在人類的發展和進化上，竟由遠在銀心的帝君撒拿旦暗暗操縱著。

在人類的進化史上，確有一段空白的時期，那就是由古猿進化到現代智人短短四萬年間，找不到任何屬於這過渡期的化石例證，似乎人類忽然猛跨了一大步，沒有可能地在進化的階梯上連登數級。生物學稱這為「失落了的環扣」。

但若天美所言屬實，則這突飛猛進的原因，就是來自撒拿旦的幕後黑手了。

天美來到他身旁，跪了下來，伸手愛憐地撫摸他被冷汗滲濕了的黑髮，柔聲道：「你們每一個重要的發明，無不來自帝君的指引，你們稱那是巧合和靈感，甚至失誤下得來的成果，事實上沒有東西是偶然的。」

方舟如入冰窖，手足寒滲滲的，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天美所說的，實在太可怕了，人類竟只是傀儡式的可憐蟲。

天美續道：「帝君搜索了整個銀河系後，從以千億計不同類型的生命體，揀選了你們，正因為你們擁有寶貴的人性，那是不能言傳的美妙東西，同時有著宇宙最奇妙的特性，那就是生長和毀滅的傾向能平衡地存在於一個身體。愛與恨又是那麼清楚分明，對任何事物都不感滿足，這正是我們欠缺的東西。所以只有得到了你這最超卓人類的生命能，我才可以徹底化身為人，好能與帝君結合，成為能攫奪其他生命精華的生物。當我們成功合而為一後，整個宇宙的生命能都會像千川百河般被吸引到我們的能量汪洋，使我們可以破掉宇宙永無休止的循環。現在你明白了嗎？」

方舟軟弱地道：「為何獨有我的生命能才能得到妳的垂青呢？」

天美人性化地幽幽一歎道：「都是蛻生術壞事，使人類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只有你仍保持著這能力，故此事非你不成。」

方舟搖頭道：「妳在說謊，方舟二號上的古人類不是有生育的能力嗎？以妳的手段，引誘其中一人和妳歡好，不就可達成願望嗎？」

天美苦澀笑道：「得到了你高貴的人性後，我們間再沒有異類的隔閡，也使我對你產生了愛情，我怎還捨得在你這種情況下騙你呢？由於我們要把方舟二號從銀心處送出來，方舟二號上所有人類的生命能都被徵用了，所以我們雖得到他們的身體，卻沒有繁殖的能力。」

方舟心亂如麻，駭然道：「方舟二號之所以會到銀心去，是否亦是你們做的手腳？」

天美輕輕地飄上了半空，俏臉回復冷漠，平靜答道：「沒有帝君，就沒有『方舟計畫』，若非帝君，當時人類的簡陋科學哪能作反空間的旅程。事後帝君由於怕人類的發展太快，所以在背後推動了戰爭，使人類的文明沉淪不前，豈知科技的資料給你們一台叫玉美人的智腦保存了下來，最後衍生出現在的聯邦，破壞了我們的大計。這事非常奇怪，顯然是有別的敵人在插手干預。」

方舟大地喘著氣，無論肉體和心靈，均受到痛苦的煎熬。

這星球雖仍是那麼美麗，但他卻知只是夕陽般的迴光反照，餘日無多。

隨著失去了生命能，他體內的能量亦接近油盡燈枯的階段，隨時會死亡。

他再沒有生存下去的意志和勇氣。

天美道：「還有件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是當時的人類為何要同時派出兩艘飛船，那並非帝君的意思。而方舟一號到了火鳥星後，因為那狂暴的環境，帝君的思感亦無用武之地，故此茫然不知道有你這火鳥星人的存在，給你一時間弄得我們措手不及，損失慘重。直至現在才重新把局面控制過來。」

黑袍化成碎屑，隨風飄散，露出天美有若神物、瑩潔無瑕的美麗肉體，只見她臉上泛起奇異的光輝，貌相莊嚴道：「永別了！現在我和帝君會趕返銀河系去，把人類的文明徹底摧毀，然後我和帝君將會用約十萬個地球年的時間，合而為一，當『聖嬰』誕生時，就是正反宇宙同時毀滅的時刻。小情郎，無論你是多麼恨我，但切莫忘記在合體的一刻開始，我確對你動了真情，否則我也不能變成真正的人類。只恨我卻不得不毀掉你，這是命運，由人類出現的一刻開始，已注定了是那樣。永別了。」

在方舟茫然的眼光下，天美溶入了反空間去，空氣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方舟憂怒攻心，慘叫一聲，噴出一鮮血後，昏迷了過去。

※※※

避難的龐大船隊，分作二百多組，由不同的航線方向，逐一離開。

他們乘坐的是經改良了的新一代飛船，最大的改進在動力系統，能以每個地球時五十光年的高速進行反空間飛行，儘管是以這樣驚人的速度，只是離開銀河系的本星系群，便足須三年的時間。

且因目的是要躲避黑獄人，所以選的都是最遙遠的河系，要到達最近的目標，也要以千計的地球歲月。想想都教人心寒意喪。

船隊裡有專門運載改造星球的儀器和包羅萬有的動植物冷凍因子，那是宇宙殖民的必備設施和物質。

在聯邦政府的大力宣傳下，很多人改變了主意，加入了不能回頭的逃難大隊，但留下來的人，除軍隊外，仍有約五億公民，他們有很多抱著形勢不妙時才逃走的僥倖心態，對此姬慧芙亦無可奈何。

屬於宇宙之愛這宗教的信徒，紛紛坐飛船往西天星系朝聖，他們都深信所信奉的終極之神，會助他們戰勝黑暗和邪惡，使他們免於大禍。

姬慧芙把聯軍的主力全集中到家鄉太陽系去，不但增強內星系的防禦力量，又在星系外空一光年的範圍內，建立了二百多個有強大攻防力量的太空基地。同時設立能監視正反空間的警報網，只要有飛船進入太陽系五百光年的範圍，聯邦軍立會知道。

這天，姬慧芙在地球的主席府舉行完軍事例會，與姍娜麗娃返回辦公堂時，神情沉鬱得異乎尋常。

姍娜麗娃忍不住關心地問她。

姬慧芙沉聲道：「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我今天整日都有心驚肉跳的感覺，又不斷想著方舟，真怕他已遭不幸。」

姍娜麗娃俏臉變色，說不出話來。方舟三人回來的希望，愈來愈渺茫了。

整整一年了，黑獄人的中子戰星，仍停留在仰馬星系的外空，沒有移動過半寸的距離，使人莫測高深。

姬慧芙在辦公室大門前停了下來，消沉地道：「姍娜麗娃！」

姍娜麗娃嬌軀微顫道：「主席有什麼吩咐？」

姬慧芙淡淡道：「方舟或者永遠不回來了，隨下一個船隊走吧！」

姍娜麗娃堅決地搖頭道：「不！我決定與聯邦共存亡。」

姬慧芙把手穿入她臂彎，挽緊她舉步進入辦公堂，淒然道：「沒有人比我更明白妳的感受了。方舟雖是個很有吸引力的人，但我從未感覺自己是愛上了他，他可以是個很有趣的對手，又或是令妳永不厭倦的夥伴，甚至和他親熱時我感到很享受，但從來生不出要與他上床的衝動。沒有性慾的好感，恐怕很難算得上是男女之情。」

接著垂下頭去，目閃異彩道：「現在我仍沒有與他作愛的衝動，可是卻沒法騙自己，我確是刻骨銘心地思念著他，希望再次聽到他花言巧語，不時被他佔點便宜，噢！」

姍娜麗娃愕然望著淚流滿臉的姬慧芙，後者淒然道：「可是現在我卻知道他完了，那是沒法解釋的一種感覺。」

姍娜麗娃感到淚珠正不受控制的由眼角洩下來。

姬慧芙嘴角牽出一絲苦澀的表情，微笑嗚咽道：「我從來不會為任何事後悔，但現在卻恨自己沒有把心靈和身體都慷慨地交給他，滿足了他對我的心願。我真的很羨慕妳。」

看著姬慧芙的背影在她的淚影逐漸遠去模糊，姍娜麗娃忽然知道人類在銀河系苦苦經營的偉大文明，已到了日暮途窮的田地。

所有人都盡了力，但仍是無法改變可怕的命運。

姬慧芙這聯邦的最高領袖，憑著超卓的遠見，早判定了聯邦國的崩潰和敗亡。

正因她拋開了身份和理想，才會失去了控制，對方舟動了一發不可收拾的真情。

以前她的心中只有聯邦，再容不下其他的人和物。

方舟啊！你是否已不存在於這宇宙裡呢？

## 第十章 浩劫之後

方舟躺在地上，失去了一切鬥志和希望。

日光月照，交替地在他身上。

也不知過了多少年，植物和動物因耗盡了生命因子的潛能，像揠苗助長的小禾般，在這原本美麗的星球枯萎絕跡。

原野逐漸變成了荒蕪的沙漠，原本被綠樹鋪蓋的山巒露出嶙峋的骨脊。

星球一片死寂，除了狂風呼號外，再無任何動作和生命的感覺。

海洋逐漸乾涸，露出深黑的海床，最後是躺在淵底的方舟二號。

方舟卻奇蹟似地沒有死去。

他的生命能逐點地凝聚，意識亦漸漸回復過來。

他沒有移動半個指頭，只是不斷吸收日月的能量。

天美帝后雖取走了他接近全部的生命能，但在結合的過程，卻無可避免地因著對他的愛而被他汲取了她部分的精華，那使他並沒有像天美預期般的死去。

隨著生命能的逐漸恢復，方舟的思想活躍起來，而支持著他奮鬥下去的是對黑獄人的仇恨。

自出生後，他還是首次如此切齒痛恨其他的生命體。

躺在那，使他生出自古到今都存在於此處的錯覺。

他忍受著仇恨、孤獨和對姬慧芙現在深切的思念，那像毒蛇般啃噬他的靈魂。

當天上的大氣因缺少了植物的調節，逐漸變成有毒的氣體時，他終於成功地從過去的痛苦和後悔中脫身出來，開始對眼前的一切作出思考。

他會計算星球下一次地震發生的時刻和地點，太陽耀斑和光子的活動，行星與太陽的關係，又或以種種時空變幻，去追蹤進入星系內空的隕石流星的軌跡，呆看著只屬天穹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鑲滿星星的夜空。

天再不是蔚藍色了，大地高山只是風化了的岩層。

大氣再擋不住隕石的侵襲，大地給撞擊成一個個的凹坑。

但他仍只是靜靜地躺著，等待著。

太陽和行星不停地運動，他感到能力不斷增強。

本身的能量和來自天美的能量逐漸融合在一起，產生出另一種比他以前強大百倍的力量。

當某天他終於勘破了運用這新力量的方法時，他的思感破入了反空間去，提取了龐大無比的能量後，他立即把能量送出去，發出了求救的呼喚。

他的對象是既是朋友又是有養育之恩的溶池。

她曾在火鳥星上保護他，培育他，使他成為超凡的人類。

今天在這苦難的時刻，也只有她才能拯救他脫離苦海。

只有溶池和他才有那種欲斷還留的心靈遙感的連繫，因為雙方都有著同樣的特質。他的呼喚正是依循這連繫發出去，只要她仍存在這宇宙，定會趕來施以援手。

在這過了等若數萬個地球年的悠久歲月，聯邦應早煙消雲散。

但他仍是心有不甘，要去看個究竟。

當清楚知道了情況後，他將展開對黑獄人的報復，就算仍不免送命，也要轟轟烈烈的戰死。

又過了一天。

兩個月兒像往常數萬年般爬上了中天，爬上了那永遠黑暗而佈滿星星的太空。

在星系外空的二百萬公里處掠過一群隕星，方舟毫不費力地追蹤著它們，觀察它們結著冰的表層，表示它們曾經過有水份存在的世界。

剎那間他分析了它們的結構和蘊含的物質，明白了它們的來歷。

驀地渾體一震，彈立起來，熱淚不受控制地湧出眼眶。

數萬年來，他還是首次活動身體。

人類真的完了。

這隕石群含有細菌因子和植物殘餘，正是來自人類的世界。

他甚至可以從它們的軌跡和速度，計算出當時那把它們送離銀河系的大爆炸那驚人的能量。

終於證實大禍的確發生了。方舟從未經歷像這一刻的孤獨感覺，那是種失去了同類後浩渺、冷漠、使人萬念俱灰的孤獨。

他仰望夜空，百感交集。人類是否就這樣退出了這宇宙的舞台呢？

他這時反而希望舒玉智和巴斯基尋不到返回銀河系的路線，好得以避過大難。

溶池仍沒有反應。

可是方舟已迫不及待了。

從畫過星系外空的隕星體，他已把握到銀河系的方向，甚至於其位置。

得到了天美的精華後，又經過了以數萬年計的沉默和思索，他的能力已百倍地增強，可辦到以前夢想難及的事。

他決定採取行動。

接下來的十多天，方舟全神貫注到一百光年內任何路過的飛行體，包括了隕石群、流星、塵屑流，機會終於來了。

一球直徑達二百公里的流星，在八十光年外掠過。

它繞著這廣闊達五千光年星區核心處的巨場作橢圓形的運轉，最外點達至星區的最外圍處，也是最接近他猜估的銀河系方向。

方舟早蓄勢待發，潛入了反空間去，作出自知道反空間的存在後，首次在反空間內的肉身遠程旅行。

得到了天美能量的精華後，他擁有了等同天美在反空間的力量，這是天美也始料不及的。

他以每個地球時近千光年的驚人高速，只瞬眼功夫就由正空間彈了出來，恰好在流星的軌跡處。

流星正以每秒萬餘公里的速度往他直衝過來。

方舟亦不由對自己的準確算測自豪，從容落到流星上。

這枚小流星表層不見凹陷的大坑，只是一團峻嶺陡峭、充滿裂罅的岩石，看來應是從某一個已經消失的星體分裂出來的一塊荒寂淒涼的卵圓形大石塊。

方舟在一道寬約十八公尺，高達三十公尺的隙縫躺了下來，開始以天美帝后的方式去吸取宇宙的能量。

天美當時不由自主度進他身體的能量，還包含著她的智慧和經驗。

方舟這數萬年來一動不動，就是要把她經歷了兩個宇宙世代的能力、經驗和智慧融會貫通，據為己有。

那也是使他恢復鬥志和生命力的原因。因為他再不是沒有還手之力。

剛才肉身的反空間旅程，雖只是區區八十光年的短距離，但已耗用了他大量辛苦積聚的能量，所以必須補充。

他雖可以由反空間提取壓縮能量，但作為武器則可，以之補足本身所須，卻是極難駕馭。

他躺了下來，身體進入靜止的狀態，開始吸收充盈虛空的「正極子」。

在宇宙開始時，正反空間交換時發生的大爆炸，把物質噴發出去，其中造成所有河系、星系、恆星、行星和各種天體的原子結構物質，實古大爆炸中微不足道的一個部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正極子。

它們以一種等同光速的速率永無休止地運動著，形成了整個正空間的虛空。

而反空間內的當然是反極子。這是黑獄人掌握的一項宇宙的秘密。

帝君撒拿旦的神遊正是利用正極子間的傳感特性，故思感可達宇宙的盡頭。

虛空不空。

它是由正極子構成的。

沒有任何儀器可測量到這種神秘能量的存在，只有經歷了兩個宇宙世代的黑獄人知道這秘密，其中又惟有撒拿旦和天美的思感能可汲取這宇宙無處不在，但又是最難以測知的能量。

正極子的能量像水遇到乾海綿般融入了方舟體內，當方舟神足意滿時，他潛進了小流星核心處，能量延伸往流星每一粒分子。

倏忽間，小流星在虛空中消失不見，來到了反空間內，以約每地球時五百光年的反空間時速，朝遠在二百萬光年外的銀河系推進。

短短一個地球年後，他將可重返令他既心傷魂斷，又是夢縈魂牽的銀河系了。

※※※

方舟靜立小流星上，呆看著曾是家鄉的太陽系雄踞的軌跡，再沒有任何星體。

銀河系充滿了大戰後的殘跡。

大量的游離分子、從恆星和行星分裂出來的隕石群、狂野的塵屑和能量流，再沒有任何生命的感覺。

方舟木然面對著這令人黯然魂銷的劫後殘局，全身麻木。

他的心已死去了。

心中知道是一回事，但親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

他茫然地駕著小流星在虛空疾飛而行，思感往四方搜索著，發現的是一個個失去了蹤影的殖民星系。

以大帝號的驚人攻擊力量，要把一個恆星摧毀，可說是舉手之勞，人類根本沒資格做她對手。

宇宙如此廣闊無垠，在哪處才可找到正進行結合的撒拿旦和天美呢？

找到他們又能怎樣。

方舟心內一片迷惘。

他的思感下意識地朝火鳥星探去，發覺可恨又可親的太陽比以前膨脹了近二分之一，只餘下最外圍的兩個行星仍在苟延殘喘。

當他的思感延伸至樂園星系時，駭然發覺這雙星系統的所有行星全被藍色粗籐似的生物覆蓋著。

當他的思感進入星系的內空時，這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系上的異生物立時發現了他，同時和他建立了遙感的精神連繫。

那熟悉的感覺，使他知道這些藍籐生物正是以前飽受人類凌迫的藍菌，現在樂園星系的新主人。

它們感到了他的哀傷，親切地以它們的方式撫慰他的心靈。

陣陣溫暖的愛流橫越過遼闊的時空，透過精神的力場，輸進方舟的心靈。

同時它們通過只有方舟才能明白的方式，以見證人的身份，敘述了大災難發生的經過。

「朋友！何須要那麼悲傷，你的同類並沒有徹底滅絕，在這河系之外，還有無數的河系；在河系之外的眾多遠處，你的同類散處在無限的時空中。在災難發生前，他們親眼目睹你的同類紛紛逃往遠方的河系去。」

方舟精神一振道：「全逃走了嗎？」

以億計藍菌匯聚而成的心靈答道：「只走了約三分之一的人，我們看到你們的戰爭工具集結在已被毀滅的首都星系處，然後宇宙公敵來了，首先把太陽摧成碎粉，恆星爆炸時釋放出來的能量，一下子就把全部行星和三十光年內的所有物體分解了。」

方舟的心聽得直往下沉，姬慧芙、姍娜麗娃和沙瑩諸女，又或舒玉智和巴斯基，當時會否正在這充滿毀滅性射線和盪波範圍之中的一艘飛船呢？

藍菌續道：「接著宇宙公敵俘擄了大批你的同類，毀掉了你們所有星系後，就全體離開銀河系，到了我們思感之外的太空去了，再沒有回來。」

方舟心中升起一團烈焰，立下決心，一定要探查出姬慧芙現在的生死。

藍菌道：「朋友！來和我們共同生活吧！宇宙公敵的力量太可怕了，若你去找他們，只是去送死。現在你連飛船都沒有，怎鬥得過他們？」

方舟木然道：「多謝你們的好意，我要走了！」

藍菌道：「為了感謝你當年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想把一片飛船分解開來的殘塊交還給你，那是在你們首都星系爆炸時，其中一艘被波及的飛船分解開來的殘塊，因為裡面藏有一點生命的能量，惹起了我們的注意，遂以種種時空手段使它一直留在我們的思域內。」

方舟心中一動道：「那殘片在哪？」

他們結合的思感潛入了反空間去，由二千光年的正空間處潛了出來，看到長達二百多公里的廢物流，正在星空永恆地流浪著。

方舟看得心如刀割。這些廢屑正是那一舉摧毀了數以千計人類飛船的血證。

方舟思感延伸，很快找到藍菌所指蘊藏了一點生命能的殘片。

那是一片破缺了的智能系統晶片。

方舟虎軀劇震。

下一刻小流星已潛進了反空間內，隕星般往廢屑流掠去。

方舟知道已找到了夫秀清。

只要讓她「復活」過來，就會知道姬慧芙等是生是死了。

## 第十一章 另類愛情

晶片殘魂緩緩落在方舟掌心處，只是厚約十公分的一小片。

方舟的能量潛進去，進行復活的程序。

每一點生命能，都存在著生命的烙印。只要方舟能使那生命烙印，得到足夠回復思考的能量，夫秀清將會再「活」過來。

方舟在隙坑坐了下來，挨著冷硬和凹凸的岩壁，看著手指合攏起來，把晶片殘魂緊緊抓住。

一股奇異的感覺流進神經去，然後一個陌生但悅耳的聲音在神經內不斷重複道：「我是智能系統愛神，請輸入記憶，否則我將難以運作。」

方舟大惑不解。

以前愛神的聲音明明是模仿姬慧芙的聲音，為何現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旋又明白過來，知道夫秀清失去了模仿的資料，只能以自己的聲音來傳達訊息。

由於夫秀清的生命能與愛神的思想中心合為一體，愛神破碎了，她也差點魂散煙消，僅餘的一點生命能，在缺乏愛神其他部件支援下，根本不能運作。

就像人的神經受損，成了白癡那樣。

換了即使是撒拿旦或天美，這刻亦會一籌莫展。

可是方舟的腦細胞內卻擁有愛神內所有資料，亦只有他才治得好夫秀清的「離魂症」。

他首先從那點生命能抽取出生命的烙印，以來自正極子，這正空間最終極的力量，去鞏固她的生命烙印。

然後改造殘片內的微觀世界，他並以正極子的形式，在這殘片內創造一個對夫秀清來說等若宇宙的奇異世界。

再令整個智能系統的思想中心重建其內，擁有以前所有思考的功能。

假設能再造一艘飛船，讓她控制，一切不但都會回復過來，夫秀清的能力還會千萬倍地增加。

因為正極子正是精神力量的憑依，只有精神力量才可以軀策駕馭正極子。

精神力量就是「正極子的力量」。

方舟把記憶細胞內的所有愛神的資料，以電光石火的高速在夫秀清的「愛神烙印」內複製出來。

下一刻，夫秀清活了過來。

一團光雲在方舟雙目凝視處逐漸凝聚，色光變化，慢慢成形。

穿上柔軟白袍，美得像不食人間煙火仙子般美麗的夫秀清現身光暈，肌膚比冰雪更要晶瑩純美，不含任何雜質。

正極子使她的三魄脫胎換骨，成了宇宙史上首次出現的正極子生物，一種純粹但具有「實質」的精神體。

她秀眸亮起訝異的光芒，愕然道：「方舟！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不是剛把資料送往你處嗎？為何所有一切都不同了。主席和領袖一號到了哪去？你為何裸著身體？」

方舟痛苦得差點呻吟起來，醒悟到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他儲存在記憶細胞內的資料，只是至由她的記憶庫內汲取資料那一刻止，此後所發生的事完全沒有。

換句話說：夫秀清只能記得當年在方舟擊敗了封神後，與她於仰馬星相遇起之前的一段日子，其他的都因缺乏資料而致患了「失億症」。

那即是說：他將不能由她處知道大災難發生的情況，又或從她處知道姬慧芙現在的生死了。

夫秀清明顯多了以前所沒有的人性和感情。

方舟心知肚明是因為他由生命能提出來的精神烙印，再與冰冷的智能系統沒有任何關係了。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院長，若我估計不錯，現在的記憶所臻達的一刻，該是在大約七萬五千個地球年前發生的事了。」

夫秀清沉默下去，閉上美目，好一會兒才睜開眼來，射出悲痛的表情，哀然道：「秀清明白了！人類已被黑獄人徹底毀掉，我成了一塊殘片，全賴你才恢復記憶。」

方舟大訝，知道在剛才彈指的功夫，夫秀清已查察了過百光年的星區，掌握了目下的形勢。成了純精神體的她，只在思感能一項上，已比自己強勝了，這可說是意外的驚喜。

他露出了七萬五千年來第一個笑容，柔聲道：「情況又不至於這麼惡劣，讓我告訴妳吧！」

語畢，立即將由離開仰馬星往銀心去那一刻後，直至現在一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記憶，在她純精神的記憶細胞複製出來。

只是數息的功夫，夫秀清知道了整件事的前因後果，沒有一絲遺漏。也清楚了自身奇異的變化。

她反平靜下來，美目深注道：「在理論上，我是否重新成為了人呢？只是沒有實體罷了！」

方舟搖頭道：「實體只是人類的視覺現象，在思感的層面來說，夫院長並非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這正空間內最高層次的精神能量場。我可以清楚感到這生命場，甚至接觸到，模擬出人類肉體所有的感覺，所以在理論而言，是有身體的。」

夫秀清露出深思的表情，緩緩點頭道：「那還得要彼此的合作才成。唉！我們怎辦才好呢？沒有了愛神，我除了從正極子而來的遙感能力外，什麼都幫不了你，這種無奈的感覺，實在使我沮喪。」

方舟奮然道：「妳是腦袋，我則是的手，有這兩樣東西天衣無縫地配合在一起，自然可讓新愛神誕生到這宇宙來。當建成我們的超級飛船那一刻，就是我們出發去與撒拿旦和天美決一生死的時間了。」

夫秀清苦笑道：「在這一無所有的地方，我們憑什麼造一艘擁有新愛神的飛船出來呢？」

方舟胸有成竹道：「藍菌覆蓋下的樂園星系，還有一樣東西未被毀滅，那就是由舒玉智親自手設計的人性實驗室，那是藍菌毀滅不了的堅固結構，憑著那個叫寶貝的超級智能系統和設施，造一艘飛船出來該是輕而易舉的事。那頭像本身就是飛船的外殼了。」

夫秀清眸中閃動著奇異的采芒，柔聲道：「那我就真正復活過來了，還同時擁有了能採取行動的身體，但再不該稱作愛神，而是寶貝。」

方舟心情轉佳，露出七萬多年來第二個笑容，微笑歎道：「我的寶貝！」

在這一刻，再沒有孤獨的感覺了，至少有了個「特別」的同類。

夫秀清奇蹟似地露出甜甜的笑容，搖頭歎道：「你風流的本性仍是絲毫不改，像我現在這種情況，難道可以像姬慧芙和姍娜麗娃般和你糾纏不清嗎？不要再對我甜言蜜語了。」

方舟淡然道：「夫院長！我們走著瞧吧！沒有了愛情的日子，實是了無生趣，橫豎我們現在等於去送死，什麼都不用掛懷了吧！」

長身而起，振臂高呼道：「我們的新飛船就叫作人類號，它將代表人類，向黑獄鬼宣戰。」

夫秀清倏地消失。

方舟把晶片送到嘴邊深深一吻，想把「寶貝」送進口袋裡，才想起已有七萬年沒有穿衣服了。

在肚皮一按，晶片藏到了腹去。

他湧起曼妙無倫的感覺，同時知道由這刻開始，直至轟烈戰死，他和夫秀清將再不會分開來。

忽然間，他回復了失去已久的樂觀、鬥志和生機。

只要知道姬慧芙和姍娜麗娃現在尚未遇害，就算遠至宇宙的盡頭，他也要把她們尋到。

當然，那只是假設他仍能活著的話。

舒玉智秀美的巨頭由自動縮退的「藍籐」中冒了出來，情景詭異。

整個荒星基地在昔年藍菌發威時，早塌陷下去，人性實驗室被埋在岩層深處，現任由藍菌把它送到地面來。

天使和惡魔兩顆太陽光耀大地，照著藍菌的世界，它們的生命力在澎湃不休，全力當上方舟的助手。

寶貝由於失去了動力，沉睡了過去，可幸實驗室內一切仍完好無恙。

這艘未來的人類號一切均與人頭的內外無異，只是由腦幹至大腦皮層頂端高達一萬米，故而眼、耳、口、鼻和左右腦、口腔等無不照這比例增大。

見到這放大了過萬倍的「舒玉智」，方舟自然有一番欷噓。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動力的問題。

人性實驗室本身就是一艘飛船，那是必須的設計，否則若有敵人來攻，實驗室就要落進敵人手，但亦方便緊急的遷移。

樂園星系當年在巴斯基時代，一切都以軍事為生，故此實驗室根本就是一座會移動的巨型戰堡，所以方舟才這麼有把握把她改為能往來河系的超級巨艦。

方舟與夫秀清研究了以該星系計算的十二天後，定下了改建的詳細計畫，立即把設於腦幹的反應爐擴大和加強它的爐壁。

各種物質通過藍菌中空的內部，源源不絕運來，再由方舟以他的能量改變其分子結構，加入了正極子的能量。

當一切就緒時，方舟由反空間提取出強大的壓縮能量，注入反應爐的負極容器。

這在以前是絕沒有可能辦到的，除了晶石外，這宇宙沒有任何容器可抵受壓縮能量的膨脹力。

但現在由於方舟把高度凝聚的正極子注進了容器壁的分子空隙，製造出史無前例的「正極子合成金屬」，這才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

若非正極子能抗衡反空間的反極子，正空間早沒有了。

跟著的一步是把引發了能量的正極子注進爐內正極的容器，直至剛好與負極的反極子取得微妙的平衡。

由於正反極子天性相剋相抗，爭鬥追逐下，遂循環不休的生出了動力，整艘人類號和寶貝立即活了過來。

到方舟把載著夫秀清的晶片以能量融入了寶貝的思考中心時，夫秀清回復了雌姿，把整個工作接到手上，透過機械手、機械人等五花八門的工具，著手改建。

方舟也沒閒著，當他把整個外殼轉化作「正極子金屬」護甲後，已筋疲力盡，神衰意散地躺在舒玉智那座大殿冰涼的地板上，立誓這是他建造的最後一艘飛船。

一對機械臂送來一套銀白色的太空服。

方舟失聲道：「要衣服來幹什麼？現在我不知有多麼舒服。」

夫秀清溫柔體貼的清音在他耳旁響起道：「整天赤身裸體，成什麼樣子？多麼不雅觀。」

方舟愕然道：「夫院長連這方面也要計較嗎？噢！或者我該說：啊！我的寶貝，難道不覺得我的裸體很好看嗎？」

夫秀清以她的方式微嗔道：「你再不穿衣，我就要強制執行了。」

金屬破空之聲大作，十多對機械臂飛了進來，把方舟團團圍住，一副就要動粗的派勢。

方舟樂在其中，笑嘻嘻坐了起來，道：「我的寶貝，可否先背轉身，不要整天偷窺我的裸體。」

這才取過機械手奉上的衣服。

夫秀清淡淡道：「你的裸體有何吸引之處？你和這裡的機械人根本全無分別，除了懂得嚼舌頭之外。」

方舟以最慢的動作穿上太空衣，哈哈笑道：「我的寶貝，莫要騙我了，若非覺得我的裸體既動人又刺激，哪會多此一舉，又不見妳讓那些機械人穿衣著服？」

夫秀清為之氣結，輕歎道：「方舟大人啊！放過秀清好嗎？我只是個沒有肉體的靈魂，根本不可以和你談情說愛。」

方舟臉上泛起頑皮的詭異笑容，蹲了下來，俯頭在地板深深吻了一口，把能量沿地板送入夫秀清與人類號渾融為一、再無分彼我的神經系統去。

夫秀清傳來一聲嬌吟，駭然道：「方舟！你在搞什麼鬼？」

方舟大樂道：「我在向妳展示我的愛，現在妳是我唯一的追求目標了，我怎可放過把妳弄上手的醉人滋味。現在人類號就是妳美麗的肉體，嘻！只有我才有能力對妳進行親吻和愛撫，妳不是剛嘗過那種深刻動人的感覺嗎？我的寶貝！」

夫秀清沉默下去，待他穿好衣服後，才靜若止水般道：「由於我的特殊情況，我們間不可能會有圓滿的愛情，我承認你可以令我生出超乎肉體的感覺，但那卻是單方面和不健康的。唉！你這頑劣的孩子，真讓人拿你沒法。」

方舟活動了一下身體，又躺了下來，雙手反往後讓腦幹枕著，翹起二郎腿，悠輕鬆地道：「不要騙我了，我的寶貝該知道此事可以是雙方面的！嘿！為何妳不現身出來給我欣賞一下，我很掛念妳的美樣兒哩！」

夫秀清大嗔道：「休想我會向你投降，我還要警告你，再不可以用剛才那種方式來侵犯我，那是非禮的重罪，我會把你關起來。現在我對你瞭若指掌，有充分的把握收拾你這混帳傢伙。」

聽到夫秀清人性化的反應，方舟大笑道：「我的好寶貝，還是那句老話，我倆走著瞧吧！」

夫秀清氣道：「不准你再喚我作寶貝，我也不是你的寶貝。」

方舟閉上眼睛，油然道：「小弟要睡覺了，唉！我的夫院長、好寶貝、真愛神，我快累死了，醒來時！該是我們起程的吉日良時了。」

## 第十二章 浩劫之後

仿似舒玉智光頭的人類號在反空間內輕巧自如地飛行。

方舟坐在前額內的主控中心，透過新設一正兩側的三個視野舷窗，默然不語地看著反空間的美景。

夫秀清溫柔但帶點冷漠和保持距離的聲音在他耳膜內輕顫道：「這趟我們的目的地是離銀河系五十萬光年的女皇星雲，那是聯邦觀測最多的河系之一，若是移民，那處將是首個目標。」

方舟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夫秀清不厭其詳地解釋下去道：「女皇星雲是個超巨型的河系，比銀河系大三倍，恆星亦密集多了，在長程觀測儀下，她擁有大量可形成新星的星際物質和氣體，遠看像一片模模糊糊由細毛般的光點造成的美麗煙霧。」

方舟又點了點頭。

這趟輪到夫秀清失去了耐性，微嗔道：「我在和你說話啊！為什麼不答我？」

方舟拍腿道：「我是想看看夫院長對我的冷漠會否生出反應，嘿！終有了個使人振奮的答案。」

夫秀清歎道：「你這混帳傢伙一點不懂得體諒人家，現在我和你說的每一句話，均要通過能量震盪人類號內的空氣製造出來，為了使你覺得我是個人，還要模仿各種聲音語調，若你再是如此對我無禮，秀清索性以機械性的語言和你溝通，活活把你悶死。」

方舟得意洋洋地道：「夫院長是不會這樣做的。由於現在除了肉體外，其他一切均與常人無異，自然而然就會通過能量的變化表達出心意，不這樣做才是違反本性和自然呢。嘿！若敢以這方法對付我，我便摸遍妳全身。」

夫秀清大嗔道：「我偏要這樣做！你試試看吧？」

方舟舉手投降道：「好吧！我去睡覺好了！」

夫秀清吃了一驚道：「不要！」

旋又自知露出弱點，故作淡然道：「你睡覺也好，我可以落得耳根清淨。」

方舟在沙發躺了下去，一臉得色，卻沒有拿她的失言大作文章。

好一會後，夫秀清幽幽道：「我們看一個人是否有生命，常以呼吸的有無作判斷，我是個沒有呼吸的人，是否仍可算有生命，又或者仍可算是人呢？」

方舟笑道：「我卻不是這麼看，最重要是的生命場，那是我現在最想得到的東西。唉！怕是不知我過去的日子是如何消沉寂寞，幸好現在有了夫院長，否則真不知活下去尚有何意義。」

夫秀清沒好氣地道：「原來你只是因為無聊，才找我當作遊戲耍玩的對象，你這人呀！」

方舟一本正經地道：「天美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她之所以看上了我們，正因為由地球衍生出來的生命，擁有著性別的分異和異性間的吸引。這使我們人類由宇宙的其他生命體被分了出來，別樹一幟。像那大火球、溶池又或那以自身作飛船的異生物，他們都沒有性別，更不用通過交配繁殖生命。這就是人性的特點，必須要在兩極間求得平衡，取得暫時的平衡後，轉眼又會失去了，所以永不能圓滿自足。這種方式的生命，在銀河系只發生在地球上，所以黑獄人第一個目標就是我們。」

夫秀清沉默下去，再沒有說話。

方舟倒頭大睡，再醒來時，人類號已彈到正空間去，這時離女皇星雲仍有三十萬光年的距離。

方舟訝道：「發生了什麼事？」

夫秀清冷然自若道：「發現了來歷不明的飛船。現在離我們足有五十光年，船上設有非常先進的反偵察系統，飛行速度是八分之一光速，正朝二億公里外一個廣闊達二百光年的隕星區飛去。」

方舟思感延伸過去，通過反空間，很快「看」到這艘來歷不明的飛船，立時呆了起來。

那和他見慣的任何飛船都有很大分別，是一根長達六七公里的金黃色大光棒，被十八個竹環套著，完全沒有金屬或實質的感覺，似幻覺多於實物。

方舟吁出一口涼氣道：「這是什麼傢伙？」

夫秀清淡淡道：「不要大驚小怪好嗎？你並非沒見過世面的人，不同的生命體，自然會產生出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好了，現在我們是否該繼續跟蹤他們，又或去和他們打個招呼呢？」

方舟道：「妳是腦袋，我這身體自然該依妳的吩咐行事，嘻！還有人類比我倆更相親相愛的嗎？我永遠都在彼此的身體。」

夫秀清的冷漠被粉碎了，嗔道：「去你的！」

人類號又繽進了反空間內。

夫秀清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目標飛行物體消失了！」

方舟亦大奇道：「讓我們到她最後出現的地點看看。」

人類號從反空間彈了出去，來到了隕星和塵屑密佈的區域。

碎屑是隕石群內必然的產品，那是隕星互相撞擊下產生出來的。

在夫秀清的操控下，人類號靈活自如地在隕星間以每個地球秒一千公里的速度朝隕石深處飛去。

夫秀清道：「這隕星區是以橢圓的軌跡，繞著一千光年外的一個河系運行的，這河系給定名為且，是個暗雲星團。」

方舟在沙發上伸了個懶腰，讚歎道：「想不到星際旅行這麼舒服，唯一的缺憾，就是我已有兩年多沒有見過夫院長美麗的倩影了，夫院長既無情又吝嗇。」

夫秀清沒好氣地道：「這兩年多來我每天都忙著研究正反極子的特質，希望能作出突破。我的一生早獻給了研究所，哪有閒情來滿足你這傢伙的妄念和對人家圖謀不如的壞心腸呢？哼！你隨便闔上眼睛可睡上一年兩載，這筆帳又怎麼算？」

方舟大樂道：「哈！夫院長終於開始害怕沒有了我在旁與妳打情罵俏的寂寞無聊了。唉！為何要苦苦克制呢？索性和我每天談情說愛，生活不是挺寫意嗎？」

夫秀清平靜地道：「我沒有興趣和你作無謂的爭辯，我只想告訴你，我在成為聯邦研究所所長前，便是心如止水，這是我個別進化過程的自然現象，勉強不來。」

方舟目注正舷窗外的隕星世界，微笑道：「夫院長不要騙自己了，雖成了純精神的存在，但妳仍是一個陰性的生命場，而我卻擁有強大的陽性生命場，陰陽相吸，比一般男女肉體的吸引更要厲害千萬倍，這亦是人性的特質。我並非心存妄念，要把妳征服或俘虜，而是想享受一下純生命場的接觸和相戀，會是什麼滋味兒。這樣的男歡女愛，從未在人類史上出現過，夫院長難道沒有這份衝動或好奇心嗎？」

夫秀清大嗔道：「我才不會因好奇心而勉強自己去接受一個男人，方舟，你省點精神吧！」

方舟精神一振時，他們已飛進了一個如夢如幻的世界去。

隕星消失了。

人類號來到一個渦漩著彩光的通道，飛船立時失去了動力，但卻以更驚人的高速在移動。

這並非是一條固定的廊道，而是隨著人類號的挪移不斷顯現出前方那一截圓形的廊道空間。

他們就像在一條以彩光和雲霞織成的洞穴前進著，茫然不知出在何方。

方舟和夫秀清均默然無語，這變化太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了。

廊道由光點霞彩構成的穴壁不斷加厚，光與光的分別逐漸減少，最後變成晶瑩冰白，似透明又非透明。

人類號無聲無息地在某股力量牽引下不斷深進。

夫秀清打破沉默道：「我勘探不到這力場外的任何事物，所以完全無法估計移動的速度，更不知這星際間的神秘走廊另一端的出口在那裡。這廊道是由高能量的壓縮正極子組成，具有遙距感應和挪移的能力。那等於說：我們正在跳躍著，由一個力場不斷往另一個新的力場，由於中間不費分毫時間，在感覺上就像連續不斷的飛行。每進入一個力場，我們都會加速，當達致與力場同等的速率時，就會跳躍往相隔若干距離的另一個力場去。真想不到除反空間外，宇宙還有這麼奇異和令人歎為觀止的星空捷徑。」

方舟沉聲道：「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了，這正是正反空間的邊界，一邊由正極子構成，另一邊則由反極子組成。在這正反極子勢均力敵的抗衡間有一個虛無的邊區，我們就是在其中左右逢源的挪動著，由正極子的力場，躍往反極子的力場，從而跨越遙闊的星空。建造這星際捷徑的生物，只要在這邊區佈下入口和出口與沿線的跳躍點，便可造成這條捷徑，真是聰明。」

夫秀清道：「要建立這條捷徑絕非易事，但卻遠不及直接的反空間飛航，也會受到限制，他們既能造出這麼一道捷徑，對正反空間均須有深刻的認識，為何會怎樣呢？噢！我明白了。」

方舟也一震道：「我也明白了，只有這樣一條秘徑，才可避過最擅於利用反空間的黑獄人的耳目，更可免受到來自反空間的襲擊。」

夫秀清興奮地道：「哎！方舟！試想我們若能在這正反空間的間隙內以超光速飛行，我們不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到達宇宙任何一個地方嗎？由於我們擁有或者宇宙第一台的正反極子動力系統，這在理論上該可以辦到。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彈出去和定彈出點罷了！」

方舟想了一會，頹然道：「這確是難以解決的問題，我們以前之所以能由正空間探測反空間，又或反之由反空間探察正空間，皆因正反極子對峙下，恰好抵消了兩者的阻隔力，但若被夾在兩者之間，則根本闖不出去，除非像設計這秘徑的生物般設置了出入口才行。」

兩人沉默下來。

夫秀清輕呼道：「方舟！出口到了。」

方舟朝前望去，一點黑暗在前方迅速擴大，不片晌變成繁星密佈的深黑天空，倏忽間他們來到了另一個陌生的天地。

方舟還沒看清楚環境，已受到由四方八面而來的攻擊。

十多艘像早先見過那種被光環圍繞的「光船」，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向人類號圍攻。

到這刻方舟才明白那些光環的作用。

一個個的光環由首尾脫出，旋轉著似風車般往人類號飛旋過來，能量激盪的聲音在這個擁有十八顆行星的龐大星系的內空狂風怒號般呼嘯著。

每當施放一個光環，便又有另一新的能量環由金光輝閃的船體生出來，此去彼生，似若永不衰竭。

這些攻擊光環像有思考的戰士般，在空中組合成各式各樣的陣勢和圍堵的方式，務要置人類號於死地。

夫秀清嬌呼一聲「不要動武！」後，操控著飛船，以光速在空中作出巧妙無比的閃躲。

這是人類的飛船首次成功保留在光速的速率處，沒有因超過光速而躍進反空間去。功臣就是正反極子的動力系統。只有這兩種宇宙最終極的力量，才可以使不可能的事變作可能。

人類號以每秒三十萬公里的速度，化為一道光芒，在廣達四分之一光年的星系內空左閃右避，險若毫髮地閃躲著不斷增加的光環陣。

方舟的思感把握到光環的威力，駭然道：「這是種能附在任何物質上把分子溶解腐蝕的重力環，只要被幾個附在船身，飛船除了護甲難保外，更休想可保持速度，還手吧！」

夫秀清堅決道：「不准還手！」

方舟苦笑道：「這趟聽妳的命令，若還有命，就輪到妳聽我的話了。」

人類號那美女頭在空中畫過十多圈芒跡，堪堪避過了滿天飛舞追逐的二百多個重力環，由空隙處逸出包圍網。

她勝在速度上快了一籌，加上夫秀清比方舟還要厲害的偵察力，又利用智能系統運算出光環在十秒內的軌跡，才能逃出對方若似天羅地網的光環陣。

方舟對夫秀清的能力大為歎服。

剎那間把十多艘怪異無倫的光艦拋在二千萬公里的後方。

眼看要逃出這個星系時，一個直徑超過二萬米，比人類號還大上一倍的金光球，由最外圍的行星後閃了出來，攔住去路。

由這金光球的球體處像刺般探出以萬計的光柱，每支光柱都有一個重力光環繞柱而轉。

方舟心中叫糟時，一萬多個光環彈了起來，變魔術般形成一張廣達二十多萬里的光環巨網，一堵牆般往人類號壓來，時間、速度都拿捏得無懈可擊。讓他們休想避開。

夫秀清傳來一聲輕歎後，人類號那對美女秀目射出一黑一白兩道厲芒，到了人類號和光網間的正中點時，竟由分而合，變成一個黑白光芒爭逐混轉的怪芒。

方舟想不到夫秀清有此一著，竟研製出由正反極子合成的厲害武器，不由心中佩服。

「轟！」

光網撞上由正反極子凝成的怪芒，立即冰消瓦解，變成了點點芒火，由強轉弱，逐漸熄滅。

時間似若停頓下來。

前方的大光球又生出新一批的光環，但再無攻擊的動作。

後方的十八艘飛船亦在萬許公里外停了下來，儼成夾擊之勢。

方舟讚道：「秀清確是了得。」

夫秀清微嗔道：「誰准你喚我作秀清呢！」

方舟往後一挨，像放棄了一切般靠入沙發，伸直長腿油然道：「秀清也好、夫院長也好，總之是我的好寶貝。」

夫秀清正要說話時，大光球由金轉黃，再由黃轉綠，最後變作美麗的蔚藍色，把兩人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

一行字在光球現了出來。

方舟看得為之目瞪口呆。只見那行字以聯邦文字寫著：「要求對話！」

夫秀清嬌呼道：「天啊！為何他們懂得我們的文宇呢？」

## 第十三章 魔臨宇內

人類號美女頭的香唇輕吐，傳出夫秀清悅耳動聽的聲音道：「你們怎麼會懂得我們的語言文字？」

方舟雖聽得嚇了一跳，卻並不驚奇。

人類號一切的結構，由頭骨以至乎神經線和細胞，均與真正的人頭無異，只要夫秀清加點手腳，如常人般說話並非不可能的事。

光球現出另一行字體，道：「現時黑獄語成了宇宙內最通行的語文，懂得有何奇怪之處。看你們飛船的外型，你們若非黑獄人，就是黑獄人的死敵太陽戰士了。」

方舟驀地手足冰冷。

最不希望的事發生了，黑獄人果然成為了宇宙的霸主，否則誰有興趣去學本應叫聯邦語的黑獄話。

另一方面卻是又驚又喜，因為終於聽到同類的消息了。

太陽指的自然是太陽系。

夫秀清通過人類號的美女香唇答道：「我們是太陽戰士的族人，但與他們失去聯絡已有七萬五千年了，你可否給我們一點找尋他們下落的提示呢？」

大光球打出「要求見面」的字句。

在方舟的眼前，一團高約四米的光，閃爍不停，生出各種色光變化，同時主控室內響起對方的聲音道：「你可以稱我們是星際的流浪者，與黑獄魔作戰已超過了四萬節的時間，那大約相等於你們太陽戰士的五萬年。」

他的聲音冰冷無情，不含半絲人類的感情。

方舟大感有趣地瞪著這奇異的生命體，思感延伸過去，研究著對方的結構和特質，微笑道：「看來你們佔不到什麼便宜，否則也不須建立通道，東躲西藏了。」

夫秀清接嘴道：「可以給我們有關附近河系的資料嗎？」

流浪者道：「我們擁有二百萬光年內所有河系的詳盡資料，不過卻不能就這樣交給你們，除非你們肯把剛才施用的武器的秘密告訴我們，同時說出為何可以找到我們星門的原因，這些費了我們三萬節方得到的資料，才可以送贈你們。」

方舟失笑道：「你倒深諳做生意之道，我告訴你不打緊，不過你的精神力量仍不夠斤兩，就算知道了也得之無用。」

夫秀清的聲音在他耳膜內責備道：「你可以對客人有禮貌點嗎？」

方舟的心靈回應道：「這位流浪者大哥，只是大團由光能結晶組成的生命體，完全沒有喜怒哀樂的情緒，你想令他不高興實是難比登天。他像一台計算機更多於像生物。兼且他到這來亦是不安好心，只是利用高明的偵察術，偷取有關我們的情報，當然，他們什麼都得不到，因為我們以宇宙的能量層次論，比他們至少高上了幾籌。」

方舟站了起，笑道：「交易告吹！你可以離開了。」

流浪者沉默片晌，忽然由光造成的身體激射出一條光索，把方舟纏個結實。

方舟哈哈一笑，消失不見。

流浪者化作以億計的光點，漫空飛舞，讓人都不知該攻擊那一點才對。

夫秀清的聲音冷然道：「閣下若不立即離開，休怪我手下不留情，讓你形神俱滅。」

光點猛然擴散，往四壁投去。

電芒爆閃，光點給彈了回來，又凝聚作早先的模樣。

方舟仍坐在沙發上，就若從沒有離開過。

流浪者仍是以那種不含任何情感的聲音道：「你們究竟是誰，為何比我們曾遇過的太陽戰士都要高明百倍！」

方舟道：「你既不是我們的朋友，我自然懶得答你，若我把你們那道星門的秘密露給黑獄魔兵知道，閣下認為那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流浪者色光的變化更急劇和熾熱，似乎正在計算和思考。

片晌後，流浪者道：「我要回去想想，才可以給你答案。」

方舟的心靈向人類號道：「他準備回去再發動突襲，我們識破了他們的秘徑，這些怪物定要殺人滅口，對這種自私自利的生物，秀清該不會對他們客氣守禮吧！」

夫秀清的聲音在他耳膜震道：「這事交由我處理，只要你有方法在他其中一個光能晶體內輸入與我身體結構相同的正極子能量，我就可通過正極子遙感的特性，偷取得須要的資料。」

方舟一聲領命，掣起正極子的能量，把這位貴賓包裹起來，沿著神經線的通道，送到口腔處，再由美女的香唇噴射出去。

人類號同時潛入了反空間，以高速逸離。

方舟躺在沙發處，思索著。

他這火鳥星人，感情上比任何聯邦人都要豐富，對生命的熱愛程度，更非其他同類可與比擬。

在火鳥星上時，他是為了生存而奮鬥。

脫離險境後，生存逐漸變成了次要的目標，他的注意力移轉到其他同類處，燃起了永不熄滅的愛火，那不單只是男女之情，還是一種對同類廣被之愛，那是種熾熱和漫無止境的情緒。

天美的欺騙差點把他推落至萬劫不復的深淵，而諷刺的是，亦因天美與他合體時反度過來的生命精華，把他從這痛苦的淵海處拯救出來。

但負面的情緒仍統治著他。

直至遇上了夫秀清，他才藉著她從這情感的暴力漩渦脫身出來，回復了以前的樂觀和鬥志，就像溺水的人在大海飄浮時抓到了浮木。

他將心神全集中到對她的依戀去，只有這樣，他才能忍受對姬慧芙現在神傷魂斷的憶念。

他害怕去想。

每逢那種衝動來臨時，他就進入似冬眠的深切睡眠，逃避這一切。

可是在這一刻，當他知道快遇上由銀河系逃出來的同類時，他被迫要去面對一直害怕知道的答案，姬慧芙、姍娜麗娃、舒玉智、巴斯基和沙瑩等，是否於太陽系一役中全部喪命了呢？

只是這想法，已使他的靈魂抖顫。

洶湧澎湃的情緒填滿他的胸懷。

一個接一個的問題徘徊在他的思域，大多沒有答案。

唯一可肯定的是：撒拿旦和天美正在宇宙的某處進行那可把正反兩個宇宙同時毀滅的邪惡結合。否則恐怕半個太陽戰士都活不下來。

在反空間飛行的人類號，這時忽然改變了航道，朝另一方向飛去。

方舟心神劇顫，知道夫秀清通過正極子的遙感方式，由流浪者處得到了所須的珍貴資料，選取了新的目的地。

他不由呻吟了起來，胸像給萬千巨石壓著。

在過去七萬五千年的思索，他才發覺到自己是如何深愛著她們。

沒有了她們的宇宙，是何等孤獨和了無生趣。

現在唯一的憑依和救星就是對夫秀清的愛。

只有保持著鬥志，他才可在最佳的狀態，尋找到撒拿旦和天美決一生死。

他從不知道自己的愛是這麼強烈，也從未想像過可以這樣去痛恨敵人。

由研究所資料庫的文學作品學來的愛與恨，終被冷酷現實的經驗所替代。

就在此刻，久違了的夫秀清現身出來，靜悄悄地立在他身旁，俯頭細察他，眼中射出比月色更溫柔的神情。

方舟一震下跳了起來，伸手便要拉她的玉手。

夫秀清的能力顯然大幅增強了，除了烏黑閃亮的秀髮、晶瑩如玉的皮膚，使人感到她異乎尋常的虛無之美外，一切均與常人無異。

見到方舟伸手來抓她，往後飄退，玉容現出責怪的神色，不悅道：「你再是這樣沒有規矩，我就躲起來不見你了。」

方舟無奈苦笑，坐到沙發上，拍拍旁邊的空位，道：「求求妳吧！坐到我身邊來，讓我感受到妳的存在。」

夫秀清輕歎道：「那只是一種虛假的感覺罷了！」

方舟搖頭道：「這點我絕不會同意。對人類來說，無論是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嘗、身所觸、心所感，無不是發生在主觀的事，而非客觀的真理。但只要是心所感，對我們來說就是永而真實的，那也是生命的姿采。由於我和妳都是能駕馭正極子能量的人類，又共同享有同樣的情緒和經驗，只要我們願意的話，就可以經驗所有人的體驗。正如我可以通過對純精神那生命烙印的愛撫，使妳像一般女人般生出反應。也可以模擬出使我快樂的感覺，當兩顆心都深愛對方時，一切都成為真實了。」

夫秀清露出一個迷人的笑容，柔聲道：「你說得非常動聽，但問題正出在我的心，我比慧芙的情況更糟糕，無數年來早習慣了在感情上獨立自主的生活。我承認很喜歡和你說話和交流，享受與你在精神層面的接觸，但卻害怕與你踏進毫無保留的愛的漩渦，那會使我多年來辛苦經營出來的情緒平衡毀於一旦。」

方舟哈哈笑道：「妳的平衡早被打破了，否則不會因我自顧自的睡眠而心生怨懟。更不會明知我心懷不軌，還肯現身出來會我。來！夫院長、乖秀清，聽話地坐到我身旁來吧！否則我會感到生命再無半丁點的意義。我對妳是客氣多了，若我不停的要求與妳交配，會使妳因而羞不可抑呢。」

話尚未完，夫秀清的玉頰已燒紅起來。

方舟心神俱醉，大力一拍沙發，嚷道：「快來！」

夫秀清狠狠白了他一眼，道：「我要先作聲明，我不滿你去睡覺，皆因我有須要時沒有人可以和我商量罷了！並非著緊你醒著來陪我。」

方舟歎道：「還要騙人，既是一個真實的人，也是一副自給自足的智能系統，根本不須任何外力的幫忙，只因芳心動了，才有這種情不自禁的情況。」

夫秀清擺出氣結的嬌俏模樣，然後故作若無其事的道：「男人最愛的就是對女人自我陶醉，你要這麼想，就任得你那麼想吧！我這趟破例現身，是因為由那些壞傢伙處得悉了整個形勢的發展，覺得面對面和你說，大家都會舒服一點。」

說到最後一那句時，她連耳根都紅透了。

方舟哪還不心領神會。

這種嬌羞，全是夫秀清的精神體以她的「法力」通過這模擬出來的形體傳給他的訊息，表達出她捨此外再無他途的「心思」。這大概可稱為一個「愛的遊戲」了。

方舟再由沙發彈了起來，搶前拉她的手。

夫秀清這趟再沒有拒絕，任由玉手落進他的掌握。

她的小手柔軟溫熱，與常人無異，甚至可使人感到血肉的觸感。

這都是她向方舟獻上的禮物。

方舟通過這模擬出來的動人肉體，與她在晶片內的精神烙印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連繫，思感延伸過去，輕輕愛撫了她精神的肉體。

這並非單方面的事情，假若夫秀清不把精神開放，他休想可以闖進她的世界。

當她把自己打開了後，在妙不可言的精神連繫下，這模擬體就等若夫秀清的實體。唯一的條件是兩人均須全心全意，精神上不容有半絲「分心」，這愛的遊戲才可能比常人更深刻動人的方式，繼續下去。這樣的「純精神」的愛情，在人類的世界中實是史無先例了。

夫秀清發出了一聲輕吟，橫了他嬌媚的一眼後，柔聲道：「我對你的開放，只是到此為止。方舟！我們四處逛逛好嗎？」

方舟如奉綸旨，拖著她柔軟的小手，從敞開的大門走了出去，走在通往另一邊平台和實驗室的吊橋上，四周上下是各種令人目眩神迷的人腦結構。

夫秀清香肩靠貼在他臂膀處，輕輕道：「你和慧芙有過肉體的關係嗎？」

方舟神情一黯，搖了搖頭。

夫秀清道：「但我卻知你是早前的五千多年來，唯一挑起了她情根的男子。唉！方舟！慧芙仍然在世的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她憑著隨意肌，或者可以挨過領袖一號毀船的災難，可是由於她是敵人的首要目標，倖免的機會實在不大。反而姍娜麗娃和沙瑩或可逃過大難。不過只要想想當時附近所有飛船全化作了碎屑，沒有了逃生的工具，就知情況不妙。只恨我完全失去了當時的記憶。」

方舟更是欲語無言，默默走著。

夫秀清緊握著他的手，步往前方，另一手抓緊他肩頭，眼中射出愛憐之色，柔聲道：「方舟！你不可再逃避了，必須堅強地去面對這可能的事實。這宇宙從沒有一刻比現在更需要你，只有你才可以挽狂瀾之既倒，你在銀心遇上的偉大異生物，正是深悉其中關鍵，才把拯救宇宙內所有生命體的重任交到你手。」

方舟明白過來，夫秀清因為在剛得到的資料，分析出姬慧芙現在生還的機會非常渺茫，才要現身出來安慰他。

方舟閉上眼睛，再睜開來時，又回復了以前吊兒郎當的瀟灑樣兒，把臉湊到夫秀清的玉臉不足十公分的近處，笑嘻嘻道：「我想吻妳一口，這要求不算太過分吧！」

夫秀清退離他身旁，白了他一眼道：「小孩子最緊要守規矩，否則以後休想我理你。」

旋又垂頭嬌羞地道：「這麼快就要求人家模擬出男歡女愛的羞人表情來取悅你，還說不過分。對一個女性來說，那比肉體受到侵犯付出的還要多上好幾倍哩！等若蓄意地要人把整個心赤裸裸地暴露在你眼前。」

方舟笑道：「妳可以騙我啊？」

夫秀清嗔道：「那時怎騙得倒你，當我那樣開放自己時，你肯放過真正的我嗎？」

這時兩人登上自動梯，升往人腦去。

方舟輕捏著她的小手，溫柔地愛撫著她在晶片內的心靈。

夫秀清現出迷醉的表情，顯示出她「真實」的感覺，沒有半點保留。

兩人默默享受那溫柔的滋味。

夫秀清自知這次現身見方舟，藉口雖是撫慰方舟的創痛，但亦有點是情不自禁。自成了愛神後，她的人性因缺乏實體的情緒，例如肉體內的分泌和化學作用，已淡薄如無。

可是由於方舟以她的生命烙印，通過純精神的正極子創造出另一實體，等若把以前的夫秀清以另一種形式復活過來，重新擁有了失去的東西。

方舟沉聲道：「妳是否得不到關於姬慧芙的任何消息哩？」

夫秀清芳心一顫，但她的模擬體返回復了冰冷的神情，平靜地道：「黑獄人建立起橫跨五千多個河系的軍事王國，把六十多萬個不同的族類置於他們的統治下，由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這被稱為『三角委員會』主政。在流浪者的資料裡，並沒有關於天美和撒拿旦的任何資料，不用說他們正藏起來好進行結合的過程。」

方舟大感頭痛。天美和撒拿旦乃黑獄人的神，對於他們結合的地點，自然會提供最嚴密的保護。

美雅女現在在七萬五千年前已那麼厲害了，經過這些年和進步，自己更全無對付他們的把握。何況現在黑獄人的勢力增加了萬億倍，正面交鋒可預計必敗無疑，有若以卵擊石。

夫秀清道：「黑獄人由於得到了足夠的人類身體，黑獄魂全部借體還魂，人數增至百萬許問。因著不能繁殖的關係，所以他們透過種種手段，培植四個凶悍邪惡的族類，作他們的幫兇，每天都在擴張領土，這是黑獄人的天性，根本不須任何理由去支持他們的行為。」

這時兩人步進左右大腦半球中間的大堂去，在一組休憩的沙發坐了下來。

夫秀清主動投入他懷裡，緊摟他的腰。

方舟右手撫上她的香肩，同時觸摸她的精神體。事實上聽到這麼震撼性的消息，雙方均須慰藉。

夫秀清幽幽道：「我們由銀河系逃出來的同胞，先後建立了近萬個人類的軍事王國，不過在黑獄人和幫兇的征伐下，現在殘存下來主要的只有三國，就是『太陽帝國』、『宇宙聯盟』與『新聯邦』，不過他們都好景難長，最近宇宙聯盟剛吃了一場大敗仗，整個國家遷移了萬多光年，趨避風頭。」

方舟道：「知不知他們的領導人是誰？」

夫秀清歎道：「你該知道其中不會有慧芙她們，否則我早告訴你了。」

說罷坐直嬌軀，輕輕道：「吻我好嗎？」

方舟搖頭道：「我不要妳因為安慰我而這樣做，但我仍是非常感激。」

夫秀清苦澀一笑，道：「除了這三個人類王國外，其他還有由黑蜂后娃亞娜領導的太陽海盜，專事搶掠屬於黑獄人的船隊和偷襲他們的基地，由於他們神出鬼沒，又得到與黑獄人作對的各個種族暗中維護，黑獄人一時亦奈何不了他們。」

方舟記起這海盜女王，禁不住又想起故人來。

夫秀清伸出纖掌，按在他的胸口處，溫柔地愛撫道：「太陽帝國由一帝二妃統治，大帝就是以前聯邦最著名的美男子舒士俊，二妃是姊妹花尚思蘭和尚思雅，真是奇怪，婚姻制度在聯邦初期已取消了，現在忽又施行帝妃的制度，真不知士俊在弄什麼鬼？」

方舟頹然道：「其他兩國呢？」

夫秀清道：「宇宙聯盟除人類外，還有其他五個與黑獄人作對的種族，領導者是雷坡武和白樹，總算聽到個好消息，當年他們理應和慧芙並肩作戰，他們能活了下來，慧芙她們該有同等機會。」

方舟呻吟道：「若慧芙未死，宇宙聯盟的領袖該是她了。」

夫秀清歎了一口氣，說不出話來。

方舟忽地一把將她摟個結實，重重吻在她香唇上，思感能同時注進晶片內她的精神體去，以最狂暴的方式向她展示愛火、情燄。

夫秀清的模擬體劇烈抖顫著，顯示出由於精神的連繫，她的模擬體全無做作地顯示主體的激烈情緒。

兩唇分開時，方舟回復了堅定的神情，似已默默接受了有關姬慧芙現在生死的現實，微笑道：「看吧！這次不是虛假的了。必須時我可以使妳的實體和虛體每一個細胞都連繫起來，不過這非常損耗能量，我們只可以每個地球天來這麼的一次，待我精神好點，來趟交配吧！」

夫秀清頰紅如火，大嗔道：「你是無賴，原來早有陰謀，趁人家最沒有防備時，這般偷襲人家。」

方舟歎道：「我和妳均須要這麼的一點刺激，對嗎？」

夫秀清坐直嬌軀，含羞點頭，輕輕道：「方舟！你害慘我了。」

方舟勉力振起精神道：「遲些再算帳吧！好了，新聯邦的領袖又是誰呢？」

夫秀清歎道：「是個我不希望聽到的名字，就是卡爾夫南，人類的天下似乎又變成男性佔優勢了，三大國的領袖，沒有半個是女的，這或者是因男人始終是侵略性較強，故此較適合戰爭的年代。」

頓了頓續道：「黑獄人對其他種族高壓中顯出寬容，但對我們人類卻是另一回事，採取滅絕的手段，一個不留，這或者是仇恨所使然了。」

方舟道：「我卻另有一個想法，他們是奉撒拿旦和天美的指令而行，天美最懼怕就是我們人性的特質，亦只有我們這特質，才可同時運用正反空間最終極的兩種力量。天美就是由我處獲得這種能力，自然再不希望有任何人類生存下來。哼！我定要那妖婦知道她要付的代價。」

夫秀清主動吻了他的面頰，柔聲道：「好好睡一覺好嗎？醒來後，我們該可以到達宇宙聯盟藏身的『火燄星團』了，既可向雷坡武瞭解事情的經過，又可助他們對抗敵人。」

方舟訝道：「不用我陪妳嗎？」

夫秀清赧然道：「我怕你會強迫秀清交配，故情願你做個熟睡了的乖寶寶。」

方舟大樂道：「妳根本有足夠的能力拒絕我，這樣說，等於表示拒絕不了我的引誘，是嗎？」

夫秀清橫了他千嬌百媚的一眼，然後消失無蹤。

空氣中響起她清甜動聽的情歌。

人類號速度驟增，朝著反空間茫茫深處全速飛去。

《星際浪子》第七卷完

# 第八卷

## 第一章 火焰星團

方舟睡了兩個地球年才醒轉過來，對一個活了八萬個地球年，而其中七萬五千年都處在一種靜止狀態的他來說，那只像眨了眨眼睛的短暫光景。

他已能控制體內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他再非肉體被動的奴隸，而是君臨它的主人。

舷窗外現出一個大光球，那是無數恆星的巨大結集。

夫秀清那「久違了」的悅耳聲音通過神經直接刺激他的耳膜，使聲音在他神經內演繹為語言，就像一般人的直接對話般道：「這個擁有近四千億顆恆星的巨球體，離開銀河系足有四百萬光年，最奇怪處是大部分質量集中於直徑約六千光年的核心，與其外圍相距達十六萬光年的外圍恆星，是循截然相反的方向運轉著，在物理學上這是難以解釋的。唉！想不到雷坡武他們竟會被迫退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可知這七萬多年他們定是吃了很多苦頭，過著東躲西避、顛沛流離的太空生活。」

方舟的思感以超越光速萬倍的速度，通過正極子遙感的特性，延往以百光年計的星團深處，逐一對其中的星系探索著。

事實上每當他睡覺時，他便進入神遊的狀態，縱橫於正空間內遙闊的時空。

不過縱是如此，兩年的時間所能搜索的範圍和距離，比起茫無邊際的宇宙，仍是非常有限。就像一個延綿無盡的海灘，只是附近的幾粒沙子，已夠你忙死了，何況太空似海灘沙粒般的星系間，還有大得不成比例的虛空。

方舟呆兮兮地道：「若沒有正確的座標，再來個七萬五千年恐怕都找不著宇宙聯盟的所在。」

夫秀清回復她冰冷和不含絲毫感情的語調，平靜地道：「假若流浪者可測知他們藏身的正確座標，那就代表雷坡武和白樹他們都完了。因為比流浪者厲害千百倍的黑獄人和他們的爪牙，自然也可找到他們的蹤影。」

方舟一呆道：「夫院長為何變回以前冷冰冰的樣子，難道闊別兩年後，這麼快就變心了？」

夫秀清仍是止水不波地答道：「秀清從未曾愛上你，何來變心之言？」

方舟忘了搜探的事，失聲道：「既不愛我，上次為何肯現出真身來和我摟摟抱抱，熱情地親嘴兒？」

夫秀清俏皮地道：「首先要聲明的是，我的真身是在晶片之內，你見到的只是假體，幹什麼都與我無關，就當是我這愛神服務社送出來撫慰你的仿真工具好了。」

方舟見她把上次情動一事推得一乾二淨，哈哈笑道：「夫院長似乎不知我也能以正極子凝聚成精神實體的方式，到晶片內去找妳哩！唉！妳的真身必是非常動人的。」

夫秀清微笑道：「你失去機會了，這兩年來我在晶片的外圍設了能阻止你進入的能量罩，沒有我的准許，你再不能像以前般隨意愛撫人家了。」

方舟呆了片晌，證實了她非是虛言誆騙後，頹然道：「看那洋洋自得的神氣語調，對宇宙聯盟所在處必是胸有成竹了，否則怎會硬起心腸來和我開這麼怪誕和違心的玩笑呢？」

夫秀清淡然道：「你既要繼續自我陶醉便任得你吧！言歸正傳，這兩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分析火燄星團的光譜，發覺到由於她核心和外圍的反方向運動，生出一種瀰漫於整個直徑達二十萬光年的星團的強大磁場，其能量波每地球秒的振動頻率達致一千萬億次以上，比可見光波的起伏和波動還要快。而更奇異的是這力場是有週期性的衰竭和高峰的，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通過正極子不受時空限制的遙感特質，沒有任何探索波能在這星團內作正常運作而不受影響，這該就是宇宙聯盟選取火燄星團作避難所的原因了。」

這宇宙內每一種能量元素，都有其獨特的光譜線族，通過對它們的分析，就可把握它們的特性了。不過，由於遙遠的距離，光譜只代表著光線離開起點時的模樣，那可以是以億計的舊時光了。

方舟一呆道：「假若如此的話，時間和空間會在這廣闊達十六萬光年的力場內出現快慢不斷循環的扭曲形態。到現在我才明白為何在離這怪異無倫的星團外近千光年的地方由反空間彈出來，目的顯是要徵詢本人寶貴的意見。」

夫秀清笑道：「去你的！誰要徵詢你的意見。我只是讓你這瞌睡蟲有點心理準備，以免措手不及下，由瞌睡蟲變成了糊塗蟲吧！好了！我們要開始進入最後一段的旅程了。」

方舟喜道：「妳的聲音開始有點情意了，原來剛才是在嚇唬我！」

夫秀清若無其事道：「腦袋是你的，愛怎麼想都是閣下的自由。」

下一刻，人類號潛進了反空間內去。

※※※

火燄星團的可見恆星大約是三千億顆，其他一千億顆不是成了中子星、類星雲，就是恆星的殺手「黑洞」。

任何恆星靠近黑洞時，只是作用在其近端和遠端的引力之差或潮汐力，已足可把她撕裂成碎粉。而她的遺骸以及釋放出的光線和氣體，將會毫無例外地落到這宇宙內無影、無形又無底的深潭內。

當年方舟往銀心去尋找黑獄人的秘密時，曾因飛船失去了動能，被扯進了黑洞去，以螺旋形軌道向內運動並被加熱，在剎那間穿越以萬光年計的時空，到了銀心去，才知道銀心是正反空間角力的平衡點，以直到如今他仍難以理解的方式，暗與星河內黑洞貫連在一起。這個星團內外反向的運動方式，自成流派，優美雅致。但又是如此地令人大惑不解。

河系的內部區域像個固體一樣自轉著，其外層區域不但方向相反，愈移往外，速度更是逐步變慢，氣體和塵埃則以更大的密度積聚，它們又成了那些年輕、熾熱和光亮的恆星的培植場所，新舊恆星不斷交替著。當然，這是站在泛宇宙的時間觀念來說。

火燄星團是宇宙內非同尋常的地方，一方面揭示了宇宙的秩序和美態，同樣也向人們顯示了一種夢想難及的劇烈混亂。

但無論是以她的尺度和情況，均是理想的藏身之所。

人類號在深入星團約五千光年處的虛空彈了出來，以光速在河系內空疾飛著。

方舟坐在主控室的沙發上，呆瞪著眼前這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天地，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去，恆星的分佈都是那麼平均和密密麻麻，不像渦漩星系般疏密有致，或在天上形成橫跨的星河。

夫秀清的聲音在他神經內響起道：「我收到由不同方向傳來的輻射波，顯示這河系內曾發生過廣泛而又激烈的戰鬥，最接近的輻射線亦是來自一千光年以上的區域，顯示戰鬥至少是一千個地球年以前發生的了。」

人類號開始減速。

方舟精神大振道：「可以追到最近、最新的爆炸波嗎？」

夫秀清道：「分析在進行中！」

方舟不由苦笑起來，往日在星球上，無論火鳥星也好，樂園星系也好，所謂「最近」的意思，指的都是近幾日的情況。

儘管以銀河系內的世界而言，也可以年、月作單位。但在往來於河系的遙闊天地來說，千年、萬年只是彈指即過的短暫剎那。

一千年前發生的戰鬥，亦已可說是剛發生不久的事了。

夫秀清平靜地道：「我把整個星團近四千億顆恆星畫分了星等和星圖座標，好方便搜尋宇宙聯盟所在處，並定下了幾個反空間彈出點，該可望在短時間內找到宇宙聯盟和黑獄人最後一次接戰的星區。」

方舟不由對夫秀清這超級智能系統佩服得五體投地，以前聯邦要費上數千年仍做不妥當的事，她卻在剎那間完成了，換了自己，恐怕也要一籌莫展，無處著手。

不過即使以夫秀清的高效率，沒有幾年時間，休想可追尋至最新一戰發生的地點。

正要說話時，方舟一震道：「我們給找上了。」

三十多艘碟型飛船，由反空間彈了出來，把人類號團團包圍住。

這些碟型艦直徑達兩千米，核心厚度最大，約有三百米的高度，碟盤邊緣鋒利，可見一個個圓形孔洞，是武器的發射口吧。艦身透出濛濛金屬色的銀光，可是艦體卻是以一種方舟和夫秀清前所未見的奇異物料織造出來的。

夫秀清早從流浪者處得到有關他們的資料，報告道：「這是名列黑獄人四大幫兇之一，一種被稱為『宇宙瘟疫』的凶殘生物『沙西』，沒有人見過他們的樣子，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們作戰的虛實和方式，大部分人類都是被他們屠殺的，故動起手來我們絕不須留情。」

方舟看著眼前這批碟型艦隊，只感頭皮發麻，他們的護罩能量既複雜難明，又是強大無匹，使他難以探知其虛實，毫無把握，看來下手絕不留情的該是他們才對。忽地對方其中一艘碟型艦亮起了綠色的燈號，似是要求對話。

夫秀清大訝道：「這對『沙西』來說乃屬異常的行為。在流浪者搜集的資料和情報，只要遇上人類的艦隊，它便會立即展開無情的攻擊，直至殺死對方又或被殺才肯停止。真不明白他們為何肯這樣子的去為黑獄人賣命？」

方舟凝望著舷窗外的敵人，沉聲道：「讓他們放馬過來吧！即使是耍陰謀、玩手段，難道我會怕他們嗎？」

夫秀清以從流浪者處學來的通用於星際的燈號向對方表示同意。

訊息剛發出去，令他們難以相信的事，就發生在眼前了。

先是三十多個碟型艦聚攏起來，然後發出萬道銀芒，銀芒斂去後，原來的碟型艦再不復見，變成一艘直徑長達一萬多米的超巨型碟型太空艦，虛懸在前方處，比變戲法更神奇。

方舟看得目瞪口呆，呻吟道：「天啊！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夫秀清冷靜地道：「我開始有點明白他們為何被稱為瘟疫了，他們既可合而為一，又可以無限地分裂成不同的作戰單位，像瘟菌般以令人防不勝防的方式，摧毀敵人的生命。」

一道黃芒，由超級碟型太空戰艦射過來，夫秀清分析了對方只是建立聯繫的傳訊光波後，在眉心處打開了一個「小圓窗」，讓對方的光波能進入主控室內去。

一團黃芒在方舟身前凝聚變化。

在黃芒的核心處，一條高達兩米的紫色火柱由無而來，閃跳不定中隱見有道深黑的影子，不斷分開和復合，沒有特定的形體。應是腳的地方，佈滿樹根狀的爪子，沒有手，卻有兩個似是頭的東西，伸縮不定。其怪異處，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同時一種冰冷、邪惡、冷酷的可怕感覺，瀰漫於整個主控室內，可知「沙西」亦是具有強大精神能的生物。

方舟不知他來意為何，只好悶聲不響，靜觀其變。

接著更令人駭然的事發生了，在黑影該是肚子的地方，現出一隻或可當它是眼的東西，射出綠滲滲的異芒，盯著方舟，同時能量通過震盪空氣，發出聲音，以因黑獄人而流行於宇宙的「聯邦語」道：「下屬沙西第三縱隊指揮一百零一號參見上臣，三角委員會已知會了一號，說上臣會於這期間內抵達火燄星團，助我們完成殲滅宇宙聯盟的任務。只有上臣才有那種力量，不受這力場和扭曲時空的影響，把太陽戰士的殘餘尋出來。」

方舟呆在當場，想不到為何會有此美妙的誤會時，夫秀清這既是人又是超級智能系統的生命體迅快地在他神經內道：「他是錯認了你的反極子，那可能是現時所有黑獄人的特質，他們的飛船也應是以這特質作動力。」

方舟給她提醒，心中恍然。七萬五千年了，黑獄人在帝君和帝后的指引下，發展至進化的頂點，擁有了反空間最終極的力量，那亦成為了他們不可替代的標記，難怪這些「沙西」怪物會認錯自己了。

由於他方舟至少有一半的特質來自帝后天美，所以亦在某一程度上變成了黑獄人。至於另一半的正極子，除方舟和夫秀清外，恐怕撒拿旦和天美之外的所有黑獄人，均難以察知。不由心中又喜又驚。喜的當然是可從這些沙西人處獲得珍貴的資料，驚的卻是怎樣冒充下去而不會露出馬腳破綻。

方舟冷哼一聲道：「現在形勢怎樣了？」

沙西人仍以他那冰冷的語調道：「宇宙聯盟現在只剩下雷坡武的太陽戰士和翼人兩股殘餘力量，經過了八百個黑獄年的搜索，我們已大約知道翼人族退守到離火燄星團核心處約二千光年的『暴雨星區』內，該可在十個黑獄年內把他們尋到。」

夫秀清在方舟神經內歎道：「宇宙聯盟的六個種族已去其四，我們怎都不可讓他們再滅掉這翼人族。」

方舟打蛇隨棍上道：「這追尋之事包在我身上，現在我需要一切有關的詳盡情報，你立即給我辦妥。」

這編號一百零一的沙西指揮官道：「雖然下屬深信上臣身份絕無疑問，但三角委員會曾有明令，任何有關資料的轉移，均須經三角委員會批准，故請恕下屬未能照辦。不過上臣可以放心，我已通過你們建立的反空間極速通訊網，把有關上臣的奇異飛航的一切影音數據，發回我們離此八十萬光年沙西河系的總作戰基地，沙西一號將親自向三角委員會印證，只要在這等上三天，將會有消息回來的了。」

方舟頓時心內劇震，既為了妙計落空，更為了對方若真有這樣的一張反空間傳信網路，可使相隔八十萬光年的兩點之間在三個黑獄天，即是九個地球天內，使消息往返，那就等若控制了宇宙的資訊傳播，誰還可以和他們抗衡爭鋒？

方舟昧著良心道：「我很欣賞你們這種一絲不苟的作風，是了，橫豎有空，就讓本上臣到你們的飛艦上慰問其他人員吧！」

他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西沙人指揮仍是用那不死不活、沒有絲毫人昧的冰寒聲音道：「上臣難道不知道飛船是絕不能對身份尚未核實的生物開放的嗎？這是三角委員會訂下來沿用了四萬多年的鐵律，違例的人均被處決了。」

夫秀清暗對方舟道：「他開始動疑了，快動手擒他！」

方舟左右手分別揚起，飛出一正一反兩股能量。

七萬五千年來，他還是首次出手。

經過了這悠久的歲月後，通過了正反極子的能量改造，他已可有限度地直接憑體內的晶石提取反空間的壓縮能量，配合正空間無處不在的正極子，變成正反兩股終極力量融合而成的「正反流能」，比之以前的能量激光，高下之別，相去不知幾千萬里。

最精采是正反兩極的力量，由於配合的方式可以變化無窮，所以其運用亦可千變萬化，像眼前這一擊，兩種極端相反但又互相吸引的力量，便凝成兩個圓罩，分由左右兩方往對方罩過去，若給罩子合攏起來形成一個正反兩極生生不息的罩籠，那除非是撒拿旦和天美親來，否則恐怕沒有任何人能脫身出去，因為那時唯一逃逸之道，就只有憑肉身潛回反空間內去了。

眼看得手時，這沙西指揮倏地消去，接著一點紅光迅速擴展，爆起強烈的芒。

方舟大吃一驚，想不到對方的反應敏捷之至，不但立時經由貫通兩艘飛船的能量通道逃逸，還引爆了一顆能量炸彈，若給它在人類號的內部爆炸，恐怕整個智能系統都要灰飛煙滅了。

「砰！」

紅芒給正反流能凝起的能量罩密封起來，不能逸出分毫它那毀滅性的能量，兩股力量更在合成圓球後的能量單身中互相追逐，形成永無休止的能量平衡。

方舟以思感能把困著對方能量炸彈的圓罩送進了反空間內，避過了一場可怕的災禍。

戰爭同時開始了。

由三十多艘碟型艦合成的巨型太空艦芒光乍閃，千百道盤旋飛舞的黃芒，畫過虛空，朝人類號激射而來。

不用方舟吩咐，夫秀清已分析了對方武器對自己的威脅力量，人類號電射而前，硬挨了對方首輪的猛攻，美女張開檀口，吐出一張由正反兩極流能形成廣達萬里的巨網，捕魚般以亞次光速的速度往敵艦撒過去。

敵人的第二輪攻擊，全給鋪天蓋地罩過去的巨網擋格住，生出漫空光雨，聲勢驚人。

艦內的方舟在敵人炮火射中艦身時，受盡能量激盪的苦頭，同時暗暗驚心，這沙西族只是黑獄人的四個手下的種族之一，已這麼厲害，那黑獄人豈非還要難對付上百倍、千倍。

縱使人類號擁有正反極子凝成的強大護罩，但只要來上十艘像眼前這般火力的飛船，連番攻擊下，人類號恐怕也挨不了多少時間。

此時他的思感能附在能量網處，使能量網變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活了過來，朝敵艦罩去。

「颼」的一聲，碟型巨艦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往橫逸去，確是靜如處子，動若能達光速的脫兔。

方舟不慌不忙，能量注入整張巨網內，迅速擴大，以等光速驀地擴闊十倍，一下子把對方包圍封死在這張天網之內。

眼看對方逃走無門時，令人難以置信但又理所當然的事發生了。

碟型飛船先化作一團黃澄澄的芒燄，接著分裂成以千萬計的小型碟體，如一群傾巢而出之蜂般潛進了反空間去，其靈活變化處，教人歎為觀止。

夫秀清操控下，人類號亦同一時間來到反空間內去。

就這剎那的緩衝，沙西的千萬艘直徑不過一米的小型碟艦，已分往四方八面逃往反空間的深處。

任夫秀清的智能系統如何超卓，方舟如何神通廣大，也沒有能力把對方的飛船全部摧毀，惟有眼睜睜看著對方消失在反空瑰麗無匹的微茫遠處。

## 第二章 太空戰紀

人類號在反空間內全速疾飛。

目的地是離火燄星團核心約二千光年某一處被稱為暴雨星區的地方，由於沒有座標，屆時只好慢慢搜尋了，不過只憑這資料，要搜遍所有離開核心區這般距離的星系，沒有幾個地球年休想辦到。

夫秀清現身出來，到了呆望窗外的方舟旁坐下，柔聲道：「方舟！你是否氣餒了？」

方舟伸手摟上她香肩，在她吹彈得破、閃動著超凡脫俗光輝的臉蛋香了一口，歎道：「我不是氣餒，而是擔心，直到此刻，我們仍弄不清楚剛才那艘沙西飛船如何可尋上我們的人類號，可能現在我們的行蹤，已完全暴露在他們那反空間極速通信網的監視下。」

夫秀清一對秀眸射出深刻的感情道：「還記得那將自身作為飛船，又是黑獄人宿敵的異生物說過的話嗎？他曾說沒有任何生物可以在反空間的認識上勝過黑獄人。唉！差不多八萬年了，他們應已把對反空間的知識全部掌握和用上了，而惟有這樣一張反空間極速網路才可把廣闊的宇宙置於他們的魔爪內，現在我們可說已『上網』了，敵人隨時會來追捕我們，你再不振作點，怎能和他們周旋到底？」

方舟哈哈一笑，將她摟個結實，不懷好意地道：「還不引了妳這個可人兒出來，嘻！親個嘴兒吧？那會使我精神百倍哩！」

夫秀清「赧然」道：「早知出來見你，定不會有什麼好事，只恨人家又不想騙你，現在我這身體，每一個神經點都和晶片內的正極子精神體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可說是和變成愛神前的夫秀清全無兩樣。你不知人家費了多少心力，才研創出這方式出來呢。」

方舟大喜又大訝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能把整個智能系統遷移到晶片去，才可以做到。」

夫秀清道：「你睡你的覺，我做我的工作，每天我都在變化和進步著，只是不讓你知道罷了！不要誤會，我將寶貝在晶片內那『芥子能納須彌』的天地重建出來，並不是要享受和你直接肉體歡娛，而是在敵人龐大的壓力下，籌謀更靈活變通的應付方式，試想假若黑獄人的三角委員會知道七萬多年前的大敵方舟出現了，會有什麼反應？」

方舟苦笑道：「當然是不擇手段的來殺死我，以免後患無窮。」

夫秀清肅容道：「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假若我沒有猜錯的話，黑獄人的大軍將在暴雨星區守候我們的來臨，除非我們立即掉頭溜走，否則休想逃掉。」

方舟歎道：「我們怎能任由那些翼人被滅絕呢？」

夫秀清道：「黑獄人太清楚你的性格了，不過我們亦非全無應付的方法，你若肯停止不再對我動手動腳，我會把想到的方法告訴你。」

※※※

「宇宙二號」在隕石密佈的太空區，以亞次光速的速度靈活如魚般地飛行著，穿過了一團厚達四分之一光年的塵屑區後，左方的新太陽發出耀人眼目的強光，縱使距離達十萬光年，宇宙二號仍感受到她誕生時釋放出來的龐大能量，使她在漫空的太陽內脫穎而出，惹人矚目。

在這火燄星團邊緣區域處，任何奇怪的事情都可以發生，躲到這裡足有三千年的白樹早習以為常。

宇宙二號在設計上，只隱約可使人聯想到以前人類的飛船。

經過了七萬五千年的流亡生活，人類的倖存者在龐大的危險威脅下，無論哪一方面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他們的身體變得可以適應任何惡劣的環境，只要補足能量後，可長時期不進食和呼吸，有毒的氣體到了肺內後，都會被淨化吸收。

人類的消化系統變成了能直接吸收恆星熱能的工具，皮膚可隨意志開放和封閉，好調節太陽能的吸收。

神經線比之七萬多年前複雜了幾近一倍，使他們思考和精神的力量隨之大幅增加，以前大部分由智能系統負責的工作，都轉移回到人類手上去。

智能系統是模仿人類的神經系統而來，現在則倒轉了過來，人類反模仿智能系統而進化，每個人都變成一具自給自足、不斷進步的思考體系。

那是在這太空戰國時代生存的必須條件。

宇宙二號是由一大四小五個圓盤體組成，圓盤間再由圓柱體聯繫著，假若某部分被毀，每個圓盤均可脫離母體變成獨立飛船，繼續作戰或逃生。

主盤直徑二千米，位於中心處，由兩側斜伸如翼，撐起兩個最小的圓盤。

另兩盤分別位於前後方，頭短尾長，形如由圓盤構成的巨鳥，形態非常優美，總長度約有一萬五千米，但感覺上仍是輕巧如燕。

人類都愛喚這種最新的飛船作「盤鳥」。

在主控大堂內，白樹一身豎白色軍服，風采依然，坐在主控台處，通過感應頭罩，指揮著盤鳥上四十三名男女戰士在這危險的星區高速飛行。

他身上的軍服其實是大幅改進的隨意肌，不但可使他成為威力驚人的隨意戰士，還可進行反空間的旅行，這使宇宙聯盟的戰士能屢次在船毀後仍可安然逃往別的盤艦去，又或回到基地。

隨意肌成了現在人數只剩下五十多萬的宇宙聯盟內太陽戰士的基本裝備了。

思感頭罩響起與秘密基地建立了聯繫的信息，雷坡武的聲音道：「老朋友，我們的間諜船，由黑獄妖的反空間通信網，截獲了大量異乎尋常的信息！」

白樹智慧的眼睛亮了起來道：「只要是不尋常東西，就讓人興奮，這七年來聽到只有一種訊息，就是黑獄人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唉！自離開了銀河系後，便從沒有人快樂得起來了，每個人都變成了可以控制情緒的活機器，甚至面對死亡都不會有任何感覺，這是一個優秀戰士的先決條件，但以前的人性究竟是否就這麼消失了呢？仇恨把每個人都改變了。」

雷坡武沉默下去，好一會才道：「假若女皇在這就好了，若非憑她看透了一切眼光，我們休想仍能活著與黑獄人抗戰。我始終不相信她死去了。」

白樹歎道：「我在宿星區與舒士俊會面時，他也表示不肯相信姬主席已不在人世，現在只有憑她的號召力，才有可能把四分五裂的人類聯結起來，向黑獄人的大三角河系發動反攻，就算死，也讓所有人類一塊兒死吧？」

頓了頓續道：「是了！你還沒告訴我有什麼好消息？」

雷坡武回復冷靜沉穩的語調道：「事情同時發生在最遠和最近的兩個處所，先說最遠的，那該是離開大三角河系三千萬光年處，介於長蛇河系和素帛河系間的一個黑獄太空基地，忽然受到了襲擊，駐守在那的整個黑獄艦隊和基地都被摧毀了，至少死了數千個黑獄人，自方舟之後，從沒有人能令黑獄軍團受到如此嚴重的打擊。現在三角委員會已派了走狗液態鬼去追尋敵人，這事實在大快人心。」

白樹精神大振道：「是誰這麼厲害呢？」

雷坡武道：「你為何不對黑獄人不親自去對付這神秘的大敵而感到奇怪呢？」

白樹道：「自從二萬年前，我們的聯軍在大三角河系的外緣處慘敗後，黑獄人已罕有出手，只是派手下的奴才為他們賣命，這趟事情雖然嚴重，不過我早習慣了他們的不親自出手了，故不以為怪。」

雷坡武道：「但這次你錯了，三角委員會在兩個地球日前乘大帝號離開了大三角河系，起程赴火燄星團，目的是為了對付一艘外表是個美女頭的古怪飛船，這能否引起你任何聯想嗎？」

白樹劇震道：「人性實驗室？誰在其中呢？」

雷坡武苦惱地道：「這是目前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知道的問題，而三角委員會定是知道面載的是何人，才會傾巢而出，誓要殲滅對方。」

白樹臉上透出興奮的紅暈，一字一字地緩緩道：「若我猜測得準確，裡面必是失蹤了七萬多年的方舟或是巴斯基和舒玉智，只有他們才可令黑獄人震駭至此。能與他們周旋抗衡的力量出現了，黑暗的太空戰國世紀終於露出第一線的曙光。」

※※※

人類號由反空間彈了出來，飛進了離火燄星團核心約二千光年一個充滿氣體的星區。

這團氣體的分佈並不均勻，但籠罩的範圍足有五千光年的厚度，看來就是沙西族人所指的暴雨星區了。

方舟獨自一人卓立舷窗處，欣賞著外面壯麗的迷茫宇宙。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在這段旅程內，我找到了十二顆黑獄人放置在反空間內以極子傳信的衛星，不過由於他們用的是一種特別的反極子光碼，而我又缺乏客觀的資料引證，故沒法破譯它們的內容，否則就可知道有關黑獄人的活動了。」

方舟求道：「現身出來和我說話好嗎？」

夫秀清淡淡道：「這是非常損耗能量的事，特別是因你的不軌行為而挑引起我的情緒波動，更使我難以吃得消，你還是做個好孩子，就這樣和我對話好了。」

方舟一對眼睛倏地亮了起來，凝望著前方某處，像說著一件無關緊要的事般道：「院長準備好了嗎？我的老朋友大帝號來了！」

夫秀清平靜地答道：「準備好了又怎樣哩？想不到我們辛辛苦苦建成的飛船，剛出道即遇上這最可怕的敵人，是否命途多舛呢？」

方舟微笑搖頭道：「不！那是我們的榮耀。」

眼前霧氣狂捲，下一刻大帝號由反空間潛了出來，微泛血紅的巨大晶球體，下面千百道張牙舞爪的觸鬚，揚威耀武地攔在前路處。

她並沒有分毫改變，因為她根本不須改變。

在七萬五千年前她已是最終極的太空艦，到了今天她仍是無敵於宇內。

※※※

全長六千米的盤鳥型太空戰鬥艦，由偽裝成岩塊的「力門」穿了進去，來到深藏地核處的太空基地。

在這七萬多年的悠久歲月，人類的智慧和科技在求生的奮鬥下，全面蓬勃發展，而特別發達的就是反偵察和間諜的技巧，對於採取太空游擊戰術的宇宙聯盟來說，沒有比這方面更能決定他們的存亡了。

這顆位於隕石核心的超級隕石，比毀滅了的家鄉地球還要大上三倍，石體表面都是被改造了的物質，由於能吸收偵察波的關係，連沙西族的飛船也探測不到他們的存在，當然整個隕石區的龐大力場，更提供了最佳的掩護。

其次就是截聽的技巧和對敵人光碼的破譯，使他們這一萬年來，總能先一步逃離敵人的魔掌。不過縱是如此，他們仍是處於流離浪蕩、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涯裡。

這火燄基地是他們最後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基地了，可見他們已屆窮途末路。

宇宙二號緩緩降落在滿佈盤鳥的基地上。

白樹離開盤鳥，在基地的主辦公大樓與雷坡武見面，商議如何應付眼前最新的形勢。

白樹這時已從可能是方舟等出現的興奮回復過來，道：「我再想過這問題了，方舟等如果出現，怎也不該在七萬多年後，所以由黑獄人的通信網得來的情報，說不定是黑獄妖的陷阱，想把我們引出來加以殲滅的手段，我們務要小心處理。」

雷坡武外貌依然，但眼神卻完全不同了，不但深邃難測，還帶著一種近乎電磁、電力的閃芒，使人知道在過去這段悠久的年月，他的精神力量大幅擴展著。

以進化的角度而論，七八萬年實在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對一個人來說，近八萬年的生命和經驗，已可把任何人徹底轉化了。

這宇宙聯盟統帥微微一笑道：「若是三角委員會偽造出來的消息，那他們的想像力實在大有進步了，竟可以想到一艘由人性實驗室開發出來的飛船，那是多麼引人入勝？」

白樹歎道：「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小心一點，再吃一次敗仗的話，我們將永無翻身的機會，還是靜觀其變穩妥一點。」

雷坡武苦笑道：「我們想插手亦是有心無力，對上大帝號時，誰都只有逃命的份兒，奇怪的是自銀河系一戰後，撒拿旦便銷聲匿跡，否則若有他主持大帝號，我們早完蛋了。」

白樹道：「這其中定有我們猜不透的玄機，這趟我去與舒士俊會面，曾談及這問題，他說曾千方百計的擒到了一個黑獄人，希望可以由他的記憶細胞內得到有關撒拿旦的行蹤，可是這黑獄人情願把辛苦得來的人體銷毀掉，形神俱亡，仍不肯讓他們得到他腦內的東西，使舒士俊徒勞無功。」

雷坡武道：「你這趟與他商議結盟的事，有什麼發展？」

白樹歎道：「現在我們變了像瘟疫般的人見人怕，三角委員會的策略確是一絕，全力打擊我們和與我們沾上任何關係的人，卻暫時放過了其他的反對力量。那些傻瓜竟如此短視，難道不知黑獄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太陽人嗎？」

雷坡武淡然道：「太陽帝國和新聯邦仍在交戰嗎？」

白樹道：「只是局限於小規模的爭鬥而已！有黑獄人這大敵窺伺在旁，誰都不敢妄動干戈，最近娃亞娜那群太空海盜襲擊了卡爾夫南的一個太空基地，搶走了新聯邦最先進的一批器材，接著轉手賣了給舒士俊，使卡爾夫南大為光火。嘿！看來娃亞娜對舒士俊特別有好感哩？」

雷坡武道：「自姬主席失蹤後，舒士俊變得很厲害。他也算深情了，人說時間可沖淡一切，但七萬多年對他卻一點都不管用，聽說他不時要找新鮮的女人，才能使他壓下心中對主席的思念和痛苦。」

白樹道：「但那也使他忘掉黑獄人的威脅，所以拒絕了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建議，只答應在物資上暗地裡援助我們。經過了這些年來的戰爭，以大三角河系為中心廣被近四千萬光年的宇宙，所有反對黑獄人統治的種族均逐一被滅絕，除了我們的拍檔翼人族外，就只餘下人類在孤軍作戰，其他不肯投降的不是遷移到更遠的河系去，就是躲了起來，似乎不知道當黑獄人收拾了我們後，下一個就是輪到他們其中之一了。」

接著精神一振道：「究竟是何方神聖，竟能一舉把黑獄人駐在黑獄帝國邊緣區的軍事基地，連人帶船殺得一個不剩呢？會否又是黑獄人放出來的煙幕？」

雷坡武道：「我直覺感到這兩段情報都是真實的，現在我派出了十艘『諜報艦』，設法與那艘可能載著方舟現在的神秘飛船建立聯繫。唉！假若事情屬實，那就真令人為他們擔心了。」

白樹道：「方舟是我們最不用為他擔心的人，現在還是為我們最親愛的戰友翼人族安排撤離暴雨星區的行動吧！在宇宙曾遇過的種族，沒有比她們更接近我們的形體和思考的方式了，有時我真懷疑也許大家都是來自同一的生命種子，只因落在不同的環境，才生出了文化和外形上的少許差異。」

雷坡武容色一黯道：「太遲了，沙西妖物剛完成對整個暴雨星區正反空間的封鎖網，我和翼后對話尚未完畢，通信就給完全切斷了。」

白樹為之色變，難道最後一個盟友也要滅絕在空具人身、卻絕無人性的黑獄人手內嗎？

※※※

黑獄帝國的勢力範圍，大約可用他們橫跨五千萬光年的反空間通信網路來界定，在這範圍內所有具智能的種族，若要公然存在著，就須臣服在他們的統治下，接受三角委員會的指令，忍受他們在各方面的勞役和剝削，好讓黑獄人有足夠後援去擴展他們領土。

黑獄軍團的實力大部分集中在帝國中心處的大三角河系，那顆中子戰星成了三角委員會的總指揮部，近五萬年來再沒有離開過大三角河系。

大帝號由於沒有了撒拿旦的操縱，故三角委員會的三大巨頭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都不願因駕御大帝號內那「火球動力系統」而大幅損耗能量，才少有以大帝號出征，況且只是那過百艘新建成擁有反極子能量的晶體元帥級飛船，已是宇內難逢敵手，更不用勞煩他們的終極武器大帝號了。

這次他們竟動用到大帝號，可見他們對方舟是如何重視。

除了駐重兵於大三角河系外，三角委員會還在帝國的邊緣區處建了一百多個太空基地，由改良了的銀河級飛船駐守。

現時在帝國境內，唯一公開反抗他們的力量就只剩下宇宙聯盟僅餘的兩個種族了，一俟消滅了他們，就會向在帝境外的太陽帝國、新聯邦和其他種族開刀。

黑獄人如此窮兵黷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保證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壞帝君撒拿旦和帝后天美的結合。

當「聖嬰」出世時，他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而對這事最具威脅的人，正是深悉內情的方舟。他仍在人世的消息震撼了整個黑獄帝國，無論須付出任何代價，黑獄人都要取方舟的性命。

※※※

太陽帝國位於離開帝境五十萬光年外的新銀河系內，共有四十多個領星，統治權集中到舒士俊、尚思蘭和尚思雅這一帝二妃的王族集團。

當年逃出銀河系的船隊裡，以舒士俊準備得最是充足，逃得最遠，帶領的人數亦是最多，經過了兩萬多年的反空間旅程後，終來到這遠離銀河系過億光年外的河系來。

直至一萬年前，當黑獄人的帝國擴展到現在的領域時，他們的存在才被注意，就在這四萬多年，一帝二妃憑著他們以前做生意的精明頭腦，使人類的文明在這開花結果，又解除了以前聯邦的禁令，由帶來的精子庫取出生命的因子，培養出一批新的人類，使太陽帝國的人數增至近二億人，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各方面均有長足的發展。

太陽帝國基本上是個軍事王國，但所有風貌習慣，由建築物至乎衣服、禮儀，均趨向復古，這固然反映一帝二妃的愛好，同時也看出在經歷家鄉被毀的大災變後，人類下意識地追求以往尚未踏足太空時那種安逸和平的遠古生活。

這時往離河系核心三萬光年處被命名為新太陽系那七顆行星的第四顆新地球上的皇宮，舒士俊在尚思蘭和尚思雅的陪同下，接見遠道來交易的太空海盜首領蜂后娃亞娜。

在佈置得古色古香、充滿古歌德式建築物的華麗後廷，舒士俊等在噴池旁設了鮮果宴款待娃亞娜和伴她而來的長髮女芝芝、左盜將辛普林和右盜將古斯塔。

七人言笑甚歡，不一會轉入正題，身穿軍服的舒士俊那多了以前所沒有的堅毅威嚴的英偉容顏露出一絲笑意道：「黑獄鬼最近有什麼新的動靜呢？」

娃亞娜淡淡瞟了他一眼，道：「帝主，你乃做生意的人出身，自當知道這麼珍貴的情報，最少該值上一噸經提煉過的『重磁鉛』吧！」

重磁鉛乃新一代的激光能原料，由十八種稀有金屬提煉而來，非常珍貴。

尚思雅仍是那風流嬌俏的媚樣兒，噯喲一聲道：「蜂后尚未說出來，我們又怎知是否值那麼多呢？」

坐在娃亞娜左方的長髮女芝芝沉聲道：「任何一個由黑獄帝國探來的情報，都要冒上生命的危險，只是這點，已非區區一噸重磁鉛可以抵償了。」

尚思蘭微笑道：「我們就洗耳恭聽吧！」

娃亞娜若無其事道：「這正是這次我們來貴國的原因，因為方舟終於出現了。」

舒士俊三人立即為之動容，前者眼中更閃過深刻的妒忌神色。

## 第三章 兩雄爭鋒

方舟的精神提升至七萬多年來最巔峰的狀態，與夫秀清的正極子精神體合而為一，延伸至人類號的每一個分子。

雙方虛懸在星間的空際中，遙遙對峙。

由於這離火燄星團核心的龐大力場只有一千多光年，所以時空的扭曲強大至不能忽視的程度。

在這根本不可能出現任何直線。當你以為正筆直的由一點出發往另一點時，其實依循的只是條由核力場決定的曲線。

最頭痛的是這曲線會隨著力場的變化而改變。

現在力場正處於高峰期，時間變得更緩慢，扭曲度更是大幅增加，若把握不到時空的變化，沒有任何攻擊可以命中對手。而在這種情況下，最有利是要逃命的一方。

大帝號正在計算著這奇異星區的時空扭曲度。

方舟凝望著十萬公里外這龐然巨物，心中湧起深刻情懷。

那些無風而動的觸鬚，正像長蛇般蠕舞著，向人類號展示它們靈活多變的特性。

夫秀清的聲音在他神經內響起道：「方舟！我們行動吧！」

※※※

長髮女芝芝美眸射出嚮慕的神情，接口道：「方舟確是非同凡響，一出現就驚動了整個黑獄帝國，使三角委員會和黑獄人傾巢而出，照我們的估計，縱使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這三人同時出動，亦最少要十萬個最精銳的白盔戰士，才可以如臂使指的驅動大帝號，假設大帝號被殲滅，黑獄軍團的勢力將大幅被削弱，儘管仍有中子戰星，但由於其速度緩慢得多，所以再不能保持七萬多年的絕對優勢了。」

尚思蘭歎道：「就算是方舟，亦無法能給這宇內無敵的戰艦任何威脅，我現在擔心的是大帝號會順道把宇宙聯盟滅掉，那時下一個目標，若非我們就是卡爾夫南的新聯邦了。」

舒士俊臉色微變，以大帝號每個地球時近萬光年的高速，就是一心逃走，恐亦逃不了多遠。

現時太陽帝國在反空間的研究上已很有成績，旗艦「太陽號」的速度可達至每地球時一千二百光年的速度，但比起大帝號，只像小巫遇上大巫，半點機會都沒有。

大帝號離開大三角河系的消息，確使所有反抗他的人肉跳心驚，生出大難臨頭的感覺。

蜂后娃亞娜向舒士俊正容道：「帝主！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勸你們還是放棄固定的星球基地，化整為零，避禍時可靈活和方便一點。對大帝號來說，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把你們辛苦建立的基地，連星球一併毀滅，只餘上一堆塵屑和殘月。」

舒士俊歎了一口氣道：「我們自從建立起第一顆領星，便知道有這麼的一天，不過仍想不到黑獄人領土的擴展如此迅快。是了！黑獄鬼的四個爪牙有什麼動靜呢？」

就在娃亞娜說著最後一句話時，舒士俊感到長髮女芝芝的身體泛起微不可察的一下顫動，使他直覺到這件事上，芝芝有不妥當的地方。

經過了數萬年的進化，因著蛻生術的關係，人類的外形變化雖不大，但內裡神經系統卻有了很大的發展。基於適者生存的原則，人類不但大大增強了適應各種惡劣環境的能力，亦因來自方舟的啟示，踏上吸收宇宙各種能量的進化之路上。

以往潛藏的力量被釋放了出來，當兩個人交往時，他們會同時在不同的層面上聯繫起來，可感知對方心靈的反應。芝芝已是隱藏自己內心情緒的高手，但仍給舒士俊捕捉到一鱗半爪。

舒士俊正深思其故時，娃亞娜道：「沙西人出動了佔其總軍力四分之三共二萬多艘『基西級』飛船，在火燄星團的暴雨星區佈下一張大網，封鎖了整個星區的十多萬個星系，看來他們是要逐分逐寸的展開搜索。」

尚思雅色變道：「這方法最有實效，雖可能要過百年的時間，但終有一天會給他們把翼人族搜出來。」

蜂后的左盜將辛普林道：「何須百年之久，當三角委員會那三巨頭的力量聯結起來時，不須一年時間，就可以神遊的方式，搜遍星區內的每處地方，那時就是翼人族滅亡的時刻了。」

娃亞娜歎了一口氣道：「黑獄人定可由翼人族的俘虜處得知雷坡武和白樹那最後一個基地的所在處。唉！我曾勸他們逃走，但雷坡武卻表示情願戰死，真是條好漢子。」

尚思蘭仍是那典雅嫻靜的秀氣樣兒，淡淡道：「聽蜂后的語氣，是否起了避難遠方的念頭呢？」

娃亞娜眼中射出傷感的神色，望往廷外花木繁茂的花園，嘴角牽出一絲苦澀的笑意道：「現在就要看方舟與大帝號的一戰了。」

眾人微一愕然，腦海內幻起了這場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的一戰那慘烈的情景。

※※※

在大帝號核心處的總指揮大堂，分別坐著現今黑獄帝國最大的三個決策者和擁有最可怕力量的三大巨頭，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

美雅女生得千嬌百媚，尤其一對比常人長了至少寸許的鳳目，澄藍的眸子更有種勾魂攝魄的奇異魅力。

她穿一副低胸裝式樣的黑色金屬盔甲，使大截酥胸、修長的玉腿、光緻緻的肩臂都露了出來，皮膚雪白晶潤，閃爍著動人的生命光輝，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保證目眩神迷下移不開目光。

金光燦爛的秀髮，寫意自然地中分下垂，散在嬌嫩的肩背處，一個以晶石造成的圓環緊箍著她的額頭和後腦，電芒隱現，加上一對晶石臂箍，渾體散發著既神秘又危險的感覺。

北保司外型是位高挑英俊的男子，但臉容的秀美嬌俏，皮膚的細滑嫩白，卻絕對可與美雅女分庭抗禮而毫不遜色，充盈著一股濃得化不開的妖異邪氣。

他穿的是柔軟的銀袍，眉心和兩掌掌心，均有一點寶石般大的晶石，就像嵌上了一點精芒，說不出的古怪和邪異。

封神仍是老樣子，穿上一身大將的白色戰甲，神情肅穆。

他們分別坐在三張由晶石造成的巨靠背椅內，分佈在這空廣無人的大堂，晶石的地板上隱見一道紅線，把他們連起來，恰成一個等邊大三角。

在這三角陣的正中處，來自暗瞧星系的大火球凝聚成一團直徑只有五十米的芒火，核心處赫然是黑獄人最珍貴的降神器。

火球和降神器不斷滾動著，但無論轉往那一個方向，他們運動的方向都是恰恰相反，使人感到其中一定有點道理。

分佈在三個尖角的三張晶椅和形貌各異的三個人，面對一球能量團在這圓拱型的大堂正中隆隆而動，情景的怪異，確使人心生寒意。

大帝號內近十萬的黑獄白盔兵均進入半睡眠狀態，好將力量與這能量的三角合而為一，驅動這艘宇內最具威力的飛船，應付眼前的大敵。

人類號那禿頭美女像正筆直地朝他們飛過來。

經過了七萬多年的征戰後，未逢敵手的黑獄人，終於遇上了最頑強的挑戰了。

封神凝望著人類號，虎目射出深刻的仇恨，就因方舟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恥辱，今天就是清洗的時刻了。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進化，黑獄人除了本質上的不同外，各方面都愈來愈人性化了，對美雅女來說，方舟可說是這世上唯一對她有吸引力的人類，那並非是男女之情，而是生命磁場的吸引力。

儘管大家各自在敵對的飛船上，但她已感到方舟龐大無匹的精神力量，正緊鎖著大帝號，那是既可怕又刺激的感覺。

自從得到了人類的身體後，她還是首次生出這種微妙的感覺。

可是她卻不得不毀了他。這是注定了的命運。

北保司發出一陣男女難辨的陰柔笑聲道：「難怪帝后說方舟乃最特出的人類，至少他送死的勇氣比任何人都強得多了。」

封神冷冷道：「你若是輕敵，保證你會吃虧，這人詭計多端，千變萬化，只看連帝后都弄他不死，就可知道他的厲害了。」

美雅女嬌叱道：「動手！」

三人的精神結合起來，投到火球核的降神器去，能量立時傳往下方的一千二百條觸鬚處，使它們融合為一，變成一道旋轉的光柱，閃電般朝對手捲旋而去，似要把暗黑的虛空撕裂了開來。

※※※

方舟卓立在美女眉心處的主控室內，面向著主視野舷窗，看著捲旋而來的能量柱，在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內已分析了光柱的威力，搖頭歎道：「沒有了撒拿旦在主持大局，大帝號的威力至少減了一半。我們雖仍沒法取勝，但怎麼敗法，卻是一種高深的藝術。」

時間上再不容許夫秀清作出任何反應，在這種動輒決定生死的太空戰，她把操作權交到方舟手上，由他把自己的能力發揮盡致。

方舟把思感融入了夫秀清那在晶片內為他敞開了大門的天地，作出還擊。

這一著可說任黑獄人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到。

無論人類號多麼厲害，比起由中子星變成的大帝號，仍是小巫見大巫，所以夫秀清才想出了這個方法來，就是把整艘人類號全搬進了晶片內。

本來這種「芥子納須彌」的方式，只是一種理想中的可能性，但當夫秀清這新愛神在晶片內那由正極子組成的「無限宇宙」內產生後，就將這從不可能的構想變成了事實。

通過正極子，她把人類號所有資料和設備一點不漏地複製在晶片的空間，欠的只是能量。

就算整艘人類號毀去了，她也可在剎那間利用正極子的重組，憑著晶片內那具體而微的資料重製出來，只要再由方舟引進正反動能，一切均將與前無異。

由這角度去看，人類號將永遠也不會被毀掉，當然唯一條件是要保住晶片。

以方舟現在的能力，要保護整艘人類號，仍是力有不逮，但對指頭般大的晶片，他卻是游刃有餘。

此時整個人類號的美女頭亮了起來，迅達光速，倏地化成一束強芒，剎那間繞著大帝號轉了十多個圈，緊躡其後的光柱始終差了一線，追她不上。

大帝號的光柱重新變回千多條觸鬚，以光速延伸，變成一幅廣罩方圓百萬公里的大光網，再以大帝號為核心收縮，像捕一條小魚般去擒拿人類號。

大帝號的主球體同時生出巨大的力場，龐大的引力，使人類號的速度驟失，狂跌至八分之一光速。更駭人的是大帝號直徑達八十公里的晶球主體露出無數的暗紅點，烈射出以萬計直接提取自反空間的壓縮能量，在方舟還沒想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人類號已被連續擊中了一百零二次。

儘管以人類號由正反兩種極子造成的護罩，亦立即吃不消，通體亮起了毀前那一剎那的亮芒，照得大帝號這一邊有若反映太陽的月球。

至此方舟才真正嘗到大帝號駭人的威力。

打既打不過，逃又逃不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船毀人逃」了。

戰爭這時才真正開始了。

## 第四章 短兵相接

宇宙聯盟的基地敞開十多個出口，一艘接一艘盤鳥由地下基地飛了出來，在隕石紛飛的天空佈成陣勢。

目的地是離火燄星團核心處二千光年的暴雨星區。

千多艘大小如一的盤鳥太空艦，在空中聯成壯觀的遠征艦隊。

這是宇宙聯盟剩下來的全部軍力了。

雷坡武和白樹均是情深義重的人，絕不肯坐看盟友翼人族被沙西族滅掉，要死就死在一塊兒好了。

他們就是以這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心情，趕往戰場去。

※※※

雷坡武和白樹可說是人類最後兩個有勇氣和高尚情操的領袖了，若非他們長時期與黑獄人作戰，卡爾夫南這野心家建立的新聯邦和舒士俊的太陽帝國焉能獨善其身，像兩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

不過這情況已因大帝號的「重出江湖」而告一段落。

在大帝號的驚人反空間的速度下，只要幾天功夫，便可在離黑獄帝境最遠的新聯邦出現，再沒有人能作壁上觀了。

蜂后娃亞娜和她的手下離開後，舒士俊獨坐王宮的後廷內，呆望著噴水柱下來的水花，沉吟不語。

尚思蘭來到他身旁坐下，輕輕歎道：「是否又在想姬慧芙呢？」

舒士俊伸手把她的纖手抓緊，微微搖頭，道：「我想的是娃亞娜，別看她現在對我們非常友善，事實上這群太空海盜全是泯滅人性的傢伙，經過七萬多年來不斷尋找基因的改進和突破，我真懷疑她們有多少成分仍可算是人類。唯一的例外是長髮女芝芝，她似乎情不自禁地愛上了我，就是因為如此，才被我察覺到她們暗地裡正進行某種對付我們的陰謀。」

尚思蘭臉色微變道：「若害了我們，對他們有什麼好處，現在宇宙內的人類已所餘無幾了……」

舒士俊有點心煩意亂地打斷她的話道：「這群太空海盜很難以常理去揣測他們的動機，或者他們暗地裡與卡爾夫南和翟斯飛有交易也說不定，又或是暗中與黑獄人的爪牙『墨爾盤龍人』有交易。據我們的情報，龍人族一直沒有攻擊娃亞娜的飛船，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尚思蘭花容失色道：「若帝主猜測無誤，我們現在正陷在四面受敵的劣境，眼前的和平安逸只是一種假象。」

舒士俊雙目亮起精芒，語氣轉冷道：「打一開始，這便是一種假象，太陽帝國內的公民，誰不是抱著過一日得一日的心情在逃避著這可怕和殘酷的命運和現實。不過若非有黑獄人的威脅存在，恐怕卡爾夫南的新聯邦大軍早壓境而來，我現在忽然有點後悔因為獨善其身，故而拒絕了白樹結盟的提議。唉！我是否太短視了呢？」

尚思蘭愛憐地探手摸上他臉頰，柔聲道：「帝主不是短視，而是一方面明白到與黑獄人對抗只是以卵擊石，另一方面更知道我們那由一百三十六人組成的內閣成員中，大部分人都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情做人，絕不會同意加速與黑獄人正面交鋒的時間。現在誰不備好逃走的路線？只要黑獄人放出風聲要到新銀河系來，保證我們看似強大的軍隊，會一哄而散，事實就是這麼令人洩氣。」

舒士俊眼中閃著複雜的神色，語氣卻非常平靜，淡淡道：「我既希望方舟艦毀人亡，又希望他大獲全勝，只要沒有了大帝號的威脅，整個形勢將會扭轉過來。黑獄帝國雖仍擁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再不會像以前般使人連與他們對抗的念頭都生不出來那種無奈的感覺。」

尚思蘭美眸閃過異采，輕輕道：「不要再妒忌方舟和姬主席的關係好嗎？那是七萬五千年前的事了，現在他已成了人類唯一的希望，假若連他都敗亡了，我們便須立即有多麼遠逃多麼遠，宇宙是那麼無際無涯，怎也該有避難的桃花源。」

舒士俊苦笑道：「昔年我被慧芙使人押著進入逃走的太空艦內時，還以為飛他個兩萬多年，就可以避開黑獄人直至宇宙終結的時刻，看看吧，十萬年不到便給他們尋上門來，若非有宇宙聯盟以游擊戰術拖著他們的後腿，時間怕還要短上一半。這趟黑獄人早有佈置，大禍來時我敢肯定沒有半艘飛船可逸出羅網。而出賣我們的人就是娃亞娜。」

尚思蘭嬌軀劇震道：「那我們該怎辦才好呢？」

舒士俊霍地起立，昂然道：「方舟才現身宇宙，就表現出不畏死的豪情壯氣，我舒士俊哪能如此窩囊，我將向整個太陽帝國四十多個星系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使所有人明白到擺在眼前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像獵物般被敵人捕殺，一是像個戰士般流盡每一滴血，展示人類的尊嚴。」

尚思蘭陪他站了起來，眼中射出迷醉崇慕的愛火，欣然道：「思蘭願與帝主共進退，就是死也死在一塊兒好了。」

※※※

在大帝號的主控室內，黑獄帝國三角委員會的三大巨頭，目不轉睛的看著人類號在虛空爆成一團使人驚心動魄的光燄，構成飛船的物質化作了萬億條光線，剎那間填滿了所有空間。

在強烈的爆炸波裡，大帝號雖夷然不動，但強度達二十萬度的護罩卻驟跌了五萬多度，可見人類號確擁有他們前所未見的可怕能量。

看著大敵灰飛煙滅，可是三人仍是神色凝重，因為他們都知道方舟尚在人間，正從反空間往大帝號潛過來。

但他們卻不擔心，因為大帝號經過這七萬多年的改良，已擁有了把反空間分隔開來的反極子力牆，除非方舟擁有反極子的能量，否則休想能闖進艦內。

當他被反彈開去時，大帝號就會和他上演貓捉耗子的遊戲了。

無論在反空間又或正空間內，大帝號都是全無敵手的。

「轟！」

整艘大帝號晃動了一下，顯示出兩股強大能量的劇烈撞擊。

美雅女三人的精神延伸往反空間內，恰好捕捉到一個代表生命的能量光點，被那將大帝號和反空間分隔開來的反極子力牆反彈到反空間的深處去，迅速遠遁。

三人心中同時歡呼。

大帝號倏地潛進反空間內，朝敵人追去。

方舟已被緊鎖在大帝號廣被數萬光年的思感偵察網上，這次插翼也難飛了。

※※※

但當大帝號潛入反空間的當兒，方舟到了大帝號內。

早在雙方對峙之時，他已把握到這張把進入大帝號之路封隔了起來的反極子力場，同時想到了破入之法。

換了是別人，怎也無計可施。

偏是方舟的一半能量本質是來自天美帝后，是由反極子構成，所以根本不會被這力場排斥。

而且他還將計就計，詐作一時不察下被力場彈了開去，引得大帝號窮追不捨，注意力擺到那個以能量擬成的假目標去。

在剎那的光景中，他的思感遊遍了這艘黑獄人的皇牌飛船，透過一層一層的晶石壁，來到了主控室上的資料儲存庫內。

那是個圓形的空間，直徑達半公里，近萬個大小不一的晶球，虛懸在這廣闊的空間內，緩緩轉動著。

晶球間不斷交換著光束芒線，七彩繽紛，既怪異又美麗。

無數幻象不斷在晶球間亮起，有時是一幅幅正反空間的圖示，有時卻是人和物，包括他方舟的尊容和能量的分析。

這樣的資料庫，確是超乎方舟和夫秀清的想像之外，好半晌他才有點明白儲存的方式。

夫秀清在他心靈內道：「這些晶球均是由細若微塵的能量晶粒結合而成，以每秒二億次以上的頻調律動著，只是一個晶球，便可把整個資料庫包含其內，晶粒等若人類的記憶細胞，容量驚人之極，你有沒有辦法進入這些晶球內去呢？」

方舟自由寫意地在球體的空間內飄浮升降，苦笑道：「整個資料庫的能量現時與主控室內那三個傢伙緊密地結合起來，若我貿然闖進去，定會惹起他們的驚覺。唉！看著到了可以入口的美點卻不能吃進肚子去，這感覺真讓人難受。可以想像若得到了這庫存內的全部資料，那黑獄人對我們就再沒有秘密可言了。」

夫秀清微嗔道：「你不是要來大肆破壞嗎？幹嘛這刻卻畏首畏尾！」

方舟賠笑道：「院長息怒，問題是到了這，我才發覺那三個傢伙再加上十萬個黑獄戰士和一個大火球的能量，比起我們就若大海與小池塘的分別，若非現時她們的注意力全用在搜索我們的努力上，我們休想能像現在這麼舒適安詳。」

夫秀清默然半晌，才歎道：「難道入到寶山竟要空手而回嗎？」

方舟淡淡道：「當然不是，我正在研究他們駕馭老朋友大火球的方法，只要給我除掉那鎖著她老大整個思感體系的降神器，便像把困住猛獸的鐵籠打了開來，那時黑獄人就要頭痛了，我們則可混水摸魚，到這資料庫來偷取東西。唉！沒有十年八載，休想把所有資料全部複製來，看來怎都偷不了多少。」

夫秀清充滿了希望地道：「你找到方法了嗎？」

方舟道：「夫院長可否先坦白表示是愛上了我，那我便冒險一試，就算未成功先成仁，也可帶著的愛情和妳做一對同命鴛鴦。」

夫秀清沒好氣地道：「休想騙我，你這人詭計百出，定是已胸有成竹，快行動吧！」

方舟苦笑道：「妳對我的期望太高了，唉！女人何時變得對愛情這麼吝嗇呢？院長！坐穩了嗎？」

夫秀清嬌笑道：「乖孩子！讓我見識一下你的手段吧！」

倏忽間，方舟空氣般的消失了。

※※※

美雅女眉頭深鎖，冷喝道：「不妥當！」

三人的思感立即由外面返回到大帝號內，面面相覷。

他們連方舟的影子和能量痕跡都找不到一絲一毫，這是令人難以索解的。

三人同時色變時，異變突起。

先是在以能量線路畫成的三角形上的火團爆起五光十色的彩芒，被撒拿旦制服了七萬多年的大火球，忽然驚醒過來，正試圖掙扎脫逃。

美雅女等大吃一驚，連忙集中整艘飛船內所有黑獄人的力量，把精神力注入火球核心處的降神器，苦苦壓制著火球生物的異動。

大帝號驀然停下，彈回了正空間，四周是星光燦爛的廣袤夜空。

方舟笑嘻嘻地現身在三角形的中心點，好整以暇地看著頭頂處異芒連閃的火球生物，油然道：「老朋友！快加把勁，害你受了七萬多年的苦，真不好意思。」

美雅女三人大驚失色，卻又苦在無暇分身去對付方舟，幸好方舟的全部力量亦用在火球生物身上，沒有餘力向他三人施襲，一時間變成了誰都奈何不了對方的奇怪局面。

北保司怒道：「方舟！你好大膽？」

方舟訝然望著他道：「這位朋友，我究竟該稱呼你作先生還是小姐呢？」

封神雙目射出滔天的恨意，咬牙道：「這次你怎都逃不了？」

方舟微笑道：「你們這批傢伙愈來愈像人了！」

接著向美雅女致敬道：「這位美麗的小姐，我們可否交個朋友，有機會大家親熱親熱！」

美雅女嬌笑道：「當然可以，便讓我們親熱一下吧！」

猛一揚手，一團強芒脫掌心而出，印在方舟額頭處。

「砰」的一聲，方舟仰跌地上，卻翹起二郎腿，仰望著大火球，笑嘻嘻道：「這一擊只有平時千分之一的能量，給我抓癢就差不多了。」

三人同時色變，不見七萬多年，方舟的力量變得深若大海，難以測度，一時間沒人敢再向他動手，怕會惹來他的反擊。

方舟雖故作從容，其實卻是有苦自己知。

他的計策可說妙絕一時。

主控室內這團火球，可說是大火球生物的心臟和腦袋。

對大火球來說，生命純是一種本能的衝動，她並不懂像人類般有思考的能力，甚至沒有你我之分。她一切的行動，均由本能去支配，其中包含著對自由強烈的嚮往，不願受任何力量去控制或壓伏。

方舟的能量，正是喚起她這被撒拿旦以無上法力，通過降神器強制著的本能，所以她才全力掙扎，試圖擺脫撒拿旦加諸於她身上的新烙印。

而以三角委員會為首的黑獄人，則全力阻止她的反抗。

黑獄人的力量實在太龐大了，打一開始方舟和大火球都同時落在下風，所以方舟才現身出來，好分三人的心神。

這三人就像黑獄人精神力的炮口，只有通過他們，黑獄人的精神力才能發揮出來，若能使這三大巨頭失了方寸，方舟便可把降神器所加的烙印解掉，把火球生物釋放出來，那時就要讓黑獄人好受了。

剛才美雅女向他發出攻擊，他非是不想閃躲，而是根本閃避不及，這顯示美雅女等佔了上風，故有餘力對他出手。

而方舟之所以能安然無恙，皆因美雅女唯恐殺不死他，由箍額的晶石環內提取反極子能量，向他發射，卻被他一股腦兒吸進體內，反而增強了能量。

那是美雅女最厲害的武器，卻恰恰對付不了兼具正反極子能的方舟。反極子進入體內，先與本身的極子能融渾為一，接著再給正極子平衡和化解，造不成任何破壞。換了別人，反極子能將會使每一個細胞都毀掉了。

假設美雅女是以較低層次的能量例如分子內核力向他攻擊，方舟恐要非死即傷。

無論在正反空間內，所有能量均來自有形或無形的物質，若以正反極子為高階層次，那底下還有無數的能量層次。像擦亮一根火柴、吹出一口氣、以至乎能量集束形成的激光、利用分子分裂或聚變而來的導彈，均是能量的表現。

對美雅女或方舟來說，他們的力量來自本身能量儲存，又或憑著例如晶石一類的武器提取反空間的壓縮能量，以之傷敵，可算是武器中的極品，生生不息，用之不竭，自保進攻，應用自如。

正反極子乃宇宙這兩個空間最終極的能量，天性相生相剋，故而當美雅女純以反極子向他攻擊時，他反可據為己有，情況微妙非常。

當美雅女三人對方舟不為反極能所動而瞠目結舌時，方舟靈機一觸，把支援火球生物的能量減掉了兩成，裝作能量受損的樣子。

火球的色光立時黯淡了下來，整個主控室也像忽然進入了日落西山的餘暉。

美雅女果然中計，嬌叱一聲，在同時大喜的封神和北保司支援下，向方舟發動第二次攻擊。

這趟能量是來自火球核心的降神器，直接由反空間提取反極子的能量，化作一道電芒，激射在側臥在三角形中心的方舟身上。

降神器之所以能凌駕於其他晶石能之上，皆因它運動反極子的能量極端巨大，其他晶石的能量層次均及它不上。

這能量柱實在太龐大了，即使方舟也消受不了。可是由於他深明正反極子的原理，卻是不驚反喜，急忙把能量送往現在的好拍檔火球生物去。

在其他的情況下，這根本是無法辦到的。但恰好方舟這時的能量與火球生物聯結在一起，就若兩者間有條無形有質的輸送道，而火球生物亦急需能量的生力軍，好助她解開困局，故而一拍即合，似海綿吸水般一下子把所有經過方舟以正極子「過濾」了的能量，吸納個一滴不淨。

美雅女等忽感飄飄蕩蕩，如在虛空，大覺不安時，方舟大笑彈了起來，往上升入火球之內，大笑道：「三位中計了！」

同時間「轟隆」一聲巨響，整艘大帝號像給人用利刀刺中般劇烈抖動了一下，火球核心的降神器已消失不見，給方舟和火球生物合力送到了反空間內去。

鎖緊火球生物的烙印終於被解除了。

大帝號下的千多條觸鬚，內縊的紅光立時倒捲而回，重新流入火球核內，大帝號整個泛紅的船體，更是回復清白，顯示所有能量均重歸火球生物所有。

接著的變化，連方舟都始料不及。

倏地整個主控室充滿了紅色的火燄，把方舟等四人全擠壓在內，差點給絞成碎粉，接著火球變成了滾滾的洪流，通過力門和能量輸送道往大帝號每一個空間奔騰而去。

方舟等就像當年在暗瞧星系大火球居住的那個星球的地道內般，身不由己地被火球生物的能量流沖得在大帝號的廊道空間內翻滾飄流，完全沒法脫身而出。

換了是其他人，在火球的強大能量流擠壓下，保證半點渣滓都不會剩下來，幸而四人均身具這宇宙最終極的能量，不過亦只僅可保命，再不能做其他的任何事。

被困了七萬多年的頑強生命，終於脫困了。

## 第五章 曙光初現

大帝號內所有設施均由晶石建成，儘管以大火球生物的驚人能量流，也破壞不了，但要命的是正陷於離魂狀態的其他黑獄戰士，立給無孔不入，急於要離開大帝號的火球生物的能量流狂湧襲擊，使十萬最精銳的黑獄戰士頓時灰飛煙滅，形神無存。

接著所有大帝號外殼的力場給破開來，千百道五光十色、長達十多公里的巨柱探了出去，像當年般延伸舞動，充滿生命和歡樂的熾烈氣氛。

方舟這救命恩人被她一視同仁地與美雅女三人同時被送出大帝號，到了太空在星夜的背景，白體黑鬚的大帝號探出了各式各樣的柱體和蘑菇狀的形體，像以前般向著虛空狂舞，不同處只是以往的星球變成了現在的大帝號。

方舟在天空翻滾時，被大火球霸佔了的大帝號正以近乎光速的速度迅速遠去，這結果在事前他真是作夢也沒有想過的。

夫秀清的聲音在他身內喜呼道：「天啊！這結果多麼美妙哩！」

方舟仍是渾體無力，在空中隨意浮盪。

美雅女三人亦是能量耗盡，分往三個不同的方向投去，離方舟愈來愈遠。誰都奈何不了對方。

方舟喘著氣道：「偷了他們多少東西呢？」

夫秀清歎了一口氣道：「那資料庫實在太龐大了，我偷到的只有億萬分之一，其中佔了一半是黑獄帝國領星的資料，但有關撒拿旦和天美的所在處卻完全沒有，真讓人失望。」

方舟哈哈笑道：「大帝號完蛋了，還說什麼失望哩！除非撒拿旦重出宇宙，否則大帝號就成了火球朋友的新居所了。」

接著又苦笑道：「沒有一至兩年的時間，我休想回復以前的能量水平了，若不能進行肉身的反空間旅程，千萬年都不用想到任何地方去。」

夫秀清顯是心情極佳，嬌笑道：「怕什麼！有人家陪你嘛？」

方舟歎道：「現在就算夫院長肯把身體開放，我也沒了到那一遊的能力。而亦因失去了動力，不能現身出來與小弟相好，唉！太空的生活是多麼寂寞難挨呀。」

夫秀清嗔道：「你這人滿腦子都是肉體的需求，快專心汲取能量吧，一個人七萬多年都是那麼過了，三幾年時間還不是眨眼的光景嗎？」

方舟微微一笑，閉上眼睛，進入安眠的狀態。

一個人兩顆心，在無涯無岸的廣闊星空內永不休止的繼續飄逝著。

※※※

人類號與大帝號的一戰，把整個宇宙爭霸史扭轉過來。

橫跨五千萬光年的河系和各種族，通過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把這消息廣泛傳播開來。

沒有人真正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像宇宙聯盟的雷坡武，從監聽黑獄人的反空間極速傳信網路的儀器，先是發覺大帝號與三角河系完全斷絕了音訊，接著速度比大帝號慢上至少百倍的中子戰星，進入了全面戒備的狀態，然後由黑獄人將蚩由節指揮的一隊達百艘元帥級的全晶石巨艦，離開了大三角河系，往火燄星團的暴雨星區全速開來。

更使人知道事情不妥當的是本來封鎖這星區的沙西族太空艦，竟再不理翼人族，轉而對星區的邊緣空域展開漁翁撒網式的大規模搜索行動。

至此誰都知道宇內無敵的大帝號，在縱橫天下七萬多年後，終於遇上能收伏她的勁敵了。

方舟在人類的心中，本已是像神一般的超卓人物。

對其他種族來說，亦是一個動人的傳奇。

但經此一役，他的聲名倏地騰升萬倍，成為所有種族翹首等待將他們由黑獄人的暴政解放出來的救世主。

原本臣服於黑獄人的六十多萬個種族，無不蠢蠢欲動，等待推翻黑獄人的時機來臨。

七萬多年一面倒的悶局，終於出現了轉機。

成為黑獄人爪牙和幫兇的四大種族，以實力排名依次是巨魔族、墨爾盤龍人、液態鬼和沙西族，由於滿手血腥，與各民族又仇怨甚深，雖是無不自危，卻被迫與黑獄人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應付因失去了鎮壓著整個宇宙的大帝號後任何可能會爆發的暴亂。

可是人類號和方舟亦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使人感到難以適從。

黑獄人的威脅驟減後，太陽帝國和新聯邦的衝突亦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雷坡武的艦隊轉而對沙西族的飛船進行神出鬼沒式的游擊戰爭，利用火燄星團時空扭曲的特性，不斷予敵人嚴重的打擊。直至蚩由節的黑獄大軍抵達暴雨星區，才撤返秘密基地。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黑獄人在帝境邊緣區的另一個太空基地再次遇襲，全軍被殲。

黑獄人立生首尾難顧之感，惟有把應付這來無蹤去無影的神秘敵人的責任，放在液態鬼的肩上。

經過了接近一年的搜索，終於先後尋回了美雅女這三大巨頭。但搜索仍沒有停下來，只不過目標變了是方舟。

這時黑獄人已清楚地明白到，方舟一天不除，不但黑獄人辛苦建立起來的宇宙帝國會有覆滅之險，甚至帝君撒拿旦和帝后天美的結合亦會受到騷擾和破壞。

沒有人比方舟更清楚黑獄人的致命傷在什麼地方了。

※※※

新聯邦的旗艦「聯邦號」緩緩停了下來，懸在基地的半空處，靜候紛紛升空的飛船，結成陣勢。

從「聯邦號」的造型上，隱約可看到昔日「黑巫號」的影子，只不過那由艦體冒出來的百多根尖炮短少多了，只有三十多米，比起長達二萬米的船體，更不像以前黑巫號那麼礙眼。

這些尖炮亦不像以前黑巫號般像刺那樣渾身是刺，而是井然有序地排列在艦腹和艦脊的部分。

整艘飛船的線條美至無懈可擊，船頭尖若鋒刃，尾巴扁平，隱見十多道線，由船頭延至尾部，驟眼望去，會使人聯想到一條腹背有刺的金屬鯊魚。

但最使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艦體兩旁有兩行圓形的窗戶，透出明亮的白光，把整艘飛船沐浴在芒光之內。

「聯邦號」之外是五千多艘短少了一半的「悍將式」飛船，型制與聯邦號相同，只是火力小多了。這趟的目的地是太陽帝國的首都星新太陽系。

卡爾夫南固是野心極大的人，可是他把頭號目標放在太陽帝國上而非是黑獄人，亦有他的苦衷。

當年黑獄人大軍壓境時，他剛把黑巫號修補妥當，使她恢復了正常的飛行能力，乍聞太陽系被毀的消息，他惟有倉卒逃離銀河系，先飛往百多萬光年外的一個河系，哪知不到一萬年，黑獄人就來了，卡爾夫南再次逃亡，來到現今離銀河系足有一億光年之遙的新聯邦河系。

建立新聯邦的過程更是一波三折。

在這河系居住了幾個有高度文明的強悍異族，把他們視作入侵者，聯手對付他經過了延綿兩萬多年的戰爭後，卡爾夫南和翟斯飛才成為了這河系的霸主，把敵人連根拔起，屠戮得一個不留。

但新聯邦亦元氣大傷，人數減至數萬人。

由於他是倉皇下逃離銀河系，並沒有像舒士俊般有基因儲備，所以無法培育出新一代的人類，使他的勢力無法擴展。

於是他廣作招徠，吸引正因黑獄人擴張領土而四處流竄的人類到他的新聯邦去，數萬年下來，雖說有點成績，但聯邦的人口仍只是五十萬之眾，縱是全民皆兵，仍受到人力所限制，難有大的發展。

這迫使他轉向人口眾多的太陽帝國打主意，多番派出使臣，要求舒士俊放棄帝制，把新聯邦和太陽帝國分幾個步驟合併，好共同應付黑獄人這意圖滅族的大敵。

可是舒士俊對卡爾夫南深痛惡絕，拒絕了他的提議，還聲明只要新聯邦的飛船進入新銀河系，會立即攻擊。

卡爾夫南老羞成怒下，決意以武力把太陽帝國兼併。

但由於黑獄人的威脅，雙方均不敢輕舉妄動，只限於有限度的戰爭。

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

在宇宙聯盟的基地內，雷坡武、白樹、艾妮、尤歷和以前聯邦的大法官艾華達、情報局長依莉茜亞、內務卿布芍玲等一眾舊聯邦的大臣，正聚在會議室內商議宇宙聯盟的未來動向。

白樹首先扼要地總結眼前的形勢道：「現在黑獄人把注意力全集中到搜尋方舟一事上，故我們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發動第二次對大三角河系的偷襲，直搗黑獄人的老巢；另一個戰略，就是先對付黑獄人的爪牙，只要來一兩場勝仗，黑獄人的威信將更受挫辱，那時各地種族必紛紛起來抗命，整個黑獄帝國將不戰而潰。黑獄人沒有了大帝號，想回復往日情勢將是困難之極。」

艾華達道：「大帝號的神秘消失，打破了黑獄人戰無不勝的神話。但眼前仍不宜輕舉妄動。經過了這七萬多年來的苦心經營，黑獄帝國的根基已非常穩固，只是他們下面四個甘作走狗的凶悍種族，無一不擁有雄厚實力，我們難有必勝把握。」

依莉茜亞黛眉輕蹙道：「我還有另一想法，這是基於我不敢相信這宇宙有任何能摧毀大帝號的力量而來……」

布芍玲微感愕然道：「是否認為大帝號的失蹤只是黑獄人放出的煙幕，好引蛇出洞，佈局對付我們呢？」

此語一出，各人無不露出怵然思索的神色，代替了早前的興奮。

依莉茜亞神色凝重地點頭道：「我們所有的情報消息，均是從截聽黑獄人的通信而來，要發佈幾道假消息，對他們來說是易如反掌。」

尤歷吁出一口涼氣道：「依莉的想法不無道理，事實上初聞此事時，誰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只是後來的發展和種種蛛絲馬跡，均使人感到他們不似在做戲。不過黑獄人一向狡詐多計，設下這麼一個陷阱是毫不稀奇的一回事。」

白樹道：「但這是否多此一舉呢？我們和翼人族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只望能轟烈戰死，留下一點人類的尊嚴。而現在這一轉折，我們反得到了喘息的機會，照我看！大帝號確已遭劫了。」

雷坡武斷然道：「我相信白樹的判斷，姬主席當年曾說過，方舟是個可以創造任何奇蹟的人，摧毀大帝號就是最大的奇蹟。」

接著搖頭苦笑道：「就算是個陷阱，我們頂多便賠上老命，畏首畏尾，只會把機會白白錯過。」

艾妮點頭道：「我們現在該採取什麼戰略呢？」

雷坡武沒有答她，向依莉茜亞問道：「仍未聯絡上翼人族嗎？」

依莉茜亞氣地道：「他們就像大帝號般無影無蹤，只希望沙西族亦像我們般找不到他們就好了。」

雷坡武沉吟片晌後道：「我現在反擔心舒士俊的太陽帝國，據情報墨爾盤龍人的大軍已往他們的新銀河系開去，而士俊仍和卡爾夫南纏戰不休，真是何苦來由。所以眼前當務之急，該是說服卡爾和士俊修好，合力共抗大敵。」

白樹歎道：「士俊變了很多，事事都一意孤行，成了個專橫的獨裁者，而卡爾和翟斯飛到今天仍是恨我等入骨，你這如意算盤怎都打不響了。」

雷坡武雙目精芒閃現，淡淡道：「這是因他們尚未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吧！當他們無路可逃時，就知道團結一致的重要。只要大帝號真的完蛋了，我們就非像以前一般全無還手之力。人為了生存，就要放下仇恨和偏見。所以我決定以此作為第一個目標。當我們的力量因團結而增強時，才有與黑獄人和他們的走狗爪牙周旋的本錢，不像現在般只能東躲西藏，惶然度日。」

布芍玲輕輕道：「會不同了。」

眾人無不眼睛亮了起來。

布芍玲說得不錯，假若有方舟與他們並肩作戰，一切都會不同了。

而方舟到火燄星團來，目的不正是要尋找他們嗎？

方舟究竟到了哪裡去呢？若有他在我們這一方，整個形勢都會改觀。

## 第六章 美麗翼女

夫秀清發出訊息，把正專心吸收正極子能量的方舟驚醒過來，才輕輕道：「有十多個不明物體來了。」

方舟嚇了一跳，睜開眼睛，只見下方虛空處，正有十多個銀點筆直地朝他們飛來。

夫秀清擔心地道：「你的狀態如何了？」

方舟苦笑道：「我儲存了七萬多年的能量都在與大帝號一戰時消耗殆盡，連帶我提取能量的能力亦大幅減低，只要來人給我射上幾道激光，我和妳恐怕真的要成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秒死的苦命鴛鴦了。」

夫秀清道：「你這人哩！這時仍不肯嚴肅和正經一點。只要你能給我一點能量，我便有方法應付敵人。」

方舟歎道：「看著辦吧！不過現在我的能量，只足夠給我說幾句笑話，就當是陪葬品好了。」

這時那十多個銀點逐漸擴大，到了離他們飄浮處約半公里時，散了開來，把他們團團圍住。

這些東西形如繭，銀光鱗鱗，只比方舟長上米許，充滿有機生物感覺，但卻不見頭眼一類的東西，予人非常怪異的感覺。

方舟和夫秀清正驚異不定時，十多個繭狀物忽生變化，中裂而分，本是外殼的鱗皮往兩旁有力地伸展，張開而成一對巨翼，露出剛才被雙翼包而隱藏不見的身體。

兩人立時看呆了眼。

那就像是美女長出了一對翅膀，把身體覆蓋在晶白色的鱗片之下。

她們並沒有男女的性徵，但頭、手、腳俱備，自頸以上便不見鱗片，皮膚細滑，瑩潔如雪，臉容如花，嬌俏可人，一對澄藍的美眸深邃難測，閃動著智慧的光輝，長髮及腰的黑色秀髮在空中無風飄舞，充滿了動力的感性。

細辨之下，她們間亦有少許娃妍之別，並顯露出不同的個性。

兩人看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宇宙內竟有如此酷肖人類的生物，可算是進化上的奇蹟了。方舟同時感到對方的思感能流水般掠過他全身，對他進行徹底的審查和儉視。

夫秀清在他心靈內道：「這是翼人族了。」

話猶未已，這十多個長了翅膀的美女秀目寒芒大盛，翅膀由緩轉急，同時舉起鱗甲閃閃的玉手，十指箕張，指向方舟，擺出戰鬥的姿態。

方舟嚇了一跳，急忙以心靈傳感的方式向這些美艷動人的翼女道：「等一等！我不是妳們的敵人？」

要知在太空是真空狀態，由於不能靠震盪空氣來發出聲音，所以若要說話，須以能量傳送。現在方舟體內的能量微弱不堪，惟有純賴精神感應來與對方通信。

一個甜美的女聲在方舟心靈內冷然回應道：「你是黑獄人，還想騙我們嗎？」

方舟醒覺過來，知道對方察覺到自己來自天美那一半的反極子體質，大叫不妙時，百多道強芒分由翼女們的指尖發出，烈射到他身上，方舟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

※※※

方舟再恢復知覺時，是給夫秀清送入能量喚醒過來的，才發覺自己連指頭都移動不了，眼簾重若中子星的物質，怎都張不開來，空氣冷若冰雪，但卻可肯定是到了某一星球之上，否則不會感覺到氣壓和引力的存在。

夫秀清焦急地道：「方舟，快醒過來，那些翼女正在研究用什麼方法去偷取你腦內的資料，若她們成功的話，你將會變成白癡。」

方舟在心中訝道：「妳似乎得到了點能量，否則妳怎能把這少許的能量送進我身體內來叫醒我，又能探察到那些糊塗翼女的陰謀。」

夫秀清繼續向他輸送能量，沒好氣的道：「人家急死了，你還像到這休息的款兒，快睜開你那雙賊眼吧！便知是怎麼一回事了。」

方舟這時逐漸恢復了點氣力，只覺夫秀清輸入他體內的能量非常奇怪，充盈著生命的感覺，使他本是昏沉的頭腦，逐漸靈活起來。

身體的敏感度亦不斷上升，開始感到自己給一股具有強大能量的物質緊鎖著，癱瘓了自己的神經。

不過由於能量的輸入，這令人沮喪的局面正逐漸改變過來。

不片晌，他終於如願睜開了眼睛。

以他這一生奇遇無數的人，亦看呆了眼，原來自己正置身在一個晶瑩通透、有若蠶繭的古怪物體內，擱在一棵枝葉繁茂的參天超級巨樹近頂處橫間一個鳥巢般的地方。

此樹樹身色如火，隱透紅芒，但枝葉卻是翠墨嫩綠，充滿生機。

陽光由枝葉間洩了下來，造成無數疑真似幻的光影芒點。

方舟被困處離地面足有數公里之遙，極目遠望，儘是同類形的巨樹，幽深隱蔽之極。

夫秀清道：「明白了嗎？這些樹的樹根均直探到地核內部，下則吸取地核的能量，上則接收太陽能，它們不但是翼人的武器，還形成了這星球的保護罩，甚至可瞞騙敵人的偵察波。」

頓了頓續道：「翼人一切崇尚自然，她們的武器就是天然的力量，不用依賴飛船又或人造的武器，在宇宙的各族別樹一幟。」

方舟大感有趣道：「她們現在在哪裡？」

夫秀清歎道：「若我能在你身上得到正反極子的能量，我會一點不漏告訴你，她們在幹什麼，但這種來自植物的能量，卻使我的力量打了個大折扣，現在我僅可充當橋樑，把這些怪樹的能量輸進你體內，你覺得怎樣了？」

方舟苦笑道：「我需要的恰好也是正反極子的能量，這些怪樹雖使我感到很舒服，但……咦！我似乎可以開始恢復收取太陽能了，自然的力量原來這麼偉大。」

夫秀清低嚷道：「快扮作昏迷，她們來了。」

一百多個美麗的翼女，輕巧自如地飛翔於林葉之間，迅速接近。

方舟閉上眼睛，分析了困住他的怪繭的結構後，明白了它之所以能克制自己的原因，是在於其中的電能時，立可使思感「破繭而出」，延往巨樹上的艷陽去，貪婪地大量吸收著久違了的熾熱陽光。

只要儲足太陽能，他將可大幅地從無處不在的正極子汪洋，無休止地提取正極子的能量。

那時他和夫秀清，將會同時「復活」過來。

但現在他只能祈禱這些長了翅膀、身披鱗皮的美人兒們，不要把他宰掉就好了，否則確是冤枉之極。

※※※

太陽帝國被命名新地球的首都星是個生氣盎然的星球，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姬慧芙城」，代表著人類對這充滿傳奇性的偉大女領袖的崇敬和思念。

她也是太陽帝國第一個建立的城市，在帝國境內無論規模和人口，以至乎軍事戰備，她始終沒有堪與匹敵者。

姬慧芙城更是人類史上最古老的城市，遠較任何人類已有過的城市更古老，但卻沒有半分垂老的暮氣。

舒士俊和尚思蘭、尚思雅兩位愛妃，坐在馬背上由王宮馳上貫通全城的女皇大道時，遠方一座小山上的廟宇正傳來陣陣鐘聲，一片和平安逸，看不出任何山雨欲來前的緊張形勢。

天空上不時見有大小飛船無聲無息地掠過，嵌在翠茂林木中。

各種古色古香的建築物間的路上，卻只有策騎的路人，那是這首都城的特色之一，所有道路的唯一代步工具就是健碩的馬兒。

事實上整個太陽帝國都有著濃厚的復古氣氛，宇宙之愛成了國教，在黑獄人的威脅下，每個人都需要宗教精神上的鼓勵和慰藉，使他們能面對死亡而毫不驚懼，更不怕在戰爭為國捐軀。

新地球的月亮是個龐大的軍事基地，負起對首都星的防禦任務。

舒士俊這一帝二妃在百多名親隨的護翼下，悠閒地在康莊平坦的大道上馳過，途中遇上的子民，均下馬敬禮。在太陽帝國內，一帝二妃享有至高無上的威信和聲望，受著人們沒有懷疑的崇敬，也是國教神權的代表。

舒士俊高坐馬上，縱目這美麗的城市，在穿過一個滿佈噴泉的大花園時，更感到這城市視野開闊的美態。

遠近充滿線條美和特色的建築物，是以強化了的木材和金屬化的石磚精心建成，能抵抗一般的導彈和激光的侵襲，更不會因年月而剝落或頹毀。

他們盡興地瀏覽這由他們一手策劃建成的偉大都會，心中不由隱隱泛起時日無多的傷感之情。

約略等於一個半地球日的四個小時前，帝國的偵察網送來令人震駭的消息，卡爾夫南的大軍正由五萬光年外的新聯邦開往這來，進行侵略戰爭。

這消息仍未被廣泛傳播開去，但舒士俊等一眾領導人心中都翻起了滔天巨浪。

他們實在安享了太長久沒有大規模戰爭的安逸了，一時間很難接受即將面對的殘酷現實。

太陽緩緩落著西山，整個城市和遠近丘巒都披上了使人觸景生情的橘紅色夕陽。

他們的目的地是為紀念姬慧芙而建的博物館，那不但展覽了把第一代太陽帝國載到這來的巨型太空船「方舟三號」，還詳盡介紹了古聯邦的歷史，對姬慧芙的貢獻當然不乏各方面的描述。

尚思雅的心情更是複雜，當年她曾受卡爾夫南所制，成了對他言聽計從的寵物，後來雖然脫離了他的控制，但對這卑鄙的野心家仍有種難以說出來的感情。

尚思蘭見舒士俊臉色木然陰沉，柔聲道：「帝王是否又想起姬主席了？」

舒士俊一震醒來，沒有直接回答，望往天空，看著一艘新型的「明月型」攻擊艦畫空而過，歎了一口氣道：「人類是否天生劣性的生物，當年古聯邦滅亡前，我們正是你爭我奪。而經過了這麼深刻的教訓後，同一樣的事情又在今天重演著。」

尚思雅接嘴道：「罪魁禍首仍是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帝主啊！現在大帝號已被方舟毀了，人類再不是處於一面倒的劣勢，我們應否與宇宙聯盟團結一致，既可齊心協力應付黑獄帝國的侵略，又可抗衡新聯邦擴張的勢力呢？」

舒士俊倔強地搖頭道：「縱使沒有了大帝號，黑獄帝國的軍力仍是千萬倍我們之上，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能力應付兩條戰爭，一切都要待徹底擊敗了卡爾夫南後才可決定。」

他說的不無道理，可是尚思蘭姊妹均知道他最痛恨的人是卡爾夫南而非黑獄人，而且更恐懼他的帝制會因與宇宙聯盟的聯結而動搖，故再沒有說下去。

太陽消沒在蒼綠植物構成的地平線下，旁若無人地矗立在一座山上的姬慧芙紀念館，出現在左方林木之間。

※※※

蜂后號飛越星系最外圍行星的軌道，朝外空投去，把太空海盜設立在黑蜂星系第三顆行星上的補給基地遠遠拋在後方。

蜂后號外觀並沒有多大改變，但與古聯邦時的舊船已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了。

最大的改變是船體由伸縮移動的合成金屬軟甲製成，具有高度的彈性，使他們的飛船有獨特的護罩，不但可把射來的導彈或猛烈的能量流卸開，甚至可以吸收對方的部分能量，據為己用。

這太空海盜名為「軟甲護能」的護罩，使太空海盜的戰艦更是靈巧多變，故能在黑獄人的屢次圍捕下，仍能逃過大難。

當然這亦由於蜂后號的尾巴能向任何方向發射出連黑獄人亦感顧忌的「蜂尾針」，這種由集合全船動能凝聚而成，融合了導彈學和激光學巔峰成就的武器，一但鎖上目標，便能以三分之一光速追擊目標，除非被敵人的防禦武器摧毀了，又或躲進了反空間內，否則絕不罷休。

這些年來，太空海盜仍是搶掠如故，得來的科技知識都用在改良飛船和武器上，以戰養戰，故人數雖少，卻沒有人敢輕視他們。

太空海盜又發展了模擬和偽裝的技術，可扮成任何種族的人，偷進對方的城市和基地進行間諜活動。

得來的珍貴情報和資料，都秘密轉售給明裡或暗中反抗黑獄帝國的種族，再換來新的科技，使他們的實力不斷增強。

宇宙聯盟之所以能截聽破譯黑獄人的反空間極速網路，大半歸功於他們的黑蜂后娃亞娜亦清楚知道若沒有雷坡武在牽制著黑獄人，他們的處境會更是不妙，所以很多時自動把情報資料雙手奉送，好讓宇宙聯盟更有抗爭的力量。

這趟蜂后號的目地是火星系的暴雨星區，那已成了宇宙整個戰爭舞台最令人矚目的地方。

娃亞娜要的是方舟的基因，對她來說，那是宇宙內最珍貴和美妙的東西了。

※※※

黑獄帝國最新一代的全晶體太空戰艦，就像放大了千百倍的帝后號，通體晶瑩生輝，若如綴在星空形體美的水晶石。

這些飛船由內往外望時，晶石便像放大鏡和聚光儀般，強化了視野，但由外觀之，卻看不通透，使人泛起莫測高深的感覺。

自從建造出這批晶石船後，黑獄人的戰略亦有了變化，再不用倚賴當年蝙蝠型戰機的護航，以減少人命上的損失。

這些晶石飛船的護罩雖不像大帝號般完全無法摧毀，但要破去其護罩也是難之又難的一回事，所以在某一程度來說，黑獄人這批「元帥級」飛船，雖只有一百一十二艘，卻仍是宇內無敵的艦隊。

比起往昔的「元帥級」飛船，除了帥艦「大三角號」外，她們均短了少許，只有八千米的長度，但在反空間卻可達每個地球時三千光年的時速，在現時來說，是宇內最快的飛船了。

但在正空間內，仍差少許才達到人類號的「光速」。於此可見他們對正極子的運用，尚未及得上他們的頭號大敵方舟。

黑獄艦的動力系統仍是來自艦內的主能量晶石，可直接提取反空間用之不竭的壓縮能量，除非外來力量施加的壓力快於其補充能量的速度，否則休想粉碎飛船的晶體外殼。

至於艦內的設施，除了幾堵主壁和支柱外，其他只是一般強化合成金屬，不似大帝號或帝后號般通體均是晶石渾然而成，級數上當然差了幾截。

帥船名為「大三角號」，比其他黑獄艦大了足有十倍，長度是八萬米。她的四個太空艙，可容納四艘元帥級飛船，使她成為了大帝號和中子戰星外黑獄人的超級飛船。只有她是由僅餘的降神器作為主動力系統。

黑獄人共製出了三大一小四枚降神器。

一顆在方舟當年於仰馬星系大破封神太空站時失去了；另一顆用作鎖困火球生物之用，又給方舟和火球生物合力彈進了反空間內，走得影蹤全無；最小的隨天美帝后退隱秘處。所以現在黑獄人手上就只剩下這麼的一枚了。

此時在大三角號的主控室內，死裡逃生安然回來的黑獄人三大巨頭，均臉色陰沉，接收由各處透過反空間極速網路傳回來的訊息，不用說由黑獄人和沙西族人組成搜索方舟的聯合艦隊，又再度交白卷了。

坐在三張主控椅其中之一的封神和坐在另一椅上的北保司交換了個眼色後，向隱為三人中的頭領美雅女道：「方舟在助火球逃走時，該已耗盡了能量，但為何足足兩個地球年了，我們仍找不到他呢？」

面對視野舷窗而立，身段優美性感的美雅女凝望著外面的星空和己方兩艘越發遠去的晶石飛船，柔聲道：「天美帝后當年在進行與帝君的結合前，曾對我說過方舟是宇內唯一有能力與我們抗衡的生物，而她亦因受了他的生命能，故而愛上了他，甚至深受因毀掉了他而來的痛楚噬心，當時我並不在意，因為帝君和帝后均以為他必死無疑。豈知他還是回來了，而且比以前更是厲害，使我們受到最嚴重的挫敗。所以這趟無論如何，我們也要置他於死地，不容他有任何破壞帝君和帝后結合的機會。」

北保司歎了一口氣道：「我們的想法和情緒都愈來愈似人類了，只聽美雅女這一番話，便使我感覺到妳對方舟有點心動，才要這麼提醒自己，以免重蹈天美帝后的覆轍。」

封神冷然道：「這情況實在難以怪責美雅女，方舟那陽性的生命磁場，確對我們這些追求生命能的人有無比的吸引力，當陰陽相遇，又是同樣屬性的磁場，自然會生出人類所謂的男女之情。而更驚人的是方舟現時具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特質，連我這本應同性相拒的人，也要狠下心來才捨得把他毀滅。以此論之，若讓他見到天美帝后，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可怕後果。」

三人沉默下來。

好一會後美雅女冷冷道：「方舟怎也逃不了的。」

## 第七章 死裡逃生

兩個翼女把方舟連著透明繭托了起來，在巨樹間左穿右插地朝某一目的地邁進，四周伴著他們飛行的是近百翼女，看著她們的翅膀悠閒有力地在上下四方拍動飛翔，反映著如夢似幻被枝葉破碎了的陽光，確是蔚為奇觀。

方舟和夫秀清完全不知道這些美麗的生物要帶他們到哪裡去，不過只看她們如臨大敵的模樣，就知不會是什麼好事。

現在的方舟雖恢復了少許能量，但動起手來絕支持不了多久，可說是肉在砧上，任由宰割。

不片晌樹蔭下方出現一道清澈的河流，猩紅色和紫色的植物糾纏羅列在兩邊岸旁。這還是他們首次見到那種紅幹綠葉的巨樹外其他種類的植物。

翼人帶著方舟沿河而飛，上方是遮天蔽日的巨樹，頗有尋幽探勝的味兒。

方舟細看河水，內中滿是從所未見的怪魚，充盈著生命的感覺。

當他往上望時，恰好捕捉到另一個在樹頂橫間的鳥巢，看來那就是翼人的居所了。這時地勢開始生出變化，翼女飛進了一個險峻的峽谷，兩邊峭壁千仞，樹木都擠到一塊兒，河水亦更湍急了，但出奇卻沒有潮濕或腐爛的霉昧。

岸旁再不是植物，而是疊疊的怪石。

陽光亦不能透射下來，但翼人的翅膀卻亮起了朦朧的銀光，在暗黑一動一動地，使方舟興起了似在夢境的奇妙感覺。

到了峽谷的盡端處，開始往上斜飛，眼前一亮時，已越過了峽谷，眼前豁然開朗，只見下方是無際無涯的樹海，在陽光下生意盎然，一個面徑達數十公里的巨大火山，聳立於樹海之上，極為壯觀。

火山上空密密麻麻地佈滿了正盤旋飛舞的美麗翼人，怕不有上千之眾。

方舟吁出了一口氣，這些翼女長期吸取自然的力量作養分，每個均有強大的攻擊力，否則早就給敵人殲滅了。而這處更又是她們的大本營，自己在全盛時期，雖有一戰之力，但勝敗仍難逆料，現在處於這等田地，真是絕無倖理了。

最大的問題是她們感應自己「反極子」的黑獄特質，任自己如何舌粲蓮花，她們都不會相信。

心中叫苦時，他已和透明繭給送到火山之上，吒繭而飛的翼女飛了開去，任由透明繭虛懸在火山之上。

陣陣熱霧由火山騰升而起，望下去有若無底深洞，蒸氣瀰漫的火山內隱隱傳來岩漿滾動翻騰的悶響。

方舟心中暗喜，若以為把他擲往岩漿內可把他弄死的話，翼女們就大錯特錯。他最怕就是翼女以毀滅性的能量摧毀他的腦神經，那時晶片內的夫秀清也要完蛋了。

想到這，才醒覺夫秀清在整段旅程一直保持沉靜，忍不住心輕輕呼喚她。

奇怪地夫秀清並沒有反應。

此時遠方另一群翼女疾飛而至，中間的一個翼女明顯地比其他翼女出眾百倍，這不但因她那對羽翼比其她族人長了近半，更因她銀輝爍閃，像給一團聖光籠罩著，望之有若仙界來的仙子。

她身上的銀鱗亦非像其他翼女般完全包了頸以下的身體，四肢都沒有鱗片，肉光緻緻，誘人之極。

這翼女領袖轉瞬到了方舟身前，其他翼女則散往四周。

近看更不得了，她的臉容有種非人類式的出奇美麗，一對美目澄藍清澈，閃動著智慧的光輝。

翼女領袖凝止下來，雙翼像呼吸般不停微微抖動，眼中射出兩道寒芒，看著直立在透明繭中的方舟，神色不善。

方舟很想說幾句解釋的話，卻是有心無力，透明繭內的壓力，令他皮都動不得，翼女忽然纖手一揮，繭內壓力立減，方舟雖仍不能動作，但已恢復了說話的能力，忙道：「嘿……」

翼女領袖打斷他道：「你可知我為何容許你有說話的機會嗎？」

方舟若能動作，必會大搖其頭，表示不解，現在只能苦笑道：「妳的聯邦語說得比我還好，請告訴我吧？」

翼女領袖玉臉一寒道：「這並非聯邦語，而是黑獄語，是你們黑獄魔鬼的言語，而且你是黑獄人最懂偽裝的人，竟懂得以眼神向我求情。」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小弟的名字叫方舟，剛擊敗了黑獄人的大帝號，因用盡了能量飛飄到貴境來，這樣說夠清楚了嗎？」

四周立時發出一陣陣鳥鳴似的悅耳聲音，應該是翼人族的言語了。

翼女領袖臉上現出驚異的神色，怔怔地看了他好一會後，才淡淡道：「你就算要說謊，也該找些可以令人相信的謊話來說，就算你真的是傳說中的方舟，亦沒有能力擊敗大帝號，那根本是艘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毀的太空艦。」

方舟最怕這異族美人兒不和他說話，聞言笑嘻嘻道：「我並沒有說把大帝號摧毀了，而是喚醒了內部那被利用了作為動力的火球老兄，由他親自把黑獄人掃出大帝號外，它自己則駕艦逃走了。」

又苦笑道：「可惜這位老兄不但不知感恩圖報，還把我和美雅女、北保司、封神三個傢伙一起趕到太空去，各自飄浮。情況就是這樣了，若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了。嘿！妳有沒有名字呢？」

翼女領袖仔細審視了他好一會後，柔聲道：「念在你即要身亡，便告訴你吧！我就是翼人族的族長夜星了，這特別以黑獄語言起的名子，有點意思嗎？」

方舟呆了一呆後，失聲道：「我說得這麼清楚，仍不肯相信我不是黑獄人嗎？」

夜星俏臉轉寒，冷然道：「我們是天生的直感者，可以察辨善惡，只有黑獄人的思感是在我們能力之外，但仍會使我們生出某種特別的感覺，所以才清楚無誤地知道你是黑獄人。方舟早該死了，否則為何七萬多年人類都沒有聽到他的任何消息呢？不要告訴我你是在某處躲到現在才出來活動筋骨吧！」

方舟差點呻吟起來，自言自語道：「我只知妳們是天生的固執者。」

又不耐煩地道：「殺便殺吧！不過妳們將來知道殺錯好人時，不要後悔就行了。」

夜星淡淡道：「在我們的語言，並沒有『後悔』這種人類的情緒。」

語畢雙翼一振，衝天而起，在方舟上空盤旋起來。

其他翼女一起有力地拍動雙翼和手臂，手撮成刀，遙指著中心處的方舟，擺出行刑的格局。

透明繭內壓力劇增，擠得方舟想抗議都辦不到。

方舟心中苦笑，這麼就一命嗚呼，不過看來都難有脫身的方法了。

※※※

美雅女正在「大三角」號的主控室內默思時，封神通過力門出現在她身前。

對美雅女來說，沉思就是生活和享受。

她雖然不能像撒拿旦和天美般一點不漏地擁有兩個宇宙世代的回憶，但由於她和封神、北保司兩人是由撒拿旦與天美第一次分裂而產生的生命體，比之其他黑獄人，不但能量強大得多，亦隱隱承繼了部份經驗。正是如此，每當她靜心默想時，某些以前發生的片段和感覺，便會湧上心頭，而她卻是以「人類的角度」去重新體會。

與人類身體結合的過程不但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即使經過了八萬多年，這過程仍在進行中。

人類雖在很多地方不滿自己，但只是源於其在兩極間的不平衡特性，事實上比起宇宙大多數生物，人類的感官、本能和情緒，既是錯綜複雜，又是多姿多采。

任何一段送至美雅女感官的訊息，及由其感官傳送出去的訊息，都因她的情緒和慾望而千變萬化，難以捉摸。

要駕馭人類的情緒，就像要控制一輛被無數不聽指揮的野馬拖拉的馬車，結果只能在原地兜兒轉轉。

在與人類的鬥爭中，黑獄人雖佔盡上風，但實質上他們卻被奪來的身體逐漸同化著。

這使他們對人類有著本能的恐懼，一天未把人類滅絕，他們也難以安心。

美雅女現在只能通過人類的感官去認知這個世界，眼睛所見的色彩、耳聽的聲音、鼻子嗅到的氣味、舌頭嘗到的味道、身體的觸覺，無不是以前未進入人類身體前沒有夢想過的。

通過這些感官，現實被分裂成充滿生命力的碎片，再由神經系統憑著這些資料拼圖般把碎片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眼前的世界，再觸景生情，生出了情緒上的反應，這種知感的方式，美雅女既感到很大的享受，亦有種莫名的恐懼，那是種非常矛盾的感覺。

每天他們都變得更似人一點。

封神的出現，打斷了她的思路。

美雅女望往封神，不由地以人類美醜的方式去欣賞他英俊的臉龐，同時以黑獄人的思感能力察看他的生命和能量場。

唉！方舟雖及不上他的英悛，但生命場對她的引誘力卻大多了。尤其是方舟那種面對生死仍毫不在乎的態度，確使人心動。

封神木無表情地道：「找尋方舟的事還沒有眉目，但卻意外發現了翼人族藏身處的一點蛛絲馬跡。」

美雅女一震醒來，腎上線素的分泌急劇起來，使她生出興奮的情緒，道：「她們躲在哪裡？」

封神在自己那張能接通整艘飛船的主控椅坐了下來，道：「我們在暴雨星區一個塵屑帶發現了地火樹的碎屑，可知翼人藏身之所應是近該處不出數百光年的距離，在這範圍內只有百多個星系，但由於地火樹有瞞騙我們偵察掃瞄器的能力，兼之這河系時空扭曲的特性，我們只能一個個的星系搜索過去，雖費些時間，但卻最是穩妥。」

美雅女回復冷酷無情的冷靜，緩緩道：「你最好著人把整個有疑問的區域封鎖，完成了包圍網後才逐分逐寸去搜索，翼人族是最擅利用宇宙自然力量偽裝和逃生的傢伙，感覺又敏銳，一個疏忽，就會給她們溜掉了。」

封神道：「北保司已到了那裡去指揮大局，美雅女可以放心。」

頓了頓續道：「方舟會否因為到了地火樹的生命場內，受到了掩護，所以能避過我們的偵察器，亦未可知。若這推斷屬實，那方舟就應和翼人族在一起了。」

聽到方舟的名字，美雅女感到體內的荷爾蒙和酵素立即又生出微妙的變化，不由暗恨起自己來，狠狠道：「方舟當時像我們般耗盡了能量，而我們之可以這麼快恢復過來，原因在於能藉降神器的幫助。方舟則無論如何神通廣大，在短時間也休想復元。可是若給他接觸到翼人族能量來源的地火樹，說不定便會有難測的後果。權衡輕重下，我們應立即把對整個暴雨星區的搜索集中在那翼人族隱藏的範圍內，以免夜長夢多，再給方舟逃之夭夭就糟了。」

封神微一點頭，思感通過主控椅連繫著的通信網，下達了對整個聯合艦隊的命令。

美雅女目光凝往舷窗外的夜空，暗下決心，翼人族還是其次，但定要把方舟置諸死地，好去了這個對族人和自己來說，都是「心腹大患」的「可怕」對手。

※※※

就在行刑前的剎那，方舟神經內傳來夫秀清冷靜的聲音道：「我剛才藉著透明繭內的能量，回復了部分能力，之所以不敢輸進你體內，是因怕瞞不過這些糊塗翼女的靈覺，待會當她們發射時，我會把儲好的能量送進你體內去，只要我們能躲進火山內的溶岩去，便有機會逃命了。」

方舟未來得及回答。壓力一輕，透明繭像空氣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同時四周大亮，千百道激芒刺在他身上，把他完全包裹在電芒裡。

方舟此時剛接收了夫秀清那少許的能量，仍不由一聲慘叫，往下墜去。

由於翼女被己方發出的能量擾亂了視線和感覺，到發現方舟沒有形神俱滅時，已來不及把他攔截，眼睜睜看著他消沒在火山口內的熱霧裡。

翼女們失措地漫空飛翔。

夜星猛一咬牙，朝火山口內俯衝下去。

在族人，她是唯一有能力迅速深進岩漿密佈的地核內的人。

這追殺敵人的責任，當然來到她肩頭上。

剛沒入熔岩，方舟差點想反彈出去。

這些熔岩非是一般的岩漿，而是具有奇異能量的物體。他的思感告訴他，岩漿和整個星球的怪樹聯結起來，而那些怪樹正不斷吸收著太陽和宇宙的力量。

幸而他正極子和反極子形成的體質，乃這宇宙內最堅強的東西，縱是苦不堪言，卻不會給熔岩的熱能分解掉。

而更美妙的是腹內那塊小晶石竟忽然回復了活力，大幅吸收著太陽和宇宙的力量，再送往他的神經去，使他堪堪抵擋著那蝕人心志的肉體痛苦。

他的思感敏銳起來，感覺到美麗的翼女領袖夜星正銜尾追來，他自問以現時的狀態，絕敵不過她，哪敢遲疑，忙不斷深進。

忽然間，他又像回到了火鳥星上的溶池，分別只在極冷和極熱的不同。

天地間似乎只剩下了他一個人為生命作出奮戰。

他逐漸習慣下來，甚至如魚得水的感覺。

他的精神與核內所有能量流聯接起來，通過樹根延伸到每一顆巨樹去，再吸收著天空上太陽和虛空內正極子的能量，愈游愈快，愈潛愈深，把夜星拋在上方遠處。

## 第八章 女皇之謎

太空廣達二百多光年的星區處，滿佈沙西族人可分可合的環型飛船，對發現翼人族痕跡的區域作出絕無遺漏的搜尋。他們的飛船並非盲目地去搜索，而是先繪製星圖，再精確計算搜索點的先後次序及如何佈下使敵人無從溜逸的封鎖網。

黑獄人亦派出了近五十艘晶石太空艦，加入了搜索的隊伍。

他們艦上的偵察掃瞄儀，要比沙西人的精細先進多了，在掃瞄波下，星球的組織和蘊含物均毫無遺漏。若非基於火燄星團時空扭曲的特性，這區區星域，不到十個地球天便可完成勘探。

以萬計的太空艦不斷在正反空間來回著，每一次彈出，包圍網都收窄了若干光年，而翼人族仍茫然不知已漏了行藏。

七萬多年來，黑獄人還是首次這麼傾巢而出去對付敵人，可知方舟在他們心中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了。

搜索的報告不斷通過反空間極速網路送到帥艦大三角號上去。

黑獄人三大巨頭聚集在主控室內，看著位於室中有若實質的立體光圖，數百光年內的星系以縮小了百億倍的比例，重現出來。

每送來一點資料，這立體星體便改變一點，或者多了個星系，又或多了一道塵屑帶，至乎太空的流浪者隕石星。

當這立體星圖和原先觀測的資料百分百吻合時，搜索就完成了。

這時外圍的五百多個星系均有了影像，餘下的就是內圍的百多個星系了，顯示被搜索的範圍不斷收窄著。

北保司陰陽怪氣的聲音道：「我有一個感覺，就算我們搜遍立體圖圍內所有星系，最終都是一無所得。這並非我認為翼人族不是藏在這區域，而是認為她們有辦法避過我們的偵察網。」

封神皺眉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實實在在不辭勞苦地逐個星球去查察，除非翼人族和她們的寶貝地火樹懂得隱形藏質，否則定逃不了。」

北保司不慍不火道：「若不信我的話，你可以問美雅女，我認為她有著同樣的想法。」

封神朝剛睜開美目的美雅女望去時，後者點頭道：「北保司說得對，翼人族之所以能生存至今天，全因於她們深蘊自然力量的秘密，躲在這時空扭曲的世界更非是無因，除非我們能識破火燄星團時空扭曲的秘密，否則定發現不了她們藏身之所。」

封神思索半晌後，點頭道：「我明白了，火燄星團的時空扭曲，必與內核星系和外圍星系的逆向運動有關，這種異常的現象，背後當有因由。帝君曾提過時空其實只是力場的體現，所以我們若能精確把握到這星區的力場變化，就可以知道遺漏了什麼地方了。」

美雅女嘴角飄出一絲陰冷的笑意道：「不用那麼費周章了，剛才我曾以神遊的方式，探索了這星區的反空間，你們看！」

兩人朝主控室中心的立體星圖望去，只見東端近外圍處現出了一團紅色的立體圓形，籠罩著約百萬公里的空間，正不斷閃動著。

美雅女續道：「或者由於火燄星團核心異常的力場，使星團內出現像這樣奇怪的時空傾斜，在這區域內，就算飛船上的儀器清楚告訴你是以直線航行，但事實上卻是繞了一個大圈，就像在一個球體上以直線行走，實際走的卻是弧線。所以似乎已搜過那地方，其實卻把那處隱藏著的星系遺漏了。」

頓了頓續道：「翼人族必是藏在這看似空無星系的區域，在同一位置的反空間內，正結聚著龐大莫測的能量風暴。」

封神和北保司同時精神大振。若美雅女所料不差，翼人族的末日終於來臨了。

※※※

舒士俊仰望著把人類載到這遙遠河系來的「方舟三號」，心中充滿感慨。

當年若非姬慧芙使人把他強押上這艘飛船，今天他就不是太陽帝國至高無上的領袖了。他建造這艘超級逃難船時最大的希望，就是想姬慧芙伴他同行。

在舊聯邦時代，憑著他的智慧、財富、樣貌和風度，天下的美女任他如取如攜，但始終沒有人能代替姬慧芙。她空山靈雨般的動人氣質和獨立的個性，使他不由自主地狂戀著她，至今不變。他始終不相信她遇難了。

當日她既能安排手下一眾大臣和大將安然逃走，自己也定有辦法脫身。

偷襲黑獄人邊區基地的會否是她所為呢？只有她才有那種本領和能力。

在這博物館放置方舟三號的大廣場上，只有他和尚思蘭姊妹及一眾親衛，他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到這裡來，追憶往事。

傳訊器這時響起道：「祝絲蒂小姐剛抵達新地球，希望立即謁見帝主。」

祝絲蒂是當年乘方舟三號逃離銀河系的人之一，由於懊悔自己所犯下對舊聯邦的罪行，拒絕了舒士俊的任命，領著一群以前忠於她的手下，成立了一個叫「尋找女皇」的組織，多年來一直在追尋姬慧芙的下落，研究當太陽系毀滅時，究竟有什麼事發生在姬慧芙身上。

祝絲蒂始終是姬慧芙外最超卓的女性，這「尋找女皇」的組織因利乘便，逐漸發展成一個橫跨數十河系的情報網，雖從未曾參與戰爭，但卻擁有自己的武裝艦隊和商船，同時與新聯邦和太陽帝國都保持良好的關係。

她曾多次希望玉成新聯邦和太陽帝國的聯盟，但都被舒士俊拒絕了。

舒士俊聽得精神一振，道：「請通知祝小姐，我會在博物館的會議室單獨接見她。」

談及有關姬慧芙的事時，他不想有任何人在旁，包括尚思蘭姊妹在內。

※※※

熱量從毛孔吸入方舟體內，使他每分鐘的脈搏達至一千次。

愈往下潛，溫度愈高。

夫秀清因著方舟能量的支持，回復了活動的能力，在他耳內道：「現在是五千度，就快比得上家鄉太陽表面六千度的熱力了。若照比例計算，我們現在所處的星球，該是家鄉地球的一點七倍。」

方舟正盡情開放身體，享受熔岩和能量的洗禮，呻吟一聲道：「清楚了這星體的結構嗎！我總覺得這星系的空間非常怪異，又或因我的思感尚未回復正常狀態，怎樣努力都探測不到星系外的世界。」

夫秀清道：「這行星主要是由一種叫『重金』的稀有金屬和普通的鐵鎳混合物以三對一的比例構成，在銀河內的行星還未發現過這種結構，所以她的地質非常堅固，核心處是液態的高熱能，其近於六十萬度的高溫地核亦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我看這是由覆蓋整個星球表面的怪樹所造成的，它們都有攝取太陽能和宇宙射線的能力。」

沉思半晌後，夫秀清續道：「這批以千億計的怪樹，不斷吸收能量，再輸到地核儲存起來，或者可成為用作武器的動能也說不定哩！」

方舟歎道：「難怪我這麼舒服，這怪星球的引力亦出奇地巨大，往中心拉扯的力量最少比家鄉地球大上十倍，一層壓一層，每一層都把它本身所有重量轉移到下一層去。」

夫秀清不知是否因得回寶貴生命的關係，談興大濃，笑道：「你說得不錯，這離核心還有十多公里，但已是近萬個家鄉地球大氣的壓力，是那最深海洋底部十倍的壓力，真虧你大叫舒服。」

方舟繼續往下潛去，眼前儘是無邊際的火紅溶液，笑道：「妳若知道我曾在什麼地方活了五千年，就不會奇怪了。嘿！那位夜星又追近了，她對小弟確是一片癡心，怎也要把我追到手，妳能學得她一半已不錯了。」

夫秀清笑罵道：「見你的大頭鬼，我若學她，現在就該把你宰了。」

方舟正要說話，忽地橫一道熾熱十倍的熱流捲來，撞得他往一側移去。

剎那後，他發覺陷身在一個往地心旋捲的大渦漩內，身不由主的朝地核投去。

這回確是樂極生悲了。

誰能知道怪星球的內核是什麼一番光景。

※※※

舒士俊和祝絲蒂隔著長桌，對坐下來。祝絲蒂消瘦了點，但卻比以前更見清麗，再沒像以前般把精明厲害都擺在臉上的樣子。

舒士俊微笑道：「不見已有二百個地球年了，祝絲蒂出落得更動人，顯然是心靈的修為大有進步，不知這次前來，是否有好消息呢？」

祝絲蒂喟然道：「姬主席的魅力真驚人，七萬多年了，仍然是人類的偶像，聽說凡是有關她失蹤之謎的著作，仍高踞電子網路的暢銷榜首。」

舒士俊歎道：「那些垃圾我全看過了，說的所謂秘聞都是到雷坡武的飛船被太陽大爆炸的能量流摧毀，雷坡武現在借愛神夫秀清最新設計，能作反空間旅行的隨意肌逃出銀河系後就是一片空白了。這等東西，看得令人生氣。」

祝絲蒂露出緬懷的神色道：「我曾和雷坡武、白樹兩人詳談了幾天，他們說當時領袖一號上除了姬主席、姍娜麗娃外，就是那批歸順的改造人男女。照理他們都穿上同樣能在反空間作高速飛行的隨意肌，就算大帝號刻意對付他們，以改造人的體質，怎都該有人能逃走出來，為何竟找不到任何一個呢？所以我才堅信姬主席仍然生存，只是基於某種原因，沒有出現罷了！」

舒士俊失望地道：「這麼說，該沒有新的消息了。」

祝絲蒂同情地看他一眼，默然片刻後道：「假設姬主席仍然在世，而你又有機會見到她，你有什麼打算呢？」

舒士俊苦笑道：「她若肯和我一起生活，當然是我夢寐以求的事，但這想法在七萬年前已是妄想，今天更是不切實際了。只要能見到她，知道她仍堅強地活著，我已感到非常滿足了。」

祝絲蒂道：「現在宇宙內盛傳方舟已重臨宇宙，還出手毀了大帝號，我經過一番查證後，深信這消息是千真萬確，到這刻黑獄人和沙西族的聯軍，仍在火燄星團大舉搜捕方舟的蹤影呢！」

舒士俊眼中掠過嫉妒的神色，旋又被另一種更複雜的眼神替代，輕輕道：「姬主席是否愛上了方舟呢？」

祝絲蒂瞭解地道：「不要胡思亂想，這是姬主席才能回答的問題。經過了七萬多年各方面的變化，人類對男女之情已淡薄至近乎無，代之而起是對同類廣被的愛心，但想不到新聯邦和太陽帝國仍要同室操戈，徒叫外族恥笑。」

舒士俊不悅道：「這問題妳最好去找卡爾解答，我太陽帝國從沒有主動攻擊他的新聯邦，只是他想把我們併吞！」

祝絲蒂歉然道：「我並不是怪你，只是表達心內的感觸吧！我最清楚卡爾這人，是天生的野心家，當年的教訓，並沒有將他改變。每當我想起以前的所作所為，心中都感到羞愧。」

舒士俊茫然點頭，沒有說話。

祝絲蒂道：「最近黑獄人有兩個防禦力強大的基地被神秘的敵人摧毀了，事後怎都找不到敵人絲毫的蹤影，士俊，你對此事有什麼看法呢？」

舒士俊苦惱地道：「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只要力量夠強大，要摧毀黑獄人的基地並非絕無可能，雷坡武便先後毀掉了黑獄人的十多個基地，難就難在無跡可尋這一項上。」

祝絲蒂點頭同意。自黑獄人設立了反空間極速網路後，任何艦隊大規模的長程移動，都瞞不過他們的反空間偵察。而要攻陷黑獄人的太空基地，就必須一個強大的船隊才可辦到。想到這，心中一動道：「假設摧毀某個基地只是一艘飛船就可辦到，說不定可瞞過黑獄人的反空間極速網路呢。」

舒士俊愕然望向祝絲蒂，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祝絲蒂道：「方舟的出現和基地的被毀，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出現，相差絕不超過十個地球年，其中究竟是否有什麼關連，又會否和姬主席有關呢？」

舒士俊精神大振道：「我也有這樣的懷疑，只恨新聯邦大軍壓境，使我不敢分身，否則必會親自去調查，祝絲蒂可否幫我這個大忙。」

祝絲蒂笑道：「別忘了我是找尋女皇協會的發起人兼主席，與你同樣關心姬主席的生死。放心吧！我會盡力而為的。」

頓了頓續道：「這次我是路經此處，所以順道來探望老朋友。離開新銀河系後，我會飛去離這二百萬光年的魔谷河系，據聞卡爾的探測船曾在那遇上一般人類所建的飛船，但卻是驚鴻一瞥，便失去了她的蹤影，唯一最珍貴的資料，就是船身上刻有家鄉太陽系的圖形標記，我有點懷疑那與姬主席有關係。」

舒士俊劇震道：「這麼重要的消息，為何不早說出來！」

祝絲蒂道：「因為我怕是卡爾故意騙我，好借我的口把你調虎離山，引到那裡去。那時太陽帝國群龍無首，就要任他宰割了，明白我的意思嗎？」

舒士俊頹然點頭，道：「無論是否卡爾的奸計，總是個希望，唉！有消息記緊要首先知會我。」

祝絲蒂伸手過來，按在他手背上道：「專心保衛你的帝國吧！千萬不要讓卡爾得逞，方舟的出現，使宇宙的黑暗世紀首次露出曙光，更不要被妒忌心所左右，人類仍是充滿希望的。」

## 第九章 植物之祖

樂事變成了苦事。

方舟根本沒有想過要到液態的地核內去。

由於體內的能量遠遠未達到與大帝號交手前的水平，他抗熱的能力始終有限，本意只希望看看能忍受到什麼程度，好使從後方追來那位美麗的長了翅膀的夜星受不住熱能熬煎而放棄追殺他。

以他目前的能量水平，絕非這翼女領袖的對手。

豈知全無警兆下，內核的岩漿忽地變成了個吃人的大漩渦，這等怪事他做夢也想不到。

夫秀清在他心靈內尖叫道：「這漩渦是某種力量蓄意發動來對付我們的，快設法脫身出去。」

夫秀清共有四種和方舟說話的方法。

當她有足夠的能量時，就可通過空氣的震盪；耳膜感應細胞的變化；又或神經的電流，造成神態俱備、抑揚頓挫的美妙聲音。

可是若缺乏能量時，唯一方法就是心靈傳感。

現在正是最後一種情況。

方舟現在再不是吸收能量，而是以非常有限的能量去對抗愈來愈高的熱度，以及漩渦那可把金屬扯成碎屑的向心力道。

方舟不用說脫身，能保持身體完整已是不錯了。

這熱漿漩渦以每秒十公里的速度，帶著方舟猛轉旺旋，每轉一個圈，離地核又近了少許。

方舟感到熱力不但在侵蝕他的身體，還有靈魂。

仿若正做著噩夢。

一切都不真實起來。

他已無暇去思索為何在一個星球的內部會出現這樣一個可怕的漩渦。

腦袋內湧現紛至沓來種種人在發瘋時才會想到的問題，這種熱力確可毀掉任何人的神經，令他變成瘋狂。

方舟的意志被不斷提高的熱力逐分逐寸的摧毀，使他有筋疲力竭，放棄一切的衝動。

他腦海內的一點靈明，和對夫秀清的愛和保護，使他繼續堅持下去，才不致被熱力搾乾他的抗拒力。

他像到了燃火態燒的地獄內，又或放在砧子上被火燒錘打的生鐵般，脈搏加速、血液沸騰、腦神經則不斷爆炸著。

體內的能量大幅耗洩。

就在自歎再無倖理的剎那，驀地身子一輕，脫離了渦漩，重重「往下」掉去，跌在一個毛茸茸的、狀若一粒種子、首尾長達數公里的怪異物體上。

背脊挨靠涼沁沁的，一股無法形容的舒服感覺傳進他每一個細胞。

岩漿的渦漩同一時間由急轉緩，停了下來，形成了包圍著這核心的「天空」，情景怪異無倫。

看著眼前的變化，方舟的訝異比之渦漩忽起時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躺身處的巨型種子虛懸在這被熱漿包容和界劃出來的中空內部，有種說不出的神秘詭異。

方舟筋疲力竭地躺在種子冰涼的表面上，放棄了一切的伸展著四肢。

夫秀清的聲音以心靈傳感的方式道：「我的天！這是怎麼一回事？」

方舟呼吸著理該不應存在於這地核內的新鮮空氣，苦笑道：「還不明白嗎？就是這位主宰著這星球上所有怪樹的種子大哥誠意把我們邀請到這裡來見面的，只不過那邀請的方式比較狂暴了一點吧。」

就在此時，種子內傳來一聲深沉的歎息。

方舟嚇了一跳，想不到這像大火球般居於星球內核，威力無窮的生命體，竟能像人般以聲音去表達出感情。

一個蒼老的聲音以方舟毫無困難聽得明白的聯邦語道：「方舟！你終於來了！」

方舟駭然坐了起來，搓揉著被溶掉和扯碎了所有衣物而致完全赤裸的身體，大訝道：「你是誰？怎會知道我是方舟？還好像一直在等待著我的模樣。」

蒼老的聲音道：「名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但對你們人類來說，卻是一種需要和方便，你們就喚我作植物之祖吧！我不但是地火樹的源頭，還是宇宙內所有植物生命最始的本源，現在更是翼人族的保護神。」

方舟忍不住搔頭道：「我仍不能明白你是誰？你真的在期待著我嗎？為何剛才翼女要殺我時，你不出來阻止她們呢？」

植物之祖道：「宇宙內所有事情的發生，自有其前因後果，若非我開啟了空間的傾斜，你亦不能闖進我的領空內，避過了黑獄人的追捕，為何還要斤斤計較我對你的一些小考驗呢？」

接著又道：「若非我把能量送入藏在你神經內那位史無先例由正極子形成的紅顏知己的動力系統內，你亦不能遁到地心來，這樣說你明白了點嗎？」

方舟一臉驚異地苦笑道：「若說明白就是在騙你。」

抬頭望往隆隆在四方八面滾動著的岩漿，點頭道：「但心總舒服了點，至少知道你老人家對我這可憐的小小生命沒有什麼惡意啦。」

又道：「還是小小子的救命恩人呢。」

植物之祖的聲音不徐不疾地由種子的核心內傳來道：「這宇宙內存在著無數的生命，而即使有生命能若宇宙般的長壽，也絕無可能探索和認識每一個地方，撒拿旦亦不能例外。宇宙內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與黑獄人明裡或暗中對敵的偉大生命，他們都是來自生命起始的本源，擁有對生命起始的記憶，曾在毀滅目睹創生，死睡中看到甦醒。」

方舟和夫秀清同時聽得糊塗起來。

植物之祖說的話和用的詞彙他們都明白，偏是不能把握其含意。

夫秀清首次發言道：「那你們是否像方舟曾遇過能把自身化作飛船的偉大生命般，經歷過宇宙的生滅而不死呢？」

植物之祖道：「我知妳說的是被我稱為『肉身神』的生物，可惜他們都鬥不過撒拿旦和天美，終於壯烈犧牲了。但他們的犧牲仍是有價值，因為他們成功地拖著黑獄人達五千多年，使『水之母』能成功培植出方舟你這般人類來，成為宇宙唯一可毀滅撒拿旦和天美的希望。」

方舟劇震道：「你怎能對事情這麼清楚？」

又喃喃道：「水之母！」

腦海同時浮起在火鳥星上陪伴了他五千多年的溶池，心中翻起了千重巨浪。

植物之祖柔聲道：「無論在眼前的星辰外有多少星辰，在無限遠處外的無限遠處，我和水之母的心靈總能連接在一起，互通訊息，使我掌握了宇宙間一切的發生，因為我們都是在宇宙起始那一刻，便存在著，因此也知道了黑暗之魔的存在和陰謀，那是黑獄人在兩個宇宙世代前的名字。」

歇了半刻，歎了一口氣續道：「肉身神自知敵不過黑獄人，所以把事情的始末，烙進我們的記憶內，好使我們明白到因黑獄人而來的大災難，同時能與他們對抗。」

夫秀清道：「聽你的語氣，除了你和水之母外，還有其他生命本源的生物，擁有同樣的記憶，情況是否這樣呢？」

植物之祖道：「秀清是個有智慧的人類，事情就是這樣了，當上一個宇宙毀滅時，所有能量變成一個巨大的結集，存在於虛冥之內，最核心處除了撒拿旦和天美外，還有各種生命的本源能量，只不過不能像黑獄人或肉身神般保留著對上兩個宇宙世代的回憶吧！」

方舟聽得目瞪口呆，想不到宇宙內竟有這麼動人的故事，現在由身歷其境者娓娓道出，更是別有一番其他人不能替代的滋味。

植物之祖油然道：「物質和空間分別由分子和正極子構成，不同的組合，不同的能量層次，化成眼前變化無窮、五花八門的宇宙。但生命能的本源卻惟只幾項，與物質結合後，變成各式各樣的生命體和能量體。你們古人類便曾把宇宙的力量總相為水、地、火、風，又或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力量。正是因你們的潛意識，隱約保存著對宇宙起始的巨大能量結集的朦朧回憶，甚至宗教亦是由此而起，你們的愛之終極不是常說要回歸真神的懷抱嗎？」

方舟和夫秀清都聽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宇宙的秘密，的確是比人類的想像更為荒誕離奇。

※※※

大三角號由反空間彈出來時，黑獄和沙西聯軍已把有問題的虛空完全封鎖，只是無論由正空間或反空間，仍然沒有法子進入這扭曲了的時空內。

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坐在主控室的三張椅內，面對著舷窗外看似虛無一物的空間，無不神色凝重。

封神道：「這空間的力場充滿了生命的能量，看來不像是自然的發生，而是某種擁有龐大能量的生命體蓄意製造出來的屏障，想不到大火球外，還有如此強橫的生物。」

北保司陰柔的聲音響起道：「只要是生物弄出來的東西，我們便有方法破去，待我方所有人齊集後，我們將匯聚所有精神力量，無休止地通過降神器提取反空間的能量，將這力場毀去，使內藏的星系現形，依我看方舟亦是躲身其內，否則我們怎會找不到他呢？」

美雅女冷然道：「就是這麼辦，當使時空傾斜的力場毀掉時，就是翼人族和方舟滅亡的一刻了。」

命令發佈開去。

遠近的黑獄飛船向這開來。

虛空處戰雲密佈。

※※※

植物之祖續道：「當宇宙開始的剎那，所有能量先向內收，再以光速彈射開去，正反宇宙互相交換，就在那一刻，宇宙本源的力量形成了，成為了導引未來宇宙發展的燈塔，而沒有一次會是相同的。我就是在那一刻有了存在，接著又分裂開來，進入無意識混混沌沌的狀態，經過了千億年的沉睡，當生命不斷發展壯大時，我又甦醒過來，結合物質和能量後，成為了這粒宇宙內獨一無二的種子生命，見證宇宙生滅的榮枯。而我之所以能如此，皆因肉身神在我誕生時所烙下的生命印記，能長存不滅，否則我只是一種漫無意識的生命能，不斷賦予生命，完全不知道黑獄人的存在。」

方舟深吸一口氣道：「那水之母是否也像你般，代表的是水的本源能量。」

植物之祖道：「水只是一種能量的形式，本源的力量是無形無質的生命能量，我之所以喚他作水之母，只是方便你們理解吧！」

方舟道：「你們都是強橫無匹的生物，為何不設法阻止方舟二號到銀心去，又或設法在黑獄人出來作惡前把他們消滅呢？」

植物之祖道：「你太小覷撒拿旦和天美的力量了，他們雖被困在銀心之內，可是他們的精神力量仍可對付任何反對他們的生物，被撒拿旦收服在大帝號的火之祖，便曾試圖往銀心向他們挑戰，卻給他們強抹去了生命的印記，變成了沒有理由和意識的生物，幸好仍趁尚有少許記憶時，溜了到附近的星系躲了起來，在正面交鋒的情況下，除了肉身神外，他們根本全無對手。但當他們造出了大帝號和中子戰星後，肉身神也惟有飲恨收場，現在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了。」

夫秀清道：「你曾說水之母是故意培養方舟出來對付黑獄人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植物之祖道：「這事說來話長，我們一直在暗中觀察著撒拿旦和天美的動向，發覺他們最後的注意力集中到你們人類身上，還千方百計去促進你們的生命進化和智能的發展時，便看透了他們的陰謀。我們不但設法保存你們的文明，還深入地去研究你們，發覺你們是擁有這宇宙最龐大潛力的生物，但你們卻身懷寶藏而不自知，於是當撒拿旦以心靈遙感的方式，擺佈你們送出飛船到離銀心不遠的黑獄星系探索時，我們亦影響你們送出另一艘飛船往火鳥星系去，只有在最惡劣的環境，又有水之母的悉心照顧，才可引發你們潛藏的力量，可是仍要萬多年的時間，就在我們心灰意冷的時刻，才出了個方舟來，不枉我們的一番苦心。」

方舟哪想得到溶池背後竟有著這麼曲折離奇的故事，牽涉到整個宇宙的鬥爭，一時間更是說不出話來，心中湧起對植物之祖和水之母的孺慕之情無限感激。

植物之祖沉沉地歎息道：「宇宙打開始就有兩極的傾向，這體現在每一種生命之內。萬物都在改變，不是成長就是退化；不是愛所有的一切，就是什麼也不愛。勃勃的生機，仍離不開死亡的陰影。宇宙的本源正同時包含著愛與恨，只有人類能同時保存著這特質，我和水之母都懂得賦予生命，卻不懂戰鬥和毀滅生命。我雖一直保護著美麗和酷肖人類的翼人族，希望把她們訓練出來代替我與黑獄人作戰，可是她們終勝不過黑獄人。現在你來了，我也可以休息了。從你成為超人類的一刻開始，我就注定了永遠沉睡的命運，那並非死亡，而是我的生命形式，只有在那種超越一切時空和想像的深沉睡眠，我才可以完成宇宙賦予我的使命。方舟！千萬不要讓我們失望啊？」

方舟駭然道：「你怎能這樣就開溜呢？我現在能量盡失，連爬出地面也有問題，翼女大姐不殺我已是感恩不盡，何來助她們的能力，你老人家千萬不要拋棄我們。」

植物之祖道：「不要慌張，在我入睡之前，我會像水之母般把宇宙本源的一點能量輸進你體內去，你會立時掌握到這宇宙傾斜的秘密，至於如何去應付黑獄人，就要靠你的智慧了，這事可是誰都沒法幫忙的。」

方舟還要說話，腦際轟然劇震，狂大的能量由四方八面湧入他體內，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識。

如在夢中般，他目睹了開始那剎那能量分裂大爆炸時宇宙誕生的奇景接著虛虛蕩蕩的，他的思感遊遍了這藏在時空傾斜內的空間和星系。

他感到植物之祖回歸到宇宙那能量的汪洋，無聲無息。

接著沉睡了過去。

## 第十章 共抗大敵

方舟逐漸甦醒起來，發覺仍是赤身裸體。

體內能量澎湃，使他所有感官都靈銳起來。

他沒有立即睜開眼睛，因為他很享受這刻的感覺。

首先惹起他注意是翅膀振動的聲音，自近而遠。

他的思感延伸開去，感受著翅膀震撼了其週遭的空氣分子，從而波及鄰近的其他空氣分子，造成向四周擴散的震波，進入他的耳朵，先使耳膜抖顫，再依次震動耳內的液體，然後通過神經末梢向大腦送出了訊息，使他「聽」到了振翼的聲音。

只是這靈銳的感覺，他已知道自己具有了能量的最高水平。

一對纖手溫柔地撫上他的後頸和臉頰，使他舒服得呻吟起來。

睜開眼時，接觸到的是夫秀清聖潔的玉容和深情的美目。

藉著自己的能量，她也「復活」過來了。

方舟伸手勾著她像天鵝般優美的粉頸，硬把她的香唇湊向自己，重重吻著。

夫秀清不片刻便失去了矜持，融化在他深情的熱吻。

但很快她又掙脫開去，大嗔道：「不要胡鬧好嗎？我們和翼人族正面臨大禍，你還有這種心情。」

方舟笑嘻嘻坐了起來，發覺正置身離地面近百公尺的一個翼人族的窠巢，四周全是參天怪樹，陽光雨點般由枝葉間照下來，美麗安寧有若桃源仙境。

他好奇地摸了摸以樹皮織成既柔軟又乾爽的翼人巢，暗忖若能摟著美麗的夜星，以她那對翅膀為被，看著樹頂上的星夜，必然是非常美妙動人的一回事。

夫秀清見他臉上現出神往迷醉的神色，伸手在他臂上重重扭了一記，生氣道：「你聽到我的話嗎？」

方舟肆無忌憚地伸指在她吹彈得破的臉蛋彈了一下，讚歎道：「這肉體確是神乎其技，若非人類早沒有婚嫁制度，我定會娶了作嬌妻。」

夫秀清失笑道：「天下間沒有人比你更不適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了。你好像從沒有專一這回事，剛才摸著這大鳥巢時，是否想著那些翼女了。假若你打她們的主意，保證會碰壁，人類的愛情根本不存在她們這種無性的生物。」

方舟知她說的是事實，頹然歎了一口氣道：「我怎會到這來的，她們又溜到哪裡去了，妳和她們說過話嗎？」

夫秀清橫了他一眼道：「我的存在，將是一個秘密，除了植物之祖外，還沒有人能識破我的存在，而我更沒有興趣去接觸其他人。」

方舟又伸手去摟她的腰，笑道：「那豈非變成了我一個人的私有物，那真是精采極了。」

夫秀清撥開他的手，嗔道：「去你的，誰是你的私有物了。這只是策略上的需要。認真點吧！黑獄人和沙西族人已把我們重重包圍起來，再不想辦法，明年大約這個時間，就是我們和翼人族的忌辰了。」

方舟終收起劫後餘生的歡暢玩鬧的心情，閉上眼睛，好一會後才駭然睜目道：「乖乖不得了，就算我們不怕損耗能量，把人類號重建出來，仍遠不是沙西族人過萬飛船的對手，更不用說那數十條黑獄人的晶石飛船了，只是美雅女三人聯合起來，其精神能量便要比小弟強大得多了。」

夫秀清苦惱地道：「翼女族這顆行星，所有由植物之祖佈置的措施，均是以防禦和隱藏為主，動起手來只有挨打的份兒。翼女雖是很超卓的戰士，但雙方實力太懸殊了。」

忽地神情一動道：「翼女來找你了，和她商量一下吧？」

看著夫秀清空氣般消失，感到她回到腦內的晶片時，破空之聲剛由後方傳到耳內。

※※※

晶石飛船不斷由反空間彈出來，加入橫排空中的黑獄艦隊。

經過近十個地球天的研究，他們清楚把握到把整個星系隱藏起來的力場結構。

美雅女和北保司並肩立在舷窗前，審閱己方的軍力佈置。

這次是再不容有失。

若讓方舟溜掉了，再要找這機靈多變的超級人類將比大海撈針困難上億萬倍。

飽受教訓後，更沒有黑獄人敢對方舟掉以輕心。

當年若非撒拿旦和天美親自出馬，能否制服方舟仍是疑問。

這人實在太可怕了。

美雅女沉聲道：「我有個很不祥的感覺，方舟的能量該已恢復了過來，甚至高出先前的水平，因為剛才我感到他的思感波由這傾斜的時空探了出來，巡閱了我們的飛艦。」

北保司道：「我也有那種被偵察的感覺，但來得突然，去得更快，使我抓不著他。放心好了，以我們現時的實力，正面交鋒下，十個方舟都要完蛋的。」

封神的聲音從後方傳來道：「最好他肯逃進反空間去，那我們佈下的反空間力場網，將可把他和翼人族一網成擒，經此一役，所有生出異心的人都要安份守己，乖乖聽命了。」

又道：「好了！能量凝聚可以開始了。」

美雅女暗歎了一口氣，方舟這趟絕難逃過大難了，毀了此人後，黑獄人在宇宙內再難尋對手，不由生出寂寞的失落感覺。而這種感覺正是人類的情緒。

※※※

夜星自天而降，落到巢內。

銀光閃閃的翅膀，嬌嫩的四肢和臉容，宛若來自仙界的神物。

她冷冷看著赤裸的方舟，淡然道：「你醒來了。」

方舟靠坐在鳥巢邊緣處，微笑道：「是妳把我帶到這來嗎？」

夜星沒有回答，把展開的翅膀收在背後，平靜地道：「黑獄人快開始進攻了，若你有辦法的話，就自己逃命吧！」

方舟愕然道：「那妳們呢？」

夜星像說著別人的事般道：「沒有人能阻止植物之祖的死亡，正如沒有人能改變我們敗亡的命運。自從黑獄人離開銀河系的一刻，我們這命運就被注定了。你們人類不是有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話嗎？這是自然的法則，是每個翼人都要甘心接受的。」

方舟訝然道：「植物之祖或可算是死了，而妳們亦面臨大禍。但我看妳卻是毫不緊張，更不在乎，這是怎麼一回事？換了是我們人類，必想盡一切方法去應付。」

夜星若無其事道：「我們的直覺清楚無誤地告訴我們，這次是必死無疑。既知道事實如此，還有什麼好緊張的，當黑獄人破開力場進來時，我們會利用行星內瘟藏的龐大能量，驅動翼人星離開軌道，以地火樹對抗黑獄人和沙西的聯軍，那時你該設法逃走了。」

方舟呆了半晌，沉聲道：「妳現在知道我是誰了吧！」

夜星無動於衷地道：「植物之祖在入滅前，把你的身份告訴了我，不過這仍於事無補，你一個人的力量，起不了什麼作用。」

方舟苦笑道：「若知道我真的收拾了大帝號，妳說這句話前就會用妳的翼人怪腦多想一下了。」

夜星美目亮了起來，旋又搖頭道：「我不相信，沒有力量可毀滅大帝號的。」

方舟大感有趣道：「原來你們翼人也懂搖頭表示不同意的。唉！可惜不懂得談情說愛，否則在這裡多住上一年半載當休息度假也不錯哩！」

夜星奇道：「你好像比我們對黑獄人的進攻更不在意哩！」

方舟舒服地挨在巢沿處，伸展四肢，仰頭看著她高潔典美的臉容，歎道：「恰恰相反，我一邊和妳說話，一邊查看手上的本錢，研究這顆可化作戰星的飛船。妳說得對，正面交鋒，我們必無倖免。但就像對付大帝號般，既不能力敵，便要智取。」

大力一拍巢緣，大喝道：「媽的！有方舟在此，怎能教妳們長了翅膀的美人兒香消玉殞，這事包在小弟身上好了。」

夜星像首次認識他般，呆瞪著美麗澄藍的大眼睛，不眨半下的看著這特別出眾的人類。

※※※

四十八艘晶石太空艦，一字形排在虛空間，全體四萬多人的精神能匯聚起來，由美雅女三大巨頭操縱，控制著大三角號內的降神器，由反空間提取能量，聚集在大三角號主發射台的能量動力爐內。

只有大三角號有能力和裝備進行這種發射。

倏地強芒一閃。

大三角號的艦頭亮了起來，一道直徑達十米的能量巨柱，撕裂了虛黑的夜空，噴泉般激刺前方似是空無一物的太空處。

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發生了。

光柱不知撞上了什麼奇異的東西，四散流竄，織出一個沒有實質的大光球，芒雨激濺，燃亮了整個星空。

遠近過萬艘飛船反映著強芒的極光，爍爍閃動，極為壯觀。

保護翼人的光球終於無所遁形。

光球在反空間能量的消耗下，逐漸亮了起來。

美雅女等以精神能不斷摧動降神器，加強對敵人保護力場的壓力。

光球逐漸變成靛藍色，再依著光譜逐漸往紅端變化。

誰都知道當力場紅透時，就是對方力場粉碎的一刻。

方舟和翼人族的末日亦該來臨了。

※※※

翼女全躲在翼人星的地核處，靜待力場破裂的剎那。

縱使在星球的核心處，仍能感受到兩股能量交擊的壓力，因為力場的能量正是來自地核的能量，透過地火樹發出去。

翼女全族只有三千二百五十人，她們是最早出現的生命體，在經過了數萬年的無性繁殖後，便不明白所以地失去了繁殖的能力。

她們不會衰老，也不會死亡。

她們是宇宙罕有沒有任何野心的種族，酷愛自然和自由，這使她們天生便是黑獄人的死敵。

多年來，她們一直與植物之祖共同生活在一起，從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之處，只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一回事。

長期的戰爭，使她們的人數由七十多萬劇減至現在的數目。

但她們並沒有悲傷的感覺，比起人類，死亡對她們就像呼吸般自然。

不過她們卻是非常優秀和勇敢的戰士，她們能憑肉身對抗飛船，兩翼就是她們的護罩，其靈活處，連黑獄人都大感頭痛。

最厲害處是她們能作肉身的反空間飛行，潛入敵船與敵人短兵交接，她們能活至今天，自有其一定的道理。

現在餘下來的翼女，都是族內最優越的一群，這正是適者生存的道理。

植物之祖那種子形體仍留在地核內，成了能量流的控制中心，但植物之祖祖已以某一種形式到了別處去。

這是必然的後果，只有植物之祖把所有的力量輸進了方舟體內，才可使他的能量回復過來，應付黑獄人的進攻。

而失去了所有能量的植物之祖，只好進入宇宙的長眠裡去。

岩漿流開始旋動著，由緩至快，整個翼人星抖動起來。

方舟和夜星並肩立在巨型種子上，看著岩漿的變化運轉。

其他的翼女們則虛懸在這空間內，緩緩動翅膀，等待力場破裂的一刻。

方舟的思感能與整個翼星的能量合為一體，催動著等若飛船動力爐的地核，同時通過地火樹吸收正極子的能量，千百倍地加強這地火樹形成的護罩。

這顆翼人戰星雖是威力無窮，但仍非稱雄宇宙的黑獄人的對手。

唯一方法，就是以戰略妙計取勝。

「轟！」

地動天搖，地火樹狂舞。

力場終於給粉碎了。

使這個擁有十三顆行星的星系內激著電火芒燄。

盤旋於外空處正是把整個星系包圍得水不通的敵人飛艦。

方舟的手握上比他要高上半個頭的翼女領袖夜星那矜貴的玉手，能量的電流立即潮湧到他體內去。

事實上所有三千多個翼女、每一顆地火樹、星球內每一份的自然能量，都以夜星為中心結合起來，再流進方舟體內。

在以前這是沒有可能的。

但由於方舟得到了植物之祖來自宇宙初開最純一的本源能量，這便成了可行的事實。

方舟替代了植物之祖的位置。

植物之祖天生不能傷害別人，但方舟這既有愛亦有恨，同時擁有兩個極端的人類卻是另一回事。

與黑獄人的戰爭進行了近七萬年，但在翼人族的家鄉星系，她們的最後一個基地，戰爭還是首次發生。

翼人雖甘於接受命運，敢昂然面對死亡而一無所懼，但卻並非不珍惜生命，因為那是自由的一種具體形式。

只有通過存在，才可以享受自由。

所以在方舟強大的魅力與鼓舞下，她們終於接受了方舟的幫助，攜手應戰。

方舟體內的能量以幾何級數攀升著，到了差不多要爆炸時，他的思感以光速剎那間延伸到星系內空的每一正極子去，再把它們吸納到星球表面茫茫的樹海間，千萬倍地加強了它們作為保護罩的能量。

同一時間夫秀清推動了地核內的熱能，生出龐大至可驅動整個星球的動力。

「隆隆」聲中，翼人星擺脫了運行的軌跡，由緩轉速，衝空而去。

## 第十一章 以牙還牙

當包藏整個翼人星系的護罩被破掉，現出了有若給脫掉衣裳露出裸體的星系時，首先作出行動的是二萬多艘沙西人的巨碟飛艦。

這並非是黑獄人行動及不上沙西人迅捷，而是因消耗了大量的精神能，他們須要一段休息和補充的時間。

陽光忽地填滿了整個戰場，在所有人目眩神迷中，翼人星離開軌道，似是要突圍而去。

沙西飛船像一個個光圈般分裂組合，變成每一刻都在改變的飛船。

結合時，直徑可超過萬米，火力大幅增強。

分開時，卻小至像架碟型戰機，靈巧如狡狐。這就是沙西族使宇宙聞名喪膽的「分合戰術」了。

也不知多少種族的艦隊飲恨在他們這種詭異莫測的戰術下。

當日人類號以正反能量去對付他們，亦被他藉分裂而安然逃走，可見他們的厲害。

但這次方舟絕不肯放過他們了。

千萬道激芒，暴雨般在翼人星被地火樹覆蓋的地表上，爆起了漫空能量激的光。

翼人星似是完全失去了還擊的能力，拐了一個彎，帶著一蓬蓬把整個行星掩蓋了的光雨，往翼人星系核心處的太陽方向逸去。

得勢不饒人下，大半的沙西飛船，組成一波一波的攻勢，以比翼人星快上數倍的高速，輪翻對翼人星俯衝轟擊。

地火樹雖擁有驚人的能量，仍被轟得枝斷葉飛，一層一層地被狂猛的能量流分解，在翼人星後拖出長長的能量芒。

翼人星逐漸地加速，往太陽的方向投去，在星系內空處畫出壯麗的軌跡。

其他尚未加入戰爭的沙西巨碟艦，隊形整齊地移往太陽的另一方，結成鐵陣，準備攔截。

這麼下去，翼人星肯定挨不了多久。

黑獄晶石飛艦亦以大三角號為中心往翼人星系開去，準備應付任何突發的情況。

黑獄人的三大巨頭首先復元過來，分別坐在主控椅內，凝望著舷窗外進行著一面倒的激戰。

北保司皺眉道：「似是有點不安，方舟難道因驅動行星而失去了還擊的能力嗎？至少翼人該離開星球來迎戰。」

封神道：「他們還能有什麼作為呢？實力太懸殊了。」

美雅女臉色凝重道：「封神，你太沒長進了，多番受到方舟嚴酷的教訓後，仍是如此輕敵大意。噢！不好！」

其他兩人同時發覺問題所在了。

原來翼人星忽然瘋狂加速，同時改變了航道，筆直地朝翼人太陽疾衝過去。

當年大帝號就是以這種戰術，一舉粉碎了整個人類的家鄉太陽，那宇宙級的爆炸將十光年內人類的龐大艦隊摧枯拉朽般粉碎了，太陽系的九大行星和衛星亦變成從此流浪於太空的隕石殘月。想不到今天事情竟又在重演一次。

二萬多艘巨碟艦和五十艘晶石飛船上近二百萬的沙西人和黑獄人，目瞪口呆地看著翼人星似若無聲無息地穿進星系核心的太陽去。

一層光圈由太陽的表面離開和擴大。整個內星空在剎那間給籠罩在強烈的射線裡。然後一個強烈的光點由太陽的核心處向上下八方擴散。

接著是一記悶雷似的爆響，整個太陽爆炸開來，變成萬億道強芒，激射開來。

行星化成碎粉，沙西人二萬多艘巨碟太空戰艦被衝擊得變成一道道痕芒影，不留下半點殘屑。

黑獄人的晶石飛船，一來距離較遠，二來晶石的抵受能力倍勝於沙西人的巨碟艦，但仍有十多艘爆成碎粉，其他都給能量的巨浪和爆炸波沖得斷線風箏般拋送往外空的深處。

原本揚威耀武的聯合太空艦隊，一下子便潰不成軍，只有包括三角號的三十二艘飛船幸逃大難。這是沒有人能在事前想到的戰果。

翼人星則由於爆炸時藏在爆炸的中心點，沒有直接受到爆炸波的正面衝擊，但撞入太陽時所有地火樹都給消溶分解了，爆炸時有一半的地層剝落，變成了只有以前質量的四分之一，像一團隕石更似於一顆行星。

幸好這星球的結構因重金的成分而出奇地堅固，兼之又受到正極子能量的保護，才能得以身免。

在黑獄人的殘存飛船被能量波捲走時，小了幾倍光禿禿的翼人星亦「呼」一聲的由另一方向逃走，藉著爆炸波乘著能量浪飄然而去了。

方舟終出了家鄉太陽被毀的鳥氣。

以牙還牙，正是人類復仇之道。植物之祖這次法眼無差，揀對人了。

※※※

蜂后號上，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暴雨星區傳來的震波。

蜂后號娃亞娜、長髮女芝芝、盜將辛普林和古斯塔聚在主控大堂的指揮台旁，均神色凝重地看著由各類偵測儀送回來的資料讀數。

大堂內二百多名太空海盜，無不目瞪口呆，看著視野舷窗外迎頭打來的行星和飛船殘屑。由於時間相差不遠，大爆炸的痕跡仍是清晰可見。

勒汗由實驗室匆匆出來，到了娃亞娜身後恭敬地道：「蜂后看！」

娃亞娜和眾人轉過身來，眼睛落到他攤開了的手掌內的兩塊碎片去，一片晶瑩生輝，另一片則是一種似有無限彈性的奇異金屬塊。

芝芝首先色變道：「是沙西人的巨碟艦和黑獄人的晶石飛船。」

辛普林和古斯塔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娃亞娜一對美目閃著亮光，動容道：「只看滿天激盪的碎片，沙西和黑獄聯軍若非全軍覆沒，亦必是傷亡慘重了。」

勒汗興奮得聲音都抖震起來，道：「方舟真是厲害，先後兩次出手，不但毀掉了大帝號，還擊潰了黑獄、沙西堪稱宇內最強大的聯合艦隊，真讓人難以置信。」

娃亞娜道：「這人難以置信的事多著哩？沒有人事前會信方舟有能力引爆一個恆星，使家鄉太陽系的歷史重演一次，看來我們要改變計畫了。」

她本來打的如意算盤，就是趁方舟亡命宇宙的落難時刻，混水摸魚的把他截個正著，好盜取他身上非凡的基因。

現在見到方舟不但沒有絲毫落難的情況，還大展神威，以驚天地泣鬼神的能耐，破去了黑獄、沙西的聯軍，嚇得忙打消歪念，另作他想。

芝芝道：「蜂后啊！形勢的發展，顯然和我們的原先預測截然不同，我們應否改變定下的全宇宙策略呢？」

眾人都凝望著這領導他們的領袖。

這七萬多年來，全賴她左右逢源的策略，他們才得以不斷茁壯，由各種族巧取豪奪得來五花八門的科技、知識和買賣的基因。

他們的外形變化雖不大，但實質上他們的進化卻和其他人類走在一條不同的路上。隨著時間的增長，這分別會愈來愈大。

但現在仍是時日尚短，所以他們大致上仍擁有一般人類大部分的情緒和特質，但是戰鬥的方式明顯改變了，生存的力量大幅增強，使他們能屢脫大難。

娃亞娜沉思頃刻，倔倔地搖頭道：「不！現在的形勢更有利於我們的計畫，不但黑獄人更無暇去理我們，說不定巨魔族、墨爾盤龍人和液態鬼亦會因形勢逆轉以致生出異心，更有利於我們的交易。」

芝芝苦惱地歎了一口氣。

娃亞娜不悅地瞪著太空海盜內在她之下這第二號人物，冷冷道：「妳不滿意嗎？」

芝芝秀目掠過驚恐的神色，垂頭淒然道：「怎敢不滿意，只是心中有點不舒服，太陽帝國始終和我們同種同源，我們不但不幫他的忙，還在扯他們的後腿，這……唉！」

娃亞娜雙目射出沒有實質的電芒，落到芝芝臉上，語氣卻非常平靜，緩緩道：「假若能使舒士俊把他收藏著那宇宙內唯一可製造人類新生命的基因庫送給我，那要我怎樣幫他也可以。」

芝芝勇敢地抬頭，與她對視著道：「這事總可慢慢商量，不致於要把整個太陽帝國都毀了吧？」

娃亞娜嘴角露出一絲笑意道：「原來我的長髮寶貝心腸這麼軟，妳是否愛上了舒士俊的小白臉了。」

芝芝變色道：「這與是否愛上他沒有關係，而是假若給人知道了我們為了他的基因庫而害了整個太陽帝國的人類，我們將會變成人類的公敵。以前還可說是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採取的手段。但現在方舟把整個形勢改變了，我們是否也該針對眼前的情況，作出相應的策略改變呢？」

娃亞娜冷冷道：「給我閉嘴，舒士俊的基因庫不但有這宇宙內唯一的人類種子，還代表著五千多年舊聯邦和五萬多年太陽帝國基因學的研究成果，只有得到那些資料和基因，我們才有方法克服在進化上種種難題。這目標絕不會改變，我也絕不容任何人改變我的計畫。」

芝芝垂下頭去，沒有作聲。

辛普林、古斯塔和勒汗三人都噤若寒蟬，似欲言又止，但始終不敢插嘴。

娃亞娜望往舷窗外狂暴的世界，淡淡道：「這次行程結束，我們立即把黑獄、沙西聯軍慘敗的消息發放往宇宙的每一個能達到的角落去。盜取基因庫的計劃照常進行，我們所有軍艦都要到原定的地點集合。」

目光再落到芝芝身上，淡淡道：「芝芝，妳給我乖乖的，若有異動，莫怪我不念多年來姊妹之情了。」

旋又歎了一口氣道：「這是個弱肉強食的冷酷世界，要快樂地生存下去，便要變成宇宙的強者。八萬多年了，芝芝，妳仍不明白這道理嗎？」

芝芝低垂俏臉，一聲不吭。

※※※

黑獄人和沙西族聯軍於火燄星團的暴雨星區被方舟大敗的消息，在短短三個地球月的時間內傳遍整個黑獄帝境以外的太陽帝國及新聯邦。

起始時沒有人肯相信這是事實，但證諸反空間網路內的消息，更知道只有三十多艘晶石飛船溜返大三角河系，而黑獄人更沒有否認這看似是謠言的消息，立時使整個帝境內各個一向被壓伏的種族沸騰起熾熱的希望。

大多數種族仍在採觀望態度。但已有部分違反黑獄人的禁令，開始重建自己的軍隊。

暴雨星區一戰影響的深遠，遠遠超過了大帝號覆亡的消息。

沙西族從此一蹶不振，淪為宇宙內一個弱小的民族，還成為了飽受他們欺凌壓搾者的復仇目標。

方舟的聲譽則升上前所未有的新高點。

在宇宙各種族，他再不是一個人類，而是超越了一切的戰爭之神。

宇宙因他而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為黑獄人出力的其他三個剽悍種族卻被迫與黑獄人更緊密結合起來，以抵擋復仇的巨浪狂燄。

※※※

雷坡武的艦隊，正在反空間內全速飛行，朝太陽帝國進發。

經過了七萬多年來的進化，人類已不須要在進行反空間旅航時，躲進宇眠室的維生箱內去。

艦上的智能系統新愛神正忙碌運作，破譯由黑獄人反空間極速網路得來的傳訊密碼。

雷坡武、白樹、艾妮、布芍玲、依莉茜亞和尤歷等坐在戰略室舒敞的沙發上，興奮地研究著雪片般飛來的消息。

布芍玲道：「若我見到方舟，一定要摟緊他吻個痛快，這人真是太可愛了，難怪姬主席和姍娜麗娃當年對他情有獨鍾。」

白樹笑道：「妳並非因此愛上他，只是感激他罷了！不過全人類都該對他感激涕零，因為他使絕無可能的事變成了事實。」

雷坡武道：「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若把撒拿旦和天美惹了出來，事情恐怕仍然不能樂觀。況且黑獄人損失不大，吃虧的只是沙西族，別忘了黑獄人仍有宇內無敵的中子戰星，那是恆星爆炸都奈何不了的武器。在某一程度上，她比大帝號更可怕，只是速度上慢多了，不但以之防守大三角河系，卻仍是無可匹敵的防禦武器。」

艾妮苦惱地道：「怎樣才可和方舟聯絡上呢？只有他才最清楚黑獄人的秘密。照網路內黑獄人的通訊推斷，巴斯基和舒玉智並沒有和他在一起。」

依莉茜亞道：「現時整個宇宙誰不想見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不過我卻有信心他會來找我們，看著吧！」

白樹道：「最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戰友翼人族可避過大難，奇怪的是沙西族的封鎖既被破去，為何我們仍聯絡不上她們呢？地火樹是這宇宙內性能最佳的遙感通訊器之一啊？」

雷坡武道：「方舟很有可能遇上翼人族，否則就不會與黑獄聯軍正面交鋒，而只有當聯軍進攻翼人星系時，引爆太陽才能產生現在的戰果，希望方舟和翼人族沒有在恆星爆炸時自己都出了事就好了。」

布芍玲美麗的俏臉露出迷醉崇慕的神色，嚮往地道：「方舟是個打不死的人，一定有方法避過大難。」

艾妮摟著她的香肩笑道：「我的美人兒，妳最好小心點，聽說方舟最好男女魚水之歡，妳已禁情絕慾兩萬多年了，不要給方舟破了妳的色戒。」

布芍玲大嗔道：「去妳的，我只是欣賞他罷了！」

旋又赧然道：「為他破戒該也是值得吧？」

眾人歡娛地笑了起來。自離開銀河系，他們從未試過這般開懷。

白樹正容道：「現在流傳著一個謠言，就是偷襲並毀去了兩個黑獄人太空基地的神秘艦隊，是姬主席和隨她失蹤的改造人，又說經過七萬多年，姬主席掌握了一個失落文明的高科技，故可來無蹤去無影，予黑獄人沉重的打擊，若真是如此，我們人類確出現了全新的氣象了。」

艾妮道：「若真的姬主席重出宇宙，憑她的號召力，可一舉化去太陽帝國和新聯邦的紛爭。聽說連卡爾夫南在人前人後，都表示對姬主席心悅誠服。」

雷坡武冷笑道：「因為他以為姬主席死定了，才故示心胸廣闊，這野心家一牽涉到個人的權力和利益，便六親不認。否則就不會同類相殘，徒讓外族看不起我們了。」

白樹淡淡道：「無論他有何野心，我們都不會讓他得逞。」

頓了頓續道：「這些年來他雖能置身事外，坐觀一個接一個的人類國度被黑獄人屠戮而無動於衷，銳意發展科技，但始終缺乏實戰經驗，就像以前空有威力龐大的黑巫號而無用武之地。這趟我們就把所有新舊帳一起和他算個清楚，把他征服宇宙的美夢徹底粉碎。」

雷坡武笑道：「在他出發前，怎想得到宇宙出現了這麼急劇的變化，我們竟能抽身去對付他，給他好看。」

布芍玲道：「唯一讓人擔心的就是墨爾盤龍人動向不明，最後的情報是他們的艦隊正向太陽帝國推進，現在太陽帝國內擁有宇宙碩果僅存的基因庫，這消息不知由誰洩漏了出去，使太陽帝國成了黑獄人的眼中釘，這趟輪到太陽帝國，不但有機會遇上墨爾盤河系的龍人，還有機會碰上黑獄軍呢。」

艾妮歎道：「希望方舟也到那裡去就好了。」

## 第十二章 互逞奇謀

方舟和夜星站在光禿禿的翼人星上，橫過虛空，朝火燄星團的核心處飛去。

這個星球只有原本四分之一的質量，表面看來雖是完整，但已受了暗傷，瀕近自動碎裂的邊緣。

四分之三的翼女在能量的衝擊下，亦均受傷。據夜星所說，沒有一二百年的時間，休想復元，而其中一些本已受了傷又或較弱小的，將在短期內逐一死去。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翼女拒絕了方舟設法醫治她們的建議，對這奇異的種族來說，死亡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卻是不應受到任何干涉的。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妳們準備到哪去？」

夜星凝望著虛無燦爛的星空，淡淡道：「我不知道，更不想知道，自宇宙聯盟進攻大三角河系慘敗而回，只剩下我們和你的人類同胞後，我們便打定主意返回火燄星團靜候死亡的來臨。可是命運安排了你來把敵人擊退了。當這顆行星分裂時，我們將會到附近找尋另一顆家鄉星。或者若干年後，你有空時，可回來找我們，告訴我們宇宙內發生的動人故事。」

方舟開始有點把握到她們樂天安命、甘於自然的高尚情操，苦笑道：「妳好像要趕我走了，是嗎？」

夜星把翅膀張了開來，把方舟像小孩般籠罩在羽翼，讓他靠貼著自己動人的肉體，聲音出奇地柔和道：「朋友！你可知翼人若稱呼對方作一個朋友時，意義是多麼重大。因為她們將永遠認定你作朋友，甚至被出賣、傷害又或被殺死，仍只會當你作朋友。」

方舟受寵若驚地緊挨著她，享受著翼內溫暖美麗的生命磁場，笑道：「妳放心好了！當我是朋友，我自然會盡朋友的本分。嘿！妳的身體很香。」

夜星低頭看著他的眼睛，靜如止水地道：「你們人類總愛視我們為女性，其實對我們來說，並沒有性的分別，更不會感到像你們異性間的吸引力。不過由於你體內藏有植物之祖的自然力，所以我才愛與你親近，就像我們對大自然和宇宙的感覺。無論如何，我們都愛和你一起，有一天你疲倦了，可到我們的新家鄉歇息。那時地火樹會重新長了出來，生命之泉會流過土地，日夜和四季交換轉移，星球又會生機盎然。」

方舟忍不住探手摟著她的腰，仰臉親了親她臉蛋，讚歎了一聲才道：「我的敵人太厲害了，我抱著同歸於盡的心情去找他們，恐怕再沒命回來在妳的翅膀內好好睡他十年八載了。」

夜星給他摟腰吻臉，並沒有生出情迷的感覺，只是感到自然有趣，淡淡道：「你說的是否是黑獄人的神，撒拿旦和天美？」

方舟點頭應是。

夜星默然片晌後，道：「日後你若往找他們決戰，可否先到這裡來找我呢？」

方舟哈哈一笑，放開了她柔軟並覆著軟鱗甲的腰肢，離開了她的翅膀，搖頭道：「不！妳好好享受隨遇而安的生命吧！嘻嘻！我要走了，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笑容，以壯行色。」

夜星美目深注地看了他好一會後，搖頭道：「我並不懂得人類的情緒，更不明白為何要哭或為何要笑。要學你們的說話已是很大的苦事，因為我們不但要掌握你們的文化和代表經驗的語言，還要以能量改變我們的聲帶。去吧！翼人族永遠是方舟的朋友。」

方舟苦笑道：「問題是妳們體內並沒有我們的化學成分和分泌。好了！我找到二百光年外掠過一顆堅固的隕星，再見了！」

夜星一對翼倏地張開，迅速拍動，以她的方式表達翼人族對朋友的依戀。

方舟一聲長笑，沒進反空間內去。

※※※

這時卡爾夫南和翟斯飛兩人，正在新聯邦號內商量，研究如何應付眼前變化急劇的新形勢。

艦隊在反空間內疾飛著。

兩人對坐戰略室內，觀看環形會議桌間的立體星體，地點是火燄星團。

星圖可說是宇宙內最珍貴的資料，數萬年來，卡爾夫南雖蓄意避開黑獄人和他的爪牙，但卻無時無刻不送出測量船隊，廣泛地進行勘探的工作。

但火燄星團的資料卻來自祝絲蒂的集團，其中自然有交換的條件了。

翟斯飛沉聲道：「這事究竟是真是假呢？方舟摧毀大帝號，已屬天方夜譚，現在竟然打得整個黑沙聯軍七零八落，沙西人還陷入滅族的危機，會否只是黑獄人放出的煙幕，又或黑蜂后娃亞娜在弄鬼。」

卡爾夫南沒好氣道：「我正想問你同一的問題，讓我如何答你。」

翟斯飛頹然道：「事實上我卻是相信的。宇宙內現在有個傳聞，就是當年若非撒拿旦和天美不知去向，他們的徒子徒孫自然不是方舟的手腳了。」

卡爾夫南動容道：「這消息你從何聽來呢？」

翟斯飛道：「是由蜥蜴人處聽回來的，他們一向和液態鬼關係密切，負責為他們開採能源，得到這種流傳於黑獄人內的消息是毫不稀奇的。」

頓了頓分析道：「只看黑獄人一知道方舟出現，黑獄人的三角領導層立即駕大帝號出動，慘敗後又傾全力追殺方舟，便可知黑獄人最懼怕的就是方舟。可以這樣說，現在誰得到方舟加入他那一方，誰就擁有最強的實力。」

卡爾夫南哂道：「但也立即成了黑獄人和他的爪牙要對付的頭號大敵。真奇怪！當年方舟不是和巴斯基、舒玉智在一起嗎？為何在黑獄人的反空間網路內，完全截聽不到有關這兩個人的消息呢？」

翟斯飛道：「方舟這番出世，立時引來種種怪事，那被戲稱為『隱形軍』的神秘襲擊者，聽蜥蜴人所說，液態鬼出動了接近十萬艘飛船，佈下天羅地網，仍摸不著他們半點的影子，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卡爾夫南道：「這只是因為方舟把整個黑獄帝國牽制住，使三角委員會根本無暇去理會吧？」

翟斯飛見這老闆每句話都在貶低方舟和隱形軍的厲害，明白到他希望獨尊宇內的心理，但仍忍不住道：「我們應否改變策略呢？」

卡爾夫南冷笑道：「恰恰相反，我們應更積極去進行。」

接著雙目亮了起來，露出嚮往的神色，緩緩道：「趁現在黑獄人元氣大傷，正是我們擴張的好機會，而擴張勢力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人才和戰士。人類被黑獄人肆意屠殺後，人數不到原來的百分之一，只有舒士俊手上的基因庫，才可能為我們培育出新一代的人類，這是至關重要的事。」

翟斯飛道：「舒士俊正這樣做著，我看基因庫內的庫藏正日漸減少，得到後可能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卡爾夫南搖頭道：「實情該不是怎樣，到現在為止，太陽帝國增加的人最多只有庫內四分之一基因的數目。照我看，不但娃亞娜在打這基因庫的主意，連祝絲蒂都不例外。」

翟斯飛愕然道：「祝絲蒂？該不會吧！」

卡爾夫南道：「有句古老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至於有沒有看錯她，走著瞧好了。」

翟斯飛沉思頃刻後，正容道：「我們這次進攻太陽帝國，在正常的情況下，應是勝算甚高，但卻不適合打一場持久戰，因為墨爾盤龍人始終是個威脅，若在兩敗俱傷時給他們揀了便宜，便……」

卡爾夫南打斷他道：「我們新聯邦人數雖少，但人與機械結合而來的『全能戰士』，卻是人類最威力龐大的，我們養精蓄銳了這麼悠長的歲月，又一直把真正的實力隱藏起來，這次必能馬到功成，一舉攻陷新太陽系，那時就算墨爾盤龍人攻來，也有應付的信心。唯一怕的就是雷坡武，這人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現在黑獄人對他的壓力大減，他可能要來管這事了。」

聽到大仇家雷坡武的名字，翟斯飛卻出奇地沒有反應。

默然片刻後，翟斯飛擠出了點笑容道：「假設姬慧芙真的未死，還藏在我們發現人類蹤跡的魔鬼谷河系，老闆有什麼打算呢？」

卡爾夫南嗤之以鼻道：「姬慧芙一定死了，否則以她的性格怎且坐視黑獄人搜遍宇宙地去屠殺她的子民。不要再費時間想這種無謂的事情了。」

翟斯飛欲語無言，但卻感到和卡爾夫南的分歧愈來愈大了。

他並非沒有野心，更非善男信女，但眼前的形勢，卻使他生出不同的想法。

一天不除去黑獄人和他們的羽翼，做什麼事到最後都將是白費心機、徒勞而無功。

但卡爾夫南卻似乎絲毫看不到這種情況。

可是他卻不敢反對卡爾夫南，因為他體內有個裝置，只要卡爾夫南動動指頭，即可教他形神俱滅。

※※※

太陽帝國進入全面備戰的狀態。

由萬多艘飛船組成的龐大艦隊，集結在新太陽系外內空的百多個強大火力的防禦基地處，準備不惜一切地去保護首都星系。

在這太空的戰爭時代，太陽帝國全民皆兵，每一個人都接受最嚴格的太空戰術的訓練。

唯一令人擔心的，就是新一代的公民都缺乏實戰經驗，幸好由於他們的因子均經過改良，所以他們都是勇敢的戰士。

太陽帝國曾與新聯邦數次交戰，但都限於小規模的戰爭，現在大決戰終於來臨。很多人都不明白在黑獄人的威脅下，為何仍要同類相殘，但事實正是如此，已非是說道理的時候了。

舒士俊和兩位王妃尚思蘭和尚思雅登上了太陽號，升到新地球的上空，全神戒備。

太陽號是造型優美的太空戰艦，總長度達一萬二千米，形如無翼的巨鷹，尾上卻尖長如劍。

這劍尾不但能吸收太空內的物質，轉化為反應爐內的動能，還是能發放死光的武器，又可生出毀滅性的流能，摧毀銜尾追來的敵艦。

艦身上共有三千多台激光和導彈發射器，火力之強，是當年領袖一號的百倍以上。

導彈是最新型的反物質導彈，無論在速度和威力上都比當年厲害多了。

戰士的裝備非常完善，主要是為每位戰士度身製造的能量護甲，把整個人密藏在高能量的強力護罩內，能像雷坡武穿上隨意肌的手下般潛入反空間內，但只能作逃生的用途。

像方舟那種可由反空間隨意進入正空間內以近光速速度疾飛的船艦，宇宙內還沒有多少生物能做得到。

七萬多年了，人類由於死傷慘重，開始把研究集中在如何保護戰士安全這一項目上，開始了被稱為「微武器」的研究，帶來了戰士裝備的全面改善。

當飛船被毀時，每位戰士均可成為一個有獨立作戰能力的單位，故大大增強了戰術的靈活性和支持力。

舒士俊之下有四大司令，分別統領紅、黃、綠、紫四軍。

現往這四位司令齊集到太陽號上，商議應付敵人的策略。

紅軍的司令是以前到火鳥星的巨鯨號的艦長瓦登斯，現在成了舒士俊的頭號大將。

黃軍是新一代由基因庫通過人工方式造出來千嬌百媚的金髮美女丹猗。

她是太陽帝國基因庫造出來最傑出的代表，無論在智能、體能和精神力上，均在其他受造人之上。

甚至有人稱她為新女皇，隱然有第二個姬慧芙之勢。

她所以能以受造人的身份，攀升至四大司令的位置，絕非僥倖。

一萬年前她還是情報局內一名小小的情報員，但不到五千年便成了最出色的情報局長，更因破譯了黑獄人反空間網路上的密碼，使她被擢升為四大司令之一。

綠軍司令的名字叫卓虎，是舒士俊以前做生意時的副手，四大司令以他和舒士俊的關係最密切，最得舒士俊的信任。

最後的紫軍司令是古聯邦議局的副議長高麗美，當時她曾傾向祝絲蒂的一方，被姬慧芙軟禁起來，與祝絲蒂同被送上方舟三號，由於一向與尚思蘭是好朋友，現在成了舒士俊的大將。

尚思雅先說了有關方舟的事後，道：「在這數萬年來，一直是黑獄人佔盡優勢，但誰都想不到方舟的復出不到三個地球年，就把整個形勢扭轉過來，使我們的前景再非一片黑暗。」

尚思蘭歎道：「所以新聯邦的同類相殘，份外使人感到憤慨，這一戰我們是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意作戰到底。若讓卡爾夫南這豺狼成性的人占頷了太陽帝國，所有人都會被他以巫術和機械科技改造成他的奴隸，人類的尊嚴將蕩然無存。」

舒士俊微笑道：「他們是勞師遠征，我們卻是蓄勢以待，我曾研究過姬主席以前的所有戰略，那時黑獄軍攻打天羊星系，亦因此而吃大虧。」

卓虎滿懷信心道：「這趟我們必教卡爾夫南全軍覆沒，沒有半條船能返回新聯邦。」

瓦登斯亦點頭同意，他們的防禦系統，有大半是針對新聯邦的軍艦而設計的。

舒士俊望向一直沒有發言的丹猗訝道：「丹猗司令是否另有想法呢？」

丹猗冷靜地道：「帝主請恕我直言，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卡爾夫南和翟斯飛由於建立新聯邦，多年來一直和河系內的幾個強悍好戰的種族周旋，所以作戰經驗實在比我們豐富百倍。」

深吸一口氣後，續道：「兼之他對我國的野心由來已久，但直到這一刻才發動，所以我對這戰並不樂觀。」

在眾人中，以她這受造人資歷最淺，所謂人微言輕，除了謹慎細心的尚思蘭外，包括舒士俊都露出不敢苟同的神色。

太陽帝國由於受造人的出現，人力和物力上都是百倍於新聯邦。

尚思蘭柔聲道：「丹猗司令，是否有特別的提議呢？」

丹猗點頭道：「我是被方舟引發起聯想，據來自娃亞娜的消息說，方舟是引爆了一顆恆星，才能一舉擊敗了黑獄、沙西兩軍聯合艦隊。」

瓦登斯有點不耐煩地打她道：「卡爾夫南與方舟是天和地比的兩回事，他憑什麼去摧毀我們的新太陽，何況我們因著舊太陽的前車之鑑，對我們的太陽和行星佈置了重重的保護，更能利用太陽的集束鏡克敵，所以這擔心是不必要的。」

尚思蘭淡淡道：「先聽聽丹猗司令的意見吧！」

丹猗沉吟片刻，平靜地道：「我只是想指出我們現在的軍備和戰略，應該全在敵人算計之中，而他們亦必有對付我們的方法。所以假若我們突然改採全新的戰略，必叫敵人大出意外，措手不及。」

舒士俊皺眉道：「可是我們現在的全盤計劃，乃是經多年來精心策劃出來的，隨意改變，會減弱我們的戰鬥力，未交戰已陣腳大亂。」

丹猗道：「敵人最終的目標，仍是我們的基因庫，假設我們把基因庫移到其中一艘飛船上，整個形勢將完全不同了，卡爾夫南投鼠忌器下，勢將有不知如何入手的感覺，壞了他原先定下的詭計。」

舒士俊眼睛亮了起來，拍案道：「確是妙計，若把基因庫搬到我這艘船上來，卡爾夫南豈非只願挨打，不敢還擊，那我已立於不敗之地了。」

高麗美道：「但我們如何讓卡爾夫南知道基因庫搬到了太陽號來呢？」

丹猗道：「卡爾夫南最厲害的法寶就是以黑巫術控制他人，我敢肯定我們的公民，有一定的人受到他的控制，充當他們的間諜，所以只要我們遷移基因庫，必不能瞞過卡爾夫南的耳目。」

尚思蘭恍然道：「我明白了，那時卡爾夫南唯一達到目的的方法，就是把太陽號完整地俘虜過去，否則將一無所得。於是只要太陽號到哪裡去，他就要追到哪裡去，不但原先的戰略完全派不上用場，還要被我們牽著鼻子走。」

尚思雅動容道：「此仗若獲大勝，丹猗應記首功。」

丹猗微笑施禮謝恩，心神卻飛越到千萬光年之外，暗忖若能與方舟並肩與黑獄軍團作戰，就遠比目下的同類相殘強勝多了。

※※※

隕星進入反空間內，以每個地球時三千光年的驚人光速挺進。

夫秀清現身出來，投入方舟懷裡，緊摟著他粗壯的腰肢，甜甜地道：「方舟！現在我們該到太陽帝國去，那處快有一場激烈的大戰，侵略者是卡爾夫南的新聯邦軍。」

方舟大奇道：「妳一直躲在我的小腦袋，怎能知道我小腦袋也不知道的事呢？」

夫秀清道：「別忘記我曾在大帝號的資料庫內搜掠過，其中有關於黑獄人反空間內極速網路的密碼。那是可分為八個層次的複雜密碼，最高的層次也是最快速的傳遞，是以反極子的形式進行，只供黑獄人自己的聯絡之用。較低下的層次則由一般領星的通訊至乎與其心腹爪牙的聯繫，所以現在我們可說絕對地掌握著黑獄人最機密的情報，這點消息算不得什麼一回事了。」

方舟大喜，反極子是只有黑獄人和他方舟才知道的秘密，其他人最多只能破譯反極子以下較低能量和緩速的通訊，有了這本錢在手，黑獄人除非不通過反空間網路作連繫，否則他們就有截聽的可能了。

忍不住低頭吻了她的香鬢，關心地道：「有沒有宇宙聯盟的消息？」

夫秀清道：「雷坡武定有一種可瞞過黑獄人的方法，所以連黑獄人都摸不清楚他的位置，照我看，若他們知道太陽帝國和新聯邦決戰在即，必不會坐視不理的。」

方舟歎道：「那還不把黑獄人的反極子密碼告訴我嗎？我最愛偷聽別人的密話了。」

夫秀清仰起俏臉，認真地道：「我可以讓你進入我的世界來，把偷來的資料全部複製，可是你卻要答應不可以對我不規矩，因為那時我將全無抗拒你的能力了。」

方舟歎道：「這等於脫光了衣服上了床卻又不准我有所行動，這世界還有比這更沒趣的事嗎。」

夫秀清漫不經意道：「對不起！脫衣上床的時間還沒到，因為我剛聽到黑獄人發出指令，命墨爾盤龍人的艦隊向新銀河系開去，誓要把太陽帝國代表人類將來的基因庫毀掉，液態鬼和巨魔族的太空艦隊也開始動員了。」

《星際浪子》第八卷完

# 第九卷

## 第一章 太空交易

墨爾盤龍人是黑獄人的四大幫兇爪牙中最神秘和使人恐懼的可怕生物。若非資料來自大帝號內的資料厙，夫秀清和方舟當不會知道這麼詳細。他們的飛船稱作「龍繭」，船身是由他們身體吸收了太陽能和宇宙各種物質後排泌出來織成的，而飛船內的動力和武器系統也是以這種奇異的方式製造出來，所以整艘飛船都是一種有生命的機體。

墨爾盤龍人是沒有固定形態的長條蛇狀生物，擁有十八個大小和作用不同可在體內流動的「腦」，沒有性別，每到一段時間，便可通過分裂生產出新一代的墨爾盤龍人。比起人類，生育的過程慢多了，由決定生育開始，到成功產生出新的生命，至少要五千至七千年的悠久歲月。

每一艘龍繭飛船內只有一條墨爾盤龍人，他們本身就是導航、通訊和能源。龍繭飛船內充盈著一種名為「墨爾盤氣」的濃黑氣體，那是墨爾盤龍人賴以生存的養分。這種對人類而言是帶有劇毒和腐蝕性的氣體，從皮膚進入他們沒有內臟的身體後，由十八個腦吸收，再生產出新的「墨爾盤氣」，循環不休，永不衰竭。

假若一段時間內得不到補充的話，他們的大小各腦會逐一死亡，就像以前的人類賴氧氣來維持生命。

在黑獄人的四大爪牙中，人數最多的是差點被方舟滅族的沙西人，其次是液態鬼和巨魔族，墨爾盤龍人數目最少，介乎五十萬到六十萬之間，其中只有接近十萬個墨爾盤龍人擁有生產龍繭艦的能力。

由於每條有製造龍繭能力的墨爾盤龍人均等若一艘飛船和作戰單位，所以他們人數雖少，實力比起人數最多的沙西人卻是有過之何無不及。

而且墨爾盤龍人最擅長潛蹤匿跡之術，能躲過最精密的偵察儀，故能神出鬼沒，使敵人談虎色變。

不過由於夫秀清和方舟把握了黑獄人最高能量層次的反極子通信，所以能準確知道他們的位置和航線，進行追擊和阻截。

龍繭飛船的反空間航速最高可達每地球時一千光年的距離，比起方舟的隕星慢了二千光年，經過了二百多個地球時的追蹤後，方舟兩人終在離新太陽系一萬光年的「沉魚星河」附近的反空間追上了他們。

近五萬個形如蛋狀的龍繭飛船，像蝗般在反空間無聲無息地滑行著。

這些巨蛋般的飛船大小不一，大者長達二百米，小的可至乎五十米，通體黝黑，閃著烏亮的光澤，怪異得令人見而心寒。

當隕星逐漸接近墨爾盤龍人的龐大太空艦隊時，他們突然彈往正空間去。

方舟和夫秀清齊齊嚇了一跳。

方舟叫道：「他們是否發現了我們？」

夫秀清在他腦內的晶片道：「除非我們由大帝號得來有關他們的資料並不完備，否則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以反極子模仿植物之祖那種能把時空扭曲的隱蔽罩，除非是美雅女等寥寥數人外，該是沒有其他生物能識破的。」

兩人正大惑不解時，龍繭艦隊停了下來，凝正在太空裡，與夜空渾融成為一體。

夫秀清道：「他們似乎在等候什麼東西哩！」

方舟道：「我們也出去吧！」

夫秀清一聲領命，彈了出去，隱藏在沉魚星河邊緣區一個星系，離敵人艦隊只有三萬公里之遙。

方舟伸了個懶腰，以舒服得就要死去的語氣道：「我想睡一個甜覺，院長可否出來陪我？求求妳好嗎。我保證只像平時對妳般摟摟抱抱。唉！這個隕星坑實在太冷硬無情了。」

夫秀清嬌笑道：「對不起！本院長現在沒有心情和你胡混。」

方舟飛出了隕星坑，來到隕星一個高出地表達兩公里的尖峰之巔，仰望敵艦所在的夜空，以哀求的語氣道：「剛才我到那開放了的世界取資料時，依足院長的吩咐循規蹈矩，否則院長就貞操難保了。我這麼乖這麼聽話，院長難道仍斤斤計較一點兒的獎賞嗎？」

夫秀清沒好氣的道：「你乖是應該的，何用什麼獎賞，噢！有飛船由反空間來了。」

方舟思感延伸開去，一震道：「那是娃亞娜的蜂后號。」

※※※

太陽帝國首都星那受到一級保安的秘密地厙的上蓋張了開來，太陽號由天空緩緩降下，底艙打開，射出一柱柔和的黃光，把地厙敞開的出口籠罩在內。

由丹猗指揮的黃旗艦隊，在四周嚴密佈防，太陽戰士由飛船飛了出來，監察地庫旁的濃密山林，以應付任何突變。

「軋軋」聲中，一個直徑達五十米的金屬球，由地庫升了出來，往太陽號的底艙緩緩上移。

美麗的受造人丹猗司令，通過視野舷窗，凝望著這藏有人類未來生命的金屬球，那已成了其他人類想爭奪，而黑獄人則不惜一切要毀滅的寶庫。

站在她身旁是另一個傑出的男性受造人談應士，丹猗的副司令。

他們兩人被太陽帝國譽為新一代的金童和玉女。

談應士細看丹猗那鍾天地靈氣而生的輪廓和有諸內而形於外秀美無倫的氣質，暗忖縱使姬慧芙復生，恐怕亦不外如是。

不過他雖有愛慕之心，卻沒有肉體佔有念頭，因對受造人來說，根本沒有情慾這種本能。

只有思想和心靈的渾融和交流，才是他們追求的愛情境界。

但丹猗司令卻是個非常高傲的人，直到這一刻，仍沒有異性能使她心動和作出較熱烈的回應。

就像這刻，談應士的腦電波，便給她拒諸於門外。

因子寶厙終升進了太陽號的艙。

艙門關起後，丹猗鬆了一口氣道：「應士，給我接通帝主的通話器，我會提議他撤走首都星的所有人，只憑自動武器系統對抗敵人。」

談應士失聲道：「什麼？」

丹猗走了開去，若無其事道：「這是唯一對付卡爾夫南以黑巫術驅使人作滲透破壞的方法，若以真功夫交戰，我才不怕他們。」

談應士愕在當場，同時心中苦笑。

為何她思考的方式如此妙想天開地與眾不同呢？

說到底，大都同是受造人罷了。

※※※

方舟帶著夫秀清，準確無誤地穿過了蜂后號分隔正反空間的能量網，在尾艙一個房間內出現。

這是個佈置得很女性化的居所，房外還有個小廳，陳設簡雅。

方舟毫不客氣倒在柔軟和充滿彈性的大床上，道：「我已有七萬年沒睡過這麼舒適的床了，院長要試試嗎？」

夫秀清嗔道：「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會受你蠱惑的了。」

方舟笑道：「我明白了，夫院長因為情不自禁地愛上了我，所以才這麼怕見我。嘻！肉體的快樂從來都不是罪惡，夫院長為何總是如避蛇蠍般地怕與我親熱呢？」

夫秀清淡淡道：「這船上美女如雲，太空海盜的女性又一向追求肉慾，你到了這裡還愁寂寞嗎？若我出現你反而不那麼方便哩！」

方舟一拍額頭，坐了起來，興奮道：「我真糊塗，竟忘了這是另一個罪惡樂園，在這乾淨得讓人害怕的宇宙，罪惡已成了快樂的泉源，我這就去勾引個太空女海盜來玩兒。」

夫秀清大嗔道：「你敢當著我面前做這種事！」

方舟奇道：「這怎會是問題，我找個地方讓妳躲起來不就成了。」

由床上跳了起來，走出小廳去。

夫秀清尖叫道：「不！」

方舟愕然正步，搔頭道：「又是怎麼一回事。」

夫秀清沉默下去，不再說話。方舟苦惱地楞了一會，思感延伸開去，片刻後穿過合成金屬造成的牆壁，到了鄰房去。

男女歡好的聲音，立時充盈耳內。

方舟發出能量，正在床上行雲佈雨的一對男女立時昏迷過去。

女的金髮冰肌，生得非常美貌；男的是猥瑣矮小，與女的絕不匹配。

夫秀清忍不住道：「你真厲害！竟一下子就把太空鼠斯特凡收服了，他在太空海盜是有名好色嗜血的魔頭，想不到這麼多年仍毫不長進。」

方舟得意洋洋道：「我穿牆過來時這傢伙立即生出感覺，只是手腳及不上我的敏捷吧！好了！我要把他送進正反空間的邊界藏起來了。」

倏忽後斯特凡消失不見，而方舟卻變成了斯特凡，連他身上的辨識卡、內置武器、多用途的控制器，全一股腦兒來到他身上。

除非太空海盜能有像翼女們的敏銳直覺，否則休想知道他是冒牌貨。

飛船仍在正空間內朝墨爾盤龍人的艦隊疾飛過去，但速度逐漸減緩。

方舟弄醒了那赤裸的金髮女郎，但由於她的生命磁場缺乏吸引力，故不能惹起他半圈漣漪。

女郎們不知曾昏迷過去，嬌吟一聲，探手來拉他回到床上去。

方舟大力拍了她的粉臀一記，笑道：「好好的睡覺吧！老子還有很多事做呢。」

來到門前，內藏的辨識器確認了他身份後，中分而開。

經過外面與鄰房同一形式的小廳後，再穿過外門，來到了幽靜的長廊。

這區域是艦上高級人員的宿處，一般艦員都不准到這裡來的。

廊道上暗藏著能自動辨識敵我的自動防衛系統，這時都把方舟當作了自己人。

方舟思感往四周八方延伸，立時探悉了整艘船的結構和每一個人的位置。

黑蜂后娃亞娜和左右盜將辛普林、古斯塔兩人，正在艦首的指揮大堂內準備與龍人接觸，而她的首席愛將長髮女芝芝正一個人在不遠的休憩廳獨坐著發呆。

她的磁場比之娃亞娜絕不遜色。

方舟不由大為心動。

舉步前行，到了一個天井似的方形空間，升了上去，經過了三個層間，來到了被一個透明大圓罩覆蓋的舒敞廳堂，圓罩外是深黑的星空。

長髮女芝芝獨自坐在一角的沙發上，與星夜融合在一起。

方舟乾咳一聲，走了過去，在她對面坐了下來。

芝芝鄙夷地望了他一眼，冷冷道：「我不須任何人作伴，斯特凡，你最好不要惹起我的脾氣。」

方舟笑嘻嘻道：「我卻需要找個伴兒。唉！我真不明白蜂后，說到底我們都是人類嘛。怎可去害自己人呢？」

他這番話純粹是試探性質，見芝芝好像對與墨爾盤龍人的相見漠不關心的樣子，所以試她一試。

芝芝聽他說第一句時，俏臉掠過怒意，但當他說出後幾句話時，眼中亮起意外神色，驚疑不定地打量他，緩緩道：「斯特凡，你說話小心些，若讓蜂后知道，有你好受了。」

方舟低聲道：「管不得這麼多了，難道不覺得蜂后變得很厲害嗎？」

芝芝認真地朝他瞧了一會，懷疑地道：「我要先警告你，你這太空老鼠若以為可用這些話來討好我，以達到你的不軌企圖，我會教你吃盡苦頭。你那三腳貓的功夫，本不放在本姑娘眼內。」

方舟輕輕道：「切勿誤會，只是我知道妳和我有同樣的想法，時間又非常緊迫，才大膽向妳提出來罷了！嘿！我們可否做點什麼事呢？」

事實上他一點都不知道芝芝在想什麼，更不敢去「探看」，怕給她覺察。只好說得含含糊糊，拋磚引玉，希望芝芝把娃亞娜秘密自動報出來。

不知是否由於斯特凡一向品性惡劣，芝芝毫不領情，語氣轉冷道：「我有什麼想法和你相同的呢？」

方舟差點語塞，正要胡謅一通，娃亞娜的聲音響起道：「芝芝、斯特凡，你兩人給我出來，半個地球時後我們就要和龍人王見面了。」

※※※

「砰！」

卡爾夫南恕不可遏地一掌拍在視野眩窗的強化玻璃上，旋風般轉過身來，向翟斯飛道：「舒士俊這狗養的雜種，竟敢把基因寶庫藏到他的太陽號去。我待會定要在將他碎屍萬段前，當著他面前玩弄尚思蘭那兩個賤貨，哼！」

翟斯飛這數萬年來還是首次見他發這麼大脾氣，平靜地道：「據情報他們還把首都星上所有人撤往附近的三個星系去，破壞了我們的顛覆大計，想不到舒士俊如此老謀深算，讓人看走了眼。」

卡爾夫南盛怒已過，回復了平靜，深吟片晌後道：「我們的反空間輸送每一次可送出五十人，我們就與舒士俊在太陽號內正面交鋒，看看是他的太陽戰士厲害，還是我們的全能戰士了得。」

翟斯飛沉聲道：「就算太陽號凝定不動，我們輸送的命中率們低於百分之三十，而命中率則隨太陽號移動而大幅減低，即使能命中，可能仍穿不過太陽號分隔正反空間的力牆，老闆最好再考慮一下。」

卡爾夫南道：「你有更好的辦法嗎？」

翟斯飛道：「只要我們能摧毀太陽號的發射台，破壞它的護罩，便有可能把整艘船俘擄過來，雖然我們會因此付出沉重代價，並不是沒有可能辦到。最怕是舒士俊抱著玉石俱焚的心態，那我們不但將一無所得，說不定還要陪他丟命，這事確令人頭痛。別忘了黑獄人正對我們虎視眈眈哩！」

卡爾夫南不悅道：「你是否想勸我改變主意。」

翟斯飛若無其事地道：「我只是提出意見，一切由老闆決定。」

卡爾夫南深吸一口氣道：「我們全力進攻首都星，首先就要破壞那姬慧芙博物館，當舒士俊看到我們動他的心肝寶貝時，必然會不顧一切來阻止，那時說不定會有可乘之機了。」

翟斯飛答應一聲，垂下頭去，眼中閃過鄙夷的神色。

艦隊繼續在反空間內飛行，數個地球天後，將抵達新太陽系。

※※※

艦上二百二十名男女太空海盜，各自在本身的崗位內，凝神準備。

他們主要集中在控制大堂，那是整艘飛艦的總樞紐和神經中心，接著就是八個武器操控中心和動力調節室了。

其他都由智能系統控制的自動系統，使艦上人員可集中精神應付飛行和作戰的重要任務。

蜂后娃亞娜坐在主控台的倚子內，凝視著一萬公里外密密麻麻地填滿了大片空間，五萬艘以上的龍繭飛船。

蜂后號停了下來。

眾太空海盜都看得直冒寒氣，這麼龐大的龍繭艦隊，他們尚是首次得睹。

左盜將辛普林和右盜將古斯塔分別在娃亞娜左右的椅子內，嚴密監察對方的動靜。

方舟和芝芝進入大堂時，三人只瞥了他們一眼，便不再理會他們。

芝芝逕自來到娃亞娜椅後，道：「還沒有建立起聯繫嗎？」

娃亞娜神色凝重道：「訊號已發了出去，不知為何仍沒有反應。」

方舟站在一旁，不知應做什麼才好時，娃亞娜道：「太空鼠，你呆在那幹什麼，還不回到主發射台去。」

方舟叫了聲謝天謝地，忙到主控台下的椅子坐下，那是操控艦首主炮的崗位。

左盜將辛普林叫道：「龍人王的繭船移動了，往我們開來。」

娃亞娜望向正瞧著儀表的辛普林道：「其他繭船有沒有動作？」

辛普林道：「沒有！」

娃亞娜鬆了一口氣道：「與這些怪人交易真要令人緊張得精神崩潰，誰都不知道他們下一刻會做什麼事。」

一艘長達二百五十米的繭船，由遠而近，轉瞬在十公里許外停了下來，活像一艘載有鬼魅的幽靈飛船。

夫秀清的聲音在方舟心靈內道：「小心點！我看這些龍人對娃亞娜是不懷好意，我察覺到他們正處於戰意甚濃的情緒。」

方舟要答話時，蜂后號的主控大堂響起一個低沉嘶啞似風嘯般的聲音道：「蜂后好！龍人之王向妳問好！」

娃亞娜笑道：「太空海盜也向你們龍人問好，我們不是說好了只是兩艘飛船見面嗎？為何卻帶了整個艦隊來？」

龍人王答道：「你們不是要得到太陽帝國的基因庫嗎？我們正是要向太陽帝國進攻，把答應了你們的東西拿來，但你們那方面如何呢？找到了翼人族的位置沒有？」

方舟和夫秀清同時心中一震，這才知道墨爾盤龍人的目標竟是翼人族，至於究竟所謂何事？則仍未清楚。

娃亞娜淡淡道：「當然知道了，翼人族只信任我們人類，也只有我們才可找到她們，對這點你仍有懷疑嗎？」

龍人王冷冷道：「妳最好不要騙我們，我們之所以肯為黑獄人賣力，就是因為黑獄人答應會把翼人活捉來送給我們。但顯然我們是被黑獄人騙了，他們只是想消滅翼人族。」

娃亞娜冷哼道：「這只是你們的愚蠢，黑獄人怎會不知道墨爾盤龍人和翼人族的因子混合後，就會產生出擁有史無先例的強橫生物，所以打一開始他們就在欺騙你們。」

龍人王對她的嘲諷完全無動於衷，冷冷道：「那你們人類難道不怕嗎？為何卻肯與我們作交換？」

娃亞娜歎道：「若有另外的選擇，我怎會和你們進行交易呢？」

龍人王道：「那代表你們人類亦是愚蠢的生物，好了！給我看看你們尋到翼人族的證據吧！」

娃亞娜下令道：「送過去！」

方舟思感延伸過去，及時捕捉到由艦首彈射出去一截火樹的殘幹。

龍人王的座駕艦像海綿吸水的把殘幹收了進去。

娃亞娜等耐心地守候。

夫秀清這時又道：「小心！他們正提高動力，準備進入反空間內去。」

方舟一邊暗罵娃亞娜愚蠢，但卻覺得也難怪他們，因為墨爾盤龍人最擅欺騙敵人，錯非夫秀清深悉他們的情況，亦難以由其體能的轉變而把握到他們的意向。

龍人王等聲音又在大堂內響起道：「這確是翼人的火樹，好！做得很好！」

驀地所有人均大感不安，前方虛虛蕩蕩，包括龍人王的座駕艦在內所有盤龍人的飛船都失去了蹤影。

## 第二章 化身為鼠

舒士俊在他太陽號佈置得古色古香的辦公堂，面對著不斷在桌上通訊螢幕上閃過的最新情報，神情木然。

姬慧芙是否尚在人間呢？為何七萬多年來都不肯現身？

以她的性格，這是絕對說不通的。

縱使自知不是黑獄人的敵手，她也會作戰到底。

尚思蘭和尚思雅兩人走了進來，身上華服換了擁有最先進設備的戰士輕甲，只露出秀美的玉容，假若將覆面的強化玻璃也拉下時，全身都會被銀光閃閃的能量軟甲包裹著，變成威武不凡的太陽戰士了。

兩女來到他身後，玉手按到他寬肩上去。

尚思雅道：「艦上所有人均通過了心理測試，該沒有被卡爾夫南控制了的人在內，士俊可以放心了。」

尚思蘭柔聲道：「帝主是否又在胡思亂想呢？」

舒士俊心中湧起感激之意。伸手樓著兩女的小彎腰，歎了一口氣道：「人說時間可沖淡一切，為何我卻這麼傻，明知空想有害無益，但是卻控制不了自己。」

尚思雅嬌笑道：「得不到手的東西總是最珍貴的，得到了就沒什麼稀罕了！」

尚思蘭笑道：「思雅在妒忌了！」

舒士俊歉然道：「我對姬主席真的沒有妄想之心，我……」

守衛的聲音在抬頭的傳聲器道：「丹猗司令來了！」

舒士俊放開兩女，道：「請她進來！」

一身戰甲的丹猗昂然步入，敬禮後道：「一切準備就緒，敵人將於四十個地球時內到達。」

舒士俊點頭道：「這次的表現很好！假若能成功擊退敵人，我便升妳作四軍的統帥。太陽帝國以後也由妳來管治了。」

尚思蘭和尚思雅同感愕然。

丹猗劇震跪下，道：「丹猗不敢，請帝主收回成命，太陽帝國是不能沒有帝主的。」

舒士俊道：「先站起來再說，這是命令！」

丹猗卓立而起，神情惶恐。

舒士俊站了起來，拉起尚思蘭和尚思雅的手，緊緊捏了一下後，離開辦公桌，走到挺立不動、英姿起起的丹猗身後，歎了一口氣道：「當時我自立為帝主，進行獨裁統治，又以愛之終極為國教，曾惹起很多人的誤解與反感，以為我是個野心家，其實我卻知這是必須的手段，就像管治一個大企業，必須一個絕對的權力中心，才可在那種惡劣的情況下把局面穩定下來。當年姬主席便曾受到種種掣肘，故不能全面發揮她的才華。但君主制只能當作是一種過度的階段，今天太陽帝國無論在各方面都成熟了，在嚴格的紀律下，培養出無數優秀的戰士來，丹猗正是最出色的一個，所以我可以放心引退了。」

尚思蘭皺眉道：「但黑獄人的威脅愈來愈近了……」

舒士俊打斷她道：「思雅放心，我並非說退就退，權力的轉移可緩不可急，還需有一些新制度的支持。所以我先將軍權移給丹猗，待她一切都上了軌道後，再從詳計議。」

丹猗惶急道：「帝主……」

舒士俊肅容道：「這是命令。」

又微微一笑，柔聲道：「不是有人戲稱妳作新女皇嗎？可見早有人已有先見之明了。」

再沉聲道：「這趟卡爾夫南來侵，所有計謀都是針對我而設的，假設我把指揮權全交給丹猗這新一代的太陽人，保證他定因錯認了目標而處處失機。事關重大，丹猗，妳勿再推拒，太陽帝國的命運付託在妳肩上了。」

丹猗呆了半晌，敬禮道：「丹猗領命！」

※※※

黑蜂號的能量尚差少許才能進入反空間前，整個能源系統驀地完全被癱瘓至失去效用，墨爾盤龍人怎樣辦到此點，連方舟和夫秀清都大惑不解，以娃亞娜為首的太空海盜更是魂飛魄散。

接著更可怕的事發生了。

忽然外面空間密不透風地「黏」滿了龍繭飛船，一個接一個的把黑蜂號緊密地擠壓在核心處，使人泛起沒有空間的窒息感覺。

娃亞娜臉上血色盡退，厲聲道：「這是什麼意思！」

墨爾盤龍人之王的聲音再次響起道：「我們是愚蠢的生物，你們是聰明的生物，自該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娃亞娜狂怒道：「你們不守信諾，我怎也不曾把翼人族所在處告訴你們。況且沒有我們的幫助，你們休想能把她們全體活捉，翼人族只相信我們人類。」

龍人王狂怒地道：「蜂后似乎仍不明白現在的處境，這是我們心佈下的陷阱，整個空間我們封閉了，你們只能乖乖的待在飛船裡，然後我們會放出氣體，把你們飛船的外殼分解，再把你們逐一吸進我們的繭船裡，那時我們便可以好好享受這種聰明的生物了。」

娃亞娜厲叫道：「發射武器！」

芝芝也尖叫道：「作戰！」

辛普林駭然道：「所有武器完全失效了！」

眾太空海盜無不臉如土色，癱瘓在座位。

龍人王又道：「我早說過不要作無謂掙扎了，立即告訴我，翼人族在哪裡，只要證實無誤，我們就放人。」

「呀！」

一名試圖以本身能量進入反空間的太空海盜，給彈了回來，全身護甲碎裂，血脈爆裂，慘死當場。

眾人連最後一線希望都消失了。

娃亞娜等何曾試過陷身如此絕境，一時間人人慌張失措，茫然以對。

方舟忽地嚷起來道：「龍人王！你不是說掙扎也沒用嗎？為何我這武器仍有效呢？」

伸手一按掣鈕。

艦頭彈光一閃，黏在艦頭那艘首當其衝的龍繭飛船立時紅了起來，再由紅轉黃，到變成藍紫色時，熱蠟般溶解下來，接著又輪到下一艘繭船。

強光不停閃動，顯示艦首的主發射器正不斷發射著激光。

忽然間飛船又回復了動力，還似比以前更強大百倍。

眾盜一聲歡呼，爭相發放武器反攻。

一時間激光、導彈由艦身各大小發射台呼嘯而出，龍繭飛船猝不及防下，紛紛爆炸分解。

這當然是方舟弄的鬼，他正反極子匯合而成的力量，怎是墨爾盤龍人可以抗衡的。但他只是勝在攻敵不備，墨爾盤龍人又只是全心去俘擄艦內的人，如若正面交鋒，由於敵眾我寡，他也無法保護這麼一艘目標明顯的飛船。

龍繭散飛開去，亂成一團。

方舟大叫道：「快逃！」

不待娃亞娜下令，眾盜已齊心合力，加上方舟的催動，逃進了反空間內去。

※※※

以大三角號為首的二十五艘晶石飛船，正朝新銀河系作反空間飛行，她們的平均速度達到每她球三千多光年，與方舟的最高速大致相若。

當大三角號由美雅女等三大巨頭親身操控時，速度可高達每地球時四千光年以上，那是大帝號之外最快的速度了。

主控大堂，美雅女、北保司和封神正討論現時的形勢，最後一致決定了全力毀滅代表人類將來的基因庫，同時以雷霆萬鈞的攻勢對付人類，好把方舟逼出來進行決戰。

他們對方舟神出鬼沒的本領終生出懼意。

封神道：「太陽帝國的另一個領星水雲星系擁有二十一顆行星，其中二十顆都是採礦星，設有各類型的地下工廠，水雲城所在的第三顆行星樂土星，更是新銀河系最多人類聚居的星球，我們就先把那佔領，將那的所有人類變成奴隸，這樣必可把舒士俊、雷坡武和方舟引出來，再加以殲滅。」

北保司道：「這種工作由巨魔人執行最是適合了。」

美雅女點頭表示同意，但卻歎了一口氣道：「但是那也提供了方舟輕易偽裝任何人的方便。假若有方法可以識破他的身份，方舟的威脅便可大幅減弱了。」

北保司苦惱地道：「方舟有什麼弱點呢？」

美雅女淡淡道：「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對他進行分析和研究，最後的結論是這人對人類女性的愛慕和追求，乃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本能和傾向。只要我們能好好利用這點，便有辦法把他收拾。」

封神動容道：「計將安出？」

美雅女露出一絲笑容，柔聲道：「這事由我負責吧！天美帝后那次沒毀了他，這趟由我完成這未竟的任務吧！」

北保司皺眉道：「這愛情之劍兩邊都是那麼鋒利的，美雅女不怕變成他的愛情俘虜嗎？」

美雅女點頭道：「事實上我是怕得要命，假設我失敗了，你們惟有退守大三角河系，同時通知帝君和帝后，由他們決定怎樣應付方舟好了。」

※※※

蜂后號在反空間迅速逃逸，龍爾飛船則狂追不捨，其中千多艘速度較快的，拋離了其他飛船，愈追愈近。

蜂后號這時達到了每地球時一千零八十三光年的反空間速度，那是這飛艦速度上的極限了。

娃亞娜等正在研究方舟扮的斯特凡為何能忽然發動艦首的主炮，致乎可重重打擊墨爾盤龍人，又可逃出生天。

當然不會得出什麼結果，最後娃亞娜總結道：「恐怕是那些龍人雜種力場上的一個破綻吧，無論如何，斯特凡，你這次是立了大功，我該怎麼獎賞你才好呢？」

一直默不作聲的長髮女芝芝俏目閃著亮光，全神打量方舟。

方舟猶豫地道：「嘿！我可否要芝芝陪我一晚呢？」

辛普林和古斯塔都同時邪笑，暗忖方舟是要討打了。

娃亞娜瞥了俏臉微紅的芝芝一眼，歎道：「這種事我也無法為芝芝作主，假若你不怕我的蜂尾，倒可由我陪你。」

接著吃吃笑了起來，說不盡的嫵媚誘人。

古斯塔哂道：「你這好色的老鼠，不如打黑美人英秀若或白血女條敏霞的主意還要來得實際點呢！」

辛普林瞅了芝芝一眼，笑道：「芝芝喜歡的是天下第一美男舒士俊，何時才輪得到你這人類進化史上最特異的品種。」

芝芝怒道：「辛普林，你給我閉嘴！」

辛普林對她顯是頗為忌憚，住口不言。

一向以來，太空鼠斯特凡都是太空海盜眾頭領嘲弄鄙夷的對象，所以說話間對他是毫不客氣。

娃亞娜一陣嬌笑，離開座位，落到方舟旁，坐到他膝上，摟上他的小脖子，輕吻了他一口後，媚笑道：「十五分鐘後我們將抵達巨鯨星系，與艦隊會合，假若能擺脫那些龍雜種，我便著英秀若或條敏霞陪你這頭可愛好色的老鼠，否則就由我來陪你，保證不會蟄你一口。我娃亞娜從來都是賞罰分明，絕不食言的。」

芝芝淡淡道：「不！讓我陪他吧！」

眾人大感愕然。

芝芝深深望了方舟一眼後，來到方舟旁的崗位坐了下來，不再說話。

娃亞娜與辛普林和古斯塔交換了個眼色後，聳聳香肩，湊到方舟旁耳語道：「假設你能令芝芝滿意，我就讓你一償多年的心願，來試試本后的滋味吧！」

娃亞娜返回王座時，方舟暗中叫苦，果然夫秀清冷若冰霜的聲音已在心靈內響起道：「方舟！這算什麼意思，我會恨死你的！」

方舟以傳感答道：「我的好院長請勿動氣，我現在扮的是好色的老鼠，自然要像他般好色，怎想得到芝芝會答應呢，不過看來她是動了疑心。」

夫秀清語氣雖溫和了點，但仍是餘怒難消地道：「你都是色性難改的了，看我以後睬不睬你。」

方舟急道：「千萬不要恐嚇我，嘻！妳是否吃醋了。」

夫秀清怒道：「鬼才吃你的醋！」

再不肯說話了。

就在此時，蜂后號彈到了正空間去。

二百多艘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海盜飛船，正列陣以待。

這些飛船均是掠奪回來後再加改良的飛船，由最簡單的圓形飛行艦到複雜如城市的巨型飛行基地無不具備。

乍看似是雜亂無章的烏合之眾，但卻最能發揮太空海盜詭變多端的戰術。

戰爭隨著千多艘龍繭飛船的來臨而展開。

## 第三章 一樁交易

太空海盜是個奇怪的組織。

由十三股太空海盜結成鬆散的聯盟，奉黑蜂后娃亞娜為最高領袖，但他們間卻沒有上司和下屬的關係，只是基於共同的利益而凝聚。

為了應付黑獄人雄霸宇宙的惡劣境況，娃亞娜和其中五個太空海盜領袖進一步結盟，組成聯軍，這五個領袖依勢力強弱排列就是長髮女芝芝、左盜將辛普林、右盜將古斯塔、勒汗和太空鼠斯特凡。

在某一個程度上，這五個太空海盜領袖成了娃亞娜的親將。

而太空海盜亦面對卡爾夫南同一的問題，由於戰爭的戰士損耗，太空海盜的數目正在不斷的劇減中，所以舒士俊的基因庫，遂成了他們志切得到的寶物。

而在太陽帝國、新聯邦、宇宙聯盟和太空海盜這四股人類僅存下來的勢力中，卻以太空海盜力量單薄得不成比例，根本無力與任何一方正面交鋒，只能繼續幹那沒本錢的買賣，永無休止地過他們不斷遷移基地和伺機掠奪的流亡生活。

為了實際上的需要，他們的基地是可移動的巨型太空戰堡，內中藏有他們掠奪得來的資源、科技和各種生物的基因，以不同的設備把它武裝起來。

這趟蜂后號給墨爾盤龍人追得沒法脫身，惟有飛返基地，才作拚死一戰。

在基她外佈陣的二百多艘飛船，可說是太空海盜所結集的全部力量了。

這太空基地的底部形如巨鼓，佈滿了蜂巢般的圓洞，闊達三公里。上面是數千幢幾何形的建築物，以三角形和圓形為主，其次就是方形、長方和八角形的柱體，最高者足有三百多米的高度。

驟眼看去，就像負著一個小型城的浮鼓，氣勢逼人。

太空海盜稱這活動基她作「終極戰堡」，那是他們最厲害的武器了。

當龍繭飛船由反空間潛出來時，戰堡巨鼓那像蜂巢般的圓洞吐射出以萬計的能量光柱，狂擊而去，使敵艦猝不及防下，立即吃了大虧，百多艘龍繭飛船紛紛爆炸分解，逸出的黑霧把整個空間吞噬了。

二百多艘太空海盜的戰艦則以終極戰堡為中心，毫不留情她向敵人展開猛攻。

但隨著龍繭飛船不斷由反空間湧出來，戰況漸漸倒轉了過來。

墨爾盤龍人的戰術別具一格，龍繭飛船永不衰竭地噴出濃黑的霧，迅速擴散，能黏附在任何飛過它們的物體上，像毒液般侵蝕和破壞敵艦的護甲和船體，比激光和能量流更難應付，愈沾得多，所受的破壞也更厲害。

當五萬艘繭船一起噴發毒霧，那種景象想想已讓人心寒了。

而龍繭船的靈活性亦是驚人之極，不但可以任何角度進退和改變方向，還可自由地進出正反空間，比水中的魚兒更要靈活自如。

更可怕的是他們可從龍繭船體任何一個部分激射出有強烈侵蝕性、濃黑如墨的半霧狀能量流，一但附在敵艦艦身處，便對敵艦不斷腐蝕下去，護罩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起不了作用，只能靠護甲的堅硬度。護甲被蝕穿時，飛船的末日就來臨了。

墨爾盤龍人這種邪惡和侵蝕性的攻擊武器，已為黑獄人滅絕了百多個原本非常強大的種族了，但仍沒有人能奈何他們。

首先遭殃的是太空海盜的終極戰堡，成為了墨爾盤龍人的主攻目標，不片晌便給濃霧包圍其中，幸好她的護甲要比一般飛船堅固百倍，但加上不斷被龍人的凝聚流擊中，一些建築物熱蠟般溶解了。

「轟！」

蜂后號左邊的己方護航飛船被十多股能量先後擊中，護甲洞穿，在內外氣流壓迫下，整艘爆炸開來，成了一片碎粉。

蜂后號的蜂尾怒放出一束強芒，使尾隨著的一艘巨型龍繭飛船立時了帳。

方舟亦屢建奇功，接連摧毀了兩艘由上方衝下意圖攔截的敵艦。

可是雙方的實力實在太懸殊了，只見黑霧不斷擴展，眼前儘是蝗般的敵艦，那詭異的繭體，不但是催命的符咒，還看得人頭皮發麻，心生懼意。

太空海盜的船體像迷失在繭海，一艘接一艘「體無完膚」的飛船被蝕穿外殼，爆為碎粉。

蜂后號繞過了一團濃霧後，忽然發覺敵人已完成了包圍網，艦外上下八方儘是濃黑的毒霧，內中還不知藏有多少敵人的飛艦。

娃亞娜控制桌上的儀表不停地傳來傷亡的報告，使她終於生出退意。

方舟亦被墨爾盤龍人奇異可怕的戰術弄至窮於應付，雖竭盡所能，暗以己身能量加入了激光炮去，仍只是僅可保著蜂后號不失而已。

此時蜂后號艦身已沾上十多層毒霧的侵蝕性微粒，給化掉了最外兩層的護甲，更先後被擊中二十多次，現在凹進去的淺洞，看情況再挨不了多久。

娃亞娜咬牙發出了逃走的命令。

※※※

舒士俊和尚思蘭姊妹，則悠然坐在面對視野舷窗的一組沙發處，蠻有興趣地看著丹猗和五百多名人員在崗位上忘情工作。

首都星新地球虛懸在正前方。

紅、黃、綠、紫四軍，分佈在星系內空的戰略位置處。

丹猗的黃軍，則交由副手談應士指揮。

據反空間的探測器，卡爾夫南的艦隊將在三十二個地球時後抵達。

經過了七萬多年的悠久歲月，人類對反空間的認識大幅增加了。

最決定性的是三大發明。

首先，進出反空間再不用經過加速、減速的程序，只是純憑能量的轉換即可辦到。

其次就是正反探測器的發明，使人類可以在正空間偵測反空間的情況，反之亦如是。

最後就是能分隔正反空間的能量場，使敵人不能隨意由反空間破入來進行攻擊。

這三項技術的進展，使人類大大拉近了和黑獄人在反空間科技上的距離，否則人類早就完蛋了。

至於在反空間飛行的速度增加；在反空間內飛行不用進入宇眠箱去；製造出能在反空間飛行的隨意肌與戰甲等，諸如此類，都是隨之而來的發展。

像現在這麼清楚把握到新聯邦軍在反空間的方向和速度，在舊聯邦時代是完全不可以想像的，當時只有夫秀清的新愛神勉強能辦到，卻也非這般的準確清晰。

丹猗忽地神色凝重地離開了位於大堂最後方的指揮台，到了舒士俊三人前報告道：「剛接到了消息，大三角號和約二十多艘晶石飛船，到了離我們二千光年的長蛇河系，與剛抵達那的巨魔族戰壘會師，動向不明。」

※※※

娃亞娜臉若寒霜，一言不發，呆看著視野眩窗外的反空間那層出不窮的奇景。此役損失的嚴重程度，是太空海盜有史以來從未曾發生過的。折損了一半的戰士和飛船，更失去了經數萬年千辛萬苦才建成的終極戰堡，一下子全沒有了。

她恨不得把所有墨爾盤龍人全生剖了來吃掉。

一直以來，太空海盜均以神出鬼沒屢避大禍，但這次由於掉進了墨爾盤龍人的陷阱去，被迫與敵人正面交鋒，才知墨爾盤龍人厲害至此，若非還有引爆戰堡這招殺手劍，恐怕他們都要一一死在龍人手上。

其他人見她的可怕模樣，均噤若寒蟬，以免招來橫禍。

長髮女芝芝站了起來，拍拍方舟的肩頭，才往尾艙的方向走去。

方舟會意，瞥了各人一眼，除了辛普林暗暗注意他外，娃亞娜等都沒理會他倆，鬆了一口氣，跟著芝芝走去。

夫秀清立時嗔道：「假若你真和她上床，我立誓將永遠離開你。」

方舟知她真的在妒忌，心中大樂，奇道：「夫院長沒手沒腳的，能到哪去呢？」

夫秀清淡淡道：「我忘了告訴你，我已儲夠能量，這方晶片就是我的飛船，要到宇宙任何一個角落均是輕而易舉。所以我絕非虛言恫嚇。」

方舟立即投降道：「小弟保證不會和她真個銷魂，但摸摸手兒、胸兒，親個嘴兒大概可以吧？」

夫秀清寸步不讓道：「什麼形式的親熱都不可以，我不想被這些場面污了我的眼睛和感覺，別忘了我是你身體和神經的一部份。」

方舟苦惱地道：「妳仍不肯承認愛我嗎？吃醋吃成這樣子。」

夫秀清「噗哧」笑道：「當然不承認，因為我真的沒有愛上你，不過乖人自會有乖報，你想清楚點個中利害關係吧！唔！她停下來等你了。」

方舟知道她氣消了，心中大喜，來到停在長廊的芝芝背後，女體青春健康的氣息立時撲鼻而來。不過想起夫秀清，只好苦苦克制把她摟個滿懷的衝動，在離她一米處停了下來。

芝芝回頭嫣然笑道：「我已預備任你為所欲為，你這頭太空鼠為何仍如此守規矩？」

方舟跟上去道：「我怕是騙我，加上一向在妳雌威之下做人，怎敢隨便碰呢？」

芝芝穿過小廳，走到房內，往床上仰躺下去，舒展美麗的肉體，呢聲道：「我至少有數萬年沒有讓男人碰我了，來吧！你不是最拿手為女人脫護甲嗎？」

方舟來到床旁，俯頭看著這千嬌百媚的長髮美女，只見她閉上美目，一副任君大嚼的誘人模樣，失笑道：「芝芝！不要再戲弄我了。」

芝芝美目張了開來，一瞬不瞬地瞪著他道：「方舟！讓我看看你本來的樣子好嗎？太空鼠是我最鄙夷的人類之一，多看半刻我都覺得嘔心。」

方舟愕然道：「原來連小弟是誰都給猜到了。」

話猶未已，他回復原狀，一副俏皮的神態，目光在她動人的胴體遊逡。

芝芝一對秀目亮了起來，聲音轉柔道：「要猜到是你有什麼困難呢？除了方舟外，誰能如此神不知鬼不覺潛進蜂后號來，又不露痕跡地破去了墨爾盤龍人的包圍，剛才只你一人就包辦了敵方過百艘飛船，我看娃亞娜遲早會生出疑心的。」

倏地在床上坐了起來，如雲的秀髮像有靈性般捲上他的脖子，拉得他和她臉臉相對，任何一方的嘴只要前移一寸，就會黏在一起。

夫秀清的聲音似警告方舟地冷哼了一聲。

長髮女當然聽不到他們的心靈對話，輕輕道：「你到這來有什麼目的呢？」

方舟滿鼻都是她的髮香和體香，但偏是美食當前，卻不敢下箸，那種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苦笑道：「沒什麼？只是見到你們的飛船在太空飛來飛去，忍不住進來逛逛罷了！」

芝芝「噗哧」笑起來，如蘭的氣息立時噴到他鼻、嘴去，嘴角、眼角處掛著嫵媚之極的笑意，柔聲道：「你不是像太空鼠般好色嗎？為何不乘機吻我，你該知道我現在一點反對你佔便宜的意思都沒有啊！」

方舟心中叫苦，頹然道：「怎能拿我與太空鼠比較。其實我絕非好色，只是遵從心中異性相吸的指引，而且我只會和真正相愛的女性歡好，非像太空鼠般濫交隨便。唉！離開火鳥星後，我只和三位女性有過三次肉體關係，恐怕已破了舊聯邦時代所有男人最低的紀錄了。」

芝芝撲入方舟懷，摟上他的脖子，臉頰相貼，花枝亂顫般笑起來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吧！誰叫你追求我們的女皇姬慧芙，弄得人人都心生妒忌，故不管好歹地捏造些罪名給你，而你和姍娜麗娃當年的小飛船之戰，又弄得天皆皆知。晤！你確是那種令對情慾失去興趣的女人也要心動的男人，噢！要不要我做你生命中第四個女人。」

夫秀的冷哼又傳過來了。

方舟膽顫心驚，按住芝芝的香肩，輕輕推得她玲瓏浮凸、火熱溫柔的肉體到了安全距離處，歎道：「可是妳並非真的愛上了我，這從磁場的光色便可清楚看到，我也該走了。」

芝芝的長髮和玉手仍緊纏著他，深深望著他的眼睛道：「你怎能要求一個女人剛認識你，就把心掏出來給你呢？但我真個生出想和你歡好親熱的衝動，這就是最好的開始了。這種必須你情我願的事，勉強就沒有意思。方舟啊！帶我一起走吧！我早厭倦了太空海盜的生活方式了。」

夫秀清的聲音警告道：「不准你帶她走！」

方舟心中暗歎，卻又無可奈何，只好搖頭道：「我的生活方式等似不斷去看看是否有人能宰掉我！而且我已成了黑獄人追殺的對象，任何一個理由都不容許我有個伴兒。芝芝，妳若要離開娃亞娜，該可輕易憑自己的力量辦到吧！」

芝芝大出意料外地呆了一呆，接著美眸一轉，低聲道：「你不想找姬慧芙嗎？我們是唯一知道她可能存在於某處的人哩！」

方舟劇震道：「她仍生存嗎？究竟在哪呢？」

芝芝聳肩道：「她們生存的機會非常高，因為墨爾盤龍人曾奉黑獄人之命去搜索她的蹤影，還發現了蛛絲馬跡。不過既然你對我沒有半點興趣，我也沒興趣談這件事了。」

芝芝把秀髮和玉手同時收了回來，嬌軀後仰，輕叱道：「你滾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覺。」

方舟看著她因後仰而把上身優美的線條誇張強調至極盡的曲線，如瀑布般委至床上堪稱最誘人的如雲秀髮，苦惱地暗向夫秀清道：「怎辦哩！她可能是找到姬慧芙的重要線索呀？」

夫秀清歎道：「看看是否可騙她說出來吧！」

方舟苦笑道：「我只能騙敵人，不能騙對我有好感的朋友。」

夫秀清沉吟時，芝芝猛一掙扎，嗔道：「快放開我！」

方舟放開了手，任她倒在床上去。

芝芝又以一個誘人之極的睡姿，故以香背對著他，打了個呵欠道：「還不給我滾蛋，以後我都不想再見到你這不識女人心的人了。」

夫秀清無奈道：「好吧！你可答應帶她到某處去，條件是交換慧芙的消息，這只是一樁交易，此後各不相干。」

方舟心中暗喜，乘機道：「那我可否和她親熱少許呢？」

夫秀清斷然道：「不准！」

方舟苦著臉，俯身靠前，胸壓在芝芝肩背處，撥開了她遮臉的秀髮，忍著吻她臉蛋的衝動，柔聲道：「我投降了，要我帶妳到哪裡去呢？」

芝芝旋風般轉了過來，用力纏上他脖子，把他扯得壓在她動人的肉體上，香唇封上他的嘴，重重一吻，眉花眼笑道：「這才是聽話的好孩子，可是我不是要到某一地方去，只是想隨你去打黑獄人，好出這些年來被逼得狼奔鼠竄的怨氣。而且也想看看會不會愛上你，使我能忘掉另一個人。我很少對人這麼坦白的，你若肯接受，我可保證你有最大的機會尋回姬慧芙。」

夫秀清冷冷道：「要她改條件。」

方舟這時已肯定夫秀清真的對自己情難自禁了，否則以她一向對世間事物超然自若的心性，怎會斤斤計較自己和別的女人相好呢？顯然因為若有芝芝在旁，她便不能現身出來與自己親熱了，這怎麼成哩！

方舟嘻嘻一笑道：「這條件太奇刻了，恕我接受不了，且我最討厭作小姐心中那人的代替品，這交易就作告吹吧！我才不信找不到姬主席，看下去就知道的。」

芝芝雙目立即紅了起來，推開了他，背轉芳軀忿然道：「快滾！我芝芝難道要低聲下氣哀求你嗎？」

方舟硬著心由床上彈起來，落到床邊去。

芝芝惶然轉身，低道：「你真要走了嗎？」

方舟聳肩道：「其實現在我是自顧不暇，怎能把妳帶在身邊呢？」

芝芝「噗哧」笑了起來，再沒有半絲淒涼之意，歎道：「你這人真厲害，難怪會成為姬慧芙芳心暗許的男人了。這樣吧！你送我到太陽帝國去，我就告訴你姬慧芙的事。」

夫秀清的警告來了，道：「快走！娃亞娜來了」

方舟早有所覺，張開雙手道：「快來！」

芝芝俏臉亮了起來，飄身一閃，到了他懷內整個人掛到他身上去。

方舟退到一角，送出能量，與夫秀清攜手合作在相對的正空間重新把人類號複製出來，那是極端損耗能量的一回事。

可是他必須有這樣的一艘超級飛船，才可以與敵人周旋和載美而去。

隕星只能作代步的工具。這時他再沒有多餘的能量變回太空鼠斯特凡了

門張了開來。

## 第四章 滅絕暴行

長蛇河系的一個星系，譽為人類最優秀艦隊，由雷坡武和白樹統率的聯盟盤鳥艦隊，分散降落到各行星之上，以躲避黑獄人的偵察。

這裡離開黑獄人和巨魔族會師的星系，只有一千光年的距離。

在動輒以千萬光年計的宇宙尺度來說，這可說是近在比鄰了。

白樹來到雷坡武在宇宙一號辦公堂，坐在辦公桌的另一邊，道：「這次相當頭痛，黑獄人不愧深諳兵法的高手，連續兩次慘敗後，立即聚集所有力量，反客為主，縮小範圍，全力以太陽帝國作為打擊的目標，不愁我們不自投羅網。」

雷坡武懊惱地道：「可以想像液態鬼的充水艦也在開往太陽帝國的途中，而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若是正面交鋒的話，黑獄人也好，其他任何一個黑獄人的爪牙也好，實力都遠在我們全體人類聯合起來之上，更何況我們先要來一場自相殘殺呢。」

白樹道：「這次黑獄人目標會否是新太陽系呢？那是基因厙所在的地方。」

雷坡武沉吟道：「這實在難說得很，說到底黑獄人的主要目的仍是引方舟出來好把他幹掉，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白樹冷靜地道：「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來個大撤退，化整為零，雖然有部份人會被逮著，但總好過全軍覆沒，也可使方舟活得更久一點。」

雷坡武失笑道：「方舟這人詭變百出，哪用我們去擔心，我現在最怕就是真給黑獄人把基因庫毀掉了，人類至此就要絕子絕孫，再沒有新一代的出現了。所以不理黑獄人要進攻的是太陽帝國四十八個領星的哪一個，為大局著想，我們仍應以保護基因庫為首要任務。」

桌上的緊急傳訊器響叫起來。雷坡武心中一懍，按了傳訊器道：「什麼事？」

艾妮的聲音傳來道：「黑獄人和巨魔族的聯合艦隊剛潛進反空間去，方向是新銀河系，平均時速一千二百光年。」

雷坡武望向白樹，淡然道：「我早厭倦了打打逃逃的日子了，一切便到另一個人類的家鄉解決吧！看看究竟是黑獄人和他們的黨羽再大敗一次，還是人類的末日終於來臨了。」

※※※

娃亞娜猛然見到方舟，嚇了一跳，厲聲道：「你是誰？」

眼睛落到掛在他身上的芝芝香背處。

方舟笑道：「小弟正是方舟，當年樂園星外一會，至今不覺又七萬多個寒暑，蜂后風采依然，幸會幸會！不過最好只動口不動手，否則妳的愛將第一個要沒命了。」

芝芝向他眨了眨眼睛，摟他的手更緊了。

娃亞娜花枝亂顫的笑了起來道：「這真是巧極了，我正要搜遍宇宙的去尋你，想不到你會送上門來，你把那頭死老鼠丟到哪裡去了。」

芝芝櫻微動道：「小心蜂尾！」

話猶未已，一股強大無倫的能量流，由娃亞娜臀背處無聲無息送到地板去，再沿地板疾傳過來。

在萬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方舟已判斷出以自己的堅強，亦要禁受不起，只恨此時正空間的人類號剛完成了八成，若半途而廢，人類號會立即粉碎，而他則無餘力另製一艘出來，人急智生下，分出少許能量，藏在反空間邊界的斯特凡立時出現在他腳下。

「啪啦！」

斯特凡整個人給激電拋上了天花板，猛撞了一下，才墜回地面去，變成了一堆爛泥模樣的東西。

方舟立時看呆了眼，想不到她蜂尾的能量如此厲害和奇異，確是不可小覷。

娃亞娜哪想得到在這種十拿九穩的情況下，仍會誤中副車，冷哼一聲，蜂尾再擺，要再進擊時，方舟一聲「失陪了」後，竟溶入了背後的牆壁去，消失不見。

娃亞娜不慌不忙，閉上美眸，靈覺延伸，緊追方舟，同時通知手下搜捕方舟。

警號大鳴時，方舟已大功告成，安然到了正空間人類號眉心處的舒敞大廳去，與芝芝同時倒在長沙發上。

那種舒服和香艷的感覺確非任何筆墨所能形容。

芝芝一聲歡呼，湊下來要獻上香吻。

夫秀清冰冷的聲音響起道：「情況緊急，你們快給我坐好！」

芝芝嚇了一跳，坐直嬌軀，駭然道：「誰在說話？」

方舟無可奈何地坐了起來苦笑道：「讓我來介紹，她是這艘人類號名副其實的腦袋，控制了船上所有武器和設施，一向都是這麼霸道的了。」

芝芝鬆了一口氣道：「原來是個厲害的電腦。」

夫秀清冷然道：「我並非普通的智腦，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智腦，也是這艘飛船的真正總指揮。芝芝小姐，妳現在先隨我派來的機械手到妳的宿舍去，經過例行的消毒程序後，才許繼續留在船上。」

芝芝愕然望向方舟，暗忖宇宙間竟有這麼一副電腦時，方舟已用手勢和懇求的眼神要她依命而行。

芝芝「噗哧」嬌笑，橫了方舟一眼，美眸轉了兩轉，才隨剛進來的機械手離開了。人類號同時潛入反空間去，全速飛行。

※※※

太陽帝國的四十八個領星系，全部進入一級的警戒狀態中，軍法代替了平時的法律，全民均穿上戰士的甲冑，裝好所屬兵種的特別武器配備，回到所屬單位報到，等候命令。

在這宇宙戰爭的年代，全民皆兵，乃是必然的趨勢。

在距離新太陽系五百光年的水月星系外，一艘偵察船在執行偵察任務，正朝著附近一個隕石區飛去。艦長是受造人歷夫，他坐在主控大堂的指揮台上，戴上思感頭罩，全神接收和分析艦上二十五名人員送來的資料。

忽然隕石區內出現了大量奇怪的訊號波，顯示區內某一深處有異常的能量波盪。

由於這是隕石區常有的現象，當大批的隕石碰撞到一塊兒時，都會有這類震波，一時仍不以為意，只是朝震源駛去，希望收集多一點資料。

深進了約十萬公里後，震波清晰起來，但這時已遲了。只見以千計的飛船迎面飛來，青紫色的激芒驟雨般打過來。歷夫一眼便認出是液態鬼的「凝液飛艦」。

液態鬼的飛船比之墨爾盤龍人的龍繭飛船更要怪異。這種飛船可說是宇宙內最怪異的太空戰艦，整艘船就是一團飛行的液狀物，顏色因著光線而千變萬化，在暗黑的夜空，則呈現青紫色的冷漠光芒，因液體的流轉而波光蕩漾，詭異無倫。

在一般情況下，船體都是圓球狀時，面徑達五千米。內中並沒有空間，全注滿了液態鬼的能量液，而半透明的液態人就「如魚得水」般在這能量液中活動和生存。

液態人是沒有形態的，可隨意結合能量而變成任何形狀的生物。更精確地說，液態人就是能量液的靈魂，液內的分子藏有他們的智慧、記憶和科技，人和船渾成一體，無分彼我。

當進入戰爭狀態時，圓球狀的液態船身可變成任何形狀，以應付當時的情況。

宇宙內各種族對液態飛船，確是聞虎色變，而他們的威望，也大約與墨爾盤龍人相捋，高於沙西族之上，卻在巨魔族之下。

偵察船的艦長歷夫見到來的是以千計的液態飛船，立知再無倖理，正要潛入反空間逃命時，已被對方的液芒擊中。整艘偵察船動力全消，被一層冰霜般的透明物質密封起來，再不能逃進反空間去。

一個液球驀地形狀驟變，成了巨輪狀的飛船，旋轉著往偵察船硬撞過去。

「轟！」

能量光雨爆亮了隕石區，偵察船像冰塊般破裂開來，船上人員趁機四散飛逃。

另五艘液態船俯衝而至，強芒激閃下，逃走的太陽戰士紛被命中，冰裂而亡，半個都逃不出敵人的魔爪。

三千多個液球同時變成車輪的形狀，潛入了反空間去。

當他們再出現時，已到了水月星系的內空，同時進行滅絕式的破壞和屠戮。

對殘暴冷酷的液態鬼來說，本沒有近似憐憫的情緒。殺戮和毀滅，正是他們最擅長的事。

而黑獄人的命令，正是要把他們把太陽帝國徹底摧毀，並必須按指令而行事。

※※※

方舟苦著臉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

夫秀清終狠不下心，現身出來，坐在他身旁邊，先行警告道：「你若碰我，我立即躲到寶貝內去，不要說沒先警告你。」

方舟見計得逞，嘻嘻笑道：「磁場的接觸，比肉體的接觸更感人，現在我已心滿意足了，難道夫院長感覺不到嗎？」

夫秀清渾身泛起難以形容的曼妙感覺，俏臉紅了起來，斜目嬌吟道：「快停止！」

方舟減低了磁場的能量度，知道她的抗拒之心已大幅被削減，移過去緊挨著她，讚歎道：「這樣可舒服多了！」

夫秀清張開美目，「噗哧」笑道：「你是否覺得人家橫蠻無理呢？這樣地管著你。」

方舟見她神態親切，膽子大了起來，探手摟上她香肩，搖頭道：「不，其實我見到妳吃醋，心中不知多麼高興呢，最怕冷冰冰的妳沒有絲毫人類的感情。記得當年在仰馬星時，我和沙瑩到屋外去相好，回來後姬主席、姍娜麗娃和舒玉智都表現出微妙的妒忌情緒，那感覺真的非常奇妙。情緒確是人類的珍物，可惜隨著進化，這使生命多采多姿的感覺，已逐漸消失了。我或者是唯一的例外，反變得愈來愈富有感情。」

夫秀清露出感動的神色，靠了半邊身進他懷裡，柔聲道：「知不知道我是給你害了，由於與你的神經結合在一起，所以也受到生命磁場和情緒的薰陶影響，逐漸回復了變成愛神前的夫秀清，這才會吃起醋來呢。」

方舟大樂道：「終肯承認吃醋了。」

夫秀清含羞點頭，那聖潔嬌媚的俏樣兒，看得方舟心皆醉。

夫秀忽又回復冷的情，道：「我剛才截聽到幾段壞消息，黑獄人的晶石飛船和巨魔族的飛行堡壘，正朝太陽帝國進軍，擺明是要逼你出來。而在一個地球時前，液態鬼把太陽帝國其中一個領星徹摧毀了，近二十萬人一個都沒逃出來，真讓人悲憤莫名。」

方舟冷靜問道：「那些龍人呢。」

夫秀清道：「他們結集在新銀河系的邊緣處，按兵不動，令人莫測高深。」

方舟長長吁出一口氣道：「我很想知道卡爾夫南在那種情況下，是否仍要自相殘殺呢。」

※※※

卡爾夫南的艦隊們在反空間內航行。

新太陽系在兩個地球時的航程內。

新聯邦號上的卡爾夫南和翟斯飛，接到了黑獄人大軍壓境而來的消息，兩人首次激烈地爭論起來。

翟斯飛痛陳利害道：「現在實不宜與太陽帝國展開全面的大戰，黑獄人和他們的爪牙擺明坐山觀虎鬥，好收漁人之利。我們就算奪得基因庫，只會成為眾矢之的，連逃走都辦不到，黑獄人的晶石飛船至少比新聯邦號快上一倍，大三角號更有探測十萬光年範圍的能力，只要我們在反空間內飛行，就瞞不過他們的耳目……」

卡爾夫南打斷他道：「你的顧慮太多了，得到了基因庫後，我們就以小型無人運輸船把它送到十億光年外我們所揀選的星河去，由於運輸船體積細小，又沒有活人在其中，定可瞞過黑獄人的耳目。異日當我們到達那裡時，就可重建人類的王國，而這裡有方舟、雷坡武等把黑獄人拖住，我們至少可有十萬年以上的時間繼續發展，勝過現在呆等末日的光臨。」

翟斯飛本身雖是個自私的人，仍然為卡爾夫南的極度自私而生出反感，沉聲道：「先不說我們是否真能溜掉，但在這種強敵環伺的情況下，我們仍要把同類趕盡殺絕，自己亦要元氣大傷，還可能依然得不到基因庫，是否划算得來呢？」

卡爾夫南不悅道：「每場戰爭就像一次不惜工本的大投資，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但若不去嘗試，怎知結果。不用多言了，照我的計劃去做，我絕不會改變主意的。」

翟斯飛長身而起道：「好吧！」

※※※

水月星系的大屠殺，一下子傳遍了整個太陽帝國，頓時人心惶惶。

新太陽系因是帝國主力所在，又有舒士俊坐鎮，並沒有引起什麼大震動，但其他實力與水月星系同樣薄弱的領星，立即掀起了不能遏止的逃亡潮。這才發覺墨爾盤龍人的龍繭飛船正在各領星下的反空間像守候獵物的猛獸般恭候他們。

逃亡的飛船被迫折返領星，希望能倚賴那裡的武備苟延殘喘。

武力能征服宇宙，以黑獄人為首的四族聯軍，對付區區一個太陽帝國，還不是手到拿來。

人類末日之期，已是屈指可數了。

水雲星系是太陽系外人口最多的星系，擁有二十一顆行星，第三顆樂土星比已毀滅的地球大上了一倍半，建設了十二個大城市，住民數目達一百二十萬，百分之九十都是新一代的受造人。

眾領星中，以他們的軍隊最有規模，船艦總數是二千艘，其中五十艘是一級的太空戰鬥艦。

當逃亡船返回領星後，所有戰船均處於高度戒備下，就在此時，威名僅次於大帝號和中子戰星的巨魔族「巨魔戰堡」驀然出現在星系的內空處，君臨於離樂土星十萬里的虛空處。

在黑獄人的四大爪牙，以巨魔族最接近人類的形態。

他們都是直立和以雙足行走的生物。

但巨魔族是單目四手，體圓如筒，鱗甲覆體，頸部是螺旋肌肉，使他們的頭部能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高度平均是三米，最高可達四米，有若由地獄冒出來的惡魔。

巨魔人是雌雄同體，通過胚胎的成長產生生命，由成孕至成長，大約須五千個地球年之久，壽命約是五萬年。

總人數在四千萬之間，有高度免疫的能力，從不會生病，能在真空內生存，生命力頑強之極。他們最愛建造巨大若星球的戰爭堡壘，宇內除黑獄人外，可說未逢敵手。

由遠處看去，巨魔戰堡就像一個掛在虛空中的大陀螺，上寬下尖。

到看清楚時，才見到這金屬巨堡層層疊疊，密密麻麻排滿了巨炮。

巨魔族有史以來只建成了七座戰堡，最大的「魔王戰堡」是巨魔族之王的座駕，比以前家鄉的月球還要大上一點，當堡上萬炮齊發時，確是擋者披靡。

這次出現在水雲星系的正是巨魔族的旗艦「魔王戰堡」。

甫由反空間彈出來時，四萬多支巨炮便以雷霆萬鈞的姿態在短短二十分鐘內把所有防守的艦隻和基地徹底摧毀，而載堡只是毀掉了百多枝巨炮。

巨魔人的武器是清一色的導彈。

而他們導彈都藏有無堅不摧的反空間壓縮能量，純以導彈技術而論，在目前所知的宇宙內，無有能出其右者了。

當水雲星系的人類陷進末日的恐怖氣氛時，黑獄人的晶石飛船來了，巨魔族則奉命登上樂土星，進行佔領的程序，開始了水雲星系淪陷的黑暗日子。

## 第五章 反空風暴

芝芝容光煥發的回來，秀髮像橫過天上的銀河般使人目眩神迷。

她給方舟送上甜甜的笑容後，步姿輕快起來，連續三個優美的旋舞轉身，到了舷窗處，背著外面反空間的美景，伸展身體高叫道：「由這刻開始，我終於自由了。」

又連續幾個充滿舞蹈美感的急旋，一氣呵成地候坐到方舟的大腿上，一陣雨點般密襲的香吻後，再重重地吻了一口，笑臉如花道：「我等了這一天很久了，今後可以不做賊哩。唉！誰願做賊呢？」

方舟怕她有更親熱的行動，分她心神道：「難道對娃亞娜一點感情都沒有嗎？」

芝芝秀眸往上一翻，擺了個差點悶壞的表情，呻吟道：「任何人若要對上她幾萬年，什麼感覺都沒有了。為今只要娃亞娜動一條頭髮，我也可猜出她的蜂尾是向左還是向右翹。」

方舟失笑道：「我還以為時間可使人生出深的感情，原來剛剛相反。」

芝芝歎道：「若非有黑獄人無時無刻都在威脅著，恐怕太空海盜早散夥了。娃亞娜這麼渴望得到基因寶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望有些新臉孔，這個原因可笑嗎？」

看到她那對美目射出灼熱的火燄，方舟暗心驚，忙道：「妳還沒告訴我，那使妳夢寐難忘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呢。真是舒士俊嗎？」

芝芝呆了一呆，鬆開了摟緊他的手，盈盈而起，舉步走到視野舷窗去，背著他冷冷道：「你並不真的關心我，為何又想知道我心中的事呢？」

方舟這叫有苦自己知，他對夫秀清的感情，自然比對芝芝深厚多了，但並不代表他不喜歡這個同樣動人的長髮美女。

無論在火鳥星上，又或舊聯邦時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成了歷史的陳跡，男女追求的只是短暫的愛情，作為生命的點綴。佔有和妒忌變成了原始的情緒。以方舟為例，他只是渴求多姿多采的愛情生活，並不存有忠心與不忠心的問題。

但夫秀清卻與他形成了一種奇異的關係，其中微妙之處，實是難以形容。使他不得不事事都首先考慮她的感受。芝芝這麼簡單一句話，他便要無言以對。

夫秀清的聲音在他耳鼓處響了起來，說不盡的溫柔深情道：「我想通了。芝芝說得對，任何事起始時都可以是一種樂趣，但若不斷重複下去，便變成了一種負擔。現在我還你自由，亦不會為此惱你，我走了！」

方舟嚇了一跳時，夫秀清離開了他的腦經，回到了超級智能系統寶貝的主處理器內，兩個人「分」了開來。一種無可比擬的輕鬆湧往他各條神經線。

方舟正享受與夫秀清這種新的關係時，芝芝轉過身來，怒道：「你為何不說話？」

方舟回復了一貫的風流瀟灑，笑嘻嘻站了起來，「磨拳擦掌」的往芝芝走去。

芝芝不明所以的瞪著他。方舟加快腳步，一把將她摟個結實，重重在她香唇上，貪婪得像隻餓得發昏的猛獸遇上可口的獵物。

兩個生命磁場渾融在一起，迸發出生命的火花。芝芝情不自禁地回摟住他，迷失在那靈慾合一的動人天地。那是一種她從未夢想過的境界。

正鬧得不可開交時，夫秀清靜若止水的聲音在廳內響起道：「發現敵艦的蹤跡，重複一次，發現敵艦的蹤跡。」

方舟難離難捨地和芝芝分了開來。

芝芝仍滿臉紅霞，酥胸急劇起伏著，肉體嬌柔火熱，方舟若這時放開雙手，保證她會掉往地上去。

看著她勉強撐開了一絲的媚眼和眸子的情火，方舟道：「是誰的敵艦？」

夫秀清柔聲道：「是液態鬼的『凝液飛艦』，正朝新太陽系飛去，總兵力約在三千艘之間。」

芝芝一震下從情火慾燄中清醒過來，失聲道：「那是液態鬼百分七十以上的軍力了，最好避他們一避。」

方舟伸手在她的香臀大力拍了一記，笑道：「我若是怕他們就不來了。」

高聲道：「我們立即攻擊，讓液態鬼嘗嘗人類的厲害。」

思感延伸開去，與夫秀清結合為一，能量注進正反極子生生不息的反應爐，人類號立即加速。

代表人類最強大作戰能力的那模仿舒玉智的美女頭顱，瞬眼間橫過了遙闊的反空間，朝著液態鬼那些既詭異又可怕的凝液艦衝去，完全無視敵眾我寡的形勢。

※※※

長達二萬米的聯邦號首先由反空間冒了出來，艦腹和艦脊的一百二十根三十五米長的尖炮同時開火，烈射出畫破太陽系內空的灼熱白芒，往四周的太陽戰鬥艦、戰鬥基地、行星上的炮壘射去。

其他五千二百艘悍將級太空戰鬥艦，亦由不同的戰略地點潛了出來，十艘一組，根據情報先向固定的武器系統發動猛攻。

人類的自相殘殺，終因狼子野心的卡爾夫南而在這美麗的星系展開了。

新太陽系的七顆行星，都是高度武裝的星球，擁有全自動的反擊和防禦系統。本身更有強大的太陽能護罩，比起其他領星可說天壤雲泥的分別。

除此外最厲害的就是一百五十個懸浮的太空基地，由最先進的戰鬥電腦自動辨識敵人和接受指令，對入侵者進行無情的攻擊。

最後就是環繞新太陽在星系最內圍的十二台太陽能集束鏡，這是舊聯邦毀滅前最厲害的新發明，也是現在威力最驚人的防禦武器，不但威力百倍地增強，集束還可在發射中改變方向，追蹤被鎖定了的目標。

一時間導彈、激光和集束能，把整個星系內沐浴在極盡壯觀、充滿毀滅性瑰麗異芒裡。

敵艦紛被擊中，爆起一團團耀人眼目的能量光雨。

一萬二千艘太陽戰鬥艦，分作五組，結集在外空處，按兵不動地靜觀星系內戰鬥的情況，同時收集敵艦各種資料，分析和找尋敵人的虛實。

當卡爾夫南的聯邦號摧毀了一個防守首都星的太空基地後，俯衝往第四顆的新地球時，兩艘悍將級飛船，因進襲內圍的太陽能集束鏡，被集中的集束能照成碎粉。

太陽號旗艦上的丹猗，美眸異采閃閃，全神通過思感頭罩，察看著內空方興未艾的激烈戰鬥，神色冷若寒霜。

舒士俊和尚思蘭姊則冷然坐在沙發處，透過視野舷窗游目四顧，一副隔岸觀火的神態。這七萬多年來，每當舒士俊要作某一個的決定時，都會想到：假設姬慧芙在這情況下，會怎樣做呢？

他對姬慧芙不但深深愛慕，而且還非常感激。他知道姬慧芙很欣賞自己，當年她親自押他到方舟三號去，離別前破天荒地送了他一個纏綿的熱吻，美目閃著智慧的亮光道：「這些人就交給你了，千萬不要令我失望。」

那種銷魂蝕骨的滋味，使他在七萬年後的今天，仍不能有須臾忘記。

那一吻使他感到了永訣的味道，也是姬慧芙對他的深情的回報。至少在那一刻，他感到姬慧芙對他的愛並非無動於衷。但他們非常清楚姬慧芙心中的真愛是方舟而不是他。這使他對方舟有著難言的妒忌。

但當水月星系大屠殺的消息傳來時，他猛然醒了過來。

比起人類苦難，個人的得失實在無關緊要。

他也首次體會到當年太陽系被毀前姬慧芙的無奈和痛苦！

他斷然將指揮權交給了丹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她身上看到了姬慧芙的影子。

尚思蘭咬牙切齒道：「卡爾夫南還算是人嗎？」

舒士俊淡淡道：「丹猗會為我們狠狠教訓他一頓的。」

※※※

凝液艦發覺了人類號的來臨，驀地拉成長條狀，近千束青紫色的液芒畫過反空間，向人類號射來。

方舟拉著芝芝的纖手，卓立弦窗之前，哈哈一笑，人類號已拐了一個彎，避過了攻擊。

美女頭檀口微張，一個接一個由正反極子組成的光環，旋風般往敵艦衝刺而去，眨眼間敵艦紛被擊中，撞得在反空間內翻騰不休，一艘接一艘地爆成碎粉。

芝芝看得目瞪口呆，作夢都想不到頑強的凝液艦竟會如此不堪一擊。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方舟！若再像現在般繼續下去，不出半個地球時，你和我的所有能量會用得一滴不剩，沒有十個地球天，休想能回復元氣。」

方舟一聲領命，停止了這種最有效但也損最大的攻擊。這時近百艘凝液艦上化成了飛灰了，人類號亦闖進了液態鬼的艦群內。

附近的十多艘凝液艦，變回巨輪，旋轉著往人類號橫割過來。

轉動著的能量液，生出驚人的能量，比任何激光、導彈更要厲害百倍。

方舟在芝芝粉頰吻了一口，笑道：「看我的！」

人類號驀然地急旋如陀螺，使撞上來的凝液體爆成激濺的液雨，立即報銷。

人類號如入無人之境，倏進忽退，比敵艦要靈活上千百，給她撞上的敵艦無一倖免。方舟大叫過癮，這種硬碰硬的戰鬥方式也算別開生面了。

但人類號至少被擊中了近千次，以正反極子形成的護罩也有點吃不消。

「轟！」

方舟和芝芝一起滾倒地上，愈來愈強烈的震力正顯示出護罩的保護力正大幅下降。

夫秀清不待方舟出手，由美女頭的眼、耳、口、鼻發出七道風暴般的捲旋流能，把迫上來的十多艘敵艦一股腦兒全摧毀了。

異變突起。烈芒照亮了反空間，也引發了本已動盪不堪的反空間壓縮能量，產生出正空間不會在這情況下出現的能量風暴，惹起了前所未有的後果。

交戰至今，凝液艦有近三百艘被摧毀了，但那只是對方百分之十五的軍力，而人類號則到了危險的邊緣。

狂飄疾起。無數似是由虛無而來的急旋，狂風掃落葉般掃得液態鬼的二千多艘飛船飄往上下八方，潰不成軍。

人類號亦滾動不休，強大的壓力，使護罩能量進一步下削。

芒光不斷在四周爆閃，那都是凝液艦艦體爆炸的遺痕。

這種變化，是雙方都始料不及的。

事實上除了黑獄人外，所有種族的飛船都是針對正空間而設計的，反空間只是利用來作超光速飛行、通信、空間移轉和躲藏逃生等用途。

像這種純反空間的戰鬥，都只限於一般性的追擊或小規的戰鬥。

哪知因為方舟的人類號發出的能量流半含正極子的能量，與反空間的終極力量乃兩種極端相反的對立能量，竟惹起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風暴，連方舟都要自吃苦果。

除非所有注入反空間的正極子均被反空間同化了，否則風暴將不會停息下來。

整艘人類號的外殼亮了起來，開始凹陷變形，艙內熱度火箭般上升。

方舟大叫道：「秀清！到我這來。」

當夫秀清倉皇離開寶貝，潛入他神經內時，人類號爆成滿空射線，半點渣滓都沒留下來。

這宇宙內從沒有先例，由正極子惹起的風暴，一發不可收拾，霎時間席捲相等於正空間二萬光年的空間，而仍然在不斷擴展著。

首當其衝的自是人類號和液態鬼的龐大艦隊。

在人類號毀滅前，過半的凝液飛船化作能量線，灰飛煙滅。

連鎖反應下，凝液飛船摧枯拉朽地被毀，只有七百多艘最頑強的凝液艦能僥倖逃回正空間去，零散地分佈在二千光年的新銀河系內空處，假若不能回到反空間去，以低於光速的速度飛行的話，沒有數千年都難以抵達新太陽系。

※※※

雷坡武的盤鳥艦隊這時離新太陽系只有七千萬公里的距離，當感受到能量風暴外圍的盪波時，雷坡武當機立斷，提早離開了反空間，避過了一場浩劫。

墨爾盤龍人的龍繭飛船就欠缺了這種運氣。

近三萬艘龍繭艦負上封鎖太陽帝國戰鬥艦向反空間逃走的任務，由於他們廣佈在數千光年的正空間相對的反空間裡，又奉有不准離開崗位的嚴令，稍一猶豫就葬身在風暴狂飄裡，使陣容龐大的艦隊只剩下駐在正空間的一萬八千多艘繭船。

這麼突如其來和嚴重的打擊，沒有數十萬年，墨爾盤龍人休想回復先前的實力。

巨魔族則慘失了一個正開赴新太陽系的巨魔堡。

由於巨魔堡體龐大，無論進入或彈出反空間，均須一段時間，在來不及逃生的情況下，就那麼地瓦解了。

娃亞娜亦受到打擊，再失去了數十艘飛艦和許多手下，在離新太陽系二億公里處逃到正空間去，驚魂甫定下，繼續往新太陽系進發，這時她只剩下八十七艘盜艦了，毛奇、馬略和圖哈切夫三大手下都在這次風暴中喪生。

風暴的另一個影響，就是摧毀了黑獄人大部分的反空間傳訊網路，同時把所有反空間通訊都癱瘓了。

佔領了水雲星系的黑獄、巨魔聯軍，完全失去了在宇宙迅速移動能力。

事實上由於風暴的突生和存在，敵我幾方都暫時失去了在宇宙迅速移動的能力。

忽然間，大家各被規限在安全的距離上。戰爭又在一種全新的形勢下開展了。

## 第六章 芳蹤何處

聯邦號發射了第一輪炮火後，逸離了新地球的火力網，朝內圍太陽疾飛而去，發射出近千枚專門對付集束鏡的導彈，又回飛往新地球去。

這時已有三百多艘悍將級戰鬥艦給太陽帝國的炮火摧毀，而太陽帝國近半的內空基地和星球上的炮壘，亦毀於新聯邦軍手上。

太陽帝國的實力，確在卡爾夫南原先估計之上。最令他心驚的是對方萬多艘太陽飛艦仍是按兵不動。

坐在他下方武器台的翟斯飛報告道：「我們的護罩由五百三十度跌至四百零五度，是否須作退卻計劃，否則若敵艦來圍攻，我們就很不利了。」

就在此時，反空間變異的消息像晴天霹靂地傳到兩人耳內。

兩人一起色變。要知他們早預知沒能力一下子把新太陽系的內空防禦系統摧毀，故而定下了猛攻一輪便退卻的計劃，那時還把對方的飛船都加入戰鬥計算在內，設想第一輪攻勢可同時毀去對方四分之一飛艦和過半的防禦系統。

哪知對方似是洞悉了他作戰計劃，任得防禦系統去損耗他們的實力，太陽戰鬥艦則按兵不動，擺出隨時可進攻或從反空間追截的姿態，使卡爾夫南生出白耗氣力的感覺，心理上更備受壓力，致銳氣全消。敵人戰術實是高明之極。

這刻聽到反空間之路已斷，暫時撤退的大計頓成泡影，哪能不心膽俱寒。

果然太陽帝國方面該是得悉反空間異常情況，紅、黃兩軍共四千多艘飛船，結成陣形，開始由外空往他們全速飛來。

卡爾夫南這時的窩囊感怎說都說不清楚了，慌忙下令朝反方向撤走。

太陽帝國的其餘綠、紫兩軍和以太陽號為主的主力軍，亦動員起來，分作三股，由不同方向對新聯邦軍加以截擊。

這種純在正空間的追與逃，已有數萬年沒有發生過了。

正反空間的空間轉移，能使速度較慢的飛船大大增加了逃生的機會，現則只有比拚本身的速度了。

卡爾夫南審查了雙方的速度後，鬆了一口氣道：「謝天謝地！我們的時速比他們最快的太陽號要快上二百公里。」

翟斯飛沉聲道：「可是我們的悍將級飛船卻比太陽號慢上五百公里。」

卡爾夫南歎了一口氣道：「這是沒法子的事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犧牲部分飛船是必須的逃逸策略。當我們再來時，就是舒士俊的末日了。」

就在此時，眾人同感有異。

一個得意洋洋的聲音響起道：「對不起！卡爾夫南，這趟保證你完蛋了，這是所有狼心狗肺的人應有的下場。」

卡爾夫南、翟斯飛和大堂內人員循聲看去，均目瞪口呆，完全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只見一名俊逸瀟灑、外貌很討人歡喜的男子，摟著著名的太空海盜長髮美女芝芝，翹起二郎腿，大模大樣地坐在一角的沙發上，悠然自得地瞅著卡爾夫南。

翟斯飛最先回過神來，厲喝道：「你是誰？」

芝芝欣然道：「他就是方舟，我們剛在反空間狠狠教訓了液態鬼，剛巧你們經過，就到這裡來了。」

眾人聽到是近乎神話人物的方舟，又聽到他收拾了液態鬼，無不動容。

卡爾夫南雙目凶光連閃，冷笑道：「不要胡謅了，現在反空間內凶險無比，妳還說是由那裡來的。」

方舟伸手和其中一位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的美麗女戰士打了個招呼後，才笑嘻嘻道：「反空間的能量風暴正是小弟弄出來的，否則怎能一下子就毀去了液態鬼千多艘戰船。」

翟斯飛淡淡道：「老闆！我們完蛋了，你若認為奈何得了方舟，就自己去試試吧！而且雷坡武的艦隊正迎面飛來，真奇怪！現在我半點都不恨他了。」

卡爾夫南驀地揮手，一道電光直擊方舟，灼熱立時瀰漫大堂。

方舟哈一笑，張開來，把電光盡吸體內，還津津有味舐道：「真好吃！」

卡爾夫南驟覺不妥，大驚下兩手盤抱，升上空中。

以百計的激芒發自大堂內包括翟斯飛在內的聯邦戰士處，全部勁射到卡爾夫南身上。卡爾夫南護罩碎裂，慘嘶一聲，化作游離分子。

一代奸雄，終給他欺壓已久的手下齊心合力殺死了。

方舟抱起芝芝，笑道：「接下來的事不用我教你們吧！失陪了！」

說完早走得無影無蹤。

※※※

自家鄉太陽系被毀滅後，一直被黑獄人和其爪牙聯手迫害屠戮的人類，終於有了實在的希望和轉機。

在翟斯飛的命令下，四千七百二十艘新聯邦飛船，全體無條件和歡天喜地的向同類投降。一向以來，卡爾夫南以黑巫術和高科技控制著手下的生死，但最終還是喪命於被他控制的人手上。

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氣氛下，雷坡武、舒士俊和翟斯飛等領袖只在太陽號上舉行了不到半小時的會議，就基本上同意了組成太陽聯邦，所有人全歸於太陽議會的統治下，並成立委員會，起草職權和律法。

在正式選出新主席前，各人一致推舉雷坡武為臨時主席，舒士俊和翟斯飛為第一及第二副主席，白樹和丹猗則是正副司令。

但最頭痛的是大英雄方舟不知滾到哪去了。

會議結束後，眾人返回首都星姬慧芙城內的王宮去，各人喜氣洋洋地步進古色古香的大殿中。雷坡武和翟斯飛走在最前頭，這對本是宿敵的人均晞噓不已。

翟斯飛歎道：「七萬多年了，什麼事都看淡了。想起當年恨不得把你撕碎，說來真是可笑之極。」

舒士俊快步趕上他們，歎道：「假設姬主席在這就好了！」

雷坡武摟上兩人肩頭，苦笑道：「我們之所以能在這相親相愛，稱兄道弟，全賴方舟這可愛傢伙不知在反空間內弄了些什麼手腳，現在什麼地方都去不了，使我現在只望能和你們喝酒談心。」

後面和尚思蘭姊妹走在一起的白樹笑道：「希望方舟不是溜了去找女皇就好了。」

尾隨的丹猗聞言俏目立即亮了起來，悄悄溜開了。

※※※

方舟此時呆立在姬慧芙博物館大堂的中心處，神色忽明忽暗。

他終從博物館的資料庫明白了當時的情況。

在家鄉太陽被大帝號引爆前，那時的新愛神夫秀清正製出能進出反空間和在其中飛行的隨意肌。當時姬慧芙、姍娜麗娃、沙瑩和各改造人均在領袖一號之上，太陽毀滅後，雷坡武等憑隨意肌抵受了那毀滅性射線，再由反空間逃生，而從此姬慧芙等就失去了蹤影。

芝芝來到他身後，探手摟緊他的腰，把俏臉貼上他強壯的背脊，柔情似水地道：「你既把我帶到這來，我好應該告訴你關於姬慧芙的事了。」

方舟劇震了一下，低聲道：「我在聽著！」

他知道夫秀清也在全神聆聽。

芝芝道：「這秘密是由墨爾盤龍人透露給我們的，當家鄉太陽爆炸時，天美帝后親自出手要擒拿姬慧芙，在反空間內與保護她的改造人展開激烈的追逐和戰鬥。改造人確是人類中的強者，有了隨意肌更是如虎添翼，黑獄人雖沒說清楚，可猜想得出定吃了點虧，但改造人亦給他們屠戮得沒多少個剩下來，最後終給他們捉到了姬慧芙。」

方舟失聲道：「什麼？」

芝芝道：「你聽我說下去吧！後來證實了這姬慧芙只是姍娜麗娃假扮的，真的姬慧芙已和幸而不死的改造人逃走了。」

方舟色變道：「他們把姍娜麗娃怎樣了？」

芝芝歎道：「這就連墨爾盤龍人都不清楚了。不過據他們說，姍娜麗娃該仍生存著，只是給關了起來，困在某一處所。」

方舟咬牙切齒道：「我定會把她救出來的。唉！我可憐的心肝寶貝。」

芝芝續道：「墨爾盤龍人曾奉黑獄人之命，循他們的指示搜索姬慧芙的下落，曾在離這二百萬光年魔谷河系核心處發現人類的蹤影，但仔細搜索時卻怎都找不到人，若要找尋姬慧芙，那將是最可能找到她的地方了。」

走了十多步，輕歎道：「方舟！你不出言挽留我嗎？」

方舟背著她苦笑道：「不是要去找妳心中那位仁兄嗎？」

芝芝微嗔道：「假若你肯留我，我就不去了。」

方舟轉過身來，眼中閃著深刻的痛苦，頹然道：「我的乖乖好寶貝，去找妳的男人吧！假設他不要妳，才回到我處來吧！我絕不介意摟著妳來睡覺。只恨我必須與黑獄人決個生死，現在找尋姬慧芙是次要的事了。我必須去救姍娜麗娃出來，在那種情況下，任何人都不宜與我一起。」

芝芝柔順地黯然點頭道：「我明白了！好好活著回來見我，我走啦！」

一個閃身，消失在門外。方舟對著大堂正中姬慧芙像跪了下去，把臉埋在雙手。

夫秀清輕喚道：「方舟！不要傷心好嗎？又有人來了！」

丹猗的聲音在入門處嚷道：「方舟！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方舟站了起來，轉身一看，頓時呆了眼睛。

※※※

美雅女、封神、北保司和巨魔族之王在大三角號上舉行會議。

巨魔王體高四米，美雅女等只有他一半高度。

他不動如山地立在黑獄人三大巨頭形成的三角形中心處，上方是轉動著的降神器。由於身體結構的問題，巨魔族並沒有坐下的動作，更因不用睡眠也沒有平躺的姿態。

他的手平均分佈在可三百度扭曲的巨頭下半米處，全身被厚鱗覆蓋，肌肉本身的堅強度已足可抗禦炮彈激光。

他的頭只有一顆巨目，不見眼珠，只閃動著令人心寒藍芒，沒有人類耳、鼻等器官，巨頭佈滿了細小孔洞，可怖之極。

他們都是擁有強大精神能量的生物，這時他正通過空氣的震盪，向三人報告水雲星系的情況。

「我們完成了解除整個星系的武裝的行動，所有人類均被置於佔領軍軍政府的統治下，但我提議將所有人類集體處決，因為原本的計劃早失去了意義。一天反空間未回復原狀，我們就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敵人亦難以到我們這來。」

封神淡淡道：「誰都不知道反空間的異變何時會回復原狀，你們已完成了任務，樂土星交由我們處理。所有巨魔戰士均須返回魔王堡去，靜待我們進一步的指示。你可以離開了。」

巨魔王升了起來，腳不沾地的凌空移開，由敞開的大門走了。

門關上後，北保司歎了一口氣道：「反空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若是人為的話，就讓人非常擔心了。」

封神笑道：「說不定是好事才對，照我看沒經一段時間，反空間休想回復原狀，甚或只會愈變愈壞，但對我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我們雖不能回大三角河系去，但方舟也到不了哪去。現在帝君和帝后的聖嬰隨時可出世，只要等到那一刻，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美雅女苦惱地道：「我卻沒有你那麼樂觀。這反空間變異發生的時間這麼湊巧，恰好是我們要對付太陽帝國的關鍵時刻。到現在我們尚未知道它造成了我們四族聯軍多大的損失，但可想像必然是非常驚人的了。」

北保司瞅了她一眼道：「是否因錯過了與方舟短兵相接的機會，而感到可惜呢？當年天美帝后親鬥方舟時，也顯得很興奮哩！」

美雅女不悅道：「你說話最好檢點些，我們已接連失利了，不要到頭來更全軍覆沒在這裡，我不主張屠殺這裡的人類，就是要敵人投鼠忌器。沒有了反空間，我們再不能提取反空間的能量，又或發揮空間變換的戰術，虧你們還這麼好心情。」

封神兩人呆了起來，開始思索她的說話。

美雅女歎道：「希望我這次的預感不會成真，我感到這反空間變異是方舟泡製出來的。而他亦一定有辦法快速地來到這裡，若我們輕忽大意，必會大大吃虧。」

封神和北保司的臉容陰沉下來。對於方舟，他們生出了莫名的恐懼。

## 第七章 聚首一堂

方舟不能相信地瞪著丹猗，她的美麗不但比得上姬慧芙和舒玉智，最令人驚異是她的氣質非常酷肖姬慧芙，特別是那種堅強和自信，更活脫脫是姬慧芙的另一種版本。

丹猗興奮得俏臉通紅，左右腳先後提起踏地，發出兩下脆響，敬禮道：「新成立的太陽聯邦副司令員丹猗上將，參見人類的大英雄和偶像方舟先生。」

方舟如夢初醒，搔頭道：「這妮子很有意思！嘻！給我吻一口可以嗎？」

丹猗呆了半晌，大步趨前，到快貼上方舟身體時，猛地正步，雙手收到背後，挺起胸膛，嘟起可愛的小嘴，美目閃亮，甜笑道：「現在已沒有人行這種禮了！」

方舟歎道：「見到這種美女，不行這種禮的就是傻瓜。」

俯頭貪婪地吻上她的香唇。

丹猗閉上美目，嬌軀劇烈顫抖起來，忽地疾退開去，一個踉蹌才勉強站穩，驚魂難定地喘息道：「沒有理由的，我們受造人理該沒有情慾反應，為何……啊……」

方舟得意洋洋地道：「沒有人能改變因子的本質，妳的情慾本能只是給壓抑了，這是違反自然的事，我最反對的了。來！我還沒吻夠呢。」

丹猗按著酥胸苦惱地道：「我可以拒絕嗎？這感覺實在太令人難以接受了。」

接著垂首含羞道：「雖然一直以來，你和姬慧芙都是我的偶像，唉！想不到你是這麼輕鬆隨便的一個人。」

方舟不懷好意地往她追去，嘻嘻笑道：「很失望嗎？我從來都沒有什麼長進的，慧芙以前就最愛罵我。唉！」

想起姬慧芙，意興索然的停了下來，兩眼射出沉鬱得使丹猗心神俱顫的神色。

丹猗移了過來，主動拉起他的手道：「所有人都等待著你哩！隨我出去好嗎？」

方舟緊握了她的手，下一刻後他們已處身在王宮的後廷處。

雷坡武、白樹、舒士俊、尚思蘭姊妹、翟斯飛、布芍玲、艾妮、尤歷、艾華達、依莉茜亞一眾人等，正坐在噴水池旁的長木桌處談天喝酒，驀地見兩人無中生有的現身眼前，一時仍未醒覺過來，只是大喜招呼。

丹猗瞪大眼睛看著方舟，尖叫道：「你怎能辦到的，反空間已給封閉了。」

雷坡武等這才聳然動容。

方舟一副玩世不恭態度，閃電般在丹猗臉蛋香了一口，放開了她，和撲過來的雷坡武、白樹、艾妮三人擁作一團。

已是認識了七萬多年名副其實的老朋友了。雷坡武再為眾人逐一介紹。

布芍玲首先撲上來摟著方舟送上香吻，才熱淚盈眶道：「真好！終於可見到你了，每一個人類都該親吻你。」

方舟嚇了一跳道：「男的可免了！」

眾人轟然哄笑，現場沸騰著熾熱的感情和充沛的生機。

舒士俊伸手和方舟緊握著，喟然道：「這幾萬年我從未見過人類像這刻般擁有高度的快樂、自信和尊嚴，方舟，你確不負慧芙對你的傾心。」

方舟苦笑道：「你誤會了，慧芙或者當我是知己好友，但從未對我傾心過。」

舒士俊也以苦笑回報道：「若你在最後那段日子陪於慧芙身旁，才知道她思念得你多麼苦哩！」

方舟雙目亮了起來道：「謝你啦！噢！我的天！真是那樣子嗎？」

舒士俊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退了開去，尚思蘭拉起他的手，陪他立在一旁。

尚思雅笑臉如花地吻了方舟兩邊臉頰，深受感動地道：「你現在是宇宙內最有威望的人了，每個人類都以你為榮。」

方舟忙道：「我絕沒有那麼偉大，只是運道尚算不錯罷了。」

輪到翟斯飛和他握手，方舟拍了拍他肩頭道：「你果然知道怎麼做，看！大家一團和氣是多麼令人欣慰。」

翟斯飛歎道：「可惜我只能用機械化的邏輯和推理去感受這種情緒了。」

依莉茜亞和艾妮再加贈他兩個纏綿的熱吻後，方舟指著丹猗道：「再給我多介紹一下丹猗給我好嗎？我還未吻得她夠哩！」

丹猗俏臉飛紅，在歡笑聲中，逃返座位去，嬌嗔道：「坐下來再說好了。」

眾人紛紛入席，方舟和雷坡武對坐長桌兩邊，丹猗和布芍玲分別坐在方舟左右下首，對他服侍周到。

雷坡武首先問道：「方舟！你剛才是由反空間來的嗎？」

眾人立即肅靜下來，蓋因此事關係重大，若方舟在反空間現時的情況下，仍能來去自如，那麼他們便可掌握了突襲遠方敵人的先機和絕對的優勢了。

丹猗道：「剛才方舟帶我來時，我完全沒有進入反空間的感覺，只像到了虛無之中，瞬眼間就來到這了。」

轉向方舟道：「你是否知道王宮內的事呢？否則為何知道應該到這來？」

方舟笑道：「這事遲點再說，橫豎黑獄人現在是插翼難飛，請讓我先向各位介紹一個人。哈！有請夫秀清院長！」

全體人員一齊失聲道：「夫秀清！」

渾體籠罩著一片聖潔光輝，如虛似幻，但又是無比實在，充滿血肉感覺的夫秀清，笑意盈盈地出現在方舟身後，纖手按在方舟雙肩處，氣道：「這渾蛋硬是要逼我出來獻醜。各位你們好，那年別後，轉眼又是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年了。」

雷坡武熱淚狂湧，大叫道：「秀清！怎麼仍未……噢！」

艾妮顫聲道：「姬主席呢？」

舒士俊狂叫道：「我的天啊！慧芙為何沒有來呀？」

方舟舉手道：「各位請冷靜一點，此事但容我一一道來。」

方舟把自身的遭遇，由與舒玉智和巴斯基兩人如何到銀心，後來被天美所騙，以至遇上夫秀清，到弄出了反空間的能量風暴，都鉅細無遺地詳述細說了。

敘說完時，天空已從白晝化作黑夜，金黃的月色，洩滿外面的御園，美得像個不真實的夢境，就像他剛才娓娓道出的故事。

眾人都聽得目瞪口呆。

丹猗悠然神往道：「假若我一直都在你身旁就好了。」

翟斯飛以他一貫的冷靜道：「這麼說，一天不能除去天美和黑獄帝君，宇宙仍會隨時大禍臨頭。」

白樹吁出一口涼氣道：「他們這麼厲害，有什麼方法能除掉他們？」

夫秀清淡淡道：「他們在結合的過中，必會生出很大的弱點，否則黑獄人就不用東征西討，目的就是要掩護和確保他們不受侵擾。而黑獄人特別針對我們人類，更明示我們有威脅他們的力量。」

方舟冷哼道：「這事可以說由我而起，亦該由我去解決。況且此事誰都幫不上忙，待我們殲滅了黑獄大軍和他的爪牙時，我就到大三角河系去，天美和帝君極有可能藏在那裡。」

雷坡武精神大振道：「現在知道真實的情況後，心中舒服多了，至少有了明確的目標，但現在誰都不能進入反空間內，方舟，你……」

夫秀清笑道：「讓我來解釋吧！我們在來此途中，曾遇上一個叫流浪者的種族，他們以能量在正反空間的邊界處，貫通了一條奇異的通道，剛才方舟是以同樣的方法，以他超人能力穿過這分隔正反空間的能量層來到這。速度會比反空間慢了點，但在現在的情況下，就是宇宙最快的捷徑了。」

眾人無不喜形於色。

夫秀清俯頭溫柔地吻了方舟的臉頰，淺笑道：「方舟！我要和你分開一段時間了。我將進入這裡的智能系統內，引導這裡的工廠製造能以正反極子作能源的終極飛船。只有這種飛船，才能在正反空間的分隔層自由飛行，不用像流浪者要先建成能量通道。我剛才計算過，至少要六個地球月時間，才可以建造十二艘這樣的飛船來，那時應可進行對黑獄人的突襲了。」

雷坡武一掌拍在桌上，「砰」的一聲道：「假如我們真能神出鬼沒地往返這能量分隔層，敵人就將只有挨打的份兒了。」

丹猗奇道：「為何方舟不可以像以前般重製人類號出來，不是立可發動進攻嗎？」

方舟伸手擰了一下她可愛的臉蛋，愛憐地道：「這女娃子真聰明，只恨複製人類號實在太損耗能量了，我為了製成剛毀掉的那艘人類號，已使我沒有兩三年的時間，休想完全回復過來，所以現在實是力有未逮。何況我還想趁這六個月的時間，到廣鬼谷河系去找姬慧芙，不留下點能量，怎辦得到？」

舒士俊歎道：「那豈非只你一個人有能力去嗎。」

方舟聳肩道：「大概是這樣了？」

丹猗苦惱的瞪著他，沒有說話。

尚思蘭道：「芝芝不是和你在一起嗎？為何見不到她呢？」

方舟道：「她說要去找一個人，嘿！該說是她心儀男人，不過我的思感一直追蹤著她，她現在正在城內一間酒吧喝悶酒，似乎有點心事。」

舒士俊微感愕然，問道：「是哪間酒吧？」

方舟說了個名字後，猛伸懶腰道：「我已久未踏足人世，今晚誰陪我去尋開心。」

夫秀清道：「現在百廢待舉，誰有你那種閒情哩？我先走了！」

說完倏忽不見。

尚思蘭笑道：「讓丹猗陪你吧！沒人比她更有資格作導遊了，今晚姬慧芙城將會徹夜狂歡，慶太陽聯邦的成立，有得你樂子了。」

方舟一把拉起了丹猗，大笑道：「我也要失陪了！」

語罷兩人空氣般消失了。

方舟擁著丹猗，在熱鬧和充滿歡樂氣氛的繁華大道上漫步而行。

美麗的煙火不停在這大都會的上空怒放著，照得整個城市空間異采連閃。

街上充滿歡樂的男女，聯群結隊狂歌起舞，強勁的音樂由各類形全自動的娛樂場所傳出來。

方舟斜眼看一群手拉手圍著一堆火光載歌載舞的男女，向丹猗笑道：「這的人比當年巴基斯罪惡樂園內的人斯文多了。噢！」

擁緊丹猗往左一移，避開了一群拿著不同樂器吹奏得如癡如狂的男女。

遠方爆起一陣「方舟萬歲！舒士俊萬歲！」的喝采歡呼。

丹猗垂頭不語。

「啪喇！」

一團芒火在寬敞的街心爆了開來，化作萬億奪人眼目的七彩光雨，落在互相擠撞玩樂的人群去，登時又引發一陣歡呼聲。

兩名衣著性感的美女，橫移過來，要拉他們兩人加入街心的人群去，這次輪到丹猗摟住方舟的腰，閃身溜掉。

方舟笑道：「為什麼不去湊熱鬧？」

丹猗白他一眼，仍沒有說話。

方舟奇道：「為何不說話呢？」

丹猗擁著他進入旁邊的建築物內，原來是間容千人的大餐廳，三邊是落地玻璃，另一邊是自動售物機，擠滿了一堆堆的人群。

兩人取得兩大杯甘香可口的鮮果汁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靠窗的卡座擠坐一起。

方舟大感興趣地看著餐廳內外的歡樂人群。

丹猗則垂頭無語。

方舟湊到她小耳朵旁道：「妳還沒回答我，為何不說話呢？」

丹猗輕輕道：「不是不想說話，而是說不出話來。為什麼當你碰到我的身體時，我會發顫、發熱，體內不由自主地有強烈的分泌，脈搏加速，心臟比平時跳得快了，還使我渴望你可以對我更親熱一點，這是我從未曾有過的情緒。」

方舟笑道：「小妮子是因我而動情了，放心吧！我走了後，一切都會回復正常，恐怕只有我才能引動妳深藏在基因的慾求。」

丹猗赧然道：「我想求你一件事，而你一定要答應我。」

方舟訝道：「說吧！」

丹猗勇敢地凝視他的眼睛，以充滿深刻感情的語調道：「在我們太陽帝國內，人自出生以後，便無時無刻不活在末日和逃亡的陰影。所有人都知道那遙遠、陌生但又無比親切的家鄉舊太陽系被黑獄惡魔摧毀了。終有一天，這種可怕的命運亦會降臨到我們身上。」

方舟聳肩道：「現在該沒有這恐懼了，不信便看我們身旁的同類吧！」

丹猗嬌嗔道：「你聽我說下去好嗎！」

方舟含笑看著她小女兒般的動人情態，心中充滿愛憐之意，點頭答應。

丹猗喜孜孜地瞅了他一眼，垂頭呢聲道：「在我們新一代的受造人裡，最愛看就是有關姬慧芙和你方舟相戀的事跡。那時我已立下決心，希望能像姬女皇般，把人類由黑獄人的手上拯救出來，我知道只是妄想，但我確有這種想法，不過卻從不敢對別人透露而已。」

方舟香了一口她吹彈得破的臉蛋，道：「我怎會笑妳呢？放心說給我聽好了。」

此時一位高挺英俊的青年戰戰兢兢來到兩人卡座旁，恭敬地道：「兩位請問是否丹猗司令呢？」

方舟見到附近一台十多名男女正瞪大眼睛緊張地看過來，知道這青年是他們的代表，笑道：「不！她是丹猗的妹子！」

青年愕然道：「什麼是妹子！」

丹猗搖頭道：「我不是丹猗！不過很多人都說我長得像她。」

青年半信半疑道：「兩位來加入他們一夥好嗎？喝過東西後我們就到遊樂場玩樂跳舞了。」

丹猗婉拒後，青年失望地回去了。

丹猗跺足嗔道：「給他這麼打擾，說話的氣氛都沒有了。」

方舟道：「不如我們到屋頂上去吧！晤！讓我看看這最高的建築物在哪裡。」

下一刻，他們到了姬慧芙博物館最高的圓頂處。

夜空皎月高掛，星斗滿空。

晚風徐徐吹來，也帶來了遠方中心區樂聲和人聲。

煙花爆閃，映得也如幻夢裡色彩迷離的世界。

方舟仰躺在有若斜坡的屋頂上，歎了一口氣道：「這世界真美麗，為何總是充滿毀滅和仇恨呢。」

丹猗側躺在他身旁，托著玉臉，俏目異彩連閃，輕柔地道：「不知是否基於一種特別的靈覺，丹猗一直都不肯相信女皇和你都死了。女皇沒話說，因為大多數人都認為她只是躲起來，密謀對付黑獄人。但對你這火鳥星人，大部分人都認為你給黑獄帝君殺了，獨有我不肯相信，大英雄怎會這麼容易死掉哩？」

方舟失望道：「一來我並非大英雄，二來我確差點小命不保，哈！想不到我竟變了英雄。」

丹猗一瞬不瞬地凝望著他，忽地一聲嬌吟，撲到他身上，俏臉埋在他肩項處，低呼道：「啊！我愛你，自出生開始我心中便只有你，當我聽到你重現宇宙的消息，我興奮得哭了。方舟！求你把我帶在身旁，無論是去找姬女皇，又或到大三角河系去，我都要和你並肩作戰，求你教我更高明的戰鬥技巧，我既是你的情人，也是你的學生。啊！千萬不要拒絕我，否則我便要活在沒有夢想的冰冷世界了。」

方舟一個翻身，把她壓在身下，頭仰起少許，細審她美得異乎尋常的玉容，嘻嘻笑道：「既是那麼愛我，為何今早我在下面要吻妳時，又嚇得逃了開去呢？」

丹猗不堪肉體的摩擦和接觸，抖顫著道：「人家一向心中的你都是正氣凜然，充滿悲壯情緒的非凡人物，怎知真正的你，那麼嬉皮笑臉，狂放不羈，一見人家，便要吻人，還吻得那麼壞，一時接受不來罷了！不信你現在再試試看好了。」

方舟搖頭道：「這種充滿交易味道的事我一向不幹的。」

丹猗情急道：「人家是真心的。」

方舟滾往一旁，坐了起來，仰望星空道：「我這趟去找姬慧芙，是要憑肉體在正反能量層間飛行，恐怕很難多帶一個人去呢。」

丹猗仍躺在他旁，默不作聲。方舟奇怪地側頭往她望下去，赫然發覺她熱淚泉水般湧出來，由眼角瀉到屋瓦去，一副傷心欲絕的可憐模樣。

方舟整個心都痛了起來，不知如何，丹猗總令他想起姬慧芙。忙把她摟入懷，投降道：「我鬥不過妳了，但只答應帶妳去找慧芙，至於到大三角河系去，是另一件事。」

丹猗哭得更厲害了，但這次是喜極而泣。

方舟百般安撫下，她才收正了哭聲，奇道：「為什麼究竟會哭呢？這是我一生裡首次的哭泣哩？感覺真的很美麗。」

方舟柔聲道：「這是生命磁場交接的後果，由於對我愛意，便不自覺把深藏的情緒開放了。」

丹猗忽地羞澀起來，湊到他耳旁道：「好師父，可否讓小徒弟嘗到姍娜麗娃當年在小飛船上的滋味呢？人家什麼都不懂，師父你可要教我！」

方舟大樂道：「對我的事倒非常清楚。哈！我也有七萬多年沒嚐過這使人迷醉的滋味了，就在這裡嗎？」

丹猗羞不可抑道：「不！我要在我的私人飛船，讓我們飛到無人的虛空，在天空的深處由你為我上那生命的第一課。」

「砰！」

高空處爆開了一團燦爛的煙火，千萬道銀光先往上衝，再像噴水池的水柱般往這充滿歡樂的大城市去。

舊太陽系是如此地遙不可及。這裡卻是她另一個開始和重生。

## 第八章 相見如夢

方舟用了十八個地球天的時間，改變了丹猗的體質和精神力量。

新一代的受造人確比舊聯邦的人類大幅度進步了，再不用倚賴蛻生術來延續生命，只須休息一段短時間，便可以回復能量，過程比上代人快多了。

他們的身體均能直接吸收太陽能，而方舟就更進一步，以正反極子來改變她本質的神經結構，創造出方舟和夫秀清外第一個能從正反極子獲益無限的新人類。

當丹猗成功地第一次進行正反邊界肉身旅行時，喜得她摟著方舟狂吻起來。

兩人在新地球最高的峰頂處，攜手共賞使人大歎觀止的山河美景。

天上白雲悠悠，在蔚藍的天空上安然自若。

兩人在一塊懸空危石盤膝坐下，遠方地平處是姬慧芙城。

方舟出奇地沉默。

丹猗挨了過去，撒嬌地道：「師父怎麼了，小徒兒沒有做錯事吧？」

方舟出奇地嚴肅道：「丹猗知否我為何不惜犧牲寶貴的能量來造就妳嗎？」

丹猗一呆道：「不是因為你疼我嗎？」

方舟露出灑逸的微笑，愛憐地搖了搖頭，正容道：「疼是一回事，但這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心目中，妳就是新人類的代表，擁有比上代人類更高尚的情操，不要看現在人類團結一致，一但威脅消失了，說不定又會冒出像卡爾夫南那類的野心家來，對同族或異族進行侵略與征服。而妳則是我揀選的人，希望將來由妳去管人類，引導他們邁上和平和愛的正軌，而我本身也有足夠的能力使人類活在幸福和安逸裡，好去探索宇宙的秘密，分享無有窮盡的經驗。」

丹猗垂首低聲道：「這些事沒人比你更勝任了，為何偏要我負起責任呢。」

方舟苦笑道：「我立即就要到大三角系去尋天美和帝君，這趟我到那裡去，最理想的結果，就是能和他們同歸於盡，沒有人比我更明白他們可怕的力量了。」

丹猗劇震道：「你不是答應我去找女皇嗎？」

方舟淡淡道：「我只是要騙夫秀清和你們的！我既不想你們擔心，更怕秀清要陪我一起去送死，怎知給妳硬纏著我，我只好也暫時騙騙妳，好讓妳能全心接受我的改造。希望妳能體諒我的苦衷。」

丹猗呆若木雞的聽著。

方舟歎道：「找到姬慧芙又怎樣呢？她一定要隨我一起去的。而我也沒有拒絕她的能力，黑獄聖嬰的事由我而起，亦好應由我去徹底解決，一了百了。」

頓了頓再道：「有了妳這超卓的新人類，再加上秀清的智慧，輔以雷坡武這些優秀的戰士和新飛船，太陽聯邦該有足夠打倒黑獄聯軍的力量，這再沒我的事了。沒有了美雅女三人的黑獄軍團，就像老虎沒有了爪牙，實是對付天美和撒拿旦千載一時的良機。」

丹猗淒然道：「你不是說過天美告訴你，他們結合的過程要耗十萬個地球年嗎？還有這麼多時間，為何不好好準備，至少待你的能量回復最高的水平才行動好嗎？就當丹猗求你吧！」

方舟頹然道：「誰知道究竟要等多少年呢？近來我總不時有心驚肉跳的感覺，恐怕是黑獄聖嬰出世的先兆，時間是刻不容緩了。我走後，到了適當的時機，代我向他們說出真相吧！同時也為我致歉，這是我生平首次蓄意去欺騙朋友。」

丹猗不依地倒入他懷裡，悲泣道：「我求你帶我一起去，你不是說過我已很了得嗎？要死便死在一塊兒好了。沒有了你，生命再沒有絲毫趣味。我還要再和你做在飛船內做的事。只愛人那麼少少的一次，實在太吝嗇了。」

方舟啼笑皆非道：「我還以為會讚我偉大，豈知只懂怨我，別忘了師命難違這句話，快乖乖遵照我的吩咐去做，才不枉我對妳的一片苦心。」

丹猗破涕為笑，摟著他脖子得意地道：「早知你是正經不起來的了，求求你好嗎？帶我一起去吧。我真是不怕死的。」

方舟搖頭失笑，伸手把她擁緊，深深一吻後，正容道：「這樣吧！假設我死不了，一定會回來見妳。雖然妳已非常了得，但在面對天美和撒拿旦時，妳將會變成我難以兼顧的致命弱點，假若妳遇到不幸，更會使我傷心而發揮不出全力。若想我們有美好的將來，就該乖乖留在這裡，好使我沒有了後顧之憂。」

丹猗的笑容變成淒愴之色，美眸射出無限深情，懷疑地道：「你是否在騙我？」

方舟始終不慣繃著臉孔說話，哈哈大笑道：「我的天！不要這麼楚楚可憐好嗎？看得我心都痛了。騙也好，沒騙也好！可以不死，難道我肯白死嗎？總之我若有命在，定會返來接妳去遨遊宇宙，這不但是妳的夢想，也是我的夢想。」

丹猗垂淚氣道：「你哪裡是心痛？還笑得這麼開心。」

方舟苦惱地道：「開心起來有什麼法子？一邊心痛一邊開心總成吧！」

丹猗忍不住「噗哧」笑了出來，連自己都覺這麼哭哭笑笑非常古怪和難受。貼上他的臉頰，婉淑溫柔地道：「別忘了你對我許下的承諾，小徒弟就照你的囑咐去辦吧！我知你不會死的。他們七萬五千年前殺不死你，今天同樣辦不到。吻我好嗎？唔！不只吻那麼簡單，我要像上次那樣，哄得人進入最深最甜的夢鄉後，才准你離開。」

方舟不由湧起離情別緒，因為能活著回來機會實在太少了。

※※※

方舟閉上眼睛，在正反空間的能量邊界的茫茫虛空內全速飛行。他把思感延伸至極盡，五千光年直徑距離一點也逃不過他的靈覺。反空間內能量風暴仍是方興未艾。憑著從大三角號得來資料，他毫無困難地朝大三角河系的方向飛去。以現在的速度，不用一個地球月就可抵達目的地了。不由想起姍娜麗娃，立即心如刀割。

她是否仍然生存呢？這七萬多年又是如何度過。

方舟大吃一驚，思感匯聚延展，立時捕捉到在左後側相等於正空間三千光年地方，正有不明物體以最少比自己高上一倍的驚人速度，向他追來。

方舟手足冰冷起來，若來者是敵人的話，那就糟糕之極了。

他這時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新太陽系太陽聯邦。

猛一咬牙，改變方向，筆直朝這神秘莫測的飛船掠去。

誰有能力學他般在這奇異的空間自由飛翔呢？

即使專家如流浪者，也要辛苦經營下才能建造出一條能量密徑。除非能同時應付正反空間的壓力，才可以在這種能量層破空而行，那就必須把握到正反極子的秘密。假設來的是黑獄人，方舟就真不知怎辦好了。

在這能量邊界裡，視線永遠被局限在一似是窄小封閉的空間內，難以及遠，只有正反極子形成的思感能，始可及遠，但仍不清晰。

那物體與方舟的距離不斷縮短，而他的心則不斷地往下沉去。

他已感到那是一艘晶石造成的飛船，卻無法探測內中的玄虛。

不過有點非常奇怪。這艘船的尺碼似乎小得不合乎常理。

驀地全身劇震，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要張口呼叫，但在這真空內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天啊！來的是巴斯基和舒玉智的帝后號。

我的娘啊！

驀地帝后號衝破了虛無，迎面衝來，猛然煞止。

當晶石門打開了一隙時，方舟已閃了進去。

裡面一身黑色戰甲的巴斯基一把將他摟個結實，狂叫道：「真是你這傢伙！太好了！真是你這傢伙。」

兩人又喊又叫，真情狂湧。

門關了起來，飛船又開始飛行。

兩人喘著氣坐倒地上，手拉著手，笑得淚水都給擠了出來。

方舟的額頭擱到巴斯基的胸處，歎道：「大亨的樣子比以前英俊多了。」

巴斯基拍著他背心道：「你這小子竟然死不了。我們一聽到你重出宇宙的消息，便拋下一切四處找你，總是撲了個空，幸好終在這裡把你攔住，否則又要失諸交臂了。」

方舟坐直身體，嚷道：「媽的！真是太好了，咦！舒院長呢？」

巴斯基神采飛揚道：「我將她送去水雲星系後，就到新太陽系去尋你，豈知竟在途中遇上了你，嘿！那反空間的能量風暴是否你多手多腳弄出來的呢？」

方舟失聲道：「什麼多手多腳？是我有心泡製出來才對。否則怎能一舉破去了黑獄人征服宇宙的大計！」

兩人對望一眼，又捧腹大笑起來，你打一拳我的胸膛，我還你一掌臉頰，開心到定要藉原始的動作才能表達深心的感受。

方舟道：「原來你這小子就是偷襲了兩個黑獄人基地的隱形飛船的叛軍領袖，你能在這能量邊界飛行，自然可神出鬼沒，狀若隱形了。」

巴斯基歎道：「玉智和慧芙兩人研究了六萬多年，才克服了在這能量層飛行的種種難題，那及得上你不知由哪裡潛了出來，一下子就摧毀了大帝號，又大敗黑獄、沙西聯軍，更將反空間攪得天翻地覆，慧芙和玉智都感動得哭了，我們也掛念你掛得差點要自殺呢。你怎麼了？」

方舟的眼睛不停瞪大，一把抓住他胸道：「慧芙？你是否在說姬慧芙？」

巴斯基高舉雙手道：「老兄請勿衝動，但聽我詳細道來。」

方舟厲叫道：「她現在在哪裡？」

巴斯基道：「當然是和玉智在一起哩！三個地球時後就可見到她們了，只恨在這裡能量層沒法子和外界通訊，否則就立刻讓你和她對話了。」

兩隻大手抓著方舟肩頭，似提小雞般和他一起站了起來，笑道：「乖乖到位子上坐好！憑我們聯手的力量，說不定一個小時就可抵達水雲星系了。」

話猶未已，帝后號已瘋狂加速著。

巴斯基摟著他擠在晶石椅內，舒暢地吐出了一口氣，道：「當年你這混蛋硬充偉大地跳船溜掉後，我們便想盡方法尋路回銀河系去，希望通知聯邦的人立即疏散避難，豈知遲了一步，那些天殺的賤種引爆了太陽，天美帝后還親自追殺姬慧芙、姍娜麗娃、沙瑩和我的改造人兒郎們，唉！」

接著悲痛地道：「沙瑩他們都給天美這毒婦的降神器逐一屠戮，更擒下了姍娜麗娃，可能是錯認了她是姬慧芙吧！我們接了慧芙進帝后號內，與天美激戰了近萬光年的距離，最後我們三個人都受了重傷，才在正空間溜掉，確是驚險之極。」

方舟咬牙切齒道：「我定要宰掉那妖婦。」

巴斯基道：「你又發生了什麼事呢？嘿！還是待大會合後再說好了，不用你再重複一次。」

方舟道：「你們是否躲到魔鬼谷河系去呢？」

巴斯基點頭道：「正是如此！我們由於受創甚重，沒有幾千年休想回復過來，只好任由帝后號有多麼遠就飛多麼遠。康復後，我們把整件事仔細思量，想到只要在任何一個地方出現，都會害人害己，招來大帝號的攻擊，故此決定留在那裡，專心鑽研對付黑獄人的方法，最大的突破就是找出了在這能量層裡飛行的方法了，我們這才出動，掃掉了黑獄人的兩個基地。唉！我們以為你死了，聽到你的消息，連我都要流出老淚呢。」

兩人又緊摟在一起，說不出話來。

帝后號鑽出能量層到了正空間去。

※※※

帝后號停放在樂土星主星河都南郊一座建築物旁密封著的飛行車車房。兩人醉了酒般相擁著由飛船走下來，穿過側門，經過長廊，朝大廳走去。

巴斯基低聲道：「這是座空置了的民房，給我們臨時徵用了，黑獄鬼不知為了什麼原因，解除了星系的武裝後，便逐走了巨魔人，亦沒有進一步干擾市民的生活。我們都在猜他們是要引你來，所以玉智和慧芙決定在這裡等你，只是我心急，又怕你沒法由反空間來，才駕船到新太陽系找你罷了！」

舒玉智和姬慧芙有若在最迷人的美夢中般，置身在由左邊落地大窗透進來陽光，坐在一張長餐桌處，美目齊朝兩人望過來。

姬慧芙出落得更清秀美麗，秀眸閃著深不可測的采芒，穿著銀白式的戰甲，美得令人目眩。這人類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和女神，顯然在進化上有了驚人的突破，氣質更要百倍勝於從前，連方舟這盡窺所有小說史冊的人，亦難以找到可予比擬的形容詞句。

舒玉智一身柔軟的白袍，修長玉頸撐起的美禿光頭和粉臉朱唇，在陽光中更是亮如白玉，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子，始可堪比擬。

兩女的眼睛同時瞪大，玉容透出不能掩飾的驚喜。

姬慧芙一聲歡呼，跳離椅子，掠了過來，投進方舟懷裡。

方舟則以最快速度，尋到她的香唇，瘋狂地痛吻起來。

這對闊別了七萬五千多年的有情人，都用盡力氣去抱對方。

舒玉智只比姬慧芙慢了一步，伸手將兩人摟個結實。

三人都不能自制地淌下歡喜的熱淚。

方舟剛離開了姬慧芙的香唇，舒玉智便湊上去和方舟熱烈地嘴舌交纏，沒有半點的保留。

巴斯基也是熱淚盈眶，走過來把三人全擁入了懷內。所有思念之苦，都在這一刻得到補償了。

## 第九章 魔堡之役

帝后號緩緩飛行，在正反空間邊界的能量層那虛茫的天地中前進。

由於只有三個座位的關係，舒玉智和姬慧芙各佔一座，方舟則坐到巴斯基那晶石椅的扶手上去。

巴斯基淡淡道：「方舟！你知不知道我們是怎樣對付黑獄人的太空懸浮基地？答案就是由小姐發明的小玩意了。」

攤開手掌，露出一個閃著紅芒的小球。

方舟讚歎道：「這小球擁有足可洞穿正反空間邊界的能量，並釋放出反空間的壓縮能量，難怪基地會不堪一擊了，舒小姐真不愧人類最偉大的科研大師。」

別頭望向舒玉智，微笑道：「我可否多親一個嘴兒，以表達我對妳的欣賞？」

舒玉智抿嘴淺笑，轉向姬慧芙道：「女皇！不如由妳代我接受這讚賞吧！現在我有點怕和他親熱哩。」

姬慧芙柔情似水地白了方舟一眼，清冷自若地道：「方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根本不敢動用這寶貝，因現在反空間內的能量風暴正是天翻地覆的當兒，誰都不知道在這情況下，把反空間壓縮能量釋放出來會有怎樣的後果。」

方舟愕然道：「這和親妳又或親玉智小姐的嘴有什麼關連呢？」

巴斯基笑道：「女皇是在暗示：假苦你有方法弄垮巨魔人的魔王戰堡，她便賞你另一個嘴兒。唉！你這小子真不夠聰明長進。」

姬慧芙雙眸亮閃閃地絲毫不避開方舟貪婪的目光，輕輕道：「不要擠在大亨那裡了，過來和我一起坐吧！為何你的膽子變得比以前小了。」

方舟一聲歡呼，凌空翻騰，瀟灑地落在姬慧芙空出的半邊座位處，乘機摟著她香肩，還在她臉蛋親了一口。

姬慧芙無可奈何的，也沒有絲毫不悅。方舟甜得整個心都溶化了。

舒玉智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和黑獄人都面對的同一個問題，就是動力不足，反空間現在可說關閉了，晶石再不能從其中像以前般得到新的能量補充，若遇上戰事，支持不了多久就會用罄能量。所以我們希望能先毀掉巨魔人的戰堡，因為他們並沒有這問題，一但動起手來，我們便吃虧了。」

姬慧芙別過俏臉來，柔聲道：「巨魔人賊性凶殘，激怒了他們，定會拿我們樂土星的同胞出氣，所以就算能盡殲樂土星上的一萬個黑獄人，我們仍是奈何不了這威力龐大的魔王堡，還要招來報復。」

方舟湊到她美麗的小耳旁，輕嚙了她晶瑩圓潤若露滴花瓣的耳珠，低聲道：「慧芙！我愛妳！」

姬慧芙先是嬌羞不勝地垂下螓首，忽又湊上香吻回吻了他的臉頰，柔聲細語道：「我也愛你！」

方舟一聲歡呼，整個人由椅彈了起來，直到大頭直直撞在艙頂處，才一個觔斗落了下來，不顧一切地把姬慧芙摟個結實，再想吻她的小嘴時，卻發覺給姬慧芙像正反空間的邊界般，以玉掌擋住了，不讓兩嘴再作重逢。

姬慧芙霞燒玉頰，大嗔道：「你這小子給我檢點一些。」

巴斯基笑得前仰後合，樂不可支。

舒玉智則為兩人培植多年的熱戀開花結果而發出會心微笑。

方舟苦著臉求道：「我只要輕吻一口！」

姬慧芙沒好氣道：「但吻完要放開你的賊手。」

方舟大喜道：「一定一定！但卻要摟肩頭。」

姬慧芙緩緩移開溫熱的纖手，立即嚶嚀一聲，給方舟重重封上了她的香唇。

銷魂蝕骨的感覺，令她情不自禁的反抱緊方舟，任他嘴舌輕薄。

帝后號停了下來。

姬慧芙清醒過來，嬌喘細細地推開了方舟少許，卻出奇地沒有責他不守信諾。

方舟側轉了身體，背脊挨在她身上，腿彎擱到扶手去，振臂高呼道：「我要向全宇宙宣佈，女皇姬慧芙愛上方舟了。」

巴斯基歎道：「七萬年前你便可作這宣佈了。」

舒玉智柔聲道：「當年慧芙以為你死了時，失去了所有鬥志和雄心。連我們都沒有興趣敷衍，一直獨居在魔谷河系的一個星球上，直到知道你的消息，才肯出來尋你哩！」

方舟坐回位子，瞪大眼不能置信地瞧著姬慧芙。

姬慧芙含羞地還瞪了他一眼，嬌嗔道：「有什麼好看，大呆子！」

方舟出奇地正經，揮掌自賞兩記耳光，點頭道：「我真是大呆子。」

轉向舒玉智道：「小姐和大亨相處了七萬多年，究竟有什麼發展，做過了愛沒有？」

這趟輪到舒玉智粉臉飛紅，啐道：「男女相處，一定要有那回事嗎？你和大亨都是我的愛人，明白嗎？大呆子！」

巴斯基歎道：「我真沒有你這小子的幸運，不知是否因吸收了肉身神留在晶石裡的奇異能量，我和小姐只有精神上的愛戀，完全沒有色慾的傾向，不過那感覺已是非常美妙，使人感到圓滿無缺了。」

姬慧芙笑道：「你這小子實是禍亂的根源，否則玉智也不會害怕和你親熱，我想秀清都給你害得很慘，尤其你這樣撇下她不理。我最明白她的性格了，固執起來時誰都改變不了她。」

舒玉智道：「不要和方舟胡扯了，現在飛船停下的地方，正是魔王堡內的主控大堂，我們該怎麼辦呢？」

方舟開始認真地思索關於能量邊界的問題。

對其他人或生物來說，這能量層是不存在的。穿越能量層以進出正反空間，只是千萬億分之一秒的剎那，根本沒可能被覺察，連最精密的儀器都無能為力。

首先發現這奇異邊界的是黑獄人，由於晶石的能量可貫通正反空間，換言之亦買通了這能量邊界。由於那是個密封空間，所以黑獄人只以那作囚困敵人之用。在那，一切東西都是凝正不動的。因為那是正反極子相對的力場，好取得平衡。

當在正空間時，任何物體超越光速，又或借能量提升達致超光速的頻度，就會進入反空間內；而在反空間，任何物體達致完全靜正，便回返到正空間去。

但在這正反極子相持的邊界，物體是不會移動的，只有正反極子的力量，才可使物體移動行駛。而這能量層則變成了正反空間另一層次的空間，也可說是正反極子的秘密。所以黑獄人也沒能力去識破這正反間隙的秘密，因為欠了對正極子的認識。

首先知道這正反空間間隙存在的是方舟、姬慧芙、舒玉智和巴斯基。

後來方舟三人誤闖銀心，同時吸取了正極子和反極子的相持的力量，當時仍不知已掌握了宇宙的大秘密。但肉身神多次暗示了他們，只是連肉身神自己也語焉不詳，因為肉身神只懂得正極子方面的事。

但經過了這七萬多年的種種奇遇，他們終於別把握到箇中玄妙之處。

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在長期的飛行中，逐漸汲取了肉身神留在晶石內包含正極子奧秘的經驗和智慧，但對反極子的認識，卻遠及不上得到了天美反極子精華的方舟，也只有他能製出正反極子生生不息的動力能源。

若沒有巴斯基等在，方舟這時由於能量減退，實無力完成這艱巨的任務，現在當然是另一回事了。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假若我把這主控晶石變成一個正反極子的反應爐，而帝后號的晶體船身則成為正反極子的能量罩，你們說會出現怎麼樣的情況呢？」

巴斯基三人同時動容。

姬慧芙嬌嗔道：「只有你最清楚正反極子是怎麼一回事，理該由你來告訴我們出現什麼情況。」

方舟正容道：「只會有一種情況，就是冰清王潔的姬主席終於肯陪大呆子方舟共度良宵了。哈！」

大笑聲中，四人的思感能結合在一起，透過晶石，同時汲取間隙內正反極子能量。

最令人料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整個間隙倏地收縮，正反極子以驚人速度狂湧晶石內，流往四人神經內去。

方舟心知不妙，人急智生，竭盡所能把能量以晶石為中心作了一個循環，形成正反極子生生不息的來回往復，再把多餘能量由晶石排往飛船外。

四人同時劇震，體內能量以倍數加強，正反極子循環不休，達致連方舟也未曾嘗過的妙況。

正大喜時，強大無比的力量由四方八面壓來，就在這一刻，帝后號給迫得彈到了正空間去，好是魔王堡核心處的空曠大堂，包括巨魔王在內的五百多名巨魔人，均愕然扭頭，以獨目往帝后號望來。

※※※

黑獄人晶石飛船的旗艦虛懸在樂土星星河都的低空處，以征服者姿態君臨這美麗的土地。

艦內降神器所在的大堂，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均進入了冥思的狀態。

美雅女忽地猛睜雙目，臉罩寒霜道：「方舟來了！」

美雅女道：「這感覺絕錯不了，我現在對他就像對你們般熟悉。」

封神點頭道：「我也有點感覺，但沒有那般清晰，他難道可忍受反空間現時的情況嗎？」

美雅女搖頭道：「不！我設了幾個可能性，只其中一個能解釋他如何能到這來，就是通過我們一直不能理解分隔正反空間的間隙，只有那能不受風暴影響。」

北保司色變道：「那就糟了，到現在我們仍沒有方法在那間層內穿行，若方舟真能辦到，我們將被致於完全被動的形勢下。」

美雅女微笑道：「方舟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法寶就是降神器，只要我們攜它而行，就可買通整個間層和正空間。」

接著渾身一震道：「不好！方舟到了魔王堡內去了！」

三人同時掠往大堂上空的降神器，芒光爆閃後，與降神器同時消失了。

※※※

丹猗步入王宮，夫秀清的聲音在大殿響起道：「丹猗副司令，請到智能中心來！」

丹猗大感愕然，由側門離殿，穿過連接右翼殿的長廊，再由升降井落到地厙的入口。重重門戶在眼前打開，丹猗掠入管理整個星球的智能系統中心處，但見四周密佈方形的晶體。

夫秀清現身大堂中心處，神情冰冷道：「丹猗司令，方舟究竟到哪裡去了？」

丹猗為之愕然，本想依方舟之言搪塞，終是說不出，黯然垂下頭來。

夫秀清冷冷道：「丹猗司令是否和方舟有了肉體的關係？」

丹猗赧然點頭。

夫秀清到她身前，伸手逗著她下頷，托得她仰起俏臉，沉聲道：「他並不是到魔鬼谷河系去吧！是嗎？」

丹猗由深心處湧起連她都不明白的情緒，秀眸紅了起來，半嗚咽地道：「他說要一個人獨自到大三角河系去尋天美和撒拿旦，怕其他人陪他去作犧牲，所以要騙你們。」

夫秀清冷哼道：「這混小子，看我肯放過他才怪。」

旋又奇道：「照理他不該騙妳，但為何他卻朝水雲星系的方向飛了去呢？」

夫秀清首次露出一絲微笑，淡淡道：「沒人比我更清楚他的鬼把戲了，知道了姍娜麗娃落在黑獄人手上，他還怎肯浪費時間到魔鬼谷河系碰運氣呢？所以我離開他的神經前，巧妙地弄了一些手腳，讓他不能隨便撇下我。我只因不明白他為何要到水雲星系去，才找妳來問清楚吧！」

※※※

方舟四人仍被間隙內正反極子能量震得不辨東西時，巨魔王和手下戰士，立即顯出他們的厲害手段。

巨魔王四隻手幻起滿天掌影，無數紙如蠶絲的光線潮水般呈波浪狀只起伏幾次便暴張開來，竟把帝后號攔腰捲個正著，沿船身繞了一個圈，把它纏個結實。

四人正茫然不知其作用時，其他巨魔戰士鬼魅般移往各戰略性的位置，在這直徑達五百米，高逾二千米的圓筒形空間，由不同角度向他們發動攻擊，反應之快捷和效率，連敵人也要忍不住讚歎。

他們的四隻手每次往虛空一抓，便多了一支含有反物質分子的能量光矛，運力擲出時化作藍芒，投中船體頓時爆起一團七彩繽紛的光雨，整艘帝后號立即顫了一下，發出悶雷般的鳴響。

五百多名巨魔戰士，每人四手，同時擲出光矛，剎那間，帝后號擲中了數千記，一時全船均陷進光雨。

帝后號內能源晶石，立時不堪奇索，以正反極子生生不息，仍然應付不了。

這些能量矛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能把所有攻擊力量集中於一點，若非帝后號是由宇宙間最堅固的物質造成，又與正反極子的能量結合，而不是一般人類的合成金屬護罩，怕早給洞穿了無數個小洞，攻陷進去了。

饒是如此，因為能源晶石沒有可能同時應付這種多得似光雨的厲害攻擊，保護力分散而致強弱不均，顧此失彼，竟給光矛硬生生撞出無數凹痕來，還有不斷加深和擴大的可怕趨勢。

四人給拋得左盪右傾，苦不堪言。

巴斯基狂叫道：「方舟快避，晶石再沒有多餘能量反擊。」

方舟與三人的思感能結合，注入晶石，意圖催船前進，才發覺巨魔王發出纏著船體的絲般細線，竟含有強大的癱瘓的力量，使帝后號在大堂半空進退不得，更不能潛回能量邊界去。

四人大吃一驚，思感往這能量束縛移去，分析對方的能量成分。

幸好剎那後，方舟已把握了這些能量絲的構成，同時立即解開了束縛。

纏身的光絲空氣般溶解，帝后號回復了動力。

巨魔王這時似亦因能量的盡耗，往後退開。

但只是這一耽攔，帝后號至少已多中了數萬能量矛的轟擊，艦身表層滿佈凹痕，最深陷進船體近半米之深，那是一半的厚度了。

巴斯基憑己身能量勉強送出十道包含正反極子的流能，旋捲而出，掃往密密麻麻的敵人處。

帝后號倏地前飆，衝出二百多米時，已達至四分之一光速，朝魔王堡的圓內壁衝去。十多名巨魔人給撞得化成碎粉，但更多巨魔戰士卻能成功避往四方。

正反流能掃往巨魔戰士時，他們均幻出能量光盾，竟硬生生擋住流能，一盾碎裂，立以一盾抵擋，爆起一團團的采燄，壯麗非常。

四人都是首次與巨魔人交手，至此才知盛名之下無虛士，難怪他們能成為黑獄人的頭號爪牙，確厲害得出乎想像之外。

「轟！」

帝后號破壁而入。圓壁出奇地堅硬和厚實，船身進入了三分之一，不但未能破壁而出，還猛地煞止。

那強烈的回挫力，把四人由椅子內硬扯起來，拋往船尾處，滾作一團。

方舟正要再試圖潛進正反空間間隙的邊界去時，一股奇異無比、強大無匹的擠壓之力，由厚壁生出，竟硬是把帝后號的船首啜著，別說潛入能量邊界去，連想退後也無能為力。

敵人的能量光矛狂風驟雨般打至，船尾全是光雨，艙內的溫度瘋狂地往上攀，被方舟扭著的姬慧芙失聲道：「方舟，這就是你說帝后號給改造後的情況了？」

巴斯基溜目四顧，呆看著船尾的挨打情況和就要破裂的艙壁，聞言捧腹笑了起來，指著方舟道：「你這傢伙，為何每次和你一起時，總會被人打得灰頭土臉呢？」

「啪啦！」

一道裂痕出現在四人頭頂處，只差一點就裂穿了頂壁。

舒玉智駭然望著裂痕，歎道：「完蛋了！不過總算探測到巨魔人的虛實。」

「啪啦！」

腳下處又多了另一道較淺長了一倍的裂痕。

敵人的進攻更猛烈了，顯示援兵不斷湧至。

能源晶石由粉紅轉作粉藍，不斷爆起芒燄，已到了能量的極限，再無餘力負擔其他任務。

巴斯基斷然道：「立刻棄船，逃進正反空間的邊界去。」

方舟頹然道：「剛才撞往堡壘前，我試過要把飛船憑空間的轉移潛入邊界去，卻給這戰堡分隔正反空間的力場彈了回來，迫於無奈下只好試試能否穿壁而出，我早知這巨魔堡不是好惹的了。」

一陣劇顫，四人又變作滾地葫蘆，能源晶石由藍閃閃變成光雨四濺，顯是到了油盡燈枯的最後階段。

若沒有了船體的保護，在敵眾我寡、強弱懸殊的情況下，無論四人如何厲害，絕挨不了多久。

巨魔戰士的反物質能量的威力確使人為之喪膽。

抱著方舟的姬慧芙高叫道：「我明白了，剛才帝后號能由邊界擠到這來，全賴邊界的能量擴張助我們突破了分隔的力場，所以只要我們能再製一次爆炸，就可以逃啦。」

「喇喇喇！」

這時裂痕已像蜘網般密佈船身了。

方舟抱著她往巴斯基和舒玉智滾過去，大叫道：「這個容易之至！」

四人摟作一團時，方舟把毀滅性的能量送入晶石去。

晶石何堪刺激，「轟」的一聲爆炸開來。

已和他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帝后號爆成滿天熾熱的射線，首當其衝的百多巨魔戰士立即化作塵屑，其他較後者都給拋跌往四方。

方舟等早潛進了正反空間邊界內。

## 第十章 春宵苦短

四人在正反空間的間層內茫然翻騰不休，全身疼痛欲裂，正咬牙苦苦忍受時，奇異的尖嘯由遠而近，震盪著四人的耳鼓。是什麼東西竟能在真空發出聲音呢？除非是能激盪正反極子的東西吧。

四人循聲望去時，只見那本屬天美的降神器，正急雷掣電般往他們激射而來，後面的是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這三大黑獄巨頭。在這情況下，根本避無可避。

巴斯基等魂飛魄散時，方舟放開了三人，斜衝而上，運拳全力往降神器轟去。

姬慧芙等駭然大驚，要知降神器本身就是無堅不摧的終極武器，又集中了美雅女三人的力量，方舟這樣螳臂擋車，豈非白白送死。

眼看拳頭要與降神器相觸剎那前，方舟肚內的晶石閃電飛出，先一步猛轟在降神器上，雙拳這才再擊中降神器。

「轟！轟！」

先後爆起兩團光雨。

降神器倒飛回去。

方舟則斷線風箏似地往三人回撞過來。

姬慧芙一把摟住方舟，乘勢借力飛退，以傳感召喚兩人逃走。

巴斯基和舒玉智聯手幻起光盾，往敵人印去，並急掠而退。

豈知降神器到了美雅女三大巨頭時，竟下彎繞過了他們身後，又由腳底下斜射而上，把舒玉智兩人幻起的光盾撞成碎粉。

美雅女三人則像與降神器連在一條無形的線上，疾追正要逸逃的敵人。

姬慧芙低頭察看方舟時，赫然發覺他正陶醉萬分地埋首在自己的酥胸之間，還略仰頭朝她眨了眨眼睛。

姬慧芙對他的關切，遠勝過被他佔了便宜之氣惱，大喜下還把他摟緊了點，一種醉人的感覺，傳遍她每一道神經線。

心內響了方舟的聲音道：「我現在要詐死，由於我體內有直接由天美輸入的反極子能量，故此比他們更有資格操控降神器，雖然明搶不得，卻可暗搶。最緊要我的姬慧芙寶貝把美胸慷慨點，不要把我推開。」

姬慧芙暗忖我怎捨得把你推開時，千萬道由降神器發出的光線，趕上了四人。

光線由四人上下四方繞過，在四周和前方織成一個把他們完全籠罩住的光網，像個袋子般把他們裝進去。

舒玉智和巴斯基激光電閃，射向攔在前方光網處。

「砰！」

光網絲毫無損，反撞得四人往降神器和美雅女等倒飛回去。

美雅女三人狂喜，加速摧動降神器，射出三道激芒，分襲摟著方舟的姬慧芙和巴、舒兩人。

眼看得手，方舟已作臨危反撲，猛運全力，汲取邊界正極子。

要知正反極子在這能量層恰好處於一種相對和平衡的狀態，忽然一方的力量減弱，另一方自然此消彼長，出現一邊收縮，另一邊擴張的情況。

就在激芒擊中三人前，反極子暴漲開來，七人齊聲慘哼，與降神器同時迫到了正空間去。

七個人分作三組，在水雲星系的外空處翻騰不休，降神器則繞著敵我兩方疾旋不休。

下方萬許公里處，是龐大若星球的魔王堡。

方舟乘機大力拍了姬慧芙的粉臀一記，同時以傳感著她放開自己。

姬慧芙給他乘危輕薄，不但沒有大發嬌嗔，還以萬年罕見的媚眼壯他行色，這才放開了他。

方舟「呼」的一聲，掠空而去，目標是剛到了他們那一方的降神器。

只要取得此寶，彼消我長下，就可讓一直佔盡上風的美雅女等吃盡苦頭了。

方舟運集心志和反極子的精神力量，試圖遙控降神器。

美雅女三人立時生出警覺，見降神器不但減慢下來，還隱有脫離控制的傾向，駭然下倏地聚成一個三角陣，凌空轉動起來，情況詭異莫名。

方舟眼看得手，與降神器的聯繫驀然中斷，心叫不妙時，降神器再電射而來，毫無友善之意。

方舟想不到自己佔了距離的便宜，仍敵不過美雅女的「三角異力」，心念電轉，潛入了邊界去。

降神器掠空而過。

方舟下一刻出現在美雅女、封和北保司形成三角正中處，一個正反極子形成的金輪，往三人橫割過去。

三人大吃一驚，忙掣起光盾，全力擋格，暫時忘了催動降神器。

方舟哈哈大笑，又消失不見，再出現時，剛好截住降神器。

這時他已認識到有美雅女三人在，休想可以控制降神器。但弄點手腳總仍辦得到，一指點在降神器上。

與美雅女等三人暫時失去了聯繫降神器，「呼」的一聲改變了方向，往下方的魔王堡投去。

舒玉智等與方舟拍檔慣了，見他翹起尾巴，哪還不知他心意，奮不顧身往美雅女三人攻去，務要她們不能再聯手破壞方舟的好事。

美雅女三人早不成其三角陣，全力抵擋舒玉智、巴斯基和姬慧芙排山倒海的攻勢，再無力爭回方舟對降神器的控制。

降神器衝了五千多公里時已達至光速，化作長芒，穿入了魔王堡去。

「轟！」

光燄激濺！

碎屑漫飛！

魔王堡像被一個超巨型能量彈擊中了般，硬給炸開了一個大缺口，失去了近七分之一的體積。

降神器亦給彈了回來。

方舟本以為可直穿入魔王堡的能源中心去，把魔王堡徹底毀滅，哪知道巨型戰堡堅強至此。

美雅女此時剛把巴斯基震飛開去，知道若讓方舟以降神器對魔王堡作第二次攻擊，說不定可把魔王堡劈作兩半，權衡輕重下，分別發出兩道激電，迫開舒、姬兩女，領著封神和北保司兩人，往方舟掠去。

方舟先作出戰鬥狀態，然後潛入邊界，轉移到姬慧芙旁，招呼一聲，四人再潛進邊界，在美雅女三人眼睜睜下溜之大吉，同叫謝天謝地。

※※※

在樂土星星河都南郊臨時居內，躺在沙發上的方舟不住叫痛。

姬慧芙明知他是半真半假詐顛納福，但苦思了他這麼多年，只會視這為樂趣，嗔罵聲中，仍服侍周到為他按摩和輸入能量，舒緩他的神經。

舒玉智則坐在對面隔了張小几的沙發上，豎起拇指讚道：「兄弟，你真行，果然出現了這種令女皇難以守身的情況。」

姬慧芙和舒玉智均花枝亂顫地笑了起來，弄得滿廳春意。

舒玉智看看天色，歎道：「的確該讚方舟，雖然他自誇自擂的正反極子帝后號報銷了，但卻重創了魔王堡，連爆炸口附近的數千門大炮都弄彎了，我看整個魔王堡的結構還會有更嚴重的暗傷情況。」

姬慧芙愛憐地愛撫著方舟的臉頰，點頭道：「至少摸清楚了敵人的虛實，但最大的遺憾是被黑獄人識破了能量邊界的秘密，至少他們可立時由那處抽取反極子能量，說不定很快就可以讓晶石船在間隙內飛行了。」

巴斯基道：「主席不用擔心他們會去進攻新太陽系，只要我們讓他們知道我們要到大三角河系去，保證他們要立即趕可以。」

舒玉智看著舒服得閉目呻吟的方舟，狠狠在他大腿扭了一記，痛得方舟由姬慧芙懷裡坐了起來，茫然看著舒玉智。

舒玉智湊上去，輕捏了一下他的臉頰，笑道：「我們在動腦筋，你在享受，快給我想辦法對付黑獄人和巨魔族，否則我就不讓你和姬主席有獨處的機會。」

方舟笑嘻嘻地伸手摸她美麗的光頭，得意地道：「這個容易，只要像初見面時那麼吻我，保證可想出辦法來。」

舒玉智一邊任他輕薄光頭，一邊嗔道：「我最憎人摸我的頭了，為何你和巴斯基偏要做人不喜歡的事？」

方舟仍愛不釋手地撫個不停，向巴斯基道：「原來你也有我這偏好嗎？」

巴斯基巨目閃閃道：「那可比其他什麼地方都性感。」

方舟奇道：「你不是說不追求肉體的接觸嗎？」

巴斯基微笑道：「精神歸精神，但當可以擁有肉體所有的感覺時，那才是真個銷魂哩！」

舒玉智「噗哧」嬌笑，橫了仍對她無禮的方舟一眼，淡淡道：「這是最後一次警告！」

方舟和巴斯基相視大笑，前者收手倒回姬慧芙的懷內，輕鬆地吹起口哨來。

舒玉智霞燒玉頰，嗔道：「主席和大亨替玉智作主，剛才這小子力圖挑起我的原始情慾。」

巴斯基開懷道：「那他成功了沒有？」

舒玉智再在方舟的大腿扭了一記，柔聲道：「當然是一點作用都沒有。」

姬慧芙看著她紅霞未褪的玉頰，笑得嬌喘連連，辛苦地道：「玉智不用硬撐了，是怕大亨吃醋嗎？」

巴斯基然笑道：「活了八萬多年，還有什麼事情看不開，何況還是我的好兄弟方舟。生命無限地延長下，緣來緣去隨緣變化，乃自然不過的事，只要我願意，什麼滋味我是體會不到的。像主席七萬多年心中仍只有方舟一個人，實是宇宙的奇蹟。」

姬慧芙芳心一顫，俯首望往方舟，見他眼睛正朝自己射出海漾深情，忍不停俯下去吻在他肩上。

巴斯基和舒玉智對望一眼，會心而笑，站了起來，手牽手飄然去了。

四片嘴唇難分難解地離了開來。

姬慧芙輕吟道：「方舟！你知不知道我很怕想起你，每次都心痛極了。」

方舟坐了起來，把她摟個結實，痛吻一番後道：「我何嘗不是這樣。黑獄人實在罪大惡極，害我們分開了這麼多年，姍娜又生死未卜，死在他們手上的同胞更是不計其數……」

姬慧芙伸手掩住他的嘴，嬌羞不勝道：「今晚我們不要想那些令人憒怨的事。唉！想不到我竟會為男人動情，當年我一直在欺騙自己，到認為你死了時，才知錯失了何等珍貴的東西！現在對我來，宇宙雖有無窮盡的事物和經驗，但仍及不上男女間的真情！只願我們能熱戀至宇宙的盡頭，噢！你的手守規矩點好嗎？我還有很多心事要告訴你哩！」

方舟停下了愛撫她臂背的手，奇道：「這時還有什麼說話比交配更重要呢？」

姬慧芙見他又故意提起這七萬五千年來多番引起爭議詞語，嬌嗔地橫了他一眼，甜笑道：「當然有，你不是對姍娜說過，有方法可使她懷孕嗎？」

方舟大喜道：「姬主席肯為我生孩子嗎？」

姬慧芙羞得耳根都紅了，但卻千肯萬肯地點頭。

方舟心中暗喜，故作為難道：「這事並不容易，不過仍有方法做到，但一定要絕對的合作才行。」

姬慧芙無奈點頭。

方舟瞪眼睛瞧著她輕輕道：「不但身體要合作，心也要合作。」

姬慧芙跺足道：「全聽你的話好了，但不是今晚，也不是明晚。要在殺了天美和撒拿旦之後才成。因為假若你有不測，我再沒有活下去的意志了。」

又垂首淒然道：「若非對你的生存仍有一線希望，人家早自殺了，總好過被心中的痛苦不斷折磨。」

方舟感動道：「不得了！我們要立即交配才成。」

姬慧芙拉著他站了起來，往登上二樓的旋梯走去，柔聲道：「你這小子聽好，今晚我姬慧芙什麼都交給你，任你處置，但明天水雲系太陽出來時，一切將重新開始，你可不能恃寵生驕，再諸多無理的要求哩。」

方舟把她攔腰抱起，呵呵笑道：「那就要走著瞧了。」

姬慧芙還想說話，早給方舟封了香唇，迷失在滔天掀起的情浪愛濤裡。

黑夜更溫柔了。

## 第十一章 巧取豪奪

姬慧芙醒了過來，感受著由窗外流進來新的晨早氣息和方舟那仍繼續作惡、貪得無厭的手引來的舒暢感，卻不願張開眼睛。

在當上聯邦主席前，她有過很多男友，甚至只是一夕之緣的情人，嘗遍男女間的痛苦和快樂、熱愛與失落，最後一切由濃轉淡，曾盤據芳心的影子逐一淡出，最後甚至完全忘懷了，似乎一切都屬於上一個輪迴的事，與今世再無半點關係。

但昨夜她又再嘗到初戀甜蜜滋味。

她真不相信自己可以這樣對一個男人把自己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

昨晚的美麗經驗不但是超出了生理和心理水乳交融的結合，還深深地鐫刻在她每一個細胞，至乎生命的基因內。

她可以毫無困難地在這一刻把那經驗在心靈內重組。

每個細胞都在歡呼、熱舞。她感到整個人澎湃著愛人和生命力，只希望能和這熱戀了七萬多年的男人纏綿至天地的終極。方舟絕不是她原本設想那樣只是側重追求肉慾之徒，那使她在以前一直下意識地去抗拒他，不想被征服。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征服或被征服的問題。

方舟比任何人更懂得去愛。那是全面的愛。

由肉體的快樂至乎精神的極峰，都是那麼實在。

方舟的手停了下來。姬慧芙抗議地嬌吟一聲，終於張開了美目。

方舟正瞠目結舌地看著她動人的肉體。

姬慧芙坐了起來，用手箍著他的脖子，重重吻了他一口，喜孜孜道：「昨晚算你勉強合格吧！」又「噗哧」嬌笑。

方舟瞧著她媚態橫生的嬌容，失聲道：「勉強合格！」

姬慧芙再吻他一口，俏媚地道：「不！是滿分。」

方舟何曾試過姬慧芙這麼主動的向他調情，神魂顛倒下，又要去抱她，豈知一把抱空，姬慧芙早溜下床去，嬌笑道：「柔順期結束。你給我好好守規矩，消滅了黑獄人後才再准你像昨晚般碰我。」

方舟大笑道：「希望姬主席不是過分高估自己的自制力就好了！嘿！讓我來為妳穿上戰甲吧！」

姬慧芙轉過身來，讓美得像神物的嬌貴肉體毫無保留呈現在他眼下，含情脈脈道：「你好像忘了我穿的是隨意肌，本不用勞動你那雙貪心的壞手。看！」

兩指「得」的一聲，體內隨意肌的發放中心生出能量，沒有半點瑕疵的肉體立即給銀白的戰甲遮蓋了。

方舟失望得唉聲歎氣。

姬慧芙轉了一個身，戰甲變成淡黃的連身長裙，把她動人的曲線表露無遺，綽約如仙，風神誘人至極點。方舟哪還忍得住，閃電撲去，摟得她的小蠻腰也差點折斷了，纏綿一番後，才肯下樓。

舒玉智和巴斯基早回來了，坐在長桌處款款深談。

巴斯基見兩人春風滿臉的樣子，欣然道：「可敬的姬主席，我這兄弟還可以嗎？」

姬慧芙俏臉飛紅道：「你何時變得如方舟般話不檢點呢？」

方舟坐了下來，拍拍身旁空椅子道：「好主席！坐到我這來！哎喲！」

舒玉智伸手過來扭著他的耳朵，嬌哼笑道：「我最憎似你這種的男人，佔了便宜便當自己比天還大，可以向我們發號司令，呼呼喝喝！」

姬慧芙在方舟另一邊坐下，鼓掌道：「不要放手，哈！看他現在的樣子多麼有趣。」

舒玉智笑著鬆開了手，搖頭歎道：「這小子！」

巴斯基道：「昨我和小姐去偵察敵情，果然不出所料，黑獄人的二十五艘晶石飛船都恢復了活躍，顯然已懂得由間層取得能源補給，其中五艘去保護外空的魔王堡，除大三角號仍留在樂土星外，其他都在搜索我們的蹤影。」

舒玉智皺眉道：「黑獄人想逼我們現身，可說是輕而易舉，只要宣佈在某時某刻把樂土星的人類全體處決，我們就要被迫出來和他們決一生死了。」

巴斯基道：「事實上他們確實準備這樣做，剛才我收聽早晨的星際通訊，便說佔領軍在今午有重要事情公佈。」

姬慧芙肅容道：「我確信他們會這樣做，就算找不著我們，他們也會立即撤返大三角河系去，以他們一向的作風，自不會對人類有憐憫心！」

舒玉智道：「問題在他們是否已掌握了在間層內飛行的能力，我相信現在只有美雅女等三人所在的大三角號才可辦到。」

巴斯基苦惱道：「沒有了帝后號，只憑我們四個人去對抗以萬計的黑獄人和巨魔人，與平白送死實沒有多大分別。」

舒玉智向方舟道：「喂！別只顧灌果汁！快說你有什麼辦法！」

方舟放下果汁，苦笑道：「以前的姬主席罵我，現在卻輪到了舒院長，我是否天生注定要給美人兒罵的命呢？」

舒玉智嫣然一笑，柔聲道：「因為你該罵嘛！」

姬慧芙歎氣道：「有這小子在，什麼緊張的氣氛都沒有了。唉！方舟大爺！別忘了有千千萬萬同胞的生死，正操在我們手上哩！」

巴斯基道：「我倒認同方舟玩世不恭的一套，無論哭著又或笑著，情況仍是那樣的，那就不如談笑用兵了。」

方舟舉起果汁道：「不愧是我方舟的知己，乾了這杯後，我們就去與黑獄人決個雌雄，只要把降神器搶到手，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姬慧芙三人同時一震，知道方舟確實把握到黑獄人的唯一弱點了。

※※※

星河都表面上看來和佔領前沒有什麼分別。起始幾天，人人都躲到地庫去，但十多天過後，太陽帝國的公民發覺不但巨魔人走得一乾二淨，連黑獄人也再沒有在通訊系統內出現，於是躲起來的都走了出來。

在某一程度上，都市反而更熱鬧了。各人都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度日，甚且嘗試以前不敢做的事，但一切仍是井然有序。

由於黑獄人禁令，天空不見飛船的影蹤，交通全賴低飛的翼車。

姬慧芙駕著翼車，與方舟、巴斯基和舒玉智來到中心區時，交通非常繁忙，翼車不時要停下來，看燈號進退。

方舟俯看街上的行人，興致盎然。後面的舒玉智道：「過了前面的大噴水池，就是以前水雲星系的總督府，現在給黑獄人徵用了來作總部，府後的停船坪泊著黑獄人的旗艦大三角號，老遠便可見她冒起來的龐大船身。」

巴斯基道：「這些黑獄鬼膽小如鼠，故意將飛船藏在中心處，教我們不敢攻擊，哈！幸好我們只是去偷東西。」

方舟歎道：「他們的膽子確不大，我剛去查過他們，大三角號上的二千個黑獄人均進入冥眠狀態，把能量借給美雅女三人應用，現在他們正以思感能遍搜星系的間層追查我們的蹤影，就算我們變作細菌在附近的間層飛過，也想逃過他們的耳目。」

姬慧芙皺眉道：「若不能進入間層，怎樣偷進艦內。」

翼車此時穿過廣場，轉入左方大路，總督府矗然在望，後方是比它高上三倍長了六倍的龐然巨艦，使本是宏偉的建築物竟變成了小玩意。

方舟乘機探手過去拍了姬慧芙渾圓而具彈跳力的美腿，指著左方一座伸了個招牌出來的建築物道：「那不是一所餐廳嗎？讓我們去喝兩杯果汁吧！」

舒玉智冷冷道：「不准離開翼車，這至少是個完整的作戰單位，而且半個小時後黑獄人就要宣判這星球的極刑了。」

方舟嘻嘻一笑，手乘機攔到姬慧芙的玉腿上，來回撫摸。

姬慧芙像全沒有感覺，任他胡為。

巴斯基道：「他們當會不知道方舟有反偵察他們思感能的本領，可否趁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往正空間的一刻，立即進入間層，再閃電般潛入飛船去呢？」

方舟道：「黑獄人絕不會露出這麼大的破綻，我有個更大膽建議，就是索性由反空間潛進飛船內，那就保證黑獄人想不到了。」

舒玉智道：「那不是等於自殺嗎？」

方舟道：「沒人比我更清楚反空間這時的情況了，我有把握挨過這段路。」

巴斯基道：「你又要拋下我們嗎？」

姬慧芙顫聲道：「不要！」

方舟湊過去吻了她臉蛋，笑道：「這是唯一的方法，來！我們到餐廳去喝果汁，待美雅女作正午宣佈時，我便趁他們稍微分神的一刻發動突襲，你們則在外面接應，乘機大殺一輪，挫挫黑獄人的銳氣。」

巴斯基道：「這些根本行不通，就算降神器給你吞了下肚，最後都是聽他們的話多過聽你的，此事怎划得來？」

舒玉智道：「而且在反空間那種狂暴的情況下，只要落點偏移幾步，便可能在飛船千里之外彈出來，任你怎麼說我們都不會容你去做這種蠢事。」

方舟轉過身來，由椅隙間探頭過來，吻了舒玉智香唇，得意洋洋道：「問題是我有降神器作照明的燈塔，絕不會在反空間的怒海中迷途，至於大亨的憂慮亦可解決，只要我把正極子注進降神器內，立即可將黑獄人純反極子的精能擠了出去，這事必須突如其來，攻其無備始有成功機會。天美這件寶貝我想吞進肚內很久了。有了它，對付起天美和撒拿旦時，成功機會將大了不知多少。」

三人雖尚未給他完全說服，但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辦法。

舒玉智歎了一口氣，伸手勾著他的頸，贈以熱吻，然後道：「你定要活著回來，否則我們三人將因沒有了你失去生趣和鬥志。」

※※※

正午，四人仍坐在翼車內，前方是可代表黑獄佔領軍的大三角超級太空晶石戰鬥艦，在艷陽下閃閃生輝，美麗卻帶著死亡和毀滅的味道。

車內的通訊螢幕亮了起來，現出美雅女冷若冰霜，使人見之心寒的臉容。

方舟迅速吻了姬慧芙和舒玉智各一口，又和巴斯基握了握手，立即消失不見。

這時他已到了反空間內去，撕心裂肺的壓力使他像被投進絞拌機內的鮮果，不但找不到降神器的位置，連自己都弄不清楚置身在什麼地方。

反空間的壓縮能量，一向與正空間來的物體存在於不同的層次，故而相安無事，只若幻象般不具任何實體。但現在是另一回事了。

彩艷的狂飆，變成一個個的漩渦，以方舟具正反極子之能，除了像被颱風捲起的落葉般身不由主外，一點辦法都沒有。此時連後悔的時間、閒情也沒有了。

任務徹底失敗了，唯一的方法就是保命離開。

可是在狂大的壓力下，他全無停下來的方法，那等若回不了正空間去。

方舟知道死神已敲響了喪鐘，猛一咬牙，用盡了僅餘的氣力，硬移到一個壓縮能量的暴風眼中心處。

雖是停歇了下來，再無能力潛出去了，但已探察降神器所在的位置。

※※※

外面翼車內姬慧芙三人正凝望著瑩幕，此時美雅女道：「很抱歉要告訴各位樂土星居民，經過大三角委員會的商議後，我們決定……」

三人全身發麻，手足冰冷，心直往下沉。

方舟若成功了，這時早就該到了大三角飛船內去，而美雅女勢不能繼續說話。

現在美雅女神態從容，顯然船內沒有發生任何事那自是代表方舟已失陷在反空間。

他們苦盼了七萬多年的方舟，好不容易才再會合在一起，竟這麼就完了？

舒玉智忽地一把抓著滿眼情淚的姬慧芙，道：「不要去！」

螢幕異變忽至。

※※※

就在方舟自歎必死時，腦內劇震，能量重歸體內，夫秀清的聲音在心靈響起「出去！」方舟哪敢遲疑，下一刻已到了大三角號的主控大堂內。降神器在眼前「轟隆」旋動。

正極子狂注而入，頓時把黑獄人的能量擠了出去。下方的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駭然往他望來，目瞪口呆時，降神器已融入了他體內去。

方舟哈哈大笑，三道激電，打得黑獄三大巨頭變作滾地葫蘆。

夫秀清同時潛入了飛船的控制網內，打開了所有門，發動了所有自動武器系統，送入了正反極子流能，對艦內的黑獄人展開無情攻擊。

※※※

外面本陷於絕望的姬慧芙三人，先見美雅女現出驚駭欲絕的表情，才抬頭望往螢幕外的上方時，已給激電打得飛出了螢幕外，歡喜得差點瘋了。

還是巴斯基最冷靜，見大三角號的十多個艙門全敞了開來，猛推姬慧芙道：「還不去幫忙！」

姬慧芙一聲歡呼，翼車往大三角號投去。

※※※

封神由地上彈起來時，方舟如影隨形追至，一拳抽在他的小肚上。

封神的護身罩差點給他打碎，慘嘶一聲，爆起一團能量光雨，「砰」的一聲撞到後方的堅壁去，再激起耀目的芒電後，才往地上掉下來。

北保司雙掌推出，一黑一白兩個芒球，直往方舟背脊印去。豈知方舟背脊釋放出一面能量盾，不但硬擋了北保司全力的一擊，還把他震得往後退拋飛。

方舟正往封神撲去，要把他徹底解決時，人影一閃，美賽天仙的美雅女橫向他攻來，一指往方舟點過去。能量破空，指未至，流能已到。

方舟知道厲害，放棄了收拾封神，哈哈笑道：「美人兒這是否叫無影指，不如我們先親個嘴兒。」

右手一圈，化去指勁。

驀覺不妥，一股無聲無息無形的能量流由地上傳來，襲往他全身神經。

美雅女嬌笑道：「若你留得全屍，我便和你親個嘴兒。」

方舟凌空翻騰，避過她那死亡之指，能量由肚內的降神器送出，硬把侵體的可怕能量排出體外。兩方相激，整個人火箭般撞上堂頂的能量牆，一時眼冒金星。

美雅女想不到他竟能化解，冷哼一聲，追了上去。

芒虹由檀口內旋捲而出，一下子把方舟捲個結實。

※※※

此時巴斯基三人由正門殺了進來。

大亨一馬當先，穿過充溢著濃煙，死氣的晶石廊道，衝入可貫通上下二層的圓拱形天井去。

由於夫秀清輸進動力系統的正反流能有限之極，又失去了通過降神器由間層汲取來的補充，以激光為主的內部防禦系統在一輪射擊後，已乏力癱瘓下來。不過二千黑獄戰士在猝不及防下，被殲滅了一千二百多人，但餘下來的仍是一股龐大的力量。

此時黑獄男女戰士驚魂甫定，紛紛由崗位擁出，一隊十多人的見到巴斯基，立時由內置武器射出激光，驟雨般往巴斯基打過來。

巴斯基理也不理，迎著激光逆沖而去，閃電般撲入有如羊群的黑獄人內，拳揮腳踢，能量激撞下，黑獄人護罩化成碎粉，人仰馬翻，爛泥般往四方八面飛開去。

給他撞上的黑獄戰士無不粉身碎骨，可見巴斯基的能量是何等驚人。

舒玉智和姬慧芙以密襲的正反芒流掩護他，好讓他能盡展拳腳。

※※※

飛船核心處主控大堂內與方舟激戰的美雅女，正以為方舟小命難保時，忽然發覺繞纏方舟身體的能量流奇蹟般消失了，剛醒悟他是以體內的降神器吸淨了能量流時，方舟揮手放出一道光輪，把湧入大堂來的十多名黑獄戰士割成游離分子。

她心叫不妙時，方舟撲過來一把將她摟個結實，強大無匹的能量流侵體而入。

美雅女嬌軀發軟，與方舟一起掉到地上去。

這是她做夢也沒想過的戰鬥方式，奇異的感覺潛到每一個細胞內去。

此時北保司回復過來，見美雅女勢危，凌空掠來，一掌猛拍往剛翻到上方的方舟背上。

方舟哈哈一笑，弓起背脊，無可抗禦的巨力狂湧而出，不但硬架了北保司一掌，還震得他衝上了堂頂，撞得能量雨漫空灑下，煞是好看。

美雅女得此緩衝，回過氣來，硬將方舟送入體內的正極能量流逼出體外。

「砰！」

兩人胸腹交接處芒電激濺。

方舟被拋開前不忘探手到美雅女酥胸捏了一把，才順勢迎往正返撞回來的北保司，當然他是不懷好意了。

此時封神才定過神來，見到美雅女仍在地上翻滾不休，知道她吃了大虧，但已無暇理會，流星趕月般斜斜往方舟衝去，一團紅芒透腹而出，直擊方舟。

北保司則掣起光盾，格著方舟刺來的手刀。

「砰！」

光盾炸碎，北保司全身劇震，移開去。

「轟！」

封神正要乘勝追擊，美雅女彈了起來，尖叫道：「全部撤到魔王堡去！」

方舟這時由地上彈起來，大笑道：「能走得那麼容易？」

美雅女三人給他打怕了，嚇得聚成三角，由面向著方舟的美雅女發出光環，猛擊方舟。

方舟一拳擊出，光環破碎，他也給撞得踉蹌跌退，最後還收不住勢子，坐倒地上。湧進來的其他黑獄人隨美雅女等潮水般退出去。

方舟一陣力竭，索性坐在地上，試探地叫道：「秀清！」

夫秀清冷哼一聲，再不作聲。

方舟笑嘻嘻道：「秀清！我愛妳，想得很苦哩！」

夫秀清冷哼道：「騙了一次還不夠嗎？」

方舟聽她語氣大有轉機，正要再落嘴頭，夫秀清已尖叫道：「天啊！是慧芙！」

巴斯基先衝進來，見到方舟安然無恙，大笑撲來把他摟個結實。

夫秀清現身出來，與姬慧芙像磁鐵般互吸著，尖叫著摟作一團，再不肯分開來。

劫後重逢，最是感人。

※※※

樂土星急切期待的二百多萬居民，不能相信地看到失蹤了七萬五千二百多年，差點成為了神話人物的姬慧芙出現在每一個通訊螢幕上，只見她清麗無倫的俏臉現出漣漪的親切笑容，溫柔道：「親愛的人類同胞，我是姬慧芙，對能在這裡親口告訴你們，黑獄人的大三角號已給我們佔領了，使我感到無比的榮耀。」

接著秀眸望往螢幕外，微笑道：「和我一起的還有我心愛的情郎方舟，以及最好的戰友和知己，他們是大亨巴斯基和舊聯邦研究所的先後兩任院長舒玉智和夫秀清小姐。樂土星的威脅暫時被解除了，你們可以重組政府，剛成立的新太陽聯邦的援軍將於六個地球月內抵達此處，而我們現在也要立即進攻外空的黑獄、巨魔聯軍了，再見吧！我親愛的人類，願你們永遠活在沒有戰爭的和平。」

這番話把整個星球上的人類送入狂喜和熱淚中，人人爭相往大三角號擁來，希望一睹姬慧芙等的風采時，大三角號已升上半空，迅速消沒在層雲之後。

## 第十二章 遠赴敵巢

大三角號越過樂土星的月球軌道，朝星系外空飛去。

主控大堂，被連成三角形的三張晶石大椅，擠了五個人。

降神器在大堂中心高處轉動不休。

舒玉智獨佔一椅。

姬慧芙與夫秀清挽臂坐在同一椅子內，喁喁細語，說著說不完的話。

另一椅坐的是巴斯基，方舟則一手按著他肩頭，挨在扶手處，向斜對他的舒玉智擠眉弄眼，惹得她惱道：「你這小子，這次全賴夫院長救了你，下次你若再像這次般一意孤行，不如由我親手宰了你好了。」

方舟笑道：「凡事都應看效果，現在效果不是很好嗎？又得多吻了妳一次！」

姬慧芙加入戰團道：「這人全無害羞之心，更不懂反省，對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了。」

夫秀清唉聲歎氣道：「你們就可以不理睬他，可憐我還要住進他的髒腦袋內，否則就控制不了這艘只能以力量操控的飛船。唉！我要回去了。」

方舟閃電過來，抓住扶手，差點跪下，求道：「夫院長還沒和我把事情說好哩！」

夫秀清幽怨地白了他一眼，道：「已給你騙了，還有什麼好說！」

姬慧芙抿嘴偷笑，擺明置身事外。

巴斯基大奇道：「方舟，你究竟生了條什麼命？為何這裡的三大美人都以罵你為樂呢？」

三女不住笑了起來。

方舟乘機探頭過去吻了夫秀清玉頰，後者只略避少許，任他吻了。

接著夫秀清消失不見，回到方舟腦內的晶片去。

※※※

大三角號立時攀上光速，二十分鐘後來到魔王堡三萬公里的遠處，停了下二十四艘晶石飛行船在戰堡上下四方結成陣勢，敵對的雙方遙遙對峙。

黑獄人的晶石飛船除大三角號是全晶石的飛船外，其他晶石飛船只是外殼是晶石造成，內部結構仍是合成金屬，加上主控晶石比之大三角號上的降神器差了大量儀器，故數目雖佔盡優勢，實力卻是另一回事。

魔王堡本是厲害之極的太空堡壘，但先因帝后號在主控大堂內爆炸，摧毀了大量儀器，接著又給降神器炸開了個大缺口，內外俱傷，再無復先前之勇了。

七萬多年來，人類受盡黑獄人和一眾爪牙的欺凌屠戮，但方舟出世不足數年時間，就把整個形勢扭轉過來了。

沙西族已徹底完了。

液態鬼和墨爾盤龍人則元氣大傷，更由於回不了反空間去，變成滯留在遙闊的太空內，有家難歸。

所以若能一舉殲滅眼前的黑獄、巨魔聯軍，為禍宇宙的因素便只剩下大三角河系的中子戰星和天美及撒拿旦了。

夫秀清通過控制網路，將外面上下飛船的情景顯現在主控大堂的晶壁處，各人頓時有置身太空的感覺。

姬慧芙冷冷地看著敵艦群，道：「秀清！船上的資料庫有沒有關於撒拿旦和天美的資料？」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沒有！但卻有關於整個大三角河系的詳盡資料，奇怪是核心二千光年的範圍一片空白，其中定有古怪。」

巴斯基這時已熟悉了全船武器的操控，摩拳擦掌道：「夫院長請說說敵人的情況。」

夫秀清這人與智腦結合的超級智能系統答道：「晶石飛船都在動力充沛的狀態下，這只是從她們移動時觀察出來，至於內部情況，我的掃瞄器完全無能為力了。魔王堡則受到非常嚴重的破壞，有一半以上的巨炮不是給完全摧毀，就是熔解和出現裂痕，堡內的動力系統亦因強烈震波而受損，現在只有以前三分之一的動能。雖然仍有強大的反擊力，但憑著大三角號超卓的性能，配以靈活空間轉移的戰術，已不足為慮，我們的主要對手，仍是黑獄人。」

舒玉智叫道：「看！晶石船移動了。」

姬慧芙看著這過來的二十四艘晶石飛船，道：「黑獄人難道不知道我們可由間層潛過去嗎，這樣全體由正空間進攻，只是將魔王堡送給我們罷了！」

巴斯基道：「此事定有蠱惑之處，我們靜觀其變，始是上策。」

晶石飛船不斷迫近。

方舟擠入姬慧芙的椅子去，笑嘻嘻道：「還有時間親個嘴兒哩！」

姬慧芙香唇輕碰了他的大嘴，湊到他耳旁沒好氣地道：「親過嘴了！你給我做個好孩子，否則我再不會愛你。」

方舟笑道：「說收回就可以收回嗎？剛才姬主席向全宇宙宣佈了我方舟是妳心愛的情郎，若隨便改，豈非失信於宇宙。」

姬慧芙羞嗔道：「你儘管試試看！」

巴斯基驚叫道：「小心！」

方舟和姬慧芙忙往敵艦瞧去。

二十四艘晶石飛船全消失了。

舒玉智通過主控椅潛入控制網去，愕然道：「黑獄人逃走了！」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他們朝大三角河系的方向逃去，真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掌握到間層飛行的技術。」

各人均大感失望，因為失去了把黑獄人這最後二十四艘飛船摧毀的機會了。

若在這交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若晶石船返回老巢，憑著那根本無法搗毀的中子戰星，他們便大有勝算，對黑獄人來說，這是唯一的逃生機會。方舟等怎也不能留下魔王堡這禍根在水雲星系內，只好眼睜睜瞧著他們從容逸去。

姬慧芙不屑道：「黑獄人確是自私的生物，為了本身利益，就這麼把手下出賣了。」

一肘撞在正對她挨貼廝摩的方舟脅下，嬌喝道：「進攻！」

方舟苦著臉應道：「遵旨！」

下一刻大三角號出現在魔王堡的大缺口外。

巴斯基一聲狂，船頭的主發射口火山爆發地噴出一柱紅芒，烈射進缺口內，魔王堡橫移開去，萬炮齊發，數萬飛彈呼嘯著往大三角號射來。

「轟！」缺口內傳來強烈的爆炸時，大三角號早避入間層內去。

這次再出現在魔王堡上方。

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三人全面攻擊，五光十色的芒虹，激射在魔王堡上。

巨炮折斷，碎屑激飛，光雨橫濺。

大三角號挨了對方百多個導彈，被芒光雨籠罩全船。

方舟這宇宙最超卓的駕駛員，與夫秀清合成一體，又潛過間層到了大缺口處，俯衝而下。

巴斯基狂笑聲中，艦首射出一股由正反極子合成的光環，切割而去。

當大三角號就要直衝入缺時，驀地改變方向，斜衝往上。

「轟！」

驚天動地的爆炸由缺口傳來。

物質被毀後的光線，由缺口射出來，照亮了整個星空。

巨炮紛紛破裂。

大三角號繞了個彎，又朝大缺口衝去。

姬慧芙放出光盾，擋格了對方射來的所有飛彈。

千萬球芒在光盾上爆開。

光盾紛碎時，大三角號又到了缺口，分別由巴斯基和舒玉智把正反流能投入缺口內去。

大三角號迅速遠去。

「轟！轟！」

以千萬計的射線透體而入，洞穿了無數的孔洞，魔王堡的外殼紅得像被燒的鋼。

巨魔人再無還手之力了。

大三角號再回飛過去，向已是萬孔億瘡的魔王堡發出另一個正反光輪。

稍後飛船斜衝而起，下方的魔王堡爆成一團強光，再不留下半點痕跡。

※※※

在接著的二十多天內，大三角號毀掉了在附近流浪的兩支液態鬼艦隊，三支墨爾盤龍人的龍繭船隊，又摧毀了兩個巨魔戰堡，肯定附近再沒有能威脅太陽帝國的敵艦後，才往大三角河系飛去。

各人都輕鬆起來，盡情享受抵達大三角河系前安逸舒適的間層航程。

夫秀清再不躲在晶片內，現身出來像真人般過生活。

這天，姬慧芙和夫秀清在頂層的休息大堂坐在一組沙發上談心事。

姬慧芙有點感觸地道：「還記得當年我們把方舟擒到喜馬拉雅山的聯邦研究所，兩個人商量該如何對付他嗎？誰想得到事情會發展到現在這地步。」

夫秀清微笑道：「當時去勸方舟聽話時，神態便和平時很不相同，是否那時已愛上了他呢？」

姬慧芙赧然道：「我也弄不清楚了，和他一起時總是糊塗的，很容易動情緒，或者真是早愛上了他，只是自己不肯承認吧！到我以為他死了後，一切才清晰起來。現在聯邦都沒有了，我可以全心全意享受和他一起時那種種迷死人的感覺了。」

摟著夫秀清香肩笑道：「秀清是否也陷在他的情網呢？」

夫秀清白了她一眼道：「知道我是不會瞞妳的，但我卻不能像妳一般可以享受和他肉體的快樂，說到底現在的我只是一種神體，感覺只是模擬出來的罷了！」

姬慧芙笑道：「但我看妳很享受這種模擬出來的感覺，是嗎？」

夫秀羞不可抑道：「那是很羞人的事，許多時都是好像故意任那小子得逞的樣子，尤其我一向都不追求男女間的情慾，心理上很難接受自己這麼做，所以到現在仍不肯和他真正的親熱。」

姬慧芙笑得花枝亂顫，嬌喘道：「那看來是真的了，會吃我的醋嗎？我倒想看看妳吃醋的樣子。」

方舟的聲音在兩人後響起道：「我也想看看！」

一按沙發背，跳了過來，硬坐到兩人中間去，大笑道：「人生至此，夫復何求，宰掉了天美和撒拿旦後，我們就去遨遊宇宙，過些幸福快樂的日子。」

姬慧芙大窘道：「你是否沒有道德至乎偷聽我們的密語。」

夫秀清更是大發嬌嗔，道：「快給我們滾出去，三天都不和你說話。」

方舟在兩女臉蛋各香一口，正容道：「我只聽到最後一句話。快到大三角河系了，我已感覺到天美和撒拿旦的存在，他們的力量非常龐大，若我的感覺不錯，聖嬰快出世了。」

兩女嬌軀微顫，呆了起來。

方舟道：「我剛才和巴斯基他們研究過，首先是要攻破中子戰星，否則有黑獄人礙在中間，我們根本沒法去找天美兩人，希望他們都在中子戰星內就好了。」

夫秀清道：「你有什麼計劃呢？」

方舟把兩女摟入懷內，歎了一口氣道：「所以我才要來和妳們商量，由外面去進攻中子戰星，只是自尋死路，滲進裡面呢？也和自殺差不了多遠，唯一方法只能是潛進戰星內，先探清楚敵人虛實。」

姬慧芙冷哼道：「你又想一個人去冒險了，是嗎？」

方舟嬉皮笑臉道：「不！我會帶秀清去，好讓她可多救我幾次。」

夫秀清喜上眉梢，沒有說話。

姬慧芙嗔道：「不！我要隨你去；」

方舟哈哈笑道：「真好！我最愛看姬主席撒嬌的了。」

舒玉智走進來道：「慧芙！讓他去吧！只有他有能力扮黑獄人混進去。我也捨不得讓他去冒險，但卻再想不出其他辦法。」

姬慧芙無奈答應了，這時她只像個熱戀中的小女孩，神態可人至極。

舒玉智坐到三人對面去，平靜地道：「這是宇宙存亡最關鍵的時刻，假設方舟失敗了，宇宙也完蛋了。」

方舟伸了個懶腰道：「我想好好睡他一覺，誰來陪我？」

舒玉智想不到在說到這麼嚴肅的問題時，這小子仍不肯正經下來，氣道：「鬼才陪你！」

夫秀清也嗔道：「你勿要妄想了。」

只有姬慧芙垂下螓首，沒有作聲。

方舟大喜，不理她的抗議，把姬慧芙攔腰抱了起來，消沒不見。

《星際浪子》第九卷完

# 第十卷

## 第一章 天美帝后

大三角號由正反空間的間層彈了出來，到了大三角河系核心處的星區去。

壯麗無匹的星空，呈現在主控大堂的上下四方，牆壁似若消失了；而他們則有如虛懸在星空間。這的星光比之任何地方更要燦爛明亮，其密集度亦非他處能及，甚至更勝其他河系的核心。

方舟和姬慧芙擠在同一張椅子，在經過了長途的飛行後，眼前正空間的景象，分外震撼他們的心弦。

大三角號迅速達至光速，在虛空間以物體所能達致的最高速度疾飛，繞圈巡察。

在這敵人總部所在處，誰都不知道在下一刻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

舒玉智皺眉道：「中子戰星到哪去了？」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中子戰星已離開了這裡，我曾搜索過近萬光年的星空，仍然沒有辦法尋到她的蹤影。」

巴斯基失聲道：「這是沒有可能的。首先我們應比美雅女那二十四艘晶石飛船更快來到這；其次即使他們能創造出奇蹟，趕在前頭與中子戰星會合，並且立即溜走，也離去不了多遠，怎會像現在這人去樓空的情況。？」

舒玉智冷靜地道：「假若美雅女等與天美帝后和撒拿旦有超越時空的聯繫方法，那便可能出現無限的變數了。」

姬慧芙見方舟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微嗔道：「還不快些動腦筋。」

方舟淡淡道：「美雅女等該回來了，我甚至知道他們躲在什麼地方。」

三人愕然瞪著他。

方舟歎了一口氣道：「自剛才由正反間層彈出來後，我便感覺到天美帝后的存在。她正默默監察著我們的動靜，只要我們顯現出少許想到他們藏身處的意圖，保證會立即現身出來攻擊我們。唉！她現在的力量太可怕了，縱使我有降神器在手，恐怕仍非她的對手。」

三人同時色變。

姬慧芙沉聲道：「天美不是與撒拿旦處於最後的結合狀態嗎？怎能分身來對付我們呢？」

方舟苦笑道：「但願我能知道，但這感覺絕錯不了。」

舒玉智冷然道：「他們在哪裡？」

方舟抬頭仰望上方顯現出來的星空深處，柔聲道：「就在大三角河系那無形的能量核心中，中子戰星也在該處。」

三人同時一顫。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那是唯一能避過我偵察的地方，所以這推斷最合情理。」

巴斯基吁出一口涼氣道：「他們怎能藏在那裡？」

姬慧芙道：「他們本就是由那裡來，回到那裡等若回到了家鄉。而我們對那裡卻是所知有限，充其量是你們三人曾到那裡兜了個轉，還差點難以脫身。在戰略上，他們是佔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了。」

舒玉智皺眉道：「但為何方舟會有天美正要阻止我們到那裡去的感覺呢？照慧芙的分析，他們理該歡迎我們到那裡去，好加以殲滅才對。」

方舟有點尷尬道：「我這感覺絕錯不了，嘿！皆因我和天美……嘿！和天美幹了那事後，我和她之間便有著奇異的聯繫，故能生出精神的感應。」

姬慧芙微微一笑，俯過頭來吻了他臉頰，歎道：「沒有人會怪你的。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照我猜看，天美是故意發出訊息，因為她不想親手殺死你。」

巴斯基斷然道：「原本由方舟潛入中子戰星的方式已不再可行，因為他絕瞞不過天美的感應。既是如此，不如直闖敵巢，到時再隨機應變好了。」

方舟苦惱地歎了一口氣，低聲道：「可否先讓我去探察敵情呢？」

舒玉智沉聲道：「方舟！你可知道若我們分散開來，會更非黑獄人的對手，不如全力一搏，最多是死在一塊兒，總勝過被他們分別擊破。」

姬慧芙決然道：「去吧！」

方舟沉默半晌，倏地大笑道：「好吧！」

大三角號再潛進了正反間層內去。

大三角號全速朝河系核心飛去。

這趟連方舟的笑容都收斂了，除了姬慧芙和夫秀清外，上次三個人失陷在銀心處的經驗，至今仍使他們猶有餘悸。

一但進入了這或者可被稱為「白洞」的河系核心處，誰都沒有把握可以再逃出來。整個河系都被這白洞牽扯著，只從這點就可知它的力量是如何強大。

愈接近河系核心附近的恆星，運動的速度愈快，星體愈是密集。

夫秀清的聲音響起道：「已計算出河核的引力，那相等於十億個家鄉太陽的質量。這使它有足以吞噬任何靠近物質的胃口。以核心作中心點計算，河核表面可探測到是一個繞行並慢慢向中心陷縮的熱氣碟，但直徑卻只有五光年。沿著核心的自轉軸釋出了可怕的能量，其機制複雜至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和知識。若說銀河系的銀心是個靜態的白洞，這大三角河系的河核就是個醒過來的動態白洞，其重大輻射足可逐漸把河系燒燬。」

大三角號倏地停了下來。

方舟喘著氣道：「我明白了，這就是天美和撒拿旦選擇了大三角河系核心的原因。現在連中子戰星都躲到了那裡去，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再出來的打算。當黑獄聖嬰出世時，整個河系核心的力量都會被吸納，當再釋放時，大三角河系會被徹底毀滅，不但破壞了宇宙的均衡力，大三角河系還會變成史無前例的巨大黑洞，將整個宇宙扯碎，連虛空也不能免。這過程一但開始，再沒有任何力量能逆反和改變這既定的命運了。」

巴斯基臉上血色退盡，顫聲道：「那是否說縱使我們犧牲性命，仍然沒法改變任何事呢？」

舒玉智沉聲道：「我卻有個更駭人的想法，還記得那趟我們是因誤闖進一個黑洞而給送往銀心去的嗎？這是說河系核心的白洞貫通了河系內的黑洞。換句話說，黑洞就像白洞的幫兇手下，不斷吸納獵物，以供白洞享用。直至它由休止的靜態甦醒過來，再由自己去捕食星體，那時就是河系甚或宇宙的末日了。」

夫秀清的聲音道：「現在離開河系核心的勢力邊沿只有相等於正空間二千光年的距離，但已受到核心引力的影響，以極緩的速度被扯往河心去。我們應否先返回正空間去，好從詳計議呢？」

話猶未已，異變突來。

整個大堂亮了起來，牆壁都像失去了實體，變成閃閃金芒，情景詭異到極點。

巴斯基和舒玉智心生寒意，閃到方舟和姬慧芙兩旁，嚴陣以待。

飛船不受控制地繼續飛行。

方舟臉上再沒沒半點血色，瞪著前方的空間厲喝道：「天美！我知道妳來了。」

光度仍在提升著，但他們卻完全沒法把握光源是來自何方。

好像每粒分子都亮了起來，眼前天地儘是使人睜目如盲的強光。

驀地整個空間像凹陷了下去，現出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

接著天美就由這黑洞穿了出來，一切回復原狀時，她正俏生生立在眾人眼前。

她空著黑色的長袍，美麗更勝從前，妖艷得使人目眩神迷，可是她深不可測的美目卻沒有半點人類的感情，使人見到便心寒神顫。

她冷冷地盯著方舟，似乎其他人並不存在，又或一點不值得她去注意。

當方舟等動程來大三角河系時，心中早形成一個意念：就是天美正和撒拿旦在不可被騷擾的結合過程中。所以只要找到他們，趁機加以破壞，就可大功告成了。

誰想得到天美竟能親身來對付他們。

若想得到的話，就不會這樣若乘勝追擊似的大模樣殺來了。

姬慧芙等也和方舟目瞪口呆地看著天美，不知該攻擊、說話，還是立即逃命。

天美冰冷的眼神忽地生出變化，現出似水柔情，輕歎道：「方舟！你實在不該來的。」

方舟呆了半晌，傻兮兮道：「想不到仍有一點未泯滅的人性。」

天美望往上方，淡淡道：「那是由你而來的，否則就沒有聖嬰這回事。」

巴斯基厲聲道：「聖嬰出世了沒有？」

天美嘴角逸出一絲幸福的笑意，目光首次落到巴斯基身上，柔聲道：「若沒有你們來騷擾，他或者已出世了，可能在這一刻，也可能在下一刻。」

目光移往方舟處，淒然一歎道：「這世界沒有一種愛比母愛更偉大，為了我們的孩子，天美只好忍心把所愛的男人殺了，方舟！你準備受死吧！」

姬慧芙嬌叱道：「妳們是否躲在河核處？」

天美美目深注在姬慧芙臉上，爆閃著難以形容的動人異采，從容得像與好友話常般溫柔地道：「由哪裡來，當然是回到哪裡去。你們都是出類拔萃的生物，但能力和知識仍被局限在這一個世代，但我們至少比你們多了一個宇宙世代的經驗。這使你們連和我們對抗的資格也沒有。所以我們何須躲起來呢？」

方舟沉聲道：「誰勝誰負？非是憑說話就可決定。若念在我們間仍有些許情意，就請告訴我姍娜麗娃的現況。」

天美對方舟確是與眾不同，眼內立即湧出深刻的感情，瞧了他好一會後，輕輕道：「你最好不要問，也不要知。那樣在你形神俱滅前，仍有一線希望存在神經內。」

姬慧芙的手按到方舟肩上，能量源源送進他體內，暗示他出手偷襲。

方舟的臉色更蒼白了，連說了兩聲：「好！」

舒玉智和巴斯基同時提聚能量。只有夫秀清保持絕對的沉默，沒有絲毫動靜。

大戰一觸即發。

天美帝后的眼神又生變化，所有感情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再沒有半分人類的情緒。他們看到的是一對惡獸瞧著獵物般可怕的眼神。

光度又再往上攀升，令人不明所以。方舟狂喝一聲，終於出手。

巴斯基和舒玉智亦左右搶出，朝天美撲去。

天美冷靜得異常，注意力只集中在方舟的攻擊上。

倏地一圈金芒，以天美為中心擴展。

「砰！」

撲上去的巴斯基和舒玉智首先給金芒撞得倒飛開去，接著是方舟和姬慧芙亦被一股龐大至無可抗拒的氣流，像傾瀉的海水般把他們沖得拋離椅子，滾過空曠的大堂地面。

眾人均駭然大震。誰想得到天美竟厲害了這麼多？

方舟感覺到天美正往他迅速移來，猛一咬牙，將姬慧芙橫送開去，運起正反極子的流能，凝聚拳頭上，彈了起來。

天美已掠至他眼前，張開袍袖，像頭大蝙蝠般斜掠而起，不但避過他一拳還飛臨他頭頂之上。驀地整個灼人眼目的大堂消失在沒有半絲光亮的漆黑。

方舟一時間什麼都看不到，但卻清楚感到天美正往他壓下來。

方舟完全把握不到天美的戰略，只知若給她壓著，必無倖理。

正要移開，一股大至無可抗衡的壓力，像中子星的引力般把他吸扯住，想移動一根指頭都有所不能。

大吃一驚下，運聚全身正極子的能量，由體內的降神器送出去，面擊天美。

同一時間，「外面」的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三人眼中所見卻是方舟被飛臨頭上的天美以金芒把他完全籠罩至失去了影蹤，心知不妙，忙拚命進擊，希望能為方舟解困。

交手至今，天美憑著鬼神莫測的本領，絕對地操控了所有主動，方舟四人似乎對她不能構成半點的威脅。

巴斯基把正極子的能量聚於右腳，炮彈般朝天美射去。

舒玉智則由跌落的牆腳處，貼地飛來，美麗的光頭送出一股白芒，烈射天美背部。

姬慧芙撮指成刀，由隨意肌的能量中心，把能量提至極限，從正面施襲，手刀照天美心窩插去。三人不約而同用了正極子的能量，因為知道反極子對天美是根本半點作用也沒有。

天美嘴角露出一絲冷酷的笑意，突然旋轉起來，像陀螺般快至難分虛實，龍捲風般帶起一股可怕的能量流。

三人驚天動地的攻擊，立時冰消瓦解，還給帶得力道卸開，身不由主地橫拋開去。

「轟！」

方舟與天美正面交鋒，硬拚了一記。

天美大部分力量都分了去應付巴斯基三人的攻擊，但縱是如此，方舟仍要吃虧。

兩股驚人的能量相擊下，天美被撞得彈了起來，撞在天花板處。

方舟立足處的晶石地板寸寸碎裂。

方舟眼中回復光明，渾身疼痛欲裂，隨著晶石碎粒忙往下層墜去。

「砰！砰！砰！」

巴斯基三人分別撞在牆上，頭昏腦脹的掉到地上。

天美發出一陣得意嬌笑，纖秀的赤足一點天花板，借力如影附形地往掉往下層的方舟追去。

這時眾人都知道天美的首要目標是方舟，其他人對她均為次要。

由此可知真能威脅魔種出世的人，就是方舟。

此時飛船仍在正反空間的間層內朝河心疾飛，誰都不知在哪一刻會進入河核那不能回頭的力場。

在那裡可說是天美「家鄉」的地方，他們更非其對手。

「砰！」

方舟掉到地上，駭然發覺天美正頭下腳上，平伸雙掌，發出眩目的金色射線，穿過晶石地板的破口，往他印來。

方舟叫了一聲「我的娘」後，橫滾開去。

此時一直沒有作聲的夫秀清道：「先回到正空間去！」

方舟強忍著像給震散了的身體所傳來的陣陣痛楚，斜衝而起，掠入通往船尾的長廊，一想夫秀清的話也是道理，忙把能量送入降神器，操動飛船彈往正空間去。

天美出現在長廊後方，嬌笑道：「太遲了！」

雙手一合一分，一股金芒以驚人的高速，朝方舟背後射去。

「轟！」

大三角號劇烈地抖顫一下，卻沒法彈回正空間去。

「呀！」

方舟一聲慘叫，給金芒命中背心，斷線風箏般朝前拋飛。

他的護體罩全給粉碎了，一時間只勉強保得小命。

驀地一股怪異莫名的力道緊緊吸啜著他，此時他已抵達長廊盡端貫通上下各層的空井處，正欲借勢逃往上方，竟硬生生給扯停了。

方舟人急智生，送出滿載正極子的降神器，向已迫至十多尺的天美直擊而去。

「轟！」

天美與降神器撞個正著。

爆起漫天能量光雨，廊壁粉碎，強烈的爆炸，把大三角號炸出了個虛廣達數百米的大洞，更把物質化作游離分子。

方舟壓力驟輕，忙往上升去。

大三角號抖顫起來，速度逐漸攀升。

飛船終於進入河心力場的邊緣區處。

## 第二章 拚死禦敵

天美凝立不動，原本亮如白晝的空間由明轉暗。

她化去了降神器的正極能後，把它重新控制，並注入新的能量。

雖由於反空間的風暴，降神器再不能直接由反空間提取能量，但仍是非常厲害的武器，不但能凝聚能量，同時把能量強化了。

她並不怕方舟能逃到什麼地方去。

他們兩人間的奇異精神聯繫，使方舟無論上天下地，都逃不出她的指隙。

但四人身手之高強，也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使她耗用了大量能量，遂藉此機會調息以恢復元氣。

這時方舟逃至空井頂端，同時發出訊息，召三人來會合。

飛船不斷加速。

巴斯基等放棄了追擊天美，紛紛趕往方舟處。

姬慧芙叫道：「快逃！若進入了核心，連走都走不了哩！」

天美的冷哼聲似由十八層地獄的底部傳入了眾人耳鼓內去。

方舟緊握著姬慧芙的玉手，姬慧芙則拉起巴斯基的大手，後者的手則連著舒玉智的手。

四人禁不住泛起患難與共的感覺。

想不到只是一個天美，就完全粉碎了他們的壯志和雄心，為今連能否保命也有問題。確是始料不及。

大三角號的所有出口同時張開。

他們感到天美追來了。

眾人哪敢遲疑，朝最近的出口全速飛去。

夫秀清的聲音在四人心中響起道：「你們是否發覺到，天美並不知我的存在呢？」

舒玉智在心中回應道：「似乎是這樣！」

姬慧芙心中一動道：「我明白了，因為秀清是純正極能量的存在，不像我們般擁有反極子的能量，所以天美根本偵察不到。」

此時他們掠過出口，飛進正反間層去。

龐大的吸扯力立時使他們慢了下來，有點逆著風暴前進般舉步維艱的滋味。

大三角號則以不成比例的高速遠去，當他們以為已成功撇掉天美時，這個催命的死神正單足點在反空間的終極武器降神器上，以比他們至少快了半倍的速度追來。

方舟苦惱道：「正極子已與反極子在我們體內巧妙結合起來，取得平衡，實在想不出可把反極子去掉的方法。」

舒玉智別轉頭望了愈追愈近的天美一眼，歎了一口氣，與巴斯基交換了個心意。

巴斯基眼中射出堅決無比的砷情，以心靈傳感向方舟道：「方舟！我的老朋友，整個宇宙的希望都落在你肩頭上了，給我們報仇。」

「砰！」

巴斯基放開姬慧芙的手，一掌拍在姬慧芙背上。

來自巴斯基和舒玉智的龐大能量送入姬慧芙和方舟體內，使他兩人立即加速，炮彈般前衝而去。

方舟兩人連抗議都來不及，早雷奔電閃般飛去了。

舒玉智和巴斯基的手緊握了一下，再放了開來，掉頭往天美迎去。

天美的秀髮衝天而起，無風自動，眼中射出駭人的異芒，顯是怨恨之極。

「呼！」

降神器由腳下飛出，發出千萬道烈芒，照亮了整個正反間層。

巴斯基和舒玉智仍一無所懼的朝她掠去。

「砰！」

巴斯基雙拳準確地重重擊在降神器處。

爆炸性的力量把他拋飛開去，但降神器終也給他截住了。

舒玉智無暇理會巴斯基的生死，知道若不趁機攔截天美，那就要讓她逸去追殺方舟和姬慧芙了。

嬌軀疾移，來到天美一側，戳指往她點去，正反極子形成的能量流，趁天美全神操控降神器的一刻，戳在她脅側處。

「砰！」

天美的能量護罩爆起一團光雨，往下方無盡的間層虛空。

這黑獄人的皇后冷哼一聲，一腳疾掃過來，正中舒玉智腿側處，同時肉體捲射出千百道能量光柱，繞旋而來，把已給她掃得拋擲開去的舒玉智捲在其中。

那一腳早使舒玉智的護體能量劇減一半，而捲著她的能量帶，則有如最強力的絞絆機般繼續粉碎和瓦解她的抵抗力。

舒玉智身不由己地被光帶擺佈，大叫「我命休矣」。

巴斯基來到了天美的下方，炮彈般衝了上來，全力攻擊，他的身體似若失去了實質，化成長虹，直擊天美。

以天美的力量，仍不敢輕忽對待這強頑的對手。

降神器又來到她腳下，旋轉起來。

舒玉智立時壓力一輕，回復了活動的能力。

她清楚知道這是生死關鍵的時刻。

巴斯基這一擊可說是有去無回，若勝不過天美，就是形神俱滅的結局。

而誰都知道巴斯基仍遠非天美對手。

舒玉智當機立斷，掣出那可洞穿正反空間能量邊界的紅芒球。

「轟隆！」

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巴斯基在慘嘶中拋了開去。

舒玉智亦掙脫光帶，把紅芒球往天美擲去，同時竭盡餘力，朝受了重創的巴斯基追去。

天美一時摸不清楚紅芒球是什麼東西，但總知不會是好事，露出一絲不屑的笑意，掣起降神器，化作晶光，與紅芒球撞個正著。

「轟！」

整個空間凹陷塌縮下去。

天美魂飛魄散中，反空間的壓縮能量火山噴發地狂湧而出，像驚濤駭浪般把天美捲在其中。

天美這時再無暇去理會舒玉智和巴斯基兩人，一聲嬌叱，運起降神器，送出能量，先把反空間已被炸開的缺口封閉，否則她就要給扯了進去。

恐怕只有她這深悉反空間能量的生物，才有這種近乎補天之力。

但那股釋放出來的壓縮能量已夠她消受了。

天美一聲慘嘶，勉強帶著降神器，逸往正空間去。

釋放出來的反空間能量，迅速波及附近間層本來平靜無波的空間。

※※※

方舟和姬慧芙已逸出了近兩百光年的間層空間，但餘波仍迅速追上了他們。

姬慧芙不驚反喜地傳感道：「好了！玉智引爆了最後一顆洞空彈，憑她的才智，必可製造逃生的機會。」

方舟把姬慧芙摟個結實，凝起能量，抗衡著愈趨強勁的能量風暴，答道：「天美已彈往正空間去，我們要逃命就只此刻了。」

話猶未已。

他們有如在浪頭的小艇，剎那間被送出了相等於正空間數百光年的距離，到能量快耗盡時，方舟奮盡全力，冒出正空間去。

方舟、姬慧芙和夫秀清三人來到一個星系的內空處。

五顆行星繞著一個比家鄉太陽大了兩倍的恆星無休止地旋轉著。

夫秀清道：「只有最外圍那顆行星有實在的泥石和水份，其他四顆都是氣化了的星體。」

方舟和姬慧芙均是筋疲力盡，聞言再不答話，奮力越過虛空，朝最外圍的行星飛去。

那是個令人迷惑的世界。

她不但擁有變幻多姿的大氣，兩顆衛星，還擁有無數的洞穴、水潭、植物和浩瀚的大海。

誤打誤撞下，他們竟來到這麼充滿詭秘情調的地方。

這星球像家鄉地球的月亮般永遠以同一面朝著太陽。

朝陽的一面長滿了單一種棗紅色似若垂柳但卻大了數倍的植物，背陽的一面卻是個冰封的世界。那強烈的對比，使人分外感到生與死的分別。

他們降落在朝陽那邊一處水潭密集的區域，軟倒在濃蔭處，泥土傳來家鄉地球那種熟悉親切的氣昧。

夫秀清把部分能量注入了兩人體內去，現身出來，幽靈般站在一塊巨石上，凝視四周星羅棋佈的小潭，和沿岸而生、把軟垂柳條狀般觸鬚探進水裡的植物。

陽光把一切都淨化了。

溫暖的風輕輕拂動著佈滿半邊星球表面的怪柳樹。

充盈著異星球的情調。

方舟坐了起來，望著附近一個反射陽光、像一片皎白鏡面的水潭。

心中一片虛茫。

他再不知怎樣去阻止天美和撒拿旦即將誕生下來的聖嬰了。

原本胸有成竹的計劃全派不上用場。

這趟能逃出生天，只是僥倖。

天美遲早會找到這來，那時他們只有束手待斃的結局。

姬慧芙陪他坐著發呆，顯然亦有他同樣的想法。

天空是一片燦爛的銀白色，濃厚的大氣過濾了大部分的陽光，近地平處呈灰黯的粉紅色。美麗得有種淒艷的味兒。

夫秀清掠了回來，坐在他們身前，輕輕道：「振作點好嗎？真不想見到你們這樣頹喪的樣子。至少我們要設法與巴斯基和舒玉智小姐會合。」

方舟環顧延綿無盡的怪樹和水潭，想起了當年與姬慧芙在仰馬星沼澤區躲避黑獄人的往事，湧起似曾相識的感覺。

當年自己想出妙計，反敗為勝。

但現在卻是一籌莫展。

甚至連信心都失去了，這是他自出生以來，從未有過的感覺。

他是從最惡劣的環境成長的，怎會變成這樣子消頹呢？

想到這，心中一動，思感往四方八面似八爪魚般延伸開去。

姬慧芙移到他身旁來，俏目淒迷，微訝道：「這地方如此適合生命滋長，為何除了水和這種怪樹外，完全沒有其他生物呢？」

夫秀清露出凝重之色，問道：「方舟，為何你這麼巧會挑中有這顆行星的星系來哩？」

方舟臉色微變道：「那純是一種感覺，好像是這星球向我發出了召喚，心中一動，就揀了到這來。噢！不好！」

兩女嚇了一跳，愕然望向他。

方舟拉起兩女玉手，衝天而起。

星羅棋佈的水潭和無盡的棗紅色怪樹，流水般在下方隨著他們的飛行洩逝。

由於有空氣的阻力，加上他們的能量所餘無幾，所以速度出奇地緩慢。

姬慧芙和夫秀清雖仍不明所以，但已隱隱感到這是與向陽那邊半球生長的植物有關。但若是如此，為何方舟不索性離開這個星球？

方舟低聲道：「這種怪樹能吸收生物的生命磁場，像吸血鬼般把任何生命榨乾。這星球原本該有豐盛的生命，就是給這種怪樹徹底毀滅了，我和姬主席感到意志頹喪，就是這個原因。夫院長因為是純正極能的存在，故不受影響。」

姬慧芙駭然瞧著下方伸延無盡的怪樹，吁出一口涼氣道：「這種樹大概可被稱為奪命樹了，厲害處在於防不勝防，難怪無論我如何去汲取太陽能仍感虛弱疲勞哩！」

夫秀清在剎那間分析了奪命樹的物質結構，沉聲道：「它們吸收生命的方式是在純精神的層面進行，故能令被害的生物至死不覺，真是可怕。」

姬慧芙仍感到陷身在奪命樹所形成的廣大力場，道：「為何我們不離開這星球呢？」

方舟歎道：「我們可說是被困在這，現在間層的風暴仍鼓噪不休，我們若要到另一個星系，就算能達到光速，至少要一年的時間，而且天美隨時會追來，所以我們定要先設法回復所有能力，否則天美只需舉舉玉手，我們就要完蛋了。」

夫秀清微笑道：「我看這都不是原因，而是你在打這批屠殺生命兇手的主意，對嗎？」

方舟回復了一向的瀟灑，哈哈笑道：「知我者，夫院長是也！」

驀地增速，朝著背陽那邊的半球飛去。

地勢開始起伏不平，偶見高山峻嶺聳出地表，形勢險奇。

這邊半球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天寒地凍裡，大地被長年不融的冰雪覆蓋，構成一片銀妝素裹的冰封世界。

在冰峰雲嶺中，迤邐著千萬條皎潔奪目的冰流，漫溢峽谷，蜿蜒欲瀉。

在兩個月亮和比任何地方更燦爛的星光照耀下，冰封的天地晶瑩剔透，寒光熠熠。

積雪經過長時期複雜無比的成冰過程，其千奇百怪處，確令人目眩神迷。

他們像到了一個水晶的世界，冷艷神秘得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三人劫後餘生，目睹如此美景，分外感到珍惜。

尤其天美隨時會出現，餘日無多，更是深興感觸。

他們的手握得更緊了，默默傳達深刻的感情。

水晶般的地表聳峙著以千萬計的冰峰，既像一座座矗立的瓊瑤玉塔，又似一柄柄刺向星空的利劍。

在這離大三角河系核心只有三百許光年之遙的奇異星球，密集的恆星把宇宙強化了，燦爛奪目得像是一個醒著的夢境，形成宇宙內罕見的奇景。

飛進了這行星背陽的永恆之夜內，奪命樹的威脅再不存在，方舟和姬慧芙回復了平時的鬥志和信心。縱使仍未找到任何能應付天美的方法，但總不會有先前的頹喪感了。

又飛了百多公里，三人暫且拋開迫在眉睫的大禍威脅，至乎宇宙所有生物即將來臨的悲慘結局。尋得其中一座最雄偉壯麗的雪山，降了下去。

瞬那間他們徜徉在地形複雜的冰峰川峽之間，冰湖冰峰，在月照下形態絢麗多姿，奇異壯觀。

寒風刮過冰峽，呼嘯作響，回音繚繞，分外使人印象深刻。

他們緩緩降在一個較平坦的高崖上，覆蓋在河系核心的星野下，四周則是皚皚冰雪，一時心神震盪，久久說不出話來。

這確是宇宙一處令人迷惑的奇異處所。

尤其想到她正被河系的白洞逐漸吞噬，更戀棧那種餘日無多的淒艷。

姬慧芙搖了搖方舟的大手，指著其中一座明顯高出的冰峰道：「看！那座冰峰就像靜坐在無窮的天空中，冷然面對著即將來臨的命運，沒有半點害怕，無論什麼逆境均能傲然應付。」

方舟知她是有感而發，若不能再進入間層，他們勢將被困於此，就算要到最接近的河核去，也是動輒數百個地球年的時間，若想離開大三角河系，則更是萬年計的年月。

但假若他們可進入間層去，那首先碰上的就是天美。

況且他們怎肯離開這，坐看聖嬰出世把宇宙毀掉？

這是個進退兩難的處境。

夫秀清俏臉亮著聖潔的光輝，彷彿融進夜空和這以冰雪構成的世界去。

她專注地研昧這被冰雪剝蝕而致陡峭險奇的山體，溜目深達數十公里的陡峭塹谷，柔聲道：「天美當時以為我們定難倖免，所以透露出心中一些真切的想法。記得嗎！她曾說若非我們來騷擾她，說不定聖嬰早出世了，這幾句話你們有什麼聯想呢？」

姬慧芙俏目亮起智慧的光芒，緩緩道：「至少有兩件事，首先就是我們……不！該說是方舟的到來，影響了她和撒拿旦的結合，所以她定要除去方舟。」

方舟接口道：「其次就是連她都不能肯定聖嬰在何時出世。」

夫秀清神色凝重地道：「但我想到的卻是另一件事，天美曾神色淒然的向方舟說：這世上沒有比母愛更偉大的感情，所以就算要殺死她愛上的男人，亦在所不惜。而她說這話時的神態，仿似那尚未出世的聖嬰就是她和方舟生的孩子那樣。唉！方舟，你知我猜到什麼嗎？那聖嬰極可能就是你和天美的孩子。」

方舟劇震道：「什麼？」

姬慧芙的臉色變得無比蒼白，顫聲道：「她所謂的盜取方舟的生命能，若是指此，那方舟豈非要去殺他的孩子嗎？」

夫秀清歎了一口氣道：「我們雖完全不明白天美和撒拿旦結合的細節，更不明白為何須要以萬年計的年月，但必是與大三角河系核心處那罕有的活白洞有關，牽涉到宇宙最本源的力量。」

方舟鐵青著臉，吁出一口氣後，仍是呼吸困難地道：「我明白了。自天美出現後，我一直在奇怪為何感覺不到撒拿旦，以他無所不知的靈覺和力量，我們更非對手。但他的全無動靜，證明了他正專注於聖嬰的形成。天美則成了他的守衛，絕不容許受到騷擾或破壞。」

姬慧芙黯然道：「若那真是你的孩子，那怎辦才好呢？」

方舟苦笑道：「比起宇宙所有生命來說，個人的得失算什麼呢？問題是天美勝過我們太多了，不要說短期內我們難以回復原有的能量水平，就算在最巔峰的狀態，我們仍遠非她的對手。唉！現在連降神器都給她沒收了。」

夫秀清斷然道：「辦法不是沒有的，只要你能把天美的聯繫切斷，說不定便有方法潛往河核去，否則我們就留在這神秘美麗的地方，等天美來一決生死好了。」

## 第三章 實力懸殊

方舟和姬慧芙在大海上自由翱翔。

整個大海都是巨塊的浮冰，由高空看下去皺褶的，只見冰而見不到水。

漆黑夜幕仍然籠罩一切，但清冷的星光卻使人在習慣後便有著等似白晝的感覺，強烈的寒風呼嘯怒號，搖撼著冰峰，撕扯著凍結成群的浮冰，別有一番情景和感受。

夫秀清為了保留能量，回到了方舟腦內的晶片去，沉默下來似在思索著。

兩人手牽手在冰海滑行，欣賞著這星球的異景。

他們已休息了十多天。

正反間層內的能量風暴正逐漸減弱，天美來的可能性亦在不斷增高中。

但他們仍是一籌莫展。

姬慧芙忽地歎了一口氣。

兩人心意相通，方舟神色一黯道：「又想起姍娜嗎？」

姬慧芙點頭道：「聽天美的語氣，似乎一些很可怕的事發生她身上，那我寧願她乾脆死掉還落得一乾二淨。」

方舟眼中閃過悲痛和仇恨的火，和他有過交往的女子，除姍娜外，辛茜婭、沙瑩和紅瑤等都是喪命於黑獄人之手，但大敵當前，想替她們復仇自己卻是有心無力。

他方舟雖比以前進步了很多，但仍非天美這經歷過多個宇宙世代的可怕生物對手。甚至連她的真正實力都摸不透。

姬慧芙柔聲道：「不要想了，那只是有害無益。是了！你究竟有沒有找到能解除屬於天美那部分的反極子能量的方法呢？」

方舟苦笑道：「除非是我死去了，否則休想可以切斷那聯繫。那是一種精神的烙印，所以我想逃都逃不了。」

姬慧芙沉默了好一會後，低聲道：「你不是想打那些吸收了大量生命能的奪命樹的主意嗎？為何至今仍沒有行動呢？」

方舟頹然道：「早試過了，但它們的能量充盈著奇異難明的成分，吸收了說不定會有害無益。」

姬慧芙拉他坐到海面的一塊大浮冰上，淒然笑道：「看來這星球就是我們的埋身之所。」

方舟把她摟個結實，深情地道：「未到嚥氣的一刻，我仍不會認輸的。」

忽地渾身一震，虎目亮起懾人的精光。

姬慧芙駭然道：「是否天美來了？」

方舟默默點頭。

姬慧芙眼中射出生離死別的深刻感情，輕柔地道：「方舟！我愛你！吻我吧！」

方舟和姬慧芙攜手卓立高崖之上，遙望著滿佈浮冰的茫茫海域，靜候大敵的來臨。

夫秀清一直保持沉默，顯然是想不到任何禦敵之計。

最大的問題是由於天美和方舟間奇異的精神感應，他根本跑不了。

除非能擊敗天美，否則就是形神俱滅的下場。

當日加上了巴斯基和舒玉智，他們仍非天美對手，今天形勢之劣，可想而知。

經過這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方舟和姬慧芙吸收了大量的正極子和太陽能，體能回復到他們原來擁有的水平，但仍不能增添少許的信心。

方舟感覺著天美的接近。

間層內的風暴尚是餘波未了，但明顯地減弱了很多，再影響不了天美的來臨。

無盡的冰雪和星空永恆地橫亙眼前，狂風縈繞不去，在這奇異的天地送命，總比間層內那灰黯而缺乏生氣的虛無處要動人多了。

兩人手牽手，心連心。

從沒有一刻，他們感到彼此更接近和相戀。

這決戰的結果，將主宰著宇宙的命運。

天美終於大駕光臨了。

在高崖對開的遙闊虛空中，於冰海之上十公里許處，一道巨大的金芒切開了天幕，以先聲奪人之勢照亮了這雪白的世界。

光暉開始時只是燭火般一點芒光，然後突然膨脹，變成一團廣及數公里的能量渦漩，把虛空裂破。

方舟和姬慧芙只能等待和觀望，以最強大的勇氣和鬥志，一無所懼地面對眼前這無法迴避的命運。

天空就在茫茫冰上崩裂開來，上千立方公里的空氣被刮向四方，掀起的氣流造成衝擊波震撼搖晃著這冰雪的世界。

雪崩處處，天塌地裂之勢，確使人見而心怯。

兩人均感到天美深濃的殺機。

「砰！」

金芒氣漩下方的浮冰爆碎破裂，久違了的海水升起一束數公里高的龐大水柱，使整個海面因突然抽空而呈現出一個碗狀凹坑，其他浮冰也骨牌效應的紛紛破裂下沉。

天美正向兩人展示她的決心和力量。

兩人立足處的冰峰碎裂飛濺，形成一陣冰雪的雨暴，往下方的海洋，揚起陣陣巨大的海嘯，情景仿似世界末日。

一時星月無光。

這冷漠的天地已被天美的凶焰替代，變成了由魔鬼操縱的地獄。

然後一切回復劫後的平靜。

金芒收作一團。

黑獄人之后天美，終於現身出來。

她仍是身穿柔軟寬大的黑袍，烏黑的秀髮隨風飄揚，衣服獵獵拂動，美得使人目眩，仿似來自仙界的女神，但兩人卻知這黑衣白膚的美麗外表下，藏著的是凶殘的惡魔。

方舟看著她那完美得教人呼吸頓止的俏臉，歎了一口氣道：「寶貝兒終於來了。」

天美臉容肅穆，平靜地道：「我剛才向你們展示威力，原因說來可笑，因為我妒忌了。」

姬慧芙冷哼道：「這確是非常可笑，難道不愛撒拿旦嗎？」

天美靜若止水的回應道：「愛並不存在於我們黑獄生物之內，那只是我從方舟身上嘗到和得到的東西，亦深深為那從未有過的感覺傾情心醉。」

方舟臉色一沉道：「坦白告欣我，那聖嬰是否我和妳的孩子？」

天美再次顯現出她的人性，神色一黯，淒然道：「你終於猜著了，當我成孕後，那被貫滿了你和我生命能的基因給提取了出來，送進撒拿旦的體內去，再接受他的基因和孕哺，所以該說那是我們三人的孩子。我本已融入了帝君的體內去，只是因你的來臨騷擾，才不得不抽身出來，把我孩子的第一個父親殺死。」

方舟臉上血色退盡，狂吼一聲道：「好妖婦，今天不是妳死，就是我亡。」

天美仰天嬌笑道：「人類是否總愛大言不慚呢？但我卻歡喜你視死如歸的勇氣。事實上只要你逃出離河核五百光年的範圍，我就不會再追趕你，因為我要照顧我們的孩子呢！」

姬慧芙不想方舟過於激動，岔開話題嬌叱道：「你們究竟把姍娜怎樣處置？」

天美臉容一寒，橫過虛空，來到兩人立足高崖外十多公的近處，冷然道：「姍娜再非以前的姍娜了，由於她體質特別，所以成了我們孩子最後三萬年的寄居體，也縮短了孩子出世時間。幸好你們再沒有機會見到她，否則會比知道她死了還感難過。」

方舟怒髮衝天，狂喝一聲，主動出手。

兩人的能量形成一團捲旋而出的灼白厲芒，由方舟肚腹處狂傾而出，剎那間衝過雙方那短短的距離，重擊到天美身上。

似已擊中時，天美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後移數公里，接著爆起漫天光雨，灑落已失去了浮冰、波濤洶湧的大洋。

強烈的反震，衝得兩人身不由主，倒撞在後方雪坡去，頓時又是一陣冰裂雪崩的情景。

光雨消去，降神器在天美嬌軀前旋動不休，發出萬道金芒。

當然是憑此可怕的武器，硬擋了兩人全力一擊。

方舟拉著姬慧芙，衝破壓下來的冰碎，來到與天美遙對的空中，眼中寒芒爍動，顯是動了真怒。

天美油然道：「我的小情人啊！你難道不知人家很珍惜你這生命最後的一段光陰嗎？我之所以能狠心殺你，皆因你的死亡，只是早晚間事，當孩子出世時，河核的能量將出現宇宙前所未有的能量突變，貫穿正反空間的力量會以萬光年計的速度擴張，把宇宙變成能把一切涵蓋在內的熔爐，正反空間不斷膨脹和塌縮，把一切脆弱的生命和物質毀滅，恆星被扯成空無，因為原子核都消失了，物質被拆解成一種均勻的基本粒子湯。那過程快得只是眨幾下眼的功夫，時空的阻隔再不復存，然後那動人的一刻就來了。」

方舟和姬慧芙聽得忘了動手，目瞪口呆地瞧著這毀滅宇宙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罪魁禍首。

天美油然神往，充滿憧憬地繼續描述那「最後一刻」的來臨，柔聲道：「然後宇宙突然以我們孩子為中心塌陷下去，溫度則沒有止境的往上狂升，每顆恆星都變成一個黑洞，代表著以億億計的時空終極，以驚心動魄的速率互相兼併，生出的重力，改變了時空的曲率，到我們孩子的力量變成無窮大時，連最細微的夸克粒子都不再存在，宇宙才真的完蛋了。屆時生命和物質首次化成沒有任何形式實體的純能量，空間時間蕩然無存，宇宙千億年的歷史，連半絲記憶都留不下來。然後我們將以那孩子為依附，超越這層次的宇宙，剎那將變成了永恆。」

方舟吁出一口涼氣道：「超越了這層次的宇宙又怎麼樣呢？」

天美道：「你們是不會明白的，就像一條永遠生活在地底的小蟲，怎知外面世界的有趣和美麗。我們曾經給困在反宇宙度過了以億億年計的痛苦歲月，再不希望多來一次，為了自由，什麼險我們也願意去闖。所以我雖然深愛著你這小情人，但仍要毀了你。比起上來，愛情實不能算什麼一回事了。」

降神器緩緩移往她頭頂的上方，發出的射線把她籠罩在內。

天美的雙目亮了起來，像兩個金黃的小月亮。

冰冷無情的感覺，瀰漫在天地間。

那是黑獄人的感情。

夫秀清仍是出奇地沉默。

而明顯地天美覺察不到她這純正極子的存在。

方舟和姬慧芙交換了最後一個眼神，傳達了歷經了七萬多年的深摯情意，兩手分了開來，橫掠開去，斜繞進擊。

天美冷哼一聲，倏地消失不見。

驀然空間塌縮下去，變成一個無底深洞。

方舟和姬慧芙只感一股無可抗拒的吸啜力，把他們扯得身不由己往這在虛空形成、令人莫名所以的深洞落下去。

早知天美厲害，但仍想不到她真正的力量可怕至此。

美雅女等三大頭頭加上所有黑獄人，都及不上一個天美，尤其當她動了殺機的時候。

方舟關心的卻是姬慧芙，順勢加速，往姬慧芙衝射而去。

大海冰峰和星空被絕對的黑暗代替，剩下就是一個渦漩深進的能量黑洞。

方舟憑感覺追趕姬慧芙，眼看就要抓到姬慧芙往他伸來的玉手時，異變又生。

凹陷的能量突然膨脹，無可抗禦的巨力由黑洞的中心火山爆發般傾瀉出來，裂岸驚濤地衝擊在兩人身上。

他們同時慘哼，分兩個不同方向拋飛開去。

天美又回復了先前的模樣。

天美現身原處，右手平伸豎直食指，指尖上是金光萬道的降神器。

「砰！」

方舟撞在一個冰峰處，運著被他撞碎的冰壁滑了下來，深埋在雪堆，全身乏力，動彈不得。

隆隆之聲不絕於耳，雪崩處處，聲勢驚人。

姬慧芙則掉進海洋去，沉沒不見。

只一個照面，兩人已是一敗塗地。

天美移到方舟埋身處，張口一吹，冰雪像塵屑般散飛四方，露出狼狽不堪的方舟。

方舟勉力爬了起來。

天美眼中射出傷感的眼色，溫柔地道：「我可愛的小情人，你橫豎難逃一死，就死在我手上吧，我實在捨不得讓任何其他力量來毀滅你。」

方舟作了自我檢查，發覺能量只剩下一半，由此可推斷姬慧芙的隨意肌也完蛋了，說不定還受了重傷。

方舟苦笑道：「我可愛的寶貝兒，對我真是好極了。」

天美的美目分別溢出兩顆晶瑩的淚珠，深沉地歎了一口氣，降神器像有靈性般彈離指尖，旋轉著往方舟緩緩移去。

龐大的壓力籠罩著方舟。

方舟知道這是生死關頭，抖擻精神，全力射出兩股正極子凝成的流能，同時潛進了間層內去。

豈知天美比他更快捷，竟早了一步抵達間層，一指往他戳去。

方舟叫了聲我的媽後，知道若不使出最後一招逃命絕招，立刻就要送命。狂喝一聲，潛進了絕不該進入的反空間去。

狂暴的壓力，在把他捲走絞碎前，方舟移動了數寸，再彈回正空間去。

由於有了應付反空間風暴的寶貴經驗，這連天美也辦不到的事，給他奇蹟般完成了。

下一刻他出現在海洋冰寒徹骨的至深處，摟接著緩緩降下的姬慧芙。

這心愛的玉人秀眸緊閉，失去了知覺，幸好只是受到震盪和能量損耗過巨，仍然堅強地活著。

天美現身前方，冷冷注視著他。

金芒照亮了起伏不平的海底，照得三人纖毫畢見。

方舟默默吸收著海洋的能量，深情地看著懷抱令自己刻骨銘心的美女，隱隱感到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姬慧芙了。

四周的海水旋轉起來，由緩轉急。

方舟奮起餘力，破開間層，將姬慧芙送了進去。

姬慧芙在間層內迅速遠去時，方舟潛進了海床內，透過堅岩，逃往另一邊滿佈水潭和奪命樹，永遠陽光充沛的世界去。

## 第四章 神傷斷魂

眼前一亮。

方舟破土而出，由一個水潭衝天而起，來到陽光漫空的大地上。

萬仞雪峰，冰結大洋，已被生機洋溢、無窮無盡地延伸、遠接蒼穹的奪命樹替代。果如所料，天美立在一顆奪命樹之巔，懷抱降神器，正先一步在恭候他的大駕。

方舟連捉迷藏的資格都沒有。

如果可以的話，方舟會把夫秀清與姬慧芙一起送走，可是卻給夫秀清默默拒絕，方舟歎了口氣，落在一塊巨石上，坐下來笑道：「我的心肝寶貝兒，剛才那使虛空一縮一漲的奇招，至少耗用了妳四分之一的能量，但仍未能把小弟殺死呢。」

方舟一邊說話一邊收攝生命磁場，以免給奪命樹竊走，同時暗暗觀察天美生命磁場的變化。

天美強大的生命磁場，比先前黯淡了少許，證明她因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竟忽略了奪命樹的危險性。

當然！奪命樹若要奪天美的生命，再來個萬億年亦辦不到，但卻影響她的情緒，特別是她人性的一面。

果然天美有點意興闌珊地道：「你最可恨處就是死到臨頭，仍是得意洋洋。唉！但人家卻偏愛你這副性格。我確是耗用了部分能量，但你卻更是不堪，若我再出手，你估量還可留得小命嗎？」

方舟暗暗祈禱她千萬勿要立即動手，胡扯道：「若真記著我們的一夜恩情，大家又有了孩子，可否答應我一個請求呢？」

天美黯然點頭，生命磁場的光彩再減兩分。

方舟知道成功勾起了她的人性，使她更感生命的灰黯和索然無昧，壓下喜意，柔聲道：「可否看在我的情面上，放過他們三個人呢？沒有了我，他們根本到不了河系去。」

天美幽怨地白了他一眼，悵然道：「這事全由帝君作主，而且美雅女他們的船隊快回來了，基於兩族的仇恨……咦！」

方舟大吃一驚，知她發現了自己的詭計。

說真的，他並非想憑藉奪命樹反敗為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他的希望只是能在臨死前做反撲的一擊，可對天美造成較嚴重損害，使她不能追上姬慧芙，加以殺害。

天美雙目厲芒烈射，環顧周圍的奪命樹，秀髮無風狂拂。

方舟早蓄勢以待，知道此乃唯一的良機，凝聚全身能量，衝天而起，炮彈般往天美射去。

天美盛怒下，能量傳入腳下的奪命樹內，再由其盤結交錯的根往四方八面傳開去。

方舟腳才離地，整片可見的土地已龜裂開來。

奪命樹紛紛連根離地彈起，樹折枝碎。

天美往正化作芒光，不顧己身以一個自殺式姿態朝自己射至的方舟望來，怒叱道：「可惡！」

此時方舟只是離她不足十公尺的近距離了。

奪命樹的碎屑遮天蔽日中，天美狠下心腸，發出她自得人形以來全力的一擊。

她是真的愛上了方舟，這才一直留有餘手，還和他玩你追我逐的遊戲。

但這刻她猛下決心，把對奪命樹的盛怒順勢轉移到方舟身上，痛下殺手，務求結束這段注定結局悲慘的苦戀。

「轟！」

地動山搖。

能量在降神器和方舟的雙拳間爆出一團芒燄。

整個空間塌縮了下去。

奪命樹的碎屑化成游離分子。

能量刺入大地，使整個星球受到像千萬個地震的打擊，抖動起來，在似給小行星撞擊般沙石激濺中，現出個十多公里深的巨坑。熔岩像泉水般噴射出來，山丘、石塊則若棉絮被揚開拋擲一旁。

數百萬噸的岩石被氣化了，更多的石塊飛濺而起，拋往太空，形成一陣陣的岩石雨。使這星球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

陽光給完全遮掉了。

能量交擊下產生數十億流星般爆閃不定的芒燄，焦灼的高熱使兩人所處的這邊星球成了人間煉獄。

「轟！」

近乎不能摧毀的降神器爆成一團芒燄。

天美一聲悶哼，被能量撞得往外拋擲。

她絕想不到方舟死前一擊如此厲害，連降神器都吃不消而毀掉了。

但她卻清楚知道方舟已形神俱滅。

因為七萬多年來，她還是首次失去了與方舟的精神聯繫。

她退往一個高山之下，凝神注視著芒光消去，塵屑緩降，除了熔岩滾流外再無一物的大地，淚水不由自主般狂湧而出。

再見了！

我的小情郎。

下一刻她潛進了正反間層去。

她現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離開這傷心地，可以等待孩子的出世。

那是她唯一和方舟的聯繫了。

※※※

方舟確曾形神俱滅，但那只是萬分之一秒的時間。

他不愧是人類最超卓的戰士，在最惡劣的下風，仍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先送走了姬慧芙，又把天美引到奪命樹的無形陷阱去，然後把握千載良機，趁天美分神的剎那，發動自殺式的反擊，完全沒有半點保留，以命搏命。

以天美之能，不但損失了降神器，也受了不輕的傷，致不得不立即溜回河核。降神器爆炸性的能量，使方舟肉身和精神同時分解，變成沒有意識的粒子。夫秀清所居的晶片亦遭到同一命運，同時雲散煙消。

不同處只是夫秀清一直作好準備，等候這決定性一刻的來臨。

沒人比她更深悉方舟的肉體結構和精神烙印。

就在方舟形神被震散的一刻，她憑著正極子形成的超然於天美偵察之外的靈體，以正極子的力量抓著離散的有形無形粒子和烙印，把方舟重組出來，再把他送進間層，移到早擬定好的那星球另一邊的一個冰窟。

由於她把所有能量都送了給方舟，又失去了作為身體基地的晶片，完成了這麼複雜的動作後，立時消殞死亡。

更由於半點不剩，即使方舟都無法使她復生了。

這是唯一切斷與天美聯繫的方法。

就是至死方休。亦只有這個方法，方舟才有少許機會潛進河核內破壞黑獄人毀滅宇宙的陰謀。

夫秀清智慧超凡，想到了這唯一的辦法。

為了方舟，為了人類，為了宇宙所有的生命，她義無反顧的獻出寶貴奇異的生命。

※※※

方舟由半空掉下，跌在堅冰上，昏了過去。

十個地球天後。

他的意識回復過來，立時清楚把握發生過的事，因為夫秀清把整件事同時刻在他記憶細胞內去。

方舟茫然坐了起來，身體充盈著正極子的能量。

熱淚不受控制地湧出眼眶。

他強烈感覺到夫秀清死前向他送來深切的愛意。

秀清死了。

慧芙則生死未卜。

他忽然感到生命再無半點意義。

在這深邃曲折的洞穴，隱有潺潺水流淌動的聲音，伴著來自洞頂滴落的融水聲，「叮咚」作響，回音繚繞間，他卻湧起生不如死的感覺。

他再感覺不到天美和他的聯繫。

秀清的智慧把不可能的事變成了可能。

敵人不但以為他死了，更因正極子與黑獄人的反極子乃截然不同的兩種相反精神體，所以由這刻開始，連無所不知的撒拿且都偵察不到他的存在。

他可說成了個能隱身的超人。

霎時間又擔心巴斯基、舒玉智和失去了反抗能力的姬慧芙。

由於他們體內的反極子，使他們勢將成為網中之魚，無法逃過黑獄人的追捕。

猶幸天美暫時該是失去了活動的能力，但只是那正趕回來或已趕回來的美雅女等黑獄大軍，已遠非他們三人，甚至包括自己在內能應付得了。

這十天並不是白躺的。

在夫秀清的安排下，他這十天吸收了大量的太陽微子和正極子，力量雖仍略遜從前，但由於純是正極子，等若脫胎換骨，更能抗衡黑獄人來自反極子的能量。

反極子物理上是攻擊性的，而正極子則充滿保護的特性。

而他比黑獄人更優勝的地方，是他深明反極子的特性，而黑獄人則對正極子所知有限。

方舟勉強振起精神，站了起來。

冰窟內到處都是玲瓏可愛的冰鐘乳，小的像竹筍，大的石立柱，琳琅滿目，比比皆是，有若垂掛的銀鍊。

方舟折了一截冰枝，放進口裡。

當冰水流進胃內時，他拭掉熱淚，一聲悲嘯，潛進了正反間層內去。

目的地是大三角河系那隱藏著這宇宙最可怕的兩個生物的凶地。

只有轟烈戰死，才對得起夫秀清恩賜給他的生命。

間層的風暴已無影無蹤。

在這了無生氣的灰黯空間飛行，方舟分外孤寂。

他只能強壓下因秀清之死而來的神傷魂斷，拋開對姬慧芙等的思念，甚至姍娜的悲慘命運，否則他連往河系核心的鬥志都會失去。

撒拿旦和天美或者並非想像般的強大。

支持他這個想法，主要有兩大理由。

首先是黑獄人不須辛辛苦苦的東征西討，掃蕩以人類為主的反對力量，而是索性堅守一隅，因為要找他們已非易事。

由此推之，他們是極害怕給人破壞。

假若撒拿旦又或天美在正常狀況下，怎會害怕給任何人或生物破壞呢？

強大如火之祖、植物之祖、水之母、肉身神等，不是被擊敗，就是躲起來，其他就更不是對手了。

可知他們定有個脆弱的時間或破綻，那就是他方舟唯一可反敗為勝的機會了。

第二個理由是天美在正與撒拿旦結合的關鍵當兒，仍要抽身來殺自己，就可知若方舟闖入河核去，確可威脅到聖嬰的成敗。

現在這以河核為中心，在五百光年的範圍內，已被黑獄人畫為禁區，任何生物闖進都會被殺死。這該是撒拿旦親下的命令，連天美也不能作主。可知黑獄人對河核的保安緊張到什麼程度了。

唉！

慧芙他們究竟到了哪裡去呢？

想到這裡，禁不住大罵自己糊塗。

思感延伸。

探索間層和外面星光燦爛的奇異世界。

不片晌他捕捉到三艘橫過兩光年外正空間的晶石飛船。

方舟心中一震。

美雅女的黑獄人大軍終於回來了。

姬慧芙、巴斯基和舒玉智顯然亦陷於非常危險的處境裡。

方舟改變方向，朝敵艦投去。

方舟由間層彈了出去，來到其中一艘晶石飛船的資料儲藏庫內。

飛船雖有封閉反空間的能量阻隔，但卻一點奈何不了精通反極子的方舟。

像大帝號和大三角號那樣，在這長、寬、高均達五十米的方形空間，以萬計的儲藏記憶球在自由浮動，有若微型的宇宙。

電光在圓球間閃電般不斷亮起來，顯示黑獄人正不斷由圓球攫取宇航所需的資料。船上並沒有像美雅女那種厲害腳色，這三艘都是長達八千米的元帥級晶石飛船，每艘船只有二百多人，那在正常編配的數量上顯然是不足夠的，可見在自己重出宇宙後，打擊得他們多麼慘重。

黑獄人的光輝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現在只能苦守著這區區縱橫一千光年的星區，害怕給人破壞他們的美夢。

沒有人覺察到方舟的存在。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若能從資料球找到有關河核的秘密，黑獄人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方舟升了起來。

開始進行竊取和複製的程序。

再無暇思索這三艘晶船飛艦要到什麼地方去，又或要進行何種任務了。

## 第五章 移花接木

三艘元帥級晶石太空戰艦，經過了片刻的間層飛行後，返到正空間去。

星空中佈滿了黑獄人的晶石飛船，正展開對一個擁有十五顆行星的星系的封鎖和探索。

最惹人注目的當然是重新落入黑獄人手上，長達八萬米的超級晶石太空艦大三角號了。

它除了在天美與方舟等劇戰時損毀了一些結構，大部份的設備和系統均完好無恙。經黑獄人以普通合成金屬修補後，配上一方後備的巨型主控晶石，雖稍不及原先的降神器，但已回復了戰鬥和飛行的能力，再次成為黑獄軍團的帥船。

剛回來的二十四艘元帥級晶石飛船全投進這趟搜索敵人的任務，對這星系的每個行星展開鉅細無遺的搜索。

在大三角號的主控大堂中，一個直徑達二十米超巨型晶球，正緩緩在堂心轉動。現在沒有人能提取反空間的壓縮能量加以應用，但這晶球本身蘊藏的能量，已足夠應付一般的任務了。

反空間的風暴，受損害最大的自然是憑反空間起家的黑獄人了。

他們退守大三角河系，實是明智之舉。

猶幸黑獄人儲有大批壓縮能量導彈，否則連戰鬥力都要失去。

美雅女等那趟被方舟奪去大三角號後，捨下巨魔族倉皇逃遁，實是迫不得已之舉。

美雅女等當然不會因出賣戰友而後悔，再沒有生物比黑獄人更自私和仇視外人。

情報雪片般的送到大三角號上的資料庫內，艦上二百多名黑獄戰士忙碌地工作著。撒拿旦和天美以下的三大巨頭，坐在他們的主控椅內，討論和分析手上的資料。

由於以為方舟死了，三人都輕鬆起來。

北保司道：「我們已搜索過近百個星系，看來眼前的『仙人星系』藏敵的可能性最大，尚未到這裡時，我已有這種感覺。」

美雅女道：「完成了這趟任務後，我們該可安心等候聖嬰神聖的誕生。先不說宇宙沒有敢挑戰我們的力量，根本上能作間層旅行的便沒有多少種族可以辦到。」

封神道：「方舟這死鬼確把宇宙鬧個天翻地覆，改變了一切。幸好帝后親自出手，去了我們的心腹大患。現在巴斯基等人成網中之魚，只有待宰的份兒。」

美雅女忽地沉吟不語。

北保司怪笑道：「美雅女不是在懷念方舟吧！」

美雅女玉臉一寒道：「不要胡言亂語，只是我剛才生出奇異感覺，似乎有人剛潛入我們的船上。」

封神和北保司立時色變。

美雅女下令道：「立即徹查，想不到巴斯基他們會變得像方舟般那麼厲害。」

此時方舟藏身在晶石之內，正聽得高興時，竟給靈銳的美雅女發現了蹤影。

但他卻一點不擔心會給敵人發覺。

當美雅女等的目光掃瞄晶石時，他已先一步躲進了間層去。

他正極子的存在，是黑獄人的精神思感所探測不到的，除非是正面遇上，否則他便可無形無跡，來去自如。

他複製了剛才那艘晶石艦的所有資料，現在對這星區甚至中子戰星本身的情況均瞭若指掌，可是對河核的瞭解，卻只限於一條進入的能量通道。

至於通道本身的確實情況和通道另一端的情景，卻仍是一無所知。

當然，比起以前，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他很想探索巴斯基等是否藏在這星系內，但卻怕給美雅女等發現。

剛才他就是試圖以思感能搜索星系時，便引起美雅女生出感應，發現到他的入侵。

若能解決美雅女就最理想了，只不過三人中卻數她最厲害，正面交鋒，要收拾她仍很困難。若有北保司和封神和她聯手，自己還是敗亡居多。最糟是若天美知他未死，他便有難了。

胡思亂想間，封神離開主控大堂，顯是要親自去指揮搜索飛船的任務。

當思感偵測不到敵蹤時，唯一的方法就是逐分逐寸的去查察。

美雅女奇道：「除了方舟外，誰可以這樣潛進艦上，又能躲過我們的感應呢？」

北保司皺眉道：「宇宙這麼大，我們又處處都是敵人，實在有太多變數和可能性了。」

方舟此時靈機一觸，穿過了封隔間層的能量網，移了兩寸，再返回艦上時，已來到了正在長廊上掠動的封神背後。

方舟神不知鬼不覺的緊躡其後，待他來到一個貫通上下各層的方井處，才電掠而前。

若是正式交手，方舟想制服封神，沒有一番惡鬥，休想辦到。

湊巧此刻封神的精神完全集中在搜索敵蹤上，又不能對方舟的正極子存在生出感應，故而難逃大堝。

方舟不敢運動能量。因為只有當正極子在靜態時，才能避過黑獄人的精神感應。

任何能量的運動，例如剛才的思感偵測，又或攻擊的動作，均會使高明如封神等的黑獄人驚覺過來。

所以正極子只有在內斂的情況下，才可匿跡藏蹤。

假若方舟一拳將封神打死，雖了結了敵人，卻絕瞞不過美雅女他們。

而且由於封神有無時無刻不保護著他的能量護罩。恐怕打他十來拳仍未能置他於死地。

不過方舟卻另有他的妙法。

當封神往方井上方升去時，方舟鬼魅般欺身而上。

若換了黑獄人全盛時期的大三角號，封神身旁最少會有幾個黑獄戰士隨行。

可是在接連的慘重傷亡下，剩下來的黑獄人全要忙於操縱艦上和各類儀器，使這艘龐大飛艦的人手少得不夠分配，更為方舟製造了這難得的機會。

方舟兩手十指箕張開來，往封神的腳跺抓去。

封神終是出類拔萃的戰士，因空氣的變化生出感覺，駭然下望時，全身劇震，一時間竟忘了反應。

若是來的是巴斯基、舒玉智，又或姬慧芙，甚至從未見過的生物，他也不會如此吃驚，心神失守。

封神雖是強橫的黑獄人，但因佔用了人類的身體，故也擁有了人類的情緒和天性。

他一面深信方舟已死去了，驟然見到了不知是人還是鬼的方舟，不魂飛魄散才是奇事。

就因這麼剎那的分神，方舟已抓住他的腳踝，也決定了他的命運，封神只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就回過神來，正自不驚反喜，暗忖只要拖上一刻，便可通知其他戰友來收拾你了。

無論方舟如何厲害，自己總可抵擋他一段時間。

念起力生。

龐大的能量火山爆發般由被抓處往方舟送去。

同時發出召喚的訊息。

這些可在電光石火的短暫光景完成的意念和行動，仍快不過方舟動作。

倏忽間，封神發現自己竟來到了能量風暴正肆虐逞兇的反空間，攻擊方舟的能量卻全被他吸納了。

而方舟已消失不見。

封神這趟才真的是魂飛魄散。

一捲狂飆捲了過來，將封神帶往反空間無盡的深處去。

現在就算天美在場，恐都挽回不了他的小命。

方舟回到大三角號時，搖身一變，成了封神，還以由他身上得來的反極子能量，包裹著自己的正極子。

最妙處是適才趁封神在反空間三魂不存、七魄不整的一刻，掃瞄了他的精神烙印，再在自己的精神上複製出來，保證如假包換，可瞞過美雅女和北保司，至於撒拿旦和天美，他就不敢擔保了。

方舟裝模作樣的大搜一輪，乘機瞭解和熟悉飛船上的人員和新設備後，回到主控大堂內去。

美雅女和北保司都瞪著他，弄得他心中暗在發毛兼打鼓。

坐回控椅內時，他模仿封神的神態和語氣冷哼道：「美雅女定是神經過敏了，什麼都沒有。」

北保司沉聲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我們突然和你失去了聯繫，雖只是眨眼功夫，仍是前所未有的感覺。」

方舟心叫不妙，想不到三人間竟有這種微妙的精神聯繫，這會是愈說愈暴露破綻的事，索性大訝道：「竟有這種情況，此事定要調查清楚才行。」

美雅女淡淡道：「或者是因聖嬰快將出世，所以河核內釋放出特異的能量線，才造成這種種情況，我們不要疑神疑鬼了。方舟已完蛋了，我才不信其他人能威脅我們。只是正如天美帝后吩附，小心點總是好的。」

就在此時，一道緊急訊息由晶石送進三人的主控椅內，再傳入三人的神經裡。

終於找到敵人了。

包括大三角號在內的二十五艘飛船，據守在這擁有十五顆行星的星系所有戰略要點，任何人若要由正空間甚或間層離開，勢難逃過飛船的追捕。

除非像翼女那種以軀體為作戰單位的戰術，又或如肉身神本身就是飛船，最厲害的戰士仍遠非有強大護罩的太空艦的對手。無論速度和火力上都相差太遠了。

所以假若巴斯基或姬慧芙真是藏身在這星系內，確是插翼難飛。

大三角號飛臨最龐大的第七顆行星上，美雅女、北保司和方舟三人則通過壁上的顯像，像透過視野舷窗般觀察這外表了無生氣，滿佈隕石坑洞，比家鄉地球大上三倍的行星。

整個看來，這顆行星是不規則的卵圓形，地勢起伏得很厲害，險峰像一把把利劍般直指天空，在沒有任何大氣的情況下，只見山岩間充滿裂罅，峻嶺陡峭，瀰漫著淒涼荒寂的氣氛。

北保司冷然道：「我們雖然不能利用反空間的能量把這荒星毀掉，但只憑手上的壓縮導彈把整個星球炸裂，那時還怕他們不潛出來嗎？」

美雅女蹙起黛眉，顯然不同意北保司的方法。

方舟忙道：「若我是他們，大可通過間層溜到另一顆行星去，那我們只是虛耗了大量的導彈。除非我們打算把所有行星都摧毀，否則……」

美雅女打斷道：「封神說得對，我們手上的壓縮導彈已所餘無幾，犯不著為這幾個人付出這麼大的代價，誰知道還會不會再有敵人來襲。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動員足夠的戰士，到下面去把敵人幹掉，只要我們縮小包圍網，封閉間層，那敵人遲早也逃不過我們的掌心。」

北保司微笑道：「我已感覺到敵人的存在，讓我去吧！只要給我一隊精銳的白盔戰士，包保可完成任務。」

方舟嚇了一跳，暗忖這還得了，忙道：「北保司可不能搶奪了我這份樂趣，當年他們炸了我那太空基地的大仇，我還沒有回報呢！」

美雅女笑道：「你們一起去吧！他們均非易與之輩。至於封鎖逃路，就由我負責，你們可以放心了。」

佈好天羅地網後，方舟和北保司各領著一隊五十個裝備完善的白盔戰士，離開大三角號，往行星飛去。

這些白盔戰士本是撒拿旦的親兵團，是黑獄軍團內最精銳的分子。

當日方舟利用火之祖毀掉大帝號時，白盔戰士死傷殆盡，現在只剩下二百多人。

他們藏在雪白色的強化合金盔罩內，面盔上嵌了一力能提取反空間能量的小型晶石，現在由於反空間的變異，此時當然作用已消失，只能作個樣兒吧。

他們的武器分別裝在左右肘上，可發射集束光和微型壓縮導彈。

這些外置武器，現在只有導彈可用。

他們均不能像方舟又或美雅女般可在體內儲存龐大的能量，又可從空間或太陽吸取新的能量，一但晶石失去提取反空間能量的作用，實力自是大打折扣。

現在黑獄人的飛船動力只是來自一向儲存的後備能量。

像這批戰士出發前，便要先由飛船的能源中心補充能源，否則不但護罩無效，連飛行也會有問題。

由此可見，方舟製造出這場反空間變異，實大大削弱了黑獄人的作戰能力。

方舟透過傳訊器向北保司道：「我由背陽的一面開始搜索，你則由向陽的一邊進行，大家保持聯絡。」

北保司一聲曉得，領著隊員，繞往星球的另一邊去了；方舟往星球俯衝下去時，大感煩惱。

藏在星球內的不是巴斯基和舒玉智，就是姬慧芙，自己怎辦才好呢？

他好不容易才令黑獄人相信自己死了，若此刻出手救人，定要暴露身份。

最頭痛是就算加上了他，也絕敵不過二十五艘晶石飛船。

只是大三角號上的美雅女和二百多名黑獄戰士聯起來的力量，已非他們所能力敵。

上次之所以成功，皆因取得他們的降神器，這次卻沒有這優勢。

最怕是再惹來天美，那就更糟糕了。

方舟大動腦筋時，已領著五十名白盔戰士到達峰巒突起、岩山嶙峋的星球地表上。

四周是延綿無盡風化了的巨岩險峰，似若自天地初開以來，星球就是這個模樣，使人生起浩渺冷漠，甚至乎有萬念俱灰的感覺。

在燦爛的星光下，在亂糟糟、一團團黑漆的坑穴、暗淡的平面和深陷的峰谷中，使人連真實的形狀也分辨不出來。

方舟忽地強烈想著姬慧芙。

希望她已和巴斯基及舒玉智會合，那麼縱使暴露身份，也務要使她不再受到任何傷害。

在目前的情況下，幹掉一個就是一個。

而第一個目標，當然就是北保司。

打定了主意後，再不猶豫。

思感延伸，同時領著身後的糊塗鬼，潛往其中一個凹坑去。

## 第六章 起死回生

巴斯基和舒玉智確是藏身在這星球上，還有尚未復元的姬慧芙。

那日當天美被迫離間層時，舒玉智趕上了巴斯基，及時離開了間層，就近躲在一個星系內。

休養了一段時間後，當間層反空間風暴逐漸消散，他們進入間層，朝那日把方舟送走的方向搜索過去，最後找到了昏迷的姬慧芙正在間層內無休止地飄流著。

兩人又再找了一會，仍沒有所獲後，只好把姬慧芙帶到這星系內，加以救治。

兩人心情之壞，實在不用說也知是如何惡劣了。

三天前姬慧芙才回醒過來，逐漸記起昏迷前的情況，也把他們推進絕望的深淵，他們雖對方舟很有信心，但天美實在太可怕，太厲害了。

接著不時有黑獄人的晶石飛船來回搜索他們的行蹤，逼得他們只有躲在這裡，等候姬慧芙復元的一刻，那時就拚死往河核闖去。

失去了方舟，他們都感到活下去再沒有什麼味道。

何況大難即至，不如放手一搏，還可落得個痛痛快快。

豈知此時黑獄人的大軍就到了。

此時三人身處在背陽那面星球一個峽谷岩隙的廣闊地穴，嚴陣以待。

姬慧芙顏容憔悴，雙目滿蘊淒然之色，背靠洞壁呆坐著，對敵人的來臨和自己的生死，全然無動於衷，看得巴斯基和舒玉智心都碎了。

方舟那凶多吉少的結局，在她心靈內留下無可彌補的創傷。

舒玉智來到她身旁，想說點激勵的話，但最後只是頹然一歎，芳心扭痛，坐到她旁身，摟著她香肩。

醒來之後，她就是那樣呆坐著，再沒有以前那堅強不屈的精神。

巴斯基守在洞口處，雙目厲芒閃閃，沉聲道：「他們把整個星球完全封鎖了，還由封神和北保司各自領了五十名白盔戰士下來找我們。哼！天美為何不來？」

舒玉智神情一動道：「封神何時變得這麼厲害了，竟能直朝我們的位置飛過來？」

巴斯基冷然道：「就讓老子先拿他來祭旗好了。」

舒玉智望往姬慧芙，秀眸射出愛憐之色，低聲道：「天美沒有來，可能是受傷了。」

姬慧芙空空洞洞的美目，仍沒有任何反應，似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舒玉智苦笑道：「很快我們就會去陪方舟了，什麼都該不再縈懷了吧！」

巴斯基一震道：「封神是否是傻子，竟指揮手下四散搜探，自己卻一個人朝我們這邊來了，這是什麼一回事？」

此時輪到姬慧芙嬌軀猛顫，秀眸復活了過來般亮起異，嬌呼道：「天啊！天啊！是方舟哩！」

※※※

方舟一邊往三人掠去，一邊對星球另一邊的北保司道：「我發現了他們的行蹤，三個人全受了重傷，正往地底逃去，快來援手。」

北保司大喜領命。

接著方舟通知了在大三角號內坐鎮的美雅女，又招呼隊員跟來。

佈置好一切後，方舟一馬當先，竄入三人藏身的地穴。

當然是人去樓空了。

白盔戰士蜂擁而入，不片晌發現了一條深進地底的天然地穴。

方舟一聲令下，白盔戰士魚貫而入。

憑著靈銳的感覺，雖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暗黑地底，對他們卻都不成問題。

進入後，始知裡面別有洞天，只見地穴縱橫交錯，裂縫處處，就像個給蛀爛了內部的巨木。

要在這種地方尋找幾個人，和大海撈針沒有太大分別。

當然憑著先進的偵測器，則是迥然不同的兩回事了。

「轟！轟！轟！」

連串導彈爆炸的聲音，由地底深處傳上來，大地不停抖顫。

當北保司領著他的人來到那巨型洞穴時，下面已鬧得不可開交。

北保司知道已截到敵人，哪敢遲疑，忙率人竄了進去。

不片晌北保司遠遠拋離了其他戰士，趕到最近一個傳來爆響的戰場處。

倏地有人往他掠來。

北保司憑著精神感應認出了是封神，迎了上去，道：「戰況如何？」

封神來到他前停下，僨然道：「已解決了姬慧芙和舒玉智，只剩下一個巴斯基在地核處負隅頑抗。唉！我受傷了，對付他的事就交給你和你的人。」

北保司對他的受傷毫不關心，側耳聽著地心處不斷傳來的爆炸聲，問道：「你們只剩下二十三個人了。怎會給三個重傷了的人幹掉你們這麼多人呢？」

方舟扮封神裝作一個踉蹌，伸手按著北保司的肩頭，湊到他耳旁道：「道理很簡單，因為方舟根本未死。」

北保司劇震失聲道：「什麼？」

方舟哪還有興趣答他，能量輸出，硬把他拖進了反空間內去，再運力把他送往遠方，教他無法彈回正空間來，然後返回原處。

整個過程雖只是在不足一個地球秒內完成，但方舟已像死過翻生般，全身乏力跪倒地上，其中的凶險，實在可怕極了。

而這是唯一能迅速解決像封神或北保司這類高手的方法，否則就算他們任由方舟狂揍，仍要費一段長時間才能把他們弄死。

舒玉智和姬慧芙由暗處撲出，關心地道：「方舟！你怎樣了！」

方舟勉強站了起來，道：「沒有什麼？讓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大計吧！」

※※※

方舟步入大三角號的主控大堂，坐回主控椅內，看著因北保司「陣亡」空出來的椅子，歎了一口氣道：「總算解決了敵人啦！」

美雅女神情肅穆，淡淡道：「戰爭總有傷亡，現在掃瞄器上確實完全沒有了敵人存在的反應，封神，你做得非常好。」

方舟心中暗笑，他以正極子造了一面能量網，把他們三個人所藏身的小洞穴封閉，自然可避過美雅女的偵察。

不過他能量損耗甚鉅，沒有一段時間，休想能復元過來。

美雅女別過頭來，露出一絲甜甜的笑意，柔聲道：「我真的很佩服你，方舟！」

方舟一時未察，還欣然點頭，驀地驚覺時，一股龐大無匹的能量由座處狂衝而方舟猝不及防下，慘哼一聲，口噴鮮血，再爬不起來。

這一擊之重，不但粉碎了他的護罩，還傷及他全身的神經。

一個人倏地從晶石中移了出來，抬起一腳蹴在方舟腰脅處，踢得他離地飛去，重重撞在美雅女那邊的晶壁上，再掉在牆角處。

來著赫然是該葬身反空間內的封神。

方舟失去了能量，立時回復原形，眼、耳、口、鼻全滲出了鮮血。

但他也非像表面般的不濟。

原因是他被震散的只是由封神處獲得以反極子凝起的護罩和能量，他的老本正極子給密藏在神經深處，正緩緩釋放出來，保住了小命和舒緩著被重創了的神經和肉體。但要反擊一時間卻是絕無可能的了。

最妙是兩人察覺不到他正極子的能量。

封神哈哈笑道：「總算出了心頭一口惡氣，你以為可以這麼容易解決我嗎？我們曾經歷過整世代的反空間宇宙，最熟知那裡的情況，只要潛進其中一個風眼去，就可以回來了。」

美雅女厲聲道：「北保司是否也給你送進了反空間去？」

方舟頹然點頭。

兩人才放下心來。

美雅女離椅升上半空，閃電橫移，落在方舟之旁，伸手摸著他下頷，勾起他的頭，俯下送上一個香吻，美目異采漣漣，柔聲道：「橫豎你就要死了，告訴我，你是怎樣瞞過天美帝后的？她這趟確下了決心要殺你的啊！」

方舟舐舐被吻過的嘴，苦笑道：「美雅女，想不到如此吝嗇，要獻吻就要獻得徹底點，這樣不湯不水的，算是什麼？」

封神大步走過來，冷哼道：「讓我給他一些保證火候充足的享受吧！」

美雅女頭也不回的怒喝道：「你給我遠遠滾開，是帝后吩咐我問的。」

封神冷笑一聲，環抱雙手走開老遠，才停了下來，擺出監視的姿態。

美雅女雙目露出溫柔之色，哀求般道：「乖乖的告訴我吧！我保證你不會受到任何侮辱或折磨。」

方舟爬了起來，挨坐牆角，伸手抹拭著仍不斷由鼻孔淌出來的血，道：「我全身血管全裂了開來，能量得八八九九，不用折磨都要死了，何況我要死就死，誰能有機會折磨我呢？美雅女不如想些較有吸引力的條件，例如讓我和妳交配，生幾個聖嬰出來，那不是更好玩嗎？」

封神是首次遇見完全不怕他們黑獄人的生物，還死到臨頭仍要開玩笑占口舌便宜，一時聽呆了眼。

美雅女也是呆兮兮的瞪了方舟好半晌，才花枝亂顫般嬌笑不休。

方舟皺眉道：「有什麼好笑的？」

美雅女笑聲倏止，就像從沒有笑過，接著靜如止水的盈盈而立，淡然自若，道：「夜長夢多，封神，你動手吧！」

封神喜出望外，一個箭步搶前，撮指成刀，一掌往方舟前額猛劈下去。

掌落人去。

方舟早溜進了間層去。

方舟只在間層停留了萬分之一秒，移了半分，又彈了回來，藏在大三角號晶石裡，這是非常行險的一著。

賭的是運氣、機會和黑獄人的人性。

他雖然仍有正極子能量，但因先前耗用太多，兼之剛才那重重一擊，多多少少使他有更進一步的損耗，加上肉體的創傷嚴重之極，所以現在只是僅能保命，連在間層飛行亦力有未逮，更不要說避過黑獄人的追捕了。

剛才受主控椅發出的一擊，是美雅女、封神和艦上剩下的百多名白盔戰士透過晶石和主控椅的聯繫，全力發出來的一擊，方舟沒有立即魂斷大三角號，已算他非常有本事了。

再被封神補上一腳，其傷勢之重，可以想見。

無論方舟如何超卓，總仍是一個人。

他的生命，是倚賴精神、身體的配合。

任何一方受損，都使他有死亡的危險。

現在他的身體給徹底破壞了，只是純憑正極子的精神力量保住最後那一口氣和身體的完整，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續命之法，就是把身體分解和重組，就像上趟夫秀清為他所做的，只是這次要由自己來執行罷了。所以他必須找一個最適合的地方來幹這件事。

他選了整艘飛船最危險的地方，就是現在這塊主控晶石。

這個險是不得不冒的。

無論分解和重組，均須大量的正極能，若能成功，他愈是減少的正極能勢將更是所餘無幾，唯一的方法，就是取得新的能量，好逃到巴斯基等那個正極子形成的「隱形罩」內，而那是唯一的活命之法。

只有在晶石內，他才可輕易借用美雅女現在的反極子能，好去完成這艱鉅的任務。

沒有了肉體，他的精神能只可保存眨幾下眼睛的時間，所以一切須在瞬那間完成，若給美雅女發現他到了晶石去，肯定也要立即完蛋。

果然當他在封神掌下消失時，美雅女和封神均大吃一驚，在正常人般有了一忽兒的失神。

接著他們的思感追進間層內，駭然發覺內全無方舟影蹤，還以為他冒險到了反空間內去。

當追蹤了片晌時，驀又驚覺晶石內出現能量的變化，心知不妙，能量瀉去時，方舟已完成了分解和重組的複雜程序，趁他們精神集中到晶石一刻，再逃進了間層去。

※※※

「啊！」

姬慧芙一聲嬌呼，抱著由間層來到她香懷的方舟，既驚且喜，不知所措。

在這地核旁灼熱的岩穴，原本的安詳寧靜立即給粉碎了。

巴斯基和舒玉智知道發生了事，忙移過來「看」個究竟。事實上在這沒有光線的地方，人類的眼睛早失去了作用，但他們的精神能卻可使他們清楚地感應到一切。

方舟全身乏力，歎了一口氣，把事情說了出來。

原本想假扮封神，收拾美雅女，再以封神的身份控制整支黑獄大軍這天衣無縫的妙策，自是泡了湯。

尤可慮者由於身份暴露，必會再把天美引了出來，縱非如此，只是美雅女等的二十四艘晶石飛船，是可致他們於死地了。

姬慧芙愛憐地道：「方舟，你怎樣了？」

方舟歎道：「不抱著我，我就要掉到地上去，說該算怎樣了。」

巴斯基道：「幸好他們還沒有能力偵破我們的正極子障眼法。」

姬慧芙搖頭道：「不！若我是美雅女，定猜到我們仍是藏在這，要找我們出來雖沒有可能，卻可把整個星球以導彈摧毀，強迫我們離開，再加以追殺。」

舒玉智點頭道：「主席說得一點不錯，他們的飛船正調動往適合發射的位置，這次他們絕不會猶豫了。」

方舟道：「就趁星球粉碎的一刻，我們由反空間離開，那是唯一逃命的方法。」

巴斯基駭然道：「那豈非等若自殺？」

方舟道：「那是要賭運氣的，反空間雖是狂飆凶暴，但我們怎都可以硬撐一段時間，只要移到任何一個風眼去，就可回到正空間去。嘿！我們的運氣一向還不錯吧！」

舒玉智同意道：「黑獄人已有一半飛船進入了間層內，我們若到那裡去活命的機會更少，方舟這大膽的提議，反是最有機會的辦法。」

「轟！轟！轟！」

星球不停抖動，岩石崩裂，地火狂竄。

眾人知道大難即至，能量聯結，特別是要護著方舟，摟作一團，投進了狂暴無比的反空間內去。

事前誰都想不到反空間的變異會產生這麼多妙用。

## 第七章 新帝后號

整個星球爆炸開來，億億計的碎石隨著毀滅性的射線，向上下八方噴發開去。

美雅女的晶石飛船全都一步鑽進間層內去，避過星球級爆炸的狂暴。

不片刻，他們已偵知敵人沒有由間層離開。

他們是否走避不及，隨著星球一起完蛋了呢？這該是不可能的。

美雅女雙目厲芒狂閃，沉聲道：「他們定是由反空間離開了。」

封神想起反空間的惡劣環境，猶有餘悸道：「他們辦得到嗎？」

美雅女心中暗恨自己，剛才他確因受到方舟吸引，下不了手殺他，才命封神下手，豈知就是那緩一口氣的時間，就給這詭變百出的超卓人類連施狡計，運盡全身解數溜掉了。不過這時已後悔莫及。冷然道：「他們最多只能逃往最接近的風眼去，而且多多少少會受點傷，逃之不遠，我們立即去找他們。」

封神道：「要通知帝后嗎？」

美雅女歎了一口氣道：「你敢瞞她嗎？」

※※※

巴斯基、方舟、舒玉智和姬慧芙從反空間彈出來時，無不負傷。

此時他們離開美雅女等只有不足兩光年的距離，哪敢遲疑，奮起餘力，再潛進間層後，朝半光年外的星系逃去。

這完全是速度上的競賽，只要讓黑獄人的探測儀在他們逃到星系前找上他們，那就代表他們要完蛋了。

※※※

通知了天美後，美雅女拉長了俏臉，生氣地坐回自己的主控椅內去。

仍未有北保司的消息。

封神呆站了一會，喃喃自語的道：「這些年來我們南征北討，全為了聖嬰出世。現在確知聖嬰足有把宇宙毀滅的力量了。可是我們是否真能藉此超越這層次的正反宇宙呢？縱使做到了又是如何？」

美雅女嬌軀輕顫道：「你竟敢懷疑帝君和帝后嗎？」

封神苦笑道：「我才不信妳心中沒有和我同樣的疑問，以前北保司在這裡，我才不敢說出來罷了。」

美雅女自知北保司最是忠心，歎了一口氣道：「這想法對我們兩個都是有害無益，何況聖嬰的出世已到了無法逆返的地步，宇宙間只有方舟可加以破壞，原因是因為聖嬰根本是他和天美的兒子，帝君只是第二個父親。不過天美快到了，所有事再不能由我們作主了。」

封神頹然一歎，坐了下來。

此時報告傳至，發現了方舟等的蹤影。

兩人對望一眼，同時看出了對方的心意。

要知正反宇宙同時毀滅時，撒拿旦和天美會藉聖嬰渾成一體，結合再重生，變成一個新的生命，再吸納宇宙所有生命能，那當然包括了美雅女和封神等每一個黑獄人在內。

那等若他們也要為聖嬰而犧牲了寶貴難得的精神烙印，代表他們存在的烙印。

經過這數萬年來叱吒宇宙的風光，要說輕鬆捨得可就是騙人的了。

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愈來愈像「人」了。

換了仍是以前的黑獄魂，他們只會盲目的去服從天美和撒拿旦。

但愈有人性，便愈有獨立的思想，更會以自己為宇宙中心去為自己打算。

以前兩人都不敢吐露心聲。一但吐露後，再沒法掩飾人性化了的情結。

美雅女搖了搖頭，似若要把這可怕的念頭拋開，低聲道：「方舟終要死在帝后手上，那就不如由我們動手，否則若讓帝后看穿了，我們立即就要丟命，明白嗎？」

封神吁出一口涼氣道：「就當我沒有說過任何話吧！」

美雅女歎了一口氣，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

※※※

方舟現在藏身的地方，是該星系五顆行星中的第三顆由隕石組成極寬厚的隕星環上。在被毀滅了的家鄉星系太陽系上，第六顆行星「土星」亦擁有美麗的隕星環，但卻細薄多了。

這星球有著特別強大的磁力，經過千億年的悠久歲月，不斷捕捉經過的大小隕石，到現在終形成了這壯觀和罕有的隕星環。最奇怪是其質量至少是星球本身的質量三倍以上，把星球的體積擴展了六倍有多。

愈接近星球的隕石愈是絀碎，若由遠方觀察，薄若透明。

由此而外逐漸厚重。

最外圍是大至鄉月球般的大隕星，以千億計數，實是方舟他們最理想的藏身之所。

要把這星球和所有隕星同時摧毀，除非來的是現時黑獄人最厲害的中子戰星，否則休想辦到。

黑獄人仍有實力把這星球粉碎。那時所有大小隕星將像脫困的鳥兒，四散投進宇宙深處，方舟等也逃之夭夭了。

在策略上，對方舟等可說是妙無可妙了。

若敵人尋來，由於不能察破他們的正極子障眼法，恐怕數十年仍休想尋到他們的藏身處，更何況他們還可輕易躲到另一顆隕星去。

只是球體的本身，便比家鄉地球大上十七倍，被凍結的氣體覆蓋。赤道區域更完全被隕星環遮擋著，像一層層的面紗，使星球更是神秘難測。

最妙是隕星環充盈著熾熱的等離子體，能影響黑獄人的偵察儀。所以當方舟等找上這奇異的星體時，各人都大叫僥倖。

逃到外圍的一顆大隕星的坑洞內時，眾人均力竭身疲，或躺或坐，連說話的氣力都失去了。

三人已知夫秀清的壯烈犧牲，其中自以姬慧芙最是傷心，又充滿感激。

在這生命無限延長的世代，這種行為只可以偉大無私來形容。

方舟大字般躺在地上，拚命吸收了一輪正極子能量後，坐了起來，勉力佈下一層正極子的反偵察網，又躺了下來。

※※※

此時黑獄人最後的一支晶石艦隊來了，很快斷定了方舟等藏身的隕星環，忙擺下陣勢，遙遙把星球包圍起來，卻沒有其他動靜，顯有無從入手的煩惱。

換了以前黑獄人的全盛期，這隕星環儘管大上十倍，都難不倒他們。

但在今時今日的弱勢，要對付和搜索這麼的一個星系，他們的力量實在太單薄了。

※※※

陽光由隙處偶然投進方舟等的坑洞來，那種舒服的感覺，千言萬語均不足形容。

巴斯基最先回復過來，移到坐於方舟旁的姬慧芙前，微笑道：「能見到主席回復生機和鬥志，實是最令人欣悅的事。」

姬慧芙深情地看了仍在閉目養神的方舟一眼，赧然道：「我再不是主席了，唉！秀清……」

舒玉智沉聲道：「戰爭總要有犧牲的，夫院長以自己的生命換回方舟，將沒有人會忘記她捨生救世的偉大行為，所以她的死是絕對有價值的。」

方舟坐了起來，頹然歎了一口氣道：「我從黑獄人的資料庫內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情報，就是天美和撒拿旦已成功建成一條貫通外間和河核的通道，入口是離河核五十光年的微形黑洞，不過由於反空間的風暴，這條通道該受到一定的影響。」

巴斯基愕然道：「那麼天美怎能由那裡走出來呢？」

方舟道：「這通道應有別於正式的反空間，但必須有強大護罩的飛船才行，以肉身進入，必死無疑。唉！我們怕要把大三角號再奪過來，才有希望進去後又可以離開。」

舒玉智道：「這麼說，天美該建成了新的帝后號，唉！我們恐怕又有難了。」

三人同時色變。只是天美一人，已非他們應付得了，再加上新的帝后號，他們更無還手之力了。

姬慧芙道：「這或者就是天美阻止我們坐大三角號到河核的真正原因，現在黑獄人嚴陣以待，要再奪大三角號，真是談何容易。」

這一趟連一向詭計多端的方舟亦一籌莫展。

舒玉智斷然道：「要奪大三角號，就必須立即付諸行動，否則天美來後，我們更沒有機會。」

又苦笑道：「奪大三角號，我們就成了天美明確的攻擊目標，情況比現在更不如，但咱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巴斯基乾笑道：「我卻認為首要之務，就是先保住小命，現在去大三角號，和自殺差不了多少。」

方舟嘻嘻笑道：「我還是首次聽到大亨和小姐意見分歧，讓我來作個中間人，就是既保命又能奪取大三角號。」

三人精神一振，知他又有妙計了。

豈知本是得意洋洋的方舟倏地臉色大變，駭然道：「我的天！是新的帝后號。」

新帝后號由間層內彈了出來，出現在大三角號之旁，全晶石的艦身金芒流閃，充盈不可名狀的奇異能量。

比起舊船，她至少大了十多倍，足有超級巨艦大三角號四分之一的長度，頭尖尾闊，有點像巴斯基以前的魔鬼魚飛船，只是多了數百條由頭端延伸往尾擺的脊，充滿線條的美感和深合自然物理的力感。

難怪方舟臉色大變了，新帝后號明顯地比舊艦先進了數萬年。

只是其中流動的金芒能，便使曾吃盡天美苦頭的方舟知道大事不好。

早先想出的妙計全派不上用場。

有天美在，不但奪取大三角號的美夢成空，最糟的是天美說不定有能力把他們尋出來。

誰想得到她來得這麼快。

那證明了新帝后號可能是宇宙內最快的飛船了。

姬慧芙猶有餘悸道：「那是什麼能量，金光燦然，七萬年前的天美並不是這樣的。只有她的帝后號和她才擁有這種宇宙從所未有既美麗又可怕至極的力量。」

巴斯基透過隕星偶然出現的間隙，凝望著虛懸於大三角號之旁的新帝后號，吁出一口涼氣道：「我也很想知道。」

舒玉智神色凝重道：「假設我沒有猜錯，這可怕的能量該是來自聖嬰，這或者就是天美指責我們的干擾了。因為她原本的能量該全用於與撒拿旦的結合上，現在只好由聖嬰身上提取能量來對付我們。」

方舟駭然道：「那豈非亦擁有像撒拿旦般無所不知的能力嗎？這正極子的障眼法恐怕瞞她不過呢。」

話猶未已，大三角號和所有晶石飛船全體潛到了間層去。

只剩下突然發出照亮了整個星系內空的新帝后號。

方舟等心知不妙時，新帝后號化作一束金芒，避過隕星環，由下方穿進星球去。

眾人還來不及起第二個念頭，龐大的星體炸開來，化作漫空碎石，往外激射。

方舟雖曾想過對方會以導彈擊碎隕星環，但那卻是個漸進式的緩和過程，絕不像眼前的狂暴和激烈。

失去了凝聚力的萬億大小隕星，先是往四方八面投去，但轉瞬便給行星爆炸所生出的碎屑和射線追上。

激烈的碰撞，產生劇烈的爆炸，釋放出毀滅性的能量，一波波往外以近乎光速的速度擴展。其聲勢驚天動地，一時間整個星系內的行星和太陽均被波及。

方舟最先作出反應，就在被爆炸波趕上前，能量注入隕星，潛到了間層內。這一著亦是出乎守在間層內美雅女等人意料之外。

他們雖料到方舟等唯一方法就是逃到間層去，但卻想不到他竟有能力駕御大若人類家鄉月球的隕星，逃到間層裡，還以驚人的高速溜走。

以百計的導彈，立時蜂群般追過去。

晶石飛船亦群起而追。

巴斯基、舒玉智和姬慧芙不約而同發出能量罩，護著隕星，導彈擊上去，紛紛爆炸。

舒玉智厲叫道：「方舟快想辦法，我們不能支持多久了。」

方舟知道此乃生死存亡的關頭，一邊操控隕星，同時彈回正空間去。

以大三角號為首的二十六艘晶石飛船，同時出現前方。

方舟的能量本就未回復原來的水平，此時再沒能力控制隕星鑽回間層去。

這刻早離開了出事的星系有二千萬公里之遙，但爆炸波正以光速追來，掉頭只是死路一條。

方舟猛一咬牙，隕星往下沉去，企圖逸出羅網。

爆炸波已追至三百萬公里處，只再要瞬眼功夫，便可趕至。

美雅女等見勢頭不對，顧不得再攔截方舟，又潛回間層內去。

爆炸波已至。

方舟大叫道：「這是唯一的活命機會了！」

能量延展，與三人同時藏往隕星背著爆炸波的一邊去。

「轟！」

隕星終被爆炸波波及，外層的堅岩立即氣化，隨著爆炸波的鋒緣往外激射。

方舟憑著三人輸入體內的能量，更不斷吸納宇宙正極子的能量，再注入隕星去，苦苦抗拒這能毀滅一切的爆炸波。

隕星向著爆炸波的這邊不斷氣化，生出長長一道芒尾，像流星般朝星空間無盡的深處投去。

爆炸波隨著不斷的擴散，力量亦不斷轉弱，到隕星只剩下不及三十立方米的一團岩石時，眾人的能量已能與爆炸波取得平衡，就像浪峰頂上的小舟船，隨浪急行。

四人力竭筋疲，比之剛才抵達隕星時更有不如。

但都知暫時度過了險境。

因為在這種狂暴的情況下，縱使天美都偵測不到他們的位置。

方舟逐分逐分的改變方向，疾飛了百多萬公里，只以正極子籠罩著隕星，這才進入間層內，疾飛好半晌後，又跳了出去，來到另一個星系的內空處。

方舟頹然倒下，呻吟道：「這星系唯一的行星藏有一個黑獄人的地底基地，這是我由黑獄人的資料庫得回來的，基地的保護罩，該可避過他們的偵測儀器。」

巴斯基苦笑道：「希望面沒有黑獄人就好了。」

舒玉智挨著巴斯基坐下來道：「該可瞞過美雅女等人，卻絕瞞不過天美，尤其剛才我們曾進入間層內，等若告訴天美我們來了這裡。」

姬慧芙待要說話，殘缺的隕星忽地劇烈抖顫起來。

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牽引著他們的救命隕石，往星系唯一繞著太陽的行星投去。眾人臉臉相覷，不用說，基地內應還有黑獄人，才有這種情況出現。

而他們連抗拒的力量都失去了。

## 第八章 地火樹囊

天美駕著新帝后號，以雷霆萬鈞之勢，摧毀隕星環，一舉破了方舟等賴以藏身的隕星，新帝后號船體內流動的金芒則劇減了一半。

鑽入間層去後，以天美之能，亦不得不調息了一段時間，以平復轟破星球時的能量相激，故未能即時參與美雅女等對方舟的截擊行動。否則方舟等早完蛋了。

當天美與黑獄人這最後一支艦隊再會合後，大軍正集結在離方舟等躲藏的星系二十光年處，靜候天美的來臨。

天美離開新帝后號，來到大三角號的主控室內。

美雅女、封神和已由反空間回來的北保司忙起立恭迎。

晶石球上現出附近百光年範圍內的二千多個星系，其中只有三百個星系擁有行星。

在這星密集的地方，星系的距離均危險地接近，以引力的形式互相影響著，不少行星都因此而被扯碎。

美雅女首先道：「又再給方舟逃走了，這人的詭計奇技層出不窮，像現在我們竟完全測不出他的位置。」

天美俏目淒迷，輕輕歎息道：「我是不會怪你們的，到現在我仍想不通為何他仍可生存。來前我曾得帝君指示，方舟應已掌握了白極子的秘密，像我們的黑極子是反空間最本原的力量般，白極子卻是正空間最終極的力量，我一時不察下，才會著了他道兒，但現在他再沒有這般幸運了。」

北保司咬牙切齒道：「請帝后指示他們的位置，這趟我們絕不會失手的。」

天美美目深注在晶石內呈現出來的立體星圖，毫不掩飾眼內豐富的情緒，好一會才道：「現在由於反空間的變異，你們的飛船暫時不能飛回聖嬰宮去，否則只要我們全體回到宮內，方舟便只能望洋興歎，徒呼奈何。但現在我們必須把敵人除掉，聖嬰此刻是不可被干擾的。」

三人連忙應是。

天美目光落到其中一個星系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輕輕道：「方舟最後消失的地方，是在我們的八號基地的附近，可知他已竊得我們飛船上的資料，故想利用這空置基地的設備來對抗我們。這趟我們全力出擊，不容有失，務把事情徹底解決。」

三人轟然領命。

有天美在此，方舟現在就若被判了死刑。

※※※

載著方舟、巴斯基、姬慧芙和舒玉智的隕岩，緩緩進入基地在星球表面旋開的入口中。

強光烈射在隕岩上，照得四人纖毫畢露，睜目如盲。

他們連以思感能探測形勢的能力也沒有了。

正自歎難逃大劫時，一個熟識的女聲在這空廣的停機坪內響起道：「我的朋友，你終於來了，我們等了你很久哩。」

同一時間，強光消去，四方八面現出一團團爍閃的銀芒，其中隱見雙翼伸展的美女，情景美麗詭艷。

姬慧芙等目瞪口呆時，方舟狂喜嚷道：「天啊！原來是小弟美麗的翼女朋友，啊！夜星在哪裡呢？」

翼女之首夜星倏地出現在隕岩之上，張開雙翼，把方舟擁入懷內。

方舟猛摟著她奇異的肉體，貪婪地嗅吸著由她的嬌軀散發出來的熟悉香氣，又驚又喜的問道：「妳們怎會到了這裡來呢？」

翼女一點不計較方舟對她玉臉的愛不釋嘴，但卻沒有任何人類女性對異性的反應，容色靜若止水道：「我早說過你是我們永遠的朋皮，自然要到這來和你並肩作戰。」

頓了頓續道：「自那天分手後，我們立即動程到這來，剛抵達大三角河系，就遇上前所未有的反空間風暴，否則早到這來了。無論如何，我們又在一起了。」

言罷放開雙翼，收到身後。

方舟亦依依不捨放開了她，介紹了三人給她認識。

夜星淡然的打著招呼，然後道：「黑獄人的艦隊已發現了我們的行蹤，作戰的時間也到了，這基地有堅固的護罩和地對空防衛系統，經我們在星球內部遍植地火樹後，已與我們的力量結合為一，該可支持一段時間。你們須立即休息，否則就不能助我們取勝了。」

巴斯基道：「妳們來了多少人？」

夜星道：「能來的都來了，共有一千八百名戰士，我們將會一邊以基地的設施還擊，一邊採用由間層突入對方飛船內作巷戰的戰略。」

姬慧芙大奇道：「妳們也知間層的存在？」

夜星道：「植物之祖教曉了我們關於宇宙的一切秘密，否則怎可承擔他賦予我們的使命呢？」

又道：「我們以地火樹在地核處織成了一個保護囊，只要你們藏在其中，將可安心靜養，時間無多，我送你們到那裡去吧！」

隕岩迅速移動，朝基地的深處飛去。

※※※

戰爭全面展開。

出乎黑獄人意料之外，基地的反抗力比他們所預估強大百倍，本該失去動力的集束武器，射出有別於從前的綠色能量光來，兩艘作先鋒隊的晶石飛船在猝不及防和首當其衝下，首先吃不消。

失去了反空間補充能量的護罩直線下跌，尚未逸出火力網時，已炸成碎粉，使黑獄人的晶石飛船只剩下二十四艘。

擅於潛蹤匿跡的翼女以地火樹形成的保護罩，使黑獄人的所有探測儀器和美雅女等的思感能全部失效。

天美由於摸不清翼人族的隱藏方式，亦花了好一會功夫才弄清楚由地火樹佈成的保護力場，那種把時空扭曲了的特性。

黑獄人重整陣勢，等候天美的指令。

天美憑著超人的力量，掃瞄了敵人的虛實，卻無法找到方舟四人的影跡。

她自問再無能力像早先般一舉把整個星球摧毀，只好採取一般的戰鬥方式。

發佈了命令後，新帝后號迅達光速，化成金芒，繞著星球疾飛了百多轉。

每一轉都向敵人烈射出金色的集束光。

光束到處，岩石消融，基地火樹碎飛。

敵人的反擊，對她生不出半點作用。

但新帝后號內的金芒卻是大幅減退，到只有平時十分之一的亮度時，保護基地的強大護罩終於粉碎。

而天美亦大感吃力，她功成後退，由以大三角為首的二十四艘晶石飛船發動全面的攻擊。

以萬計的壓縮導彈，雨點般激射往佔了星球二十分之一大小的基地投去。

一時地裂天崩，已是不堪摧殘的地火樹紛紛爆成芒燄。

翼女亦展開了她們慣用突入敵船肉搏的戰略。

她們的雙翼不但可破入敵人封鎖正反空間的分隔力場，還有強大的作戰和保護作用，否則就不能成為黑獄人的勁敵了。

戰事以最慘烈的方式進行著。

翼女唯一不能進入的就是新帝后號，但此時天美亦暫時無力出手對付他們了。

※※※

地火樹結成的大囊在地核的熔岩內滾動著，渾體火紅，充盈著來自植物的本原能量。

這可說是翼女的「土法治療」，幫助方舟四人盡快復元。

在地火樹囊的保護下，他們不但躲開了天美的思感偵測，還完全與外界隔絕了開來。茫然不知外面正戰鬥得天翻地覆。

球內注滿了地火樹的能量，無孔不入地透進他們體內，先療治受損的筋骨、肌肉和神經，再像催化劑般激發他們的意志和生命能，使他們能加速吸取和補充損耗的過程。

在方舟出現前，除了改造人外，所有人的能量均須從改良了的食物吸取。

但在方舟來了之後，得到他的啟發，人類已不再倚賴食物，而直接由太陽攫取能量。

食物消化了後就要補充。

但吸取太陽能卻使人類本身變成了像「儲電池」般的有機體。也像儲電池般有損耗和補充，血及細胞內藏的再非氧氣或營養，而是太陽能。這使人類自蛻生術後在進化上再跨出了一大步。

最重要是他們可把能源轉化成細胞、血液、水份一類維持生命必要的物質，使自己再不受環境限制，除了生命因子外，幾乎什麼都可以改變，至乎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也可憑能量再造和重組物質，徹底康復過來。

方舟能吸收正反極子，實已到達了進化的頂峰，否則也不能與曾經歷過三個宇宙世代的黑獄人周旋。

方舟最先回復過來，心中一動，傳感往三人道：「不如我趁此良機，將你們體內的反極子除去，變成純正極子的能量體，那進入河核或逃命時，躲過黑獄人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

巴斯基應道：「那我們是否須像你上趟般假死一會兒呢？」

方舟道：「放心吧！第一次做最危險，我現在已有完全的把握。嘿！誰肯先被我殺死呢？」

姬慧芙答道：「就是我吧！」

※※※

光雨爆閃，電芒烈射。

主要的戰場在大三角號內進行。

夜星把翼人戰士的主力集中在該處，只要能除去美雅女、北保司和封神這大三角委員會的三大巨頭，便可大幅削弱黑獄人的實力。

美雅女等失算在不知道藏在基地內的是擅於以個人為作戰單位的翼人族，猝不及防下，給她們由間層破入艙內，強攻硬打。剎那間損失了十多個白盔戰士，這才得以穩住陣腳，憑著能量晶石，堅守主控大堂，再發動反擊。

由於能源不足，艙內的所有自動攻敵系統全部失效，否則翼女恐怕早敗退了。

「砰！」

夜星一馬當先，硬以雙翼擋了美雅女一下重擊，十指發出十道電芒，纏上了由另一邊攻來的一名白盔戰士。

戰士的盔甲立時寸寸碎裂，化成碎粉，另四名翼女飛過長廊，發出四團綠芒，硬把衝前反擊的北保司迫退回主控大堂內。

翼女方面立時聲勢大盛，擁入大堂內。

美雅女和封神見形勢不妙，聯手透過晶石，放射出似若裂破了大堂空間的強芒，猛射在雙翼護體、搶進門來那四名翼女身上去。

四女同時變得透明起來，接著氣化慘死。

但在第二道晶石強芒發出前，早有十多名翼女奮不顧身攻入了白盔戰士佈成的迎敵戰陣。

大翼狂掃下，白盔戰士紛紛甲碎人銷，成了一盤散沙。翼女雖有傷亡，但顯然佔在上風，而大部份翼女均是喪命在美雅女三人手上。

白盔戰士本非如此不濟，問題是經過船上劇烈的追逐戰，等退守到這裡時，他們本已有限的能量和微型壓縮導彈早用得差不多。美雅女等則自顧不暇，難以為他們補充，自然非是養精蓄銳的翼女對手了。

美雅女擊斃了一名翼女後，與北保司和封神搶到前方，硬擋著已攻佔了半個大堂的翼女戰士。

就在此時，翼女群內金光乍現。

本是氣勢如虹的翼女，給狂風掃落葉般往四外拋擲，紛紛炸成碎粉，沒有一個細胞能再保持完整。

夜星一言不發，閃電移前，一掌朝金芒拍去，掌未至，掌心現出一個外綠內紅的芒球。

「轟！」

整艘飛船晃動了一下。

金芒臉如寒霜的天美現身出來，夜星則給撞得拋跌門外，狼狽不堪。

天美的出現，立時把黑獄人的劣勢完全扭轉了過來。

※※※

方舟這時剛完成了對三人能量改造的壯舉，虛懸在徑達三十米的地火樹囊，笑道：「翼女不愧植物之祖的傳人，只是這用途多端、有若一顆充滿生命力的種子的地火樹囊，就讓人歎為觀止。這個微型的時空扭曲，比以前隱藏整個星系的手段更使人難以識破，我看就算帝君撒拿旦親來，也找不到我們。」

姬慧芙貼坐一角，嗔道：「你還不快點補充剛才的損耗，說不定黑獄人已成功攻入基地內了。」

巴斯基想起天美，歎了一口氣道：「這火樹囊確能避過天美的偵察，我建議所有翼女全避進來，只是這火樹囊把間層都封閉了，我們想出去把這想法告訴她們都有心無力。除非我們忍心把樹囊毀了。」

與舒玉智挨著巴斯基的方舟，輕輕道：「勿要多此一舉了，我早和夜星說過同一番話，但她說她們的壽命已到了最後階段，所以決意與黑獄人拚個生死，盡量削弱他們實力，只要能讓我們抵達河核，她們就完成植物之祖的遺命了。」

姬慧芙感動地道：「她們定是想為我們奪取一艘飛船了。」

方舟正想說話，地火樹像有意志的生命般自動露出一個空隙，夜星一陣風般吹了進來，平靜地道：「我們鬥不過天美，任務失敗了。」

※※※

戰事告一段落。

天美與美雅女等三名大將來到成了廢墟的基地內，肯定再無偷生的敵人後，升上入口的邊緣處。

岩險陡峭，起伏不平的大地無限地往四方八面延伸，說不盡的孤寂荒涼，引導著觀者的視線在有如剃刀邊緣的尖銳地平線上達蒼穹，像把地獄般的荒涼星球和天堂般的燦爛星夜接連在一起。

他們雖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可是心中卻全無歡喜之情。

懸在上方的二十四艘晶石飛船和只餘黯淡金光的新帝后號，並沒有耀武揚威的氣概，只在提醒他們黑獄帝國曾逞雄宇宙的威勢，已到了日暮窮途的階段。

由於反空間的變異，使他們再不可以從反空間提取能源，令黑獄戰士實力驟減，否則方舟現在早完蛋了，而翼女更不能使他們傷亡慘重。現在戰士的人數跌到不足五百，再難以發揮飛船的威力。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而最要命的是現在連天美都搜索不到方舟四人的所在。

然後黑暗由空中消褪，星體在逐漸變藍的天空上黯然失色，白雲開始成形，大地拂著寒風。

北保司冷哼道：「方舟等該仍在這星球上，翼人族一向最懂利用自然力量來躲藏，否則早給我們宰了。」

美雅女和封神交換了個眼神，保持緘默。

天美雙眸金光流轉，原本寒厲的眼神，不知因想起了什麼，忽地射出奇異但傷感的眼神，幽幽歎道：「就算翼人以她們的方法把時空扭曲深藏，本來仍難以把我瞞過，可是剛才摧毀星球時，損耗了我鉅大的能量，而我又不能從反空間得到補充，才不能突破她們的反空間屏障。」

美雅女發言道：「方舟引發出來的反空間變異，實造成了我們自得人體後最嚴酷的打擊。每次戰爭，都使我們的力量進一步削弱，但對翼女和人類這些倚賴正空間力量的生物，卻成他長我消之勢，真是讓人擔心。」

封神接道：「在一般的情況下，反空間的壓縮能量，根本與正空間生物處於不同的能量層次，除了我們和方舟外，誰都沒有能力無休止地提取反空間的能量，但縱使是我們，也不能惹起一場波及整個反宇宙的反空間風暴，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天美秀眸之內，淒迷之色更濃了，語氣卻非常平靜，柔聲道：「據帝君說，方舟已同時掌握到這層次宇宙最終極的兩種本源力量──正反極能的秘密，所以現在他是唯一有能力破壞聖嬰出世的人類。其實打一開始，我們便知道宇宙內唯有人類擁有這種潛力，所我們才會由大三角河系移往銀河系去，精心部署去取得他們的身體。」

頓了頓續道：「當足夠的正極能被引進反空間時，將打破反空間的平衡，引發眼前的變異。所以無論任何代價，我們也要殺死方舟，去了這心腹之患。」

美雅女和封神的目光同時亮了起來。

北保司苦惱道：「現在怎辦才好呢？」

天美歎道：「我雖然不願意，但卻不得不再一次喚醒帝君，只有他的思感能，才可在正極能的層次上漫行，為我們把方舟找出來。那就是方舟末日的來臨了。」

美雅女和封神同時色變。

## 第九章 埋身之所

地面上四位黑獄領袖各自煩惱時，地火樹囊的方舟現在也是一籌莫展。

五個人分成了兩組，巴斯基和舒玉智坐在一邊，方舟則處於姬慧芙和夜星之間，成了另一組。姬慧芙半挨方舟，頹然道：「就算我們奪得大三角號，也到不了河核去，因為絕逃不過天美那一關。」

巴斯基沉聲道：「可以肯定中子戰星必是在河核內守護聖嬰，那將有實力完整的黑獄軍團，阻止任何人去傷害他們的主子，最糟是我們對那裡的情況根本一無所知。」

夜星淡淡地瞥了方舟一眼，平靜地道：「植物之祖曾說過，只有方舟才有能力阻止聖嬰的出世，所以到了那裡後，方舟自然會找出方法來。」

舒玉智道：「隨機應變，正是方舟最大的長處，只是在現今的形勢下，我真想不到怎樣能突破黑獄人的封鎖，以潛進河核去。而到了那裡後，又怎樣過得天美甚或撒拿旦那一關。天美已厲害至此，撒拿旦的厲害更可想而知了。」

方舟的眼睛亮了起來，壓低聲音道：「我們應否突然溜出去，給天美來個突襲，若可把新帝后號奪到手上，說不定連天美都趕不上我們，那豈非可解決了一切問題嗎？」

說到這，五個人的身體同時掠過一陣冰寒和邪惡無比、令人膽顫心寒的感覺，好像所有秘密全暴露了出來。

方舟色變道：「撒拿旦找到我們了！」

※※※

天美緩緩張開美眸，俏目異芒大盛，再逐漸黯淡下來，回復先前的模樣。

美雅女等三人全跪倒地上，心生顫慄。

他們知道撒拿旦無處不到的思感已來過了。

自七萬五千年前開始，黑獄帝君撒拿旦只醒過三次，而最近兩次都是為了黑獄人的大敵方舟。

對他們的帝君，黑獄人有著敬畏難分的情結。

天美秀目蒙上了一層哀色，柔聲道：「我找到他們了。」

※※※

方舟、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四人駭然色變時，夜星忽然一把抓住方舟的手，道：「我們出去引開天美，否則只會死在一堆。」

姬慧芙雖尊重夜星，仍不得不反對道：「聚則力強，分則力薄，不如聯合起來和他們拚個生死吧！」

夜星道：「我有方法可以擺脫天美，就像我剛才逃回來的手段，但必須以方舟作釣餌，而我則只能與擁有植物之祖本原力量的方舟聯結，其他人都不行，我走時將會把火樹囊送入間層內去，保證黑獄人尋不上你們。這火樹囊的生命已所餘無幾，囊破後你們可再次潛回這來，與我等會合。」

話畢已到了囊外去，同時火樹囊紅光迸發，滾進了間層內，迅速去遠。

方舟與夜星手牽著手，在熔岩內迅速繞著圈子，愈轉圈子愈大，愈轉速度愈快。

地核的岩漿竟隨著他們旋轉起來，形成了一個火紅的大渦漩。

熱度不斷提升。

方舟把能量送入這異族美女的體內去，大幅增強她的能力。

雖然他一點不知她的打算，卻全心全意相信她。

翼女確是一種高尚無私的偉大生物，從不把生死當作一回事。

什麼都只不過是自然過程的一部分。

夜星卻是第二次感到自己的心和方舟毫無隔閡地連結在一起。

第一次是當方舟離別時兩者的相擁。

或者這就是人類歌頌的愛了。

※※※

美雅女等站了起來，奇怪地瞪著天美。

這黑獄人的帝后眉頭緊鎖，露出迷惑的神情。

北保司忍不住道：「發生了什麼事呢？天美帝后！」

天美搖頭歎道：「死到臨頭，還要和我玩這種沒有意義的把戲。」

轉向三人道：「你們立即趕往聖嬰宮，在秘徑進口處待我回來，我會為你們的飛船補充能量，不但可使你們有能力穿過秘徑，還可比以前更強大，有足夠能力守護聖嬰的出世。唉！我殺死了方舟後，希望再不用出手了。」

話畢空氣般消失在三人眼前。

剎那光景她已回到了新帝后號處。

接著這艘擁有最超卓性能的太空戰艦，化作金芒，潛進了地層內去。

※※※

方舟以心靈向夜星傳達訊息道：「好朋友！妖后來了！」

夜星的心靈回應道：「那我們走吧！我的愛人！」

方舟失聲道：「愛人？」

※※※

此時新帝后號剛到岩溶漩的邊沿，竟硬生生被溶漩結合的龐大漩動量掃得滑了開去，收勢不住，繞著溶漩滴溜溜轉了兩個圈。

驀地溶漩整個消失了，到了間層內去。

天美氣得俏臉發白，緊追而入。

這趟她是動了真怒。

為的是嫉妒心作祟。

她可以接受方舟和姬慧芙的相戀，因為他們既是同類，且又是在她對方舟奇異感情前的既成事實。

但翼女卻非是方舟同類，而且那種感覺到這刻天美才感受得到。

新帝后號金芒轉盛。

一束狂大無比的冰凍金芒透過艦首的主發射口，向溶漩激射而去。

時空似是凝止不動。

溶漿已全部轉化作高能量的熾熱氣體，使原本只有十多公里的溶漩，變成廣及百公里的熱漩碟。

愈近外圍，能量愈高。

※※※

在這氣漩的中心點，夜星和方舟緊擁為一，卻全無任何人類色慾的味道，洋溢著一種超越了種族與肉慾的深摯愛戀。

方舟看著夜星美麗壯觀的翅膀在上方雨傘般覆蓋著他們，一下下舒展和有力地拍動，充盈著動作的美態和深合自然之道某一種難以言喻的音樂性和節奏感，令他心神俱醉。

翅膀每一下拍動，都會送出一股兩人合起來的能量，送往氣漩，積聚起來。

但方舟心中同時充滿神傷魂斷的情緒，因為他知道夜星已離死不遠。

為了保持和增強這氣漩的高能量和奇異特性，她正在逐份地燃燒著自己龐大的生命能，只有這樣才可對抗天美。

她仍是那麼平靜。

秀美的玉容散發著聖潔的光輝。

她對方舟的愛，純若澄清的天空，不含半絲雜質。

「砰！」

整個氣漩劇烈抖動了一下，邊緣處近十五公里的熱氣散往間層的虛空處。

夜星望向方舟，清澄的眸子透出一種翼人族獨有的奇異感情，傳感道：「是時候了！」

下一剎那兩人和熱漩碟到了正空間去。

週遭是以千億計的遠近恆星，像一個個正在虛空中燃燒著的大小孔洞。

新帝后號倏地出現下方，千百道金芒由船體捲旋而出，往兩人擊去，聲勢之激烈，勝比千萬艘飛船同時來攻。

夜星低頭輕吻了方舟的唇，柔聲道：「這是你們人類示愛的方式吧！」

氣漩同時以兩人為中心，往內收縮，變成一團比太陽內核還灼熱的球狀氣團。

「轟！轟！轟！」

金芒撞上氣團，化作無盡的芒火光雨，激濺往太空。

金雨過後，氣團消失了，兩人也無影無蹤。

天美駕著新帝后號來回巡視了數十遍，肯定方舟和翼女同時被氣化了，才潛入間層走了。

※※※

方舟和夜星當然沒死。

熱氣漩確被天美可怕的力量徹底粉碎，但同時也吸收了天美部分的力量，沿著早先佈在兩人四周的無形能量曲線變成一個堅固的空間扭曲，避過了天美的思感波，使天美誤以為他們已形神俱滅。

夜星用盡了最後一絲氣力，再不能吸收方舟輸進她體內的能量了。

方舟比她好不了多少，但仍可由空中慢慢攝取正極能來補充。

夜星的美目仍是那麼明亮，閃動著奇異的芒。

方舟明白到那代表她心中的欣喜，因為終於為方舟的使命作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

夜星輕輕道：「在這星區內，有一充滿植物生命的美麗星球，我想死在那裡。」

※※※

充滿生機的大地往四方八面延伸開去。

那是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世界，距離河核只有二千光年的距離。

星球上雪峰皓潔，奇花異樹形成的廣闊草原和茂密的樹林縱橫交錯，湖泊成群，飛流奔竄，就像在這充滿仇恨和鬥爭的太空戰場唯一能避世的桃源幅地。

星球上沒有爬行的生物，淒居的只有前所未見火紅色的飛鳥群。

當方舟擁著垂下了雙翼的夜星穿過大氣，往大地俯衝時，億萬頭紅鳥振天而起，但轉瞬又再沉醉在牠們自己的天地。

方舟飛過一個湖面時，只見湖面長出若指天之劍的塊狀金黃植物，在一片湛藍的湖面上和夕陽下金光閃爍，似躍出水面的金芒。

夜星神色平靜如昔，深情地看著眼前這奇異美麗的世界。

方舟帶著她在一個最宏偉的瀑布前降了下去。

晶瑩的瀑布急洩而下，衝到湖面時，彈起千萬顆水珠，光燦奪目，嫵媚多姿，絢麗奇詭。

方舟與夜星在水流中的一塊巨石坐了下來，同賞這動人的景致。

夜星倒臥在方舟懷裡，香唇輕吐道：「我要你到這裡來，背後有一定的原因，很快你就會明白我的話了。」

方舟苦笑道：「我想過這問題了，在這接近河核的近處，恆星都變得異常狂暴，根本沒可能有這麼美妙的一個地方，其中必有非常特別的原因。」

夜星道：「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呢？」

方舟呆了半晌，點頭道：「這麼一說，原本模糊的感覺立即清晰起來。是的！來到這星球後，我整個人都放鬆下來，本應是陌生的環境，卻有無比親熱和熟悉的感受。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夜星指著遠方最壯麗的一座崇山，道：「待會兒你到那座高山，自然會明白原因。在我死後，就把我葬在這瀑布旁的岸上，不要用任何東西包，當異日你再來時，我將會變成一顆奇異的巨樹，我的生命會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去，所以你不該為我而傷心。」

方舟喜道：「那是否還能保存自己的意識呢？那不如我在身旁居住，豈非可陪伴嗎？」

夜星忽地奮盡餘力，卓立而起，翅膀舒展，有力但輕柔的拍動著，仰望太陽下山後壯麗的星空，道：「這宇宙既屬於任何生命，也不屬於任何生命。對她來說，一切生命只是自然的部分，和沒有生命的石頭全無分別，沒有什麼重要性，又或特別的意義。我們眼中所見的無數太陽，只是一團團的火球和巨大的石塊永不停息地滾動，在無法計量的時間長河作瞬那的存在。」

方舟跳了起來，神傷魂斷地把她摟著，悲叫道：「我知道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只要肯接受我的能量，便可快樂地生存下去。難道不想隨我到河核去對付宇宙的公敵黑獄人嗎？」

夜星反擁著他，淡然自若道：「生何所從，死又何所之，如果生命要持續至無盡的永恆，就很難想像生命的存在究竟有什麼目的了。死亡實在是自然最美妙的一部份，那是生命必須付出的代價。黑獄人試圖改變自然神聖不可侵犯的過程，所以我必須阻止他。現在你已是宇宙唯一的希望了。記住！當你把我埋葬後，定要到那座大山去。」

方舟還想說話，夜星的雙翼軟垂下來，玉殞香消。

方舟站在夜星沒有標誌的墳地前，雖感悲痛，卻遠比不上夫秀清死亡對他造成的打擊，只是心中一片茫然。

他挾著大敗黑獄人和四族聯軍的聲勢乘興而來，心中充滿力能逆天的強大信心。

但現在他的信心已消磨殆盡。

不單失去大三角號，犧牲了夫秀清和整個翼女族，連到河核去的工具也沒有著落。

若夫秀清尚在，他還可憑著她的晶片把「人類號」複製出來，雖然那種因之而來的損耗是絕不明智的做法，但總還是其中一個可行途徑。

而現在他卻一無所有了。

想到這裡，他記起了夜星死前的話。

「到那座大山去！」

太陽這時出來了，趕走了黑暗。

## 第十章 異地重逢

方舟愈接近愈感到這座巨山的宏偉雄奇，週遭的山峰都給它比了下去，巨山似若一座莊嚴肅穆由大自然的妙手塑造出來的金字塔，鶴立雞群般突起於群峰之上，寧靜坐在無窮的天空中，神往著宇宙從無人能勘破的存在之謎。

方舟飛臨巨山之上時，受眼前景象感動，一時把心事都拋開了。

巨山峰巒處被長年不融的冰雪覆蓋，構成一派冷寂荒涼的冰雪世界。

在這冰峰雲嶺中，只見千萬條皎潔奪目的冰流，漫佈山野、山谷，蜿蜒迤邐。在陽光射下，冰流更是晶瑩剔透，金光熠熠。

就在此時，他看到主峰下一個山谷內，有個不合常理地沒有冰結、仿若明鏡的大湖。湖底中隱見一艘飛船的暗影。

一股無可擬比的強烈情緒湧上胸臆。就像一位離鄉外遊的遊子，經歷了畢生的悲歡離合後，返回故鄉家園時，忽地發現哺育自己的母親仍然健在。

方舟熱血上湧，狂喊一聲「溶池」後，一支箭般俯衝過阻隔他們的空間，投進溶池的懷抱去。

他在溶池內載浮載沉，就像七萬多年前仍在火鳥星上為生存奮鬥時，貪婪地吸收著她賦予他的能量。水分由皮膚和嘴部進入身體內，接著再排出去，不但滌淨了他的身體，也洗淨了他飽受創傷的靈魂。

直至遇上植物之祖，他才明白自己與溶池的相遇並不是偶然的。

自宇宙開始，宇宙內最本原的幾種有生命的力量，便和肉身神與黑獄人進行決定宇宙命運的鬥爭。

溶池就是水之母。難怪竟會出現這麼美麗的星球。

也只有她才能在黑獄人的勢力範圍內瞞過黑獄人的耳目。

當日自己被天美所騙，身處窮途末路時，曾向她傳去訊息，卻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現在他終因夜星而再與她重逢了，可知她並沒有捨棄自己。

他像昔日般沉下湖底去，落在長約二千米的古代原始飛船「方舟一號」上，馳想著這飛船載著他的直系祖先，經過悠久的太空旅程，抵達火鳥星系，開始那淒慘但卻深具主宰宇宙命運意義的偉大歷程。

一個溫柔慈和的悅耳女聲在方舟心靈內響起道：「我的孩子，你終於回來了！」

方舟與水之母相處了五千多年，還是首次聽到她的「聲音」。

這當然只是她模擬出來的人聲。她說的是古地球的言語。

方舟心神皆醉，躺在方舟一號的船身上，應道：「是的！挈愛的母親，孩子回來了。」

水之母愛憐地道：「我曾收到你的求助訊息，卻無法抽身去助你，自與你分手後，我便來到這黑獄人真正的家鄉處，默默監視著他們，並等待你的來臨，現在我深愛的好孩子終於來了。你做得非常出色，沒有令我失望。」

方舟痛苦地道：「可也正是我使聖嬰成孕了，唉！母親！那還是我的孩子，若非我的錯失，宇宙就不用陷在現今這水深火熱的境地中。」

水之母柔聲道：「孩子，你不用自責，由我們培養你出來的一刻，就知道天美必能由你身上盜取聖嬰種子。就算不在這個世代發生，也必將發生在將來某一宇宙世代。黑獄人是不易被毀滅的，終有一天他們會得到這機會。撒拿旦在宇宙開始時，就是藏身在這河核處。憑著思感能，他逐個星河的去探索和搜尋，終在銀河系發現了你們人類，於是通過貫連所有河系的白洞移居到銀河系的核心去，佈局對付你們。」

方舟仍是難以釋懷道：「結果他成功了，我卻成了罪魁禍首。若我不是貪愛美麗的女色……」

水之母打斷他，深情慈祥地道：「孩子，你仍不明白嗎？聖嬰既是撒拿旦毀滅正反宇宙的手段，但也是他的致命傷，他唯一的弱點。宇宙從沒有一種比撒拿旦更強橫的生物，以後也不會有。就算聯結宇宙的所有力量，最後仍是奈何不了撒拿旦。」

稍歇一會後，水之母續道：「但在聖嬰成孕的過程中，撒拿旦和天美的所有力量，將貫注在這小生命裡，使他們再無暇去兼顧別的事情。」

方舟愕然道：「但明明天美數次來尋我晦氣，還差點把孩子殺了。」

水之母道：「這事亦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撒拿旦對我和植物之祖等一直心存忌憚，而我們亦是罕有能避過他思感的生命。於是他想出了個折衷的方法，就是借你的小情人姍娜麗娃的身體，作為胎孕棲身之所。平常時間天美便佔據了姍娜的軀殼，與撒拿旦結合，有事時則可抽身出來，對付敵人，因此使我也不敢輕舉妄動，否則我說不定到了河核去試探他們的反應了。」

方舟心痛地道：「姍娜麗娃是否死了？」

水之母道：「當然沒有，只是她的神智已迷失了，體內只有反極子轉化出來力量，那就是天美差點把你殺死的金芒。現在她便等若天美，實質上沒有半點分別。」

方舟心中燃起了一絲希望。

水之母欣然道：「孩子！我知你的心情好多了。你最緊要明白毀滅撒拿旦的唯一方法，就是等待聖嬰出世的一刻，那時撒拿旦和天美的所有生命能，均與聖嬰結合為一，只有在那一剎那，你才有機會把他們殺死。在最強大的變化前，也是他們最脆弱的一刻。」

方舟暗忖這豈非同時要把自己的孩子和姍娜麗娃也殺死嗎？

水之母感受到他的心意，輕歎道：「比起宇宙和所有生命的福祉，個人的得失算什麼呢？翼人族為了救你，毫不吝嗇地獻出了她們的生命，就可作你的榜樣。」

方舟頹然歎了一口氣，道：「可是孩兒怎知聖嬰在何時出生？若去早了不是白白給天美宰了嗎？」

水之母道：「這就是我要夜星把你帶到這來的原因，剛才天美返回河核內撒拿旦以他的魔力造出來的聖嬰宮時，撒拿旦再次醒了過來，搜遍了整個大三角河系，仍找不到在我護翼下的你的影蹤。故斷定你已死去了，遂放心與天美進入最後階段的結合。除非到迫不得已，你須應付的只是其他的黑獄人吧！現在除美雅女三大巨頭外，就只剩下不足二千個黑獄人，那將使中子戰星不能發揮全部的威力，我們並非沒有一戰之力。」

方舟苦笑道：「但現在我們連破船都沒有半艘，怎樣去挑戰新帝后號、中子戰星和其他黑獄飛船呢？」

水之母柔聲道：「孩子，你真糊塗，你躺於其上的不正是一艘完整的飛船嗎？」

方舟一怔道：「這艘船……嘿！」

水之母淡淡道：「由火鳥星時期開始，我便一直在改造這艘船，等待的就是這一刻，孩子，你明白了嗎？」

方舟精神大振，同時感到渾身能量充沛，更勝剛離開那與天美結下孽種的星球時的巔峰狀態，知道是母親的功勞，抖擻著道：「孩兒明白了，我就坐這艘以孩子為名的飛船，穿過黑獄人的能量通道，與撒拿旦和天美一決生死。」

水之母道：「那能量通道已被天美封閉，你或可破掉她的封閉，但勢將再無餘力應付退回那裡的黑獄軍和中子戰星，在戰星內的主控晶石，是撒拿旦和天美結合前製造出來最後一個降神器，那將賦予黑獄軍充沛的動能，使他們回復以前的水平，絕非易與。」

頓了頓又道：「只是這關已不易過。」

方舟輕鬆地道：「那我們就由間層到那裡去吧！」

水之母道：「在河系內並不存在間層，若從正空間去，只能抵達中子戰星之外，那時只是戰星外的引力就可把飛船撕碎，況且聖嬰宮的入口正在戰星之內。所以必須由反空間進入中子戰星去，捨此再沒有其他途徑。」

方舟駭然道：「那怎麼行哩！現在的反空間連天美都不敢進去。」

水之母平靜地道：「這事交給母親辦吧！我的生命將可支持飛船在反空間飛行一段路程的。」

方舟失聲道：「母親是否指將會因此而死亡呢？」

水之母柔聲道：「大概是這樣了，孩子！母親所有希望都寄託在你身上，你只要盡力而為，便沒有辜負母親對你的愛和期望了。」

稍歇一會又道：「時間無多，你的朋友正苦苦等待著你，我們去吧！」

話畢整個大湖倏地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方舟則來到了飛船頭端的駕駛大堂，正面和兩側都是巨型的視野舷窗。剎那間方舟已把握了操控的方法。

他感到母親與整艘飛船結合為一，正默默鼓勵著他。

方舟覺得自己精神煥發，達到了自出生來以最高水平的狀態，回復了一向樂觀的精神和信心。忍不住哈哈一笑。

下一刻方舟一號潛到了間層去，以每個地球時五千光年的高速，只眨幾眼的功夫，就到了與姬慧芙約定的地點，那已成廢墟的基地上方處。

※※※

姬慧芙呆立在基地的邊緣處，呆看著星空，一言不發。

舒玉智來到她身旁，微笑道：「放心吧！方舟這小子的生命力比任何人都要強，絕死不了。」

後方的巴斯基暗忖若死不了，就早該來了，但當然不敢說出口來。

七萬多年的相思，把姬慧芙改變了很多，也使她再受不起另一次失去方舟的打擊。

舒玉智陪著姬慧芙仰望星空，眼光投進太空的至深處，吁了一口氣道：「誰想得到在這麼寧和美麗的地方，竟隱藏著宇宙最大的危機呢？」

伸手搭上姬慧芙香肩，歎了一口氣道：「若沒有了方舟，我們索性製造一場能洞穿間層的爆炸，把反空間的風暴引進正空間，與……黑獄人來個同歸於盡好了。」

姬慧芙淡淡道：「事實已證明了間層有自動封閉的力量，恐怕只是徒然把自己殺了。」

眼中射出堅強的神色道：「假若再等十個地球天，方舟仍不來的話，我們就闖到河核去，最多就是給黑獄人殺了吧！」

巴斯基喝采道：「這才是我們的好主席，我巴斯基定必捨命奉陪。」

舒玉智笑道：「不要盡說這麼洩氣的話好嗎？假若方舟來了，我們又成功搗毀了黑獄人的大業，那時我們該做什麼呢？」

巴斯基笑道：「若小姐不嫌棄，我墮落小子願陪小姐遨遊宇宙，探索宇宙存在的秘密，直至宇宙的完結。」

舒玉智向巴斯基回眸一笑道：「男人大丈夫，話既出口，就要守諾，否則玉智絕不放過你。」

巴斯基大喜而笑道：「只要有小姐這定情之語，就算巴斯基戰死於此，亦已無憾了。」

舒玉智再向他甜甜一笑，才向姬慧芙笑道：「主席那時當然是和方舟一塊兒了。」

姬慧芙俏臉飛紅了起來，垂頭充滿幸幅的憧憬柔聲道：「我想為方舟生個孩子。」

忽地三人同時色變。

巴斯基駭然道：「有敵人來了！」

## 第十一章 方舟一號

在姬慧芙、巴斯基和舒玉智三人目瞪口呆下，那艘由間層冒出來原始簡陋、只該擺放於在博物館展覽的古老飛船，竟靈巧自如，輕輕鬆鬆降落於三人眼前的曠地上。

那像一架巨型的古戰機，仍有機翼的裝置，尾部是個笨重的二十四筒噴射器。

艙門張開。

方舟大步走出，施禮肅容道：「姬慧芙主席、大亨先生、玉智小姐，這就是鄙人的方舟一號，各位若不嫌簡陋，便請登船，船票就是你們的勇氣，目的地則是黑獄人的育嬰聖地。」

三人喜出望外。

姬慧芙掠前嚷道：「你這混帳傢伙，究竟怎會弄了這麼一艘又怪又舊的船來。」

巴斯基歎道：「想不佩服他都不行了，不是因他能變戲法般變條船出來，而是妄想可用這條爛船來做生意。」

話雖如此，他卻加快掠進船內的速度。

方舟一把擁著撲入懷裡的姬慧芙，愛不惜手的抱著她打轉。

舒玉智來到船門前，好奇地探頭望了兩眼，呻吟道：「天啊！這真的是方舟一號那時代的飛船啊！怎會到了這裡來呢？」

巴斯基「咦」了一聲道：「為何夜星不在裡面？」

方舟放下雀躍歡騰的姬慧芙，慘然道：「她已用盡了她的生命能，我雖有能力救她，卻被她拒絕了。我遵她遺命把她埋在一個美麗的星球上，嘿！她總算求仁得仁，想深一層，我又不是那麼難過了，你們也不用悲傷。」

三人你眼望我眼，最後由姬慧芙代表眾人說出心中疑惑道：「方舟，為何你會像脫胎換骨的變了另一個人，唔！卻有點像初遇見你時的神態和作風。」

方舟把三人召到身前，俯頭過去煞有介事的壓低聲音道：「我的老媽子來了！」

三人同時失聲道：「什麼？」

到三人弄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後，方舟一號已在正空間飛行了近一個小時。

四人聚集在正舷窗前那組主駕駛儀旁，姬慧芙興趣盎然的操控飛船，方舟等則貼著她站著。

巴斯基道：「有了方舟的娘，嘿！」

下意識望一眼身後才續道：「我是說有了她老人家出手後，這場仗將有把握多了。」

方舟捏捏姬慧芙臉蛋，笑道：「該輪到大亨了，我們立即就要到間層去了。」

姬慧芙不情願地站了起來，狠狠瞪了方舟一眼嗔道：「你再對我隨便摸手摸臉，看我不把你的手斬下來才怪。」

巴斯基此時一聲怪叫，毫不客氣坐入駕駛位內，抓住原始的方向盤，猛力一扭，方舟一號立時拐了個急彎，朝另一方向飛去。

舒玉智欣然道：「到這刻我們才真的回復鬥志和生氣，以前那段日子實在太灰黯了。」

眾人想起夫秀清和翼女族，一時無言以對。

方舟沉聲道：「去吧！」

方舟一號鑽進了間層，朝河核筆直飛去。

方舟一號的控制權轉到了水之母手上。

這自宇宙初開便存在著的偉大生物，一直保持緘默，並沒有說話。

姬慧芙和方舟兩人攜手穿過了左右佈滿門戶的長廊，到艙尾由旋梯登上上層的環形餐廳，在百多張桌子間挑了靠窗的一張坐下，含情對視。

姬慧芙幽幽道：「真是沒法救回姍娜麗娃了嗎？」

方舟道：「到時看情況再說吧！或者會有辦法的。」

姬慧芙歎了一口氣，垂首不語。

方舟愛憐地以雙手珍而重之捧起她的臉蛋，和她來了個抵死纏綿的熱吻後，柔聲道：「這趟我們能活著回來的機會微之又微，但我方舟能得到主席的垂青，已感這一生沒有白活了。」

姬慧芙感動的坐到他膝上去，獻上香吻。

兩人郎情妾意地親熱一番後，姬慧芙秀眸異采漣漣道：「我從未曾有過一刻像現在般那樣感受到生命的珍貴和自身的存在，自蛻生術發明以來，人類的行為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既重視自己的生命，但又變得對生命的一切採取了輕蔑的態度。若非黑獄人的出現，還不知會出現什麼情況。死亡雖是可怕，但卻令生命變得有意義多了。也使人更懂珍惜生命所擁有的一切。我現在便深切希望這一刻可以永遠停留不動。」

方舟喟然道：「這或者就是夜星拒絕我救她的原因了。生命的成功必須以死亡作代價。生何所之，死何所以。像墨爾盤龍人那類的天生侵略者，正是以征戰來使自己永遠處於生死的邊緣，好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和意義。這是一種對生命的誤解，人類中亦不乏有這類心態的人，卡爾夫南和蜂后都是其中的例子。」

再微笑道：「我對生命的要求很低，從來沒有什麼偉大理想，只希望能和主席與姍娜麗娃，痛痛快快活至這宇宙世代的盡頭，隨心所欲去做想做的事，便不負此生了。」

姬慧芙喜孜孜道：「大英雄既有此想，小女子奉陪到底好了，嘻！這好像是你另一個情人對你最好朋友巴斯基說的話哩！」

方舟吻了她玉頰後，把她摟個結實，在她耳旁輕輕道：「要到反空間去啦！」

方舟一號劇烈抖顫，來到了反空間那狂暴的天地。

方舟一號船體暴漲，千萬道水柱射往八方。

水之母現出真身，成了個直徑達三公里的大水球，波光蕩漾地把方舟一號包在核心處。

水球靈活無匹地避過一堵橫亙千里的能量浪潮，移到一個風眼中，下一刻又硬穿過一團籠罩數十里的激漩，刺過一群游離風暴，抵達另一個風眼內。

方舟和姬慧芙此時到了艙頭的駕駛廳，與巴斯基和舒玉智共觀這有史以來第一趟飛船在反空間的狂暴能量汪洋中的旅航。

每一趟衝刺，水球都因能量的衝擊而被沖掉大量的水珠，到這一刻水之母的身體已不足一公里的直徑，可見她的生命損耗是多麼厲害。

突然水之母的聲音在艙內響起道：「孩兒們，預備了，這是最後一段航程。」

船體劇顫。

水之母帶著方舟一號，由風眼閃電刺出，首次以直線往反空間內某一點投去。

舷窗外儘是強烈的色線和因爆炸而產生的使人目眩的光雨。

船後則是長至無盡由水之母處灑下的晶瑩水珠。

方舟一號像在驚濤駭浪中顛蕩拋躍。

然後一切平靜下來，方舟一號進入了絕對的暗黑中。

飛船似是凝止不動，又似正以高速疾行。

四人心中一震，均知終成功抵達河系核心。

接著方舟生出奇異無比的感覺，那是水之母臨死前把剩餘的力量送進了他體內去。

再下一刻方舟一號出現在中子戰星那核心處直徑達五公里的圓形空間中，上下八方平均分佈著六個圓形的飛行通道，所有物質均由晶石構成，空間內充盈著由晶石透出的金黃色光，詭異得像個夢境。

水之母消失不見，只剩下方舟一號虛懸在中子戰星這核心的入口處。

四人發了半晌怔後，方舟坐入駕駛位內，姬慧芙和巴斯基則分別坐進左右的武器操控台處，而舒玉智則負責偵察和護罩的調控。

這艘經水之母改造的飛船，擁有水之母的神奇力量，再非是平凡古舊的破船。

方舟思感延伸，搜探戰星內的情況時，舒玉智早通過偵察儀，叫道：「敵人發現了我們，正由戰星的四個基地起飛，趕來截擊。」

方舟暗呼水之母的厲害，接收了由舒玉智送過來的情報，那顯示在駕駛台左方的螢幕處，呈現出整個戰星的內部結構，敵船則以紅點表示出來。

一扭舵盤，方舟一號後端那笨重的二十四孔噴射器同時噴發出水流般晶瑩物質，使方舟一號一下子達到高速，穿過其中一條圓形通道，來到了第一層晶石城市的上空。

各種幾何圖形的建築物無窮盡的往四外延伸，在金黃色光，晶石金光閃閃，特別是縱橫交錯的街道，更像無數金光交織在一起。

經過七萬多年前方舟等帶來的大禍後，中子戰星已重建過來，改以晶石建。

各式各樣的建築並非居所，而是不同類型的工廠和倉庫，不過由於缺乏人手，現在全都停產了。

城內死氣沉沉，一片冷寂。

四個光點出現左側遠處，迅速飛近。

巴斯基叫道：「找到聖嬰宮的入口了嗎？」

舒玉智道：「我猜入口就是在最上層的主控晶石，那是個宏偉的大殿。」

眾人無不咋舌，若那晶石是降神器般的級數，要保命已是難比登天，更不要說把它佔領了。

姬慧芙嬌呼道：「天啊！那些晶石飛船都像新帝后號般會發出金芒的哩！」

方舟早發現此點，哪敢遲疑，操控方舟一號俯衝而下。

四周兩幢正方形高達二百米的建築物似若往上延展時，方舟一號落到寬廣大街處，貼地飛行，再作九十度急轉，彎入橫街去，以免成為敵人明顯的攻擊目標。

四人的心神結合為一，如臂使指，合作得完美無間。

當方舟一號由一個圓拱型的船艦工廠衝天而起時，剛到了一艘敵船的左側處。

姬慧芙和巴斯基同時發動攻擊。

兩股充盈著水之母那種奇異能量的強烈白芒分由左右船翼下的發射台勁射而出，命中敵艦的尾部。

同一時間方舟一號船尾的噴射器金芒爆閃，被另一艘敵艦射中。

那艘被水流能擊中的晶石飛船立即被堅冰包裹，向另一方拋擲而去。

而方舟一號則漲起濛濛水影，成了一個奇異的能量保護罩，雖硬受了一擊，但只是船體劇震，往前翻滾，卻沒有大礙。

四人齊聲歡呼，信心陡增。

「轟！」

那艘被堅冰包裹的晶石飛船，失去了控制下，硬撞在一幢多角型的晶石建築物處，頓時爆起一片的能量光雨。接著掉往地上，竟失去了飛行的能力。

方舟等哪想得到水之母改造過的武器厲害至此，怪叫連聲下，方舟一號俯衝而下，又再施展貼地飛行的絕活。

一艘晶石飛船倏地出現後方，貼地沿街追來，不斷射出金芒。

方舟一號左拐右彎，仍被擊中了三記，無法擺脫對手。

飛船護罩能量劇減，勝利的歡欣被危險和狼狽所替代。

幸好舒玉智有所發現，指示方舟往一座蜂巢形佈滿孔洞、內植有奇花異樹的建築。

「砰！」

後方再爆起漫天金芒。

另兩艘晶石飛船從天而降，加入攻擊的行列內。

「颼」的一聲，方舟一號已由其中一個孔洞，潛到了內裡寬廣的空間處。

銜尾追來的元帥級飛船，由於體積比方舟一號大了三倍，根本過不了那孔洞，只好望門興歎，斜衝向上在建築頂上掠過。

另兩艘晶石飛船亦盤旋上方，等待機會。

方舟一號轉了半個圈後，由最低的一個孔洞潛了出去。擬擺脫敵船的糾纏。

三艘晶石飛船在後方上空呼嘯而來時，前方出現六艘晶石飛船，千萬道金芒，雨點般灑過來。

方舟駕著方舟一號猛一拐彎，把正極能貫進船體的護罩去，並掉頭向後方衝來的飛船由下而上的，斜衝往她們下方去。

敵艦金芒閃動，十多柱集束金光，迎頭刺來。

能量雨爆得無處不有，佔滿了這部分的密封空間。

敵我雙方擦身而過時，兩艘晶石飛船分別被巴斯基和姬慧芙命中，立被厚冰包裹，往下掉去。

方舟一號則不知被擊中了多少次，次要的儀器火苗竄閃，內牆碎裂，但主結構、飛行儀和武器系統卻夷然無損。

護罩的能量雖由五百九十度再跌至三百二十度，但卻在迅速回升中。

方舟一號高飛低竄，憑著纖巧多了的體型和強勁的動能，盡量避免與敵艦再有像剛才般的正面交戰。

敵方包括新帝后號和大三角號在內的二十五艘太空戰艦雖已去其三，但實力仍遠比他們強多了。

舒玉智叫道：「左面兩公里，就是往上層去的通道了。」

巴斯基大喜道：「讓我們直闖進聖嬰宮去。」

話猶未已，七艘晶石飛船出現上方，集束光像一支支金矛般往他們擲過來。

方舟一號硬被推得撞到地上，打著轉在地上滑了開去，連續撞上五六幢建築物，才減緩下來。

四人被震得暈頭轉向，姬慧芙由武器台給拋了起來，那個武器系統立即報廢。

偵察儀器亦受不了能量的激盪，全部碎裂。

除了船體、駕駛儀和巴斯基那僅餘的武器系統外，方舟一號內再無完整之物。

方舟人急智生，拐了回頭，避過新一輪的集束光，巴斯基在連發了十多束水流能後，終擊下了另一艘晶石飛船，但眾人已完全失去歡樂之情。

那些金芒實在太可怕了，恐怕水之母先前也沒有估計得到。

瞬眼間方舟一號又回到那蜂巢般拱型溫室處，潛了進去。

十多艘晶石飛船從上而降，發出金芒，由孔洞刺進去。

這些黑獄人顯然不能像天美般把這種來自聖嬰的能量控制自如，只能作直線攻擊，否則方舟一號完蛋了。

方舟思感延伸，盡力閃躲著對方的攻擊。

外面的晶石飛船愈集愈多，由十五艘增至十九艘，最後大三角號出現在建築物上方，其遮天蔽日之勢確是先聲奪人。

除了新帝后號外，所有飛船都來了。

四人看得直呼涼氣，只是金光燦然的大三角號已足可收拾他們有餘了，何況還有十九艘晶石飛船。

在這河系的核心處，根本沒有間層的存在。

換句話說，他若想奪取敵人的飛船，就只有打開艙門，溜出船外，再穿出建築物，去弄開敵艦的艙門，才可以進入。這當然是全無可能的事。

敵艦停止了攻擊，在建築物的四周佈下陣勢，防止他們突圍而出。

除了堅固的晶石外殼外，建築物內的植物已化成在空間飄蕩的碎屑。

方舟摟著失去了座位的姬慧芙，與巴斯基和舒玉智呆看著外面密佈的巨型晶石艦，悵然若失。

姬慧芙道：「若他們齊向這座建築物開火，保證它挨不多久。」

方舟皺眉道：「為何他們仍不行動呢？我正在等待那一刻的來臨。必要時我們就棄船作戰，憑著眾多建築物的掩護，我倒要看他們的能源能支持多久。」

眾人留意一看，早先攻擊他們的十五艘飛船的金芒明顯地減弱近半。

舒玉智道：「方舟，你可否把我們飛船護罩的能量轉移到建築物的外殼去，那將可進一步損耗他們的能量。」

方舟喜道：「小姐真是才貌雙全，這是最好的辦法了。」

眾人再次燃起希望。

話猶未已，百千道集束金芒烈射在建築物外殼處。金雨激濺，使人睜目如盲。

建築物抖顫起來。

龐大的能量激盪，席捲著中子戰星內的上下層和核心的封閉空間。

敵人顯沒有預計到他們有此一著，把方舟一號的護罩能轉移往建築物的晶石外殼去，到發覺時，已到了勢成騎虎之勢。

方舟見機不可失，透過船體，送出十多道正極子的能量，由孔洞捲旋而出，重重擊在包括大三角號的所有飛船去。

同一時間整幢建築物終不堪摧殘，化成漫天激飛的晶粒。

敵艦則東倒西歪，亂成一片。

這時的方舟猶有餘力，把正極能送進船體，形成新的護罩，同時沖空而起。

巴斯基大喝連聲，連發兩炮，兩艘失控的晶石船立即中招，結冰墜地。

金芒一閃，大三角號絲毫不受影響，俯衝而下。

方舟掣起正極能護盾，硬擋了大三角號一記重擊。

護盾粉碎時，方舟一號已到了另一艘晶石飛船旁，使大三角號再難施攻擊。

這艘飛船只餘少許金光，方舟、舒玉智和姬慧芙把能量連結，由損壞了的發射口全力送出龐大的流能。

「轟！」

失去了能量的晶石哪能禁受得住，整艘飛船炸成碎粉，灰飛煙滅。

巴斯基趁敵人陣腳大亂，再冰落了另一艘晶石飛船。

只幾下功夫，敵艦再減四艘，只餘十六艘艦隻。

方舟一號此時又俯衝往下，貼地拐彎，再朝上層的入口飛去，剛好避過一陣能量激盪的狂潮。

後面追來的五艘晶石飛船卻沒有這麼幸運，被狂潮捲得東倒西撞，其中兩艘更因接連撞在堅固的晶石建築上，既撞塌了兩座建築物，本身亦護罩破碎，船身現出裂痕，失去了作戰能力。

這是在封閉空間內作戰的必然結果，由於能量無從宣洩，遂成四處流竄的能量狂飆。

上趟中子戰星便因此把所有出口都擠破了，但這次在這河核內，外面的壓力遠超內部，就算中子戰星化成碎粉，也沒法出去。

這樣下去，最終將是同歸於盡的結局。

雙方均自覺地不再發射。

方舟一號來到空廣的方形入口處，升往上層。

敵艦出奇地沒有追來。

四人心中奇怪，但無暇多想，朝早先發現降神器的方向飛去。

那是座特別宏偉的建築物。

方舟一號由大門穿進去，倏地停下。

只見新帝后號虛懸於建築物的正中處，金光燦然，光彩奪目。

兩艘飛船凌空對峙。

方舟呼出一口氣道：「我的天，降神器竟是在新帝后號內。」

那即是說聖嬰宮的入口是在新帝后號內，除非他們有能力擊碎新帝后號，否則根本沒有可能取得降神器。

而在目前的情況下，那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

這時新帝后號內只有美雅女、封神和北保司三個人。

北保司凝視著方舟一號，皺眉道：「封神，你為何命令其他飛船留在下層，不可以追來呢？」

封神冷冷道：「若再開火，最後我們都要給能量絞碎，難以活命了。」

北保司怒瞪著封神道：「為了保護聖嬰，犧牲性命又算得什麼呢？」

美雅女移到北保司旁，沉聲道：「我同意北保司的話，為了帝君和帝后，自該犧牲生命，那就由北保司開始好了。」

北保司本來是聽得點頭同意，到聽得最後一句時，駭然劇震下，美雅女的香肩已猛撞到他肩頭處，山洪暴發的能量傾體而來。

北保司慘嘶一聲，往旁側跌去，封神立由後搶來，一拳打在他背上。

北保司斷線風箏般往前拋飛，重重撞在船壁上，墜下地時，主控堂內的降神器在兩人聯手操縱下，射出一道金芒，正中他胸口。

北保司再往後撞，至此才護罩粉碎，失去了還手之力。

他眼、耳、口、鼻全溢出鮮血，指著兩人口顫震，只是說不出話來。

封神和美雅女兩人臉無表情地迫了上來，前者冷哼道：「聖嬰出世，對我們除了死亡外還有什麼好處，縱使成功，得益的只是帝君和帝后，我們根本無法像他們般在宇宙毀滅時保存生命的烙印，要死就你先死好了。」

美雅女隨手拍在他頭上，能量送出，北保司立時形神俱滅，沒有留下半點痕跡。

封神鬆了一口氣道：「終解決了這蠢蛋，時間無多，該是與方舟對話的時刻了。」

新帝后號亮起燈號，表示要求與對方直接對話。

方舟等一頭霧水，不明白在這種情況下，仍有什麼話可說的。

姬慧芙皺眉道：「是否陷阱呢？」

此時新帝后號緩緩降下，停在大堂的地面處。

方舟道：「他們佔盡優勢，該無須還要作虛弄鬼，先看看他們幹什麼吧！」

方舟一號才停定，新帝后號艙門旋開，美雅女和封神走了出來，立在堂心處。

方舟道：「讓我出去與他們談吧！」

姬慧芙低聲道：「小心點！至少仍有個北保司該在船內。」

方舟搖頭道：「船內再沒有其他人。」

言罷從張開的艙門走了出去，迎向兩人，嘻嘻笑道：「終於在這和兩位見面了，是否已把北保司宰了。」

兩人同時愕然。

方舟本是說笑，見到兩人表情，失聲道：「什麼？真的宰了那不男不女的傢伙？」

封神冷冷道：「時間無多，若我們助你們往聖嬰宮對付聖嬰，我們之間的舊恨新仇就要一筆勾銷，黑獄人和人類此後各不干涉對方的事。」

方舟訝道：「你們不是對撒拿旦忠心耿耿嗎？我怎知你所謂讓我們到聖嬰宮去，不是個陷阱呢？」

美雅女歎道：「你不信我們也沒有辦法，不過只要你想想聖嬰出世，除了天美和撒拿旦外，對其他人還有什麼好處，便該知道我們的誠意了。」

舒玉智三人魚貫由方舟一號走了出來，到了方舟身後。

姬慧芙平靜地道：「我願意相信你們，但封神剛才提出互不侵犯的協定卻只能在你們放棄一向的擴張主義下，才可以被接納。」

封神苦笑道：「在反空間變異情況下，我們哪有能力再向宇宙宣戰，而且我們成了人類後，也沾染了你們的習性，現在我們只願能活得長久一點，好好享受寶貴的生命。」

舒玉智道：「為何你們認為我們能毀掉聖嬰呢？」

美雅女美目深注著方舟，淡淡道：「道理很簡單，天美直到以為方舟死後，才返回聖嬰宮，並截斷了由這往聖嬰宮的通道，與帝君作最後的結合。這已足說明天美唯一忌憚的人就是方舟，現在亦應只有方舟一人有到達聖嬰宮的能力。否則天美何須殺死方舟才心安，乾脆把通道截斷就可以了。」

姬慧芙駭然道：「那豈非只方舟一人去冒這個險？」

封神道：「情況就是這樣了，若非我們深信方舟有這能力，也不會背叛帝君，只看天美怎都殺他不死，就知道方舟的本領不凡了。」

美雅女道：「時間無多，聖嬰隨時會出世，過了那時刻就沒有人能阻止宇宙的滅亡了。」

巴斯基愕然道：「從哪裡進入聖嬰宮呢？」

美雅女道：「仍只有憑降神器內的力量進入那奇異的力場去，至於實際情況會是如何，就要靠方舟自己去領略了。」

封神道：「時間緊迫，要去就須立即去。」

方舟哈哈笑道：「三位美人兒可否各贈小弟一個香吻，以壯行色呢？」

## 第十二章 最後對決

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美雅女和封神聯合的力量，輸進了方舟體內。

直徑三米的降神器先是金芒乍現，接著整塊晶石塌縮下去，變成一個深黑的洞。當異象消去時，不但方舟不見了，連那降神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眾人都想不到有此變化，在此時，只能苦候命運的安排了。

方舟把眾人和降神器的能量全部吸納。

宇宙間，恐怕只有他才能辦到。皆因他是唯一一個同時掌握了正反極能的人。

他感到不斷在絕對的虛黑中往上升去，敏銳的靈覺使他清楚感到在上方某個層次，存在一種龐大無匹的力量。

忽然間心中湧起了明悟。

那就是自己的兒子。

由於聖嬰衍生自他的生命能，故而雙方間有種超越理解的聯繫，沒有任何東西可分隔他們。

這就是天美和撒拿旦忌憚他的主因了。

四周逐漸明亮了起來，一種奇異似雲霧狀的氣體，像和風吹送縷縷輕煙，隨著他上升捲纏變化。

方舟感到這上升只是一種虛假的感覺，事實上他只在一個奇異的力場不停打轉，因為那在上方的能量場，始終離他那麼遠。

看來這就是天美封鎖通道的瞞天手段了。

週遭又逐漸暗黑下來，還有一股力量似要把他往下扯去。

方舟心中冷笑，精神鎖定了聖嬰宮的方向，運聚能量，循環往復，達到巔峰之時，猛衝而起。

「轟！」

封鎖通道的力場立時粉碎。

天地立生變化。

四周亮了起來，依著光譜由紅變橙、橙變黃、黃轉綠，到最後整個空間沐浴在純紫色。

以千公里計的火舌由下方竄上來，又在他四周散落下去。

河核內種種能量在他上下八方咆哮怒吼，氣體形成的漩渦，來回碰撞，生出無數能量激流，惡魔般撕扯著他的身體。

方舟對河核的情況早有過置身於銀河系銀核的經驗，故毫不慌張，亦不肯作無謂的損耗，認定了聖嬰宮的層次和方向，緩緩游去。

這白洞有種向下深陷的傾向，若任由能量牽帶，最終可能永遠失陷在那無底的深淵。

方舟現在就像一條逆流而上的游魚，只有上游某處才是他的福地。

愈往上去，來回移動奔竄的火舌愈趨頻密，上下翻騰的氣體風暴更像燃燒著的海洋，使他感到壓力愈來愈大了。

方舟見勢不妙，趁著一股特別巨大的火柱往上衝去時，倏地移入其中，全力往上掙去。

「轟！」

剛才的一切似幻象般粉碎了。

上方出現一個血紅的強烈光源，整個世界儘是層層漣漪，美艷不可方物。

他感到聖嬰宮更接近了，近得在觸手可及之處，偏又是不知如何衝破這個層次，安抵彼岸。

下方卻是一片漆黑，四周寂然無聲。

接著血紅光源消失了，周圍儘是一顆顆晶亮的芒點，鬼火般繞著他在打轉。

方舟忽然感到聖嬰宮竟來到了下方某處，駭然下才知道這空間正在他知感之外暗暗轉移著，哪敢遲疑，全速往下投去。

「轟！」

腦內像爆炸了一顆導彈，方舟眼前一亮，同時掉到實地去。

終於抵達聖嬰宮了。

方舟爬了起來，只往前踏出一步，立時目瞪口呆，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確在一座宏偉得使他像變成了一隻小螻蟻，高達萬米的巨型宮殿的入口處。

呈現在他眼前是一個由白玉似的物質鋪成的廣場。

事實上整座矗然而起的巨殿亦是以這種物質建造出來，而非他設想中的晶石。

這座大殿沒有牆壁，只有撐起殿頂的巨型圓住，粗至十個人手拉手也圍攏不了。

殿外是無邊無際的深黑夜空，佈滿了各類形的河系，渦漩星河、橢圓狀星河、球狀星團，應有盡有，就像個濃縮了的宇宙。

巨殿就若飄浮在這濃縮宇宙的孤島。

他立足處面對著高起百級的長梯階，使他一時間看不到殿內的情況。

這當然不是使他吃驚的理由，而是當他躡手躡腳朝前踏出一步時，整個空間生出了使人無法想像的變化。

他發覺自己竟是倒懸在殿頂處，萬米之下才是大殿的地面，而在大殿一端高起的石階台頂，擺了一張晶石造成的大椅，一對赤身的男女正肢體交纏，顯出交歡的誘人姿態。男的坐在巨椅上，女的面對面坐在他腿上，雙腿張開，緊抱他的腰，一對纖手則纏著他的脖子。

方舟心中一熱，掠了下去。

環境再變，他發覺自己由一邊牆壁上橫飛而出，駭然下改往下落時，才又發覺回到了剛才起步處，前方是遮蔽著他視線的階悌。

以方舟的膽大包天，也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

這巨殿乃出自宇內最強橫生物撒拿旦之手，當然有保護的作用，而這種把空間完全扭曲了的方法，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一切常理在這裡再不復存。

方舟深吸一口氣，勉強振起精神，往前再踏一步，倏地外面的宇宙消失了，一團明月升上天空，把大殿沐浴在柔和的黃光，氣氛靜穆莊嚴。

階梯消去了，眼前是一道長形的柱廊，似若通往無極。

這趟連巨殿都消失了。

方舟給弄得糊塗了，靜靜趨前，豈知才只跨出幾步，前方竟是一堵高牆，再無去路。

方舟很想衝天而起，試試看會出現什麼情況，但卻隱隱感到那會帶來更可怕的後果。

眼前並非幻象，當他的思感能往四方八面延展時，確確實實知道眼前幻象般的世界卻是如假包換的現實。

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實存在的。

他試著往後退去，那濃縮的宇宙和大殿又同時出現眼前。

方舟心念電轉，想到因為這是自己進入這層次世界的落點，故而一切都是最「真」的。可是當在這多角度多元化的空間移動時，每換一個方位，都會進入另一個割碎了的空間去，出現另一個世界。

若不能識破撒拿旦這偷天換日的驚人手段，可能再來個七萬五千年都到不了撒拿旦處。

方舟閉上眼睛，思感逐寸逐寸往四方八面延伸，探索著巨殿的秘密。

一探之下立即捧著頭頹然跪了下來，腦內亂成一團。

原來他同時感到數以千萬計的空間，每個都是支離破碎，完全沒法理出頭緒。方舟湧起力有不逮的頹喪感覺，但又振作過來。

不！

我絕不能半途而廢的。

抬頭再望往那像是高不可攀的白玉長階，心中一動，已想到破迷之法。

他驀地往上直衝而起。

以千萬計的世界在神經內閃現不停。

「轟！」

方舟又回到了剛才層次的奇異宇宙。

他的思感瞬那間尋到了聖嬰宮的方向。

這趟他集中精神，找尋那能量場的中心點。

下一刻後他再破層而入，世界由暗轉明時，他已卓立大殿的中心處。

巨殿縮小，只有五千米許的高度。

那對相擁的男女就在殿端白玉階上的高台處，正揮散著萬道金芒，照亮了整個大殿，金光直透出殿外去，一時間天地儘是耀目金芒。

方舟離那層層高起的白玉階至少有二千米的距離，望往台頂，頗有高山仰止的渺小感覺，但心中已篤定多了，至少他已把握到破解這空間迷宮的方法了。

那就是局內和局外的分別。

若在局內，休想可破得撒拿旦的手段。

只有到了局外，憑著自己對聖嬰的感應，才可以抵達撒拿旦和天美所在處。

方舟試著移前一步，倏又發覺到了殿頂處，嚇得他忙退了可以，卻又回復先前的模樣。

金芒更盛了。

大殿內充盈著一種難以形容的生命感覺。

聖嬰快出世了！撒拿旦最脆弱的一刻快將出現。而他自己仍只能望洋興歎。

方舟靜心止慮，摒除一切雜念，倏又消失地潛入了下一個層次內。

這趟他集中精神去感應至少有一半該屬於自己的生命，以精神鎖定了後，運聚全身能量，一聲狂喝，化作彩芒，閃電般透穿了白洞內那奇異的空間層次，全力下擊。

只見下方相擁椅上的男女不斷擴大，萬億道金芒由他們體內射出，情景詭異至極點。

「轟！」

一個以正極子和反極子合成的芒團，滾動不休地直向那對男女重擊而去。

方舟以精神能鎖緊女子腹內的聖嬰，強行建立了一條貫通這多元空間的能量通道，擊出決定性的一擊。

在這一刻，他感到自己和天美所孕育的孩子已不再存在，代之是撒拿旦和天美合起來的元神。

只有他賦予這孩子的生命能，才能使天美和撒拿旦合而為一，同時吸取了白洞內所有能量。

這吸納能量的過程將永無休止地繼續下去，直至正反空間完全毀掉，歸於天美和撒拿旦孕育出來的新生命。

就在此時那男人仰起臉來，眼簾驟睜，望向由上而來的方舟。

方舟終於見到撒拿旦了。

但他完全看不到他的容貌，只是見到他眼中射出萬道金芒，把他籠罩在內。

方舟忽地心中一陣迷糊。

「轟！」

白玉巨椅寸寸碎裂，但撒拿旦和天美卻不知到哪裡去了。

方舟既驚但喜。

驚的是聖嬰就要出世，喜的也是聖嬰就要出世，使撒拿旦無法分神，才被迫要躲開去。

若換了在一般的地方，他自然要鍥而不捨的窮追猛打，現卻轉折多了。

不過他已是駕輕就熟，下一刻他已到了另一層次去。

這趟聖嬰的位置更清楚了。

方舟仰空長嘯，穿越層次，落點就在殿心的撒拿旦之後，他身上仍纏坐著那個女子。

方舟首次和那女人打了個照面，竟是色變劇震，剛拍出的那一掌的力道至少削減了一半。

那是姍娜麗娃的玉容，天美的眼睛。

「砰！」

撒拿旦往後疾退，像把背脊送到他掌上去。

一股無可抗禦的巨力透掌而來。

金雨四濺中，撒拿旦固是踉蹌往前跌去，方舟也整個往後飛跌，「砰」的一聲掉在大殿遠處。

方舟全身疼痛欲裂，知道已受了重傷，不但乏力，連站起來都有問題。

生命降世的感覺更強烈了。

他勉力抬起頭來，見到的不再是金光萬丈的撒拿旦和天美，而是兩輪明月，自己處身之地也非殿內，而是在一片嫩綠的草原上。

方舟湧起徹底失敗了的感覺時，忽然泛起正浸在水之母溶池內的真實感覺，能量正由皮膚透進體內去。

他完全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喜叫道：「母親！妳是否來了？」

水之母的聲音在他心靈響起道：「會有什麼來或去呢？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只是你不知道吧！快再接再厲，撒拿旦以為你已死了，正重回他的睡夢中，聖嬰也快誕生了，決定宇宙命運的一刻正在來臨。」

方舟知道水之母沒真的死了，信心倍增，彈了起來，朝前直奔，再次出現殿心，撒拿旦與天美相擁在殿心正中，再沒有發出金光射線，而是被一團翻滾不休的金光籠罩著。

方舟思感延伸，緊鎖著天美腹內的聖嬰，設立了能貫穿這無形空間的聯繫後，運集全身正反極能，炮彈般往兩人撞去。

整個空間忽地凹陷下去，變成了無底深洞。

撤拿旦和天美旋轉起來。

一切變得寬廣深邃，一個金輪由兩人之間升了起來，似石穿越永恆，無盡窮。

聖嬰即將誕生了。

方舟拋開了個人一切的得失，把能量毫無保留地不斷循環提升，速度劇增下，不斷縮短與兩人間的距離。

心中明白撒拿旦又要再施展他轉移空間的驚天手段，以便在自己追上他們之前，讓聖嬰先行出世，那時宇宙便要完蛋了。

看似很近的距離，卻像千億世都去不到那裡。

方舟此時渾忘一切，只緊鎖著聖嬰所在處，全力撲擊。

這機會錯過了就永不回頭。

撒拿旦和天美頭上的金輪愈來愈亮了，像暗空中燃燒著的金色太陽，在虛空上激起陣陣光彩奪目的漣漪，而大殿則消失無蹤。

驀地整個天地停頓下來。

聖嬰誕生了。

「轟！」

方舟挾著能把整個星球摧毀的正反極能，以雷霆萬鈞之勢，趁那停頓的剎那，跨越了那本不能逾越的距離，狂撞到金輪處。

黑暗消去。

方舟給拋往半空，才發覺仍在大殿，正往地上墜去。

那多元空間造成的迷陣亦消失了。

撒拿旦和那佔了姍娜麗娃身體的天美分了開來，金芒消去，立足處一片焦黑。

「砰！」

方舟重重掉在地上。

一陣驚天動地的狂吼，發自撒拿旦之口。

「隆隆」聲中，兩支巨柱應聲而斷，大殿塌了兩角下來，一時巨石崩頹，聲勢駭人，整個大殿都為撒拿旦的震怒抖動著。

但方舟已感到撒拿旦受了嚴重的創傷。

終於成功了。

聖嬰完了，自己的孩子也完了。

撒拿旦不愧為最強橫的生物，若非聖嬰的拖累，自己想傷他一根毫毛都沒有可能。

水之母的能量又再源源注進他體內，就像永不竭止的水源，生生不絕。

人影一閃，天美來到他身前，跪了下來道：「唉！方舟！唉！」

撒拿旦移了過來。

天美長身而起，擋著撒拿旦，冷然道：「帝君！這是天意，我們只好等待另一個機緣了！」

撒拿旦完全平靜下來，陰惻惻道：「妳的心真是向著這小子，哼！竟敢多次違背我命令，沒有殺他，否則我們怎會失敗？」

天美怒道：「我沒有留情，只是他卻沒有死去。你不是也曾探索過，但卻沒找到他的存在嗎？」

撒拿旦冷笑道：「那還不簡單，一定是妳助他瞞我，他之所以能到這來，也是因受妳指示，可惜他仍殺不死我，由今天開始，我要殺盡所有人類，而第一個就是妳，因為妳已變成了人類。」

方舟知道不妙，勉力彈了起來。

「轟！」

撒拿旦渾體衝出十多道血紅的異芒，撞在天美身上。

天美護體紅光亮起，但明顯敵不過撒拿旦，慘叫聲中，往後飛跌。

就在此時，天美揮手發出一道閃電般的厲芒，猛劈在撒拿旦身上。

撒拿旦一聲狂呼，斷線風箏般飛跌開去。

方舟一把接住天美，心痛欲碎，都不知應把她當作天美還是姍娜麗娃才好。

天美秀目射出無比深情，柔聲道：「方舟！我愛你！唉！我撐不住了。」

天美「砰」的一聲，變成了個燃燒著的芒影。

方舟知道剎那之後，她就會形神俱滅，姍娜麗娃也要立即死了。

但他卻只有能力救回其中一人。

猛一咬牙，他把由夫秀清學來的方法，將姍娜麗娃的分子重組，同時把她尚未消散的精神烙印轉移了過來。

姍娜麗娃現身出來，昏倒在他懷裡。

驀地一股無可抗拒的大力緊扯著他，方舟知機地把姍娜麗娃放下時，已給扯得凌空往站起來的撒拿旦移去。

「呼！」

撒拿旦一手捏住他的咽喉，能量透入，使他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哪猜得到連連受創的撒拿旦仍是這麼厲害。

由於撒拿旦比他還要高上兩個頭，故他雙腳凌空，像隻待宰的雞般給他捏住咽喉。

他終於看到撒拿旦的臉了。

撒拿旦相貌古奇，臉孔長得不合比例，一對眼睛森寒如冰雪，全無人類的感情。

撒拿旦雙目厲芒大盛，仰天狂笑道：「我要殺盡人類，方能出了我胸中這口惡氣。」

水之母的聲音在方舟心靈內響起道：「孩子！永別了……」

「砰！」

一柱水流由方舟口中沖射出來，重重撞在撒拿旦面門處。

撒拿旦鬆開了捏著方舟的手，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整個人拋跌開去，落到地上時，還滑行了近十米。

方舟雙手摸著喉朧，駭然望著眼前的變化。

撒拿旦不停在地上翻滾，但每一翻滾，身上總多結了一冰塊。

水之母的水分子正入侵他每一個細胞，與他合為一體。

轉眼間撤拿旦已給厚冰完全包住。

「嗶剝」聲中，冰塊龜裂，化作碎粒。

方舟呆看著水之母和撒拿旦同時分解，後者每個細胞都裂成冰粒，最後只餘佈滿殿內的水珠。

永不能被擊倒的撒拿旦終於死了，水之母也犧性了自己，只有那樣才可把撒拿旦的元神鎖住，隨他的肉身一起雲散煙消。

嬌呼聲起，姍娜麗娃奔了過來，摟著他狂喜道：「方舟啊！原來你不但沒死，還到了這來。咦！這是什麼地方，那些水珠又是什麼呢？」

方舟伸手一揮，水珠立即蒸發，猶有餘悸道：「那本來是撒拿旦，但現在什麼都不是了。」

# 後記

黑獄大帝國覆亡後二十年。

方舟、姬慧芙和姍娜麗娃，乘坐方舟一號重回大三角河系，到夜星埋身的那美麗星球看個究竟，還約好了巴斯基和舒玉智。

抵達時才發覺巴斯基和舒玉智早在夜星埋香處長出來那棵超級巨大的地火樹下，結廬而居了好一段日子。

各人相見，自是歡欣莫名。

舒玉智向方舟笑道：「這棵夜星樹真有靈性，好像知道你來般，由昨晚開始，結下了一個巨紅果，教人驚異。」

姍娜麗娃嘆道：「可惜我和她緣慳一面了。」

姬慧芙撫著微微隆起的小腹，這位人類中最美麗的孕婦眼中射出追憶的采芒，油然神往道：「當方舟由聖嬰宮和姍娜麗娃回來時，我全身都興奮得麻木了，心中只想著，若夜星和秀清在這裡就好了。」

巴斯基挨著方舟的肩頭，故作神秘道：「還有一位小妹妹在等待你哩！我的好兄弟！」

方舟和二女愕然以對時，丹猗由茅廬一蹦一跳走出來，雙手收在背後，似是拿著什麼東西。

姬慧芙訝道：「丹主席怎會來了這裡？」

丹猗笑道：「我不再是主席了，改行做作家。看！這就是我第一本著作。」

手由後面移到前面來，原來是一本題為「星際浪子」的書。厚得像塊石頭，封面非常精美。

方舟一呆道：「這種形式的古董還存在世上嗎？」

巴斯基一拍他肩頭，笑彎了腰道：「這叫潮流興復古，都是你這小子的方舟一號壞事，原來這宇宙內最厲害的飛船就是最古老的飛船，那全人類怎能不重新評價所有老古董的價值呢？」

丹猗喜孜孜到方舟身旁，把書的第一頁打開，畢恭畢敬道：「請簽名！古董筆在此！」

姍娜麗娃奇道：「妳是作家，該簽名後送給方舟才對，哪有反要方舟這傢伙簽名的？」

方舟搖頭道：「說真的！我也不明白為何要簽名在妳作的書上。」

姬慧芙笑道：「還不明白嗎？書名上的浪子，自然是指方舟你哩！」

方舟先是呆了一呆，接著打了個哈哈道：「不敢當！不敢當！嘿！簽在哪裡？這還是小弟這世人第一次簽名，可否捺個手指印算了。」

眾人差點笑死時，方舟才千辛萬苦，歪歪斜斜簽下名字，笑道：「小妮子究竟寫了我什麼呢？」

順手揭開時，立即目瞪口呆。

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湊上一看，才知裡面全是空白頁。

方舟望向丹猗，這美女甜笑道：「你不親口告訴人家，這書怎麼寫呢？」

方舟眼角瞥見姬慧芙和姍娜麗娃正瞪著自己，暗暗心驚，移到那巨果旁，探手愛憐地輕撫著，柔聲道：「我現在說的或者只是神話，但又可能是現實。三天後這巨果會爆裂開來，生出一個像夜星一模一樣的小翼女，是夜星因思念我而回來了。由於這是個自然的過程，所以並沒有違背她對自然的信諾。有什麼事比自然而然更美妙呢？」

再向丹猗微笑道：「就用這幾句話作我那本書的結局吧！」

《星際浪子》全書完